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七二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七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七二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書記洞詮一百二十卷目錄十卷（卷一百十七至卷一百二十未刻）（二）

〔明〕梅鼎祚輯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汝南郡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書記洞詮一百十六卷》提要

書記洞詮卷第四十一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晉十西晉

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歷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

上愍懷太子適書

統爲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太子頗闕朝覲又奢費過度多諸禁忌統上書諫朝廷善之太子後竟廢誅

臣聞古之爲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行言無口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臣等不逮無能云補思竭愚誠謹陳五事如左惟蒙一省再省少垂察納其一曰六行之義以孝爲首虞舜之德以孝爲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爲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爲世子可謂篤於事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爲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輿則宜自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蓋自勉强不息之謂也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叡喆之質必須輔弼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爲太子也則周召爲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聞道早備

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天授逸才聰鑒特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宣揚德音諮詢保傅訪逮侍臣覲見賓客得令接盡壅否之情沛然交泰殿下之美煥然光明如此則高朗之風扇於前人弘範令軌永爲後式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爲德故堯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爲明主沒見宗祀及諸侯脩之者魯僖以躬儉節用聲列雅頌蚡冒以篳簬藍縷用張楚國大夫脩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子相齊鹿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

脩之者顏回以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樞邁其清德此皆聖王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葢儉之福也及到末世以奢失之者帝王則有瑤臺瓊室玉杯象箸肴膳之珍則熊蹯豹胎酒池肉林諸侯爲之者至於丹楹刻角餘徵百牢大夫有瓊弁玉纓庶人有擊鐘鼎食亦罔不亾國喪宗破家失身醜名彰聞以爲後戒竊聞後園鏤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巧課試日精臣等以爲今四海之廣萬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爲侈也然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昔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者卽詔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尚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四方之風臣等以爲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禖作一皆罷遣肅然清靜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故王侯食籍而衣稅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祿莫有不贍者也是以士農工商四業不離交易而退以通有無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旦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販夫販婦買賤賣貴販鬻菜果收十百之盈以救旦

夕之命故爲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匹夫請學爲圃仲尼不答魯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言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冉相放莫以爲耻乘以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麪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問其五曰竊見禁土令不得繕脩墻壁動正屋瓦臣以爲此旣違典彝舊義且以拘攣小忌而廢弘廓大道宜可蠲除於事爲宜　晉書

江統　蔡克　字子尼陳留考城人爲東嬴公河北從事中郎汲桑攻城陷見害

東嵩字臺產潁川長社人歷散騎常侍爲石勒所害

上成都王穎疏

成都王穎起兵討長沙王乂假陸機大都督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機軍奔敗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爲穎所嬖超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及超戰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于穎言其有異志穎使收機弟雲爲大將軍右司馬雲以王言許穎孟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雲不許機之致也併收雲統等皆爲穎官屬上疏救之穎不納統等重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催令殺雲○江統本傳統爲成都王穎記室多所箴諫克爲穎大將軍記室

統等聞人主聖明臣下盡規苟有所懷不敢不獻昨聞教以陸機後失軍期師徒敗績以法加刑莫不謂

當誠足以肅齊三軍威示遠近所謂一人受戮天下知誠者也且聞重教以機圖爲反逆應加族誅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公與舉義兵以除國難四海同心雲合響應罪人之命縣於漏刻泰平之期不旦則夕矣機兄弟並蒙拔擢俱受重任不當背罔極之恩而向垂亾之寇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機計慮淺近不能董攝羣帥致果殺敵進退之間事有疑似故令聖鑒未察其實耳刑誅事大言機有反逆之徵宜令王粹牽秀檢校其事令事驗顯然暴之萬姓然後加雲等之誅未足爲晚今此舉措實爲太重得則足令天下情服失則必使四方心離不可不令審諦不可不令詳慎統等區區非爲陸雲請一身之命實慮此舉有得失之機敢竭愚戇以備誹謗 晉書

祖訥字士言范陽遒人歷元帝軍諮祭酒光祿大夫

諫趙王倫疏

東萊王蕤齊獻王攸之子性強暴使酒數陵侮弟冏冏起義兵趙王倫收蕤及弟北海王寔繫廷尉當誅倫太子中庶子祖訥疏諫會孫秀救蕤等得免

罪不相及惡止其身此先哲之弘謀百王之達制也

是故鯀既殛死禹乃嗣興二叔誅放而邢衛無責逮乎戰國及至秦漢明恕之道寢猜嫌之情用乃立質任以御衆設從罪以發姦其所由來蓋三代之弊法耳蕤實獻王之子明德之胤宜蒙特宥以全穆親之典 晉書

張林常山真定人

與趙世子荂牋父倫敗收付廷尉誅死

林與孫秀並爲趙王倫所用內實相忌及倫僭位林爲衞將軍深怨不得開府潛與荂牋具說秀云云荂以白倫倫示秀秀勸倫收林殺之

秀專權動違衆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可一時

誅之晉書

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歷秦州刺史與隴西太守韓稚戰敗見殺

與孫秀牋秀爲趙王倫嬖人倫篡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將軍事敗被殺

輔爲御史中丞時賈謐潘岳石崇等共相引重義陽王威有詐冒事輔並糾劾之及孫秀執權威構輔于秀將繩輔以法輔乃與秀牋秀雖狡猾知輔雅正爲威所誣乃止

輔徒知希慕古人當官而行不復自知小爲身計今義陽王誠弘恕不以介意然輔毋年七十六常見憂慮恐輔將以怨疾獲罪願明公留神省察輔前後行事是國之愚臣而已晉書

嵇紹字延祖康之子歷侍中蕩陰之敗以身捍帝被害

諫齊王冏書

紹爲侍中齊王既輔政大脩第舍驕奢滋甚紹書諫冏雖謙順報之卒不能用

夏禹以卑室稱美唐虞以茅茨顯德豐屋蔀家無益危亾竊承毀敗大樂以廣第舍興造功力爲三王立宅此豈今日之先急哉今大事始定萬姓顒顒咸待覆潤宜省起造之煩深思謙損之理復主之勳不可棄矣矢石之殆不可忘也晉書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歷太常卿洛京陷以餒卒

答尚書杜預書

武帝泰始十年楊皇后崩舊制既葬帝及羣臣除喪即吉博士張靖等議以皇太子亦宜從制釋服陳逵等議以皇太子無國自宜終服尚書杜預等奏以皇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也援孝景即吉於未央薄后賁后必不得齊斬於別宮至於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以身爲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況皇太子邪宜如前除服諒陰終制前亦謂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袁爲吳王友答書從之於時外內卒聞預議或謂違禮以合時預使博士段暢撰採典籍以爲定證

僕以爲除服誠合事宜附古則意有未安五服之制成於周室周室以前仰迄上古雖有在喪之哀未有行喪之制故堯稱遏密殷曰諒闇各舉其事而言非未葬降除之名也禮有定制孝景之即吉方進之從時皆未足爲準蓋聖人之於禮譏其失而通其變今皇太子未就東宮猶在殿省之內故不得伸其哀情以宜奪制何必附之於古欽以舊義哉杜氏通典

同前晉書

唐稱遏密殷云諒闇各舉事以爲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表喪今帝者一日萬機太子監撫之重以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何必附之於古使老儒致爭哉

致齊王冏牋

張華爲趙王倫所誅倫敗齊王冏輔政虞乃致箋於冏冏奏復華官爵及所沒財物印綬

符策遣使弔祭之

閒於張華沒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草先帝問華可以輔政持重付以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莫如先王宜留以為社稷之鎮其忠良之謀款誠之言信於幽冥沒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不可同世而論也議者有責華以愍懷太子之事不抗節廷爭當此之時諫者必得違命之死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晏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難季札吳之宗臣不爭逆順之理理盡而無所施者固聖教之所不責也晉書武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徽為忤旨惠帝即位

以華為愍懷太子少傅帝信賈后廢太子華諫曰此國之大禍願詳之后知意堅因表免為庶人冏攸子

鄭方 字子回南陽處士

獻齊王冏書

冏初與趙王倫相結廢賈后及倫篡立冏起兵討倫誅之拜大司馬輔政大築第館沉湎酒色選舉不均惟寵親昵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矣方慷慨有志節遂發憤步詣洛陽自稱荆楚逸民獻書露版極諫冏含怒答之未幾而敗

方聞聖明輔世夙夜祇懼泰而不驕所以長守貴也今大王安不慮危耽于酒色燕樂過度其失一也大王檄命當使天下穆如清風宗室骨肉永無纖介今則不然其失二也四夷交侵邊境不靜大王自以功業興隆不以為念其失三也大王興義羣庶競赴天下雖寧人勞窮苦不聞大王振救之令其失四也又與義兵歃血而盟事定之後賞不踰時自清泰已來論功未分此則食言其失五也大王建非常之功居宰相之任謗聲盈塗人懷忿怨方以狂愚冒死陳誠

齊王冏答鄭方 冏字景治獻王攸之子以討趙王倫功拜大司馬加九錫之命長沙王乂討誅之

孤不能致五闕若無子則不聞其過矣並晉書

王豹 順陽人初為豫州別駕

上齊王冏牋

冏為大司馬以豹為主簿冏驕縱失天下心豹與冏牋冏不能用書入無報

豹聞王臣謇謇匪躬之故將以安主定時保存社稷者也是以為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罰不足以為誅為人主而逆其諫者靈厲不足以為諡伏惟明公虛心下士開懷納善款誠以著而逆耳之言未入於聽豹伏思晉政漸缺始自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事勢使然未為輒有不善也今公克平禍亂安國定家故復因前傾敗之法尋中間覆車之軌欲冀長存非所敢聞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面貴王各以方剛彊盛並

典戎馬處險害之地且明公興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茂名震當世今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疾藜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福敢以淺見陳寫愚情昔武王伐紂封建諸侯爲二伯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國之世不過數州之地四海强兵不敢入闚九鼎所以然者天下習於所奉故也今誠能尊用周法以成都爲北州伯統河北之王侯明公爲南州伯以攝南土之官長各因本職出居其方樹德於外盡忠於内歲終率所領而貢於朝簡良才命

賢儁以爲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萬國幸甚明公之德當與周召同其至美危敗路塞社稷可保願明公思高祖納婁敬之策悟張良履足之謀遠臨深之危保泰山之安若合聖思宛許可都也（新野王名歆扶風王駿子也）

重與冏牋

（前書不報故重致冏冏報之長沙王乂謂冏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冏乃奏豹誅之豹將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俄而冏敗）

豹書御已來十有二日而聖旨高遠未垂採察不賜一字之令不勑可否之宜蓋霸王之神寶安危之秘術不可須臾而忽者也伏思明公挾大功抱太名懷大德執大權此四大者域中所不能容賢聖所以戰戰兢兢日昃不暇食雖休勿休者也昔周公以武王爲兄成王爲君伐紂有功以親輔政執德弘深聖思博遠至忠至仁至孝至敬而攝事之日四國流言離主出奔居東三年賴風靈之變成王感悟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旦之禍未知所限也至於執政猶與召公分陜爲伯今明公自視功德孰如周公且元康已來宰相之患危機竊發不及容思密禍潛起輒在呼噏豈復晏然得全生計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也君子不有遠慮必有近憂憂至乃悟悔無所及

也今若從豹此策皆遣王侯之國北與成都分河爲伯成都在鄴明公都宛寛方千里以與圻内侯伯子男小大相率結好要盟同奬皇家貢御之法一如周典若合聖規可先旨與成都共論雖以小才願備行人昔厮養燕趙之微者耳百里奚秦楚之商人也一開其說兩國以寧況豹雖陋大州之綱紀加明公起事險難之主簿也故身雖輕其言未必否也（所限晋紀作所）

終

齊王冏報王豹

得前後白事具意輒別思量也（並晋書）

孫惠字德施吳豫章太守賁曾孫辟齊王大司馬賊曹屬從東海王越歷廣武將軍安豐內史攻殺太守何銳奔入蠻中

諫齊王冏書

冏驕恣日甚前賊曹屬孫惠復上諫冏不納亦不加罪惠辭疾去

惠聞天下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之矣捐宗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犯冒鋒刃此一難也奮三百之卒決全勝之策集四方之衆致英豪之士此二難也舍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安踊塵之慘同將士之勞此三難也驅烏合之衆當凶彊之敵任神武之略無疑阻之懼此四難也檄六合之内著盟信之

誓升幽宮之帝復皇祚之業此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未有行其五難而不以爲難遺其不可而謂之爲可惠竊所不安也自永熙以來十有一載人不見德惟戮是聞公族構篡奪之禍骨肉遭梟夷之刑羣王被囚檻之困妃主有離絕之哀歷觀前代國家之禍至親之亂未有今日之甚者也良史書過後嗣何觀天下所以不去於晉符命長存於世者主無嚴虐之暴朝無酷烈之政武帝餘恩獻王遺愛聖慈惠和尚經人心四海所係實在於茲今明公建不世之義而未爲不世之讓天下惑之思求所悟長沙成都魯衛之密國之親親與明公計功受賞尚不自先今公宜放桓文之勳邁臧札之風芻狗萬物不仁其化崇親推近功遂身退委萬機於二王命方嶽於羣后燿義讓之旗鳴思歸之鑾宅大齊之墟振泱泱之風垂拱青徐之域高枕營丘之藩金石不足以銘高八音不足以贊美姬文不得專聖於前太伯不得獨賢於後今明公忘亢極之悔忽窮高之凶棄五嶽之安居纍卵之危外以權勢受疑内以百揆損神雖處高臺之上逍遥重仞之墉及其危亾之憂過於穎翟之慮羣下竦

戰莫之敢言惠以衰亾之餘遭陽九之運甘矢石之禍赴大王之義脫褐冠胄從戎于許契闊戰陣功無可記當隨風塵待罪初服屈原放斥心存南郢樂毅適趙志戀北燕況惠受恩偏蒙識養雖復暫違情隆二臣是以披露血誠冐昧干迕言入身戮義讓功舉退就鈇鑕此惠之死賢於生也晉書

干東海王越書

惠去冏及冏敗成都王穎薦惠爲大將軍記室穎舊威將中自少督擅殺穎牙門將改姓名以遁後越舉兵下邳惠乃詭稱南嶽逸士秦祕之以書干越越省書榜道求之乃出即以爲記室參軍專掌文疏預參謀議

天禍晉國遘茲厄運歷觀危亾其萌有漸枝葉先零根株乃斃伏惟明公啓叡哲之才應神武之略承衰亂之餘當傾險之運側身昬讒之俗蹈蹐凶諂之間執夷正立則取疾姦佞抱忠懷直則見害賊臣餔糟非聖性所堪苟免非英雄之節是以感激於世發憤忘身抗辭金門則謇諤之言顯扶翼皇家則匡主之功著事雖未集大命有在夫以漢祖之賢猶有彭城之恥魏武之能亦有濮陽之失孟明三退終於致果句踐喪衆期於擒吳今明公名著天下聲振九域公族歸美萬國宗賢加以四王齊聖仁明篤友急難之

感同獎王室股肱爪牙足相維扞皇穹無親惟德是輔惡盈福謙鬼神所讚以明公達存亾之符察成敗之變審所履之運思天人之功虎視東夏之藩龍躍海隅之野西諮河間南結征鎮東命勁吳銳卒之富北有幽幷率義之旅宣喻青徐啓示羣王旁收雄俊廣延秀傑糾合攜貳明其賞信仰惟天子蒙塵鄴宮外矯詔命擅誅無辜豺狼篡噬其事無遠夫心火傾移喪亂可必太白橫流兵家攸杖歲鎮所去天厭其德玄象著明譴讁彰見違天不祥奉時必克明公思安危人神之應慮禍敗前後之徵弘勞謙日昃之德

躬吐握求賢之義傾府竭庫以振貧乏將有濟世之才渭濵之士含奇譚於朱脣握神策於玉掌逍遥川嶽之上以俟眞人之求目想不世之佐耳聽非常之輔舉而任之則元勳建矣祕之不天值此衰運竊慕墨翟申包之誠跋涉荆棘重繭而至櫛風沐雨來承禍難思以管穴毗佐大猷道險時否未敢自顯伏在川泥繫情宸極謹先白箋以啓天慮若猶沈吟際會徘徊二端儌倖在險請從恕宥之例明公今旋軫臣子之邦宛轉名義之國指麾則五嶽可傾呼噏則江湖可竭況履順討逆執正伐邪是烏獲摧氷賁育拉

朽猛獸吞狐泰山壓卵因風燎原未足方也今時至運集天與神助復不能鵲起於慶命之會拔劍於時哉之機恐流濫之禍不在一人自先帝公王海內名士近者死亾皆如蟲獸尸元曝於糞壤形骸捐於溝瀆非其口無忠貞之辭心無義正之節皆希目下之小生而惑終焉之大死凡人知友猶有刎頸之報朝廷之内而無死命之臣非獨祕之所耻惜乎晉世之無人久矣今天下喁喁四海注目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替而復紹惟明公兄弟能弘濟皇猷國之存亾在斯舉矣祕之以不才之姿而值危亂之運竊其狗馬

之節加之忠貞之心左屬平亂之鞬右握滅逆之矢控馬鵠立計日俟命時難獲而易失機速變而成禍介如石焉實無終日自求多福惟君裁之 晉書

與淮南內史朱誕書 誕字永長吳郡人見前蔡洪書

陸機之敗也并收其弟耽耽爲平東祭酒亦有清譽同遇害惠時爲大將軍參軍與誕書其爲州里所痛悼如此

不意三陸相攜闇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儁望悲豈一人 晉書

同前 機雲別傳亦見文士傳

馬援擇君凡人所聞不意三陸相攜暴朝殺身傷名

可爲悼歎

劉弘 字和季沛國相人爲荊州刺史拜侍中開府進號車騎將軍

與劉喬牋 喬字仲彥南陽人

惠帝西幸長安喬時爲豫州刺史與諸州郡舉兵迎大駕東海王越承制轉喬冀州刺史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喬以虓非天子命發兵距之弘與喬牋越將討喬又與越書又表言宜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河間王顒方距關東倚喬爲助不納其言及越迎駕還洛陽復表喬爲太傅軍諮祭酒

適承范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當官而行同奬王室橫見遷代誠爲不允然古人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亦重矣明使君不忍亮直狷介之忿并爲戎首竊以爲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宜俯就況於換代之嫌纖介之釁哉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宗盟跡不間親曲直既均責有所在廉藺區區戰國之將猶能升降以利社稷況命世之士哉今天下紛紜王上播越正是忠臣義士同心戮力之時弘實闇劣過蒙國恩願與使君共戴盟主鴈行下風埽除凶寇救蒼生之倒懸反北辰於太極此功未立不宜乖離備蒙顧遇情隆於常披露丹誠不敢不盡春秋之時諸侯相伐復爲和親者多矣願明使君迴既往之恨追

不二之蹤解連環之結脩如初之好范陽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

又與東海王越書

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逐范陽當討之誠明同異懲禍亂之宜然吾竊謂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幸羣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國重恩列位方伯亦伐鼓即戎戮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陽代之吾州將不從由代之不允但矯枉過正更以爲罪耳昔齊桓赦射鉤之讐而相管仲晉文忘斬袪之怨而親勃鞮方之于今當何有哉且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今

姦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危懼宜釋私嫌共存公義含垢匿瑕忍所難忍以大逆爲先奉迎爲急不可思小怨忘大德也苟崇忠恕共明分局連旗推鋒各致臣節吾州將必輸寫肝膽以報所蒙實不足計一朝之謬發赫然之怒使韓盧東郭相困而爲豺狼之擒也吾雖庶姓負乘過分實願足下率齊内外以康王室竊耻同濟自爲蠹害貪獻所懷惟足下圖之並晉書

劉弘傳弘爲荊州刺史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捕魚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幷兼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又酒室中云齊中酒聽事酒猥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

品按醪當與三軍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別 按此教尺牘亦載弘傳尚有他教何獨取此也

馮收

薦王接書

渤海劉原爲河東太守好奇以濟才爲務同郡馮收試經爲郎七十餘薦接於原原即加禮命接不受

夫騂騮不總轡則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則非隋侯之掌伏惟明府苞黃中之德耀重離之明求賢與能小無遺錯是以鄙老思獻所知竊見處士王接岐嶷儁異十三而孤居喪盡禮學過目而知義觸類而長斯玉鉉之妙味經世之徽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啓

竊樂春英之及時晉書

潘滔字陽仲滎陽人有文學才辯永嘉末爲河南尹遇害

遺王接書

接補郡官從事永寧初舉秀才滔遺接書接報之是歲三王義舉惠帝復祚天下秀才一皆不試接以爲恨

摯虞卞玄仁並謂足下應和鼎味可無以應秀才行

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仕征虜將軍司馬轉臨汾公相國

報友人潘滔書

今世道交喪將遂剝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

冀有覺悟耳並晉書

虞聳字世龍翻第六子歷廷尉濟東河間太守

與族子察書

聳在吳歷清官入晉除河間相王素聞聳名厚禮敬之聳抽引人物務在幽隱孤陋之中時王岐難聳以高士所達必合秀異聳書與族子察

世之取士曾不招末齒於丘園索良才於總猥所譽依已成所毀依已敗此吾所以歎息也會稽典錄

山簡字季倫濤少子歷征南將軍都督鎮襄陽

與王衍書衍字夷甫戎從弟歷位太尉爲石勒所害

蔡克字子尼擢東曹掾少有格量及居選官苟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簡嘗與衍

書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正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聞充在選曰山子正人之言驗于今矣

蔡子尼今之正人晉書

王澄字平子衍弟歷荊州刺史元帝徵爲軍諮祭酒爲弟敦所害

與人書

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爲太尉王衍所暱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稱之渡江歷湘州刺史

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後進領袖也

與人稱兒微書

永嘉流人名云澄第四子微王澄別傳云微邁上有父風

風氣日上足散人懷竝世說○尺牘增云兒微風氣日上

嵇含字君道蕃子歷襄城太守爲荊州司馬郭勱所殺

與傘平書

處士生斯養門拔羣特立北堂書鈔

書記洞詮卷第四十一終

書記洞詮卷第四十二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晉八東晉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歷祕書監加散騎常侍

遺顧榮等書

陳敏破張昌將石冰從東海王越爲右將軍因中國大亂遂請東歸假皇太弟命拜揚州刺史并假江東首望顧榮等四十餘人爲將軍郡守並僞從之遂據有吳越之地自爲大司馬楚公譚爲東海王軍諮祭酒遺榮等書責之榮等得書皆有慙色遣使密報征東大將軍劉準已爲內應遂誅敏○何承天晉書云陳敏之亂吳士多爲其所逼顧榮先受敏官潛謀圖之譚不悟露檄四遠極詆其非後紀瞻薦譚爲榮所止遏數年不調

石冰之亂朝廷錄敏微功故加越次之禮授以上將之任庶有韓盧一噬之效而本性凶狡素無識達貪榮干運逆天而動阻兵作威盜據吳會內用凶弟外委軍吏上負朝廷寵授之榮下孤宰輔過禮之惠天道伐惡人神所不祐雖阻長江命危朝露忠節令圖君子高行屈節附逆義士所耻王蠋匹夫志不可屈於期慕義隕首燕庭況吳會仁人竝受國寵或剖符名郡或列爲近臣而便辱身姦人之朝降節逆叛之黨稽顙屈膝不亦羞乎昔龔勝絕粒不食恭朝魯連赴海耻爲秦臣君子義行同符千載遂度雅量豈獨

是安昔吳之武烈稱美一代雖奮奇宛葉亦受折衂陽討逆雄氣志存中夏臨江發怒命訖丹徒賴先王承運雄謀天挺尚內倚慈母仁明之教外杖子布廷諍之忠又有諸葛顧步張朱陸全之族故能鞭笞百越稱制南州然兵家之興不出三世運未盈百歸命入臣今以陳敏倉部令史七第頑宂六品下才欲擧桓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諸君垂頭不能建翟義之謀而顧生俛眉已受羈絆之辱皇輿東軒行即紫館百寮垂纓雲翔鳳闕廟勝之謨潛運幃幄然後發荆州武旅順流東下徐州銳

鋒南據堂邑征東勁卒耀威歷陽飛橋越橫江之津汎舟涉瓜步之渚威震丹陽擒寇建鄴而諸賢何顏見中州之士邪小寇隔津音符道潤引領南望情存舊懷忠義之人何世蔑有夫危而不能安亾而不能存將何貴乎永長宿德情所素重彥先垂髮分著金石公冑早交恩紀特隆令伯義聲親好密結上欲與諸賢效翼紫庭建功帝籍如其不爾亦可汎舟河渭擊楫清歌何爲屖身小寇之手以蹈逆亂之禍乎昔爲同志今已殊域往爲一體今成異身瞻江長歎非子誰思願圖良策以存嘉謀也 晉書○永長朱誕彥先顧榮公冑袁甫令伯[illegible]

與友人松滋令袁甫書 甫字公冑歷陽人歷淮南國大農郎中令

甫少能言議與譚齊名友善太安中入洛譚與甫書

誠以枯澤非應龍之淵棘林非鸞鳳之窟昔食其自匿監門非高祖不長揖孔明躬稼南陽非劉氏不馳驅望雲霄而偶翮見鴻漸之輕羽瞻長塗而高鳴知騏驥之迅足 晉中興書

求退牋

譚轉丞相軍諮祭酒領邵大中正薦于寶范珧于朝乃上牋求退不聽

譚聞霸王遠聽以求才爲務僚屬量身以審己爲分故踈廣告老漢宣不違其志干木偃息文侯就式其

廬譚無古人之賢竊有懷遠之慕自登清顯出入二載執筆無贊事之功拾遺無補闕之績過在納言閒於舉善狂寇未賓復之謀策年向七十志力日衰素飡無勞實宜辭退謹奉還所假左丞相軍諮祭酒版 晉書

顧榮 字彥先吳郡人歷散騎常侍

與親故書

傅咸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奏免河南尹澹左將軍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肅然貴戚懾伏榮與親故書

傳長虞爲司隸勁直忠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偏亮

可貴也

與州里楊彥明書

榮爲齊王冏主簿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轉中書侍郎嘗與彥明書及冏誅轉太子中庶子

吾爲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

與鄉人書

陸曄字士光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居喪以孝聞同郡顧榮與鄉人書

士光氣息裁屬處其性命言之傷心矣

上琅邪王箋

元帝初爲琅邪王鎮江東以榮爲軍司加散騎常侍凡所謀畫皆以諮焉時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頗費萬機榮上牋諫之

昔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聖可謂窮理者也而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哉誠以一日萬機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之故也當今衰季之末屬亂離之運而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露營野次星言夙駕伏軾怒蛙以募勇士懸膽於庭以表辛苦貴嬪未安藥石實急禱祀之事誠復可脩豈有便塞參佐白事斷賓客問訊今彊賊臨境流言滿國人心萬端去就紛紜願沖虛納下廣延儁彥思畫今日之要塞鬼道淫祀弘九合之勤雪天下之耻則羣生有賴開泰有期矣

上琅邪王薦南人士

時南中人士未盡才用榮又言云云書奏皆納之

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爲公望賀生沈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並晉書○金玉其質王隱晉書作金相王賀公望作民望才幹作才力膽幹上有加以二字

殷祐字景元雲陽人

上琅邪王論顧榮牋

榮初爲東海王越軍諮祭酒屬廣陵相陳敏反假榮右將軍丹陽內史敏仍遣甘卓出橫江堅甲利器盡以委之榮私與卓共謀討敏事平還吳元帝鎮江東以榮爲軍司加散騎常侍卒官帝臨喪盡哀欲表贈榮依齊王功臣格祐爲吳郡內史致牋贈榮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帝爲晉王追封爲公

昔賊臣陳敏憑寵藉權滔天作亂兄弟姻婭盤固州郡威逼士庶以爲臣僕于時賢愚計無所出故散騎常侍安東軍司嘉興伯顧榮經德體道謀猷弘遠忠貞之節在困彌厲崎嶇艱險之中逼迫姦逆之下每

惟社稷發憤忼慨密結腹心同謀致討信著羣士名冠東夏德聲所振莫不響應荷戈駿奔其會如林榮躬當矢石爲衆率先忠義奮發忘家爲國歷年逋寇一朝土崩兵不血刃蕩平六州勳茂上伐義彰天下伏聞論功依故大司馬齊王格不在帷幕密謀叅議之例下附州征野戰之比不得進爵拓土賜拜子弟遐邇同歎江表失望齊王親則近屬位爲方嶽杖節握兵都督近畿外有五國之援內有宗室之助稱兵彌時役連天下元功雖建所喪亦多榮衆無一旅任非藩翰孤絕江外王命不通臨危獨斷以身徇國官

無一金之費人無終朝之勞元惡旣殄高尚成功封閉倉廩以俟大軍故國安物阜以義成俗今日匡霸事舉未必不由此而隆也方之於齊彊弱不同優劣亦異至於齊府叅佐扶義助彊非創謀之主皆錫珪受瑞或公或侯榮首建密謀爲方面盟主功高元帥賞卑下佐上虧經國紀功之班下孤忠義授命之士夫考績幽明王教所崇況若榮者濟難寧國應天先事歷觀古今未有立功若彼酬報如此者也 晉書

賀循 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歷中書令改太常授左光祿大夫

與王導書

尚書符問太常賀循太廟制度南向七室北向陰室復有七室宜帝后應共處七室堂中當別處陰室循謹按后配尊於帝神主所居同太室與導書

代祖武皇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既七而有楊元后之神時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盛室刁協按元皇后於太廟東陰室中安神主不增立一室 杜氏通典

報虞預書 預爲會稽郡主簿循書大位爲朝右恐未宜稱楊方好學有異才初爲郡鈴下威儀內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嘗遣方爲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送示循循報之遂稱方於京師

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

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邪聞處舊黨之中好有謙沖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資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爲世英位爲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爲貴昔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龐德公於畎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爲難及也 晉書

熊遠 字孝文豫章南昌人歷太常卿加散騎常侍

上瑯邪王疏 晉王 自此至衛展上皆元帝也

遠爲瑯邪王丞相主簿時傳北陵被發王將舉哀遠上疏屬有杜弢之難不能從

園陵既不親行承傳言之者未可爲定且園陵非一而直言侵犯遠近弔問答之宜當有主謂應更遣使攝河南尹按行得審問然後可發哀即宜命將至洛脩復園陵討除逆類昔宋殺無畏莊王奮袂而起衣冠相追於道軍成宋城之下況此酷虐之大耻臣子奔馳之日夫脩園陵至孝也討逆叛至順也救社稷至義也卹遺黎至仁也若脩此四道則天下嚮應無思不服矣昔項羽殺義帝以爲罪漢祖哭之以爲義劉項存亾在此一舉羣賊豺狼弱於往日惡逆之甚

重於丘山大晉受命未改於上兆庶謳吟思德於下今順天下之心命貔貅之士鳴檄前驅大軍後至威風赫然聲振朔野則上副西土義士之情下允海内延頸之望矣 晉書

奏丞相琅邪王疏 資治通鑑作書

元帝在江東承制百度草剏議斷不循法高下無狀遠奏疏是時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

自軍興以來臨事改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輙關諮委之大官非爲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按法蓋粗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輙改法制此爲以情壞法法之不一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爲駮議者若違律令節度當合經傳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謂宜令錄事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准以虧舊典也 杜氏通典

又

遠轉丞相參軍是時瑯邪國侍郎王鑒勸帝親征杜弢遠又上疏

皇綱失統中夏多故聖主肇祚遠奉西都梓宮外次未反園陵逆冦游魂國賊未夷明公憂勞乃心王室

伏讀聖教人懷慷慨杜弢小豎冦抄湘川比年征討經載不夷昔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尅用兵之難非獨在今伏以古今之霸王遭時艱難亦有親征以隆大勲亦有遣將以平小冦今公親征文武將吏度支籌量舟輿器械所出若足用者然後可征愚謂宜如前遣五千人徑與水軍進征既可得速必不後時昔齊用穰苴燕晉退軍秦用王翦剋平南荆必使督護得才即賊不足慮也 晉書

論荀組啓

伏見吏部以太尉荀組爲尚書令領豫州組朝之素

望識了舊典不應處外 初學記

又

伏見吏部以太尉荀組爲尚書令領荆州牧自三代以來未聞以納言之官而出領牧伯者 太平御覽

王鑒字茂高堂邑人歷駙馬都尉補永興令

上琅邪王勸親征疏

鑒爲琅邪國侍郎時杜弢作逆江湘流弊朝廷深以爲憂鑒上疏勸王親征之王卽命中外戒嚴會弢已平故止

天禍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公遭歷運之厄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

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籍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伯垂盡之餘人耳而百越鴟視於五嶺蠻蜀狠顧於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月之儲三軍有絕乏之色賦歛搜奪周而復始卒散人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日深全勝之勢未舉鑒懼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在旦夕也昔齊旅未碁而申侯懼其老況暴甲三年介冑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哉江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搖是賊踰我垣墻之內闚我室家之好驥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鑒之所甚懼也去年已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猒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懼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熊羆之士其銳可得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爲陶侃之重建名將於安成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地勒勁卒以係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既贍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弢之頸固以鎖於麾下矣議者將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鑒謂暫擾以制敵愈於放敵

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伐病則削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鑒謂王導可委以蕭何之任或以小賊方彊不足動千乘之重鑒見王彌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狡逆得肆其變卒令溫懷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弊此已然之明驗也蔓草猶不可長況虎兕之寇乎當五霸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冑於邵陵晉文擐甲於城濮昔漢高光武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壺漿不贍馳騖四方匪皇寧處然後皇基克構元勳以融今大弊之極

劌於曩代崇替之命繫我而已欲使鑾旂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鑒未見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國親征柳城揚旍盧龍之嶺頓轡重塞之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益一日縱敵終已之患雖戎輅蒙嶮不以為勞況急於此者乎劉玄德躬登漢山而夏侯之鋒摧吴僞祖親泝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袁紹循豫後機挫衂三分之勢劉表臥守其衆卒亾全楚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閑居不勞而濟者也前鑒不遠可謂蓍龜議者或以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鑒謂今宜嚴戒須秋而動高風啓

塗龍舟電舉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之限但臨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既掃清湘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韜旗廣農桑之務播愷悌之惠除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富兵彊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何往而不濟桓文之功不難懋也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耻臣子之深憂也鑒以凡瑣謬蒙奬育思竭愚忠以補萬一芻蕘之言聖王不棄成卒之謀先后採之乞留神鑒思其所陳 晉書

丁潭 字世康會稽山陰人歷左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

上琅邪王書

屢遷琅邪王丞相西閤祭酒時王稱制使各陳時事損益潭上書

為國者恃人須才益二千石長吏是也安可不明簡其才使必允當既得其人使久於其職在官者無苟且居下者有恒心此為政之較也今之長吏遷轉既數有送迎之費古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中才處局故難以速成矣夫兵所以防禦未然鎮壓奸凶周雖三聖功成由武今戎戰之世益宜留心簡選精鋭以備不虞無事則優其身有難則責其力竊聞今之兵士或私有役使而營陣不充夫為國者由為家也計

財力之所任審趨舍之舉動不營難成之功損棄分外之役今兵人未彊當審其宜經塗遠舉未獻大捷更使力單財盡而威望挫弱也 晉書

周嵩 字仲智汝南安成人歷御史中丞為王敦所害

上晉王疏

初元帝作相嵩為參軍及帝為晉王拜奉朝請嵩上疏忤旨出為新安太守嵩怏怏不悦坐輕忽朝廷收付廷尉

臣聞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

漢澤被六州功濟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宮未反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大恥盡忠言嘉謀之助以時濟弘仁之功崇謙謙之美推後已之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敢不應誰敢不從 晉書○震動通鑑作遑遑下云宜開延嘉謀訓卒厲兵先雪社稷大恥副四海之心則神器將安道哉○此與費詩諫蜀先主意同其詞雖美要非達時變者也

戴邈

上晉王睿疏 建武元年邈為征南軍司上疏王從之始立太學

喪亂以來庠序隳廢議者或謂平世尚文遭亂尚武

此言似之而實不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猝而成比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廢墜已久矣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使之講肄道義良可惜也世道久喪禮俗日弊猶火之消膏莫之覺也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謂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 資治通鑑

衛展 字道舒瓘族子歷廷尉

上晉王論刑書 展為晉王大理考摘故事有不合情者上書王令答之

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家長是逃亡之主斬之雖重猶可設子孫犯事將考父祖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破教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姦生矣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著為正條則法差簡易

晉王令答

先自元康以來事故荐臻刑禁滋蔓大理所上宜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者也 杜氏通典

陳頵 字延思陳國苦人歷梁州刺史

薦焦保 元康中頵舉孝廉州將留之頵薦同縣焦保州乃辟保

保出自寒素稟質清沖若得參嘉命必能光贊大猷允清朝望使黃憲之徒不乏於豫土今頵庶免臧文之責

與王導書 元帝為瑯邪王加鎮東大將軍頵遷鎮東行參軍典法兵二曹與導書

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叙遂相波扇乃至凌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

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故出其言善千里應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並晉書)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幷州刺史進司空太尉爲段匹磾所害)

與丞相牋(懷帝永嘉元年正月以太傅東海王越輔政十二月越自爲丞相五年薨琨永嘉元年爲幷州刺史領匈奴中郎將時幷土兵荒僵尸蔽地荊棘成林琨撫循勞來甚得物情按牋必此時與丞相)

不得進軍者實困無食殘民鳥散擁髮徒跣録召之日皆披林而至衣服藍縷木弓一張荊矢十發編草

盛糧不盈二日夏則桑椹冬則豐豆視此哀歎使人氣索恐孫吳韓白猶或難之況以琨怯弱凡才而當率此以殄彊寇(王隱晉書)

答太傅府書(懷帝永嘉二年○琨爲幷州刺史時劉淵在離石琨密離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淵甚懼遂城蒲子而居)

偕遣使驛離間其部落淵遂怖懼一大於南奔蒲子雜虜歸降萬有餘落(資治通鑑考異云按時淵彊琨弱豈因畏琨而徙都蓋琨爲自大之辭史因承以爲實耳　一大有脫誤)

又(永嘉三年六月答大傅府書○石勒載記曰元海使劉聰攻壺關命勒率所統七千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秀等救壺關勒敗秀於白田殺之遂陷壺關懷帝紀永嘉三年七月劉聰及王彌寇壺關琨使兵救之爲聰所敗龐淳以郡降十六國劉淵遣聰攻壺關敗韓述黃肅)

聽彌一上黨龐淳不能禦(一上下有脫誤)安居走利韓述授首封田之敗黃肅不還泱辰之間名將仍殄卽重遣江陶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疾據襄垣續遣鷹揚將軍趙擬梁余都尉李茂與倚倂力輕行夜襲賊捐棄輜車宵遁而退追尋討截獲三分之二當聰彌之未歪烏丸劉虎構爲變逆西招白部遣使致任稱臣於淵殘州困弱內外受敵輙背聰而討虎自四

月八日攻圍

與丞相牋(劉琨傳云初單于猗㐌以救東嬴公騰之功琨表其弟猗盧爲代郡公與劉希合衆於中山王浚以琨侵己之地數來擊琨琨不能抗懷帝紀云永嘉初猗盧冠大原琨徙五郡按此牋是言其事浚時爲幽州刺史)

昔車騎感猗㐌救州之勳表以代郡封㐌爲代公見聽時大駕在長安會值戎事道路不通竟未施行盧以封事見託琨實爲表上追述車騎前意卽蒙聽許遣兼謁者僕射拜盧賜印及符冊浚以此見責戎狄封華郡誠爲失禮然蓋以救弊耳亦猶浚先以遼西封務勿塵此禮之失浚實啓之浚遂與盧爭代郡舉

為所破紛錯之由始結於此鴈門郡有五縣在陘北
盧新幷塵官國甚彊盛從琨求陘北地以竝遣三萬
餘家散在五縣間既非所制又於琨殘弱之計得相
聚集未為失宜卽徙陘北五縣著陘南盧因移頗侵
逼浚西陘圍塞諸軍營浚不復見恕危弱而見罪責

又（後魏書帝紀云劉琨已師救洛懷帝遣步騎二萬助之東海王越以洛陽饑荒不許）

琨碩身竭辭壯和猗盧遂引大衆躬啓戎行卽具白
太傅切陳愚見取賊之計聽宜時討勒不可縱而宰
相意異所慮不同更憂苟晞馮嵩之徒而稽二寇之
誅遣使節抑挫臣銳氣臣卽解甲遣虜衆歸國（聰卽劉聰勒謂石勒）

又（通鑑懷帝永嘉五年七月王浚立皇太子）

浚設壇場有所建立稱皇太子

又（通鑑永嘉五年九月劉粲殺南陽王模）

平昌以九月遇禍世子時鎮隴右故得無恙

上太子牋（太子為秦王業卽愍帝○通鑑永嘉六年七月高喬郝聿以晉陽降漢晉書劉琨傳屬龐醇降于聰鴈門烏丸復反琨親出禦之劉粲乘虛襲取晉陽）

聽以七月十六日復決計送死臣卽自東下率中山
常山之卒竝合樂平上黨諸軍未旋之間而晉陽傾
潰（考異云十六國春秋亦云琨收兵常山本傳誤也）

與丞相牋（建興元年琅邪王睿用郗鑒為兗州建興二年十一月壬寅朔與丞相牋）

焦求雖出塞鄉有文武膽幹苟晞用為陳留太守獨
在河南距當石勒撫綏有方琨以求行兗州刺史
後聞荀公以李述為兗州以素論門望不可與求同
日而論至於膽幹可以處危權一時之用李述亦不
能及求而王玄年少便欲共討求琨以求已與玄搆
隙便召還而州界民物甚不安服述二千石及文武
大姓連遣信使求刺史是以遣兄子演代求領兗州
事往年春正月遣詣鄴至是斬王桑走趙固（云云）今
勒據襄國逼近鄴城故今演轉南演今治在廩丘而

李述郗鑒竝欲爭兗州或云為荀公所用或云為明
公所用大寇未殄而自共尋干戈此亦大潰也輒敕
演謹自守而已（云云琨集必有他語通鑑刪之耳）

又

傳長安消息王上是秦王（並劉琨集資治通鑑考異引載中多訛逸今仍之）

又

致裒一領亦達其情耳（北堂書鈔）

答晉王睿（元帝建武元年轉琨為侍中太尉并贈名刀琨答曰）

謹當躬自執佩馘截二虜（晉書）

遺石勒書

初勒被驚平原與母王相失及劉聰署勒領并州刺史幽州牧琨遣張儒送母于勒遺勒書勒報書遣琨名馬珍寶厚賓其使謝歸以絶之

將軍發跡河朔席捲兖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喻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尅而終歸殄滅昔赤眉黃巾橫逸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爲亂將軍以天挺之質威振宇内擇有德

而推崇隨時望而歸之勳義堂堂長享遐賢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採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蟻寇不足掃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内外之任兼華夷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以來誠無戎人而爲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基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遲想蓋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遥聞將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書闇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儒所具（晉書）

同前（藝文類聚）

將軍誕稟雄姿勇略自然大呼於紛擾之中奮臂於駭亂之際發跡河朔席卷兖豫飲馬江沔折衝淮漢自古名將未足爲喻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聚徒百萬而莫爲已用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將軍豈知然乎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剋而終殄滅者也赤眉盛於東海黃巾連帶三州張昌李辰僭逆荆豫或擁衆百萬橫逆宇内所

以一旦敗亡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爲亂劉聰父子戎狄凡才乘釁肆毒寇虐人神煞父害弟偷竊位號自古及今豈有聰比而可以正天下者乎況將軍明鑒灼然所宜懸了者也況附聰之弊漸以彰著資財不爲已用名位不可得守有若晨霜秋露雰霧之氣雖朝凝而夕消蹔見而尋沒也今將軍附賊而望爲良主不亦難乎

石勒報劉琨書

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晉書）

與親故書

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已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其意氣相期如此○逖字士稚范陽酋人與琨爲司州主簿並有英氣每語世事輒中宵起坐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

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耳 晉陽秋○常一作恒

與兄子南兖州刺史演書

演字始仁琨兄左長史輿之子爲都督後將軍被害

前得安州乾姜一斤桂一斤黃芩一斤皆所須也吾體中潰悶常仰眞茶汝可信信置之 北堂書鈔○御覽前得安州乾

茶二斤薑一斤桂一斤皆所須也吾體中煩悶恒假眞茶汝可信信致之

與兄弟書

單于但欲得碧汝不可不撿送 太平御覽

書

膽識堅定臨難無苟免之意 藝文類聚未否是書

盧諶 字子諒范陽人

與劉琨書

琨與諶父志善諶辟太尉掾洛陽沒北依琨于并州琨爲司空以諶爲主簿轉從事中郎琨爲石勒所破諶隨琨投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匹磾復以諶爲別駕諶憶琨前恩故贈書幷詩琨答之及琨見拘匹磾爲五言詩贈諶託意非常想張陳鴻門白登之事以激諶諶素無奇畧以常辭酬和殊乖琨心匹磾既害琨尋亦敗喪諶歸段末波後仕石季龍中書監歸丹閔遇害

故吏從事中郎盧諶死罪死罪諶稟性短弱當世罕任因其自然用安靜退在木闕不材之資處鴈乏善鳴之分卷異蘧子愚殊甯生匠者時眄不免饌賓嘗自思惟因緣運會得蒙接事自奉清塵于今五稔謨明之效不著候人之譏已彰大雅含弘量苞山藪加以待接彌優款眷逾昵與運籌之謀厠讌私之歡綢繆之旨有同骨肉其爲知已古人罔喻昔聶政殉嚴遂之顧荆軻慕燕丹之義意氣之間糜軀不悔雖微

達節謂之可庶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懷故委身之日夷險已之事與願違當忝外役遂去左右收迹府朝益本同末異楊朱興哀始素終玄墨翟垂涕分乖之際咸可歎慨致感之途或迫于兹亦奚必臨路而後長號覩絲而後歔欷哉是以仰惟先情俯覽今遇感存念亾觸物增眷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非盡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矣況言有不得至於盡意書有不得至於盡言邪不勝猥濊謹貢詩一篇抑不足以揄揚弘美亦以攄其所抱而已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錫以咳唾之音慰其違離之意則所謂咸

池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諶之願也非所敢望也

諶死罪死罪

可庶一作可度增眷一作眷戀○濬哲
惟皇紹熙有晉振厥弛維光闡遠韻有
來斯雍至止伊顯三台摛朗四岳增峻　伊陟佐商
山甫翼周弘濟艱難對揚王休苟非異德曠世同流
加其忠貞宜其徽猷　伊諶隨宗昔遺嘉惠中以婚
姻著以累世義等休戚好同與靡孰云匪諧如樂之
契　王室喪師私門播遂望公歸之視險忽艱茲願
不遂中路阻頹仰悲先意俯思身愆　大鈞載運艮
辰遂往曉彼日月迅過附仰感今惟昔口存心想借
日如彤忽爲時莫　時戚伊何逝者瀰跡溫溫恭人
慎終如初覺疾哀音恒此窮喪暮夜攸木憂爲以數
妙哉苦爲得在枳木蕤不喪帝華不是閭承降卞
和質非荊璞猗同尤良用之驥騄　承亦既篤眷亦
既親飾挺爲猥方蜀發珍弱諧錯戒良謨莫陳無覬
狐趙有與五臣　五臣異與契淵百罹身經險阻足
蹈齒遐義由恩深分隨異加綢繆委心自同匪他
昔在暇日妙年遒理允彼意氣徒是節士情以體生
感以情起趣舍同要窮達斯巳　由余斥言奏人是

憚日彈放忠飛辭有漢栢栢撫軍古賢作冠來牧幽
都濟厥塗炭　塗炭既濟冠挫民阜謀其疲叅授之
朝右上懼仕大下欣施厚實祇高明敢忘所守相
彼反喃尚在翔翥號是人斯而恐斯心每憑山海庶
靚高深遐兆存亡緬成悲洗　長微巳稷逝將徙舉
收迹西踐御哀東顧曷云途遼曾不咫步豈不夙夜
謂行多露　縣絲女羅旋于松標檗澤洪幹蹄陽豐
條根茂難固甚弱易彫標彼織質承此衡興　織質
寔微銜颺斯偭誰謂言精致在賞意不見得魚亦忘
厥餌遺其形骸寄之深識　先民順意潛山隱几仰
熙丹崖俯潔緣木無求於神自附衆美慷慨遐蹤有
偲高旨　爰造異論肝膽楚越惟同大觀萬塗一轍
死生既齊榮辱奚別處其玄根靡焉靡結　福爲禍
始禍作福階天地盈虛寒暑周迴夫差不祀釁任勝
齊句踐作伯祚自命稱　逸矣達度惟道是杖形有
未泰神無不暢如川之流如淵之量上弘棟隆下塞
民
望

劉琨答盧諶書

琨頓首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歡然以喜昔在少壯未嘗檢括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恠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自頃輈張困於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凋殘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爲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一九銷之其可得乎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隨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爾然後知

聃周之爲虛誕嗣宗之爲妄作也昔騄驥倚輈於吳阪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遇與不遇也今君遇之矣朂之而已不復屬意於文二十餘年矣久廢則無次想必欲其一反故稱指送一篇適足以彰來詩之益美耳琨頓首頓首

國破家
以一作
家國破亡坐蔡文作處分析作離析不能不悵恨耳
恨上有以字百里奚下一有非字○厄運初遘陽爻
在六乾象棟傾坤儀舟覆横厲糾紛羣妖競逐火燎
神州洪流華域彼黍離離彼稷育育哀我皇晉痛心
在日　天地無心萬物同塗禍淫莫驗福善則虛逆
有全邑義無完都英蕊夏落毒卉冬敷如彼龜玉韞
櫝毀諸剡狗之談其最得乎　谷余軟弱弗克負荷
愆釁仍彰榮寵屢加威之不建禍延凶播忠隕于國
孝愆于家斯罪之積如彼山河斯釁之深終莫能磨
郁穆舊姻嬿婉新婚不慮其敗惟義是敦裏糧攜

弱削剖星弁未穀爾駕巳窮我門二族俯覆三孽並根長斬舊孤承負寃寃亭亭孤幹獨生無伴綠葉繁縟柔條脩罕朝採爾實夕捋爾竿竿翠豊尋逸珠盈梡寔消我憂憂急用緩逝將去矣庭虛情滿虛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瘁此秋棘有鳥翻飛不遑休息匪桐不棲匪竹不食永戢東羽翰撫西翼我之敬之廢歡輟職音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言以暢神之之子之往四美不臻澄醪覆觴絲竹生塵素卷莫啓幄無談賓既孤我德又闕我鄰光光段生出幽遷喬資忠履信武烈文昭旌弓騂騂輿馬翹翹乃奮長糵是纏是綿何以贈子竭心公朝何以敘懷引領長詠○並文選

郭元

與兄郭誦書 誦時爲陽翟令

李矩爲安西將軍司州刺史與石勒相拒勒遣石虎率精騎五千攻矩矩外甥郭誦弟元救元作書與誦勒又與誦書餉以麈尾矩所領將士並欲歸勒因知衆之去已乃

率衆來歸○晉書云賊遣元以書說李矩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母在賊猶不改弟當何論勒將石生掠河南矩等大饑通使於劉曜後崩奔遁卒

去年東平曹嶷西賓猗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

石勒與郭誦書

賓禮貴弟相同斷金往物爲信 並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晉書無石勒後一書

杜弢 字景文蜀郡成都人

與柳監軍書 柳純字偉叔成都人有名德幹器歷西夷長水校尉巴東監軍

李特事見前羅尚闕式泟內

前諸人不能寛李特一年又不以李士權爲汶山太守而屯故如此此謂失之毫釐差以萬里○華陽國志此謂二志作所謂

遺應詹書 詹見後

弢州舉秀才避地南平太守應詹愛其才而禮之後爲醴陵令時巴蜀流人數萬家布在荆湘會蜀賊李驤屯聚樂鄉弢與詹擊破之衆共推弢爲主乃自稱梁益二州牧湘州刺史元帝爲瑯琊王命下敦陶侃等討之弢連戰失利請降不許弢遺書于詹詹甚哀之乃呈弢書并上言許降宣詔大赦加弢巴東監軍諸將殉功者攻之不已復率兵反戰賊乃潰逃不知所在

天步艱難始自吾州州黨流移在於荆土其所遇值蔑之如遺頓伏死亾者略復過半備嘗荼毒足下之所鑒也客主難久嫌隙易構不謂樂鄉起變出於不意時與足下思散疑結求擒其黨帥惟患算不經遠力不陷堅耳及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欲守善自衛天下小定然後輸誠盟府尋山公鎮夏口即具陳之此公鑒開塞之會察窮通之運納吾於衆疑之中非高識玄覩孰能若此西州人士得沐浴於清流豈惟滌蕩瑕穢乃骨肉之施此公薨逝斯事中廢賢愚痛毒竊心自悼欲遣滕永文張休豫詣大府備列起事以來本末但恐貪功殉名之徒將讒間於聖主之聽戮吾使於市朝以彰叛逆之罪故未敢遣之而

王陶卒至水陸十萬旌旗曜於山澤舟艦盈於三江威則威矣然吾衆竊未以爲懼晉文伐原以誠信爲本故能使諸侯歸之陶侃宣赦書而繼之以進討豈所以崇奉明詔示軌憲於四海逼向義之人以爲叛逆之虜踧思善之衆以極不赦之責非不戰而屈人之算也驅略烏合欲與必死者求一戰未見爭衡之機權也吾之赤心貫於神明西州人士卿粗悉之耳寧當令抱枉於時不證於大府邪昔虞卿不榮大國之相與魏齊同其安危司馬遷明言於李陵雖刑殘而無慨足下抗威千里聲播汶衡進宜爲國思靜難

之略退與舊交措枉直之正不亦綽然有餘裕乎望卿騰吾箋令時達盟府遣大使光臨使吾得披露肝膽沒身何恨哉伏想盟府必結紐於紀綱爲一匡於聖世使吾廁列義徒負戈前驅迎皇輿於閶闔掃長虵於荒裔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若然先清方夏却定中原吾得一年之糧使泝流西歸夷李雄之逋寇脩禹貢之舊獻展微勞以補往愆復州邦以謝鄰國亦其志也惟所裁處耳吾遠州寒士與足下出處殊倫誠不足感神交而濟其傾危但顯吾忠誠則汶嶽荷忠順之恕衡湘無代叛之虞隆足下宏納之望拯吾徒陷溺之艱焉可金石其音哉然顒顒十餘萬口亦勞瘁於警備思放逸於南畝矣衡嶽江湘列吾左右若往言有貳血誠不亮益梁受殃不惟鄙門而已晉書○王陶一作王 陶山公謂山簡也

應詹上瑯琊王請杜弢 晉書

弢益州秀才素有清望文理既優幹事兼美往因使流寓居詹郡界其貞心堅白詹所委究李驤爲變樂鄉劫略良善弢將出家財招募忠勇登壇歃血義誠慷慨會驤攻燒南平弢遂東下巴漢與湘中鄉人相遇推其素望遂相憑結論弢本情非首作亂階者也

然破湘川實弢之罪亦由兵交其間遂使滋蔓按弢今書血誠亦至矣昔朱鮪自疑於洛陽光武指河水以明心鮪感義歸誠終展力報施受封侯之寵由恕過以錄功也詹竊謂今者當圮運之會遇思弘遠猷故齊赦射鉤之誅晉貫斬祛之戮用能濟翼戴之高勳隆一匡之美譽況弢等素無斯愆而稽顙按命邪以爲可遣大使宣揚聖旨雲澤沾之於上百姓沐浴於下則上下交泰江左無風塵之虞矣 晉書

紀瞻 字思遠丹陽秣陵人歷散騎常侍驃騎將軍

粉香帖

瞻白昨信來永携令益又貧家無以將意令粉二斗少香所謂物微意全者也力書不多紀瞻頓首淳化帖○益一作送○黄伯思云貧家無以將意所謂物微意全也觀此語不待見筆跡可判其僞矣

辛昞

與桓朗書

王曠論討陳敏計曰賊今下屯橫江又云復據烏江皆塹壘彭樹鹿角步安嚴峻以襲歷陽皆重所戍洛時與朗牋

桓振武令下官將千二百人掩襲賊營值天洪雨器仗沾濕塹廣深丈餘鹿角五重樓櫓嚴設自四更三唱攻逼至小食時不剋太平御覽

書記洞詮卷第四十二終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晉九

東晉

王導字茂弘瑯邪臨沂人歷位太傅拜丞相

上琅邪王睿牋

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傾心推奉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牋辭鼓蓋加崇之物王下令許之

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不局跡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輙有

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爲恥辱天官混襍朝望頹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導亂源襞竊名位取紊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羣望無惑晉書

上晉王書

元帝建國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歷遷驃騎將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於時軍旅不息學校未修導上書王甚納之

夫治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庠序設而五教明則德化洽通彝倫攸叙有耻且格也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

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霑肌骨習以成性有若自然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嫡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于學故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所貴由乎道存則退而脩其身修其身以及其家正家以及於鄉學於鄉以登於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已敦素之業著浮僞之道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莅下則仁郎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

統禮教陵替頌聲不興于今二紀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而況如此其久者乎先進漸忘揖讓之容後生唯聞金革之響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之風遂滋非所以習民靖俗端本抑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當傾危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將滌穢蕩瑕撥亂反正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校闡揚六藝以訓後生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方今小雅盡廢戎虜扇熾節義陵遲國耻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禮樂政刑當竝陳以俱濟者也苟禮儀膠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陶

者廣而德之所被者大義之所屬者深而威之所震者遠矣由斯而進則可朝服濟河使帝典闕而復補王綱弛而更張饕餮改情獸心革面揖讓而蠻夷服綏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者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三苗化魯僖作泮宮而淮夷平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教道使朝之子弟竝入于學立德出身者咸習之而後通德路開而僞塗塞則其化不肅而成不嚴而治矣選明博修禮之士以爲之師隆教貴道化成俗定莫尚於斯也（宋書禮志○治化晉書作風化化[illegible]作[illegible]胄子作世子敦素作敦樸道作風後生惟聞金革之響作後生惟金鼓是聞

風作俗傾危作陽九學校作學業墜而復興下有云俎豆之儀幽而更彰陶作感大作深改作撿）

問賀循書

（元帝爲瑯邪王將即極位告廟書問循）

或謂宜祭壇拜受天命者或謂直當稱億兆羣情告四祖之廟而行者若爾當立行廟王今固辭尊號俯順羣情還依魏晉故事然魏晉皆稟命而行不知今進璽當云何

賀循答王導書

愚謂告四祖之廟而行蜀書劉先生初封漢王時羣臣共奏上勳德承以即位今雖事不正同然議可方

論

又與賀循

得刁僕射書曰如此京兆是宣帝祖章郡是父也至皇帝爲七廟至懷帝京兆府君應落想足下亦是識刁侯不欲告惠懷二帝不知於禮云何

賀循又荅

古禮及漢氏之初皆帝帝異廟卽位大事謁于太祖故晉文朝于武宮漢文謁于高廟也至光武之後唯有祖宗兩廟而已祖宗兩廟昭穆皆共堂別室魏晉依之亦唯立一廟則一廟之中苟在未毀恐有事之

日不得偏有不告然人不詳太廟定議不敢必據欲依古禮惟告宣帝一廟人意以祖宗非一其太廟合共事與古異不得以古禮爲斷

與賀循論虞廟書（元帝初爲晉王妃虞氏先亾及追諡爲后而元帝子明帝自有母時以此疑於北兄弟昭穆之義）

王所崇脩者體也未敢當正位入廟及毀廢之所不知便可得爾不

賀循答書

漢光武於屬以元帝爲父故於昭穆之叙便居成帝之位而遷成帝之主於長安高廟今聖上於惠帝爲兄弟亦當居惠帝之位而上繼武帝惠帝亦宜別廟則虞妃廟位當以此定

又答（導又云戴若思欲於太廟立后室循答）

愚以尊王既當天之正統而未盡宸居之極稱既名稱未極更於事宜爲難或謂可立則廟使進退無犯意謂以尊號所重施於今宜如有可爾理若全尊辭備昭穆旣正則俯從定位亦無拘小別然非常禮無所取准於名則未滿於禮則變常竊以蔵所斟酌於人情爲未安（並杜氏通典）

與從兄含書

（導從兄敦初爲江州刺史永昌元年率衆內向王師敗績以敦爲丞相江州牧封武昌郡公並爲讓不受還屯武昌及明帝初移鎮姑孰自爲揚州牧暴慢愈甚以錢鳳沈充爲謀主鄧嶽周撫等爲爪牙從兄含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養含子應爲子及病拜應爲武衛將軍以自輔明帝下詔討之敦病篤使鳳等率衆三萬向京師含爲元帥至江寧導時爲司徒遺含書含不答敦死含戰敗父子奔弟荊州刺史舒沈于江）

近承大將軍困篤綿綿或云已有不諱悲怛之情不能自勝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姦逆朝士忿憤莫不扼腕云月二十三日得征北告劉遐陶瞻蘇峻等深懷憂慮不謀同辭都邑大小及二宮宿衛咸懼有往年

之掠不復保其妻孥是以聖王發赫斯之命具如檄旨近有嘉詔崇兄八命望兄獎羣賢忠義之心抑姦細不逞之計當還武昌盡力藩任卒奉來告乃承與犬羊俱下雖當逼迫猶以罔然兄立身率素見信明於門宗年踰耳順位極人臣仲玉安期亦不足作佳少年本來門戶良可惜也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將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未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來頗

有宰相孺子者不諸有耳者皆是將禪代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德洽朝野思與賢哲弘濟艱難不北面而執臣節乃私相樹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歎此直錢鳳不良之心閒於遠近自知無地遂唱姦逆至如鄧伯山周道和恒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共戮力非徒無慮而已也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隆矣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寧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矣但恨大將軍桓文之勳不遂而卒一旦為逆節之臣負先人平素之志既沒之日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帝於地下邪執省來告為兄羞之且悲且慙願速建大計唯取錢鳳一人使天下獲安家國有福故是竹素之事非惟免禍而已夫福如反手用之即是導所統六軍石頭萬五千人宮內後苑二萬人護軍屯金城六千人劉遐已至征北昨已濟江萬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畢力豈可當乎事猶可追兄早思之大兵一奮導以為灼怛也晉書○含子瑜字仲玉應字安期鄧嶽字伯山周撫字道和○抑姦細三句通鑑作抑制不逞還藩武昌將終作臨終宰相孺子者不作以孺子為之者乎在人作在民不北面三句作兄乃妄萌逆節

與南蠻校尉陶稱書

稱陶侃子性虓勇不倫歷南中郎將江夏相爲庾亮所收棄市
導成帝時進位太傅拜丞相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稱說亮當舉兵內向復以亮謀語導或勸導密爲之防導與稱書於是讒構遂息

庾亮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晉書○庾亮通鑑作庾公

答別駕孔坦辭拜左丞坦見後

省啓慨然卿在朝無賴端右康濟時務拾遺損益者多矣衆談咸以左丞事要宜須諒直以攝百揆令天下事弊亦是急病讓夷之日豈得已已者矣北堂書鈔

與從子允之書允之字深猷導從弟衍子歷會稽內史

允之除建武將軍錢唐令領司監都尉父舒卒去職既葬除義興太守以憂哀不拜導與之書允之固不肯就咸和末除宣城內史

太保安豐侯以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隸和長輿海內名士不免作中書令吾羣從死亡略盡子弟零落遇汝如親如其不爾吾復何言 晉書○王戎爲太保封安豐侯和嶠字長輿

與從子羲之書 尺牘作與王廙誤○羲之是廙後

王彭之小字虎㹠彪之小字虎犢羲之在南導與書每數子姪不令云彭之仕至黃門郎彪之左光祿大夫

虎㹠虎犢還其所如 言其眞如㹠犢耳○王氏譜

與人論周顗書 顗字伯仁浚之子歷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爲王敦所害

顗爲荊州始至而建平民傅密等叛迎蜀賊狼狽失據還建康未即得用導乃與人書

雅流弘器何可得遺 鄧粲晉紀○尺牘首增周侯二字

王制帖

省示具卿辛酸之至吾甚憂勞卿此事亦不蹔忘然書足下所欲致身處尚在敎中王制正自欲不得許卿當如何導亦天明往 至一作意敎一作殷大觀帖作殷非

改朔帖

導白改朔情增傷感濕蒸自何如頗小覺損不帖有應下懸耿連哀勞滿悶不具王導 下一作不○亦淳化帖

王敦 字處仲導從兄位丞相大將軍揚州牧以謀逆剖棺戮尸

與劉隗書

初隗以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以鎮方隅故以譙王丞爲湘州續用隗及戴淵爲都督敦甚惡之與隗書隗答之敦得書甚怒及敦作亂以討隗爲名

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 周生謂周顗

劉隗答王敦書 隗字大連彭城人歷遷北將軍都督王敦亂奔石勒爲從事中郎

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 晉書

與從弟導稱楊朗書 朗字世彥弘農華陰人

朗父淮字始立脩之孫元康末爲薊州刺史見世語○八王故事云淮六子皆得美名論者以羅悉有台輔之望朗第三子

世彥識器理致才隱明斷既爲國器且是楊侯淮之子位望殊爲陵遲卿亦足與之處 世說

又與導書

溫嶠爲敦左司馬謬爲密謀得補丹陽尹還都具奏敦逆謀請先爲之備及敦構逆加嶠中壘將軍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導書表誅奸臣以嶠爲首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嶠率衆擊王含破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魏書云敦與導書後自手筆

太眞別來幾日作如此事 晉書○楊方觀敦與導書如此敦之逆謀導豈不知

益坐觀成敗敦勝則從敦晉勝則從晉于古濁
亂之賊也其得美名者子孫貴盛彌縫之也

同前 資治通鑑併纂生得轎二句誤爲書赤牘引載王云司馬既訛於前傷復承之於後

太眞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

豁節帖

敦頓首頓首豁節忽過歲暮感悼傷悲今邑想自如常比苦腰痛憒憒得示知意反不以悉王敦頓首頓首 淳化帖○今邑一作意

衛玠別傳云玠至武昌見王敦敦與談論彌日敦謂僚屬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今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悟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世說云于時謝鯤爲長史敦謂鯤曰云云晉書悉同惟以阿平作何平叔耳然此非書也尺牘亦載云與僚屬非

王曠 導從弟元帝過江曠首創其謀歷淮南太守

與東海王越書

元帝爲瑯邪王拜安東將軍裒卲爲長史卲有器望侍中曠與越書稱之

裒卲在此雖不治事然識量弘達此下人士大敬附之 晉諸公贊敘

王廙 字世將導從弟歷平南將軍荊州刺史

廿四日帖 東書堂帖云得示知四日相見及妙未行○僞

廿四日廙白唯久白想適妙來行未面遲想得示知同云冀何生相見近及不多王廙白 黃伯思云王世將二十四日帖眞第一卷數韌等僞帖字勢無異惟後兩表極古信能傳鍾氏筆意而右軍學之也

七月十三日告藉之等近日遣王秋書不言月行復半念汝獨思不可堪居奈何奈何雨涼不審婢何如汝所患遂差未懸心不可言阿毋蒙恩上下悉佳宜可行瀉瘧如復斷要取未斷愁人宜復具日發與別悃悃不可言今遣使未北及書不足白復會日消息廙跣 大觀帖○淳化帖婢何如別一帖行一作何獨一作緬寄一作愁及一作反

荀崧 字景猷潁川臨潁人歷右光祿大夫錄尚書事領秘書監

與王敦書

元帝崩王敦遣使謂曰豺狼當道梓宮未反祖宗之號宜別思詳崧時爲尚書左僕射上廟號曰中宗與敦書初敦待崧甚厚欲以爲司空於此銜之而止

承以長虵未翦別詳祖宗先帝應天受命以隆中興中興之主寧可隨世數而遷毀敢率丹直詢之朝野上號中之下日有期不及重請專輒之愆所不敢辭 晉書

范堅 字子長順陽人尚書右丞護軍長史

奉馮懷書

漢氏以來釋奠先師唯仲尼不及公旦何也

馮懷答

若如來談亦當憲章堯舜文武豈唯周公乎 晉尚書大事

白事大將軍王敦

敦時南閣祭酒范堅白事敦使州府博議參軍周武議云禮古今不同謂取則於朝廷從

之
伏見每宴會衆樂備奏倡伎兼作愚淺多蔽竊有未安今國耻未雪梓宮幽遐不應備樂 杜氏通典○梓宮謂懷帝

顧和 字君孝榮族子歷尚書令散騎常侍

問訊丞相王導

王敦既逆兄含為光祿勳委職奔姑孰導詣闕謝罪司徒丞相揚州官僚問訊倉卒不知何辭和時爲揚州別駕援翰曰

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羣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何如 世說

與蔡謨書 謨見後

夏侯家言食漿酪猶勝於羹飯耳 太平御覽

應詹 字思遠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孫

薦京兆韋泓

泓喪亂之際客游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兄弟遂隨從積年爲營伉儷置居宅并薦之瑯琊王王即辟之位至少府卿詹卒泓祀詹終身

自遭喪亂人士易操至乃任運固窮耿介守節者尠矣伏見議郎韋泓年三十八字元量執心清沖才識備濟躬耕隴畝不頻人役靜默居常不豫政事昔年流移來在詹境經寇喪資一身特立短褐不掩形菜蔬不充朝而抗志彌厲不遊非類囘稱不改其樂泓有其分明公輔亮皇室恢維宇宙四門開闢英彦㒰藻收春花於京輦採秋實於巖藪而泓抱璞荊山未剖和璧若蒙銓召付以列曹必能協隆鼎味緝熈庶績者也

與陶侃書

詹遷使持節都督江州刺史時王敦新平人情未安詹撫而懷之莫爲與侃書

每憶密計自沔入湘頡頏繾綣齊好斷金子南我東忽然一紀其間事故何所不有足下建功嶠南旋鎮舊楚吾承乏幸會來忝此州固與足下進共竭節本朝報恩幼主退以申尋平生纏綿舊好豈悟時不我

與長即幽冥永言莫從能不慨悵今神州未夷四方多難足下年德並隆功名俱盛宜務建洪範雖休勿休至公至平至謙至順即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足下察吾此誠 晉書

卞壼 字望之濟陰冤句人歷尚書令蘇峻反加領軍將軍給事中苦戰死之

上元帝自陳牋

明帝初拜東中郎將壼爲長史遭繼母憂既葬起復舊職累辭不就元帝遣中使敦逼壼牋自陳帝以其辭苦不奪其志服闋爲太子師中興建補太子中庶子

壼天性狷狹不能和俗退以情事欲畢志家門亾父往爲中書令時壼蒙大例望門見辟信其所執得不

祇就門戶遇禍迸竄易名得存視息私志有素加嬰
及難流寄蘭陵爲荀晞所召恐見逼迫依下邳裒盾
又見假授思暫之郡規得托身尋蒙見召爲從事中
郎豈曰貪榮直欲自致規暫恭命行當乞退屬華軼
之難不敢自陳軼既梟縣壼亦嬰病具自歸聞未蒙
恕遣世子北征選寵顯望復以無施忝充元佐榮則
榮矣實非素懷顧以命重人輕不敢辭憚聞西臺召
壼爲尚書郎實欲因此以避賢路未及陳誠奄丁窮
罰壼年九歲爲先母弟表所見孤背十二蒙亾母張
所見覆育壼以陋賤不能榮親家產屢空養道多闕

存無歡娛終不備禮拊心永恨五內抽割於公無效
如彼私情艱苦如此實無情顏昧冒榮進若廢壼一
人江北便有傾危之慮壼居事之日功績以隆者誠
不得私其身今東中郎歧嶷自然神明日茂軍司馬
諸叅佐竝以明德宣力王事壼之去留曾無損益賀
循謝端顧景丁琛傅晞等皆荷恩命高枕家門壼委
質二府漸冉五載考效則不能巳彰論心則頻累恭
順奈何哀孤之日不見愍恕哉（壼父粹中書令爲長沙王乂所殺）

與平南將軍溫嶠書

（時庾亮將徵蘇峻入朝壼固爭未可從亮不納壼知必敗與嶠書及峻反進攻青溪壼力戰死之子盱眕相隨赴賊同時遇害）

元規召峻意定懷此於邑溫生足下奈此事何吾今
所慮是國之大事且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更速必縱
其羣惡以向朝廷朝廷威力誠桓桓交須接鋒履刃
尚不知便可即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
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爲外藩任而今恨出足下
在外若卿在內俱諫必當相從今內外戒嚴四方有
備峻凶狂必無所至耳恐不能使無傷如何（[illegible]通鑑朝廷威力雖盛不知果可擒不本出足下數句作本出足下以爲外援而今更恨足下在外不得相與共諫止之或當相從耳○王公謂導）

勑書帖

足下佳不朝房郎上獲諸誠文墨至便在舍事許改
愛子紙下物知此草勿令一人見也吾今勑書事今
不發亟付卿發發便寄令人傳之壼白（濟化帖）

劉嘏

與卞壼疏

（濮陽太守劉嘏與同姓劉疇婚司徒下太常諸博士議非之嘏以爲同姓有正姓有庶姓有複姓有單姓宜理在可通與壼疏壼以嘏書示朝賢光祿大夫荀崧答壼云如嘏所執尚在限內雖遠不可尚在限外不遠可通吾無以異之王伯輿鄭玄高儁弟子也爲子稚賓取王處道女當得禮意于時清談盡無譏議今難者雖苦竟不能折其理春秋不伐有

辭謂緞不應見責

堯妻舜女其代不遠又春秋云畢原酆郇文之昭邘晉應韓武之穆代俗之所惑上惑堯舜之代下惑應韓之昭穆欲追過堯舜耶則經歷聖人論者或謂魏巍蕩蕩之德可以掩堯舜之疵或謂代近姓異可以通應韓之婚豈其然哉若代近姓異可以通應韓之婚則周公立百代之限禮記云娶於異姓附遠而厚別此二義復何所施如其不然則明始限之外堯舜可以婚理終之後應韓可以通堯舜之婚以正姓分絕於上應韓之通庶姓異終於下也絕則無繫終則更始斷可識矣杜氏通典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徙家尋陽歷侍中太尉荊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

遺平南將軍荀崧書

杜曾新野人初事牙門將胡亢甚信任之尋斬亢而據其衆自號南中郎將領竟陵太守與弟五猗分據沔漢侃時為荊州刺史擊曾師敗曾致牋於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侃遺崧書崧藉曾為外援不從會復率流人圍襄陽王敦遣周訪討曾斬之

杜曾凶狡所將之卒皆豺狼也可謂鴟梟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

答中書令庾亮

蘇峻為歷陽內史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為亂徵為大司農峻遂反至石頭亮督護王彰為峻黨所敗侃素有憾於峻至是舉兵赴援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

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耳

又

朝政多門用生國禍喪亂之來豈獨由峻也

移庾亮書

後將軍郭默據湓口反亮表求親征加征討都督率將會大尉陶侃俱討破之亮還蕪湖不受爵賞侃移書亮曰元帥指撝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固辭不受

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怪矯然獨為君子並晉書

答溫嶠書北堂書鈔作陶範荅侃

奉所送帳下得蘇峻兜鍪兜鍪作之巧劼用功殊多戰器不須事此也意謂不如三甲今者逆賊身所服此是凶器古人惡其名得此兜鍪者猶以有功令賞其細葛一端太平御覽○令一作合賞之

與王導書

後將軍郭默矯殺平南將軍劉胤輒領江州侃上表討默與導書導答之侃省書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侃至默將宋侯縛默父子詣侃降侃斬默等

郭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

同前陽本赤牘所載

郭默殺方州即用方州殺宰相便為宰相乎足下自謂遵養時晦是乃遵養時賊也王云按史導答書云侃乃示人曰遵養

時賊也今附於此不知別出何典卽用方州去一爲字文義不貫

王導答陶侃書

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是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耶晉書○通鑑云使有其地朝廷得以潛嚴俟足下軍到居作據○加尺牘作如誤○揚云舉措如此與唐之盧杞李輔國何異史之溢美多矣晉然幸有此處逗漏也王云揚語殊未公茂弘此舉蓋懲庾氏蘇峻之役又恭卽陶士行意何如耳姑息之政則有之至於輔國脅君幽父盧杞險詐召亂事若水炭何輙妄擬揚史學不精而輕於持論往往如此王將無瑯琊遠胄耶

答慕容瓌書慕容氏無名瓌惟慕容廆字奕洛瓌有與侃書此當是侃答廆耳

當今揚淮銳勇飛廉超驤收屈盧必陷之矛集鮫犀

不入之盾太平御覽

溫嶠字太眞太原祁人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

爲王導答薛太常書薛兼字令長丹陽人永昌初爲太常加散騎常侍

太常華恒被符宗廟宜時有定處恒以爲七代制之正也兄弟旁及禮之變也今有七室而神主有十宜當別立今聖上繼武帝廟之昭穆四代而已前太常賀循等並以爲惠懷愍三帝別立寢廟臣以爲廟當以容主爲限亦無常數功德之君自當特立以七爲正不限七室故雖有兄弟旁及至禘祫不越昭穆則章郡潁川宜全七代之禮今宜爲京兆以上別立三室於太廟西廂宣皇帝得正始祖之位惠懷二帝不替而昭穆不闕於禮爲安驃騎長史溫嶠議惠懷愍於聖上以春秋而言因定先後之禮然非繼體之數也按太常恒所上欲遺章郡潁川以全七代愚謂是恒又求京兆以上三代在廟之西廂臣竊不安

溫嶠爲王導答薛太常書又荀崧與王導書導答

省示并博士議令明尊不復得繫本親矣先帝平康北面而臣愍帝及終而升上體所以取譏於春秋今所論太廟坎室足容神主不耳而下愍帝於東序若按尊尊之旨愍帝猶子之列不可爲父與兄弟之不可一耳按魯閔公僖公之弟也而傳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如此無疑愍帝不宜先帝上也今唯慮廟窄更思安處宜令得並列正室

荀崧與王導書

三年當大禘愍帝以居子位復居父位且子雖齊聖

不先父食此君卽父也此爲愍帝是先帝之父懷帝是愍帝之父惠帝懷帝之父二代便重四代所以爲疑處也

王導答荀崧

意謂君位未固無復甖還子位之理惠帝至先帝雖四君今一不以一君爲一代何嫌二代之中重四君耶今廟尚居上祀何得居下若甖下則逆祀也孔衍議別廟有非正之嫌似若降替不可行也博士傅純議惠懷愍宜更別立廟

答王導書元帝崩嶠答導書

近詔以先帝前議所定唯下太常安坎室數今坎室窄其意不過欲定先神王存正室故下愍帝也廟窄之與本體各是一事何以廟窄而廢本體也

與謝安論異姓爲後書

稱無子而養人子者自謂同族之親豈施於異姓今世行之甚衆是謂逆人倫昭穆之序違經典紹繼之義也（並杜氏通典）

重與陶侃書

（蘇峻爲歷陽朝廷疑之時侃爲征西將軍有威名于荊楚又以西夏爲虞使嶠爲江州刺史鎭武昌及峻反祖約推歷陽與爲首尾嶠移告四方推侃爲盟主侃初恨明帝之崩不

預顧命答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固請侃因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登還嶠以峻殺其子瞻重遣書以激厲之於是戎服登舟與嶠等同赴京師討峻平之○侃答嶠二語尺牘亦載作書）

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尅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王三郡軍並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脣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

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感理旣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荊楚西逼彊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顚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叅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

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旣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晉書○所統至通鑑作所統軍至今日之憂豈惟僕一州文武莫不云云）

與陶公書

奉惠赤角一具及鞉鼓馬鞭鼓角旣周軍用馬鞭服以周旋玩之于手與之偕老也偃武之日乃當藏之篋笥耳

與陶侃箋

霧氣過差則君道幽晦（並太平御覽）

梅陶（字叔眞汝南西平人爲王敦諮議參軍歷尚書見永嘉流人名）

與親人曹識論陶侃書

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晉書○尺牘皆不能及也

在湓口與王公書

蘇峻勇而無謀兵家所常弊也長廣人釋鋤犂執干戈何知戰法太平御覽

書

古人就食於安里今三州米流出門無如今年豈若以古人用之則累世之儲也北堂書鈔不言與何人書

荊州佐史

辭詣王敦白陶侃

侃爲荊州刺史王貢與杜曾舉兵反侃戰敗免官敦表侃以白衣領職侃復進軍入湘擊杜弢大破之侃之佐史辭詣敦敦奏封侃官

州將陶使君孤根特立從微至著忠允之功所在有効出佐南夏輔翼劉征南前遇張昌後屬陳敏侃以偏旅獨當大寇無征不尅羣醜破滅近者王如亂北杜弢跨南二征奔危一州星馳其餘郡縣所在土崩侃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子來之衆前後累至奉承指授獨守危阨人往不動人離不散往年董督徑造湘城志陵雲霄神機獨斷徒以軍少糧懸不果獻捷然杜弢悄懼來經夏口未經信宿建平流人迎賊俱叛侃即廻軍遡流芟夷醜類至使西門不鍵華圻無虞者侃之功也明將軍愍此荊楚救民塗炭使侃統領窮殘之餘寒者衣之饑者食之比屋相慶有若挾纊江濱孤危地非重險非可單軍獨能保固故移就高祚以避其衝賊輕易先至大衆在後侃距戰經日殺其名帥賊尋大傘相結幷力來攻侃以忠臣之節義無退顧被堅執銳身當戎行將士奮擊莫不用命當時死者不可勝數賊衆參伍更息更戰侃以孤軍一隊力不獨禦量宜取全以俟後舉而主者責侃重加

黜削侃性謙沖功成身退今奉還所受惟恐稽遲然某等區區實恐理失於內事敗於外豪釐之差將致千里使荊蠻乖離西嵎不守脣亡齒寒侵逼無限也

晉書

虞預字叔寧會稽餘姚人歷散騎常侍領著作

與從叔父書

餘姚風俗各有朋黨宗人共薦預爲縣功曹欲使沙汰穢濁與其從叔父書卒如預言未半年遂見斥退

近或聞諸君以預入仕便應委質則當親事不得徒已然預下愚過有所懷邪黨互瞻異同蜂至一旦差

跌衆鼓交鳴毫釐之失差以千里此古人之炯戒而預所大恐也

上會稽太守庾琛記（琛命預爲主簿預上記陳時政所失琛善之郡皆施行）

軍寇以來賦役繁數兼値年荒百姓失業是輕𢾛薄斂寬刑省役之時也自頃長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窮奢竭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爲薄俗轉相放效流而不反雖有常防莫肯遵脩加以王塗未夷所在停滯送者經年永失播植一夫不耕十夫

無食況轉百數所妨不訾愚謂宜勤屬𢾛若今尉先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條例到當依法減省使公私允當又今統務多端動加重制每有特急輙立督郵計今直兼三十餘人人船吏侍皆當出官益不堪命宜復減損嚴爲之防

與丞相王導論荀崧牋（蘇峻之亂崧爲散騎常侍與導等共登御牀擁衛成帝遇害石頭崧亦侍從不離帝側累遷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秘書監薨預爲著作郎與導牋請加贈秩不從）

伏見前秘書光祿大夫荀公生於積德之族少有儒雅之稱歷位内外在貴能降蘇峻肆虐乘輿失幸公處嫌忌之地有累卵之危朝士爲之寒心論者謂之不免而公將之以智險而不懾扶侍至尊繾綣不離雖無扶迎之勳宜蒙守節之報且其宣慈之美早彰遠近朝野之望許以台司雖未正位已加儀同至守終純固名定闔棺而薨卒之日直加侍中生有三槐之望沒無鼎足之名寵不增於前秩榮不副於本望此一時愚智所慷慨也今承大弊之後淳風頹散苟有一介之善宜在旌表之例而況國之元老志節若斯者乎（晉書○崧字景猷太尉彧玄孫）

楊方（字公回會稽人歷高梁太守）

爲虞領軍薦張道順（領軍虞預○此未詳爲牋記否）

蓋聞驪龍之珠必沈紫泉之裏垂天之翼必翔青冥之表竊見處士吳國張道順天挺珪璋明達清秀下筆掩彫龍之文發言吐談天之藻慕西道之陽生希北巷之顏回若得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必騰躍天路出觀聖世（太平御覽）

陸玩（字士瑤吳郡吳人贈累遷侍中司空）

與丞相王導牋（亦見陸玩傳）（玩詣導導食以酪玩還遂病明日與導牋其輕易權貴如此）

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爲傖鬼（世說○晉書）

僕作

劉超 字世瑜瑯邪臨沂人歷右衛將軍為蘇峻所害

保任帖

超死罪白如命皆令有本末保任然後受隨宜分處謹白 淳化帖○黄伯思云劉超為人慎密自以書類元帝不敢與外書此帖不應尚傳又字勢與元帝大別其偽審矣

郗鑒 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歷司空進位太尉

孝性帖

鑒頓首頓首災禍無常奄承遘難念孝性攀慕兼剝不可堪勝奈何奈何望遠未緣叙苦以增酸楚鑒頓首頓首 淳化帖

書記洞詮卷第四十三終

書記洞詮卷第四十四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晉十 東晉

庾亮 字元規潁川鄢陵人明穆皇后之兄領江荊豫三州刺史進號征西將軍

與周邵書

邵字子南汝南人與尋陽翟湯隱尋陽廬山亮臨江州束帶躡履而詣焉聞亮至轉避之亮復密往值邵邵卒不及去因與語還便云此人可起即拔為鎮蠻護軍西陽太守亮與邵書邵既得至將軍[illegible]任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為庾公所賣一歎遂發背卒

西陽一郡戶口差實非履道眞純何以鎮其流遁詢之朝野僉曰足下令具上表請足下臨之無讓 尋陽記

報溫嶠書

初亮徵峻嶠以書止之及峻與祖約舉兵反嶠聞峻不受詔便欲下衛京都三吳又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既而峻將韓晃寇宣城亮遣距之不能制峻乘勝至于京都

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 晉書

與郗鑒論王導牋

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賈寧等諸將並不奉法陶侃欲起兵廢導鑒不從至是亮又欲率衆黜導又以諮鑒鑒又不許故其事得息○世說云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

原缺第二葉

公之與下官負荷輕重量其所宜 晉書

同前 語林

老賊轉欲輸張殿中將軍舊用才學士以廣視聽而項悉內面牆人是欲蔽主之明便欲勒數州之衆以除君側之惡今年之舉茂不濟矣

答諸葛恢書

恢女為亮子會婦會遭蘇峻難遇害女既寡將改適與亮書亮答○庾氏譜恢女文虎

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 世說

答郭遜 遜江夏人以清操知名見陶淵明孟嘉傳○書鈔通典作郭豫白孔六帖作郭遊

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周流宣王化於萬里者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任非其人也 庾亮集○北堂書鈔載亮答王胡之書云胡之為丞相府記室亮答書管機密斷大事

書箱帖

亮白奉告書箱先為媞子作輙先以奉之研今作之支髮枕今作無作模若有可權付之亮再拜 淳化帖○劉次莊云媞音氏又音啼弟江淮呼母也黃伯思云此云媞子未知何祇

庾冰 字季堅亮弟歷中書監揚州刺史進車騎將軍領江州

與王羲之書

得示連紙一丈致辭一千祇增其歎耳了無解於往懷 藝文類聚

庾翼 字稚恭亮弟為荊州刺史進征西將軍領南蠻校尉

與陶侃啓 黃伯思云翼嘗為陶侃太尉府從事中郎此當是與侃啓

故吏從事中郎庾翼叅軍事劉遐死罪白昨所啓龐遺孟昜所請求述上事事須檢校諮論光駕當出請不從詣錄事中郎共詳處別白謹啓翼遐死罪死罪 淳化帖○劉次莊云捐飛也音揖○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徐州刺史

與謝尚牋

年來火時軍推欲見加鼓吹下官謂實有功然後能加

謝尚答

金石之樂自宜君侯有之吾今從鎮沙漠足下便是中腹之要自宜重聲實以薄其俗况此簫鼓亦[illegible]之雅哉 並北堂書鈔

與兄冰書

康帝建元元年歲星犯天關翼與冰書

歲星犯天關占云關梁當澀比來江東無他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虎頻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憒憒無皁白之徵也 宋書天文志○當澀晉書作當分石虎作石季龍

報兄冰書

殷浩父羨為長沙在郡貪殘時翼都督荊益等六州軍事鎮武昌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書

翼有風力格裁發言立論皆如此

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難之自頃以來奉公更遏私累日滋亦不稍以此寥蕭之也既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以小小計之大較江東政以傴僂豪彊以爲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而爲官出二千戶政雖不同公彊官長也而羣共驅之不得安席紀睦徐寧奉王使糾罪人船頭到渚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

惛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脚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荆州所統一二十郡惟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耶晉書〇難之通鑑作咨之傴僂作嘔喣山遐數句作山遐爲餘姚長爲官出豪彊所藏二千戶而衆共驅之令遐不得安席〇羕弟融字洪遠有名

答殷羨書

羨字洪喬陳郡長平人終光祿勳

翼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羨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翼答

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illegible]之世說

貽殷浩書

浩見後

浩累辭不起屏居墓所幾將十年于時擬之管葛翼請爲司馬及軍司貽書致意浩固辭

當今江東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標令名十餘年間位經內外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達邪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及其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既身困胡虜棄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如

是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革也晉書

與桓溫稱劉惔書

惔字道生沛國人識局明濟有文武才爲車騎司馬

劉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義懷通樂既佳且足作友正實良器推此與君同濟艱不者也世說

與都下人書

翼書少時與王羲之齊名羲之後進翼猶不分在荆州與都下人書

小兒輩賤家雞愛野鶩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晉中興書〇野鶩一作野雉下一作還

與王羲之書

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答庾亮翼深歎伏與羲之書

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亾失常歎妙跡永絶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晉書○顛狽書斷作顛沛○張懷瓘書斷云翼善草隷名亞右軍兄亮亦有書名嘗就右軍求書逸少答云穉恭在彼豈復假此嘗以章草答亮翼見之歎服因與書揚云猶異道玄之于張僧繇宋思陵之於吳傅朋也

論止樗蒲書

頃聞諸君有樗蒲過差者初爲是政事閑暇以娛以卄故未有言也今知太相聚集漸以成俗聞之能不憮然太平御覽

與燕王慕容皝書皝見後

鄧伯山昔送此犀皮兩當鎧一領雖不能精好謂是異物故復致之鄧嶽字伯山

又

今致朱漆鏁二十張絳碧畫旛黒旄自副○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今致孺鎧一領兜鍪自旄自副○今致畫長鳴角一雙旛旄一副○今致孔雀旄二雙○今致八尺杖二細挑枝節十枝黃簏雙文簟二領黃簏獨坐雙文簟一枝○今致細練十端竹練一端○北堂書鈔今致漆矟弱弓弄我丈八矟也

季春帖

已向季春感慕兼傷情不自任奈何奈何溫和足下何如吾哀勞何賴愛護時不足下頃氣力熟若別時

淳化帖○米云僞

庾龢字道季亮子歷丹陽尹中領軍

諫叔父翼書

翼爲荊州刺史將率衆北伐石虎欲徙鎮襄陽龢年十五以書諫翼翼甚奇之康帝及朝臣皆遣使譬止車騎將軍孫綽亦致書諫翼不從會帝崩兄冰卒還鎮夏口督江州薨

承進據襄陽耀威荊楚且田且戍漸臨河洛使向化之萌懷德而附凶愚之徒畏威反善太平之基便在於旦夕昔殷伐鬼方三年而尅樂生守齊遂至歷載今皇朝雖隆無有殷之盛凶羯雖衰猶醜類有徒而沔漢之水無萬仞之固方城雖峻無千尋之險加以

運漕供繼有泝流之艱征夫勤役有勞來之歎若窮寇慮逼送死一決東西互出首尾俱進則廩糧有抄截之患遠略乏率然之勢進退惟思不見其可此明闇所共見賢愚所共聞況於臨事者乎願迴師反旆詳擇全勝脩城池立壘壁勤耕農練兵甲若凶運有極天亾此虜則可汎舟北濟方軌齊進水陸騁邁亦不踰旬朔矣願詳思遠猷算其可者晉書

庾闡字仲初亮之族歷散騎常侍領大著作

薦唐岌牋

蓋桂林生於五嶺杞梓出於南荊夫以卉木之盛猶

載在方志況千里之朝懷其良彥而使人滯於常流莫登於龍津者乎郡功曹史泉陵唐芠永延履道敏素和而有正立身持操行著一邦若得驂軌鸞衛服襄駿足則機石之良選可以對揚萬里者也（藝文類聚）

翟鋞

啓庾翼述甘露

甘露降學堂柳樹與幹吏共嘗味極甜宜表賀（藝文類聚）

庾翼答啓

甘露自古佳祥而頃天下多故何以致此且其味尚薄未知瑞應否而近得一白兎尚羸小且養之幵上

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歷侍中）

勸石聰書（咸康元年石聰寇歷陽王導爲大司馬討之請坦爲司馬會石勒新死季龍專恣聰及譙郡太守彭彪等各請降坦以書勸之朝廷遂不果北伐人皆憤恨）

華狄道乖南北迴邈瞻河企宋每懷饑渴數會陽九天禍晉國姦凶猾夏乘釁肆虐我德雖衰天命未改乾符啓再集之慶中興應靈期之會百六之艱既過惟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蕩遺氓波散誓命戎狄之手跼蹐豺狼之穴朝廷每臨寐永歎痛心疾首天罰既集罪人斯隕王旅未加自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災蘭艾同焚賢愚所歎哀矜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曠廓惟季龍是討彭譙使至粗具動靜知將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豫慶若在已何知機之先覺介石之易悟哉引領來儀怪無聲息將軍出自名族誕育洪胄遭世多故國傾家覆生離親屬假養異類雖逼僞寵將亦何賴聞之者猶或有悼況身嬰之能不憤慨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反族歸正之秋圖義建功之日也若將軍喻納往言宣之同盟率關右之衆輔河南之卒中威趙魏爲國前驅雖竇融之保西河黥布之去項羽比諸古今未足爲喻聖上

寬明宰輔弘納雖射鉤之隙賞之故行雍齒之恨矦之列國況二三子無曩人之嫌而遇天啓之會當如影響有何遲疑今六軍誡嚴水陸齊舉熊羆踊躍齕噬爭先鋒鏑一交玉石同碎雖復後悔何嗟及矣僕以不才世荷國寵雖實不敏誠爲行李之主區區之情還信所具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求多福唯將軍圖之

臨終與庾亮書（坦爲侍中每發憤以國事爲已憂忤王導出爲廷尉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尚書未拜疾篤臨終與亮書亮追報之）

不謂疾苦遂至頓弊自省緜緜奄忽無日脩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沒朝恩不報所懷未叙即命多恨耳足下以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顧眄名震天下榱椽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封京觀於中原反紫極於華壤是宿昔之所味詠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

庾亮追報孔坦書

廷尉孔君神游體離嗚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患轉篤遂不起濟悲恨傷楚不能自勝足下方在

中年素少疾患雖天命有在亦禍出不圖且足下才經於世世常須才況於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耻未雪夙夜憂憤常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未果來書奄至申尋往復不覺深隕深明足下慷慨之懷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然永隔夫復何言謹遣報答并致薄祭望足下降神饗之書（並晉）

孔嚴（字彭祖坦弟歷吳興太守）

與殷浩（浩見後）

（浩臨揚州請嚴爲別駕遷尚書左丞時朝廷崇樹浩以抗桓溫温深以不平浩又引接荒人謀立功於閫外嚴言於浩浩深納之）

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使君屈己應務屬當其會聖懷所以日昃匪懈臨朝斤斤每欲深根固本靜邊寧國耳亦豈至私哉而處任者所至不同所見各異人口云云無所不至頃來天時人情良可寒心古人爲政防人之口甚於防川間日侍座亦已粗申所懷不審竟當何以鎭之老子云夫惟不爭則萬物不能與之爭此言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可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申之道平勃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人無間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

又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難以感義而聚著都邑雜處人間使君常疲聖體以接之虛府庫以拯之足以疑惑視聽耳（晉書）

與王彪之書

（太常蔡司空謨謚議云博士曹眈等議曰謨可謂善始令終按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司空左長史孔嚴與彪之書彪之答之）

博士引禮之義以通高尚之事穆誠是美謚然蔡公德業既重又是先帝師傅居摠錄之任則是恭二宰相考行定名義存實錄不可不詳

王彪之答

按謚法布德執義曰穆謂此名目殊爲不輕太始初張皇后太寧庾太后竝謚曰穆魏司空陳泰王昶賀循皆名士也竝謚曰穆此與蔡公名體相應中朝複謚亦不勝單安平獻王孚齊獻王攸竝單謚自頃複謚者非大晉舊典必重複謚也蓋是近來儒官相逐近意耳皆顧命勳或居分陝或處阿衡蔡公存謙素之懷不當此任于今詠之所以不復謚欲令異於數公所以標沖虛述德美也又中朝及中興曾居師傅及錄臺事者亦皆不復謚山李二司徒吾族父安豐侯近賀司空荀太尉顗周光祿顗或曾師傅或曾揔

錄竝不復謚吾謂此謚弘美不應龖改按謚法條有限而應謚者無限亦何得令名德必皆齊同遠准周之文武則後代不應復得通用此名近校晉朝舊比山濤荀顗周顗謚康羊祜荀勗同謚成此例甚衆不可悉載近朱伯高謚簡時尚書符却已不應與和嶠同謚蔡爲太常據上論可同理甚有義遂便施行蔡家故當有此故事准例如此復無所爲疑 杜氏通典

孔羣 字敬林坦叔仕歷中丞

與親舊書

羣爲鴻臚卿好飲酒嘗書與親舊

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糵事 世說○晉書今年田得七百石秫不足了麴糵事

何克 字次道廬江灊人禎曾孫歷驃騎將軍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加侍中

與王導薦孔沈 字德度沈羣子

沈有美名克薦沈於導辟丞相司徒掾瑯琊王文學竝不就

文思通敏宜登宰門 晉書

與庾翼書

穆帝永和九年褚太后見父裒博士徐禪依鄭玄議王庭正君臣之禮私覿全父子之親克亦奏依鄭議云燕王稱臣於魏竇武錄尚書於漢已行之舊典也因與翼書論之翼答

褚將軍還朝值太后臨朝時議褚侯雖后父乃晉臣

也宜用鄭議或謂褚生宜不拜耳不稱臣燕王非比也又謂竇武雖受爵太后錄尚書事而漢無拜文爲疑故愁夫義乖錯褚侯既不拜便是異姓太上皇也此巍巍亦庶姓不敢安 燕王宇魏廢帝父竇武後漢竇后父

庾翼答何克

中古以上未有母后臨朝女主當陽者也乃起漢耳雖或權宜機所不然處也代王雖有幼蒙萬機寄於冢宰無以坤德陵乾矣當今后德賢明褚侯讜正得令參貳阿衡遐邇之幸議者謂燕王不足爲准竇武無拜文此制不出賢聖也武既受其爵位亦無不拜

理也鄭衆之言遝合情禮今太后既臨天位褚侯便是人臣人臣而不拜君位受官而不循天則竊所未安君欲遠准古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泰漢巳前事不與今同漢加太上皇太上未見崇戴卽是子爲天子父爲上者乃耳見崇號位冠帝王爲踰也今褚侯由來晉臣不可得准諸位氏通與

表喬 字彥叔梁郡陽夏人歷江夏相遷光祿勳將軍

與褚裒書 裒字季野河南陽翟人歷衛將軍徐兗二州刺史

喬與裒友善又穆帝初康獻皇后臨朝有司以裒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喬與裒書論者以爲得禮

皇太后踐登正祚臨御皇朝將軍之於國外姓之太上皇也至於皇子近屬咸有揖讓之禮而況策名人臣而交媒人父天性攸尊亦宜體國而重矣故友之好請於此辭染絲之變墨翟致懷歧路之感楊朱興歎況與將軍游處少長雖世譽先後而臭味同歸也平昔之交與禮數而降箕踞之懽隨時事而替雖欲虛詠濠泗脫落儀制其能得乎來物無停變化遷代豈惟寸晷事亦有之夫御器者神制衆以約願將軍怡情無事以理勝爲任親仗賢達以納善爲大執筆惆悵不能自盡晉書○後魏書云胡太后父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時張普惠爲諫議大夫跪陳不可召令博議清河王懌曰昔晉褚氏臨朝殷浩遺褚裒書曰足下今之太上皇也況太上公而致疑普惠對曰褚裒以女輔政辭不入朝淵源譏其不恭故有太上之刺本稱其非不記其是　按此喬與裒書中語而云殷浩恐彼時之誤

蔡謨 字道明克子歷侍中司徒左光祿大夫

與庾冰書

刁協字玄亮渤海饒安人太興初遷尚書令王敦構逆上疏罪協協出督六軍王師敗績明帝令協與劉隗出奔協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于敦敦平後周顗戴若思等皆被顯贈惟協不在其例咸康中協子彝上疏訟之在位者多以明帝之世褒貶已定且協不能抗節隕身乃出奔遇害不可復其官爵丹陽尹殷融請宜顯贈以明忠義時庾冰輔政疑不能決光祿大夫蔡謨與冰書冰然之追贈本官祭以太牢

夫爵人者宜顯其功罰人者宜彰其罪此古今之所愼也凡小之人猶尚如此刁令中興上佐有死難之名天下不聞其罪而見其貶致令刁氏稱冤此乃爲王敦復讐也內沮忠臣之節論者惑之若實有大罪宜顯其事令天下知之明聖朝不貶死難之臣春秋之義以功補過過輕功重者得以加封功輕過重者不免誅絕功足贖罪者無黜雖先有邪佞之罪而臨難之日黨於其君者不絕之也孔寧儀行父親與靈公淫亂於朝君殺國滅由此二臣而楚尚納之傳稱有禮不絕其位者君之黨也若刁令有罪重於孔儀

絕之可也若無此罪宜見追論或謂明帝之世已見寢廢今不宜復改吾又以爲不然夫大道宰世殊塗一致萬機之事或異或同同不相善異不相譏故堯抑元凱而舜舉之堯不爲失舜不爲非何必前世所廢便不宜改乎漢蕭何之後坐法失侯文帝不封而景帝封之後復失侯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近去元年車駕釋奠拜孔子之坐此亦元明二帝所不行也又刁令但是明帝所不贈耳非誅之也王平子第五猗皆元帝所誅而今日所贈豈以改前爲嫌乎凡處事者當上合古義下準今例然後談者不惑受

罪者無怨耳按周僕射戴征西本非王敦唱檄所讐也事定後乃見害耳周筵郭璞等竝亦非爲主禦難也自平居見殺耳皆見褒贈刁令事義豈輕於此乎自項員外散騎尚得追贈況刁令位亞三司若先自壽終不失員外散騎之例也就不蒙贈不失以本官殯葬也此爲一人之身壽終則蒙贈死難則見絕豈所以明事君之道厲爲臣之節乎宜顯評其事以解天下疑惑之論又聞談者亦多謂宜贈凡事不允當耳得衆助者若以善柔得衆而刁令麤剛多怨若以貴也刁氏今賤若以富也刁氏今貧人士何故反助寒門而此言之足下宜察此意 晉書

與何驃騎書 何充康帝建元初出爲驃騎將軍領徐州刺史鎮京口

公失櫓上人吾亦具之矣在深草中立櫓無故以樐自標令賊見之而自不得見賊賊不病癡何故不來取耶今令數百步內皆露見布竹籤如蝟毛賊不能飛何得卒至邪 太平御覽

與弟書

軍中耳目當用鼓烽烽可遙見鼓可遙聞形聲相傳須臾百里非人所及想得先知耳近別莜麥者皆當解之而王苟諸人癡頑之甚乃至於是常令人恠之

然烽鼓之法當豫勑諸軍見烽聞鼓便嚴而此間恒舉烽之後須文書上言乃符游軍須被符乃當嚴昔年石頭夜半舉烽至明日食時臺中乃知弟在石頭時偶中舉烽至下晡游軍故未嚴此卽是苟晞等覆車之軌也 藝文類聚

蔡謨書

祖士雅昔葬雍丘城內祖約在壽春時賊據雍丘約遣路永將數百人夜緣入雍丘城戰幷開墓擔喪踰城出還壽春永之勇如此 太平御覽未否是書

韋弘 弘疑泓

與蔡謨問凶門牋

凶門父在毋喪應立凶門不又問與父別止立凶門愚意猶所疑厭於父故也今於父大門之內別立凶門使爲父一家有二門以名義言之門者父之有也今子復立門豈合聖人之典訓苟不出於禮其所不宜故以諮白

蔡謨答韋弘牋

禮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繫木畀之葦席置於庭中近南名爲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禮旣虞而作主今未有主故以重當主本爲喪設非以表其門恐不應以尊卑厭降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今卑私之喪皆別開門亦不知今人如此者皆有凶門不太平御覽

王述字懷祖承子歷散騎常侍尚書令

與庾冰牋

述爲冰征虜長史冰弟翼爲安西將軍鎮武昌以累有妖怪又野獸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冰牋時朝議亦不允遂不移鎮

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爲筭邪將是情邪若謂爲筭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造創移徙方當興立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當計移徙之煩權二者輕重況此非今日之要邪

按此爲教尺牘亦載

范汪字玄平堅兄子歷徐兗二州刺史

與王彪之書

穆帝納后値忌月汪與彪之書論之

尋起居注九月是康皇帝忌月禮止云忌日不樂都無忌月語不審是疑不若當疑於九月建八月其間當下六禮便爲至遏不復展如此當仲至十月忌不應以爲忌耶足下可以示曹諸賢取定也博士曹耽謂不見禮有忌月荀訥及傅純閔等按禮唯云忌日不樂無忌月之文王彪之又曰若忌月復有忌時忌歲輒共觀禮無忌月當以禮經爲斷

與江惇書惇字思悛陳留人彪弟徵聘不就

周制喪服曰改葬緦汪與惇書論之

孝子重覩靈櫬哀心慟踊何以緦服臨至親之喪三月而除此乃儀禮數字了無首尾今人有疑孫放改葬其祖放開壙服斬衰一門反服從行者待柩至以縗絰迎於郊二月事畢放父四月晦除放兄弟二月晦除此皆反服杜氏通典

虞存字道長會稽山陰人

題弟騫白事騫字道眞仕至郡功曹兄范汪棋品○尺牘作何充與主簿虞騫誤

何充作會稽存弟騫作郡主簿以充兄客勞損欲自斷常客使家人節量擇可通者作白

事成見行行爲乞上佐與審共食日向事出好待我作教食竟取筆題白事後答於是止

若得門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汝何處得此人 世說

馮懷 字祖思尚書

答李嵩問 嵩爲息遼婚張東女未成禮而康有姊喪已在[illegible]宗人皆務速嵩問大常馮懷懷答之

降服不與正服同者謂居處之節耳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明冠宜時成嫁宜及時先儒云末者服半之後也張氏所服既半將非所疑 張氏通典

辛謐 字叔重隴西狄道人

遺冉閔書 閔字永曾魏郡內黃人石虎養孫封武德王集趙自立稱帝更國號魏是爲冉魏爲慕容儁所滅 謐初累徵不起永嘉末以謐兼散騎常侍慰撫關中及長安陷沒于劉聰拜大中大夫固辭不受又歷石勒季龍之世並不應命及晉穆帝永和中閔僭號復備禮徵爲太常謐遺閔書不食而卒

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淸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反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於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邪是故不嬰於禍難者非爲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耳謐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棊是也君王功以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亾之禍也宜因玆大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享松喬之壽永爲世輔豈不美哉 晉書

書記洞詮卷第四十四終

書記洞詮卷第四十五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晉十一 東晉

桓溫 字元子，彝子，歷大司馬，封南郡公

與弟沖書

簡文帝崩遺詔家國事一稟之溫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初望帝臨終禪位於己不爾便爲周公居攝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憤怨與弟沖書

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 晉書○時中王坦之中書謝安

與慕容雋書

自滄流以北幽朔以東將軍皆以羈落而總率之矣首尾脣齒左右力用鳴鏑揚鑣動數十萬 太平御覽

又

承將軍厲奮戎武激揚士卒鼓角長鳴摧折姦軌 北堂書鈔

大事帖

大事之日僕在都謂無所復見慰勞又計時事也遂節郎來已具言意餘所慰勞諸相具答邊將糧當爾耳僕無所使治度意 淳化帖

桓沖 字幼子，溫弟，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

與謝安書

初郗鑒庾亮庾翼臨終皆有表樹置親戚惟沖獨與謝安書言不及私論者嘉之○溫六子最後偉玄偉字幼道歷荊州刺史玄一名靈寶見後

妙靈靈寶尚小亡兄寄託不終以此爲恨 晉書

高嵩 字茂琰，廣陵人，累遷侍中

爲會稽王與桓溫書

溫平蜀振旅還江陵石季龍死朝廷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昌內外噂沓人情震駭簡文帝時爲撫軍大將軍與溫書明社稷大計溫即回軍還鎮上疏曰臣近親率所統欲北掃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大將軍會稽王昱書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辭旨危急憂及社稷省之惋愕不解所由進太尉固讓不拜○高嵩傳帝初輔政引嵩爲撫軍司馬

桓溫擅威北伐簡文患之嵩謂先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返旆便於坐爲書草云

寇難宜平時會宜按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算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之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頃所以深用惟疑在乎此耳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嗒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其不然者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于心外慚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

德先思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晉書

桓溫與撫軍牋 按晉書溫北伐止言拜表便行及還鎮上疏不云與撫軍牋此牋載藝文亦不云撫軍何人今以事參訂當是溫還鎮後與簡文即答前書也

北胡肆逆四十餘載傾覆社稷毀辱陵廟遇其可亾之會實是君子竭誠小人盡力之日也江東雖爲未豐方之古人復爲未儉少康以一旅之衆興復祖宗光武奮發中興漢室況以大晉之祚樹德長久兼百越沃野之資據江漢山海之利鹽鐵寶帛之饒角竿羽毛之用收英賢之略盡兵民之力賊之彊也猶復

遵養時晦及其斃也不齊力掃滅則大賊何由而自平大耻焉得而自雪臨紙惆悵慨歎盈懷藝文類聚

訪尚書范汪書 御史中丞高崧有從弟喪在服末欲爲兒婚書訪氾汪答以爲不可

禮有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下章云巳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巳有小功喪則父便應有大功喪以義例推之小功卒哭可以娶妻則大功卒哭可以娶婦耶 有舅姑曰婦無舅姑曰妻

范汪答高崧書

按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於子巳爲無服也以巳尚在大功喪中猶未忍爲子娶婦近於歡事也故於冠子嫁子則可娶婦則不可矣巳有緦麻之喪於祭亦廢婚亦不通矣況小功乎

又問

禮巳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巳有小功則父有大功巳既小功卒哭可娶妻則父大功卒哭可娶婦將不嫌耶

范汪又答

五服之制各有月數月數之内自無吉事故曰緦麻非所以接弁冕也春秋左氏傳齊侯使晏子請繼室

於晉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禮貴妾緦而叔向稱在縗絰之中推此而言雖輕喪之麻猶無婚姻之道也而敦本敬始之義毎於婚冠見之矣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而下章云巳雖小功卒哭可冠娶妻也二文誠爲相代尋此旨爲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耳非通例也禮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至于仲春會男女便云於此時也奔者不禁此亦是權禮非經常之典也

江彪答高崧書 彪字思玄統子歷尚書僕射領國子祭酒

崧又訪於江彪彪答於是崧依議爲兒娶婦

按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又已小功卒哭可以娶妻此悉是明文正例當不如范語爲此議者皆於爲婚之主也娶婦則父爲主娶妻則已爲主故父大功之末不得行此嘉禮至於已小功之末則可行之又禮稱娶妻則是無父之正文爲大功之末娶婦於禮例猶尚不安今所爲者重所虧者輕又准時人由來之比自不致嫌晉杜氏通典

謝桓溫牋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以文稱善尺牘歷滎陽太守

鑿齒史才不常溫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爲荊州治中謝溫牋○續晉陽秋云鑿齒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忤溫旨左遷滎陽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溫覬覦之心

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世說

與桓秘書秘字穆子溫弟爲散騎常侍中領軍

初鑿齒與其舅羅崇羅友俱爲州從事及遷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溫後激怒既盛乃超拔二舅相繼爲襄陽都督出鑿齒爲滎陽太守溫弟祕有才氣素與相親善鑿齒罷郡歸與祕書當時賞其風期俊邁

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歡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裵回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瑣瑣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爲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竝爲景行乎晉書○水經注作與

謝安書云每省家舅目檀溪念崔杜之交未嘗不撫乘踟躕惆悵終日矣

與褚常侍書

想往日與足下及江州五月五日共澡浴戲處感動平生追尋宿眷髣髴玉儀心實悲矣水經注

與燕王

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挼取其上英鮮者作烟脂婦人採將用爲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烟脂今日始覩紅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閼氏今可音烟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北堂書鈔

與謝侍中書

此有紅藍足下先知之否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挼其上英鮮者作煙支婦人粧時用作頰色作此法大如小豆許而案令遍色殊鮮明可愛吾小時再三過見煙支今日始覩紅藍耳後當爲足下致其種匈奴名妻閼氏言可愛如煙支也閼字音煙氏字音支想足下先亦作此讀漢書也北戶錄○段公路引古今注云燕支葉似薊華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爲燕支中國人亦謂紅藍以染粉爲婦人面色謂之煙支粉

孫綽字興公楚之孫歷廷尉卿領著作

爲功曹叅軍駁事牋征西將軍庾亮請綽爲叅軍

綱紀居管轄之任以糺司外內駁議彈射誠無所拘然亦有所以獻可替否舉直違枉者也北堂書鈔

與庾亮牋桓溫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兒可兒綽與亮牋

王敦可人之目數十年間也世說注○王太常云英雄相遇故不以成敗論

孫盛字安國穎川守恂子楚孫歷秘書監加給事中

與桓溫牋盛爲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服其高名而不劾盛與溫牋辭旨放爲溫倂裝復遣從事重按之贓私狼籍檻車收盛捨而不罪

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爽回湘川將爲恠鳥晉書

郗愔字方回鑒子歷會稽內史

論喪遇閏月書孝武帝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以禮與事先遠日祥除應在閏月劉遵郯襲劉訛等和同其議殷合議謂忌不可遷祥不必本月尚書右丞戴謐王恬謂正則而除無用延月會稽內史郗愔書論之謝安炁詳所除必正月閏月請依禮用七月晦至尊釋除縞素僞就卽吉節可○過典不言此與何人

省別書弁諸議具三禮證據誠所未詳然恐祥忌異月於理既爲不安又十三月而祥二十五月而畢明文煥然而閏在周內合而不數者則閏正月遭艱便

應以十二月祥於時則未及周年於忌則時尚平吉若由天無是月故略而不計則凡在五服皆應包閏具如足下所論若云情重則宜包情輕故宜數是爲制之由情而未本乎曆數必天無是月則雖情有輕重而含閏宜一且齊縗之制遇閏而包降爲大功則數而除天性攸同而包數異制以月爲斷者數閏以年爲斷者除閏推此而言則除數所由蓋以所遇爲分斷非情本之所以以後月爲周者故是上之所論以吉爲忌於理不通故耳云閏在周後將非其踰至於凶事尚遠蓋施於卜日祥葬制無定期故不得卽

伸物情務從其遠耳若理例坦然義無疑昧豈得不循成制而以過限爲重或謂閏者蓋年中餘分故宜計其正限以補不足今再周無閏則不補小月之限閏在周後便欲以六十日爲一月者當以既巳遇閏便宜在盡其月節故也月節之難足下釋之且節必在閏月之中則合月從節卽復進退致闕 杜氏通典

與大司馬桓溫牋

愔在北府溫恶其居兵權愔於事機素暗遺牋詣溫方欲云云世子嘉賓出行道上聞信至急取牋視竟寸寸毀裂還更作牋自陳老病不堪人間欲乞閑地自養溫得牋大喜卽詔轉愔督五郡會稽太守

方欲共獎王室修復園陵 世說新語○注引晉陽秋中興書云溫北討慕容暐表愔等嚴辦愔以疾求退責授會稽世說爲謬

弟佳帖

九月七日愔報比得章知弟漸佳至慶想今漸勝食進不新差難將適猶懸憂遣不具愔報

又

廿四日愔報比書想悉達日諒弟佳不及數字愔報

右軍帖

遠近何它王右軍竟去不付石首千一節

敬豫帖

想親親悉如常敬豫何當來耶道祖故未善差恒若尚書不見來多日 並淳化帖

郗曇 字重熙愔弟歷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

與謝安道王敬仁書 王脩

聞一年少懷問鼎不知桓公德衰爲復後生可畏 世說新語

郗超 字景興一字嘉賓愔子嘗於桓氏歷司徒左長史

與袁虎論殷允書 允字子思見後

允出西超與宏書世曰袁爲開美故子敬詩曰袁生開美度

子思求良朋託好足下勿以開美求之 世說○劉辰翁云此語疑

勸袁勿友殷自藝其美○尺牘首有殷字

與袁虎道戴安道謝處士書 戴逵謝敷見後

超以宏無恒故以此激之

恒任之風當有所弘耳 世說

遠近帖

超言遠近無他說苟異問者定虛耳云叚龜歸順不知審不王江州爲宗正似巳定前所傳者虛妄耳異同自旨啓超言 淳化帖○郗超傳初超雖黨恒氏以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箱書付門生曰恐公年尊必以傷愍爲弊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悉與溫往反密計愔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此帖頗似與溫者

郗恢字道胤曇子襲爵東安伯歷領秦州刺史爲尚書將家還都殷仲堪於道殺之贈鎮軍將軍

恢白帖

九月十五日恢白授衣感深得去四月書爲慰已冷比何如吾至頓弊力遣不具郗恢敬謂晉書郗作郄世說新語作郗按書郗鑒傳漢御史大夫郗慮之後從郗爲是黃伯思有辨詳王大令奉對帖然恢帖已明作郗矣黃不之引或其時未見此帖耳

又

承不上下告念馳竦賢兄可行

又

上下萬福慰不寧[illegible]兄無近告馳情第二兒今東分

張罔罔東書堂帖

郗儉之超從弟仕率更令

月終帖

廿七日儉之頓首月垂終哀悼抽剝心若切割不能自勝痛當奈何奈何薄暑名卿如僕殊勿勿力不具

郗儉之頓首東書堂帖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徙居會稽剡縣累徵不就

答范甯書甯見後

禮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以日易月蔡氏問云舊以日易月謂生一月哭之一日又學者云以日易月者易服之月殤之周親者則以十三月爲之制范甯與戴逵書問馬鄭二義逵答之

夫易者當使用日則廢月可得言易耳鄭以哭日准平生之月而謂之易且無服之殤非唯周親七歲以下也他親長中降而不服故傳曰不滿八歲已下皆爲無服之殤也如馬義則以此文悉關諸服降之殤者若如鄭義諸降之殤當作何哭耶若復哭其生月則緦麻之長殤決不可二百餘日哭鄭必推之於不哭則小功之親以志學之年成童而夭無哭泣之位恐非有情者之所允也

范甯又難戴逵

傳云不滿八歲爲無服則八歲已上不當引此也尋制名之本意父之於子下殤小功猶有緦麻一階非爲五服已盡而不以緦麻服之者以未及人次耳杜氏通典

與所親書尺牘作戴顒書誤

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輙爲辦百萬資并爲造立居宇在剡爲戴逵起宅甚精整逵始往舊居與所親書

近至剡如官舍世說

范啓字榮期慎陽人堅子仕歷黃門郎

與郗[illegible]論王獻之書 獻之見後

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餘潤

郗超答范啓書

啓性矜假多煩故嘲之

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眞者 並世說

袁宏 字彦伯陳郡陽夏人爲桓温記室歷吏部郎出爲東陽郡

與謝僕射辭吏部書

日聞欲見擬爲吏部郎不知審爾不果當至此誠相遇之過聞之惕然不能自嘿者顧以叅伍羣才故當粗依其方苟得則小大成器經綸允中最以其先者

僕之才性盡此無餘雖以充人乏之誠失其所也 北堂書鈔

與范曾書 一云范述曾梁有范述曾必誤

四海鼎沸天轡將移杖短策以晨征登重幰以吐奇指六合以倒戈望崑崙而舉麾 太平御覽○此似賦語恐非書也

王濛 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哲之孫哀皇后父司徒左長史

與王導牋 尺牘作陳頵與王導誤

濛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爲宗焉司徒王導辟爲掾導復引匡衛弟孝濛乃致牋於導導不答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杖德義以尹天下方將澄清彝倫崇重名器夫軍國殊用文武異容豈可令涇渭混流虧清穆之風以允答具瞻儀形海内 晉書

與大司馬桓温道殷浩書 浩見後

淵源識致安處足副時談

與劉尹論殷浩書 劉惔見後

淵源觸事長易 並世說

諸葛餘杭帖

濛死罪前亦比得諸葛餘杭書及此義故誠宜敦率然其去此縣近十年經歷四五長吏矣欲歛其時吏則十無一在欲調民則不知以何爲辭且諸葛僕射之弟始去餘杭以情科之當非至困者願便以下官

牋答之謹白濛死罪 長沙帖

劉惔 字眞長沛國相人歷丹陽尹

答王脩 脩見後

王脩字敬仁濛子年十三作賢人論惔送示惔惔答云超家若作郎項邪王文學

見敬仁所作論便足叅微言 世說○脩集載其論曰或問易稱賢人黄裳元吉苟未能闇與理會何得不求通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之稱將虚設乎答曰賢人誠未能闇與理會當居然人從此之理盡猶一豪之領一梁一豪之領一梁雖於理有損不足以挽梁賢有情之之宜寡豪有形之至小豪不至挽梁於賢人何有損之者哉王太常以此等論議在今世未免應常當將所謂名理乃爾文章一人耳也○晉書濛以論示惔曰敬仁此論便足以叅微言當以世說爲正

謝尚 字仁祖陳郡陽夏人鯤之子歷豫州刺史進號鎮西將軍

餉楊征南書

令餉五尺金鍜頭刀一口碧綾車中盾一番○初學記○太平御覽與張涼州書令致碧綾車中盾一番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歷位太保贈太傅

遺王坦之書

初安愛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伎樂頗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諫之安遺坦之書坦之答書往反數四安竟不從○宋明帝文章志云謝安縱心事外疏略常節每畜女伎攜持游肆坦之以書苦諫之安答書○遐邇云安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朞功不廢樂○世說云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鳳然出戶去不復使人思劉孝標云謝公蓋以坦之妍直言故不思爾

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爲聊復以自娛耳若絜軌跡宗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爲人

王坦之答謝安書

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爲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之談咸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爲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爲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爲不可以天下爲心乎想君幸復三思並書

與王右軍書

王洽字敬和導第三子於諸子中最知名

敬和棲託好佳

悽悶帖

安頓首頓首每念君一旦知窮煩冤號慕觸事崩踊尋繹荼毒豈可爲心奈何奈何臨書悽悶安頓首頓首淳化帖

八月五日帖

八月五日告淵朗廓攸靖玄允等何圖酷禍暴集中郎奄至逝沒哀痛崩慟五情破裂不自堪忍痛當奈何當復奈何汝等哀慕斷絕號咷深至豈可爲心奈何奈何安跣羣玉堂帖

謝萬字萬石安弟歷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北伐敗廢爲庶人

告朗帖

七月十日万告朗等便流火感傷兼切不自勝奈何奈何轉涼汝等各可可知近聞邑邑吾涉道動下痢分劣力及不具告父跣淳化帖○朗字長度父據官東陽太守早卒非萬子也豈

於其兄子亦稱父耶

謝玄字幼度安兄奕子歷左將軍會稽內史

與兄書

居家大都無所爲正以垂綸爲事足以永日北固山下大有鱸魚一出手釣得四十九枚出手一作出水九作七

又

昨日疏成後出釣手所獲魚爲二坩鮓今奉送尺牘無釣字爲上有以字

與姊書

此二日東行游步園中巳極有任家湖形模也姊想

矚此亦有所散任家尺牘作在家末云姊想矚此亦小有可散形模作行模誤○尺牘與弟姊書

雜帖

奉白糧穀十斛是釣池上之所種並太平御覽

王坦之字文度述子歷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

與殷康子書

坦之嘗與康子書論公謙之義康子及袁宏並有疑難坦之標章摘句一一申釋莫不厭服又孔嚴著通葛論坦之與書贊美之其忠公慷慨標明賢勝皆此類也○韓伯傳云坦之著公謙論袁宏作論以難之伯覽而美其詞旨以爲是非既辨誰與正之遂作辨謙以折中

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之公道體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孟反范燮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巳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矯伐而不在於期當匿迹在於違顯而不在於求是於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抑之義與夸伐

而竝進由親譽生於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於瘳疾未若無病之爲貴也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兩德彰於羣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貪而忘於諒哉晉書

謝郎帖

坦之皇恐言不知已與謝郎論坦之事未其慕覔不耳者今簡請公自陳願告坦之皇恐言 淳化帖○與一作興覔一作斷

殷浩 字深源陳郡長平人羨之子歷中軍將軍揚州刺史北征兵敗廢爲庶人徙東陽卒

與王羲之書

羲之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爲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國將軍又不拜浩遺書勸使應命羲之報書曰

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爲然至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衆心卿不時起復何以

求美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

王羲之報殷浩書

吾素自無廊廟直王丞相時果欲内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僕兒婚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爲疑宜及冬初以行吾惟恭以俟命 並晉書○要一作婚俟一作待

答謝尚書

尚爲鎮西將軍書與浩爲劉恢求會稽浩答曰

眞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爲甚乃復爲之驅馳邪 世說○劉云又有謂眞長如此者爲人自難

與人道謝萬書

文理轉遒成殊不易 世說○中興書云萬才氣雋秀善自衒曜故致有時譽

徐彦

與桓溫牋

晉喪葬令曰長史卒官吏皆齊縗以喪服理事若代者至皆除之武昌太守徐彦與征西桓溫牋

蔡徐州薨主簿服斬王征北薨於京都王丞相時在喪庭徐州主簿以服事諮公公謂輕重可依蔡侯時比中郎劉公薨於淮陰州主簿相承持重至郗太宰薨州主簿改服齊縗中興以來江南皆從之公卿以下至邑宰吏服其君齊縗則無從服之文而由來多有從服者陶大司馬遭兄子喪府州主簿從服時卞光祿經過自說爲太傅主簿太傅喪母已不從服此是用晉令也郗太宰遭姊喪吏服惟疑郗問譙秀言不應從服諸主簿仍便從服既服君旁親則服君便應重矣乃二公之薨府州主簿服齊縗 杜氏通典

謝奉 字弘道安宗從安南將軍吏部尚書

與平北將軍郗愔書 廢帝太和中愔上言功曹魏㒞周喪內迎拜時婦郗愔以進禮議之奉與愔書

魏㒞後來之良足以日新其美近聞邑有異議從弟異亦當拜時婦家遭喪即是其例夫拜時之禮誠非舊典蓋由季代多難男女宜各及時故爲此制以固婚姻之義也雖未入壻門今年吉辰拜後歲俗無忌便得以成婦迎之正以策名委質有定故也

陳仲欣

論拜時婦奔喪書 仲欣有時服婦奔喪議又書通典所載亦不言與何人庾揚州者庾冰爲揚州刺史是否今聊附此再考

庾揚州以拜舅姑擬之廟見同先配而後祖尋陳鍼子之譏鄭忽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鄭玄配謂同牢食後祭無其敬神心故曰誣其祖未三月而祭非禮也又記曰婦人牢食沐浴俟明乃見舅姑以明父順今當思禮傳所以同異而謬以拜時爲先配後祖未是尋書之意也且代人三日先配及同牢行婦禮不以爲嫌又今人拜時皆未施敬舅姑誠準婚已交禮未及三日故也設有婚已未三日而夫有大喪必盡哀而婦義已成矣既以拜時準婚未三月則是俱已入門交禮同未致敬舅姑情義延哭之例不得云異

杜氏通典

俞益期

與韓康伯牋 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歷豫章太守吏部尚書領軍將軍○豫章俞益期性氣剛直不下曲俗容身無所遠適在南與康伯書○王云揚本在漢按康伯殷浩之甥與益期東晉人漢止有隱士韓康字伯休

惟檳榔樹最南游之奇觀子既非常木亦特異余在交州時度之大者三圍高者九丈餘葉聚木端房棲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榖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穊其中空其外勁其屈

如覆虹其伸如縆繩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斜調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則寥廓庇其蔭則蕭條信可以長吟可以遠想矣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植必當遐立海南遼然萬里不遇長者之目自令人恨深 沈懷遠南越志○齊民要術最作信奇觀作可觀特異作特奇木端作樹端其中空作其內空翦直作栩直寥廓作寥朗遐立作遐樹不遇作弗遇○南遊一作南越似黍一作似禾

又 水經注合前一牋首尾數語與此爲一書

林邑城外香桂成林時禽異羽翔集間關無比翼鳥不比不飛鳥名歸飛鳴聲自呼此戀鄉之思孔悲系梓之敬成俗也益期與康伯牋

嘗對飛鳥戀土增思寄意謂此鳥其背青其腸赤丹

心外露鳴情未達終日歸飛飛不十千路有萬里何由歸哉

又

鬱水南自壽泠縣注於海馬文淵積石爲塘達于象浦建金標爲南極之界盜嘅歲曰

馬文淵昔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居壽泠岸南而對銅柱悉姓馬自爲婚姻今有二百戸交州以其流寓號曰馬流言語飲食尚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今沒在海中正賴此民以識故處也 並水經注○林邑記建武十九年馬援植兩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土人以之流寓號曰馬流世稱漢子孫也○岸南王海作二岸南二百作一百華同作華夏同 沒一作復

又

馬伏波昔開道篙跡鑿石猶存

又

外國老胡說衆香共是一木木花爲雞舌香木節爲青木香膠爲薰陸根爲旃檀葉爲藿香心爲沈水 金樓子云扶南國衆香共是一木根是旃檀節是沈水花是雞舌葉是藿香膠是薰陸○嵇含南方草木狀云蜜香沈香雞骨香黃熟香棧香青桂香馬蹄香雞舌香同出一樹○法苑珠林引益期牋木膠爲薰陸流黃香

又

交趾稻再熟而草深耕種淺收穀薄 又歲日南蠶八熟

又 歲言椰也南州異物志椰樹高六七丈其實如瓠繫之顛膚中汁升餘清如水味美於蜜

有清漿數斗懸於長木之端終不乾故爲小異 並太平御覽

范甯 字武子啓兄子終豫章太守

答徐邈書

初賀循議告郊廟皆不用牲牲唯施於祭禱邈書問甯告郊廟定用牲否甯答

禮郊牲在滌三月此謂常祀耳宗廟告牲亦不展芻豢日既逼不容得備又禮郊特牲在滌宮而稷牛唯具傳曰帝牛不吉則卜特牲而用之如無復九旬之別也

又 邈又謂今牲至則用當無疑否甯又答

郊牲必在滌三月公羊傳養二卜二卜者謂本卜養二牲也帝牲不吉則卜稷牲稷牲不吉則不郊蓋所以敬天神而後人鬼也無本郊不滌牲之禮牲唯具用非吾所聞也凡告用制幣先儒有明義也 杜氏通典

徐邈 字仙民東莞姑幕人歷前衛尉驍騎將軍○晉書無字見徐邈別傳

與豫章太守范甯書

甯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邈與甯書

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

誠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邪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爲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所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鼠政之甚害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

君子道消小人與尸前史所書可爲深鑒足下選綱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

晉書○乃是通鑑作乃寔遂使四句作遂使讒諂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居宗作處之

重與范甯書

孝武帝太元中崇進所生母李氏爲皇太妃邈與甯書訪其事甯答謂子不得爵命母妃是太子稱號必也正名寧可以爾母也邈重與甯書甯又答邈復與徐乾書殷仲堪亦與邈書論之太妃車旗服章備如太后惟不敢從於宗廟

禮天子之妃曰后關雎稱后妃之德妃后之名可謂大同所以憲章皇極禮崇物備者在於此也故太后之號定於前朝而當今所率由也若必欲服章同於后而名號異於妃則可因夫人之稱而加皇太以明尊雖一理然於文物之章猶未盡崇高之極此又今之所疑不得可行也足下謙太子妻稱妃然古無此稱出於後代今有皇太之別是可論處耶

范甯又答徐邈書

按公羊傳母以子貴當以此義爲允禮有君之母稱夫人者以此推之王者之母亦何必皆后乎所爲尊

母非便極尊號也竝后匹嫡譏存春秋謂議稱皇太夫人下皇后一等位比三公此君母之極號也稱夫人則先后之臣也加皇太則至尊之母也皇君之謂也君太夫人豈不允乎

殷仲堪與徐邈書 附

后者婦人之貴號在妻則言后在母則加太禮天子之妃稱后關雎曰后妃之德后妃二名其義一也設使正后處内貴妾必不可稱妃

答徐乾書

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義故曰賵人之母則可又會

成風葬著言禮也但名雖夫人而實殊同體故敢配厭羣臣無服所服以爲異也鄭云近臣從服惟君所服若嫡夫人歿則有制重者故曰惟君所服之耳與君同重自施近臣驂僕而非三卿五大夫內有宗廟之祭外有王伯之命何得以私服廢正故庶母爲夫人上之不得以千宗廟外之不得以接侯伯惟國內申其私而崇其儀亦如侯伯子男之臣於內稱君曰公耳雖人君肆情行服而卿大夫不從所以知上有天王也 並仕氏通典

與王珉書

或說中書舍人職居黃門不與中庶子中間出內

王珉答徐邈書 珉見後

中書舍人典文疏位如中書郎也

與王珉書

漢制洗馬冠高山冠 北堂書鈔○郎撫通志太子謁廟洗馬冠高山冠非乘從時着小冠

殷允 允字子思陳郡人歷吏部尚書

與徐邈書

允有兄子喪應除兒服與邈書

其晨當著吉服除服不當竟此日以吉服接客當兒舊服見客耶 又云

禮曰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庾太尉大喪中除妻服白帢對客終日今齋服既同且下流益無嫌於變吉服也竟此一日然後反喪服耶 仕氏通典

范弘之 字長文汪之孫終餘杭令

與會稽王道子牋

衛將軍謝石薨弘之爲太學博士議石有功而貪冒謚曰襄墨又論殷浩宜加贈謚仍多敘桓溫移鼎之迹時謝族方顯桓宗猶盛僕射王珣素爲溫寵三怨交集乃出弘之爲餘杭令將行與道子牋又與珣書辭雖亮直終以桓謝之故不調

下官輕微寒士謬得厠在俎豆實懼辱累清流惟塵聖世竊以人君居廟堂之上智周四海之外者非徒聰明內照亦賴羣言之助也是以舜之佐堯以啓闢爲首咎繇謩禹以侃侃爲先故下無隱情之實上收神明之功敢緣斯義志在輸盡常以謝石黷累應被清澄殷浩忠貞宜蒙褒顯是以不量輕弱先衆言之而惡直醜正其徒實繁雖仰恃聖主欽明之度俯賴明公愛物之隆而交至之患實有無賴下官與石本無怨忌生不相識事無相干正以國體宜明不應稍計彊弱與浩年時邈絕世不相及無復藉聞故老語其遺事耳於下官之身有何痛癢而當爲之犯時干

王邪每觀載籍志士仁人有發中心任直道而行者有懷知陽愚負情曲從者所用雖異而竝傳後世故比干處三仁之中箕子爲名賢之首後人用捨參差不同各信所見率應而至或榮名顯赫或禍敗係踵此皆不量時趣以身嘗禍雖有硜硜之稱而非大雅之致此亦下官所不爲也世人乃云下官正直能犯艱難斯談實過下官知主上聖明明公虛巳思求格言必不使盡忠之臣屈於邪枉之門也是以敢獻愚誠布之執事豈與昔人擬其輕重邪亦臣之事君惟思盡忠而巳不應復計利鈍事不允心則讜言悟主

義感於情則陳辭靡悔若懷情藏意蘊而不言此乃古人所以得罪於明君明君所以致法於羣下者也桓溫事跡布在天朝逆順之情暴之四海在三省臣子情豈或異凡厥黔首誰獨無心舉朝嘿嘿未有唱言者是以蝢筆按氣不敢多云桓溫於亡祖雖其意難測求之於事止免黜耳非有至怨也亡父昔爲溫吏推之情禮義兼他人所以每懷憤發痛若身首者明公有以尋之王珣以下官議殷浩謚不宜暴揚桓溫之惡珣感其提拔之恩懷其入幙之遇託以廢黜昏闇建立聖明自謂此事足以明其忠貞之節明公

試復以一事觀之昔周公居攝道致升平禮樂刑政皆自巳出以德言之周公大聖以年言之成王幼弱猶復遠避君位復子明辟漢之霍光大勳赫然孝宣年未二十亦反萬機故能君臣俱隆道邁千歲若溫忠爲社稷誠存本朝便當仰遵二公式是令矩何不奉還萬機退守藩屛方提勒公王匡憁朝廷豈爲先帝幼弱未可親政邪將德桓溫不能聽政邪又逼脅袁宏使作九錫備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畏怖莫不景從惟謝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耳會上天降怒姦惡自亾社稷危而復安靈命墜而復構晉自

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出彊臣中宗肅祖歛衽於王敦先皇受屈於桓氏今主上親覽萬機明公光讚百揆政出王室人無異望復不於今大明國典作制百代不審復欲待誰先王統物必明其典誥貽厥孫謀故今問休嘉千歲承風願明公遠覽殷周近察漢魏慮其所以危求其所以安如此而巳輕弱一作輕進時趣作時勢讜言作盡言匡憁作所憁○桓溫北伐弘之祖王以後期免官汪長子康嗣武興侯早卒則其父也

又與王珣書珣丞相導孫領軍洽子見後

見足下答仲堪書深具義發之懷夫人道所重莫過君親君親所係忠孝而巳孝以揚親爲主忠以節義

爲先殷侯忠貞居正心貫人神加與先帝隆布衣之好著莫逆之契契濶艱難夷嶮以之雖受屈姦雄志達千載此忠貞之徒所以義干其心不獲以已者也旣當時貞烈之徒所究見亦後生所備聞吾亦何敢苟避狂役以欺聖明足下不推居正之大致而懷知已之小惠欲以慕府之輕節奪名教之重義於君臣之際旣已虧矣尊大君以殷侯協契忠規同葳王室志厲秋霜誠貫一時殷侯所以得宣其義聲實尊大君協贊之力也足下不能光大君此之直志乃感溫小顧懷其曲澤公在聖世欺罔天下使丞相之德不

及三葉領軍之基一構而傾此忠臣所以解心孝子所以喪氣父子之道固若是乎足下言臣則非忠語子則非孝二者旣亾吾誰畏哉吾少嘗過庭備聞祖考之言未嘗不發憤衝冠情見乎辭當爾之時惟覆亾是懼豈暇謀及國家不圖今日得操筆斯事是以上憤國朝無正義之臣次惟祖考有沒身之恨豈得與足下同其肝膽邪先君往亦嘗爲其吏于時危權恒不自保仰首聖朝心口憤歎豈復得計策名昔日自同在三邪昔子政以五世純臣子駿以下委質王莽先典旣已正其逆順後人亦已鑒其成敗毎讀其事未嘗不臨文痛歎憤愾交集以今況古乃知一揆耳 並晉書○輕節一作小節○史臣曰弘之立論不避朝權厎石抵溫斯爲當矣遂乃厄於三怨以至陵遲悲夫

梅士都閱晉十一卷 一

書記洞詮卷四十五終

書記洞詮卷第四十六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晉十二

東晉

王羲之 字逸少導從子歷右軍將軍會稽內史〇一

遺殷浩書 浩揚州刺史參綜朝權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與浩書戒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爲姚襄所敗復圖再舉仍遺浩書先是安西將軍謝尚爲督統敗績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

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脩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

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 北堂書鈔載羲之與浩書下官勸令畫廉藺於屏風

與會稽王牋 簡文帝初爲會稽王輔政羲之與王牋陳殷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

古人耻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已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

國以濟一時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㪅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筭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亾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

荀羡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譏況廁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亾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亾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

與尚書僕射謝安書

羲之爲會稽時東土飢荒輒開倉賑貸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與安書

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

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洽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盗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

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禽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滅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

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爲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並晉書

與謝安書

知君嘗得小箋箋是名器往聞者若令諸君聞之皆當可不言而云見今箋者皆不以爲佳恐是不能好也

又

復與君此章草所得極不爲少而筆至惡殊不稱意並北堂書鈔

與謝安書

蜀中山水如峨眉山夏含霜雹碑板之所聞崑崙之伯仲也楊云遙少慕蜀中山水之奇見於與周益州及謝東山書不一而足然竟不遂其雅志山水於高人亦有緣及限耶○蜀中舊有石刻今亡見峨眉山故志○與地志山水作山川峨眉山作岷山

與桓溫箋

萬再遷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監司豫冀幷四州軍事羲之與溫箋又與萬書過不從萬果敗○世說萬壽春敗後還書與右軍云慙負宿顧右軍答書曰此禹湯之戒

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並晉書○一器通鑑作之秀

誡謝萬書

萬爲豫州都督羲之遺書誡之萬不能用既受任北伐矜豪傲物兵潰被廢

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群辟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並晉書○羣辟通鑑作羣倖每與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則盡善矣

與吏部郎謝萬書萬字萬石安之弟

羲之與王述齊名而志尚不同兩不相能述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爲郡累年止

一弔竟不顧迹及迹爲揚州刺史檢校會稽求其得失主者疲於課對羲之恥慨遂稱疾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不復仕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與東土人士窮諸名山汎滄海優游無事弋釣爲娛與萬書

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汚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游還脩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幷行田視地利頤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

知時共歡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耶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矣中興書○開曠晉書作閒暇此矣作此也○法書要錄載云老夫志願盡於此也君察此當有二言不眞所謂賢者志於大不肖志其小無緣見君故悉心而言以當一面何如下要錄有重熈去視作畫曠作暇○容齋隨筆云逸少蓋溫太眞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減就無一可言其操履識見議論閎卓當世亦少其比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藝之爲累大哉

與人書

羲之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也曾與人書

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晉書○法書要錄載王右軍自論書吾書比之鍾張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鴈行張精熟過人臨池學書池水盡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謝之楊云由此觀之右軍之聖於書亦由積習若學而能也今有妄男子師心任塗信手繆繞以誑愚俗而張虛名使右軍家奴有靈必見哭於地下矣豈復有書乎

又

君學書有意今相與草書一卷法書要錄○張懷瓘書斷云右軍草書八分飛白章行備精諸體自成一家千變萬化得之神功○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右軍書記至四百六十五帖其中如蘭亭之屬多非書記淳化帖所載亦僅什一蓋諸蹟宋初已散逸矣今與閣帖各以類次于後

章草帖

皇象章草旨信送之勿勿當付良信揚云旨信送之答其人來旨欲信送之也勿勿當付良信言此際勿遽不暇後當付良使也信即使也今法帖作勿三非○淳化帖七十

四○宋太宗淳化中命侍書王著集古法書爲閣帖右軍父子五卷此前有法書要錄其後有建中靖國淳熈續帖淸華閣寶晉齋書史東觀餘論甲秀蘭王之屬今各類從淳化復注次第以便臨撫訛脫仍舊

與所知書

王獻之好書觸遇造玄嘗日戲北館取帚沾泥汁中以書壁作方丈一字菴暖斐亹極有好勢羲之見而歎其美問誰所作答曰七郎羲之於是作書與所知

子敬飛白大有意梁虞龢進書表○圖書會粹載云子敬飛白大有直○楊云父稱子字亦晉人然鼎按後漢曹大家女誡述其子曹成之字曰子穀張母呼其子張邵之字曰元伯豈有望耶則漢時母固有稱子字者而鼂錯父呼子爲公

飛白帖

省飛白乃致佳造次尋之乃欲窮本無論小進也稱

此將青於藍淳化八十二

又

致此四紙飛白以爲何似能學不淳化九十一

又

飛白不能乃佳意乃篤好此書至難或作復與卿淳化一百四十〇楊用修注云右軍飛白妙絕今古今不可見矣臨池之士亦不知飛白何體也惟唐順陵碑文中有數字可覘古跡鼎按齊蕭子良古今書體云飛白書熹平年治鴻都門於時蔡邕乃撰聖皇篇梁庾元威論書云張芝始作一筆飛白書

辭舉帖此下並右軍論事諸帖不詳何與

前得君書即有反想至也謂君前書是戲言耳亦或

謂君當是舉不失親在安石耳省君今示頗知如何老僕之懷謂君體之方復致斯言愧誠心之不著若僕世懷不盡前者自當端坐觀時直方其道或將爲世大明邪政有救其弊缺筭之熟悉不因放恕之會得期於奉身而退良有已良有已此共得之心不待多言又餘年幾何而逝者相尋此最所懷之重者頃勞藥石之資如有萬一方欲思盡頤養過此以往未之敢聞言盡於今也

辭郡帖羲之嘗請爲宣城朝廷不許因爲會稽內史

篤不喜見客篤不堪煩事此自死不可化而人理所重如此都郡江東所聚自非復弱幹所堪足下未知之耳給領與卿同殊爲過差交人士因開門以勉待之無所復言

恭命帖

六日昨書信未得去時尋復逼或謂不可以不恭命遂不獲已處世之道盡矣何所復言

殊遇帖

羲之死罪復蒙殊遇求之本心公私愧歎無言以喩去月十一日發都違遠朝廷親舊乖離情懸兼至良不可言且轉遠非徒無諮覲之由音問轉復難通情

慨深矣故旨遣承問還願具告羲之死罪

會稽帖

會稽亦復與選論卿否吾誠勑勑於論事然於弟尚不惜小宜謂選官前意已佳可不復煩重卿更思必謂宜論者必有違矣並法書要錄

此郡帖

此郡之弊不謂頓至於此諸逋滯非復一條獨坐不知何以爲治自非常才所濟吾無故舍逸而就勞歎恨無所復及耳夏人事請託亦所未免小却冀得小差頃日當何理米云蘇耆書畫記述此帖與內史王述書黃伯思云非也逸少與藍田方

隙而爲屬郡旣檢察苛急主者疲於課對正救過不暇豈復尺牘閒自彰其滯哉此帖官本傳摹甚失眞如以就勞爲能勞小却爲小都皆轉失草法也○㝷化一百五十三○免一作見對次莊作忽頃作須

上虞縣事帖

賊以還不知遏官軍云何可深憂之欲依上虞初到別上令敕聽之縣事不同直不相連耳

又

近所示欲依上虞別上申一期尋案臺報不聽上當戮力於事不可但復解散君縣乃是今勝縣而復以爲難耶

又 此似即言前事

知足下以界內有此事便欲去縣豈有此理此縣弊久因足下始有次第耳便當息意今敕諸處事及[illegible]縣者省馳書於臺中論必釋然故遣旨信示意

諸暨帖

諸暨始寧屬事自可得如教丹陽意簡而理通屬所無復逮錄之煩爲佳想君不復須言謝丹陽亦云此語君

餘姚帖

足下所欲餘姚地輙敕驗所須輙告

軍府帖

此三項田樂吳舊耳云卿軍府甚多田也宜須一用心吏可差次忠良

湖孰帖

吾湖孰縣須水田卿都可遣僦之墓不知處去年僦之者似是俞進可問之卿不出停此

郡荒帖

知郡荒吾前東周旋五千里所在皆爾可歎江東自有大頓勢不知何方以救其弊民事自欲歎復爲意卿示聊及

斷酒帖

斷酒事終不見許然守之尚堅弟亦當思同此懷此郡斷酒一年所省百餘萬斛米乃過於租此救民命當可勝言近復重論相賞有理卿可復論 並法書要錄

又

百姓之命 缺 倒懸吾夙夜憂此時旣不能開倉庾賑之因斷酒以救民命有何不可而刑猶至此使人歎息吾復何在便可放之其罰讁之制宜嚴重可如治日每知卿同在民之主 絳帖

奉法帖

省示知足下奉法轉到勝理極此此故蕩滌塵垢研

遺滯累可謂盡矣無以復加漆園比之殊誕謾如下言也吾所奉設教意政同但爲形跡小異耳方欲盡心此事所以重增辭世之篤今雖形係於俗誠心終日常在於此足下試觀其終（故一作散 累作慮）

簿書帖

恐有簿書之煩益屬所事可立制縣不給下貧而給饒有之家開令治國別許爲盛田不平者廢制如此事省而虛實可知其或非所樂而絕付給者今爲不賦得里人遂安黃籍前年皆斯人非復一條可歎今便獨坐今白郗疾求官遞等想必可得君亦當得見

書若萬一不樂想可共思得州數十家見經營不爾無坐此理也別當以具慰深共思不待煩言

增運帖

增運白米來者云必行此無所復云吾於時地甚疏卑致言誠不易然以在大臣之末要爲居時任豈可坐視危難今便極言於相弁與殷謝書皆封示卿勿廣宣之諸人皆謂盡當今事宜直恐不能行耳足下亦不可思致若言耶人之至誠故當有所面不爾坐侍夗亾耳（然下有太老子三字）

又

知數致苦言於相時弊亦何可不耳頗得應對不吾書未被答得桓護軍書云口米增運皆當停爲善

防民帖

行當是防民流逸不以爲利耶此於郡爲由上守郡更尋詳若不由上命而斷中求絕者此爲以利卿絕之是也縱民所之恐有如向者流散之患可無善詳具聞（又一帖民作臣不以作不 當上守郡作耶斷作郎）

深情帖

省足下前後書未嘗不憂欲與事地相與有深情者何能不恨然古人云行其道忘其爲身真卿今日之

謂政自當豁其智懷然得公平政直耳未能忘已便自不得行然此皆在足下懷願卿爲復廣求於衆所悟故多（山之高言 次何能不）

從宜帖

省告一一足下此舉由來吾所具卿所云皆是情言然權事慮之重則當廢情以從宜非書所悉見卿一一

玄同帖

論亦不能佳體懷省無所乏然卿供給人士及使役吏人論者亦謂大任意在世中政自不得不小俯仰

同異卿復爲意卿此懷亦當玄同不能勉人耳

誠理帖

知以智之所無奈何不復稍憂此誠理也然缺之懷何能巳巳乎未能得面書何所悉但深得近期雙還故因敘初日月

資生帖

上方寛博多通資生有十倍之覺是所委息乃有南眷情足謂何以密示一勿宣此意爲與卿共思之省以付火

慕容帖

諸人十二日書云慕容乃抄梁下得數缺目下疾疼非常乃以至京極有傷此憂之下者想君勤勤之

渭南帖

二十三日發至長安云渭南患無他然云符健衆尚七萬苟及最近雖衆由匹夫耳卽令尅此一段不知歲終云何守之想勝才弘之自當有方耳

方軌帖

賊勢可見此云方軌萬萬如志但守之尚足令智者勞心此囘書恒懷湯火處世不易豈惟公道並法書要錄

羣凶帖

卿事時了甚快羣凶日夕云云此使鄰下一日爲戰場極令人惆悵豈復有慶年之樂耶思卿一面無緣可歎可歎米芾書史

送袍帖二王作諸問帖

十四日諸問如昨云西有伐蜀意復是大事速送袍來

給船帖

君欲船輙勑給所須告之

功曹帖

省告攝功曹事一一屬以所求寛逎厤守命必欲肅

之是以間意其志旣立不得不必行

發詔帖

遂當發詔催吾帝王之命是何等事而孱在草澤憂歎之懷當復何言見足下一一

軍使帖

直遣軍使者可各差十五人耶合三十人足周事

仲舒帖

足下似有董仲舒開閉陰陽法可勑令料付不雨憂之深珍重　謝二侯

尚書帖

見尚書一日遣信以具必宜有行者情事恐不可委行使耶遲還具問亦以與尚書諮懷今復遣諮吳興也

志嶠帖

良深路滯久矣況今季末無所多恠足荒何郵於此足下志嶠外有由來及然以勢觀之卿入貴於不令耳書政當爾王羲之白

此聲帖

吾爲卿任此聲者但此懷自不復得闕之於時

又

足下當爲遠慮不可計目前

又

所欲論事今付

荀葛帖

義之死罪荀葛各一國佐命宗臣觀其軌迹實奇士也然荀獲譏於憂卒意長恨恨謂其弘濟之心宜被大道諸葛經國達治無間然處事而無玷累獲全名於數代至於建鼎足之勢未能忘已所謂命世大才以天下爲心者容得爾乎前試論意久欲呈多疾憒憒遂忘致今送願因暇日可垂試省大期賢達興廢之道不審謂粗得阡陌不

文集帖 此下言文

比日尋省卿文集雖不能悉周偏尋翫以爲佳者名固不虛序述高士所傳小有異同見卿一一問應比楊王孫前以共及意同可誠述叙之耶暇日無爲想不忘之

歌章帖

歌章輒付卿或有寫書人者可寫一道與吾也

戲詠帖

得君戲詠承念至此年乃未見 此法書要錄

月儀書 此似元會詩之屬當非書牘也與索靖月儀帖不同

日往月來元正首祚太簇告辰微陽始布罄無不宜和神養絫 初學記

書記洞詮卷第四十六 終

書記洞詮卷第四十七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晉十三

王羲之二

十七帖二十七條

張彥遠法書要錄右軍書記云十七帖長一丈二尺即貞觀中内本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二字是烜赫著名帖也十七帖者以卷首有十七日字故號之二王書後人亦有内一句附與者標爲帖名大約多取卷首三兩字及帖首三兩字也黄伯思云當時書卷首帖數行十七日字故諸帖總謂之十七耳非帖數也本二十七條今官法帖有其十五散實逸少書三卷中又續法帖有五而邛竹杖絲布衣漢講堂諸葛顯天鼠膏四果種虞安吉七

條不載當是亡軼而世有完卷者傳摹殊精非此此也此卷有帖云周益州送此邛竹杖云云案十七帖有云去夏足下致邛竹杖云云以前帖觀之即知此帖蓋與周益州矣自昔相傳十七帖事乃逸少與蜀太守者未必盡然然其中間蜀事爲多是亦應皆與周益州書也但來禽一帖則或以爲與桓溫而已本朝僧邦者有寄李昌武翰林詩云來禽篇寄桓宣武不知何據案此帖有云今在田里惟以此爲事足下致此子者大惠也逸少視桓公位殊遠絕與書不當爾耳然當時眞長子猷輩猶嫚侮桓公彼亦能容逸少作書若交友益無足怪溫飛卿一詩云書圖鸞畏獸書帖得來禽此帖並寶非一世也○按周撫永和三年爲益州刺史有惠政見成都古今記據黄則十七帖悉與周益州書矣内如來居龍保六日胡母從妹等並不似與周書六日帖叔當西耶語猶非類揚用脩四川總志載七十邛竹諸葛顯譙周山川諸奇講堂嚴君平鹽井八帖爲與周益州亦以八帖皆論益州故實耳要錄所載數止二十而無絲布衣邛竹杖七十胡母鹽井五條君服食久合積雪凝寒嚴君平所譙周爲一帖今傳十七帖講堂以後並闕然右軍法書此最先出故仍舊統題十七帖若淳化長沙二王有帖名者附注各下○米云歸杞當渊余曰昔越州一時修佛殿於梁棋内藏一函古摸數十本所可記者王右軍十七帖虞世南枕川等帖皆有儲氏圖書印黄亦云十七帖必多臨本永禪師及虞世南諸庭詢臨字皆不甚遠故世有數本皆不同此帖全是庭海筆意

十七日先書郗司馬未去即日得足下書爲慰先書以具示復數字（復一在以下）

又帖（逸民）

吾前東粗足作佳觀吾爲逸民之懷久矣足下何以

方復及此似夢中語耶無緣言面爲歎書何能悉（一方作等○二王帖云新安所刻至數字而止自吾前東以兄作佳觀以下自爲四行恐是二帖然他本皆合爲一長沙帖又誤併來居一帖）

又帖（來居）

瞻近無緣省告但有悲歎足下小大悉平安也云卿當來居此喜遲不可言想必果言告有期耳亦度卿當不居京此既僻又節氣佳是以欣卿來也此信旨還具示問（新安○告一並作若僻案刻是避字要錄作僻或刻傳久小誤耳二王帖云避與僻皆與辟通用非也避安可通辟）

又帖（龍保）

龍保等平安也謝之甚遲見卿舅可早至爲簡隔也新安○早疑是耳○淳化一百五○見下有之字無卿舅以下

又絲布衣帖

今往絲布單衣財一端示致意

又七十帖○尺牘作與周益州

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體氣常佳此大慶也想復懃加頤養吾年垂耳順推之人理得爾以爲厚幸但恐前路轉欲逼耳以爾要欲一游目汶領非復常言足下但當保護以俟此期勿謂虛言得果此緣一段奇事也楊云汶古岷字見史記○淳化一百十一

又

省別具足下小大問爲慰多分張念足下懸情武昌諸子亦多遠宦足下兼懷並數問不老婦頃疾篤救命恒憂慮餘粗平安知足下情至淳化十

又六月帖○十七帖無六日二字

六日知足下行至吳念違離不可居叔當西耶遲知問新安○淳化帖離不可居叔當西耶遲知問

又積雪凝寒帖

計與足下別廿六年於今雖時書問不解闊懷省足下先後二書但增歎慨頃積雪凝寒五十年中所無想頃如常冀來夏秋間或復得足下問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

又服食帖○法書要錄合上爲一帖

吾服食久猶爲劣劣大都比之年時爲復可耳足下保愛爲上臨書但有惆悵並長沙○淳化帖愛爲上臨書但有惆悵知足下行至吳念違

又邛竹杖帖○尺牘作答周益州

去夏得足下致邛竹杖皆至此士人多有尊老者皆即分布令知足下遠惠之至長沙○士尺牘作土○邛山在蜀生竹高節可作杖見張騫傳

又都邑帖

旦夕都邑動靜清和想足下使還具時州將桓公告慰情企足下數使命也謝無奕外任數書問無他仁祖日往言尋悲酸如何可言淳化十一○具旌作乙乙

又諸從帖

諸從並數有問粗平安唯脩載在遠音問不數懸情司州疾篤不果西公私可恨足下所云皆盡事勢吾無間然諸問想足下別具不復乙乙淳化十三○乙乙一作具

又胡母從妹帖

胡母氏從妹平安故在永興居去此七十也吾在官

諸理極差項比復勿勿來示云與其婢問來信缺不

得也（新安〇二王帖云不載今蕭山縣諸暨極差言有過差也疑指求分會稽爲越州事）

又（胡桃帖）

得足下旃罽胡桃藥二種知足下至戎鹽乃要也是

服食所須知足下謂須服食方回近之未許吾此志

知我者希此有成言無緣見卿以當一笑（淳化十七　須一作頃）

又（蜀都帖一名山川諸奇帖）

省足下別疏具彼土山川諸奇揚雄蜀都左太沖三

都殊爲不備悉彼故爲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可

得果當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時示意遲此期眞以

日爲歲想足下鎭彼土未有動理耳要欲及卿在彼

登汶嶺峨眉而旋實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馳於

彼矣（淳化二十二〇迎一作近又作進）

又（講堂帖）

知有漢時講堂在是漢何帝時立此知畫三皇五帝

以來備有畫又精妙甚可觀也彼有能畫者不欲因

摹取當可得不須具告（長沙〇須一作信）

又（譙周帖）

云譙周有孫高尚不出今爲所在其人有以副此志

不令人依依足下具示（大觀帖〇淳化無爲所在至志十字）

又（淳化及要錄合譙周一帖）

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雲皆有後否（大觀帖米云眞）

又

天鼠膏治耳聾有驗不有驗者乃是要藥

又（朱處仁帖）

朱處仁今所在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今因足下答

其書可令必達（黄云郢昔嘗得其書而信人竟不取報書世俗遂誤讀爲往得其書信不知信者乃使人也〇淳化一百八）

又（成都城池帖）

往在都見諸葛顯曾具問蜀中事云成都城池門屋

樓觀皆是秦時司馬錯所脩令人遠想慨然爲爾不

信一一示爲欲廣異聞（長沙慨然止）

又（鹽井帖）

彼鹽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見不爲欲廣異聞具示

（淳化一百十）

又（來禽帖〇二王帖足下所疏別爲一帖）

靑李來禽櫻桃日給藤子皆囊盛爲佳函封多不生

足下所疏云此果佳可爲致子當種之此種彼胡桃

皆生也吾篤喜種果今在田里惟以此爲事故遠及

足下致此子者大惠也（黄伯思跋唐摹十七帖云予嘗見邢文將叔云家有唐初

人所摹此帖來禽等四物外又有窓蒙草一種故先相文簡公荅王黄門寄密蒙華詩云多病眼昏書懶讀煩君遠寄密蒙華然無内史詞兼筆為覺真方到海涯今諸本並無此一種法書要錄亦不載

又

彼所須此藥草可示當致

又鷹虞安吉帖

虞安吉者昔與共事常念之今為殿中將軍前過云與足下中表不以年老甚欲與足下為下寮意其資可得小郡足下可思致之耶所念故遠及並虞沙帖

又兒女帖

吾有七兒一女皆同生婚娶以畢惟一小者尚未婚

耳過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内外孫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至委曲故具示淳化二十一○已上並十七帖

桓公帖凡稱其帖者非與此人也帖言其人耳聊以其名類次如桓公仁祖之屬

得都下九日書見桓公當陽去月九日書久當至洛但運遲可憂耳蔡公遂委篤又加瘫下日數十行深可憂慮得仁祖廿六日問疾更委篤深可憂當今人物眇然而艱疾若此令人短氣淳化六十○黄云九日帖云蔡公者蔡謨也仁祖者謝尚也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公破姚襄至洛故此云久當至洛是時將以謝尚鎮司州以病止故此云得仁祖二十六日問疾更委篤與陶穀所畜破羌帖事正同跋云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溫破姚襄于伊水遂至洛時將以謝尚鎮之屬病不行所云桓公摧破羌賊及仁祖小差正當時事也是時逸少去會稽内史已歲餘方遯跡山水間宜不復以世務經懷而此書乃歎宣武之威略悲舊都之治平發國嘆時志猶不息惜其一憤遂引使才猷約結非光於世獨區區遺翰見寶後人覽之深為興歎

又破羌帖一作王略帖

知虞帥云桓公以至洛即摧破羌賊賊重命想必禽之王略始及舊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略實著自當求之於古真可以戰使人歎息知仁祖小差此慰可言適范生書如其語無異故須後問為定今以書示君寶晉齋舊帖○帥云一作帥書

又

得謝范六日書為慰桓公威勳當求之古今人歎息

比當棄姚襄也法書要錄

又虞義與帖

虞義與適送此桓公摧寇罔不如志今以當平定古人之美不足比蹤使人歎慨無以為喻賜書堂帖

又

數得桓公問疾轉佳也每懸胡云征事未有日佳也以逼勢不知卒云何爾

又

鄙故勿勿飲日三蚪小行四升至可憂慮如桓公書肯闕其不去恐不能平

又

桓公以江州還臺選毎事勝也不可當在誰耳

雲子帖 桓雲字雲子溫兄

桓公不得叙情不可居處雲子諸人何似耿耿能數省否

又

云停雲子代萬頃桓公至今今荀臨淮權領其府懷祖都共事巳行

又

義之死罪前得雲子諸人書竝毀頓胡之惟分推難

爲心當有分西者否義之死罪

又

四日疏昨信未卽取遣適得孔彭祖書得其弟都下七日書説雲子暴霍亂亾人理乃當可耳惋惋桓公周生之痛豈可爲心 淮南書要錄

安西帖 庾翼字稚恭安西將軍

一昨得安西六日書無他無所知説故不復付送讓都督表亦復常言耳如兄子書道嵩自必果今復與書督之足下㔹令至并與遠書也 淳化一百四十五○黄云翼鎮荆州以石虎衰暴表北伐康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孫綽輩亦致書諫之則逸少所見之表殆亦論北伐事也翼之此舉朝論弗以爲然故逸少以爲常言及觀其遷襄陽乃云稚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剋定有期也則始雖同羣議而終以爲當然翼有志無年徒能奮十倍之氣而蔑一統之功此志士所嗟惋者○知一作大督劉作共誤○又帖云無所知表亦復常言耳

又帖 稚恭

義之死罪伏想朝廷清和稚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剋定有期也義之死罪死罪 書史

又帖 清和

伏想清和士人皆佳適桓公十月末書爲慰云所在荒甚可憂殷生數問北事勢復云何想安西以至能數面不或云頓歷陽爾耶無緣同爲歎遲知問 淳化一百

四十

運民不可得而要當得甚處叛散頃爲此足勞人意 大觀帖○淳化頃爲七字另一行

又

安復後問不想必停君諸舍疾苦差也便疾綿篤了不欲食轉側須人憂懷深小妹亦故進退不孤得散力煩不得眠食至少疾患經月兼燋勞不可言迎集中表親疏略盡實望抜老得盡田里骨肉之歡此一條不謝二疏而人理難知此不知小却得遂本心不

文衰朽羸劣所憂營如此君視是順養之功當有何理今都絕思此事也冀疾患差末秋初冬必思與諸君一佳集遺無益快共為樂欲以少日補頃者之慘戚也追尋前者意事豈可復得且當率目前及當此急要願諸君各保愛以俟此期未近見君有諸結力聊以當面各問意必欲省安西知今意無前却也想君必俱賊勢可之者必進許洛無可不果相遇于一世豈可度之尋常以此至終故當極盡志氣之所托也君此意弘足然決在必行當面止似為一帖○少日一合作省戚一作慼結下一無力字

又

得征西近書委悉為慰不得安西許有問不知何久長風書平安今知殷侯不久留之甚善甚善

庾丹陽帖 庾龢升平中代孔巖為丹陽尹

知庾丹陽差數深深致心致心 並法書要錄

又

適知十五日問清和為慰復得南後問不想二庾速王之始與奴長就令人邑邑想無所至耳還具示問 淳化四十四○庾一作康陳作庾速一作建王作至至作主

丹陽帖

昨卽得丹陽水上書與足下書同故不送昨諸書付還

又

想大小皆佳丹陽頃極佳也云自有書不附此信耳大小問多患懸心想二奴毋子佳遲卿問也

又

丹陽旦送吾體氣極佳共在卿故處增思詠 並法書要錄

又

知比得丹陽書甚慰乖離之歎當復可言尋答其書足下反事復行便為索然良不可言此亦分耳遲面

具 此一作以當一作尚反作友具作一一○淳化八十二

殷侯帖 殷浩見前

昨送諸書令示卿想見之恐殷侯必行義望雖宜爾然今此集信為未易卿若便西者良不可言

又

昨得殷侯答書今寫示君承無怒意旣而意謂速思順從或有慫理大小宜盤桓或至嫌也想復深思 此二帖似為言浩北伐事○又一帖意作詔速作連慫理大小宜作慫望其不宜

又 孔巖字彭祖殷浩臨揚州請為別駕

得孔彭祖十七日具問為慰云襄經還鎰是反善之

誠也於殷必得速還無復道路之憂比者尚懸悒得其去月書省之悲慨也殷浩爲中軍將軍北伐時羌帥姚襄降浩使龍驤將軍劉啓守譙遷襄於梁襄遂反浩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爲襄所掠

又

得豫章書爲慰想以具問昨得都十七日書賊徑還蟲臺不攻譙是其反善之誠也想殷生得過此者猶令人憂期諸處分猶未定辛參軍旦夕至也遲一一即言前書事

又

殷廢責事便行也令人歎悵無已此言浩廢徙東陽

又

云殷生得快罔大事數謝生書但有藥耳云彥仁或缺宣城甚佳情事實宜令有云想深復征許也

又

與殷侯彼此格卿取

又

與殷侯物示當爾不可不卿定之勿疑並法書要錄

又宰相安和帖

宰相安和殷生無恙時面兄當宣兄懷黃云宰相安和帖乃郗愔書宰相指簡文作相王時殷生者殷浩也然此或是書郗愔語耳而帖字實近世僞作○淳化十五

彭祖帖

想清和士人皆佳彭祖諸人得足下慰旦夕也此諸賢平安每面粗有歎慨追恨近日不得本善散無已已度足下還期不久耳此者數令知問

袁彭祖帖

袁彭祖何日過江想安穩耳失此諸賢至不可言足下分離如何可言

孔建安帖

太保思一散知足下歸乃至孔建安家熱乃爾往還以十實非乏所堪若之不復更尅近道惟命是往矣

與郗家論婚書

十一月四日右將軍會稽内史瑯邪王羲之敢致書司空高平郗公足下上祖舒散騎常侍撫軍將軍會稽内史鎮軍儀同三司夫人右將軍劉缺女誕晏之允之允之建威將軍錢塘令會稽都尉義興太守南中郎將江州刺史衛將軍夫人散騎常侍荀文女誕希之仲之及尊叔廙平南將軍荊州刺史侍中驃騎將軍武陵康侯夫人雍州刺史濟陰郗說女誕順之胡之耆之美之内兄胡之侍中丹陽尹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妻常侍譙國夏侯女誕茂之承之羲之妻太

宰高平郗鑒女誕玄之凝之肅之徽之操之獻之肅之授中書郎驃騎諮議太子左率不就徽之黃門郎獻之字子敬少有清譽善隸書咄咄逼人仰與公宿舊通家光陰相接承公賢女淑質直亮確懿純美敢欲使子敬為門閭之賓故具書祖宗職諱可否之言進退惟命義之再拜法書要錄○張云此是郗家論婚書書迹似大人

方回帖郗愔字方回見前

方回遂舉為侍中不知卒行不云相意未許爾者為佳比得其書云山海間民逊亾殊異永嘉乃以五百戶去深可憂深可憂此間不乃至此足下郡內云何

糧遲日廣遠恐此不弊不已

又

方回遂舉為侍中都下書云般生議論殊異處憂之道故思同歲寒盡對此書還並法書要錄

又

二謝在此近終日不同之此歎恨不得方回知春後問令人怛怛之一作同春施作幸幸○淳化五十八

重熙帖郗曇字重熙鑒之子義之妻曇之姊也○御世帖

古之御世者乃志小天下今封域區區一方任耳而恒憂不治為時耻之但今卿重熙之徒必得申其道更自行有餘力相弘也

又

重熙去具今子日與曹諭謝嶧吾又不下蔡耆一一足下清談想必有理耳長任比得解未吾與江生論書答如此足下思所向示之要至懷也須卿示並法書要錄

又

適重熙書如此果爾乃甚可憂張平不立勢向河南者不知諸族何以當之熙表故未出不說說荀侯疾患想當轉佳耳若熙自勉此一役當可言淺見實不見今時兵任可處理淳化五十七○郗曇傳北中郎荀羨有疾朝廷以曇為羨軍司

羨征還除曇北中郎將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鎮下邳是也

又

足下小大佳也諸疾苦憂勞非一如何復得都下近問不吾得敬和二十三日書無他重熙住定為善謝二族此三字又一行

又

重熙八日過信安海嶽書史

又

此信過不得熙書想其書一一也小大佳不賓轉勝皆謝之賢妹大都勝前至不欲食篤羸恒令人憂餘

粗佳法書要錄

又

昨得凞廿六日書云患氣懸情淳化二十五○二帖所云凞未必爲重熈也

嘉賓帖郗超字嘉賓

數親問叔穆嘉賓並有問爲慰

二郗帖

想彼人士平安二郗數缺也敬豫諸人近來停數日悉佳安石已南還其諸兄弟此改殊令蕭索聞君以復入相府何時當應命未得坐處亦當愁罔思得爲鄰豈常情恐君方處務此命難期如之何不一一小

佳復意問也

又

姊適復二告安和郗故病篤無復他治爲消息耳憂之深今移至田舍就道家也事畢當吾遣信視淑還母子平安爲慰至恨不得暫見故未得下船道夷書云已得一宅想今安穩耳不政解此移趣知部兒不快何所在今已佳也耿耿信白

荀侯帖荀羡領兗州刺史鎮下邳討慕容蘭軒之郎前書所云也

遠近清和士人平安荀侯定住下邳復遣軍下城此間民事愚智長歎乃亦無所隱如之何又須求雨以復爲災卿彼何似並法書要錄

又

荀侯佳不未果就卿深企懷耳安好音信明公還得歸洛也計令解有懸休尋淳化九十八○明公還劉擇作那可遇好一作西

書記洞詮卷第四十七終

書記洞詮卷第四十八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晉十四

王羲之三

謝仁祖帖 謝尚字仁祖○二王作還鎮帖

在我而已誠無所多云與謝豫州共入河不乃煩劇得安萬送書云六日可至諸賢云朝廷失之轉覺闕然與卿書同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此言深也但云卿當入何以如夢恐卿表將復經年想仁祖差時還內鎮慰人情耳皆狂卿懷矣 續帖○二王帖前云得安□矣書云云入作人○與

卿書旁注四字

又

想官舍佳見護軍近書甚慰仁祖轉嘉然疾根不除尚令人憂復得問未復反書甚慰入月共至窟山看什楄思君宜深想鐵已還旦夕展也故復言示義之報

又

忽然夏中感懷冷冷不適足下復何似耿耿吾故不佳得遠近問不虞生何當來遲一集昨見無奕十九日書二十六日西也云仁祖服石散一齊不覺佳酷羸至可憂力知問王羲之書白 齊劑通用

又

君頃復以何散懷鐵云秋當解褐行復分張想君比爾快爲樂彥仁書云仁祖家欲至蕪湖單弱令傳何所成君書得載停郡迎喪甚事宜但異域之乖素已不可言何時可得發 並法書要錄

安石帖 謝安

安石定目絕令人悵然一旬恐未卒有散理期諸虞分猶未定憂懸益深念君馳情又遣從事發遣君無復坐理交疾悤何以堪此何以堪此恐屬無所復階

懷即乖大小不可言且憂君以疾他曳不易

萬石帖 謝萬

適萬石去月五日書爲慰尋得彭祖送萬九日露版再破賊有所獲想足摧寇越逸之勢宜適許司農書爲慰無人未能得重故向餘杭間

又

若治風教可弘今忠著於上義行於下雖古之逸士亦將眷然況下此者觀項舉厝君子之道盡矣今得護軍還君屈以申時玄平項命朝有君子曉然復謂有容足地常如前者雖患九天不可階九地無所逃

何論於世路萬石僕雖不敏不能期之以道義豈苟且若復以此進退直是利動之徒耳所不忍爲豈苟且有二句末云所不以爲

又

昨暮得無奕阿萬此月二日書甚近清和耳羌賊故在許下自當了也桓公未有行日阿萬定缺吳興謝奕字無奕

又

產婦兒萬留之月盡遺甚慰心並法書要錄

又

向亦得万書委曲備悉使人慨然見足下乃悉知叔虎剋昨發月半略必至未見勞參軍淳化八十五○悉一作半

又

三月十六日羲之白一昨省不悉雨快君可不萬石轉差也灸得力不不得後問懸悒不知懷君云當有肯信遲望其至僕劣劣故遣不具還具示王羲之淳化一百五十八○知一作去具施作乙乙

謝光祿帖

謝光祿亦垂命可憂念念一朝奄忽傷人懷今年彫落可哀歎淳化六十一

二謝帖

二謝致喪興公近便索然玄度來數日有疾患便復來阿萬小差阮公政耿耿懷祖可呼賀祭酒俱

又

得袁二謝書具爲慰袁生暫至都已還未此生至到之懷吾所盡也弟預須遇之大事得其書無已已二謝云秋末必來計日遲望萬鼐不知必俱不知弟往別停幾日決其兵爲樂也尋分旦與江姚女和別失當不可言也法書要錄○淳化四十七吾所也此無盡字

謝生帖

得書知足下且欲顧何以不進耶向與謝生書說欲往知登停山停山非所辯故可共集謝生處登山可他日耶王羲之白法書要錄

又

謝生多在山下不復見且得書疾惡冷耿耿想數知問雖能還不能數可歎不審比出日集聚不一爾緬然恐東旋未期諸情罔罔淳化一百三十九○七卷合長風爲一帖能一作得

又

上流近問不竟何日卽路知謝定出居內所弘故重

又

王逸少頓首謝七日登秦望可俱行當早也（並法書要錄）

又（先期帖）

知欲東先期共至謝欲處云何欲行想忘耳過此如命（淳化二〇云一作之）

又

謝書云云今送（書史）

謝司馬帖

十一月廿七日羲之報得十四十八日二書知問爲慰寒切比各佳不念憂勞久懸情吾食至少劣劣力因謝司馬書不具羲之報（淳化七十二〇切一作切具旌作乙乙）

玄度帖（許詢字玄度）

君昨示欲見穆生叙讚今欲默語興廢之格粗當書爾不玄度好佳君謂何似

又

知玄度在彼善悉也無由見之此何可言

又

見君小大佳不過此乃知熈佳覺少不得同萬恨萬恨云出便當西念遠別何可云遲見玄度今或以在道（又一帖君大小佳不至此乃知熈往）

又

未得安西問玄度忽腫至可憂慮得其昨書云小差然疾候自恐難耶（一云然後自恐難耶〇米云史稱玄度服食巨勝實莫知所終此可鑒也）

又

玄度先乃可耳嘗謂有理因祠祀絶多感其夜便至此致之生而速之每尋痛惋不能巳巳省君書增酸恐大分自不可移時至不可以智力救如此

又

服食故不可乃將冷藥僕卽復是中之者腸胃中一冷不可如何是以要春秋輙大起多腹中不調適君

宜深以爲意省君書亦比得之物養之妙豈復容言直無其人耳君見驗何煩多云矣

又

痛念玄度立如志而更速禍可惋可痛省君書亦增酸（並法書要錄〇此三書言玄度以服食致亾）

又（西問帖）

得西問無他想彼人甚平安此粗佳玄度來數日爲慰（淳化一百二十一）

又

不得西問耿耿（淳化一百三十七）

許君帖

知念許君與足下意政同但今非致言地甚勑勑亦不知范生以居職未以卿示輒便及之吾尚不能惜小節目但一開無解已又亦終無能爲益適足爲煩瀆足下呼尒不淳化六十五〇許君非必玄度也政當作正益逸少祖尚書郎名正故正月或作初月武作一月他正字皆以政代之

論諸葛昏書

二族舊對故欲結援諸葛若以家窮自當供助昏事又云欲速知決東觀餘論〇黃伯思跋云案晉謝石嘗求昏諸葛恢女恢不許及恢亡乃成昏於時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猶有恢之遺則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在遣女裁得尒耳始

不知此何與逸少事而咲賞若此及觀此帖乃天云始知右軍爲主兹事故觀謝婦發此歎也

諸葛恢帖

諸葛恢者君識之不才幹好佳往往爲錢塘著績又入僕府有以盡悉宰民之至也甚欲自托於明德云臨安春當缺爾者君能請不僕必欲言得佳長史亦當是君所須既得里人共事異常故乃爾須還告之恢尺牘作田必欲言作心至欲

弘遠帖王粹字弘遠弘農人以貴公子尚主

未復弘道近書見與弘遠書恐卿不得久坐何如休稚玄佳不想數得足下旨今知問

又

見弘遠二書皆以達也動散即佳爲慰法書要錄

又昨見君歎帖

昨見君歎復無喩然未善悉想宿昔可耳脅中云何一善消息值周轉勝也耿耿疾患小差與弘遠俱詣遲共寫懷王羲之淳化九十四〇復劉作後值一作德諠一作臨又作謁

又

弘遠比當造頃遲見此子眞以日爲歲足下得審問旨今吾淳化九十七〇弘劉釋作知非填一作欠

阮光祿帖阮裕字思曠徵爲金紫光祿大夫羲之常曰此公近不驚寵辱

九月二十八日羲之頓首頓首昨者書想至叅軍近有慰阮光祿信在耳許中郎家欲因書比去報知庾君遂不救疾摧切心情痛當奈何深當寬勉以不忘先心臨紙但有酸惻王羲之頓首情下云不得自甚〇法書要錄

又以下凡云阮者並附

阮公故爾可憂時放恕大事今令速言何方守篤大灸不得力而從事以至甚無計自必出惟須小佳鐵石今出求救足下可復助且今得通淳化一百三十四〇方一作万灸黃諫作惡得作將求作取且作旦

又

范公及阮公旣并徵旨足下謂合損益之宜不

又

知劉公差甚慰甚慰知前乃爾委頓追以怛然今轉平復也阮公近聞不萬轉差也

又

此鄙問無恙諸從皆佳此諸數耳知劉阮數 缺

又

從事經過崔阮諸人昨旦與書疾故示毒愁當增其疾吾如今尚劣劣又晚熱未有定發日有定示足下與耳近書或欲留吾甚欲與俱而吾疾患遲速無常

其竟云何足下今知問 右法書要錄

又

阮生何如此粗平安數問爲慰 淳化七十六

又

知阮生轉佳甚慰甚慰會稽近患下始差諸謝粗佳

又

向遣書想夜至得書知足下問當遠行諸懷何可言一十必早發想足下如向期也阮疾止於界上耳向書已具不復一一王羲之白

范公帖

范公書如此今示君須臾見故當勸果之告旨語君遲而不可言

范生帖 麥秋帖

大都夏冬自可足麥秋輙有違此亦人之常期等乎安姜在此羸小差知諸賢佳數見范生亦得玄近書爲慰又得孔郗王書亦云不能數何爾須江生可耳斷絕也尚未見傅女足下言極是有懷甚佳 法書又一帖云大都夏冬自可春秋輙有患此亦人之常期等乎安善此羸小差先生至以數得且卽一如前已

牟叅軍帖

牟叅軍還朝論長見敦恕其爲慶慰無物以喻今又

告誠先靈以文示足下感懷慟心 此似是右軍欲去會稽時帖告誠先靈乃誓墓文也

又

書雖備至聚宜有以宣事情今遣牟叅軍西諸懷所具必欲今覩想可思今得時而克今得還也

又

牟叅軍尋至具一一子期諸人何似耿耿

曹叅軍帖

想曹叅軍疾者已差必能同來

叅軍帖

近書至也得十八日書爲慰雨蒸比各可不叅軍轉差也懸耿吾脚痛劇灸不得力至患之不得書自力數字（並法書要錄）

又

月半念足下窮思深至不可居恐雨濕體氣各何如叅軍得針灸力不甚懸情當深寛割情通省若遣不具王羲之白（淳化六十二〇情一作晴若施作告）

白牒帖

五月二十七日州民王羲之死罪死罪此夏復便半缺惟違離衆情兼至時增傷悼頃水雨未之有不審

尊體如何得疾除也不承近問馳企民自服㯹屑下斷體氣便自差强此物益人去陟鳌劫樊遠也以爲良方謹及因青州白牒不備羲之死罪死罪

周叅軍帖

羲之死罪死罪近因周叅軍白牒伏想必達此春以過時速與深兼哀傷摧切割心情奈何奈何須臾寒食節不審尊體何如不承問以　經月馳企民疾根治滞了無差候轉久憂深叔缺遣信自力粗白不宜備羲之死罪死罪（並法書要錄）

虞休意帖

卿與虞休意書有所問足下旨爲致誠答今旨意致來勿忘此意自決今以資嚴知小大疾患念勞心（淳化三十九〇與一作知）

董祚帖

問董祚吾亦問之冀必來兵時得之甚佳頃日憒憒不暇復此省示及乃復憶之耳

馮公帖

今與馮公論何産足下可思助明清談至是舉今又語眞道今宣旨矣

温公帖

温公在此前東北面還此復初缺散爲慰便乞良不可言卿得知之復共一快樂（並法書要錄）

周常侍帖

此書因周常侍想必至（淳化一百十九）

徐舍人帖

適州將十五日告徐一癰方尺許口四寸云數如來小如差然疾源如此憂怛尚深故遣信治徐舍人書以示徐還示足下也不堪縲疑事列上台周青州視事今以當至下耶甚是事宜無方身世而任事者疾患如此使人短氣（法書要錄）

徐侯帖

侍中書書徐侯遂危篤恐無復冀深令人反側淳化四十二

朱博士帖

藥湯諸人佳也今知問朱博士何當還君可致意令速還想無稽留

王會稽帖

令與王會稽丘山陰書借人想故當有所得又語丘令臨葬必得耳

暨主簿帖

十二月六日羲之報一昨因暨主簿不悉昨得去月

十五日二十三日二書爲慰兩書夜無解夜來復雪弟各可也此日中冷患之始小佳力及不一一羲之報

劉生帖

得都近問清和爲慰云劉生近欲舉君爲山陰以中當爲最君期於未獲供養處相爲慨然仕宦殆是想也

二蔡帖

二蔡過葬來居此親親集事而君復出爲因耳

江侯帖

賢室何如何可爲心惟絕難與人理耳諸患猶爾憂勞深似　江侯　足下遺臨慨次冷取書

江生帖

江生佳須大活以始見之與人上蕭索可歎並法書要錄

張令帖

知賢室委頓何以使爾甚助耿耿念勞心知得廿四問亦得叔虎廿二日書云新年乃得發安石昨必欲尅潘家欲尅廿五日也足下以語張令未前所經由足下近如似欲見今送淳化八十七以一作比

丘令帖

丘令送此宅圖云可得卌畝尒者爲佳可與水丘共行視佳者決便當取問其賈此帖舊與謝生東旋二帖合爲一淳化一百三十八○施釋注云劉釋作近令送此宅圖近字與下文詞意似舛而與水丘之丘字筆法正同當作丘彥遠帖錄云令與丘山陰書借人又語丘令臨葬借輕車籍意即此丘令也右軍宅在越之蕺山令爲戒珠寺隸山陰廨非此宅圖耶○往者劉釋作往告

何侯帖

去冬臨臨安事近便欲決去而何侯不許事聞以有小寇今未便得果然故有移南意尚未可倉卒復信更具信汝也

太常帖

太常故患胛炙愈體中可可耳僕射事已行以表讓
未知恕不未復司州旨告懸竦鄱陽歲使應有書而
未得竦一作諫誤有書一合作膺○淳化八十四

司馬帖

小大佳不可得司馬問懸情適安以中軍出鎮有避
賢意乃云行得言而不知公私此理卒當之耶甚憂
眞本無集之者想今與君書一

又

不得司馬近問懸情近所送書即至也君信明早今
得後得鄙書未至即想東不久耳

又

司馬雖篤疾久頃轉平除無他感動奄忽長逝痛毒
之甚驚惋摧慟痛切五內當奈何奈何省書感哽

又

司馬疾篤不果西憂之深公私無所成並法書要錄

又安善帖

二月廿日羲之白缺　不可言得六日告爲慰寒想
各安善司馬與無還問耿耿僕可耳力不具王羲之
白河東薛氏帖

中書帖

舍內佳不中書何似家中疾篤恒救旦夕比知覺有
省書想至法書要錄

明府帖

前從洛至此未及就彼參承願夫子勿悒悒矣當日
縁明府共飲遂闕問願足下莫見責羲之頓首淳化七十
一○黃云自初月二日至前從洛帖如羲之是也願知心素致使如然也願足下莫見責皆俗人偽作

長史帖

冷過足下夜得眠不祇差也復何治甚耿耿長史復
何似故問具示王羲之白

鎮軍帖

鎮軍昨至尚未見也尋見之悲欣不可言

義興帖

義興何似懸情慕容遂來據鄴可深憂官復遣軍可
以示義興中書

又

此雨足何耳故當收佳云彼甚快大事吳義興闕
是蕩然可歎

吳興帖

隔以久諸懷既不可言且今多惏戚遲君果前蹔得
一散懷知以多疾不果乃當秋事省告同此歎恨如

何可言葬事不可倉卒當在九月初過此故欲一與吳興集冀無不尅耳然事來萬端不知如人意不非書能悉君數告以慰之耳

又

六月十六日羲之頓首秋節垂至痛悼傷惻悲情切割奈何奈何此雨過得十日告知君如常吳興轉勝甚慰想得此涼日佳患散乃委頓耿耿且以佳與消息僕故是常耳劣劣解日力不次王羲之頓首

又

墳墓在臨川行欲改就吳中終是所歸中軍往以還

田一頃烏澤田二頃吳興想弟可還以與吾故示想弟居意故如往言忠終高也是以思同之（並法書要錄）

永興帖

廿二日羲之報近得書即日又得永興書甚慰想在道可耳吾疾故爾沈滯憂悴解日而近不具羲之報（淳化三十五）

臨川帖

不得臨川問懸心不可言子嵩之子來數有使冀因得問示之（黃云非逸少書庾子嵩非同時人庾敳字子嵩○淳化四十六）

上虞帖

足下欲同至上虞一宿還無所廢吾初至便與長史俱行無不可不

又

小大皆佳也度有近問不得上虞甚佳足下當能相就不思而卿前云當來何能果也遲散無喻吾後月當出以省念示

頳陽帖

行政五十日不復得問懸情皆佳也何貽云得頳陽書平安慰意不得吳諸人問懸遲之

鄱陽帖

七月十三日告鄱陽兄弟大降制終去悔悼甚永絕悲傷痛懷切割心情也（並法書要錄）

東陽帖（近日帖）

近日東陽絕無常憂心何可言想足下當盡能致（絳帖○二王帖云此與敬和隔日不而建中靖國續帖以爲賀知章書非）

先生帖

先生適書亦小小不能佳大都可耳此書因謝常侍信還令知問可令謝長史且消息（淳化可耳止）

又

先生頃可耳今日略至遲委垂知樂公可爲之慰桃

膠易得可以少耶專一物不移乃不忠也充迎不致意知陽意事迎願人之善

夫人帖

吾去日盡欲留女過吾去自當送之想可垂許一出未知還期是以白意夫人涉道康和足下小大皆佳度十五日必濟江故二日知問須信還知定當近道迎足下也可令時還遲而以日為歲（夫人當別一帖）

又

尊夫人向來復何如為何所患甚懸情念卿累息具至義之敬問（並法書要錄）

又（平康帖）

夫人遂善平康也足下各可不異行復而王羲之頓首（淳化二十四〇黃云夫人及蔡家二帖亦後人依倣）

又

旦極寒得示承夫人復小欬不善得眠助反側想小爾復進何藥念足下猶悚息卿可不吾昨暮復大吐小噉物便爾旦來可耳知足下念王羲之頓首（淳化三十八）

又

尊夫人不和想小耳今以佳念累息卿佳不吾故劣劣力知問王羲之敬問（淳化一百四十七〇米云偽）

女聟帖

取卿女聟為長史休種知何似耿耿（淳化一百五十〇顧氏法帖釋文考異云知耳為聟字干祿字書聟俗壻上俗中通下正劉與施誤分聟為知耳兩字〇種一作稚知何疑作不何）

書記洞詮卷第四十八終

書記洞詮卷第四十九

江東　梅鼎祚　寔輯

晉十五

王羲之 四○此卷帖並言及王氏内外子姪亦非與其人也延期官奴之屬皆人小字耳

司州帖 司州王胡之爲司州刺史

得司州書轉佳此慶慰可言云與君數數或採藥山崖可願樂遥想而已云必欲尅餘杭之遲期此不可言要須君旨問僕事中久宜暫東復令白便行還便行當至剡攄上二十日後還以示政當與君前期會耳遲此情兼二三

又

知諸賢往數見范生亦得其近書爲慰又得孔生書亦云不能數何爾耶江生可耳斷絶冀涼集也得司州十六日書諸疾患至憂之至深矣有斷未想桓公數便亦知謝生大得情和至慰安以當至吳與遲見之也 並法書要錄

又

適大常司州鎮軍諸人廿五六書皆佳司州以爲平復此慶慶可言餘親親皆佳大奴以還吳也冀或見之 淳化四十九○鎮施作領慶法書作之以還一作比還

又

司州供給寥落去無期也不果者公私之望無理或復是福得大等書慰心今因書也野數言疏平安定

太宰中郎 淳化五十○者一作去定作足

又

得書知問吾夜來腹痛不堪見卿甚恨想行復來脩齡來經日今在上虞月末當去重熈旦便西與別不可言不知安所在未審時意云何甚令人耿耿 胡之字脩齡○淳化一百二十八

敬豫帖 王恬字敬豫導子羲之從弟

上下安也和緒過見之欣然敬豫乃成委頓令人深憂江生亦連病令已差 淳化載敬豫十字

敬和帖 王洽字敬和導子

上下無恙從妹佳也得敬和近問不人有至憂其疾者令人深憂隔久何日能來

又

敬和在彼尚來議還增耿耿

敬祖帖 王協字敬祖導子

比見敬祖小大可耳念孫阮諸人皆何似耿耿

敬親帖

敬親今在剡其後復亾甚不可言
穰鐵不知巳得 一行短書

敬倫帖 王劭字敬倫導子

九月三日羲之報敬倫遮諸人去晦祥禫情以酸割念卿傷切諸人豈可堪處奈何奈何及書不既羲之批

又

十九日羲之報近書反至也得八日書知吳故羸敬倫動氣發耿耿想得冷此爲佳也敬文佳不一一羲之報 王薈字敬文導子

延期帖

汝當須過殯還恒有悲惻王延期省

又

七日告期痛念玄度未能鈌心汝臨哭悲慟何可言言及惋塞夜鈌市器俱不合用令摧之也吾平平但昨來念玄度體中便不堪之耶

又

十一月十三日告期等得所高餘姚并吳興二十八日二疏知並平安慰吾平平比服寒食酒如似爲佳力因王會稽不一一阿耶告知

又

兄弟上下遠至此慰不可言嫂不和憂懷深期等殊勿勿燋心

又

期小女四歲暴疾不救哀愍痛心奈何吾衰老情之所寄惟在此等失此女痛之纏心不能巳巳可復如何臨紙情酸 並法書要錄

又

期巳至遲還具足下問耳當力東論道家無緣省苦但有悲慨不得東此月問 淳化八十九○論一作諭若施作告末云當以下僞

又

義之亦罪小大悉以來未惶不可懷未復諮誨問懸情計賓命行應至遲卞公還具承問妹極得散力以爲至慰期等故爾耳因緣不多白羲之亦罪 淳化一百十二

又

得書知足下問吾既不佳賢內妹未差延期 淳化百二十六

官奴帖

延期官奴小女並得暴疾遂至不救愍痛心奈何吾以西夕至情所寄惟在此等以禁慰餘年何意旬日之中二孫夭命日夕左右事在心目痛之纏心無復一至於此可復如何臨紙咽塞 法書要錄

又

延期官奴小女病疾不救痛愍貫心吾以西夕情願所種惟在此等豈圖十日之中二孫夭命惋傷之甚未能喻心可復如何

又

羲之頓首二孫女夭傷悼痛切心豈意一旬之中二孫至此傷惋之甚不能已已可復如何羲之頓首

又

官舍佳也節氣不適可憂彼云何昨得羲書比佳甚慰甚慰得官奴晉寧書賓平安念懸心此粗佳一日

書此一一 並法書要錄

又

數有想常逢還此不快鄙人得夏常爾公爲爾差念足下小大佳憂卿可耳想同數得問官奴婦產復委篤憂之深餘粗可耳知足下念差免憂之不具羲之白 淳熙續帖○米云今絲帖亦有一帖語多同而前後紊錯

穆松帖

伏想嫂安和自下悉佳松上下至乖隔十八年復得一集且悲且慰何指喻嫂疾至篤憂懷甚深穆松難爲情地自慰猶小差然故忽忽冀得涼漸和耳 指一作物 慰一作至和一作利○淳化十二

又

日月如馳嫂棄背再周去月穆松大祥奉瞻廓然永惟悲摧情如切割汝亦增慕省疏酸感 淳化七

又

六月二十七日羲之報周嫂棄背再周忌日大服終此晦感摧傷悼兼情切劇不能自勝奈何奈何穆松垂祥除不可居處言以酸切及領軍信書不次羲之報

又

七月十六日羲之報凶禍累仍周嫂棄背大賢不救哀痛兼傷切割心情奈何奈何遣書感塞羲之報

又

君大小佳不松廬善斷也僕信還秦州將去月十二日告甚慰如曹失護語此君甚康壯常是肥渴耳實尋還遲之不可言二妹差佳慰問心期中冷頃時行可畏愁人

又

上下近問慰馳情不知何似絕不得松問汝得旨問馳白宜豫知分春事也吾日東可語期令知消息

遯何日西帖

官舍佳也得諸舍問不不知遯何日西言及辛酸卿不可懷期等故勿憂勿憂深

又

庚雖篤疾謂必得治力豈圖凶問奄至痛惋情深半年之中禍毒至此尋念相摧不能巳巳況弟情何可任遯等荼毒備盡當可忍視言之酸心奈何奈何

農敬親帖

農敬親同日至至數日耳道路平安爲慰妹且停爲大慶懷元

又

若來大小祥當復出者妹更良昌若汝不出農當單出汝能遣農速行不諸宜皆當自詳計審日遲望而更未定妹更悵恨不可言

又

此乃爲汝求宅謂汝來居止理軍千何可久處而情事不得從意可歎可歎終果來居者故當爲汝求也以書示農

告姜帖

六日告姜復内始晴快情汝母子平安

又

二十七日告姜汝母子佳不力不一一耶告

阿刀帖

阿刀近來到下上下皆佳姜夫數白

迎慶帖

上下可耳產行往當迎慶思之不可言

和方帖

羣從彫落將盡餘年幾何而禍痛至此舉目摧喪不能自喻且和方左右時務公私所賴一旦長逝相爲痛惜豈惟骨肉之情言及摧惋永往奈何表妹委篤

示致問荒憒不得此熱不能不取給腹中便復惡無賴

道沖帖

羣從書皆佳道沖書平安汝當改葬不可云勞沖遇此事或復連留 並法書要錄

豹奴帖

義之頓首昨得書問所疾尚綴綴既不能眠食深憂慮懸吾情至不能不委嫗故不差豹奴晚不歸家隨彼弟向州也前書云至三月間到之何能盡情憂足下所惠極爲慰也不謂也 建中靖國帖

野大帖

野大皆當以至不得還問懸心大得善悉也野當不能遏卿竝轉茂清談

又

想諸舍人小大皆佳弟摧之可爲心且得集目下此慰多矣姊累告安和梅妹大都可行表妹極得石散力然故不善佳疾久尚憂之想野久恙至善分張諸懷可云不知其期何時可果永嘉競逐者有力恐難冀得大柿當種之 並法書要錄

又

吾惟辨辨便知無復日也諸懷不可言知彼人已還吾此猶有小小往來不欲來者其野近當往就之耳不大思其方不見可久理而任之者悠然此可歎息 淳化百二十一

道護帖

六月十一日義之報道護不救疾惻怛傷懷念弟聞問悲傷不可勝奈何奈何曹妹累喪兒女不可爲心如何得二十三日書爲慰及還不次王羲之報

賓諸人帖

賓諸人佳不皆致心憶之不忘懷

又

賓如人往不堪致心憶之不忘懷之

又

想大小皆佳知賓猶伏爾耿耿想得夏節佳也念君勞心賢姊大都轉差然以故有時嘔食不已是老年衰疾更亦非可倉卒大都轉差爲慰以大近不復服散當將陟釐也此藥爲益如君告 淳化五至足告年衰疾久

知定帖

省書知定疑來汝君長騰所養雖小要爲喪王劉夫人靈坐在堂政爾遠來于禮誠不可違所以狼狽遠

迎汝情地信難忍交恐有性念慮得來想慰釋實引是以下復思此耳若汝能割遣無益得過喪制遂來居此乃事宜也若自量不能違哀念須吳等旦夕相喻者當來汝當自若吳意盡此也

又

適都十五日問清和傳賦問定寂寂當是虛也然始與郡奴屯結不肯出恐成令人邑邑想官吏長制之耳 並法書要錄

又

定聽他母子哀此遂不還可令未也 淳化五十六

又

不審定何日當北遇信復白遲承後問淳化一百十二

華直帖

僕近脩小園子姝佳致果雜藥深可致懷也儻因行往希見比二處動靜故之常患馳情散騎灕轉利廢慰姊故諸惡反側永嘉至奉集欣憙無喩餘可耳得華直疏故爾諸惡不差懸憂順何似未復嘆諸近消息懸心君竝何爲耶此猶未得盡集理行大尅遲此無喩淳化一百四○米云僞帖伯思云僕近脩小園子姝佳帖不以爲子敬書儻謂處動靜以下方是子敬筆前兩行乃唐人書字勢殊與後迥殊大觀釋注云淳化本作尅大觀本作至未知孰是下有

永嘉至字與慶至字寫法一同後又有慶等近消息此帖元章長睿皆謂非右軍帖乃子敬所作元章藏子敬十二月帖勒石寶晉齋亦有慶等字筆法正相類當是人名爾

華毋子帖

知諸患耿耿今差也華毋子佳

又

不得東陽問想卿婦遂平復耳聾佳不謝之幼小頊可行華母子平安知足下故望蹔還歲內何理過歲必有理不思存足下復得一敘平生當可言得卿書尋省反復但有悲慨比者且當數致年知缺

念奴帖

妹轉佳慶不及啼不憶念奴姝不可言涼當迎之

二奴帖

與安石俱佳還七日增想扠命積日不復知問弟佳寧善然復憂之不去懷吾遂沈滯兼下如近數日分無復理昨來增服陟厘丸得下不知遂斷不了無所噉而藥得停不知當復見弟理不獨下便長歎小蘇息更知問二奴庶諸人何以謝之

貴奴帖

貴奴差不想不成大病傷寒可畏令人憂當盡消息地

阮兒帖

適阮兒書其氣散暴處便危篤憂之怛怛

靜婢帖

此上下可耳出外解小分張也須産往迎慶思之不可言知靜婢而猶爾甚懸心

又

知靜婢猶未佳懸心可小須留爾並法書要錄

逵嘉興帖

得逵嘉興書具計今日必度喜遲可言足下至慰今有書想足下有旨信別告且之淳化七十八○逵一作還

又 遠婦帖

遠婦疾猶爾其餘可耳今取書付想具 淳化七十五

鶡等帖

鶡等不佳令人弊見此輩吾衰老不復堪此 見米芾書史 濮州盧秘閣李孝廣收右軍十餘帖字老而逸暮年書也略記其數帖

彥仁帖 此與下並名服食帖

服食而在人間此速弊分明且轉衰老政可知乃欲與彥仁集界上甚佳諸如此事皆所欣也平自可耳何所諳人外將何必拘小繩纍且令吳興不出界當可耳便因餘杭而行耶不自此會再舉難也君便可

以僕書示之但俗多恠且在草澤者爲爾扇動縱任恐惡之者衆 河東薛氏○米芾書史載一帖云欲與彥仁集界上平自可且何所諳人乃王道平

又

彥仁數問也脩載暫來忻慰 法書要錄

脩載帖

小佳更致問一一適脩載書平安 淳化三十

伯熊帖

伯熊上下安和爲慰可令知問叔夷子前恨不見可令能知消息 法書要錄

又

羲之白奉告慰反側伏想比安和伯熊過見之悲酸大都可耳惟垂心羲之平平一日白比具 淳化三十一

又

羲之頓首向又悕悕自舉哀乏氣匆匆知便當西且不相知來想熊能更言問力遣不次王羲之頓首

長素帖

羲之白霧氣足下各何如長素轉佳甚耿耿

又

晴快足下各佳不長素轉佳也甚耿耿故知問具示

王羲之白 並法書要錄

又

長素差不懸耿小大佳也得敬豫九日問故進退憂之深 淳化六十四

子卿帖

羲之死罪見子卿具一一荒民惠懷最要也甚以欣慰惟願不倦爲書承留此生當廣陵任佳此生處事以驗海陵江 鈌 間姝令人有懷也羲之死罪死罪

又

十一月七日羲之報近因子卿書想行至霜寒弟可

不頃日了不得食至爲虛劣力及數字羲之報

道長帖

知道長不孤得散力疾重而𨗉進退甚令人憂念遲信還知問

道祖帖

道祖癘下乃危篤憂怛憂怛

陽主帖

十五日羲之報近甚倉卒得十三日音知卿佳慰之力及陽主書不一一羲之報

茂善帖

九月十八日羲之頓首茂善晚生兒不育痛之惻心奈何奈何轉寒足下可不可不不得問多日懸情吾故劣力不具王羲之頓首

君遠帖

君遠在此乃受恩來今留之明晚共親親集想君未便至餘姚爾

祖伯帖

知足下數祖伯諸人問助慰絕不得兄子問懸念可言此於南北 缺

郎子帖

信所懷願告其中弁爾郎子意同異復云何邈然無諮叙之期每賜翰墨使如蹔展羲之死罪

陽化帖

頃猶小差欲極遊目之娛而吏卒守之可歎耳陽化果似小可何日得卿諸人

元道帖

想元道弘廣平安道充當得還不

德孝帖

知德孝故平平想當轉得散力毋耿耿不忘懷足下小大佳不 並法書要錄

熙孝帖

又不能不痛熙孝亾政爾復何於求之度政當求之內事餘理不絕求之一條當有冀不信罔然前塗願乙乙誨之以悟其心 此後有疾不退一段淳化作獻之轉勝帖孝施作存乙乙施作共○淳化十九

長翔帖

信使甚數而無還者似書疏不可得得問宜示告之知長翔田舍比卿還當知何候須得音耳民望甚善

長高帖

長高當蹔還耶 並法書要錄

長風帖

每念長風不可居忍昨得其書既毀頓又復壯温深可憂淳化六十六

長平帖

得告承長平未佳善得適適君如常也知有患若耿耿念勞心食少勞甚頓還白不具王羲之再拜淳化八十

君服帖

君服前賢弟逝沒一旦奄至痛當奈何當復奈何臨紙咽塞王羲之頓首頓首

源書帖

源書以發吾欲路次見之亦不欲停甚

又

源遂差不云尚未恭命終之何聞眞長知吳興想必如意南道差不

又

足下各可不都五日書今送謝卽至想源得免豺狼耳王羲之並法書要錄

又

源日有書徑此果中而值吾病不得見之萬恨萬恨似從貿浦不知何日當進足下必得見之也淳熙續帖

尚書中郎帖

知尚書中郎差爲慰不得吳興問懸心數欲問耳小奴在此忽患瘧比數發今日最爲大都輕瘧耳尚小停今在吾廡中念猶懸心小患耳無所垂心須佳乃去

又

尚書中郎諸人皆佳比面雖近隔姝思卿庶還旦夕

又

小大佳也不得尚書中書問耿耿得業書慰之

亦得業書爲慰今付還安方決去不言言卽卿書致

建安帖

四月五日羲之報建安靈柩至慈蔭幽絶垂卅年永惟崩慕痛徹五內永酷奈何無由言告臨紙摧哽羲之報

又淳化慈顏下別爲一帖

兄靈柩垂至永惟崩慕痛貫心膂痛當奈何計慈顏幽翳十三年而吾勿勿不知堪臨始終不發言哽絶當復奈何吾頃至劣劣比加下昨十三淳化作垂卅吾頃至勿勿比加下

省弟帖

前使還有書哀猥不能叙懷情痛兼哀若割當奈何奈何省弟累紙哀毒之極但報書難爲心懷況卿處之何可具忍有始有卒自古而然雖當時不能無情痛理有大斷豈可以之致斃何由寫心絶筆猥咽不知何言也

又

十一月五日羲之報適爲不吾悉不適弟各佳不吾至勿勿力數羲之報

又

知弟不果行吾不佳而近也並法書要錄

又

近因得里人書想至知故而腫耿耿令差不吾比食意如差而髀中故不差以此爲至患至不可勞去數字令弟知聞耳淳化五十一○要錄而腫下無耿耿二字髀一作髀

又

想弟必有過理得暫寫懷若此不果後期欲讎疏臨書多歎吾不復堪事比成此書便大頓○淳化五十二[illegible]作復一作役

兄子帖

兄子發尚未有定日當送至瀾達乖不可復言

又

三日先疏未得去得四日疏爲慰兄書已具不復一一

賢姊帖妹附

賢姊體中勝常想不憂也白屋之人復得遷轉極佳未委幾人吾齲痛所作讚又恐不任當示殷也河東薛氏帖

又

劉氏平安也梅妹可得袁妹腰痛蒖當小雨耳汝母故若以不安食疾久憂憒當思平理也神意不同前

者也

又

袁妹當來悲慰不言下家當慰意令知之

又

武妹小大佳也

又

得告慰爲妹下斷以爲至慶吾比日至未果妹有邑想王羲之頓首

又

妹不快憂勞餘平安並法書要錄

又

家月末當至上虞妹亦俱去 淳化一百三十五

亾嫂帖

頓首頓首亾嫂居長情所鍾奉始獲奉集冀遂至誠展其情願何圖至此未盈數旬奄見背棄情至乖喪莫此之甚追尋酷恨悲惋深至痛切心肝當奈何奈何兄子荼毒備嬰不可忍見發言痛心奈何奈何王羲之頓首頓首

庾新婦帖

庾新婦入門未幾豈圖奄至此禍情願不遂緬然永

絕痛之深至情不能已況汝豈可勝任奈何無何無由叙哀悲酸

郗新婦帖

李母猶小小不和馳情伏想行平康郗新婦大都小差卿大小佳 並法書要錄

中郎女帖

中郎女頗有所向不今時婚對自不可復得僕德意君頗冷不大都此亦當在君耶 淳化一百二十二〇冷一作淪

姨母帖

十一月十三日羲之頓首頓首頃遘姨母哀哀痛摧剝情不自勝奈何奈何因反慘塞不次王羲之頓首頓首 寶章集

又

書未云得諸爲慰知汝姨欲西情事難處然今時諸不易得東安書甚不欲令汝姨出惡至想自思之

李氏甥帖

十二日告李氏甥得六日書爲吾劣劣力不一一羲之白

雜帖 以下俱稱汝是與其卑行也

汝宜速下不可稽留計日遲望今日亦語劉長史令

速

又

去冬遣使想久至乖離忽四年言之歎慨豈言所喻悠悠數十卒當何期汝等將慎爲上知復何云

又

汝尚小愁思兼至不可居處多疾足下前許歲未令暫還想必可爾故復白

又

行近遣書想卽至此雨汝佳不得懸心吾之劣力數字

又

知汝表出便去不得見汝此何可言想秋必還恐此書不復及汝不一一（並法書要錄）

又

比奉對對兄以釋豈一（淳化四）

又（屏風帖）

汝不可言未知集聚日但有慨歎各慎護前與𡛼試求屏風遂不得答爲也（淳化五）

又

知彼乃爾切切汝乃獨坐但有憂邑懸遠不能得遣

人且吾無復久意果去當南視汝等也（淳化一百四十四）

又

兒故未至不知何父知足下念（法書要錄）

書記洞詮卷第四十九 終

書記洞詮卷第五十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晉十六

王羲之（五）

○趙德麟侯鯖錄云閣下法帖淳化中所集其中多弔喪問病此見列誤乃唐國子祭酒李涪所撰短啓出於晉宋兵革之間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病不得輒行尺牘羲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故也沈括筆談云晉宋人墨跡多是弔喪問疾書簡唐正觀中搜求前世墨跡甚嚴非弔喪問病書皆入內府士大夫家所存皆當日朝廷所不取者所以流傳至今今右軍諸帖凡爲問慰而無名氏可附者合此二卷

問慰諸帖上

婦安和婦故羸疾憂之燋心餘亦諸患

又

卒喜慰氣滿無他治嗽數合米來三日

又

明或就卿園碁邑散今雨寒未可以治謝江表付還（四字一行）

又

得書知足下問吾航髂上下薰夏腰骨拘（缺）痛俛仰欲不得此何理耶願輒與相見無盡治宜足下得益使之不疑也但月又未陰沈沈恐不可鍼不知何以教目前甚憂悴王羲之

又

比信尋知足下有書可道知足下未能得果望近爲然知得家問賢子動疾念甚憂慮懸得後問不分張何可久幼小故疾患無賴

又

山下多日不得復意問一昨晚還未得遣書得告知中冷不解更壯温甚耿耿服何藥耶僕此日差勝尋知問王羲之頓首

又

念足下窮思兼至不可居處雨氣無已卿復何似耿

耿善將息吾故劣力知問王羲之

又

若可得耳要當須吾自南但增感塞

又

未復知問睛快卿轉勝向平復也猶耿耿想上下無恙力知問不具王羲之敬問

又

人理不可得都絕每至屬致使人多歎

又

足下差否甚耿耿喉中不復燥耳故知問具示王羲之白

又

遂無雨候使人歎得諸孫書高田皆欲了

又

得書知足下患癖念卿無賴思見足下冀脘果力不一一王羲之白

又

此賢懷所禮也而一一　謝二侯（三字一行）

又

五月十四日羲之近反至也得七日書知足下故爾

耿耿善將息吾腫得此霖雨轉劇憂深力不一一羲之

又

因緣示致問非書能悉想君行有肯信

又

又以表書示卿政當亦不

又

此段不見足下乃甚久遲而明行集冀得見卿

得申近不問（五字一行）　謝侯（二字一行）

又

十一月十八日羲之頓首頓首從弟子夭沒孫女不育哀痛兼傷不自勝奈何奈何王羲之頓首

又

十月十一日羲之敬問得旦書知佳爲慰吾爲轉差力不一一羲之敬問 汝帖云二月

又

廿八日羲之白得昨告承飲動懸情想小爾耳還旨不具王羲之再拜 絳帖小作不旨作白

一日不暫展至恨叱而不已便懷不果東至可恨思

敘想閑暇必顧也

又

適都使還諸書具一一須而具懷

又

八月二十四日羲之頓首　竟增哀感奈何奈何雨足下可耳不得問　日懸心吾故劣劣王羲之頓首

又

時行皆遍事輕耳彼云何

又

復委篤恐無與理諸人書亦云爾也憂之怛怛得停乃公私大計也

又

君頃以何永日憶去冬〻不可得知如何如何

又

近書及至也瞻望不遠而未期蹔面如之何遲得問也

謝侯數不在歎 此一行至底皆缺

又

前知足下欲居此常喜遲知定不果悵恨未知見卿期當數音問也

又

見此當何言但恐令婦必門首有出復有將來之弊耳此願盡珍御理

又

懷足下可謂禮之缺今以志心寄卿想必至到論之救命不暇此事於今爲奢遠耳要是事其本心

又

雨寒卿各佳不諸患無賴力書不一一羲之問

又

想官舍無恙吾必果二十日後乃往遲喜散恙比爾

自相聞也

又

九月二十五日羲之頓首便涉冬日時速感歎兼哀傷切不能自勝奈何得七月末時書爲慰始欲寒足下常疾比何似每耿耿吾故不平復憂悴力困不一一王羲之頓首

又

七月五日羲之頓首昨便斷草葬送期近痛傷情深奈何奈何得去月二十八日告具問慰懷力還不次王羲之頓首

又

羲之死罪去冬在東鄮因還使白牋伏想至自頃公私無信便故不復承動靜至於詠德之深無日有隧省告可謂眷顧之至尋翫三四但有悲慨民年以西夕而衰疾日甚自恐無蹔展語平生理也以此忘情將無其人何以復言惟願珍重爲國爲家時垂告慰絕筆情塞羲之死罪

又

宿息想足下安書吾猶不勝能佳一十早往遲王羲之頓首

又

羲之白不復面有勞得示足下佳爲慰吾却遽又睡甚匆匆力不具王羲之白

又

六月十九日羲之白使還得八日書知不佳爾何耿耿僕日弊而得此熱匆匆解日耳力遣不具王羲之白

又

十二月一日羲之白昨得還書知極不加疾人甚憂耿耿消息比佳耳吾至乏劣爲爾日日力不一一羲

之報

又

想明日可謝諸子

又

十四日羲之白近反不悉（缺）兩足下佳不不得近問問無殊不佳頓劣因不一一羲之白

又

羲之頓首何既知意至諸君皆困乏常想無之何緣作此煩損今付還王羲之（何荷通用）

又

一日多恨知足下散動耿耿護護吾至不佳劣劣不
一一王羲之頓首

又

初月一日羲之白忽然改年新故之際致歎至深君
亦同懷近過得告故云腹痛懸情灾雨比復何似氣
力能勝不僕爲耳力不一一王羲之

又

旦書至也得示爲慰云小大多患念勞心遲見足下
未果爲結力不一一王羲之白

又

知書有去縣奔去誠意義官至也有禮制恐不必果
耶且君在彼縣常以爲得意宜思之耶意至故示

又

適欲遣書會得足下示

又

二十三日羲之報一日得書皆在計書所不得有反
轉熱卿各佳不定何可得來遲面不一一王羲之報（計書所一作計所）

又

冀行面遣知問王羲之白

又

十二月廿四日羲之報歲盡感歎得十二日書爲慰
大寒比可不吾故羸之力不一一王羲之報

又

吾至今目欲不復見字

又（初月帖）

初月十二日羲之累書至得去月二十六日書爲慰
比可不僕下連連不斷無所一欲噉輒不化消諸弊
甚不知何以救之罔極然及不一一羲之白

又

昨近有書至此故不多也遲書不悉耳

又

此言不可乏得知足下問吾忽忽力數字

又

足下知消息今故遣問使至具示之力書不一一王
羲之白

又

民以頃情事不可不勲思自補節勤以食噉爲意乃
勝前者而氣力所堪不如自喪初不哭不能不有時
惻愴然便非所堪衰事損人故最深益知不可不豁

之
又
吾涉冬節便覺風動日日增甚至去月十日便至委
篤事事如去春但爲輕微耳尋得小差囙爾不能轉
勝沈滯進退體氣肌肉便大損憂慮甚深今尚得坐
起神意爲復可耳直疾不除晝夜無復聊賴不知當
缺得蹔有閒還得缺其寫不如今忽忽日前耳手亦
惡欲不得書示令足下知問
又
七月十五日義之白秋日感懷深得五日告甚慰晚

熱盛君比可不遲復後問僕平平力及不一一王義
之白
又
知君患隱何以及爾是爲疲之極也一知此事恐不
可以不絕骨肉之愛無論人事也乃甚憂君若自量
過歎患不以輕心者一事不爾當何理
又
不得君家書疏多往來皆平安耳今年此夏節氣至
惡當令人危紉小疾苦故爾憂勞不可言
又

七月二十一日義之白昨十七日告爲慰極有秋氣
君比可耳力及不一一王義之頓首
又
得九日問亦云鄙平平想得涼轉勝以疾乃服法必
解此意
又
來月必欲就到家而得其問云尚多溪毒當復小却
耳僕故有至臨川意尚未定自更有果南行者還乃
得至壽春耳
又

得都九日問無他
又
得反又獲示知足下發動脅腫卿此疾苦甚似期一
一想消一當轉佳爲何治也吾爲亦劣大都復是平
平隔耳許日前後有其效何喻葉涼日晚散耳尋復
知問王義之
又
義之頓首賢女殯斂永畢情以傷惋不能已已兄足
下愍悴深至何可爲心奈何奈何不能無時之痛憂
卿便深今何如患深達既往吾志匆匆力知問臨書

惻惻王羲之頓首

又

書想至陰寒想自勝常

又

足下行穰久人還竟應快不大都當任縣量宜其令闕　因便任耳立俟王羲之白

又

十九日羲之頓首明二旬增感切奈何奈何得十二日書知佳爲慰僕左邊大劇且食少至虛乏力不一一王羲之頓首

又

羲之死罪累白想至雨快想比安和遲復承問下官劣劣日前可力白不具王羲之死罪

又

及以令弟食後來想必如期果之小晩恐不展也故復旨示羲之報

又

甲夜羲之頓首向遂大醉乃不憶與足下別時向至道家乃解尋憶乖離其爲歎恨言何能喩聚散人理之常亦復何云惟願足下保愛爲上以俟後期故旨遣此信取足下過江問臨紙情塞王羲之頓首

又

足下識先日之言信信具

又馳情帖

數上下問如常何可得集耶念馳情未異果爲結念致問

又

畢力果思遲言面不可復得此與范期後月五日遂乃尅耳還遣旨進

又

鄙疾進退憂之甚深使自表求解職時以許乃當是公私大計然此舉不深又不宜是之於始二三無所成可以示從女其劣欲知消息

又

此雨過將爲災想彼不必同苗稼好也

又

吾頃胷中惡不欲食積日勿勿五六日來小差尚甚虛劣風威大動舉體急痛何耶賴力及足下家信不能悉王羲之

十月五日羲之忽有感情兼深足下得不可至前得

足下似行一書爲慰故不適足下昨還如常耳雖不
得旨問遠得足下書輙且問爲慰吾頃習中惡不欲
食積日匆匆五日來小差七日羲之白（淳熙續帖後同要錄）

又

思率府朝得書知問足下差但尚頓極之不一一

又

初月一日羲之報忽然改年感思兼傷不能自勝奈
何奈何異更寒諸疾此復何似不得問多日懸心不
可言吾猶小差甚尚劣力遣不知羲之報

又

卿各何罪似先羸而處至痛憂涕深重得之思寛遣
吾益乏劣自力不報息

又

十月十五日羲之頓首月半哀傷切心奈何奈何不
可居忍得十三日書知問此何以恒耿耿吾至匆匆
小佳更致問王羲之頓首

又

羲之白乖違積年每惟乖苦痛切心肝惟同此情當
可居處羲之脚不踐地十五年無由奉展比欲奉迎
不審能垂降不豫惟哽　故先承問羲之再拜

又（圍碁帖）

再昔來熱如小有覺然書故難堪知足下患之云故
以圍碁是不爲患吾其爾無佳自得此熱憔悴終日
未果如何王羲之頓首

又

寒伏想安和小大悉佳奉展乃具

又

羲之頓首涼君可不女差不耿耿想比能果力不王
羲之頓首頓首

又

十二月十日羲之白近復追付期想先後皆至昨得
二十七日告知君故乏劣腹痛甚懸情災雨比日復
何似善消息遲後問復平平不一一王羲之白

又

知尋遣家信遲具問

又

向遣書想夜至得書知足下問當遠行諸懷何可言
十一必早發想至足下如向期也

又（十二月帖）

十二月二十二日羲之白節近感歎情深得去月二

十三日書知君故若日耿耿善護之往不僕得大寒
疾不堪甚力還不具王羲之白

又

適書至也知足下明還行復尅面王羲之白

又

小大佳也賢兄如猶當小佳然下不斷尚憂之

又

羲之頓首白雨無已不兒猶小差力不一一王羲之
頓首

又

此公立德由來而嬰斯疾每以悵慨常冀積善之慶
當獲潛佑契同昔人尋憶　事緬然永絕哀悅深至
未能喻心省足下書固不可言已矣可復奈何絕筆
流涕

又

足下各可耳復雨可厭若吾所噉日去不復辭此意
想足下明必顧之遲散羲之頓首

又

羲之死罪累白至也辱十四日告慰情念轉寒想善
平和下官至匆匆自力白

又

羲之死罪諸人何似耿耿

又

遣令使白恐不時至耳

又

月十三日羲之頓首追傷切割心不能自勝奈何奈
何昨反想至向來快雨想君佳方得此雨為佳深為
欣喜信既乏劣又頭痛甚無疾力不具王羲之頓首

又

羲之頓首想創轉差僕其爾未欲佳憂憒力知問王

羲之頓首

又

三月十三日羲之頓首近反亦至念足下哀悼之至
不可勝更寒外足下何如吾劣劣力遣知問王羲之
頓首

又

羲之白一日殊不叙潤懷得書知足下咳劇甚耿耿

又

護之冀以散力不一一王羲之白

又

書成得十一日疏甚慰三舍動靜馳情先書已具不

得一一

又

諸患者復何如懸心比疏巳具不復一一

又

書匆匆未得遣信又不知足下問吾旣不快弱小疾苦甚無賴損尚小停有定去日更與足下相聞還不具王羲之白

又

適書至也此人須當令塗想足下可爲停之故示王羲之頓首

又

六月三日羲之白徂暑此歲巳半載慨深可得二十七日書知足下安頊耿耿愁增患耶善消息吾至匆匆常恐一夏不可過不一一王羲之白

又

旦奉祠感思悲慟得書知問吾之劣力不一一王羲之問

又

王逸少頓首敬謝各可不欲小集想集後能果

又

足下晩各何以恒灼灼吾坦之欲不復堪事然力不一一王羲之頓首

又

足下各復何以恒灼灼故問王羲之白

又

羲之頓首君可不語差也耿耿力知問王羲之頓首

又食穀帖

累書想至君比各可不僕近下數日匆匆腫劇數爾進退憂之轉深亦不知當復何治下由食穀也自食穀小有肌肉氣力不勝更生餘患去月盡來停穀噉

麪復平平耳並法書要錄

書記洞詮卷第五十終

書記洞詮卷第五十二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晉十七

王羲之六

問慰諸帖下

適得書知足下問吾欲中治甚憒憒向宅上靜佳眠都不知足下來一甚無意恨不暫面王羲之淳化一○黃云自適得書至慰馳竦耳惟穆松秋中二帖差似逸少書餘並僞作又宅上靜眠過此如命等乃今流俗語

又

差涼君可不今日寔顧不遲面力知問王羲之淳化三

又

奄至此禍情願不遂緬然永絕痛之深至情不能已況汝豈可勝任奈何奈何無由敘哀悲酸淳化六

又

此諸賢粗可時見省甚爲簡濶遠須異多小患而吾疾篤不得數爲歎耳淳化十四

又

秋中感懷雨冷冀足下各可耳脾風遂欲成患甚憂之力知問王羲之頓首脾劉誤釋作髀○淳化十八

又

想小大悉佳蔡家賓至君情感益深惟當擬遣之耳淳化二十五

又

知足下散勢小差此慰無以爲喻云氣力故爾復以胡但想散患得差餘當以漸消息耳淳化二十六胡一作他

又

吾頃無一日佳衰老之弊日至夏不得有所噉而猶有勞務甚劣劣淳化二十七

又

知足下連不快何爾耿耿善將適吾積羸困而下積

日不斷情慮尚深殊乏自力不能悉淳化二十九米云智永書

又

月半哀悼兼至奈何奈何得告承復下懸耿至勿勿願不具王羲之再拜淳化三十三○勿勿劉合作具

又餞行帖

今遣鄉里人往口具也行成旅以從是月也景風司至星火殷肯伯趙鳴而載陰爽鳩習而揚武時可以升高遠望禮可以出宿餞行有詔具寮爰開祖　米云僞帖伯思云賈曾送張說赴朔方序中云備官而行成旅比從是云云有詔具寮爰開祖宴且申後命寵以蕃錫此卷有此文自行字上祖字下皆亡之而作草書多不綴屬當是集逸少書寫此敘耳先輩以爲張說送賈至文非也米亦以自是月下爲僞殊不知自行成下已僞蓋此失其首尾而米未嘗考賈曾文也○淳化三十四

又

四月二十三日羲之頓首昨書不悉君可不腫劇憂之力遣不具淳化三十六

又

羲之頓首濶別稍久眷與時長寒嚴足下何如想清豫耳披懷之暇復何致樂諸賢從就理當不踈吾之朽疾日就羸頓加復風勞諸無意賴促膝未近東望慨然所冀日月易得還期非遠耳深敬宜音問在數遇信忽遽萬不一陳淳化三十七○黄云字既甚惡而筆語乃爾非逸少書無疑

又

吾昨得一日一起腹中極調適無所爲憂但顧情不可言耳淳化四十一○米以爲張長史書黄云米多以草字差大者爲非二王書理恐未竟

又

追尋傷悼但有痛心當奈何奈何得告慰之吾昨頻哀感便欲不自勝舉旦復服散行之益頓乏推理皆如足下所誨然吾老矣餘願未盡惟在子輩耳一旦哭之垂盡之年將無復理此當何益冀小卻漸消散耳省卿書但有酸塞足下念故言散所豁多也王羲之頓首米以爲大令書黄云字勢圜緊既非獻之體中云吾老矣餘願未盡惟在子輩耳案大令壽四十三初無後嗣法書要錄逸少帖内有此○淳化四十五

又

廿日羲之頓首節日感歎深念君增傷災雨君可也淳化五十四

又

僕可耳力數字王羲之頓首淳化五十五僕米作餘

又

七月一日羲之白忽然秋月但有感歎信反得去月七日書知足下故羸疾而觸暑遠涉憂卿不可言吾故羸乏力不具王羲之白淳化五十八而劉釋作[illegible]

又

阻暑感懷深得書知足下故頓乏食差不耿耿吾故尒耳未果爲結力不具王羲之淳化六十二

又

初月二日羲之頓首忽然今年感遠兼傷情痛切心奈何奈何念君哀窮不已羲之皇恐淳化六十八○皇恐施作呈耳法書要錄哀窮下云奄經新故仰慕崩絶豈可堪忍比各何似相憂不忘當深消息以全勉爲大僕哀老殆是日不如日力知問王羲之頓首

又

足下時事少可數來至人相尋下官吏不東西未委若爲言敘乖足下不返重遣信往問願知心素淳化六十

九〇至一作主吏大觀作更敘一作欲一作命

又

吾帷足下忝朝少晚不審有何事情致使如然也王羲之再拜淳化七十

又

十月七日羲之報前過足下所得其書想姝有勞弊然叔兄子孫有數人足慰目前情至取答委曲故具示可令必達以副此志且山川甚有形勢遠想慨然又出藥精要有驗信次可致當大惠也從弟分別吾深憂慮卿女轗軻想何可處差充喜言不多耳羲之

淳化七十三〇黃云十月七日帖米以爲集戚子謂昨見君帖帖亦然蓋二帖字意皆不相屬而十月帖頗取十七帖中足慰目前可令必達以副此志遠想慨然等帖中語廁其間如云足下尚停數日得告承長平未佳足下小大佳也知比得丹陽書熱日更甚期已至旦反想至七帖皆後人依放中有云不易可得過夏知有患者早乘涼行皆非當時人語承足下還來一帖不論可見其僞荀侯帖云安好齊州明公還得歸洛也詞筆皆如初月帖

又

羲之白君晚可不想比果力不具王羲之白淳化七十七

又

云足下尚停數日半百餘里瞻望不得一見卿此何可言足下疾苦晴便大熱小舩中至不易可得過夏不甚憂卿還具示問小舩劉釋作此恒一作所恨〇淳化七十八

又

熱日更甚得書知足下不堪之同此無賴早且乘涼行欲往遲散也王羲之〇且一作宜又作旦〇淳化八十六

又

七月六日羲之白多日不知問邑邑得二日書知足下昨問耿耿今已佳也淳化八十九〇昨一作比

又

月末必出[illegible]兄君無以爲喻淳化九十二

又

承足下還來已久別欲忝慰爲涂患不能得往問眷仰情深豈此委具一兩日少可尋冀言展若因行李願存故舊今遇賢弟還得數張紙勞動幸不恡耳謹此代申不具釋智永米云子敬書大觀第五卷次智果帖下〇淳化九十五

又

雪候既不已寒甚盛冬平可苦患足下亦當不堪之轉復知問王羲之淳化九十六〇苦上作吾盛下要錄有日字轉下有尋字

又

知君當有分住者念處窮毒而復分乖尚可居情想反理斷當淳化九十九

又

且反想至所苦晚差不耿耿僕腳中不堪沈陰重痛不可言不知何以治之憂深力不具王羲之頓首淳化一百

又

深以自慰理有大斷其思豁之令盡足下勿乃憂之足下殊當憂吾故具示問淳化一百一

又

晚復毒熱想足下所苦竝以佳猶耿耿吾至頓劣劣冀涼意散力知問王羲之頓首淳化一百二〇黃云上二帖唐文皇所臨

又

足下家極知無可將接為雨遂乃不復更諸弟兄問疾深護之不具王羲之白淳化一百三〇淳化羲之白耳從大觀〇米云僞

又

知彼清晏歲豐又所使有無一鄉故是名處且山川形勢乃爾何可以不游目淳化一百七〇使十七帖作出

又

八日羲之頓首多日不知君問得一昨書知君安善為慰僕似小差而疲劇昨若耶觀望乃苦輿上隱痛前後未有此也然一口一昔勞復不極以此為慰耳力不淳化一百十六〇似施作比望一作宦若一作者

又

鄉里人樂著縣戶今送其名可為領受君頃就轉佳不僕自秋便不佳今故不善差頃還少噉脯又時噉麪亦不以為佳亦自勞弊散係轉久此亦難以求泰不去人間而欲求方外此或速弊皆如君言淳化一百十七

又

便大熱足下晚可耳甚患此熱力不具王羲之上淳化一百十八

又

發瘧比日疾患欲無賴未面邑邑反不具王羲之淳化

一百二十三

又

得書知問腫不差乏氣忽忽而近羲之報淳化一百二十四

又

足下各如常昨還殊頓胃中淡悶干嘔轉劇食不可強疾高難下治乃甚憂之力不具王羲之淳化一百二十五

又

濶轉久勞想豈舍知足下常得之卒未近緣如何足下數令知問淳化一百三十〇黃云卒未近緣如何非晉士語

又

十一月四日羲之白冬〻中感懷深始欲寒足下常疾何如不得近問邑邑吾故苦心痛不得食經日甚爲虛頓力及不具王羲之白 淳化一百三十一

又

不得執手此恨何深足下各自愛數惠告臨書悵然 淳化一百三十三

又

此蒸濕難爲人得示知足下故爾堪行想不成病耳吾至無賴行尅王羲之頓首 淳化一百三十六○米云子敬代父書黃云非也結字不同詞亦異體此與阮公故爾家月末三帖絳帖合而一之

又

羲之白昨故遣書當不相遇知君還喜慰足下時行想今善除猶耿耿僕時行以十一日而不保如比日便成委頓今日猶當小勝不知能轉佳不積不卿至劣劣力還不具王羲之白 淳化一百四十一○善除一作善保

又

月半哀感奈何奈何念邑邑罔極之至不可居處比日何似痺差不悒悒力知問王羲之頓首 淳化一百四十三○米云子敬代父書黃云月半帖雖晉語字不合作蓋後人寫二王尺牘中語耳

又

日五期結極以大先師之言皆著推此言之無驗如此事君當欲知故及宜停宅 淳化一百四十八

又

適欲遣書云得示知足下得涼以爲佳甚慰知多疾患念勞心吾故不欲食幾以爲事恐不可久邑邑思而行故果之王羲之 淳化一百五十二○幾一作此來邑邑一作區區行疑作非此又見續帖無後六字米云智永書○已上並淳化帖

又

初月十三日山陰羲之報近欲遣此書停行無人不辦遣信昨至此且得去月十六日書雖遠爲慰過囑

卿佳不吾諸患殊劣劣方涉道憂悴力不具羲之報 寶章集○萬歲通天王方慶進帖

又

隔日不面懸遲何極計足下須人兼具此等事勢速令垂報也 絳帖

又

重告慰情吾腹中小佳體痺乏氣便轉差深以爲慰慰足下意也王羲之頓首 豫章帖

又

羲之白不審尊體比復何如遲復奉告羲之中冷無

賴尋復白羲之白 豫章帖

又

羲之頓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未果爲結力不次王羲之頓首山陰張侯 閱古堂帖

又

舊志志道意甚懃至不知爲盡心朝夕而已有所希耳一自任之耳當以君書示 河東薛氏帖

又

九日以當力見

又

祠物當治護信到便遣來忽忽善錯也 並書史

又 言敘帖

思言叙卒何期但有長歎念告 米云獻之送梨帖柳公權記後細題一行曰又一帖十二字連之余辨乃右軍書公權誤爲子敬也縫有貞觀半印世南孝先字跋印與跋今皆不存而此帖諸名帖中皆無之猶幸有此耳○賜書堂帖

女妻九帖

知足下哀感不佳耿耿吾下勢腹痛小差須用女妻九得應甚速也

吳興鮓帖

今付北方脯二夾吳興鮓二器蒜條四千二百 又一帖云今付吳興鮓二器

紫石散帖

二十九日羲之報月終哀摧傷切奈何奈何得昨示知弟下不斷昨紫石散未佳卿先羸甚羸甚好消息吾比日極不快不得眠食殊頓勿令合陽冀當佳力不一一王羲之報

新栗帖

復數橘子即云乃好可噉久得新栗此院冬桃不能得多送觸事何當不存往恒語然獨折

須果帖

知須果栽便可遣取視君勢陳欲欲無出理

朦風膠帖

朦風膠今年似晩來年其主不起首者想或可得借乎

噉蚶帖

蚶二斛䧅二斛前示噉蚶得味今旨送此想噉之故以爲佳比來食日幾許得味不具示

須米帖

知須米告求常如雲此便大乏劫以米五十斛與卿有無當共何以論借

又

今有教勑付米可送之

麻紙帖

下近欲麻紙適成今付三百寫書竟訪得不得其人示之（並法書要錄）

噉豆帖

噉豆鼠傷如佳今送能噉不（淳化十六）

鯉魚帖

義之白送此鯉魚征與敬耶不在不乃邑邑不（淳化三十二）

舍子帖

信云舍子別送乃是北方物也何以欲此欲幾許（淳化十九）

擇藥帖（一作採藥帖）

鄉里人擇藥有發簡而得此藥者足下豈識之不乃云服之令人仙不知誰能試者形色故小異莫亦嘗見者謝二侯（擇一作採簡作夢亦作與又作可○淳化九十二）

卬竹杖帖

周益州送此卬竹杖鄉尊長或須今送（淳化一百三十一○鄉二王帖作卿）

狼毒帖

須狼毒市求不可得足下或有者分三兩停須故示（淳化一百三十七）

採菊帖（黃以爲採藥帖）

不審復何以永日多少看未九日當採菊不至日欲其行也但不知當晴不耳

倫等還殊慰意增慨知足下疾患小佳當惠緣想哀能果遲此善散非直思想而已也尋復有問足下以數示由爲諸力不具（淳化一百四十一○倫等以下二王帖云尚別作一帖由爲諸力不具亦別作一帖）

黃甘帖

奉黃甘二百不能佳想故得至耳船信不可得不知前者至不（淳化一百四十五）

奉橘帖

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豫章帖○按書史作顆米云唐賢右軍帖○黃云韋應物詩知君臥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取諸此也　黃一作嘗　須一作更）

白石枕帖

白石枕殊佳物深感卿至（書史）

褁鮓帖

裹鮓味佳令致君所須可示勿難當以語虞令（米云右軍唐摹四帖一帖有裹鮓字薛道祖所收命爲裹鮓帖裹鮓之外則安善道意服食三帖是也）

筆精帖

紙筆精要深念兒至一物而無所出後信酬欸（米云羲之筆精帖集在諸家碑上繼有貞觀半印當時與大令日寒帖同在故相王晉家狀蘭亭所刻亦誤以爲羊欣今貞觀印已不復存又紙下少一妙字文亦斷闕難解恐至寶不失始取以存古當有能辨之者○蘭亭帖）

愛鵞帖

數日雨冷腎氣𤸇腰復嗽動靜遇風縈陂湖氿漲舩不可渡勿訝謝光祿鵝在山下懸情可愛羲之遺（賜書堂帖）

野鴨帖

損惠野鴨一雙秋來未得始是嘗新遠能分遺但深佩耶二謝（黄云近世僞作殊惡）

鄭茶帖

節日紫牽少睡鄭茶微炙善佳今姊差耶石首餐食之消瓜成水此魚腦中有石如棊子野鴨亦有云此魚所化乾鵲青黛主風搐搦良

鸜鵒帖

鸜鵒糞白去䵟黯瘢黶令人色態此禽不卵生口吐其雛獨爲異耳

鷹嘴帖

鷹嘴爪炙入麝香煎酥酒一盞服之治痔瘻有驗十七日羲之頓首

豉酒帖

又[illegible]焦小服豉酒至佳數用有驗直以純酒漬豉令汁濃便有多少任意（並賜書堂帖）

石脾帖（此疑非書）

石脾入水卽乾出水便濕獨活有風不動無風自搖天下物理豈可以意求惟上聖乃能窮理（愛帖）

東書堂帖（東書堂永樂中周藩所刻頗多僞雜不足證憑今附此末前六條乃汝帖也荷華雖已殘及字字新奇等語猶惡俗）

想佳卿以得速還欲令今早去時反也

省書增感切及反不具羲之報

念足下罔戀之至不可居處白此已具委也

前却食小差數數便得疾政由不消化故

二月廿日羲之頓首二旬期等小祥日近傷悼深至切割心情奈何奈何近得告爲慰力及數字王羲之

羲之白昨得期書知君可耳（並汝帖）

又

治頭■悶或患癰腫頭不卽潰者以此藥帖之皆
良■麻巴豆薰陸石■芎藭松脂六物■擣如米粒
許少加其分頭悶處先其巴豆三分減一松脂剃去
髮方寸以帛帖藥當病上帖之周時帖刮上爛皮以
主麻油和石■塗上當有黃水出爲佳義之上

荷華想已殘處此過四夏到彼亦屢而獨不見其盛
時是亦可訝豈亦有緣耶弊宇今歲植得千葉者數
盆亦便發花相繼不絕今已開二十餘枝矣頗有可
觀恨不與長者同賞相望雖不遠披對邈未可期伏
■可勝悵惘耶

近遣傳散有書想旦夕還近徒步還得二十八日書

吳興又道此月一日不知何以情怨修歎乃復以示
法謝峰事秋便令要且令必果

想清和士人佳也此平安安不過停數日日無爲樂
葢增想想孔長史安善足下令知問累有書也足下
入年哀得俱還不思■以事爲歲

州民王羲之死罪賢弟逝沒甚痛柰何白牋不備羲
之頓首

太尉門左不可言同此酸慨

小大何如二妹佳爲慰諸舍可何新婦委頓態人期
弟各可不想今日能■書莫必來宿也若宜
日■思夏■羲之報

諸賢子粗足自枝汪示吾弱息毀弊大兒恒救命足
令人心燋先是之懽於今皆爲哀苦自非復衰年所
堪豈復以既往累心率事自難爲懷如之何

卿女毋子粗平安喪際賢女動氣疾當時乃勿勿令
以除也他等皆知孝思先日之歡於今皆爲哀苦觸
事切人處此而能令哀惻不經於心殆空語耳一至
於此何所復言

此粗平安修載來十餘日諸人近集存想明日當復

悉求無由同增慨

東比何爲慰郎以也謝諸子往矣如何

得書知足下問何萬來一昔不得眠便大乏足下念
王羲之

■勞人意以書示妹汝母■不多書尋更有信
也

致履足下各一量■當嘗■長
久■此草書嘗多勞■亦知足下書字字新竒縣點
圓轉美不可再書得足下閑下比來遲遲終不可
也之果云云

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輕行動如飛也足下更與下
七致之不治多少尋面言之委曲之事實亦[illegible]人尋
過江言散

舊京先墓毀動奉諱號慟五内若割痛當柰何柰何
王羲之頓首頓首

頃日親親俓過諸婚經卹體力不復堪之故未復遣
信耳

二月二日汝婦毋一[illegible]夜亡親親傷怛汝不可言[illegible]
問足下旨爲致誠答今旨意致來勿忘此意自決今
以資嚴知不大疾患念勞心

書記洞詮卷第五十一 終

書記洞詮卷第五十二

江東 梅鼎祚 篹輯

晉十八 東晉

王獻之 字子敬羲之第七子歷位中書令世稱大令

辭中令書 獻之自吳興內史徵拜中書令

外出謂公私可安耳勳賞旣奏亦已息望但使明公不遺有會不忘亦何憂便餧耳[illegible]志不慕高情不忘榮懇懇所詠惟願離今任耳餘無所擇伏度朝恩不過存愍故舊使逢酋與蘭蕙齊榮耳明詔爰發恩已被矣榮實厚矣必何須拜而治順許而弛今日君臣

之際差可觶適願樂也若民有纖芥少裨聖化亦當求自策效而能臨姝寵必欲免耶思之實熟萬無此理古來亦未有量力而致深罪者蔡司徒立帝王於御牀詔驛數反其不祇順正止於免黜耳此外希不矜體者違命誠爲深愆曲從實復過此伏度天海容納必當哀許仰憑仁眷惟願垂救動成塵穢轉難爲顏乃欲覲謁忽患齒痛疼慘無賴語迫罔知所厝冒復啓誦謹草上呈罄竭款實謂爲粗盡一豪虛矯神明殛之若民可作尚書令而使四海推歷者亦人誰不堪動德益世尚當有讓況民凡鄙而可冠冕耶王

懷祖先輩名流作此職可謂僉允桓宣武窺尚書門猶言此中無人固知當之未易也劉既不便彌不自宣故寄之翰墨益增縈忤飢渴還旨願不作悠悠常誨耳獻之死罪州民王獻之呈（雪溪堂帖）

與郗超論袁宏書（宏爲吏部郎獻之與超書）

彥伯已入姝足頻與往之氣故知捶撻自難爲人冀小郤當復差耳（世說○已入尺牘作已久誤 王敬美云足窺于蔽狹中）

玄度帖

玄度時往來以此爲慰與公使適還數日具都下問

人情所憂良可歎息諸從數問齡前來經日極爲差云仁祖欲請爲軍司不知行不（從一作賢○黄云玄度時來一帖米以爲無名人作僕謂此眞晉人語但筆勢疎緩多失落耳謂大令書則非蓋中云仁祖欲請爲軍司案獻之以晉孝武太元十一年年四十三卒謝尚於穆帝升平元年卒時獻之方年十三請軍司又在升平前大令是時纔十許歲安得已作書論時事殆是穆帝時他人書玄度何來遲亦此類○淳化二十七）

又（二王作使還帖）

玄度何來遲深令人憂懸耶常謂有理因祠監多感足下共事甚善然所造極難想足下每思先後卿豈須言親親不已意耳安石停此過半日猶得一宿送近道所以致歎何物喻之一十當浦陽諸懷兒不可言且不復得卿送有諸歎今此貪上道（大觀帖○淳化誤孥何物一行在前送近一行在後○常淳化作當卿二王帖作公貪一作奕○黄云亦似逸少語張長史輩僞作）

鄱陽帖

獻之白不謂鄱陽一門艱故至此追尋悲惋益不自勝奈何奈何政坐視其滅盡使人悲熱賴子高在此不爾無可成獻之（淳化十七○熱尺牘作熱不爾作下爾誤）

又（二王作散騎帖）

鄱陽書停諸舍便有月末具散騎書知情至草草未殄遣奉去月問承婦等復不能差深憂慮耳（淳化五十）

又

鄱陽歸鄉承脩東轉有理吾賢畢欲事必俟勝歡慰于懷耶吾終權宜至承今年饑饉仰惟年支都乏絕不謂乖又至於此耶吾脚尚未差極憂也（淳化七十）

鐵石帖

近與鐵石共書令致之想久達不得君問以復經月懸情豈可言頃更寒不適頗有時氣君頃各可耳遲旨問僕大都小佳然疾根聚在右髀脚重痛不得轉動左脚又腫疾候極是不佳幸食眠意事爲復可可冀非臧病耳（淳化四十四）

又（二王作散懷帖）

知鐵石前往快作樂諸君善處世一達於當年不復過此僕端坐將百日為尸居解日耳不知那得一散懷何其相思之深臨書意塞（二王帖云東坡詩有巳將鐵石充逸少之句益坡疑以為嶽鐵石故云按詩註嶽鐵石梁人非及與右軍父子同時今所謂與鐵石共書豈兩子張耶○淳化四十五）

德遠帖

前告先以陳事意必是更有家信未知期說見德遠書所致人耶何可足下今耶（下今施作卒念○淳化三十一）

祖希帖（張玄字祖希）

知祖希佳為慰慰數不得書其云至水門增深款之

法書要錄

授衣帖

獻之死罪授衣諸感悲情伏惟哀慕兼慟痛毒難居見徐儁弁使君書承比極勝但承此凶問當復大頓耳比日憂馳無復意不審尊體云何脚及可痛氣得此哀號何如先大惡時炎創特不堪此不乃為患眠食幾許使君今地實難為識然所以為識政在此耳當今可復使不萬全不願其以多筭難易得之便自可令不為因桑耳比者忉怛當不可言當不可言獻之死罪（大觀帖○淳化在此耳止）

衛軍帖

衛軍猶未平和而哀勞殊未得盡消息理常以不寧僕射得散力甚慰表解臺職不知得恕不復冠軍告懸企（復一作後○淳化十三）

府君帖（二王作極熱帖）

獻之白極熱敬惟府君此月內得書來時幾得問希此消息極悶悶軍中復如何患膿不能潰意甚無賴君有好藥必時復與府中多少極濟事耶（黃云極熱敬惟府君帖云來時幾得問希此消息極悶悶又云意甚無賴君有好藥云云極濟事耶又服油帖云不至絕艱辛也皆近世俗言字勢亦不至往非王氏帖明甚○淳化五十七）

領軍帖

還此今有書何以至不知諸舍故多患念勞以今差也得領軍書故在風丹楊書常疾動耿耿亦云得鄱陽近書為慰丹陽疾者不果來甚悵恨（云一作足○淳化六十三）

叅軍帖

東家尚未欲下李叅軍無政日有此議能自來此方寸無使聞上極不妙之事獻之頓首（淳化六十五）

冠軍帖（六十帖委曲合慶等巳至也為一帖）

委曲前書具想勝常也諸人悉何如承冠軍定入計今向達都汝奉見欣慶但恐停日不多耳（淳化四十八）

又

承冠軍故爾不覺轉勝灸無所覺憂馳深汝憔悴可言淳化五十八〇又一帖憔悴可耳

別郗氏妻郗曇女名道茂

獻之初娶郗氏女爲祕書丞尚新安公主及獻之遇疾道家上章法應首過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〇王氏譜咸寧中尚餘姚公主〇黃云奉對帖當是與郗家離婚也郗氏自太尉鑒後爲江左名族其姓讀如絺之絺世人以俗書郗字作郄因讀爲郄詵之郤非也郤詵乃晉大夫郤縠郗鑒乃漢御史大夫郗慮之後派原既異音讀迥殊亦近代氏族及小學二家之學不講故也陸魯望博古矣其詩云一段清香染郗郎亦誤讀也

雖奉對積年可以爲盡日之歡常苦不盡觸類之暢

方欲與姊極當年之足以之偕老豈謂乖別至此諸懷悵塞實深當復何由日夕見姊耶俯仰悲咽實無已無已唯當絕氣耳淳化十八〇俯仰施作纏綿〇當一作常

與兄徽之書徽之見後

兄伯蕭索寡會遇酒則酣暢忘反乃自可矜世說

歲終帖

獻之白節過歲終衆感纏心伏惟同之奉月初告承極不平復頭眼半體疥恒惡兄告說姊故殊黃瘦憂馳可言寒切不審尊體復何如眠食轉進不氣力漸復充耳遲復旨告獻之故爾獻之淳化十〇充一作先

磬石帖

獻之白兄靜息應佳何以復小惡耶伏想比消息理盡轉勝耳磬石深是可疑事兄憙患散輙發癰勢爲積乃不易願復更思獻之惟賴消息內外極生冷而心腹中恒無他此一事是差但疾源不除自不得佳論事當隨宜思之也獻之白勢一作熱爲積尺牘作爲治〇黃云散者寒食散之類散中益用磬石是性極熱有毒故云深可疑也劉表在荊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磬石熱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看果磬石滿塋又今洛水冬月不冰亦謂之溫洛下亦有磬石今取此石置瓮水中水亦不冰又鸛伏卵以助煖氣其烈能如此固不宜餌服子敬之語實然聊附于此　又云賴消息內外極生冷內外二字本行旁注故字差小而昧者摹塡著行中非

也當依本爲勝諸帖中此例甚多如十七帖中遠想慨然孔琳之帖恨恨腳中轉劇等字本皆側注後人摹以入行〇淳化十六

又姊性舊合磬石爲一帖

姊性纏綿觸事殊當不可獻之方當長愁耳當劉作常

違遠帖

吾十一日發吳興違遠兄姊感戀無喻慶等別不可言比奉告故多患姊經感極頓憂馳益深適諸議十六日告風疾故爾反側餘可行未東動靜不寧吾宜速吳與丞別兄進猶戀罔勞亦極惡馳情二女晚生皆佳未復華姜疏比來得直疏故惡故足當視華也

汝兒女茲可不淳化二十三〇吾一作五

廿九帖

廿九日獻之白昨遂不奉恨深體中復何如弟甚頓
勿勿不具獻之再拜黃云此近世人語非子敬書二王帖云黃以爲昨遂不奉恨深帖有秦漢篆筆中今自言故自不同貞不虛爾書中有相勞苦語極佳讀之了不可解者當是笺素敗逸觀其可讀者知其爾爾〇淳化二十四〇奉下一有別悵二字

又

獻之白承姊故常惡不審得春氣復何如冬馳情餘
安和至寧此故耳獻之白法書要錄

鵝還帖二王作諸舍帖淳化及二王帖鵝還云云并合上爲一今按其刻鵝還原提作

行首則此當別爲一帖王氏尺牘以鵝還鵝差名鵝還帖而無崇虛一條今並仍鵝還之名共舊名各附注諸舍亦載於前

諸舍復何如吾家多患憂而以問慰情不知可耳承
永嘉比復患下上下諸疾患乃爾燋馳豈可懷不審
今復何如姨卽平和耳貞壽不成病不淳化二〇憂一作望

又

鵝還慰姊意今已嘗向發分張諸懷可言殊嘗復憂
懸姆腹痛見差不劉家疾患卽差秀已還也已嘗陳作已嘗〇淳化三

又二王作慶至帖

慶等已至也鵝差不甚懸心宜道尋去奴定西諸分
張少言淳化四十九〇道一作還一作送

又鵝羣帖

獻之等再拜不審海鹽諸舍上下動靜比復常憂之
姊告無他事崇虛劉道士鵝羣並復歸也獻之等當
須向彼謝之獻之等再拜鹽劉作監須一作便誤〇黃云鵝者王氏子姪之小字耳猶袁羊顧虎之類或以此鵝卽逸少所愛之鵝甚可鄙笑又帖云崇虛劉道士鵝羣並復歸也獻之等須向彼謝之亦非當時尺牘體益以大令父逸少嘗書道德經換鵝而山陰曇釀村道士舉羣贈之故以此事傳會作是帖耳案崇虛館乃宋明帝泰始四年建子敬晉人何得已稱之又案魏收釋老志太和十五年詔立道家寺宇於桑乾之陰名崇虛寺去晉愈遠矣　王云此乃黃長睿東觀餘論而揚引爲已

辨亦可笑也然書家頗重鵝羣帖　按此明載法帖辯誤不必餘論〇二王帖注黃云右軍寫經換鵝時子敬尚幼少未必能作此簡好事者爲之爾如貞觀初陽師道輩可作此字恐不其然人之善書益有自幼天成者況子敬耶〇淳化七十一〇米云爲

散情帖

獻之白不審疾得損未極憂及更能出入未前書云
至於散情姨疾苦療得所深喜慰想必爲問敬和晚
際似差耶諸舍也能向諸弟各也敬和王洽〇淳化五十六

使君帖

姨等承更惡不審頃痊復不必須散時終得力耶此
藥甚佳想姊舉體不能行履服遂差安西且無恙府

君屬有和稀久滯行路同人絕得此心故當攜其長幼詣汝上下知彼駱驛有書示不足以慰吾意耶冬間必欲至足下所居承使君明練不謂漸有勝也君數集聚然其大都可耳吾止於月半間耶（黃云嫂等帖亦非大令書○淳化六十九○詣一作諸數一作散可耳作可可）

承姑帖

獻之白承姑比日復小進溼與爾不得一極和憂悚猶深不審以服散未必得力耳比鱗相聞故云惡懸懷使君數得書也（大觀帖○淳化承姑以一作比）

阿姑帖（二王作平安帖）

近奉阿姑告知平安極慰人意獻之遂不堪暑氣力恒惙恐是惡風大都將息近似小却（淳化六十）

東陽帖

不審阿姨所患得差否極令懸惻想東陽諸妹當復平安不審頃者情事漸差耶彼郡今載甚不能佳不知早晚至當遂至郡深相望（淳化五十二）

敬祖帖（王恊）

敬祖日夕還山陰與嚴使君聞頗多歲月今屬天寒擬適遠爲當奈何奈何爾豈不令念姊遠路不能追求耳（淳化七十二○君劉作知誤）

永嘉帖

願餘上下安和知婢日夕疏慰意育故羸懸心倪比健也適奉永嘉去月十一日動靜故常患不寧諸女無復消息獻之（淳化十一○餘奉各重一字）

又

育等可不轉思見之知恩慕不中（法書要錄）

天寶帖

白東告具天寶疾患問何其倉卒乏子孫常欣倫早成家以此娛上下豈謂奄失此女慇惜深至惻切心懷婳哀念當可爲心情願不可係使人惋惋悲政當

隨事豁之耳嫂先積弊復有此痛心不審不乃惡不甚以憂馳眠食復多少願遺無益盡消息理（淳化二十二○之一作令當劉作常）

仲宗帖

一月廿九日告仲宗奉世諸兒禍變無常（淳化三十三）

黃門帖

黃門隕背哀痛摧剝不自勝任奈何奈何及書感塞父姑告（黃門兄徽之也○淳化三十四黃云亦王氏帖而非大令書）

秀順帖

可必不耳企遲此大都如常秀順至慰意順心痛委

頓燋勞淳化三十八

靜娌帖

諸舍不能集會深哽塞仰料靜娌自常不和知從事
甚簡致此佳也淳化十九

豹奴帖

豹奴此月惟省一書亦不足慰懷深悉足下情素耳淳化五十三○豹劉作豹誤恒嗣小字豹奴王氏甥故二王帖中時及之

江州帖

知汝決欲來下是至願然嫂當得供養冀郡固有理
若宣城瑯琊不果南有空缺可作者此信還具白當

與在事論爲不可須留者便可決作來下記也上方
大枋想汝不過數枋足彼故當足合偶此耳人方當
粗足不果耳可白吾當托桓江州助汝此不辨得遣
人船迎汝當具東改枋枋三四吾小可當自力無湖
迎汝故可得五六十人小枋諸謝當有便是見今當
語之大理盡此信還一一白髀痛不可堪而比作書
欲不能成之法書要錄○淳化帖四十云吾當託桓江州助汝吾此不辨得遣人船迎汝當具東改枋三四吾小可者當自力無湖迎汝故可得五六十人小枋諸謝當有便是見今當語之大理盡此信還具白髀痛可堪而以作書絶欲不可識○黃辯云吾當託桓江州助汝帖米以爲張長史書雖未必然要非大令書也案此帖不至惡但縱任近俗無晉世清謏真非大令書姝不知亦寫右軍帖詞耳張彥遠右軍帖錄有此語此卷亾其半續帖逸少部中有前段結字姝應模矩蓋王氏子弟臨逸少書勝此遠矣　二王帖云按法書要錄此帖前有知汝欲來等數十字內吾字作五字不可識作不能成之乃在逸少帖中當以彥遠爲是王著以逸少無大草書故置獻之帖中耳○攺劉施作改可者黃諫作去無湖劉作無御諫作仰小枋諫作小揚皆非○當有下六十帖多一有字

二妹帖

忽動小行多晝夜十三四起所去多又風不差脚更
腫轉欲書疏自不可已惟絶歎於人理耳二妹復平
平昨來山下差靜岐當還淳化四十七岐一作政

諸女帖

想彼悉佳汝復見諸女不此近下故爾耳淳化七○近一作上

阮新婦帖一帖下後有君白二字

諸女無日事懸心阮新婦何日至慰姊目下淳化四

又

阮新婦勉身得雄甚善散騎姝常意也淳化十八○常陳作當

郗新婦帖

令外甥欲問郗新婦更篤憂慮深淳化三十五○令一作念欲一作知

范新婦帖

謝范新婦得缺富春過諸道路安隱甚慰懸心比日
涼郎至平安也上下集聚欣慶也華等佳不小娌比
小下大都可耳新婦舍其行更憐之不可言范新婦

省絳帖○米云余收于敬范新婦唐模帖嘗題詩曰正觀款書丈二紙不許兒奇尊父美而絳帖誤以爲右軍○東書堂帖佳不後云自新婦母子去寂漠難言思子輩不可言

新婦帖

新婦服地黃湯來似減眠食尚未佳憂懸不去心君等前所論事想必及謝生未還何爾進退不可解吾當書問也淳化五十○何一作可

慰意帖

得諸慰意吾故冀惡尋視汝又告

東近諸帖

未復東近動靜馳情昨即遣行爲不至耶

又

二十三日獻之問得十九日書之問後何如吾故劣力不一一王獻之問

又

向聞游諸縣作今退念時事缺覽之後復慨然

又

五月十二日獻之白節過感懷深至念痛傷難勝得五日告知君轉勝甚慰甚慰雨過此復何如想消息日平復也謹僕近纍不佳如惡氣當時極惡賴即還耳故虛劣匆匆還不多王獻之白

又

思想轉思省告知君亦同如今未知面期近遠此慨可言惟深保愛數音問尋故旨取君消息

又

信明還東有還書願送來已令分明至著都上

又

慰之吾故沈頓思見之故想時能問疾得來先報之不能得自致者旨取車王獻之答

又

獻之白奉承問近雪寒患面疼腫脚中更急痛兼少下甚馳情轉和佳不審尊體復何如得此諸患小差不復思何如幸能復散故鎮益久藥何以不更將之遲尋復旨若獻之弊於淡飦飲得春風氣惛亂言故欲熱復食酒爲腹可耳獻之白並法書要錄

相過帖

相過終無復日悽切在心未嘗蹔撥一日臨坐目想勝風但有感慟當復如何常謂人之相得古今洞盡此處殆無恨于懷但痛神理與此而窮耳盡此感深殆無寘處常恨況相遇之難而乖其所同省告不覺漼流既巳往矣亦復何言獻之淳化一○撥一作撥寘一作寘漼一作灌

○黄云相過無復日借匪獻之韻自可賞

安和帖

獻之白奉别告承安和慶慰極冷不審尊體復何如獻之比日如復小勝因夜行忽復下如欲作癖令服藥盡温燥理冀當可耳然異極都不得復小失和卿惡亦不復得妄近生冷體氣頓至此令人絶歎行有佳酒便服淳化六○何如一作何必卿黄誤作已行陳作何酒劉作治○大觀帖此下有獻之二字施謂别用摹入此帖者

餘杭帖

獻之白思戀觸事彌至獻之既欲過餘杭州將若比

還京必視之來月十左右便當發奉見無復日比告可喻願復盡珍重理獻之白見劉作兒淳化九

晴快帖

再拜夏節近感思深惟窮號崩絶不可忍處晴快不審體中何似食噉復多少甚馳情不審諸舍復何如未復西動靜不寧此多患反側願深寬勉故承問多一作知○淳化十二

珍重帖

思戀無往不慰省告對之悲塞未知何日復得奉見何以喻此心惟願盡珍重理遲此信反復知動靜淳化三十

夏日帖

夏日感思兼悼切割心懷痛當奈何奈何得思道書慰意薄熱汝比各可不吾竝故諸惡勞益勿勿獻之白疏淳化二十

慕容帖

慕容有易賴意耶淳化二十八○米云無名人僞

薄冷帖

薄冷足下沈痼已經歲月豈宜觸此寒耶人生稟氣各有攸處想示消息淳化二十九○薄冷益部二帖米以爲歐率更書

益部帖黄云借陳壽所著益部耆舊傳也

益部耆舊傳今送想催驅寫取耳慎不可過淹留吾去月從孫家求信次頻爾頻爲亂反側錫大佳柳六惠言錫可常餌亦覺有益耳淳化三十○耳劉作了○錫疑别一帖

思戀帖

獻之白思戀轉不可言瞻近而未得奉見但有歎息遲諸信還具動靜獻之白淳化三十六○信一作攸又作作

轉勝帖黄云疾不退至分張語頻江表人

疾不退潛處當日深豈可以常理待之此豈常憂[illegible]不審食復何如肌色可可所堪轉勝復以此慰馳竦

耳 淳化四十一○如下大觀帖有云字○羲之有此帖潜處作潜揁當作亦當

消息帖

消息亦不可不恒精以經心向秋冷疾下亦應防也獻之下斷來恒患頭項痛復小尒耳 項猶作頂○淳化四十二

集聚帖

省前書故有集聚意當能果不足下小大佳不聞定前逼遣足下甚急想以相體恕耳足下兄子以至廣州耶當有得集理不念懸心也耳 淳化四十三

近豫帖

白承舍内分違近豫遂就難以喻痛濟理獻之白 淳化六十一

復面帖

復面悲積蕃首以不佳耿耿僕近動散委頓雖轉折猶惙然發止尚以未定日冀以言首力還不復耳 淳化六十二○黄云復面悲積宋齊人語

西問帖

得西問不寇復云何令人邑邑具示 寇劉釋作寝○淳化六十四

月終帖

獻之言月終伏惟哀傷不可任不審尊體諸患復何如悚息謹言疏不備獻之言 淳化六十五○選此西問月終米云皆僞

尊體何如帖

獻之白不審尊體復何如昨夜眠多少願盡寛喻理憂馳可復言若得消息者獻之 者劉作告一作去○淳化六十八

中秋帖

十二月割至不中秋不復不得想未復還慟理爲即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慶等大軍 書史○東書堂慶故可𢭏敗也

日寒帖

日寒涼得告承諸惡 缺 復炙極嘗慘痛悲灼僕病正自不差疾久自 缺 目深悲企甚積既慘塞居疾係以罪黜二三不職出門近疑所叙似不[illegible]益企恨秋

牽借請有人當復叙耳 蘭亭帖○米云日寒帖後有兩行謝安批所謂批後爲答也唐太宗不收獻之帖上刮去不次獻之白字謂之羊欣以應募而蘭亭帖亦以爲羊欣書

南中佳音帖

南中佳音一一小慰解數月也吾甚憂慮卿君何如耶獻之 愛民堂帖

白鮓帖

適得元直二十三日疏送白鮓今送十果似並猶堪敢獻之白 法書要錄

服黄耆帖

承服腎氣丸故以爲佳獻之比服黄耆甚勲平平耳

亦欲至十齊當可知淳化二十五○齊刻通用劉釋作齋誤

湯酒帖

得書爲慰吾先夜遂大得服湯酒諸治漸折故頻極難勞知足下便去不得面別怏悵深保愛臨書增懷

王獻之淳化二十六快一作悵○

鴨頭丸帖

鴨頭丸故不佳明當必集當與君相見淳化五十一

服油帖

服油得力更能停噉麪只五六日停也不至絕艱辛也足下明當必果想卽日如何深想憶淳化五十九

送梨帖

今送梨三百顆晚雪殊不能佳淳熙所刻及賜書堂皆右軍米以爲大令

鏡湖帖

鏡湖澄澈清流瀉注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楊云世說王右軍云每行山陰道上如鏡中游與此可互觀父子高致如此○王云按世說稱子敬云不言尺牘

王凝之字■羲之子歷會稽內史爲孫恩所害

庚氏女帖

八月廿九日告庚氏女明便授衣感逝悲歎念增遠思得郗中書書說汝勉難安隱深慰懸心微冷產後何似宜佳消息吾並更不佳憂之遑不次凝之等書淳化帖

夜來有書之外嘉否吾以此時必去於彼發諸弟問嚴史勅令廣州王不得進止在道憂此後未有問但不知云何不具東書堂帖

王徽之字子猷羲之子歷黃門侍郎

徽之等帖

二日告■氏女新月哀摧不自勝柰何柰何念痛慕不可任得疏知汝故異惡懸心雨濕熱復何似食不吾牽勞並頓勿後數日還汝比自護力不具徽之等書寶章集

得信承姪疾不減憂灼寧復可言吾便欲往恐不見汝等湖水泛漲不可渡遂復隔絕不然尋已往彼故還疏知吾遠懷不具徽之等告淳化帖

王操之字子重羲之子歷豫章太守

雜帖

十二月廿七日具疏操之獻之再拜歲盡無復日感思兼懷不自勝兄亦同之奈何奈何奉十二日告承掾安和慰馳情姊三兄諸患故爾不損憂馳晴快不審尊體並復何如遲復來告操之故平平已再服散冀得力獻之亦惡憒勿謹拜疏不具操之等再拜

八月十九日具疏操之獻之再拜昨日諸願悉逢奉告慰馳心極冷不審尊體復何如操之創故不差常惡亦故尓憒憒獻之昨來復下如欲作痢殊乏極服石的九冀得力謹謹不具操之等再拜（淳化帖○奉重一字）

操之等白復識娉書慰意知年光數問可不■得姜順消息懸心操之頓首（淳化帖○懸一作懸）

又

十月十七日州民王操之頓首頓首舊京先墓毀動聞問傷惻痛不可言未得陳慰白牋不備操之再拜操之等報白承中書便以安厝永畢念弟追痛傷惟

不得奉訣哀恨深不可堪柰何操之等報白（並東書堂帖）

王渙之（羲之子）

二嫂帖

渙之等白不審二嫂常患復何如馳情倫直等平安計嫂倫奴已應在道企遲適東五日動靜最差速姑妳復小勝冀遂和耳猶不寧餘上下故常患反側此悉佳渙之等白（淳化帖○上下施合作長）

王胡之（字修齡廙子西中郎將司州刺史）

與庾安西牋

此間萬頃江湖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而百姓有拔一綸下一筌者皆奪其魚器不輸十疋則不得放不知漆園吏何得持竿不顧漁父何得鼓枻而歌滄浪也（太平御覽）

遺王洽書（洽見後）

（王洽拜中書令時年二十九將辭免胡之遺之書）

昔大將軍事故吾年二十九在烏衣宅諸文臺門詣謝不共北窓牀上悲嘆云今山二求爲貧賤不可得弟今二十九便居清顯要任敢不敬以先旨爲弟啓義讓之路焉若弟年至四五十之間雖復超登公輔亦非吾所豫況降此以還者耶（晉陽秋○此有脫誤）

王彪之（字叔武廙弟之子歷尚書令轉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

與會稽王牋

（臺符廬陵公王甍於瑯琊東海二王爲姑二王出爲人後王又出適令應降服小功然本是周親情重始甍方當制服而疑可婚與不彪之爲太常謂雖降服本亦齋縗之親不應成婚與會稽王牋論之）

王者君臨萬國以禮義聲教也今若皇子獨違規矩恐遐邇之談不必許也且自元康以來朝臣之家犯禮婚者不見重責故尚書僕射裴頠當代名士于時以兄弟子喪末爲息拜時其息服除也議者父子並應貶責兄弟子下流之喪不同於姑古者諸侯絕周

而卿大夫之喪在殯猶不舉樂不以本周喪未葬行嘉禮也況廬陵長公主於禮不應絶服喪況今未葬乎杜氏通典

上會稽王昱牋

揚州刺史殷浩屯壽春遣人誘秦梁安雷弱兒使殺秦王健許以關右之任弱兒僞許之且請兵應接浩逐帥衆北伐欲進據洛陽彪之爲吏部尚書上牋以爲云云不從會姚襄邀擊于山桑大敗昱謂彪之曰君言無不中張陳無以過也

弱兒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資治通鑑

與揚州刺史殷浩書

漢建安中劉劭字孔才爲計吏到許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客

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劭曰梓愼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或善其言勑朝會如舊日亦不蝕至晉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疑應却會與否庾冰輔政寫劉劭議以示八坐于時有謂劭爲不得禮意蔡謨遂著議非之氷從衆議遂以却會至永和中殷浩輔政又欲從劉劭議彪之時爲廷尉據咸寧建元故事與浩書浩從之亦竟却會

太史上元日合朔談者或有疑應却會與不昔建元元年亦元日合朔庾車騎寫劉孔才所論以示八座于時朝議有謂孔才所論爲不得禮議荀令從之是勝人之一失也何者禮云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尋此四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門而卒暴有之則不得終禮非爲先存其事而徼倖史官推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也夫三辰有災莫大日蝕史官告譴而無懼容不脩豫防之禮而廢消救之術方大饗華夷君臣相慶豈是將處天災罪已之謂且檢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靜躬殿堂不聽政事冕服御坐門闥之制與元會禮異自不得兼行則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於元會元會有可却之準合朔無可廢之義謂應依建元故事却元會晉書

王怙字敬豫導第二子歷吳國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

得示帖

得示知足下問吾故不差殊劣劣力不具王怙白淳化帖

王洽字敬和導第三子拜駙馬都尉遷中書令領軍將軍

褋帖

洽白辱告承問洽故爾劣劣冀以復叙還白不具王洽再拜白一作日

又

洽頓首言不孝禍深備嬰荼毒蔭恃亾兄仁愛之訓

冀終百年永有憑奉何圖慈兄一旦背棄悲號哀摧肝心如抽痛毒煩寃不自堪忍酷當奈何痛當奈何重告惻至感增斷絕執筆哽涕不知所言洽頓首言備旁有豫字

又

洽頓首言兄子號毀不可忍視撫之摧心發言哽慟當復奈何奈何洽頓首言

又

洽白向感塞不成敘得告承問姝乏劣白不具王洽再拜並淳化帖

王劭字敬倫導子吳國內史

夏節帖

劭白明便夏節哀慕崩摧肝心抽絕煩寃彌深不自忍任痛當奈何當復奈何得告爲慰腫轉差勞悴勿勿力及不次王劭再拜淳化帖

王薈字敬文導第六子侍中鎮軍將軍

癤腫帖

薈頓首[illegible]爲念吾癤腫知[illegible]甚[illegible]此賴力不具寶章集

王邃海陵恭侯

張丞帖承一作丞

糞佳不張丞婚事云何是良對足下可時令知文決也王邃白淳化帖

王珣字元琳洽長子歷衛將軍加散騎常侍

薦戴逵啟

逵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不就乃逃於吳與吳國內史王珣遊處太元末皇太子出東宮珣爲詹事與太傅會稽王道子等上疏薦參僚侍會病卒見晉書戴逵傳按此啟亦必其時也

國子博士戴逵遠既素業[illegible]約瑜淳若使紆迹儒官發家庶子必足弘振禮樂北堂書鈔

以桓謙爲中庶子啓謙見後

東宮之選中庶子管摠門下尤不可不得其才也太平御覽

末冬帖

三月四日珣頓首末冬衆感得七月書知問即日何如秋弊憂之劣不具王珣頓首白淳化帖○秋一作服

王珉字季琰洽少子歷中書令

答徐邈書

見傳咸彈孫詹事或云是宮或云坊或云寺此東宮中別有坊又中庶子稱坊詹事稱寺寺同於九卿耳

坊是通名如天朝之稱臺者也王隱晉書

又

詹事彈肅一宮如尚書令中丞也北堂書鈔○太平御覽作如尚書左丞矣○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唐嗣許王制彈違是屬宜肅事於東朝李寛制承華彈肅之寄任賢斯在皆本此

褋帖

珉頓首頓首此年垂竟悲懷兼割不自勝奈何奈何寒切體中比何似甚耿耿僕疾遂不差眠食少憂深遣書不次王珉頓首頓首黃伯思云珉帖末云輔國司馬君此無後五字

又

十八日珉白比二書變至未更近問懸情不適比可不吾羸疾故尔憂深力書不具王珉敬問具施作乙乙

又

何如僕故頓弊力書不次

又

王珉頓首頓首上下何如僕上下大都蒙恩得書至之吾亦後闕○淳化合上一帖

又

今欲出耳吾此月急遣廿四是王濟祖日欲必赴卿可尅過明吾當下解相待餐出亦遣報既至王家畢卿可豫檄光公令作一頓美食可投其飯也王珉相報吾下大觀有早字○並淳化帖

王循中軍將軍羲之族

秋月帖

七月廿四日循遮頓首秋月感思深得近示爲慰餘熱比復可不僕疾患故爾不平復頓勿力書不盡王循遮頓首褚遂良羲之書目有阿遮帖張彥遠帖語中有報敬倫遮恐是王氏子姓米云僞○遮一作舊非

沈嘉字長茂吳郡人吳興太守見竇臮述書賦淳化帖作沈嘉長說

感懷帖

十二月十三日嘉頓首頓首歲有感懷深寒切想各平安僕勞弊遣不具沈嘉頓首頓首淳化帖

張翼字君祖下邳人東海太守穆帝令翼寫王羲之手表帝自批後羲之不能別久乃悟云小人亂眞

節過帖

廿三日張翼頓首節過多懷得近書爲慰意以何如僕勞弊頓曳力還不具僕一作深淳化帖

劉瓌之字元寶沛國人御史中丞義城伯○書史云太元中孝武帝改治宮廟欲使王獻之隸草題榜固辭帝使瓌以入分書淳化作劉瓌脫之字

感閏帖

環之頓首頓首末陽遠感閏知有患耿耿知以自屈恨不相見力及不比望環之頓首頓首帖（大觀）

謝璠伯（散騎常侍）

江東帖

此計江東精兵不可卒得惟當善養見者而事慮日多如比來憂懷實巳萬端帖（淳化）

謝發

晉安帖

晉安素自彊壯且年時尚可當延遐期豈謂奄至於此自畢遠境二三惋愕不能已已未欲旨問悲酸悒

悒想不久可得還耳執筆惻感（淳化帖○米云僞）

王公幹（東晉常作陳人）

前至帖（東書堂一帖云省足下書意甚佳也時皆平安無復爲念○僞）

前至諸■故佳（汝帖）

王彬（二人汝帖作晉度江人按彬乃梁侍中仁祖爲謝尚豈彬書右軍帖語耶）

仁祖帖

得仁祖廿一日示知侍中已還廣陵四月必來居此足下爲至視之（汝帖）

陳逵（伯思云陳逵者晉中郎將淳化云陳朝陳逵誤矣大觀作晉中郎將陳逵置四卷第一）

逵白帖

十二月廿五日逵白歲終感慘寒切足下何如遣不悉陳逵

伯禮啓明願問訊足前許借介𧆑今遣請受願付今使仰干悚息謹啓（足一作兄遣一作進使劉施作佳○按伯禮乃陳文帝子武陵王陳伯禮也淳化附陳逵東書堂並作陳）

無名氏

古法帖（淳化置衛夫人後）

知賢弟至舍寒想顧之傷歎遂爾永惟痛壽春當陽范道長體氣似小勝前日得此暑大都大都尋常新婦書寄物示諸人散騎二君何時還兄子皆佳能數

爲也（似一作以○淳化帖）

問行帖

天氣且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近得且住爲佳耳（楊云此帖或以爲真卿書非也乃真卿寫晉人帖辭耳或以爲右軍帖亦無的證故標以無名氏附晉人襍帖云○宋辛稼軒詞宦游吾倦矣玉人留我住道明日是落花寒食得且住爲佳耳晉人之語一入聲律其妙如此）

晉人三日帖

三日詩文既佳與趣復高覽之增諸懷年少作各有心（黃伯思蘭亭詩跋）

書記洞詮卷第五十二終

書記洞詮卷第五十三

江東 梅鼎祚 簒輯

晉十九

東晉〇諸女二晉

桓玄字敬道一名靈寶溫孽子襲封南郡公簒位國號楚為劉裕所誅

與會稽王道子論王珣書

珣嘗為玄父溫主簿歷散騎常侍卒玄與道子書論之

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逼嫌諒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弘益自多時事艱難忽爾喪失歎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其崎嶇九折風霜備經雖賴明公神鑒亦識會居之故也卒以壽終殆無所哀但情發去來寘之未易耳晉書〇豈但世說作豈惟

答牋晉中興書

王珣拜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時烈宗雅好典籍深欽愛之與殷仲堪徐邈並以才學文章為上所眤玄答道子牋

王珣明悟疎徹風流之美雖逼於同異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所益自多也

致會稽王道子書

道子既錄百揆為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世子元顯會孫恩入冦至京口元顯柵斷石頭率兵距戰頻不利既而恩遁北海玄復據上流致牋于道子元顯覽而大懼尋統軍討玄玄傳檄京師罪狀元顯次新亭元顯軍潰收付廷尉害之道子徙安成郡以酖死

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卒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非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之人然後可以信義相期求利之徒豈有所惜而更委信邪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矣阿衡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則立至干忤或致禍在朝君子豈不有懷但愳咎及身耳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晉書〇王國寶始摠國權勢傾朝廷王恭舉兵討之道子收斬國寶以謝恭後恭復起兵元顯敗滅之

與殷仲堪書

王恭起兵討江州刺史王愉譙王尚之等玄與龍驤將軍楊佺期荊州刺史殷仲堪應恭及恭敗誅以玄為江州楊佺期為雍州黜仲堪為廣州仲堪與佺期推玄為盟主申理恭枉已俱與玄猜貳佺期乃密與仲堪共襲玄佺期兄南蠻校尉楊廣欲距玄兄偉玄于是西征聲云救洛與仲堪書使仲堪殺楊廣如其不爾無以相信仲堪佺期及廣等並為玄所殺〇佺期弘農華陰人

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今親率戎旅逕造金墉晉書

同前

後魏書別與桓偉書令為內應偉遑遽以書示仲堪仲堪慰喻遣歸夜乃執之

今當入沔討除佺期頓兵江口若相與無貳可殺楊

虜君其不尒別當率軍入江晉書殷仲堪本傳玄將討佺期先告仲堪云云不言爲書○資治通鑑載玄與仲堪書云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今當入沔討除佺期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可收楊廣殺之如其不爾便當帥兵入江　按此是合晉魏二書而爲一也

與殷仲文書仲文仲堪從弟爲玄諮議參軍遷侍中玄平歷東陽太守坐謀反伏誅

桓玄素輕桓脩脩在京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辯得佳者玄與仲文書以爲嗤笑○脩小字崖故世說云桓崖歷江州刺史玄篡封安成郡王劉裕起兵殺○續晉陽秋云脩少爲玄所侮於言端常嗤鄙之

德之休明肅愼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閒物亦不可得也世說新語

與劉牢之書牢之字道堅彭城人歷會稽太守

元興初牢之南討玄牢之以道子昏闇元顯淫凶慮平玄之日亂政方始會玄遣書說牢之遂許玄降尋與子敬宣謀襲玄事泄自縊死

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則覆族以是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惟理是宅保其富貴全其勳業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俱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爲天下笑哉夫明者見於無形愚夫安於所躭二者成敗惟君圖之藝文類聚○按晉書本傳云朝廷將討玄以牢之爲前鋒都督征西將軍領江州事牢之深懷疑貳率北府文武屯洌洲玄遣何穆說牢之曰自古亂世君臣相信者有燕昭樂毅玄德孔明然皆勳業未卒而二主早世設使功成事遂未保二臣之禍也鄙語有之高鳥盡良弓藏狡兎殫獵犬烹故文種誅於勾踐韓白戮於秦漢彼皆英雄霸王之主猶不敢信其功臣況凶愚凡庸之流乎自開闢以來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以見容於闇世者而誰至如管仲相齊雍齒侯漢則往往有之況君見與無射鉤屢逼之仇邪今若戰敗則傾宗戰勝亦覆族欲以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保其富貴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無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爲天下咲哉惟君圖之　前書即此說辭之半而詳略稍異晉史諸家最繁不知蓺文抑何據也

與劉邁書邁字伯羣

劉裕與劉毅等謀起兵討玄毅兄邁先在京師使爲內應時玄以邁爲竟陵太守邁不知所爲便欲之郡是夜玄與邁書邁懼起白之玄封邁爲重安侯既而嫌邁實同謀殺之

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云何所道宋書

與羊欣書欣見後

羊孚卒玄與欣書○羊氏譜孚郎欣從祖

賢從情所信寄暴疾而殞祝予之歎如何可言世說新語

與袁宜都論嘯書袁山松爲宜都太守

讀卿歌賦序詠音聲皆有清味然以嘯爲髣髴有限不足以致幽旨將未至耶夫契神之音既不俟多贍而通其致苟一音足以究清和之極阮公之言不動蘇門之聽而微嘯一鼓玄黙爲之解顏若人之興逸響惟深也哉

袁山松一名崧字山松喬之孫歷吳郡太守爲孫恩所害

答桓南郡論嘯書

嘯有清浮之美而無控引之深歌窮測根之致用之彌覺其遠至乎吐辭送意曲究其奧豈脣吻之切發一往之清泠而已哉若夫阮公之嘯蘇門之和蓋感其一奇何爲徵此一致大疑嘯歌所拘耶 並藝文類聚○至乎尺牘作至矣徵此作徵此誤

王恭 字孝伯太原晉陽人歷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起兵討譙王尚之等戰敗送建康見殺

與沈警書 警字世明吳興武康人

恭以前將軍鎮京口與警有舊好復引爲參軍手書殷勤苦相招致尋復謝職子穆夫少好學恭命爲前軍主簿與警書穆夫字彥和爲賊孫恩所用敗死警亦坐誅

足下既執不拔之志高臥東南故屈賢子共事非以

吏職嬰之也 宋書

王廞 字伯輿瑯邪臨沂人歷司徒左長史

靜媛帖

告誘靜媛靜儀靜婔此晦便當假葬永痛抽剝心情分割不自勝念汝等追痛摧慟纏綿斷絕何可堪任痛當奈何當復奈何遣■涕不次廞疏八月■日 淳化

祖台之 字元辰范陽人官侍中光祿大夫

與王荊州書 王忱字元達坦之少子歷驃騎長史出爲荊州刺史數年卒官

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及鎮荊州威風肅然殊得物和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歎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台之與書諫之

君頃復飲不古人以酒爲篤誠通識之士往往累加此物君受重任憂深責大至於酒一條事目下先急僕請以諫願君屛爵棄卮焚罍毀榼殛儀狄於羽山放杜康於三危流王武於幽都拘谷陽於崇山四罪旣除道自康矣古人繫重離必有贈言僕之與君其能已乎 太平御覽○古人以下據竇苹酒譜補入

羊孚 字子道泰山南城人

詣桓玄牋

玄下都孚時爲兗州別駕從京來詣門與玄牋玄見牋馳喚前云子道子道來何遲卽用爲記室參軍卒官

自頃世故睽離心事淪藴明公啓晨光於積晦澄百流以一源 世說

殷仲堪 陳郡人歷荊州刺史爲桓玄攻敗自殺

致謝玄書 尺牘作與桓玄誤

玄以冠軍將軍鎭京口以仲堪爲長史厚任遇之仲堪致書於玄玄深然之

胡亾之後中原子女鬻於江東者不可勝數骨肉星離荼毒終年怨苦之氣感傷和理誠喪亂之常足以懲戒復非王澤廣潤愛育蒼生之意也當世大人旣慨然經略將以救其塗炭而使理至於此良可歎息願節下弘之以道德運之以神明隱心以及物垂理

以禁暴使足踐晉境者必無懷感之心枯槁之類莫不同漸天潤仁義與干戈並運德心與功業俱隆實所期於明德也頃聞抄掠所得多皆採梠飢人壯者欲以救子少者志在存親行者傾筐以顧念居者吁嗟以待延而一旦幽縶生離死絕求之於情可傷之甚昔孟孫獵而得麑使秦西以之歸其母隨而悲鳴不忍而放之孟孫赦其罪以傅其子禽獸猶不可離況於人乎夫飛鴞惡鳥也食桑椹猶懷好音雖曰戎狄其無情乎苟感之有物非難化也必使邊界無貪小利彊弱不得相陵德音一發必聲振沙漠二寇之黨將靡然向風何憂黃河之不濟函谷之不開哉晉書

答桓玄論四皓書

玄在南郡論四皓來儀漢庭孝惠以立而惠帝柔弱呂后凶忌此數公者觸彼塵埃欲以救弊二家之中各有其黨奪彼與此其讐必興不知匹夫之志四公何以逃其患素履終吉隱以保生者其若是乎以其文贈仲堪仲堪乃答之玄屈焉

隱顯默語非賢達之心蓋所遇之時不同故所乘之塗必異道無所屈而天下以之獲寧仁者之心未能無感若夫四公者養志巖阿道高天下秦綱雖虐游之而莫懼漢祖雖雄請之而弗顧徒以一理有感汎然而應事同賓客之禮言無是非之對孝惠以之獲安莫由報其德如意以之定藩無所容其怨且爭奪滋生主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無常人則人皆自賢況夫漢以劍起人未知義式遏姦邪特宜以正順爲寶天下大器也苟亂亾見懼則滄海橫流原夫若人之振策豈爲一人之廢興哉苟可以暢其仁義與夫伏節委質可榮可辱者道迹懸殊理殊不同君何疑之哉又謂諸呂彊盛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禍福同門倚伏萬端又未可斷也于時天下新定權由上制高祖分王子弟有磐石之固社稷深謀之臣森然比肩豈瑣瑣之祿產所能傾奪之哉此或四

公所預于今亦無以辨之但求古賢之心宜存之遠大耳端本正源者雖不能無危而其危易持苟啓競津雖未必不安而其安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情也晉書

與桓王牋

所致王佩兖潤清越可謂瓊琚之惠也

謝桓王牋尺牘答會稽王道子誤

奉所賜馬鐙既足獎厲懦心又以光華遠任並北堂書鈔

仲堪爲太子與宮臣令云朝廷遂爲吾營宮室觀省不才而大興役費深用愧惕冬氣已應作者殊常懃若可使監殿舍人一月費酒肉犒勞賜之吾家月俸錢上生塵無所用之可以供事　按此令尺牘亦載

顧愷之 字長康晉陵無錫人歷散騎常侍

與殷仲堪牋

愷之作殷荆州佐請假還東舊例不給布颿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作牋與殷

地名破冢眞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颿無恙 世說

諸葛長民 瑯邪陽都人歷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

貽劉敬宣書

敬宣與劉毅有私憾毅出爲荆州欲請爲南蠻長史敬宣懼禍以告宋高祖劉裕以爲北青州刺史尋領冀州裕爲太尉西討劉毅長民監太尉留府事貽敬宣書敬宣復報書便以長民書呈裕裕謂王誕曰阿壽故爲不負我○敬宣小字阿壽

盤龍狠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 宋書○毅小字盤龍毅誅後長民猜懼有異謀劉裕使壯士拉殺之

劉敬宣 字萬壽牢之子歷豫州刺史右將軍爲左右所殺

報諸葛長民書

下官自義熙以來首尾十載遂忝三州七郡今此杖節常懼福過災生實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 南史○災宋書作禍

湛方生

與劉驃騎讓中正牋

消定之選實須其人 北堂書鈔

劉謐之

與天公牋 太平御覽亦載賴詹公借袍南城送火

體戰身噤脫衣凍坐賴公借袍南越送火 藝文類聚○越一作岳

又

往於建寧之邑始得數年相遲方欲教奴學耕使婢執杵 初學記

又

昔申酉之際遭湯旱流煙今子亥之歲値堯水滔天火延燒其廬水突壞其田何小人兮頓偷雙船由是行無擔石室如磬縣 太平御覽○諸載謐之或似西晉或晉宋間無可定

張君平

與妹憲書

念諸里舍皆富財賄往禍襲蔽紛華照曜於是之際想汝懷愧 婦人集○太平御覽引載尺牘張華後亦無的據今聊附此

孔珠

與長史王佐書

朝不著鞶囊不知爲可不

王佐答孔珠書

尋此鞶囊是內則施鞶之遺象此爲箴線之屬非朝服所著 太平御覽○湛方生至王佐並無世次爵里

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尋陽柴桑里人□家州祭酒為鎮軍建威將軍彭澤令解□去職徵著作郎不就世稱靖節先生○晉書名潛字元亮南史潛字淵明吳仁傑作年譜云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

與子儼等書

淵明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為訓誡云

告儼俟份佚佟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敝東西游走性

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窻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遂疏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七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氾幼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陶靖節集

○聖賢羣輔錄韓融字元長潁川人大鴻臚兄弟同居至于沒齒處卿相之位凡二十年奉身守約不煩厥明　晉中興書氾毓字稚春奕世儒業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十世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梁昭明太子蕭統陶淵明傳云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南史云潛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按淵明年二十喪妻繼娶翟氏為此書時已年過五十矣書所云感孺仲賢妻之言

又云室無萊婦何與史傳旨戾邪豈翟是時復亡邪後漢隱逸傳王霸字儒仲疑孺誤○張績辨証云先生高蹈獨善宅志超曠視世事無一可芥其中者獨於諸子拳拳訓誨有命子詩有責子詩有告儼等疏厚積於躬薄取於世其後宜有興者而六代之際迄無所聞

與子書 宋書

天地賦命有往必終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豈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邪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家貧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幼而飢寒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

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玆苦心良獨罔罔少年來好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窻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恨汝輩稚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頴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

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氾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吾復何言（南史而窮下有居字）

與子書

（潜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

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昭明太子淵明傳）

（淵明答龐參軍詩序云三復來貺欲罷不能自爾鄰曲冬春再交款然良對忽成舊游俗諺云數面成親舊況情過此者乎人事好乖便當語離楊公所歎豈惟常悲吾抱疾多年不復為文本既不豐復老病繼之輙依周孔往復之義且為別後相思之資　此本詩序尺牘乃載作書非）

寡婦淑（姓原失）

答兄弟書

（寡婦者淑也尉也淑喪夫守寡兄弟將嫁之誓而不許為書〇此為婦尺牘作晉女淑）

蓋聞君子導人以德矯俗以禮是以列士有不移之志貞女無迴二之行淑雖婦人竊慕殺身成義死而後已夙遘禍罰喪其所天男弱未冠女幼未笄是以僶俛求生將欲長育二子上奉祖宗之嗣下繼祖禰之禮然後覲于黃泉永無慙色仁兄德弟既不能厲高節於弱志發明明於闇昧許我他人逼我干上乃命官人訟之簡書夫智者不可惑以事仁者不可脅

以死晏嬰不以白刃臨頸改正直之辭梁寡不以毀形之痛忘執節之義高山景行豈不思齊計兄弟備託學門不能匡我以道博我以文雖曰既學吾謂之未也（杜頎女記）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十八而寡誓不改節）

與從姪頎書

（頎為秦州刺史被誣徵還嚴氏與頎書戒之頎後果為儀同三司）

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晉書）

衛瓘女（赤牘作衛夫人鑠王云按張懷瓘書斷廷尉展女弟恒之從妹恒瓘子鑠係瓘從女）

本傳止稱瓘女與國臣書不言衛夫人恐楊談耳衛夫人自有書見後

與國臣書

瓘歷位司空進太保歸第賈后以惠帝初爲太子時瓘嘗欲廢立素惡瓘且忌其方直又聞瓘與楚王瑋有隙遂謗瓘與汝南王亮欲爲伊霍之事啓帝作手詔使瑋免瓘等官瑋夜使清河王遐收瓘與子孫九人同被害及瑋伏誅瓘女與國臣書於是前太保主簿劉繇等上言朝廷乃追瓘伐蜀勳封蘭陵郡公增邑三千戶諡曰成而族誅害者一門者

先公名諡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茂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晉書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夫丹賢明有法訓

責子侃書

侃少爲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

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晉書

同前世說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鮓餉母母封鮓付使反書責侃曰

汝爲吏以官物見餉非惟不益乃增吾憂也幽明錄云陶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劉孝標云吳司徒孟宗爲雷池監以鮓餉母母不受非侃也疑後人因假爲此說○列女後傳云吳光祿勳孟宗爲監魚池司馬罷職道作兩器鮓以歸奉母母怒曰吾老爲母藏言惟聽汝飲水宗曰於道作之非池魚也母曰汝爲主魚吏而獲鮓以歸豈可家至戶告耶乃還鮓於宗宗謝罪遂沈鮓於江

鈕滔母孫氏瓊滔吳興人舉孝廉松陽令瓊集二卷

與虞定夫人薦環夫人書虞潭母孫氏拜武昌侯太夫人諡定夫人

吳郡富春人孫皓族孫女

瓊聞興賢崇德聖主令典旌善表操有邦盛務伏見族祖吳國亾民富春孫彦妻環少厲令節服膺道教逮嫡孫氏恪居婦職宗姻有聲奉禮未周彦母喪殞半年彦奄亾沒環率禮奉終抗義明節傾竭私產以供葬送禮服既終前無立子家欲改醮誓而不許藝文類聚

答虞吳國書即定夫人

咸和中避蘇峻亂於臨安山吳國遣使餉饋答書

此果有胡桃飛穰飛穰出自南州胡桃本生西羌外剛樸內柔甘質似古賢欲以奉貢太平御覽

與從弟孝徵書

省爾讖我以養鵠乃戒以衛懿滅斃之禍斯言感矣吾末之取彼衛懿之好民無役車之載鵠有乘軒之飾禍敗之由由乎失所若乃開圃匹於靈囿沃池矩乎神沼文魚躍於白水素鳥翔乎神州豈非周文之德大雅所脩哉夫嘉肴旨酒非不美也夏禹盛以陶豆殷紂貯以玉杯而此聖以興彼愚以滅蓋置之失

所如其無失來難可施乎（藝文類聚○鵲鶴古同）

徐藻妻陳氏

與妹書（陳統字元方紘字偉方姊適東莞徐氏生遐一同郡劉氏四人並有美才）

伏見偉方所作先君誄其述詠勲德則仁風靡墜其言情訴哀則孝心以叙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聿脩若斯者乎執詠反覆觸言流淚感賴交集悲慰並至元方偉方並年少而有盛才文辭富豔冠於此世竊不自量有疑一言略陳所懷庶備起予先君既體弘仁義又動則聖檢奉親極孝事君盡忠行已也恭養民也惠可謂立德立功示民軌儀者也但道長祚

淺時乏識眞榮位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標方外迹也老莊者絶聖棄智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輒引以爲喩耶可共詳之（藝文類聚）

劉臻妻陳氏（聰敏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見晉書）

答舅母書

元方春秋始富德業亦隆弘道博文才質兼備冀志與時暢榮耀當年豈意一朝奄然長往季方沖幼過庭莫聞聖善明訓業成三徙亦既冠婚聲譽允集庶幾偕老色養膝下而殃厲横流艱禍仍遘媛姊傾逝宗模永絶姊方玄華竝夭歲年豈慮豈圖禍降彌酷良才夭於始立崇基殞於一匱仰痛殄滅俯悼二弟斯人斯命當可奈何毋年踰耳順備經百罹一紀之中四遘至痛目前廓然三從靡託窮悼中發情馳難處（藝文類聚）

蘇韶（鬼）

授從弟節書（韶字孝先安平人仕至中牟令卒伯父承爲南中郎軍司第九子節在車上晝日韶自外入乘馬著黑介幘黃練衣白襪幽履憑節車轅曰吾欲改葬將爲書節授筆不肯曰死者書與生者異爲節作其字像胡書也乃笑即喚節爲書節與韶語徙見其口動亮氣高聲

終不爲傍人所聞）

古昔魏武侯浮於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吾性愛好京洛每往來出入瞻眎邙山樂哉乎萬世之基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言銘之於心矣不悟奄忽所懷未果前去十月便速改葬在軍司墓次買數畝地便自足矣（王隱晉書）

書記洞詮卷第五十三終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晉二十〇諸僭國

前趙

劉淵字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自稱大單于據離石國號漢稱漢王尋僭稱帝在位七年

致王彌書彌東萊人爲淵征東大將軍石勒襲殺之 淵稱漢王時彌爲寇進逼洛陽王師擊破之渡河歸淵淵遣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書於彌署司隸校尉遂與劉曜等攻陷宮城

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此迎耳遲望將

軍之至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輒拂席洗爵敬待將軍晉書

劉曜字永明聰族子拜相國靳準弒聰子誅準襲位十一年改國號趙後爲石季龍所敗執

下侍中喬豫和苞書曜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豫等上疏諫之曜下書

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
二君朕安聞此言乎以孝明於承平之世四海無虞
之日尚納鍾離一言而罷北宮之役況朕之闇昧當
今極弊而可不敬從明誨乎今勑悉停壽陵制度一
遵霸陵之法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其封豫
安昌子苞平輿子並領諫議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
區區之朝思聞過也自今政法有不便於時不利社
稷者其詣闕極言勿有所諱晉書

猗尼渠餘國神

遺劉聰聰字玄明淵第四子襲僭位 聰子約死一指猶煖及蘇言見淵於不周山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汝且還道過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机上俄而蘇使左右机上取皮囊開視之有一方白玉題文云云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死與此玉并葬焉

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
相見也前趙錄

後趙

石勒字世龍本名匐上黨武鄉羯人初爲盜歸汲桑桑敗歸劉淵及曜封趙公自稱趙王據襄國僭即帝位

奉幽州刺史王浚牋浚字彭祖沉子 浚時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有吞併之意欲先遣使以觀察之乃遣其舍人王子春等多齎珍寶奉牋推崇浚爲天子浚大悅遣使報勒勒答以方物勒襲浚殺之

勒本小胡出於戎裔值晉綱弛御海內飢亂流離屯
厄竄命冀州共相帥合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遠播

吳會中原無主蒼生無繫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爲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命興義兵誅暴亂者正爲明公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時踐登皇祚勒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當察勒微心慈盼如子也後趙錄○晉書作表○王云觀此則勒之兇狡信所謂鐵中錚錚者矣

石勒載記云祖逖牙門童建害新蔡內史周密遣使降勒勒斬之送首于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按此未明爲書尺牘載與祖逖劉曜圍京城索綝使其子請以城降曜斬送懸帝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軍十五年未嘗以譎詭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綝所說如是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爲戮之若審兵食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悟天命孤恐軍威一振玉石俱摧此見索綝傳與前甚類天下之惡一也語同

石虎 虎字季龍勒從子弒勒子弘自立稱趙天王

上石勒稱尊號疏 勒歸劉曜進爵趙公季龍及張敬張賓與司馬張屈六程遐文武等上疏乃稱趙王

臣等聞有非常之度必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是以三代陵遲五伯迭興靜難濟時績侔睿后伏惟殿下天縱聖哲誕應符運鞭撻宇宙弼成皇業普天率土莫不來蘇嘉瑞徵祥日月相繼物望去劉氏威懷于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山川夷靜星辰不孛夏海重譯天人係仰誠應外御中壇卽皇帝位使攀附之徒蒙寸尺之潤請依劉備在蜀魏王在鄴故事以河內魏汲頓丘平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長樂樂平十一郡幷前趙國廣平陽平章武渤海河間上黨定襄范陽漁陽武邑燕國樂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戶二十九萬爲趙國封內依舊改爲內史準禹貢魏武復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于河北至于塞垣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幷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伏願欽若昊天垂副羣望也晉書

前涼

張軌 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歷拜侍中太尉涼州牧西平公

與東羌校尉韓稚書

軌爲涼州刺史威名大震遂霸河西永嘉初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軌遣中督護氾瑗率衆二萬討之遺稚書稚得書而降

今王綱紛撓牧守宜勠力勤王適得雍州檄云卿稱兵內向吾董任一方義在伐叛武旅三萬駱驛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古之行師全國爲上卿若單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晉書

張軌傳涼州大族張越本隴西內史遣兄鎮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爲刺史軌令曰吾在州八年不能綏靖區域又值中州兵亂秦隴倒懸加以寢患委篤實思斂迹避賢但負荷任重未便輒遂不圖諸人橫興此變是不明吾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詣闕便速脂轄將歸老宜陽此[illegible]速凡遺行國內尺牘亦甚

張寔

字安遜軌世子拜征西大將軍爲帳下所害

遺南陽王保書

寔襲父軌爲涼州刺史知劉曜逼遷愍帝遣司馬韓璞等東赴國難復遺南陽王保書會帝崩問至保謀稱尊號寔奉表江南推崇元帝

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孤州遠域首尾多難是以前遣賈騫瞻望公舉中被符命勑騫還軍忽聞北地陷沒寇逼長安胡崧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救於崧是以決遣騫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爲忠不達於主遣兵不及於難痛慨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韓璞等惟公命是從 晉書○瞻望公舉通鑑作瞻公舉動忽作俄是以作遂痛慨作憤痛

張天錫

字純嘏寔曾孫襲涼州刺史大將軍大都督苻堅滅之爲征南司馬歸晉

答校書祭酒索商

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商上疏極諫天錫答之

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覩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飈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 晉書

遺郭瑀書

瑀字元瑜敦煌人苻氏末爲略陽王穆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瑀隱于臨松薤谷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備禮徵之并遺瑀書公明至山瑀指翔鴻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跡公明拘其門人乃出就徵

先生潛光九皐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昔傅說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軏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不獨立道由人弘故也況今九服分爲狄場二都盡爲戎穴天子僻陋江東名教淪於左衽創毒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於仁智孤竊惑焉故遣使者虛左授綏鶴企先生乃眷下國 晉書○軏一作軌

陰澹

請索襲

襲字偉祖敦煌人虛靖好學不與當世交張茂時敦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因請爲三老曰

今四表輯寧將行鄉射之禮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賢既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翼器謝曹公而冀蓋公枉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赴焉孟軻大德無聘不至蓋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 晉書○按此雖不言書然既非似而詰亦非教令多書記之屬耳附存之

謝艾 初爲主簿以戰功授太府左長史封福祿縣伯爲張祚所殺・

與楊初容令 張重華襲涼州牧西平公時石虎遣將王擢麻秋等侵寇不輟以艾爲將軍拒戰屢破之秋退保大夏擢遁還河南

今遣舍人孔章特口諭要密將軍可差腹心人致旨珊瑚鞭勒香瓔一具遺王擢王擢狐疑於將軍父子事得施矣 太平御覽

・索遐

諫張重華 重華字泰臨駿第二子襲父自稱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重華自以連破敵頗怠政事希接賓客司直索遐上諫重華見之大悅優文答謝然不知改也

殿下承四聖之基當昇平之會荷當今之任憂率土之塗炭宜躬親萬機開延英乂夙夜乾乾勉於庶政自頃內外囂然皆云去賊投誠者應即撫慰而彌日不接國老朝賢當虛巳引納詢訪政事比多經旬積朔不留意接之文奏入內歷月不省廢替見務注情於棊奕之間繾綣左右小臣之娛不存將相遠大之謀至使親臣不言朝吏杜口愚臣所以迴惶忘寢與食也今王室如燬百姓倒懸正是殿下銜膽茹辛厲心之日深願垂心朝政延納直言周爰五美以成六德捐彼近習弭塞外聲脩政聽朝使下觀而化 晉書

後涼

呂光 字世明略陽氐人初仕苻堅堅敗據姑臧僭稱大涼天王在位十年

・遺後將軍楊軌書 光散騎常侍太常郭麐據東苑以叛推軌爲盟主軌自稱涼州牧西平公光遺軌書軌不答遂北赴麐議欲決戰麐素善占候每以天文裁之兵敗軌走南奔廉川麐奔於乞伏乾歸

自羌胡不靖郭麐叛逆南藩安否音問兩絕行人風傳云卿擁逼百姓爲麐脣齒卿雅志忠貞有史魚之操鑒察成敗遠侔古人豈宜聽納姦邪以虧大美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

於微霜而雞鳴已於風雨郭麐巫卜小數時或誤中考之大理率多虛謬朕宰化寡方澤不逮遠致世事紛紜百城離叛戮力一心同濟巨海者望之於卿也今中倉積粟數百千萬東人戰士一當百餘入則言笑晏晏出則武步涼州吞麐咀業綽有餘暇但與卿形雖君臣心過父子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 晉書

北涼

張披 光建康太守段業時亦稱涼州牧叛・

上沮渠蒙遜書

蒙遜自爲涼州牧張掖公時木連理生於永安掖爲永安令上書蒙遜後自稱涼王

異枝同幹遐方有濟化之應姝本共心上下有莫二之固蓋至道之嘉祥大同之美徵 晉書

西涼

李玄盛 諱暠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初仕北涼段業敦煌令領秦涼二州牧自稱涼公據敦煌僭謚爲涼武昭王

誡諸子手令

玄盛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表請朔遷居于酒泉手令誡諸子

吾自立身不營世利經涉累朝通否任時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舉非本願也然事會相驅遂荷州

土憂責不輕門戶事重雖詳人事未知天心登車理轡百慮填胷後事付汝等粗舉旦夕近事數條遭意便言不能次比至于杜漸防萌深識情變此當任汝所見深淺非吾勑誡所益也汝等雖年未至大若能克己纂脩比之古人亦可以當事業矣苟其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慎之節酒慎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動念寬恕審而後與衆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真僞遠佞諛近忠正蠲刑獄忍煩擾存高年恤喪病勤省按聽訟訴刑法所應和顏任理慎勿以情輕加聲色賞勿漏疏罰勿容親耳目人間知外患苦禁禦左右無作威福勿伐善施勞逆詐億必以示已明廣加諮詢無自專用從善如順流去惡如探湯富貴而不驕者至難也念此貫心勿忘須臾僚佐邑宿盡禮承敬讌饗饌食事事留懷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觀典籍面牆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況復今日實是名邦正爲五百年鄉黨婚親相連至于公理時有小小頗迴爲當隨宜斟酌吾臨蒞五年兵難騷動未得休衆息役惠康士庶至于掩瑕藏疾滌除疵垢朝爲寇讐夕委心膂雖未足希

準古人粗亦無負于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便爲少經遠如有餘亦無愧於前志也 晉書

玄盛寫諸葛亮訓誡以勗諸子曰吾負荷艱難寧濟之勳未建雖外總良能憑股肱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旦以維城之固宜兼親賢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年受任常懼弗克以貽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覽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終始周孔之教盡在中矣爲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略易通寓目則了雖言發往人道師於此且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

按此誡語不明爲令爲書尺牘亦載

張顯

上李歆疏 歆字士業暠子襲父領涼州牧酒泉公爲蒙遜所滅

士業用刑頗嚴又繕築不止從事中郎張顯主簿汜稱並上疏諫不納

入歲已來陰陽失序屢有賊風暴雨犯傷和氣今區域三分勢不久並幷兼之本實在農戰懷遠之略事歸寛簡而更繁刑峻法宮室是務人力凋殘百姓愁悴致災之咎寔此之由

汜稱

上李歆疏

臣聞天之子愛人后殷勤至矣故政之不脩則垂災譴以誡之改者雖危必昌宋景是也其不改者雖安必亾虢公是也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八月

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建康臣雖學不稽古敏謝仲舒頗亦聞道於先師且行年五十有九請爲殿下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既爲涼州籍秦氏兵亂規有全涼之地外不撫百姓内多聚歛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二十年而呂光東反子敗於前身戮於後段業因羣胡創亂遂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瓜州蒙遜殺之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亦殿下之所聞知效穀先王鴻漸之始謙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爲胡夷之所陵滅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今狐上南門亦災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將有胡人居于此城南面而居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隕于宋襄公卒爲楚所擒地者至陰胡夷之象當靜而動反亂天常天意若曰胡夷將震動中國中國若不脩德將有宋襄之禍臣蒙先朝布衣之眷輒自同子弟之親是以不避忤上之誅昧死而進愚款願殿

下親仁善鄰養威觀釁罷宮室之務止游畋之娛後宮嬪妃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勸蚕績以清儉素德爲榮息茲奢靡之費百姓租稅專擬軍國虛衿下士廣招英儁脩秦氏之術以强國富俗待國有數年之積庭盈文武之士然後命韓白爲前驅納子房之妙算一鼓而姑臧可平長驅可以飲馬涇渭方東面而爭天下豈蒙遜之足憂不然臣恐宗廟之危必不出紀北晉書

前燕

慕容廆字奕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僭號偽謚武宣皇帝

與太尉陶侃牋

廆本鮮卑單于稱藩于晉累進車騎將軍平州牧遣使與侃牋約以共討石勒使者遭風沒海廆更寫前牋并齎其東夷校尉封抽行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疏上侃府侃請封爲燕王又報封抽等書朝議未定而廆卒

明公使君轂下振德曜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士馬無恙欽高仰止注情彌久王塗嶮遠隔以燕越每瞻江湄延首遐外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爲虜庭使皇輿遷幸假勢吳楚大晉啓基祚流萬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義烈之士深懷憤踴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羣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

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唱禍於前蘇峻肆毒於後凶暴過於董卓惡逆甚於傕汜普天率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滅中原之寇刷天下之恥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荆衡杖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殆得極其暴竊爲丘明恥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恥君弱羣臣不及先大夫厲己戒衆以服陳鄭越之種蠡尚能弼佐句踐取威黃池況今吳土英賢比肩而不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羯檄命舊都之士招懷存本之人豈不若因風振落頓坂走輪哉且孫氏之初以長沙之衆摧破董卓志匡漢室雖中遇寇害雅志不遂原其誠心乃忽身命及權據揚越外仗周張內馮顧陸距魏赤壁尅取襄陽自兹以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徐豫令魏朝旰食不知今之江表爲賢儁匿智藏其勇略邪將吕蒙凌統高蹤曠世哉況今凶羯虐暴中州人士逼迫勢促其顛沛之危甚於累卵假號之疆衆心所去敵有釁矣易可震蕩王郎袁術雖自詐僞皆基淺根微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聞見者矣王司徒清虛寡欲善於全己昔曹參亦崇此道著畫一之稱也庾公居元舅之尊處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

之權廆於寇難之際受大晉累世之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徒係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爲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兗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恥必除廆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使勒畏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爲內應無由自發故也故遠陳寫言不宣盡 荆衡元經薛傳作荆包胥之志作包胥之忠郊作都

封抽韓矯等上侃府疏

自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自大晉龍興尅平崏會神武之略邁蹤前史惠皇之末后黨構難禍結京

戮戎公族遂使羯寇乘虛傾覆諸夏舊都淪滅山
陵毀掘人神悲悼幽明發憤昔獫狁之彊匈奴之盛
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跨躡華裔盜稱尊號者也天
祚有晉挺授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冠莅國忠
於王室明允恭肅志在立勳屬海內分崩皇輿遷幸
元皇中興初唱大業肅祖繼統蕩平江外廆雖限以
山海隔以羯寇翹首引領係心京師常假寤寐欲憂
國忘身貢篚相尋連舟載路戎不稅駕動成義舉今
羯寇滔天怙其醜類樹基趙魏跨略燕齊廆雖率義
衆誅討大逆然管仲相齊猶曰寵不足以御下況廆

輔翼王室有匡霸之功而位卑爵輕九命未加非所
以寵異藩翰敦獎殊動者也方今詔命隔絕王路嶮
遠貢使往來動彌年載今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盡
樂浪西暨代山南極與方而悉爲虜庭非復國家之
域將佐等以爲宜遠遵周室近準漢初進封廆爲燕
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部下以割損賊境使冀
州之人望風向化廆得祗承詔命率合諸國奉辭夷
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而廆固執謙
光守節彌高每詔所加讓動積年非將佐等所能敦
逼今區區所陳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心實爲國
計

陶侃報封抽等書

車騎將軍憂國忘身貢篚載路羯賊求和執使送之
西討段國北伐塞外遠綏索頭荒服以獻惟北部未
賓屢遣征伐又知東方官號高下齊班進無統攝之
權退無等差之降欲進車騎爲燕王一二具之夫功
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不能爲官摧勤然忠義
竭誠今騰牋上聽可不遲速當任天臺也（晉書○[illegible]傳作在）

慕容皝（字元眞廆子皝文位自爲燕王追謚文明皇帝）

與庾冰書（皝雖稱燕王未有朝命時初破石虎平段遼因遣人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并請大舉討平中原聞庾亮薨弟冰翼繼爲將相乃表言朝廷不宜過任外戚又與冰書冰見表及書甚懼以其絕遠非所能制遂奏聽皝稱王）

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據樞機出內王命兼擁
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網羅顯布畿甸自秦漢以來隆
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功就事舉必享
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梁竇之迹矣每觀史傳
未嘗不寵恣毋族使執權亂朝先有殊世之榮尋有
負乘之累所謂愛之適足以爲害吾常忿歷代之主
不盡防萌終寵之術何不業以一土之封令藩國相

承如周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面之尊復何黜辱之憂乎寶武何進好善虛己賢士歸心雖爲閹豎所危天下嗟痛猶有能履以不驕圖國亾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逋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復讐之憾寧得安枕逍遥雅談卒歲邪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以數郡之人尚欲并吞彊虜是以自頃迄今交鋒接刃一時務農三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有餘粟敵人日畏我境日廣況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年而語哉 晉書○將不免元經本傳作將有先帝作元帝○北堂書鈔載與慕容皝書令致續韈一緉太平御覽亦載致遺使十斤人參十斤麻黃五斤

慕容儁 字宣英皝子僭稱帝

手令常煒

冉閔僭號稱魏攻趙燕王儁欲救趙閔遣從事中郎常煒使燕不屈囚之龍城尋釋之煒有四男二女在中山儁使就見煒疏謝儁令荅賜妻一人穀三百斛使居凡城

卿本不爲生計孤以州里相存耳今大亂之中諸子盡至豈非天所念邪天且念卿況於孤乎 資治通鑑

慕容暐 字景茂儁第三子苻堅滅之

答慕容恪慕容評

時暐境內多水旱慕容恪慕容評並稽首歸政請遜太宰大司馬太傅司徒章綬暐荅之詔等固請暐再答遂斷其讓表

朕以不天早傾乾覆先帝所託惟在二公二公懿親碩德勳高魯衛翼贊王室輔導朕躬宜慈惠和坐而待旦虔誠夕惕美亦至矣故能外埽羣凶內清九土四海晏如政和時洽雖宗廟社稷之靈抑亦公之力也今關右有未賓之氐江吳有遺燼之虜方賴謀猷混寧六合豈宜虛己謙沖以違委任之重王其割二踈獨善之小以成公旦復袞之大

再答

夫建德者必以終善爲名位命者則以功成爲効公與先帝開構洪基膺天明命將廓夷羣醜紹復隆周

之迹災眚横流乾光墜曜朕以眇躬猥荷大業不能上成先帝遺志致使二虜遊魂所以功未成也豈宜沖退且古之王者不以天下爲榮憂四海若荷擔然後仁讓之風行則比屋而可封今道化未純鯨鯢未殄宗社之重非惟朕身公所憂也當思所以寧濟兆庶靖難敦風垂美將來侔蹤周漢不宜崇飾常節以違至公 並晉書

慕容泓 暐弟故燕濟北王燕將殺泓立弟沖

遺苻堅書

泓自稱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起兵關東衆至十餘萬推叔父垂爲丞相領大司馬

冀州牧吳王與苻敵戰于華澤敵敗績被殺冲率騎八千奔于泓軍泓遣使謂堅堅怒召慕容暐責之曰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暐尋被誅燕將立泓弟沖是爲西燕

秦爲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使秦師傾敗將欲興復大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竝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還返鄴都與秦以虎牢爲界分王天下永爲鄰好不復爲秦之患也鉅鹿公輕戇銳進爲亂兵所害非泓之意晉書○將欲興復魏書云將欲興復大燕又云奉送乘輿并宗室功臣之家

鞠彭

戒子殷書

鞠殷爲東萊太守時彭爲燕大長秋以書戒殷殷得書推求得王彌從子立曹嶷孫巖於山中請與相見深結意分

王彌曹嶷必有子孫汝善招撫勿尋舊怨以長亂源資治通鑑

苻謨鎮東大將軍豫州牧

與征南大將軍慕容垂侍中皇甫眞牋垂字道明皝第五子奔秦後僭稱帝爲後燕眞字楚季安定朝那人燕敗從苻堅入關爲末叀都尉

謨爲苻堅將據陝降于燕慕容暐暐羣下議欲遣兵救謨因圖關右慕容評素無經略又受堅間貨固執不許謨恐救師弗至乃箋於慕容垂皇甫眞垂得書私於眞曰方爲人患者必在於秦將竟爲堅所滅

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爲燕患爲日久矣今若乘機不赴恐燕之君臣將有甬東之悔晉書

前秦

苻堅字永固一名文玉本略陽氐人祖洪從家于鄴爲秦龍驤將軍殺主生自立僭稱大秦天王爲姚萇所執自經死

與諸鎮書

習鑿齒廢居里巷堅滅樊鄧素聞鑿齒名與釋道安並致焉與語大悅以其蹇疾裁與半人與諸鎮書俄以疾歸襄陽

昔晉氏平吳利在二俊今破漢南得士一人半耳續晉陽秋○二俊一作二彥晉書作二陸末句作獲士裁一人有半耳○釋道安傳堅謂僕射權翼曰朕以十萬之師推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

報苻融融字博休堅弟封陽平公肥水之敗被殺

堅破燕執慕容暐以歸其後天鼓鳴有彗星出於尾箕經太微歸東井太史令張孟謂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暐及其子弟堅不納更以暐爲尚書垂爲京兆尹沖爲平陽太守融上疏諫堅報之後垂叛秦自立爲後燕而堅竟爲沖所破沖立爲西燕

汝爲德未充而懷是非立善未稱而名過其實詩云德輶如毛人鮮克舉君子處高戒懼傾敗可不務乎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

六合以一家同有形於赤子汝其息之勿懷耿介夫天道助順脩德則禳災苟求諸已何懼外患焉（晉載記○資治通鑑云朕方混六合爲一家視夷狄爲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苟能爲求諸已何懼外患乎）

報慕容垂

（初垂在燕封吳王有威名爲慕容評所忌懼禍奔堅爲冠軍將軍封賓都侯禮之甚重及堅伐南敗後垂聚兵攻堅子丕于鄴因上表于堅堅報之丕棄鄴城奔并州）

朕以不德忝承靈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爰奮六師恭行天罰而玄機不弔王師敗績賴卿忠誠之至輔翼朕

躬社稷之不隕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方任卿以元相爵卿以郡侯庶弘濟艱難敬酬勳烈何圖伯夷忽毀冰操柳惠倏爲淫夫覽表惋然有慙朝士卿既不容於本朝匹馬而投命朕則寵卿以將位禮卿以上賓任同舊臣爵齊勳輔歃血斷金披心相付謂卿食椹懷音保之偕老豈意畜水覆舟養獸反害悔之噬臍將何所及誕言駭衆誇擬非常周武之事豈卿庸人所可論哉失籠之鳥非羅所羈脫網之鯨豈罟所制翹陸任懷何煩聞也念卿垂老老而爲賊生爲叛臣死爲逆鬼侏張幽顯布毒存亾中原士女何痛如之朕之歷運興喪豈復由卿但長樂平原以未立之年遇卿於兩都慮其經略未稱朕心所恨者此焉而已（晉載記○苻丕長樂公苻暉平原公並堅子暉時鎮洛）

報王猛

（秦兵圍燕王慕容暐于鄴猛上疏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順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堅報之）

將軍役不踰時而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資治通鑑）

又報王猛

（猛留鎮冀州堅遣猛于六州之內便宜從事猛以六州任重言於堅請改授親賢及府選便宜輙已停寢別乞一州自效堅報之猛視事如故）

朕之於卿義則君臣親踰骨肉雖復桓昭之有管樂玄德之有孔明自謂踰之夫人主勞於求才逸於得士既以六州相委則朕無東顧之憂非所以爲優崇及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難苟任非其人患生慮表豈獨朕之憂亦卿之責也故虛位台鼎而以分陝爲先卿未照朕心殊乖素望新政俟才宜速銓補俟東方化洽當袞衣西歸（資治通鑑）

苻丕（字永叔堅庶長子堅死潛即帝位于晉陽爲慕容永所敗走晉之東垣晉將馮該殺

之

與謝玄請救書

丕鎮鄴為慕容垂所攻請救于玄不書稱云云其參軍姜讓等謂宜正書為表乃改書而遣之

假途求糧還赴國難須軍援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率所領保守鄴城乃羈縻一方文降而已

晉書亡太平御覽載不答謝玄書今從大文覽大綫各去正

與晉人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家於魏郡歷司徒錄尚書事為丞相極為苻堅所委信

苻堅悉發諸州人馬侵晉下書期克捷之日以晉帝為尚書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書桓沖為侍中並立第以待之及堅與謝玄等戰於肥水大敗堅單騎遁還 按此時王猛已卒

已為晉君於長安建廣廈之室今故大舉渡江相迎剋日入宅也

遺張天錫書

初隴西李儼以郡降秦既復通于張天錫後復與秦涼絕天錫攻儼儼敗儼兵于葵谷儼懼退守枹罕遣兄子純謝罪於秦且請救秦王堅使前將軍楊安建威將軍王撫會猛救儼猛與安救枹罕天錫遣楊適逆戰于枹罕東猛大破之遣天錫書天錫謂諸將曰猛書如此吾本來伐叛不來與秦戰遂引兵歸

吾受詔救儼不令與涼州戰今當深壁高壘以聽後詔曠日持久恐二家俱弊非良筭也若將軍退舍吾執儼而東將軍徙民西旋不亦可乎

諭張天錫書

王猛之破張天錫於枹罕也獲其將敦煌陰據及甲士還涼州使著作郎梁殊閻負送之因命猛為書諭天錫天錫大懼遣使謝罪

昔貴先公稱藩劉石者惟審於彊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於往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以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慮自求多福無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墜地也

遺燕荊州刺史武威王筑書

初燕人許割虎牢西以賂秦已悔之秦王堅怒遣猛等伐燕進攻洛陽猛遺筑書筑懼以洛陽降猛陳師受之

國家今已塞成皐之險杜盟津之路大駕虎旅百萬自軹關取鄴都金墉窮戍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豈三百弊卒所能支也並資治通鑑

後秦

姚興字子略本赤亭羌僭秦王萇子復大帝號稱燕王

遺禿髮傉檀書（傉檀河西鮮卑人僭稱涼王是爲北涼）

傉檀襲位河西王尋去號受興命爲車騎將軍廣武公興遣將姚弼及斂成等率步騎三萬來伐遣傉檀書傉檀以爲然遂不設備𠥔松城因分擊弼等大敗之

遣尚書左僕射齊難討勃勃懼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晉書○懼通鑑作恐）

成蜀

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巴西宕渠人僭帝於蜀國號成在位三十年）

復涼王張駿書

雄自成都王僭即帝位駿遣使遺雄書勸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復書駿重其言使聘相繼

吾過爲士大夫所扶然本無心於帝王也進思爲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爲守藩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凌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闇至有何已已知欲遠遵楚漢尊崇義帝春秋之義於斯莫大（晉書）

李壽（字武考驤子封漢王廢期僭位五年）

報龔壯（壯字子瑋巴西人徵爲太師固辭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

壽即位後改立宗廟父時舊臣及六郡士人皆見廢黜李演勸壽歸正壽殺之以威壯等壯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之壯後稱韓不復至成都

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話言也古人所作欤

鬼之常辭耳（晉書）

李勢（字子仁壽長子）

送大司馬桓溫降牋

勢僭襲帝位溫進兵至成都勢衆惶懼無復固志降于溫溫納之封歸義侯

僞嘉寧二年三月十七日略陽李勢叩頭死罪伏惟大將軍節下先人播流恃險因釁竊有汶蜀勢以闇弱復統末緒偷安荏苒未能改圖猥煩朱軒踐冒險阻將士狂愚干犯天威仰慙俯愧精魂飛散甘受斧鑕以釁軍鼓伏惟大晉天網恢弘澤及四海恩過陽日逼迫倉卒自投草野即日到白水城謹遣私署散

騎常侍王幼奉牋以聞并敕州郡投戈釋杖窮池之魚待命漏刻（晉書）

梅士好閱晉九卷

書記洞詮卷第五十四終

書記洞詮卷第五十五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宋一

武帝 姓劉名裕字德輿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後事晉安帝誅桓玄歷位太尉相國封宋公進爵為王恭帝時篡晉國號宋都建業在位三年廟號高祖

奉晉武陵王司馬遵牋 遵字茂達元帝孫歷拜太保 遵為中領軍桓玄篡朝廷密詔使總攝萬機加侍中大將軍時光祿勳丁承之左衛將軍褚粲游擊將軍司馬秀役使官人為御史中丞王楨之所糾察謝牋言辭怨憤承之造司宣藏高祖令領軍將軍與遵牋並免官

粲等備位大臣所懷必盡執憲不允自應據理陳訴

而橫興怨忿歸咎有司宜加裁當以清風軌 沈約宋書

與劉毅書 毅字希樂彭城沛人歷荊州刺史武帝以貳於己奏晉安帝誅之 毅南征盧循為循所敗毅書又遣毅從弟藩止之毅大怒謂藩曰我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也投書于地與循戰敗

吾往習擊妖賊曉其變態新獲姦利其鋒不可輕宜須裝嚴畢與弟同舉 宋書

同前 晉書○通鑑合二書為一篇

吾往與妖賊戰曉其變態今脩船垂畢將居前撲之尅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

勑建威將軍孫季高 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以字行

盧循廣州守兵不以海道為防高祖為宋公遣季高乘海奄至焚賊舟艦居其城初試以海道艱遠必至為難且分徹見力二三非要高祖不從乃勅季高受命而行如期剋捷

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今時當至廣州傾其巢窟令賊奔走之日無所歸投 宋書

與朱齡石函書 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歷寧州刺史西攻見害 高祖與齡石密謀取蜀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因遣齡石為元帥率寧朔將軍臧熹驍騎將軍朱林等發自江陵別有函書全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至白帝發書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內水以重兵戍涪城屯彭模夾水為城齡石大破之譙縱奔于涪城而蜀平

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

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 宋書○羸通鑑作老

遺韓延之書 晉宗室司馬休之字季預譙敬王恬第三子為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子文思出嗣譙郡王在京師招集輕俠高祖執送休之使自為其所休之表廢文思并與高祖書後結雍州刺史魯宗之共誅執政休之子文寶兄子文祖並於都賜死時延之為休之府錄事參軍有幹用才能高祖之故吏也高祖親征休之未至江陵密遺延之書延之報之高祖得書歎息以示諸佐曰事人應如此兵敗從休之奔姚興復奔魏休之道死

文思事源遠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還司馬軍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不遜愧又無表疏文思經正不反此是天地之不容吾受命西討止其父子而已彼土

僑舊爲所驅逼一無所問往年郗僧施謝邵任集之等交構積歲專爲劉毅謀主所以至此卿等諸人一時逼迫本無纖釁吾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正是諸人歸身之日若大軍登道交鋒接刃蘭艾吾誠不分故具示意并示同懷諸人 宋書

同前 晉書

文思事意遠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還司馬君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無愧心久絕表疏此是天地所不容吾受命西征止其父子而已彼土僑舊爲之驅逼一無所問往年郗僧施謝劭任集之等交構積歲專

爲劉毅規謀所以至此今卿諸人一時逼迫本無纖釁吾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是諸賢濟身之日若大軍相臨交鋒接刃蘭艾雜糅或恐不分故白此意并可示同懷諸人

韓延之報宋公書 延之字顯宗南陽赭陽人入魏爲虎牢鎮將魯陽侯

承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惶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今辱來疏始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愛待物當於古人中求耳以君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況以大過而當嘿然邪但康之前言有所不盡故重使胡道諮白所懷道未及返已奏表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之懷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興兵戈自義旗秉權以來四方方伯誰敢不先相諮疇而逕表天子邪譙王爲宰相所責文表廢之經正何歸表使何因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諱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來示言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眞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矣劉藩死於閶闔之內諸葛斃於左右之手甘言詫方伯襲之以輕兵遂

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閫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爲得算良可恥也貴府將佐及朝廷賢德寄性命以過日心企太平久矣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郗任之徒明矣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混濁當與臧洪游於地下不復多言 宋書○惶駭魏書作恇駭混作渾

同前 魏書

聞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恇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辱來疏始委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君有匡復之勳

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遜位況以大過而當黙然也但康之前言有所不盡故重使胡道申白所懷道未及反已奏表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及兵戈自義旗已來方伯誰敢不先相諮疇而徑表天子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海内之士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誣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來言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陷人以利眞可謂虛懷期物自有由來矣劉藩死於閶闔之門諸葛斃於左右之手甘言詫語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

上靡款懷之士閫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為得算良可耻也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游於地下耳

與臧燾書 燾字德仁東莞莒人歷太常光祿大夫 燾為太學博士參右將軍何無忌軍事隨府轉鎮南將軍高祖鎮京口與燾書

頃學尚廢弛後進頹業衡門之內清風輟響良由戎車屢警禮樂中息浮夫近志情與事染豈可不敷崇墳籍敦厲風尚此境人士子姪如林明發搜訪想聞令軌然荊玉含寶要俟開瑩幽蘭懷馨事資扇發獨習寡悟義著周典今經師不遠而赴業無聞非唯志學者鮮或是勸誘未至邪想復弘之

賜沈林子書 林子字敬士吳興武康人歷河東太守輔國將軍 初高祖為太尉以林子為參軍及伐羌林子參征西軍事咨署二府中兵加建武將軍統軍為前鋒攻姚泓僞東平公姚紹于潼關紹退走還保定城留僞將軍姚鸞精兵守嶮林子銜枚夜襲屠其城而坑其衆高祖賜書

頻再破賊慶快無譬既屢摧破想不復久耳

與長沙王道憐書 道憐高祖中弟封長沙王 謝裕字景仁以字行歷仕左僕射與高祖雅相善申以婚姻及卒高祖親臨哭之與道憐書

謝景仁殞逝悲痛摧割不能自勝汝聞問惋愕亦不可堪其氣體淹中情寄實重方欲與之共康庶務一旦至此痛惜兼深往矣柰何當復柰何 並宋書

武帝北伐姚興以世子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下書云吾倡大義首自本州克復皇祚遂建勳烈外夷勍敵内清姦軌皆邦人州黨竭誠盡力之效也情若風霜義貫金石今當奉辭西旆有事關河弱嗣叨蒙復忝今授情事纒綿可謂深矣頃軍國務殷刑辟未息眷言懷之能不多歎其犯辠繫五歲以還可一原遣文武勞轉未蒙榮賞者便隨班序報 按此雖名書然實通行如令教之類尺牘裁其犯辠以下載之且此將發京師時下書尺牘作下關中誤

武帝為太尉下有司辟宗炳等書云吾忝大寵思延賢彥而兔罝潛處考槃未臻側席丘園良增虛佇南陽宗炳鴈門周續之並植操幽棲無悶巾褐可下辟召以禮屈之 此亦通行之書

少帝 名義符小字車兵武帝長子在位二年廢爲營陽王徐羨之等使人弑之

詔高麗王高璉

少帝景平二年璉遣長史詣闕獻方物遣使慰勞之

皇帝問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高句驪王樂浪公纂戎東服庸績繼軌厥惠既彰款誠亦著踰遼越海納貢本朝朕以不德忝承鴻緒永懷先蹤思覃遺澤今遣謁者朱邵伯副謁者王邵子等宣旨慰勞其茂康惠政永隆厥功式昭往命稱朕意焉 宋書

文帝 名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初封宜都王少帝廢徐羨之等迎立在位三十年廟號太祖爲太子劭所弑

與彭城王義康書 義康小字車子武帝子領司徒

謝述字景先陳郡陽夏人爲義康驃騎長史領南郡太守先是述從兄曜爲義康長史喪官述代之太祖與義康書義康人相述又爲司徒左長史

今以謝述代曜其才應詳練著於歷職故以佐汝汝始親庶務而任重事殷宜寄懷羣賢以盡弼諧之美想自得之不俟吾言也

詔錄尚書彭城王義康

沈邵字道輝林子之子襲駙馬都尉會彊弩將軍缺上詔義康

沈邵人身不惡吾與林子周旋異常可以補選 文帝中詔

與義康詔

顏延之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辭意激揚每犯權要出爲永嘉太守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蓋自序也劉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欲黜爲遠郡文帝與義康詔乃以光祿勳車仲遠代之於是延之屏居不豫人間者七載

降延之爲小邦不政有謂其在都邑豈動物情罪過彰著亦士庶共悉直欲選代令思愆里閭猶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志難恕自可隨事錄治殷劉意咸無異也 殷景仁劉湛○令一作今南史作宜令乃志史作乃至錄治作錄之

賜義康書

義康既專總朝權事決自己太祖疾嘗危殆使義康具顧命以告劉湛及殷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並不答而主簿孔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咸康末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疾豫微聞之收劉湛等義康上表遜位會稽長公主就宴集再拜稽首請其生命因慟哭上亦流涕卽封所飲酒賜義康并賜書後坐范曄謀立賜死

會稽姉飲宴憶弟所餘酒今封送 並宋書○所餘酒南史作所飲餘

與江夏王義恭書 義恭見後

義恭涉獵文義驕奢不節元嘉六年爲荊州既出鎮太祖與書誡之

汝以弱冠便親方任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

懼負荷今既分張言集未日無由復得動相規誨宜深自砥礪思而後行開布誠心厝懷平當親禮國士友接佳流識別賢愚鑒察邪正然後能盡君子之心收小人之力汝神意爽悟有日新之美而進德脩業未有可稱吾所以恨之而不能已已者也汝性褊急袁太妃亦說如此性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在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應慨然立志念自裁抑何至丈夫方欲贊世成名而無斷者哉今粗疏十數事汝別時可省也遠大者豈可具言細碎復非筆可盡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尚先哲所去豁達大度漢祖

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漢書稱衛青云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便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苟有所懷密自書陳若形迹之間深宜慎護至於爾時安危天下決汝二人耳勿忘吾言今既進袁太妃供給計足充諸用此外一不須復有求取近亦具白此意惟脫應大餉致而當時遇有所乏汝自可少多供奉耳汝一月日自用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殷曠常宜早起接對賓侶勿使留滯判急務訖然後可入問訊既覲顏色審起居便應即出不須久停以廢庶事也下日及夜自有餘閑府舍住止園池堂觀略所諳究計當無須改作司徒亦云爾若脫於左右之宜須小小回易當以始至一治為限不煩紛紜日求新異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為難汝復不習殊當未有次第訊前一二日取訊簿密與劉湛輩共詳大不同也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萬一如此必有大吝非唯訊獄君子用心自不應爾刑獄不可擁滯一月可再訊凡

事皆應慎密亦宜豫勑左右人有至誠所陳不可漏泄以負忠信之款也古人言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或相讒構勿輕信受每有此事當善察之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為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為非也以貴陵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游不宜令過摴蒱漁獵一切勿為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汝嬪侍左右已有數人既始至西未可忽忽復有所納

又誡 南史共前一篇

宜數引見佐史非唯臣主自應相見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則無因得盡人人不盡復何由知其衆事廣引視聽既益開博於言事者又差有地也

又答

義恭鎮江陵以劉湛爲南蠻校尉領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湛次子琰於江陵病亡湛求自送喪還都義恭亦爲之陳請太祖答之○湛字弘仁涿子歷丹陽尹以黨彭城王義康賜死

吾亦得湛啓事爲之酸懷乃不欲苟違所請但汝弱年新涉庶務八州殷曠專斷事重疇諮委杖不可不得其人量算二三未獲便相順許今答湛啓權停彼

葬項朝臣零落相係寄懷轉寡湛實國器吾乃欲引其令還直以西夏任重要且停此事耳汝慶賞黜罰豫關失得者必宜悉相委寄

又

義恭性甚狷隘年又漸長欲專政事每爲湛所裁主佐之間嫌隙遂構太祖密遣使詰讓并使深加諧緝義恭具陳湛無居下之禮雖奉詔旨頗有怨言上友于素篤欲加柔順乃詔之

事至於此甚爲可歎當令乏才委授已爾宜盡相彌縫取其可取棄其可棄汝疏云泯然無際如此甚佳彼多猜不可令萬一覺也汝年已長漸更事物且學

情矚望不以幼昧相期何由故如十歲時動止諮問但當今所專必是小事耳亦恐量此輕重未必盡得彼之疑怨兼或由此邪

又書

虜寇渡河滑臺虎牢諸城並爲所沒司州刺史尹沖戍虎牢及滎陽太守崔模抗節不降投塹死太祖與義恭書沖字子順天水冀人先爲姚興吏部郎南歸

尹沖誠節志槩繼蹤古烈以爲傷惋不能已已

又詔

何尚之歷尚書令太子詹事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詔書敦勸太祖又與義恭詔義恭具答尚之復攝職

今朝賢無多且羊孟尚不得告謝尚之任遇有殊便未宜申許邪羊孟謂羊玄保孟顗

尚之清忠貞固歷事惟允雖年在懸車而體獨克壯

義恭答詔

未相申許下情所同

賜南郡王義宣中詔義宣武帝子自江陵舉兵敗誅

初武帝以荊州上流形勝遺詔諸子次第居之及文帝時次當義宣以其人才素短用衡陽王義季而以義宣爲南徐州會稽公主爲言乃移荊州先賜中詔勸自課厲政事修理

師護以在西久比表求還出內左右自是經國常理亦何必其應於一往今欲聽許以汝代之護雖無殊

績絜已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羣下此信未易非唯聲著西土朝野以爲美談在彼已有次第爲士庶所安論者乃謂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在欲爲汝耳汝與護年時一輩各有其美物議亦乎有少劣若今向事脫一減之者既於西夏交有巨礙遷代之譏必歸責於吾矣復當爲護怨非但一誚而已也如此則公私俱損爲不可不先共善詳此事亦易勉耳無爲使人動生乖論也一師護義季小字〇牙一作各本一作評

又

義宣鎮荊州魏有侵義宣慮寇至欲弃上明及濤還太祖詔之

善脩民務不須營潛逃討也

詔報衡陽王義季義季見後

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遂爲長夜之飲略少醒日太祖累加詰責義季引愆陳謝上詔報之

誰能無過改之爲貴耳此非唯傷事業亦自損性命世中此比皆汝所諳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徽耽酒成疾旦夕待盡吾試禁斷并給藥膳至今能立此自是可節之物但嗜者不能立志裁割耳晉元帝人王尚能感王導之諫終身不復飲酒汝既有美尚加以吾意殷勤何至不能慨然深自勉厲乃復須嚴相割裁坐諸紜紜然後少止者幸可不至此一門無此酗酒汝於何得之臨書歎塞徽南史作徵

又詔

義季雖奉此旨酣縱如初遂以成疾上又詔之

汝飲積食少而素羸多風常慮至此今果委頓縱不能以家國爲懷近不復顧性命之重可歎可恨豈復一條本望能以理自厲未欲相苦耳今遣孫道胤就楊佛等令晨夕視汝并進止湯食可開懷虛受慎勿隱避吾飽嘗見人斷酒無他慊吸蟲是當時甘嗜罔已之意耳今者憂怛政在性命未暇及美業復何爲

吾煎毒至此邪

又詔

義季遷徐州刺史索虜侵偪北境擾動義季懲義康禍難不欲以功勤自業無它經略唯飲酒而已太祖又詔之後二年病薨

杜驥申恬倉卒之際尚以弱甲瑣卒徼寇作援彼爲元統士馬栢柏既不懷奮發連被意旨猶復逡巡豈惟大乖應赴之宜實孤百姓之望且匈奴輕漢將自此而始賊初匈逸未知指趣故且裝束兼存觀察耳少日勢漸可見便應大有經略何合安然遂不敢動遣軍政欲乘際會拯危急以申威援本無驅馳平原

方幅爭鋒理又山路易馮何以畏首尾廻弱若謂事理政應如此者進大鎮聚甲兵徒爲煩耳

又書（殷景仁陳郡長平人初爲太尉行參軍事累遷僕射及病卒義季時爲荊州刺史上與書）

殷僕射疾患少日奄忽不救其識具經遠奉國竭誠周游繾綣情兼常痛民望國器遇之爲難惋歎之深不能已已汝亦同不往矣如何（宋書）

答衡陽王義季（沈邵爲義季征軍中兵參軍始興王濬初開後軍府以邵爲中兵義季在江陵安西府中兵久闕啓太祖求人上答之其事不果）

稱意才難得沈邵雖未經軍事既是腹心作鍾離郡及在後軍府房中甚修理或欲遣之（文帝中詔）

與都督長沙王義欣手書（義欣道憐長子）（蕭承之字嗣伯蘭陵人齊高帝父也元嘉初爲濟南太守虜衆破青部諸郡國到濟南引去文帝以承之有全城之功手書與義欣承之與檀道濟無素故事遂寢）

承之理民宜亦不在武幹後今擬爲兗州刺史檀征南詳之（南齊書）

詔譬臨川王義慶（義慶本長沙王道憐子襲道規後歷南兗州刺史）（義慶爲丹陽尹加尚書左僕射元嘉八年太白星犯右執法義慶懼有災禍乞求外鎮太祖詔譬之義慶固求解僕射乃許）

玄象茫昧既難可了且史家諸占各有異同兵星王時有所干犯乃主當誅以此言之益無懼也鄭僕射亡後左執法嘗有變王光祿至今平安日蝕三朝天下之至忌晉孝武初有此異彼庸主耳猶竟無他天道輔仁福善謂不足橫生憂懼兄與後軍各受内外之任本以維城表裏經之盛衰此懷實有由來之事設若天必降災寧可千里逃避邪既非遠者之事又不知吉凶定所若在鄴則有不測去此必保利貞者豈敢苟違天邪（宋書）

與始興王濬詔（濬見後）（沈璞除秣陵令以疾去職濬出爲南徐州太祖謂璞曰濬既出蕃卿故當臥而護之與濬詔乃爲正佐）

沈璞累年主簿又經國卿雖未嘗爲行佐今故當正叅軍耶若爾正當署餘曹兼房任不爾便宜行佐正署中兵恐於選體如不多耳（文帝中詔）

答侍中等（太祖初封宜都王爲荊州刺史少帝廢百官備法駕奉迎入奉皇統行臺至江陵進璽紱侍中■琇等上表答之）

皇運艱弊數鍾屯夷仰惟崇基感尋國故永慕厥躬悲慨交集賴七百祚永股肱忠賢故能休否以泰天

人式序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已兢悸何以克堪輙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幷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其心勿爲辭費

詔王弘 弘見後

弘爲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上表乞解州錄詔答之彭城王義康由是代弘爲司徒與之分錄

省表遠擬隆周經國之體近述大易甲牧之志二復沖旨良用撫然公體道淵虛明識經遠毗翼艱難勳猷光茂俾朕獲辰居垂拱司契委成豈容高遜總錄固辭神州使成務有虧以重朕之不德邪深存體國

所望實亮驃騎親賢之寄地均旦奭還入內輔叅贊機務輙敬從所執

又詔弘

義康代弘爲司徒弘又上表請留職僚同事其餘文武及諸客賓一送司徒上又詔之

衛軍表如此司徒宜須事力可順公雅懷割二千人配府資儲不煩事送

賜蕭思話手勑 思話見後

思話善彈琴能騎射爲臨川王義慶平西長史南蠻校尉太祖賜以弓琴手勑

丈人頃何所作事務之暇故以琴書爲娛耳所得不曰義邪眷想常不忘情想亦同之前得此琴云是舊物亦有名京邑今以相借因是蔵頤意於彈撫響韻殊勝直爾嘉也幷往桑弓一張材理乃快先所常用既久廢射又多病略不能制之便成老公令人歎息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丈人真無所與讓也

詔蕭思話

張永爲義恭太尉中兵叅軍越騎校尉振武將軍太祖謂堪爲將督王玄謨申坦等經略河南攻碻磝城累旬不能拔爲虜所乘殺傷甚衆撫軍將軍蕭思話收永等繫歷城獄太祖以屢征無功諸將不可任責永等與思話詔又與義恭書

虜既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耳言及增憤可以示張永申坦

又與江夏王義恭書

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

又詔蕭思話

沈演之字臺真吳興武康人歷轉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卒時思話爲雍州刺史徵爲吏部尚書文帝詔之

沈尚書暴病不救其體業貞審立朝盡公年時尚可方相委任奄忽不永痛悼特深銓管要機通塞所寄丈人才用體國二三惟允

別詔沈璞 璞字道真林子少子歷淮南太守太宗初被害

璞爲盱眙太守時王師北伐璞與臧質計拒虜虜主燾遁走太祖遣中使深相褒美又別

詔

近者險急老弱殊當憂迫耶念卿爾時難爲心想百姓流轉已還此遺部運尋至委卿量所贍濟也

答何承天 承天見後

承天素好奕綦頗用廢事太祖賜以局子承天表謝上答

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邪

詔戒劉道濟 道濟沛郡蕭人

道濟爲益州刺史長史費謙等並聚斂興利而道濟委任之太祖與道濟詔

聞卿在任未盡清省又頗爲殖貨若萬一有此必宜改之比傳人情不政緝諧當以法御下深思自警以

副本望

詔羣臣

魏寇兗青徐三州遂及清河殺掠甚衆太祖思弘經略詔羣臣

吾少覽篇籍頗愛文義游玄翫采未能息卷自纓紼世務情兼家國徒存日昃終有慙德而區宇未一師饉代有永言斯瘼彌于其慮加疲疾稍增志隨時往屬思之功與事而廢殘虐游魂齊民塗炭乃眷北顧無忘弘拯思攄羣謀掃清逋逆感慨之來遂成短韻卿等體國情深亦當義篤其懷也詩曰季父鑒禍先辛生識機始㞳替非無徵興廢要有以自昔淪中畿僉焉盈百祀不覩南雲陰但見胡風起亂極治必形塗泰由積否方欲滌遺氛矧乃穢邊鄙眷言悼斯民納隍良在己逝將振宏羅一麾同文軌時乎豈再來河清難久俟駘駟安局步騏驥志千里梁傅畜義心伊相抱深耻賞契將誰寄要之二三子無令齊晉朝取愧鄒魯士

與魏世祖拓跋燾

燾遣員外散騎侍郎王老壽乘驛就太祖乞黃甘太祖餉甘十簿甘蔗千挺并就求馬老壽反命未出境虜兵深入

自頃歲成民阜朝野無虞春末當東巡吳會以盡游

豫臨滄海探禹穴陟姑蘇之臺搜長洲之苑舟楫雖盛寡於良駟想能惠以逸足今及此行

詔百濟王餘映

元嘉二年太祖詔其後每歲貢獻不絕

皇帝問使持節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累葉忠順越海效誠遠王纂戎聿修先業慕義既彰厥懷赤款浮桴驪水獻賝執贄故嗣位方任以藩東服勉勗所蒞無墜前蹤今遣兼謁者閭丘恩子兼副謁者丁敬子等宣旨慰勞稱朕意 並宋書

書記洞詮卷第五十五 終

書記洞詮卷第五十六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宋二

孝武帝 名駿字休龍文帝第三子封武陵王為江州刺史起兵誅元凶劭自立在位十一年廟號世祖

答太子子業 廢帝見後

前廢帝幼而狷急在東宮每為世祖所責世祖西巡子業啓參承起居書迹不謹上詰讓之子業啓事陳謝上又答

書不長進此是一條耳聞汝素多懈怠狷戾日甚何以頑固乃爾邪 宋書

詔答南郡王義宣

元凶弑立義宣起兵傳檄遠近會世祖入討義宣率衆助為前鋒為中書監都督揚豫二州刺史改封南郡王初臧質陰有異志以義宣凡弱欲假手為亂自襄陽往江陵見義宣及至江州每密信說義宣以為有大才負大功挾震主之威自古尠有全者宜在人前早有處分義宣陰納質言而世祖閨庭無禮與義宣諸女淫亂義宣因此怨懟報豫州刺史魯爽兗州刺史徐遺寶爽狂酒失旨其年正月便反遺寶亦勒兵向彭城義宣及質狼狽起兵因上表世祖詔答太傅江夏王義恭又與義宣書

皇帝敬問朕以不天招罹屯難家國阽危剪焉將及所以身先八百雪清寃耻遠憑高筭共濟囏難遂登寡闇嗣奉洪祀尊戚酬勳寔表心事粃政闕職所願匡拯而嘉言蔑聞末德先著勤王之績未終毀冕之圖已及臧質險躁無行見棄人倫以此不識志枉問鼎凶意將逞先借附從扇誘欺熾成此亂階如使羣逆並濟衆邪競逐將恐瞻烏之命未識所止搆怨連禍孰知其極公明有不照背本崇姦迷昵讒醜還謀社稷雖履霜有日謂議糾紛朕以至道無私杜遏疑議信理推誠暴於遐邇不慮物變難籌醜言遂驗是用悼心失圖忽忘寢食今便親御六師廣命羣牧告靈誓衆直造柴桑梟轘元惡以謝天下然後警蹕清江鳴鑾郢路投戈襲衮面稟規勗有宋不造家禍仍

纏昔歲事寧方承遠訓冀以虛薄永弭厥艱豈謂曾未朞稔復覩斯舋二祖之業將墜于淵仰瞻鴻基但深感慟 宋書

江夏王義恭與義宣書 以下類附

項聞之道路云二寮背叛致之有由謂不然之言絕於智者之耳忽見來表將與晉陽之甲驚愕駭惋未譬所由若王幼臣彊政移冢宰或時昬下縱在上畏逼然後賢藩忠構覩難赴機未聞聖王御世可辟順執稱兵於言與之初扶危於既安之日以此取濟竊為大弟憂之昔歲二凶構逆四海同奮弟協宜忠孝

奉戴明主元功盛德既已昭著皇朝欽嘉又亦優渥丞相位極人臣江左罕授一門兩王舉世希有表信推誠彰於見事出納之宜惟意所欲褒升進益方省後命一旦棄之可謂運也吾等荷先帝慈育得及人羣思報厚恩昊天罔極竭力盡誠猶懼無補奈何妄聽邪說輕造禍難國靡流言遽歸愆於二叔世無鼂錯仍襲轍於七藩棄漢賓之令範遵齊冏之敗跡往時仲堪假兵靈寶旋害其族孝伯授之劉牢忠誠逝踵皆曩代之成事當今之殷鑒也臧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憑恃末戚竝有微勤承乏推遷遂超倫伍藉

西楚殭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魯宗父子世爲國寃太祖方弘遐略故爽等均雍齒之封今據有五州虎兕出於匣是須爲劉淵耳徐遺寶是垣護之婦弟前因護之歸於吾苦求北出不樂遠西近磐桓湖陸示還劉雍其意見可雍是徐沖舅適有寄信誓倒戈自虜侵境以來公私彫弊安以撫之庶可寧靜弟復隨而擾亂吾恐邊鄙皆爲禾黍宜遠尋高祖創業艱難近念家國比者禍疊時息兵戈共安社稷責躬謝 缺 誅除險佞追保前勳傳美竹帛昔梁孝悔罪景帝悉恩阜質改過肅宗降澤忠焉之誨聊希往言禍福之機明者是察主上神武英斷羣風如林忠臣發憤虎士投袂雄騎布野舳艫盖川吾以不才忝權節鉞抱督羣帥首戒戎先指晨電舉式清南服所以積行緩期冀弟不遠而悟如其遂溺姦說者天實爲之臨書慨懣不識次第 宋書○二句者爽及弟秀旋害通鑑作尋害孝伯二句作孝伯推誠牢之旋踵而敗○密信疑是適有信密誓

又書

臧質始聞國禍便有異圖以義宣凡闇欲外相推奉以成其志質女爲義宣子採妻謂質無復異同且義宣腹心將佐勸獎義宣舉兵義恭與義宣書由此與質相疑

昔桓玄借兵於仲堪有似今日

沈慶之與義宣書 慶之字弘先武康人歷太尉廢帝賜死

義宣至尋陽與臧質西下至鵲頭聞所遣徐遺寶敗魯爽於小峴授首相視失色世祖使鎮北大將軍沈慶之送爽首示義宣并與書

僕荷任一方而釁生所統近聊率輕師指往翦撲軍鋒裁交賊爽授首公情契異常或欲相見及其可識指送相呈

答義宣書 謝莊爲沈慶之答義宣書

皇綱絕而復紐區宇墜而更維 選注

王玄謨報義宣書 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歷南豫州刺史

上遣豫州刺史王玄謨舟師頓梁山洲內東西兩岸爲卻月城營柵甚固義宣屢與

玄謨書要令降玄謨書報之

頻奉二誨伏對戰駭先在彭泗聞諸將皆云必有今日之事以鄙意量謂無此理去年九月故遣叅軍先僧璦脩書表心幷密陳入相之計欲使周旦之美復見於今豈意理數難推果至於此昔因幸會蒙國士之顧思報厚德其𢌿泉壤豈謂一旦事與願違公崇長姦回自放西服信邪細之説忘大節之重溺流彼之志滅君親之恩狎玩極寵越希非覬祖宗世祀自圖顛覆瞑目行事未有如斯之甚者也乃復枉覃書檄遠示見招此則丹心微款未亮於高鑑亦誠幽志

虛感於平日環念周囘始悟知己之爲難也公但念提職在昔不思善教有本徒見徐魯去就未知仗義有人豈不惜哉有臣則欲其忠誘人而導諸逆君子忠恕其如是乎苟不忠恕則擇木之翰有所不集矣夫挑妾者愛其易求妻則敬其難若承命如響將焉用之原穀存輿無禮必及竊恐荆郢之士已當潛貳其懷非皇都陋臣秉義不徙公雖心迷迹往猶願勉建良圖柳撫軍忠壯慷慨亮誠有素新亭之勳莫與爲等而妄信姦虛坐相貶訶不亦惑哉幸承人乏夙誡前驅精甲已次近路鎭軍駱驛繼發太傅驃騎嗣董元戎乘輿親御六師威靈遐振人百其氣慕義如林舟騎雲囘赫奕千里輒厲鞬秉鋭與執事周旋授命當仁理無所讓夫君道既盡民禮亦絶執筆裁答感慨交懷撫軍柳元景據始執爲大統太傅驃騎即江夏王義恭

江夏王義恭諸公王八座與荆州刺史朱脩之書脩之字恭祖義與平氏人義宣之起時爲雍州刺史歸順孝武以爲荆州刺史加都督義宣敗逃夜還城入南郡空廨竺超民遣故車一乘載送刺姦義恭等與脩之書書未達修之至江陵已於獄盡焉

義宣反道叛恩自陷極逆大義滅親古今同准無將

之誅猶或囚殺況醜文悖志宣灼遐邇鋒指絳闕兵纏近郊釁逼憂深臣主旰食賴朝略震明祖宗靈慶罪人斯得七廟弗隳司刑定罰典辟攸在而皇慈逮下愍其愚迷抑法申情屢奏不省人神悚遑省心震惕義宣自絶於天理無容受社稷之慮臣子責深便宜專行大戮以紓國難但加諸斧鉞有傷聖仁示以弘恩使自爲所上全天德下一洪憲臨書悲慨不復多云

別詔太宰江夏王義恭

上時親覽朝政常慮權移臣下大明二年下詔吏部尚書可依郎分置并詳省閣曹又別

詔義恭於是置吏部尚書二人省五兵尚書

分選詔且出在朝論者亦有同異誠知循常甚易改舊生疑但吏部尚書由來與錄共選良以一人之識不辨洽通兼與奪威權不宜專一故也前述宣先旨敬從來奏省錄作則永貽後昆自此遷舉之要唯由元凱一人若通塞乖衷而訴違者尠且違令與物理至隔閡前王盛主猶或難之況在寡闇尤見其短又選官裁病即嗟誚滿道人之四體會盈有虛旬日之間便至怨詈況實有假託不由寢頓者邪一詣不前貧苦交困則兩邊致患互不相體校之以實並有可

哀若職置二人則無此弊兼選曹樞要歷代斯重人經此職便成貴塗巳心外議嵗不自限故范曄魯爽舉兵滅門以此言之實由榮厚勢驅殷繁所至設可擬議此授唯有數人本積歲月稍加引進而理無前期多生慮表或嬰艱抱疾事至回移官人之任決不可闕一來一去向人巳周非有黜責巳貴難賤既成妨長貢之無所盛衰遞襲便是一段世臣相處之方臣主生疑所以彌覺此職宜在降階監令端右足處時望無人則闕異於九流今但直銓選部有減前資物情好猜橫立別解本旨向意終不外宣唯有從郎分置視聽自改選既輕先民情巳變有堪其任大展遷回兼常之宜以時稍進本職非復重官可得不須帶帖數過居之盡無詒怪自中分荊揚子時便有意於此正訝改革不少容生駭惑爾來多年欲至歲下處分會何偃致故應有親人故近因此施行本意詔文不得委悉故復紙墨具陳 宋書

答王玄謨

玄謨遷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土多僑寓玄謨請土斷流民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嗟怨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弟僧景爲新城太守制令南陽諸郡並發兵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啓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撫慰

之又答書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故帝以此戲之

梁山風塵初不介意君臣之際過足相保聊復爲笑伸卿眉頭 宋書

同前 南史

玄謨啓明白之日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復爲笑想足以申卿眉頭耳

同前 資治通鑑合書史語爲一

七十老公反欲何求君臣之際足以相保聊復爲笑伸卿眉頭耳

與東揚州刺史顔竣詔 竣字士遜琅邪臨沂人延之子

(建平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謙儉周愼明曉政事世祖甚信仗之歷爲中書監尚書令加散騎常侍薨痛悼甚至與竣詔)

宏夙情業尚素心令績雖年未及壯願言蔡申謂天道可倚輔仁無妄雖寢患淹時慮不至禍豈圖祐善虛設一旦永謝驚惋摧慟五内交殞平生未遠舉目如昨而賞對游娛緬同千載哀酷纏綿實增痛切卿情均休戚重以周旋乖坼少時奄成今古聞問傷惋當何可言

又答

(竣爲右將軍丹陽尹諫事懇切無所廻避多不見從出爲東揚州刺史頗懷怨憤被奏收

書記洞詮　卷五十六　九

付廷尉竣頻啓謝罪幷乞性命上愈怒詔答之於獄賜死)

憲司所奏非宿昔所以相期卿受榮遇故當極此訕訐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懼不自全豈爲下事上誠節之至邪(自全南史作全立)

又詔

(何偃字仲弘尚之中子子戢尚山陰公主歷吏部尚書卒世祖與竣詔)

何偃遂成異世美志長往與之周旋重以姻媾臨哭傷怨良不能已往矣如何

詔劉延孫(延孫彭城呂人)

(初高祖遺詔京口要地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大明初竟陵王誕爲徐州上深相畏忌不欲使居京口遷之廣陵欲使腹心爲徐州據京口以防誕故以南陵授延孫而與合族大明三年詔延孫徵爲侍中尚書左僕射)

舊京樹親由來常準卿前出所有別議今此防久弭當以還授小兒

詔劉秀之(秀之字道寶穆之從兄子歷雍州刺史惠開思話子從御史中丞世祖與秀之詔及在任百僚憚之)

今以蕭惠開爲憲司冀當稱職但一往眼額已自殊有所震(並宋書)

廢帝(名子業小字法師孝武帝長子在暴無道湘東王彧弑之在位二年)

手詔晉安王子勛(子勛孝武第三子)

書記洞詮　卷五十六　十

(子勛加使持節時廢帝任凶多所誅宮前撫軍諮議參軍何邁少好武頗招集才力之士先尚太祖女新蔡公主帝詐云主薨殺宮人代之而納主于後宮深忌邁邁謀因帝出行爲變迎立子勛事泄帝誅邁使八座奏子勛與邁通謀又手詔子勛送藥賜死子勛起兵以廢立爲名太宗定亂子勛號車騎將軍)

何邁殺我立汝汝自計孰若孝武邪可自爲其所(宋書)

同前(後魏書)

聞汝與何邁謀共廢我汝自量體氣何如孝武尋當遣使送藥與汝

勑巢尚之(魯國人歷新安太守)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世祖時爲中書通事舍人意任隆密凡遷選誅賞皆與法興尚書參懷廢帝即位法興遷越騎校尉執權日久威行內外然頗以直言忤上於家賜死勅尚之

吾纂承洪基君臨萬國推心勳舊著於遐邇不謂戴法興恃遇負恩專作威福冒憲黷貨號令自由積釁累愆遂至於此卿等忠勤在事吾乃具悉但道路之言異同紛糾非唯人情駭愕亦玄象違度委付之旨良失本懷吾今自親覽萬機留心庶事卿等宜竭誠盡力以副所期 宋書

明帝 名彧字休炳文帝第十一子封湘東王爲廢帝所幽使壽寂之等弒帝於華林園自立在位八年廟號太宗

與建安王休仁書

休仁文帝第十二子太宗即位休仁爲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尋諸方逆命休仁出據虎檻進據赭圻總統諸軍隨宜應接中流平定休仁之力也初行與蘇侯神結爲兄弟以求神助及事平與休仁書

此段妹得蘇侯兄弟力 南史此段妹得蘇兄神力○蘇侯晉叛將蘇峻也宋齊間祀之每事多所干請侯了文以蘇侯

與建安王休仁詔

廬江王禕字休秀文帝第八子爲太尉尤凡劣諸兄弟嗤鄙之太宗與休仁詔後坐悖慾自殺

人既不比數西方公汝便爲諸王之長 時禕任西州故謂西方公

詔諸方鎮大臣

休仁爲散騎常侍時廢帝狂悖忌憚諸父並囚之殿內及太宗誅弒休仁即日推崇便執臣禮進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休仁與太宗宿相愛友及廢帝世同經危難泰初四方逆命兵至近畿休仁親當矢石大勳克建任揔百揆朝野四方莫不輻輳上漸不悅及晉平王休祐被殺憂懼彌切因慮諸弟彊盛太子幼弱將來不安齎藥賜死子伯融等免流徙聽襲封爵又慮人情驚動與諸方鎮及諸大臣詔

休仁致隕卿未具悉事之始末今疏以相示休祐貪恣非政法綱之所不容昔漢梁孝王淮南厲王無它釁悖正以越漢制度耳況休祐吞噬聚斂爲西數州之蝗取與鄙虐無復人情屢得王景文褚淵沈攸之

等啓陳其罪惡轉不可容吾篤兄弟之恩不欲致之以法且每恨大明兄弟情薄親見休祐屯苦之時始得寬寧彌不忍問所以改授徐州冀其去朝廷近必應能自悛革及拜徐州未及之任便徵動萬端暴濁愈甚既每爲民蠹不可復全休仁身麤有知解兼爲宰相又吾與其兄弟情昵特復異常頗與休仁論休祐釁狀休祐以休仁爲吾所親必應知吾意又云休仁言對能爲損益遂多與財賂深相結事乃寢必同宿行必共車休仁性軟易感說遂成繾綣共爲一家光吾所吐密言一時倒寫吾與休仁少小異常惟虛

心信之初不措疑雖爾猶慮淸閑之時非意脫有聞
者吾近向休祐推情戒訓嚴切休祐更不復致疑休
祐然後我將其內外左右問以情狀方知言語漏泄
并具之由爾日懊惋心神萎執休仁又說休祐云汝
但作佞此法自足安我常秉許爲家從來頗得此力
但試用看有驗不休祐從之於是大有獻奉言多乖
實積惡既不可恕自休祐殞亾之始休仁款曲共知
休仁既無臯釁主相本若一體吾之推意初無有閒
休祐貪愚爲天下所疾致殞之本爲民除患兄弟無
復多人彌應思弔不咸益相親信休祐平生狠抗無

賴吾慮休仁往哭或生祟禍且吾爾日本辦仗往哭
晩定不行吾所以爲設方便呼入在省而休仁得吾
召入大自驚疑遂入辭楊太妃顏色狀意甚與常異
既至省楊太妃驟遣監子去來參察從此日生嫌懼
而吾之推情初不疑覺從休祐然後吾再幸休仁第
飲噉極日排閤入內初無猜防休仁坐生嫌畏一日
吾春中多期射雉每休仁淸閑多往雉場中或勑使
陪輦及不行日多不見之每値宵休仁輒語左右云
我已復得今一日及在房內見諸妓妾恒語我云不
知朝夕見底若一旦然去作鬼亦不取汝取汝正足

亂人耳休祐然時日已三晡吾射雉始從雉場出休
仁從騎左右伏野中吾遣人召之稱云腹痛不堪騎
馬爾時諸王車皆停在朱雀門裏日既暝不暇遠呼
車吾衣書車近在離門裏勑呼來下油幢絡擬以載
之吾由來諳悉其體有冷患聞腹痛知必是冷乃勑
太醫上省送供御高梁薑飲以賜之休仁得飲忽大
驚告左右稱敗今日了左右答曰此飲是御師名封
題休仁乃令左右先飲竟猶不甚信乃僶俛噬之裁
進一合許妄先嫌貳事事如是由來十日五日一就
問太妃自休祐然後每吾詔必先至楊太妃間如分

別狀休仁由來自營府國與生文書二月中史承祖
齎文書呈之忽語承祖云我得成許那何煩將來吾
虛心如舊不復見信既懷不安大自嫌恐惟以情理
不容復有善心休仁既經南討與宿衛將帥經習狎
共事相識者布滿外內常日出入於廂下經過與諸
相識將帥都不交言及吾前者積日失適休仁出入
殿省諸衛主帥裁相悉者無不和顏厚相撫勞爾時
吾既甚惡意不欲見外人悠悠所傳互言差劇休仁
規欲聞知方便使曇度道人及勞彦遠屢求啓閒覘
吾起居及其所啓皆非急事吾意亦不厝疑吾與休

仁親情實異年少以來恒相追隨情向大趣亦往往多同難否之日每共契闊休仁南討為都統既有勲績狀之於心亦何極已但休仁於吾望既不輕小人無知亦多挾背向既生猜貳不復自寧夫禍難之由皆意所不悟如其意趣人莫能測事不獲已反覆思惟不得不有近日處分夫於兄弟之情不能無厚薄休祐之亾雖復悼念猶可以理割遣及休仁之殞悲慭持深千念不能已已舉言傷心事之細碎既不可曲載詔文恐物不必即解兼欲存其兒子不欲窮法為詔之辭不得不云有兵謀非事實也故相報卿知

楊太妃者休仁母楊修儀

報巴陵王休若 休若文帝第十九子歷江州刺史賜死

晉平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為驃騎大將軍荆州刺史歷從南徐州假疾彊梁前後忤上非一太宗因從射雉遣壽寂之等於路拉殺之託言墜馬時休若在江陵其日馳信報之

吾與驃騎南山射雉驃騎馬驚與直閤夏文秀馬相蹹文秀墮地驃騎失鞚馬驚觸松樹墮地落硎中時頓悶不識人故馳報弟 馬驚南史作馬重驚○此或口詔

又

休若為雍州刺史進衛將軍與籤夏寶期事休若無禮啓太宗誅之未報輒於獄行刑上大怒與休若書降號左將軍削封五百戶

孝建大明中汝敢行此邪 孝建大明並孝武帝年號

與驃騎大將軍桂陽王休範書 休範見後

太宗以休若和善能諧緝物情偽還為江州刺史徵還名拜手書殷勤即賜死與休範書

外間有一師姓徐名紹之狀如狂病自云為塗步郎所使去三月中忽云神語道巴陵王應作天子汝使巴陵王密知之於是師便訪覓休若左右人不能得東宮典書姓何者相識數去來師辭神語東宮典書具道神語東宮典書答云我識巴陵間一左右當為汝向道數日東宮典書復來語師云我已為汝語巴陵左右道因達巴陵巴陵具知云莫聲但聽又頃者

史官奏天文占候頗云休若應挾異端神道茫昧乃不可全信然前後相准略亦不無髣髴且帖肆間自大明以來有若好之謠于今未止謠若百首章句皆配以美辭美事諸不逞之徒咸云必是休若休若且知道路有異音里巷有若好之謠在西已奇懼致王敬先吐猖狂之言近休祐休仁被誅休若彌不自安又左右多是不相當負罪之徒恒說以道路之言叩動之相與唱云萬民之心屬在休若感激其意尋休若從來心迹殊有可嫌劉亮問高次祖汝一應識此人當給休若休若在東縱恣羣下無本末還朝被貶爵

位小退次祖被亮使歸過問訊大泣語次祖云我束
行是一段功在郡橫爲羣小輩過失大被貶降我實
憤慫不解劉輔國何意不作次祖答云劉輔國蒙朝
廷生成之恩豈容有此理推此已是有奇意吾使諸
王在蕃正令優游而已本不以武事而休若在西廣
召弓馬健兒都不啓聞又戾道明等昔親爲賊罪應
萬死休若至西大信遇之乃潛將往不啓京吾知汝
意謂休若處奉因事事何如心迹既不復可測因其
還朝在第與書事事詰誚於內許容自引分狀如暴
疾致故差得於其名位及兒子悉得全也休若既是

汝弟使其狼心得申者汝得守冶城邊作太尉公邪
非但事關計亦於汝甚切汝可密白荀太妃令知江盧
王褘昔在西州故上云台城邊荀太妃休範母○百重下有章字

手詔譬袁顗 顗字景章陳郡陽夏人

顗前廢帝時歷遷吏部尚書俄而寵衰自慮及禍說辭求出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至襄陽脩繕兵械纂集士卒反意已定會太宗定大事進顗號右將軍顗詐稱被太皇太后令起兵奉表勸晉安王子勛即位太宗使朝士與顗書顗本無將略又信往來之言京師米貴斗錢數百以爲不勞攻伐行自離散於是擁甲以待太宗使顗舊門生徐碩奉手詔譬之又使朝士與顗書並不聽兵敗見殺

卿歷觀古今峻之與彊何嘗可恃自朕踐阼塗路梗
塞卿無由奉表未經爲臣今追蹤竇融猶未爲晚也
南史作獨未晚也

謝莊爲朝士與袁顗書 類附○藝文類聚云謝莊

夫夷陂相因興華遞數或多難而固其國或殷憂而
啓聖明此既著於前史亦彰於聞見王室不造昏凶
肆虐神鼎將淪宗稷幾泯幸天未亾宋乾曆有歸主
上體自聖文繼明作睿而厚均牖里屯踰夏臺既天
地俱憤義勇同奮剋殄鯨鯢三靈更造應天順民爰
集寶命四海屬息肩之歡華戎見來蘇之泰吾等獲
免刀鋸從全首領復身奉惟新命承亨運綴帶談笑

擊壤聖世汝雖劬勞于外跡阻京師然心期所寄江
漢何遠自九江告變皆謂鄧氏狂惑比日國言籍籍
頗塵吾子道路之議豈其或然聞此之日能無駭惋
凶人反道敗德日夜滋深昵近狡慝取謀豺虎非惟
毒流外物惡積中朝乃欲毀陵邑虐崇憲燒宗廟鹵
御物然後蕩覆京都必使蘭蕕俱盡自非聖上廟筭
靈圖俛眉遜避維持內外擁衛臣下則赤縣爲戎百
姓其魚矣此事此理寧可孰念既天道輔順謳歌有
奉高祖之孫文皇之子德洞九幽功貫三曜匡拯家
國提毓黔首若不子民南面將使神器何歸而羣下

櫕慝妄生窺覬成軫惑燕貫高亂趙譏人罔極自古有之汝中京冠冕儒雅世襲多見前載懸鑒忠邪何遠遺郎中之清軌近忘太尉之純槩相與或羣從舅甥或姻婭周款一旦胡越能無悵恨若疑誑所至邪詖無窮汝當誓衆奮戈翦此朝食若自延過聽迷塗未遠聖上臨物以仁接下以愛豈直雍齒先封乃當射鉤見相矣當由力窘跡屈丹誠未亮邪跂予南服瘖痳延首若反棹泝流歸誠鳳闕錫珪開寓非爾而誰吾等竝過荷曲慈俱叨非服紆金拖玉攺觀蓬門入奉舜禹之渥出見羲唐之化雍容揄揚信白駒空

谷之時也奈何毀擲先基自蹈凶戾山門蕭瑟松庭誰掃言念楚路豈不思父母之邦幸納惡石以蠲美疢裁書表意爾其圖之 顗太尉淑兄子時尚書右僕射蔡興宗是顗舅領軍將軍袁粲是顗從父弟故書云羣從舅甥也

詔沈文秀 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 太宗已定亂晉安王子勛據尋陽反文秀爲青州刺史薛安都勸令同逆上遣其弟文炳詔文秀文秀歸命請皐卽安本任號輔國將軍爲虜所殺

皇帝問前督青州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建威將軍青州刺史朕去歲撥亂功振普天於卿一門特有殊澤卿得延命至今誰之力邪何故背國負恩遠同逆豎今天下已定四方寧一卿獨守窮城何所歸奉且卿百口在都兼有墳墓想情非木石猶或顧懷故指遣文炳具相宣示凡諸逆節親爲戎首一不加辠文炳所具卿獨何人而能自立便可速率部曲同到軍門別詔有司一無所問如其不爾國有常刑非惟戮及弟息亦當夷卿墳壠既以謝齊土百姓亦以勞將士之心故有今詔

與劉緬張興世蕭道成詔 緬字仲猷彭城人歷中領軍以戰死 興世字文德竟陵人歷通直散騎常侍徙光祿大夫 道成爲齊高帝 吳喜吳興臨安人歷淮陵太守督豫州諸軍事初喜東討時太宗得尋陽上于房及諸賊

帥於東臯斬東土既平喜見南賊方熾慮後翻覆受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帥顧琛王曇生等皆被全活上內啣之及平荆州恣意剽虜贓私萬計其後壽寂之誅喜內懼因啓乞中散大夫上有疾爲身後之慮以喜素得人情乃賜死喜未死一日上與劭等詔

吳喜出自卑寒少被驅使利口任詐輕狡萬端自元嘉以來便充刀筆小役賣弄威恩苟取物情處處交結皆爲黨與衆中常以正直爲詞而內實阿媚每杖計數運其佞巧甘言說色曲以事人不忠不平彰於觸事從來作諸成主意所不協者覔罪委頓之以示清直而餘人恣意爲非一不檢問故甚得物情昔大明中黟歙二縣有亡命數千人攻破縣邑殺害官長

劉子向在會稽再遣爲主帥領三千精甲水陸討伐
再往失利孝武以喜將數十人至二縣說誘羣賊賊卽
歸降詭數幻惑乃能如此故每豫驅馳窮諸狡慝及
泰始初東討止有三百人直造三吳凡再經薄戰而
自破岡以東至海十郡無不清蕩百姓聞吳河東來
便望風自退若非積取三吳人情何以得弭伏如此
其統軍寬慢無章放恣諸將無所裁檢故部曲爲之
致力覩其意趣止在賊平之後應力爲國計喜初東
征發都指天畫地云得劉子房卽當屛除表標等皆
加斬戮使略無生口既平之後緩兵施恩納罪人之

貨誘諸賊帥令各逃藏受賂得物不可稱紀聽諸賊
帥假稱爲降而擁衛子房遂得生歸朝廷收羅羣逆
皆作爪牙撫接優容過於義士推此意正是聞南賊
大盛殷孝祖戰亡人情大惡慮逆徒得志規以自免
喜善爲姦變每以計數自將於朝廷時三吳首獻慶
捷於南賊則不殺其黨頗著陰誠當云東人恇怯望
風自散皆是彼無處分非其若相逼迫保全子房及
顧琛等足表丹誠進退二塗可以無患南賊未平惟
以軍糧爲急西南及北道斷不通東土新平商運稀
簡朝廷乃至鬻官賣爵以救災困斗斛收歛猶有不

充喜在赭圻軍主者頻偷一百三十斛米初不問罪
諸軍主皆云宜治喜不獲已止與三十鞭又不責備
凡所曲意類皆如此喜至荊州公私殷富錢物無復
孑遺喜乘兵威之盛誅求推檢凡所課責既無定科
又嚴令驅蹙皆使立辦所使之人莫非姦猾因公行
私迫脅在所入官之物侵竊過半納資請託不知厭
已西難既殄便應還朝而解故槃停託云扞蜀實由
貨易交關事未回展又遣人入蠻矯詔慰勞賧伐所
得一以入私又遣部下將吏兼因土地富人往襄陽
或蜀漢屬託郡縣侵官害民興生求利千端萬緒從

西還大艑小艒爰及草舫錢米布絹無船不滿自喜
以下迨至小將人人重載莫不兼資喜本小人多被
使役經由水陸州郡殆徧所至之處輒結物情妄竊
善稱聲滿天下密懷姦惡人莫之知喜軍中諸將非
劫便賊惟云賊何須殺但取之必得其用雖復羸弱
亦言健兒可惜天下未平但令以功贖罪處遇料理
反勝勞人此輩所感惟喜莫云恩由朝廷凶惡不革
恒出醜聲勞人義士相與歎息竝云我等不愛性命
擊擒此賊朝廷不肯殺去反與我齊今天下若更有
賊我不復能擊也此等既隨喜行多無功効或隱在

衆後或在慢屋中眠賊既破散與勞人同受爵賞既
被詰問辭白百端云此輩既見原宥擊賊有功那得
不依例加賞褚淵往南選諸將卒喜爲軍中經爲賊
者就淵求官倍於義士淵以喜最前獻捷名位已通
又爲統副雖相違拒是以得官受賞反多義人義人
雖忿喜不平又懷其寬弛往歲竺超之聞四方反叛
人情畏賊無敢求爲朝廷行者乃慨然攘袂隨喜出
征爲其軍副身經臨敵自東還失喜意詭超之多酒
不堪驅使遂相委棄高敬祖年雖少宿氣力實徙其
有處分爲軍中所稱喜薄其衰老云無所施正以二

人忠清與巳異行超之爲人乃多飲酒計喜軍中主
帥豈無飲酒者特是不利超之故以酒致言耳敬祖
既無餘事直云年老託爲乞郡潛相遣斥其餘主帥
竝貪濁諂媚之流皆提攜東西不相離捨喜聞天壤
間有罪人死或應繫者必啓以入軍皆得官爵厚被
處遇應入死之人緣已得活非唯得活又復如意人
非木石何能不感設令吾攻喜門此輩誰不致力但
是喜不敢生心耳喜軍中人皆是喜身爪牙豈關於
國喜自得軍號以來多置吏佐是人加板無復限極
爲兄弟子姪及其同堂羣從乞東名縣連城四五皆

灼然巧盜侵官奪私亾命罪人州郡不得討崎嶇蔽
匿必也黨護臺州符旨殆不復行船車牛犢應爲公
家所假借者託之於喜吏司便不敢問它縣奴婢入
界便略百姓牛犢輙牽殺噉州郡應及役者竝入喜
家喜兄茹公等悉下取錢盈村滿里諸吳姻親就人
間徵求無復紀極百姓嗷然人人悉苦喜具知此初
不禁呵索惠子罪不甚江悆既巳被恩得免憲辟小
小忤意輙加刑斬張悅賊中大帥逼迫歸降沈攸之
錄付喜云殺活當由朝廷將帥征伐既有常體自應
執歸之有司喜卽便打鏁解襦與箸對膝圍棊仍造

重義私惠招物觸事如斯張靈度凶愚小人背叛之
首喜在西輙恕其罪私將下都與之周旋情若同體
狼子野心獨懷毒性遂與柳欣慰等謀立劉禕吾使
喜錄之而喜密報令去去未得遠爲建康所錄喜背
國親惡乃至於是初從西反圖兼右丞貪因事物以
行私詐吾患其諂曲抑而不許從此怨懟意用不平
喜西救汝陰縱肆兵將掠暴居民姦人婦女逼奪雞
犬虜略縱橫緣路官長莫敢呵問脫誤有縛錄一人
喜輙大怒百姓呼嗟人人失望近叚佛榮求還乃欲
用喜代之西人聞其當來皆欲叛走云吳軍中人皆

是生劫若作刺史吾等豈有活路既無它計正當叛投虜耳夫伐罪弔民用清國道豈有殘虐無辜剝奪爲務害政妨國罔上附下罪釁若此而可久容臧文仲有云見有善於其君如孝子之養父母見有惡於君若鷹鸇之逐鳥雀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前史以爲美談而喜軍中五千人皆親經反逆攜養左右豈有奉上之心喜意志張大每稱漢高魏武本是何人近忽通啓求解軍任乞中散大夫喜是何人乃敢作此舉止且當今邊疆未寧正是喜輸蹄領之日若以自處之宜當節儉廉慎靜掃閉門不與外物交關專心

奉上何得以其雌蟎高自比擬當是自顧愆釁事宜遐邇又見壽寂之流徙施修林被擊物惡傷類內懷憂恐故興此計圖欲自安朝廷之士及大臣藩鎮喜殆無所畏畏者惟吾一人耳人生脩短不可豫量若吾壽百年世間無喜何所虧損若使吾四月中疾患不得治力天下豈可有喜一人尋喜心迹不可奉守文之主豈可遭國家閒隙有可乘之會邪世人多云時可畏國政嚴歷觀有天下御億兆杖威齊衆何代不然故上古象刑民淳不犯後聖懲僞易以剠墨唐堯至仁不赦四凶之罪漢高大度而急三傑之誅

且太公爲治先華士之刑宣尼作宰肆少正之戮自昔力安社稷功濟蒼生班劍引前笳鼓陪後不能保此者歷代無數養之以福十分有一耳至若喜之深罪其得免乎夫福之於貴雖以功績致之必由道德守之故善始者未足稱奇令終者乃可重耳凡置官養士本在利國當其爲利愛之如赤子及其爲害畏之若仇讐豈暇遠尋初功而應忍受終敝耳將之爲用譬如餌藥當人羸冷資散石以全身及熱勢發動去堅積以止患豈憶始時之益不計後日之損存前者之賞抑當今之罰非忘其功勢不獲已耳喜罪纍

山積志意難容雖有功效不足自補文爲國患焉得不除且欲防微杜漸憂在未萌不欲方幅露其罪惡明當嚴詔切之令自爲其所卿諸人將相大臣股肱所寄賞罰事重應與卿等論之卿意並謂云何（並宋書）

手詔劉懷珍（字道玉平原人入齊歷散騎常侍安北將軍）

（建平王景素爲荊州徙懷珍右軍司馬遷南郡太守加寧朔將軍明帝手詔懷珍奉旨）

卿性忠讜平所仗賴在彼與年少共事不可深存受益景素兒乃佳但不能接物頗亦墮事卿每諫之（南齊書）

詔沈攸之（攸之見後）

攸之爲前將軍與索虜戰失利太宗復令進圍彭城攸之以淮泗旣乾糧運不繼固執以爲非往返者七上大怒詔曰云云攸之懼進軍行至遲虒上悔追軍令反

卿春中求伐彭城吾恐軍士疲勞且去冬奔散人心未宜復用不許卿所啓今便不肯爲吾行邪卿若不行便可使吳喜獨去

手詔王景文 景文見後

景文以江州當徙鎮豫章不果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加太子詹事不願還朝求爲湘州刺史不許上手詔譬因爲詹事徙中書令徐羡之字于木王以字休元殷景仁小名鐵

尚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宮詹事用人雖美職次正可比中書令耳庶姓作揚州徐于木王休元殷鐵

竝處之不辭卿清令才望何愧休元毗贊中興豈謝于木綢繆相與何後殷鐵邪司徒以宰相不應帶神州遠遵先旨京口鄉基義重密邇畿內又不得不用驍騎陝西任要由來用宗室驍騎旣去巴陵理應居之中流雖曰閑地控帶三江通接荆郢經塗之要由來有重鎮如此則揚州自成闕刺史卿若有辭更不知誰應處之此選大備與公卿疇懷非聊爾也

又答

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上疑其將來難制乃自爲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景文懼自陳求解揚州上詔答之○景文自陳表有曰六月中得臣外甥女殷恒妻蓉疏欲令其兒乞祿求臣署入

去五月中吾病始差未堪勞役使卿等看選牒署竟請勑施行此非密事外間不容都不聞然傳事好訛由來常愍殷恒妻匹婦耳閨閤之內傳聞事復作一兩倍落漠兼謂卿是親故希卿署不必云選事獨關卿也恒妻雖是傳聞之僻大都非可駭異且舉元薦凱咸由疇諮可謂唐堯不明下干其政邪悠悠好詐貴人及在事者屬卿偶不悉耳多是其周旋門生輩作其屬託貴人及在事者永無由知非徒止於京師乃至州郡縣中或有詐作書疏灼然有文迹者諸舍

人右丞輩及親近驅使人慮有作其名載禁物求停檢校殭賣猥物與官仍求交直或屬人求乞州郡資禮希蠲呼召及虜發船車竝啓班下在所有即駐錄但卿貴人不容有此啓由來有是何故獨驚之居貴要但問心若爲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顏師伯白衣僕射橫行尚書中令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遷爲令居之不疑今既省錄令便居昔之錄任置省事及幹童竝依錄格粲作令來亦不異爲僕射人情向粲淡淡然亦復不改常以此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競理不卿今雖

作揚州太子傅位雖貴而不關朝政可安不懼差於槩也想卿虛心受榮而不爲累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憂張單雙災木雁兩失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夫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瘁於踐蹋高涯之脩榦與深谷之淺條存亾之要巨細一揆耳晉畢萬七戰皆獲死於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幷心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易忘其己然爲教者每誡貴不誡賤言其貴滿好自恃也凡名位貴達人以在懷泰則觸人改容不

則行路嗟愕至如賤者否泰不足以動人存亾不足以絓數死於溝瀆死於塗路者天地之間亦復何限人不以係意耳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賤何必易安但人生也自應卑慎爲道行已用心務思謹惜若乃吉凶大期正應委之理運遭隨參差莫不由命也既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先正是依稀於聖言可行而爲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爲之戰慄而乃遇中興之運袁顗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皆美之謂爲陵霄駕鳳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幼主語人云越王長頸鳥喙可與共憂不可與共樂范蠡去而全身文種留而遇禍今主上口頸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不去必危遂求南江小縣諸都令史住京師者皆遭中興之慶人人蒙爵級宰值義嘉染罪金木纏身性命幾絕卿耳眼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預圖邪 書（並宋）

又手詔 泰豫元年春上疾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因手詔曰

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 南史

鄭脩容帖

鄭脩容有兒喪今成服汝可令汝內人知之再報休祐休範二家內人知也或報 淳化帖○黃伯思云祐晉平王也範桂陽王也宋史以休祐爲休祐養冊牘轉寫之訛當以祐爲是

後廢帝 名昱字德融明帝長子在位五年爲蕭道成所弒

別勑李安民 見南齊安民 安民元徽初除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別勑

九江須防邊備宜重今有此授以增鄖郢之勢無所致辭也 南齊書

書記洞詮卷第五十六 終

書記洞詮卷第五十七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宋三

江夏王義恭 武帝子歷中書監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爲前廢帝所殺

答太祖書

雷次宗隱退徵辟不就太祖爲築招賢館鍾山及卒太祖與義恭書道次宗亡義恭答書

雷次宗不救所疾甚可痛念其幽棲窮藪自賓聖朝克己復禮始終若一伏惟天慈弘被亦垂矜愍 宋書

與王玄謨書

王玄謨爲寧朔將軍任北征前鋒圍滑臺積旬不克後敗守碻磝義恭爲征討都督召令還爲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還至歷城義恭與玄謨書

聞因敗爲成臂上金創得非金印之徵也 宋書○南史將非金印之徵邪

謝賜金梁鞍啓

賜臣供御金梁橋鞍制作精巧宜副龍駟聖慈下逮猥垂兖錫 初學記

謝賜笏等啓

聖恩優重猥賜華纓玉笏珍冠首飾琛板耀握非臣朽薄所宜服受也 相手板經

謝賜鍼縷等啓

聖恩賜金銀鍼七色縷幷格一犀𣙜刷匣副綿布兆珍服寶玩以協嘉辰 北堂書鈔載義恭謝如意啓事云恩旨賜臣華縷竹節如意目所未睹　又謝賜袍啓賜臣金鏤袍珍製巧飾　太平御覽載啓事垂賜金花鈿萊萸費紺裹刷之七寶校裝玉眼明囊　又啓事洪恩罷被賜臣息伯禽俚屋二間

謝賜檳榔啓

奉賜交州所獻檳榔味殊常品塗遠蒟醬

謝賜柿啓

勑旨垂賜華林園柿出自神苑滋味殊絶 太平御覽

啓太祖

沈邵爲鍾離太守有惠政義恭啓太祖徙盱眙不許

盱眙太守劉顯眞求自解説邵往莅任有政績彰於民聽若重授盱眙足爲良二千石

詔答

其願還經年方復作此流遷必當大罔罔也 宋文帝中詔

衡陽王義季 武帝子歷徐州刺史

與江夏王義恭書

宗炳卒義季與義恭書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累辟不就

宗居士不救所病其清履肥素終始可嘉爲之惻愴不能已已 宋書

啓文帝

劉道產彭城呂人累遷雍州刺史襄陽太守在雍政績尤著及卒義季爲荆州刺史啟上

故輔國將軍劉道產患背癰疾遂不救道產自鎮漢南境接凶寇政績既著威懷兼舉年時猶可方宣其用奄至殞沒傷惋特深伏惟聖懷愍惜兼至 宋書

始興王濬 文帝

與沈璞疏

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璞爲主簿嘗爲舊宮賦久而未畢濬與璞疏璞因事陳答辭義可觀濬重之又與主簿顧邁孔道存書

卿常有速藻舊宮何其淹耶想行就耳

又教

卿沈思淹日向聊相敦還白斐然遂兼紙翰昔曹植有言下筆成章良謂逸才瞻藻誇其辭說以今況之方知其信執省躊躇三復不已吾遠慙楚元門盈申白之賓近愧梁孝庭列枚馬之客欣恧交至諒惟深矣薄因末牘以代一面

與王簿顧邁孔道存書

沈璞淹思踰歲卿研慮數旬瓌麗之美信同在昔向聊問之而還答累翰辭藻豔逸致慰良多既欣股肱備此髦楚還慙予躬無德而稱復裁少字宣志於璞聊因尺紙使卿等具知厥心 並宋書

又與沈璞書

璞爲盱眙太守臧質共破索虜殄其太半燾乃遁走臧質以璞城主使自上露板璞性謙厚推功於質質露板亦不及焉太祖嘉璞功遣中使深相褒美始興王濬及王僧達並與璞書

狡虜狂凶自送近服僞將卽斃酋長傷殘實天威所喪卿諸人忠勇之効也吾式遏無素致境蕪民瘠負乘之愧允當其責近乞退謝愆不蒙垂許故以報卿

宣城太守王僧達與沈璞書 同前

足下何如想館舍正安士馬無恙離析有時音旨無日憂詠沈吟增其勞望閒者獯獫扈橫掠剝邊鄙郵

販絕塵坰介靡達瞻江眄淮眇然千里吾聞涇陽梗棘伊滑荐遁烏集絃絕患深自古承知廼昔寇若城境勝冑朝飧伍甲宵舍烽鼓交警羽鏑驟合而足下砥兵礪伍揔厲豪彥師請一奮衆無貳情遂能固孤城覆嚴對陷死地覬生兖古之田孫何以尚茲商驛始通粗知梗槩崇讚膽智嘉賞文猛甚善甚善吾近以戎暴橫斥規効情命收龜落簪星舍京里既獲遄至胡馬卷迹支離霑德復繼前緒行葦之懽實協初慮但乖塗重隔顧增慨滞比恒疾臥憂委兼疊裁書送想無數久懷 並宋書

答元凶劭書 劭字休遠文帝長子

文帝太子劭與弟濬並多過失慮上知使女巫嚴道育上天陳請欲令過不上聞劭等敬事號曰天師遂爲巫蠱以玉人爲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劭姊東陽主應閤婢王鸚鵡及其養子陳天與黃門慶國等並預其事劭以天與補隊主東陽主薨劭慮言語難密與濬謀嫁鸚鵡與濬府佐沈懷遠爲妾因臨賀公主啓上遣人詰讓劭懼馳書告濬濬答書凡劭濬相與書疏皆爲名號謂上爲彼人或以爲其人以江夏王義恭爲佞人東陽主第在西掖門外故云南第王即鸚鵡姓躬上啓聞者令道育上天白天神也懷遠處鸚鵡上與天與私通請劭殺之慶國以其事白上上驚惋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咒詛巫蠱之言得所埋像於宮內道育變服爲尼逃匿東宮濬往京口又載以自隨及濬自京口入朝遣還京爲行留處分至京數日而事發上使左右朱法瑜奏責讓濬辭

甚哀切并賜書濬當鎮江陵復載道育往東宮欲將西上事洩須檢覈廢劭賜濬死濬報劭因謀弒逆世祖討並誅之

奉令伏深惶怖啓此事多日今始來問當是有感發之者未測源由耳計臨賀故當不應翻覆言語自生寒熱也此姥由來挾兩端難可孤保正爾自問臨賀冀得審實也其若見問當作依違答之天與先署佞人府仕不審監上當無此簿領耳急宜犍之殿下已見王未宜依此具令嚴自躬上啓聞彼人若爲不已正可保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

文帝賜始興王濬書 類附

鸚鵡事想汝已聞汝亦何至迷惑乃爾且沈懷遠何人其詎能爲汝隱此耶故使法瑜口宜投筆惋慨

與元凶劭書

當元凶劭弒逆召濬問狀微勸從荷赤松等巳及劭將敗勸劭入海輦珍寶繒帛下船乃復與劭書人情離散故行計不果所云尼即嚴道育

船故未至今晚期當於此下物令畢願速敕謝賜出船艦尼已入臺願與之明日決也臣猶謂車駕應出此不爾無以鎮物情

又與世祖書

初世祖爲武陵王入討元凶傳檄京邑劭使濬又與世祖書烏羊者南平王鑠法師者世

祖之世子小名

聞弟忽起狂檄阻兵反噬縉紳憤歎義夫激怒古來陵上內侮誰不夷滅弟洞覽墳籍豈不斯具今主上天縱英聖靈武宏發自登宸極威澤兼宣人懷苹炙之志物競舍生之節弟蒙眷遇著自少長東宮之懽其來如昨而信惑姦邪忘茲恩友此之不義人鬼同疾今水步諸軍悉已備辦上親御六師太保又秉鉞臨統吾與烏羊相尋即道所以淹霆緩電者猶冀弟迷而知返耳故略示懷言不盡意主上聖恩每厚法師今在殿內住想弟欲知消息故及 並宋書

晉平王休祐 文帝第十三子歷驃騎將軍南徐州刺史明帝拉殺之

與殷琰書 琰陳郡長平人歷少府加給事中

晉安王子勛反以琰督豫司二州豫州刺史琰家累在京邑意欲奉順尚右軍參軍杜叔寶等並勸琰同逆琰素無部曲門義不過數人無以自立受制于叔寶等太宗知琰事不獲已猶欲羇縻之以琰兄前中書郎璞爲司徒右長史子邈爲山陽王休祐中驃騎參軍太宗遣輔國將軍劉勔等西討休祐休祐出鎮歷陽爲諸軍總統勔進軍小峴時休祐與琰書上又遣王道隆齎詔宥琰罪勔又與琰書幷以琰兄璞子邈書與之琰本無反心事由力屈前後屢遣送誠欵而衆心持疑莫能相一故歸順之計紛紜多端嬰城愈固

君本文弱素無武幹是遠近所悉且名器清顯不應復有分外希覬近者之事當是劫于凶豎不能守節今大軍長驅已造城下勢孤援絶禍敗交至顧昔情欵猶有惻然聖上垂天地之仁開不世之澤好生惡殺邇遐所聞顧琛王曇生等皆軍敗迸走披刑乞活尚蒙恩恕晏處私門今神鋒所臨前無橫陳況窮城弱衆殘傷之餘而欲自固乎若開門歸順自可不失富貴將佐小大並保榮爵何故苟困士民自求齏膾身膏斧鑊妻息幷盡老兄垂白東市受刑邪幸自思之信言不爽有如皦日 宋書

劉勔與殷琰書 類附

昔景和凶悖行絶人倫昏虐險穢諫諍杜塞遂殘毀陵廟芟刈百僚縱毒窮凶靡有紀極于時人神回遑莫能自保中內士庶咸願一匡予職在直衛目所備覩主上神機天發指麾克定橫流塗炭一朝太平扶危拯急實冠終古而四方持疑成此乖逆資斧所臨每從優簡足下以衣冠華胄信槩夙昭附戾從違猶見容養賢兄長史皆升清列賢子參軍亦塞國網間者進軍宛唐討由劉順退衆閉城當時未了過蒙朝恩謬充將帥叅承風素情有依然今皇威遠申三方克弱勝敗之勢皦然可覽王御史昨至主上勅驃騎教賢兄賢子書今悉遣送百代以來未有弘恩曲宥乃至於此且朝廷方宜示大義惟新王道何容標虛辭於士女失國信於一州以足下明識淵見想必不俟終日如其孤背亭毒弗忌屠陷者便當窮兵肆武究法極刑將恐墳門無復祭祀之主墳壟乏埽灑之望進謝忠臣退慙孝子名實兩喪沒有餘責扶力略白幸加研覽 初琰長史驪道隆司馬□□皆勸琰同子勛及子勛進兵□□皆謝皇甫道烈驪天生等東據宛唐與勔相持守四月

劉勔又與殷琰書

子勛以龐孟虬爲司州刺史率精兵五千救義陽幷解壽陽之圍勔遣呂安國進軍破孟虬於□潭義軍主陳屁又破之於汝南孟虬走向義陽義陽已爲王玄謨子曇

善起義所據乃逃於蠻中八月皇甫道烈柳倫等二十一人聞孟虯敗並開門出降勔因又與琰書琰將降先遣休祐內人出城然後開門時琰行疾以反叛與諸將帥面縛請罪勔並撫宥無所誅戮

柳倫來奔具相申述方承足下迹纏穢亂心秉忠誠惘然窮愁不親戎政去冬開天之始愚迷者多如足下流比進非社稷宗臣退無顧命寄託朝廷既不偏相嫌責足下亦復無所獨愧程天祚已舉城歸順龐孟虯又繼迹奔亡劉胡困於錢溪袁顗欲戰不得推理揆勢亦安能久且南方初起連州十六擁徒百萬仲春以來無戰不北摧陷殄滅十無一二南憑袁顗

弱卒北恃足下孤城以茲定業恐萬無一理方今國網疎略示舉宏維比日相白想亦已具矣且倫等皆是足下腹心牙爪所以攜手相捨非有怨恨也了知事不可濟禍害已及故耳夫擁數千烏合抗天下之兵傾覆之狀豈不易曉假令六蔽之人猶當不為其事況復足下少祖名教疾沒世無稱者邪所以復有此白者實惜華州重鎮鞠為茂草兼傷賢門一日屠滅足下若能封府庫開四門宣語文武示以禍福先遣咫尺之書表達誠欵然後素車白馬來詣轅門若令足下髮膚不全兒姪彫耗者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至辭不華寧復多白並宋書○子勛即偽位於尋陽遣豫州刺史劉胡率衆來屯鵲尾又遣安北將軍袁顗總統衆軍臺軍屯據前鋒斷顗等糧援胡遣將攻之大敗焚營遁走顗亦南奔

桂陽王休範 文帝第十八子

與袁粲褚淵劉秉書 粲淵見後○秉字彥節宋宗室歷尚書令與粲同害

休範謹澀無才能為驃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及太宗晏駕主幼時艱休範自謂宗戚莫二應居宰輔事既不至怨憤瀰結朝廷知其有異志密相防禦議以休範居尋陽上流以皇弟晉熙王燮為郢州刺史配以資力出鎮夏口慮為休範所撿留自太洑去不過尋陽休範大怒遂收兵反發自尋陽與袁粲等書至新林朝廷震動蕭道成次新亭屯騎校尉黃回偽降宣道成意旨回與越騎校尉張敬兒直前斬休範首

夫治政任賢宜親疎相輔得其經緯則結繩可及失

其規矩則危亡可期漢承戰國之餘傷周室衰殄立磐石之宗而致七國之亂魏革漢典創於前失遂使諸王絕朝聘之禮是以根疎葉枯政移異族今宗室衰微自昔未有泰寧之世足以為譬孤子忝枝皇族預關興毀雖欲忘言其可得乎高祖武皇帝升歊三光滌紛四表太祖文皇帝欽明冠古資乾承曆秉鉞西服鳴鑾東京搜賢選能納奇賞異孝武皇帝岐嶷天縱先機雷發陵波靜亂宏業中興儲嗣不腆遂貽禍難于時建安王以家難頻遘宜立長主明皇帝恢朗淵懿仁潤含遠奉戴南面允合天人而太尉以年

長居卑愁心形色柳欣慰等規行不軌事迹彼[illegible]驟騎以忤顏失旨應對不順枉蓄刻削怨結人鬼先帝明於號令豈枉法爲親二王之釁實自由己但司徒巴陵王勞謙爲國中流事難有不世之勳奉時如天事兄猶父葬惟令友信爲國器唐叔之忠而受管蔡之罪親戚哀憤行路嗟歎王地籍允潔德厭民望竝無寸罪受斃讒邪先帝穆於友于留心親戚去昔事平之後而受詔誨禮則君臣樂則兄弟升級賜賞動不移年撫慰孜孜恒如不足豈容一旦閱墻致此禍害良有由也先帝寢疾彌年體疲膳少雖神照無虧

而慮有失德補闕拾遺責在左右于時出入卧內唯有運長道隆羣細無狀因疾遘禍見上不和知無瘳拯慮晏駕之日長王作輔奪其寵柄不得自專是以內假帝旨外託朝議諫辭詭貌萬類千端升進姦回屠斥賢哲外矯天則內誣人鬼是以星紀違常義望失度昔魏顆擇命春秋美之秦穆殉良詩有明刺臣子之節得失必書不及匡諫猶以爲罪交間蒼蠅驅扇禍戮爵以貨重才由貧輕先帝舊人無罪黜落薦致鄉親偏布朝省諂諛親狎者飛榮玉除靜立貞粹者柴門生草事先關已雖非必行若不諮詢雖是必

抑海內遠近人誰不知未解執事不加斧鉞遂致先帝有殺弟之名醜聲遺於君父格以古義豈得爲忠先帝崩殂若無天地理痛常情便應赴泣但兄弟枉酷已陷讒細孤子已下復觸姦機是以望陵墳而摧裂想鑾斾而抽慟雖復才違寄寵而地屬負荷顧命之辰曾不見及分崩之際詔出兩豎天誘其衷得居乎外若受制羣邪則玉石同碎矣以宇宙之基一旦受制卑瑣劉氏家國使小人處分終古以來未有斯酷昔石顯曹節方今爲優而望之仲舉由以致斃至於遭逢醜慝豈有古今者乎諸賢冑籍冠冕世歷忠

貞位非恩樹勳豈寵結憂國勤王社稷之鎮豈可含縱讒凶坐觀傾覆自惟宋室未殞得以推移者主內賴諸賢防勒姦軌外有孤子跨據中流而人非金石何能支久丕一虧落則本根莫庇當今主上沖幼宜明典章征虜之鎮不見慰省逆旅往來尚有顧盼骨肉何讐逼使離隔禽獸之心橫生疑貳經由此者每加約截同惡相求有若市賈以孤子知其情狀恒恐以此乘之餌勒州郡過見防禦近遣西南二使統內宣傳不容恐懼卽遣啓弁有別書若以孤子有過便應鳴鼓見伐如其不爾宜令各有所歸與殺不辜憲

有常辟三公之使無罪而斬鄙雖不肖天子之季父甲小主者敢不如是乎孤子承奉今上如事先朝夙宵恭謹散心雲日晦望表驛相從江衢有何虧違頻至於此既已其心其可再乎如往來所誂以孤子納士爲尤此輩懼其身罪豈爲國計在昔四豪列國公子猶博引廣納門客三千況孤子位居鼎司捍衛畿甸且今與昔異咸所知也狡虜陵掠江淮侵逼主上年稱宗室衰微邪偕用命親賢結舌疆埸嬰塗炭之苦征夫有勤役之勞瓜時不代齊猶致禍況長淮戍卒歷年怨思不務拓遠強邊而先事國君親戚以此

求心何事非亂又以繕治益壘復致躡聲自晉宋之灾積貯百萬孤子到鎮曾不數千里且脩城池整郭邑爲治常理復何足致嫌邪若以中流清蕩則任農夫不應實力彊兵作鎮姑熟俱防寇害豈得獨嫌於此昔成王之明而爲流言致惑若使金縢不開則周公無以自係樂毅歸趙不忍謀燕況孤子禮則君臣恩猶父子者乎所以枕戈泣血祇以兄弟之讐爾觀其不逞之意豈可限量設使遂其虐志諸君欲安坐得乎脣亾齒寒理不難見桂蠹必除人邪必翦枉突徙薪何勞多力望便執錄二豎以謝寃魂則先帝不失順悌之名宋世無枉筆之史此州地居形要路枕九江控弦跨馬越關而至重氣輕死排數競出練甲照水總戈成林剝此纖隸何患不克但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欲使薰蕕內辨晉陽外息猶功有所歸不亦可乎便當投命有司謝罪天闕同奉溫凊齊心庶事伊霍之任非君而誰周邵之職頗以自許左提右挈無愧古人昔平勃剛斷產祿蚤誅張溫趑趄文帝拖腕事之樞機得失俄頃往車今轍庶無惑焉近持此意申之沈攸其憤難不解諸王致此既知禍原銳然奮發蓄兵厲卒以俟同舉張興世發都日受制

凶黨揚飆直逝遂不見遇孤子近遣信申述姦禍方大惆悵追恨前迷比者信使每申勤款王奐佐郢兵權在握厥督屠狂朝野嗟痛猶父之怨寧可與之比肩孤子此舉增其忼慨義之所勸其應猶響諸君或未得此意故先告懷徙倚一隅遲及委問孤子哀疾屁毀窮盡無日庶規史鰌效不忘本臨紙荒哽言不詮第 宋書○任農夫臨淮人朝廷慮休範東下以農夫爲輔師將軍淮南太守戍姑孰

江淹勑爲朝賢答劉休範書

昔嬀道鼎昌干羽未能戢姬德昭宣長旌猶卷舒焚衣毀冕有自來矣皇宋靈武誕命[illegible]道鬱終三后連

光四聖昝軌或經天緯地搆紫靈之符調風偃海隆黃旗之祚莫不頌滿金石聲影宇宙者也暨我太宗明皇帝惟岳降聖重耀函夏延禮壁臺訪道衢室平陽之后巻迹軒靈空同之君斂功謝德是以緑雲祥風之瑞布濩區中梯山棧火之俗欵徼請吏跨商軼夏洗周滌漢道澤優衍猶不封禪遐靈在天餘恵無泯主上文明金相穆然玉色屓壁之禎獲珪之應著在紀歲仁浸汙河恵愛秋草想亦君之所聞也重以先帝靈略潛遍英嚮遠馭受詁言必忠貞方肅之臣奉風聲必虔恭匪懈之士明時琴瑟鼎鉉之盛且被

於寧世而忽覩來書以惋以慨君爲齊梁楚越之主鼎貴一時金玉滿堂文馬千駟爵授湯沐冠蓋於道惟名尊崇誰與爲雄而出言效尤吐音入戾舉旗類社志竊神禁稱兵斂衆遂窺外關今朝無闕政頓構凌上之節室無蘖豎坐生莫大之釁鴟梟豬豕號與徒黨主萃淵藪寧滋之甚不臧不軌不忠不義未有若斯者也宗枝之釁遠則吳楚見禽於一壁磐石之孽近則江荊而縛於小將此成敗蘭艾之鑒又亦君之所知也聞彼虹飲鼠舞之異早見物徵河北隴上之謠已露童詠所謂妖由人作孽不可逃然栢疾之恵良助寒心今羽林黃頭駱驛爭引熊渠佽飛首尾電發伏波樓船掩江蔽氾渡遼甲卒充野布陳加以先天葢世之略蕩海拔山之威任輔沛陳羽林鵠鶊露動龍驤精騎風驅然後六師雲起九軍星連蜺旌外江虹艦中水金甲映平陸鐵馬焰長原蹴南嶽而永慨瞰九泒而懔恐伐罪弔民復驗於茲甫刑三千惟此爲大僕才等不羈志瀝丹欵故奏禍福行矣悵然袁褚劉蕭等疏（袁粲褚淵劉秉蕭道成○明時上不豫何任輔沛以下至風驅亦有鈌誤○江文通集）

尋陽王子房（字孝良孝武帝第六子歷會稽太守貶爲松滋侯尋殺之）

與吳喜書（太宗初四方反叛尋陽王子房舉兵以應晉安王庾業劉延孫等並從時喜爲殿中御史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太宗即假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喜既至永世得庾業劉延熈書送子房傚又與喜書苦答之東兵敗延孫投水死業被殺）

知統戎旅已次近路卿所在著名今日何爲立忠於彼邪想便倒戈共受河山之賞

吳喜報庾業劉延熈書（喜吳興臨安人歷淮陵太守假冠軍將軍賜爵○業新野人爲右軍司馬義興太守○延熈延孫弟臨海義興太守）

前驅之人忽獲來翰披尋狂惑良深悵駭聖王以神武撥亂德盛勳高羣逆交扇滅在晷刻君等勳義之

烈世荷國恩事愧鳴鵶不懷食椹今練勒所部星言進邁相見在近不復多陳並宋書○按前書乃尋陽王子房與喜此則喜報柴等永世所得書也尺牘作答尋陽王誤

書記洞詮卷第五十八

江東　梅鼎祚　箋輯

宋四

劉穆之

字道和東莞莒人世居京口初爲高祖府主簿安以狼心之任歷左僕射穆之與朱齡石便尺牘嘗於高祖坐與齡石答書自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寄白高祖䟽

此與周祇徐廣劉柳孔甯于等並高祖晉末輔政時書䟽

高祖既討平桓玄安帝反正爲青徐二州刺史鎮丹徒而司徒王謐錄尚書領揚州及謐薨高祖欲入輔劉毅等不欲高祖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爲揚州或欲令高祖於丹徒領州以內事付尚書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咨高祖沈先與穆之言穆之以劉孟諸公一時推功非宿定臣主揚州根本所繫不可假人僞起如厠即寄䟽白高祖

高祖由是入輔

皮沈如至其言不可從宋書

穆之帖

所欲足下家獘耳倉卒無祿故推遷不得不相用事已御出寧復吾所得廻復足下且當就之公還當思更律啓申師情事也劉穆之白淳化帖

周祇

國子博士

諫高祖書

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爲高祖寵任欲令立功晉義熙三年表遣敬宣伐蜀譙縱祇書諫不從假敬宣節監征蜀諸軍事賊固守不出敬宣糧盡軍中多疾疫引還

自義旗之建所征無不必克此可謂天人交助信順
之徵也今大難已夷君臣俱泰塡五穀轉豐民無飢
苦劫盜之患亦爲弭息比誠漸足無事宜大寧治本
蜀賊宜平六合宜一非爲不爾也古人有言天時不
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往伐蜀萬有餘里泝流天
險動經時歲若此軍直指成都徑禽譙氏者復是將
帥奮威一快之舉耳然益土荒殘野無青草成都之
內殆無孑遺計得彼利與今行軍之費不足相補也
而今往艱險雨雪方降驅三州三吳之人投之三巴
三蜀之土其中疾病死亡豈可稱計此一疑也賊必

不守窮城將決力戰今我往勞困彼來甚逸若忽使
師行不利人情波駭大勢挫衂此二疑也且千里饋
糧士有飢色況今泝險萬里所在無儲若兵不解運
漕不繼雖韓白之將何以成功此三疑也今云可征
者云彼親離衆叛愚謂不然彼以一匹夫而能致今
日之事若衆力離散亦何以至此官所遣兵皆烏合
受募之人亦必無千人一心有前無退矣爲治者固
先定其內而理其外先安其近而懷其遠自頃狂狡
不息誅戮相繼未可謂人和也天險如彼未可謂地
利也毛脩之家雖不雪不應以得死爲恨劉敬宣蒙
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報今將軍欲驅二死之甘心
而忘國家之重計愚情竊所未安闕門之外非所宜
豫苟其有心不覺披盡 宋書○毛脩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父瑾泰梁二州刺史爲譙縱所殺故云家讐　敬宣初與父牢之謀襲桓玄事敗奔司馬休之武帝平京口手書召敬宣封武岡縣男拜江州刺史故云蒙生存之恩

徐廣 字野民東莞姑幕人歷祕書監中散大夫

獻高祖書

廣博學歷轉正員常侍領箸作義熙六年高祖輔政時有風雹爲災廣獻書

風雹變未必爲灾古之聖賢輙懼而修己所以興政
化而隆德教也嘗忝服事宿眷未忘思竭塵露率誠

于習明公初建義旗匡復宗社神武應運信宿平夷
且恭謙儉約虛心匪懈來蘇之化功用若神頃事故
旣多刑德竝用戰功殷積報叙難盡萬機繁湊固應
難速且小細煩密群下多懼又穀帛豐賤而民情不
勸禁司互設而劫盜多有誠由俗弊未易整而望深
未易炳追思義熙之始如有不同何者好安願逸萬
物之大趣習舊駭新凡識所不免要當俯順羣情抑
揚隨俗則朝野歡泰具瞻允康矣言無可採願矜其
愚款之志 宋書

劉柳 南陽涅陽人歷尚書右僕射左光祿大夫

與高祖薦周續之

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入廬山事沙門慧遠與劉遺民陶潛號爲尋陽三隱柳爲江州刺史薦之高祖辟爲太尉掾不就

臣聞恢燿和肆必在兼城之寶翼亮崇本宜紆高世之逸是以渭濱佐周聖德廣運商洛匡漢英業乃昌伏惟明公道邁振古應天繼期游外暢於冥內體遠形于應近雖汾陽之舉輟駕於時艱明揚之旨潛感於窮谷矣竊見處士鴈門周續之清眞貞素思學鉤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遺榮華與飢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

亮留愛昆弁誠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纓儒官亦王猷遐緝臧文不知失在降賢言偃得人功由升士願照其丹款不以人廢言 宋書

朱超石 齡石弟歷河東太守中書侍郎兄弟雖出自將家並閒尺牘關中亂與齡石俱殁赫連勃勃見殺

與兄書

登北邙遠眺眾美都盡光武墳邊杏甚美今送其核

又

七里澗有石梁即旅人橋凡是數橋皆累石爲之亦高壯制作甚佳

橋去洛陽宮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圓以通水可受大舫過也制作奇狀 並水經注

又

洛水道路本好青槐暎蔭可愛 洛陽記○洛水邵國志作洛下暎蔭作蔭暎

又

楊佺期洛陽記千金堨在洛陽城西去城三十五里堨上有穀水朱超石與兄書○按此或疑楊佺期晉人而有朱超石書蓋注者並引之非其記引也

千金堤舊堰穀水魏時更修謂之千金堨 酈注○沈休文詩東出千金堰西臨鴈鶩陂

又

董逌廣川書跋云祕書郎黃符以石經尚書示余爲考而識之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奏求正六經文字邕乃自書於碑大呈覆藏立太學門外號鴻都石經歷覆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昔朱超石與兄書云云太學在南明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三尺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元魏時西行尚書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三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毀禮記但存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當是時尚有十八碑春秋尚書作篆隸科斗復有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陽衒之曰石經尚書公羊爲四部又謂春秋尚書二部書有二經當是古文已出衒之出北齊謂得四十八碑誤也洛陽昔得石經尚書殘破不屬蓋盤庚洪範無逸多士方總一百三十六字其文與今尚書盡同間有異者纔十餘然則知古文尚書益已見於此或曰魏亦作石經安知此爲漢所書哉余謂魏一字漢爲三字此其得相亂

耶

石經文都其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文都上下當有脫誤

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晉末仕御史中丞侍中入宋歷尚書右僕射

舉東郡謝絢自代牋絢朗之孫為高祖鎮軍長史丞亭

鮮之晉安帝時為恒偉輔國主簿偉進號安西鮮之轉補功曹舉絢自代入為員外散騎侍郎

蓋聞知賢弗推臧文所以竊位宣子能讓晉國以之後寧鮮之猥承人乏謬蒙過眷既恩以義隆遂再叨非服知進之難屢以上請然自退之志未獲暫申夙

夜懷永敢忘其懼伏見行參軍謝絢清悟審正理懷通美居以端右雖未足舒其釆章升庸以漸差可以位擬人請乞愚短並充下列授為賢牧實副羣望宋書

上武帝啓

伏承明旦見南蠻是四廢日來月朔好不審可從否

武帝答

勞足下勤至吾初不擇日殷芸小說

孔甯子會稽人歷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

陳高祖

甯子為高祖太尉主簿陳損益

隆化之道莫先於官得其才枚卜之方莫若人慎其舉雖復因革不同損益有物求賢審官未之或改師錫僉曰煥乎欽明之誥旌茅征吉著於幽貞之爻晉師有成瓜衍作賞楚乘無入蔿賈不賀今舊命惟新幽人引領節之畫美已備於振綱武之未盡或存於理目雖九官之職未可備舉親民之選尤宜在先愚欲使天朝四品官外及守牧各舉一人堪為二千石長吏者以付選官隨缺叙用得賢受賞失舉任罰夫惟帝之難豈庸識所易然舉爾所知非求多人因百

官之明孰與一識之見執咎在己豈容徇物之私今非以選曹所詮果於乖謬衆職所舉必也惟良蓋宜使求賢闢其廣塗考績取其少殿若才寬拔羣進宜尚德治阿之宰不必計年免徒之守豈限資秩自此以還故當才均以資資均以地宰莅之官誠曰吏職然監觀民瘼翼化宣風則隱厚之求急於刀筆能事之功擴於德心以此論才行之年歲豈惟政無秕蠹民庇手足而已將使公路日清私請漸塞士多心競仁必由己處士砥自求之節仕子藏交馳之情甯子庸微不識治體冒昧陳愚退懼違謬宋書

謝瞻字宣遠一名檐字通遠陳郡陽夏人歷豫章太守

臨終遺弟晦書 晦字宣明歷中書令撫軍將軍荊州刺史

晦建佐命之功任寄隆重瞻念憂懼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于不永疾篤還都臨終遺晦

吾得啓體幸全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厲爲國爲家 宋書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歷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被誅

與沈林子書

高祖踐阼封林子漢壽縣伯食邑六百戶固辭不許亮與林子書

班爵疇勳歷代常典封賞之發簡自帝心主上委寄之懷實參休否誠心所期同國榮戚政復是卿諸人

共弘建內外耳足下雖存挹退豈得獨爲君子邪

與謝晦書

晦初與亮徐羨之等廢少帝爲營陽王尋弒之而迎立太祖及出爲荊州刺史上欲誅羨之等幷討晦聲言北伐拜京陵治裝舟艦亮與晦書又言朝士多諫北伐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晦以示諸議參軍何承天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使承天豫爲答詔啓草伐虜宜須明年尋起兵東下戰敗伏誅

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

與蔡廓書

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時亮爲中書令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于亮每諮廓然後施行時疑揚州刺史廬陵王義眞朝堂班次亮與廓書廓答

揚州自應著刺史服耳然謂坐起班次應在朝堂諸官上不應依官次坐下足下試更尋之詩序云王姬下嫁於諸侯衣服禮秩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推王姬下王后一等則王子居然在王公之上陸士衡起居注式乾殿集諸皇子悉在三司上今抄疏如別又海西即位赦文太宰武陵王第一撫軍將軍會稽王第二大司馬第三大司馬位既最高又都督中外而次在二王之下豈非下皇子邪此文今具在也永和中蔡公爲司徒司馬簡文爲撫軍開府對錄朝政蔡爲正司不應反在儀同之下而于時位次相王在前

蔡公次之耳諸例甚多不能復具疏揚州反乃居卿君之下恐此失禮宜改之邪 並宋書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晉司徒謨曾孫歷祠部尚書

答傅亮書

揚州位居卿君之下常亦惟疑然朝廷以位相次不以本封復無明文云皇子加殊禮齊獻王爲驃騎孫秀來降武帝欲優異之以秀爲驃騎轉齊王爲鎮軍在驃騎上若如足下言皇子使在公右則齊王本次自尊何改鎮軍令在驃騎上明知故依見位爲次也又齊王爲司空賈充爲太尉俱錄尚書署事常在充

後潜正叔奏公年事于時三錄梁王彤爲衛將軍署在太尉隴西王泰司徒王玄沖下近太元初賀新宮成司馬太傅爲中軍而以齊王柔之爲賀首立安帝爲太子正禮徐邈爲郎位次亦以太傅在諸王下又謁李太后宗正尚書符令以高密王爲首時王東亭爲僕射王徐皆是近世識古今者足下引式乾公王吾謂未可爲據其云上出式乾古傳中彭城王植荀組潘岳嵇紹杜斌然後道足下所疏四王在三司之上反在黃門郎下有何義且四王之下則云大將軍梁王彤車騎趙王倫然後云司徒王戎耳梁趙二王

亦是皇子屬尊位齊在豫章王常侍之下又復不通蓋書家旨疏時事不必存其班次式乾亦是私宴異於朝堂如今含章西堂足下在僕射下侍中在尚書下耳來示又云曾祖與簡文對錄位在簡文下吾家故事則不然今寫如別王姬身無爵位故可得不從夫而以王女爲尊皇子出任則有位有位則依朝復示之班序唯引泰和赦文差可爲言然赦文前後亦參差不同太宰上公自應在大司馬前耳簡文雖撫軍時已授丞相殊禮又中外都督故以本任爲班不以督中外便在公右也今護軍摠方伯而位次故在持節都督下足下復思之 宋書

與親故書

廓少子興宗字興宗幼爲廓所重謂有巳風與親故書歷中書監左光祿大夫

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游故以興宗爲之名以興宗爲之字 南史

答妻郗氏書

廓兄軌爲給事中奉軌如父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從與者請爲從高祖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廓答書

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 宋書

恭與宗爲會稽太守下教云敘年之旣昔自國書蔬食之典有閒令甲況高柴窮老萊婦屯暮者哉

永興郭原平世禀孝德洞業儲靈深仁絕操追風曠古棲貞處約華耆方嚴山陰朱伯年道終物表妻孔孝齒緜居寠迫殘日欽風撫事嗟嘅滿懷可以帳下米各餉百斛此敎尺牘亦載

王弘 字休元琅琊臨沂人珣子歷太保領中書監

陳會稽王司馬道子

弘爲晉會稽王道子驃騎參軍主簿時農務頻息末役煩興弘以爲宜建屯田陳之道子欲以爲黃門侍郎父珣以其年少固辭

近面所諮立屯田事已具簡聖懷南畝事與時不可失宜早督田畯以要歲功而府資單刻控引無所雖復厲以重勸肅以嚴威適足令囹圄充積而無救[illegible]事實也伏見南局諸治募吏數百雖資以廩贍收入

甚微愚謂若回以配農必功利百倍矣然軍器所須
不可都廢今欲留銅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所重
其功課一准揚州州之求取亦當無之餘者罷之以
充東作之要又欲二局田曹各立典軍募吏依冶募
比例幷聽取山湖人此皆無損於私有益於公者也
其中亦應疇量分判番假及給廩多少自可一以委
之本曹親局所統必當練悉且近東曹板水曹參軍
納之領此任其人頗有幹能自足了其事耳頃年以
來斯務弘廢田蕪廩虛實亦由此弘過蒙飾擢志輸
短効豈可相與寢默有懷弗聞邪至於當否尊自當

裁以遠鑒若所啓謬允者伏願便以時施行庶歲有
務農之勤倉有盈廩之實禮節之興可以垂拱待也

此與窮子所陳並應牋記之屬

與八座丞郎疏

弘爲衛將軍博練治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與八座丞郎疏左丞江奥吏部郎何尚之議並不同弘復爲議奏聞太祖詔衛軍議爲允

同伍犯法無士人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謫輒有請訴
若垂恩宥則法廢不可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爲苦怨
宜更爲其制使得憂苦之衷也又主守偷五匹常偷
四十匹並加大辟議者咸以爲重宜進主偷十匹常
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補兵既得小寬民命亦足
以有懲也想各言所懷

上文帝請遜位啓

弘爲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元嘉五年春大旱引咎遜位

臣聞三才雖殊其致則一故世道休明五福攸應政
有失德咎徵必顯臣抑又聞之台輔之職論道讚契
上佐人主爕理陰陽位以德授則和氣淳穆寇竊非
據則譴見于天是以陳平有辭不濫主者之局邴吉
停駕大懼牛喘之由斯固有國之所同天人之遠旨
陛下聖哲御世光隆宜休徵表祥醴泉嵗涌而頃陰

陽隔幷亢旱成災秋無嚴霜冬無積雪疾厲之氣彌
歷四時此豈非任失其人覆餗之咎臣以庸短自畢
凡流謬逢嘉運叨恩在昔陛下忘其不腆又重之以
今任正位槐鼎統理神州珥貂衣衮總錄朝端內外
要重頓萃微躬窮極寵貴人臣莫比今德居之猶或
難稱矧伊陋昧何以克任此之易了不俟明識但受
命之始屬值時艱六戎親戒憂及社稷誠是臣下致
節忘身之時當有何心塵撓聖聽所以僶俛從事循
牆馳驅志在宣力慮不及遠既鯨鯢折首西夏底定
便宜諭其本懷避賢謝拙而常人偷安日甘一日實

亦仰佩天眷未能自已往再推遷忽及三載遂令負
乘之釁彰著幽明愆伏之灾患纒坻庶上玦皇朝緝
熙之美下增官謗覆折之灾伏念惶赧五情飛散雖
日厚顏何以寧處不遠而復大易攸稱小懲大戒細
人之福近復之美非所敢敏懲戒之幸竊懷庶幾今
履端惟始朝慶禮畢輒還私門思愆家巷庶徼塞天
譴少弭謗讟伏願鑑其所守即而許之臨啓愧塞不
自宣盡 並宋書

成粲 河南人平陸令

與王弘書

太祖即位以弘定策功進司空封建安郡公上表固辭及徐羨之等誅徵弘爲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録尚書上西征謝晦弘與驃騎彭城王義康居守時大旱弘引咎遜位粲與弘書弘本有退志由是固自陳請乃降爲衛將軍

僕聞軌物設教必隨時制宜世代盈虛亦與之消息
夫勢之所處非親不居是以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權
軸之要任歸二南斯前代之明驀當今之顯轍明公
位極台鼎四海具瞻劬勞夙夜義同吐握而總錄百
揆兼牧畿甸功實盛大莫之與儔天道福謙宜存挹
損驃騎彭城王道德昭備上之懿弟宗本歸源所應
推先宜出據列蕃齊光魯衛明公高枕論道燮理陰

陽則天下和平災害不作福慶與大宋升隆享年與
松喬齊久名垂萬代豈不美歟 宋書

王韶之 字休泰瑯琊臨沂人廣曾孫歷吳興太守

駁贖罪啓

韶之晉恭帝時遷黃門侍郎領著作宋高祖受禪加驍騎將軍本郡中正西省職解復掌宋書有司奏東冶士朱道民禽三叛士依例放遣韶之啓議詔可

尚書金部奏事如右斯誠檢忘一時權制懼非經國
弘本之令典臣尋舊制以罪補士凡有十餘條雖同
異不問而輕重實殊至於詐列父母死誣罔父母淫
亂破義反逆此四條寔窮亂抵逆人理必盡雖復殊

刑過制猶不足以塞莫大之罪既獲全首領大造已
隆寧可復遂拔徒隸緩帶當年自同編戶列齒齊民
臣懼此制永行所虧實大方今聖化惟新崇本棄末
一切之令宜加詳改愚謂此四條不合加贖罪之恩
宋書

到彥之 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歷南豫州刺史北伐兵敗免官復起爲護軍

與友人蕭斌書

王慧龍過江入魏仕滎陽太守彥之與檀道濟頻頓淮潁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彥之與斌書○魯軌扶風郿人父宗之本晉雍州刺史奔魏軌仕魏寧南將軍司馬楚之本晉宗室宋武帝起誅司馬戚屬楚之亡於汝潁之間聚衆萬餘降魏封瑯邪王

魯軌頑鈍馬楚麤狂亾人之中惟王慧龍及韓延之
可爲深憚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訏之 魏書

垣護之 字彥宗畧陽垣道人歷豫州刺史淮南太守

諫到彥之書

護之爲殿中將軍隨彥之北伐彥之將回師護之書諫彥之不納散敗而歸太祖聞而善之以補江夏王義恭征北行參軍北高平太守

外聞節下欲回師反旆竊所不同何者殘虜畏威望
風奔迸八載侵地不戰克復方當長驅朔漠窮掃遺
醜況乃自送無假遠勞宣使竺靈秀速進滑臺助朱
脩之固守節下大軍進擬河北則牢洛游魂自然奔

退且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者猶張膽爭前莫
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
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是朝廷受任之旨 宋書

勸王玄謨書

護之遷鍾離太守隨玄謨入河爲先鋒進據石濟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及虜救至馳書勸玄謨急攻不從敗退

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亦衆況事殊曩日豈得計士
衆傷痍願以屠城爲急 宋書○通鑑況今事迫於曩日

垣襲祖 護之子

與弟榮祖書 榮祖護之弟子字華先孝建中爲後軍參軍人齊歷兗州刺史

襲祖爲淮陽太守孝武以事徙之嶺南護之不食而死帝疾篤又使殺襲祖臨死與榮祖書

弟嘗勸我危行言遜今果敗矣 南史○南齊書作與弟書

王敬弘 本名裕之以字行瑯琊臨沂人歷侍中左光祿大夫

與子恢之書

恢之被召爲秘書郎敬弘爲求奉朝請與恢之書太祖嘉而許之

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於
不競之地 宋書○南齊書王秀之傳云秀之祖裕性貞正徐羨之傅亮當朝裕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興與子瓚之書曰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瓚之歷官至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秀之乃瓚之子按宋書云恢之弟瓚之其說互異南史王裕之傳裕之與子恢之書彼

秘書有限云云至其孫秀之傳敬弘與秀之父瓚之書深畧以靜退然不載書語似兩存也○按杜氏通典宋齊祕書郎尤爲美職其例十日便遷敬弘與恢之書云祕書有限則似以日數言也

羊欣 字敬元太山南城人歷中散大夫

暮春帖

三月六日欣頓首暮春感摧切割不能自勝當奈何
奈何得去六日告深慰足下復何如脚中日勝也吾
日弊難復令自顧憂歎情想轉積執筆增悅足下係
愛書欲何言羊欣頓首 書一作生

移屋帖

法帖刊誤云移屋有意適閑曠二帖眞羊中散書與唐蔣邕家所畜筆精帖字勢同與法

帖本部中三月六日帖殊不類彼六日帖乃僞也筆精帖眞羊公得意書或以爲逸少則過矣按此二帖本載淳化帖第五卷云古法帖而黃長睿以爲欣書因附欣後不必爲是

既移屋近西薔微援裏地成大寬援裏起小三架如步廊政可一丈梁得使二家通出入作門閤也此屋之東故應作墻直步廊一壁太單空園中彌宜移三間屋故當不甚難重複粗畫圖如別耳直一作宜

意適帖 須得米云當作欣白與上一帖皆羊欣書

足下既有意適閒曠亦當惡暑耶遊矚踈數慰對告令少吾今年病垂耳始小差大小會使疾惛忽移日耳每每深望遠言慰尚賒慨然玄過寄與音介忽忽

書復既與直人理略絕何緣復有周旋理長史斷闊亦不減卿唯公事時相瞻望耳吾面信遂至今不著不可解計至故應必有香但不知好惡云何耳須得

孔琳之 字彥琳會稽山陰人歷領本州大中正遷祠部尚書

琳之帖

日月深酷撫膺崩叫心肝分膾尋繹悽懷觸感隕絕孤思悒悒自郡地最當奈何不孝奈何念痛悼難勝得去月二示知君所患故爾不差甚有幽悒熱盛比復何似想已轉佳眠食極勝也善將治之孤子並疾患歎具悒悒腳中轉劇近明散未覺益頓何賴扶力遂甚不次孤子孔琳之奈何頓首法帖刊誤云根腳中轉劇近明散未覺益十二字偏小並行側注字落帖者爰以入行耳○郡一作群最作窮佳作良其作久奈何作等

謝靈運 陳郡陽夏人謝玄孫移籍會稽襲封康樂公歷永嘉太守秘書監坐罪棄市

與廬陵王義眞牋

王弘之字方平琅琊臨沂人敬弘從兄晉隆安時爲烏程令衛軍參軍辭疾宋高祖除員外散騎常侍不就家會稽上虞始寧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孔淳之字彥深魯郡魯人少高尚愛好墳籍居會稽剡縣與徵士戴顒王弘之等共爲人外之游元嘉初徵爲散騎郎不到阮萬齡陳留尉氏人亦家剡縣永初末自侍中解職東歸徵爲秘書監加給事中不就靈運與義眞牋淳之後起爲令爲散騎常侍

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並多居之但季世慕

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眞可謂千載盛美也宋書○一介南史作一个

與弟書

聞惡溪道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游此惡道歎其奇絕遂書突星瀨於石李白詩遠尋惡溪去不懼惡溪惡途開李北海辭聞謝康樂

答弟書

前月十二日至永嘉郡蠣不如鄞縣車螯亦不如北海 海物志

何長瑜 東海人謝靈運既東與長瑜及族弟惠連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等以文章賞會謂之四友

寄宗人何勗書

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勗以韻語敘義慶州府僚佐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之凡人士並爲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文帝除廣州所統曾城令及廬陵王紹鎮尋陽以爲南中郎行參軍掌書記之任行至板橋遇暴風溺死

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

宋書○展爲臧質長史及質反應從誅何尚之上言得免

孟顗 字彥重平昌安丘人歷太子詹事會稽太守

與謝靈運疏

靈運爲秘書監解職東還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在會稽亦多徒衆驚動縣邑顗爲太守與靈運積搆讐隙乃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靈運詣闕上表曰忽以去月二十八日得會稽太守臣顗二十七日疏云云披疏駭惋不解所由太祖以爲臨川內史在郡遊放不異永嘉爲有司所糾徙付廣州尋於廣州棄市

比日異論噂𠴲此雖相了百姓不許寂默今徼爲其防 宋書

顏延之 字延年琅邪臨沂人歷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

弔張茂度書 茂度名裕以字行吳郡吳人歷會稽太守

張敷字景胤吳郡人高祖以爲世子中軍參軍後遷黃門侍郎始興王濬後軍長史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卲爲吳興太守卲報以疾篤敷往奔省自安都至吳興凡十餘日不進水漿葬畢毀瘠成疾世父茂度每止譬之輒更哀慟未朞而卒延之書弔茂度

賢弟子少履貞規長懷理要清風素氣得之天然言面以來便申忘年之好比雖艱隔成阻而情問無睽薄莫之人冀其方見慰說豈謂中年奄爲長往聞問悼心有兼恒痛足下門教敦至兼濱家寶一旦喪失何可爲懷 宋書

與王曇生書

王弘之卒延之欲爲作誄書與弘之子曇生誄竟不就曇生好文義以謙和稱吏部尚書

君家高世之節有識歸重豫染毫翰所應載述況僕託慕末風竊以敘德爲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 宋書

與王微書

圖畫非止藝行成當與易象同體而工篆隸者自以書巧爲高 王微敘畫○南齊謝赫古畫品云史道碩與王微並師荀衞王得其意史得其似

顏測 延之子官大司徒錄事參軍文帝嘗問延之諸子才能對曰測得臣文

謝司徒江夏王義恭賜絹葛啓

氷紈風絺事膺盛服 太平御覽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灊人歷侍中開府領中書監

與顏延之書

江左中丞雖亦一時髦俊然晉宋名士猶不樂延之爲御史中丞尚之與書

絳騶清路白簡深劾取之仲容或有虧耶杜氏通典

與中書令王球書球字倩玉琅琊臨沂人歷尚書僕射

顔延之爲永嘉太守得罪屛居球以名公子遺務事外與延之雅相愛好每振其罄匱後起爲始興王濬後軍諮議參軍御史中丞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尚之素與狎書與球

延之有後命教府無復兇輝南史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

詐彭城王義康與丹陽尹徐湛之書湛之字孝源東海剡

人歷尚書僕射元凶劭入弑見害

義康爲大將軍被黜鎭豫章曄時爲太子詹事魯國孔熙先爲員外散騎侍郎久不調素善天文云太祖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義康當之因引曄外甥謝綜與曄等共相署置謀立義康以湛之素爲義康所愛因結事湛之告以密計熙先以既爲大事須得義康意旨曄乃作義康與湛之書宣示同黨湛之表上其事悉被誅

吾凡人短才生長富貴任情用己有過不聞與物無恒喜怒違實致使小人多怨士類不歸禍敗已成猶不覺悟退加尋省方知自招刻肌刻骨何所復補然至於盡心奉上誠貫幽顯拳拳謹愼惟恐不及乃可恃寵驕盈實不敢故爲欺罔也豈苞藏逆心以招灰滅所以推誠自信不復防護異同率意信心不顧萬物議論遂致讒巧潛構衆惡歸集甲奸險好利負吾事深乙凶愚不齒扇長無賴丙丁趨走小子唯知諂進伺求長短共造虛說致令禍陷骨肉誅戮無辜凡枉過釁竟有何徵而形罰所加同之元惡傷和枉理感徹天地吾雖幽逼日若命在漏刻義慨之士時有音信每知天文人事及外間物情土崩瓦解必在朝夕是爲釁起羣賢濫延國家夙夜憤踊心腹交戰朝之君子及士庶白黑懷義秉理者寧可不識時運之會而坐待橫流邪除君側之惡非唯一代況此等狂

亂辠孰終古所無加之翦戮易於摧朽邪可以吾意宣示衆賢若能同心奮發族裂逆黨豈非功均翊業重造宋室乎但兵凶戰危或致侵濫若有一豪犯順誅及九族處分之要委之羣賢皆當謹奉朝廷動止聞啓往日嫌怨一時豁然然後吾當謝辠北闕就戮有司苟安社稷瞑目無恨勉之勉之宋書

獄中與諸甥姪書

曄初爲尚書吏部郎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及既被收於獄中與諸甥姪書以自序沈約云曄自序並實故存之

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辠人棄之然平

生行已在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吾少嬾學問晚成人年三十許政始有向耳自爾以來轉為心化推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盡為性不尋注書心氣惡小苦思便憒悶口機又不調利以此無談功至於所通解處皆自得之於胷懷耳文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所以每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績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

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為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為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於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為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未關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箸述及評論殆

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贍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

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為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弦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旨態無極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豪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宋書

○洪邁隨筆云宋書謝儼傳范曄所撰十志一皆託儼搜撰畢敗悉蠟以覆車宋文帝令丹陽尹徐湛之就儼尋求已不復得一代以為恨其志今闕曄獄中與諸甥姪書曰既造後漢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此說與儼傳不同

然儼傳所云乃范紀第十卷公主注中引之今宋書却無妹不可曉劉昭注補志三十卷至本朝乾興元年判國子監孫奭始奏以備前史之闕○華常謂死者神滅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書云當相從地下其謬亂如此

答何承天書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仕晉尚書祠部郎入宋歷南瑯邪太守領國子博士進太中大夫）

（江氏問甲兒先亡甲後亡嫡孫傳重未及中祥嫡孫又亡有次孫今當應服三年不何承天答曰甲既有孫不得無服三年者謂次孫宜持重也但次孫先以制齊縗今得便易服當須中祥乃服練居堊室耳昔有問范宣云人有二兒大兒無子小兒有子疑於傳重宣答小兒之子應服三年亦粗可依松之答承天書承天復與司馬操書論其事操答之）

禮嫡不傳重傳重非嫡皆不加服明嫡不可二也范宣所云次孫本無三年之道若應爲服後次孫宜爲喪主終見三年而不得服三年之服也

司馬操答何承天（操太常丞）

有孫見存而以疎親爲後則不通既不得立疎豈可遂無持重者此孫豈不得服三年耶嫡不傳重傳重非嫡自施於親服甲無關孫爲祖也（庾蔚之謂嫡孫亡無爲後者今祖有衆孫不可傳重無三王次子之子居然爲持重范宣議是也嫡孫已服祖三年未竟而亡此重議已立正是不得卒其服耳猶父爲嫡居喪而亡孫不傳重也次孫攝祭如徐邈所答何承天司馬操並云接服三年未見其據）○杜氏通典

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歷太子左衛率元凶謀弒不從被殺）

與始興王濬書（濬嘗遺錢三萬餉淑一宿復遣追取謂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濬書）

袁司直之視館敢寓書於上國之宮尹日者猥枉泉賦降委弊邑弊邑敬事是遑無或違貳懼非郊贈之禮覲饗之資不虞君王惠之於是也是有懵焉弗圖旦夕發咫尺之記籍左右而請以爲胥授失旨爰速先幣曾是附庸臣委末學孤聞者如之何勿疑且亦聞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密邇旬次何其哀益之亟也蓿恐二三諸侯有以觀大國之政是用敢布心腹弊室弱生砥節清廉好是潔直以不邪之故而貧聞天下寧有昧夫嗟金者哉不腆供賦束馬先璧以俟命惟執事所以圖之

與何尚之書（尚之爲尚書令領太子詹事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淑爲太子左衛率與尚之書詔書敦勸尚之復攝職）

昨遣脩問承丈人已晦志山田雖曰年禮宜遵亦事難斯貴俾踈班邴魏通美於前策龔貢山衛淪慙乎曩篇規迫休告雪滌素懷冀尋幽之歡畢（缺）玄之適但淑逸操偏迴野性瞢滯果茲沖寂必沇樂忘歸然而已議塗聞者謂丈人徽明未耗譽業方籍儻能屈

[illegible]康道降節殉務舍南瀕之操淑此行求沃矣[illegible]
有積約日無誤宋書○尚之宅在南澗寺側故云南瀕

王微琅邪臨沂人歷廷尉爲交州刺史

與何偃書尺牘作王微與偃書誤

偃叔父悠之爲義興太守侍中嘗與微但善悠之卒微與偃書

吾與義興直恨相知之晚毋惟君子知我若夫嘉我
小善矜余不能惟賢叔耳宋書

徐耕晉陵延陵人自令史除平原令

詣縣陳辭

元嘉二十一年大旱民饑耕詣縣陳辭縣爲言上當時以比漢卜式

今年亢旱禾稼不登氓黎饑餒採掇存命聖上哀矜
巳幸存拯但饉罄來久困殆者衆米穀轉貴糴索無
所方涉春夏日月悠長不有微救永無濟理不惟凡
瑣敢憂自外鹿鳴之求思同野草氣類之感能不傷
心民糴得少米資供朝夕志欲自竭義存分飡今以
千斛助官賑貸比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晉陵境特
爲偏祐此郡雖弊猶有富室承陂之家處處而是並
皆保熟所失蓋微陳積之穀皆有巨萬旱之所弊實
鍾貧民溫富之家各有財寶謂此等並宜助官得過
儉月所損至輕所濟甚重今敢自勵爲勸造之端實

願掘水揚塵崇益山海宋書

書記洞詮卷第五十八終

書記洞詮卷第五十九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宋五

王微字景玄瑯琊臨沂人追贈祕書監

與江湛書

微善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醫筮陰陽術數歷轉始興王濬後軍功曹記室參軍太子中舍人父憂去官微素無宦情屢除並固辭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部郎微與湛書告絕

棲遲環堵苫草沒堦

弟心病亂度非但蹇躄而已此處朝野所共知騶會忽扣華門閭里咸以爲祥恠君多識前世之載天値

何其易傾弟受海内駭笑不過如燕石禿鶖邪未知君何以自解於良史邪今雖王道鴻邕或有激朗於天表必欲探援潛寶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閒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博徒拔卜式於芻牧亦有西戎孤臣東都戍士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之能兼鱗雜襲者必不乏於世矣且廬於承明署乎金馬皆明察之官又賢於管庫之末何爲劫勒通家疾病人塵穢難甚之選將以靖國不亦益蹈乎書云任官維賢才而君擢士先疹癈芃芃棫樸似不如此且弟曠達兄姊迄將十載姊時歸來終不任輿曳入閤兄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若不僨疾非性僻而何比君曰表裏無假長因飛耳也常謂生遭太公將即華士之戮幸遇管叔必蒙僻儒之養光武以馮衍才浮其實故棄而不齒諸葛孔明云來敏亂郡過於孔文舉況無古人之才槩敢千周漢之常刑彼二三英賢足爲曉治與否恐君逢此時或亦不免高閣乃復假名不知已者豈欲自比衛賜邪君欲高數山公而以仲容見處徒以捶提禮學本不參選鄙夫瞻彼固不任下枩未知新沓何如州陵耳而作不師古坐亂官政誣飾䖸蚓冀招神龍如復託以眞素者又不宜居

華留名有害風俗君亦不至期人如此若交以爲人賜舉未以巳勞則商販之事又連所不忍聞也豈謂不肖易擢貪者可誘凡此數者君必居一焉雖假天口於齊駢籍鬼說於周季公孫碎毛髮之文莊生縱潈瀁之極終不能舉其契爲之辭矣子將明䰟必靈咍於萬里汝穎餘彥將拂衣而不朝浮華一開風俗或從此而爽鬼谷以揣情爲最難何君忖度之輕謬今有此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盜虛聲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成童便往來居舍晨省復經周旋加有諸甥亦何得頓絶慶弔

然生平之意自於此都盡君平公云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搢紳者不道僕妾皆將咲之忽忽不樂自知壽不得長且使千載知弟不詐謏耳

與從弟僧綽書 赤牘作王惟與弟綽又列梁人並誤

微既爲始興王濬府吏濬數相存慰微奉答牋書輒飾以詞釆微文古甚頗抑扶表淑見之詔爲訴癡微因此又與從弟僧綽書

吾雖無人鑒要是早知弟每共宴語前言何嘗不以止足爲貿且持盈畏滿自是家門舊風何爲一旦落漠至此當局苦迷將不然邪詎容都不先聞或可不

知耳衣冠冑胤如吾者甚多才能固不足道唯不傾側溢詐士頗以此容之至於規矩紉行難可詳料疹疾日滋縱恣益甚人道所貿廢不復脩幸值聖明兼容置之教外且舊恩所及每蒙寬假吾亦自揆疾疹重侵難復支振民生安樂之事心死久矣所以解日偷存盡於大布糲粟半夕安寢便以自度血氣盈虛缺復稍道長以大散爲和羹弟爲不見之邪疾廢居然且事一已上不足敗俗傷化下不至致辱家門洎爾尸居無方待化凡此二三皆是事實吾與弟書不得家中相欺也州陵此舉爲無所因反覆思之了不

能解豈見吾近者諸牋邪良可怪笑吾少學作文又晚節如小進使君公欲民不偷每加存飾訓對尊貿不厭敬恭且文詞不怨思抑揚則流澹無味文好古貿能連類可悲一往視之如似多意當見居非求志清論所排便是通辭訴屈邪爾者眞可謂眞素寡矣其數旦見客小防自來盈門亦不煩獨舉吉也此輩乃云語勢所至非其要也弟無懷居今地萬物初不以相非然彝器齊虛實宜書紳今三署六府之人誰表裏此內儻疑弟豫有力於素論何如哉則吾長阸不久終誤盛壯也江不過彊吹拂吾云是巖穴人巖

穴人情所高吾得當此則雞鶩變作鳳皇何爲干飾廉隅秩秩見於面目所惜者大耳諸舍閭門皆蒙時私此既未易陳道故常因含聲不言至兄弟尤爲叨竊臨海頻煩二郡謙亦越進清階吾高枕家巷遂至中書郎此足以闔棺矣又前年優旨自弟所宣雖夏后撫辜人周宣及鰥寡不足過也語皆循檢校迹不爲虛飾也作人不阿諛無緣頭髮見白稍學諂詐且吾何以爲足不能行自不得出戶頭不耐風故不可扶曳家本貧餒至於惡衣蔬食設使盜跖居此亦不能兩屐其足妄意珍藏也正今選官設作此舉於吾

亦無劒戟之傷所以懃懃畏人之多言也管子晉賢乃關人主之輕重此何容易哉州陵亦自言視明聽聰而返區區飾吾何辨致而下英俊夫奇士必能居深藏與鼃蝦爲伍於勲其猶難之林宗輩不足識也似不肯聴聴奉牋記雕琢獻文章居家近市壓親戚滿城府吾猶自知袁陽源輩當平此不飾詐之與直獨兩不關吾心又何所耿介弟自宜以解寒羣賢矣兼悉怒此言自爾家任兄故能也日日望弟來屬病終不起何意向與江書粗布胷心無人可寫比面乃具與弟書便覺成本以當半日相見吾既惡勞不得

多語樞機幸非所長相見亦不勝讀此書也親屬欲見自可示無急付手袁淑陽源○史臣曰燕太子吐一言田先生吞舌而死安邑令戒勝者閔仲叔去而之沛良由內懷耿介峻節不可輕干袁淑笑誚之間而王微弔詞連牘斯蓋好名之士欲以身爲珪璋皦皦然使塵垢之累不能加也

報何偃書偃字仲弘尚之子歷吏部尚書

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輕偃亦從其議偃慮爲微所咎與書自陳微報之

卿昔稱吾於義與吾嘗謂之見知然復自怪鄙野不參風流未有一介熟悉於事何用獨識之也近日何見綽送卿書雖知如戲知卿固不能相哀苟相哀之未知何相期之可論卿少陶玄風淹雅脩暢自是正

始中人吾眞庸性人耳自然志操不倍王樂小兒時尤羸笨無好常從博士讀小小章句竟無可得口喏不能劇讀遂絕意於尋求至二十左右方復就觀小說往來者見床頭有數袟書便言學問試就檢當何有哉乃復持此擬議人邪尚獨愧咲楊子之褒瞻猶恥辭賦爲君子若吾篆刻非亦甚矣卿諸人亦當尤以此見議或謂言深博作一段意氣鄙薄人世初不敢然是以每見世人文賦書論無所是非不解處卽日借問此其本心也至於生平好服上藥起年十二時病虛耳所撰服食方中粗言之矣自此始信攝養

有徵故門冬昌术隨時參進寒温相補欲以扶護危羸見冀白首家貧乏役至於春秋令節輙自將兩三門生入草采之吾實倦游醫部頗曉和藥尤信本草欲其必行是以躬親意在取精世人便言希仙好異矯慕不羈不同家頗有駡之者又性知畫繢盖亦鳴鵠識夜之機盤紆糾紛或記心目故兼山水之愛一往跡求皆仿像也不好詣人能忘榮以避權右宜自密應對舉止因卷慙自保不能勉其所短耳田來有此數條二三諸賢因復架累致之高塵詠之清甓礫有資不敢輕厠金銀也而頃年嬰疾沈淪無已區

區之情惕於生存自恐難復而先命猥加䰟氣綦恭
常人不得作常自處疾苦正亦臥思巳熟謂有記自
論既仰天充不夭庶類兼望諸賢共相哀體而卿首
唱誕言布之翰墨萬后之愼或未然邪好盡之累豈
其如此綽大駭歎便是閡朝見病者吾本停人加疹
意惛一旦聞此便惶怖矣五六日來復苦心痛引喉
狀如匈中悉腫甚自憂力作此答無復條貫賛布所
懷落漠不舉卿既不可解立欲便別且當笑微 王智深宋紀王識別有微作叙畫一篇其略曰辱顔光祿書以圖畫非止藝行成當與易象同體而工篆隸者自以書巧爲高欲其並辯藻繪覈其攸同夫言繪畫者竟求容勢而巳且古人之作畫也非以案城域辯方州

標鎭阜劃浸流本乎形者融靈而動變者心也靈亡所見故所託不動目有所極故所見不周於是乎以一管之筆擬太虛之體以判軀之狀畫寸眸之明曲以爲嵩高趣以爲方丈以叐之畫齊乎太華枉之點表夫隆準眉額頰輔若晏笑兮孤巖鬱秀若吐雲兮橫變縱化故動生焉前矩彼方出焉然後宮觀舟車器以類聚犬馬禽魚物以狀分此畫之致也望秋雲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雖有金石之樂珪璋之琛豈能髣髴之哉披圖按牒效異山海綠林揚風白水激澗嗚呼豈獨運諸指掌亦以明神降之此畫之情也

告弟僧謙靈書 僧謙有才學爲太子舍人卒後四旬而微終

僧謙遇疾微躬自處治而服藥失度遂卒微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治以書告靈

弟年十五始居宿於外不爲察慧之譽獨沈浮好書
聆琴聞操輙有過目之能討測文典斟酌傳記寒暑
未交便卓然可述吾長病或有小閒輙稱引前載不
異舊學自爾日就月將著名邦黨方隆夙志嗣美前
賢何圖一旦冥然長往酷痛煩寃心如焚裂尋念平
生裁十年中耳然非公事無不相對一字之書必共
詠讀一句之文無不研賞濁酒忿愁圖籍相慰吾所
以窮而不憂實賴此耳奈何罪酷兊然獨坐憶往年
散發極目流涕吾不舍日夜又恒慮吾羸病豈圖奄
忽先歸冥冥反覆萬慮無復一期音顔髣髴觸事歷
然弟今何在令吾悲窮昔仕京師分張六旬耳其中
三過誤云今日何意不來鍾念懸心無物能譬方欲
共營林澤以送餘年念兹有何罪戾見此夭酷沒於

吾手觸事痛恨吾素好醫術不使弟子得全又尋思
不精致有枉過念此一條特復痛酷痛酷柰何吾罪
柰何弟爲志奉親孝事兄順雖僮僕無所叱咄可謂
君子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沖和淹通內有皂白
舉動尺寸吾每咨之常云兄文骨氣可推英麗以自
許又兄爲人矯介欲過宜每中和道此猶在耳萬世
不復一見柰何惟十紙手迹封坼儼然至於思戀不
可懷及聞吾病肝心寸絕謂當以幅巾薄葬之事累
汝柰何反相殯送弟由來意謂婦人雖無子不宜踐
二庭此風若行便可家有孝婦仲長昌言亦其大要

劉新婦以刑傷自誓必留供養殷太妃感柏舟之節不奪其志僕射篤順范夫知禮求得左率第五兒盧位有王此必何益冥然之痛爲是存者意耳吾窮疾之人平生意志弟實知之端坐向窻有何慰適正賴弟耳過中未來已自愓望今云何得立自省惛毒無復人理比煩冤困憊不能作刻石文若靈響有識不得吾文豈不爲恨儻意慮不遂謝能思之如狂不知所告誶明書此數紙無復詞理略道阡陌萬不寫一阿謙何圖至此誰復視我誰復憂我他日寶者三光割嗜好以祈年今也惟速化耳吾豈復支冥冥中竟

復云何弟懷隨和之寶未及光諸文章欲收作一集不知忽忽當辦此不今已成服吾臨靈取常共飲栝杓自釀酒寧有仿像不寬痛冤痛（並宋書）

周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歷廬陵内史忤旨大明時坐居喪無禮傳送寧州於道殺之）

報羊希書

（朗少愛奇雅有風氣初爲南平王鑠冠軍行叅軍太子舍人司徒主簿坐請急不待對除名又爲江夏王義恭太尉叅軍朝議遣義恭出鎮彭城爲北討大統朗聞解職希爲府主簿從義康行與朗書勸令獻奇進策朗報之朗之辭意倜儻類如此）

羊生足下豈當適使人進哉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結意可復佳耳屬華比采何更工邪視已反覆慰亦無已觀諸紙上方審卿復逢知己動以何術而能每降恩明豈不爲足下欣邪然更憂不知卿於所處耳夫匈奴之不誅有日皇居之亡辱舊矣天下孰不憤心悲腸以忿胡人之患靡衣媮食以望國家之師自智士鉗口雄人蓄氣不得議圖邊之事者良淹歲紀今天子以炎軒之德冢輔以姬呂之賢故赫然發怒將以匈奴釁旗惻然動仁欲使餘氓被惠及取士之令朝發宰士暮登英豪調兵之詔夕行王公旦升雄俊延賢人者固非一日況復加此焉夫天下之士砥行磨名欲不辱其志氣選奇蓄異將進善於所天非

但有建國之謀不及安民之論不與至反以孝潔生議於鄉曲忠烈起謗於君案身不絓王臣之籙名不厠通人之班顛倒國門湮銷丘里者自數十年以往豈一人哉若吾身無他伎而出值明君變官望主歲增恩價竟不能柔心飾帶取重左右校於向士則榮已多料於今識則笑亦廣而足下方復廣吾以馳志之時求予以安邊之術何足下不知言也若以賢未登則今之登賢如此以才應進則吾之非才若是豈可欲以殞海之髻望鼓鯤於暨鱗之肆墜風之羽覬振翮於軒毳之間其不能俱陪淥水竝負青天可無

待於明見若乃闚奇謀深智之術無恍主狎俗之能
亦不可復稍爲卿説但觀以上國再毀之臣望府一
逐之吏當復是天下才否此皆足下所親知吾雖疲
冗亦嘗聽君子之餘論豈敢忘之凡士之置身有三
耳一則雲戸蚰寢欒危桂榮秣芝浮霜翦松沈雪憐
肌蓄髓寶氣變魂非但土石俟卿腐鴆粱錦實廼竚
意天后睨目羽人次則刳心掃智剖命驅生橫議於
雲臺之下切辭於宣室之上衍主德而抴民患進貞
白而酖姦猜委玉入而齊聲禮揭金出而烹勍寇使
車軌一風甸道共德令功日濟而已無跡道日富而

君難名致諸侯歛手天子改觀其末則黁粘而出望
旟而入結冕兩宮之下鼓袖六王之間俛眉脅肩言
天下之道德瞋目扼腕陳縱橫於四海理有泰則止
而進調覺近則反而還閑居違官交造頻罷捐慕遺
憂夷毀銷譽呼噏以補其氣繕嚼以輔其生凡此三
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之所能也若吾幸病不
及焱役不至身蓬藜既滿方杜長者之轍毅稼是諮
自絕世豪之顧壓生牀帷苔積階月又檐中山木時
華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蔓且室閉軒左幸有陳書
十篋席隅奥右頗得宿酒數壺拨絃拭徽讐方校石
時復陳局露初奠爵星晚驩然不覺是羲軒後也近
春田三頃秋園五畦若此無災山裝可具候振飲之
罷俟封勒之畢當敬觀邠酆肅尋伊鄗傍眺燕隴邪
履遼衛覡我周之軫迹弔它賢之憂天當其少涉未
休此欲但理實詭固物好交加或徵勢而笑其言或
觀謀而害其意夫楊朱以此猶見嗤於梁人況才減
楊子之器物甚魏君之意者哉若如漢宗之言李廣
此固許天下之有才又知天下之時非也豈若黨巷
閭里之閒忌見貞士之遭遇便謂是臧獲庸人之徒
耳士固願呈心於其主露奇於所歸卿相末事也若

廣者何用侯爲至廼復有致謁於爲亂之日被詘於
害正之徒心奇而無由露事直而變爲枉豈不痛哉
豈不痛哉若足下可謂冠負日月籍踐淵海心支身
首無不通照今復出入燕河交關姬衛整笏振豪巳
議於帷筵之上提鞭鳴劒復呵於軍場之間身超每
深恩之所集心動必明主之所亮可不直議正身輔
人君之過誤明目張膽謀軍家之得失操志勇之將
薦俊正之士此廼足下之所以報也不爾便擐甲脩
戈徘徊左右衛君王之身當馬首之鏑關必固之壘
交焱進之戰使身分而主豫寇滅而兵全此亦報之

次也如是則繫匈奴於北闕無日矣亡但默默窺寵而坐謂予有心敢書薄意宋書

羊希字泰闢太山羊城人歷廣州刺史為晉康太守劉思道所殺

與安北諮議參軍孫詵書

吳郡陸法真歷官有清節嘗為劉秀之安北錄事參軍希與詵書

足下同僚似有陸錄事者此生東南名地又張玄外孫持身至清雅有志節年高官下秉操不衰計當日夕相與申意宋書

孔顗字思遠會稽山陰人歷輔國將軍行會稽郡事從東師起兵敗見殺

辭衡陽王義季牋

顗少有風力好讀書歷義季安西主簿戶曹參軍嶺南義陽太守轉署記室奉牋固辭義季不能奪遂得免

記室之局實惟華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或居之顗遜業之舉無聞於鄉部惰游之貶有編於疲農直山淵藏引用不遐棄故得抃風儛潤憑附彌年今日之命非所敢冒昔之學優藝富猶尚斯難況顗能薄質魯亦何容易覬聞居方辨物君人所以官才陳力就列自下所以奉上覬雖不敏常服斯言今寵籍惟舊舉非尚德恐無以提衡一隅僉允視聽者也伏願天明照其心請乞改今局授以閑曹則梟鶴從方所憂去矣

又

夫以記室之要宜須通才敏忠加性情勤密者顗學不綜貫性又疏惰何可以屬知祕記秉筆文閨假吹之尤方斯非濫顗少淪常檢本無遠植榮進之願何能忘懷若實有螢爝增暉光景固其騰聲之日飛藻之辰也豈敢自求從容保其潛逸伏願矜其魯拙業之有地則曲成之施終始優渥並宋書

魯爽小字女生扶風郿人歷汝陽太守從義宣起兵見殺

奉南平王鑠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歷侍中驃騎將軍錄尚書事為元凶劭所任

世祖立毒殺之

爽祖宗之以義熙元年起義為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屢建大功與司馬休之北奔父軌為魏寧南將軍荊州刺史圖欲歸順未果爽少有武藝虜主燾常置左右元嘉末軌死爽襲為父官其弟秀才力過爽為魏中書郎燾南行遣爽向壽陽仍至瓜步始與秀定歸南之謀長社戍虜有六七百人爽遣三百騎往界上參聽夜擊餘虜盡殺之馳入虎牢遂率部曲及願從合千餘家奔汝南秀從許昌還壽陽奉辭於鑠鑠馳驛以聞上大悅以爽為征虜將軍司州刺史秀輔國將軍滎陽潁川二郡太守

爽秀得罪本朝負釁三世生長絕域遠身胡虜兄弟闔門淪點偽授殞命不可還國無因近係南雲傾屬東日益猶痿人思步盲者願明嵩霍咫尺江河匪遠

夷庚壁塞隅同天地痛心疾首書慨宵悲虜主猖狂豺豕其志虐徧華戎怨結幽顯自貽旋軍亾殪過半昏酣沈湎恣性肆身奕秀等因民之憤籍將旋之願齊契義奮梟馘醜徒馮恃皇威肅清逋穢牢洛諸城指期克定規以涓塵微雪夙負方當東骸北闕待戮司寇懦節未申伏心邊表明大王殿下以叡茂居蕃文武兼姿遠邇欽傾承風聞德願垂援拯以慰虔望老弱百口先遣歸庇遥遥丹心仰希懷遠謹遣同義頴川聶元初奉詞陳聞 宋書

蕭思話 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歷鎮西將軍郢州刺史

奉世祖牋

元凶弑立以思話爲徐兗二州刺史思話帥部曲還彭城起義以應世祖遣使奉牋

下官近在歷下始奉國諱所承使人不知淵狹既還在路漸有所聞猶謂人倫無容有此私懷感慨未敢在言奉被今教果出處表重增哀惋不能自勝此實天地所不覆載人神所不容忍率土氏祇莫不憤咽況下官蒙荷榮渥義兼常志此月五日被驛使追命騎還朝切齒拊心輙已鍾疾雖百口在都一非所顧正欲遣啓受規略會奉今旨悲懼兼情伏承司徒英圖電發殿下神武霜斷臧質忠義竝到不謀同時伏順沿流席卷江甸前驅風邁已應在近下官復練始集遣輔國將軍申坦龍驤將軍梁坦二軍分配精甲五千申坦爲統便以卽日水陸齊下下官悉率文武駱驛繼發憑威策懦勢同振朽開泰有期悲欣交集 宋書

一月帖 淳化帖作梁人誤

一月三日思話白節近謊寒切足下復何如比何一涉道久當諸惡耶少首望近吾所患猶爾思話白

柳元景 字孝仁河東解人歷侍中尚書令南雍州刺史爲前廢帝所殺○南史作字叔仁誤

元景字叔仁

與朝士書

元景除寧朔將軍京兆廣平二郡太守於樊城立府舍世祖入討元凶以爲諮議參軍領中兵加冠軍將軍配萬人爲前鋒宗慤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隷焉元景與朝士書

國禍冤深凶人肆逆民神崩憤若無天地南中郎親率義師剪討元惡司徒臧冠軍竝同大舉舳艫千里購賞之利備之元景不武忝任行間摠勒精勇先鋒道路勢乘上流衆兼百倍諸賢奕世忠義身爲國良皆受遇先朝荷榮日久而拘逼寇廷莫由申効想聞今問悲慶兼常大行届道廓清惟始企遲而對展雪哀情 宋書○世祖時爲南中郎將江州刺史○臧冠軍質

張暢字少微吳郡吳人歷會稽太守

與從弟張永書永字景雲茂世子歷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

永初爲冀州刺史經略河南攻碻磝城大破於虜爲撫軍將軍蕭思話所收繫歷城獄元凶弒立起永督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州刺史南譙王義宣起義又板永爲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動之中兵參軍劉則二軍馳赴國難時思話在彭城義宣慮二人不相諧糾與思話書勸與永坦懷又使永從兄長史暢與永書云

近有都信具汝刑綱之源可謂雖在縲紲而復心無愧矣蕭公平厚先無嫌隙見汝翰迹言不相傷何其滔滔稱人意邪當今世故艱迫義氣雲起方藉羣賢共康時難當遠慕廉藺在公之德近效平勃忘私之美忽此蔕芥剋申舊情公亦命蕭示以疎達兼令相

執共遵此旨宋書

暢亦牘載張暢答魏虜李孝伯求甘蔗云知更須黃甘若給彼軍即不能足若供魏主未當乏絕故不復致　按張暢傳暢爲安北長史沛郡太守與魏孝伯往返口語殊衆悉非書也王亦注辨

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歷中書令散騎常侍

與世祖啟事

元凶弒立莊轉司徒左長史世祖入討密送檄書與莊令加改治宣布莊遣腹心門生具慶奉啟事密詣世祖

賊劭自絕於天裂冠毀冕窮弒極逆開闢未聞四海泣血幽明同憤奉三月二十七日檄聖迹昭然伏讀感慶天祚王室叡哲重光殿下文明在岳神武居陝肅將乾威龔行天罰滌社稷之仇雪華夷之恥使弛墜之構更獲締造垢辱之畔復得明目伏承所命柳元景司馬文恭宗慤沈慶之等精甲十萬巳次近道殿下親董銳旅授律繼進荊鄢之師岷漢之衆舳艫萬里旌旆虧天九土冥符羣后畢會今獨夫醜類曾不盈旅自相暴殄省闥橫流百僚屛氣道路以目檄至輒布之京邑朝野同欣里頌塗歌室家相慶莫不望景聳魂瞻雲佇足先帝以日月之光照臨區寓風澤所漸無幽不洽況下官世荷寵靈叨恩踰量謝病

私門幸免虎口雖志在投報其路無由今大軍近次永清無遠欣悲踊躍不知所裁宋書

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牋

莊拜吏部尚書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義恭牋後坐辭疾多免官

下官凡人非有達槩異識俗外之志實因羸疾常恐奄忽故少來無意於人間豈當有心於崇達邪頃年乘事回薄遂果饕非次既足貽誚明時又亦取愧朋友前以聖道初開未遑引退及此諸夏事寧方陳微請款志未伸仍荷今授被恩之始具披寸心非惟在巳知尤實懼塵穢彝序稟生多病天下所悉兩脅癖

疾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每至一惡痛來逼心氣餘如綖利患數年遂成痼疾吸吸惙惙常如行尸恒居災病而不復道者豈是疾痊直以荷恩深重思答殊施牽課尫瘵以綜所忝眼患五月來便不復得夜坐恒閉帷避風日晝夜惛憒爲此不復得朝謁諸王慶弔親舊唯被敕見不容停耳此段不堪見賓已數十日持此苦生而使銓綜九流應對無方之訴實由聖慈罔已然當之信自苦劇若才堪事任而體氣休健承寵異之遇處自效之塗豈苟欲思閑辭事邪家素貧弊宅舍未立兒息不免飢寒而安之若命

寧復是能忘微祿正以復有切於此處故無復他願耳今之所希唯在小閑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已不能不重屢經披請未蒙哀恕良由誠淺辭訥不足上感家世無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二亡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便三十五加以疾患如此當復幾時見聖世就其中煎懷若此實在可矜前時曾啓願三吳勑旨云都不須復議外出莫非過恩然亦是下官生運不應見一閑逸今不敢復言此當付之來生耳但得保餘年無復物務少得養痾此便是志願永畢在衡門下有所懷動止必聞亦無假居職患於不能裨補萬一耳識淺才常羸疾如此孤負主上擢授之恩私心實自哀愧入年便當更申前請以死自固但廣近所訴恐未能仰徹公恩矜弘深粗照誠懇願侍坐言次賜垂拯助則苦誠至心庶獲哀允若不蒙降祐下官當於何希冀邪仰憑愍察願不垂恡 [宋書○癖疾南史作癖疾恒閉帷避風日作恒閉帷避風朝謁作朝脩今之所希惟在小閑作今之所止惟在小閣拯作接]

昨還帖

弟昨還方承一日忽患悶當時乃爾大惡殊不易追企恒想諸治昨來已漸勝眠食復云何頃日寒重春節至居患者無不增動今作何治眼風不異耳指遣

承問謝莊白呈左僕射 [淳化帖]

孟靈休 [昶之子襲臨汝公官秘書監]

與何勗書

[邕穆之之孫嗣封南康郡公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鰒魚嘗詣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瘡痂落床上因取食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餉邕邕既去靈休與勗書南昌國史二百許人遍互與鞭瘡痂常以給膳]

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 [宋書]

何勗 [無忌之子襲封安成公官侍中]

與江夏王義恭牋

[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出行於

道遇狗伽敗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牋曰

承復須古物今奉秦李斯狗枷漢相如犢鼻 謝綽宋拾遺錄

○因話錄

劉瑀 字茂琳穆之孫

與顏竣書

瑀使氣尚人爲御史中丞朝士莫不畏其筆端尋轉右衛將軍瑀願爲侍中不得因求益州世祖許之及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竣書

朱脩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荊州青油幙下作謝宣明面見向使齋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 宋書○一旦南史作一日○魏書云朱脩之爲宋文帝從事中郎守滑臺爲魏將安頡所擒魏世祖授以內職爲雲中鎮將入馮文通文通送之江南○赤牘作牢脩之又列晉人誤

與親故書

瑀免官復起爲東陽太守遷吳興太守侍中何偃嘗案之云叅伍時望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叅伍之有遂與偃絕及爲吏部尚書意彌憤憤族叔秀之爲丹陽尹瑀又與親故書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瑀疾篤聞偃亾懽躍叫呼於是亦卒

吾家黑面阿秀遂居留安衆處朝廷不爲多士 宋書○留南史作劉

沈亮 字道明吳興武康人林子子歷隨王後軍中兵領義成太守

啓太祖

亮轉西曹主簿啓太祖陳府事

伏見西府兵士或年幾八十而猶伏隸或年始七歲而巳從役衰耗之體氣用湮微兒弱之軀肌膚未實而使伏勤昏稚驚苦傾晚於理既薄爲益實輕書制休老以六十爲限役少以十五爲制若力不周務故當粗存優減

詔答

前巳令卿兄敀革尋值遷回竟是不施行邪今更勑西府也

陳太祖

時營創城府功課嚴促亮又陳之

經始城宇莫非造創基築既廣夫課又嚴不計其勞苟務其速以歲月之事求不日之成比見役人未明上作閉鼓乃休呈課既多理有不逮至於息日拘備關限方涉暑雨多有死病頃日所承亦頗有逃逸竊惟此既內藩事殊外鎮撫莅之宜無繫早晚若得少寬其工課稍均其優劇徒隸既苦易以悅加考其卒功廢闕無幾臣聞不居其職不謀其事庖割有主尸不越樽豈臣疎小所當預議但臣泳恩歲厚服義累世苟是所懷忘其常體

詔報

啓之甚佳此亦由來常患比屢敕之猶復如此甚爲無理近復令孟休宣旨想當不同卿比可密觀其優劇也

箴世祖

亮爲南陽太守郡界有古時石堨蕪廢歲久亮箴世祖脩治之

施生興業首敎農畝立民崇政訓本播穡故能殷邦康俗禮節用成頃北洛侵蕪南宛彫斁獫狁肆凶犬夷猶彊遠蕭烽驛近虞郊閈遂使沃衍弗井巨防莫修窘力輟耕闕於分地凶荒無待流亢及令禮化孚内威禁清外斯實去盜脩畎昭農緒稼之時弘圖廣

務拓土祈年之日殿下降心育物振民復古且方提封榛棘綏入殊荒竊見郡境有舊石堨區野腴潤實爲神皐而蕪決稍積久廢其利凡管所見謂宜創立昔文翁守官起沃成產偉連撫民開輿增業惠昭二邦庸列兩漢雖効政圖功下見所絕聯事惟忝憂同職同後缺 並宋書

書記洞詮卷第五十九終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宋六

孝武帝彭城叅佐

慶孝武帝獲白鹿戕 帝初爲武陵王自雍州刺史改授徐州北鎭彭城

伏承獲白鹿於彭城之東山皓質玉映育性馴和 藝文類聚

周殷

啓孝武帝

世祖即位改元孝建殷時爲中軍府錄事叅上陳俗敝如此竟不能革

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產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亾不相知飢寒不相恤又疾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易其風 後魏書

顧琛 字弘瑋吳郡吳人歷員外常侍中散大夫

啓孝武帝

大明初琛爲吳郡太守免官停家先嘗與西陽太守張牧並竟陵王誕故佐誕據廣陵反客陸延稔齎書詣琛等及其二子並有板授時世祖以琛素有異志遣使就吳郡太守王曇生誅琛父子會延稔先至琛即執斬之遣二子送首啓世祖世祖嘉之召以爲西陽王撫軍司馬

劉誕猖狂遂構釁逆凡在含齒莫不駭惋臣等預荷

國恩特百常憤忽以今月二十四日中獲賊誕疏欲見邀誘臣即共執錄僞使弁得誕與撫軍長史沈懷文揚州別駕孔道存撫軍中兵參軍孔璪前司兵參軍孔桓之前司空主簿張晏書具列本郡太守王曇生臣即日便應星馳歸骨輦轂臣母年老身在侍養輒遣息寶素寶先束骸詣闕 宋書

王元曾 東海人仕別駕

與劉惠書 惠沛郡相人臨賀太守

劉獻字子珪大明四年舉秀才兄遂亦有名先應州舉元曾與獻父惠書

此歲賢子充秀州閭可謂得人 南史

丘珍孫 寧朔將軍

與王僧達書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唐人居剡瀑布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僧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珍孫與僧達書僧達答之

聞褚先生出居賓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治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夫却粒之士飡霞之人乃可蹔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蹔紆清塵亦願助爲譬說 南齊書

王僧達 太保弘少子歷遷中書令坐悖逆賜死

答丘珍孫書

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惟朋松石介於孤峰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 南齊書

求徐州啓

僧達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上初踐阼即居端右一二年間便望宰相及爲護軍不得志乃啓求徐州不許僧達三啓固讓上甚不說以爲征虜將軍吳郡太守

臣衰索餘生逢辰藉業先帝追念功臣眷及遺賤飾

短捐陋布策稠采從官委裪十有一載早馮慶泰脫親盛明而有志於學無獨見之敏有務在身無偏鑒之識固不足建言世治備辨時宜竊以天恩不可終報尸素難可久處故猖狂無諺每陳所懷陛下孝誠發衷義順動物自龍飛以來實應九服同歡三光再朗而臣假視巷里借聽民謠黎甿 缺 未締其感遠近風議不獲稍進臣所用夙宵疾首寤寐疚心者也臣取之前載譬之於今當漢文之時可謂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運重以布衣非食憂勤治道而賈誼披露遐誠猶有歎哭之諫況今承顛沛萬機惟始恩

未及普信未遑周臣又聞前達有言天下重器也一安不可卒危一危亦不可卒安陛下神思淵通亦當鑒之聖慮竊謂今之務惟在萬有爲巳家國同憂允彼庶心從民之欲民有溶癀之聲君表納隍之志下有愆弊之苦上無佟豫之情又應官酌其才爵疇其望與失不賞寧失不刑至若樞任重司藩扞要鎮治亂攸寄動靜所歸百度惟新或可因而弗革事在適宜無或定其出處天下多才在所用之臣非惟寄觀世路謬識其難即之於身詳見其弊何者臣雖得免墻面書不入於學伍行無愆戾自無近於才能直以

廕託門世夙列榮齒且近雖奔迸江路歸命南躅竟何功効可以書賞而頻出內寵陛下綢繆數旬之中累發明詔自非才略有素聲實相任豈可聞而弗驚履而無懼固宜退省身分識恩之厚不知報答當在何期夫見危致命死而後巳皆殷勤前誥重其忘生臣感先聖格言思在必効之地促生獲其志死得其所如使臣享厚祿居重榮衣狐坐熊而無事於世者固所不能安也今四夷猶警國未忘戰辮髪凶詭尤宜裁防聞者天兵未獲巳肆其輕漢之心恐戎狄貪惏猶懷匪遜脫以神州暫擾中夏兵饑容或遊魂塞內重窺邊壘且高秋在節胡馬興威宜圖其易早爲之所臣每一日三省志在報效遠近小大顧其所安受效偏方得司者則慮之所辦情有不疑若首統軍政董勒天兵既才所不周實誠亦非願陛下矜諒巳厚願復曲體此心護軍之任臣不敢處彭城軍府即時過立且臣本在驅馳非希崇顯輕智小號足以自安願垂鑑恕特賜申奬則內外榮荷存沒銘分　宋書

表覬　位武陵內史

臨終與兄顗書　覬子彖字偉才小字史公少有風氣善屬文歷諸王府叅軍不就覬臨終與兄顗書

史公才識可喜足慰先基矣　南齊書

孫沖之　歷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從子勛起兵加輔國將軍

與晉安王子勛書　子勛字孝德孝武帝第三子即僞位於尋陽

前廢帝狂悖鄧琬爲晉安王子勛長史尋陽內史勸子勛舉兵未發而太宗先定亂自立進子勛位號琬不從遣沖之等下據赭圻沖之於道與子勛書加沖之左衛將軍以陶亮爲右衛將軍統諸州兵俱下郢州兵進大敗沈攸之諸軍至尋陽誅子勛同逆皆夷滅

舟檝巳辦器械亦整三軍踊躍人爭效命便欲沿流挂颿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衆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洲則一麾定矣　宋書

薛安都　河東汾陰人歷左將軍揚州刺史

奉太宗啓書

安都爲徐州刺史太宗即位進號安北將軍安都不受衆兵同晉安王子勛反子勛平定安都遣別駕從事史畢衆愛下邳太守王煥等奉啓書詣太宗歸欵

臣庸隸菰萌偷生上國過蒙世祖孝武皇帝過常之恩犬馬有心實感恩遇是以晉安始唱投誠孤往不期生榮實存效報今天命大歸羣迷改屬輙率領所部束骸待誅違拒之罪伏聽湯鑊宋書

顧寶先大明中歷尚書水部郎

報父吳郡太守琛書

太宗初即位上流反叛輔國將軍袁顗自會稽起兵遣書要琛琛與長子寶素謀議其少

子寶先時爲山陰令馳書報琛觀前鋒已渡江琛據郡同反兵敗琛歸降

南師已近朝廷孤弱不時順從必有覆滅之禍宋書

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歷遷中書舍人爲臨海王子頊前軍參軍子頊衆兵敗遇害

謝賜藥啓

臣衛躬不謹養命無術情淪五難妙謝九法飈落先傷衰痾早及遐[illegible]近臨猥委存卹癘同山嶽蒙靈藥之賜惠非河間謬仙使之屈恩逾脯糗惠重帷席荷對銜慙伏抱衿渥

謝永安令解禁止啓南史照爲臨川王義慶國侍郎遷秣陵令不云永安

臣田茅下第質非謝品志終四民希絕三仕邀世逢辰謬及推擇恩成曲積榮秩兼過雖誓投纖生昊天罔極迄無犬馬孤慙星歲加以淪節雪飈沉誠欵悔值天光燭幽神照廣察澡疊從宥與物更亰遂睎曬陽春湔汰秋水綴翼雲條葺鮮決洺洗膽明目抃手太平重甄再造含氣孰比不悟乾陶彌運復垂埏飾矯迹升等改觀非服振纓珥筆聯承貴寵豈臣浮朽所可恭從實非愚瞢所宜循踐瑣族易灰脆漏已迫空荷載纛終責仰復飲氷肅事懷火畢命不勝屏營之情謹啓事以聞

論國制啓

臣啓臣聞尺之量錙工者裁之豪丈之木繩墨在焉事無巨細非法不行當今世問政睦藩國相望君舉必書動成准式息躬聖壤十有餘載條制節文宜其備矣諸王列封動靜兼該而竊見國之處事未盡善臣之暗蔽私心有惜伏見彭城國舊制猶有數卷雖多殊華大綱可依愚謂宜令掌固刋而撰之上著朝典藩邦之度下撲國訓繁簡之誼傍酌州府寬猛之中章程久具永爲恒制豈伊今美乃足貴之將來臣忝充直員脫以啓聞煩而非要伏追慙悚謹啓

謝上除啓

臣言被宣賜臣上除臣伏事日淺蒙荷已豐天澤所及且喜且懼但臣自丁常栢來塗階級非所敢冀今日榮願直爾不少自乞停止上除伏願重許干穢悚息

通世子自解

僕以常栢無用於世遭逢謬幸被受恩榮誠願論畢久宜揖落仁眷篤終復獲淹停感今惟昔銜佩無已但自無堪尸素累載腹心之愧寤寐爲憂今請解所職願蒙矜許自奉清塵于兹六祀墜辰永往遺恩在心執紙哽咽言不自宣

重與世子啓

奉還誨深承殷勤篤眷之重披讀未終悲愧交集僕以常人所蒙隆厚久應知退非適今日銜恩戀德用鈌進心今者之請必願鑒許且僕棲遲無事咫尺館第餐稟風微非旦則夕居職還私兩者無異而於僕無用有以自處豈非仁念始終之惠重致于日彌深慙感

謝假啓

臣啓臣居家之治上漏下濕暑雨將降有懼崩壓比欲完葺私寡功力板鍤綯塗必須躬役自欲請假三十日伏願天恩賜垂矜許干啓復追悚息謹啓

又

臣啓臣所患彌畱病願沉痼自近蒙歸頻更頓處日夜間困或數四委然一弊瞻景待化加以凶衰嬰遘慘悼終鮮兄弟仲由所哀臣實百罹孤苦風雨天倫同氣實惟一妹存沒永訣不獲計見封瘞泉壤臨送私懷感恨情痛兼深臣母年老經離憂傷服麄食淡羸耗增疾心計焦迫進退罔躓自乞申假百日伏願天慈賜垂矜許臣違禍履身事屯悴歎息和景掩淚春風執啓涕結伏追惶悚謹啓

奉始興王白紵舞曲啓

侍郎臣鮑照啓被教作白紵舞歌辭謹竭庸陋裁爲四曲附啓上呈識方洩悴思塗猥局言既無雅聲未能文不足以宣贊聖旨抽拔妙實謹遣簡餘慙踖悚盈謹啓

登大雷岸與妹書 妹令暉照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左芬臣才不及太沖耳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泝無邊險徑遊■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風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

憑觀川陸遨神清渚流睇方曛東顧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淩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脉通連苧蒿攸積菰蘆所繁棲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愚彊捕小號噪驚聒紛乎其中西則廻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艫相接思盡波濤悲滿潭壑煙歸八表終為野塵而是注集長

寫不測修靈浩蕩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壓江潮峯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縟若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靄表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潀洞所積溪壑所射鼓怒之所豗擊湧澓之所宕滌則上窮荻浦下至狶洲南薄鷰爪北極雷澱削長埤短可數百里其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煙不流華鼎振涾弱草朱靡洪漣隴蹙散渙長驚電透箭疾穹溘崩聚坻飛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碪石為之摧碎碕岸為之虀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心驚慓矣至於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鵞海鴨魚鮫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儔折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掩沙漲被草渚浴雨排風吹澇弄翮夕景欲沉曉霧將合孤鶴寒嘯遊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說也風吹雷飈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達所屆寒暑難適汝專自慎夙夜戒護勿我為念恐欲知之聊書所覩臨塗草蹙辭意不周（並鮑氏集○十辰蒸文作一辰習吞愚二句上齊有以從嶺而上作而西狐鶴集作孤雛）

王景文（名彧以字行太保弘之族歷中書監太子太傅賜死）

與王道隆書（道隆吳興烏程人為太宗所委信歷右軍將軍桂陽王兵至見殺景文為江州刺史徵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時謂在江州不能潔己與上幸臣王道隆書）

吾雖寡於行己庶不負心既愧殊效誓不上欺明主竊聞有為其貝錦者云營生乃至巨萬素無此能一旦忽致異術必非平理惟乞平心精檢若此言不虛便宜肆諸市朝以正風俗脫其妄作當賜思罔昧之由吾踰忝轉深足以致謗念此驚懼何能自測區區所懷不願望風容貸吾自了不作偷猶如不作賊故以密白想為申啓（宋書）

檀珪字伯玉高平金鄉人祖韶以桓玄功封邑丘壽侯從征廣固討盧循合門從義特見寵授

與王僧虔書僧虔見齊

僧虔元徽中爲吏部尚書珪罷沅南令僧虔以爲征北板行叅軍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僧虔答書未允珪又與僧虔書乃用爲安成郡丞

五常之始文武爲先文則經緯天地武則撥亂定國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羣從姑叔三嬪帝室祖兄二世糜軀奉國而致子姪餓死草壤去冬今春頻荷二勑既無中人屢見蹉奪經涉五朔踰歷四晦書牘十二接覲六七遂不荷潤反更曝鰓九流繩平自不宜獨苦一物蟬腹龜腸爲日已久飢虎能嚇人遽

與肉餓麟不噬誰爲落毛去冬乞豫章丞爲馬超所爭今春蒙勑南昌縣爲史偃所奪二子勳廕人才有何見勝若以貧富相奪則分受不如雖孤微百世國士姻媾位宦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妹爲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爲南譙王妃尚書婦是江夏王女檀珪祖姑嬪長沙景王尚書伯爲江州檀珪祖亦爲江州尚書從兄出身爲後軍叅軍檀珪父釋褐亦爲中軍叅軍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不肯殊絶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乃爾見苦泰始之初八表同逆一門二世粉骨衛主殊勳異績巳不能叨常階奮途復見侵抑

王僧虔答書

征北板比歲處遇小優殷主簿從此府入崇禮何儀曹郎代殷亦不見訴爲苦足下積屈一朝超升政自小難泰始初勤苦十年自未見其賞而頓就求稱亦何可遂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侵苦直是意有佐佑耳南史直是意有左右耳

又與王僧虔書

昔荀公達漢之功臣晉武帝方爵其玄孫夏侯惇魏氏勳佐金德初融亦始就甄顯方賞其孫封樹近族

羊叔子以晉泰始中建策伐吳至咸寧末方加褒寵封其兄子卞望之以咸和初殞身國難至興寧末方崇禮秩官其子孫蜀郡主簿田混黃初末死故君之難咸康中方擢其子孫似不以世代遠而被棄年世踈而見遺檀珪百罹六極造化罕比五喪停露百口轉命存亾披迫本希小祿無意階榮自古以來有沐食侯近代有王官府佐非沐食之職叅軍非王官之謂質非匏瓜實羞空懸殷何二生或是府主情味或是朝廷意旨豈與悠悠之人同口而語使僕就此職尚書能以郎見轉不若使日得五升祿則不恥執鞭

並南齊書

丘巨源 蘭陵人入齊歷餘杭令以事見殺

與尚書令袁粲書

巨源宋明帝時自南臺御史爲王景文鎮軍參軍寧喪還家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遣迎之巨源因齊太祖使留京師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請巨源望有封賞乃與粲書竟不被申

民信理推心闇於量事庶謂丹誠感達賞報孱期豈虞寂寥忽焉三稔議者必云筆記賤伎非殺活所待開勸小說非否判所寄然則先聲後實軍國舊章七德九功將名當世仰觀天緯則右將而左相俯察人

序則西武而東文固非胥祝之倫伍巫匠之流匹矣去昔奇兵變起呼吸難凶渠即勦而人情更迷茅恬開城千齡出叛當此之時心脊胡越奉迎新亭者士庶填路投名朱雀者愚智空閭人惑而民不惑人畏而民不畏其一可論也臨機新亭獨能抽刃斬賊者惟有張敬兒而中書省獨能奮筆弗顧者惟有丘巨源文武相方誠有優劣就其死亾以決成敗當崩天之敵抗不測之禍請問海内此膽何如其二可論也又爾時顛沛普喚文士黃門中書靡不畢集摛翰振藻非爲乏人朝廷洪筆何故假手凡賤若以此賊彊盛勝負難測羣賢怯不染毫者則民宜以勇獲賞若云羽檄之難必須筆傑羣賢推能見委者則民宜以才賜列其三可論也竊見桂陽賊賞不赦之條凡二十五人而李恒鍾爽同在此例戰敗後出罪並釋然而吳邁遠族誅之罰則操筆大禍而操戈無害論以賞科則武人超越而文人埋沒其四可論也且邁遠置辭無乃侵慢民作符檄肆言詈辱放筆出手即就蠭粉若使桂陽得志民若不轘裂軍門則應腰斬都市嬰孩脯膾伊可熟念其五可論也往年戎旅萬有餘甲十分之中九分冗隷可謂衆矣攀龍附驥翻焉

雲翔至若民狂夫可謂寡矣徒關勑旨空然泥沈詎其荷戟塵末皆是白起操牘事始必非魯連邪民值國筭迅足馳烽旆之機帝擇逸翰赴罻羅之會既能陵敵不毆爭先無負宜其微賜存在少沾飲齕遂乃棄之溝間如蜉如蟻擲之言外如土如灰紲隷帖戰無拳無勇並隨資峻級矣凡豫臺内不文不武已坐拱清階矣撫骸如此瞻例如彼既非草木何能弭聲

南齊書

何昌寓 字儼望廬江灊人入齊歷侍中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

與驃騎大將軍蕭道成啓

昌寓先爲建平王景素府主簿以風素見重毋老求祿出爲湘東太守爲齊太祖蕭道成驃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誅昌寓痛之至是啓道成又與司空褚淵書淵答之道成嘉其義轉爲記室

伏尋故建平王因心自遠忠孝基性徽和之譽早布國言勝素之情夙洽民聽世祖綢繆太宗眷異朝中賢人野外賤士雖聞見有殊誰不悉斯事者元徽之間政關羣小構扇異端共令傾覆懸懃之非古人所悼況蒼梧將季能無衘惑一年之中藉者再三有必巔之危無蹔立之安行路寒心往來跼蹐而王夷慮坦然委之天命惟謙惟敬專誠奉國閨無執戟之衛

門闕衣介之夫此五尺童子所見不假瀏曲言也一淪疑似身名頓滅寃結淵泉酷貫穹旻時經隆替歲改三元曠蕩之惠亟申被枉之澤未流俱沐温兊獨酸霜露明公鋪天地之施散雲雨之潤物無巨細咸被慶渥若今日不蒙照滌則爲萬代寃魂昌寓非敢慕慷慨之士激揚當世實義切於心痛入骨髓瀝腸紓憤仰希神照辨明枉直亮王素行使還名帝籍歸靈舊塋死而不泯豈忘德於黃墟分軀碎首不足上謝

與司空褚淵書

天下之可哀者有數而埋寃於黃泉者爲甚焉何者百年之壽同於朝露揮忽去留寧足道哉政欲闔棺之日不隕令名竹帛傳芳烈鐘石紀清英是以昔賢甘心於死所者也若懷忠抱義而負枉冥冥之下時主未之矜卿相不爲言良史濡翰將被以惡名豈不痛哉豈不痛哉竊尋故建平王地屬親賢德居宗望道心惟沖睿性天峻散情風雲不以塵務嬰衿明發懷古惟以琴書娛志言忠孝行惇慎二公之所深鑒也前者阮楊連黨構比紛紜雖被明於朝貴愈結怨於羣醜覘察繼蹤疑防重著小人在朝詩史所歎清

識飲涕王每永言終日氣淚交橫既推信以期物故日去其備衛朱門蕭條示存典刑而已求解徐州以避北門要任苦乞會稽貪處東甌閑務此並彰於事迹與公道味相求期心有素方共經營家國劬勞王室何圖時不我與契濶屯昏忠誠弗亮懼此百殃歲朔亟流已經四載皇命惟新人霑天澤而幽然深酷未蒙照明封殯卑雜窮魂莫寄昭穆不序松柏無行事傷行路痛結幽顯吾等叩心泣血實有望於聖時公以德佐世欲物得其所豈可令建平王枉直不分邪田叔不言梁事袁絲諫止淮南以兩國釁禍尚回

帝意豈非親親之義寧從敵原而今疑似未辨爲世大戮若使王心跡得申亦示海內理冤枉明是非存亡國繼絕世周漢之通典有國之所急也昔叔向之理恃祁大夫而獲亮戾太子之冤資車丞相而見察幽靈有知豈不眷眷於明故碎首抽脅自謂不殞

褚淵答書

追風古人良以嘉歎但事既昭晦理有逆從建平初阻元徽末悖專欲委咎阮楊彌所致疑于時正亦謬參此機若審如高論其愧特深（並南齊書）

沈攸之（字仲達吳興武康人慶之從父歷荊州刺史郢城兵敗自經死）

與武陵王贊牋（贊字仲敷明帝第九子自郢州徙荊州）

（攸之爲荊州刺史順帝即位進攸之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廢帝刳斮之具以示攸之攸之便有異志齊王蕭道成輔政遣軍西討攸之聞齊王世子據盆口震懾不敢下因攻郢城時武陵王贊爲郢州刺史行事柳世隆隨宜距應屢摧破之攸之與贊牋）

江陵一總八州地居形勝鎮撫之重宜以上歸本欲仰移節蓋改臨荊部所以未具上聞者欲待至止面自咨申不圖重關擊柝覲接莫由若使匡朝之誠終蔽於聖察襲遠之舉近攤於郢都則無以謝烈士之心何用塞義夫之志便不犯關陵漢斯一接奉若夫斬蛟陷石之卒製骼卷鐵之將煙騰飆迅容或驚動左右苟不獲已敢不先布下情

又與武陵王牋

下官位重分陝富兼金穴子弟勝衣爵命已及親黨辦菽抽序便加耳倦絃歌口厭粱肉布衣若此復欲何求豈不知俛眉苟姿保養餘齒何爲不計百口甘冒危難誠感歷朝之遇欲報之於皇室爾昧理之徒謂下官懷無厭之願既貫誠於白日不復明心於殿下若使天必喪道忠節不立政復闔門碎滅百死無恨但高祖王業艱難太祖劬勞日昃卜世不盡七百之期宗社已成他人之有家國之事未審於聖心何如（並宋書）

與齊太祖蕭道成書

（初攸之與齊太祖於景和世同直殿省申以歡好以長女妻攸之子元和及爲荊州刺史聚斂兵力高道慶自江陵還都道攸之反狀太祖既弑蒼梧王立順帝以張敬兒督雍梁二州郢司二郡軍事雍州刺史部伍泊沔口敬兒陽厚結攸之信饋不絕是時太祖位司空篡形已成攸之舉兵遣使報敬兒敬兒斬之攸之下當襲江陵遺太祖書太祖答之）

吾聞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彼我可謂通之矣大明之中謬奉聖主忝同侍衛情存契闊義著斷金乃分帛而衣等糧而食值景和昏暴心爛形燋若斯之苦寧可言盡吾自分碎首於閣下足下亦懼滅

族於舍人爾時磐石之心旣固義無貳討蹶迫時難
相引求全天道矜善此理不空結姻之始寔關於厚
及明帝龍飛諸人皆爲鬼矣吾與足下得蒙大造親
過夙眷遇若代臣錄其心迹復忝驅使臨崩之日吾
豫在遺託加榮授寵恩深位高雖復情謝古人粗識
忠節誓心仰報期之必死此誠志竟未申遂先帝登
遐微願永奪自爾巳來與足下言面始絕非唯分張
形迹自然至此脫枉一告未常不對紙流涕豈願相
誚於今哉苟有所懷不容不白初得賢子諱疏云得
家信云足下有廢立之事安國寧民此功巍巍非吾

等常人所能信也俄奉皇太后假令云足下潛構深
略獨斷懷抱一何能壯但冠雖弊不可承足葢共尊
高故耳足下交結左右親行殺逆以免身患卿當謂
龍逢比干癡人耳凡廢立大事不可廣謀但表褚遺
寄劉又國之近戚數臣地籍寔爲膏腴人位並居時
望若此不與議復誰可得共披心胷者哉昏明改易
自古有之豈獨大宋中屯邪前代盛典煥盈篇史請
爲足下言之羣公共議宜啓太后奉令而行當以王
禮出第足下乃可不通大理要聽君子之言豈可罔
滅天理一何若兹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縱爲宗

社大計不爾寧不識有君親之意邪乃復慮以家爲
啗以爵賞小人無狀遂行弒害吾雖寡識竊從古比
豈有爲臣而有近日之事邪使一旦荼毒身首分離
生自可恨死者何罪且有登齋之賞此科出於何文
凡在臣隷誰不惋駭華夷扣心行路泣血乃至不殯
使流蟲在戶自古以來此例有幾衞國微小故有弘
演不圖我宋獨無其人撫膺惆悵不能自巳足下與
向之殺者何異人情易反還成嗟悲爲子君者無乃
斃乎蹊田之譬豈復有異管仲有言君善未嘗不諫
足下諫諍不聞甘崔杼之罪何惡逆之甚昔太甲還

位伊不自疑昌邑之過不可稱數霍光荷託尚共議
於朝班然後廢之猶有湯沐之施論者不以劫主爲
名桓溫之心未忘於篡海西失道人倫頓盡廢之以
公猶禮處之當溫彊盛誰能相抗尚畏懼於形跡四
海不愜未嘗有樂推之者伊尹霍光名高於臣節桓
氏亦得免於脅奪凡是諸事布於書策若此易曉豈
待指掌卿常言比跡夷叔如何一旦行過桀跖邪聖
明啓運蒼生重造普天率土誰不歌抃實是披心罄
節奉公忘私之日而卿大收宮妓劫奪天藏器械金
寶必充私室移易朝舊布置私黨被甲入殿內外宮

閣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如此王謝
陶庾行此舉止且朱方帝鄉非親不授足下非國戚
也一旦專縱自樹云是兒守臺城父居東府一家兩
錄何以異此知卿防固重複猜畏萬端言以禦遠實
爲防内若德允物望夷貊猶可推心共處如其失理
乖道金城湯池無所用也文長以戈戟自衛何解滅
亾吳起有云義禮不脩舟中之人皆讐也足下既無
伍員之病苟懷貪惏而有賊宋之心吾寧捐申包之
節邪聞求忠臣者必出孝子之門卿忠孝於斯盡矣
今竊天府金帛以行姦惠盜國權爵以結人情且授

非其理合我則賞此事已復不可恒用用之既訖恐
非忠藥且受者不感識者不知不能遏姦折謀誠節
慨惋隔礙數千無因自對不能知復何情顔當與足
下叙平生舊款吾聞前哲絶交不出惡言但此自陳
名節於胷心因告别於千載放筆增歎公私潛淚想
不深怪往言然天下耳目豈伊可誣抑亦當自知投
杖無疆爲必先及（南史攸之表檄文疏皆其記室南陽宗儼之辭）

蕭道成答沈攸之書

（周顒傳太祖輔政引接顒顒善尺牘沈攸之送絶交書太祖口授令顒裁答）

辱足下誚書交道不終爲恥已足欲下便來何故多
罔君子吾結髮入仕豈期遠大益感子路之言每不
擇官而宦逮文帝之世初被聖明鑒賞及孝武之朝
復蒙英主顧眄因此感激未能自反及與足下欵袂
定交欵著分好何嘗不勸慕古人國士之心務重前
良忠貞之節至於契濶杯酒殷勤攜袖薦女成姻志
相然諾義信之篤誰與間之及乃景和陵虐事切憂
畏明帝正位運同休顯啓臆論心安危豈貳元徽之
季聽高道慶邪言欲相討伐發威施赦已行外内于
時臣子鉗口道路以目吾以分交義重患難宜均犯
陵白刃以相任保悖主手敕今封送相示豈不畏威

念周旋之義耳推此陰惠何愧懷抱不云足下猥含
禍詖前遣王思文所牒朝事益情等家國共詳衷否
虛心小大必以先輸問張雍州遷代之日將欲誰擬
本是逆論來事非欲代張乃封此示張激使見怒若
張惑一言果與怨恨事負雅素君子所不可爲況張
之奉國忠亮有本情之見與意契不貳邪又張雍州
啓事稱彼中蠻動兼民遭水患敕令足下思經拯之
計吾亦有白論國如家布情而往每思虛達事之相
接恒必猜離反謂無故遣信此乃覘察平諒之襟動
則相阻傷負心期自誰作故先時足下遣信尋盟敦

舊厲以篤終吾止附還白申釐情本契然遠要方固金石今日舉錯定是誰惡久言邪元徽末德執亾禋祀足下備聞無待亟述太后惟憂式遵前誥興毀之略事屬鄙躬黜昏樹明實惟前則寧宗靜國何愧前脩廢立有章足下所允冠弊之譏將以何語封爲郡王寧爲失禮景和無名方之不愈乎龍逢自匹夫之美伊霍則社稷之臣同異相乘非吾所受也登齋有賞壽寂已蒙之於前同謀獲功明皇亦行之於昔此則接踵成事誰敢異之謂其大收宮女劫奪天藏器械金寶必充私室必若虛設市虎亦可不翅此言若

以此詐民天下豈患無眼心苟無瑕非所耿介甲杖之授事既舊典豈見有任鎭邦家勳經定主而可得出入輕單不資寵衛斯之患慮豈直身憂秖奉此恩職惟事理朱方之牧公卿僉意吾亦謂微勳之次無忝一州且魏晉舊事帝鄉蕃職何嘗豫州必曹司州必馬折膠受柱枉體非愧袁粲據石頭足下無不可吾之守東府來告便謂非動容見疾嚬笑入戾乃如是乎袁粲劉秉受遇深重家國既安不思撫鎭遂與足下表裏潛規據城之夜豈顧社稷幸天未長亂宗廟有靈卽與褚衛軍協謀義斷以時殄滅想足下表裏聞之悵然孤沮小兒忝侍中代來之澤遇直上臺便呼一家兩錄發不擇言良以太甚吾之方寸古列共言乃以陶庾往賢大見譏責足下自省詎得以此見貽邪比蹤夷叔論吾則可行過桀蹠無乃近誣哉謂吾不朝此則良誨朝之與否想更問之足下受先帝之恩施擁戎西州鼎湖之日率土載奔而宴安中流酣飲自若卽懷狼望陵侮皇朝晉熙殿下以皇弟代鎭而斷割候迎罔篾宗子驅略士馬悉以西上郢中所遺董餘劣弱昔徵茅不入猶動義師況荆州物產雍崏交梁之會自足下爲牧薦獻何品良馬勁卒

彼中不無良皮美罽商賂所聚前後貢奉多少何如惟聞大官時納飲食耳桂楊之難坐觀成敗自以雍容漢南西伯可擬賴原卽天世非望亦消又招集逋亾斷遏行侶治舟試艦恒以朝廷爲旗的秣馬按劒常願天下有風塵爲人臣者固若是邪至乃不遵制書勑下如空國恩莫行命令擁隔詔除郡縣輒自板代罷官去職禁還京師凶人出境無不千里尋躡而反募臺將來必厚加給賞太妃遣使市馬齎寶往蜀足下悉皆斷折以爲私財此皆遠邇共聞暴於視聽主上叡明當璧寓縣同慶絕域奉贄萬國通書而盤

桓百日始有單騎事存送往於此可徵不朝如此誰
應受誚反以見呵非所反側今乃勒兵以闞象館長
戟以指魏闕不亦爲忠臣孝子之所痛心疾首邪賢
子元琰獲免虎口及淩波西邁吾所發遣猶推素懷
不畏嗤嗤足下尚復滅君臣之紀況吾布衣之交乎
遂事不諫既往難咎今六師西向助足下憂之（並南齊書）
○邪言一作流言助一作爲

袁粲（字景倩顗從弟）

臨終啓

（粲領司徒加侍中順帝即位遷中書監齊高帝方革命粲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與劉秉

等將謀矯太后令攻高帝於朝堂事敗粲還坐列燭自照仍求筆作啓爲軍主戴僧靜所殺）

臣義奉大宋策名兩興今便歸魂墳壠永就山丘（南史）

荀倫（初學今本作荀倫誤）

與河伯牋

（異苑云河內荀儒字君林乘冰省舅氏陷河而死兒倫字君文求尸積日不得設祭水側投牋與河伯宿岸側冰開手執牋浮上倫又牋謝之○初學記不載其事異苑不載其文○異苑劉敬叔所撰荀倫疑是晉末宋初人聊從初學）

伏惟河伯府君君侯潛曜靈泉翺翔神渚發洪流於
崑崙揚高波於砥柱包四瀆以稱王摠百川而爲主

（初學記）

呑道元

與呑公牋

道居在城南接水墟草木幽鬱畝阯所藏茅茨陋宇
纔容數床積汗累燻體貌萎黃冬則兩幅之薄被心
有牽黎與敝絮撤以三股之絲綖給以四升之麤布
狹領不掩其巨形促緣不覆其長度伸脚則足出攣
捲則脊露（藝文類聚）

又

奴曰高安兩手並殘指如竹筒畏風惡寒小者家生

厥名曰饒腹中瘕堅大如飯捎飽食終日不能作勞
借一小兒傖公吳毋近因冬節暫詣其舅狗咬一脛
肉落如手攣筋徹骨跂而不愈長婢來成左目失明
動則入井巳死復生次婢良信有桓公司馬之癩行
步雖曠了無前進隱疾難明辭不盡韻小婢從成南
方之奚形如鶩麞言語嘍㒍聲音駭人惟堪駈雞宅
無所役遣詣阿䅲復被狗咋困熟如泥（初學記○牋並韻語）

又

有露車一乘轅復摧折以犂轅續之左崎右嶇強弱
相負傍行斫轅（太平御覽）

范氏（王錫妻錫字寡光太保弘子位江夏內史）

與王僧達書

（蔡興宗歷中書監左光祿大夫幼立風槩家行尤謹奉宗姑侍寡嫂養孤兄子有聞于世僧達與兄錫不協錫妻范聰明婦人也有才學與僧達書詰讓之）

昔謝太傅奉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宋書）

朱道珍（鬼）

與南陽劉廓書

（道珍嘗爲孱陵令廓爲荆州參軍每與圍碁日夜相就局子略無暫輟道珍以宋元徽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亡至九月廓坐齋中忽見一人以書授廓云朱孱陵書廓開書看是道

珍手跡既讀書失信所在寢疾尋卒）

每思碁聚非意致濶方有來緣想能近領（述異記○領渚宮遺事作顧）

梅侯祚閱宋六卷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終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一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南齊一

高帝（姓蕭名道成字紹伯南蘭陵人仕宋位相國封齊王篡宋國號齊都建業在位四年廟曰太祖）

與中書令褚淵衛將軍袁粲書

（太祖既平桂陽王休範遷散騎常侍中領軍南兗州刺史進爵爲公增邑二千戶固讓與淵及粲書淵粲書答之太祖乃受命）

下官常人志不及遠隨運推斥妄踐非涯才輕任重夙宵氷惕近值國危含氣同奮況在下官寧吝身命

履冒鋒炭報効恒理而褒嘉之典偏見甄沐貴登端戎秩加爵土瞻言霄衢魂神震墜下官奉上以誠率性無矯前後忝荷未嘗固讓至若今授特深恇迫寔以銜恩先旨義兼陵闕識蔽防萌宗戚構禍引誚歸咎既已靦顏乃復乘災求幸藉亂取賢斯實國家之恥非臣子所忍也且榮不可濫寵不可昧乞蠲中候請停增邑庶保止足輸効淮淯如使伐匈奴凱歸反旆以此受爵不復固辭矣

褚淵袁粲答太祖書（粲見前淵見後）

來告頴亮敬挹無已謙貶居心深承非飾此誠此旨

久著言外況復造席舒衿迂翰緒意推情顧巳信足書紳但今之所宜商推必以輕重相推世惟多難事屬雕弊四維恇擾邊氓未安國家費廣府藏須備北狄侵邊憂虞交切寓内含識尚爲天下危心相與共荷任寄若此當可稍脩廉退不求之懷抱實謂不可了其不可理無固執且勍寇窮凶勢過原燎㷰逆倉卒終古未聞常時懼惑當慮先定結壘新亭枕戈待敵斷決之策寔有由然鋒鏑初交元惡送首憁律制奇判於此舉裂邑萬户登爵槐鼎亦何足少酬勳勞粗塞物聽今以近侍禁旅進昇中候乘平隨牒取此

非叨濟河昔所履牧鎮軍秩不逾本詳校階序愧在未優就加沖損特虧朝制奉職數載同舟無幾劉領軍峻節霜明臨危不顧音迹未晞奄成今古迷途失偶慟不及悲戎謨内寄恒務倍急秉操辭榮將復誰委誠惟軍柄所期自增茂圭社誓貫朝廷匹夫里語尚欲信厚君令必行逡巡何路凡位居物首功在衆先進退之宜當與衆共苟殉獨善何以處物受不自私彌見至公表裏詳究無而後可想體殊常深思然納（並南齊書○桂陽兵至太祖決計出頓新亭領軍劉勔戰歿太祖從石頭濟淮入衛遣諸將擊平之）

與王廣之書（廣之字林之沛郡相人歷侍中鎮軍將軍）

（廣之仕宋歷徐州刺史鍾離太守沈攸之作起廣之留京師太祖誅黃回回弟駟及從弟馬兄子奴亡逸與廣之書令於江西捕駟等○回本竟陵郡軍人累戰功爲郢州刺史嘗圖與袁粲攻太祖事不果太祖撫之如舊後改南兗州以僭侮表奏誅之）

黃回雖有微勳而罪過轉不可容近遂啓請御大小二輿爲刺史服飾吾乃不惜爲其啓聞政恐得輿復求畫輪車此外罪不可勝數弟自悉之今啓依法

與虞玩之書（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歷光祿大夫）

（玩之元徽中爲右丞太祖參政與玩之書玩之上表陳府庫錢帛器械役力州縣轉多興用漸廣慮不支歲月朝議優報之）

張華爲度支尚書事不徒然今漕藏有闕吾賢居右

丞已覺金粟可積也

與劉悛書（悛字士操彭城人歷五兵尚書）

（悛司空勔之子勔於大桁戰歿悛時疾病扶服路次號哭求屍持喪墓側冬月不衣絮太祖代勔領軍素與勔善書譬悛）

承至性毁瘵轉之危慮深以酸怛終哀全生先王明軌豈有去緜纊徹温席以此悲號得終其孝性邪當深顧往旨少自抑勉

與王延之書（延之字希季瑯琊臨沂人敬弘孫歷吏部尚書僕射）

（王延之阮韜俱是劉湛外甥並有蚤譽湛甚愛之嘗曰韜後當爲第一延之其次也延之甚不平後爲江州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太祖與延之書○尺牘作世祖書誤）

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緣劉家月旦故耶（此說○按南史作曲）

與世祖書（世祖見後）

（柳世隆爲晉熙王安西司馬世祖爲長史太祖之謀渡廣陵也令世祖率衆下同會京邑是時朝廷疑憚沈攸之密爲之防劉懷珍白夏口兵衝要地宜得其人太祖與世祖書）

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與汝意合者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以上並高帝在宋時與廷之書或即帝位後）

詔豫章王嶷（嶷見後）

（太祖即位遷嶷爲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豫章王會北虜動上思爲經略乃詔嶷以爲南蠻校尉荊湘二州刺史）

神牧摠司王畿誠爲治要荊楚領馭遐遠任寄弘隆

自頃公私凋盡綏撫之宜尤重恒日

報武陵王曅（曅字宣昭高帝第五子歷衛將軍）

（曅性剛穎儁出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高帝帝報之）

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爲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

與司徒褚淵手詔

（柳世隆宋末爲左將軍吳郡太守丁母憂太祖踐阼起爲南豫州刺史手詔與淵）

向見世隆毀瘠過甚殆欲不可復識非直使人惻然實亦世珍國寶也

褚淵答

世隆至性純深哀過乎禮陛下在危盡忠喪親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榮增寵足以厲俗敦風

敕柳世隆（世隆見後）

（建元二年世隆進號安南將軍是時虜寇壽陽太祖勅世隆尋又勅之）

歷陽城大恐不可卒治正宜斷隔之深爲保固處分百姓若不將家守城單身亦難可委信也

又

吾更歷陽外城若有賊至即勒百姓守之故應勝割棄也

又

（宋永初二年分淮東爲南豫州治歷陽分淮西爲豫州泰始中淮西沒復分淮東置南豫齊太祖建元二年垣崇祖既破虜上欲罷併二豫勅世隆遂省南豫至永明二年割揚州宣城淮南豫州歷陽譙廬江臨江六郡復置南豫州）

比思江西蕭索二豫兩辦爲難議者多云省一足一於事爲便吾謂非乃乖謬卿以爲云何可具以聞

又

（世隆建元四年出爲使持節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安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江北民虜寇騷動不安上勅世隆）

比有北信賊猶治兵在彭城年已垂盡或當未必送

奴然豺狼不可以理推爲備或不可懈彼郭既無關要用宜開除使去金城三十丈政佳耳發民治之無嫌若作三千人食者已有幾米可指牒付信還民間若有丁多而細口少者悉令戍非疑也

昨夜得北使啓鍾離間賊已度淮既審送𡚁便當制加剿撲卿好參候之有急令諸小戍還鎮不可賊至不覺也賊既過淮不容迴退散要應有處送𡚁者定攻壽陽吾當遣援軍也

又

上遣軍助世隆芹給軍糧虜退欲上斷江北又勅世隆

呂安國近在西土斷郢司二境上雜民大佳民殆無驚恐又令垣豫州斷其州內商得崇祖啓事已行竟近無云云姝稱前代舊意卿視兗部中可行此事不若無所擾春便就手也

答陳顯達　顯達南彭城人歷侍中太尉東昏時起兵敗誅

顯達仕宋爲廣州刺史沈攸之事起遣軍援臺至巴丘而攸之平太祖即位遷中護軍轉護軍將軍顯達啟讓上答之

朝廷爵人以序卿忠發萬里信誓如期雖屠城殄國之勳無以相加此而不賞典章何在若未必宜爾吾終不妄授於卿數示意同家人豈止於君臣邪過明與王李俱祇召也

又

虜寇壽陽以顯達爲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之鎮虜退勅顯達

虜經破散後當無復他關理但國家邊防自應過存備豫宋元嘉二十七年後江夏王作南兗徙鎮盱眙沈司空亦以孝建初鎮彼政當以淮上要於廣陵耳卿謂前代此處分云何今僉議皆云卿應據彼地吾未能決乃當以擾動文武爲勞若是公計不得憚之

勅垣崇祖　崇祖字敬遠下邳人歷兵尚書領驍騎將軍爲武帝所誅

初崇祖在淮陰見上便自比韓信白起咸不信唯上獨許之及爲豫州刺史有破虜功聞

陳顯達李安民皆增給軍儀啓上求鼓吹橫吹上勅給鼓吹一部

韓白何可不與衆異

又勅

崇祖爲豫州刺史上遣使入關參虜消息還勅崇祖因脩治芍陂田

卿視吾是守江東而已邪所少者食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殘醜

詔領軍將軍李安民　安民蘭陵承人歷吳興太守

淮北泗州聞太祖受命咸欲南歸徐州人桓摽之兗州人徐猛子等合衆數萬皆險求援太祖詔安民赴救留遲虜急攻摽之等皆沒上甚責之

青徐泗州義舉雲集安民可長轡遐馭指授羣帥

手勑劉懷慰（懷慰字彥泰平原人歷安陸王北中郎司馬本名聞慰　懷慰仕宋爲步兵校尉齊國建置齊郡治瓜步以懷慰爲輔國將軍齊郡太守因手勑之）

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

又勑（戴淵河東汾陰人除淮陵太守加寧朔將軍虜遣僞將薛道摽寇壽春太祖以道摽淵之親近勑懷慰令爲淵書與道摽示購之之意虜得書果追道摽遣他將代之）

聞道摽分明來其兒婦竝在都與諸弟無復同生者凡此類無爲不多方悞之縱不全信足使豺狼疑惑

勑周山圖（山圖字季寂義興義陽人歷黃門郎領羽林四廂直衛　山圖爲兗州刺史建元二年秋虜動上策虜必不出淮陰乃勑山圖虜果寇朐山）

勑卿綏邊撫戎甚有次第應變策畧悉以相委恐列醜未必能送死卿丈夫無可藉手耳

又勑（是時淮北四州起義上使山圖自淮入清倍道應赴又勑山圖會義衆巳爲虜所沒山圖拔三百家還淮陰）

卿當盡相帥馭理毋存全重天下事惟同心力山岳可摧然用兵當使背後無憂慮若後冷然無横來處閉目痛打無不摧碎吾政應鑄金待卿成勳耳若不藉此平泗州非丈夫也努力自運勿令他人得上功

勑周盤龍（盤龍北蘭陵人歷光祿大夫　軍主成買戍甬城虜圍買數重上遣領軍將軍李安民爲都督救之勑盤龍）

甬城漣口賊始復進西道便是無賊卿可率馬步下淮陰就安民軍鍾離船少政可致衣仗數日糧軍人扶淮步下也

又手勑（盤龍愛妾杜氏上送金釵鑷二十枚手勑曰）

餉周公阿杜

手勑張岱（岱字景山吳郡吳人歷南兗州刺史　岱出爲吳郡太守太祖知岱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勑曰）

大郡任重乃未欲回換但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

卿爲護軍加給事中

答劉善明（善明見後　善明爲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撰聖雜語奏之託以諷諫太祖答之）

省所獻雜語竝列聖之明規衆智之深軌卿能憲章先範纂鏤情識忠欵既昭淵誠肅著當以周旋無忘聽覽也

又答（善明又表諫起宣陽門及表宜明守宰賞罰立學校制齊禮開賓館以接鄰國上又答）

具卿忠讜之懷夫賞罰以懲守宰飾館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新禮或非易制國學之美

已勑公卿宣陽門今勑停寡德多闕思復有聞

與崔祖思書 祖思見後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宋永光中淮北沒虜乃南渡江弟慶符爲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弇榆山栖雲精舍太祖徵爲正員外郎稱疾不就與崔祖思書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祖思時假節督青冀二州刺史

明居士標意可重吾前旨竟未達邪小涼欲有講事卿可至彼具述吾意今與慶符同歸

又

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得息談邪聊以爲咲

勑崔文仲 文仲清河東武城人祖思宗人歷黃門郎領越騎校尉

文仲爲徐州刺史建元二年淮北義民桓磊磈於抱犢固與虜戰大破之文仲馳啓上勑

北間起義者衆深恐良會不再至卿善獎沛中人若能一時攘袂當遣一佳將直入也 並南齊書

手勑王珍國 珍國字德重廣之子入梁仕通直散騎常侍丹陽尹

珍國爲南譙太守時郡境苦飢乃發米散財以拯窮乏高帝手勑

卿愛人治國甚副吾意也 梁書

詔夏侯恭叔

恭叔平西記室參軍上書以柳元景中興功臣劉勔殞身王事宜存封爵詔曰

與運隆替自古有之朝議已定不容復厝意也

手詔張融 融見後

融初辟太祖太傅掾太祖素奇好融即位後手詔賜融衣

見卿衣服麤故誠乃素懷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幷履一量

答蕭景先 景先太祖從子歷征虜將軍丹陽尹

景先啓稱上德化之美上答之

風淪俗敗二十餘年以吾當之豈得頓掃幸得數載盡力救蒼生者必有功於萬物也治天下者雖聖人猶須良佐汝等各各自竭不憂不治也

勑答柳引

范柏年梓潼人泰始中除晉壽太守討平氐賊爲梁州刺史沈攸之事起柏年遣將聲援京師而候望形勢朝廷遣王玄邈代之說柏年許啓爲府左史因執誅之引稱啓太祖勑答

柏年幸可不爾爲之恨恨

答晉壽太守楊公則

楊文弘武都王氐人楊廣香之族先爲白水太守廣香死氐衆半奔文弘據白水公則啓經略之宜上答曰

文弘罪不可恕事中政應且加恩耳卿若能襲破白水必加厚賞

詔答河南王吐谷渾拾寅

宋世遣武衛將軍王世武使河南建元元年隨拾寅來獻詔答之

皇帝敬問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新除驃騎大將軍河南王寶命革授爰集朕躬猥當大業祗惕兼懷夏中增感王世武至得元徽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表聞之濕熱想比平安又卿款誠遥著保寧遐壃今詔升徽號以酬忠款遣王世武銜命拜授又仍使王世武等往芮芮想得資遣使得時達又奏所上馬等物悉至今往別牒錦絳紫

碧綠黃青等紋各十匹

詔報宕昌王梁彌承

宕昌使求軍儀及伎雜書詔報之

知須軍儀等九種竝非所愛但軍器種甚多致之未易內伎不堪涉遠祕閣圖書例不外出五經集注論今特敕賜王各一部

臨終詔司徒褚淵左僕射王儉

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時來遂隆大業風道沾被升平可期遘疾彌留至于大漸公等奉太子如事吾柔遠能邇緝和內外當令太子敦睦親戚委任賢才崇尚節儉弘宣簡惠則天下之理盡矣死生有命夫復何言 並南齊書

破堈帖

吾今至破堈在路粗可尋還遲見卿不遠願信知卿深意也 淳化帖○米云偽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一 終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二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齊二

武帝 名賾字宣遠高帝長子在位十一年廟曰世祖

與虞悰手書 悰字景豫會稽餘姚人領右軍將軍揚州大中正宋昇明中世祖爲中軍引悰爲諮議參軍遣吏部郎江謐持手書謂悰

今因江吏郎有白以君情顧意欲相屈

與玄元度書 建元二年魏主宏遣虜諸將分兵出兗青界閣駒山戍主玄元度出擊大破之初元度自云臂上有封侯志太祖以示世祖時世祖在東宮書與元度

努力成臂上之相也

勑盧陵王子卿 子卿字雲長武帝第三子隆昌時領司徒見殺子卿爲荊州刺史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上勑之

吾前後有勑非復一兩過道諸王不得作乖體格服飾汝何意都不憶吾勑邪忽作瑇瑁乘具何意已成不須壞可速送下純銀乘具乃復可爾何以作鐙亦是銀可即壞之忽用金薄裹箭脚何意亦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啓吾知復專輒作者後有所聞當復得痛杖

又

汝比在都讀學不就年轉成長吾日冀汝美勿得勑如風過耳使吾失氣

勑晉安王子懋 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歷雍州刺史見殺子懋爲雍州刺史世祖勑以邊略

吾比連得諸處啓所說不異虜必無敢送死理然爲其備不可暫懈今秋犬羊輩越逸者其亾滅之徵吾今亦行密纂集須有分明指的便當有大處分今普勑鎮守並部偶民丁有事即使應接遠已勑更遣想行有至者汝共諸人量覔可使人數往南陽舞陰諸要處參覘糧食最爲根本更不憂人仗常行視驛亭

馬不可有廢闕并約語諸州當其界皆爾不如法即周章

又

吾勑荊郢二鎮各作五千人陣本擬應接彼耳賊若送死者更即呼取之已勑子眞魚繼宗設公愍至鎮可以公愍爲城主三千人配之便足汝可好以階級在意勿得人求或超五三階級文章詩筆乃是佳事然世務彌爲根本可常憶之汝所啓仗此悉是吾左右御仗也云何得用之品格不可乖吾自當優量覔送

又

予懋啓求上所好書上答之賜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

知汝常以書讀在心足爲深欣也

勑隨郡王子隆 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歷侍中中軍大將軍爲明帝所害

謝朓爲隨王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賞愛流連晤對不捨日夕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勑曰

侍讀虞雲自宜恒應侍接朓可還都

勑王晏 晏字士彥瑯琊臨沂人泓之孫歷吏部尚書侍中尚書令明帝特被誅

柳世隆歷侍中左光祿大夫薨世祖勑晏

世隆雖抱疾積歲志氣未衰冀醫藥有効痊差可期

不謂一旦便爲異世痛怛之深此何可言其昔在郢

誠心夙烟全保一蕃勳業克著尋准契闊增泣悲咽

卿同在情亦當無已已耶 世隆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沈攸之反攻郢城不克

又

王儉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薨晏啓及儉喪上答之

儉年德富盛志用方隆豈意暴疾不展救護便爲異

世奄忽如此痛酷彌深其契闊艱運義重常懷言尋

悲切不能自勝痛矣奈何往矣奈何

又

張緒字思曼吳人歷選散騎常侍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世祖勑晏子良竟不拜以緒領國子祭酒

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爲云何 南史如何

勑劉祥 祥字顯徵東莞莒人

祥性韻高疎輕言肆行歷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兄整爲廣州卒官祥就整妻求還資事聞朝廷於朝士多所貶忽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有啓上者帝令御史中丞任遐奏付廷尉別遣勑祥乃徙廣州

卿素無行檢朝野所悉輕弃骨肉侮蔑兄嫂此是卿

家行不足乃無關他人卿才識所知盖何足論位涉

清途於分非屈何意輕肆口嘁詆目朝士造席立言

必以貶裁爲口實冀卿年齒已大能自感厲日望悛

革如此所聞轉更增甚諠議朝廷不避尊賤肆口極

辭彰暴物聽近見卿影連珠寄意悖慢彌不可長卿

不見謝超宗其才地二三故在卿前事殆是百分不

一我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諐卿若能改革當令

卿得還

答王融 融見後

融爲中書郎虜使求書朝議欲不與融上疏請與之世祖答融事竟不行

吾意不異卿今所啓比相見更委悉

勑曹虎 虎見後魏

虎永明十年轉西陽王冠軍司馬廣陵太守上勑虎

廣陵須心腹非吾意可委者不可得處此任

詔報扶南國王僑陳如闍耶跋摩 姓僑陳如名闍耶跋摩 林邑國西南三千餘里至扶南天竺道人那伽仙附扶南商貨欲歸國遭風至林邑掠其財物皆盡永明二年闍耶跋摩遣那伽仙上表詣京師言其國俗事摩醯首羅天神神常降於摩躭山土氣恒暖草木不落詔報之

具摩醯降靈流施彼土雖殊俗異化遥深欣讃知鳩酬羅於彼背叛竊據林邑聚兇肆掠殊宜翦討彼雖介遐陬舊脩蕃貢自宋季多難海譯致壅造化惟新習迷未革朕方以文德來遠人未欲便興干戈王既款列忠到遠請軍威今詔交部隨宜應接伐叛柔服寔惟國典勉立殊効以副所期

詔報芮芮國 芮芮求醫工等物世祖詔報之

知須醫及織成錦工指南車漏刻竝非所愛南方治疾與北土不同織成錦工竝女人不堪涉遠指南車漏刻此雖有其器工匠久不復存不副爲恨 並南齊書

明帝 名鸞字景栖高帝兄始安貞王道生子封西昌侯廢鬱林海陵二王而自立在位五年廟曰高宗

勑傳昭 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入梁歷散騎常侍 明帝踐阼引昭爲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皆勢傾天下昭獨廉靖器物率陋身安麤糲常插燭於板牀明帝賜漆合燭盤等勑曰

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 梁書

東昏侯 名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立三年爲蕭衍所廢尋弑之

詔陳顯達 虜頻寇雍州失沔北五郡永元元年遣顯達北討失利臺軍死者三萬餘人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朝議優詔答之顯達表解職降號並不許

昔衛霍出塞往往無功馮鄧入關有時虧喪況公規謨肅舉期寄兼深見可知難無損威略方振遠圖廓清朔土雖執憲有常非所得議 南齊書

和帝 名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蕭衍立在位二年禪于梁

詔報崔偃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授平西將軍謀廢東昏侯兵敗與子覺併誅覺弟偃爲始安内史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爲寧朔將軍詣公車門上書中理詔報之

具卿寃切之懷卿門首義而旌德未彰亦追以慨然今當顯加贈謚 南齊書

豫章王嶷 字宣儼高帝第二子武帝同母弟歷大司馬揚州刺史中書監

手啓武帝 永明元年嶷領太子太傅手啓上上答之

陛下以叡孝纂業萬寓惟新諸弟有序臣屢荷隆愛叨授台首不敢固辭俛仰祗寵心寃如失負重量力

古今同規臣窮生如浮質操空素任居鼎右巳移氣序自頃以來宿疾稍纏心慮恍惚表於容狀視此根候常恐命不勝恩加以星緯屢見災祥雖脩短有恒能不耽介比心欲從俗啓解今職但厝辭爲鄙或貽物誚所以息意緘嘿一委時運而可復加寵榮增其顛墜且儲傳之重實非恒選遂使太子見臣必束帶宫臣皆再拜二三之宜何以當此陛下同生十餘今惟臣而已友于之愛豈當獨臣鍾其隆遇别奉啓事仰祈恩照臣近亦侍言太子告意子良具因王儉申啓未知粗上聞未福慶方隆國祚永始若天假臣年

得預人位惟當請降貂璫以飾微軀永侍天顔以惟畢世此臣之願也服之不衷猶爲身災況寵爵乎姝榮厚恩必誓以命請

武帝答

事中恐不得從所陳宋氏以來州郡秩俸及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准

又啓

宋元嘉世諸王入齋閤得白服裙帽見人主惟出太極四廂乃備朝服自比以來此事一斷上與嶷同生相友睦宫内曲宴許依元嘉嶷固辭不奉勅惟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宴焉啓自陳上上答之

臣自還朝便省儀刀捉刀左右十餘亦省惟郊外遠行或復暫有入殿亦省服身今所牽仗二俠轂二白直共七八十人事無大小臣必欲上啓伏度聖心脱未委曲或有言其多少不附事實仰希即賜垂勑又啓揚州刺史舊有六白領合扇二白拂臣脱以爲疑不審此當云何行園苑中乘轝出籬門外乘轝鳴角皆相仍如此非止於帶神州者未審此當云何方有行來不可失衷

武帝答

儀刀捉刀不應省也俠轂白直乃可共百四五十以

還正是耳亦不曾聞人道此吾自不使諸王無仗況復汝耶在私園苑中乘此非疑郊外鳴角及合扇幷拂先乃有不復施用此來甚久凡在鎮自異還京師先廣州乃立鼓吹交部遂有輩事隨時而改亦復有可得依舊者汝若有疑可與王儉諸人量衷但令人臣之儀無失便行也

又啓

臣拙知自處闇於疑訪常見素姓扶詔或著布屩不意爲異臣在西朝拜王儀飾悉依宋武陵事例有二鄣扇仍此下都脱不爲疑小兒奴子並青布袴衫臣

齋中亦有一人意謂外庶所服不疑與羊車相類由荷慈旨今悉改易臣昔在邊鎮不無羽衛自歸朝以來便相分遣俠轂白直格置三百許人臣頃所引不過一百常謂京師諸王不煩牽仗若郊外遠行此所不論有仗者非臣一人所以不容方幅啓省又因王儉備宣下情臣出入榮顯禮容優泰第宇華曠事乖素約雖宋之遺制恩處有在猶深非服之慙威衛之請仰希曲照

武帝又答

傳詔臺家人耳不足涉嫌鄣扇吾識及以來未見故

有勑耳小兒奴子本非嫌也吾有所聞豈容不勑汝知令物致議耶吾已有勑汝一人不省俠轂但牽之吾昨不通仗事儉已道吾卽令答不煩有此啓須間言自更一二

又啓

違遠侍宴將踰一紀憂苦間之始得開顔近頻侍座不勝悲喜沾飲過量實欲仰示恩狎令自下知見以杜游塵陛下留恩子弟此情何異外物政自彊生間節聲其厚薄伏度或未上簡臣前在東田承恩過醉實思歎往秋之謗故言啓至切亦令羣物聞之伏願已照此心前侍幸諱宅臣依常乘車至仗後監伺不能示臣可否便互競啓聞云臣車逼突黃屋麾旄如欲相中推此用意亦何容易仰賴慈明卽賜垂勑不爾臣終不知闇貽此累比日禁斷整密此自常理外聲乃云起臣在華林輒捉御刀因此更嚴度情推理必不容爾爲復上啓知耳但風塵易至和會實難伏願猶憶臣石頭所啓無生間縫比閑侍無次略附茹亮口宣臣由來華素已具上簡每欲存衷意慮不周或有乖常且臣五十之年爲訖幾時爲此亦復不能以理內自制北第舊邸本自甚華臣改脩正而已小

小製置已自仰簡往歲收合得少雜材幷蒙賜故板啓榮內許作小眠齋始欲成就皆補接爲辦無乖格製要是檉柏之華一時新淨東府又有齋亦爲華屋而臣頓有二處住止下情竊所未安訊訪東宮玄圃乃有柏屋製甚古拙內中無此齋臣乃欲壞取以奉太子非但失之於前且補接既多不可見移亦恐外物或爲異論不審可有垂許送東府齋理否臣公家任止率爾可安臣之今啓實無意識亦無言者太子亦不知臣有此屋政以東宮無而臣自處之體不宜爾爾所啓蒙允臣便當敢成第屋安之不疑陛下若

不照體臣心便當永廢不修臣自謂今啓非但是自處宜然實爲微臣往事伏願必垂降許伏見以諸王舉貨屢降嚴旨少拙營生已應上簡府州郡邸舍非臣私有今巨細所資皆是公潤臣私累不少未知將來罷州之後或當不能不試學營覔以自贍連年惡疾餘顧影單回無事畜聚惟逐手爲樂耳

武帝答 白澤文惠太子小字

茹亮今啓汝所懷及見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何意爲作煩長啓事凡諸普勑此意可尋當不關汝一人也宜有勑事吾亦必道頃見汝自更委悉書不

欲多及屋事愼勿彊厝此意白澤亦當不解何意爾

又啓 永明四年唐㝢之賊起嶷啓上上答之

此段小寇出於凶愚天網宏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甚不爾比藉聲聽皆云有由而然但頃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顧所損者大摘籍檢功巧督卹簡小塘藏丁匿口凡諸條制實長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宇宙之內何可周視公家何嘗不知民多巧古今政以不可細碎故不爲此實非乖理但識理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兄大臣猶不皆能伏理況復天下悠悠萬品怨積聚黨凶迷相類止於一處何足不除脱復多所便成紛紜久欲上啓閑侍無因謹陳愚管伏願特留神思

武帝答

欺巧那可容宋世混亂以爲是不蚊蟻何足爲憂已爲義勇所破官軍昨至今都應散滅吾政恨其不辨大耳亦何時無亾命邪

臨終啓武帝 永明十年嶷疾篤表解職不許賜錢百萬營功德又啓曰

臣自嬰今患亟降天臨醫走術官泉開藏府慈寵優

渥備極人臣生年疾迫遽陰無幾願陛下審賢與善極壽蒼旻彊德納和爲億兆御世命達昌數奄奪恩憐長辭明世伏涕嗚咽

與沙州刺史楊廣香書 廣香本氐王楊難當族弟先奔虜爲陰平公虜廬鎭主而難當從兄子文弘宋末授北秦州刺史武平王仇池公齊太祖即位欲綏懷異俗詔廣香爲督沙州諸軍事沙州刺史及梁州刺史范伯年被誅其親將李烏奴懼奔叛楊文弘納之烏奴率亡命千餘人攻梁州爲刺史王玄邈所破復走還氐中荊州刺史豫章王嶷遣兵討烏奴檄梁州能斬烏奴首賞本郡烏奴田宅事業悉賜與之與廣香書文弘歸降復以爲北秦州刺史

夫廢興無謬逆順有恒古今共貫賢愚同察梁州刺

史范柏年懷挾詭態首鼠兩端旣已被伐盤桓稽命遂潛遣李烏奴叛楊文弘扇誘邊疆荒雜柏年今已梟禽烏奴頻被摧破計其餘燼行自消夷今遣參軍行晉壽太守王道寶參軍事行北巴西新巴二郡太守任湜之行宕渠太守王安會領銳卒三千遄塗風邁浮川電掩又命輔國將軍三巴校尉明惠照巴郡太守魯休烈南巴西太守柳弘稱益州刺史傅琰竝簡徒競鶩選甲爭馳雍州水步行次魏興幷山東僑舊會于南鄭或汎舟墊江或飛於劍道腹背颷騰表裏震擊文弘容納叛戾專爲淵藪外侮皇威內凌國

族君奕世忠欵深識理順想卽起義應接大軍共爲掎角討滅烏奴剋建忠勤茂立誠節沈攸之資十年之積權百旅之衆師出境而城潰兵未戰而自屠朝廷無遺鏃之費士民靡傷痍之弊況蕞爾小豎方之蔑如其取殲殄豈延漏刻忝以寡昧分陝司蕃清氛蕩穢諒惟任職此府器械山積戈旗林聳士卒剽勁蓄銳積威除難剿寇豈俟徵習但以剪伐萌菌弗勞洪斧撲彼蚊蚋無假多力皇上聖哲應期恩澤廣被罪止首惡餘無所問賞罰之科具寫如別 南齊書

竟陵王子良 字雲英武帝第二子歷司徒進太傅

密啓武帝 時武帝新親政水旱不時子良爲侍中兼司徒密啓

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爲汙澤農政告祥因高肆務播植旣周繼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視褫氣夫國資於民民資於食匪食匪民何以能政臣每一念此寢不便席本始中郡國大旱宣帝下詔除民租今聞所在逋餘尚多守宰嚴期兼夜課切新稅力尚無從故調於何取給政當相驅爲盜耳愚謂逋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恩微紓民命自宋道無章王風陵替竊官假號駢門連室今左民所檢動以萬數漸漬之來非

復始適一朝洗正理致沸騰小人之心罔思前恩董之以威反怨後罰獸窮則觸事在匪輕齊有天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飢當加優養愚謂自可依源削除未宜便充猥役且部曹檢校誠存精密令史姧黠鮮不容情情旣有私理或枉謬耳目有限羣狡無極變易是非居然可見詳而後取於事未遲明詔深矜獄圄恩文累墜今科綱嚴重稱爲峻察負罪離罾充積牢戶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氣足感天和民之多怨非國福矣頃土木之務甚爲殷廣雖役未及民勤費已積炎旱致災或由於此皇明載遠書軌未

一縁淮帶江數州地耳以魏方漢猶一郡之譬以今比古復爲遠矣何得不愛其民緩其政救其危存其命哉湘區奥密蠻冦熾彊如聞南師未能挫衂百姓齊民積年塗炭疽食侵淫邊虞方重交州夐絶一垂寔惟荒服恃遠後賓固亦恒事自青德啓運款關受職置之度外不足絓言今縣軍遠伐經途萬里衆寡事殊客主勢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縁道調兵以足軍力民丁烏合事乖習鋭廣州積歳無年越州兵糧素乏加以發借必致恇擾愚謂叔獻所請不宜聽從取亂侮亾更俟後會雖緩歳月必有可禽之理差

息發動費役之勞劉楷見甲以助湘中威力既舉蟻冦自服

又啓武帝

詔折租布二分取錢于良又啓

臣一月入朝六登文陛廣殿稠人裁奉顔色縱有所懐豈敢自達比天旹亟見地孽亟臻民下妖訛好生噂喈穀價雖和比室飢嗛縑纊雖賤駢門裸質臣一念此每入心骨三吳奥區地惟河輔百度所資罕不自出宜在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在裒剋圍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民財産要利一時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懸急應充猥役必由窮困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絶手足以避徭役生育弗起殆爲恒事守長不務先富民而惟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又泉鑄歳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完全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棰革相驅尋完者爲用既不兼兩回復遷貿會非委積徒令小民每嬰困苦且錢帛相半爲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八屬近縣既在京畿發借徵調寔煩

他邑民特尤貧連年失稔草衣藿食稍有流亾今農政就興宜蒙賑給若逋課未上許以申原兗豫二藩雖曰舊鎮往屬兵虞累棄鄉土密邇寇庭下無安志編草結菴不違涼暑扶淮聚洛靡有生向俱稟人靈獨絶温飽而賦歛多少向均天實謂凡在荒民應加蠲減又司市之要自昔所難頃來此役不由才舉竝條其重貲許以賈衒前人增估求俠後人加稅請代如此輪回終何紀極兼復交關津要共相唇齒愚野未閑必加陵誑罪無大小横没貲載凡求試穀帛類非廉謹未解在事所以開容夫獄訟惟平畫一在制

雖恩家得罪必宜申憲鼎姓貽譽最合從網若罰典惟加賤下辟書必蠲世族懼非先王立理之本尚書列曹上應乾象如聞命議所出先詣於都都既下意然後付郎謹寫關行愚謂郎官尤宜推擇宋運告終戎車屢駕寄名軍牒動竊數等故非分充朝貧奉殷積廣越邦宰梁益郡邑參差調補寔允事機且此徒宂雜罕遵王憲嚴加廉覛隨違彈斥一二年間可減大半

諫射雉啓 世祖好射雉子良啓諫

鑾輦亟動天蹕屢巡陵犯風煙驅馳野澤萬乘至重一羽甚微從甚微之懽忽至重之誡頃郊郛以外科禁嚴重匪直芻牧事罷遂乃窀掩殆廢且田月向登桑時告至士女呼嗟易生噂議棄民從欲理未可安曩時巡幸必盡威防領軍景先詹事赤斧堅甲利兵左右屯衛今馳騖外野交侍疎濶晨出晚還頓遐清道此實愚臣最所震迫狻虜玩威甫獲款關二漢全富猶加曲待如聞使臣頻亦怨望前會東宮遂形言色昔宋氏遣使舊列階下劉纘銜使始登朝殿今既反命宜賜優禮伏謂中堂雲構實惟峻絕檐陛深嚴

事隔涼暑而別爲一室如或有疑邊帶廣途訛言孔熾毀立之易過於轉圓若依舊制通敞實允觀聽頃市司驅扇租估過刻吹毛求瑕廉察相繼被以小罪責以重備愚謂宜勑有司更詳優格臣年方朝賢齒未相及以管窺天猶知失得廊廟之士豈闇是非未聞一人開一說爲陛下憂國家非但面從亦畏威耳臣若不啓陛下於何聞之 諫射雉又一啓在釋部

上武帝請贈豫章王嶷啓 啓上詔贈嶷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牧綠綟綬具九服錫命之禮

臣聞春秋所以稱王母弟者以尊其所重故也是以禮秩殊品爵命崇異在漢則梁王備出警入蹕之儀在晉則齊王具殊服九命之贈江左以來尊親是闕故致衮章之典廢而不傳寔由人鈌其位非禮虧省齊王故事與今不殊締構王業功迹不異凡有變革隨時之宜者政緣恩情有輕重德義有厚薄若事籌前規禮無異則且梁齊闕令終之美猶饗褒贈之榮況故大司馬仁和著於天性孝悌終於立身節義表於勤王寬猛彰於御物奉上無艱劬之貌接下無毀傷之容淡矣止於清貞無喜愠之色悠然栖於靜默絕馳競之聲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終之者理

實爲難在於今行無廢斯德東平樂於小善河間恍於詩書勳績無聞艱危不涉尚致卓爾不羣英聲萬代況今協贊皇基經綸霸始功業髙顯淸譽逾彰富貿隆重廉潔彌峻等古形今孰類兹美臣忽忖度未有斯例凡庶族同氣愛睦尚少豈有仰覩陛下垂友于之性若此者乎共起布衣俱登天貴生平游處何事不同分甘均味何珍不等未嘗覩貌而天心不懽見形而聖儀不悦爰及臨危捨命親瞻喘息萬分之際沒在聖目號哭動乎天地感慟驚乎鬼神乃至撤膳移寢坐泣遷旦神儀損耗隔宿改容奉瞻聖顏誰

不悲悚歷古所未聞記籍所不載既有若斯之大德而典服之贈不彰如其脫致虧忘追改爲煩不令千載之下物有遺恨其德不具美者尚荷嘉隆之命況事兊先烈者寧可缺兹盛典臣恐有識之人容致其議且庶族近代桓温庾亮之類亦降殊命伏度天心已當有在

與安陸侯緬書

緬封安陸侯爲五兵尚書出爲吳郡太守大著風績子良與書世祖嘉其能轉郢州刺史

竊承下風數十年來未有此政並南齊書○南史姑蘇未有此政

答王僧虔書 僧虔見後

左伯字子邑東萊人特工八分與毛弘等列亦擅名漢末又甚能作紙漢興有紙代簡和帝時蔡倫工爲之子邑尤得其妙故蕭子良答僧虔書○齊民要術韋仲將墨法醋烟一斤以膠五兩浸梣皮汁中下雞子白五枚眞珠一兩麝香一兩合調下鐵臼搗三萬杵

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意妙物遠矣邈不可追張懷瓘書斷○法書要錄引王僧虔論書云謝靜謝敷並善寫經亦入能境居鋒毫之美邈古流今是以征南還有所得辱告並五紙舉體精隽靈與孰玩反覆不能釋手雖太傅之婉媚玩好領軍之靜逖答緒方之蔑如也昔杜度殺字甚安而筆體微瘦崔瑗筆勢甚快而結字小踈居處二者之間亦猶仲尼方於季孟也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伯喈非流紈體素不妄下筆若子邑之紙研染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靜思妙物遠矣邈不可追遂令思挫於弱毫數屈於陋墨言之使人於邑若三珍尚存四寶斯覿何但尺素信札動見模式將

一字徑丈方寸千言也承天涼體豫復欲繕寫一賦傾遲輝采心目俱勞承閱覽祕府備覩羣跡崔張歸美於逸少雖一代所宗僕不見前古人之跡計亦無以過於逸少既妙盡深絕便當得之實錄然觀前世稱目竊有疑焉崔杜之後共推張芝仲將謂之筆聖伯玉得其筋巨山得其骨索氏自謂其書銀鈎蠆尾談者誠得其宗劉德昇爲鍾胡所師兩賢並有肥瘦之斷元鳴獲釘壁之設師宜致酒簡之多此亦不能止長胤貍骨右軍以爲絕倫其功不可及由此言之而河之論或至投杖聊呈一笑不妄言耳　鼎按子良書語在此內豈此即與僧虔書僧虔因論書載之耶首有謝靜謝敷數語辱告五紙者當即二謝所書其云征南還有所得考子良但爲征北將軍又疑承天涼以下方爲書意義未明附注此後

答張融

竟陵張欣時爲諸暨令坐罪當死欣時父興世宋世討南譙王義宣官軍欲殺融父暢興世以袍覆暢而坐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履負土成墳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

子良答曰

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 齊書

答顧憲之

憲之字士思吳郡吳人歷豫章太守太中大夫

憲之爲南中郎長史行婺州事時司徒竟陵王於宣城臨成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民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答之卽令無禁

非君無以聞此德音 梁書

巴東王子響 字雲音武帝第四子

啓武帝

子響爲荊州刺史好武事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又私作錦袍絳襖欲以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密啓子響就寅等殺之上怒遣衛尉胡諧之中書舍人茹法亮等詣江陵子

響白服登城遣使祈聞不答因進戰角敗赴建康臨死啓上削屬籍易姓蛸氏

劉寅等入齋檢仗具如前啓臣罪既山海分甘斧鉞奉勑遣胡諧之茹法亮賜重勞其等至竟無宣旨便建旗入津對城南岸築城守臣累遣書信喚法亮渡乞白服相見其永不肯羣小懼怖遂致攻戰此臣之罪也臣此月二十五日束身投軍希還天闕停宅一月臣自取盡可使齊代無殺子之譏臣免逆父之謗既不遂心今便命盡臨啓哽塞知復何陳 南齊書

同前 南史

子響兵敗縊死客作啓數紙藏妃王氏裙腰中具自申明

輕舫還闕不得此苦之深惟願矜憐無使竹帛齊有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

安陸侯緬 字景業齊宗室封安陸侯歷雍州刺史贈王

與王儉書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累遷尚書左丞王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用我爲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如我輩人也乃用杲之爲衛將軍長史緬與儉書時人以入儉府爲蓮花池故緬書美之○世說云王儉僕射爲自標位常自比李膺時人呼儉府爲入芙蓉池

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 南史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一終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三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齊三

褚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仕宋爲司空中書監入齊進司徒封南康郡公

上高帝臧榮緒晉史啓榮緒東莞莒人隱居京口撰晉史百一十卷

榮緒朱方隱者昔臧質在宋以國戚出牧彭岱引爲行佐非其所好謝疾求免蓬廬守志漏濕是安灌蔬終老與友關康之沈深典素追古著書撰晉史十表贊論雖無逸才亦足彌綸一代臣歲時往京口早與之遇近報其取書始方送出庶得備錄渠閣採異甄善

高帝答褚淵

公所道臧榮緒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入天祿甚佳

上武帝遜位啓太祖崩遺詔以淵爲錄尚書事頃疾上相星連有變淵表遜位不許又啓乃改授司空

臣顧惟凡薄福過災生未能以正情自安遠慙彥輔既內懷耿介便覺晷刻難推叨職未久首歲便嬰疾篤爾來沈痼頻經危殆彌深憂震陛下曲存遲回或詢僉議同異此出於留慈每過愛欲其榮臣年四十有八叨忝若此以疾陳遜豈駭聽察摠錄之任江左罕授上隣亞台升降蓋微今受祿弗辭退紲斯願於臣名器非曰貶少萬物耳目皎然共見寧足仰延聖慮稍垂矜愊臣若內飾廉譽外循謙後此則憲書行劾刑綱是肅臣赤誠不能行亦幽明所不宥區區寸心歸啓以實自含寸陰寔願萬倍堯世昔王弘固請乃於司徒爲衛將軍宋氏行之不疑當時物無異議以臣方之曾何足說伏願俯關宏猷賜開亭造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並南齊書

謝賜玉珮啓

傳詔宣勅賜臣玉佩一具製懋姬贏寶冠荆越璇瑰鎮曜珩玦凝華朵貴蓬楹響闇繩戶佩服載驚心容

交惕初學記

劉休字弘明沛郡相人歷豫章內史

與親知書虞玩之建元時爲黃門郎告退許之宋末王儉舉員外郎孔逷使魏玩之言論不相饒儉逷並恨之至是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

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南史

上高帝辭御史大夫啓

臣自塵榮南憲星晷交春謬聞弱奏劾無空月豈唯

不能使蕃邦歛手豪右屏氣乃遣聽巳纍之辜皆綱觸羅之鳥而猶以此理失鄉黨之和朝絶比肩之顧覆背騰其喉脣武人厲其觜吻怨之所聚勢難乆堪議之所裁孰懷其允臣竊尋宋世載祀六十歷職斯任者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過盈歲於臣叨濫宜請骸骨

高帝答

卿職當國司以威裁爲本而忽憚世誚卿便應辭之如事可獲何惰晚節邪 南齊書

王僧虔 琅琊臨沂人曇首子仕宋爲尚書令入齊遷侍中左光禄大夫

誡子書 僧虔子慈終齊廬陵王中軍長史志中書令揖大中大夫彬秘書監寂秘書郎 僧虔宋世嘗有書誡子

知汝恨吾不許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請從先師聽言觀行冀此不復虛身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床頭百日許復徙業就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彿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爲之逸腸爲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説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可復言未嘗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即輸賭矣且論注百氏荊州八袠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廚不脩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衆篇何者内外八袠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爲長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由吾不

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已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在天地間可嬉戲何忽自課謫幸及盛時逐歲暮何必有所減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今壯年自勲數倍許勝劣及吾耳世中比例舉眼是汝足知此不復具言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于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失廕

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為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貿賤姝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牽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為可作世中學取過一生耳試復三思勿諱吾言猶捶撻志輩冀脫萬一未必之間望有成就者不知當有益否各在爾躬已切身豈復關吾邪鬼惟知愛深松茂柏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叙胷懷（終日欺人南史作終日自欺人）

與兄子儉書（僧虔好文史解音律宋昇元時為尚書令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上表宜命有司務懃功課緝理遺逸迭相開曉所經漏忘悉加補綴曲全者祿厚藝妙者位優則人思刻厲反本還源庶可跂踵時太祖輔政見納然所奏雖微有釐改尚多遺失至齊建元初上始欲通使僧虔與兄子儉書事竟不行）

古語云中國失禮問之四夷計樂亦如苻堅敗後東晉始備金石樂故知不可全誣也北國或有遺樂誠未可便以補中夏之闕且得知其存亾亦一理也但鼓吹舊有二十一曲今所能者十一而已意謂北使會有散役得今樂署一人粗別同異者充此使限雖復延州難追其得知所知亦當不同若謂有此理者可得申吾意上聞否試為思之（南齊書）

與張緒書（字思曼吳郡吳人歷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僧虔為會稽太守山陰人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采樵者競取入手即成沙礫曾有鶴中箭來投祐祐為之養創愈然後去僧虔與緒書）

孔祐敬康曾孫也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為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南史）

答太祖論書啓（太祖善書及即位篤好不已示僧虔古跡十一卷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民間所有袠中所無者十二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

僧虔啓恩眷罔已賜示古迹十一秩或其人可想或其法可學愛玩彌日暫得忘其沉痾輒率短見并述舊聞具如別牋民間所有秩中所無者或有不好今奉別目二十三卷追懼乖誤伏深悚息

吳大皇帝書　吳景帝書
吳歸命侯孫皓　晉安帝
亾高祖丞相導　亾曾祖領軍洽
亾從祖中書令珉　韋仲將
張芝　索靖

張翼　衛伯儒

右十二卷故州民王僧虔奉法書要錄○南齊書言太祖即位僧虔奏前古跡而要錄所載其原文也稱故州民當是太宗爲西昌侯時耳

上古來能書人名啓錄宋羊欣所傳者

臣僧虔啓昨奉勑須古來能書人名臣所知局狹不辨廣悉輙條疏上呈羊欣所撰錄一卷尋案未得續更呈聞謹啓按啓此特爲僧虔條疏非羊欣所撰錄也

秦丞相李斯

秦中車府令趙高右二人善大篆

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於雲陽獄增減大

篆體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爲御史名書曰隸書

扶風曹喜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隸篆小異李斯見師一時

陳留蔡邕後漢左中郎將善篆隸採斯喜之法眞定宜父碑文猶傳於世篆者師焉

杜陵陳遵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隸每書一座皆驚時人謂爲陳驚座

上谷王次仲後漢人作八分楷法

師宜官後漢不知何許人何官能爲大字方一丈小字方寸千言耿球碑是宜官書甚自矜重或空至酒家先書其壁觀者雲集酒因大售俟其飲足削書而退安定梁鵠後漢人官至選部尚書得師宜官法魏武重之常以鵠書懸帳中宮殿題署多是鵠手也

陳留邯鄲淳爲魏臨淄侯文學得次仲法名在鵠後毛弘鵠弟子今祕書八分皆傳弘法義有左子邑與淳小異亦有名

京兆杜度爲魏齊相始有草名

安平崔瑗後漢濟北相亦善草書平苻堅得摹崔瑗書王子敬云極似張伯英瑗子寔官至尚書亦能草書

弘農張芝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絶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每書云匆匆不暇草書人謂爲草聖芝弟昶漢黄門侍郎亦能草今世云芝草者多是昶作也

姜詡梁宜田彥和及司徒韋誕皆英弟子並書草誕書最優誕字仲將京兆人善楷書漢魏宮館寶器皆是誕手寫魏明帝起淩雲臺誤先釘榜而未題以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之使就榜書之牓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擲其筆以下焚之仍誡子孫絶此楷法著之家令官至鴻臚少卿誕子少季亦有能稱

羅暉趙襲不詳何許人與伯英同時見稱西州而矜
許自與衆頗惑之伯英與朱寬書自叙云上比崔杜
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河間張昶亦善草不及崔張

劉德升善爲行書不詳何許人

潁川鍾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車徵二子俱學於德
升而胡書肥鍾書瘦鍾書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
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祕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狎
書相聞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繇子會鎮西將軍絶
能學父書改易鄧艾上事皆莫有知也

河東衛覬字伯儒魏尚書僕射善草及古文略盡其
妙草體微瘦而筆跡精熟覬子瓘字伯玉爲晉太保
採張芝法以覬法參之更爲草藁草藁是相聞書也
瓘子恒亦善書博識古文

燉煌索靖字幼安張芝姊之孫晉征南司馬亦善草
書

陳國何元公亦善草書

吳人皇象能草世稱沉着痛快

滎陽陳暢晉祕書令史善八分晉宮觀城門皆暢書

滎陽楊肇晉荊州刺史善草隸潘岳誄曰草隸兼善
尺牘必珍足無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
肇孫經亦善草隸

京兆杜畿魏尚書僕射子恕東郡太守孫預荊州刺
史三世善草藁

晉齊王攸善草行書

太山羊忱晉徐州刺史羊固晉臨海太守並善行書

江夏李式晉侍中善寫隸草弟定子公府能名同式

晉中書院李充母衛夫人善鍾法王逸少之師

瑯琊王廙晉平南將軍荊州刺史能章楷謹傳鍾法

晉丞相王導善藁行（廙從兄也）

王恬晉中將軍會稽內史善隸書（導第一子也）

王洽晉中書令領軍將軍衆書通善尤能隸行從兄
羲之云弟書遂不減吾（恬弟也）

王珉晉中書令善隸行（洽少子也）

王羲之晉右將軍會稽內史博精羣法特善草隸羊
欣云古今莫二（廙兄子也）

王獻之晉中書令善隸藁骨勢不及父而媚趣過之（羲之弟七子也）兄玄之徽之兄子淳之並善草行

王允之衛軍將軍會稽內史亦善草行（舒子也）

太原王濛晉司徒左長史能草隸子修瑯琊王文學

善隸行與羲之善故殆窮其妙早亾未盡其美子敬每省修書云咄咄逼人

王綏晉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善隸行

高平郗愔晉司空會稽內史善章草亦能隸郗超晉中書郎亦善章草（愔子也）

穎川庾亮晉太尉善草行庾翼晉荊州刺史善隸行時與羲之齊名（亮弟也）

陳郡謝安晉太傅善隸行

高陽許靖民鎮軍叅軍善隸草羲之高足

晉穆帝時有張翼善學人書寫羲之表表出經日不

覺後云幾欲亂真

會稽隱士謝敷胡人康昕竝攻隸草

飛白本是宮殿題八分之輕者全用楷法吳時張弘好學不仕常着烏巾時人號爲張烏巾此人特善飛白能書者鮮不好之（自秦至晉凡六十九人〇法書要錄）

啓

臣僧虔啓劉伯寵陶瑾稱勅二岸雜事悉委臣判聖恩罔已奬使入效斯實臣下驅馳至願且職事所司不應多陳雖奉今旨臣豈敢於外下意不先上聞正當罄率管見今官長啓審可否之宜會須恩裁此乃更亂天聽或致煩壅且得仍舊以待能者恐於事體二三惟允伏願少留神照察鑒所啓非敢辭務懼塵聖化謹冒輸請伏追震怍謹啓

又

臣僧虔啓南臺御史謝憲乃堪驅使臣門義舊粗是所悉統內新故雜米數十萬斛實須督切憲今請假在此臣欲折以統攝庶得速辨其頻經督運巳有前效謹以啓聞伏願聽許謹啓（淳化帖）

柏酒帖

王慈（字伯寶僧虔子歷東海太守廬陵王中軍長史）

白柏酒等六種足下出此巳久忽致厚費深勞念至書願必答

又

汝比可也言以何日達東想大小竝可行遲護[illegible]還知汝否否吾

又

翁尊體安和伏慰彼省小兒竝健適遣信叅課小郄自當令卿知吾意之不虛也郭桂陽巳至將甲甚精惟王臨慶軍馬小不稱耳以病告公差耶秋冬不復憂病也遲更其問　七月廿七日（寶章集）

王儉字仲寶僧綽子歷國子祭酒領吏部中書監

與豫章王嶷牋

嶷出爲鎮西將軍荊州刺史時太祖輔政務在省約停府州儀迎物及嶷至州坦懷納善側席思政儉爲僕射與嶷牋

舊楚蕭條仍歲多故荒民散亾寔須緝理公臨蒞甫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州慕義自庾亮以來荊楚無復如此美政古人朞月有成而公旬日致治豈不休哉南齊書○南史云庾亮以來荊州無復此政古人云朞月有成而公旬日成化已荒民散亾甫史作政荒人散八州作八荒

陸澄字彥淵吳郡吳人領國子祭酒轉光祿大夫

與王儉書

澄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糜氏穀梁鄭玄孝經澄謂尚書令王儉曰孝經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乃與儉書論之儉答書

易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彌天地之道通萬物之情自商瞿至田何其間五傳年未爲遠無訛雜之失秦所不聞無崩壞之弊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數百年後乃有王弼王濟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若謂易道盡於王弼方須大論意者無乃仁智殊見四道異傳無體不可以一體求屢遷不可以一遷執也晉太興四年太常荀崧請置周易鄭玄注博士行乎前代于時政由王庾皆儁神清識能言玄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妄然泰元立王肅易當以在玄弼之間元嘉建學之始玄弼兩立逮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意在貴玄事成敗儒今若不大弘儒風則無所立學衆經皆儒惟易獨玄玄不可棄儒不可缺謂宜竝存所以合無體之義且弼於注經中已舉繫辭故不復別注今若專取弼易則繫說無注左氏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案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竝貿後生杜之異古

未如王之奪實祖述前儒特舉其違又釋例之作所引惟深穀梁泰元舊有麋信注顏益以范甯麋猶如故顏論閏分范注當以同我者親常謂穀梁劣公羊爲注者又不盡善竟無及公羊之有何休恐不足兩立必謂范善便當除麋世有一孝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

王儉答書

易體微遠實貫羣籍施孟異聞周韓姝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

前儒若不列學官其可廢矣賈氏注經世所罕習穀
梁小書無俟兩注存廢略范率由舊式凡此諸義竝
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
人倫所先七略藝文竝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
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竝南齊書

顧測

與太守蕭緬牋

測爲揚州主簿以兩奴就陸澄弟鮮質錢鮮死子暉誣爲賣券澄爲中丞測與書相往反後又牋與緬測遂爲澄所排抑世以此少之

澄欲遂子弟之非未近義方之訓此趨販所不爲況

縉紳領袖儒宗勝達乎南齊書

柳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歷尚書令侍中左光祿大夫

與劉懷慰書尺牘作蕭緬與劉懷惠並誤

懷慰爲齊郡太守太祖手勅褒賞世隆爲兖州刺史與懷慰書

膠東流化潁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南史

劉善明平原人懷珍族弟歷宣城太守卒

遺崔祖思書

太祖踐阼以善明勳誠拜授淮南宣城太守與祖思友善祖思出爲青冀二州善明遺書

昔時之游于今邈矣或攜手春林或負杖秋澗逐清
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園垂如何故人徂落殆盡足下
方擁旄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生
如寄來會何時嘗覺書史數千年來略在眼中矣歷
代參差萬理同異夫龍虎風雲之契亂極必夷之幾
古今豈殊此實一揆日者沈攸之擁長蛇於外粲秉
復爲異識所推惟有京鎮創爲聖基遂乃擢吾爲首
佐授吾以大郡付吾關中委吾留任既不辨有抽劍
兩城之用橫槊搴旗之能徒以挈瓶小智名參佐命
常恐朝露一下深恩不酬憂深責重轉不可據還視
生世倍無次緒藿羹布被猶篤鄙好惡色憎聲暮齡
尤甚出蕃不與台輔別入國不與公卿游孤立天地

之間無猜無託惟知奉主以忠事親以孝臨民以潔
居家以儉足下今鳴笳舊鄉衣繡故國宋季荼毒之
悲已蒙蘇泰河朔倒懸之苦方須救拔遣遊辯之士
爲鄉導之使輕裝啓行經營舊壤令泗上歸業稷下
還風君欲誰讓邪聊送諸心敬申貧贈南齊書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琰七世孫歷督青冀二州刺史

上太祖陳政事啓

太祖齊國建祖思遷齊國內史建元元年轉長兼給事黃門侍郎啓陳政事上優詔報答

禮誥者人倫之襟冕帝王之樞柄自古開物成務必
以教學爲先世不習學民忘志義悖競因斯而興禍

亂是焉而作故篤俗邑治莫先道教不得以夷禍華慮儉泰移業今無員之官空受祿力三載無考績之効九年闕登黜之序國儲以之虛匱民力爲之凋敝能否無章涇渭混流宜大廟之南引脩文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校臺州列國限外之職問其所樂依方課習各盡其能月供僮幹如先充給若有廢墮遝還故郡姝經奇藝待以不次士脩其業必有異等民識其利能無勉勵

又

漢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身衣弋綈以韋帶劍愼夫

人衣不曳地惜中民十家之產不爲露臺劉備取帳鉤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遝女皁帳婢十人東阿婦以繡衣賜死王景興以折米見誚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帷碧綃蚊幬三齊茵席五盞盤桃花米飯殷仲文勸令畜伎答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麗亾也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爲樸寢殿則素木卑構膳器則陶瓢充御瓊簪玉箸碎以爲塵珍裘繡服焚之如草斯實風高上代民偃下世矣然敎信雖孚洪染未華宜加甄明以速歸厚詳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高以姝等雕墻華輪卑其稱謂馳禽荒色長違清編嗜音酣酒守官不徙物識義方且懼且勸則調風變俗不俟終日

又

憲律之重由來尚矣故曹參去齊惟以獄市爲寄餘無所言路溫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在治獄之吏是也寔宜清置廷尉茂簡三官寺丞獄主彌重其選研習律令刪除繁苛詔獄及兩縣一月三訊觀貌察情欺枉必達使明愼用刑無忝大易寧失不經靡愧周書漢來治律有家子孫並世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

人故張于二氏絜譽文宣之世陳郭兩族流稱武明之朝決獄無冤慶昌枝裔槐衮相襲蟬紫傳輝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戶族非咸弘庭缺于訓刑之不措抑此之由如許擇篤厚之士使習律令試簡有徵擢爲廷尉僚屬苟官世其家而不美其績鮮矣廢其職而欲善其事未之有也若劉累傳守其業庖人不乏龍肝之饌斷可知矣

又

樂者動天地感鬼神正情性立人倫其義大矣按前漢編戶千萬太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

罷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惟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太樂雅鄭元徽時校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廢力役傷敗風俗今欲撥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惟置鍾簴羽戚登歌而已如此則官充給養國反淳風矣

又

論儒者以德化爲本談法者以刻削爲體道教治世之深肉刑憲亂世之藥石故以教化比雨露名法方風霜是以有恥且格敬讓之樞紐令行禁止爲國之關楗然則天下治者賞罰而已矣賞不事豐所病於

不均罰不在重所困於不當如令甲勳少乙功多賞甲而捨乙天下必有不勸矣丙罪重丁眚輕罰丁而赦丙天下必有不悛矣是賞罰空行無當乎勸沮將令見罰者寵習之臣受賞者仇讐之士戮一人而萬國懼賞匹夫而四海悅

又

籍稅以厚國國虛民貧廣田以實廩國富民贍堯資用天之儲實極懷山之數湯憑分地之積以勝流金之運近代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汴河委儲今將掃闢咸華題鏤龍漠宜簡役敦農開田廣稼時罷山池之威禁深抑豪右之兼擅則兵民優贍可以出師

又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故君舉必書盡直筆而不汚上無妄動知如絲之成綸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之徒褒諛爲體世無董狐書法必隱時闕南史直筆未聞又糜諫官聽納靡依雖課勵朝僚徵訪芻輿莫若推擧質直職思其憂夫懲任于事在言爲難當官而行處辭或易物議既以無言望已亦當以吞默斬人中丞雖謝咸玄未有全糜劾簡廷尉誠

非釋之寧容都無訊牒故知與其謬人寧不糜職目前之明効也漢徵貢禹爲諫大夫矢言先策夏侯勝狂直拘繫出補諷職伐柯非遐行之卽善

又

天地無心賦氣自均寧得誕秀往古而獨寂寥一代將在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夫有賢而不知知賢而不用用賢而不委委賢而不信此四者古今之通患也今誠重郭隗而招劇辛任鮑叔以求夷吾則天下之士不待召而自至矣（並蕭齊書）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三終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四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齊四

劉瓛 字子珪沛國相人有儒學歷會稽郡丞除步兵校尉不拜卒於揚烈橋講舍

與張融王思遠書 思遠琅邪人晏從弟歷侍中

瓛宋末為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入齊拜彭城郡丞武陵王曅為會稽太守太祖欲令瓛為曅講除會稽郡丞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為征北司徒記室瓛與融思遠書不拜

奉教使恭召會當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恩顧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為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黜此皆眷者所共知也量已審分不敢期榮夙

嬰貧困加以疎懶衣裳容髮有足駭者中以親老供養褰裳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更自修正勉厲於階級之次見其纖纊或復賜以衣裳袁褚諸公咸加勸勵終不能自反也一不復為安可重為哉昔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於首每謂此得進止之儀古者以賢制爵或有秩滿而辭老以庸制祿或有身病而求歸者永瞻前良在已何若又上下年尊益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為此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榮授而帶帖薄祿既習此歲久又齒長疾侵豈宜攝齋河間之聽廁迹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為高此又諸賢所當深察者也近奉初教便自希得託迹於客遊之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耶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士甚美者則有輻湊燕路慕君王之義驤鑣魏闕高公子之仁繼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鄒枚而遊梁吾非敢叨夫曩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蹤既於聞道集泮不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溫凊展私計志在此爾 南齊書○諸賢南史作聽覽

張融 字思光暢子歷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

與從叔永書

融家貧願祿乃與從叔永書又與吏部尚書王僧虔書時議以融非治民才竟不果

融昔稱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葦席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榛栗棗脩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屢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為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 願南史作應

與王僧虔書

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兀然造化忽如草木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頗

弱擬之而感古人以悲豈能山海陋祿申融情累阮
籍愛東平土風融亦欣晉平閒外 並南齊書

與從弟瓌書 瓌字祖逸永之子仕宋入齊終梁歷給事中右光祿大夫
昇明元年劉彥節有興圖弟遐爲吳郡潛相
影響齊高帝密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
率兵入郡斬之高帝即授
瓌吳郡太守融與瓌書

吳郡何晚何須王反聞之嗟驚乃是阿兄 南史

與豫章王嶷牋 尺牘作孔稚珪牋以傳首稚珪也寵意牋稱融等應宜屬融
朱謙之吳郡錢唐人父昭之假葬田側爲族
人幼方所焚謙之雖小便哀戚加持喪事長
不婚娶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繫時嶷
爲郡刺史別駕孔稚珪兼記室劉璡司徒左
西掾張融牋上嶷言之世祖嘉其義乃遣
謙之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子惲於津陽門
伺殺謙之謙之之兄選之又刺殺惲
世祖曰此皆義事不可問悉赦之

禮開報仇之典以申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條以表
權時之制謙之揮刃軒冕既申私禮繫頸就死又明
公法今仍殺之則成當世罪人宥而治之即爲盛朝
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張緒
陸澄是其鄉舊應具來由融等與謙之竝不相識區
區短見深有恨然 南齊書
張融傳融遺令建白旌無旒不設祭令人捉麈尾
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
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
經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又曰以吾平生風調
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閤臨卒又戒
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況文音情婉在其韻

吾意不然別遺爾旨吾文體英絕變而屢奇既不
能遠至漢魏故無取嗟晉宋豈吾天挺蓋不隤家
聲汝若不看父祖之意欲汝見也可
號哭而看之此並非書尺牘亦載
張融傳融年弱冠道士同郡陸脩靜以白鷺羽麈
尾扇遺融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 按此類紀傳
甚衆不必爲書尺牘亦載

孔稚珪 字德璋會稽山陰人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

謝賜生荔支啟

綠葉雲舒朱實星映離離昔聞曄曄今覩信西岷之
佳珍諒東鄙之未識 藝文類聚○藝文此下云爲鼎與而靈華敷大火中而朱實繁
灼灼丹華吐日離離繁星著天七命析龍眼之房也
按王逸荔枝賦曰乃觀荔枝之樹其形色媛若朝
雲之典森如橫天之篲角亢與而靈華敷大火中而
朱實繁灼灼若朝霞之吐日離離如繁星之著天張

孟陽七命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稚珪啓正用逸
賦中語七命則孟陽七命也藝文於其上既既寫王
逸賦又以七命誤連爲一耳尺牘用逸賦四語爲稚
珪啓而前啓乃反不載蓋由襲藝文之誤遂不加考
○左思蜀都賦旁挺龍目側生荔
枝布綠葉之萋萋結朱實之離離

周顒 字彥倫汝南安成人歷國子博士兼著作

與杜京產書 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塘人涉文義脩黃老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
京產子栖字孟山從劉瓛受學善清言能彈
琴飲酒名儒貴遊多敬待之顒爲中書郎與
京產書累
辟不就

賢子學業清標後來之秀嗟愛之懷豈知云已所謂
人之英彥若巳有之也 英彥冊府元龜作彥聖

與聞喜公子良牋 此在本傳雖不云書然其文義記之屬尺牘亦載今從之

建元初顯為山陰令縣舊訂滂民以供雜使顯言之於太守聞喜公子良

竊見滂民之困困實極矣役命有常祗應轉竭蹙迫驅催莫安其所險者或竄避山湖困者自經溝瀆爾亦有摧臂斮手苟自殘落販傭貼子權赴急難每至滂使發動遵赴常促輒有柤杖被錄稽顙階垂泣涕告哀不知所振下官未嘗不臨食罷筯當書偃筆為之久之愴不能已交事不濟不得不就加捶罰見此辛酸時不可過山陰邦治事倍餘城然略聞諸縣亦處處皆蹟惟上虞以百戶一滂大為優足過此列城不無凋罄宜應有以普救倒懸設流開便則轉患為

功得之何遠 南齊書

王秀之 字伯奮琅邪臨沂人歷吳興太守

與朝士書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宋明帝時為晉平太守以廉惠稱後秀之為郡與朝士書

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 南齊書

貽宗測書

測少靜退秀之獨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又貽書

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耳 南史

宗測 字敬微南陽人一字茂深

答府召

測少靜退不樂人間驃騎豫章王嶷徵為參軍測答府云

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

又答

測毋喪負土植松柏豫章王復遣書請之辟為參軍測答之

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 筠南史作雲

答魚復侯子響

子響為江州厚遣贈遺測曰

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 並南齊書

沈驎士 字雲禎吳興武康人隱居餘干吳差山

與中書郎沈約書 約見梁

永明中約表薦驎士徵義行詔徵為太學博士又徵著作郎太子舍人並不就乃與約書

名者實之賓本所不庶中央無心空勤南北為惠反凶將在於斯 南史

○答張永

永為吳興太守欲請為功曹使人致意驎士曰

明府德履沖粹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

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寇越客於蟬冕逵雖不敏請
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耳未忍受此黥劓沈驎士別傳
沈驎士傳或勸驎士仕答曰魚懸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念何爲不希企日損○按此答本語耳尺牘亦載
荀丕字令哲潁川人仕荊州西曹書佐長史坐上書極諫武帝於獄賜死

○遺王秀之書

秀之轉侍中領射聲校尉出爲輔國將軍隨王鎭西長史南郡内史丕爲州西曹遺秀之交知書秀之拒不答乃遺書

僕聞居謙之位既刋于易傲不可長禮明其文是以
信陵致夷門之義燕丹收荊卿之節皆以禮而然矣

丈夫處世豈可寂漠恩榮空爲後代一丘土足下業
潤重光聲居朝右不脩高世之績將何隔於愚夫僕
耿介當年不通羣品饑寒白首望物嗟來成人之美
春秋所善薦我寸長開君尺短故推風期德規於相
益實非碌碌有求於平原者也僕與足下同爲四海
國士夫盛衰迭代理之恒數名位參差運之通塞豈
品德權行爲之者哉第五之號既無易於驃騎西曹
之名復何推於長史足下見答書題久之以君若此
非典何宜施之於國士如其循禮禮無不答謹以相
還亦何犯於逆鱗哉君子處人以德不以位相如不
見屈於澠池毛遂安受辱於郢門造敵臨事僕必先
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楚兩王僕
以德爲寶足下以位爲寶各寶其寶於此敬宜常聞
古人交絶不泄惡言僕謂之鄙無以相貽故薦貧者
之贈南齊書○尺牘節僕與足下以後作王秀之答荀丕又節南史第五之位三語作丕報秀之誤

同前南史○丕爲荊州西曹書佐長史王秀與其書題之云西曹荀君丕報書

第五之位不減驃騎亦不知西曹何姝長史且人之
處世當以德行稱著何遽以一爵高人邪相如不見
屈於澠池毛遂安受辱於郢都造敵臨事僕必先於
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楚兩王僕以

德爲寶足下以位爲寶各寶其寶於此敬宜

與王儉書儉爲尚書令當事丕與儉書南郡綱紀啟隨王子隆罪丕上書自申乃免

足下建高世之名而不顯高世之迹將何以書於齊
史哉南齊書○世南史並作人

王顥琅邪臨沂人仕中軍參軍父珪之有史學撰齊職儀永明九年顥啟上詔付秘閣

上齊職儀啓

臣亾父故長水校尉珪之籍素爲基依儒習性以宋
元徽二年被敕使纂集古設官歷代分職凡在墳策
必盡詳究是以等級掌司咸加編錄黜陟遷補該研
記述章服之差兼冠佩之飾屬值啓運軌度惟新故

太宰臣淵奉宣敕旨使速洗正刊定未畢臣私門凶禍不揆庸微謹冒啓上凡五十卷謂之齊職儀仰希永升天閣長銘祕府南齊書

王融字元長瑯邪臨沂人僧達孫歷丹陽丞中書郎竟陵王板寧朔將軍鬱林王於獄賜死

求自試啓

融博學有文才遷太子舍人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啓世祖求自試

臣聞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悦夫惟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臣自奉望宮闕沐浴恩私拔迹庸虛忝名盛列纓劍紫複趨步丹墀歲時歸來誇榮邑里然無勤而官昔賢會議不任而祿有識必譏臣所用慊慨憤懣不遑自安誠以深恩鮮報聖主難逢蒲柳先秋光陰不待貪及明時展悉愚効以酬陛下不世之仁若微誠獲信短才見序文武吏法惟所施用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見充國曰莫若老臣竊景前脩敢蹈輕節以冒不媒之鄙式罄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忝二八管夷吾恥之臣亦恥之願陛下裁覽南齊書

謝敕賜御裘等啓

雲衣降授仙裾曲委榮振素里澤駭蓬心昔漢帝解裘不獨前寵曹王褫帶復降今恩

謝敕賜米啓

臣無王陽之術計然之智不能負粟百里分地一廛上虧溫養自取飢切豈悟外恩橫集天私妄委

謝竟陵王示扇啓

竊以六翮風流五明氣重若比圓綃有兼玩實輕踰雪羽潔並霜文子淑賞其如規班姬儷之明月豈直魏王九華漢臣百綺況復動製聖衷垂言炯戒載摹聽聆式範樞機

謝竟陵王賜納裘啓

降飾自尊垂榮及賤玄玉不純曾波奪采南陸方永北風日壯無衣無褐癸念聖衷而挾纊之問每流解裘之賜偏委

謝司徒賜紫鮓啓

東越水羞寔罄乘時之美南荊任土方揖鮓貢之最

謝武陵王賜弓啓

殿下摛藻蕙樓暢藝蘭苑敷積玉於風筵疊連珠於月的兔園掩秀鄴水慚奇融揖讓未工濫陪升飲之賞操弧反正繆奉招賢之錫文韜鏤景逸幹捎雲玩溢百齡佩流千載捎初學作標升作下誤

謝安陸王賜銀鉢啓

素金之貴有訪仙經鐫刻可竒見符神鼎撤膳器於珍羞之席降寶玩於簞瓢之門（並藝文類聚）

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歷吏部尚書郎下獄死）

辭隨王子隆牋

（子隆爲荊州刺史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文才猶被賞愛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勅還都遷新安王中軍記室牋辭子隆時荊州信去倚待朓執筆便成文無點易）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皐壤搖落對之惆悵

歧路東西或以嗚唈況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翩似秋蔕朓實庸流行能無筭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抽揚小善故得捨耒場圃奉筆兎園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蓽輕舟反溯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惟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塡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不任犬馬之誠（謝宣城集○題南齊書作思歸作飈亂南史作泛）

爲王敬則謝會稽太守啓（敬則晉陵南沙人歷太尉大司馬舉兵反敗誅）

臣本布衣不謀遠大折衝之勤不舉燮理之義何階常恐覆餗是貽咎徵斯應陛下繼歷聖統日月重光得以桓珪衮服拜奉歲時視濯獻牲鞠躬郊廟而鴻恩妄假覆授龜符玉節邁於雙璜表東倖於四履臨邊三事既謝張温穎川再撫亦慙黃霸（朓爲敬則婿其謀起兵朓先啓聞）

謝隨王賜紫梨啓

味出靈關之陰占珍玉津之滋豈徒眞定歸美大谷慙滋將恐帝臺妙棠安期靈棗不得孤擅玉盤獨芊仙席雖秦君傳器漢后推飡望古可儔於今何答

謝隨王子隆賜左傳啓

昭晰殺青近發中汗恩勸挾策慈勗下帷朓未窺山笥早慚河籍業謝專門說非章句庶得旣困而學括羽瑩其蒙心家藏賜書籯金遺其貽厥披覽神勝吟諷知厚（並藝文類聚○窺初學記作覩）

謝朏（字敬沖莊次子歷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

與王儉書

夫所貴天下之士者何其上則閟景山壑凌氣風霞次則收縉捨紱鬱爲上佐次則服秦楚而辭其功振燕魏而逃其賞凡此數輩皆英懿之士也自玆已降參差萬緒或跡著明晦或才兼默語若桓譚之褰俗馮衍之忤時北海之凝峭中散之峻絕率以方寸之情喪不訾之德蓋無取焉若相如之愛奇任達偉長之淹粹弘遠樂廣融通裴楷夷淡彼四賢者並純神絕景狥物傷意甚慕之而未可以言但心之所晤咫尺千里志之所符滄洲晻然揣而論之寔山阿之不

肖者也藝文類聚

與弟瀹書

瀹字義潔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

朏侍中求出爲吳興太守明帝謀入嗣位引朝廷舊臣朏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瀹時爲吏部尚書朏至郡致瀹數斛酒遺書○初朏爲吳興瀹於征虜渚送別朏指瀹口曰此中惟宜飲酒瀹建武之朝專以長酣爲事

可力飲此勿豫人事南史○尺牘云令致數斛酒可力飲酒勿豫人事

虞羲

羲本集序云字子陽會稽人七歲能屬文齊始安王引爲侍郎尋兼建安征虜府主簿功曹又兼記室參軍事天監中卒○南史羲字士光餘姚人有才藻卒於晉安王侍郎○藝文類聚作虞義誤

與蕭令王僕射爲袁彖求謚書

袁彖字偉才陳郡陽夏人武陵太守顗子歷位侍中隆昌元年卒謚靖子○羲求謚事南齊書及南史並不見載

袁侍中體高亮之宏姿挺孤奇之逸操孝友結於衡閭忠正表於邦域懷抱七經該綜百氏清文麗目幾義窮神言非義而不發容遵禮而後動居貧無悶事等安期處顯不驚道均無歎兄弟親從同居共財怡怡雍穆人所不聞顧與善無徵報施徒語岱山委岫崑岳摧峰四海搢紳誰不掩泣明公德冠時宗道高物表若得橫議聖時斟酌今古採茂實於當年標芳流於千載馳徽謚於山道潤貞氣於泉門豈非體國

之至公典謨之盛軌者哉藝文類聚

陸厥

字韓卿吳郡吳人歷後軍行參軍父閑坐始安王遙光反被誅厥感慟而卒

與沈約問聲韻書

先是宋太子詹事范曄與諸甥姪書自論云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爲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奕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爲恨至齊永明末盛爲文章厥與沈約謝脁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其事云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

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
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
可言文至於先士茂制諷高歷賞子建函京
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
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
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
稍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
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
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
厥意謂不然與約書約答之然約論四聲妙
有詮辨而諸賦亦
往往與聲韻乖

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暗與理會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

大旨欲宮商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秘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則揣情謬於玄黃摘句著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闇與理合則美韻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卽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爲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齟齬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茍此秘未覩茲論爲何所指邪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强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闇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今古好殊將急在情物

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賖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

沈約答書

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韻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弦管

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闡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縟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衞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卽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盡辨此並南齊書○炳南史作煥末句亦不辨盡此

樂藹字蔚遠南陽淯陽人仕齊爲南康王西中郎諮議參軍入梁終廣州刺史

與竟陵王子良牋

豫章文獻王嶷寬仁弘雅有大成之量性沉愛不樂聞人過失嘗爲江荊湘三州刺史擧吏中藹與彭城劉繪吳郡張稷冣被親禮薨後藹與竟陵王子良牋

道德以可久傳聲風流以浸遠揮稱雖復青簡締芳未若玉石之不朽飛翰圖藻豈伊雕篆之無沬丞相沖粹表於天眞淵照殆乎機象經邦緯民之範體國成務之規故以業茂惟賢功高則哲神輝眇邈廞笄不追感纏奉車恨百留滯下官夙稟名節恩義軫慕望遂結哀輒欲率荊江湘三州僚吏建碑壟首庶徽猷有述茂則方存昔子香淳德留銘江介鉅平遺烈墮淚漢南況道尊前往惠積聯綿者哉下官今便反假無由躬事刊斲須至西州鳩集所資託中書侍郎

劉繪營辦

與右率沈約書

藹與約書求爲豫章王碑文約答書辭之建武中第二子子恪託約及太子詹事孔稚珪文爲

夫道宣餘烈竹帛有時先朽德孚遺事金石更非後亾丞相獨秀生民傍照日月標勝丘園素履穆於忠義譽應華袞功迹著於弼諧無得而稱理絕照載若夫日用閒寂雖無取於錙銖歲功宏達諒有寄於衡石竊承貴州士民或建碑表俾我荊南聞感無地且作紀江漢道基分陝永冠禮樂咸被後昆若其望碑

盡禮我州之舊俗傾壥罷肆鄙土之遺風庶幾前烈或不泯墜荆江湘三州策名不少竝欲各率毫釐少申景慕斯文之託歷選惟疑必待文蔚辭宗德僉茂履非高明而誰豈能騁無愧之辭訓式瞻之望吾西州窮士一介寂寥恩周榮譽澤遍衣食永惟道廕日月就遠緬尋遺烈觸目崩心常謂福齊南山慶鍾仁壽吾儕小人貽塵帷蓋豈圖一旦遂投此請

沈約答書（按文選有此碑文又作答劉繪謨）

丞相風道引曠獨秀生民凝猷盛烈方軌伊旦慭遺之感朝野同悲承當刊石紀功傳華千載宜須盛述

實允來談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況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形寓內自非一世辭宗難或與此約閻臥韞斐洛不入第欵酬今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顏已不覺汗之沾背也（南齊書）

張充（字延符吳郡吳人入梁歷尚書僕射吳郡太守）

與尚書令王儉書

（充歷尚書殿中郎武陵王友武帝嘗欲以充父緒為尚書僕射訪於儉儉對曰張緒少有清望然東士比無所執緒諸子又多薄行臣謂此宜詳擇帝遂止先是充兄弟皆輕俠充少時又不護細行故儉言之充聞之惱因與儉書儉言之武帝免充官。南史云儉以書脱略弗之重仍以書示緒緒杖之一百又為御史中丞到撝所奏免官禁錮沈約見其書歎曰充始為之敗終為之成）

吳國男子張充致書於瑯琊王君侯侍者頃日路長愁霖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閑鎌採之暇時復以卷軸自娛逍遙前史從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昇降之徒不一故以圓行方止用之異也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善御性者不違金石之質善為器者不易方圓之用所以北海掛簪帶之高河南降璽言之貴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

之情峰橫海岸彯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慙衣冠之秀所以擯跡江皐徉狂隴畔者寔由氣岸疏凝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邅回於在世故君山直上蹙壓於當年叔陽曼舉轡轅乎千載充所以長羣魚鳥畢影松阿半頃之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於川澤之間諷詠於澠池之上沉濫於漁父之游偃息於卜居之下如此而已充何識焉若夫驚巖罩日壯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柏森陰相繚於澗曲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若

迺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高臥風月悠悠琴
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談空罷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
阻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眷聊因疾隙略舉諸襟持
此片言輕枉高聽丈人歲路未彊學優而仕道佐蒼
生功横海望入廟則協長倩之誠出議則抗仲子之
節可謂盛德維時孤松獨秀者也素履未詳斯旅尚
眇茂陵之彦望冠蓋而長懷霸山之詠佇衣車而聳
歎得無惜乎若鴻裝撰御鶴駕軒空則岸不辭枯山
被其潤奇禽異羽或巖際而逢迎弱霧輕煙乍林端
而奄藹東都不足奇南山豈為貴充昆西之百姓岱

表之一民蠶而衣耕且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已造時
人騁遊說蓬轉於屠博之間其歡甚矣丈人早遇承
華中逢崇禮肆上之眷望溢於早辰鄉下之言謬延
於造次然舉世皆謂充為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
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胷述平生論語默所以通夢交
魂推衿送抱者其惟丈人而已關山夐阻書罷莫因
儻遇樵者妄塵執事 梁書

同前 南史

頃日路長霖霞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
釣之閑鎌採之暇時復引軸以自娛逍遥乎前史從

横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昇降之塗不一故
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御性者
不違金水之質善為器者不易方圓之用充生平少
長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
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峰横海岸至如彫纓天
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由氣
岸踈凝情塗狷隅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
崖每邅回於在世長羣魚鳥畢景松阿雖復玉沒於
訪珪之辰桂掩於搜芳之日汎濫於漁父之游偃息
於卜居之會如此而已充何識哉若夫驚巖罩日壯

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
松柏陰森相繚於澗側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
兹長往至於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高臥風
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鬱
然千里路隔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歎丈人歲路未
强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横海望可謂德盛當時孤
松獨秀者也而茂陵之彦望冠蓋而長懷渭川之甿
佇簪裾而竦歎得無惜乎充崐西百姓岱表一人蠶
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已造時人騁游說容
與於屠博之間其懽甚矣然舉世皆謂充為狂充亦

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胷述平生論語默所可通夢交魂推襟送抱者惟丈人而已闕廷𡲷阻書罷莫因儻遇樵夫妄塵執事

曹景宗 字子震新野人入梁歷江州刺史

答弟義宗書 景宗永明初任竟陵郡其第九弟義宗年少未有位宦居在竟州市邊富人姓向以見錢百萬欲埋義宗以妹適之義宗遣人送書竟陵諮景宗景宗題書後答之義宗貪錢遂成婚焉

買猶未得云何已賣 南史

張沖 字思約吳郡吳人歷郢州刺史進征虜將軍

報鄧元起書 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入梁爲益州刺史坐罪於州獄自縊元起爲武寧太守永元末蠻帥田孔明寇三關規襲夏口元起討平之時郢州刺史張沖督河北軍事元起屢與沖書求旋軍沖報書乃表元起爲平南中兵參軍事

足下在彼吾在此表裏之勢所謂金城湯池一旦捨去則荊棘生焉 梁書

張欣泰 字義亨竟陵人歷雍州刺史未行謀廢東昏侯見殺

移魏廣陵侯 按此雖未言移書然亦不言爲文其體式如移語者竟是書耳 建武二年虜圍鍾離城欣泰爲軍主隨崔慧景救援欣泰移虜廣陵侯

聞攻鍾離是子之深策可無謬哉兵法云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豈不聞之乎我國家舟舸百萬覆江橫海所以案甲于今不至欲以邊城疲魏士卒我且千里運糧行留俱弊一時霖雨川谷涌溢然後乘帆渡海百萬齊進子復奚以御之乃令魏主以萬乘之重攻此小城是何謂歟攻而不拔誰之耻邪假令能拔子守之我將連舟千里舳艫相屬西過壽陽東接滄海仗不再請糧不更取士卒偃臥起而接戰乃魚鼈不通飛鳥斷絕偏師淮左其不能守皎可知矣如其不拔吾將假法于魏之有司以請子之過若挫兵夷衆攻不卒下驅士塡隍拔而不能守則魏朝名士其當別有深致乎吾所未能量昔魏之太武佛狸傾

一國之衆攻十雉之城死亾太半僅以身返旣智屈於金墉亦雖拔而不守皆筭失所爲至今爲笑前鑒未遠已忘之乎和門邑邑戲載往意 南齊書

庾弘遠　徐虎龍

爲陳顯達與朝貴書 顯達從太祖有功歷太尉侍中出爲江州刺史初王敬則事起始安王遙光啓明帝慮顯達爲變欲追軍還事平乃寢及東昏立聞京師大相殺戮又知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顯達懼禍舉兵反令長史庾弘遠司馬徐虎龍與朝貴書戰敗被殺

諸君足下我太祖高皇帝叡哲自天超人作聖屬彼宋季綱紀自頹應禪從民遘此基業世祖武皇帝昭

略通遠克纂洪嗣四關罷嶮三河靜塵鬱林海陵頓孤負荷明帝英聖紹建中興至乎後主行悖三才琴横由席繡積麻筵淫犯先宮穢興闈闥皇陛爲市廛之所雕房起征戰之門任非華尚寵必寒厮江僕射兄弟忠言屬薦正諫繁興覆族之誅於斯而至故乃犴㘚之刑四剽於海路家門之釁一起於中都蕭劉二領軍竝升御座共禀遺詔宗戚之苦諒不足談渭陽之悲何辜至此徐司空歷葉忠榮清簡流世匡翼之功未著傾宗之罰已彰沈僕射年在懸車將念机杖歡歌園藪絕影朝門忽招陵上之罰何萬古之傷

哉遂使紫臺之路絕縉紳之儔纓組之閤罷金張之胤悲哉蟬冕爲賤寵之服嗚呼皇陛列劫豎之坐且夫人同怨乾象變錯往歲三州流血今者五地自動昔漢池異色晉王因之見廢吳郡暫震步生以爲姦倖況事隆於往恠釁倍於前虐此而未廢孰不可興王僕射王領軍崔護軍中維簡正逆念剖心蕭衛尉蔡詹事沈左衛各負良家共傷時嶮先朝遺舊志在名節同列丹書要同義舉建安殿下秀德沖遠寔允神器昏明之舉往聖流言今忝役戎驅亟請乞路須京塵一靜西迎大駕歌舞太平不亦佳哉裴豫州宿遣誠言久懷慷慨計其勁兵已登淮路申司州志節堅明分見迎合揔勒偏率殿我而進蕭雍州房僧寄竝已纂邁旌鼓將及南兖州司馬崔恭祖壯烈超羣嘉驛屢至佇聽烽諜共成唇齒荆郢行事蕭張二賢莫不案劍飡風横戈待節關畿蕃守之儔孰非義侶我太尉公體道合聖杖德脩文神武横於七伐雄略震於九綱是乃從彼英序還抗社稷本欲鳴笳細錫無勞戈刃但忠黨有心節義難遣信次之間森然十萬飛旍咽於九派列艦迷於三川此蓋捧海澆熒烈火消凍耳吾子其擇善而從之無令竹帛空爲後人

笑也 南齊書

崔慰祖 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始安王遙光撫軍墨曹行參軍轉刑獄兼記室

與從弟緯書

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爲四十卷半成及坐始安王遙光繫尚方臨卒與緯書

常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廚簏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令後世知吾微有素業也 南史

崔覺 清河東武城人

與妹書

(覺為直閤將軍父慧景為平西將軍征壽陽謀襲東昏侯回軍廣陵向京師兵敗被殺覺亡命為道人見執伏法臨刑與妹書○按慧景本傳慧景回軍還廣陵司馬崔恭祖開門納之尺牘乃以覺此書為恭祖與妹大誤)

捨逆旅歸其家以為大樂況得從先君游太清乎古人有力扛周鼎而有立錐之歎以此言死亦復何傷平生素心士大夫皆知之矣既不得附驥尾安得施名於後世慕古竹帛之事今皆亾矣(南齊書)

答人書

高爽(廣陵人王儉領丹陽尹舉爽郡孝廉入梁歷晉陵令)

(爽博學多材有人送書與爽告蹵云比日守羊困苦爽答之)

守年無食何不貸粟米(南史)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四終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五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齊五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仕宋領南東海郡丞入齊為秘書監兼衛尉終梁金紫光祿大夫○按淹歷宋齊梁天監四年卒在梁未久近無文績其集十卷齊時淹所自定故今屬齊)

奏記詣宋南徐州新安王(子鸞字孝羽孝武帝子爲南徐州刺史)

(淹起家南徐州從事轉本朝請)

伏惟明公殿下列譽椒壁蜚聲沖漢爰求儒雅傍招異人削赤野之玉翦燕山之金至如淹者東國之徒步耳方歛影逃形匿坐編蓬之下遂遭煙露餘彩日月末光惟恩知泰變色薰心淹聞齊石既撫無待巴人之唱檀臺已構寧俟不才之木淹幼乏鄉曲之舉長屢斤藻之德豈宜炫璞鄭氏獻鳳楚門哉願避職吏緩其召書

到主簿日牋詣宋右軍建平王景素(淹由巴陵王右常侍轉右軍建平王主簿賓待累年雅以文章見遇見淹自序)

淹乃庸人素非奇士既慙鄒魯儒生之德又謝燕趙俠客之節徒以結髮銜次暫聞仁義常欲永辭冠劍弋釣畎壟而身輕恩重猥奉末光枉白璧之惠降黑貂之私因茲感激未能自反負金羇于淮吳從後車

于河楚竟不能曜丹臒騰英聲絕白雲負蒼梧至可知矣不謂咸池再暉瑤光重照開高天之慈布厚地之施承命以驚延乭且失淹聞古人爲報常有意焉至乃一說之効齊王動色一劍之感趙王解衣孤心廻槩有殞自天

被黜爲吳興令辭牋詣建平王

景素鎮京口淹又爲鎮軍參軍事領南東海郡丞時少帝多失德景素專據心日夜謀議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焉會南東海太守陸澄丁艱淹自謂應行郡事乃用司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爲建安吳興令

淹本遷徙之徒非有儒墨之能亦以轉命溝間待殞

巖下誤得步脩榥循高軒伏層檻坐曲池承翠河之潤降璇日之光載筆奉后盛飾立朝於山東百姓亦已殊甚雖蓐螻蟻拭黃塵不足以塞恵而小人狷狽爲鬼爲蜮山淵所容衣劍不貸黥赭幽圄皆非報責仰遭大道之行草木勿踐輟鑊斂火吹魂拾骨濯以河漢之流曝以秋陽之景叢然黔首豈不戴天竊思伏阜九載齒錄八年以春以秋且恩且顧竟不能抑黑質揚赤文抽精膽報慈光而自爲擁腫之異木卒成踴躍之妖金所謂孽由已作匪降自天猶沐造化餘靈宥以遐邑方蒙被霜露裹糧洲島鈇鑿山楹爲室永與黿鼉爲羣猶蹶者不忘起盲者不忘視況罪溢朔方尚駐一等之刑咎過朱崖猶緩再重之施金石無知何以識答昔河濟荊吳必獲陪從京輔關轂長奉帷席德音在耳話言如昨淹廻梁昌自投東極晨鳥不蜚遷骨何日一辭城濠旦夕就遠白雲在天山川間之眷然西顧涕下若屑

到功曹參軍牋詣齊驃騎竟陵公子良

宋昇明初齊高帝輔政聞淹才召爲尚書駕部郎驃騎竟陵公參軍事

竊惟明使君鉞下道耀神源德鑄靈極誕涵天聽資河炤聖譽拂宏外芳激震中故衡梁孕秀璿璣流品

變瑤光之暉賛玉燭之色功邁翊戴績乭匡漢是以赤瑕瓊竇之文滕影而負集靑亂遺風之乘晞光而遠至如民者蓋不足筭所志不出繒販所學不遺祝筮業異儒墨行乖曾史既乏脩短之術又慚啟塞之辨不能伏軾蹲衡驚燕趙之郊黃金橫帶馳淄澠之幣語默罕緒圓方靡樹謬以一氣之微邀百載之會躬奉英曆身蒙青臒故以潤厚累璧恩重兼金不悟懸黎降景靈河瀉潤復獲執羈蘭陳迎芴桂序漏越之琴竊莊文之價鈇鉞之劍盜須哀之名心羞秦縢志慮楚犢抱魄踴躍憂集如熏鐫感何日銘報焉期

獄中上建平王書

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繫州獄淹獄中上書景素覽書即日出之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民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

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荊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常欲結纓伏劒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欵迹墜昭憲身限幽圄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士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

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次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尺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耻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於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

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寃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此心既照死且不朽齊臺梁書作齊堂謂徒虛語作始謂徒語憐察作憐鑒顧作眄國士之分下有矣字每一念來上有是以二字尺寸作分寸錐刀作刀錐利哉下有然字遠作古二子作二才如是作如此至於下官作如下官○南史伏死而不顧者以此也憐察作矜察民作人名聲作聲名次則虜南越作退則至於作至如昭景飲醴而已

報袁叔明書

袁炳字叔明陳郡陽夏人歷國常侍員外郎府功曹臨湘令淹爲傳

淹出獄後尋泉南徐州秀才對冊上第轉巴陵王國左常侍按書去歲迫名茂才疑此時

僕知之矣高阜爲別執手未期浮雲色曉悵然覓飛前辱贈書知命僕息心越地採藥稽山友人幸甚去歲迫名茂才冬盡不獲有報引領於邑情詎可及足下推僕者不一二談也僕聞狂士之行有三竊嘗志之其奇者則以紫天爲宇環海爲池倮身大笑被髮行歌其次則堅坐崩岸偃臥深窟朝飡松屑夜誦仙經其下則辭榮城市退耕巖谷塞逕絕賓杜墻不出然者皆羞爲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而況其鄉黨乎或有社稷之士入而忘歸則爭論南宮之前衛主

於邪伏身北闕之下納君於治至乃一說之奇驚畏左右一劍之功震慄鄰國夫能者惟橫議漢庭怒髮燕路且猶不數而況於鄰里乎若僕之行止已無可言矣材不肖文質無所直徒以結髮游學備聞士大夫言曰在國忠處家孝取與廉交友義故拂衣於梁齊之館抗手於楚趙之門且十年矣容貌不能動人智謀不足自遠竟慙君子之恩卒離飢寒之禍近親不言左右莫教涼秋陰陰獨立閑館輕塵入戶飛鳥無迹命保琴書而守妻子其可得哉故國史小官也而子長爲之執戟下位也而子雲居之僕非有輕車驃騎之略交河雲陂之功幸以盜竊文史之末因循卜祝之間故俛首求衣斂眉寄食耳若十口之隸去於飢寒從疾舊里斥歸故鄉箕坐高視舉酒極望雖五侯交書羣公走幣僕亦在南山之南矣此可爲智者道難與俗士言也方今仲秋風飛平原彩色水鳥立於孤洲蒼葭變於河曲寂然淵視憂心辭矣獨念賢明蚤世英華殂落僕亦何人以堪久長一旦松柏被地墳壟刺天何時復能銜杯酒者乎忽忽若狂願足下自愛也

與交友論隱書

淹少孤貧好學沈靜寡交游其自序云常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徒所與神遊者惟陳留袁叔明而已爲吳興令三載復還京師值世道已昏守志閑居不交當軸之士

淹者海濱窟穴弋釣爲伍自度非奇力異才不足聞見於諸侯每承梁伯鸞臥於會稽之墅高伯達坐於華陰之山心常慕之而未能及也嘗感子路之言不拜官而仕無青組紫綬龜紐虎符之志但欲史曆巫卜爲世俗賤事耳而彰然十載竟不免衣食之敗何則性有所短不可韋弦者有五一則體本疲緩臥不肯起二則人間應脩酷嬾作書三則賓客相對口不能言四則性甚畏動事絕不行五則愚婞妄發輒被

口語有五短而無一長豈可處人間耶知短而不可
易者所謂輪椎分定也猶如雜鶩之有毛不能得鸞
鳳之光彩矣況今年已三十白髮雜生長夜輾轉亂
憂非一以溘至之命如星殞天促光半路不攀長意
徒自欺取筋駕髓冷姝多災恚心頑質堅偏好冥默
既信神農服食之言久固天竺道士之説守清淨煉
神丹心甚愛之行善業度一世意甚美之今但願拾
薇藿誦詩書樂天理性斂骨折步不踐過失之地耳
猶以妻孥未奪桃李須陰望在五畝之宅半頃之田
鳥赴簷上水匝階下則請從此隱長謝故人若乃登

峨嵋度流沙飡金石誦仙經嘗聞其驗非今日之所
言也誰謂難知青鳥明之貴布筆墨然亦焉足道哉

爲建平王慶改號啓

竊以皇衢永謐則玉曆惟禎國慶方夷則繩澤式茂
故五鳳協年甘露應號況今道潤衍溢頌祉載繁嘉
生鋾慶風雲瑞節既覩昭晨方鑄唱化延守一隅無
以自屆不勝荒情

爲建平王讓鎮南徐州刺史啓

臣言臣誓惟殃釁頻寫曲折慊慊狂愚龔蒙哀矜而
聖旨懸嚴便賜斷表神乖意失音影何地呑悲茹號
情膽載絶臣荒昧神氣爰自幼稟分踰鼎貴秩高外
州臣乏素能或所不任況在憂年必取黜辱特爲開
非常之恩借權製之義紊禮滅經實崩治本臣又能
身祈命請一感天地躑躅表啓心容已覩猶疑大道
之行墨縗不興孝治天下通喪獲遂陛下覆被仁明
品物無漏豈於微臣獨不蠲鑒燋經在躬輒復塵觸
伏願暫輟聽覽少憐苦草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臨
啓恍惚寬識無主不勝殞越怵息之心

爲建平王謝賜石硯等啓

臣言奉勑賜石硯及法書五卷天旨又以臣書小進

更使勤習敬閲籀篆仰覩硯功張衛勲奇金璣羞麗
臣夙乏翰能素謝篇伎空賁恩輝徒隆茲飾方停煙
墨永砥學玩仰結聖造伏銘私荷不任下情

爲建平王謝玉環刀等啓

奉勑賜玉環刀等五種珍器曠缺伏蒙猥降飾軼采
朱跨影懸魄崑岡歸琛闕山勲寶謹襲緹素以充握
聯垂允既深銘佩更積不任下情

蕭領軍讓司空并敦勸啓 齊高帝以宋元徽初平桂陽王休範遷散騎常侍中領軍及蒼梧王見殺迎立順帝進位侍中司空錄尚書事

臣某言臣公心之請丹識以傾詔旨沖挹便賜斷表

伏聞當遣王人猥垂奬勸仰天光休俯增驚厲中謝
臣以爲槐鉉之任百王攸先具司是屬冠冕式瞻化
曜昌煇連基政務事深崇替迹豫興衰故道富一時
則風行明令才乏通權則山摧河泣既澆汨蒼祇將
紊毀身國臣進退惟疑再三自顧實以陋情悲忘寵
極但畏軼超疲伍廼忝鼎軸無德而貴豈敢偷存才
怯任重物所不恕故弱識褊槩頻布前辭枯木朽株
永隔[illegible]恕豈特大車方塵小雅有廢而已哉將據致
寇之悔取鑒於兹矣且皇華之命居上之鴻私鳳舉
之招爲下之殊榮冏[illegible]必書史不謬牘況臣連牧園

岳董率職方旣鑠近[illegible]垂耀中葉揆望揣實爲泰已
甚而廼復降朱輪之使方枉青冊之勸寤寐悁灼諒
無以任輙重素誠目覿神炤伏願皇靈特垂開愍賜
停正台之職弁 缺 充勸之使餘所榮忝誓不敢辭蕭
恭外屏祈廻恩授則於臣慊欵復爲惠造不任憂戴
匪惶之情

蕭太尉子姪爲領軍江州兗州豫州淮南黃門
謝啓 齊高帝立宋順帝二年進位太尉

臣公言臣頻結崇寵亟延上爵休恩動俗烈榮振古
鴻品清飾已譪金圖秀鼎號銘共茂瑤篆永言感慮
鑒寐啟心況乃秩洽朝門慶霑國珮弱息臣諱嶷映
晃等文不昭典武不定功出內帷閫升降貂綬或振
迹領候職贊禁錡或騰兗江甸任鈞屏翼河兗衡要
旣濫北門之管淮豫險捍又謬西偏之寄兄子臣鸞
忝守近畿嫡孫臣其載華省闥皆倏忽晷景頻煩升
荷雖咸蟄愚識恪居匪替豈足以少塞神渥裁酬皇
眷驚黷一盈慙厲彌積談天之辨不能爲臣陳辭雕
龍之文無以爲臣飾愧靜然肅念裹徊交集不任憂
感沐浴之情 並江文通集（）諱爲武帝名闕

梅侯祚閱南齊五卷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五終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六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梁一

武帝 姓蕭名衍字叔達齊高帝族弟子仕齊國封梁王篡齊國號梁都建業在位四十八年爲侯景幽逼薨廟曰高祖

答蕭穎胄 穎胄字雲長蘭陵人齊冠軍將軍

高祖爲雍州刺史將起義師東下以劉山陽爲巴西太守使過荆州就行事蕭穎胄以襲襄陽及至巴陵高祖遣參軍王天獸賚書與穎胄兄弟以疑山陽山陽果疑不上穎胄乃斬天獸送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穎胄伏甲斬之送首高祖仍以南康王尊號之議來告且曰時月未利當須來年二月遽便進兵恐非廟筭高祖答之發襄陽穎胄領兵會于軍

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況所藉義心一時驍銳事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童兒立異便大事不成今太白出西方杖義而動天時人謀有何不利處分已定安可中息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復須待年月乎

喻袁昂手書 昂仕齊爲吳興太守永元末義師至州牧郡守皆望風降款昂獨拒境不受命高祖手書喻昂昂答之建康城平昂束身詣闕高祖宥之不問也○南史江革傳云武帝入石頭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拒義不從革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雅帝深賞歎之令與徐勉同掌書記

夫禍福無門興亾有數天之所棄人孰能匡機來不再圖之宜早頃藉聽道路承欲狼顧一隅既未悉雅懷聊申往意獨夫狂悖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絕齊聖明啓運兆民有賴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掃除京邑方撥亂反正伐罪弔民至止以來前無橫陣今皇威四臨長圍已合遐邇畢集人神同奮銳卒萬計鐵馬千羣以此攻戰何往不克況建業孤城人懷離阻面縛軍門日夕相繼屠潰之期勢不云遠兼熒惑出端門太白入氐室天文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寔在[illegible]辰且范岫申胄久薦誠欵各率所由仍爲掎角沙[illegible]孫肸朱端已先肅清吳會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禦堂堂之師根本既傾枝葉安附童兒牧豎咸謂其非求之明鑒實所未達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忠孝俱盡將欲何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進則遠害全身退則長守祿位去就之宜幸加詳擇若執迷遂往同惡不悛大軍一臨誅及三族雖貽後悔寧復云補欲布所懷故致今白 悉南史作猶兆民作億兆孰作當由作守未足作未是

袁昂答書 昂見後

都史至辱誨承藉以衆論謂僕有勤王之舉兼蒙誚

責獨無迯欵循復嚴旨若臨萬仞三吳内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爲役近奉勑以此境多虞見使安慰自承麾旆屆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内揆庸素文武無施直是陳國賤男子耳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飡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遂以輕微爰降重命震灼於心忘其所厝誠推理鑒猶懼威臨

並梁書○帥南史作軍衆軍作衆師

與蕭寶寅書 寶寅字智亮齊明帝第六子魏雍州刺史謀反賜死

寶寅本齊建安郡王及高祖克建業殺其兄弟寶寅潛遁入魏封齊王靈太后臨朝高祖遣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魏除寶寅爲鎭東將軍以拒之高祖手書與寶寅寶寅表送其書陳其忿毒之意魏朝爲之報答

謝齊建安王寶寅亾兄長沙宣武王昔投漢中値北寇華陽地絶一隅内無素畜外絶繼援守危䟽勒計踰田單卒能全土破敵以弱爲彊使至之日君臣動色左右相賀齊明帝每念此功未嘗不輟箸咨嗟及至張永崔慧景事大將覆軍於外小將懐貳於内事危累卵勢過綴旒亾兄忠勇奮發旋師大峴重圍累日一鼓魚潰克定慧景功踰桓文亾弟衛尉兄弟戮力盡心内外大勳不報翻羅荼酷百口幽執禍害相尋朕於齊明帝外有龕敵之力内盡帷幄之誠日自三省曾無寸咎遠身邊外亦復不免遂遣劉山陽輕舟西上來見掩襲時危事迫勢不得已所以誓衆樊鄧會踰孟津本欲翦除梅蟲兒茹法珍等以雪寃酷拔濟親屬反身素里屬張稷王珍國已建大事寶晊子晉屢動危機迫樂推之心應上天之命事不獲已豈其始願所以自有天下絶棄房室斷除滋味正欲使四海見其本心耳詎今日之位是爲可重朕之

視此曾不如一芥雖復崆峒之蹤難追汾陽之志何遠而今立此堰卿當未達本意朕於昆蟲猶不欲殺亦何急爭無用之地戰蒼生之命也正爲李繼伯在壽陽侵犯邊境歲月滋甚或攻小城小戍或掠一村一里若小相訓答終無寧日邊邑爭桑吳楚連禍所以每抑鎭戍不與校計繼伯既得如此濫竊彌多今脩此堰止欲以報繼伯侵盜之役既非大舉所以不復文移北土卿幼有倜儻之心早懐縱橫之氣往日卿於石頭舉事雖不克捷亦丈夫也今止河洛眞其時矣雖然爲卿計者莫若行率此衆襲據彭城別當

遣軍以相影援得捷之後便遣卿兄子屏侍送卿國
廟并卿室家及諸姪從若方欲還北更設奇計恐機
事一差難重復集勿爲韓信受困野雞魏書○懿字元達高祖長兄仕齊歷梁南梁二州刺史遷益州入爲尚書令弟暢爲衛尉懿爲東昏所害梁初追封長沙王暢衡陽王○東昏侯立寶寅開府領石頭戍事東昏悖狂直後劉靈運等謀奉寶寅事敗以爲人所逼不罪責也

勑昭明太子統統見後
太子性至孝母喪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高祖遣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禮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强進飮食雖屢奉勑勸逼日進一溢不嘗菜果之味

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瘵我比更無餘病正爲汝如

此胷中亦圯塞成疾故應强加饘粥不使我恒爾懸
心瘵南史作瘦圯作塡使作傒

勑晉安王綱卽簡文帝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爲晉安府長史乃勑晉安終金紫光祿大夫監揚州

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

勑報皇太子
武帝銳意儒雅疎簡刑獄姦吏招權巧文弄法是後囚徒或有優劇大同中簡文爲皇太子在春宮視事見而愍之乃上疏帝手勑報之竟弗之從

項年以來處處之役惟資徒謫逐急充配若科罪繫
細義同簡約切須之處終不可得引倒與訟紛紜方
始防杜姦巧自是爲難更當別思取其便也隋書

勑湘東王繹繹卽元帝
繹爲會稽太守以到漑爲輕車長史行府郡事高祖勑之

到漑非直爲汝行事足爲汝師閒有進止每須諮訪
梁書

敕盧陵王續續字世訢武帝第五子歷荊州刺史薨於州
賀拔勝字破胡有膽略爲魏都督荊州刺史多所克捷時續爲雍州刺史武帝敕續續城守不敢出

賀拔勝北間驍將尒宜愼之勿與爭鋒魏書

與始興王憺憺字僧達武帝弟

蕭子雲書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寔
當與元常並驅爭先梁書蕭子雲傳子雲書跡雅爲高祖所重嘗論子雲書曰云云
不言與始興王尺牘豈別有據

詔西豐侯正德正德見後
武帝初養正德爲子及生昭明太子正德還本心常怏怏以黃門侍郎爲輕車將軍奔魏復逃歸特復本封志行淫虐普通六年隨豫章王北侵輒棄軍委走爲有司所奏下獄帝復詔之徙臨海郡

汝以猶子情兼常愛故越先汝兄剖符連郡往年在
蜀昵近小人猶謂少年情志未定更於吳郡殺戮無
辜劫盜財物雅然無畏及還京師專爲逋逃乃至江

乘要道湖頭斷路遂使京邑士女早閉晏開又奪人妻妾略人子女徐敖非直失其配匹乃橫屍道路王伯敖列卿之女誘爲妾媵我毎加掩抑冀汝自新了無悛革怨讐逾甚遂匹馬奔亡志懷反噬遣信慰問冀汝能還果能來歸遂我夙志謂汝不好文史志在武功令汝杖節董戎前驅豈謂汝狼心不改包藏禍胎志欲覆敗國計以快汝心今當宥汝以遠無令房累自隨勑所在給汝稟餼王新婦見理等當停太尉間汝餘房累悉許同行

勑貞陽侯淵明（淵淵兄後）

（武帝既納侯景大舉北侵以淵明爲都督水陸諸軍趣彭城勑曰云云淵明師次彭城呂梁作寒山堰以灌彭城水及于堞魏遣將赴救兵敗被執）

侯景志清鄴洛以雪讐恥其先率大軍隨機撫定汝等衆軍可止於寒山築堰引清水以灌彭城大水一洸孤城自殄愼勿妄動

手勑宜豐侯循（循字世和鄱陽王恢子）

（循爲梁秦二州刺史長史范洪胄有田遇蝗循躬至田所深自咎責忽有飛鳥千羣蔽日而至食蟲遂盡帝璽書勞問手詔曰）

犬牙不入無以過也

與諸王及吳平侯景書（景字子昭高祖從父弟歷郢州刺史）

（周捨字昇逸顒子拜尚書祠部郎禮儀損益多自捨出先是武帝與諸王及吳平侯書云）

弟捨立議引武王周公故事皆曰汝從之（南史）

與何胤書（胤字子季點弟初胤二兄求點並栖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胤仕齊領臨海巴陵王師拜表辭職以會稽山多靈異往居若邪山雲門寺高祖霸府建引爲軍謀祭酒與胤書）

想恒清豫縱情林壑致足懽也既内絶心戰外勞物役以道養和履候無爽若邪擅美東區山川相屬前世嘉賞是爲樂土僕推遷薄宦自東徂西悟言素對用成睽闊傾首東顧曷日無懷疇昔懽遇曳裾儒肆

實欲卧遊千載畋漁百氏一行爲吏此事遂乖屬以世道威夷仍離屯故投袂數千剋黜釁禍思得矚卷諮款寓情古昔夫豈不懷事與願謝君清襟素託栖寄不近中居人世殆同隱淪既俯拾青組又脱屣朱黻但理存用捨義貴隨時往識禍萌實爲先覺超然獨善有識欽嗟今者爲邦貧賤咸耻好仁由己幸無凝滯比別具白此未盡言今遣候承音息矯首還翰慰其引領

手勑何胤（藝文載沈約爲高祖作）

（高祖踐阼詔胤爲特進右光祿大夫手勑胤胤不就）

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巳蒙蔽昧於治道雖復劬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遺範尚蘊方策息舉之用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澆暮爭詐繁起改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軌物則汨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得失去取爲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懷擊節今世務紛亂憂責是當不得不屈道巖阿共成世美必望深達往懷不吝濡足今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諭意遲面在近果至胤門單衣鹿巾執經卷下牀跪受詔書就席伏讀

又勑

高祖凡再勑胤於是遣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胤以若邪迫隘不容生徒乃遷秦望山

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閭閻搢紳尠聞好事吾每思弘獎其風未移當扆興言爲歎本欲屈卿暫出開導後生旣屬廢業此懷未遂延佇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虛席須俟來秋所望惠然申其宿抱耳卿門徒中經明行脩厥數有幾且欲瞻彼堂堂寘此周行便可具以名聞副其勞望

又勑

比歲學者殊爲寡少良由無復聚徒故明經斯廢每一念此爲之慨然卿居儒宗加以德素當勑後進有意向者就卿受業想深思誨誘使斯文載興

又勑

胤兄點天監三年卒高祖勑與胤

賢兄徵君弱冠拂衣華首一操心遊物表不滯近跡脫落形骸寄之遠理性情勝致遇興彌高文會酒德撫際逾遠朕膺籙受圖思長聲教朝多君子旣貴成雅俗野有外臣宜弘此難進方賴清徽式隆大業昔在布衣情期早著資以仲虞之秩待以子陵之禮聽覽暇日角巾引見窅然汾射茲焉有託一旦萬古良

懷震悼卿友于純至親從凋亡偕老之願致使反奪纏綿永恨伊何可任永矣奈何

手詔何點 點字子晳廬江灊人尚之孫

點宋末齊初累徵不應高祖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與點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賦詩置酒恩禮如故

昔因多暇得訪逸軌坐脩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暫別丘園十有四載人事艱阻亦何可言自應運在天每思相見密邇物色勞甚山阿嚴光排九重踐九等談天人叙故舊有所不臣何傷於高文先以皮弁謁子桓伯況以縠綃見文叔求之往策不無前

倒今賜卿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入也 並梁書

○勑謝朏 藝文載沈約為武帝勑謝朏勑○朏見齊書

初高祖進位相國表請徵朏與何胤為府軍諮祭酒不至及踐阼徵朏與胤又並不屈仍遣領軍司馬王果敦譬朏請闕自陳詔以為侍中司徒尚書令

吾以非德屬當期運鑒與吾賢思隆治道而明不遠燭所蔽者多實寄賢能匡其寡闇嘗謂山林之志上所宜弘激貪厲薄義等為政自居元首臨對百司雖復執文經武各脩厥職羣才競爽以致和美而鎮風靜俗變教論道自非箕潁高人莫膺茲寄是用虛心側席屬想清塵不得不屈茲獨往同此濡足便望釋

蘿襲袞出野登朝必不以湯有慙德武未盡善不降其身不屈其志使璧帛虛往蒲輪空歸傾首東路望兼立表義軒邈矣古今殊事不獲總駕崆峒依風問道今方復引領雲臺虛己宣室紆賢之愧載結寤興 藝文類聚

勑答王珍國 珍國見前

珍國斬齊東昏奉首歸高祖授右衛將軍辭不拜又授徐州刺史復賜金帛珍國又固讓勑答之

昔田子泰固辭絹穀卿體國情深良在可嘉

手詔陳慶之 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歷南北司二州刺史

慶之由文德主帥轉東宮直閤隸領軍曹仲宗伐魏渦陽據其城衆軍乘勝前頓城父高祖手詔嘉之

本非將種又非豪家觖望風雲以至於此可深思奇略善克令終開朱門而待賓揚聲名於竹帛豈非大丈夫哉 並梁書

勑徐勉 勉見後

僑揚徐首迎主簿盡選國華中正取勉予崧充南徐選首帝勑之勉恥以其先為戲答旨不恭左遷散騎常侍

卿寒士而子與王志子同迎偃王以來未之有也 南史

手勑劉孝綽 孝綽見後

孝綽為太子舍人俄以本官兼尚書水部郎奉啓陳謝手勑答之

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宜稍習

手勑劉之遴 之遴見後

之遴領步兵校尉出為郢州行事意不願出固辭高祖手勑遴為有司奏免

朕聞妻子具孝衰於親爵祿具忠衰於君卿既內足理忘奉公之節

詔答劉之遴

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高祖義疏惟左傳尚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上之高祖詔答

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詞徵旨遠編年之教言闡

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稟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毋仲舒云盛因脩穀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冬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搜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若溫故可求別酬所問也並梁書○稟南史作宗脩作循乃作久冬作秋搜作披耴作欲

手勅張率率字士簡吳郡吳人歷新安太守

率爲司徒謝朏掾直文德待詔省奏待詔賦高祖手勅答之

省賦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皐速而不工卿可謂兼

二子於金馬矣梁書

手詔到溉溉字茂灌太原祁人彥之從孫歷國子祭酒

溉了鏡先溉卒鏡子藎早聰慧位尚書殿中郎嘗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受詔便就後溉每和御詩上輙手詔戲溉南史

得無貽厥之力乎

手勅沈衆衆字仲師特進約之孫梁左民尚書入陳遷中書令兼起部尚書賜死

衆爲太子舍人武帝制千字詩衆爲之注解令衆爲竹賦賦奏帝善之手勅答曰

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陳書

賜左丞范縝璽書縝見後

王亮字奉叔瑯琊臨沂人仕齊爲尚書右僕射中護軍義師至新林內外百官皆送誠款亮獨不遣及高祖踐阼授侍中中書監天監二年元日朝會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別省語笑自若詔廢爲庶人縝面陳其枉任昉因奏劾縝高祖復下璽書詰縝縝答支離而已

亮少乏才能無聞時輩昔經冒入羣英相與豈薄晩節諂事江祏爲吏部末協附梅蟲兒茹法珍遂執昏政比屋罹禍盡家塗炭四海沸騰天下橫潰此誰之咎食亂君之祿不死於治世亮協固凶黨作威作福靡衣玉食女樂盈房勢危事逼自相吞噬建石首題啓靡請罪朕錄其白旗之來貰其既往之咎亮反覆不忠姦賄彰暴有何可論妄相談述具以狀對梁書

答蕭昱手詔昱字子眞武帝從父弟歷晉陵太守

昱志願邊州高祖以其輕脫無威望不許遷給事黃門侍郎昱上表解職高祖手詔答之

昱表如此古者用人必前明試皆須績用既立乃可自退之高昔漢光武兄子章與二人竝有名宗室就欲習吏事不過章爲平陰令與爲緱氏宰政事有能方遷郡守非直政績見稱卽是光武猶子昱之才地豈得比類焉往歲處以淮南郡既不肯行續用爲招遠將軍鎮北長史襄陽太守又以邊外致辭改除招遠將軍永嘉太守復云內地非願復問晉安臨川隨意所擇亦復不行解巾臨郡事不爲薄數有致辭意欲何在且昱諸兄遞居連率相繼推轂未嘗缺歲其

同產兄昺今正居藩鎭朕豈厚於景而薄於昱正是
朝序物議次第若斯於其一門差自無愧無論今日
不得如此昱兄弟昔在布衣以處成長於何取立豈
得任情反道背天違地孰謂朝廷無有憲章特是未
欲致之于理既表解職可聽如啓（昱兄景昌昂並爲刺史）

勑責賀琛（琛字國寶會稽山陰人歷金紫光祿大夫）

（琛普通中遷散騎常侍是時皆緣飾姦諂深害時政琛遂啓陳事條封奏高祖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勑責琛琛但謝過而已不敢復有指斥）

謇謇有聞殊稱所期但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
言見聞聽覽所陳之事與卿不異常欲承用無替懷

抱每若悾惚更增惛惑卿珥貂紆組博問洽聞不宜
同於闒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明言得
失恨朝廷之不能用或誦離騷蕩蕩其無人遂不御
乎千里或誦老子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如是獻替莫
不能言正且獸鐏皆其人也卿可分別言事啓乃心
沃朕心卿云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民
失安居牧守之過朕無則哲之知觸向多弊四聰不
開四明不達內省責躬無處逃咎堯爲舜主四凶在
朝況乎朕也能無惡人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
盡善不容皆惡卿可分明顯出某刺史橫暴某太守

貪殘某官長凶虐尚書蘭臺主書舍人某人姦猾某
人取與明言其事得以黜陟向令舜但聽公車上書
四凶終自不知堯亦永爲闇主卿又云東境戶口空
虛良由使命繁多但未知此是何使卿云駑困邑宰
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爲貪殘並何
姓名廉平掣肘復是何人朝廷思賢有如飢渴廉平
掣肘實爲異事宜速條聞當更擢用凡所遣使多由
民訟或復軍糧諸所颸急蓋不獲已而遣之若不遣
使天下枉直云何綜理事實云何濟辦惡人日滋善
人日蔽欲求安臥其可得乎不遣使而得事理此乃

佳事無足而行無翼而飛能到在所不威而伏豈不
幸甚卿既言之應有深見宜陳秘術不可懷寶迷邦
卿又云守宰貪殘皆由滋味過度貪殘糜費已如前
荅漢文雖愛露臺之產鄧通之錢布於天下以此而
治朕無愧焉若以下民飲食過差亦復不然天監之
初思之已甚其勤力營產則無不富饒惰游緩事則
家業貧窶勤脩產業以營盤案自己營之自己食之
何損於天下無賴子弟惰營產業致於貧窶無可施
設此何益於天下且又意雖曰同富富有不同慳而
富者終不能設奢而富者於事何損若使朝廷緩其

刑此事終不可斷若急其制則幽屋密房之中云何可知若家家搜檢其細已甚欲使吏不呼門其可得乎更相恐脅以求財帛足長禍萌無益治道若以此指朝廷我無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意粗得奢約之節若復減此必有蟋蟀之譏若以爲功德事者皆是園中之所産育功德之事亦無多費變一瓜爲數十種食一菜爲數十味不變瓜菜亦無多種以變故多何損於事亦毫芥不關國家如得財如法而用此不愧乎人我自除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稔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積累

歲月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皆資雇借以成其事近之得財頗有方便民得其利國得其利我得其利營諸功德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故不能得知所得財用暴於天下不得曲辭辯論卿又云女妓越濫此有司之責雖然亦有不同貴者多畜妓樂至於勳附若兩掖亦復不聞家有二八多畜女妓者此並宜具言其人當令有司振其霜豪卿又云乃追恨所取爲少如復傳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勇怯不同貪廉各用勇者可使進取怯者可使守城貪者可使捍禦廉者可使牧民向使叔齊守於西河豈能濟事吳起育民必無成功若使吳起而不重用則西河之功廢今之文武亦復如此取其搏噬之用不能得不重更任彼亦非爲朝廷爲之傳翼卿以朝廷爲悖乃自甘之當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導之以節儉又云至治者必以淳素爲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絶房室三十餘年無有淫佚朕頗自計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至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此羣賢之所覩見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

事少或中前得竟或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日常一食若晝若夜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腹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爲妄說爲誰爲之救物故也書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今慊言便罔知所答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此又是誰何者復是詭事今不使外人呈事於義可否無人廢職職可廢乎職廢則人亂人亂則國安乎以咽廢飧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

亂猶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爲馬卒有閻樂望夷之禍王莽亦終移漢鼎卿云吹毛求疵復是何人所吹之疵擘肌分理復是何人乎事及深刻繩逐並復是誰又云治署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省國容戎備何者宜省何者未須四方屯傳何者無益何者妨民何處興造而是役民何處費財而是非急若爲討召若爲徵賦朝廷從來無有此事靜息之方復何者宜各出其事具以奏聞卿云若不及於時大息其民事至方圖知無及也如卿此言卽時便是大役其民是何處所卿云國弊民疲誠如卿言終須出

其事不得空作漫語夫能言之必能行之富國彊兵之術急民省役之宜號令遠近之法並宜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空示頰舌凡人有爲先須內省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卿不得歷詆內外而不極言其事佇聞重奏當後省覽付之尚書班下海內庶亂羊永除害馬長息惟新之美復見今日 並梁書

詔許慧詔

太中大夫瑯琊王敬胤以天監八年卒遺命不得設復魄旌旐一蘆蓆籍下一枚覆上吾氣絕便沐浴籃輿載尸還忠侯大夫塋中敬胤列甥許慧詔因阮研以聞詔曰

敬胤令其息崇素氣絕便沐浴籍以二蘆蓆鑿地周身歸葬忠侯此達生之格言賢夫玉匣石槨遠矣然子于父命亦有所從有所不從今崇素若信遺意土周淺薄屬辟不施一朝見侵狐鼠戮屍已甚父可以訓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內易棺此自奉親之情籍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兩捨兩取以達父子之志棺周于身土周于槨去其牲奠斂以時服一可以申情二可以稱家禮教無違生死無辱此故當爲安也 南史

腳氣帖

數朝腳氣轉動不得多有憂懸情也二謝處委曲復當有情故舊數有書問不可復有與也知何時再言

話報之 米云僞

曹郢州帖

衆軍行人最令封如別曹郢州近遣樊士眞領三百人猶在漁湖其應用行合應有四千人故指白蕭衍跳蕩米云僞○ 曹郢上閩千闕宗也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六 終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七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梁二

簡文帝

名綱字世纘武帝第三子初封晉安王昭明太子薨立爲皇太子在位二年爲侯景所弑廟曰太宗

與湘東王繹書

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梁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踰於往時太宗在藩庾肩吾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儀弟孝威同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與湘東王書論之○藝文載作答湘東王和受試詩書

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慙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疎爭爲闡緩玄冬脩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遺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弃俱爲盍各則

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胷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逞郤克於邯鄲入鮑忘臭効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吾子建一共商攉辯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竽自耻譬斯袁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遙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梁書○謝康樂

靈運裴鴻臚子野○儒鈍南史作懦鈍昔賢下有以字蔑絕作義絕跋显作覆贔妍手作妍耳藝文作有異巧拙終娓䤷妍文之横流作文章横流無可與語吾子建南史作無可與晤思吾子建朱刂作朱白

答湘東王慶州牧書

雖心慕子文申威涿郡意存士雅慷慨臨江而不能遂封狼居之山永空幕南之地逐北聊城追奔瀚海必欲卷綬避賢辭病收迹

答湘東王上王義之書

試筆成文臨池染墨疏密俱巧眞草皆得似望城扉如瞻星石不營雲飛之散何待曲辱之丹方當奉彼庭中置之帳裏乍楷桐鈎時懸欹案眡意之深良不能已

答南平嗣王餉舞簟書南平嗣王名恪

濯龍之木文罽飾壇淮南之臺紫羅爲薦未若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綺爛霞舒製雲母之脩竹南湘點淚喻也未奇東宮赤花擬之非妙

答定襄侯餉臥簟書定襄侯名祗字敬叔衡山侯恭弟

筠篁多品篠簜雜名枝色比奇獨此爲貴自含蒼紫似久暴於柯亭乍舒黝素若屢霑於湖水三伏餘炎九折成用便可旅食南館高臥北䆫北户錄作謝竿㡌臥簟啓

答新渝侯和詩書新渝侯名暎字文明初封廣信縣侯

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含超潘陸雙鬟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爲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影裏細腰令與眞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此皆性情卓絕新致英奇故知吹簫入秦方識來鳳之功鳴瑟向趙始覩駐雲之曲手持口誦喜荷交并也

誡當陽公大心書大心字仁恕簡文帝子後封尋陽王侯景亂遇害

汝年時尚幼所闕者學可久可大其惟學歟所以孔丘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若使牆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

答安吉公主餉胡子一頭書一頭見北户錄

方言異俗極有可觀山高水遠宛在其貌不使去來執轡嬈彼青衣正當出入燒香還依丹轂豈直王濟女奴獨有羅袴方使樂府行胡羞論歌舞垂賚新奇伏增荷忭南史云武帝女臨安安吉長城三王並有文才而安吉最得令稱

與劉孝綽書孝綽嘗爲廷尉正簡文帝爲晉安王中普通四年爲平西將軍雍州刺史按此書意乃其時也

執別灞滻嗣音阻濶合璧不停旋灰屢徙玉霜夜下旅雁晨飛想凉燠得宜時候無爽既官寺務煩簿領

敐湊等張釋之倏理同于公之明察雕龍之才本傳靈虵之譽自高頗得暇逸於篇章從容於文諷頃擁旄西邁載離寒暑曉河未落拂桂棹而先征夕鳥歸林懸孤帆而未息足使邊心憤薄鄉思邅迴但離濶已久載勞寤寐佇聞還驛以慰相思

答張纘謝示集書

綱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竊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於玄象章乎人事而況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爲壯夫揚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辨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樂景

轉蕙承風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遥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沈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參初學記作三且晴作朝晴詠作謳）

與蕭臨川書（蕭子顯宗正卿出爲臨川內史子雲太府卿爲臨川內史未定爲何）

零雨送秋輕寒迎節江楓曉落林葉初黃登舟已積殊足勞止解維金闕定在何日八區內侍厭直御史之廬九棘外府且息官曹之務[illegible]應分竹南川剖符千里但黑水初旋未申十千之飲桂宮既啓復乖雙闕之宴文雅縱横卽事分阻清夜西園眇然未剋想征艫而結歎望桂席而霑衿若使弘農書疏脫還鄴下河南口占儻歸鄉里必遲青泥之封且覲朱明之詩白雲在天蒼波無極瞻之岐路眷慨良深愛護波潮敬勗光彩

答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書（亦牘作武帝答誤見載藝文）

得所送飛白書縑屏蠢十牒冠六書而獨美超二篆而擅奇乍寫星區時圖鳥翅非觀觸石已覺雲飛豈待金瑠便覩蟬翼聞諸衣帛前哲未巧懸彼帳中昔賢掩色（牒一作疊○書斷云武帝謂蕭子雲言頃見王獻之書白而不飛卿書飛而不白可斟酌爲之令得其衷子雲乃以篆文爲之雅合帝意　據此豈或武帝答耶）

答徐摛（摛字士秀東海剡人太宗初爲太子、轉家令兼掌管記後除太子左衛率）

山濤有言東宮養德而已但今與古殊時有監撫之務竟不能黜邪進善少助國章獻可替不仰裨聖政以此慙惶無忘夕惕驅馳五嶺在戎十年險阻艱難備更之矣觀夫全軀具臣刀筆小吏未嘗識山川之形勢介胄之勤勞細民之疾苦風俗之嗜好高閣之閑可來高門之地徒重玉餜羅前黃金在握泥砦粟斯容與自憙亦復言義軒以來一人而已使人見此良足長歎（王云按此書端爲朱异老姦發臺城之厄罕無遺恨千載而下讀之如新）

與徐摛書

時設書幌乍置筆牀（北戶錄○段公路云南朝呼筆四管爲一牀）

○與魏南荊州刺史李志書（志字鴻道頓丘衛國人魏通直散騎常侍彪子建義初爲南荊州刺史歸梁○舊作東荊州誤）

卿門世奕葉中州舊族自金天失馭帝鼎南遷衣冠播越不及俱邁豈可屈志羶戎久淪胡壤今皇師外埽天鉞四臨海蕩電飛雲蒸雨合所摧所剋是卿之具聞也且僞國沸騰四方幅裂主虐臣姦牝雞亂政若能早識事機翻歸有道豈直圖形長樂刻像鍾鼎時事易差相思勉厲但明月闇投昔人爲誡鄰藩贈藥有可虛懷寄驛輕郵側望歸簡（並藝文類聚○奕葉一作英華）

與湘東王令

（王規字威明瑯琊臨沂人騫之子爲太子中庶子大同二年卒太子出臨與湘東王令○世說新語補及尺牘作昭明太子誤昭明以中大通三年四月薨七月立簡文帝爲皇太子至六年後始改元大同而王規以大同二年卒則所稱皇太子者正簡文也是時昭明凡薨五年矣溺書紀傳自明）

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遒正神峰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文辯縱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劉謂孝綽）

又

（蕭愷子雲第二子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太宗在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嘏出守建安於宣猷堂宴餞並召時才賦詩愷詩先成其辭又美太宗與湘東王令）

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爲才子

與衡山侯恭手令（恭字敬範南平王偉子）

（雍州蠻引魏寇詔恭赴援仍除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太宗少與恭游特被賞狎至是手令恭至州治果有聲績）

彼士流骯髒有關輔餘風黥首扞格但知重劍輕死降胡惟尚貪惏邊蠻不知敬讓懷抱不可皁白法律無所用施願充實邊戍無數遷徙諜候惟遠箱庾惟積長以控短靜以制躁早蒙愛念敢布腹心

與劉孝儀令（尺牘作昭明太子此與前論王規之誤一也）

（劉遵字孝陵彭城安上里人有學行工文爲晉安王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王轉南徐州治中後爲雍州復引爲安北諮議參軍帶邔縣令及王立爲皇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隨藩及在東宮偏蒙寵遇大同元年卒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

賢從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符始終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博贍玄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請公卿締

交榮利是以新沓莫之舉杜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職栖遲門下已踰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爲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必不是過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搉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比在春坊載穫申晤博望無通賓之務司成多節文之科

所賴故人時相媿偶而此子溘然實可嗟痛惟與善人此爲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誠亦當何已往矣柰何投筆惻愴吾昨欲爲誌銘并爲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揚吹歔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爲銘爲集何益既往故爲痛惜之情不能已已耳梁書○馴雉南史作馴翟○右自與湘東王令至此雖並稱令然實書也與他令固自不同

劉孝儀上東宮啓

亾從弟遵百行無點千里立志同氣三荊之友假寢十起之慈皆體之於自然行之如俛拾自碣宮陪宴釣臺從幸攀附鱗翼三十餘載莅眛與善一旦長辭劍匣允苡壁碎符采躬搖神筆親動妙思雖每想南皮書憶阮瑀行經北館歌悼子侯不足輩此深仁齊玆舊愛藝文類聚○立志尺牘作同志誤

慶洛陽平啟

自函洛榛曠獯獫存食久絕正朔之風不覩輶軒之使乘此戰心負斯戎足每興熢燧之警常勞守障之民自非聖略弘宣天綱遐頓豈能使漢地盡收名王爭入方今九服大同萬邦齊軌亭塞寢兵關候罷柝臣誠兼家國倍深歡慶

啟囚徒配役事啟

伏以明慎三典寬簡八刑宸鑒每以垂心國誥是焉攸切臣比時奉勅旨權視京師雜事切見南北郊等處並啟請四五歲以下輕囚助充使役優今聽獄官詳其可否佈文之路自此而生將恐玉科重輕全關墨綬金書去取更由丹筆愚謂宜詳立條制以為永準

謝邵陵王禁錮啟

邵陵王綸中大通四年爲揚州刺史侵漁細民少府丞何智通啟聞綸令客戴子高於都巷刺殺之高匿綸第捕子高綸匿不出坐免爲庶人

臣綸習近宵人不能改過屢犯明憲三入刑科昔繆

彤掩扉曹儀著論布衣兄弟且相誡勗以臣居長絲慙勸勵仰負慈嚴心顔戰讋

謝勑賚中庸講疏啓

若覩玄圭如觀金版洽日九披流光照灼慶雲五色垂采氤氳天經地義之宗出忠入孝之道實立教之關鍵德行之指歸自非千年有聖得搴皇門無以識九經之倫禀二門之致竊以周發上聖問五行於箕子宣尼照極訪六佾於萇弘未有懸鏡獨曉仰均神鑒方知始畫八卦風義有慙正名百物軒轅爲陋

謝勑示苦旱詩啓

伏以九年之水不傷堯政七載之旱無累湯朝歲弘則公田已脩農勤則我庾惟億今者亢陽以來爲日未久將恐督郵不黜失在汝南之守曝齒未收無傷河南之尹而載勞興居仰發歌詠無愛珪璧有事山川菲飲食矣加之以撤膳焉中夜不寐加之以申旦焉此唐虞之所關如軒頊之所不逮（黜一作除）

謝賚碧慮棊子屏風啓

臣綱啓宣詔王佛慧奉宣勑旨垂賚碧慮棊子屏風二十牒極班馬之巧兼曹史之慮均天台之翠壁雜水華之嘉名使雲母之窻慙其麗色琉璃之扇愧其含影仰降聖慈曲垂霑逮喜逐恩來驩同鳳舞言因謝盡更類三緘不任銘荷之誠謹奉啓謝以聞謹啓（水華藝文作水葉）

謝賚扇啓

臣綱啓傳詔饒僧明奉宣敕旨垂賚細綾大文畫柳蟬山扇二柄文均析縷香發海檀肅肅清風卽令象簟非貴依依散彩便覺夏室含霜飲露青蜩應三伏之脩景羣飛黃雀送六月之南風蔽日垂陰薰澤慙采浮涼滌暑蘋末愧吹聖人造物之巧俯萃庸薄王府好玩之恩於兹下被頂戴曲私伏增欣躍謹奉啓

事謝聞謹啓（初學記○羣一作翔）

謝勑賚織竹火籠啓

池水始浮庭雪向飛慈澤無涯時錫香被製此簡枝雕斯早節文華九折用美十鑪

謝勑賚貂坐褥席啓

東瀛美毳不著馬彪之儀北朔文茵豈問張敞所記陰炭既重寒井猶氷特降殊私温華曲被雖狐白千金織成千種李頒漢被楊降曹氈不足以髣髴洪慈連類聖澤

謝勑賚方諸劍等啓

纔發玉函彤奇溢目始開牙檢麗飾交陳巳匹丹霞之暉乍比青雲之制身文自貴器用惟宜寒暑兼華左右相照（狂一作紫一作泥）

謝勅賚善勝威勝刀啓（芝田錄陶貞白有刀名善勝威勝）

氷鍔含采彫琰表飾名均素質神號脘光五寶初成曹丕先荷其一二勝今造愚臣摠被其恩錫韓非之書未足爲比給博山之筆方此更輕（朧光河圖書作朧光）

謝勅賜玉佩啓

臣綱言王衣衆智瑋奉宣勅旨垂賚臣玉佩一具藍田麗彩槐水鏤文飾以金闕之珠製以魯班之巧故

以裾端照色影外生光恩發內府猥垂霑賜臣方溫謝德比振慙聲沐浴深慈欣荷交至不任云云（藍一作助）

謝勅賚魏國啓獻錦等

山羊之毳東燕之席尚傳登高之文非鄴之錦猶見胡綾織大秦之草戎布紡玄菟之花

謝勅賚長生米啓

堯禾五尺未足稱珍漢苗九穗方斯非擬如隨瑞鹿若降神烏纂律向游獻春方始食乃民天之貴粒有延齡之名藉此資身因斯養性

謝勅賚益州天門冬啓

逮自星橋見珍玉壘本草稱其輕身延壽實爲上藥姬晉之重丹桂曹丕之愛落英一蒙恩錫竊幸往代

謝勅賚城邊橘啓

結根蓮背埀陰陽壍廿踰石蜜味重金衣暉章縹李登止稱於晉世上林芙棗非獨高於漢日

謝勅賚河南菜啓

海水無波來因九譯周原澤洽味備百羞堯韭未儔姬歜非喻

謝勅賚大菘啓

吳愧千里之蓴蜀慙七菜之賦是知泮宮採茆空入

魯詩流火烹葵徒傳豳曲（並藝文類聚）

謝勅賚廣州堀等啓（州一作門）

淮南承月之杯豈均符彩西國浮雲之椀非謂瓌奇臣南珍靡究未讀奏曹之表方物罕逢不識議郎之畫（太平御覽○北戶錄載簡文帝爲太子上武帝啓云綱啓謹奉紅箋二千番○又云特送四色紙三萬枚）

叙南康簡王薨上東宮啓（南康簡王績字世謹武帝第四子爲江州刺史丹陽徵授安右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大通三年薨于任○東宮昭明太子）

方當逸足長衢克固蕃屏而峰摧璧毀一朝云及綱兄弟各從王役東守西撫常願陪承甲館同奉畫堂

預得西苑賦文北場旅食豈謂不幸獨隔昭世興林有悲飛鳴斯切伏惟殿下愛睦恩深常棣天篤北海云亾騎傳餘藁東平告盡驛問留書嗚呼此恨復狂茲日

湘東王答晉安王叙南康簡王薨書 前啓乃簡文爲晉安王時當亦及湘東故有此答

南康兄器宇沖貴風神英挺魏之中山徒聞退讓晉之扶風雖號師範用今方昔若吞夢雲及尋陽秘疾孝感神明殆不勝喪扶而後起猶冀天道可期豈謂福善虛説且分違易久嘉會難逢綢繆宮闈不過紈綺之歲離羣作鎮動廻星紀之曆志冀雙鸞之集遽居四鳥之悲松茂柏悅夙昔歡忭芝焚蕙歎今用嗚咽

謝東宮賜柿啓 尺牘作元帝

縣霜照采凌冬挺潤甘清玉露味重金液雖復安邑秋獻靈關晚實無以匹此嘉名方茲擅美 並藝文類聚

謝東宮賜裘啓

綱啟蒙賚豹裘一領降斯止謗垂茲信服物華雉毳名高鷩羽綱才慙齊相受白狐之飾德謝漢蕃均黑貂之賜地捲朔風庭流花雪故以裾生惠氣袖起陽春荷澤知慙瞻恩興戀不任下情謹啟事謝聞謹啟 初學記

康司馬帖

知康司馬卓以水淺未時發漢源冬涸理當有訟遽冊有及具綱答 淳化帖○米云僞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七終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八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梁三

元帝 名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封湘東王爲荊州刺史簡文帝被弒即帝位於江陵三年爲西魏攻陷害焉廟曰世祖

與劉孝綽書

孝綽爲廷尉正攜妾入府被劾免官時世祖爲湘東王出鎮荊州與孝綽書孝綽答之○顏之推家訓云梁孝元在荊州有丁覘者洪亭民頗善屬文工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之

君屏居多暇差得肆意典墳吟詠情性比復希數古人不以委約而能不伎癢且虞卿史遷由斯而作想摛屬之興益當不少洛地紙貴京師名動彼此一時何其盛也近在道務閑微得點翰雖無紀行之作頗有懷舊之篇至此已來衆諸屑役小生之詆恐取辱於盧江遮道之姦慮與謀於從事方且褰帷自厲求瘼不休筆墨之功曾何暇豫至於心乎愛矣未嘗有歇思樂惠音清風靡聞譬夫夢想溫玉飢渴明珠雖愧卞隨猶爲好事新有所製想能示之勿等清慮徒虛其請無由賞悉遣此代懷數路計行遲還芳札

劉孝綽答湘東王書

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荊臺未勞刺舉且摛高麗近雖預觀尺錦而不覩全玉昔臨淄詞賦悉與楊脩未殫寶笥顧慙先哲渚宮舊俗朝衣多故李固之薦二邦徐珍之奏七邑威懷之道兼而有之當欲使金石流功耻用翰墨垂迹雖乖知二偶達聖心爰自退居素里却掃窮閈比楊倫之不出譬張摯之杜門昔趙卿窮愁肆言得失漢臣鬱志廣叙盛衰彼此一時擬非其匹竊以文豹何辜以文爲罪由此而談又何容易故韜翰吮墨多歷寒暑既闕子幼南山之歌又微敬通渭水之賦無以自同獻笑少酬褒誘且才乖體物不擬作於玄根事殊宿諾寧貽懼於朱亥顧已反躬載懷累息但瞻言漢廣邈若天涯區區一心分宵九逝殿下降情白屋存問相尋食椹懷音矧伊人矣 並梁書

○與蕭挹書

濶別清顏忽焉已久未復音息勞望情深暑氣方隆恒保清善握蘭雲閣解紱龍樓允膺妙選良爲幸甚想同僚多士方駕連曹雅步南宮容與自玩士衡已後惟在玆日唯昆與季文藻相暉二陸三張豈獨擅美比暇日無事時復含毫頗有賦詩別當相簡但衡巫峻極漢水悠長何時把袂共披心腹

答劉縚求述制旨義書

學山學海未臻其極爲龍爲光或從王事所賴昔經陜服頗足良書憑几據梧靜供遊目枕中之記卽用爲枕帷前之秩仍可爲帷對此自娛敬以待命叩而必應已謝懸鐘汲而無竭復乖井養

與學生書

吾聞斵玉爲器諭乎知道惟山出泉譬乎從學是以執射執御雖聖猶然爲弓爲箕不無以矣抑又聞曰漢人流麥晉人聚螢安有挾册讀書不覺風雨以至朗月章奏不知熸火爲徵所以然者良有以夫可久可大莫過乎學求之於己道在則尊

答齊國餉雙馬書

名重桂條形圖柳谷襄陽地穴近求未易滇池水裏遠訪猶難價足龍媒聲齊騠子河精曜采似伏波之鑄銅震象飛文笑東瀛之刻玉加以控斯銀勒利此金銜鞍揭鏤衢光含兩月纓縈紫縷色麗雙絲方嗤晉后恒乘鄭國之駟更鄙曹君惟餉蜀王之馬（兩月尺牘作日月誤）

又

於戲馬之爲用遠矣大矣斯所以乾爲瘠馬震爲馬足有是哉有是哉何則泮渙而馳可以及日躊躇而蹀可以追風赤菟之騰聲的顱之濟主陳王有驥騄之誂班生有纓絆之談抑聞斯美遠勞此費懷哉懷哉老生不云乎雖有拱璧以先駟馬良用此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並藝文類聚○泮渙尺牘作半汗驥騄作騄驥）

賜劉璠書（璠字寶義沛國沛人歸周歷隴右總管府司錄元帝承制授璠樹功將軍鎭西府諮議參軍賜書）

鄧禹文學尚或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前脩無遠屬望良深

答顏之儀（之儀字子升瑯琊臨沂人入周歷御正中大夫終隋集州刺史）

（初之儀父協爲元帝湘東王府記室參軍之儀博涉羣書獻神州頌詞致雅贍手敕報之）

枚乘二葉俱得游梁應貞兩世竝稱文學我求才子鯁慰良深（並周書）

責鮑泉書（泉字潤岳東海人爲世子方諸郢州長史城陷見殺）

（泉美鬚髯善舉止元帝承制累遷信州刺史專征長沙久而不剋帝乃數泉二十罪爲書督責之）

面如冠玉還疑木偶鬚似蝟毛徒勞繞涿（南史○繞涿涿出蜀張裕傳今本作喙誤）

遺周弘直書（弘直見陳）

（弘直兄弘正爲國子博士及侯景亂京城陷弘直爲衡陽內史元帝在江陵遺弘直書）

適有都信賢兄博士平安但京師搢紳無不附逆王克巳爲家臣陸緬身充卒伍惟有周生確乎不拔言及西軍潺湲掩淚恒思吾至如望歳焉松柏後凋一人而已

與周弘正書 弘正見陳

王僧辯之討侯景也弘正與弟弘讓自拔迎軍僧辯甚喜即日啓元帝元帝手書與弘正及至授黃門侍郎直侍中省

獯醜逆亂寒暑亟離海内相識零落略盡韓非之智不免秦獄劉歆之學猶弊亾新音塵不嗣每以耿灼常欲訪山東而尋子雲問關西而求伯起遇有令信

力附相聞遲比來郤慰其延佇 並陳書

與武陵王紀書 紀字世詢高祖第八子

紀爲都督益州刺史及侯景陷臺城武帝崩勑加紀侍中驃騎大將軍太尉承制大寶四年六月紀移告諸州征鎮元帝時爲湘東王是年十一月報紀以武帝凶問紀總戎將發益鎮帝使胡智鑑至蜀書止之又別紙云

蜀中斗絕易動難安弟可鎭之我自當滅賊

別紙

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衛書信恒通 並南史

又與武陵王書

紀僭號於蜀以承聖二年夏四月次於西陵世祖與紀書仍許其還蜀專制岷方紀不從命報書如家人禮已而破其將侯叡諸軍並西赴又與紀書紀兵敗遣使江陵論和緤之計元帝拒而不許兵敗見殺○王云元帝猜刻殘忍行若豺狼而以彌文飾之往往如此

皇帝敬問假黃鉞太尉武陵王自九黎侵軼三苗寇擾天常喪亂獯醜憑陵虔劉象魏黍離王室朕枕戈東望泣血西浮殞愛子於二方無諸侯之八百身被屬甲手貫流矢俄而風樹之酷萬恨始纏霜露之悲百憂繼集扣心飮膽志不圖全直以宗社綴旒鯨鯢未翦嘗膽待旦龔行天罰獨運四聰坐揮八柄雖復結壇待將褰帷納士拒赤壁之兵無謀於魯肅燒烏巢之米不訪於荀攸才智將殫金貝殆竭傍無寸助

險阻備嘗遂得斬長狄於駒門挫蚩尤於楓木怨恥既雪天下無塵經營四方專資一力方與岳牧同茲清靜隆暑炎赫弟比如何文武具僚當有勞弊今遣散騎常侍光州刺史鄭安忠指宣往懷

又 紀別字大智

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鑠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茲玉體辛苦行陣乃眷西顧我勞如何自獯醜憑陵羯胡叛渙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遲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

讓棗推梨長罷懽愉之日上林靜拱聞四鳥之哀鳴
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言並梁書

與魏書

武陵王紀帥兵東下梁主繹甚懼與魏書宇文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遣尉遲迥自散關伐蜀下之

子糾親也請君討之李文子蜀鑑

慶南郊啓

大衷而晃陶匏以質黃鍾旣奏雲門斯舞樂諧六變
歌陳九德感天動神式展誠敬

慶東耕啓

伏惟陛下敬授民時造幄籍圃漢之元鳳未足捧羈

晉之太始非堪扶轂但承明侍從卽事未由周南留
滯伏深戀仰

上糓充軍糧啓

臣聞金城千仞必資守粟華車千乘具在饋實願武
車綏旌列飛鴻之行陳奉辭受脤拚摯獻於貔虎買
逵渠水雖曰難蹤梁習勸農竊知自勉

謝勑賜第啓

竊以漢賜五倫寔云清吏魏寵衛臻用旌庸直未如
靈兗輪奐睢陽爽塏北連城闕有似甄侯之舍東望
市鄽榮深豫章之圃昔狼望未平冠軍辭宅馬池猶
隔雍丘讓邸臣懃霍曹遠志但識君命無違再思庸
陋九殞非答湯初學記作錫門霍曹作曹霍

謝上畫蒙勑襃賞啓

臣簿領餘暇竊愛丹青雲臺之像終微髣髴宣室之
圖更難議擬成蠅罕術畫馬疎才文非世將恩深晉
帝之賞跡愧景山寵踰魏皇之詔

謝勑賜褥啓

昔漢后錫貂魏君送褥未有玄兎來王黃龍作貢便
覺肅昚非遥挹婁無遠

謝賚車螯蛤蜊啓

車螯味高食部名陳物志蛤蜊聲重前論見珍若士
竝東海波臣西王母藥雀文始化燕羽猶在體潤珠
胎形隨月減

啓東宮薦石門侯啓

切以鳳鳴朝陽必資藍田之寶龍門點額亦俟堂溪
之珍是以紫玉見稱黃金爲貴文傳夢鳥學重靈虵
點漆凝脂事逾衛玠渾金璞玉才疋山濤昔翟湯隱
逸見稱庾亮陳平器局被薦無知以人廢言誠增悚
讋進賢上賞伏待慈照

上東宮古跡啓

師宜八分之巧元常三體之妙史籀李斯之篆梁鵠曹喜之書莫不悉華桂宮盈滿甲館竊以鸞驚之奇既聞之於索靖鷹跱之巧又顯之於蔡邕是以游霧重雲傳敬禮之法鳥頡魚頏表楊泉之賦頗好六文多慙三禮尚方大篆既其牢落柱下方書何曾髣髴空慕河間之聚書竟微東平之獻表齊攸尺牘顧已缺然北海楷隷終成難擬（奇一作勢）

謝東宮賚陸探微畫啓

工踰畫馬巧邁圖龍試映玉池即看魚動還傍金屛

復疑蠅集史遷暫覩懸識留侯之貌漢帝一瞻便見王嬙之像

謝東宮賜白牙鏤管筆啓

春坊漆管曲降深恩北宮象牙猥蒙霑逮雕鐫精巧似逾東之仙物圖寫奇麗笑蜀郡之儒生故知嵇賦非工王銘未善昔伯喈致贈纔屬友人葛龔所酬止聞通識豈若遠降鴻慈曲覃庸陋方覺瑠璃無當隨珠過侈但有羡卜商無因則削徒懷曹植恒願執翫

謝東宮賜彈棊局啓

繹本慙游藝彌愧拂巾鳳峙鷹揚信難議擬鳥跂星懸曾何髣髴蓮花未易玉屑不工緣邊之法庶遵細柳之陣徘徊之勢方希明月之樓子桓有錫聞於遼古季緒蒙賜即事可傳

謝東宮賚貂蟬啓

挹婁之毳曲降鴻恩麗水之珍復蒙殊獎東平紫貂之賜非聞暖領中山黃金之錫豈曰附蟬坐變仲尼之容增暉允南之貌

謝東宮賚寶枕啓

泰山之藥既使延齡長生之枕能令益壽黃金可化豈直劉向之書陽燧含火方得葛洪之說況復重安

玳瑁獨勝瑰材方松非匹稱榴未擬

謝東宮賚辟邪子錦白褊等啓

伏承賚白邪子錦白褊等者江波可濯豈籍成都之水登高爲豔取映鳳皇之文至如鮮潔齊紈聲高趙穀色方藍浦光譬靈山試以照花含燭銀之狀將持比月亂合璧之暉

謝東宮賚麈尾錦帔團扇等啓

揚雄口訥本眘談端田魵貌寢終於麗飾始興之扇方斯非擬鄴中之錦匹此爲輕方願弘此仁風既動承華之氣服茲懷袖復比文若之香

謝東宮賚花釵啓（白孔六帖作簡文）

苣亂九衢花含四照田文之珥慙於寳素王粲之詠慝此釆蓮九宮之璫豈直黃香之賦三珠之釵敢高崔瑗之說況以麗玉澄暉遠過玳瑁之飾精金曜首高踐翡翠之名

爲妾弘夜姝謝東宮賚合心花釵啓

未得投壺先應含笑不因鸞鳳自能歌舞夜姝昔住陽臺雖逢四照曾游澧浦慣識九衢未有仍代爵釵還勝翠羽飾以南金裝茲麗玉脩靡夫人本分章華之裏中山孺子獨荷春宮之恩有志當能無期投閣

（尺牘竟作弘夜姝誤）

爲妾夏玉豐謝東宮賚錦啓

舒將並石堪來暮雨縈持結纜剩可蕩舟秦川書字妙能八體鄴縣登高眞堪九日宋姬贈馬未足爲榮馮媛乘車方茲非寵

謝東宮賚瓜啓

金縈始薦璵瑟載珍味奪蕨漿甘踰石蜜

謝東宮賚蒸栗牛啓

色似秘府之書毛類陳王之玉騂角未奇瑩蹄非貴

謝晉安王賜馬啓

繹武媿仲都遂蒙大驪之錫儒謝春卿空頒名馬之賚故以取方驊友自足龍媒不待景公婉如齊畫無勞馬援鬭等漢銅豈有滅沒黑龍連翩白馬錢文見重津名取貴相彼騏驥猶深戀主矧伊伏櫪彌結懷恩（北藝文類聚）

答左衛將軍王僧辯（時侯景攻沒京城密詔世祖大都督中外諸軍事）

（大寶元年世祖爲荊州刺史猶稱大清四年正月僧辯獲稿三十子共蒂以獻世祖答之）

昔文康獻橘十有二子用今方古彼有慙色今景之兇惡既稔凱歌之聲已及嘉瑞遠臻但增歡慰（三國典略）

遺王僧辯書（僧辯等討侯景軍至巴陵聞郢州陷因留戍之湘東王繹遺僧辯書）

賊既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但守巴丘以逸待勞無慮不克（資治通鑑）

答江州刺史王僧辯（大寶二年太宗崩僧辯累表勸即尊位世祖答讓）

孤以不德天降之災枕戈飲膽扣心泣血風樹之酷萬始不追霜露之哀百憂總萃甫聞伯升之禍彌切仲謀之悲若封豕既殲長虵即戮方欲追延陵之逸軌繼子臧之高讓豈資秋亭之壇安事繁陽之石侯景項籍也蕭棟殷辛也赤泉未賞劉邦尚曰漢王白旗弗懸周發猶稱太子飛龍之位孰謂可躋附鳳之徒既聞來議羣公卿士其諭孤之志毋忽（豫章王棟景立爲帝）

復答

省示復具一二孤聞天生蒸民而樹之以君所以對揚天休司牧黔首攝提合雒以前栗陸驪連之外書契不傳無得稱也自阪泉彰其武功丹陵表其文德有人民焉有社稷焉或歌謠所歸或惟天所相孤遭家多難大耻未雪國賊則蚩尤弗翦同姓則有扈不賓臥而思之坐以待旦何以應寶曆何以嗣龍圖庶一戎既定罪人斯得祀夏配天方申來議也

又答王僧辯等

大寶三年二月王僧辯衆軍發自尋陽世祖馳檄告四方及僧辯等平侯景傳其首於江

陵又奉表勸即尊位世祖答之

省表復具一二羣公卿士億兆夷人咸以皇天睠命歸運所屬用集寶位于予一人文叔金吾之官事均往願孟德征西之位且符前說今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華面太平玉燭爾乃議之 並梁書

勑報司徒王僧辯

僧辯先下辟書引孔奐爲左西曹掾除丹陽左丞元帝於荆州即位徵奐及沈炯僧辯累表請留帝手勑報之其爲朝廷所重如此○孔奐字休文會稽山陰人入陳領弘範宮衛尉炯見陳

孔沈二士今且借公 陳書

別勑王僧辯

承聖三年十月西魏相宇文黑泰遣兵及岳陽王衆合五萬將襲江陵世祖遣主書李膺徵僧辯於建業爲大都督荆州刺史別勑僧辯俄而京城陷沒宮車晏駕

黑泰背盟忽便舉斧國家猛將多在下流荆陜之衆悉非勁勇公宜率貔虎星夜就路倍道兼行赴倒懸也 梁書

與王僧辯帛書

西魏兵伐江陵于謹令築長圍中外信命始絕元帝裂帛爲書趣王僧辯入援竟爲魏滅

吾恐死待公可以至矣 資治通鑑

勑杜龕

顏晃字元明瑯邪臨沂人承聖初爲中書侍郎龕爲吳興太守專好勇力其所部多輕險少年世祖患之乃使晃管其書翰仍勑龕

卿年時尚少習讀未晚顏晃文學之士使相毗佐造次之間必宜諮禀 陳書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八 終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九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梁四

昭明太子統 字德施武帝長子立爲皇太子中大通三年薨

答晉安王綱書

得五月二十八日疏幷詩一首省覽周環慰同促膝汝本有天才加以愛好無忘所能日見其善首尾裁淨可爲佳作吟玩反覆欲罷不能相如奏賦孔璋呈檄曹劉異代並號知音發歎凌雲興言愈病嘗謂過差未以信然一見來章而樹諼忘痗方證昔談非爲

妄作炎涼始貿觸興自高覩物興情更向篇什昔梁王好士淮南禮賢遠致賓游廣招英俊非唯藉甚當時故亦傳聲不朽必能虛已自來慕義含毫屬意差有起予攝養得宜與時無爽耳既責伐有寄居多暇日殺核墳史漁獵詞林上下數千年間無人致足樂也知少行游不動亦靜不出戶庭觸地丘壑天游不能隱山林在目中冷泉石鏡一見何必勝於傳聞松塢杏林知之恐有逾就吾靜然終日披古爲事沉觀六籍雜玩文史見孝友忠烈之跡覩治亂驕奢之事足以自慰足以自言人師益友森然在目嘉言誠至無俟旁求舉而行之念同乎此但清風朗月思我友于各事藩維未克棠棣興言屆此夢寐增勞善護風寒以慰懸想指復立此促遲還書某疏 知之句有誤

答湘東王繹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

得疏知須詩苑英華及諸文製發函伸紙閱覽無輟雖事涉烏有義異擬倫而清新卓爾殊爲佳作夫文典則累野麗則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爲之但恨未逮耳觀汝諸文殊與意會至於此書彌見其美遠兼邃古傍槩典墳學以聚益居焉可賞吾少好斯文迄茲無倦譚經之

暇斷務之餘陟龍樓而靜拱掩鶴關而高臥與其飽食終日寧游思於文林或日因春陽其物韶麗樹花發鶯鳴和春泉生暄風至陶嘉月而熙游籍芳草而眺矚或朱炎受謝白藏紀時玉露夕流金風時扇悟秋山之心登高而遠託或夏條可結倦於邑而屬詞冬雪千里覩紛霏而興咏密親離則手爲心使昆弟宴則墨以硯露又愛賢之情與時而篤冀同市駿庶匪畏龍不追子晉而事似洛濱之游多愧子桓而興同漳川之賞漾舟玄圃必集應阮之儔徐輪博望亦招龍淵之侶校覈仁義源本山川旨酒盈罍嘉殽益

俎腥靈既隱繼之以朗月高春既夕申之以清夜竝命連篇在兹彌博又往年因暇搜採英華上下數十年間未易詳悉猶有遺恨而其書已傳雖未爲精覈亦粗足諷覽集乃不工而竝作多麗汝既須之皆遣送也其啓遣一作述緊一作臂偲一作餘時崩一作多崩

與何胤書

其叩頭叩頭昔園公道勝漢盈屈節春卿經明漢莊北面況乃義兼乎此而顧揆不肖哉但經途千里眇焉莫因何嘗不夢姑胥而鬱陶想具區而杼軸心往形留於兹有年載矣方今朱明受謝清風戒寒想攝

養得宜與時休適耽精義味玄理息嚚塵玩泉石激揚碩學誘接後進志與秋天競高理與春泉爭溢樂可言乎豈與口厭芻豢耳聆絲竹之娛者同年而語哉方今泰階端平天下無事脩日養夕差得從容鑽閱六經汎濫百氏研尋物理頟畧清言既以自慰且以自儆而才性有限思力匪長熱疹惛憒多歗過目釋卷便忘是以蒙求之懷於兹彌軫聊遣典書陳顯宗申其蘊結想敬鈌宜此豈盡意其叩頭受藝文作在惛憒作疾憒樂可言乎有二句

何胤答啓

胤啓函典書陳顯宗至奉八月十二日令旨恩洽庸陋榮被蓬蓽開紙披讀伏深慶幸胤性愛山泉情篤魚鳥而縱鷗未狎入獸相驚兼年齒衰莫荒徑榛梗既無語稼之客寧有論書之賓緘默猷敁栖息丘壑秀木清潭于兹永巳伏惟明睿之德誕縱自天忠孝之規不待因習猶復留神六經降意百氏同仁博古等物造聞闢承華而延儒雅掃黃閣而引文學嘉美聿宣無思不勸胤無解順之談屢蒙獎飾之重匪南皮之舊貫荷存問之恩私銜慈永極罔知攸寘不任銘佩屏營之情謹附啓謝謹啓並昭明太子集

與殷鈞書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歷國子祭酒鈞爲臨川內史毋憂去職居喪過禮太子憂之手書誡諭

知比諸德哀頓爲過又所進殆無一溢甚以酸耿迴然一身宗奠是寄毀而滅性聖教所不許宜微自遣割俯存禮制饘粥果蔬少加勉彊憂懷既深指故有及幷令繆道臻口具梁書○陳書姚察傳察母韋氏喪制適除後主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宣旨誡諭曰知比哀毀過禮甚用爲憂卿迥然一身宗奠是寄毀而滅性聖教所不許宜微自遣割以存禮制憂懷既深故有此及　按梁書本姚思廉撰思廉乃察之子不應陳後主所誡諭其父者乃寘入殷鈞傳中此不可曉

殷鈞答書

奉賜手令并繆道臻宣旨伏讀感咽肝心塗地小人無情動不及禮但禀生尫劣假推年歲罪戾所鍾復加横疾頃者綿微守盡晷漏目亂玄黄心迷哀樂惟救危苦未能以遠理自制薑桂之滋實聞前典不避粱肉復忝令慈臣亦何人降此憂愍謹當循復聖言思自補續如脫申延實由亭造並梁書

與張纘論張緬書纘見後

緬字元長范陽方城人歷拜太子洗馬中舍人遷御史中丞侍中卒太子與緬弟纘書

賢兄學業該通莅事明敏雖倚相之讀墳典郤縠之敦詩書惟今望古蔑以斯過自列宮朝二紀將及義

惟僚屬情實親友文筵講席朝游夕宴何曾不同玆勝賞共此言寄如何長謝奄然不追且年甫强仕方申才力摧苗落穎彌可傷悼念天倫素睦一旦相失如何可言言及增哽揮筆無次

貽明山賓令山賓字孝若平原鬲人僧紹子

山賓遷散騎常侍爲青冀二州大中正東宮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米以贍人後刺史檢州曹失簿書以山賓爲耗闕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并詩

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旄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閑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貽詩曰平仲古稱奇夷吾昔擅美今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有係原生今易擬必來三逕人將招三逕士

與殷芸令

山賓歷爲國子博士以本官備攝北兗州事及卒太子爲舉哀賻錢布與前司徒左長史殷芸令

北兗信至明常侍遂至殞逝聞之傷怛此賢儒術該通志用稽古温厚淳和倫雅弘篤授經以來迄今二紀若其上交不諂造膝忠規非顯外迹得之胸懷者蓋亦積矣攝官連率行當言歸不謂長往眇成疇日

追憶談緒皆爲悲端往矣如何昔經聯事理當酸愴也

與晉安王令

攝北兗州事明山賓尋陽太守到洽太常卿陸倕新安太守張率並相繼殂歿昭明與王令○到洽字茂沿彭城武原人餘並見前

明北兗到長史遂相係凋落傷怛悲惋不能已已去歲陸太常殂歿今兹二賢長謝陸生資忠履貞冰清玉潔文該四始學遍九流高情勝氣貞然直上明公儒學稽古淳厚篤誠立身行道始終如一儻値夫子必升孔堂到子風神開爽文義可觀當官莅事介然

無私皆海内之俊乂東序之秘寶此之嗟惜更復何
論但游處周旋並淹歲序造膝忠規豈可勝說幸免
祗悔實二三子之力也談對如昨音言在耳零落相
仍皆成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天下之寶理當惻
愴近張新安又致故其人文筆弘雅亦足嗟惜隨弟
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懷也比人物零落特可傷悅
屬有今信乃復及之梁書○按近張新安一段復載張率傳尺牘但錄率傳所載

謝勑賚地圖啓

漢氏輿地形茲未擬晉世方丈比此非妙匹之長樂
惟畫古賢儔之未央止圖將帥未有洞該八藪混觀

六合域中天外指掌可求地角河源戸庭不出豈問
千秋自識烏桓之地脫逢壯武方著博物之書藝文類聚

十二月啓

太簇正月

伏以北斗周天送玄英之故節東風拂地啓青陽之
芳辰梅花舒兩歲之衰柏葉汎三光之酒飄飄餘雪
入簫管以成歌皎潔清冰對蟾光而寫鏡敬想足下
神游書帳性縱琴堂談叢發流水之源筆陣引崩雲
之勢昔時文會長思風月之交今日言離永歎參商
之隔但某執鞭賤品耕鑿庸流沈形南畝之間滯迹
東皐之上長懷盛德聊吐愚衷謹憑黄耳之傳佇望
白雲之信

夾鍾二月

伏以節應佳辰時登令月和風拂迥淑氣浮空走野
馬於桃源飛少女于李徑花明麗月光浮竇氏之機
鳥哢芳園韻響王喬之管敬想足下優游泉石放曠
煙霞尋五柳之先生琴尊雅興謁孤松之君子鸞鳳
騰翩成萬世之良規實百年之令範但某蓆戸幽人
蓬門下客三冬勤學慕方朔之雄才萬卷常披習鄭
玄之逸氣既而風塵頓隔仁智並乖非無衰侶之憂

誠有離羣之恨謹伸數字用寫寸誠

姑洗三月

伏以景逼徂春時臨變節啼鶯出谷爭傳求友之音
翔蘂飛林競散佳人之靨覓游碧沼疑呈遠道之書
燕語雕梁狀對幽閨之語鶴帶雲而成蓋遥籠大夫
之松虹跨澗以成橋遠現美人之影對玆節物寧不
依然敬想足下聲馳海内名播雲間持郭璞之毫鸞
詞場月白吞羅含之彩鳳辯囿日新某山北逸人墻
東隱士龍門退水望冠冕以何年鶂路頽風想簪纓
於幾載既違語嘿且阻江湖聊寄八行之書代申千

里之契

中呂四月

節届朱明晷鍾丹陸依依槃盖俱臨帝女之桑鬱鬱丹城並挂陶潛之柳梅風拂戶牖之內麥氣擁宮闕之前敬想足下聲聞九皐詩成七步涵蚌胎於學海卓爾超羣蘊鵠抵于文山儼然孤秀但其窮途異縣歧路他鄉非無阮籍之悲誠有楊朱之泣匆遇秋風振響鶺鴒子夏之哀夜月流輝鵲繞將軍之樹既乖連璧之歡終隔斷金之情中心藏之卑誠至矣今因去鴈聊寄芻蕘如遇回鱗希垂玉翰

蕤賓五月

麥隴移秋桑律漸暮蓮花泛水豔如越女之顋蘋葉漂風影亂秦臺之鏡炎風以之扇戶暑氣于是盈樓凍雨洗梅樹之中火雲燒桂林之上敬想足下追涼竹徑托蔭松間彈伯牙之素琴酌嵇康之綠酒縱橫流水酩酊頹山實君子之佳游乃王孫之雅事某沈痾漳浦臥病泉山頓懷劉幹之勞鎮抱相如之酷是知枯榮莫測生死難量驗風燭之不停如水泡之易滅聊伸弊札以代勞人佇覩芳詞希垂愈病（札一作禮誤）

林鍾六月

三伏漸終九夏將謝螢飛腐艸光浮帳裏之書蟬噪繁柯影入機中之鬢濯枝遷而潦溢芳槿茂而發榮山土集而流金海水沸而漂爍敬想足下藏形月府遁跡冰床披莊子之七篇逍遙物外玩老聃之兩卷恍惚懷中但某白社狂人青緗末學不從州縣之職聊立松鶴之間時假德以爲鄰或借書而取友三千年之獨鶴暫逐雞羣九萬里之孤鵬權潛燕侶既非得意正可忘言諸不具伸應俟面會（月府一作夜月）

夷則七月

素商驚辰白藏届節金風曉振偏傷征客之心玉露

夜凝直泫仙人之掌桂吐花于小山之上梨翻葉于大谷之中故知節物變衰草木搖落敬想足下時稱獨步世號無雙萬頃澄波黃叔度之器量千尋聳幹嵇中散之楷模但某一介庸才三隅頑學懷經問道不遇披雲負笈尋師罕逢見日俛仰興歎形影自憐不知龍前不知龍後鶯鵰雖異風月是同幸矣擇交希垂影拂（鷟一作鶯誤）

南呂八月

一歎分飛三秋限隔遐思盛德將何以伸白雲斷而音信稀青山暝而江湖遠敬想足下羽儀勝聰領東

嘉賓傾玉醑于風前弄瓊駒于月下但某登山失路涉海迷津聞猿嘯而寸寸斷腸聽鳥聲而雙雙下淚當以黃花咲冷白羽悲秋既傳蘇子之書更汎陶公之酌聊因三鳥略叙二難面會取書不能盡述或叨風念不黜負緘

無射九月

宿昔親朋平生益友不謂窮通有分雲雨將乖既深伐木之聲更問采葵之詠屬以重陽變叙節景窮秋霜抱樹而擁柯風拂林而下葉金堤翠柳帶星采而均調紫塞蒼鴻追風光而結陣敬想足下秀標東箭

價重南金才過呑鳥之聲德邁懷蛟之智但某衡門賤士甕牖微生既無白馬之談且乏碧雞之辯歎分飛之有處嗟會面以無期聊伸佈服之言用述併糧之志

應鍾十月

節届玄靈鍾應陰律愁雲拂岫帶枯葉以飄空翔氣浮川映危樓而叠迥胡風起截耳之凍趙日興曝背之思敬想足下山岳鍾神星辰挺秀潛明晦跡隱於朝市之間縱法化人不混鄉閭之下某陋巷孤游穿墻自活終朝息爨若孔子之爲貧竟日停炊如范生之在職牛衣當被畏見王章犢鼻親操恐逢犬子雖此慙賤而不羞貧綺服有時此言何述

黃鍾十一月

日往月來灰移火變暫乖語嘿頓隔秦吳既傳蘇李之書更共范張之志冷風盛而結鼻寒氣切而凝唇虹入漢而藏形鶴臨橋而送語彤雲垂四面之葉玉雪開六出之花敬想足下世號氷壺時稱武庫命長袂而留客施大被以招賢酌醇酒而據切骨之寒溫獸炭而袪透心之冷某攜戈日久荷戟年深揮白刃而萬定死生引虹旗而千決成敗退龍劍而却步月

下開營進鯨鼓而横行雲前起陣徒勞斬斫豈用功勳諸不具陳謹伸微意

大呂十二月

分手未遥翹心且積引領企踵朝夕不忘眷友思仁行坐未捨既屬嚴風極冷苦霧添寒冰堅漢地之池雪積袁安之宅敬想足下棲神鶴駕眷想龍門披玩之間願無捐德某種瓜賤士賣餅貧生入爨竈以揚聲不逢蔡子駕鹽車而顯跡罕遇孫陽徒懷叩角之心終想暴腮之患既爲久要聊吐短章紙盡墨窮何能愬露　錦帶書○藝林伐山引錦帶書迎候賓啓水候錦纜陸遲華鑾又云虹鏡開炎櫂晷方畏

南平王恪等（恪字僘則龔父偉爵尚書令司空揚州刺史）

勸世祖即位牋

世祖初封湘東王爲荊州刺史太清三年侯景寇沒京師密詔世祖爲侍中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明年十一月南平王恪侍中臨川王大款桂陽王大成散騎常侍江安侯圓正侍中左衛將軍張綰司徒左長史蕭雲等府州國一千人奉牋勸進世祖下令辭讓

竊以嵩嶽既峻山川出雲大國有蕃申甫惟翰豈非皇建斯極以位爲寶聖教辨方眘名與器是知太尉佐帝重華表黃玉之符司空相土伯禹降玄珪之錫伏惟明公大王殿下命世應期挺生將聖忠爲令德

孝實天經地切應韓寄深旦奭五品斯訓七政以齊志存社稷功濟屯險夷狄內侵枕戈泣血鯨鯢未掃投袂勤王能使遊魂請盟以屈膝醜徒銜壁而龔氣親藩外叛釁均吳楚義討申威兵不血刃湘波自息非築杜弢之壘峴山離貳不伐劉表之城九江致梗二別殊派纔命戈船底定灊霍泝流窮討路絕窺窬胡兵侵界鐵馬霧合神規獨運皆即梟懸翻同翅折遂脩職貢梁漢合契肆犀利之兵巴漢俱下竭驍勇之陣南通五嶺北出力原東夷不怒西戎即序可謂上流千里持戟百萬天下之至貴四海之所推也今海水飛雲崑山起燎魏文悲樂推之歲韓宣歎成禮之日陽臺之下獨有冠蓋相趨夢水之傍尚致車輿結轍彝麥兩穗出於南平之邦甘露泥枝降乎當陽之境野蠶自績何謝歐絲閑田生稻寧殊雨粟莫非品物咸亨是稱文明允大豈可徽號不彰於彝典明試不陳乎車服者哉昔晉鄭入周尚作卿士蕭曹佐漢且居相國宜崇茲盛禮顯答羣望恪等稽尋甲令博詢惇史謹再拜上進位相國總百揆竹使符一別准恒儀仗金斧以翦逆暴乘玉輅而定社稷傍羅麗於日月貞明合于天地扶危翼治豈不休哉恪等不

通大體自昧伏奏以聞

世祖令答

數鍾陽九時惟百六鯨鯢未翦瘖痳痛心周粵天官泰稱相國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次朱鳶北漸玄塞率茲小宰弘斯大德將何用繼蹤曲阜擬跡桓文終建一匡肅其五拜雖義屬隨時事無虛紀傳稱皆讓象著鳴謙聽言前典再懷哽恧（並梁書）

邵陵王綸（綸字世調高祖第六子）

與湘東王繹書（綸爲湘東王兄）

侯景之亂世祖徵兵湘州湘州刺史河東王譽拒命遣世子方等征之致死因圍譽於長

沙既久內外斷絕雍州刺史武陵王紀率師東下時綸爲南徐州刺史加大都督討景至郢州聞譽圍急欲往救之爲軍擁不進遂止與世祖書世祖復書陳河東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元帝聞其彊盛乃遣王僧辯帥舟師一萬以逼綸譽城陷被誅綸討景兵敗走汝南爲魏人所害

伏以先朝聖德孝治天下九親雍睦四表無怨誠爲國政實亦家風惟余與爾同奉神訓宜敦旨喻共承無改且道之斯美以和爲貴況天時地利不及人和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日者聞譽專情先訓以幼陵長湘峽之內遂至交鋒方等身遇亂兵斃於行陣殞于吳局方此非寃聞問號怛惟增摧憤念以兼悼

當何可稱吾在州所居遥隔雖知其狀未喻所然及屆此藩備加覩訪咸云譽應接多替兵糧閉壅弟教亦不悛故興師以伐譽未識大體意斷所行雖存急難豈知竊思不能禮爭復以兵來蕭墻興變體親成敵一朝至此能不嗚呼既有書問雲雨傳流噂𠴲其間委悉無因詳究方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人非禽蟲在知君父即日大敵猶强天讐未雪余爾昆季在外三人如不匡難安用臣子惟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感誓蒼穹憑靈宗祀晝謀夕計共思康復至於其餘小忿或宜寛貸誠復子憾須更將奈國冤未逞正

當輕重相推小大易奪遣無益之情割下流之悼弘豁以理通識勉之今已喪鍾山復誅循子將非揚湯止沸吞冰療寒若以譽之無道近遠同疾弟復効尤攸非獨罪幸寛於衆議恐以事寧如使外寇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弗亾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正爲藩屏盤固宗鎮强密若自相魚肉是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効醜徒聞此何快如之又莊鐵小豎作亂久挾觀寧懷安二侯以爲名號當陽有事乞掣

姝麽備境第聞征伐復致分兵便是自於瓜州至于湘雍莫非戰地悉以勞師侯景卒承虛藉釁浮江豕突豈不表裏成虞首尾難救可爲寒心其事已切弟若苦陷洞庭兵戈不戢雍川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進魏軍以求形援侯景事等內癰西秦外同瘤腫直置關中已爲咽氣況復貪狼難測勢必侵吞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吾非有深鑒獨能弘理正是採籍風謡博參物論咸以爲疑皆欲解體故耳自我國五十許年恩格玄穹德彌赤縣雖有逆難未亂邕熙溥天率土忠臣憤慨比屋罹禍忠義奮發無不抱甲負戈衝冠

裂眥咸欲剸刃於侯景腹中所須兵主唱耳今人皆樂死赴者如流弟英略振遠雄伯當代惟德惟藝資文資武拯溺濟難朝野咸屬一匡九合非弟而誰豈得自違物望致招羣議其間患難具如所陳斯理皎然無勞請箸驗之以實寧須確引吾所以間關險道出自東川政謂上游諸藩必連師狎至庶以殘命預在行間及到九江安北兄遂泝流更上全由饑饉懸斷卒食半菽阻以菜色無因進取侯景方延假息復緩誅刑倍增號憤啓處無地計瀟湘穀粟猶當紅委若阻弟嚴兵惟事交切至於運轉恐無暇發遣即日

萬心慊望惟在民天若遂等西河時事殆矣必希令弟豁照兹途解汨川之圍存社稷之計使其運輸糧儲應瞻軍旅庶叶力一舉指日寧泰宗廟重安天下清復推弟之功豈非幸甚吾才懦兵寡安能為役所寄令弟庶得申情朝聞夕死萬殞何恨聊陳聞見幸無惟焉臨紙號迷諸失次緒梁書○藝文載云先朝聖德孝治天下九親維睦四表無怨誠為國政實亦家風弟弘識遠鑒無俟傷說事重情切不能默已勞兵損義虧失多矣可謂吞冰療寒揚湯止沸侯景所以未敢窺兵江外正為藩屏盤固宗鎮疆密若自相魚肉是謂代景行師昔廉藺二虎且猶不鬬況弟與湘雍方須叶力惟親惟急萬倍於斯同怨同恥尤甚昔事豈得各恣目前不思久遠安卧積薪日待焚燃狂夫尚猶迴之智者反致其惑所冀聽識一聞斯悟與前語小異

責王僧辯書

綸大修鎧仗將討侯景湘東王繹惡之遣僧辯等帥舟師東趣江郢聲言拒任約且云送邵陵王還江陵軍至鸚鵡洲司馬劉龍虎等潛送質于僧辯綸遣其子將兵擊之以書責僧辯僧辯送書于繹繹命進軍綸軍潰走武昌

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歲伐人之兄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資治通鑑○姪謂河東王譽僧辯討斬之

謝令賚馬啓

連翩絕景沃若追風超渥水之形踰大宛之狀荷傳西蕃將逹宮闈無任城之氣勇降東平之嘉錫何以揚名沙漠仰稱隆慈戀德銘心矚恩雨淚藝文類聚

世子方等字實相元帝長子為都督征河東王溺死

啓父湘東王

方等母徐妃失寵意不自安會高祖欲見諸王長子世祖遣方等入侍方等欣然升舟行至縣水值侯景亂世祖召之方等啓云云世祖省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使援京師

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生梁書

臨賀王正德字公和武帝弟臨川王宏子初武帝養為子及昭明立封西豐侯進臨賀

通武帝啓

侯景反立正德為主攻拔建業見武帝請還為王復令正德通啓正德有慙言矯詔殺之

前為景所擒使攝四海辭不獲免權摠萬機今景既入輔乞解僭濫以王還邸魏書

安成王秀傳秀字彦遠太祖第七子爲荆州刺史下教曰夫鶴火之禽不匿影於丹山昭華之寶乍耀采於藍田是以江漢有濯纓之歌空谷著來思之詠弘風闡道靡不由茲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並脱落風塵高蹈其事兩韓之孝友純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橡飰菁羹惟日不足或茂墻艾席樂在其中昔伯武貞堅就仕河内史雲孤劭屈志陳留豈曰場苗實惟攻玉可加引辟并遺喻意既同魏侯致禮之請庶無辟疆三緘之歎　按此教也尺牘删裁處士以下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九終

書記洞詮卷第七十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梁五

貞陽侯淵明

字靖通武帝兄長沙王懿子北齊書作封須陽侯又名明梁書名深明皆避唐高祖名淵也陳氏世曆作武帝子誤

與太尉王僧辯書

淵明初以南豫州刺史爲大都督北伐軍敗歸魏爲散騎常侍及西魏與梁岳陽王詧陷江陵世祖見害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奉元帝于晉安王方智以太宰承制齊受魏禪文宣帝高洋使上黨王渙率衆送淵明還爲梁主前所獲梁諸將湛海珍等皆聽從書與僧辯將扇壽陽僧辯拒境不納淵明往復致書論還國繼統之意已而裴之横戰死僧辯乃啓納淵明於是齊師北反侍中裴英起衛送淵明入建康卽位改元天成冬霸先襲殺僧辯立晉安王是爲敬帝以淵明爲太傅建安王齊人復徵淵明霸先將遣疽發背薨○徐陵傳陵爲梁湘東王中記室參軍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齊受魏禪及送貞陽侯爲梁嗣遣陵隨還淵明往復致書皆陵詞也

淵明頓首頓首昔自天狼炳曜非無戰陣之風參虎揚芒便有干戈之務至於夏鍾夷羿周厄犬戎漢委珠囊秦亾寶籙彰於史籍可得而聞未有國家殲危遂若當今者也我大梁膺龍圖而受命御鳳邸以承天軒項比於諸侯湯武方於兒戲三光有乂四海無波靈貺咸臻表裏禔福非日非月蒼生仰其照臨如

雲如雨天下蒙其恩蔭而屯亨有數剝極爲災梟獍
豺狼肆逞兇逆後主誕資上聖允啓中興大剪仇讐
方平宗社雖復瀟湘舉斧庸蜀彎弓凡厥兇徒誰不
殲撲豈圖天未悔禍喪亂荐臻羌虜無厭乘此多難
虔劉我南國蕩覆我西京奉問驚號肝膽崩潰雖復
金行版蕩火政淪亾綠林青犢之羣黑山白馬之卒
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誰云禍亂昔隆周徙
播皆憑晉鄭之功彊漢阽危終假虛牟之力今者武
皇之子無復一人藐是孤孫還同三叛等子頹而爲
暴同劉芳而入關乞命諸戎勢何支久孤宗室之長

爰自布衣皇運之初彌承天德何則據鞍輟哭雖紹
霸圖獨居掩涕終討家怨孤二三昆季方可戴天被
此恩慈如何酬答所以徐彭之役不忝輕軀哀荷之
誠久聞朝聽況復邦家不造至此橫流宗社無依何
所逃責因以提戈負劍臥泣行號言念荆巫志雪讐
耻大齊觀書有洛輯瑞榮河功格蒼旻德滿天地慈
孝之道通於百靈仁信之風覃於萬國是以日月所
照舟車所通候海水以來賓瞻蒼雲以奉貢昔自軒
農炎昊曾無宣國之規虞夏商周非有伐戎之略豈
知華夷仰德遠近同心穀價無堯湯之憂糧儲同水

火之賤精兵利器勢勇靁霆天馬龍媒量比山谷據
固開關已來未之有也至於親鄰之道夙契逾深無
改曩懷增感彌篤以爲興亾繼絕事炳前經推擇庸
虛命守宗冀方欲仰憑神武清我寇讐旨喻難違
諸懷更屈明公誕膺時運允贊本朝勤瑞姜璜書名
何鼎故以通期管樂冥契夙雲𤕤不世之渠兇殲滔
天之巨寇重以三湘放命七國連從征旅東西必翦
妖逆雖復棧道木閣田單之奉舊齊紹璽將兵周勃
之扶隆漢中宗佐命俱畫丹青允武功臣皆懸星象
非貔非虎之封同心同德之勞校彼功庸曾何髣髴

但與在興亾期於體國喪君有君寧容無主夙承所
立猶則孱蒙天步方艱寧可弘濟自淹留大國志荷
恩私朝夕宮闈預奉顏色黃河白日亟亶誠言分災
卹患事非虛旨但善相小國終資大賢定我邦家緊
公是賴淮流不竭豈獨瑯邪𤣥能喻此衷懷忠之無
忽近陸居士有啓陳其禍亂朝旨即命河東王岳等
勤率羆熊便相抵赴道阻且長雖無之及所聞西浮
夏首便當險隘之衝南捍巴陵方拒窺窬之寇上黨
王皇齊寵弟是號宗英親御戎軒遠于將送褒侍中
英起淮南貴族兼事戎行羅冀馬者千羣披燕犀者

萬隊來自河陽曾不旬日持節徐武潼三州諸軍事散騎常侍明遠將軍東徐州刺史始興縣開國侯湛海珍等竝前朝舊將夙著勳庸推轂海邊屬是喪亂雖復拔身有道志雪朝怨咸預戎行共指鄉國江淮舊隸悉已招攜方稟英謨共翦讐難去月將晦便届壽春已具舟師將臨江浦使人入境行陳所懷掾日覘光遲枉還牘當使宗祊有主余同小白之勲家國無虞公係阿衡之賚何其美也豈不休哉言念此私但以號咽蕭淵明頓首方可一作方瞬

王僧辯答貞陽侯書徐陵傳淵明往復致書皆陵詞今僧辯答書文

苑英華亦作陵爲僧辯答非也按沈炯傳僧辯羽檄軍書皆出於炯

孤子僧辯頓首頓首席威卿反命具有奉答馬嵩仁至又奉去月二十八日誨增用傾悚秦爲不道西都失守率土臣妾莫不驚惶喪君有君實惟典禮繼世嗣曆明於通誥所以百辟羣司四方岳牧共立大計僉議所歸故紹晉安殿下用傳寶祚樹立之宜無由遠謀鄰國足下宗枝蕃戚德譽早隆既身限北庭事隔臣贊今者借助齊主揚旆南轅但嗣守洪基卽既其主若阿衡帝載誠所推揖弘佐中興誰曰不可所望齊朝永存信誓謹當命北人奉迎麾駕無容進兵遠於江表仰冀弼諧時政用極奝庸但江表之地數千餘里民附國險水陸衿帶若舊京從命揚徐承旨又恐西南之地二十餘州不卽感懷容爲齊國之患而糧裹之宜更遲動靜祇晨之日冀在一二謹因馬嵩仁并遣貞威將軍通直郎散騎常侍馬瑱口宣諮述孤子王僧辯頓首頓首

答王太尉書

姜常侍嵩至復枉去月三十日告具公所懷良以慨息孤雖庸薄不及通覽猶曰生民寧無心識自皇家禍亂亟積寒暄九州萬國之人蟠木流沙之地莫不

行號臥泣想望休平何況於孤預在宗室家荷報雪之恩身蒙鞠養之愛者先皇之慈也蒸嘗不絕於私廟子弟得嗣於南藩者後王之惠也朱方之地建業之都誰家丘陵誰家宮廟豈有爲人臣子荷此恩靈親執干戈自殉家國公之忠孝信感人神公之盟誓事同懸象雖復宗盟不造骨肉爲讎安可相期盡如蕭詧耶古者天子六軍是爲萬乘今日凶荒致闕斯禮偏裨將校尚握精兵州郡官曹各有交吏未有居稱扆座行曰乘輿遂無五尺之童高謝千人之長於公明允意復云何國家凋荒既乏屯衞皇齊與睦幸

恿優矜何乃自趣趦趄苟違鄰德克勘禍亂欲立功
名咸自軍師豈在緆綵湛海珍等前朝舊將差匪齊
人分給羸兵卽是梁甲非云背信豈曰渝盟朝野羣
雄何所攜貳且公天資命世再造皇家梁代之桓文
蕭宗之伊管誰其遠近不稟英謨如有姦回正速齊
斧尚何憂於共工何畏於有苗哉所覽來書旣爲疑
難上黨王恭承朝旨不敢相同方篤鄰和不容全異
如須減損更遲行人張廷尉種等所具此無多及蕭
淵明頓首誤一作某

重與王太尉書

淵明頓首頓首席威卿等還枉此月十四日告披覽
未周良深慨息昔長平建策猶聞餌昴之徵踈勒効
忠時致飛泉之感豈在余涼德書不盡言遂使吾賢
猶迷所執斯故銜哀掩淚仍復披陳者也孤以庸薄
寧有霸圖矦服于周常懼盈滿豈望身居黃屋手御
青綸揖讓而對三靈端委而朝百辟詢諸圍牧莫不
皆知援誓神明固自無爽但大齊仁信之道關於至
誠睦鄰之懷由於孝德遂蒙殊獎歸嗣本朝拜首陳
辭敦誘彌廣旣而仇讐未殄方憑大國之威宗祏阽
危尤仰親仁之德僶俛恩寄號硯惟深而勑諭分明
信誓殊重乃云邦家有乂社稷無虞凡廣陵歷陽皆
許見還白水黃河屢奉然諾至於夏潘衝要控遏上
流且命彊兵爲我臨據若其自有精甲能捍醜徒並
用還梁皆如前旨以孤頻經忝竊屢守淮肥門生故
吏遍於江右凡諸部曲竝使招攜投赴戎行前後雲
集霜戈雪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
仗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斯實不世之隆恩寧曰
循常之恒禮明公固天所授弘濟本朝曲阜同功營
丘等烈若夫伊尹庖厨賤宰霍光階闥小臣諸葛亮
無應變之才管夷吾非王者之相論其世業較彼勤

勞書契巳來罕有明德且程嬰之義自古爲難荀息
之忠良以喜慰但先朝秉玉鏡之符御金輪之寶菩
薩之化行於十方仁壽之功沾於萬國兇人矦景遂
殄邦家何況於今亦有吳會江東如掌差匪虛言淮
陽在西方此非局不稼不穡多歷歲時大東小東全
無機杼關中醜虜寧非冒頓之鋒齊國彊兵便是軒
轅之陣西南當扼喉之勢東北承撫背之機首尾交
侵華夷俱騁而沖人數歲復子方賒德未感於黎蒸
威不加于將帥斯等怏怏非少主臣安有碌碌因人
成事公之才具雖復明允勢何如於天監時何若於

大同棄與國之隆恩當滔天之猛寇匡救之德翻求
有從忠許之謀誰其相曉臥薪待火方此弗危[illegible]草
從風儔之非切若能思其上策審此英圖見引軨徽
之車還向長安之邸一則二則惟任大賢外相內相
終當相屈正當攜諸舊隸率我賓游朝服簪纓直拜
園寢梁人望國俱登赤馬之舟齊師臨江仍轉蒼鷹
之旆分袖南浦揚鞭北風民不疲勞軍無怨讟如其
執事尚秉前言將恐戎麾便濟江表何則西浮夏首
已據咽喉東進彭波次指心腹廣陵京口烽煙相望
魯析閩郛方之尚遠胡桑對薊匹此爲遙水陸爭前

龍虎交至則揚都蕩定功自齊師江左臣民非關梁
國豈不追慙後主崇寄之恩還負齊朝親鄰之意東
門黃犬固以長悲南陽白衣何可復得立茲幼弱非
曰大勲滅我宗祊何所逃舋今復遣前吉州刺史馬
嵩仁至彼更具往懷想不遠而復無貽抵悔也若英
謨有在方興祀夏之功明監如違便等過殷之歎存
亾社稷一在於公臨紙崩號不復多及蕭淵明頓首
頓首 未周一作未終建策作失策徵作奇劾作徵州 致作實致猶迷所執作猶迷前執對作叫歸嗣 作還嗣方憑作乃憑彌廣作彌厲宗祐作宗社尤作仰 作終仰惟深作載深臨據作此據若其作如其[illegible]臺 作靈臺寧曰作豈曰等烈作並烈勤勞作勲勞良以 喜慰作甚可嘉慰先朝作前朝仁壽之功作仁壽之

風淮陽作淮南便是作乃是西南作東南東北作西 北交侵作齊侵俱騁作俱逞復子作天子黎蒸作神 人斯等作斯昔少主下一有之字明允作光明誰其 作誰云非切作非匹英圖作英謀率我作從我朝服 簪纓作朝簪夕纓舟作山夏首作夏口東進彭波次 指心腹作東涯彭波拔其心腹方之作方兹匹此 比此爭前作俱前蕩定作薄定梁國作梁祈逃懟作 退懟南陽作河南大勲作天助宗祊作宗祧逃舋 逃責今復遣前吉州刺史馬嵩仁至彼作使指 抵悔作禍悔祀夏作嗣夏公作斯忠許有誤

王僧辯重答貞陽矦啓

僧辯頓首頓首白㡿卿至奉今月五日誨披函伸
紙號耻交哀天未悔禍地維重絕九縣沸騰四海悲
憤嗣主欽明濬哲齊聖廣淵體自宸極受命文祖主
梁祀者非此而誰且年倍漢昭弗明上官之詐德踰

姬誦彌昭周旦之誠今海內衣冠中朝卿士或南陽
舊隸官成天監之初代邸故臣榮光承聖之始莫不
人竭其力爭求效命輸心嗣主以報先帝之恩今荆
陝淪覆正是江北數縣卽東南藩翰萬里而遙主甲
治兵舳艫相接長波天限方漢城池脩德綏民中興
可待孤子本以庸懦加復窮喘且平生素蓄志不在
位世蒙朝寵身實許國武皇擢之千里先主申其三
顧因此踰濫遂居端右屬天步艱難寄深憂積方欲
詢于髦傑採之輿皁同康時務共贊皇猷一彼卓書
刷兹讐耻然後守其矦服歸老赤松至如今日使須

白事披奉來誨承彼送還令璇枝令戚播越秦虜明公儻能入朝同奬王室伊呂之任僉曰仰歸寧不副玆亥席濟扶匡救若斯言不渝更聽後旨便遣鷁舟舡舸奉迎麾旆但閔來朝意在主盟今江東所奉彼屬披圖末蒙朝意鄭拒子忽左史是之漢背劉襄班書稱允況屬踈於昔彌不敢聞命謀期通識賜亮此誠孤子王僧辯頓首頓首末蒙朝意一作末蒙朝音號恐有誤

與司空陳霸先書

淵明頓首頓首軒轅既作遇蚩尤之兵顓頊爲君阻共工之亂雖復搖山蕩谷驅電乘雷殘厥兇渠曾靡

遺孽未有時當至治世在欽明元惡滔天遂陷邦家者也我大梁開金繩之寶諜紐玉鏡之珍符功烈與造化相侔德施與風雲俱遠戴日戴斗何向不賓太平之基無思無届逆賊侯景殲亂本朝舋重聦彌凶逾羿浞後主天經地緯義冠人靈驅馭熊羆遂剪勍盜少康祀夏何可對揚太戊興殷彌無等級不圖天未悔禍喪亂荐臻羌賊憑陵侵蕩荊漢乘輿幽辱既陷兇徒黎獻崩騰莫不淪沒故以哀窮兆庶痛極蒼旻者也夫諸侯釋位寧非亂禍之朝宗子維城本濟殷憂之日武皇遺胄皆陷虜庭乞命偷生何能支久孤宗室之長爰自布衣辛癸之朝容身靡託追惟先業大庇生民既雪伯升之怨仍紹桓王之霸孤二三昆季情禮獲申等預蕃枝偏承皇德近歲彭都之役得備戎昭鞍甲之勞廣訓天寵況復邦家不造至此橫流凶狡猶存何所逃責固以提戈負劍臥泣行號言念荊巫志雪讐耻大齊德並天地明符日月隆禮詔俗張樂被民義感華夷仁侔造化玉弇銀甕嘉瑞必彰澤馬山車禎符揔集若夫中原猛士本自無窮沙塞精兵斯何有量是以家國之富文景所未儔兵馬之强秦漢所未敵但親鄰之道既篤夙私明發之

懷彌敦先好以爲興亾繼絕聖典通規爰命無庸嗣守社稷既方憑大國底討仇讐恩喻難違諸懷慙恧公體玆懋德毗奉中興歸自番禺志在討亂至於雲行電邁谷靜山空扼鵲尾而定王畿登牛頭而掃天闕漸臺僞帥將傳首於帝京郿塢元兇皆橫屍於軍市高庸茂烈振古希儔承此欣然深所嘉歎今者殷憂未已禍難相尋宗社無依輿主宜立夙承所眷尚在沖年王室猶難何以康濟董侯幼弱終覆漢朝馬業童蒙仍傾晉室所謂前事之不忘後事之龜兆也孤過荷恩靈預奉帷幄黃河白日亟降誠言分災卹

然事非虛旨但當小國之禮無失敬恭闔境人民俱勞竊㬰方窮人爵之重以報非常之功惠覽今書希能留意也上黨王文高劉德武寇曹彰友降宗英遠于將送裴侍中英起贊奉師德俱事戎閒月壘連營雲旗蔽野同集江淮翼我歸旆湛海珍等並前朝舊將夙著勳庸江左氛妖投身齊國今者皆蒙恩獎竝在戎行歸附明公共翦讎難去月將晦便留壽春已具舟艫將臨巢浦若公爲内主方同國子之勳余以定家得免臧孫之歎豈不功名富貴共保無疆前望鄉關惟增號哭蕭淵明頓首頓首（戎昭一作戎行　何有一作有何）

陳霸先答貞陽侯書（英華亦作徐陵代答非）

（初齊之請納貞陽也霸先以爲不可遣使詣僧辯苦爭之往反數四僧辯竟不從）

某頓首頓首使人孔文端至奉此月四日誨兼翰累牘俯加循覽以悲以慰先皇聖德在躬體道康哲允恭克讓就日望雲玄雀銜書皇天眷命光宅區宇司牧黎元澤與風行恩隨雨散朔南暨教要荒貢篚而運鍾百六時屬陵夷賊臣侯景内爨中國掘翦公室鞭撻寓縣三光掩曜四海分崩嗣后大孝發衷志清國釁載齊車以誓衆畢衰裳而鞠旅遥授兵略沿流電邁不崇朝而戮封豕纔信宿而翦奔鯨雖天未絕梁伊帝之力方欲克復梁雍吞滅崤函即都渚宮將議進取而穹昊不惠頻降愍凶泰氏虎狼肆其虐暴主上幽辱鑾輿播遷悲結萬姓痛深九服社稷須主天下難曠晉安殿下地惟密戚親實愛子弱表徇齊幼而岐嶷羣公卿士岳牧藩鎮莫不頓首屈膝請嗣宗祧王太尉秉德居宗實爲元輔僕以不敏預忝末將今朝野寧晏方鎮協和戮力華夷同獎王室庶竭股肱蕩刷讎釁殿下夙標令譽早播明德親則章輿地惟邢蔣昔因多故託身大國今蒙發劫已次壽春載披來旨實深傾注但帝子承制非爲之主冡宰匡

翊寧俟長君雖則末學頗聞前載成王踐祚曾未壯年昭帝君臨實惟童孺若以家國多故思濟艱難仰惟尊戚莫不屬望分陝之寄側聽高旨如使不繼親地便議崇極上相居中自當奉報昔仲子舍孫檀弓有作趙求外主穆嬴以啼前事不忘可爲故實蕃維末鎮敢用多陳遠降誨函惟深哽佩陳某頓首頓首

（陵夷一作屯夷　發衷一作發哀　章輿謂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　一作章典誤）

重與裴之橫書

（淵明與上黨王渙至東關敬帝以之橫爲鎮北將軍都督衆軍出守蘄城歿于陣）

張佛奴昨還得去月二十九日書覽以增慨昔桓公

始反管仲親射其車重耳初還呂郤終焚其室頃家
國多患頻遘閔凶前事不忘便爲龜兆所以皇齊大
德禮秩兼常威武紛紜洪恩汪濊況復旌旗照日鼓
吹從風文物俱華羽衛相鬱書契巳來斯未有也卿
天監之始門官有成承聖之初身名俱泰正應勤王
効命酬二后之恩憂國如家報三靈之寵何有方規
異志苟樹童蒙阻地險於長川忘天討之應及孫昔
忝蕃維非無游士平原之館乃乏如錐田文之家差
有彈鋏雖李廣麾下莫不封矦衛青故人多懷彼此
豈可文辭簡略禮等平交披封伸紙益多歎異相鼠

無儀表詩人之作茅鴟刺傲彰魯史之文宿昔相期
不應如此衆軍卽便頓江關相見在近不復多及蕭
淵明頓首再拜

裴之横答貞陽矦書 之横字如岳河東聞喜人遂兄子

之横白足下定國等至枉雅誨具高氏致送之旨卽
彼行人遠到京城大尉應有成命但江山夐阻未奉
朝廷報辭第下國之麟趾先朝所寄籍彼鄰好義深
主祀自宜單車入境端委還朝而朱旆啓行戎旌望
國江東士子未達高懷僕早預簪裾夙叨眷與弦矢
既睽江淮成阻青藜裁封雖斷西鳥之辭白雪在天

豈無北風之歎但變故紛紛忠貞宜顯寒松負雪誠
愧節者之徒勁草疾風寧忘烈士之槩齊師若反旆
淮路退舍肥水彼之敬送止縉紳之徒此之奉迎則
軒葢而已伏聽朝旨遲申晨敬之横白 並文苑英華

王僧辯奉貞陽矦啓 裴之横敗績僧辯遂謀納淵明仍定君臣之禮啓曰

自秦兵寇陝臣便營赴援纔及下船荆城陷沒卽遣
劉周入國具表丹誠左右勳豪初竝同契周既多時
不還人情疑阻比冊降中使復遣諸處詢謀物論參
差未甚決定始得矦瑱信示西寇權景宣書令以真

跡上呈覩視將帥恣欲同泰若一朝仰違大國臣不
辭灰粉悲梁祚永絕中興伏願陛下便事濟江仰藉
皇齊之威憑陛下至聖之略樹君以長雪報可期社
稷再輝效且非忝請押别使曹沖馳表齊都續啓事
以聞伏遲拜奉在促

答王太尉書 北貞陽答前書

姜暠至枉示具公忠義之懷家國喪亂于今積年三
后蒙塵四海騰沸天命元輔匡救本朝弘濟艱難建
武宗祏至於丘園板築尚想來儀公室皇枝豈不虛
遲聞孤還國理會高懷但近再命行人或不宜具公

既詢謀卿士訪逮藩維訟訴往來理淹旬月使乎扃止姝副所期便是再立我蕭宗重興我梁國億兆黎庶咸蒙此恩社稷宗祧曾不相愧近軍次東關頻遣信裴之橫處示其可否答對驕凶姝駭聞矚上黨王陳兵見衛欲叙安危無識之徒忽然逆戰前旌未舉即自披猖驚悼之情彌以傷惻上黨王深自矜嗟不傳首級更蒙封樹飾棺厚殯務從優禮齊朝大德信感神民方仰藉皇威敬憑元宰討逆賊於咸陽誅叛子於雲夢同心叶力克定邦家覽所示權景宣書上流諸將本有忠略棄親向讎庶當不爾防奸定亂終

在於公今且頓東關更待來信未知水陸何處見迎夫建國立君布在方策入盟出質有自來矣若公之忠節上感蒼旻羣帥同謀必匪攜貳則齊師反旆義不陵江如致爽言誓以無克韜旗側席遲復行人曹沖奉表齊都即押送也渭橋之下惟遲叙言汜水之陽預有號懼

王僧辯重奉貞陽啓

員外常侍姜畼還奉勑伏具動止大齊仁義之風曲被鄰國卹災救難申此大猷皇家枝戚莫不榮荷江東冠冕俱知憑賴今欲不忘信信實由衷謹遣臣第七息顯顯所生劉弁弟子世珍往彼充質仍遣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艫舳浮江俟一龍之渡清宮丹陛候六傳之入萬國傾心同榮晉文之反三善克宜方流宋昌之議國祚既隆社稷有奉則羣臣竭節報厚施於大齊戮力展愚効忠誠於陛下今遣吏部尚書王通奉啓以聞

又答僧辯書

僧辯因求以敬帝為皇太子貞陽又答僧辯書使逆質于鄴已渡江乃踐偽位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

王尚書通至復枉示知欲遣賢弟世珍以表誠質具

悉憂國之懷復以庭中玉樹掌內明珠無累胷懷志在匡救豈非劬勞我社稷弘濟我邦家慙歎之懷用忘興寢晉安王東京貽厥之重西都繼體之賢嗣守皇家寧非民望但世道喪亂宜立長君以其蒙孽難可承業成昭之德自古希儔沖質之危何代無此孤身當否運志不圖生忽荷不世之恩仍致非常之舉自惟虛薄兢懼已深若建承華本歸皇冑心口相誓惟擬晉安如或虛言神明所殛覽今所示深遂本懷戢慰之情無寄言象但公憂勞之重既稟齊恩忠義之情復及梁貳華夷兆庶豈不懷風宗廟明靈豈不

相感正爾廻旆仍向歷陽所期質累便望來彼衆軍不渡已著盟書斯則大齊聖主之恩規上黨英王之然諾得原失信終不為也惟遲相見使在不賒鄉國非遥觸目號咽（書並梁）

又答僧辯書

周尚書弘正張廷尉種姜常侍暠等至枉此月二十六日告并遺賢弟子世珍賢子顗等具忠欵之至公養孤之恩愛甚鄧侯少子之懷情深張禹豈非憂勞社稷用忍肌膚天下含靈誰無悲愧余遭家不造敬累吾賢言念忠誠益以號咽但皇齊大德過見憂矜

微借輕兵以垂將送意謂江東凋弊累積寒餒供膳資儲理當多闕輙白上黨王止請三千人二百疋而已凱衆人殊尚有疑難將恐諸士未喻雅懷今復命周尚書及姜常侍還彼具陳一二夫以受為寇非有晉邦不送為譏終無楚國五千步卒既謝李陵三千羸兵亦等無忌公之明義理不為嫌行人失辭尚停然諾臨江攄轡企望音郵惟遲來書此不多具蕭某白

與北齊荀昂兄弟書（此入梁後與昂兄弟勸使歸梁昂疑前隨貞陽在齊）

張佛奴至末枉還告但以勞悒夫興亾繼絕往帝之遺規分災恤患聖王之恒典自敦麗既散詐偽萌生特託親鄰信有澆慝大齊道冠三皇風高九代仁信之本關於至誠言與之恩由於孝德孤謬蒙殊獎還嗣本朝勑諭分明言誓殊重若使邦家克定境內無虞凡廣陵歷陽皆許見還白水黃河屢奉然諾彝章禮數莫不優華斯乃不世之殊恩寧是悠常之恒事王太尉勳踰呂望德冠伊衡凡厥英謀籌靡遺策豈容當滔天之巨寇違大國之隆恩計彼賢明必當不爾卿維兄及弟莫非雄才江外風塵不染兇寇賈氏三虎豈獨貴於前脩荀家八龍信服在於今日近者

州司不道或致流言朝聽矜明已如前及想謀元宰善保良圖（闕）南道主人以相付也見所答東海徐湛書粗具來意昔桓憑莒衆文用秦攻是假鄰國之威以備非常之變若使江東宰匠具領齊恩時命封疆遠相迎接故當携諸舊隷率我賓游朝服簪纓直拜園寢梁人望國自合水而浮舟齊師言歸指滄江而廻旆如其彼相未悟良機將恐戎麾遂踐京邑若其求成取敗豈謂和風龍馬雲旗差不相涉一二復令張佛奴口具相見在近此不多及蕭淵明跪（並三國典錄○）

悠常一作尋常　秦攻一作秦政

北齊文宣帝高洋與梁太尉王僧辯書（此書與貞陽侯初與王僧辯書同時前叙貞陽往復諸書今置在後亦類附之例也）

梁國不造禍難相仍侯景傾蕩建業武陵彎弓巴漢卿志格玄穹精貫白日戮力齊心芟夷逆醜几在有情莫不嗟尚況我鄰國緝事言前而西寇承間復相掩襲梁主不能固守江陵殞身宗祏王師未及便已降敗士民小大皆畢寇虜乃睠南顧憤歎盈懷卿臣子之情念當鯁裂如聞權立支子號令江陰年甫十餘極爲沖藐梁釁未已負荷諒難祭則衛君政由甯氏幹弱枝彊終古所忌朕以天下爲家大道濟物以

梁國淪滅有懷舊好存亾拯墜義在今辰扶危嗣事非長伊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胤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爲梁主納於彼國便詔上黨王渙總攝羣將扶送江表雷動風馳助掃宼逆清河王岳前救荊城軍度安陸既不相及憤惋良深恐及西寇乘流復躡江左今轉次漢口與陸居士相會卿宜協我良規厲彼羣帥部分舟艫迎接今王鳩勒勁勇幷心一力西羌烏合本非勍寇直是湘東怯弱致此淪胥今者之師何往不尅善建良圖副朕所望也（梁書）

書記洞詮卷第七十 終

書記洞詮卷第七十一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梁六

任昉（字彥昇樂安博昌人仕齊中書侍郎入梁歷新安太守）

到大司馬記室牋（高祖爲大司馬錄尚書事　高祖克京邑霸府初開以昉爲驃騎記室參軍始高祖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府當以卿爲騎兵謂高祖善騎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焉昉奉牋）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冊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倫庇身有地況昉

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咳唾爲恩眄睞成飾小人懷惠顧知死所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賀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邃古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神功無紀作物何稱府朝初建俊賢翹首維此魚目唐突璵璠顧巳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荅雖則殞越且知非報不勝荷戴屛營之至謹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文選）

○含生梁書作天生嘉宴作清宴賀作驩超作驟璠璵作璵璠

梁國府僚勸進牋

齊中興二年正月策梁高祖相國梁公加九錫高祖固辭府僚勸進公不許○藝文類聚載云任昉為百辟勸進牋文選載重請牋云任昉按丘遲傳高祖平京邑霸府開引為驃騎主簿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

伏承嘉命顯至佇策明公逡巡盛禮斯實謙尊之旨未窮遠大之致何者嗣君棄常自絕宗社國命民生翦為仇讐折棟崩榱壓焉自及卿士懷脯斮之痛黔首懼比屋之誅明公亮格天之功拯水火之切再躔日月重綴參辰反龜玉於塗泥濟斯民於阬岸使夫匹婦童兒羞言伊呂鄉校里塾恥談五霸而位卑乎阿衡地狹於曲阜慶賞之道尚其未洽夫大寶公器非要非距至公至平當仁誰讓明公宜祗奉天人允膺大禮無使後予之歌同彼胥怨兼濟之仁獨為善梁書○民生梁書作人主童兒書作二兒今從藝文類聚

府僚重請牋 二月府僚重請於是始受

近以朝命蘊隆旨奏丹誠奉被還令未蒙虛受搢紳顒顒深所未達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贈玉璜而太公不以為讓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荊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復累跡救宋重胝存楚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慼甚盜鐘功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祗罄圖効祉山戎孤竹束馬景從伐罪弔民匡時靜亂匪叨天功實勤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吳遘茲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玉不毀誰之功與獨為子將使伊周何地其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不任悾欵棘心重謁伏願特膺典策式副民望文選○蘊隆梁書作蘊策

藝文作蘊崇世書作代王室作臺閣跡作蹟怨作寃民並作人匡時作一匡

答何胤書

得書知便遠追疏董超然高蹈雖朝肯殷勤而輕棹已遠供餞莫申瞻言增慨善保嘉猷比致音息懷人望古潛悵久之藝文類聚○舊作為昭明太子答胤然昭明自有與胤書

與江革書 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齊尚書駕部郎入梁歷度支尚書

建安王子貞為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為征北記室參軍與弟觀少長共居苦求同行乃以觀行參軍兼記室時沈約任昉並相賞重昉與革書○南史作沈約任昉與革書

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梁書○此段南史作此聞江革傳革除東中郎武

陵王長史會稽郡丞門生故吏並齋持縑道逝候華曰我通不受甯不容衛當故人筐篚按此亦門語耳人贖載作辭餽餉書非附託于此

與沈約書

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歷尚書右僕射天監二年卒昉時爲義興太守與約書

范僕射遂不救疾范侯淳孝睦友在家必聞直道正色立朝斯著一金之俸必徧親倫鍾庾之秩散之故舊佐命興王心力俱盡謀猷忠允諒誠匪躬破産而字㒺友之孤開門而延故人之殯則惟其常無得而稱矣器用車馬無改平生之素遠論款對不易布素之交若斯人者豈云易遇昉將蒞此邦務在遄邁雖解駕流連再貽款顧將乖之際不忍告別無益離悲秖增今恨永念平生忽焉疇曩追尋笑緒皆成悲端梁典

弔樂永世

永世孝友之至發自天眞皎潔之操曾非矯飾意有所固白刃不移理有所托淄澠自辨餘息雖存視陰無幾終始之托方寄祁侯豈謂樂生反先朝露以理遣滯鄙識未曉以事尋悲哀楚交至松檟可拱悲緒無窮

爲王金紫謝齊武帝示皇太子律序啓

文惠太子長懋

臣聞化澄上業草纓垂典教清中世艾服懲刑自禮失宗周俗反炎漢張馮導其迹賈杜浚其流仲舒之得情孔子之博約故以義該往哲盡美前王而年世浸遠篇牘訛誤朽編落簡見誣前淑侮文擅議取弊後昆立不倚衡遂均鴻毛之殞傷足居憂忘貽髮膚之痛豈所以臨河永歎含育最靈者也伏惟陛下施博天地澤深禹湯溫舒之策優游虛授衛展之議寧失弗經削秋荼之法解凝脂之網藝文類聚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昉爲尚書殿中郎父憂去職齊明帝作相起爲驃騎記室再三固辭帝見其辭切不能奪

昉啓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昉於品庶示均鎔造干祿祈榮更爲自拔虧教廢禮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具陳玆啓往來末宦祿不代耕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且奠酹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闃若無主所守既無別禮窮咽豈及多喻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啓事陳聞謹啓文選

求爲劉瓛立館啓

齊瓛見

昔在魏中爰及晉始書貴虛玄人悅陶縱瑚璉廢酒
上之容樽俎恣林下之適春千秋羽委曠而弗陳西
序東膠寂寥而誰仰所以金雞怠曉玉斧失馭神器
毀於獯戎寶曆遷於干越豈不悲歟劉璩澡身浴德
脩行明經賤珪璧於光陰競松筠於歲晩貧不隕穫
其心窮不二三其操而困無居止浮寓親游垣棟傾
替室衢墊側有朋自遠無用栖憑皆負笈擔簦櫛風
沐露璩之器學無謝前脩輒欲與之周旋開館招屈
臣第西偏官有閑地北拒晉山南望通巴雖曰人境
實少浮喧廣輪裁盈數畝布以施立爨塹薄藝桑麻

粗創茨宇 藝文類聚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 彬字士蔚濟陰宛句人齊綏建太守

卞壼永嘉中爲右將軍領右衛蘇峻稱兵六軍敗績壼赴賊二子眕盱隨從俱爲賊所害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勑當賜脩理臣亾高
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壼墳塋臣門緒不
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
悵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
狐兎成穴童牧哀歌感慨自哀日月纏迫陛下弘宣
教義非求效於方今壼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但
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臣亦
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以聞謹啓 錄十

奉勑示七夕詩啓 高祖詔曰卿爲七夕詩五韻殊不近詠歌卿雖訥於言而辯於才可即制付使者昉答啓

臣昉啓奉勑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
不一託情風什希世罕工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寧
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性與天道事絕稱言豈其
多幸親逢旦暮臣早奉龍潛與賈馬而入室晩屬天
飛比嚴徐而待詔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取求不
疵表於辯才之戲謹輒牽率庸陋式訓天旨拙速雖
效蚩鄙已彰臨啓慚恧罔識所寘謹啓 文選

沈約 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宋度支尚書郎齊南清河太守梁初佐命累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

與范述曾論齊竟陵王賦書 述曾字子玄吳郡錢唐人齊永嘉太守入梁終太中大夫竟陵王幼時高帝引述曾爲之師友

夫耿沉滄流則不識涯涘雜陳鐘石則莫辯宮商雖
復吟誦環廻編離字滅終無所辨仰酬麈旨徽表寸
長

答沈驎士書 驎士見齊

獨往之業雖聞前載高塵逸軌罕或共時未嘗不拊
衷興懷望古遐矚尊賢拔俗遙然沉冥自遠幽貞之
操義高篆策雖蔣詡不窺城市鄭真名動京師何遠

之有名山既鄉內所豐清川又坐臥可對不出戶庭而與禽尙齊美哉約少不自涯早愛蟲鳥遂食推遷未諧夙願冀幽期可托克全素履與尊弋釣泉皐以慰閑暮則生平之心於此遂矣

與陶弘景書 一作啓○此可入道

先生糠秕流俗超然獨遠列霓羽帶揔轡雲霞方當名書絳簡身游玄闕憑星夕臥望日朝飡而至理深微曖焉難睹雖欲下風問道未知厥路若夫栖遲關遠咀嚥瓊芝出入清都師友靈聖循崖反跡無鈌惟心 並藝文類聚○玄闕茅山志作玄關瞹焉作瞹然

報博士劉杳書 杳字士深平原人懷慰子歷尚書左丞○尺牘作與陶隱居誤 約郊居新構閣齋杳爲贊二首并所撰文章呈約約即命工書人題其贊于壁仍報杳書

生平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懽多與時奪日暮塗殫此心往矣猶復少存閑遠澂懷清曠結宇東郊匪云止息政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偃仲長游居之地休璉所述之美望慕空深何可髣髴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贊辭采妍富事義畢舉句韻之間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弘多輒當置之閣上坐臥嗟覽別卷諸篇並爲名製又山寺既爲警策諸賢從時復高奇解順愈疾義兼乎此遲比敘會更共申析

報王筠書 筠見後筠爲詩呈約約書報之

覽所示詩實爲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夔牙接響顧有餘慙孔翠羣翔豈不多愧下情拙目每佇新奇爛然總至懽興已盡會昌昭發蘭揮玉振克諧之義寧比笙簧思力所該一至乎此歎服吟研周流戀念昔時幼壯頗愛斯文含咀之間倏焉疲暮不及後進誠非一人擅美推能寔歸吾子遲比閑日清覯乃申 盈字尺牘作盈宁下情一作古情佇作好歡與作懽興振作服誤比作出戀作忘申作中誤

與徐勉書 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許與勉素善遂以書陳情于勉勉爲言于高祖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先是約嘗侍讌與帝疏栗事少帝三事約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嘗有憾於張稷稷卒帝與約言之約對失旨及病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事不自已帝聞大怒約懼遂卒

吾弱年孤苦傍無朞屬往者將墜於地契濶屯邅困於朝夕崎嶇薄宦事非爲己望得小祿傍此東歸歲逾十稔方忝襄陽縣公私情計非所了具以身資物不得不任人事永明末出守東陽意在止足而建武肇運人世膠加一去不返行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

政多門因此謀退庶幾可果託卿布懷於徐令想記未忘聖道聿興謬逢嘉運往志宿心復成乖爽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由恩奪誠不能弘宣風政光闡朝猷尚欲討尋文簿時議同異而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覩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體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僶俛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筭豈

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曷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堪惟思是策 并梁書

賀齊明帝登祚啓 明帝廢鬱林王自立約時為東陽太守

竊惟皇源浚遠帝寶連暉基深慶厚道貫萬葉而鬱林凶德早樹行悖人經逖聽之所未書宗廟之殆如綴百靈聳動九服迴遑結后來之望思庇民之主日月以冀遐邇翹心伏惟陛下大聖在躬君德夙表龍章日絲煥若麗天納麓賓門道風遐被膺化神行無思不洽獄訟允歸天人戴仰屈飛龍之眇響紆汾陽之遠情運兗心以臨億兆敷舜烈以膺寶命雖中宗之興殷道宣后之隆漢德異世同符千載一揆刑措之業方遠隆平之基在焉率土含欣懷生戴賴況臣早蒙覆潤夙荷恩靈踴躍外畿心不勝慶謹緝民和式流皇澤塗歌里抃載懷鳧藻

謝賜軫調絹等啓

霜紈雪委霧縠冰鮮昔劉氏歸國未聞漢儲之禮曹植還藩非降魏兩之賜恩逾枉道賚深束帛

謝勑賜絹葛啓

素采冰華絺文霜潔變溽暑於閨閤起凉風於襟袖

謝勑賜冰啓

竊惟司寒輟響眇自前代凌室曠官歷茲永久聖功闡物逸典備甄窮深既採園池靡用有籍黍秬無災霜雹 並藝文類聚

謝賜甘露啓 此當入釋

約言左右徐儼宣勑垂賜法音寺松葉上甘露臣往年經見不過霑條而已時或凝結纔若輕霧未有玉聚珠聯光粲若是寔由積仁上通冥德下降故能委華霄極霧被後彫慈旨曲洽頒此祥賚不任欣荷謹以啓事謝以聞 初學記

謝賜交州檳榔千口啓

龍編嘉實厥包遐遠（北戶錄注）

爲皇太子謝賜御所射雉啓（齊文惠太子居東宮約爲步兵校尉管書記遷太子家令）

輕鑾徐動密蹕徐張黃間所發矢無虛發南皮之獲未足稱工臣任惟守器事隔陪奉天慈曲降賜物頒禽

爲東宮謝勑賜孟嘗君劍啓

田文重氣狥名四豪莫及寶劍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算遠遺物足奇謹加玩服以深存古之懷

謝齊竟陵王教撰高士傳啓（約與蕭琛等與竟陵王遊蕭爲得人）

竊聞高尚其事義光爻象賢者避世聲煥典墳豈徒激貪勉競澡身浴德而已爾乃大弘義訓百代通風是以梁鴻蘇伯記遠迹於前叔夜士安書高塵於後雖去取異情羣略殊軫而獨行必彰片言罔極貞操與日月俱懸孤芳隨山壑共遠明公得一含道體二居宗迹屈巖廊之下神游江海之上愛奇商洛訪美東都盖欲隱顯齊功出處同致巢由與伊旦並流三辟與四門共軌肅奉明規思自磬勗

謝竟陵王示永明樂歌啓

鳳綵鸞章霞鮮錦縟覩寶河宗未必比麗觀樂帝所遠有慙德雖日月在天理絕稱詠而徘徊光景不能自息

謝竟陵王賚毋赫國雲氣黃綾裙襦啓

竊以積絲成絲散繭爲花巧擅易水之間價貴蒙毫之下氐受祿爲蠶䖟荷彌深聖恩曲漸自葉流根複東緼裾豈伊恒飾榮新之寵固難輕報

謝司徒賜北蘇啓（司徒竟陵王也○北蘇北方乳酪也西河舊事云祁連山冬夏寒涼宜牧牛牛充肥乳酪好）

曠阻陰山之外眇絕蒲海之東自非神力所引莫或

輕至聖慈普洽（缺）遍匆薇停鑣懼喘既弘道於世務方駕四衢又興言於俗表

謝啓（竟陵王子良爲丹陽尹後徙都督南兗徐青冀五州此啓似約爲子良作）

臣以萊孱初無秀業伊天宅照藉海憑瀾王爵早加藩麾夙樹進不能閑詩西楚好禮北河退無以振宋六條宣風萬里懷慙𢥠懼載溢心顏徙旆淮區遷金濟服朱驂出邸青組臨方瞻惟徽寵俯仰亡厝（藝文類聚）

爲柳世隆謝賜樂游胡桃啓（世隆見齊）

挺自禁園味逾井絡動物迴祇在微必應此乃胡羯

弇逃吉之先見者也名物志

今年帖

今年約垂故尒始得此事至沈約白十一月十六日

渾化帖○約垂一作殆差

書記洞詮卷第七十一 終

書記洞詮卷第七十二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梁七

徐勉 字修仁東海郯人歷侍中中書令特進右光祿大夫

誡子崧書

勉歷爲侍中加中書令雖居顯位不營產業家無蓄積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軿如其不才終爲他有嘗爲書誡其子崧

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

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爾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詳味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寔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歛若此事衆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間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利入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事寔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既應

營婚又須住止吾淸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宜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爾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大惟功德處小以爲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既牽挽不至又不可中途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

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畝相屬華樓迥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峰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竝饒菰蔣湖裏殊富芰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筆勢所至爾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況汝曹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姑熟田地甚爲舄鹵彌復何安

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髣髴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亾更貽耻笑若有所收獲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霑之諸女爾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敕略言此意政謂爲家以來不事資產暨立墅舍以乖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

心力稍單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閒隙負杖躡屩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茲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吾豈知如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過竝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梁書

〇家世先世南史作家本先門丞薦作丞薦事衆作衆事間營作閒營非在不在並作存近營作近脩猶

爲不必作猶不爲少孤蔣作荷發筆勢作事意此吾作此直儒典作外典始熟作淛熟何安作可安理治作理事以乖作似乖吾豈知如何作豈如之何

謝敕賜絹啓

臣勉言傳詔傳靈惠宣敕垂賜絹二十疋伏惟皇太子睿情天發粹性玄凝作震春方繼離朱陸嘉日茂辰畢宮告始龍樓𦤎曜博望增華含生凫藻率土抃躍臣運屬會昌命逢多幸預奉休盛復頒恩錫白縑𦤎獨麗之色兼兩邁丘園之賁慶荷之情實百常品不任下情謹奉啓謝聞謹啓初學記

伏挺字士標平昌安丘人○南史字士標

致僕射徐勉書

挺累爲晉陵武康令罷縣還仍於東郊築室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素多與交游故不能久事隱靖時勉以疾假還宅挺致書以觀其意勉答之挺遂出仕尋除南臺治書因事納賄懼罪爲道人還俗徵入爲京尹

昔士德懷顧戀興數日輔嗣思友情勞一旬故知深心所係貴賤一也況復恩隆世親義重知己道庇生人德弘覆盎而朝野懸隔山川邈殊雖咳唾時沾而顏色不覿東山之歎豈云旋復西風可懷孰能無思加以靜居廓處顧影莫酬秋風四起園林易色涼野寂寞寒蟲吟叫懷抱不可直置情慮不能無託時因吟詠動輒盈篇揚生沈鬱且猶覆盎惠子五車彌多蹐駮一日聊呈小文不期過賞還逮隆渥累牘兼翰紙縟字磨誦復無已徒恨許與過當有傷準的昔子建不欲妄讚陳琳恐見嗤哂後代今之過奢餘論將不有累清談挺竄迹草萊事絕聞見藉以謳謠得之輿牧仰承有事砭石仍成簡通娱腸悦耳稍從擯落宴處榮觀務在滌除綺羅絲竹二列頓遣方丈員案三桮僅存故以道變區中情沖域外操彼絃誦賁茲觀損追留庚之却粒念韓卿之辭榮睠想東都屬懷南岳鑽仰來旣有符下風雖云幸甚然則未喻雖復

帝道康寧走馬行却由庚得所寅亮有歸悠悠之人展氏猶且攘袂浩浩白水甯叟方欲搴裳是知君子拯物義非徇己思與赤松子遊誰其克遂願驪之仁壽綏此多福雖則不言四時行矣然後黔首有庇薦紳靡奪白駒不在空谷屠羊豫蒙其賚豈不休哉豈不休哉昔杜真自閉深室郎宗絕跡幽野難矣誠非所希井丹高潔相如慢世尚復游涉權門雍容鄉邑常謂此道爲泰每竊慕之方念擁篲延思以陳侍者請至農隙無待邀求挺誠好屬文不會今世不能促節局步以應流俗事等昌歜謬彼偏嗜是用不羞固

陋無憚龍門昔敬通之賞景卿孟公之知仲蔚止乎
通人猶稱盛美況在時宗彌爲未易近以蒲槧勿用
箋素多闕聊効東方獻書丞相須得善寫更請潤訶
儻逢子矦比復削牘

徐勉報伏挺書

復覽來書累牘兼翰事苞出處言兼語默事義周悉
意致深遠發函伸紙倍增憤歎卿雄州擢秀弱冠升
堂穿綜百家佃漁六學觀睎表其韶慧視色見其英
朗若魯國之名駒邁雲中之白鶴及占顯邑試吏腴
壤將有武城弦歌桐鄉謠詠豈與卓魯斷斷同年而

語邪方當見賞良能有加寵授飾茲簪帶寘彼周行
而欲遠慕卷舒用懷愚智既知益之爲累爰悟滿則
辭多高蹈風塵良所欽挹況以金商戒節素秋御序
蕭條林野無人相樂偃臥墳籍遊浪儒玄物我兼忘
寵辱誰滯誠乃歎美用有姝同今逖聽傍求與懷寤
宿白駒空谷幽人引領貧賤爲耻鳥獸難羣故當捐
此薜蘿出從鵷鷺無乖隱顯不亦休哉吾智乏佐時
才慙濟世稟承朝則不敢荒寧力弱途遥愧心非一
天下有道堯人何事得因疲病念從閑逸若使車書
混合尉候無警作樂制禮紀石封山然後乃返服衡

門實爲多幸但夙有風疚遘茲虛眩癠類士安羸戶
長孺簿領沈廢臺閣未理娛耳爛腸因事而息非關
欲追松子遠慕留矦若乃天假之年自當靖恭所職
擬非倫匹良覺辭費覽復循環爽焉如失清塵獨遠
白雲飄蕩依然何極猥降書札示之文翰覽復成誦
流連縟紙昔仲宣才敏藉中郎而表譽正平穎悟賴
北海以騰聲望古料今吾有慙德儻成卷帙力爲稱
首無令獨耀隨掌空使辭人扼腕式閭願見宜事掃
門亦有來思赴其懸榻輕苔魚網別當以薦城闕之
歎曷日無懷所遲萱蘇書不盡意 並梁書

陶弘景 字通明丹陽秣陵人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永明中上表辭祿隱句曲山改稱隱居梁時累加禮聘不出

答謝中書書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
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
夕日欲頹沈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
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答虞中書書

栖六翮於荆枝望綺雲於青漢者有日于茲矣而春
華來被草石開鮮辭動情端志交衿曲信知鄰德之

談無虛往牘夫子雖迹躡朱閤而心期岱嶺豈但散髮乎高岫似將飛霜於絕谷良為欽哉野人幸得託形崇阜息影長林每對月流歎臨風軫慨徒事累可豁而髮容難待自非齊生死於一致孰不心熱者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儻遇知己相與共憂揭來虞公茲焉可邁何為栖栖空勞鼓缶迫及暇日有事還童不亦皎潔當年而無忸前脩也

答趙英才書

子架學區中飛才甸外不肯掃門覓仕復懶彈鋏求通故偃蹇園巷從容郊邑昔所謂慠賓者此其是乎巖下鄙人守一介之志非敢蔑榮嗤俗自致雲霞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閑壠薪井汲樂有餘歡切松煮朮此外何務然亦以天地棟宇萬物同於一化死生善惡未之能聞（並藝文類聚）

與親友書

（弘景齊時除奉朝請常欲辭退與親友書以永明十年解職卜居茅山自稱華陽隱居徧歷名山尋訪仙藥）

疇昔之意不願處人間年登四十畢志山藪今已三十六矣時不我借知幾其神乎毋為自苦也（邵陵王蕭綸撰陶隱居碑銘）

與從兄書

仕宦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即抽簪高邁今三十六方作奉朝請頭顱可知不如早去（披遣）

與武帝論書啓（茅山志作表誤）

（武帝紀云帝草隸尺牘莫不精絕張懷瓘書斷云弘景善書師鍾王采其氣骨時稱與蕭子雲阮研等各得右軍一體）

奉旨左右中書復稍有能者惟周喜贊夫以含心之莠實侯夾鍾吐氣今既自上體妙為下理用成工每惟申鍾王論於天下進藝方興所恨微臣沈朽不能鑽仰高深自懷歎慕前奉神筆三紙并今為五非但字字注目乃畫畫抽心日覺勁媚轉不可說以讐昔歲不復相類正此即為楷式何復多尋鍾王臣心本自敬重今者彌增愛服俯仰悅豫不能自已啓（勁媚陶集作遒媚不能自已啓作不能以不啓）

又（陶集接前為一書今從要錄）

適復蒙給二卷伏覽標帖皆如聖旨既不顯垂允少留不敢久停已就摹素者一段未畢不赴今信紙卷先已經有兼多他雜無所復取亦請俟俱了日奉送兼此諸書是篇章體臣今不辨復得脩習惟願細書如樂毅論太師箴例依倣以寫經傳永存冥題中精

要而已素志一作索寘題作寘題

武帝答書

近二卷欲少留差不爲異紙卷是出裝書既須見前所以付耳無正可取備於此及欲更須細書如論箴例逸少迹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麤健恐非真迹太師箴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上二者已經至鑒其外便無可付也鑒一作止

與武帝啓

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爲非真竊自信頗涉有悟箴咏吟贊過爲淪弱許靖素段

遂蒙永給仰銘矜獎益無喻心此書雖不在法例而致用理均背間細楷兼復兩翫先於都下偶得飛白一卷云是逸少好蹟臣不嘗別見無以能辨惟覺勢力驚絕謹以上呈於臣非用脫可充閣願仍以奉上臣昔於馬澄處見逸少正書目錄一卷澄云右軍勸進洛神賦諸書十餘首皆作今體惟急就章二篇古法緊細近脫憶此語當時零落已不復存澄又云帖注出裝者皆擬賚諸王及朝士臣近見三卷首帖亦謂久已分本不敢議此正復希於三卷中一兩條更得預出裝之例耳天旨遂復頓給先卷下情益深悚息近初見卷題云第二十三四已欣其多今者賜書卷第遂至二百七十悅訝無巳天府如海非一餅所汲良用息心前後都已蒙見大小五卷於野拙之分實已過幸若非殊恩豈可觖望愚固本博涉而不能精昔患無書可看乃願作主書令史晩愛隸法又羡典掌之人常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惟充恣五慾實可耻愧每以爲得作才鬼亦當勝於頑仙至今猶然始欲翻然之自無射以後國政方殷山心歎默不敢復以閒虛塵觸謹於此題事故遂成煩黷伏願聖慈照錄誠慊歷代名畫記云出是弘景書畫並爲精絕

○益無喻心集作益無以喻偶作遇急就章二篇要錄作急就篇二卷益深集作益用歎默藝文作歎然

武帝答書

又省別疏云故當宜微以著賞此既勝事雖風訓非嫌非嫌然則所習聊試畧言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筆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擁腫點擊長則法離澌書促則字勢橫畫疎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笨鈍比並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值筆廉斷觸勢峰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稜稜

凛凛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爲甲科衆家可識亦當復由串耳六義可工亦當復由習耳一聞能持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大抵爲論終歸是習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爲之舊也張芝所以能善書工學之積也既舊且積方可以肆其談吾少來乃至不嘗畫甲子無論於篇紙老而言之亦復何謂正足見蚩於當今貽笑於後代遂有獨冠之言覽之背熱隱眞於是乎累眞矣此直一藝之精非吾所謂勝事此道心之塵非吾所謂無欲也(非嫌要錄作云云執筆集作執手點掣作點書笨一作莽循筆漸斷作値筆邅斷六義要錄作六文既舊且積作既學既積不嘗書畫作不能嘗書精作工)

與武帝啓

二卷中有雜迹謹疏注如別恐未允衷并竊所摹者亦以上呈近十餘日情慮悚悸無寧涉事遂至淹替不宜復待塡畢餘條竝非用惟叔夜威輦二篇是經書體式追以單郭爲恨伏按卷上第數甚爲不少前旨惟有四卷此書似是宋元嘉中撰集當由自後多致散失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像讚洛神此等不審猶得存不(二卷集作第一卷允衷作未允愚衷情作精存不作存者)

第二十三卷(今見有十二條在別紙)按此卷是右軍書者惟有八條前樂毅論書乃極勁利而非甚用意故頗有壞字太師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乃是書扇題屛風好體其餘五片無的可稱臣濤言一紙(此書乃不惡而非右軍父子不識誰人迹又似是摹)給事黃門一紙治廉瀝一紙(凡二篇並是謝安衛軍參軍任靖書)後又治廉瀝狸骨方一紙(是子敬書亦似摹迹○書扇題屛風集作書扇頭屛風集治事黃門二紙治廉瀝一紙注云是子敬書亦似摹跡)

右四件非右軍書

二十四卷(今見有二十一條在)按此卷是右軍書者惟有十一條(並非甚合跡兼多漫柝於摹處難復委悉)前黃初三年一紙(是後人學右軍)繆襲告墓文一紙(是許先生書)抱憂懷痛一紙(是張澄書)五月十一日一紙(是摹王珉書被油)尚想黃綺一紙遂結滯一紙(凡二

篇並後人所學甚拙惡)不復展一紙(是子敬書)便復改月一紙(是張翼書)五月十五日繇白一紙(亦是王珉書)治欬方一紙(是謝安書)

右十條非右軍書(集第二十四卷摹處作摹起)

伏恐未垂許以區別今謹上許先生書任靖書如別比方卽可知王珉張澄謝安張翼書公家應有

武帝答書

省區別諸書良有精賞所異所同所未可知悉可不耳給事黃門二紙爲任靖書觀其送靖書諸字相附近彼二紙靖書體解離便當非靖書要復當以點畫波擊論極諸家之致此亦非可倉卒運於豪楮且保

拙守中也許任二跡弁摹者並付反右三紙正書二十六日至嗣公所與二句集作與同所未可知靖並作靜離作雜其作所楷要錄作紙

與武帝啓

啓伏覽前書用意雖止二六而規矩必周後字不出二百亦褒貶大備一言以蔽便書情頓極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沈泉夜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顯然可觀若非聖證品析恐愛附近習之風永遂淪迷矣伯英既稱草聖元常寔自隸絶論旨所謂殆同璿璣神寶曠世以來莫繼斯理既明諸畫虎之徒當日就輟筆反古歸眞方弘盛世愚管預聞喜

佩無屆比世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繼以齊代名實脫略海内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非排弃所可黜涅而不淄不過數族今奉此論自舞自蹈未足逞泄自願以所摹竊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均思者必當贊仰踴躍有盈半之益臣與洪遠雖不相識從子詡以學業往來故因之有會但既在閣恐或以應聞知摹者所採字大小不甚均調熟看乃尚可恐筆意大姝此篇方傳千載故宜令迹隨名偕老益增美晚所奉三旨伏循字跡大覺勁密竊恐既以言發意意則應言而手隨意運筆與手會故益得諧稱

下情歡仰寶奉愈至世論咸云江東無復鍾跡常以歎息比日竚望中原廓清太丘之碑可就摹採今論旨云眞跡雖少可得而推是猶有存者不審可復幾字既無出見理自願得工人摹塡數行脫蒙見賜實爲過幸又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勝於自運不審此例復有幾紙垂旨以黄庭像讚等諸文可更有出給理自運之跡今不復希請學鍾法仰惟殊恩逸少上集旨准字草作學璿璣作一機日作自思管下有見字繼以齊代二句要錄作繼以齊名貴斯式務族作紙手隨一向集作心隨意運手與筆會比日作皆賜要錄作此垂集作來法作妙○比世與衆世以下疑各一篇

武帝答書

鍾書乃有一卷傳以爲眞意謂悉是摹學多不足論有兩三行許似摹徼得鍾書體逸少學鍾的可知近有二十許首此外字細畫短多是鍾法今始欲令人帖裝未便得付來月有竟者當遣送也鍾書集作鍾王

與武帝啓

逸少自吴興以前諸書猶爲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也見其緩異呼爲末年書逸少亾後子敬年十七八全放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今聖旨標題足使衆識頓悟於逸

少無復末年之譏阮研間近有一人學研書遂不復可別臣比郭摹所得雖粗寫字形而無復其用筆跡勢不審前後諸卷一兩條謹啓者可得在出裝之例復蒙垂給至年末間不此澤自天直以啓審非敢必覯以上並見陶貞白集法書要錄茅山志小異互注〇題集作斷間近作近詞

何胤字子季更字胤叔點弟仕齊歷左民尚書領驍騎中書令梁初累徵不就

疾篤書

何敬容特爲胤所親愛胤在若邪山嘗疾篤有書

田疇館宇悉奉衆僧書經並歸從弟敬容南史

王志字次道瑯邪臨沂人僧虔子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

雨氣帖

一日埀申紙■正爾雨氣方昏得告深慰吾夜來患喉痛憒憒何■晚當故造遲敘談惟反不具寶章集

阮研字文幾陳留人官交州刺史善書庾肩吾云阮居今觀古窺衆妙之門雖師王祖鍾終成別構一法

道增帖

道增至得書深慰巳熱卿何如吾甚匆匆始過嶠今便下水未因見卿爲歎善自愛異日當至上京有因道增行所有少字不具阮研頓首四月一日大觀帖米云僞

王樂道

與穆四

出師頌絕妙古語借書一瓻還書一瓻唐韻古之借書盛酒瓶名曰瓻王樂道與穆四書云云後人遂訛爲癡也楊用修六書索隱引証云借用鴟揚堆酒箴所謂鴟夷也唐詩金錢百萬酒千鴟

書記洞詮卷第七十二終

書記洞詮卷第七十三

江東　梅鼎祚　簒輯

梁八

袁昂字千里陳郡陽夏人初名千里齊武帝改名歷梁司空侍中尚書令

諭人書

昂齊永明時爲武陵王長史丁內憂服未除而從兄彖卒昂父顗宋泰始初坐事誅死昂幼孤爲彖所養乃制朞服人有怪而問之者昂致書諭之

竊聞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宅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緦明之典籍孤子夙以不天幼傾乾廕資敬未奉過庭莫承藐藐沖人未達朱紫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方每假其談價虛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兼開拓房宇處以華曠同財共有恣其取足爾來三十餘年憐愛之至無異於已姊妹孤姪成就一時篤念之深在終彌固此恩此愛畢壤不追既情若同生而服爲諸從言心即事實未忍安昔馬棱與毅同居毅亾棱爲心服三年由也之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雖識不及古誠懷感慕常願千秋之後從服朞齋不圖門衰禍集一旦草土殘息復罹今酷情惟慟絕彌劇彌深今以餘喘欲遂素志庶寄其罔慕之痛少伸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率迷而至必欲

行之君問理所歸謹以諮白臨紙號哽言不識次梁書

○無異於已南史作言無異色史云昔馬棱與從弟毅同居情作尋號哽作哽咽

謝高祖啓

昂齊永元末爲吳興太守義師至京師昂拒境不受命高祖手書諭之天監二年以昂爲後軍臨川王參軍事昂奉啓謝高祖詔答

恩降絕望之辰慶集寒心之日焰灰非喻荑枯未擬摳衣聚足顚狽不勝臣遍歷三墳備詳六典巡校賞罰之科調撿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三章於聖人之世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酆邑方構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於斮戮之人賒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推恩及罪在臣實大披心瀝血敢乞言之臣東國賤人學行何取既殊鳴鴈直木故無結綬彈冠徒藉羽儀易農就仕往年濫職守秩東隅仰屬龔行風驅電掩當其時也負鼎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頓昏大義殉鴻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三吳險薄五湖交通屢起田儋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慕君魚保境遂失師涓抱器後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殉衆誰曰不然幸約法之弘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粲遂乃頓釋鉗赭斂骨吹魂還編黔庶濯疵蕩穢入楚游陳天波既洗雲

油遽沐古人有言非然之難處然之難臣之所荷濟
古不書臣之所然未知何地（案南史作宜調作洞推作雅約法上有因字）

高祖答

朕遺射鉤卿無自外（並梁書）

上武帝古今評書啟

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
風氣

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有充悅而舉體沓拖殊
不可耐

羊欣書如大家婢爲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澀終

不似真

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好尚風範終不免寒乞

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叢悴不復排突英賢

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

施肩吾書如新亭傖父一往見似揚州人共語便音
態出（武帝評書作吳施鼎按施肩吾乃唐人此必庾肩吾之誤也）

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
快

殷鈞書如高麗使人抗浪甚有意氣滋韻終乏精味

袁崧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

蕭子雲書如上林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

曹喜書如經論道人言不可絕

崔子玉書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絕望之意

師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逝

韋誕書如龍威虎振劍拔弩張

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有神

鍾司徒書字十二種意意外殊妙實亦多奇

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

張伯英書如漢武帝愛道憑虛欲仙

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

梁鵠書如太祖忘寢觀之喪目

皇象書如歌聲繞梁琴人捨徽

衛恒書如插花美女舞笑鏡臺

孟光祿書如崩崖人見可畏

李斯書世爲冠蓋不易施平

張芝經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賢共類
洪芳不滅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絕妙（元蘇霖書法鉤玄引作梁武帝評書霖跋云右梁武帝評書與袁昂書評語意大同小異互有得失參考異同真僞難辨以後米元章評書說梁武帝由此觀之則昂僞矣〇淳化帖僧智果巳作武評）

右二十五人自古及今皆善能書奉勑遣臣評古今

書臣既愚短豈敢輙量江海但聖旨委臣斟酌是非謹品字法如前伏願照覽謹啟普通四年二月五日

內侍中尚書令袁昂啓

勅旨具之如卿所評臣謂鍾繇書意氣密麗若飛鴻戲海舞鶴遊天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蕭思話書走墨連綿字勢屈強若龍跳天門虎卧鳳閣薄紹之書字勢蹉跪如舞女低腰偎人嚬樹乃至揮毫振紙有疾閃飛動之勢臣淺見無聞暗於明滅寧敢謬量山海以聖命自天不得斟酌過失是非如獲湯炭（法書要錄○字學新書又載昂評鍾繇書云繇真書絕世剛柔備焉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

以來一人而已若其行書則羲獻之亞草書則衛索之下八分則有魏受禪碑稱此爲最也）

裴邃（邃字淵明河東聞喜人歷豫州刺史）

致呂僧珍書（僧珍字元瑜東平范人歷領軍將軍）

（邃廣陵太守與鄉人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其妻甥王家之密啓高祖左遷始安太守邃志欲立功邊陲不願閑遠乃致書僧珍未至郡以拒魏師遷雲麾府司馬）

昔阮咸顏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爲三始非其願也將如之何（南史○謝朏謂顏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太守今卿又爲始安所謂二始）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剡人仕齊治書侍御史入梁歷南康王諮議參軍）

辭府牋

（僧孺爲南康王長史蘭陵太守行府州國事王典籤湯道愍用事於內僧孺每裁抑之道愍遂謗訟僧孺逮詣南司奉牋辭府○南史云初武帝問僧孺妾媵之數對曰臣室無傾視及在南徐州友人以妾寓之行還妾遂懷孕爲道愍所糾坐免官）

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正冠李下既貽疵辱方致徽纆解箓收簮且歸初服竊以董生偉器止相驕王賈子上才爰傅卑主下官生年有値謬仰清塵假翼西雍竊步東閣多慙袨服取亂長裾高榻相望直居坐右長階如畫獨在僚端借其從容之詞假以寬和之色恩禮遠過申白榮望多廁應徐厚德難逢小人易說方謂離腸隕首不足以報一言露膽披誠何能以

酬屢顧寧謂罻羅裁舉微禽先落閶闔始吹細草仍墜一辭九畹方去五雲縱天網是漏聖恩可恃亦復孰寄心骸何施眉目方當橫潭亂海就魚鼈而爲羣披榛捫樹從虺虵而相伍豈復仰聽金聲式瞻玉色顧步高軒悲如霰委踟躕下席涙若綆縻

與友人何炯書（炯字士光胤從弟歷治書侍御史○藝文作與何遜書誤）

（僧孺免官久之不調炯猶爲王府記室乃致書於炯以見其意久之起爲安西成王參軍）

近別之後將隔寒暄思子爲勞未能忘弭昔李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悵恨且或吟謡況歧路之日將離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測盎盡地刻木昔人所惡叢

棘既累於何可聞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愛同
鄒季淫淫承睫吾猶復抗手分背羞學敧人素鍾肇
節金飈戒序起居無恙動靜履宜子雲筆札元瑜書
記信用既然可樂爲甚且使目明能祛首疾甚善甚
善吾無昔人之才而有其病癲眩屢動消渴頻增委
化任期故不復呼醫飲藥但恨一旦離大辱蹈明科
去皎皎而非自汚抱鬱結而無誰告丁年蓄積與此
銷亾徒切高價厚名横叨公器人爵智能無所報筋
力未之酬所以悲至撫膺泣盡而繼之以血顧惟不
肖文質無所底蓋困於衣食迫於飢寒依隱易農所

志不過鍾庾久爲尺板斗食之吏以從阜衣黑綬之
役非有奇才絕學雄略高謨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
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璧歸趙飛矢救燕偃息藩
魏茸臥安郢腦日逐髓月支擁十萬而横行提五千
而深入將能執圭裂壤功勒景鐘錦繡爲衣朱丹被
轂斯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已直以章句小
才蟲篆末藝含吐緗縹之上翩躚樽俎之側委曲同
之鍼縷繁碎譬之米鹽孰致顯榮何能至到加性疎
澀拙於進取未嘗去來許史遨遊梁竇俛首脅肩先
意承旨是以三葉靡遷不與運并十年未徙孰非能

薄及除舊布新清晷方旦抱樂銜圖訟謳有主而猶
限一吏於岑石隔千里於泉亭不得奉板中涓預衣
裳之會提戈後勁厠龍豹之謀及其投劾歸來恩均
舊隷升文石登玉陛一見而降顏色再覩而接話言
非藉左右之容無勞羣公之助又非同席共研之夙
逢筲餌巵酒之早識一旦陪武帳仰文梔備聃佚之
杜下克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據操撮之
雄官參人倫之顯職雖古之爵人不次取士無名未
有躡景追風奔驟之若此者也蓋基薄墻高塗遙力
蹪傾蹷必然顛匐可俟竟以福過災生人指鬼瞰將

均宥器有驗傾危是以不能早從曲影遂乃取疑邪
徑故司隸懍懍思得應弦譬懸厨之獸如離繳之鳥
將充庖鼎以餌鷹鸇雖事異鑽皮文非刺骨猶復因
茲舌杪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畀北方次可以論輸左
校變爲丹赭充彼舂薪幸聖主留善貸之德紆好生
之施解網祝禽下車泣罪愍茲恚詬憐其觳觫加肉
朽骨布葉枯株輟薪止火得不銷爛所謂還魂斗極
追氣太山止復除名爲民幅巾家巷此五十年之後
人君之賜焉木石感陰陽犬馬識厚薄圓首方足孰
不戴天而竊自有悲者蓋士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

無美惡入宮見妬家貧無苞苴可以事朋類惡其鄉原耻彼戚施何以從人何以狥物外無犇丞之友内乏强近之親是以構市之徒隨相媒蘖及一朝捐棄以快怨者之心吁可悲矣蓋先賢後賤古富今貧季倫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具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況復霜銷艸色風搖樹影爽蟲夕吅含輕重而同悲秋葉晩傷雜黃紫而俱墜蜘蛛絡幕熠燿爭螢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鳴雞吠犬侻肩事妻子舉手謝賓游方與螢丞為鄰永用蓬蒿自沒愾其長息忽不覺生之為重素無一

廛之田而有數口之累豈曰匏而不食方當長為傭保餬口寄身溘死溝渠以實螻蟻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士友抱接膝之歡履足差肩摛綺縠之清文談希微之道德唯吳馮之遇夏馥范式之值孔嵩愍其留賃憐此行乞耳儻不以垢累時存寸札則雖先犬馬猶松喬焉去矣何生高樹芳烈裁書代面筆淚俱下

梁書○吁可悲矣書作呼悲可矣范式作范彧誤見孔嵩傳並從藝文鈔一作郭顧惟作顧實謨作談蹁躚作跰跹檐作陛魂作傀具作萬霜銷作露鏽匏而作匏瓜抱接膝之歡作抗首接膝道德作至道

答江琰書

猥惠嘉音用蠲疾首發函伸紙朗若披雲等嶰谷之清音比洞庭之高曲辭則美矣而擬其非倫譬亭海鳥以醇醪嘉膳栖林狁以崇楹曾拱苟非其實立有驚怖況復以一離訴棄賓實灌然豈復能使一筍可輕八厨斯引且登清漢乍棄黃汙望影析支爭塗再楫其或蹲林臥石豁卉班荆不過田畯野老漁父樵客酌醴焚枯鳴鳴相勞羹藜含糗果然滿腹寧有幡旗貴客車馬大賓獻書盡先賢之德作頌罄前皇之美豈不俯拾青紫坐享大夫況復詠高梧而賦脩竹背清淮而遊長苑留東閣以從容登石室而高視豈與夫身沒名隕同年而共毀譽哉

與陳居士書

雲波遥夐燕越數千行雲鬱術征禽難使用隔巾車未能撥札引領南望悵矣心飛幸因劣薄懷章貴壤依然谷口覺子眞之咫尺靜睇巖灘信子陵之非遠已入虛白之室用披蓬蒿之徑稟紛綸之高論承希微之妙旨虛往實歸用袪塵惑

謝齊竟陵王使撰衆書啓

伏惟殿下銅爵始成早摛從后之句柏梁初構首屬驂駕之辭楚史所受曾不云述沛獻斯陳良未足採徒以顧托後車以望西園之客攝齊下坐有糅南皮

之游謬服同於魯儒竊吹等乎齊樂騶駕見柏梁詩作騶誤

為蕭監利求入學啓

竊以矯首伺飛不如脩弋跼足念遠莫若驅鑣故樸斲成於丹雘篠蕩資於栝羽敢因季末有志庠均為山資於一簣學海漸其微流

謝除吏部郎啓僧孺出監吳郡還除尚書吏部郎參大選

自一遇休明多逢渥澤出斯溝壤置之霄漢清塗華轍叨廁累仍顯職名階俄來倏至而智効必其無取尤怠忽焉已彰不意涵養更滋霶霈愈此始職樞華紛體恒選知非腆族必待俊民何言賤劣所或叨假

循涯測限生所不勝瞻恩奉德攸何能報

謝賜于陁利所獻檳榔啓于陁利國在南海生檳榔特精

竊以文軌一覃充仞斯及入侍請朔航海梯山獻琛奉貢充庖盈府故其取題任賦多述僉書萍實非甘荔葩尠美並藝文類聚

王僧孺為南海太守下教求士曰此境三閩奧壤百粵舊都漢開吳列分星畫部風序泱泱衣簪斯盛其川嶽所產豈直明珠大貝桂蠹翠羽而已哉孝實人經則有羅威唐頌學惟業本又有陳元士燮至於高尚獨往相望岷嶓懷仁抱義繼跡前史　按此為教尺牘亦載

陸倕字佐公吳郡吳人歷國子博士守太常卿

與僕射徐勉薦沈峻書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

峻博通五經尤長三禮遷侍郎兼國子助教倕為吏部郎與勉書勅奏兼五經博士

五經博士庾季達須換計公家必欲詳擇其人凡聖賢可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為群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聞講肆羣儒劉嵒沈宏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第謂宜即用此人命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世絕業傳於學者梁書〇聞南史作開命作令

遷吏部郎啓溱解鴻臚卿入為吏部郎參選事出為尋陽太守

臣器均濩落材同擁腫效非積山勤乖附地自叨榮秩列裁移氣序而坐延曲私遂被洪造自非割鲑識珠覩石知玉寧可以獲名理俗見採就教

謝勑使行江州事啓

封畛遐曠壓井與實陸海神皐偏屬茲境兼以茂親明德維翰作鎮宣述條教匡贊盛猷自非問望兼弘寧可擢膺嘉舉

為息纘謝勑賜朝服啓倕第四子纘早慧十歲通經為童子奉車郎卒

玄冕素帶出自禁財朱紱青綸降於皇府輝燭鄰黨震耀街衢姻族移聽朋儕改矚非臣璅弱所能陳報

爲張侍中謝啓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實欲强飯據鞍自窮心力濡足摩頂少報洪私徒課虛無空延鐘箭不悟爰降曲慈復叨清顯職司近切任掌摠綸魏選異才漢求高德官次恪居鮮非民譽仰瞻内省無一可階並藝文類聚

丘遲字希範吳興烏程人仕齊車騎錄事叅軍入梁歷司徒從事中郎

與陳伯之書伯之濟陰睢陵人終驍騎將軍太中大夫

伯之仕齊爲冠軍將軍驃騎司馬高祖起東昏假伯之節豫州刺史尋轉江州據尋陽以拒義軍高祖使説降之與衆俱下建康平遣還之鎮伯之愚闇聽鄧繕褚緭等謀復反兵敗亾命入魏魏以爲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天監四年臨川王宏北討遲

爲諮議叅軍領記室宏命遲私與伯之書伯之於壽陽歸梁爲西豫州刺史遲還拜中書郎〇梁典云武帝使呂僧珍寓書於陳伯之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弃鷰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時王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亾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弃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剚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代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堂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靦顏借命驅馳氊裘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況僞孽昏

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鷰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悢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惟北狄野心掘强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摠兹戎重方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

君其詳之丘遲頓首丘遲集○梁書自求多福止遺遇時生作遭逢明主稱孤作承家責作論推作收代作世言作述佩紫懷黃作懷黃佩紫南史朱跡上有昔字沙塞作沙漠

答舉秀才啓遲齊時州辟從事舉秀才除太學博士

方今八友盈庭五丞在幄七教畢脩九攻具舉猶乃物色關屠夢想巖釣故已天不愛寶野無遺賢輙仰宣皇猷俯罄愚蔽覘察衡閭詢事芻草如有片言入善一介可題謹聞絳闕恭奏青蒲藝文類聚

為范雲謝示毛龜啓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尚書右僕射

玄甲應於姬渚青髯符於夏室翺翔卷耳之陰浮游蓮葉之上藏采千載獻狀一朝斯誠陛下至德動天

窮神為化故能寶瑞開圖珍祥映諜懷星抱月負字銜書闇出蕃籙繼踵郊甸玉海○映一作輿

范縝字子真南鄉舞陰人齊宜都太守入梁歷尚書左丞徙廣州追還終國子博士

與王僕射書

君侯匡輔聖朝中夏無虞既盡美矣又盡善矣唐堯非不隆也門有謗木虞舜非不盛也庭懸諫鼓周公之才也樂聞譏諫故明君賢宰不憚諤諤之言布衣貧賤之人咸得獻其狂瞽先王所以存而勿亾得而勿失功傳不朽名至今者用此道也藝文類聚

蕭子範字景則齊豫章王嶷子梁秘書監光祿大夫

到府牋

子範歷除南平王從事中郎王薨遷宣惠諮議參軍臨賀王信威長史歷官十餘年不出藩府常以自慨而諸弟並登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為到府牋

上藩首佐於茲再忝河南雖伏自此重升以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寵還羞年鬢梁書○升南史作叨

蕭子雲字景喬子範弟歷國子祭酒南徐州大中正

答武帝

子雲善草隸為時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嘗答勑云先是高祖嘗謂子雲曰子敬之書不及逸少近見特跡遂逼於卿

臣子雲奉勑使臣寫千字文今已上呈臣昔不能拔

賞隨時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年三十六著晉史一部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勢而已十餘年來始見勑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達字體又以逸少不及元常猶子敬不及逸少因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法元常迨爾以來自覺功進此稟自天論臣先來猶恨巳無臨池之勤又不參聖旨之奧仰延明詔伏增悚息侍中國子祭酒南徐州太守臣子雲啓上法書要錄

啓武帝

梁初郊廟未革牲牷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始建言宜改啓曰

伏惟聖敬率由尊嚴郊廟得西鄰之心知周孔之迹載革牢俎德通神明黍稷蘋藻竭誠嚴配經國制度方懸日月垂訓百王於是乎在臣比兼職齊官見伶人所歌猶用未革牲前曲圜丘眂燎尚言式備牲牷北郊誠雅亦奏牲云孔備清廟登歌而稱我牲以潔三朝食舉猶詠朱尾碧鱗聲被鼓鐘未符盛制臣職司儒訓意以爲疑未審應改定樂辭以不

武帝勑答

此是王者守株宜急改也

答武帝勑

勑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答之勑並施用

般薦朝饗樂以雅名理應正採五經聖人成教而漢來此製不全用經典約之所撰彌復淺雜臣前所易約十曲惟知牲牷既革宜改歌辭而猶承例不嫌流俗乖體既奉今旨始得發矇臣夙本庸滯昭然忽朗謹依成旨悉改約制惟用五經爲本其次爾雅周易尚書大戴禮即是經誥之流愚意亦取兼用臣又尋唐虞諸書殷頌周雅稱美是一而復各述時事大梁革服偃武脩文制禮作樂義高三正而約撰歌辭惟浸稱聖德之美了不序皇朝制作事兼頌前例於體爲違伏以聖旨所定樂論鍾律緯緒文思深微命世一出方懸日月不刊之典禮樂之教致治所成謹一二採綴各隨事顯義以明制作之美覃思累日今始克就謹以上呈 並梁書

書記洞詮卷第七十三終

書記洞詮卷第七十四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梁九

劉孝綽 字孝綽彭城安上里人本名冉勔之孫歷秘書監

送瑞鼎詣相國梁公啓 即武帝也孝綽齊末代撰

生木游火之禽夾階紀朔之華白環銀瓮之迹素雉金船之瑞自天有祚不爲定於郟鄏虛其所止非獨在於汾陰 藝文類聚

謝高祖啓 初孝綽與到洽友善同游東宮自以才過於洽每於宴坐常嗤鄙其文洽銜之及孝綽爲廷尉正攜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洽爲御史中丞劾孝綽免職自後高祖數使僕射徐勉慰撫之每朝會常引與焉爲籍田詩又使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孝綽爲工即日敕起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啓謝高祖又啓謝東宮

臣不能銜珠避顛傾柯衛足以茲疎悻與物多忤兼逢匿怨之友遂居司隸之官交構是非用成萋斐日月昭回俯明枉直獄書每御輒鑒蔣濟之冤炙髮見明非關陳正之辯遂漏斯密網免彼嚴棘得使還同士伍比屋唐民生灰肉骨豈侔其施臣誠無識孰不戴天疎遠畝隴絕望高闕而降其接引優以旨喻於臣微物足爲榮隕況剛條落葉忽沾雲露周行所寘復齒盛流但雕朽汚糞徒成延奬捕影繫風終無効答

啓謝東宮 孝綽免官諸弟時隨藩在荊雍乃與書論共治不平者十事其辭皆鄙到氏又寫別本封呈東宮昭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也

臣聞之先聖以衆惡之必監焉衆好之必監焉豈非孤特則積毀所歸比周則積譽斯信知好惡之間必待明鑒故晏嬰再爲阿宰而前毀後譽後譽出於阿意前毀由於直道是以一犬所噬旨酒貿其甘酸一手所搖嘉樹變其生死又鄒陽有言士無賢愚入朝

見嫉至若臧文之下展季靳尚之放靈均絳侯之排賈生平津之陷主父自茲厥後其徒寔繁曲筆短辭不暇殫述寸管所窺常由切齒殿下誨道觀書俯同好學前載枉直備該神覽臣昔因立侍親承緒言飄風貝錦譬彼讒慝聖旨殷勤深以爲歎臣資愚履直不能杜漸防微曾未幾何逢訧罹難雖吹毛洗垢在朝而同嗟而嚴文峻法肆姦其必奏不顧賣友志欲要君自非上帝運超巳之光昭陵陽之虐舞文虛謗不取信於宸明在縲嬰纆幸得鑒於庸闇裁下免黜之書仍頒朝會之旨小人未識通方繫馬縣車息絕

朝覲方願滅影銷聲遂移林谷不悟天聽罔已造次必彰不以距違見疵復使引籍雲陛降寛和之色垂布帛之言形之千載所蒙已厚況乃恩等特召榮同趣家望古自惟彌覺多忝但未渝丹石永藏輪軌相彼工言搆茲媒該且欵冬而生已凋柯葉空延德澤無謝陽春並梁書○姚思廉文名察故諱必察爲必監

謝爲東宮奉經啓

皇太子四術夙知三善非學猶復旁求儒雅應物稽疑業光夏校德茂周庠諸矦宋魯於焉覲則忝陪盛禮莫匪國華臣雖職典經圖而同官不一推擇而舉

尚多髦俊寵光與被獨在選中他日朝聞猶茸夕死況茲恩重彌見生輕朝聞初學記作朝參誤

求豫北伐啓

或以臣素無飛將之目未從嫖姚之伍言易行難收功理絕然桓沖稱謝安無將略文靖公遂破苻堅山濤謂羊祜不強建成矦卒平孫晧彼臣之譬兩賢誠無等級小虜之方二寇勢踰枯朽

謝絨布啓

比納方綃既輕且麗珍邁龍水妙越鳥哭

謝給藥啓

一物之微遂留亭育名醫上藥爰自城府雖巫咸視診岐伯下鍼松子玉漿衛卿雲液比妙衆珍實云多愧並藝文類聚

謝晉安王餉米等啓

傳詔李孟孫宣教旨垂賜米酒瓜筍葅脯鮓茗八種氣苾新城味芳雲杜江潭抽節邁昌荇之珍疊□湯擢翹越葺精之美羞非純束野麏裛似雪之驢鮓異陶瓶河鯉操如瓊之粲茗同食[illegible]酢顏望揖免千里宿舂省三月種聚小人懷惠大懿難忘茶經

謝安成王賚祭孤石廟胙肉啓藝文刻作孝經誤

味過淪鳳珍越屠龍故使屏翳收風馮夷淨浪神居鵠首獨泛安流民幸同附得徼邅迍復等受釐頒純嘏恩靈所降信次委積報生以死竊聞斯義藝文類聚

與弟書

方弘游典墳窮歌林澗覽興衰於千載觀榮落於四時歲時記要

劉孝儀字子儀本名潛字孝儀孝綽第三弟歷豫章內史

北使還與永豐矦書孝儀還中書左遷安西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魏

足踐寒地身犯胡風暮宿客亭晨炊謁舍飄飄辛苦迄屆氈鄉雜種覃化頗慕中國兵傳李緒之法樓擬

衛律所治而毳幙難淹酪漿易厭王程有限時及玉關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入塞馬銜苜蓿嘶逗故墟人獲蒲萄歸種舊里稚子出迎善鄰相勞倦握蟹螯亟覆蝦椀每取朱顏略多自醉用此終日亦以自娛藝文類聚〇朔風尺牘作朔埃飄颻作飄颻逗作旋稚子作少子握作持每取一作未改〇永豐侯蕭撝見周

除建康令謝啓孝儀還中舍人出爲陽羨令甚有稱績擢爲建康令

所恐長安少年易爲操彈渭城游徼矜其獨勇清路道奴固知難㥘輕綏飛駕且見爲榮藝文類聚

謝女出門宮賜紋絹燭等啓

臣孝儀啓左右袁文成奉宣旨宜知臣私營嫈遣垂賜紋絹二十疋燭二十挺臣家本貧敝事多蹇闕柤室金縷本非所宜孟姬作具猶若未周姝澤曲臨珍華兼重制爲美服雙綺易儔秉而不息三夜有待臣名品甲末事傍榮賜慈渥之墜實見因心小人賤微豈能勝報初學記

謝始興王賜車牛啓孝儀起家始興王法曹行參軍後轉主簿

下官安於躡屩習以成性乘堅驅駿未所屑心慈渥無涯每垂獎飾無復難載之朋將申共弊之美濯龍望水未足儔光長門聽雷不能均響

謝始興王賜花紈簟啓

麗兼桃象周洽昏明便覺夏室已寒冬裘可襲雖九日煎沙香粉猶弃三旬沸海團扇可捐夏白孔六帖作虛冬作孤猶作不

謝始興王賜柰啓

酒泉之實稱於王賦瓜州之味記自張文亦有太冲嗟其夏成子建暢其寒熟潘園曜白孫井浮朱並見重於昔時而需恩於茲日

謝鄱陽王賜鉢啓名㧃高祖弟嗣王範愛奇好古招集文才此疑爲範耳

珍窮貨貢製極範金用貴寶樽文包龍鼎雕鏤海籍

圖載山經閱衆靈於器中弄神姦於掌裏足令任后所欲遠尠漢世少君有覿遥荒齊寢

爲晉安王謝東宮賜玉環刀啓王出鎮襄陽引孝儀爲安北功曹史王爲皇太子仍補洗馬

茵寄珍鋋利極鉤鋩謹當擁以雄身藉而安體不令北海小雍孤擅季滕之奇盧江佩刀獨表不欺之驗鉤御覽作銛

爲晉安王謝賜鵝鴨啓

形類沈文經符陶記晉臣羞筮吳覡未占復有背如車蓋胷垂却月口疑犀櫟脚似魚懸出九芝之池去

千金之沼

謝晉安王賜銀裝絲帶啓

雕鏤新奇織製精潔越中玉女不得關思上方名匠莫能議巧人情駭觀如見買臣之綬望貌移姿似逢子訓之術

謝晉安王賜椑啓

便得削彼金衣咽茲玉液卄踰萍實冷亞水圭立消煩餶頓除酩酊追嗤齊相進不剖之實遠笑魏君逢裂牙之味

謝晉安王賚蝦醬啓

龍醬傳卄退誠可陋䑛醢稱貴追覺失言上聖聞雷未之能覆嘉賓流歡羞無辭宴一作差以無辭○並藝文類聚

謝晉安王賜宜城酒啓

孝儀啓奉教垂賜宜城酒四器歲暮不聊在陰卽慘惟斯二理總萃一時少府鬬猴莫能致笑大夫落雉不足解顏忽值𣏌瀉椒芳壺開玉液漢樽莫遇殷杯未逢方平醉而遁仙羲和耽而廢職仰憑殊塗伇申私飲未曬罍耻已覩幘岸傾耳求音不聞霆擊澄神密眡豈覩山高愈疾消憂於斯已驗遵榮忽賤卽事不欺酩酊之中猶知銘荷初學記

謝太子賜五色藤筌蹄一枚啓

炎州采藤麗窮綺縟北戶錄○段公路云新州作五色藤筌臺時之精絕孝儀云云得非筌臺與筌蹄語訛歟佚來牀上常設胡床及筌蹄今海州歲貢藤鏡匣一筌臺一是也又本行經云河龍女名尼連茶邪上太子寶筌提

謝東宮賜橘啓

多置守民晉爲厚秩坐入縑素漢譬封君固以俛匹穰橙俯聯楚柚寧似魏爪借清泉而得冷豈如蜀食待飴蜜而成甜重似倒影陽池垂華金堞信可珍若榴於式乾貴蒲萄於別館

謝東宮賚酒啓

畢五齊之卄非九醞之法屬車未曾載油囊不得酤試儔仙樹葛玄泥背才比蒲桃孟他銜璧固知託之養性妙解怡神擬彼聖人羞得連類

謝豫章王賜馬啓名綜高祖子爲南兗州刺史奔魏○昭明孫蕭棟亦封

出自北冀來從東道儛越兩驂駈同八駿脩坂且厲無復良樂之鳴長楸可走不假幽幷之策

謝豫章王賜牛啓

觀其毛角相合骨像應圖叀流水而生光驚高限其如接遂使上阜輙駕下澤是驅憑軾脩途既獲坐馳之致馴拳廣庭方念載憂之勗

爲武陵王謝賜第啓

竊以南望朱鳥北距蒼龍右帶御溝左廻青路卑晏嬰之湫隘同潘岳之閑居臣幼自宮掖長游城府雖輪奐之美多門而館第之私未暇今輕舟將反高門遽錫遂茸宇築室百堵皆興雲屋連甍一朝弘敞

爲王儀同謝宅啓

昔晏嬰湫隘齊景營其爽塏孫歷無家晉武爲之築館或功高千載德重一時故蒙考室之榮以降茸宇之澤並辭而處傳芳前載臣才愧昔人恩同往哲豈宜妄荷重增疵忝但匈奴未滅遽當輪奐之美環堵

爲室遂得歌哭於斯

爲王儀同謝國姻啓

即日主書王靜民宣勑安吉主降嬪臣第三息實臣素里庸族蓬衡賤品事隔伊緡之理望絕下嫁之姬而聖慈猥洽皇姻曲逮荊布陋飾已膺几娛負薪微胤復降肅邕頻煩叨荷内外榮抃（並藝文類聚）

劉孝威（字孝威孝綽第六弟歷中庶子兼通事舍人）

謝賚林檎書

勇聞齊國止錫二桃遠至王仙方裁蒙數棗豈如恩豐漢篋賜廣魏奩妃女數千而僅通算郎計而方得生於玉井之側出自金膏之地上靈所貴下土希逢

謝賚錦被啓

邑黯蕭桃采踰聯璧鄂君慙繡楚侍羞珠雖復帝賜鶴綾客贈鴛綺高懸麗藻遠謝鮮明漢老悅其怪文魏馬驚其香氣

謝賚宫紙啓

臣與謝蝦俱慙且聖臣之衝梯實愧魯般之巧蝦之城壘特無禽子之守攻弱倂亾其勞甚薄策勳行賞爲渥過隆雖復鄴殿鳳銜漢朝魚網平準桃花中宮穀樹固以慙兹靡滑謝此鮮華（華初學記作光）

謝勑賚畫屏風啓

昔紀亮所隔惟珍雲母武秋所顧止貴琉璃豈若寫帝臺之基拂崑山之碧畫巧吳筆素踰魏賜馮商莫能賦李尤誰敢銘

謝賚熊白啓

竊以館有射熊之名臺無走狗之號上林絕胡人之搏禁地無張京之犯而突出羽川來攀御檻允踰厚璧殆惑朱公之價色麗燭銀將堪穆王之寶

謝晉安王賜婚錢啓（孝威爲晉安王法曹轉主簿母憂服闋除太子洗馬累遷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管記）

孝威問吉已通請期有日而賢夫之譽多愧張耳非壻之才偶同王粲聰言前事良以自羞曲降隆慈俯垂珍錫便使禽贄獲舉纁幣有資佩服寵靈殞越非報

爲皇太子謝勑賚功德馬啓 此當入釋

伏惟忘我徇物屈己濟民該天地而大捨摠日月而爲施既朓軛於金輪又解驂於紺馬出余吾之水服駒騊之廄名高夏后之龍價倍田方之牘謹當秣以栢葉飴以丹棗加之玉鞍飾之金絡

謝東宮賚鹿脯等啓

上林絕胡人之搏禁地無張京之犯而猶有班超游獵李廣馳射遠歸於厨吏入貢於腊人形圖二事之車影入九仙之鏡

謝東宮賚藕啓

色華玉樹味奪瓊漿根出楊池聞之僮約子爲靈散得自莊篇楚后江萍秦公海棗凡厥水羞莫敢相輩 並藝文類聚

謝東宮賚炭啓

洛城雪深不見海神之跡滹沱氷合無待王霸之覘聚而爲岳大壯黑山稱之以舩將重牙獸鑪生烽焰室滿紅光雉衷入而識奢鼠布焚而無汚 白孔六帖

謝南康王饟牛啓 一作書

雖復蜀守神牛秦公怒特穆王白角何氏瑩蹄無以逾其勁力邁其致遠直宿九重獲免跣步路休三逕且息徒行從祀井泉方無假於丞相騎至清廟又永笑於博陽 藝文類聚

劉孝標 字孝標本名峻平原人安成王戶曹參軍 魏書云孝標名法武父旋之早亾東陽平與兄法鳳隨母入魏出家爲尼僧太和中不蒙選授俱奔江南改名孝標北史云改名峻字孝標自序亦同

追答劉沼書 沼字明信中山魏昌人臨川王參軍秣陵令

高祖招文學之士有高才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沈浮故不任用峻乃著辨命論以寄其懷論成中山劉沼致書難之凡再反峻並爲申析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爲書以序之○南史武帝集文士策錦被事峻多帝數十事帝失色不復引見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子有天倫之慼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沬而其人已亾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弦歌而赴節但

懸劍空壠有恨如何懸一作職誤

與宋玉山元思書宋一作朱

驅馬金張之館飛蓋許史之廬習匡鼎之說詩騁谷雲之雕篆賓徒波湧輿輪霧息當是時也樂可言哉然靜思夫君愀焉歎何則方鑿圓枘鉏鋙難從翔鳥游魚蹉跎不御是以賈生懷琬琰而挫翮馮子握瑚璠而鎩羽天誕英逸獨擅民秀心貞筠箭德潤珪璋信人▮之水鏡一性之鎔範而荊南雄曲高音鮮和河西名驥減沒誰賞故若先生者進有三難退有三樂竊覩先生未能鴻翔鸞起騰霞躋漢將由圍空

桑麻田無負郭俛眉翕肩以斯故耳今賢弟賓從抗鱗奮翼或衣繡江塘或鳴騶洛渚連騎方驅擊鐘乃食蓼蹴若是吾子復何憂哉惟當纂兩仲之微迹襲二蹤之風流生與漁父同嬉死葬要離墓側金石可碎聲華無寂斯道坦坦先生幸其勗與

答郭峙

聞君子舊矣但人非豕鹿轉加遲滯波駛雨滯動間山川故無由交翮鷃鷰雜佩睨浮雲以搔首臨清風而浩歌變燧迴星亦云勞止並藝文類聚

稱族子訐獻書

劉訐字彥度兄歊字士光並履高操共卜築鍾山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尚書所何炯嘗遇之於路曰此人風神穎俊蓋荀奉倩衛寶之流也命駕造門拒而不答時族祖孝標與書稱之○按此亦見何佟之梁典不云為書尺牘作與何炯

訐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南史

送橘啓

南中橙甘青鳥所食始霜之旦採之風味照座劈之香霧噀人皮薄而味珍脉不粘膚食不留滓甘逾萍實冷亞冰壺可以薰神可以芼鮮可以漬蜜氊鄉之果寧有此耶橘錄○魏文帝與吳監論荊桃云南方有橘酢正裂人牙時有甜耳他方之果寧有匹者王弇州附注此啓於末云此啓似為南橘解嘲○東坡詩香霧霏霏欲噀人

劉之遴字思貞南陽涅陽人乳于歷太常卿湘東王繹殺之

啓皇太子

劉顯字嗣芳沛國相人岳陽王長史遷平西諮議參軍大同九年卒簡文帝為皇太子之遴啓請乃蒙令為誌銘曰繁弱挺質空桑吐聲分器見重播樂傳名誰其均之美有髦士禮著幼年業明壯齒厭飫典墳研精名理一見弗忘過目則記若訪賈逵如問伯始穎脫期出學優而仕議獄既佐芸蘭乃握摶鳳池水推全太學內參禁中外相藩岳斜光已迫須彼西浮百川到海還逐東流營營返魄汎汎虛舟白馬向郊丹旐背華野埃與伏山雲輕重呂掩書墳揚歸玄冢爾其戒行途窮士蔥弱蔦方施叢柯日拱燧柳萸春禽寒斂獻長空常晻陰泉獨湧祔彼故塋流芬相踵

之遴嘗聞夷叔柳惠不逢仲尼一言則西山餓夫東國黜士名豈施於後世信哉生有七尺之形終爲一棺之土不朽之事寄之題目懷珠抱玉有歿世而名不稱者可爲長太息孰過於斯竊痛友人沛國劉顯韞櫝藝文研精覃奧聰明特達出類拔羣闔棺郢都歸魂有日須鐫墓板之遴已略撰其事行今輙上呈伏願鴻慈降茲睿藻榮其枯骴以慰幽魂冒昧塵聞戰慄無地 梁書

與劉孝標借類苑書

孝標爲臨川王戶曹參軍給其書籍抄錄事類名曰類苑及成高祖撰華林徧略以高之

問聞足下作類苑括綜百家馳騁千載彌綸天地纏絡萬品撮道略之英華搜羣言之隱賾鈆摘既畢殺青已就義以類聚事以羣分述征之妙揚班儔也擅此博物何快如之雖復子野調聲奇知音於後世文信構覽懸百金於當時孱然無以相尚自非沈鬱澹雅之思安能閉志經年勤成著此吾嘗聞爲之者勞觀之者逸足下已勞於精力宜令吾見異書

劉孝標答劉之遴書

九冬有隙三餘暇時多游書圃代樹萱蘇若夫采壁亹於緗紈閲微言於殘竹嗢飫膏液咀嚼英華不知地之爲輿天之爲蓋靡測廻塘莫辨輿馬烏足以言乎是用周流墳素詳觀圖諜捃管聯冊纂茲英奇蛩蛩之誤止於善草周周之計利在銜翼故鳩集斯文蓋自綴其漏耳豈冀藏山之名播於士大夫哉 藝文類聚

書記洞詮卷第七十五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梁十

王筠 字元禮一字德柔瑯琊臨沂人僧虔孫歷太子詹事爲盜攻墜井卒

答湘東王示忠臣傳牋

元帝初爲湘東王撰忠臣傳有記託誡爭執法效節諸篇篇有序贊表上之以示筠筠答牋湘東又撰孝德傳有皇王天性諸篇

竊以孝實天經忠爲令德百行攸先一心靡忒昔淮南鴻烈事無的准沛王通論義止儒術東平獲譽良爲片言臨淄見稱文辭小道孰若理冠君親義兼臣

子謹當宣示遐邇光揚德音 藝文類聚

與諸兒論家世集書

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竝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世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世者也沈少傅約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已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 梁書

殷芸 字灌蔬陳郡長平人歷司徒左長史直東閣學士省

與建安太守到溉書 溉字茂灌彭城武原人歷國子祭酒

任昉卒芸與溉書其爲士友所推如此○尺牘作劉溉誤

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誰托 梁書○南史作何托

何遜 字仲言東海郯人歷水部郎廬陵王記室

爲衡山侯與婦書 蕭恭見前

昔人遨游洛汭會遇陽臺神仙髣髴有如今別雖帳前微笑涉想猶存而幄裏餘香從風且歇掩屏爲疾引領成勞鏡想分鸞琴悲別鶴心如膏火獨夜自煎思等流波終朝不息始知萋萋萱草忘憂之言不實團團輕扇合歡之用爲虛路邇人遐音塵寂絕一日三秋不足爲喻聊陳往翰寧寫款懷遲枉瓊瑤慰其

杼軸 藝文類聚

庾肩吾 字子愼南陽新野人歷度支尚書

謝曆日啓

凌渠所奏弦望既符鄧平之言錙銖皆合登臺視朔覩雲物之必書拂管移灰識權衡之有度初開卷始暫謂春留未覽篇終便傷冬及裘回厚渥比日爲年

謝賚粳米啓

出梁國之■祖兼水陸之姝品伊尹說而不至石崇豪所未及遇處嘌之得賓同符朗之舉著長河可塞上德無訓

答餉綾紋啓一作書

潔同雪霜華踰紵綺長裾可曳無愧王門之賓廣袖將裁翻有城中之製

謝賚銅硯筆格啓

煙磨青石巳踐孔氏之壇管插銅龍還笑王生之壁西域胡人臥織成之金簟游仙童子隱芙蓉之行郭莫不並出梁園來頒狹室踐一作賤插一作攝行障海錄碎事作行幢

謝賚菱啓一作庾信

上林紫水雜薀藻而俱浮雲夢清池間芙蓉而外發珍踰百味來薦畫盤恩重千金遂沾菲席凌霜朱橘

愧此開顏含露蒲桃慙其不餡

謝賚梨啓

睢陽東苑子園三尺新豐箭谷枝懸六斤未有生因粉水產自桐丘影連鄧橘林交苑柿遠薦中廚爰頒下室事同靈棗有願還年恐似仙桃無因留核

謝賚橘啓

兊分璇宿影接銅峰去青鳥之迢遞服朱闉之爽塏楚原洪筆頌記不遷陳王麗藻賦稱遥植昔朝歌季重纔賜海魚大理元常止蒙秋菊

謝賚朱櫻啓

成叢厭側猶連製賦之條結實西園非復粘蟬之樹異合浦之歸來疑藏朱實同秦人之逐彈似得金丸

謝賚林檎啓

丹徒故苑歲綿長而不見岷山雖植路重阻而來難未有徙核圓丘移根閬坂仙廚始摘猶[illegible]青玉之盤下賤爰頒遂入抽蒲之座

謝賚檳榔啓

形均綠竹詎掃山壇色譬青桐不生空井事踰紫柰用兼芳菊方爲口實永以蠲痾

謝東宮賚檳榔啓

無勞朱實兼荔支之五滋能發紅顏類芙蓉之十酒登玉案而上陳出珠盤而下逮澤深溫柰恩均含棗

謝東宮賚栗啓

查或火成鑽以爲眉柰稱荑用曝而成粮未若北燕巨實用奪榮枯南國脯山翻慙齒決承恩踴躍對聞喜之河念報屏營問知來之息

謝東宮賚米啓

淮水鳴蟬香聞七里瓊山合穎租歸十縣肩吾人慙振藻徒降雲間之松職濫更繁空撤家丞之俸成珠委地事重逢仙游玉爲糧珍踰入楚雖復激水滄流

不待監河之説春風掃地方誚文學之篇閒一作澗丞作承誤

謝東宮示古跡啓

竊以仙巖遺傳入握成塵孔壁藏文隨開已蠹石書有暗厨盡猶飛豈有跡經四代年踰十紀芝英雲氣之巧未殞松鉛鵲反鸞驚之勢不侵蒲竹必使酒肆人來池流色變將損北海之牘還代西河之簡遺傳尺牘作遺轉誤

謝東宮賜宅啓

肩吾居異道南才非巷北流寓建春之外寄息靈臺之下豈望地無湫隘里號乘軒巷轉幡旗門容幰蓋

況乃交垂五柳若元亮之居夾石雙槐似安仁之縣却瞻鍾阜前枕洛橋池通西舍之流窻映東鄰之棗來歸高里翻成待封之門夜坐書臺非復通燈之壁才下應王禮加温阮官成名立無事非恩

謝東宮賚内人春衣啓

階邊細草猶推綟葉之光戶前桃樹反訝藍花之色遂得裾飛合鷰領鬬分鸞試顧採薪皆成留客

謝湘東王賚米啓

味重新城香踰澇水連舟入浦似彥伯之南歸積地爲山疑馬援之西至不待候沙同新渝之再熟無勞拜石均遼倉之重滿前恩未遠次渥仍流罍翟假以故書裴楷暫其國賜

答湘東王賚粳米啓

竊以農夫力耕時逢儉歲跡賤時澤必取豐年椽斛瀉珠嘉聞陶量翻庭委玉欣見馬圖

謝湘東王賚米啓

竊以月滿則虧恩來無爽海潮雖大萬江恒注遂使連箱委地不殊陽翟盈倉接宇寧異海陵

謝湘東王賚枏啓

傳名地理遠自武陵之洲族茂神經遥聞建春之嶺王逸爲賦取對荔枝張衡制辭用連石蜜足使蒲實

非甜蒲萄猶餌

謝武陵王賚白綺綾啓

圖雲緝鶴鄴市稀逢寫霧傳花叢臺罕遇雖復馬均騁思比巧猶慙虞卿受金方恩未重比扁舟獨反蕤路有心載寶言歸銜珠無日並藝文類聚

答武陵王賚絹啓

肩吾啓蒙賚絹二十疋清河之珍丘園慙其束帛闕東之妙潛織陋其卷綃下官謬忝扁舟暫瞻遠旆而天人渥眄增餘論之榮江漢安流無沿洄之阻遂使

鶴露宵凝輕絺立變鴈風朝急冶服成温有謝筆端無辭陳報不任下情謹奉啟事謝聞謹啟（初學記）

謝炭啓

識慙曼倩似見昆明之灰清愧伯鸞不復因人之熱（白孔六帖）

答陶隱居賚朮煎啓（茅山志截下二篇○摽作縹淋漉作的瀝）

竊以綠葉抽條生於首峰之側紫花摽色出自鄭岩之下百邪外禦六府內充山精見書華神在籙木榮火謝盡採擷之難啓旦移申窮淋漉之劑故能競爽雲珠爭奇水玉自非身疲掌硯役倦攀桃豈可立致

還年坐生羽翼臨沅丹井方覺可捐酈縣菊泉無勞復汲庾得遨遊海岸追涓子之塵馳騖霍山共陳王爲侶謠俗輕施尚曰難酬出世鴻恩寧知上報（王一作生）

答陶隱居賚朮蒸啓

味重金漿芳踰玉液足使芝慙明麗丹愧芙容坐致延生伏深銘戴（並藝文類聚○廣興記云肩吾少事陶先生頗多藝術○二篇作沈約誤）

與施從事書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歷建安王偉國侍郎除奉朝請）

故鄣縣東三十五里有青山絕壁干天孤峰入漢綠嶂百重清川萬轉歸飛之鳥千翼競來企水之猨百臂相接秋露爲霜春蘿被逕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信足蕩累頤物悟衷散賞

與朱元思書（劉孝標有與宋玉山元思書宋與朱必有一誤）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峰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猨則百叫無絕鳶飛戾天者望峰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疎條交映

有時見日

與顧章書

僕去月謝病還覓薜蘿梅溪之西有石門山者森壁爭霞孤峰限日幽岫含雲深谿蓄翠蟬吟鶴唳水響猨啼英英相雜綿綿成韻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花偏饒竹實山谷所資於斯已辦仁智所樂豈徒語哉（並藝文類聚）

謝幾卿（陳郡陽夏人超宗子仕齊尚書殿中郎晉安王主簿入梁歷威戎將軍）

答湘東王繹書

（幾卿爲西昌侯蕭深藻軍師長史北伐兵敗免官居宅在白楊石井朝中交好者載酒從

之賓客滿坐或乘露車歷游郊野既醉則執
鍔挽歌不屑物議王在荆鎮與書慰勉之幾
卿答書未及
序用病卒
下官自奉違南浦卷迹東郊望日臨風瞻言佇立仰
尋惠渥陪奉游宴漾桂棹於清池席落英於曾岨蘭
香兼御羽觴競集側聽餘論沐浴玄流濤波之辯懸
河不足譬春藻之辭麗文無以匹莫不相顧動容服
心勝口不覺春日爲遥更謂脩夜爲促嘉會難常摶
雲易遠言念如昨忽焉素秋恩光不遺善謔遠降因
事罷歸豈云栖缺 匪商官缺 理就一廛田家作苦實
符清誨本乏金羈之飾無假玉璧爲資徒以老使形

疎疾令心阻沈滯牀簀彌歷七旬夢幻俄頃憂傷在
念竟知無益思自袪遣尋理滌意即以任命爲膏酥
擘鏡照形翻以支離代萱樹故得仰慕徽猷永言前
哲鬼谷深栖接輿高舉遯名屠肆發迹關市其人緜
邈餘流可想若令亾者有知寧不縈悲玄壤悵隔芳
塵如其逝者可作必當昭被光景懽同游豫使夫一
介老圃得遂缺 虛心末席去日已疎來侍未孱連
劒飛梟擬非其類懷私茂德竊用涕零梁書○胥酥即皐蘇草可
忘勞
者
謝郁會稽人豫章世子侍讀

致何敬容書敬容字國禮廬江灊人昌寓子歷太子詹事
敬容爲尚書令以罪免職武帝幸同泰寺講
經敬容預聽起爲光祿大夫加侍中賓客門
生諠譁如昔冀其
復用郁致書戒之
草萊之人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
醉尉將不敢呵灰然不無其漸甚休甚休敢賀於前
又將弔也昔流言裁作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
入夫聖賢被虛過以自斥未有嬰時釁而求親者也
且暴鰓之鱗不念杯酌之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
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要回
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趨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

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如爰絲之說受責
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觖望萬分竊不爲左右取也
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絕賓客猶交黨援
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弔實在於斯人人所以
頗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
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
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爲智者說矣夫君侯宜
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歲
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
更也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

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今明主聞知尚有冀也僕東皐鄙人入穴幸無銜窶恥天下之士不爲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梁書○栽作甫史作栽至鱗作魚子貢作士貞誤）

任孝恭（字孝恭臨淮人中書通事舍人侯景亂見害）

爲李慶州孟堅使與覃無名書

昔陸賈皇華定交知於南越長卿披繡通夷險於夜郎故傳美於往書流芳於篆素足下南中盛族嶺表豪門籍譽既深承芳已舊但道曠風雲綸平生而莫卽江山間阻銜杯酌以何因空想神魂徒勞夢寐僕

世稟威儀門勒鍾鼎提戈海岳推轂數千逮我不才無兼文武鴻私弗替應茲閫外麾葢所臨寔宣慈造足下剌舉一隅同奉家國進止之宜寔俟高筭

辭縣啓

但以執笏丹墀累飛庭葉垂纓禁裹屢攺欄花顧慕階墀不願違奉不使戀主之心施於犬馬傾日之志偏在葵藿

謝賚錢治宅啓

繩樞斷續薄雨已傾席戶穿闌微風自捲不悟恩隆問舍降自天造事深更宅乃被庸微跪條可授毀垣再築遂得寬臨上路戶望東家人悅爽塏里驚輪奐門學于公逆容駟馬巷均王濬豫擬幡旗

謝示圍棊啓

隱雷自天昆蟲已聽浮陰在漢柱礎先需笑古人之未工知前事之已拙既妙藉手傳乃事因辭見微而能顯婉以成章孝恭人實下愚才歸末品效嚬醜反學步蹇歸文業未彰武功已墜內愧齊竽外羞魯服濫出簪纓非增後車之數謬預計食空費長安之米

謝賚裙襦啓

庭闕桑麻室空機杼牀無煖席桁靡懸衣值蓬巷北

郊鴈飛南浦雪闇河陰氷生海岸而繩帶屢盡苦風霜之切骸履恒穿踐泥沙之凍自憐衷短雖內手而猶寒每恨衣輕徒斂襟而彌愴（並藝文類聚）

張纘（字伯緒范陽方城人歷平北將軍寧蠻校尉）

與陸襄晏子論陸雲公書（襄字師卿吳郡吳人歷度支尚書○晏子襄從子大匠卿○雲公字子龍中書黃門郎雲公累遷中書黃門郎卒纘時爲湘州與雲公叔襄兄晏子書）

都信至承賢兄子賢弟黃門殞折非惟貴門喪寶實有識同悲痛悅傷惜不能已已賢兄子賢弟神情早著標令弱年經目所覩殆無再問懷橘抱柰稟自天

情据坐列新非因外獎學以聚之則一箸能立問以辯之則師心獨寤始踰弱歲辭藝通洽升降多士秀也詩流見與齒過肩隨禮殊拜絶懷抱相得忘其年義朝游夕宴一載于斯謌古披文終晨訖暮平生知舊零落稍盡老夫記意其數幾何至若此生寧可多遇賞心樂事所寄伊人弟遷職瀟湘維舟洛汭將離之際彌見情款夕次帝郊亟淹信宿徘徊握手忍分岐路行役數年羈病侵迫識慮惛恍久絶人世憑几口授素無其功翰動若飛彌有多愧京洛游故咸成雲雨惟有此生音塵數嗣形迹之外不爲遠近隔情

襟素之中豈以風霜改節客游半紀志切首丘日望東歸更敦昔款如何此别永成異世揮袂之初人誰自保但恐衰謝無復前期不謂華齡方春掩質埋玉之恨撫事多情想引進之情懷抱素篤友于之至兼深家寶奄有此恤當何可言臨白增悲言以無次梁書

遺湘東王書

繹代岳陽王詧爲雍州刺史時河東王譽爲湘州刺史元帝爲湘東王鎮江陵及侯景之亂與譽及桂陽王慥各率所領入援金陵屬景巳講和譽將旋湘鎮繹貽湘東王書下攻譽于湘州譽求救於詧繹爲詧所執見害

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周書○梁書張纘本傳湘東王赴援軍次郢州纘馳信報云河東巳戴檣上水將襲荊州王信之便回軍鎮纘赴江陵王遣纘向襄陽詧推遷未去以白馬寺處之河東王譽傳新除雍州刺史張纘密報世祖曰河東起兵岳陽聚米共爲不逞將襲江陵○南史云河東桂陽二蕃掎角欲襲江陵

謝東宮賚園啓

性愛山泉頗樂閑曠雖復伏膺堯門情存魏闕至於一丘一壑自謂出處無辨常願卜居幽僻屏避諠塵傍山臨流面郊負郭依林結宇憇桃李之夏陰對巡開軒採橘柚之秋實而王畿陸海畝號一金涇渭土膏豪傑所競徙居好時必待使越之裝别館河陽亦資牧荆之富此園左帶平湖俯陂千頃右臨長薄清

潭百仞前逼逸陌朝夕爽塏後望鍾阜表裏煙霞每勝春迎夏華卉競發背秋向冬雲物澄霽歸廠戶牖不異登臨升降階墀已窮歷覽舟楫所届累日不能究其源魚鳥之豐山澤不能踰其美

謝皇太子賚果然褥啓南州異物志交州以南有果然獸十餘皮可得一蓐繁文麗好細厚溫煖○纘遷太子舍人轉洗馬中舍人並掌管記

伏以狐裘能庸徒負舊名玄豹靑犴未能適體嚴氷在節朔飈結宇吹綸愧煖挾纊慙溫但勤非伏寢恩重夜覆道媿明經坐叨重席仰榮俯媿進退在顔並藝文類聚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仕梁中領軍入陳歷黃門侍郎光祿卿

進玉篇啓凡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一言唐初孫強增三十卷宋祥符中頒刻
大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黃門侍郎兼太學博士顧野王啓進自爲敍○殿下爲簡文帝

竊聞兩儀仿啓九皇始君情性初動有巢肇制三聖代立十紀遞興龍牒浮河龜書起洛八卦既陳六爻攸敘篆素之流是焉而出至於精課源妙求其本始末學淺誠所未詳雖復研考六經校讎百氏殊非庸菲所能予奪謹依條例同異具以上呈伏惟聖皇馭寓膺籙受圖德尚昊軒功超媯姒通妙廣運乃聖乃神經天曰文止戈爲武百工維理庶績咸熙勸以九歌爲之八柄修文德以來要服舞干戚以格有苗是故仁風所扇九服蒙靈正朔可班四荒懷德取衣雒樹則肅慎識受命之興夷波海水則越裳知聖人之德豈但中和樂職近播岷峨德廣所覃旁流江漢殿下天縱岳峙叡哲淵凝三善自然匪須勤學六行前哲寧以勞喻是以聲覃八表譽決九垓規範百司陶鈞萬品猶復留心圖籍俛情篆素糾先民之積謬振往古之重疑簡冊所傳莫令比盛野王沾濡聖道沐浴康衢不揆愚淺妄陳狂狷徒夢收腸終當覆瓿空思朱墨懼必無傳悚悸交心罔知攸措謹啓玉篇

王僧辯字君才太原祁人歷位太尉車騎大將軍爲陳武帝所殺

答許亨書亨字亨道新城人歷陳衛尉卿
侯景亂亨爲邵陵王諮議參軍僧辯襲郢州召亨爲儀同從事中郎遷太尉從事中郎與沈炯對掌書記晉安王承制授給事黃門侍郎奉牋辭府僧辯答之

省告承有朝授良爲德舉卿操尚惇深文藝該洽學優而官自致青紫況久羈駿足將成頓轡臣輔虛闇期寄實深既欣游處用忘勞屈而枳棘棲鵷常以增歎夕郎之選雖爲清顯位以才升差自無愧且卿始云知命方騁康衢未有執戟之疲便深夜行之慨循復來翰殊用憮然古人相思千里命駕素心不昧寧限城闉存顧之深荒懟無已陳書

侯景字萬景朔方人一云鴈門人仕魏司徒以河南降梁拜河南大將軍豫州牧舉兵反破建業篡立爲漢王僧辯等討誅之

奉武帝啓
景在東魏爲太傅河南大銀臺上谷公與高澄有隙請舉函谷以東瑕丘以西十三州附梁澄遣司空韓軌督諸軍討景圍於潁川景懼復割四城賂西魏以求救恐武帝責之奉啓於帝以爲云云帝報之

王旅未接死亾交急遂求援關中自救目前臣既不安於高氏豈見容於宇文但螫手解腕事不得已本圖爲國願不賜咎臣獲其力不容即棄今以四州之

地爲餌敵之資巳令宇文遣人入守自豫州以東齊海以西悉臣控壓見有之地盡歸聖朝懸瓠項城徐州南兖事須迎納願陛下速敕境上各置重兵與臣影響不使差互

武帝報侯景

大夫出境尚有所專況始創奇謀將建大業理須適事而行隨方以應卿誠心有本何假詞費 資治通鑑

遺宇文泰書 景乞兵西魏丞相泰因王悅言其將反乃召景入朝景果辭遺泰書泰悉召還前後所遣援景者景決意歸梁

吾耻與高澄鴈行安能比肩大弟 資治通鑑

武帝賜貞陽侯淵明書 附 淵明初督兵北伐戰敗歸魏遣省事夏侯僧辯奉啓武帝稱渤海王高澄弘厚長者若更通好當聽淵明還帝用朱异言賜淵明書侯景訪知之僧辯還過壽陽攝問具服乃寫答淵明之書陳啓於帝又致書於朱异餉金三百兩异納金而不通其啓

知高大將軍禮汝不薄省啓甚以慰懷當別遣行人重敦隣睦 資治通鑑

復鄴人書 此書當與前與書同時 侯景降後魏人入懸瓠更求和親景聞未之信乃僞作鄴人書求以貞陽侯換景帝從之復書景謂左右曰吾知吴兒老公薄心腸因舉兵反

貞陽旦至侯景夕反 南史

啓武帝

高氏心懷鴆毒怨盈北土人願天從歡身隕越子澄嗣惡計滅待時所以昧此一勝者蓋天蕩澄心以盈凶毒耳澄苟行合天心腹心無疾又何急急奉璧求和豈不以秦兵扼其喉胡騎迫其背故甘辭厚幣取安大國臣聞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何惜高澄一豎以棄億兆之心竊以北魏安彊莫過天監之始鍾離之役匹馬不歸當其彊也陛下尚伐而取之及其弱也反慮而和之舍已成之功縱垂死之虜使其假命彊

梁以遺後世非直愚臣扼腕實亦志士痛心昔伍相奔吳楚邦卒滅陳平去項劉氏用興臣雖才劣古人心同往事誠知高澄忌賈在翟惡會居秦求盟請和冀除其患若臣死有益萬殞無辭唯恐千載有穢良史

又啓 上遣使弔澄景又啓

臣與高氏釁隙已深仰憑威靈期雪讐耻今陛下復與高氏連和使臣何地自處乞申後戰宣暢皇威

報侯景

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乎今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進退之宜國有常制公但清靜自居無勞慮也

又啓

臣今蓄糧聚衆秣馬潛戈指日計期克清趙魏不容軍出無名故願以陛下爲主耳今陛下棄臣遐外南北復通將恐微臣之身不免高氏之手

武帝又報

朕爲萬乘之主豈可失信於一物想公深得此心不勞復有啓也並資治通鑑

遺臨賀王正德書

正德爲侍中撫軍將軍凶暴日甚招聚亾命景知其有姦心乃密令誘說厚相要結遺正德書正德覽書大喜曰侯景意暗與我同此天贊也遂報之

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憲章錯謬政令顛倒以景觀之計日必敗況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辱天下義士竊所痛心在景愚忠能無忿慨今四海業業歸心大王大王豈得顧此私情棄茲億兆景雖不武實思自奮願王允副蒼生鑒斯誠欵梁書

臨賀王正德報侯景書

朝廷之事如公所言僕之有心爲日久矣今僕爲其內公爲其外何有不濟機事在速今其時矣資治通鑑〇景立正德爲帝卽僞位於儀賢堂改年正平景自爲相國天柱將軍及拔建業復使啓武帝爲王〇啓前載

告城中士民書

景圍臺城朱异遣景書爲陳禍福景報書并告城中士民以爲云云

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僕所以趨赴闕庭指誅權佞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長江天險二

曹所歎吾一葦航之日明氣淨自非天人允協何能如是幸各三思自求元吉

奉東魏主啓

臣進取壽春暫欲停憩而蕭衍識此運終自辭寶位臣軍未入其國已投同泰捨身去月二十九日届此建康江海未蘇干戈暫止永言故鄉人馬同戀尋當整轡以奉聖顏臣之母弟久謂屠滅近奉明敕始承猶在斯乃陛下寛仁大將軍恩念臣之弱劣知何仰報今輒齎啓迎臣母弟妻兒伏願聖慈特賜裁放並資治通鑑

啓武帝

景圍建業援軍雲集相持月餘景中疾疫大半景累乞和朝廷許焉請割江右四州之地設壇爲盟永安矦蕭確與直閣將軍趙威方有勇力爲景所憚景使帝徵確等不從帝爲手書與諸軍確等不得已乃赴臺

永安矦趙威方頻隔柵見詬臣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逐汝乞名入城即當進發 梁書

武帝與諸軍手書

確若不入者宜以軍法送之 魏書

又啓武帝

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春鍾離便無處安足權借廣陵譙州須征得壽春鍾離即以奉還朝廷 梁書

莊鐵

紿田英郭駱書

鐵本梁歷陽太守降矦景後慮景不克詐稱迎毋與左右數十人趣歷陽先遣書紿田英郭駱駱等大懼棄城奔壽陽鐵入城不敢守奉其毋奔尋陽王復叛爲矦瑱殺於豫章

矦王已爲臺軍所殺國家使我歸鎮 資治通鑑

王琛

報黃羅漢書

西魏兵伐梁且至元帝召公卿議領軍胡僧祐太府卿黄羅漢曰二國通好必應不爾使侍中王琛使魏琛至石梵未見魏軍馳書報羅漢帝聞而疑之

吾至石梵境上帖然前言皆兒戲耳 資治通鑑

朱瑒 附梁

與陳尚書僕射徐陵求王琳首書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本兵家梁元帝居鎮琳在左右以軍功封建寧縣矦破矦景拜湘州刺史尋授衡州及西魏兵至徵琳赴援仍除湘州江陵陷琳爲元帝舉哀三軍縞素遣使奉表詣齊陳武帝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從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請齊納梁永嘉王莊纂祚於郢州進次濡須口爲陳將矦安都等所敗與莊同奔齊孝昭帝除琳揚州刺史鎮壽陽又封巴陵郡王陳遣吳明徹圍琳城陷被執明徹殺之傳首建康懸之於市琳故吏梁驃騎府倉曹參軍朱瑒致書於陵求琳首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首並爲啓陳主許之特共首還淮南權瘞八公山場間道北歸別議迎接時有揚州人茅智勝等五人密送葬梓達于鄴○此書南史文苑英華並載互異注後

竊以朝市遷貿傳骨梗之風歷運推移表忠貞之跡故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於前書垂名於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胄沂州舊族立功代邸効績中朝當離亂之辰揔方伯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寔追蹤於往彥信踵武於前脩而天厭梁德上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念終遘萇弘之眚洎王業光啓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輕旅臣之歎猶懷客卿之禮感茲知已忘此捐軀至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誠

復馬革裹屍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會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可愴焉瑒早逢末僚預忝下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霑巾雨袂痛可識之顏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瑒雖芻賤竊亦有心琳經涖壽陽頗存遺愛曾游江右非無餘德比肩東閤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還脩窀穸庶孤墳既築或蜚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綰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即泚川而建塋域孫叔云亾仍

芍陂而植楸檟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惟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祈伏待刑憲北齊書○傳一作時傳表作聞表方伯作藩伯上思匡繼作尚思匡救徒蘊作雖繼千里作萬里骸作體靡卜作靡立雨袂作拭袂經莅作往莅江右作江左餘德作舊德彼境作元境還脩作還塋人作民客作士

馮寶妻洗氏

高涼人世爲南越酋領歷陳入隋以兵功累封譙國夫人開幕府署官屬

報李遷仕書

侯景陷建業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口圖逆召高梁太守馮寶妻洗氏勸凡勿行遣妻傳意幷獻土物彼聞喜必無防爲君取之如反掌矣寶從之於是洗氏自將千人皆擔短兵步擔雜物僞言賧貨先書報遷仕遷仕大悅出迎洗氏因揮擔出刃大破之入據其城與陳霸先會於灨石

太守馮寶疾篤謹令妻洗氏傳啓幷奉土貢以資軍費梁書

後梁附

蕭欣

梁宗室事後梁主蕭詧見北史

謝賜甘露啓

臣欣啓某奉宣敕旨垂賚便殿桃葉甘露拜受雀躍載懷鳧抃伏以聖德至大和氣茂遠是以神液甘流靈滋膏被求之前代鏡諸中古或降邑都尚君臣動色遐邇趨慶未有發瑞殿庭呈祥翫矚視聽罕聞祥

行絕代臣與奉休明曲蒙茲錫獨深抃舞實有常品不任下情謹以啓事以聞初學記

梅膺祚閱梁十卷

書記洞詮卷第七十五終

書記洞詮卷第七十六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陳一

武帝 姓陳名霸先字興國吳興長城下若里人仕梁歷高要大守監始興郡討侯景有功位司空封陳公進爵爲王簒梁國號陳都建業在位三年廟曰高祖

遺虞荔書 荔字山坡會稽餘姚人入陳歷東揚揚州大中正 荔仕梁爲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領大著作侯景亂逃歸鄉里張彪之據會稽也荔時在焉及高祖平彪遣荔書文帝方爲臨川王又以書與之荔不得已乃應命至都高祖崩文帝嗣位除太子中庶子

喪亂已來賢哲凋散君才用有美聲聞許洛當今朝

廷惟新廣求英雋豈可栖遲東土獨善其身今令兄子將接出都想必副朝廷虛遲也 陳書

文帝 名蒨字子華武帝兄始興昭烈王長子封臨川王拜侍中武帝崩遺詔徵立在位七年廟曰世祖

與虞荔書

君東南有美聲譽洽聞自應翰飛京許共康時弊而削迹丘園係兹獨善豈使稱空谷之望邪必願便爾俶裝且爲出都之計惟遲披覯在於兹日 削迹尺牘作刻跡誤

勅虞荔

初荔母隨荔入臺卒於臺內尋而城陷情禮不申由是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時第二弟寄寓閩中依陳寶應荔每言之輒流涕因以感疾帝以荔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宜乃勅 荔終不從

能敦布素乃當爲高卿年事已多氣力稍減方欲仗委良須克壯今給卿魚肉不得固從所執也

詔答沈炯 炯見後

炯爲御史中丞以母老表請歸養帝詔答之

省表具懷卿譽馳咸雒情深宛沛日者理切倚門言歸異域復牽時役遂乖侍養雖周生之思每欲棄官戴禮垂文得遺從政前朝允宅四海劬勞萬機以卿才爲獨步職居專席方深委任屢屈情禮朕嗣奉洪

基思弘景業顧兹寡薄兼纏哀疚實賴賢哲同致雍熙豈便釋簡南園解紱東路當令馮親入舍荀母從官用覯朝榮不虧家禮尋勅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得所並無廢也

詔答沈不害 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梁長沙王府諮議入陳歷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

不害天嘉初除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顯德殿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詔答之

省表聞之自舊章弛廢微言將絕朕嗣膺寶業念在緝熙而兵革未息軍國草創常恐前王令典一朝泯

滅卿才思優洽文理可求弘惜大體殷勤名教付外詳議依事施行並陳書

宣帝名頊字紹世文帝弟徙封安成王廢文帝子伯宗自立在位十四年廟曰高宗

與邊將書

盧潛范陽涿人北齊世祖初爲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在淮南十三年大樹風績爲陳人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

盧潛猶在壽陽聞其何當還北此虜不灭方爲國患卿宜深備之北齊書○此書北齊書但云陳主不言何帝按潛以武平三年自淮南徵爲五兵尚書則陳宣帝之太建四年也其前八年爲文帝今書云聞其何當還北又似其時將徵矣聊屬宣帝

後主名叔寶字元秀宣帝嫡長子在位七年隋伐陳被執封長城公

與詹事江揔書揔見後

陸瑜字幹玉吳郡人少篤學美詞藻爲東宮學士兼管記遷太子洗馬中舍人後主時爲皇太子欲博覽羣書以子集繁多命瑜抄撰未就而卒太子手令舉哀遣使弔祭與揔書

管記陸瑜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愛好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靡沸書史殘缺禮樂崩淪晚生後學匪無牆面卓爾出羣斯人而已吾識覽雖局未曾以言議假人至於片善小才特用嗟賞況復洪識奇士此故忘言之地論其博綜子史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一襃一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伏聽者解頤會意相得自以爲布衣之賞吾監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譚咲娛情琴樽間作雅篇豔什迭互鋒起每清風朗月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混瀁或翫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鴈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且代琢磨間以嘲謔俱怡耳目竝留情致自謂百年爲速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蘭摧遽從短運爲悲爲恨當復何言遺跡餘文觸目增泫絕絃投筆恒有酸恨以卿同志聊復叙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

手勑姚察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梁原鄉令入陳歷吏部尚書終隋太子內舍人

察累居憂服兼齋素日久因加氣疾柴瘠過甚遣使宣旨重加慰諭令從晚食手勑曰

卿羸瘠如此齋菲累年不宜一飯有乖將攝若從所示甚爲佳也

詔答姚察

察居父憂以忠毅將軍起兼東宮通事舍人頻有陳讓不許仍答之併勅知著作郎事

省表具懷卿行業淳深聲譽素顯理徇情禮未膺刀筆但參務承華良所期寄允茲抑奪不得致辭也

勑答尚書令江揔等

吏部尚書蔡徵移中書令後主方擇其人揔等咸共薦察勑答之乃神筆草詔讀以示察

姚察非惟學藝優博亦是操行清修典選難才今得

之矣

勑報謝貞貞見後

貞爲南平王友掌記室事以毋憂去職頃之勑起還府貞累啓固辭勑報之貞竟以毀卒

省啓具懷雖知哀煢在疚而官俟得才禮有權奪可便力疾還府也並陳書

答隋書

高宗殂隋主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後主答之益驕書末云隋主不悅遂謀取陳

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資治通鑑

埶甚帖

永陽王伯智字策之文帝第十二子爲侍中翊左將軍入隋歷國子司業

埶甚汝習讀爲勞吾疾劣遣不具

寒嚴帖

陳伯智並淳化帖

寒嚴比氣力何似僕疾劣甚情想遇今信旨此不多

始興王叔陵字子嵩宣帝第二子以謀逆誅

與何之元書之元廬江灊人

之元爲王琳司空府諮議叅軍琳立蕭莊署之元爲中書侍郎遣使齊還至壽春而琳敗齊主以爲揚州別駕及陳軍北代得淮南地叔陵爲湘州刺史遣書召之之元始與陳朝有隙讀書云云遂至湘州再遷中衛府諮議叅軍禎明中卒于晉陵

孔璋無罪左車見用南史

晉熙王叔文字子才宣帝第十二子爲湘州刺史降隋授開府宜州刺史

致隋秦王書秦王俊見後

隋軍濟江破臺城秦王至漢口叔文自湘州刺史還朝至巴州乃致書請降

竊以天無二日晦明之序不差土無二王尊卑之位乃別今車書混一文軌大同敢披丹款申其屈膝陳書

長沙王叔懷黃伯思云長沙王有叔堅無叔懷觀帖尾疑叔慎宣和書譜亦作叔懷

園梅帖

云須黴吾既不司此行極是園中梅始發既無工力治未花之與黴今付此不多叔懷答末云自足何用此花○淳化帖

侯安都字成師始興曲江人歷侍中征北大將軍坐罪賜死

餉徐嗣徽

杜龕韋載等反嗣徽爲秦州刺史舉兵應之引齊寇入據石頭時高祖爲司空以安都爲水軍襲秦州收其家口并馬驢輜重得嗣徽所彈琵琶及所養鷹遣信餉之嗣徽請和

昨至弟住處得此今以相還陳書○此亦或口語

蔡景歷字茂世濟陽考城人善尺牘工草隸入陳歷員外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度支尚書

答高祖書

景歷梁時解褐諸王府佐爲海陽令侯景亂簡文帝爲景所幽景歷與南康嗣王謀挾簡文出奔事泄見執獲免因客游京口侯景平高祖爲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鎮朱方以書要之景歷對使人答書筆不停綴文不重改高祖欽賞仍更報答即板征北府中軍記室

蒙降札書曲垂引逮伏覽循回載深欣暢竊以世求

名駿行地能致千里時愛奇寶照車遂有徑寸但雲
咸斯奏自輟巴渝杞梓方雕豈眄楟櫪仰惟明將軍
使君矦節下英才挺茂雄姿秀拔運屬時艱志匡多
難振衡岳而綏五嶺滌灝源而澄九泒帶甲十萬彊
弩數千誓勤王之師揔義夫之力鯨鯢式剪役不踰
時氛霧廓清士無血刃雖漢誅祿產舉朝寔賴絳矦
晉討約峻中外一資陶牧比事論功彼奚足筭加以
抗威兗服冠葢通於北門整旆徐方詠歌溢於東道
能使邊庭卧鼓行旅露宿巷不拾遺市無異價洋洋
乎功德政化曠古未儔諒非膚淺所能殫述是以天

下之人向風慕義接踵披衿雜遝而至矣或帝室英
賢貴游令望齊楚秀異荊吳岐嶷武夫則猛氣紛紜
雄心四據陸拔山岳水斷蛟龍六鈞之弓左右馳射
萬人之劍短兵交接攻壘若文鴦焚艦如黃葢百戰
百勝貔貅爲羣文人則通儒博識英才偉器雕麗暉
煥摛掞絢藻子雲不能抗其筆元瑜無以高其記尺
翰馳而聊城下清談奮而嬴軍却復有三河辯客改
哀樂於須臾六奇謀士斷變反於倏忽治民如子賤
踐境有成折獄如仲由片辭從理直言如毛遂能厲
主威銜使若相如不辱君命懷忠抱義感恩徇己誠

斷黃金精貫白日海內雄賢牢籠斯備明將軍徹鞍
下馬推案止食申爵以榮之築館以安之輕財重氣
卑躬厚士盛矣哉盛矣哉抑又聞之戰國將相咸推
引賓游中代岳牧竝盛延僚友濟濟多士所以成將
軍之賢但量能校實稱才任使圓行方止各盡其宜
受委責成誰不畢力至如走賤妄庸人耳秋冬讀書
終慙專學刀筆爲吏竟闕異等衡門衰素無所聞達
薄官輕資焉能遠大自陽九遘屯天步艱阻同彼賢
仕溺於巨寇亟鄰危殆備踐薄氷今王道中興殷憂
啓運獲存微命足爲幸甚方歡飲啄是謂來蘇然皇

鑾未反宛洛蕪曠四壁固三軍之餘長夏無半菽之
產遨遊故人聊爲借貸屬此樂土洵美忘歸竊服高
義暫謁門下明將軍降以顏色二三士友假其餘論
菅蒯不弃折簡賜留欲以雞鶩廁鴛鴻於池沼將移
瓦礫叅金碧之聲價昔折脅游秦忽逢盼採擔簦入
趙便致留連今雖羇旅方之非匹樊林之賁何用克
堪但眇眇纖蘿憑喬松以自聳蠢蠢輕蚋託騄尾而
遠騖竊不自涯願備下走且爲腹背之毛脫充鳴吠
之數增榮改觀爲幸已多海不厭深山不讓高敢布
心腹惟將軍覽焉 陳書

周弘正字思行汝南安城人顒孫梁太常卿都官尚書入陳歷尚書右僕射

奏記梁晉安王綱

梁晉安王爲丹陽尹引弘正爲主簿歷司議侍郎昭明太子薨其嗣華陽公不得立以晉安王爲皇太子弘正奏記其抗直守正皆此類

竊聞撝謙之象起於羲軒爻畫揖讓之源生於堯舜禪受其來尚矣可得而詳焉夫以廟堂汾水殊途而同歸稷契巢許異名而一貫出者稱爲元首處者謂之外臣莫不內外相資表裏成治斯葢萬代同規百王不易者也暨于三王之世寖以陵夷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乃至七國爭雄劉項競逐皇漢扇其俗有晉

揚其波謙讓之道廢多歷年所矣夫文質遞變澆淳相革還樸反古今也其時伏惟明大王殿下天挺將聖聰明神武百辟冠冕四海歸仁是以皇上發德音下明詔以大王爲國之儲副乃天下之本焉雖復夏啓周誦漢儲魏兩此數君者安足爲大王道哉意者願聞殿下抗伯夷上仁之義執子臧大賢之節逃玉輿而弗乘弃萬乘如脫屣庶改澆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古有其人今聞其語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誰能使無爲之化復興於遂古讓王之道不墜於來今豈不盛歟豈不盛歟弘正陋學書生義慚稽古家自汝潁世傳忠烈先人決曹掾燕抗辭九諫高節萬乘正色三府雖盛德之業將絕而狂直之風未墜是以敢布腹心肆其愚瞽如使芻言野說少陳於聽覽縱復委身烹鼎之下絕命肺石之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陳書○案今通鑑作求葉

請梁武帝釋乾坤二繫啓

弘正遷國子博士啓高祖周易疑義五十餘條又請釋乾坤二繫詔答之

臣聞易稱立象以盡意繫辭以盡言然後知聖人之情幾可見矣自非含微體極盡化窮神豈能通志成務探賾致遠而宣尼比之桎梏絕韋編於漆字軒轅

之所聽瑩遺玄珠於赤水伏惟陛下一日萬機匪勞神於瞬息凝心妙本常自得於天眞聖智無以隱其幾深明神無以淪其不測至若爻畫之包於六經文辭之窮於兩繫名儒劇談以歷載鴻生抵掌以終年莫有試遊其藩未嘗一見其涘自制旨降談裁成易道析至微於秋毫渙曾冰於幽谷臣親承音旨職司宣授後進詵詵不無傳業但乾坤之蘊未剖繫表之妙莫詮使一經深致尚多所惑臣不涯庸淺輕率短陋謹與受業諸生清河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於乾坤二繫象爻未啓伏願聽覽之閑曲垂提訓得使微

臣鑽仰成其篤習後昆好事專門有奉自惟多幸懽沐道於堯年肄業終身不知老之將至天尊不間而月陳請氷谷寘懷罔識攸厝

梁武帝詔答周弘正

設卦觀象事遠文高作繫表言辭深理奧東魯絕編之思西伯幽憂之作事逾三古人更七聖自商瞿禀承子庸傳授篇簡湮沒歲月遼遠田生表菑川之譽梁丘擅瑯邪之學代郡范生山陽王氏人藏荆山之寶各盡玄言之趣說或去取意有詳略近搢紳之學咸有稽疑隨答所問已具別解知與張譏等三百一

十二人須釋乾坤文言及二繫萬機小暇試當討論陳書

謝東宮賜㲉袍啓

或儔名麗辭等質輕霧或色華少海用寶叢臺或粲彼三英縫兹五緎品頒歲襲祿奪春耕蒿席可充緼袍易足

謝梁元帝賚春秋糊屏風啓

昔琉璃見重雲母稱珍雖盡華麗有傷眞朴豈若三體五例對玩前史一字褒貶坐臥箴規無復楚臺之風得同郗谷之暖

謝梁元帝賚玉門棗啓

安期舊美安息高名臣金馬之榮未獲趨奉方朔之賜遽降洪恩

謝勑賚紫餅啓

珍韜江浦味越茗川昔聞八駿東征止收黑水之麥七華西討才獲苦山之菜豈如兩階干舞四方來格臨朝拱默任土爭貢

謝勑賚烏紗帽等啓

雖復魏宣二端豈能比今茲賜廣微四縫未足方其華飾既受非望之恩方貽匪報之誚並藝文類聚

謝賚漆袍根屧啓

蒙此慈物便得輕舉北堂書鈔

周弘讓 弘正弟博學多通始仕不得志隱句容茅山既爲侯景中書侍郎承聖中爲國子祭酒入陳天嘉初以白衣領太常光祿大夫

與徐陵薦方圓書

吾荷朝恩得安丘壑身名兩泰夫復奚言但願沐浴堯風遨遊舜日安服飽食以送餘齒然性靈未能灰弭其間復須友生言晤後來英俊並出方爲時生林谷之中鮮逢遐逸惟趙郡方圓栖遲天目年過強仕不慕時榮文史足用學藝優敏中歲暫游宛洛蒙弟

識異其人方儲之胤衣冠未絶雅奉閑逸得性丘林與吾朋遊積有年歲今復同在巖壑畢志風雲琴按清商詩題空谷比幽貞道鈌考槃絶詠賁五履二兩爻無聞方今公旦作輔億兆攸賴激貪懲競儻自圓起弟以搜揚佐世水鏡求賢朓能登此仄陋綸言是屬翹弓遠賁則山谷咸勸足令廉風復振懦夫能立豈不弘哉圓若蒙此旌招未必不鑿坏而達於廊廟之用朓不能賁然來思而於退讓之道於斯爲貴恐弟未究東川人士聊復起予今言吾家上宰之貴無以微裨萬一此舉朓復入聽少得不負夙心周弘讓白（綸一作論）

徐陵答周處士書（弘讓頻徵不出晚仕侯景彭城劉孝先亦辭辟命在蜀爲武陵王紀世子諮議參軍二隱並獲譏於代按陵此答意頗微有所啁○弘讓本居茅山此云天目盖在陳時也）

辱去年三月二十七日告仰披華翰甚慰翹結承歸來天目得肆閑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藝雖復考盤在阿不爲獨宿詎勞金液惟飲玉泉比夫煑石紛紜終年不爛燒丹辛苦至老方成及其得道冥眞何勞逸之相懸也又承有方生亦在天目理當仰禀明師摠斯秘要豈如張陵弟子自墜高巖孫泰門人競投滄海何其樂乎聖朝虛心版築尚想丘園若彼能赴嘉招便當謹申高命但其人往歲亦望至京師觀此風神確乎難拔故以忘懷爵祿詎持犧牲之談高視公卿獨騁蜡蟶之訓所恐有道三辟公車十徵若斯者終當不屈此旣然矣請復詳言昔楚國兩龔同時紆組漢陰二老相携抱甕兄之幽貞若其鑿坏負石方同形影結綬彈冠無容越楚況乎龔士夔龍擅縣名器已所不欲非應及人忽承來音艮以多惑何則頼陽巢父不曾令薦許由商洛園公未聞求徵綺季斯所未喻高懷而躊躇於矛楯也惟遲山阿近信更惠芳音如或誠言謹便聞奏第夙勞比劇不復多呈徐君白（並文先英華○差一作羌使一作使）

周弘直（字思方弘讓弟梁昌州刺史入陳歷太常卿光祿大夫）

遺家疏（弘直遇疾且卒遺誡勑其家）

吾今年已來筋力減耗可謂衰矣而好生之情曾不自覺惟務行樂不知老之將至今時制云及將同朝露七十餘年頗經稱足啓手告全差無遺恨氣絶已

後便買市中見材材必須小形者使易提挈歛以時服古人通制但下見先人必須備禮可著單衣裙衫故履既應侍養宜備紛帨或逢善友又須香煙棺內惟安白布手巾麤香爐而已其外一無所用（陳書）

杜之偉（字子大吳郡錢塘人歷大匠卿遷太中大夫）

上高祖求解著作啓

（初高祖爲丞相之偉補記室參軍遷中書侍郎領大著作及受禪除鴻臚卿啓求解著作優敎不許）

臣以紹泰元年忝中書侍郎掌國史于今四載臣本庸賤謬蒙盼識思報恩獎不敢廢官皇曆惟新驅馭

軒昊記言記事未易其人著作之材更宜選衆御史中丞沈炯尚書左丞徐陵梁前兼大著作虞荔梁前黃門侍郎孔奐或淸文贍筆或彊識稽古遷董之任允屬羣才臣無容遽變市朝再妨賢路堯朝皆讓誠不可追陳力就列庶幾知免（陳書）

書記洞詮卷第七十六終

書記洞詮卷第七十七

陳二

江東　梅鼎祚　簒輯

徐陵（字孝穆東海郯人摛子由梁入陳歷遷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一）

在北齊與齊僕射楊愔書（愔字遵彥弘農華陰人歷尚書令封開封王見誅）

（陵仕梁歷通直散騎常侍使魏會齊受魏禪元帝承制於江陵復通使於齊陵累求復命拘留不遣乃致書於愔竟不報後隨貞陽侯蕭淵明還入仕陳○此書見陳書文苑英華異者互注）

叩頭叩頭夫一言所感凝暉照於魯陽一志冥通飛

泉湧於疏勒況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鄰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私哽懼而骸骨之請徒淹歲寒顚沛之祈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鼇命鳥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有日烏流災風禽騁暴天傾西北地缺東南盛旱折三川長波含五嶽我大梁應金圖而有亢纂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爲時斯固窮通之恒理也至如荊州刺史湘東王機神之本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爲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於總章九州之歌登於司樂虞夔拊石晉曠調鍾未足頌

此英聲無以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禋楚翼寧非祀
夏之君戡定艱難便是匡周之霸豈徒幽王徙雍恭
月爲都姚帝遷河周年成邑方今越裳藐藐馴雉北
飛肅脊茫茫風牛南偃吾君之子含識知歸而答旨
云何所不投身斯其未喻一也又晉熙等郡皆入貴
朝去我尋陽經塗何幾至於鏜鏜曉漏的的宵烽隔
溆浦而相聞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盌遥憶溢城峰
號香鑪依然廬嶽日者鄱陽嗣王治兵湓汭屯戍淪
波朝夕牋書春秋方物吾無從以躡屩彼何路而齊
鑣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者邵陵王通和此國郢

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名卿風馳江浦豈盧龍之徑
於彼新開銅駝之街於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勞於
五丁我路爲難如登於九折地不私載何其爽歟而
答旨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晉熙廬江義陽安
陸皆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以
北桴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壹（英華云自斯以北桴鼓不鳴鄴憓所通自此以南王靈未歃）如其境外脫殞輕軀幸非邊吏之羞何
在匹夫之命又此賓游通無貨殖忝非韓起聘鄭私
買玉環吳札過徐躬要寶劒由來宴錫凡厥囊裝行
役淹留皆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

可知矣且據圖刎首愚者不爲運斧全身庸流所鑒
何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以貫盜明矣骨肉不任
充鼎俎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憂矣又公
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游客豈皇華之
勢輕裘獨宿非勞聚檯之儀微騎閒行寧望輶軒之
禮歸人將從私具驢騾緣道亭郵惟希蔬粟若曰留
之無煩於執事遣之有費於官司或以顛沛爲言或
云資裝可懼固非通論皆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又
若以吾徒應還侯景侯景凶逆濊我國家天下含靈
人懷憤厲既不獲投身社稷銜難乘輿四冢磔蚩尤

千刀剸王莽安所謂俛首頓膝歸奉冠纓佩弭腰鞬
爲其皁隸日者通和方敦曩睦凶人狙詐遂駭狼心
頗疑宋萬之誅彌懼荀罃之請所以奔蹄勁角專恣
憑陵凡我行人偏膺讎憾政復葅筋醢骨抽舌探肝
於彼凶情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
又聞本朝公主都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流京邑
丘墟姦蓬蕭瑟偃師還望咸爲草萊霸陵回首俱沾
霜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冠纓我以何
親爭歸委質昔距平賢將懸重於陸公叔向名流深
知於鬷蔑吾雖不敏常慕前脩不圖明庶有懷翻其

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亾羣兇挺爭諸賢戮力想得其朋爲葛榮之黨邪爲邢果之徒邪如曰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假使吾徒還爲凶黨侯景生於趙代家自幽恒居則台司行爲連率山川形勢軍國䟽章不勞請箸爲籌便當屈指能筭景以逋逃小醜全豕同羣身寓江皐家留河朔春春井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宮闈祕事竝若雲霄英俊訏謨寧非帷幄或陽驚以定策或焚藁而奏書朝廷之士猶難參預羇旅之人何階耳目至於禮樂沿革刑政寛猛則謳歌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也安在搖其牙齒爲閒諜者哉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候奚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可濟河橋馬度寧非宋典之姦關路雞鳴皆曰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雖著前經儻同徇僕之尤追肆寒山之怒則凡諸元帥竝釋縲囚爰及偏裨同無翦馘乃至鍾儀見赦朋笑遵途襄老蒙歸虞歌引路吾等張旝式玉脩好尋盟涉泗之與浮河郊勞至于贈賄公恩既被賔敬無違今者何愆翻蒙貶責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祅氛永久喪亂悠然哀我奔波存其形魄固已銘兹厚德戴此洪恩譬渤澥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有意於籠樊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鐘鼓況吾等營魂已謝餘息空留悲默爲生何能支久是則雖蒙養護更夭天年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七也若云逆豎殲夷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謔夫屯亨治亂豈有意於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計彼后生肩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竈之方吾知其決政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佇望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八

也足下清襟勝託書圃文林凡自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至春秋微宜商略夫宗姬殄墜霸道昏凶或執政之多門或陪臣之凉德故臧孫有禮翻囚與國之賓周伯無愆空怒天王之使遷箕鄭於兩館縶騶子於三年斯匪貪亂之風邪寧當今之高例也至於雙崤且帝四海爭雄或構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身求盟於楚殿躬奪壁於秦庭輸寶鼎以託齊王馳安車而誘梁客其外膏脣販舌分路揚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乎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聞幽辱及三方之霸也孫甘言以娬媚曹

屈詐以羈縻於軫歲到於句吳冠蓋年馳於庸蜀則
客嘲姝險賓戲已深共盡遊談誰云猜忤若使搜求
故實脫有前蹤恐是叔世之姦謀而非為邦之勝略
也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麟驚王
霸雖姝其道莫不崇君親以銘物敦敬養以治民預
有邦司曾無隆替吾奉違溫凊仍屬亂離寇虜猖狂
公私播越蕭軒靡御王舫誰持瞻望鄉關何心天地
自非生憑廪竹源出空桑行路含情猶其相愍常謂
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況乎欽承
有道騶駕前王郎吏明經鴛鴦知禮巡方省化咸問

高年東序西膠皆尊耆耋吾以圭璋玉帛通聘來朝
屬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
之祈銜泣吞聲長對公閭之怒情禮之訴將同逆鱗
忠孝之言皆應齚舌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且天
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清河公
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限高卑皆被驅略自東南
醜虜抄販饑民臺署郎官俱餒墻壁況吾生離死別
多歷暄寒孀室嬰兒何可言念如得身還鄉土躬自
推求猶冀提攜俱免凶虐夫四聰不達華陽君所謂
亂臣百姓無冤孫叔敖稱為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

贊經綸非豹非貔聞詩聞禮而中朝大議曾未矜論
清禁嘉謀安能相及諤諤非周舍容容類胡廣何其
無諍臣哉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雁心赴江淮
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
不自知其為生不自知其為死也足下素挺詞鋒兼
長理窟匡丞相解頤之說樂令君清耳之談向所諮
疑誰能曉諭若鄙言為戮來旨必通分請灰釘甘從
斧鑊何但規規默默齰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
猶希矜眷何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
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

孤墳恒表思鄉之夢千祈以屢哽慟增深徐陵叩頭
再拜公私英華作公孫非西北東南作西杜東門機神作幾神無寄作无寄歌作音英聲作英華戡定艱難作龕定京師斯共作斯所又晉熈作又聞晉熈鐺鐺曉漏作鍾鍾曉嗾非實盌作寶蓋躡屬作躡晟又近者邵陵王作不謂邵陵王綸名卿作公卿晉熈廬江作又晉熈聚檬作聚囊四冡作四家誤千刀剸王莽作千鬻割王莽俛首作俛肩日者通和作又日者偏膺作偏鍾公王都人作王公居人京邑作城闕俱沾作皆沾何親作何勳有懷作為懷邪作也假使作又假使景以作重以春春井井作鄉井鄉邑並若作杳若可濟作有濟寧非作曾非皆白作皆是寒山作韓山同無蕭箴作同加恩禮妖氛永久作妖氛未久誤哀我作哀悼戴此作載此營魂作營魄后生陳書作侯生誤佇望作可望凡自終乎作凡自終于驥子作樂子寧當令之高倒作寧比當今之高列馳安車作憑安車斌婿本魏帝謂孫權語作娥眉非於軫作旄軫銘物作詔物邦司作邦家亂離作亂羅誤源出作身出巡方省化陳書作巡省方化誤將同作

翻同斷舌英華作對舌非鄉土作鄉壤非豹作非虎
嘉謀作嘉謨平生作人生掩泣作下泣夜作夕又作
暮詞鋒作詞峰何必
作何故增深作良深

在北齊與梁太尉王僧辯書

太清六年三月僧辯討平侯景時陵在北齊與僧辯書及陵隨貞陽侯之入也僧辯得陵甚喜接待饋遺其禮甚優以陵爲尚書吏部郎掌詔誥○侯景冠京師陵父摛先在圍城之內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憂恤摛以憤疾卒故書稱孤子

太清六年六月五日孤子徐陵頓首昔者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至於搖山蕩海驅電乘雷殲厥兇渠無虧皇極若夏鍾夷羿周厄犬戎漢委珠囊秦亾寶鏡然則皆聞之矣未有曆

龍圖以建國御鳳邸以承家二后欽明三靈交泰而天崩地坼妖寇横行者也自古銅頭鐵額與纂皇年檮杌窮奇流災中國王彌石勒吞噬關河綠林青犢之羣黑山白馬之衆校彼兵荒無聞前史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非云禍亂我皇受命中興光宅天下泰寧瑣瑣安敢執鞭建武栖栖何期扶轂抑又聞之陶唐既作天歸鳥喙之臣豐畢將興特挺鷹揚之佐明公量苞金鉉神表玉璜儷袞欽才平階佇德固以留連管樂惆悵風雲濡足維時投竿斯在去歲兇徒不騁言次巴丘鼓聲聞一柱之臺烽火照三休之殿公則懸麾羽扇猶對投壺戎羯咸奔鯨鯢俱剪樓船萬軸還繫昆明胡馬千羣皆輸長樂於是乎夏首西浮雲行電邁彭波東匯谷靜山空扼鵲尾而據王畿登牛頭而掃天闕漸臺僞帥仍傳首於帝京郿塢元兇咸刳腸於軍市青羌赤狄同畀豺狼胡服夷言咸爲京觀公園陵盡拜忠貫長沙神王咸安勳踰高密重以秦宮既獲魯殿猶存闢綠草於應門開青槐於武庫長安五陵之族郭杜六遷之民襁負而歸都壥斯滿鬻脂藏脯遊騎擊鐘故市新城飛甍華屋東莞舊宅人識桑榆南頓荒田家分禾黍豈以鄉名

穀熟邑號禾興而巳哉若夫卦起龍文書因鳥跡劬勞王室大拯生民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雖十六才子明允篤誠八百諸侯專心同德中宗佐命俱畫丹青光武功臣皆懸星象棧道木閣田單之奉霸齊綰璽將兵周勃之扶彊漢壞蟲之比黃鵠轍鮒之仰河宗未足云也孤子偕緣多幸叨蒞皇華鄉國屯危公私憔迫邳彤之切長亂心胷徐庶之祈終無開允旣咎災極蒼旻號慕煩寃肝腸屠殞酷痛奈何無狀奈何惟桑與梓黝若天涯杖柏栽松悠然長絶明明日

月號叫無聞茫茫宇宙容身何所窮劇奈何自忝膺嘉聘仍屬亂離上下年尊偏嬰此酷昔人迎門請盜恒懷廢寢之憂當輗輿櫬猶有危途之懼況乎逆寇崩騰京師播越與居動止長隔山河朝夕饘飾誰經心眼程糜不繼原粟何資瞻望風雲朝夕嗚咽固乃遊魂已謝非復全生餘息空留非為全死同氷魚之不絕似蟄蟲之猶蘇良可哀也良可哀也自東都紹漢南亳興殷脩好徵兵彌留星琯韓宣范武方駕連鑣蘇秦張儀朱輪華轂而孤子三危是擯四罪同科聽別馬而長號杖歸旍而永慟王稽反命既無託乘

之恩椒舉相逢誰為班荊之位昔人違齊處魯時降徵求亾晉奔秦猶蒙招請問管寧於遼左追王朗於浙東竝物譽時賢卿門公族懸須應務深挾情祈斯豈庸賤之儔耶非餘生之敢望也但預在輶軒誠為過誤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差有黃門啓封非無青紙詔書羣將州司郊迎負弩鄉亭里候飾館陳兵豈是復介而奔齊寧當竊妻而逃晉已焉哉羌難得其言也漢之谷吉捐軀者幾人楚之申胥埋魂者何極孤子何所歎焉但頓伏苫廬徒延光晷夫以啁噍鶩雀躑躅鳴號含識懷靈未有其痛且夫曾耕雨雪猶尚悲歌蘇使幽囚無馳哽噎公履忠弘孝冠冕縉紳化感煙雲量標海岳行糜仲月王政無塞分穀高年仁風斯遠固以衣纓仰訓黎庶投懷今日憔惶彌布洪澤雖復孤骸不返方為漠北之塵營魄知歸終結江南之草孤子徐君頓首 文苑英華○英華注云君疑是古人自稱如王勃書中亦作王君又一本作名當考今按作名是也豈有稱孤子自署為君漢晉人別傳多不稱名稱君者以其門人或故吏所撰耳今姑依原本○戰陣一作戰伐陷緣作實緣肝腸作肝腹羌作差曾耕一作魯耕誤曾子雨雪曲見琴操無馳二字有誤漠一作漢

在北齊與宗室書

陵白臨淮負海是謂徐州顓頊高陽世有明德自典

王啓霸無勞委劍之鋒開國承家實賓彤弓之賜其後金柯玉葉霞振雲從者舊通人茂才多士或以天下之賢負石自沈王命之尊拂衣高蹈或能衣雉製青組朱旗儒盛江東文高河北或復分齊處魯移魏居燕爪瓞雖遙芳枝無遠昔有王如王莽無關控鵠之宗劉曜劉淵彌非偃龍之族又有朱家別錄邾子之苗何氏姝源韓侯之胤三烏五鹿時事無恒東郭西門遷訛非一吾宗雖廣未有騈枝咸自駒王同分才子正以金衡委御玉斗宵亾胡賊憑陵中原傾覆我則供犧牲於東國載主祏於南都二百餘年家于

揚越此則盧諶不去裴寧仍留高宦燕秦遲廻鄉壤山河有隔叙覲無緣望冀馬而增勞瞻賓鴻而永歎昔竇公累世光武稱其外家許都遥遠靈王思其舊宅其言雖大可以喻小況在宗親寧無停眷比月應雩龍星移鳶鳥天明和晌體中何如願百年之老與居多福萬石之君寒暑清豫其外族忠孝比屋連甍信義勇於干戈詩書廿於酒醴或有漁獵三史紛綸五經都講開費詩生負帙邦君佇德寧無掛榻之思州將欽風應有題車之命南陽坐嘯寄以共治東海行歌資其主弼梁竦不好徒爲大言鄧禹平生惟望

如此若栖遲偃仰因事丘中桃果三名栗園千樹持竿而釣徵聘不來負耒而耕公侯靡屈何其高也蓋復休哉如脫推延或遲並問吾階緣人乏叨遣皇華王事無淹公禮將畢既而揚都蕩覆方離獫狁之災越界風塵復蹈轄軒之禮屏居空館多歷歲時疊犯靈祇招延禍罰號慕無窮肝膽屠殞煩冤胸臆不自堪居無心奈何無狀奈何自徘徊河朔亟積寒暄風患彌留半體枯癈折臂爲公雖非針祜跛足而使無甎郤克固以形如槁木心若炊灰匍匐苫廬纔有魂氣夫迷山之客遐遥響於巖崖窮海之賓望孤煙於洲嶼況乃宗均魯衛地匪燕吳車騎相望舟艫朝夕三條不遠五達非難信乃瀾然遂不蒙問昔桃花之峽長避秦嬴之草之山遥然滄海猶復漁船可入何況平途不兼旬月勞懷既積輙命行人弦望之間遲枉歸翰儻二三兄弟能敦昭穆之詩求我漳濱幸問劉楨之疾陽春改節竝念將宜扶力爲書多不詮次陵白（耆舊通人茂才多士一作耆舊先賢通人多士特竿作執竿復蹈作無復）

爲陳武皇作相時與嶺南酋豪書（梁高祖末交州人李賁反詔武帝爲交州司馬領武平太守與刺史楊瞟南討時蕭勃爲定州刺史有異志因說瞟帝勸瞟進討斬賁及侯景亂帝以高要太守將率兵赴援

勃鎮廣州勃遣腹心譚世遠與蔡路養相結同遏義軍武帝大破之梁元帝江陵陷武帝立梁元子方智於尋陽是爲敬帝勃遂舉兵度嶺出南康其都督歐陽頠據口城主傅泰並戰敗被擒勃爲下所殺○陵入梁依王僧辯爲吏部郎武帝誅僧辯釋陵爲尚書左丞）

夫否終斯泰屯極則亨若日月之廻環猶陰陽之報復近者數鍾九厄王室中微聖主欽明還承寶運卽是高祖武皇帝之孫世祖孝皇帝之子重光累聖纂國承家天下生民孰不歸德賊勃不涯跋扈希篡帝圖信是奸兇階兹禍亂自王宮再淪於醜逆虜馬四飲於江淮社稷阽危鑾輿幽辱勃身居列岳自御疆兵高視趑趄坐觀成敗既而天維重綴國步還康翻

畫凶圖更諆神鼎且其兵馬之任資於長晁方牧之權由於承聖操兄戈而斬姪藉國寵而弒君不忠不義莫斯爲甚比春初便遣大都督歐陽頠壥城主傳泰等兇徒數十遂到臨川吾奉承朝筭指畫戎略樊滕耿賈戮力爭驅天地靈祇水陸開道獲傳泰不勞於一箭擒歐陽無待於尺兵僞黨皆俘連城盡拔所収軍資不可稱算去月十六日德州刺史陳法武等願憤廻戈仍梟兇豎一夫挺劍傳首上京萬里澄清人神慶躍彼豪門著姓典牧方州拘隔天朝亟離寒暑公私憤歎豈可爲懷今王道平夷理增懽忭朱明

戒節比復何如軍士平安境内清謐吾以庸薄叨秉國鈞恒務牽纏諸有勞弊自天數云否朝禍荐臻東夏崩騰西京蕩覆身惟許國任在勤王宣力皇家靡有寧歲一還京師保持鴻業四驅夷狄奪得江左始則杜龕元惡張彪不恭據有泰稽連蹤巨震隨機討掩觸向平夷叛臣任約徐嗣徽等屢引齊虜前年末既踐京師江畔邊城皆爲戎戍賴貔貅騁力衛霍同心殲厥胡夷不日清殄去年將夏傾國大來鐵騎八千許匹甲士二十餘萬胡塵飛於北闕虜鼓震於南宮躬率偏裨聊與挑戰虜便土崩瓦解投險赴坑大小皆擒鯨鯢盡戮三江之上塞水無流千里之間伏屍相枕生獲大都督蕭軌裴英起東方老李希光王敬寶等虜中驍將惟此數人屢破關西之兵頻取淮右之地一朝俘斬無復孑遺遠邇敬欣華夷怖慴如聞彼虜稍是危亾尋命熊羆欲就征討方可以雷行趙魏電掃幽幷混一車書勢在朝暮而侯瑱跋扈江川公私阻絕卽平北賊仍事南征肉袒而縛歸首闕庭卽爲申聞優其禮秩台儀不貶位遇兼常今所擒歐陽頠傳泰等莫不弘宥政爾授其兵馬處以榮祿坦然游狎無介懷抱年號武平國卽清晏君之聞此

寧不欣躍但昔緣王事游踐晉鄉日想山川依然舊識吾既忝荷朝私位逾台衮身持帝王之柄手握天下之圖故鄉如此誠爲衣繡故人不見還同宵錦天涯藐藐地角悠悠言面無由但以情企今者王猷帝載化被無垠浮海窮山罔不咸格投竽負鼎馳步蒼龍崕穴丘園爭趨金馬君之才具信美登朝如戀本鄉不能游宦門中子弟望遣來儀當爲申聞各處榮祿深加將保念嗣音郵今遣其甲等使彼指此不多陳諱白　壥城英華作擴城通鑑作蹉城誤慴一作懼稍是疑誤無由一作無因咸格一作昭格

爲陳武帝作相時與北齊廣陵城主書

梁敬帝紹泰二年齊遣水軍儀同蕭軌等衆十萬出柵口向梁山戰抑頓軍保蕪湖武帝時爲司空率宗室王侯及羣臣將帥刑牲告天以齊人背約發言慷慨士卒益奮齊軍進玄武湖西北幕府山南吳明徹侯安都等大破之虜蕭軌東方老王敬寶李希光裴英起凡四十六人其軍士得竄至江者縛荻筏以濟中江而溺流屍京口翳水彌岸按此書當在此捷之後

籍甚英風常懷眷屬封疆有限寤寐增勞辱此月九日告深慰情佇方秋尚熱體中何如戎帳艱辛無乃爲弊吾以庸薄謬膺台鉉既荷先帝拔擢之恩兼蒙今王責成之寄政以皇齊大德世紹和風方藉威靈庶平讐耻提攜小國願預藩臣還詔哀矜許垂容納

奉勑須質便遣入朝部下諸將哀吾誠節一兒一弟無所遺恡立志立義無負上天但故丞相諸子及湛海珍等竝依勑旨馳遣渡江王上又遣吏部尚書王通鴻臚卿謝岐等至和州與司馬行臺共爲盟誓而蕭軌等決信叛亾苟相陵易鬱從東道馳至北郊既逼宮闈無容靜默兩兩相對俱有損傷彼聞人馬因此奔散且置兵之地溝澗且多退兵之時投赴相積近遣張都來此具是行人所見但廣陵建業纔隔一江戰場去岸不盈五里軍人退散理反家鄉緣岸村人復有舟檝且蘆舺荻筏竟浦浮江千百爲羣前後相繼吾又勒兵按甲不聽討捕若無恐懼並應安達假使在此不可更生至彼而殂差非吾過如其枉理必是興軍見伐於有道之人加兵於無罪之國若彼王師如此又是違盟后土皇天山川社稷祭其怨語寧容相祐辱告承上黨殿下及匹婁領軍應來江右師出無名此是何義小之事大差無違禮彼之陵我自是乖言玄天所伐匹馬無違翻見怨尤一何非理若彼鬼神有知寧可斯背鬼神無知何用盟歃去歲抑達摩等石頭天井連月亢陽三子纔降連冬大雪黃袍盡沒白帳皆浮既因之以泥塗兼加之以疾疫

蕭裴既退雲霧便除從爾以來稍成災旱定知衣冠之國禮樂相承天道不言不容都滅長江渺渺巨浪湯湯如鬬艦舟師詎有深利近梁山之戰卽是前車蕪湖之役可爲明鏡昔晉侯不能乘鄭馬趙將不能用楚兵一非水生難爲騁力揚州卑濕厥土塗泥如遇秋霖杳同江漢假令蚩尤重出白起還生控代馬而陵波躡胡靴而踰水終難逞効詎有成功六州勇士雖有百萬十姓豪傑徒勞千億不能爲患斷可知矣昔我平世天下乂安人不識於干戈時無聞於桴鼓故得兇人侯景濟我橫江天步中危實由忘戰自

亂離已久人解用兵女子無愧於韓彭童兒不姝於衛霍吳鉤甚利蜀甲姝輕船動風霜弩穿金石高樓大艦槊日凌雲叱咤而起風雷吹噓如倒山嶽疾車騎國家重將分陝上流近隔以邊塵時虧表疏王途既泰貢賦相望尋令子舟侍奉京邑蕭太保龍驤於賁海王儀同虎視於洞庭若望高峰便當投袂何則凡諸將帥各護家鄉非直吾人獨憂宗社日者頻辱司馬行臺及諸公有告裴行臺當今方邵此諸賢莫非英傑其餘軍士悉是驍雄庸蜀氐羌之兵烏丸白虜之騎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何爲比吾陪薄相懸何

惡諸君身名俱滅來告以細柳之軍踰於灞上吾恐今之趙括不及廉頗也近張舍人至始奉嚴勅朝廷遣劉叔經仍往啓聞願達丹誠用停王赫伏計天慈理當懸照此身日月所鑒天地所明豈敢虛言欺妄宸極足下既未知始末容有疑恠大軍多士希惠矜弘量非此失時騰表疏幸停師旅已存盟信厭其小國永申藩禮天心無爽邇遐一同投筆慷慨不復多白陳諱頓首槊日一作槊月車騎一作車駐白虜一作百虜矜作務並誤一同作同知何爲至何惡諸君有脫誤

爲陳武帝與周宰相書

武帝以梁敬帝太平二年冬十月受禪是爲周明帝元年明帝從兄晉公宇文護爲大冢宰輔政明年爲太師按此當是踐阼後與護有云去月乙亥昇禮大壇則此其年十一月書也而其儀式不似與彼國相者

昔有天地便立帝王華胥惟農還虞斯夏莫不三靈所祐五運相推梁德不造固天攸棄雖復東漢之末區宇沸騰西晉之亾生民蕩覆未足以方其禍亂譬彼虔劉者也吾謬以庸薄屬當興運自昔登庸清諸百越徐聞浪泊靡不征行銀洞珠宫所在清乂自還麾南極伐逆東都宣力驅馳亟淹寒暑六延梁社十翦彊寇黃帝與蚩尤七十戰魏祖在軍中三十年方

厥劬勞未爲勤苦加以百神所感明靈應期萬里徂征虬龍表瑞於是中軍勇鋭上將横行承此休符遂興王業梁氏以天祿斯改期運永終欽若唐風推其鼎命吾鷩惶三讓拜手陳辭盈廷公卿稽顙敦偪眷言潁水徒抱素心尚想汾陽無因高蹈猥以庸薄遂膺天寵去月乙亥昇禮大壇言念遷坰但有慙愧昔賓門之始境外無交雖遣行人未申嘉好今上天有命光膺寶曆永與周室方同斷金我運惟新宜脩朝聘今遣侍中都官尚書周弘正銜使長安故指有白陳其白南極一作南拯誤梁社作梁祀鷩惶三讓一作周惶固讓

爲陳主與周冢宰宇文護論邊境事書

此書英華作爲武帝與護按書云啓稱蕭歸後梁主蕭詧以陳文帝天嘉三年薨子歸代立且云周陳欵好一紀於茲合武帝文帝董十年則此當在宣帝初矣作武帝大誤今但改正云陳主○按蕭歸傳歸嗣位五年陳湘州刺史華皎巴州刺史戴僧朔並來附歸言其狀于周高祖詔衛公直元定等赴之與陳將吳明徹等戰於沌口直軍不利元定遂沒歸大將軍李廣等亦爲陳人所虜長沙巴陵並陷於陳事在廢帝光大元年此書應在後

國有三慶民有四安所謂通和是由鄰睦況周陳欵好一紀于茲懷抱相期百世方遠灌瓜之美久勑邊吏拾椽之尤想應無忽梁氏以漸水東爲安湘小郡宜立巴州多歷年所此於荊部本包分界近得刺史

符元擧啓稱蕭歸忽遣杜元茂神儈訓等將率人馬踰潰涉澌便置城隍謀爲侵軼適荷鄰德合州見還不容今春仍縱蕭氏元擧累移論及翻相河漢更往研問便騁鋒鏑彼軍人恃勇遂致俘擒聞此紛紜甚以驚歎其商奄餘孽才力甚微爲暴邊城良憑大國但情均忌器不可加兵便勑軍司以禮相放且前歲所立疆城本以南平等五郡輸薦賓朝至如安湘既屬巴郡幸承鄰惠無候涉言故下漸東惟如澧北政是標其大桶屬荊州之界耳彼此方申分好義絕規圖所賓惟和所重惟信夫以南平等郡地壙民豐雲夢之田楚王爲寶吳當勁蜀晉拒彊秦資彼山川並爲州鎮朕若棄其仁義務廣封域寧容延歲並頁周朝今者和親已固山岳而方謀尺寸之土用益兼葭之地哉幸非窺疾相見鑒容江陵小寇既爾虔劉前至之言或相誣罔一二因使人宇文平口具其懷耿耿故此相白陳諱頓首今眷一作眷顧故下一作放下踰潰作踰溜○此書多誤

爲陳主答周主論和親書

周武帝天和七年以其兄大冢宰晉公宇文護專政暴慢討誅之按其時乃陳宣帝之太建四年此書當是爲宣帝與周武也

使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治司城

使主杜子暉中軍山遂伯使副鮑宏等至省告具懷夫聖君明辟司御兆民則天象地佇育黔首故張旝以往拭玉而來同在蒼生恢宏文武雖毀戈鑄戟未擬上皇散馬休牛載懷偃伯非期與睦忽爽和風奚用殲師信由天討追尋曩好歎想兼懷言覿今書甫承家難知以冢宰執政擅同淵藪今尹當朝妄專征伐無君之譴俾墜其師無將之誅已從司寇刑名既肅國步還康希篤親鄰敬開衷欵若二境交歡俱饗多福八荒期乂良副所懷今遣具位其甲等使不復多述陳其頓首並文苑英華

書記洞詮卷第七十七　終

書記洞詮卷第七十八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陳三

徐陵二

重答朝臣

武帝崩六日成服時朝臣共議大行皇帝靈坐依御人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議宜服吉劉師知議須服衰絰乃啓取陵决斷陵同文阿議謝岐等同師知議陵重答云奏聞上從師知

乞病屬纊不能多說古人爭議多成怨府傅玄見尤於晉代王商取陷於漢朝謹自三緘敬同高命若萬一不然猶得展言庶與羣賢更申揚搉陳書

與顧記室書

顧野王爲安東臨川王府記室參軍疑即其人陵天嘉六年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按此書當是其時

吾伏事天朝本非舊隸殿下殊恩遠垂薦拔故常戰戰慄慄竓心痛謹庶其愚老無負明據近者既居臺轄唯務奉公去年正月十五日尚書官大朝元凱既集丞郎肅然忽有陳慶之見陳暄者帽簪釘額絛布裹頭屩袍通踝胡靴至膝直來郎座逼相排抱或坐或立且歌且詠吾即呼舍吏責列不荅而走反爲憾恚妄相陷辱至六月初遂作盲書便見誣謗聖朝明鑒悉知虛罔唯云吾取徐樞爲臺郎南司檢問了不窮推承訓劾爲信言致成曖免此事宛枉天下所無吾市徐樞宅爲錢四萬任人市估文券歷然不蒙申理見枉虛巧二者樞是故少府卿鱗之子鱗殞身侯景之役又爲西臺所贈兗州左衛官位甚高未知其子何忝郎署魏晉之前如爲久遠宋齊以降其例甚多如徐爰阮佃夫之子可不得郎官耶紀文卿公向璡皆爲列棘豈宂雜曹郎乎三者樞入身梁朝解褐岳陽王小府墨曹承聖時爲故敬帝晉安王諷席文墨具存陝西官爵乃多浮濫更補臺郎不爲勝擢未知何忽推宅貨官四者徐領軍節度自啟樞爲郎勑付選序吾既不啓據又不爲選職所可相關止是得誣謗堯有驚於讒說孔將惑於拾塵雖復聖主機明中侯相聞爲呈啓而已以此見罪一何宛濫吾昔在承華是第所悉行年六十無復儕儔非意餘生忽此不能悉照殿下德高兩獻風美二南億兆歸心衣冠有托久願通啓披訴聖明伏見軍戎多務所以不敢祈目第與吾遊眷亟迴星紀故人如此寧不矜歎耶侍言有便云何且爲啟聞一蒙神鑒照其枉直方殁幽泉無恨灰壤伏覲詔帝承明緒言多次服矜遷老

曲賜湔濯則殿下前時妄澤匪復偏私遂吳良延薦之恩無王丹所舉之謬吾得方辭武騎永附梁賓雖媿家丞庶呈秋實綠弟深眷故此敬憑干詷非宜益懷悚慨徐陵白文苑英華○文恭作文勝誤書一作戎饑雖媿作雖魏

爲吏部尚書答諸求官人書

陵天康元年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自以梁末以來遷授失所於是提舉綱維綜覈名實特有冒進求官諠競不已者陵乃爲書宣示衆咸服焉時論比之毛玠

自古有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胄逐其少多量其官爵但古來數千年非無明時也非無明主也自有才用雖美階級不通門戶雖高官資

妹屈若斯人者其例甚多請問諸君此是何義夫一千錢一斛米之多少猶關相祿況復皇朝官爵理係玄天內典謂之爲業外書稱之爲命五行有驛馬之言六甲有官鬼之說必令驛馬時發官鬼尅身所望偕榮便當果遂如其不爾決是難諧豈可改尚書作官鬼驅老僕爲驛馬耶若見問尚書何不分判用與不用許與不許僕答云君非屈滯豈可相期決言應東若今驛馬差爽便是乖信此關君命僕何以相答耶若朝散之流行止之屬門戶相似人才不殊選家斟酌無能爲爾若陟大位清官悉由玄命夫人君賓用並是前緣故宋文帝云人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輙憶羊玄保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悌自此而論豈非前業且世諺云圖官在亂世覓富在荒年梁孝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荊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雜自紹泰太平及永定中聖朝草創爾時州州自帝郡郡稱王天下干戈尚無條序兼以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之寶難得黃紙之板易營假以官榮代於錢絹義在撫綏無計多少又有非舊非勳非地非才託節將而求官因時人以買位責官既賤皆爲清顯故

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叅軍市中無數四軍五校車載斗量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主上體成王之風太傅弘周公之德西戎北狄畏我王威時既清矣時既平矣何可猶作亂世意而覓非分之官耶凡人所以稱屈滯者身已不無寸能官又不及父祖既是明時可以於邑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太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等並爲卿相此不踰其本分耶此天子所用非關選序舊章秦有車府令趙高直爲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爲丞相此復何爲例耶僕七十之歲朝思夕計並願與

諸賢爲眞善知識曾無嫌隙差可周旋非欲令君作此怨訴但既忝衡流應須粉墨厥其允當無負朝寄耳去年疾患亦餘氣息不能相答逼作此書所望諸賢深明鄙意徐君白 文苑英華

同前 陳書

自古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冑逐其大小量其官爵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荊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穢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亦無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

絹義存撫接無計多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异亦爲卿相此不踰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悌宋文帝亦云人世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秦有車府令趙高直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爲丞相此復可爲例邪既忝衡流應須粉墨所望諸賢深明鄙意

與章司空昭達書 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梁大同中爲東宮直入陳歷司空

歐陽紇字奉聖長沙臨湘人爲廣州刺史十餘年高宗以其久在南服頗疑之詔徵爲左衛將軍紇懼遂反昭達爲侍中儀同討紇平之進車騎大將軍遷司空○歐陽紇反高宗令陵長子儉持節喻旨紇默然不應懼儉沮衆不許入城置於孤園寺遣人守衛紇既陷事儉從間道馳還高宗命昭達討紇儉監其軍按書僕一孑屯窮云云者謂此也

君白曰聖朝受命天下廓清所餘殘兇惟有歐紇南通交管北據衡疑兄弟叔姪盤阻川洞百越之費不供王府萬里之民不由國家明公受脤嚴冬持兵杪歲開冰踐露犒火宵行便屆舍淮乃其神速未騁三

略非勞六奇薄交旗鼓仍平醜類自太清之末永定以來所闢疆界不過郡邑今茲赴撓二十餘州若較此功庸方茲英力漢之馬援不能爲擬吳之步騭故是相懸況孫處宗之叛徒正槌盪王耳公私慶快豈可而言且僕一孑屯窮妖徒所制五嶺遐敻存亾不測懸懷飲淚破膽復全蒙荷英恩保其身命餘年仰戴何力能勝今遣主師某馳往稱慶徐君呈 犒一作炬人一作接

與王吳郡僧智書

雄豪天下盡希風之客況復王家沈默謝氏混玄名賢公門譽華卿子而泰峰阻夐浙水悠長諮訴無因但用窮結比青蔞已戒白露方溥體中何如願闕康勝鄧仲華服袞之年荀令則擁麾之日徒云早達未可同功今日相方豈不髙視竊承富春頃歳多難荐臻邑閈皆空黔黎將盡御史舊樶零落不存太傅齊室荒茫無處自神麾所届襁負斯歸新屋方華故田斯墾府吏閑坐長使誦經督郵無事惟慮吹笛東莞海水俱承幕府之威西洎江沱同仰惟良之化政差邊張何其神也孤子無心覥冒苟劫光陰風疾彌留

示有餘息恩將公聘窮擯虜庭博望疾極跡於黄河移中監流滯於滄海自斯以後惟有庸賤本應埋魂趙魏析骨幽并豈意餘年復反鄉國仰屬伊公在亳渭老師周旌賁丘園採拾衡巷遂以哀駘不棄甕盎無遺還顧庸虛未應偕此竊承君侯過被以光輝屢有吹噓之言頻蒙薦延之澤故得周行紫閣升降丹墀點汙清朝豈不荒愧雖復華隂砥柱帶地窮深嵩髙維岳極天爲重未可以方斯盛典譬此洪恩年迫桑榆豈期酬報政以川波非遠對奉無因夜夢子長之游朝覽希道之跡浮雲西北徒懷魏帝之文行雨東南思假飛山之便窮誠已結荒係逾深方事祈寒願加珍納謹扶力白書迷乏不次孤子徐陵頓首長使一作長史移中監蘇武也舊作移誤

答族人梁東海太守長孺書其人因梁末入北齊

恩報近歳奉使來歸屏彼河清年中告行幷惠以明鏡亟離寒暑雖復時陳梁鶴日照孫鸞言慰相思反增離眷劉傅三常侍還又承書札銀鈎甚麗玉疏依然開封伸紙破愁爲笑素秋方届溽暑稍闌體中何如善保元吉蔡臺之璧少海之珠何必鄉里所在爲賢卿託身大國旣已積年彼朝英彦理相欽挹方當

交辟三命清宦兩宮何乃澗然遲有問也吾七十之歳崦嵫已迫朽老之疾隨年而甚徒懷北郎之切未遂東都之期牽役承閒但有衰頓賢從君政佐佑典基中舍謀殿中並休宜自別有書問來告訪吾文章吾自歸來鄉國亟徙炎涼牽課疲朽不無辭製而應物隨時未曾編錄旣承今告輒復搜檢行人相繼別簡知音但旣乏新聲全同古樂正恐多慙於協律致睡於文侯耳燕南趙北地角天涯言接未由但以潛欵善敬德中郎竝比境之良選皇華之上求若可輶軒別當委白君問恩報當是君報孫鸞一作孤鸞中舍一作中書

與李那書（那周人周書無傳周武帝遣治御正殷不害等使陳陵書所云殷儀同及那答殷御正者是也此陵於殷見那詩文與那書那答之）

籍甚清徽常懷虛眷山川緬邈河渭像於經星顧望風流長安遠於期日青蔓戒節白露爲霜君子惟宜福履多忞雍容廊廟獻納便繁留使催書駐馬成檄車騎將軍賓客盈座丞相長史瞻對有勞朓惠箋緡慰其翹想吾棲遲茂陵之下臥病漳水之濱追以崦嵫難爲砭藥平生壯意竊愛篇章忽覩高文載懷勞佇此後殷儀同至止王人授館用阻班荆常在公筵敬析名作獲殷公所借陪駕終南入重陽閣詩及荆

州大乘寺宜陽石像碑四首鏗鏘並奏能驚趙鞅之魂輝煥相華時瞬安豐之眼山澤晻靄松竹參差若見三峻之峰依然四皓之廟甘泉鹵薄盡在清文扶風輦路悉陳華簡昔魏武虛帳韓王故臺自古文人皆爲詞賦未有登玆舊閣歎玆幽宮標句清新發言哀斷豈止悲聞帝瑟泣望羊碑一詠歌梁之言便掩盈懷之淚至如披文相質意致縱橫才壯風雲義深淵海方今二乘斯悟同免化城六道知歸皆踰火宅宜陽之作特會幽衿所覩黃絹之詞彌懷白雲之頌但恨耆闍遠嶽檀特高峰開上羅浮康公懸溜不獲銘玆雅頌耀彼幽巖循環（闕）　用忘飢渴握之不置恒如趙璧翫之不足同於玉枕京師長者好事才人爭造蓬門請觀高製軒車滿路如看太學之碑街巷相塡無異華陰之市但豐城兩劍尚不俱來韓子雙環必希皆見莫不以好龍無別木燕可嗤載望瓊瑤因之行李金風已勁玉質宜調書不盡言但聞交繁徐陵頓首（青蔓一作青要火作大耆闍遠嶽一作賒遠二字闍作閣並誤耆闍檀特佛國山名）

李那答徐陵書

繁霜應管能響豐山之鐘玄雲觸石又動流泉之奏矧伊物候且或冥符況乃衿期相忘道術楚齊風馬

吳會浮雲行李無因音塵不嗣殷御正銜命來歸嘉言累札江南橘茂薊北桑枯陰慘陽舒行止多福足下泰山竹箭浙水明珠海內風流江南獨步扶風計吏議柝祥禽平陵孝廉辯訓文豹況復麗藻星鋪雕文錦縟風雲景物義盡緣情經綸憲章辭殫表奏久以京師紙貴天下家藏調移齊右之音韻改河西之俗豈直揚雲藻翰獨留千金嗣宗文雅惟傳好事僕世傳經術才謝劉歆家有賜書學匪班嗣弱年有意頗愛雕蟲歲月三餘無忘肄業戶牖之閒時安筆硯嚬眉難巧學步非工恒經牧孺之譏屢被陳思之誚

羞逢仲子類君山之鼓琴屢見子將同本初之車服不謂般庚虛談成價遂同布鼓輕響雷門燕石空雕終慙比德楚軍雖拂實愧棲桐豈若邯鄲舉袖惟聞變曲協律飛塵必應不顧是以日南寶貝遥望歸秦合浦文犀更希還漢芳春行獻鶯其鳴矣懸豫章之床置長安之驛厚築墻垣思逢鄭僑之聘工歌周頌佇奏延陵之樂書縉有復道意無伸李那頓首（橘茂一作橘戌歆作欣並誤）

答李顒之書（按書顒之亦北齊人）

近謬枉清音無申窮眷忽辱來告文製兼美君山西

盛族素挺風流河北辭林本所嗟賞子桓虛座寧不敬期伯喈倒屣固以相屬一月復其草土思繫衣裾披素清顏但覺形穢公輔之量不負高名王佐之才信表天骨孺子之榻雖其可懸仲康之車彌軫恒眷孤子昔緣素乏叨蹔皇華今日形容無關天壤殘光炯炯慮在昏明餘息綿綿待盡鐘漏安可以樹揚名士游處盛賓來喻泰高如爲訾譴文艷質寡何似上林華而不實將同桂樹但忘年之欵昔有張衷鄉國之交非無嬰札儻哀駘可悅蘧蓋非疑方願投衿庶比傾蓋頃陳湯之疾歲月增深牟祐之痾秋冬彌劇

且年光遒盡觸目崩心扶力含毫諸不申具孤子徐陵頓首白（並文苑英華○思繫衣裾作思繳誤見後漢趙岐書辭林一作辭人昔緣作皆緣誤）

張裴一作張華

薦陸瓊（瓊字伯玉吳郡吳人雲公子歷吏部尚書高宗爲司徒妙簡僚佐陵時爲吏部尚書薦瓊乃除司徒左西掾）

新安王文學陸瓊見識優敏文史足用進居郎署歲月過淹左西掾缺允膺茲選階次小踰其屈滯已積（陳書）

安成王讓錄尚書表後啓（安成王頊即宣帝）

臣聞閒平就國乃盛漢之常儀郕霍無官實宗周之

明典何則皇季之重非待歷階王爵之隆自高羣辟況臣戢翼夏荒亟離寒暑進慙趙勝能定楚從退匪齊文馳免秦厄固以內切皇心外貽家耻并輸重餌降禮單于迴城十五如請和璧市鄉三十聊同寶劍武夫力而獲諸原微臣還而反諸敵瞻言馬駿著隴右之功追念曹彰克烏丸之虜前王子弟若此勳庸偏其反而豈可勝愧

謝兒報坐事付治中啓（陵子儉一名報歷爲御史中丞其坐事未見有載）

夫拾金樵路高士所羞整冠李下君子斯愼兒報不

能謹潔敢觸嚴綱右趾鐵繫事允法科左校論輸實由恩宥老臣過庭之訓多謝古賢折笄之杖有愧前達

謝勑賜祀三皇五帝餘饌啓

竊以甘泉之殿舊禮義軒長樂之宮本圖堯舜自東京晚世曠代無聞西漢盛儀復覩今日金壺流十旬之氣玉案備千品之羞昔絳羅爲薦既延王母紫益爲壇允招太一同斯美號理致衆星臣以餘年豫聞清祀如陪瑶席遂飲瓊漿

謝勑賚燭盤賞荅齊國移文啓

昔班彪草移阮瑀裁書馳譽當年遂無加賞非常大賚始自今恩雖賈逵之頌神雀竇攸之對鼮鼠漢臣射覆之言魏士投壺之賦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官燭斯燃更慙良吏宵光可學乃會耆年臣職居南史身典東觀謹述私榮傳之方策

謝賚麕啓

臣昨既陪羽獵仍宴上林固謝長卿之文彌慙子雲之賦預割鮮禽已同監浦頻蒙大臠更異梁王詰旦歸來猶爲飽飫虞衡所獻復降命恩賜細君以爲歡非屠門而大嚼

謝東宮賚蛤蜊啓

船俗嚴戈漁人資設于彼海童肙茲水豹望樓闕之氣得波潮之下

謝賚蛤啓

鴻化[illegible]雀入猶新纔變秋成已聞冬獻（並藝文類聚○又謝勑賚烏賊魚啓云賚逮庸臣伏增銘悚）

書記洞詮卷第七十八終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陳四

尹義尚

與徐僕射陵書（義尚與陵梁末使魏魏亡入齊至是陵已還南義尚猶留鄴下）

義尚白漳濱江渙眇若天涯去鴈歸鴻雲蜚難寄瞻言鄉國泣珠涣而盈懷竊稀德音仰煙霞而疾首既而暑往寒來愁雲滿塞河冰自結非由漢后之軍艸霧恒嚴寧假公超之術霜飄虎踞距知朔野之寒雪覆龍岑徒憶清江之煖眷言疇昔邈矣遐哉係仰清

顏願常豐勝雍容廊廟時宣匡奏之風偃息康莊無廢怡神之道義尚望國窮魂繁憂積歲雖其未殞豈曰生年日者謬忝後車陪游上國曾觀禮樂見季子之知音經奉侍言嗟鄭僑之博物如軍書愈疾之製碑文妙絕之詞猶賢紙於鄴中尚傳聲於許下逮乎百六之年仍離再三之酷吉凶禮數綿歷歲時嘗膽茹辛備同艱險每冀穹蒼有感大國矜憫以禮言歸馭驛俱反何期氂毛湮淪墜灑漳濱之水逸翮摩霄輕託蓬萊之頂信知有幸無幸見死生之殊倫才與不才驗沈浮之異趣昔秦歸趙璧還得連城晉失楚材直亡其寶自國祚中絕行李不通等避世於桃源同留寓于仙嶺每瞻牛候馬想金陵之聖人今覩皇華知有熊之建國賓堯仕舜猶是八才緯武經文方儔四賢幸甚幸甚昔楊朱歧路悲始末之長離蘇武河梁歎平生之永別雖復音塵可嗣終隔風雲夢想時通無因覯止依依望楚寸陰有待百年將半輕生若是命也如何今車書同軌行李相繼猥荷文移通賜論及輶軒既以復命義尚未被哀矜竊以晉楚釋囚共成親好今乃拘彼求此不亦難乎夫以匹夫投分猶須坦蕩況兩國二君那宜細計彼若才如廉樂

猶恐不習禁兵苟非其人留之何益然三戰三敗卒成彊伯之功七縱七擒終仗天威之力由此言之彼此如耳徐元直西蜀之謀士關雲長劉氏之驍將須歸即遣知叛弗追今之與古何其異趣且二國叶和長江共有如首如尾可以同規或貳或猜豈名唇齒是以隔河分歃君子知其不終東甲尋盟春秋貶其行詐伏承聖上欽明英賢佐輔方知解網之氣用表無偏之化若彼之俘虜猶且蒙歸此之南冠何辭不遣如其苟相猜貳信不由衷雖篤親鄰義尚何罪不任辛酸之念輕陳萬一之情伏願仁人少存疇昔承

闕之便希復開言昔張子餘年誠稱吳王之賜微躬邁影實仰含弘之仁載筆漣洏罔知所運草露一作若露後漢張公超能作五里霧全用此事作露非虎踞作虎渠後車作後陣並誤毎聽牛候馬一遺馬字求此一作來此

徐陵報尹義尚書

別離二國雲雨十年心想河陽言銅爵而無遠神游漳水與金鳳而俱蜚北使還辱去冬十月十一日告忽同言敘循還巧制欣慰良深河朔羊芳雖當淹晚白溝浼浼春流已清紫陌依依長楊稍合體中何如豈無鄉思弟三秦世冑六輔良家文武兼能志懷開

遠谷永之筆無慙古人蓋延之功高視前彥而淹留趙魏亟歷寒暄企望鄉關理多悲切聖朝欽明纂曆大拯生民戮巨海之奔鯨殲中原之封豕晉君之說長安遠於日邊揚雄有言交州在於天際則輪縣王府屈膝閶門川洞酋豪彊梁溟海神兵一指率土咸康方當偃伯於靈臺韜戈於武庫變大風於五禮驅蒸民於昌辰物色英聲搜揚俊傑投竿負鼎馳步蒼龍巖穴丘園爭趨金馬而弟留河北義等周邵懷此殊才實可傷嗟吾崦嵫既暮容鬢皤然風氣彌留砭藥無補追惟疇昔共備行人室家安危賓禮升降懸壺代哭俱歷春冬移館于箕同茲辛苦鳴蜩抱樹亟見藏冰歸雁銜蘆多經寒食靖言念此如何可忘握翫來書彌其承臉夫以擁腫之木得免因於不才觳觫之牛自保由其無用以余鄙陋未友龔生惟歎吾賢不同蘧瑗耳若推溝拯溺毎切皇衷逸翮飄鱗見優機檻所以降尺一之書馳輶軒之使心期與國必遂還途寧謂親鄰更成難請言尋雅告所及縲囚便訪鴻臚幸無淹使聞諸司寇或有邊俘前歲中流是維同惡燕禽望闕冀馬臨江裁頻雲羅自投天網京觀之塚宜彰武功周魄之門方申明罰而聖朝好生

惡殺収雷寢電兵車所獲雖同長萬之來恩澤從容無異荀罃之禮方之於弟況擬非倫伊昔梁朝共奉嘉聘張玆大帛處彼高閎庭奏歌鐘座延僑肸賓客之敘方於阼階田獵之禽同於君膳正以鄉關阻亂致爾拘留家國隆平義應旋反況復韓宣屢至宰孔頻還翻爾遲迴豈云鄰睦弟遂鍾儀之操對此皇華高厚之詩一何非類關徐廉樂之況三戰七擒之言此日借子之矛攻子之室彼之使客猶尚不還此於齊都豪門貴戚周行匪例事義相懸豈與大弟同年而語吾本自凡流以復衰老稍近東岱不督擊壤之

年惟欣堯俗若耶之復長保安臥時思之（若耶至此闕誤）不棄忝亞宗卿非得侵官天宸但當令芃芃在詠濟濟盈朝才冠卿雲智同荀郭文辭富於江海高論泊於雲霄趨走丹墀之門侍奉清規之内第來欵言至欲附所聞聯類非宜更其多惑若使良有（闕一字）猶希贈鯉之書郵驛方通復行蜚鶴之信執筆潸然不知何向（並徐陵集○心想英華作目懸一指作所指燕禽作燕旗誤高閣作高閑叙作致高厚作高后誤）

虞寄（字次安荔之弟歷建安王諮議終太中大夫）

諫陳寶應書（寶應晉安候官人）

寄梁代爲岳陽王中記室侯景亂隨兄荔入臺京城陷遁還鄉里張彪將鄭瑋劫寄奔晉安寶應方據有閩中得寄甚喜每欲引爲僚屬寄固辭景平寄勸令自結高祖寶應從之高祖受禪以寶應爲閩州刺史領會稽太守世祖嗣位進號宣毅將軍錄其本系編爲宗室是時留異爲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潜有逆謀寶應娶異女寄微知其意乃爲居士服以拒絶之常居東山寺僞稱脚疾不起及異反寶應復資其部曲寄因書諫寶應大怒以寄有民望且優容之章昭達等討寶應兵敗走蒲田顧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既被擒凡諸賓客皆伏誅惟寄以先識免禍異亦爲侯安都所執○此書見陳書南史文苑英華稍異互注

東山居士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流離世故飄寓贒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氣所感何日忘之而寄沈痼彌留惕陰將盡常恐卒填溝壑涓塵莫効是以敢布腹心冒陳丹欵願將軍留須臾之慮少思察之則瞑目之日所懷畢矣夫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浮辭哉將軍文武兼資英威不世往因多難杖劍興師援旗誓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匡時報主寧國庇民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帝肇基草昧初濟艱難于時天下沸騰民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横擊海内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洞徹之鑒折從衡

之辯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軍妙筭遠圖發於衷誠者也及主上繼業欽明睿聖選賢與能羣臣輯睦結將軍以維城之重崇將軍以裂土之封豈非宏謨廟略推赤心於物者也屢申明詔欵篤殷勤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說翻然異計寄所以疾首痛心泣盡繼之以血萬全之策竊爲將軍惜之寄雖疾侵耄及言無足采千慮一得請陳愚管願將軍少戢雷霆賖其晷刻使得盡狂瞽之說披肝膽之誠則雖歿之日由生之年也自天厭梁德多難荐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龍戰虎爭竊號假名

銑精持鋒不可勝紀陳書南史無龍戰至持鋒二句人人自以為得
之然夷凶翦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讓
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歸惟天所授當璧
應運其事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天綱再張
地維重紐夫以王琳之強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
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強江外雄長偏隅然或命一
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即瓦解氷泮投身異域瑱
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庭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
事甚明二也今將軍以瀋戚之重擁東南之衆盡忠
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勳高竇融寵過吳芮析珪判野

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且聖朝棄瑕忘過寬厚得
人改過自新咸加叙擢至如余孝頃潘純陀李孝欽
歐陽頠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智中豁然曾無纖
芥況將軍疊非張繡罪異盧諶當何慮於危亡何失
於富貴此又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齊鄰睦境外無
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有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
從之執何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
留將軍狠顧一隅亟經摧衄聲實虧喪膽氣衰沮高
壤向文政留瑜黃子玉此數人者將軍所知首鼠兩
端惟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見矣孰能被堅執銳長

驅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此又其
事甚明六也且將軍之彊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
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
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
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此又
其事甚明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季孟傾覆
相尋餘鄯右渠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況將
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
之命強弱逆順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
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

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
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
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事
此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鬬鋒不可當將
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為心脩旰匹夫之
力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
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夫以漢朝吳楚晉室頴顒連
城數十長戟百萬拔本塞源自圖家國其有成功者
乎又其事甚明十也為將軍計者莫若不遠而復絕
親留氏泰郎快郎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

朝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白馬之盟朕不食言誓之
宗社寄聞明者覽未形智者不再計此成敗之効將
軍勿疑吉凶之幾間不容髮方今藩維尚少皇子幼
沖凡預宗枝皆蒙寵樹況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
軍之名將軍之勢而能克脩藩服北面稱臣寧與劉
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不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
石相弊願加三思慮之無忽寄氣力縣微餘陰無幾
感恩懷德不覺狂言鈇鉞之誅其茸如齊世故南史作鄴汝莫劾陳書南史作莫報恩嘹英華作思審不世一本作動俗所從衡英華作履所從衡明詔英華作文詔翻然陳書作虛生思管書史作思算有歸南史作有在所授英華作所任承基陳書作人基雄長南史作雄張

至如陳書作至於孝頃英華作孝頃誤爪牙英華作牙爪盧諶書史作畢諶之執南史作之事何得英華作作可得狼顧南史作狼狽聲實虧英華作聲虧鬼喪所知英華作所親信縶馬書史作擊馬誤之逼英華作之勢傾覆英華作躓沒餘喜右渠英華作餘黨渠魁非之日英華作之下之事作之勢脩昕南史作宵昕誤稱兵英英華作稱兵莫若英華作豈若覽南史英華作鑒再計英華作計始非稱臣下英華有者乎二字文意不貫其茸書史作茸之

張種字士苗吳郡人仕梁歷御史中丞入陳終金紫光祿大夫

與沈炯書

虎丘山者吳岳之神秀者也雖復峻極異於九天隱
磷殊於太一衿帶城傍獨超衆嶺控繞川澤顧絕羣
岑若其峰崕刻削窮造化之瑰詭絕澗杳冥若鬼神
之髣髴珍木靈草茂璵枝與碧葉異禽兕獸必負義
而膺仁是以歷代高賢輕舉栖託梵臺雲起實刹星
懸自非玉牒開祥金精組耀豈其神怪若此者乎獨超一作獨越

沈炯字初明吳興武康人梁御史中丞入陳加通直散騎常侍

答張種書

若乃三江五湖洞庭巨麗寫長洲之茂苑登九曲之
層臺山高水深雲蒸霧吐其中之秀異者實虎丘之
靈阜焉冬桂夏柏長蘿脩竹靈源祕洞轉側超絕遠
澗深崖交羅戶穴崖一作巖並藝文類聚

謝貞字元正陳郡陽夏人南平王友招遠將軍

遺族子凱疏

貞以毋憂哀毀病丞遺疏告凱○貞病篤吏部尚書姚察往省之問以後事貞曰族子凱等粗自成立忌有疏付之弱兒甫六歲名靖字依仁情累所不能忘敢以為託耳察啟後主勅長給衣糧

吾少罹酷罰十四傾外蔭十六鍾太清之禍流離絕
國二十餘載號天蹐地遂同有感得還侍奉守先人
墳墓於吾之分足矣不悟朝廷採拾空薄累致清階
縱其殞絕無所酬報今在憂棘晷漏將盡斂手而歸
何所多念氣絕之後若直棄之草野依僧家尸陁林

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爲獨異耳可將薄板周身載以靈車覆以葦茨坎山而埋之又吾終尠兄弟無他子孫靖年幼少未閑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牀設香水盡卿兄弟相厚之情即除之無益之事勿爲也陳書

江揔字揔持濟南考城人經子梁太子中舍人入陳歷尚書令陳平入隋爲上開府

除太子詹事謝東宮啓

揔天嘉中遷左民尚書轉太子詹事以與太子爲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爲女太子微行揔舍文帝怒免之

庇身脩德濫迹端形陳蘿故葛攀附不涯解角蛻鱗超踰非次方辭璽會覲收渥澤

除尚書令謝臺啓

揔至德中授尚書令給鼓吹一部加扶

竊以昔之冢司今曰端揆項同台衮無人則闕臣之朽薄安可叨賁謹當奏承夜月冀奉三思之旨聲寄浮雲方祈九天之路

除尚書令斷表後啓

司會治本冢宰朝端搢紳所屬儀刑攸茌皇代以來無人則闕陛下將備厥職用穆巨僚不容始自庸非以讙物議當今藩翰至戚不無其才廊廟重臣亦有其器伏願檢俞往之則闡平章之道臣淞心布款有理存焉治一作化用一作以才一作人檢一作慎

上毛龜啓按藝文云隋江揔上毛龜啓則此入隋所上

臣聞聖王受命以代紹興日月精明之狀煙雲爛熳之采神鼎出於汾陰寶玉開於張掖靈山奧澤卉木呈祉靜海澄波鱗介禔福靡不顯符瑞以固鴻基肇徵祥以光永世者也影合四靈光分五色懷星拖月負字銜圖並藝文類聚

陳暄義興國山人文才俊逸後主在東宮引爲學士及即位遷通直散騎常侍與江揔孔範等並爲狎客以事慘死

與兄子秀書

暄嗜酒無節操徧歷王公門沈湎喧譊過差非度秀憂之致書於暄友人何胥冀以諷諫暄聞之與秀書

旦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惟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夭吾所志耶昔阮咸阮籍同游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言巧騎武子呼爲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巋然翻成可怪吾既寂漠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於顏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

安歸汝以飲酒爲非吾以不飲酒爲過昔周伯仁度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爲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厮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常譬酒之猶水亦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汝驚吾憧馬侍中之門陷池武陵之第徧布朝野自言焦悚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

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盃鐺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南史○夭一作笑以不飲酒作不以

張正見字見賾清河東武城人梁彭澤令入陳爲撰史著士累遷通直散騎侍郎

謝賜錢啓

豈期疲痾壁立猥蒙殊賜名稱楡莢非投飲馬之橋價重圜泉寧弃咒雞之野暫移周府纔經漢鑄始降王門忽光私室青鳧委質笑夷甫之不言赤仄垂緡重河間之能數初學記

毛喜字伯武滎陽陽武人歷南安內史徵爲光祿大夫領左驍騎將軍

弟還帖

事務殷繁■足疲叅吾者忽劣劣理弟還久敘接有日其間故臨不具毛喜東書堂帖

伏知道

爲王寬與婦義安主書

昔魚嶺逢車芝田息駕雖見妖婬終成揮忽遂使家勝陽臺爲歡非夢人慙蕭史相偶成仙輕扇初開欣看笑靨長眉始畫愁對離粧猶聞徙佩顧長廊之未盡尚分行幰冀迴陌之難廻廣攝金屏莫令愁擁恒

開錦幔速望人歸鏡臺新去應餘落粉熏爐未徙定有餘煙淚滴芳衾錦花長濕愁隨玉軫琴鶴恒驚已覺錦水丹鱗素書稀遠玉山青鳥仙使難通綵筆試操香牋遂滿行雲可託夢想還勞九重千日詎想倡家單枕一宵便如蕩子當令照影雙來一鸞羞鏡勿使窺窻獨坐嫦娥笑人藝文類聚

梅嘉祚閱陳四卷

書記洞詮卷第七十九終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後魏一

太武帝本索頭虜姓拓跋氏名燾字佛貍明元帝長子在位二十九年宗愛弑之廟曰世祖

與宋文帝書太武立十七年改元太平眞君始與劉宋稱南北朝世祖攻宋懸瓠雖不尅而虜掠甚多南師屢無功爲世祖所輕侮乃與宋文帝書此後復通和聞文帝有北伐意又與書

彼前使間諜詃略奸人竊聞朱脩之申謨近復得胡崇之敗軍之將國有常刑乃皆用爲方州虞我之隙以自慰慶得我普鍾蔡一豎子何所損益無異得我

舉國之民厚加奉養禽我甲將衛拔非其身各便鏁腰苦後以辱之觀此所行足知彼之大趣辨校以來非一朝一夕也項關中蓋吳返逆扇動隴右氐羌彼復使人就而誘勸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是曹正欲譎誑取賂豈有遠相順從爲大丈夫之法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詃引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奸人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戶邪彼今若欲係全社稷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度如此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勑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張之具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頃者往索眞珠璫略不相與今所馘截髑髏可當幾許珠璫也彼往日北通芮芮西結赫連蒙遜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芮芮吳提以死其子菟害眞襲其凶迹以今年二月復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從命來秋當復往取以彼無足故不先致討諸方已定不復相釋我往之日彼作何方計爲塹城自守爲築垣以自鄣也彼土小雨水便迫掖彼能水中射我也我顯然往取揚州否彼驍行竊共也彼來偵諜我已禽之放還其人目所盡

見委曲善問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疾其勇功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校邪彼非敵也彼常願欲共我一過交戰我亦不癡復不是苻堅何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宿去彼人民好降我者驅來不好者盡刺殺之近有穀米我都噉盡彼軍復欲食噉何物能過十日邪彼吳人正有斫營伎我亦知彼情離彼百里止宿雖彼軍三里安邏使首尾相次募人裁五十里天自明去此募人頭何得不輸我也彼謂我攻城日當掘塹圍守欲出來斫營我亦不近城圍彼止築隄引水灌城取之

彼揚州城南北門有兩江水此二水引用自可如人意也知彼公時舊臣都已殺盡彼臣若在年幾雖老猶有智策今已殺盡豈不天資我也取彼亦不須我兵刃此有能祝婆羅門使鬼縛彼送來也順從通鑑作服從芮芮作蠕蠕蒙遜作沮渠茂害眞作吐賀眞塹城作掘塹否作不若放作縱非敵作非我敵宿去作外宿慕人一設彼募人以來不過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彼慕人之首豈得不爲我有哉能作善送來也作以來耳

又書

彼此和好居民連接爲日已久而彼無厭誘我邊民其有往者復之七年去春南巡因省我民卽使驅還自天地啓闢已來爭天下者非惟我二人而已今聞

彼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往揚州住且可博其土地傖人謂換易爲博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復何知我鮮卑常馬背中領上生活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白鹿馬十二匹幷氈藥等物彼來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來遠或不服水土藥自可療彼無厭通鑑作彼志無厭去作今因作聊即使驅還作縱之使還○俗人謂換易爲博當是注語傳寫誤入正文耳仰書義自見

與宋臧質書

世祖南侵宋以質爲輔國將軍北救始至盱眙世祖已過淮自廣陵北返悉力攻盱眙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世祖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與質書質荅之又與魏衆書

吾今所遣鬬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三秦氐羌設使丁零死者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正減幷州賊氐羌死正減關中賊卿若殺丁零胡無不利通鑑卿若殺之無所不利

臧質答魏主書字含文東莞莒人歷車騎將軍與義宣起兵見殺

時魏地童謠曰軺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虜主北歸石濟死虜欲渡江天不徙故答書引之○質涉獵文史尺牘便敏

省示具悉姦懷爾自恃四脚屢犯國疆諸如此事不可具說王玄謨退於東梁坦散於西爾謂何以不聞

童謠言邪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此期未至以二軍開飲江之徑爾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生全饗有桑乾哉但爾往攻此城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由我而死爾若有幸得爲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鏁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蠢之粉之屠之裂之如此未足謝本朝爾識智及衆力豈能勝苻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未卯年故爾斛蘭昔深入彭城值少日雨隻馬不返爾豈憶邪即時春雨已降四方大衆始

就雲集爾但安意攻城莫丢糧食闕乏者告之當出廩相餉得所送劍刀欲令我揮之爾身邪甚苦人附反各自努力無煩多云 宋書○國疆通鑑作邊境梁坦作申坦爾謂何以不聞童謠言邪作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徑作路莫丢作勿遂丢告之作可見語

臧質與虜衆書 新附

宋購斬燾封開國縣侯食邑一萬戶賜布絹各萬匹質寫臺格與魏軍書太武攻城三旬死者過半乃引還

示詔虜中諸士庶狸伐見與書如別爾等正朔之民何為力自取如此大丈夫豈可不知轉禍為福邪今寫臺格如別書自思之 宋書○資治通鑑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所與書相待如

此爾正朔之民何為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禍為福邪

詔太子晃 晃太武長子為中常侍宗愛譖歿子文成帝追號恭宗

初世祖之伐河西也李順等咸言姑臧無水草不可行師太子有疑色及至姑臧詔太子

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澤中其間乃無燥地澤草茂盛可供大軍數年人之多言亦可惡也故有此勑以釋汝疑

詔報太子

李孝伯趙郡人位尚書封宣城公為高祖所任遇太子奏請徵賢詔報見孝伯子豹子疏

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為假復求訪此人輩亦何可得

詔刁雍 雍字淑和渤海饒安人位特進

太平真君五年雍以平南將軍為薄骨律鎮將表請作溉田大渠世祖詔之

卿憂國愛民知欲更引河水勸課大田宜便興立以克就為功何必限其日數也有可以便國利民者動靜以聞

又詔答

真君七年雍表請造船運穀赴沃野鎮以供軍糧詔答

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即成大省民力既不費牛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為式今別下統萬鎮出兵運穀卿鎮可出百兵為船工豈可專廢千人雖

遣船匠猶須卿指授未可專任也諸有益國利民如此者續復以聞

又詔

雍表請城鎮所綰河西真君十年三月城訖詔之

卿深思遠慮憂勤盡思知城已周訖邊境無不虞之憂千載有永安之固朕甚嘉焉即名此城為刁公城以旌爾功也

賜司徒崔浩書 浩字伯淵清河人真君十一年誅

世祖詔成周公萬度歸破焉耆國賜浩書浩上書稱美遂命度歸鎮撫

萬度歸以五千騎經万餘里拔焉耆三城獲其珍奇

異物及諸委積不可勝數自古帝王雖云即序西戎有如指注不能控引也朕今手把而有之如何

詔崔浩

浩除司徒世祖以史事詔浩以高允張偉參著作至於損益褒貶折中潤色浩所總焉

昔皇祚之興世隆玆土積德累仁多歷年載澤流蒼生義聞四海我太祖道武皇帝協順天人以征不服應期撥亂奄有區夏太宗承統光隆前緒釐正刑典大業惟新然荒域之外猶未賓服此祖宗之遺志而貽功於後也朕以眇身獲奉宗廟戰戰兢兢如臨淵海懼不能負荷至重繼名丕烈故即位之初不遑寧

處揚威朔裔掃定赫連逮於神䴥始命史職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自爾已來戎旗仍舉秦隴克定徐兗無塵平逋寇於龍川討孽豎於涼域豈朕一人獲濟於此賴宗廟之靈羣公卿士宣力之効也而史闕其職篇籍不著每懼斯事之墜焉公德冠朝列言為世範小大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臺綜理史務述成此書務從實錄焉

賜王慧龍璽書

慧龍太原晉陽人歷武牢鎮都尉

慧龍本晉僕射愉之孫宋武帝誅愉慧龍為沙門僧彬所匿過江入魏仕歷滎陽太守領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之左長史與王玄謨相持滑臺宋主義隆縱反間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邊因執楚之以叛世祖聞曰是齊人忌樂毅之計耳乃賜璽書

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也

讓沮渠牧犍書

牧犍蒙遜子其先為匈奴左沮渠以官為氏蒙遜自稱河西王上表臣魏世祖册蒙遜為涼州牧涼王牧犍襲封尚世祖妹武威公主世祖以牧犍罪稱蕃致貢而內多乖悖於是親征詔公卿為書讓之官軍濟河攻涼州城拔牧犍請降後任運以罪誅

王外從正朔內不捨僭罪一也民籍地圖不登公府任土作貢不入司農罪二也既荷王爵又授偽官取兩端之榮邀不二之寵罪三也朝廷志在懷遠固違

聖略切稅商胡以斷行旅罪四也揚言西戎高自驕大罪五也坐自封殖不欲入朝罪六也北託叛虜南引仇池憑援谷軍提挈為姦罪七也承勑過限輒假征鎮罪八也欣敵之全幸我之敗侮慢王人供不以禮罪九也既婚帝室寵踰功舊方恣欲情蒸婬其嫂罪十也既違伉儷之體不篤婚姻之義公行酖毒規害公主罪十一也備防王人候守關要有如寇讎罪十二也為臣如是其可恕乎先令後誅王者之典也若親率羣臣委贄郊迎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既臨面縛輿櫬又其次也如其守迷窮城不時悛悟身死

族滅爲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也（並魏書）

文成帝（名濬字烏雷直勤恭宗子在位十四年廟曰高宗）

詔源賀（賀本河西王禿髮傉檀子國滅奔魏世祖賜姓封隴西王）

（賀爲冀州刺史武邑郡姦人王華告沙門道可與賀謀反高宗謂賀誠心事國必保無此乃精加訊檢華果引誣詔曰）

卿以忠誠款至著自先朝以丹青之潔而受蒼蠅之汚朕登時研檢已加極法故遣宣意其善綏所莅勿以囂謗之言致損慮也（魏書）

獻文帝（名弘字萬民文成帝子在位六年傳位太子宏自稱太上皇爲馮后所弒廟曰顯祖）

詔尉元（元字苟仁代人歷司徒）

（天安元年宋將薛安都以徐州附魏請師救援顯祖以元爲都督鎮南大將軍赴之大破宋將張永等表求運粟以濟彭城又表分兵置戍進定青冀詔答之既而沈攸之吳僖公從沂清進援下邳元遣城陽公孔伯恭又大破宋軍宋徐州刺史下邳太守委下邳夜走宿豫淮陽皆弃城而遁拜元開府徐州刺史淮陽公因復詔元）

待後軍到量宜守防其青冀已遣軍援須待尅定更運軍糧

又詔

賊將沈攸之吳僖公等驅率蟻衆進冦下邳卿戎昭果毅智勇奮發水陸邀絕應時摧殄自淮以北蕩然清定皆是元帥經略將士效力之所致也朕用嘉焉

所獲諸城要害之處分兵置戍以帖民情今方欲清蕩吳會懸旌秣陵至於用兵所宜形勢進止善加量度動靜以聞

詔慕容白曜（白曜見後）

（宋明帝徐州刺史薛安都兖州刺史畢衆敬並以城附魏詔尉元等率師赴之而宋東平太守申纂屯無鹽并州刺史房崇吉屯升城皇興初加白曜征南大將軍屯碻磝爲諸軍後斷白曜攻纂於無鹽城拔其東郭囘攻升城又襲麋溝擊垣苗處震寂山顯祖詔嘉之）

卿總率戎旅討除不賓霜戈所向無不摧靡旬日之内尅拔四城韓白之功何以加此雖升城戍將房崇吉守遠不順危亾已形潰在旦夕宜勉崇威略務存

長轡不必窮兵極武以爲勞頓且伐罪弔民國之令典當招懷以德使來蘇之澤加於百姓

詔呂羅漢（羅漢洛州人歷拜内都大官）

（羅漢爲秦益二州刺史時仇池氐羌反逼駱谷羅漢帥步騎掩擊大破之賊衆逃散詔慰勉之）

卿以勞勤獲叙才能致用内總禁旅外臨方岳褒寵之隆可謂備矣自非盡節竭誠將何以垂名竹帛仇池接（缺）華慶與既勞士卒亦勤民庶皆由鎮將（缺）不理之所致也卿應機赴擊殄此兇（缺）險民亦剛悍若不導之以德齊之以刑寇賊莫

由可息百姓無以得靜朕垂心治道欲使遠近清穆卿可召集豪右釋其事宜以利民爲先益國爲本隨其風俗以施威惠其有安土樂業奉公勤私者善加勸胥無奪時利明相宣告稱朕意焉

詔尚書李訢 訢字元盛范陽人歷司空侍中坐事誅

訢自宋歸魏授兼尚書郎時顯祖於仲冬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並不納成淹上接輿釋游論詔訢乃勑停行

卿等諸人不如成淹論通釋人意

詔百濟國王餘慶

餘慶遣長史餘禮等上表言自齊與高麗同出夫餘高麗近見陵逼求遣一將來救又云西界小石山北國海中見屍十餘并得衣器鞍勒視之非高麗之物後聞乃是王人來降臣國長蛇隔路以沈於海因送鞍一以爲實驗顯祖以其僻遠冒險朝獻禮遇優厚遣使者邵安與其使俱還詔答之

得表聞之無恙甚善卿在東隅處五服之外不遠山海歸誠魏闕欣嘉至意用戢于懷朕承万世之業君臨四海統御羣生今宇内清一八表歸義襁負而至者不可稱數風俗之和士馬之盛皆餘禮等親所聞見卿與高麗不穆屢致陵犯苟能順義守之以仁亦何憂於寇讎也前所遣使浮海以撫荒外之國從來積年往而不返存亾達否未能審悉卿所送鞍比校舊乘非中國之物不可以疑似之事以生必然之過經略權要已具別旨 屢致北史作致被

又詔

餘慶請討高麗又詔答之

知高麗阻彊侵軼卿土脩先君之舊怨棄息民之大德兵交累載難結荒邊使兼申胥之誠國有楚越之急乃應展義扶微乘機電舉但以高麗稱藩先朝供職日久於彼雖有自昔之釁於國未有犯令之愆卿使命始通便求致伐尋討事會理亦未周故往年遣禮等至平壤欲驗其由狀然高麗奏請頻煩辭理俱詣行人不能抑其請司法無以成其責故聽其所啓詔禮等還若今復違旨則過咎益露後雖自陳無所逃罪然後興師討之於義爲得九夷之國世居海外道暢則奉藩惠戢則保境故羈縻著於前典楛貢曠於歲時卿備陳彊弱之形具列往代之迹俗殊事異擬貺乖衷洪規大略其致猶在今中夏平一宇内無虞每欲陵威東極懸旌域表拯荒黎於偏方舒皇風於遠服良由高麗即叙未及卜年今若不從詔旨則卿之來謀載協朕意元戎在行將不云遠便可豫率同興具以待事時遣報使速究彼情師舉之日卿爲

鄉導之首大捷之後又受元功之賞不亦善乎所獻錦布海物雖不悉達明卿至心今賜雜物如別令史作今

詔報蠕蠕受羅部真可汗郁久閭予成受羅部真魏言惠也郁久閭姓予成名○延興本高祖年號甫十歲是時顯祖爾太上皇仍決政因附蠕蠕自世祖征後不敢復南予成率部侵塞北鎮顯祖親誓諸將大破之延興五年予成求通婚娉有司請絕其使發兵致討詔報之予成每懷譎詐終顯祖世更不求婚

所論婚事今始一反尋覽事理未允厥中夫男而下女爻象所明初婚之吉敦崇禮聘君子所以重人倫之本不敬其初令終難矣並魏書

孝文帝名宏獻文帝長子始更姓元服袞冕遷都于洛在位二十九年廟曰高祖

遺齊平北將軍曹虎書虎爲齊雍州刺史隆昌四年魏侵沔北虎聚軍襄陽與南陽太守房伯玉不協不急赴救末乃移頓樊城高祖遺虎書虎使人答之後以右衛將軍隸都督陳顯達停襄陽北伐頗相偎殺

皇帝謝僞雍州刺史神運兆中皇居闡洛化摠元天方融八表而南有未賓之吳治爲兩主之偏幽顯含嗟人靈壅閼且漢北江邊密邇乾縣故先動鳳駕整我神邑卿進無陳平歸漢之智退闕關羽殉節之忠嬰閉窮城憂頓長沔機勇兩缺何其嗟哉朕此乃欲造卿逼宂未果且還新都饗厥六戎入彼春月遲遲揚旆善脩爾略以俟義臨

○曹虎答書虎字士威下邳人齊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爲東昏所殺

自金精失道皇居徙縣喬木空存茂草方鬱七狄交侵五胡代起顧瞻中原每用弔焉知棄皇闌隨水瀍澗伊川之象爰在茲日古人有云匪宅是卜而鄰是卜樊漢無幸咫尺姝風折膠入塞乘秋犯邊親屬窮於斬殺士女困於虔劉與彼蠢左共爲脣齒仁義弗聞苛暴先露乃復改易氈裘妄自尊大我皇開運允宅區夏而式亂逋逃棄同卽異每欲出車鞠旅以征不庭所冀干戚兩階叛命來格遂復游魂不戢亂滑

孔熾孤摠連率任屬方邵組甲十萬雄戟千羣以此戡難何往不克主上每矜率土哀彼民黎使不戰屈敵兵無血刃故部勒小戍閉壁清野抗威遵養庶能懷音若遂迷復知進忘退當金鉦戒路雲旗北掃長驅燕代併羈名王使少卿忽諸頭曼不祀兵交無遠相爲憫然南齊書

詔任城王澄澄見後高祖外示南討意在遷洛親令龜卜易筮其兆遇革澄曰革者更也將有應天順人革君臣之命今曰卜征乃可伐叛不得云革命高祖既銳意必行惡澄此對久之乃獨謂澄曰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澄曰伊洛中區均天

下所據陛下制御華夏輯平九服蒼生闕此應當大慶高祖曰北人戀本忽聞將移不能不驚擾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當非常人所知唯決之聖懷此輩亦何能為也高祖大悅及駕幸洛陽定遷都之策澄時兼尚書左僕射詔澄至代都衆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今古徐以曉之衆乃開伏

遷移之旨必須訪衆當遣任城馳驛向代問彼百司論擇可否近日論革今眞所謂革也王其勉之尺牘又誤載賜任城王一詔為高祖見後

詔廣陵王羽 羽音叔翻獻文帝子以淫蕩車駕南伐羽除征東大將軍開府青州刺史高祖親餞之華林園後詔羽○魏書于諸帝而語類稱為詔此則云餞後詔羽則非而者也

吾因天歷運乘時樹功開荊拓沔威振楚越時暨三炎息駕汝頼勢臨荊徐聲遏江外未容解甲凱入三川纂兵脩律俟秋方舉海服之寄故惟宗良善開經策寧我東夏敬慎汝儀勿墜嘉問惟酒惟田可不戒歟

賜北海王詳璽書 詳字季豫獻文帝子以罪死詳遷侍中轉秘書監高祖南伐行中領軍留守賜詳璽書

比遊神何業也丘墳六籍何事非娛善正風猷肅是禁旅

詔彭城王勰 勰字彥和獻文帝子歷位太師加侍中世宗永平初以高肇譖謀逆賜死勰為中書令侍中表解侍中詔曰

貂蟬之美待汝而光人乏之秋何容方退也克念作聖庶必有資耳

與彭城王勰書 勰除中書監高祖至豫州為家人書於勰令專主宗制糾舉非違勰覽日向陳猶望聖慈賜垂獨逮高祖曰汝諸往欽哉

教風密微禮政嚴嚴若不深心日勸何以敬諸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位乃中監風標才器實足師範屢有口勑仍執沖遜難違清挹荏苒至

今宗制之重捨汝誰寄便委以宗儀責成汝躬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吾別肅治之若宗室有愆隱而不舉鍾罰汝躬綱維相厲庶有勸改吾朝聞夕逝不為恨也

又詔 勰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恤以裨軍國詔曰

割身存國理為遠矣但汝亦我乃減已助國職俸便停親國二事聽三分受一

又詔 高祖不豫勰內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遐邇肅然人無異議又以破崔慧景等勳前後增

邑勰乞辭詔之

汝在私能孝處公必忠比來勤憂足布朝野但可祗
膺

手詔太子論彭城王

彭城王勰爲司徒齊將陳顯達侵魏高祖將親討之詔勰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總攝六師是時高祖不豫托勰國事勰苦辭求退世宗爲皇太子高祖手詔言之及即位勰領司徒錄尚書北海王詳陰言勰大得人情勸世宗遵高祖遺勅從之

汝第六叔父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以
松竹爲心吾少與綢繆提攜道趣每請解朝纓恬真
丘壑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遠何容仍屈素業長嬰

世綱吾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捨冕遂其沖挹之性
無使成王之朝飜疑姬旦之聖不亦善乎汝爲孝子
勿違吾勑

詔安定王休等 休太子晃子歷遷大傅領大司馬

魏自太祖至於武泰帝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崩悉依漢魏既葬公除高祖太和十四年文明太后崩將營山陵休等表請詔答又表又詔之

自遭禍罰慌惚如昨奉侍梓宮猶希髣髴山陵遷厝
所未忍聞

又

仰尋遺旨俯閒所奏倍增號絕山陵可依典冊如公
卿所議衰服之宜情所未忍別當備叙在心

又

高祖詔引見太尉丕尚書元明根高閭等以過葬卽吉之議往復辯論詔曰

公卿屢上啓事依擬金冊遺旨中代成式求過葬卽
吉朕仰惟恩重不勝罔極之痛思遵遠古終三年之
禮比見羣官具論所懷今依禮既虞卒哭迎此月二
十日受服以葛易麻既衰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
下故於朕之授變從練已下復爲節降斷度今古以
情制衷但取遺旨速除之一節粗申臣子哀慕之深
情欲令百官同知此意故用宣示便及變禮哀痛彌

深

又

有司上言求卜祥日詔之

便及此期覽以摧絕敬祭卜祥乃古之成典但世失
其義筮曰永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永慕之心今將
屈禮厲衆不妨龜兆已企及此晦寧敢重違冊旨以
異羣議尋惟永往言增崩裂

又

太尉丕以太廟已就明堂功畢享祀之禮不可久曠移廟之日須得國之大姓遷主安廟神部尚書王諶既是庶姓不宜參預詔曰

具聞所奏尋惟平日倍增痛絕今遵述先旨營建寢廟既而祖就先王制禮職司有分移廟之日遷奉神主皆太尉之事朕亦親自行事不得越局專委大姓王諶所司惟贊板而已時運流速奄及縞制復不得哀哭於明堂後當親拜山陵寫泄哀慕

詔羣臣 此亦似是面詔

南安王楨出爲相州刺史·高祖餞於華林都亭詔曰

從祖南安既之蕃任將曠違千里豫懷惘戀然今者之集雖曰分歧實爲曲宴竝可賦詩申意射者可以觀德不能賦詩者可聽射也當使武士彎弓文人下

筆

咸陽王禧傳禧爲侍中驃騎大將軍中都大官高祖以諸弟典三都詔禧等曰汝等國之至親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獄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實授刀之責皆可脩身慎行勿有乖爽 按此誠語耳非書屬也尺牘亦載且同時文明太后亦誡禧等

詔宋王劉昶

昶字休道本宋文帝第九子封義陽王至廢帝子業時懼禍奔魏拜侍中征南將軍封丹陽王歷內都坐大官及齊高帝篡宋自立高祖遣諸將南伐詔昶以本將軍與諸將同行

卿識機體運先覺而來卿宗廟不復血食朕聞斯問矜忿兼懷今遣大將軍率南州甲卒以伐逆豎尅蕩凶醜翦除民害氛穢既清卽胙卿江南之土以興蕃業

魏書本傳云昶除使持節都督吳越楚彭城諸軍事大將軍及發高祖親餞之命百寮賦詩贈昶又以其文集一部賜昶高祖因以所製文筆示之謂昶曰時契勝殘事鍾文業雖則不學欲罷不能脫思一見故以相示雖無足味聊復爲笑耳 按此面語尺牘亦載作書

詔盧淵 淵字伯源范陽涿人歷秘書監

高祖議伐齊武帝淵表諫詔答之

主德雖一樹功多途三聖殊文五帝異律或張或弛豈必相因遠惟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旃五戎者蓋有由矣英明之主或以同軌無征守庸之君或緣志劣寢伐今若喻之英皇時非昔類比之庸主意有恧焉

脫元極之尊本不宜駕二公之徒革輅之戎寧非謬歟尋夫昔 缺 若必須已而濟世豈不克廣先業也定火之雄未聞不武世祖之行匪皆疑懾且曹操勝表蓋由德義內舉苻堅瓦解當緣立政未至定非敵卒之力彊十萬之衆寡也今則驅馳先天之術駕用仁義之師審觀成敗庶免斯咎長江之阻未足可憚踰紀之略何必可師洞庭彭蠡竟非殷固奮臂一呼或成漢業經略之義當付之臨機足食之籌望寄之蕭相將希混一豈好輕動利見之事何得委人也又水旱之運未必由兵堯湯之難詎因興旅頗豐之後雖

靜有之關左小紛已勑禁勒流言之細曷足以紓天功深錄誠心勿恨不相遂耳

詔皮喜（喜漁陽人歷豫州刺史北史名懷喜）

（喜父豹子昔鎮仇池有威信高祖拜喜侍中都督開府仇池鎮將夷人酋帥率戶歸附置廣業固道二郡居之徵爲南部尚書又討斬齊葭蘆戍主楊文度拔之因詔於駱谷築城喜表求待來年復詔責喜）

卿受命專征薄伐邊寇軍威所及卽皆平蕩復仇池之舊鎮破葭蘆之新邦梟擒首逆尅剪凶黨勳庸之美朕無間然仇池國之要蕃防守事宜尤須完實從前以來駱谷置鎮是以奸賊息闚閫之心邊城無危

敗之禍近由徙就建安致有往年之役前勑卿等部率兵將駱谷築城雖有一時之勤終致永延之固而卿等不祇詔命至于今日徒使兵人稽頓無事閑停方復曲辭表求罷下豈是良將忘身憂國盡忠之謂也諸州之兵已復一歲宜暫戮力成此要功卿等表求來年築城豈不更勞兵將孰若因今兵勢卽令就之一勞永逸事不再舉也今更給軍糧一月速於駱谷築城使四月盡必令成就訖若不時營築乃築而不成成而不固以軍法從事

詔呂羅漢

（秦益阻遠南連仇池西接赤水諸羌恃險數爲叛逆羅漢撫以威惠土境怗然高祖下詔褒美之）

朕總攝萬機統臨四海思隆古道光顯風教故內委羣司外任（缺）志士建節之秋忠臣立功之會然赤水諸羌（缺）居邊土非卿善誘何以招輯卿所得口馬表求貢奉朕嘉乃誠便勑領納其馬印付都牧口以賜卿

○手詔王肅（肅字恭懿瑯琊臨沂人仕齊歷秘書監丞奔魏終揚州刺史）

（肅爲豫州刺史甚有聲稱尋徵入朝高祖手詔）

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

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故復此勑

詔王肅

（肅父奐仕齊爲尚書左僕射武帝使司馬黃瑤起攻殺奐并其兄弟肅奔魏爲豫州刺史及齊明帝時高祖平漢陽獲瑤起等送詔肅）

夫知己貴義君臣務恩不能矜災卹禍恩義焉措卿情同伍員懷酷歸朕然未能翦一讐人馘被凶帥何嘗不興言憤歎羨吳閶而長息比獲蕭鸞輔國將軍黃瑤起乃知是卿怨也尋當相付微望紓泄使吾見卿之日差得緩懷

又詔王肅

高祖之伐淮北蕭以刺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令討義陽未尅而齊明帝遣將裴叔業寇渦陽劉藻等救之爲叔業所敗蕭表求更遣軍援詔之蕭乃解義陽之圍以赴渦陽叔業乃退

得表覽之憮然觀卿意非專在水當是以藻等鋭兵新敗於前事往勢難故也朕若分兵遣之非多會無所制多遣則禁旅難闕今日之計惟當作必尅之舉不可爲狐疑之師徒失南兗也卿便息意停彼以圖義陽之寇宜止則止還取義陽宜下則下鎮軍淮北深量二途勿致重爽若孟表糧盡軍不及至致失渦陽卿之過也

手詔李崇 崇見後

崇爲尚書令行梁州刺史事氐楊靈珍襲破武興與齊明帝相結詔崇都督隴右諸軍事討破之高祖以崇爲梁州刺史手詔崇

今仇隴尅清鎮捍以德丈人威惠既宣寔允遠寄故勑授梁州用寧邊服便可善思經略去其可除安其可育公私所患悉令芟夷

詔僕射李沖領軍于烈 沖字思順隴西人歷大子少傅左僕射 烈代人歷車騎大將軍領軍

陸叡字思弼代人爲恒州刺史進號征北大將軍以有遷洛之表加邑四百戶初東陽王丕以奏乙渾反賜入八議傳示子孫及穆泰爲定州刺史以疾請恒州乃以叡爲定州而泰不願遷都遂與叡丕及丕子隆等構逆事敗伏誅叡死獄中聽免孥戮詔示沖烈

陸叡元丕早 缺 大臣自與卿等同受非常之詔朕許以不死之旨思得上下齊信以保大義朕於卿等常忘短棄瑕務相含養豈謂陸叡無心之甚一至於斯乃與穆泰結禍數圖反噬以朕遷洛內懷不可擬舉諸王議引子恂若斯之論前後非一始欲推故南安王次推陽平王王若不肯從欲逼樂陵王誑誘朝廷書信炳然事既垂就叡以洛都休明勸令小緩於是之後兩人復競然猶隱而弗聞賴陽平王忠貞奮發獲泰之言便爾馳表得使正人糾慝恒岳無

塵是以叡之愆失處入門誅朕謫尋前旨許不盡法反逆之志自負幽冥違誓在彼不關朕也反心逆意既異餘犯雖欲矜恕末如之何然猶憶先言兼以末頗異議聽自死別府免厥孥戮其門子孫永世不齒元丕三子一弟首爲賊端其父無人明證理在可覩但以言無炳灼隱而弗窮以連坐應死特恕爲民朕本期有終而彼自棄卿等之間忽及今日違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別示想無致怪也謀反之外皎如白日耳

詔高聰 聰字僧智渤海蓨人歷光祿大夫安北將軍

聰爲中書博士轉侍郎時齊武帝初甍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高祖定都洛陽追詔聰等

比於河陽勑卿仍届瀍洛周視舊業依然有懷固欲先之營之後乃薄伐且以賵喪甫爾使通在昔乘危幸凶君子弗取是用輟茲前圖遠期來會爰息六師三川是宅將底居成周永恢皇宇今更造璽書以代往詔比所勑授隨宜變之善勗皇華無替言意齊武名賾

詔高道悅道悅字文欣遼東新昌人歷太子中庶子以規諫爲太子恂所殺

道悅爲諫議大夫車駕將幸鄴兼御史大夫留守洛京時宮極初基廟庫未構將從水路巳詔都水回營構之材以造舟檝道悅表諫高祖詔之於是從陸路轉

省所上事深具乃心且卿之立言半非矣當須陳非以示謬稱是以彰[illegible]以而不用有由而爲之不爾則未相體耳厄材老[illegible]暫營嬉遊終爲棄物脩繕非務舟檝無鄣士女襍亂此則卿之失辭矣深薄之危撫後之重斯則卿之得言也

詔成淹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歷平陽太守

高祖幸徐州勑淹與閭龍駒等主舟檝將汎泗入河泝流還洛軍次碻磝淹以黃河浚急慮有傾危上疏陳諫高祖勑淹賜驊騮馬一匹衣冠一襲

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而黃河急浚人皆難涉我因有此行必須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至誠而今者不得相納

詔劉芳芳字伯文彭城人父邕死劉義宣之事芳奔北徙魏歷太常卿

高祖遷洛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爲文以弔之芳注解表上詔芳超遷國子祭酒

覽卿注殊爲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慙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

詔穆亮亮字幼輔代人歷尚書令轉司空公

文明太后崩巳過朞月高祖毀瘠猶甚亮時爲司空表請時襲輕服數御常膳脩崇郊祠垂惠咸秩詔答之

苟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亢旱時雨不降寔出

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所言過哀之咎諒爲未衷省啓以增悲愧

詔酈範範字世則范陽涿鹿人

範爲青州刺史是時鎮將元伊利表範與外賊交通高祖詔範

卿身非功舊位無重班所以超遷顯爵任居方夏者正以勤能致遠雖外無殊效亦未有負時之愆而鎮將伊利妄生姦撓表卿造船市玉與外賊交通規陷卿罪窺覦州任有司推驗虛實自顯有罪者今伏其辜矣卿其明爲筭略勿復懷疑待卿別犯處刑及鞭今恕刑罷鞭止罰五十卿宜克脩綏輯邊服稱朕意

也

詔樓毅 毅代人

高祖南伐毅爲涼州刺史表諫詔荅

特不自來因人則合今年人事殊非昔歲守株之唱便可停也陽九利涉豈卿所知也

詔崔休 休字惠盛清河人歷殿中尚書

高祖南伐以北海王爲尚書僕射統留臺事以休爲尚書左丞詔休

北海年少未閑政績百揆之務便以相委

詔鄭長猷 長猷本滎陽人家彭城歷通直散騎常侍

車駕南伐既尅宛城拜長猷南陽太守及將反詔長猷特賜縑二百匹

昔曹公尅荊州留滿寵於後朕今委卿此郡兼統戎馬非直綏初附以扞城相託

詔鄭道昭 道昭字僖伯滎陽開封人歷祕書監加平南將軍

道昭遷國子祭酒叅定學令表請施行詔曰

具卿崇儒敦學之意良不可言新令尋班施行無遠可謂職思其憂無曠事矣

詔責高麗王璉

高祖時璉貢獻倍前其報賜亦稍加焉時光州於海中得璉所遣詣齊高帝使餘奴等送闕詔責璉

道成親殺其君竊號江左朕方欲興滅國於舊邦繼絕世於劉氏而卿越境外交遠通篡賊豈是藩臣守節之義今不以一過掩卿舊款即送還藩其感恕思愆祗承明憲輯寧所部動靜以聞 並魏書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 終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一

江東 梅鼎祚 簒輯

後魏二

宣武帝 名恪孝文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廟曰世宗

詔任城王澄 澄都督淮南揚州刺史朝議有南伐意授澄節度於是進次大峴東關九山淮陵皆分部諸將並有尅獲世宗詔澄

將軍文德内昭武功外暢奮揚大略將蕩江吳長旌始舒賊徒懾氣銳旅方馳東關席卷想江湖瀰波在旦夕耳所送首虜竝已聞之

又詔 初澄出討之後梁將姜慶真襲據壽春外郭齊王蕭寶貪擊走之澄遂攻鍾離又詔

鍾離若食盡三月已前固有可尅如至四月淮水泛長舟行無礙宜善量之前事捷也此實將軍經略勳有常焉如或以水盛難圖亦可爲萬全之計不宜昧利無成以貽後悔也

詔中山王英 英字虎兒景穆帝孫南安王楨子改封中山王英拜吏部尚書奏遣四門博士明通五經者就郡校練學生依令黜陟詔之

學業墮廢爲日已久非一使能勸比當別勑

又詔 英假鎮南將軍都督率衆南討累破梁軍梁司州刺史蔡道恭以憂死驍騎將軍蔡靈恩勢屈遂降三關戍將亦棄城走詔曰

知賊城已下復克三關展威闢境聲略宣振公私稱泰良以欣然將軍淵規内斷忠謨外舉受律揚旌克申廟筭雖方叔之制蠻荊召虎之掃淮浦匹茲蔑如也新州初附宜廣經略想善加撿督必令周固有所委付然後凱旋耳

又詔英 梁武帝遣攻肥梁詔英使持節加散騎常侍征南將軍都督揚徐討之所在皆以便宜從事英表陳事機乃擊破陰陵又頻破梁軍於梁城斬獲甚衆詔勞之

賊勢滋甚圍逼肥梁邊將後規以至於此故有斯舉必期勝捷而出軍淹滯肥梁已陷聞之惋懣實乖本圖今衆軍雲集十有五萬進取之方其筭安在克殄之期復當遠近竟以幾日可至賊所必勝之規何者爲先故遣步兵校尉領中書舍人王雲指取機要

又詔勞英

知大摧鯨冠威振南海江浦無塵三楚卷壒聲被荒隅同軌斯始公私慶慰良副朕懷便當乘威藉響長驅吳會翦拉遺燼截彼東南也

又詔

英追梁將至馬頭馬頭戍主委城遁走遂圍鍾離詔英班師英復表臣奉辭伐罪志殄逋寇期二月將末三月之初理在必克但霖雨連併若三月已後晴則攻騰雨則圍守水陸二圖以得爲限詔曰

師行已久士馬疲瘠賊城險固卒難攻屠冬春之交稍非勝便十萬之衆日費無貲方圖後舉不待今事且可密装徐嚴爲振旅之意整疆完土開示威略左右蠻楚素應逃亾或竄山湖或難制掠若凶渠黠黨有須翦除者便可撲掃以清疆界如其强狡憑阻未易致力者亦不煩肆兵凱旋遲近不復委曲

又詔

大軍野次已成勞久攻守之方理可豫見比頻得啓制勝不過暮春及省後表復期孟夏之末彼土蒸溼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故遣主書曹道往觀軍勢使還王具聞

詔武昌王鑒 鑒字紹達道武帝曾孫

鑒以征虜將軍轉徐州刺史梁武帝角城戍主柴慶宗以城內附鑒遣淮陽太守吳秦生率兵千餘赴之梁淮陰援軍已來斷路秦生屢戰破之乘勝而進遂尅角城世宗詔鑒麄

于

任

知摧角城威謀展稱良以欣然此城襟帶淮浒川路衝要自昔經算未能尅之蟻固積紀每成邊害將軍淵規潛運妙略克宣闢境尅城功著不日據要扼喉津徑勢阻可謂勳高二捷朕甚嘉焉守禦諸宜善以量度矜慰之使尋當別遣

詔北海王詳

高祖臨崩顧命詳爲司空輔政世宗初遷侍中大將軍錄尚書事及咸陽王禧謀反詳爲禧弟表求解任詔之詳再表陳解詔復不許○詳與勰並世宗叔父

一人之身愆不累德形乖性別忠逆固殊是以父殛子興義高唐世弟戮兄登迹顯周魯禧之與國異體同氣既肆無君之逆安顧弟友之親叔父忠顯二朝誠貫廟社寔勗贊沖昧保乂鴻猷豈容以微介之慮

忘阿衡之重貂章即已勑還願不再述祚屬眇躬言及斯事臨紙慙恨惋慨兼深

遺彭城王勰書

世宗固以勰爲宰輔勰頻表辭世宗難違遺勑遂其雅情猶逼以外任以勰爲驃騎大將軍定州刺史固讓許之遺勰書勰乃朝於京師

恪奉辭暨今悲戀感咽歲月易遠便迫暮冬每思聞道奉承風教父既辭榮閑外無容頓違至德出蕃累朔荒馳寔深今遣主書劉道斌奉宣悲戀願父來望必當届京展洩哀窮指不云遠

與彭城王書

世宗以緦為太師固讓求退詔遣侍中敦諭及為家人書於緦緦不得已而應命

恪言齋還告承猶執沖遜恪實闇寡政術多粃匡弼之寄仰屬親尊父德望兼重師訓所歸豈得近遺家國遠崇清尚也便願紆降時副傾注之心

詔高平侯嵩嵩字道岳任城王澄弟歷揚州刺史為蒼頭所害

嵩為荊州刺史時梁武帝為齊主東昏雍州刺史君臣之間方相疑貳嵩表請先收襄沔長驅金陵世宗詔答之梁武尋克建業乃止

所陳嘉謀深是良計如當機形可進任將軍裁之

賜裴叔業璽書叔業河東聞喜人

叔業為齊南兗州刺史値東昏淫虐懼誅將圖北入遣信詣魏豫州刺史薛眞度具訪入

國可否之宜眞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惟新之美知卿非無款心自不能早決捨南耳但恐臨迫而來便不獲多賞叔業遲遲數反眞度亦與相報復乃奉表歸魏世宗以叔業為征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蘭陵郡公賜璽書軍未渡淮叔業病卒

前後使返有勑想卿具一二寶卷昏狂日月滋甚虐遍宰輔暴加戚屬淫刑既逞朝無孑遺國有瓦解之形家無自安之計卿兼茲知勇深懼禍萌飜然高舉去彼危亂朕興居在念深嘉乃勳前即勑豫州緣邊諸鎮兵馬行往赴援楊大眼奚康生鐵騎五千星言即路彭城王勰尚書令肅精卒十萬絡繹繼發將以長驅淮海電擊衡巫卿其幷心勠力同斯大舉殊勳茂績職爾之由崇名厚秩非卿孰賞幷有勑與州佐吏及彼土人士其有微功片効必加褒異

詔夏侯道遷道遷譙國人歷瀛州刺史

道遷初仕梁輔國將軍入魏拜驍騎將軍隨王肅守合肥肅薨道遷棄戍南叛為梁武梁益二州刺史莊丘黑長史黑死而道遷復圖歸魏時梁以仇池鎮將楊靈珍為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道遷斬之表送京師世宗詔道遷又賜璽書道遷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業公爵為例世宗不許

得表聞之將軍前識機運巳投誠款而中逢猜間致有播越復翻然風返建茲殊效忠貫古烈義動遐邇漢鄭既開勢翦庸蜀混同之略方自斯始擒凶掃惡

何快如之想餘黨悉平西南清盪經筭淹朔當有劬勞所請軍宜別勑一二

又賜璽書

得表具誠節之懷卿忠義夙挺期委自昔中有書因以致乖舛知能乘機豹變翻然改圖獎率同心萬里投順遠舉漢中為開蜀之始洪規茂略深有嘉焉今授卿持節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豐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幷同義諸人尋有別授王師數道絡繹電邁遣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征梁漢諸軍事鎮西將軍尚書邢巒指授節度卿其善建殊効稱朕意

焉

詔源懷（懷初名思禮賀次子）（懷累遷車騎大將軍涼州大中正南齊東昏侯寶卷淫虐梁武帝方圖廢代懷奏請南討詔答之以梁事克遂停）

不君不臣江南常弊有粟不食其在斯矣上天將欲亾之諸蕃又願取之人事天道孰云匪會但以養害人者不爲且十月五日行軍已達大航其大傷小亾之勢久應有決假令大罰寶卷衍兵獲進則衍之主佐又是亂亾遺孽皇靈其能久祐之乎今之所矜者正以南黥企德邊書繼至殄悴之氓理須救接若爾

者揚州兵力配積不少但可速遣任城委以處分別加慰勉令妙盡邊筭也

又詔（世宗詔懷使持節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賑給貧乏兼採風俗考論殿最懷奏諸鎮水田請依地令分給貧細世宗詔答之時細民積年枉滯一朝見申所上事宜便於北邊者凡四十餘條皆見嘉納）

省表具恤民之懷已勑有司一依所上下爲永準如斯之比不便於民損化害政者其備列以聞

詔裴衍（衍字文舒仰叔業之族歷相州刺史北道大都督討葛榮兵敗見害衍仕齊東昏陰平太守景明二年歸魏授通直郎衍表辭朝命請隱嵩高世宗詔答）

知欲養痾中岳練石嵩嶺棲素雲根餌芝清寶勝跡之操深用嘉焉但治缺古風有愧山客耳既志往難裁豈容有抑便從來請

詔邢巒（巒字洪賓河間鄚人歷殿中尚書撫軍將軍）（世宗時梁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以漢中內附詔加巒都督征梁漢諸軍事至漢中巴西悉平開地千里巒表請藉勢乘威殄尅涪益若朝廷志存保民未欲經略乞歸侍養詔報之）

若賊敢闚闊觀機翦撲如其無也則安民保境以悅邊心子蜀之衆更聽後敕方將席卷岷蜀電掃西南何得辭以戀親中途告退宜昜令圖務申高略

又詔（巒又請停世宗詔巒累表許之）

安東頻請罷軍遲回未徃阻異戎規殊乖至望士馬既殷無容停積宜務神速東西齊契乘勝掃殄以赴機會

賜邢巒璽書（巒授度支尚書時梁人侵軼徐兗緣邊鎮戍相繼陷沒乃以巒爲安東將軍都督東討先是梁將蕭及先陷固城象䲨文相文玉等屯孤山角念等擾亂龜蒙巒遣將樊魯等各擊破之兗州悉平進圍宿豫克之世宗賜巒璽書）

知大龕醜虜威振賊庭淮外霧披徐方卷壒王略遠

恢混一維始公私慶泰何快如之賊衍此舉實爲傾國比者宿豫陷沒淮陽嬰城凶狡倂張規抗王旅將軍忠規協著火烈霜摧電動岱陰風掃沂嶧遂令逋誅之寇一朝殲夷元鯨大憝千里折首殊勳茂捷自古莫二但揚區未安餘燼宜盪乘勝掎角勢不可遺便可率厲三軍因時經略申威東南清彼江介忘此仍勞用圖永逸進退規度委之高算

又詔

淮陽宿豫雖已清復梁城之賊猶敢聚結事宜乘勝幷勢摧殄可率二萬之衆渡淮與征南掎角以圖進

取之計。

又詔

梁城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詔巒帥衆會之巒表畜力待機以爲勝計世宗又詔之。巒復累表求還英果敗退時人伏其識畧

濟淮掎角事如前勑何容猶爾盤桓方有此請可速進軍經略之宜聽征南至要 並魏書

詔李崇 崇見後

崇爲揚州刺史州人裴絢等受梁武帝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爲亂崇皆擊滅之請罪解任，詔曰

卿居藩累年威懷兼暢資儲豐溢足制勍寇然夏雨沉濫斯非人力何得以此辭解今水涸路通公私復業便可繕甲積糧脩復城雉勞恤士庶務盡綏懷之略也

詔田益宗 益宗本光城蠻歷征南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

益宗爲東豫州刺史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附時自樂口已南郢豫二州諸城皆沒於梁世宗詔益宗討之郢豫剋平益宗之力也

懸瓠要藩密邇崧潁南疆之重所寄不輕而羣小猖狂忽構釁逆殺害鎮主規成反叛此而可忍孰不可容卽遣尚書邢巒總精騎五萬星馳電驅征南將軍中山王英統馬步七萬絡繹繼發量此蟻寇惟當逃

奔知將軍志翦豺狼以清邊境節義慷慨良在可嘉非蹇蹇之至何以能爾深戢誠欵方相委託故遣中書舍人趙文相具宣朕懷往還之規口別指授便可善盡筭略隨宜追掩勿令此豎得有竄逸遲近清盪更有別旨

又詔

益宗年稍衰老聚斂無厭諸子及孫競規賄貨部內苦之咸言欲叛世宗深亦慮焉乃遣中書舍人劉桃符宣旨慰喻桃符還啓益宗侵掠之狀詔之魯生久未至

風聞卿息魯生淮南貪暴擾亂細民又橫殺梅伏生爲爾不已損卿誠效可令魯生與使赴闕當加任使

如欲外祿便授中畿一郡

詔答盧昶 昶字叔達淵弟歷雍州刺史

昶爲散騎常侍兼尚書時洛陽縣獲白鼠昶按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祇上命刻暴百姓人民怨嗟則白鼠至因上表諫詔答之

朕纂承鴻緒伏膺寶曆思靖八方惠康四海當必世之期麟鳳不降屬勝殘之會白鼠告咎萬邦有辠實惟朕躬尚書敷納機猷獻替是寄讜言有聞朕實嘉美

又詔答

昶除鎮東將軍徐州刺史永平四年表謂梁武瑯邪郡民王萬壽等攻據朐城附魏世宗詔答之

彭宋地接邊疆勢連淮海威禦之術功在不易朐山險塞寇之要防水陸交湊揚郁路衝畜聚凶徒虔劉邊鄙青光齊兗每罹其忠卿妙筭既敷克城殄衆展疆闢土何善如之庸勳之懋朕用嘉止故遣左右直長閻遵業具宣往懷此戍郁洲之本存亾所繫今既失守有不存之心彼見扼喉將圖救援之計今水雨盛行宜須防守卿可深思擬捍之規攘敵之略使還具聞

又詔

昶以朐山兵少表請簡配詔遣赴又詔昶昶既儒生本乏將畧朐山戍主傅文驥糧樵俱盡以城降梁諸軍相尋奔遁

朐山之克寔由於卿開疆拓土實爲長策然經討未服非卿而誰而蟻徒送死規侵王略天亾小賊數在無遠故前者命卿親臨指授尋以卿疾未瘳且待消息今既痊復宜遵前旨秉戈揮銳殄寇爲懷已發虎旅五萬應機電赴指辰而至遂卿本請截彼東南亮委高筭

又詔

取朐置戍竝是卿計始終成敗悉歸於卿卿以兵少

請益今已遂卿本意如聞東唐陸道甚狹一軌之外皆是大水彼必據之以斷軍路若已如此更設何策其軍奇兵變遽以表聞又聞行軍將帥每有流言云魏博淮陽宿豫乃是兩宜若實有此卿可量朐山薪水得支幾時脫事容往返馳驛速聞如薪水少急卽可量計若理不可爾亦將軍裁決

詔于忠 忠字思賢本字千年代人歷尚書右僕射

忠爲衛尉卿河南邑中正詔忠與吏部尚書元暉等推定代方姓族高肇忌其爲人言於世宗稱中山要鎮出忠授定州刺史世宗既而悔之復授衛尉卿領左衛將軍恒州大中正密遣中使詔曰

自比股肱褫落心膂無寄方任雖重比此為輕故輟茲外任委以内務當勤夙無怠稱朕所寄也

詔崔楷（楷字季則博陵安平人歷殷州刺史為賊所害　冀定數州頻遭水旱楷統請穿鑿溝澮分立隄堨世宗詔答）

頻年水旱為患黎民阻饑靜言念之昃不遑食鑒此事條深協在慮但計畫功廣非朝夕可合宜付外量聞・

詔侍中高顯等（世宗幸鄴還於河内懷界親射矢一里五十餘步顯等請勒銘射宮永彰聖藝乃詔曰）

此乃弓弧小藝何足以示後葉而喉唇近侍苟以為然亦豈容有異便可如請

手詔羊祉（祉字靈祐太山鉅平人歷平北將軍　祉為泰梁二州刺史以毋老辭蕃手詔與之）

卿綏撫有年聲實兼著安邊寧境實稱朝望

勑奚康生（康生河南陽翟人歷河南尹為元叉所害　康生為巫州刺史坐事除官尋復之梁直閣將軍徐玄明戍郁州以城附魏詔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纓槊一張并棗柰果面勑曰）

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

詔責吐骨渾王伏連籌（伏連籌内修職貢外并戎狄準擬天朝樹置官司稱制諸國以自誇大世宗初詔責之伏連籌上表自申辭誠懇至）

梁州表送卿報宕昌書梁彌邕與卿並為邊附語其國則隣藩論其位則同列而稱書為表名報為旨有司以國有常刑殷勤請討朕慮險遠多虞輕相構惑故先宣此意善自三思（並魏書）

孝明帝（名詡宣武帝太子在位十三年胡太后稱制弑帝廟曰肅宗）

詔任城王澄（初正始之末詔百司普昇一級而執事者不遵旨意刺史守令限而不及澄奏請依前詔答之）

省表深體毗贊之情三皇異軌五代殊風一時之制何必詮改必謂虛文設旨理在可申者何容不同來執可依往制

又（此詔任城與詔臨淮王尺牘並作高祖誤　西域嚈噠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遺澄駿馬一匹澄請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

王廉貞之德有過楚相可敕付廄以成君子大哉之美

詔臨淮王彧（彧襲封尒朱榮入洛奔梁既還魏歷除司徒公為賊胡所歐薨　彧本名亮字仕明時侍中穆紹乃亮子與彧同署避紹父諱啓求改名詔答）

仕明風神運吐常自以比荀文若可名彧以取定體相倫之美

詔答張普惠 普惠見後

正光二年詔遣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普惠謂將遣後患䟽諫詔答之

夫窮鳥歸人尚或興惻況那瓌嬰禍流離遠來依庇在情在國何容弗矜且納亾興喪有國大義皇魏堂堂寧廢斯德後主亂亾似當非謬此送彼迎想無拒戰國義宜表朝筭已決卿深誠厚慮朕用嘉戢但此段機略不獲相從脫後不逮勿憚匡言

詔崔光 光東清河鄃人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帝賜名歷司徒侍中進太保

光領國子祭酒表請遣博士一人條復石經詔答光乃令博士李郁等勘校補治會靈太后廢遂寢

此乃學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範將來憲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 並魏書

詔高昌王麴嘉 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

嘉熙平初遣使朝獻仍求內徙乞軍迎援肅宗詔報

卿地隔關山境接荒漠頻請朝援徙國內遷雖來誠可嘉卽於理未帖何者彼之甿庶是漢魏遺黎自晉氏不綱因難播越成家立國世積已久惡徙重遷人懷戀舊今若動之恐異同之變爰在肘腋不得便如來表 並魏書

莊帝 名子攸彭城王勰子初胡太后酖孝明帝立臨洮王子釗爾朱榮舉兵廢釗立帝在位三年爲爾朱兆所弒廟曰敬宗

詔答爾朱榮 榮字天寶北秀容人封太原王位大丞相莊帝誅之

榮入洛奉莊帝爲主因縱兵亂害王公卿士七歛手就戮至是上書請加追贈詔答

省表不勝哽塞朕德行無感致茲酷濫尋繹往事實切於懷可如所表 魏書

孝武帝 名脩封平陽王高歡廢魏二主立帝在位三年奔長安爲宇文泰所弒是後爲西魏

密詔高歡 歡見北齊

歡破尒朱兆封渤海王至洛陽廢節閔帝及中興主而立帝歡自爲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巳斛斯椿等構帝漸與歡隙將伐歡下詔戒嚴云欲伐梁復慮歡疑密詔歡歡覺其謀部署將帥還以表聞仍以信誓自明忠款曰陛下若垂信赤心使臣一二人斟量廢出

帝使舍人溫子昇草敕答之歡入洛帝奔長安依宇文泰

宇文黑獺自平破秦隴多求非分脫有變詐事資經略但表啓未全背戾進討事涉怱怱遂召羣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內外戒嚴一則黑獺不虞二則可威吳楚 黑獺宇文周字○北史作一則防黑獺不虞

同前 資治通鑑

宇文黑獺賀拔勝頗有異志故假稱南伐潛爲之計王亦宜共爲形援讀訖燔之

勑高歡

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共相體悉而不良之

徒坐生間貳近孫騰倉卒向彼致使間者疑有異議故遣御史中尉綦儁具申朕懷今得王啓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略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慮宇文爲亂賀拔勝應之故纂嚴欲與王俱爲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觀其所爲更無異迹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爲國立功念無可責君若欲分謗何以爲辭東南不賓爲日已久先朝以來置之度外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闇昧不

知佞人是誰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王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勳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怪王騰既爲禍始曾無愧懼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啓圖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守誠不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脫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

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幽辱虀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既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疎到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既親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拊膺不覺歔欷（魏帝既有異圖侍中封隆之與孫騰私言騰泄其言於射斛斯椿以白帝並以奔歡歡使邸珍奪王贄徐州時齊州刺史蔡儁等皆歡黨帝使御史中丞綦儁察儁罪以賈顯智爲濟州儁拒之帝將伐歡○通鑑是詔下云頃高乾之死豈獨朕意王忽對昂言兄枉死人之耳目何易可輕○間北史作開議作謀謗作討）

又勅

（初歡以洛陽久經喪亂請遷都鄴帝不許歡至是復謀遷焉遣三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虜船不聽向洛諸州和糴粟運入鄴城帝又勅之）

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惟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令蔡儁受代使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爲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爲山止簣相爲惜之（並北齊書）

詔宇文泰（泰見周）

關西大都督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泰爲岳長史帝追岳軍還洛陽會諸將已推泰爲主悅亦被勑追還帝詔泰泰表討悅誅之

賀拔岳既殞士衆未有所歸卿可爲大都督卽相統領知欲漸就東下良不可言今亦徵侯莫陳悅士馬入京若其不來朕當親自致罰宜體此意不過淹留 周書

孝靜帝 名善見清河王亶之子高歡以孝武奔長安入洛立帝徙都鄴是爲東魏在位十七年爲歡子洋所廢東魏亾

詔答李弼 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仕魏中書令入齊歷膠州刺史見殺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帶并州驃騎府長史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詔答

李君游神冥窅獨觀恍惚玄同造化宗極羣有從中被外周應可以裁成自己及物運行可以資用隆家寧國義屬斯文卿才思優洽業尚通遠息棲儒門馳騁玄肆既啓專家之學且暢釋老之言戶列門張途通徑達理事兼申能用俱表彼賢所未悟遺老所未聞旨極精微言窮深妙朕有味二經倦於舊說歷覽新注所得已多嘉尚之來良非一緒已勑殺青編藏之延閣 見北齊書

文帝 名寶炬封南陽王宇文泰於長安弒孝武立帝是爲西魏在位十七年

報宇文泰 泰爲柱國大將軍與高歡邙山之戰諸將失律表請自貶帝報之

公膺期作宰義高匡合仗鉞專征舉無遺筭朕所以垂拱九載實資元輔之力俾九服寧謐誠賴翊贊之功今大寇未殄而以諸將失律便欲自貶深虧體國之誠宜抑此謙光恤予一人

答周惠達手詔 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帝與宇文泰東征惠達以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右僕射輔太子居守總留臺事前後辭讓手詔答之及邙山失律人情駭動趙青雀李東人據長安子城反惠達奉太子出渭橋北禦之軍還青雀等伏誅拜吏部尚書

西顧無憂惟公是屬蕭寇之重深所寄懷 並周書

詔盧誕 誕本名恭祖范陽涿人歷秘書監誕拜給事黃門侍郎帝詔之於是幸晉王第勑晉王以下皆拜之因賜名誕

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爲師 北史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 長樂信都人文成帝后獻文帝尊爲皇太后及孝文帝立復尊爲太皇太后

令答東陽王丕 丕烈帝之後歷位太傅太后親造勸戒歌辭以賜羣官丕爲太尉上䟽讚謝令曰

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君則亡逸於上臣則履冰於下若能如此太平豈難致乎

答秘書令程駿 駿字驎駒本廣平曲安人徙涼州歷秘書令

太皇太后時沙門法秀謀反伏誅駮表上慶國頌十六章并序巡狩甘雨之德令答之

省詩表聞之歌頌宗祖之功德可爾當世之言何其過也所箴下章戢之不忘

又令

駮又奏得一頌始於固業終於無爲十篇令答

省表并頌十篇聞之鑒戒旣備良用欽翫養老乞言其斯之謂 並魏書

宣武靈皇后胡氏 安定臨涇人宣武帝后生孝明帝尊爲皇太后後與幼主釗爲爾朱榮所執沈于河

賜崔亮璽書 亮見後

梁左游擊將軍趙祖悅率衆據硤石詔亮假鎭南將軍與李平等討平之太后賜亮璽書以功進號鎭北將軍平部分諸軍進討淮堰亮違節度平表劾之詔聽以功補過

硤石旣平大勢全舉淮堰孤危自將奔遁若仍敢游魂此當易以立計擒翦蟻徒應在旦夕將軍推轂所憑親對其事處分經略宜共協齊必令得掃盪之理盡彼遺燼也隨便守禦及分渡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路期之全獲無令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蠲宥以仁爲本任之雅筭一二往使別宣 魏書

令田益宗

世宗延昌中詔益宗爲濟州刺史慮其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劉桃符率衆襲之奄入廣陵益宗子魯生魯賢等奔於關南招引賊兵襲逐諸戍世哲討破之而以益宗還長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益宗生長邊地不願內榮上表訟桃符横加讒毀誣陷貞良肅宗初又表乞東豫州以招二子於是太后下令

卿誠著二朝勳光南服作藩萬里列土承家前朝往恩酬叙不淺兼子弟荷榮中表被澤相 缺 輕重卿所知悉先帝以卿勞舊州小祿薄故遷牧華壤爰登顯級于時番兵交換不生猜疑而卿息魯賢等無事外叛忠孝俱乖鱗爲戎首以卿誠重不復相討今臥護征南榮以金紫朝廷處遇又甚於先且卿年老方就閑養焉得以本州爲念魯賢來否豈待自往也但遣

慰納足相招亮若審遣信當更啓聞別勑東豫聽卿諭曉魯賢

令李崇

崇表請興明堂建辟雍小緩佛理精課經業靈太后令答之

省表具悉體國之誠配饗大禮爲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年和歲稔當勑有司別議經始 並魏書

元樹 字秀和父咸陽王禧以逆見誅樹奔梁封鄴王據譙城侵魏魏遣將杜德襲擒之賜死

遺公卿百僚書

元叉江陽王繼子小字夜叉累遷侍中加領軍將軍爲靈太后妹夫專政驕愎除名爲民

初樹斧梁遺公卿百僚書又爲遠近所惡如此後有人告反賜死

魏室不造姦豎擅朝社稷阽危綴旒非譬元义險慝狼戾人倫不齒屬籍疎遠素無問望特以太后姻婭早蒙寵擢曾不懷音公行反噬肆兹悖逆人神同憤自頃境土所傳皆云义狼心蠆毒藉權位而日滋含忍諂詐與日月而彌甚無君之心非復一日簒逼之事旦暮必行抑又聞之夫名以出信信以制義山川隱疾且猶不以名成師兆亂巨君不臣承之史籍有自來矣元义本名夜义弟羅實名羅剎夜义羅剎此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飄墮嗚呼魏境離此二災惡

木盜泉不息不飲勝名梟稱不入不爲況昆季此名表能噬物日露久矣始信斯言況乃母后幽辱繼主蒙塵釋位揮戈言謀王室不在今日何謂人臣諸賢或奕世載德或將相繼踵或受任累朝或職居機要或姻戚匪他或忠義是秉俛首逆手見制凶威臣節未申徒有勤悴又聞自义專政億兆離德重以歲時災厲年年水旱牛馬殪踣桑柘焦枯飢饉相仍萊邑滿道妖災告譴人皆歎息瀍澗西北羌戎陸梁泗汴左右戎漕流離加以剖罰忠賢殲殄宗室哀彼本邦一朝横潰今既率師將除君側區區之懷庶今冠屨得所大憝同必誅之戮魏祀無忽諸之非 魏書

中山王熙 字真興中山王英子襲封

與知故書

熙兄弟並爲清河王懌所昵及劉騰元义隔絶二宫矯詔殺懌時熙爲相州刺史上表起兵被執始熙之鎮鄴也知友才學之士袁翻李琰之李神儁王誦兄弟裴敬憲等咸餞於河梁賦詩告別熙將死復與親故書

吾與弟並蒙皇太后知遇兄據大州弟則入侍殷勤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見廢北宫太傅清河王横受屠酷主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率兵民建大義於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執上慙

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義干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哉昔李斯憶上蔡黄犬陸機想華亭鶴唳豈不以恍惚無際一去不還者乎今欲對秋月臨春風藉芳草蔭花樹廣召名勝賦詩洛濱其可得乎凡百君子各敬爾宜爲國爲身善勗名節立功立事爲身而已吾何言哉 魏書○劉騰逼肅宗於顯陽殿閉靈太后於後宫囚懌於門下省害之

北海王顥 字子明襲父詳封

與莊帝書

中帝崩胡太后臨朝立少帝釗太原王爾朱榮自太原舉兵廢釗立長樂王子攸是爲莊帝顥孝昌末鎮汲郡聞榮北渡遂南奔梁武帝以顥爲魏王假之兵將攻拔洛陽莊帝出

奔河內顥登位改年建武與莊帝書黃門郎祖瑩之詞也兵敗見殺

大道既隱天下匪公禍福不追與能義絕朕猶庶幾五帝無取六軍故以糠粃萬乘錙銖大寶非貪皇帝之尊豈圖六合之富直以爾朱榮往歲入洛順而勤王終為魏賊逆刃加於君親鋒鏑肆於卿宰元氏少長始欲無疑已有陳恒盜齊之心非無六卿分晉之計但以四海橫流欲篡未可暫樹君臣假相拜置害卿兄弟獨夫介立遵養待時臣節詎久朕覩此心寒遠投江表泣請梁朝誓在復耻風行建業電赴三川正欲問罪於爾朱脫公卿於桎梏恤深怨於骨肉解

蒼生於倒懸謂卿明眸擊節供來見吾共敘哀悴同討兇羯不意駕入成皐便爾北渡雖迫於兇手勢不自由或訴生素懷棄劍猜吾聞之永歎撫衿而失何也朕之於卿兄弟非遠連枝分葉興滅相依假有內閱外猶禦侮況吾與卿睦厚偏篤其於急難凡今莫如棄親即讐義將焉據也且爾朱榮不臣之跡暴於旁午謀魏社稷愚智同見卿乃明白疑於必然託命豺狼委身虎口棄親助賊兄弟尋戈假獲民地本是榮物若尅城邑絕非卿有徒危宗國以廣寇讐快賊莽之心假卞莊之利有識之士咸為慙之今國家隆替在卿與我若天道助順誓茲春舉則皇魏宗社與運無窮脫天不厭亂胡羯未殄鴟鳴狠噬薦食河北朱榮為福於卿為禍豈伊異人尺書道意卿宜三覆義利是圖富貴可保徇人非慮終不食言自相魚肉善擇元吉勿貽後悔洛陽伽藍記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一終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二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後魏三

許謙 字元遜代人歷陽典護軍安遠將軍

遺秦將楊佛嵩書 謙自符秦歸太祖爲右司馬慕容寶來寇太祖使謙告後秦姚興遣將楊佛嵩率衆來援而佛嵩稽緩太祖命謙爲書遺佛嵩佛嵩乃倍道兼行寶敗乃還

夫杖順以翦逆乘義而攻昧未有非其運而顯功無其時而著業慕容無道侵我疆埸師老兵疲天亾期至是以遣使命軍必望克赴將軍據方邵之任總熊

虎之師事與機會今其時也因此而舉役不再駕千載之動一朝可立然後高會雲中進師三魏舉觴稱壽不亦綽乎 魏書

宗欽 字景若金城人坐與崔浩脩國史賜死

與高允書 附詩 欽仕涼沮渠蒙遜爲中書郎世子洗馬世祖平涼州入國拜著作郎欽與允書允荅之

昔皇綱未振華裔殊風九服分隔金蘭莫遂希懷寄契遥想積久天遂其願爰遘京師才非季札而眷深孫僑德乖程子而義均傾蓋曠齡罕遇會之一朝比公私理異訓諮路塞端坐守歎慨如何不量鄙拙貢詩數韻若夫泉江相忘之談遺言存意之美雖莊生之所尚非淺識所宜循愛敬既深情期往返思遲德意以袪鄙吝若能紆鳳彩以燿榛薈廻連城以映瓦礫者是所望也

嵬峩恒嶺湜滉滄溟山挺其和水燿其精啓茲令族應期誕生華冠衆彥偉邁羣英 於穆吾子含貞抱茂如彼松竹凌霜擢秀味老思沖 翫易體復戢翼九皋聲溢宇宙 我皇龍興重離疊映剛德外彰柔明內鏡乾象奄氣坤厚山鼓風無殊音俗無異徑 經緯曰文著述曰史斟酌九流錯綜幽旨帝用誅諸明發虛擬廣闢四門披延髦士 爾應其求翰飛東觀口吐瓊音手揮霄翰彈毫珠零落紙錦粲墳典無疑無滯洋洋山降則謙含柔爲信林崇日漸明升斯進有逸夫于兼茲四愼弱而難勝通而不峻 南薰遐矣史功不申固頎佞寶雄職美新遷以陵腐邑由阜武時無逸軌路盈摧輪 尹佚謨周孔明述魯柳揚舉政憲章三五昂昂高生纂我遐武勿謂古今建規易矩 自昔

索居沈淪西藩風馬既殊標榜莫緣開通有運闓遇當年披衿暫面定交一言 諮疑秘省訪滯京都求鏡叔度洗吝田蘇望儀神婉即象心虛悟言禮樂採研詩書 履霜悼遷撫節感變嗟我年邁迅踰激電進乏由賜退非回憲素髮掩玄枯顏落蒨 文以會友友由知已詩以明言言以通理聊以述流覽良闕止伊尒虬允四鱗曲水

高允 字伯恭渤海人爲著作郎歷遷尚書散騎常侍加光祿大夫

答宗欽書

頃因行李承足下高問延佇之勞爲日久矣王途一啓得叙其懷欣於相遇情無有已足下兼愛爲心每能存顧養之以風味惠之以德音執翫反覆銘於心抱吾少乏尋常之操長無老成之致憑賴賢聖以自

克勉而來喻褒飾有過其分旣承雅贈卽應有荅但唱高則難和理深則難訓所以留連日月以至於今今往詩一篇誠不足標明來旨且表以心幸恕其鄙滯領其至意湯湯流漢藹藹南都載挺多士載耀靈珠邈矣高族世記丹圖啓基郢城振彩涼區吾生朗到誕發英風紹熙前緒奕世克隆方圓備體淑德斯融望傾羣儁響駭華戎響駭伊何金聲允著匪贊西藩拯厥時務肅志琴書恬心初素潛思淵渟秀藻雲布上天降命祈鍾有代協燿紫宸與乾作配仁邁春陽功隆覆載招延隱叟永貽大賚伊余樸散才至庸微遭逢幸會忝與樞機竊名華省廁足丹墀愧無螢燭少益天暉明升非謠信漸難兼體卑處下豈曰能謙進不弘道退失淵潛旣慙朱闕亦愧閭閻史班稱達揚蔡致深負荷典策載蹈於心四駿同軌覆車相尋敬承嘉誨永佩明箴遠思右賢內尋諸己仰謝丘明長揖南史超武雖存高蹤難擬夙與夕惕豈獲恬止世之挹矣靈運

末通風馬殊隔區域異封有懷西望路險莫從王澤遠灑九服來同在昔平吳二陸稱寶今也魁涼吾生獨矯道映儒林義爲羣表我思與之均於紵縞仁乏田蘇量非叔度韓生屬降林宗仍顧千載曠游遣茲一遇藻詠風流鄰心已悟年時迅邁物我俱逝任之斯通擁之則滯結駟貽塵屢空亦澈兩間可守安有回賜詩以言志志以表丹慨哉刎頸義已中殘辭曰不敏請事金蘭爾其勵之無忘歲寒○並魏書

諫太子晃

恭宗爲太子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取其利允諫不納

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包養昔之明王以至公宰物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示天下以無私訓天下以至儉故美聲盈溢千載不衰今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廛與民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昔虢之將亾神乃下降賜之土田卒喪其國漢之靈帝不修人君之重好與宮人列肆販賣私立府藏以營小利卒有顛覆傾亂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懼夫爲人君者必審於擇人故稱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商書云無邇小人孔父有云小人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矣武王愛周召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

歷觀古今存亾之際莫不由之今東宮誠曰乏人儁乂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故願殿下少察愚言斥出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畜產販賣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魏書

宜勒庫莫提

移宋徐州書

世祖遣使通宋并求婚姻宋文帝每依違之魏鎭東將軍武昌王宜勒庫莫提移書梁益二州往伐仇池侵其附屬移書越詰宋徐州徐州答之太平眞君三年宋元嘉十九年也

我大魏之興德配二儀與造化竝立夏殷以前功業尚矣周秦以來赫赫堂堂垂耀先代逮我烈祖重之

聖明應運龍飛廓清燕趙聖朝承王業之資奮神武之略遠定三秦西及蔥嶺東平遼碣海隅服從北曁鍾山萬國納貢威風所扇想彼朝野備聞威德往者劉石苻姚遞據三郡司馬瑯邪保守揚越綿綿連連綿歷年紀數窮運改宋氏受終仍晉之舊遠通聘享故我朝廷解甲息心東南之略是爲不欲違先故之大信也而彼方君臣苞藏禍心屢爲邊寇去庚午年密結赫連侵我牢洛致師徒喪敗舉軍囚俘我朝廷仁弘不窮人之非不遂人之過與彼交和前好無改昔南秦王楊玄識達天運於大化未及之前度越赫

連遠歸忠欵玄旣卽世弟難當忠節愈固上請納女連婚宸極任土貢珍自比內郡漢南白雉登俎御羞朝廷嘉之授以專征之任不圖彼朝討疆埸之小疵不相關移竊興師旅恣我賓屬難當將其妻子及其同義告敗關下聖朝憮然顧謂羣臣曰彼之違信背和與牢洛爲三一之爲甚其可再乎是若可忍孰不可忍是以分命吾等罄聲之臣助難當報復使持節侍中都督雍秦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建興公吐奚愛弼率南秦王楊難當自祁山南出直衝建安令南秦自遣信臣招集舊戶使持節侍中都督雍梁益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啓開府儀同三司淮陰公皮豹子員外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南益州刺史建德公庫拔阿浴河引出斜谷阨白馬之險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雍州刺史南平公娥後延出自駱谷直截漢水冠軍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建平公宗哭使持節員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梁州刺史順陽公劉買德平遠將軍永安侯若干內亦干出自子午東襲梁漢使持節侍中都督荊梁南雝三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故晉譙王司馬文思寧遠將軍荊州刺史襄陽公魯軌南趨荊

州使持節都督洛豫州及河內諸軍事鎭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淮南王直勒它大翰爲其後繼使持節侍中都督梁益寧三州諸軍事領護西戎校尉鎭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晉瑯邪王司馬楚之南趣壽春使持節侍中都督揚豫兗徐四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東安公刁雝東趣廣陵南至京口使持節侍中都督青兗徐三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青徐二州刺史東海公故晉元顯子司馬天助直趣濟南十道竝進連營五千步騎百萬隱隱桓桓以此屠城何城不潰以此奮擊何堅不摧邵陵

踐土區區齊晉尚能克勝强楚以致一匡況大魏以沙漠之突騎兼咸夏之勁卒哉若衆軍就臨將令南海北氿江湖南溢高岸墊爲浦澤深谷積爲丘陵晉餘黎民將雲集霧聚仇池之師殷﨟山谷之中何能自固彼之所謂肆忿於目前之小得以至於敗亾之大失也昔信陵君濟窮鳩之厄義士歸之故我朝廷欲救難當挍命之誠爲此舉動既而愛惜前好猶復沈吟多殺生生在之一亾十仁者之所不爲吾等别愛後自馳檄相譬書若攝兵還反復南秦之國則諸軍同罷好穆如初若岠我義言狠復遂往敗國亾身

必成噬臍之悔望所列上彼朝惠以報告

徐州答魏移書

知以楊難當挍命告敗比之窮鳩欲動衆以相存拯救危恤難有國者之所用心雖然移書之言亦已過矣何者楊氏先世以來受晉爵號脩職守藩爲我西服十載之中再造逆亂號年建義猖狂妄作爲臣不忠宜加誅討又加難當稱臣彼國宜是顧畏首尾兩屬求全果是純臣服事於魏何宜與人和親而聽臣下縱逸昔景平之末國祚中微彼乘我内難侵我司兗是以七年治兵義在經略三帥涉河秋豪不犯但崇此信誓不負約言耳彼伺我軍仍相掩襲俘我甲士蒴我邊民是彼有兩曲我有二直也司馬楚文思亾命竄伏彝軌刀雍寔爲蠹尾而擁其逋逃開其疆埸元顯無子焉得天助謬稱假託何足以云又譏竊興師旅不相關移若如來言又非所受黃龍國主受我正朔且渠茂虔父子歸欵彼皆殘滅俘馘豈有先言況仇池奉晉十世事宋三葉九伐所加何傷於彼僕聞師曲爲老義作亂雄言貴稱情不在夸大移書本請梁益而謬來鄙府大人不遠幸無過談

宋兗州答魏安南平南府移書 類附

宋元嘉二十三年魏安南平南府又移書兗州以南國僑置州不依城土多濫北境名號又欲游獵具區故兗州答移

夫皇極肇建寔膺神明之符生民初載實稟沖和之氣故司牧之功宣於上代仁義之道興自諸華在昔有晉混一區宇九譯承風遐戎嚮附永嘉失御天綱圮裂石容苻姚遞乘非據或棲息趙魏或保聚邠岐我皇宋屬當歸曆受終晉氏北臨河濟西盡咸汧弔民伐罪流澤五都魏爾時祗德悔禍思用和輯交通使命以祈天衷來移所謂分疆畫境其要久定者也俄而不恒其信虔我國憂侵牢及洛至于清濟往歲

入河且欲綏理舊城是以頓兵南滏秋毫無犯軍師不能奉遵廟筭保有成功囘旆之日重失司充來移云不因土立州招引亾命夫古有分土而無分民德之休明四方繦負昔周道方隆靈臺初構民之附化八十萬家彼不思弘善政而恐人之棄已縱威肆虐老弱無遺詳覩今古略聽輿誦未有窮凶以延期安忍而懷衆者也若必宜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往年貴主獻書云強者爲雄斯則棄德任力逆行倒施有一於此何以能振復加欲游獵具區觀化南國今治道方融遠人必至開館飾邸則有司存來

歲元辰天人協慶鸞旂省方東巡稽嶺若欲邀恩宜赴玆會懷德貴蚤無或後期又稱馳獵積年野無飛伏此邦解網舍前衿覡育㲄七澤八藪禽獸豐碩虞候蒐筭義非所恡三代肆覲其典雖敷呼韓入漢厥儀猶全饋餼之秋每存豐厚並宋書

若庫辰樹蘭

移宋豫州書 時彊埸之民多相侵盜宋元嘉二十五年魏豫州刺史北井侯若庫辰樹蘭移書豫州宋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鑠答之

僕以不德荷國榮寵受任邊州經理民物宣播政化鷹揚萬里雖盡節奉命未能令上化下布而下情上達也比者以來邊民擾動互有反逆無復爲害自取誅夷奴亾之餘雉菟逃竄南入宋界聚合逆黨頻爲寇掠殺害良民略取貧財大爲民患此之界局與彼通連兩民之居煙火相接來往不絕情僞繁興是以南奸北入北奸南叛以類推之日月彌甚奸宄之人數得侵盜之利雖加重法可不禁止僕常申令境局料其奸源而彼國牧守縱不禁御是以遂至滋蔓寇擾疆埸譬猶蚤虱疥癬雖爲小痾令人終歲不安當今上國和通南北好合惟邊境民庶要約不明自古

列國封壃有畔各自禁斷無復相侵如是可以保之長久垂之永世故上表臺閣馳書明曉自今以後魏宋二境宜使人迹不過自非聘使行人無得南北邊境之民煙火相望雞狗之聲相聞至老死不相往來不亦善乎又能此亾彼歸彼亾此致則自我國家所望於仁者之邦也

宋南平王鑠答魏移書 鑠字休玄文帝子爲豫州

知以邊氓擾動多有叛逆欲杜絕姦宄兩息民患又欲迭送奔亾禁其來往申告嘉貺實獲厥心但彼和好以來矢言每缺侵軼之弊屢違義舉任情背畔專

肆暴畧豈惟竊犯王黎乃害及行使頃誅討蠻髦事止纖服或有狐奔鼠竄迸首北境而輙便苞納待之若舊資其糧仗縱爲寇賊往歲擅興戎旅禍加孩耄罔顧善鄰之約不惟疆域之限來示所云彼竝行之雖豐辭盈觀卽事違實興嫌長亂寔彼之由反以爲言將違躬厚之義疆埸之民有自來矣且相期有素本不介懷若於本欲消奸弭暴永存匪石宜先謹封守斥遣諸亾驚蹄逸鏃不妄入境則邊城之下外戶不閉王制嚴明豈當獨負來信若亾命奔越侵盜彼民斯固刑之所取無勞遠及自荷閫外思闡皇猷每

申勑守宰務敦義讓往誠未布能不愧怍當重約示以副至懷 並宋書

游雅 字伯度小名黄頭廣平任人歷雍州刺史徵爲秘書監

上太子晃䟽 太平眞君五年命太子總百揆雅爲少傅上䟽恭宗善其言

殿下親覽百揆經營内外昧旦而興諮詢國老臣職忝疑承司是獻替漢武時始啓河右四郡議諸疑罪而謫徙之十數年後邊郡充實竝脩農戍孝宣因之以服北方此近世之事也帝王之於罪人非怒而誅之欲其徙善而懲惡謫徙之苦其懲亦深自非大逆正刑皆可從徙雖舉家投遠忻然赴路力役終身不敢言苦且遠流分離心或思善如此姦邪可息邊垂足備 魏書

孔伯恭 魏郡鄴人

諭下邳宿豫城内書 獻祖初宋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附魏宋遣將擊安都加伯恭鎮東將軍副尉元救之進擊首虜甚衆以書諭下邳宿豫城内時沈攸之吳憘公等來侵下邳大破之宿豫戍將棄城夜遁以伯恭爲散騎常侍都督鎮東將軍彭城鎮將卒于任

劉彧肆逆滔天弗鑒靈命猶謂絶而復興長江可恃敢遣張永周凱等率此蟻衆送死彭城大軍未臨逆

首奔潰今乘機電舉當屠此城遂平吳會弔民伐罪幸時歸欵自求多福 魏書

慕容白曜 慕容元眞玄孫歷青州刺史見誅

諭宋歷城書 崔道固清河東武城人南仕宋冀州刺史鎮歷城宋明帝立道固奉晉安王子勛事敗歸魏獻文帝以爲南冀州刺史宋明帝遣說道固爲徐州刺史復歸宋皇興初白曜以征南大將軍討道固乃爲書諭之力屈遂降詔徙齊土終平齊郡太守○尺牘作諭青州刺史沈文季誤按白曜傳云初劉彧青州刺史沈文季冀州刺史崔道固竝遣使内附旣而彧遣招慰復歸於彧及白曜圍道固長孫陵等至青州文季請降已復悔之嬰城固守白曜進討東陽遂擒文季

天棄劉彧禍難滋興骨肉兄弟自相誅戮君臣上下
靡復紀綱徐州刺史薛安都豫州刺史常珍奇兖州
刺史畢衆敬等深覩存亾飜然歸義故朝廷納其誠
款委以南藩皆目前之見事東西所備聞也彼無鹽
戍主申纂敢縱姧慝劫奪行人官軍始臨一時授首
房崇吉固守升城尋即潰散自襄陽以東至于淮海
莫不風靡服從正化謂東陽歷城有識之士上思安
都之榮顯下念申纂之殄亾追悔前惑改圖後悟然
執守愚迷不能自革猥總戎旅掃定北方濟黃河知
十二之虛謊臨齊境想一變之清風踟蹰周覽依然

何極故先馳書以喻成敗夫見機而動周易所稱去
危就安人事常理若以一介爲高不悛爲美則微子
負嫌於時紀季受譏於世我皇魏重光累葉德懷無
外軍威所拂無不披靡固非三吳弱卒所能擬抗況
於今者勢已土崩劉彧威不制秣陵政不出閫外豈
復能浮江越海赴危救急恃此爲援何異於蹄涔之
魚冀拯江海夫蝮蚖螫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誠恐
肌體以救性命若推義而行之無割身之痛也而可
以保家寧宗長守安樂此智士所宜深思重慮自求
多福魏書○宋明帝名彧

崔僧淵清河東武城人歷南青州刺史

復族兄惠景書

初崔道固南仕宋爲冀州刺史鎮歷城魏遣慕容白曜築長城圍之力屈請降其兄子僧祐僧淵俱入魏僧祐謀反伏誅僧淵徙薄骨律鎮高祖聞其有文學以爲尚書儀曹郎累官顯武將軍討海戎改之齊明帝遣其族兄惠景遺僧淵書說以入魏之屈規令改圖僧淵復書

主上之爲人也無幽不照無細不存仁則無遠不及
博則無典不究殫三墳之微盡九丘之極至於文章
錯綜煥然蔚炳猶夫子之墻矣遂乃開獨悟之明尋
先王之迹安遷靈荒兆變帝基惟新中壤宅臨伊域

三光起重輝之照庶物蒙再化之始分氏定族料甲
乙之科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貫禮俗之叙粲然復興
河洛之間重隆周道巷歌邑頌朝熙門穆濟濟之盛
非可備陳矣加以累葉重光地兼四岳士馬彊富人
神欣仰道德仁義民不能名且大人出本無所在況
從上聖至天子天孫者乎聖上諸弟風度相類咸陽
王已下莫不英越枝葉扶踈遍在天下所稱稍蝎姝
爲未然文士競謀於廟堂武夫效勇於彊埸若論事
勢此爲實矣計彼主篡殺之迹人鬼同知疑親猜貴
早暴遐邇兄投心逆節千載何名物患無施器非時

用生不振世沒無令聲先師以爲鄙君子以爲耻此則事困伎殫自勉無益故其宜矣以兄之才夙超鄉土如弟之徒誰不瞻仰每尋昔念未敢忘懷雖復途遥二千心想若對敬遵軌範以資一生令名可揚矣而不能顯親事可變矣而不能離辱故世之所未解也且君子在家也不過孝於其親入朝也不過忠於其君主上之於兄恩則不可酬義則不可背身可殺也故非其酬功不逮也故非其報今可以效矣而又弗爲非孝也卽實而言兄之不變得爲忠乎至於講武爭彊不敵者久矣論安與危不同者驗矣羣情背

去獨留者謬矣願深察之王晏道絕外交器非雄朗專華保望便就屠割方之於兄其全百倍且淮蕃海捍本出北豪壽春之任兄何由免以是而言猜嫌已決又宗門未幾南北莫寄先構之重非兄何託受社之榮鄙心之相望矣今執志不寤忠孝兩忘王晏之辜安能自保見機而作其在茲乎國家西至長安東盡卽墨營造器甲必盡堅精晝夜不息者於茲數載今秋中月雲羅必舉賈不及時雖貴不用若不早圖況枉連城矣枚乘有言欲出不出間不容髮精哉斯談弟中於北京身罹事譴大造之及有獲爲幸比蒙清舉起崖疑非一犬馬之心誠有在矣雖復彼此爲異猶昔情不移也況於今日哉如兄之誨如弟之規改張易調易於反掌萬一乖情此將運也魏書○王晏齊隆昌初爲左僕射加侍中明帝謀廢立晏便響應推奉後以事相猜薄且疑欲反於華林省誅之

裴絢 河東聞喜人叔業兄子

報李崇

絢爲揚州治中時揚州霖雨水入州城刺史李崇居於城上繫船憑焉絢謂崇還北遂送子於梁武自號豫州刺史崇聞絢反未測虛實乃遣召之絢聞崇在悵然驚恨報崇崇討絢絢軍敗被執投水死

比因大水蹎蹪不免羣情所逼推爲盟首今大計已

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早行無犯將士魏書○通鑑云願公早行

張彝 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

上孝明帝啓

彝除光祿大夫加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肅宗初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別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在清品由是羽林虎賁將千人相率至尚書省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直造其第曳彝摔辱焚其屋宇始均生投煙火中仲瑀傷重走免彝輿至鄰寺臨終口占左右上啓遂卒官爲收掩羽林八人斬之卽爲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紀之將墜矣

臣自奉國及孫六世尸祿素餐負恩惟覥徒思竭智盡誠終然靡効臣第二息仲瑀所上之事益治實多

既曰有益寧容默爾通呈有日未簡神聽豈圖衆忿
乃至於此臣不能禍防未萌慮絕殃兆致令軍衆橫
嚻攻焚臣宅息始均仲瑀等叩請流血乞代臣死始
均即陷塗炭仲瑀經宿方蘇臣年已六十宿被榮遇
垂暮之秋忽見此苦顧瞻災酷古今無比臣傷至重
殘氣假延望景顧時推漏就盡頃刻待終臣之命也
知復何言若所上之書少爲益國臣便是生以理全
死與義合不負二帝於地下臣無餘恨矣一歸泉壤
長離紫庭戀仰天顏誠痛無已不勝眷眷力喘奉辭
伏願二聖加御珍膳覆露黔首壽侔南嶽德與日升

臣夙被殊眷先後銜恩欲報之期昊天罔極亾魂有
知不忘結草（魏書○肅宗初胡太后稱制故云二聖）

劉景安（司空諮議）

○規舅吏部尚書崔亮書

（亮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大爲嗟怨亮乃奏爲格制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沉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劉景安書規亮亮答之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爲吏部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失才從亮始也）

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
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
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
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氏姓高下至
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
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
復脩厲名行哉（又見通鑑作乃置）

崔亮答劉景安書（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歷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

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徼幸得爲吏部尚書當其
壯也尚不如人況今朽老而居帝難之任常思同升
舉直以報明主之恩盡忠竭力不爲貽厥之累昨爲
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爲汝所惟千載之後誰知我哉

可靜念吾言當爲汝論之吾兼正六爲吏部郎三爲
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
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
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
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
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
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以管闚天而求其博哉今勳
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惟可彍弩
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垂組乘軒求其烹鮮之効
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

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而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當來君子知吾意焉並魏書○竟北史作鏡專通鑑作剸德我作知我當來作當今存作其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歷除左將軍東豫州刺史

奏記任城王澄澄字道鎮襲封

澄為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啓普惠為府錄事參軍澄功衰在身欲於七月七日北園馬射

普惠奏記澄意納其言托辭自罷乃答之

竊聞三殺九親別疎昵之叙五服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深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内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内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日月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即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祭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廞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為其忘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内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黨也不食食猶擇人於射為惑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肆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宮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縞禫甫除殿下功衰仍襲釋而為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按射儀射者以禮樂為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鐘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者何用射為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庫府空虛宜待新調二三之趣停之

為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貍首之章宣矍相之令聲軒懸建雲鉦人民忻暢於斯時也伏惟慈明遠被萬民是望舉動所書發言惟則願更廣訪賜垂曲採昭其管見之心恕其讜言之責則芻蕘無遺歌輿人有獻誦矣北史況禮大練於射為惑作於馬射為戒非宜二者作二事人民作神人

任城王澄答張普惠書澄字道鎮太子晃孫襲父雲爵

文武之道自昔成規明耻教戰振古常軌今雖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式既不勞民損公任其私射復何失也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要須令制乎比適欲依前州府相率王務之暇肆藝

良辰亦未言費用庫物也禮兄弟內除明哀巳殺小功客至主不絕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緣須罷先以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

答任城王題元妃碑 元妃孟氏鉅鹿人 澄遭太妃憂臣寮爲立碑頌題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訪於晋惠晋惠答澄從之

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爲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謚配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氏又曰來歸夫

人成風之謚皆以謚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謚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 並魏書

陽固 字敬安北平無終人歷司徒從事中郎加鎮遠將軍

上汝南王悅疏 悅孝文帝子爾朱榮入洛奔梁梁立爲魏主後還爲大司馬 悅爲性不倫俶儻難測無故過杖京兆王愉子寶月固前爲悅郎中令上疏諫悅敬憚之

伏聞殿下乃以小怒過行威罰誠嚴訓有餘而慈惠不足當今主上幼沖宰輔用事履氷踐霜兢業猶恐不濟況肆意匪彝任情行事欲保全福祿其可得乎昔龔遂去國猶獻直言韋孟離朝不忘本國況臣忝荷朝私猥充謬舉伏肆國僚聞道有歲敢不盡言 魏書

盧琭 一作應琭

與崔元書 元散騎常侍鴻子祕書郎謀反逃竄赦免爲叔鴟所殺

豈有亂首抗巾以入都城衣不在體而以適人乎昔戴叔鸞箕坐見邊文禮此皆衰世之慢行也 太平御覽

王誦 字國章肅兄子歷給事黃門侍郎孝莊初於河陰遇害

與舊故李神儁等書 神儁本名挺隴西狄道人歷驃騎大將軍肆州刺史 盧義僖字遠慶范陽涿人仕歷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誦與交款與神儁等書其見重如此

盧冠軍在此時復惠好輒留連數日得諮詢政道 魏書

○好北史作存得下有以字

高道穆 本名恭之以字行渤海蓨人歷車騎將軍爲尒朱世隆所害

奏記御史中尉元匡 匡高選御史道穆奏記於匡匡大喜引爲御史其所糾謫不避權豪臺中事物多所顧問

道穆生自蓬簷長於陋巷顛獵羣書無純碩之德尚好章詠之彫拔之功雖欲厠影髦徒班名俊伍其可得哉然疑明獨斷之主雄才不世之君無藉朽株之資求人屠釣之下不牽閽投之誚取士商歌之中是以聞英風而慷慨望雲路而低徊者天下皆是也若得身綵繡衣名充直指雖謝周生騎上之敏實有茅氏就鑊之心 魏書

源子雍（字靈和懷之子歷夷州刺史與葛榮戰敗被害）

與夏州城中書

（子雍爲夏州刺史時沃野鎭人破落汗拔陵首爲反亂統萬逆胡與相應接子雍嬰城自守城中糧盡留子延伯據守自出求糧爲朔方胡帥曹阿各拔所執子雍乃密遣人賫書間行與城中文武又勑延伯固守因說阿各拔隨降）

大軍在近努力圍守必令諸人福流苗裔（魏書）

與子（北史書與城中云云然有汝之解實與其子也）

大軍在近汝其奉忠勿移其操（北史）

元洪業

復楊津書（津字羅漢弘農華陰人歷并州刺史遇害於洛）

（津初行定州事歷加鎭軍將軍討虜都督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時薛脩禮杜洛周殘掠州境津與賊帥元洪業等書并授鐵券許以爵位令圖賊帥毛普賢洪業等感悟復書津未忍便殺但收內子城防禁而已脩禮普賢頗亦由此而死津尋爲洛州所執）

今與諸人密議欲殺普賢願公聽之又賊欲圍城正爲取北人耳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公若置之恐縱敵爲患矣願公察之（魏書）

辛雄（字世賓隴西狄道人歷左光祿大夫兼吏部尚書爲齊獻武所誅）

上莊帝啓

（雄爲度支尚書兼侍中關西慰勞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仍啓莊帝從之因詔民年七十者授縣八十者授郡九十加四品將軍百歲從三品將軍）

臣聞王者愛民之道有六一曰利之二曰成之三曰生之四曰與之五曰樂之六曰喜之使民不失其時則成之也省刑罰則生之也薄賦斂則與之也無多傜役則樂之也吏靜不苛則喜之也伏惟陛下道邁前王功超往代敷春風而鼓俗旌至德以調民生之養之正當茲日悅近來遠亦是今時臣既忝將命宣揚聖澤前件六事謂所宜行若不除煩收疾惠孤恤寡便是徒乘官驛虛號王人往還有費於郵亭皇恩無逮於民俗謹率愚管敢以陳聞乞垂覽許（魏書）

邢子良（名臧字子良河間鄚人鬱族孫歷樂安內史濮陽太守）

與王昕王暉書（昕見後○暉字元旭中書舍人）

（王晞小名沙彌有器度好學不倦東魏時隨母兄東適海隅與子良游處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在洛兩兄書）

賢弟彌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詣理吟詠情性往往麗絕恐足下方難爲兄不假慮其不進也（北齊書○往往麗絕北史作麗絕當世）

王昕（字元景北海劇人歷秘書監忤齊文宣帝見殺）

與魏收書

（魏收當寒食餉昕昕與收書○新書作王元景稱其字也）

始知令節須御麥粥加之以糖彌覺香冷（時鏡新書）

王晞 字叔朗昕第三弟歷北齊大鴻臚加儀同三司入周爲太子諫議大夫卒於隋

復故人書

晞魏永安初除員外散騎侍郎徵赴廣平王開府功曹晞願養毋竟不受署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及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晞爲開府記室晞稱先被犬傷困篤不起有故人疑其所傷非猘書勸令起晞乃復書於是方得見寬俄而信返晞遂歸鄴

辱告存念見令起疾循復眷旨似疑吾所傷未必是猘吾豈願其必猘但理契無疑耳就足下疑之亦有過說足下既疑其非猘亦可疑其是猘其疑半矣若疑其是猘而營護雖猘亦無損疑其非猘而不療儻是猘則難救然則過療則致萬全過不療或至於死

若王晞無可惜也則不足取既取之便是可惜奈何奪其萬全任其或死且將軍威德所被飈蜚霧褭方掩八紘豈在一介若必從隗始先須濟其生靈足下何不從容爲將軍言也 北齊書○雖猘亦無損北史作雖非猘亦無損

陸士佩

遺陽斐書

斐東魏興和中使梁還除廷尉少卿石濟河溢橋壞脩治之又移津於白馬中河起石濟兩岸造關城累年乃就士佩爲東郡太守以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即壑以爲公家苑囿遺斐書斐答書拒之

當諮大將軍以足下爲匠者

陽斐 字叔鸞北平無終人歷齊殿中尚書監瀛州事拜儀同三司

答陸士佩書 即答前書

當今殷憂啓聖運遭昌曆故大丞相天啓霸功再造太極大將軍光承先構嗣績丕顯國步始康民勞未息誠宜輕徭薄賦勤恤民隱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古之帝王亦有表山刊樹未足盡其意下輦成宴詎能窮其情正足以靡天地之財用劉生民之髓腦是故孔子對葉公以來遠酬哀公以臨民所問雖同所急異務故也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係以隤墻填壍亂以收

罝落網而言無補於風規祗足昭其愆戾也○北齊書大丞相神武帝大將軍文襄○劉一作剗虔劉亦剗意

李繪 字敬文趙郡柏人入齊歷司徒右長史

答崔謀書 謀北史作諶

繪東魏武定初兼常侍聘梁還拜高陽內史博陵崔謀爲河間守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鷹角鴿羽繪答書時齊文襄使暹選司徒長史暹薦繪既而不果咸謂由此書

鴿有六翮蜚則沖天麞有四足跂便入海下官膚體疏嬾手足遲鈍不能逐蜚追跂遠事佞人 北齊書○鴿北史作鴿逐蜚追走作逝追蜚跂佞一作傲

祖鴻勳 涿郡范陽人位高陽太守在官清素時議高之天保初卒官

與陽休之書 休之字子烈右北平無終人歷齊左光祿大夫正中書監

鴻勳弱冠爲州主簿魏僕射臨淮王彧表薦鴻勳有文學宜試以一官勑除奉朝請歷廷尉正去官歸鄉里與休之書

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界有雕山焉其處閑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野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即石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風草緣庭綺合日華雲實傍沼星羅簷下流煙共霄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椿柏而蔥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峰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思聞鶴唳以動懷企莊生之逍遙慕尚子之清曠首戴萌蒲身衣縕襏出藝粱稻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爲貴斯已適矣豈必撫塵哉而吾生既繫名聲之韁鏁就良工之剞劂振珮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采金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散精神於丘墳盡心力於河漢摛藻期之鞶繡發議必在芬芳茲自美耳吾無取焉嘗試論之夫崐峰積玉光澤者前毀瑤山叢桂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挂冕之臣南國見捐情之士斯豈惡粱錦

好蔬布哉蓋欲保其七尺終其百年耳今弟官位既達聲華已遠象由齒斃膏用明煎既覽老氏谷神之談應體留侯止足之逸若能翻然清尚解珮捐簪則吾於茲山莊可辦一得把臂入林挂巾垂枝攜酒登巘舒席平山道素志論舊欵訪丹法語玄書斯亦樂矣何必富貴乎去矣陽子途乖趣別緬尋此旨杳若天漢已矣哉書不盡意 北齊書

與太祖手書

賀拔勝 字破胡神武尖山人位太師加授中軍大都督

勝爲荊州刺史禦齊師兵敗奔梁三年歸長安及齊神武攻玉壁勝爲大都督從太祖戰邙山適與神武遇追數里刃垂及之勝馬爲流矢所中得逸去是歲勝諸子在東者皆爲齊神武所害勝憤恨大統十年薨臨終手書與太祖

勝萬里杖策歸身闕庭冀望與公掃除逋寇不幸殞歿微志不申願公內先協和順時而動若死而有知猶望魂飛賊庭以報恩遇耳 周書

報爾朱天光

賀拔岳 字阿斗泥神武尖山人勝弟歷大都督爲侯莫陳悅所害

岳副天光討關中遂有功普泰初加都督雍州刺史時天光將率衆拒齊神武遣問計於岳岳報之天光不從果敗

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之衆豈能爲敵

然師克在和但願同心戮力耳若骨肉離隔自相猜貳則圖存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見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衆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克全 周書

柳慶 字更興解人仕魏尚書左僕射入周歷宜州刺史入爲司會

爲父僧習荅權貿書

僧習魏景明中爲潁川郡地接都畿民多豪右將選鄉官皆依倚貴勢競來請托乃令諸子各以意爲吾作荅慶具書草僧習讀書歎日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即依慶所草以報

下官受委大邦選吏之日有能者進不肖者退此乃

朝廷恒典 周書

匿名書

慶爲計部郎中兼雍州別駕有胡家被劫鄰近囚繫甚多慶以賊徒既衆似是烏合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牓官門慶乃復施免罪之牓居二日廣陽王欣家奴自告牓下因此推窮盡獲黨與

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 周書

王悅 字衆喜京兆藍田人歷周司憲中大夫

與梁漢城主楊賢書

悅以魏大統中爲大行臺尚書領所部兵從達奚武征梁漢軍出武令悅說賢悅遺之書賢於是降及梁州平即以悅行刺史事

夫惟德是輔天道之常也見機而作人事之會也梁主內虧刑政外關藩籬匹夫攘袂舉國傾覆非直下民離心抑亦上玄所棄我相公膺千齡之運創三分之業道洽區中威振方外聲教所被風行草偃兵車所指雲除霧廓斯固天下所共聞無俟二談也大將軍高陽公韞韜略之秘摠熊羆之旅受脤廟堂威懷巴漢先附者必賞後服者必誅君兵糧既寡救援路絕欲守則城池無縈帶之險欲戰則士卒有土崩之勢以此求安未見其可昔韓信背項前典以爲美談

黃權歸魏良史稱其盛烈事有變通今其則也 周書

崔猷 字宣猷博陵安平人仕魏梁州刺史入周歷小司徒加上開府終隋大將軍

復王思政書

思政西魏時初領兵襄城後欲於潁川爲行臺治所遣使人魏仲啓陳并致書於猷論將移之意猷復書太祖依猷之策思政重啓固請太祖以思政既親其事遂許之及潁川沒後深追悔焉

夫兵者務在先聲後實故能百戰百勝以弱爲彊也但襄城控帶京洛寔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既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充斥徑至城下輒以愚情權其利害莫若頓兵襄城爲行臺治所

頳川置州遣郭賢鎭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
不虞豈能爲患 周書○充斥北伐作潛來

崔光傳光進位太保常在著作疾篤不歸勑子姪等曰諦聽吾言聞會子有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啓予手啓予足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史功不成殁有遺恨汝等以吾之故並得名位勉之勉之以夙報國脩短命也夫復何言速可送我還宅 按此非書尺牘刪載

李謐傳前河南尹黃門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朝野傾目于時親識求官者答云趙郡李謐耽學守道不悶于時常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諸君何爲輕自媒衒 按此特答語尺牘亦載

波斯國王居和多

上高祖書

神龜中波斯遣使上書貢物朝廷加納之

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爲漢中天子波斯
國王居和多千萬敬拜 魏書

蠕蠕王阿那瓌

啓明帝

阿那瓌立其族兄俟力發示發率衆伐阿那瓌戰敗歸魏封朔方郡公頃請還國其父兄俟力發婆羅門討示發自立明帝詔婆羅門迎阿那瓌會婆羅門爲高車所逐於是蠕蠕相率來迎阿那瓌投啓羣臣議以阿那瓌置西吐若奚泉婆羅門置西海郡各摠部落、

按化阿那瓌蠕蠕元退社渾河旃等二人以今月二
十六日到鎭云國土大亂姓姓別住迭相抄掠當今
北人鵠望待拯今乞依前恩賜給精兵一萬還令督
率領送臣磧北撫定荒人脫蒙所請事必克濟 北史

梅士駿閱後魏三卷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二終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三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北齊一

神武帝高歡字賀六渾渤海蓨人仕魏封渤海郡王爲安州刺史起兵討爾朱氏立孝武帝脩自爲大丞相脩奔長安依宇文泰迺入洛陽立清河王子善見是爲東魏及子洋篡位追崇獻武帝廟曰太祖後主初改謚神武皇帝廟號高祖

與魏彭城王韶書韶字世胄襲祖勰封武定末司州牧齊受禪降爵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韶拜定州業爲典籤長史性廉謹尋出外行縣事高祖書責韶

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不置之目前北齊書○北史何乃令出外也

遺侯淵書淵神武尖山人奔梁見殺

淵仕魏定州刺史隨爾朱兆拒高祖兆敗從高祖破爾朱氏永熙初除齊州刺史遣使通誠於高祖汝陽王暹既除齊州淵據城不時迎納民劉桃符等潛引暹入城淵率騎出奔妻兒部曲爲暹所虜會永制以淵行青州事高祖又遺書淵乃復還暹始歸其部曲

卿勿以部曲輕少難於東邁齊人澆薄惟利是從齊州城民尚能迎汝陽王青州之人豈不能開門待卿也但當勉之魏書

賜盧勇書勇字季禮范陽涿人

勇東魏元象中以功授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鎮宜陽叛民韓木蘭陳忻等常爲邊患勇大破之啓求入朝高祖賜勇書

吾委卿揚州惟安枕高臥無西南之慮矣但係朝廷所委表啓宜停卿之妻子任在州住當使漢兒之中無在卿前者

與鄴下諸貴書

崔暹字季倫博陵高平人魏武定初爲御史中尉前後表彈尚書令司馬子如及尚書元羨雍州刺史慕容獻又彈咸陽王坦并州刺史可朱渾道元並免官其餘糾黜者甚衆高祖書與鄴下諸貴暹入齊歷右僕射

崔暹昔事家弟爲定州長史後吾兒開府諮議及遷左丞吏部郎吾未知其能也始居憲臺乃爾糾劾咸陽王司馬令並是吾對門布衣之舊尊貴親暱無過二人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並北齊書

招王思政書

東魏丞相歡擊西魏入自汾絳連營四十里丞相泰使王思政守玉壁以斷其道歡以書招思政思政復書歡圍玉壁凡九日遇大雪士卒饑凍遂解圍去是年十一月以可朱渾道元爲并州刺史○道元名元遠東人爲魏渭州刺史歸齊歷位太師

若降當受以并州

王思政復書字思政太原祁人魏大將軍拒齊文襄敗歸齊爲都官尚書

可朱渾道元降何以不得資治通鑑

敕子澄書

尚書令司馬子如以丞相歡故人當任意氣自高與太師咸陽王坦貪黷無厭暹前後彈子如坦及并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等罪狀無不極筆宋遊道亦劾子如坦及太保孫騰司

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尚書元羡等澄收子如繫獄一宿髮盡白辭曰司馬子如從夏州策杖投相王王給露車一乘聱犢牛犢在道死唯聱角存此外皆取之於人丞相歡以書救澄澄馳馬行街出子如脫其鎖削官爵

馬令是吾故舊汝宜寬之 北史○通鑑司馬令吾之故舊

文襄帝高澄 字子惠神武長子襲爲大丞相爲奴蘭京所殺追尊文襄皇帝廟曰世宗

寄與高隆之書 隆之字延興高平金鄉人魏太保入齊錄尚書事領大宗正

高仲密之將叛也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使爲內應東魏遣高隆之馳驛慰撫由是得安澄密書與隆之隆之以爲恩旨既行理無追改乃啓丞相歡而罷之

仲密枝黨與之俱西者宜悉收其家屬以懲將來 資治通鑑

與侯景書

景初爲北鎮戍兵事爾朱榮以戰功擢定州刺史大行臺封濮陽郡公神武帝爲魏相誅爾朱氏景以衆降神武仍爲所用馭軍嚴整所向多捷總攬兵權與神武相亞魏以爲司徒南道行臺專制河南及神武疾篤謂文襄曰景我歿後必不爲汝用爲書召景景懼及禍舉河南附梁神武薨文襄遣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景復請西魏爲援文襄慮景與西南合從方爲巳患乃以書喻景景答之

蓋聞位爲大寶守之未易仁誠重任終之實難或殺身成名或去食存信比性命於鴻毛方義節於熊掌夫然者舉不違德動無過事進不見惡退無謗言先王與司徒契闊夷險孤子相依偏所眷屬繾綣襟期綢繆素分義貫終始情存歲寒司徒自少及長從微至著共相成立生非無恩旣爵冠通侯位標上等門容駟馬食饗萬鍾財利潤於鄉黨榮華被於親戚意氣相傾人倫所重感於知己義在忘軀眷爲國士者乃立漆身之節饋以壺飱者便致扶輪之効若然尚不能已況其重於此乎幸以故舊之義欲持子孫相託方爲晉秦之疋共成劉范之親假使日往月來時移世易門無强蔭家有幼孤猶應加璧不遺分宅相濟無忘先德以恤後人況聞負杖行歌便已狼顧犬噬於名無所成於義無所取不蹈忠臣之迹自陷叛

人之地力不足以自强勢不足以自保率烏合之衆爲累卵之危西求救於黑泰南請援於蕭氏以狐疑之心爲首鼠之事入秦則秦人不容歸吳則吳人不信當今所觀未見其可不知終久持此安歸相推本心必不應爾當是不逞之人曲爲異端之說遂懷市虎之疑乃致投杼之惑比來舉止事已可見人相疑誤想自覺知合門大小並在司寇意謂李氏未滅猶言少卿可反孤子無狀招禍丁天酷罰不能死亡苟存晷漏追慕永遠五内崩裂但禮猶權奪志在忘私思効力命卒成功業近者聊命偏師前驅致討南兗

揚州應時尅復即欲乘機長驅懸瓠屬以炎暑欲爲
後圖且命旋軍待時更舉今寒飈向折白露將團方
憑國威龔行天罰器械精新士馬强盛内外感恩上
下戮力三令五申可蹈湯火若使旗鼓相望埃塵相
接勢如沃雪事等注熒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轉禍
爲福寧使人負我不使我負人當開從善之門使有
改迷之路今誠刷心蕩意除嫌去惡想猶致疑未便
見信若能卷甲來朝櫜弓還闕者當相授豫州刺史
以終身世所部文武竝不追攝進得保其祿位退則
不喪功名冀有知幾之心當爲可信之事今王思政

韋法寶等孤軍偏將遠來深入然其性命在君股掌
吿欲刺之想有餘力若能擒剪肆諸市朝即加寵授
永保疆埸君門眷屬可以無恙寵妻愛子亦相送還
仍爲通家共成親好所不食言有如皎日今遣行人
路程可度此月十日應至彼間足得還返若能悔過
不忘本朝宜遣腹心之使自來向此面取委曲使相
知信如其遲疑未便分決使來賒緩不赴期會國有
常刑以明君法今不能東封函谷南面稱孤受制於
人威名頓盡得地不能自守聚衆不以爲彊空使身
有背叛之名家爲惡逆之黨兄弟子姪首足異處垂

髮戴白同就塗炭聞者相爲酸鼻見者相爲寒心覆
宗絶嗣自貽伊慼戴天履地之心能無愧乎成敗禍
福決之此使善惡向背相任所從脫出自思致延後
悔駟馬不追噬臍何及孤子今日不應乃遣此書但
見蔡遵道云司徒本無歸惡之心深有追悔之意聞
西兵將至遣遵道向崤中爲其多少少則與其同力
多則更爲之備又云房長史在彼之日司徒嘗欲遣
書啓將改過自新求効邊畔已差李龍仁等垂欲發
遣聞房已還遂復停廢未知遵道此言爲實爲虚但
既有所聞不容不相盡告吉凶之理想自圖之文苑英華

○梁書方作等違作失素分作寤語共相成立生非
無恩作共相成生非無恩德食作作宗異作口虎作獸
感下有耳字並在作並付國咸作國靈感恩作感德
戮力作齊心熒作螢寧使人負我不使我負人作寧
使我負人不使人負我使有作決改鞬弓作乘櫜以
終身世作即使終君之世並作更相送作送相兄弟
上有空使二字首足異處作足首異門同就作同之
寒心下云㓗伊骨肉能無愧也乃遣作方遣歸惡作
歸西追悔作悔過之備作其備已還作已遠爲貫爲
虚作爲虚爲實　非齊書呑爲作待爲壺殘作一殘
幸以作常以欲持作欲將大噬作反噬之逆作之路
自陷作便陷求救作取救黑奏作宇文異端作無端
竝在作悉在聊命偏師作聊遣偏裨長驅作席卷目
命旋軍作且令還師寒颭作寒膠可臨作可赴之門
作之塗當相授二句作即當授豫州必使終君身世
孤軍作孤單股掌作掌据若欲刺之作脫能刺之即
加寵授作即相加授無恙作無患得地不能自守作
得地不欲自守家爲惡逆之黨作家有惡逆之禍歸
惡作西歸此
言作此語

侯景報文襄書

文襄覽書問為誰作或曰其行臺郎王偉文襄曰偉才如此何因不使我知文襄欲間景於梁又與景書而謬其辭云本使景陽叛欲與圖西西人知之故景更與圖南為事漏其書於梁梁人亦不之信

蓋聞立身揚名者義也枉躬所寶者生也苟事當其義則節士不愛其軀刑罰斯舛則君子實重其命昔微子發狂而去殷陳平懷智而背楚者良有以也僕鄉曲布衣本乖藝用初逢天柱賜忝帷幄之謀晚遇永熙委以干戈之任出身為國綿歷二紀犯危履難豈避風霜遂得躬被袞衣口飡玉食富貴當年光榮

身世何為一旦舉旌旆援桴鼓而北面相抗者何哉寔以畏懼危亾恐招禍害捐軀非義身名兩滅故耳何者往年之暮尊王遘疾神不祐善祈禱莫瘳遂使嬖幸擅威權閽寺肆詭惑上下相猜心腹離貳僕妻子在宅無事見圍段康之謀莫知所以盧潛入軍未審何故翼翼小心常懷戰慄有靦面目寧不自疑及廻師長社希自陳狀簡書未達斧鉞已臨既旌旗相對咫尺不送飛書每奏兼申鄙情而羣卒恃雄眇然不顧運戟推鋒專欲屠滅築圍堰水三板僅存舉目相看命懸晷刻不忍死亾出戰城下禽獸惡死人倫好生送地拘秦非樂為也但尊王平昔見與比肩共奬帝室雖形勢參差寒暑小異丞相司徒鴈行而已福祿官榮自是天爵勞而後受理不相干欲求吞炭何其謬也然竊人之財猶謂為盜祿去公室相為不取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祈恩私第何足關言賜示不能東封函谷受制於人當似教僕賢祭仲而褒季氏無生之國在禮未聞動而不法何以取訓竊以分財養幼事歸令終捨宅存孤誰云隙末復言僕衆不足以自强危如累卵然紂有億兆夷人卒降十亂桀之百剋終自無後頴川之戰即是殷監輕重由人非

鼎在德苟能忠信雖弱必彊殷憂啟聖處危何若況今梁道邕熙招攜以禮被我虎文縻之好爵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掃夷穢以拯黎元東羈甌越西通汧隴吳楚剽勁帶甲千羣吳兵冀馬控弦十萬兼僕所部義勇如林奮義取威不期而發大風一振枯幹必摧凝霜暫落秋蔕自殞此而為弱誰足稱彊又見誣兩端受疑二國斟酌物情一何至此昔陳平背楚歸漢則王百里出虞入秦斯霸蓋昏明由主用捨在時奉禮而行神其庇也書稱士馬精新尅日齊舉誇張形勝指期蕩滅竊以寒飇白露節候乃同秋風揚塵

馬首何異徒知北方之力爭未識西南之合從苟欲
徇意於前途不覺坑穽在其側若云去危令歸正朔
轉禍以脫網羅彼旣嗤僕之愚迷此亦笑君之晦昧
今已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虎齊奮剋復中原荆襄廣
顏已屬關右項城懸瓠亦奉南朝幸自取之何勞恩
賜然權變不一理有萬途爲君計者莫若割地兩和
二分鼎峙燕衛晉趙足相奉祿齊曹宋魯悉歸大梁
代僕得輸力南朝北敦姻好束帛交行戎車不動僕
立當世之功君卒祖禰之業各保疆界躬享歲時百
姓乂寧四民安堵孰若驅農夫於隴畝抗勍敵於三

方避干戈於首尾當鋒鏑於心腹縱太公爲將不能
獲存歸之高明何以剋濟復尋來書云僕妻子悉拘
司寇以之見要庶其可反當是見疑褊心未識大趣
何者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
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
損徒復坑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而遵道所傳頗亦
非謬但在縲紲恐不備盡故重陳辭更論款曲所望
良圖時惠報旨然昔與盟主事等琴瑟讒人間之翻
爲讎敵撫弦搦矢不覺傷懷裂帛還書知何能述梁書
○鄉曲北齊書作鄉一二紀作一紀光榮作榮華桴鼓作鼓枹辭幸擅威權四句作辭幸弄權心腹離貳

廻師作廻歸未逹作卡遂不遂作不逹一策中作蕈中羣卒作羣帥不領作邦領築圍作揣闔二汳董存作董存三仮晷刻作漏刻送地拘奏一段作云拘奏送地豈樂爲之禽獸惡效人倫好生僕一實不幸桓莊何罪且尊王平昔見與此肩有戮力同心共奬帝室雖復權勢參差寒暑小異永相司徒馮行而已爲盜之盜相爲作抑訓以祈恩作拜恩賜宗作賜咽哀作何以取訓作將何以訓危作如作身危如夷識作哀氣機吳楚剽勁作吳越悍勁猾彊作猾雖至此作太甚則王作則彊作在時作在人神其庭也作神其吐耶務去勢指期蕩滅作必欲轉禍爲寒鑒作寒謬若云二句作當危就安今歸正朔轉禍爲福已作脫網羅彼二作彼南朝作江南恩賜作見援不一作非一兩下作三分皆趙作趙晉交行作行自不動作不駕同作輛疆界作疆壘躬享司寇作聽妻子氏作人獲作作分云文日僕妻子悉拘司寇作僕妻子老幼悉在司徒作之云以非北殺之作救之徒復作復加所傳作所說非作天以違知何作其何一景初爲北鎮戍兵以功立效星將軍爾朱榮自晉陽入弒胡太后景以私衆見榮榮甚奇景委以軍事○永熙魏孝武年號

與崔季舒書

季舒字叔正博陵安平人歷侍中開府加特進後主時被譖坐誅魏孝靜帝好文學美容儀多力善射有孝文風文襄甚忌馬大將軍中兵參軍崔季舒爲中書黃門侍郎令監察動靜小大皆令季舒知文襄與季舒書

癡人復何似癡勢小差未魏書○通鑑未云宜用心檢校

答李元忠書

元忠趙郡柏人仕魏太常卿入齊領衛尉卿元忠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嘗貢世宗蒲萄一盤世宗報以百練縑遺其書

儀同位亞台鉉識懷貞素出藩入侍備經要重而猶
家無擔石室若懸磬豈輕財重義奉時愛已故也久
相嘉尚嗟詠無極恒思標賞有意無由忽辱蒲萄良
深佩戴聊用絹百疋以酬清德也

降劉禕書 禕字彥英彭城人魏孝昌中釋巾太學博士累遷睢州刺史邊人服其威信甚得疆場之和世宗輔政降書褒獎秩滿竟歸鄉里

以卿家世忠純奕代冠冕賢弟賢子並與吾共事懷抱相託亦自依然宜勗心力以副所委莫慮不富貴並北齊書

文宣帝 名洋字子進神武次子文襄被弒代為丞相齊郡王篡東魏自立國號齊都鄴在位十年廟曰顯祖

與崔暹書 暹字季倫博陵安平人歷右僕射

暹遷太常卿初世宗欲以妹嫁暹子而會崩遂寢至是羣臣宴于宣光殿貴戚之子多在焉顯祖於坐上親作書與暹乃以公主降暹子達拏○達拏少歷職司農入周謀反伏誅

賢子達拏甚有才學亡兄女樂安主魏帝外甥內外敬待勝朕諸妹思成大兄宿志北齊書

孝昭帝 名演字延安神武第六子初封常山王廢文宣子殷自立在位二年墜馬死廟曰肅宗

詔王晞 晞見後

帝初封常山王為丞相輔政晞以司馬領吏部郎中丞相從事中郎勸王自立踐祚詔晞

何為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候少隙即徑進也北齊書○北史晞因奏事罷帝從容曰云

云不言
足詔

勑崔瞻 瞻見後

孝昭踐祚太子就傳受業除瞻太子中庶子徵赴晉陽勑之瞻專在東宮調護講讀及進退禮度皆歸委焉

東宮弱年未陶訓義卿儀形風德人之師表故勞卿朝夕游處開發幼蒙一物三善皆以相寄北史

與長廣王湛書

孝昭臨終詔追長廣王湛入纂大統手書云

宜將吾妻子置一好處勿學前人也

又書

孝昭第二子百年立為皇太子臨崩詔傳位於武成并有手書其末云太寧中百年封樂

陵王河清二年白虹圍日赤星見遂以事殺百年厭之

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並北齊書

武成帝 名湛神武第九子在位五年禪位太子廟曰世祖

敕馮翊王潤 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

潤為定州刺史習於吏職開府王迴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占官田受納賄賂潤按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使登魏文舊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成使元文遙就州宣敕於是迴洛決鞭二百獨孤枝決杖一百

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為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鼠輩欲橫相間構曲生眉目

與河南王孝瑜手勑 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為武成所酖死

孝瑜養於神武宮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將誅楊愔等孝瑜預其謀及即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勅與之

吾飲汾清二盃勸汝於鄴酌兩盃

勅和士開 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封淮陽王除尚書令爲瑯邪王儼所誅

士開以佞巧便僻爲武成所親寵累遷給事黃門侍郎除侍中加開府遭母憂帝手勅慰論之

朕之與卿本同心腹今懷抱痛割與卿無異當深思至理以自開慰 並北齊書

後主 名緯字仁綱武成長子在位十二年爲周人所執見殺

與任城王湝書

周伐齊後主敗奔鄴憲進克鄴城湝與廣寧王孝珩據守信都有衆數萬高祖復詔憲討之仍令齊主手書與湝湝不納憲軍過趙州執湝間諜二人放還乃與湝書湝戰敗被擒

朝廷遇緯甚厚諸王無恙叔若釋甲則無不優待 周書

周齊王憲與任城王湝書 字毗賀突文帝第五子爲宣帝所誅

山川有間每深勞佇仲春戒節履納惟宜承始屆兩河仍圖三魏二者交戰想無虧德昔魏曆云季海內橫流我太祖撫運乘時大庇黔首皇上嗣膺下武式隆景業與稽山之會總盟津之師雷駭唐郊則野無橫陣雲騰晉水則地靡嚴城襲僞之酋既犇竄於草澤竊號之長亦委命於旌門德義振於無垠威風被於有截彼朝宿將舊臣良家戚里俱升榮寵皆縻好爵是使臨漳之下劾效爭驅營丘之前奮身畢命此豈惟人事抑亦天時宜訪之道路無俟傷說吾以不武任總元戎受命安邊路指幽冀列邑名藩莫不屈膝宣風導化皆荷來蘇足下高氏令王英風夙著古今成敗備諸懷抱豈不知一木不維大厦三諫可以逃身哉且殷微去商庾服周代項伯背楚賜姓漢朝去此弗圖苟徇匹轍家破身殞爲天下笑又足下諜者爲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知以弱卒弊甲欲抗堂堂之陣縈帶汚城冀保區區之命戰非上計

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憑軾有期兵交命使古今通典不俟終日所望知機也 文苑英華○履納周書作納履三魏作三位弊甲作瑣甲

任城王湝 神武第十子齊入周同後主死

與尚書令楊遵彥論李德林書

天保中湝爲定州刺史召德林入州館朝夕同游殆均師友於是舉秀才入鄴因遺遵彥書時遵彥銓衡深慎選舉秀才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爲上授殿中將軍

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爲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爲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彫蟲小技殆

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俊乂盈朝然脩大厦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舉薦禰衡表云洪水横流帝思俾乂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謂擬諭非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 隋書

范陽王紹義 文宣第三子

遺妃書

紹義爲定州刺史周兵至戰敗奔突厥周人購而執之流於蜀妃渤海封孝琬女自突厥逃還紹義在蜀遺妃書竟死蜀中

夷狄無信送吾於此 周書

南安王思好 本浩氏子上洛王思宗養以爲弟

與并州諸貴書

思好累遷尚書令朔州刺史南安王甚得邊朔人心後主時斛骨光弁奉使至州思好迎之甚謹光弁倨敖思好銜之武平五年舉兵反與并州諸貴書行臺郎王行思之辭也軍敗與行思投水死

主上少長深宮未辨人之情僞昵近兇狡踈遠忠良遂使刀鋸刑餘貿溢軒階商胡醜類擅權帷幄剝削生靈劫掠朝市闇於聽受專行忍害幽毋深宮無復人子之禮二弟殘戮頓絶孔懷之義仍縱子立奪馬於東門光弁擊鷹於西市駿龍得儀同之號逍遥受郡君之名犬馬班位榮冠軒冕人不堪役思長亂階

趙郡王叡寔曰宗英社稷惟寄左丞相斛律明月世爲元輔威著鄰國無罪無辜奄見誅殄孤旣忝預皇枝實蒙殊獎今便擁率義兵指除君側之害幸悉此懷無致疑惑 北齊書○擧北史作擊無罪無辜作並非有辜

安德王延宗 文襄第五子

與任城王湝啓

後主奔鄴加湝大丞相及延宗稱尊號於晉陽使劉子昂修啓於湝湝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子昂送鄴延宗爲周武帝所執尋與後主並賜死

至尊出奔宗廟旣重羣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 北齊書

清河王岳傳岳高祖從父弟初與高祖經綸天下家有私兵并畜戎器儲甲千餘領世宗之未求納之世宗敦至親之重推心相任云叔屬居藩職在維城所有之甲本資國用叔何疑而納之

按此本非書尺牘亦載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三 終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四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北齊二

高乾字乾邕渤海蓨人歷徐州刺史賜死

致爽諏之書諏之字士正沛下大司馬記室入周爲大行臺倉曹郎中

乾爲司空致書諏之復書不受署

相屈爲戶曹叅軍北齊書

郭秀范陽涿郡人爲高祖行臺右丞

致楊愔書

愔從兄幼卿爲岐州刺史以直言見誅愔哀感發疾後取急就鴈門温湯療疾秀素害其

能因致書恐之仍勸其逃亾愔變姓名自稱劉士安入嵩山又東入田橫島神武知愔存齎書慰喻除太原公開府司馬

高王欲送卿於帝所北齊書

破六韓常字保年附化人匈奴單于之裔歷拜太保滄州刺史

啓世宗

常爲洛州刺史啓世宗世宗納其計遣大司馬斛律金等築楊志百家呼延三鎮

常自鎮河陽以來頻出關口太谷二道北制巳北洛州巳南所有要害頗所知悉而太谷南口去荊路踰一百經赤工坂是賊往還東西大道中間曠絶一百五十里賊之糧饟惟經此路愚謂於彼選形勝之處營築城戍安置士馬截其遠還自然不能更有行送北齊書

斛律光字明月朔州敕勒部人歷左丞相封清河郡公爲祖珽搆誅

與周太保達奚武書武字成與代人歷太傅同州刺史

周保定二年大軍東代隋公楊忠引突厥自北道武以三萬騎自東道期會晉陽武至平陽後期不進而忠巳還武尚未知光遺武書武乃班師

鴻鶴巳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也周書○鶴鵠古通用

莊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歷膠州刺史忤顯祖誅

遺張普惠書

普惠魏諫議大夫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

上之號疏陳不可尋復密表太后親至國珍宅召集王公八座庶尹及五品巳上博議其事召普惠與相問答令依前詔於是辭還初普惠被召馳驛騎馬來甚迅速竹令催去諸子憂怖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弼遺之書普惠美之每爲口實

明侯淵儒碩學身負大才秉此公方來居諫職謇謇如也諤諤如也一昨承胡司徒第當面折庭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縈魯門之柝裁警終使羣后逡巡庶寮拱默雖不見用於一時固巳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魏書○淵北史作深秉作執當面折庭諍作當庭面諍

與邢邵書

弼嘗與邵扈從東山共論名理大略邵以爲人死則神滅不復還生弼謂神不係於形孰云俱滅去此託彼生生具在其後又別與邵書前後往復再三邵理屈而止

夫建言明理宜出典證而違孔背釋獨爲君子若不師聖物各有心馬首欲東誰其能禦奚取於適衷何貴於得一逸韻雖高管見未喩北齊書

表聿脩字叔德陳郡陽夏人仕魏太子中舍人入齊歷吏部尚書齊亡入周除東京司宗中大夫終隋熊州刺史

與邢邵書

魏齊世臺郎多交通饋遺聿脩在尚書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饋邵時爲尚書與聿脩有舊每於省中語戲常呼聿脩爲清郎大寧初聿脩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經歷兗州時邵爲兗州刺史別後遺送白紬爲信聿脩不受與邵書

今日仰遇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多言可畏譬之防川願得此心不貽厚責得一作長

邢邵字子才河間鄚人累遷太常卿中書監攝國子祭酒授特進北史云少時有避遂不行名

答表聿脩書

邵得聿脩書亦欣然領解乃報書

一日之贈率爾不思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並三國典略

遺辛術書術字懷哲隴西人歷吏部尚書

術魏末遷東徐州刺史爲淮南經略使齊天保元年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資財盡賜術三辭不許術乃送所司不復聞奏邵聞遺術書

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北齊書

魏收字伯起鉅鹿下曲陽人仕魏廣平王從事中郎兼中書舍人入齊歷齊州刺史

上魏書十志啓

天保二年詔收撰魏史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五年三月奏上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請終業十一月與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左主客郎中高孝幹前西河太守綦毋懷文等復奏十志

臣收等啓昔子長命世偉才孟堅冠時特秀憲章前喆裁勒墳史紀傳之間申以書志緒言餘迹可得而

聞叔峻刪緝後劉紹統削撰季漢十志實範遷固表蓋闕焉曹氏一代之籍了無具體典午終世之筆罕云周洽假復事播四夷盜聽間有小道俗言要奇好異考之雅舊咸乖實錄自永嘉喪圮中原淆然偏僞小書殆無可取魏有天下跨蹤前載順末克讓善始令終陛下極聖窮神奉天屈已顧眄百皇指掌萬世深存有魏撫運之業永念神州人倫之緒臣等肅奉明詔刊著魏籍編紀次傳僞聞天旨竊謂志之爲用綱羅遺逸載紀不可附傳非宜理切必在甄明事重尤應標著搜獵上下總括代終置之衆篇之後一統

天人之迹徧心末識輙在於此是以晩始撰錄彌歷炎涼採舊增新今乃斷筆時移世易理不刻船登閣含毫論叙殊致河溝往時之切釋老當今之重藝文前志可尋官氏魏代之急去彼取此敢率愚心謹成十志二十卷請續於傳末幷前例目合一百三十一卷臣等妨官秉筆迄無可採塵黷旒冕隕深氷谷謹啓 魏書

與李德林書

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勑集百司會議收與德林書

前者議文揔諸事意小如混漫難可領解今便隨事

條列幸爲留懷細加推逐凡言或者皆是敵人之議旣聞人說因而探論耳

李德林復書

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齊中書侍郎歷周入隋終湖州刺史

卽位之元春秋常義謹按魯君息姑不稱卽位亦有元年非獨卽位得稱元年也議云受終之元尚書之古典謹案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論者或以舜禹受終是爲天子然則周公以臣禮而死此亦稱元非獨受終爲帝也蒙示議文扶病省覽荒情迷識暫得發蒙當世君子必無橫議惟應閣筆贊成而已輙謂前二條有益於議仰見議中不錄謹以寫呈

重遺李德林書

惠示二事感佩殊深以魯公諸侯之事昨小爲疑息姑不書卽位舜禹亦不言卽位息姑雖攝尚得書元舜禹之攝稱元理也周公居攝乃云一年救亂似不稱元自無大傳不得尋討一之與元其事何別更有所見幸請論之

李德林重答書

攝之與相其義一也故周公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

王魏武相漢曹植曰如虞翼唐或云高祖身未居攝灼然非理攝者專賞罰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體爲斷陸機見舜肆類上帝班瑞羣后便云舜有天下須格於文祖也欲使晉之三主異於舜攝竊以爲舜若堯死獄訟不歸便是夏朝之益何得不須格於文祖也若使王者之禮便曰卽眞則周公負扆朝諸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眞帝乎斯不然矣必知高祖與舜攝不殊不得從士衡之謬或以爲書元年者當時實錄非追書也大齊之興實由武帝謙匪受命豈直史也比觀論者聞追舉受命之元多有河漢但言追數

受命之歲情或安之似所怖者元字耳事類朝三是許其一年不許其元年也案易黃裳元吉鄭玄注云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是以試攝不殊大傳雖無元字一之與元無異義矣春秋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使人君體元以居正葢史之婉辭非一與元別也漢獻帝劝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為漢賊寧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士衡自尊本國誠如高議欲使三方鼎峙同爲霸名習氏漢晉春秋意在是也正司馬炎兼幷許其帝號魏之君臣吳人竝以爲戮賊亦寧肯當塗之世云晉有受命之徵史者編年也故

魯號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也若欲高祖事事謙沖即須號令皆推魏氏便是編魏年紀魏事此即魏末功臣之傳豈復皇朝帝紀者也陸機稱紀元立斷或以正始或以嘉平束晳議云赤雀白魚之事恐晉朝之議是幷論受命之元非止代終之斷也公議云陸機不論元者是所未喻願更思之陸機以刊木著於虞書龕黎見於商典以蔽晉朝正始嘉平之議斯又謬矣惟可二代相涉兩史竝書必不得以後朝創業之迹斷入前史若然則世宗高祖皆天保以前惟入魏氏列傳不作齊朝帝紀可乎此既不可彼復何證並隋書○初隋祕書監王邵撰齊志李德林更創紀傳廣邵志爲二十七卷開皇初續增爲三十八篇至唐貞觀中德林子百藥復演爲五十卷今所傳北齊書是也

崔瞻字彥通清河東武城人仕魏爲御史入齊歷尚書吏部郎中免歸就拜銀青光祿大夫

遺李槩書尺牘入魏誤皇建乃北齊孝昭帝時

瞻皇建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聰朗强學有文情善容止與趙郡李槩爲莫逆之友槩將東還瞻遺之書瞻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

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北齊書○常一作恒

潘子義

與郎基書三國典畧作樊孟會與郎基

基性清慎無所營求曾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事惟頗令寫書子義遺之書基答之

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

郎基字世業中山人累遷河西鎭將帶頴川郡

答潘子義書

觀過知仁斯亦可矣並北齊書

魏長賢鉅鹿下曲陽人收族叔令屯留辭疾去職周平齊屢辟不就

復親故書

長賢武成河清中爲著作佐郎上書譏刺時政大忤權幸出爲屯留令親故或爲書以相

規責長賢復書是出也人皆爲快快而長賢處之怡然不屑懷抱

日者惠書義高旨遠誨僕以自求諸已思不出位國之大事君與執政所圖又謂僕祿不足以代耕位不登於執戟干非其議自貽悔咎勤勤懇懇誠見故人之心靜言再思無忘寤寐僕雖固陋亦嘗奉教於君子矣以士之立身其路不一故有負鼎俎以趣世隱漁釣以待時操築傅巖之下取履圯橋之上者矣或有釋賃車以匡霸業委挽輅以定王基由斬袪以見禮因射鉤而受相者矣或有三黜不移屈身以直道九死不悔耳心於苦節者矣皆奮於泥滓自致青雲

雖事有萬殊而理終一致權其大要歸乎忠孝而已矣夫孝則竭力所生忠則致身所事未有孝而遺其親忠而後其君者也僕自射策金馬記言麟閣寒暑迭運五稔于茲不能勒成一家潤色鴻業善述人事功既闕如顯親揚名邈焉無異每一念之曷云其已自頃王室板蕩彝倫攸斁大臣持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此梅福所以獻書朱雲所以請劍者也抑又聞之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亾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少況僕之先人世傳儒業訓僕以爲子之道厲僕以事君之節今僕之委質有年世矣安可自同於匹庶取笑於兒女子哉是以腸一夕而九回心終朝而百慮懼當年之不立恥沒世而無聞慷慨懷古自强不息庶幾伯夷之風以立懦夫之志吾子又謂僕干進務入不畏朋友居下訕上欲益反損僕誠不敏以貽吾子之羞默默苟容又非平生之意故願得鋤彼草茅逐茲鳥雀去一惡樹一善不違先旨以沒九泉求仁得仁其誰敢怨但言與不言在我用與不用在時若國道方屯時不我與以忠獲罪以信見疑貝錦成章青蠅變色良田敗於邪徑黃金鑠

於衆口窮達運也其如命何吾子忠告之言敢不敬承嘉惠然則僕之所懷未可一二爲俗人道也投筆而已夫復何言北史○旨遠英華作志遠漁釣作居釣奮於作奮其權作雅京作受其語作斯語儒業作儒素年世作年代匹庶作凡庶爲俗人作與俗人

祖珽字孝徵范陽遒人歷侍中尚書左僕射出爲北徐州刺史

遺陸悉達書尺牘作聖達誤

珽初勸武成禪位後主拜秘書監見重二宮遂志于宰相乃疏尚書令趙彥深與元文遙和士開等罪狀令黃門侍郎劉逖奏之事洩徙光州武成崩後主就除海州刺史時後主乳母陸令萱其子穆提婆愛幸珽乃遺陸媼弟悉達書士開亦以珽能決大事欲以爲謀主故棄除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媼言於帝入爲秘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士開死後仍說

陸媪出彥深以彥爲侍中

趙彥深心腹深沈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 北齊書○深沈北史作陰沈

盧潛 范陽涿人

寄弟士邃書

潛武平四年爲揚州道行臺尚書陳人攻壽陽城陷潛及督將等盡沒於陳因寄書與弟士邃皆如其言於是悶氣而終

吾夢汝以某月某日得患某月某日漸損 北史

梅士好閱北齊二卷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四 終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五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後周一

文帝宇文泰

字黑獺代郡武川人仕魏歷侍中驃騎大將軍關西大行臺魏孝武帝立南陽王寶炬於長安是爲西魏封安定郡公位太師大冢宰及閔帝簒魏自立爲天王追尊泰文王武成初追尊文皇帝廟曰太祖

責侯莫陳悅書

悅代人少隨父爲騎牛部尉長於河西歷秦州刺史賀拔岳初爲關西大行臺以太祖爲左丞領岳府司馬及悅爲秦州刺史與岳趣雍州擒爾朱顯壽加悅都督隴右諸軍事于時魏孝武帝密令岳圖悅而悅受神武密旨圖岳遂誘斬岳士衆散還平涼時太祖爲夏州刺史因推奉太祖孝武遣追岳軍還洛陽悅亦被勅追還悅既附神武不應召因命太祖爲大都督據平涼之師太祖與悅書進討誅之

頃者正光之末天下沸騰塵飛河朔霧塞荆沔故將軍賀拔公攘袂勃起志寧寓縣授戈南指拯皇靈於已墜擁旌西邁濟百姓於淪胥西顧無憂繄公是賴勳茂賞隆遂征關右此乃行路所知不藉一二談也君實名微行薄本無遠量故將軍降遷高之志篤彙征之理乃申啓朝廷薦君爲隴右行臺朝議以君功名闕然未之許也遂頻煩請謁至於再三天子難違上將便相聽許是亦遐邇共知不復煩之翰墨縱使

木石爲心猶當知感況在生靈安能無愧加以王室多故高氏專權主上虛心寄隆晉鄭君復與故將軍同受密旨屢結盟約期於畢力共匡時難而貌恭心很妬勝嫉賢口血未乾匕首已發協黨國賊共危本朝孤恩負誓有靦面目豈不上畏於天下慚於地吾以弱才猥當藩牧蒙朝廷拔擢之恩荷故將軍國士之遇聞問之日魂守驚馳便陳啓天朝暫來奔赴衆情所推遂當戎重比有敕旨召吾還闕亦有別詔令君入朝雖操行無聞而年齒已宿今日進退惟君是視君若督率所部自山隴東邁吾亦總勒師徒北道

還闕共追廉藺之迹同慕寇賈之風如其首鼠兩端不時奉詔專戮違旨國有常刑枕戈坐甲指日相見幸圖利害無貽噬臍（高一作高）

賜李遠書（遠字萬歲其先隴西成紀人家高平仕魏尚書左僕射入周進柱國大將軍爲宇文護所害　遠嘗校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蒲中以爲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遠書）

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擅其美

與長孫儉書（儉河南洛陽人本名慶明初本魏枝族姓托跋氏歷夏州總管　儉爲荊州刺史所部鄭縣令泉璨爲民所訟推治獲實儉大集僚屬謂之曰此由刺史教誨不明信不被物遂於聽事前肉袒自罰捨璨不問魏文帝璽書勞之太祖又與儉書）

近行路傳公以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羣下吾昔聞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葢謂憂公忘私知無不爲而已未有如公刻身罰已以訓羣僚者也聞之嘉歎（庾信撰拓拔儉神道碑云太祖時爲大丞相與書云此之美事耳目之所未經歎尚無極故遣專使○北史末云聞之嘉歎良久不可言）

又書（儉爲荊州刺史時梁元帝嗣位于江陵外敦鄰睦內懷異計儉啓太祖陳攻取之謀及周討江陵平以儉原謀賞奴婢三百口太祖與儉書遷大將軍移鎮荊州總管五十二州）

本圖江陵由公畫計今果如所言智者見未萌何其妙也但吳民離散事藉招懷南服重鎮非公莫可

與行臺王思政書（崔猷字宣猷魏大統十二年除大都督浙州刺史後年侯景據河南歸款遣思政赴之太祖與思政書）

崔宣猷智略明贍有應變之才若有所疑宜與量其可不

賜鄭孝穆書（孝穆字道和滎陽開封人仕魏中書令入周歷少司空　孝穆大統中行岐州刺史當州都督有能名先是所部百姓久遭亂離逃散殆盡孝穆留情綏撫遠近咸至每歲考績爲天下最太祖嘉之賜孝穆書徵拜京兆尹）

知卿莅職近畿留心治術凋弊之俗禮教與行厭亂之民襁負而至昔郭伋政成幷部賈琮譽重冀方以古方今彼有慚德

與唐永書（永北海平壽人歷東雍州刺史）

永子陵少習武藝瑾博涉經史雅好屬文文帝聞其名與永書因召瑾拜尚書員外郎相府記室參軍事軍書羽檄瑾悉掌之歷司宗中大夫兼內史陵位大都督應州刺史

聞公有二子曰陵從橫多武略瑾雍容富文雅可並遣入朝孤欲委以文武之任（並周書○北史聞公有二子曰陵曰瑾陵縱橫多武略云云）

蘇綽傳綽爲太祖行臺郎中歷授大行臺度支尚書西魏大統十二年卒于位將葬太祖詔公卿等

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謚又乖夙昔相知之道進退惟谷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瑶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遺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既操履清白謙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太祖稱善

按此明爲面語尺牘亦載非

武帝（名邕字禰羅突文帝第四子封魯國公宇文護弑明帝立之在位十七年廟曰高祖）

勞達奚武璽書（武字成興代人歷位太傅）

武爲同州刺史時屬天旱高祖勑武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禱祈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之所岳既巖路嶮絕人跡罕通武年踰六十承藤援枝然後得上晚不得還即於岳上籍草而宿至旦澍雨遠近霑洽高祖璽書勞武

公年尊德重弼諧朕躬比以陰陽愆序時雨不降命公求祈止言廟所不謂公不憚危險遂乃遠陟高峰但神道聰明無幽不燭感公至誠甘澤斯應聞之嘉賞無忘於懷今賜公雜綵百疋公其善思嘉猷匡朕不逮念坐而論道之義勿復更煩筋力也

詔報于謹（謹字思敬河南洛陽人仕魏雍州刺史六官建爲大司徒入周終雍州牧）

謹爲太傅大宗伯以年老表乞骸骨詔答之復以爲三老

昔師尚父年踰九十召公奭幾將百歲皆勤王家自彊不息今元惡未除九州不一將以公爲舟檝弘濟於艱難豈容忽二公之雅操而有斯請朕用恧焉公若更執謙沖有司宜斷啓

詔蕭撝（撝字智遐蘭陵人梁安成王秀子封永豐侯益州刺史戰敗歸魏入周歷少傅）

撝爲上州刺史入朝表屬置露門學高祖以撝與唐瑾元偉王褒等四人俱爲文學博士

撝以母老表請歸養私門高祖未許詔答之

開府梁之宗英今則任等三事所謂楚雖有材周實用之方藉謀猷匡朕不逮然進思盡忠退安侍養者義在公私兼濟豈容全欲徇已虧此至公乖所望也

致後梁沈重書（重字德與吳興武康人）

重仕梁歷五經博士及江陵平留事後梁主蕭詧累拜都官尚書領羽林監高祖以重經明行脩至梁徵之仍致書保定末重至于京師詔令討論五經幷校定鍾律授露門學士

皇帝問梁都官尚書沈重觀夫八聖六君七情十義

姝方所以會軌異代於是率由莫不趣大順之遥途履中和之盛致及青緗爼焰素篆從風文逐世疎義隨運舛大禮存於玉帛之間至樂形於鐘鼓之外雖分䖝聚緯郁郁之辭蕰闕當塗典午抑抑之旨無聞有周開基爰蹤聖哲拯蒼生之已淪補文物之將墜天爵具脩人紀咸理朕肅奉神器恭惟寶闕常思復禮般周之年遷化唐虞之世懼三千尚乖於治俗九變未叶於遷風欲定畫一之文思杜二家之説知卿學冠儒宗行標士則卞寶復潤於荊陰隨照更明於漢浦是用寤寐增勞瞻望軫念爰致束帛之聘命翹

車之招所望鳳舉鴻翻俄而萃止明斯隱滯合彼異同上庠弗墜於微言中經罔闕於逸義近取無獨善之譏遠應有兼濟之美可不盛歟昔申培鮐背方辭東國公孫黃髮始造西京遂使道爲藝基功叅治本今者一徵諒兼其二若居形聲而去影響尚迷邪而忘觀國非所謂也

詔答沈重

建德末重自以入朝既久且年過時制表請還梁爲祖優詔答之重固請乃遣送梁主蕭巋拜太常卿隋開皇三年卒

開府漢南杞梓每軫虛衿江東竹箭亟疲延首故東帛聘申蒲輪徵伏加以梁朝舊齒結授三世沐浴榮光祇承寵渥不忘戀本深足嘉尚而楚材晉用豈無先哲方事求賢義乖來肅 並周書

與傅伏 大安人齊行臺右僕射歸周終岷州刺史

并州已平故遣公兒來報今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以金馬腦二酒鍾爲信公宜急下 三國典畧○北齊書傅伏傳伏東雍州刺史周武帝克并州遣韋孝寬與其子世寬來招伏曰并州已平故遣公兒來報便宜急下授上大將軍武鄉郡開國公即給告身以金馬腦二酒鍾爲信伏不受　按此亦本口語風止并州至急下爲語耳其授上大將軍云云則史氏叙事也尺牘亦載作書據所引典畧也

晉公護 字薩保太祖兄邵惠公顥少子封晉國公位太師大冢宰以專暴爲武帝所誅

與趙公招書 趙公名招字豆盧突文帝子進封王以謀害隋文帝被誅

陸騰字顯聖代人遷隆州摠管領刺史武成四年齊公憲與晉公護東征請騰爲副趙公招時在蜀復留之護與招書於是命騰入朝副憲東討

令朝廷令齊公掃蕩河洛欲與此人同行汝彼無事且宜借吾也 周書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五 終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六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後周二

王襃字子淵瑯琊臨沂人儉曾孫規子梁吏部尚書左僕射江陵平入周歷太子少保小司空終宜州刺史

致梁處士周弘讓書

初襃在梁與梁處士周弘讓相善及江陵平襃歸周弘讓兄弘正自陳來聘高祖許通親知音問襃贈弘讓詩并致書弘讓復之○周書文苑英華並載互異者注

嗣宗窮塗楊朱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兄入關敬承欵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陽之田鏟跡幽蹊銷聲窮谷何其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因多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關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玄牝之談中藥養人每稟丹沙之說頃年事遒盡容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陰愒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鐘橫集欵英華作潤池陽作東陂其周書作朔北臨英華作北游鞏縣作鞏洛長離別矣作邈無由矣邈無日矣作長無日矣

周弘讓復王襃書

甚矣悲哉此之爲別也雲飛泥沈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致書於窮谷故人之跡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燠熱橘柚冬青渭北沍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與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雖保周陵還依蔣徑三姜離析二仲不歸麋鹿爲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朮可求恒爲採掇昔吾壯日及弟富年俱值邕熙並歡衛泌南風雅操清商妙曲絃琴促坐無乏名晨玉瀝金華冀獲難老不虞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愒陰弟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爲胷臆且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人生樂耳憂戚何爲豈能遽悲次房游魂不反遠缺產骸柩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相保期頤享黃髮猶冀蒼雁頳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子淵子淵長爲別矣搦管操觚聲淚俱咽陵英華作陂恒爲作聊因清商作清觴名晨作夕晨且當作正當金相作金箱蒼雁周書作蒼鷹誤俱寄英華作但寄搦管周書作握管

謝賚馬啓

邊城無草來自東南塞外饒沙經從西北漢時樂府

偏愛權奇晉世桑門特憐神駿黃金作勒足度西河白玉爲鐙方傳南國儻逢漢帝仍駕鼓車若值魏王應驚香氣

謝賚絹啓

似逐安車之徵如輕殿中之對臣善識山川應圖方丈脫能臨水必不熱䜭 藝文類聚

庾信 字子山南陽新野人肩吾子仕梁散騎常侍入周歷司宗中大夫

爲梁上黃侯世子與婦書 上黃侯蕭曄字通明始興王憺子初封安陸侯歷晉陵太守

昔仙人導引尚刻三秋神女將梳猶期九日未有龍

飛劍匣鶴別琴臺莫不銜怨而心悲聞猿而下淚人非新市何處尋家別異邯鄲那應知路想鏡中看影當不含啼欄外將花居然俱笑分杯帳裏却扇牀前故是不思何時能憶當學海神逐潮風而來往勿如織女待塡河而相見 藝文類聚

謝周明帝賜絲布等啓 明帝名毓文帝第二子初封寧都公在位四年爲宇文護所弑廟號世宗世宗高祖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滕諸王周旋欵至有若布衣之交

臣某啓奉勑垂賜雜色絲布綿絹等三十段銀錢二百文某比年以來殊有闕乏白社之内拂草看氷靈臺之中吹塵視甑對妻狠妾既嗟巨憎瘠子羸孫虛恭實怨王人忽降大賚先臨天帝賜年無踰此樂仙童贈藥未均斯喜張袖而舞玄鶴欲來撫節而歌行雲幾斷所謂舟檝無岸海若爲之反風薺麥將枯山靈爲之出雨況復全抽素繭疊坂疑傾幷落青鳧銀山或動是知青牛道士更延將盡之命白鹿眞人能生已枯之骨雖復拔山超海負德未勝垂露懸針書恩不盡蓬萊謝恩之雀白玉四環漢水報德之虵明珠一寸其之觀此寧無愧心直以物受其生於天不謝謹啓

答趙王啓 招初封趙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除雍州牧大軍東討招爲後三軍總管又從高祖攻齊汾州信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按書云澠池函谷又云遂總憲司當是此時與趙王啓

某啓仰承張幕全韓連營上地澠池置陣解鄧禹之圍函谷開關削王元之印鋒旗朝上刁斗夜鳴稱雄壯士之心足起橫行之志況復才人出娉還得賢夫塞外有夫人之城軍中有女子之氣都尉青旗卽時春色將軍大樹已復花開雲氣浮壘流星沉枕細舞長歌橫簫直笛當乎此時青雲之上信不學無術本

分泥沈忽逢天造拽揚仄陋今者遂摠憲司預聞刊鼎獻歲刑書既應懸法上春木鐸方須徇人但年髮已秋性靈久竭嘉石肺石無以測量舌端鼻端惟知繁擁乖展一月遂涉兩年傾首東瞻山河千里風塵未盡霜露沾衣仰願珍宜以爲身寶謹啓

謝趙王示新詩啓 王好屬文學佇體詞多輕艷

某啓鄭敞至奉手教累紙幷示新詩八體六文足驚毫翰四始六義實動性靈落落詞高飄飄意遠文異水而湧泉筆非秋而垂露藏之山岳可使雲霧鬱起

濟之江浦必當蛟龍繞船首夏清河聖躬怡裕琉璃彫管鵲顧鸞廻婉轉綠沈猿驚雁落下風傾首以日爲年徒爲舍人實有誠願碧雞主簿無由遂心寂寞荆扉蹊無蘭徑驂駕來梁未期卜日遣騎到鄴希垂枉道

謝趙王賚絲布等啓

某啓鄭叡至蒙賜絲布綾等十段王褒至又賜許賜錢等望外之恩實符大賚非常之錫乃溢生涯曳練且觀無勞白馬之望流泉欲委佇見青鳥之蜚楊池掘荷李園移樹既欣谷利彌思青林陳留下栗有媿深恩櫟陽雨金翻慚曲施靈臺久客從此數炊黍谷長寒於今更暖從雲夢之田不喻此樂得豐城之劍未均斯喜謹啓 櫟一作木

謝趙王賚絲布啓

某啓奉教垂賚襍色絲布三十段去冬凝閉今春嚴勁霰似瑱田凌如鹽浦張超之壁未足障風袁安之門無人開雪覆鳥毛而不暖然獸炭而逾寒遠降聖慈曲垂矜賑諭其蠶月殆罄桑車津實秉杼幾空織室遂令新市數錢忽疑販綵平陵月夜驚聞擣衣妾遇新縑自然心伏妻聞裂帛方當含笑莊周車轍實

有涸魚信陵鞭前元非窮鳥仰蒙經濟伏荷深慈謹啓 實一作賚

又

某啓其息荀娘昨蒙恩引曲賜絲布等五段南冠獲宥既預禮延稚子勝衣還蒙拜謁關尹津梁之職鄴地雙絲扶風彩文之機仙國獨蠒青衿宜襲書生無廢學之詩春服既成童子得雩沂之舞況復棲鳥挾子同知桂樹之恩澤雉將雛共喜行春之令根株一潤枝葉俱榮謹啓

謝趙王賚白羅袍袴啓 白藝文作皁誤

其啓垂賚白羅袍袴一具程據上表空諭雉頭王恭入雪虛稱鶴氅未有懸機巧緤變綵奇文鳳不去而恒飛花雖寒而不落披千金之暫暖棄百結之長寒永無黃葛之嗟方見青綾之重對天山之積雪尚得開衿冐廣厦之長風猶當揮汗白龜報主終自無期黃雀謝恩竟知何日（緤一作綵）

謝趙王賚犀帶等啓

其啓奉教垂賚犀裵帶錢十貫魏君寶帶特賜劉楨趙王國租偏賚裵楷貫藏文馬如燒安息之銀帶插通犀似獵雲南之獸北郭騷之長貧是所甘惬南宮

敬之載寶殊非念望花開四照惟見其榮鼇戴三山深知其重昔沈義將盡逢司命而還生士燮行埋值仙人而更活今日慈矜斯之謂矣馬前驅而導路或以識恩雞未曉而開關容能報主謹啓（三國志注童子謂杜畿同命使我召子畿固請童子爲求代者沈義未詳○埋集作終）

謝趙王賚米啓

其啓奉教垂賚米十石丹烏銜穟既集西周黃雀隨車還蜚東市漬而爲種不無霜雪之精取以論兵卽有山川之勢其陋巷簞瓢櫛風沐雨剝榆皮於秋塞掘蟄鷰於寒山仰費國租遂開塵甑非丹竈而流珠

卑荊臺而炊玉東方朔之捧米既息長饑西門豹之墾田方慙此賚（捧藝文作俸炊一作碎○並文苑英華）

謝趙王賚雉啓

夏翟秋飛江翬春㵎中牟縣之客遂得坐觀賈大夫之妻巳應含笑仰費中厨來供下客山川道遠口腹知恩（藝文類聚）

謝趙王賚乾魚啓

其啓蒙賚乾魚十番醴水朝浮尧疑朱鼈文鰩夜觸翼似青鸞況復洞庭鮮鮒溫湖美鯽波瀾成雨鱗甲防寒其本吳人常想江湖之味及其饑也惟資藜藿

之餘慈賚渥恩膏腴流竄不勞獅子之亭卽勝雷池之長翻驚河伯獨不受人足笑任公終年垂釣謹啓

謝趙王賚馬并繖啓

其啓奉教垂賚紫騮馬并銀釘乘具紫紬繖一張上天降雨特垂深澤若水流尧偏蒙私照廻茲翠蓋事重劉基之恩降此青驪榮深李忠之賜北部丹帷便須高捲西河竹馬卽巳郊迎在命之輕鴻毛浮於弱水知恩之重鼇背負於靈山況復驚鴻別水但見爽徊黃鶴去關惟知反顧棲戀之心事同於此（並文苑英華）

謝滕王集序啓（滕王名逌字爾固宇文帝子位上柱國爲隋文帝所害）

滕王少好經史善屬文

某啓伏覽制垂賜集序紫微懸映如傳闕里之書青鳥遥蜚似送層城之壁若夫甘泉宫裏玉樹一叢玄武闕前明珠六寸不得譬此光芒方斯照燭有節有度即是能平八風愈昌愈高殆欲去天三尺殿下雄才葢代逸氣横雲濟北顔淵闕西孔子譬其毫翰則風雨争蜚論其文采則魚龍百變蒲桃繞館新開碣石之宫脩竹夾池始作睢陽之苑瑠璃汎酒鸚鵡承杯鳳穴歌聲鸞林舞曲况復行雲逐雨廻雪隨風湖陽之尉既成爲喜之因春陵之侯便是積慶之地某

本乏材用無多述作加以建鄴陽九劣免儒硎江陵百六幾從士隴至如殘編落簡竝入塵埃赤軸青箱多從灰燼比年痾恙彌留光陰視息桑榆已逼蒲柳方衰不無秋氣之悲實有途窮之恨是以精采瞀亂頗同宋玉言辭謇喫更甚揚雄一吟一詠其可知矣好事者不求知音者不用非有班超之志遂以棄筆未見陸機之文久同燒硯至於凋零之後殘缺所餘又已雜用補袍隨時覆醬聖慈憐愍遂垂存録始知逾揚過差君子失辭比擬從横小人迷惑荆玉抵鵲正恐輕用重寶龍淵削玉豈不徒勞神慮匠石廻顧朽材變於彫梁孫陽一言奔蹄成於駿馬故知假人延譽重於連城借人羽毛榮於尺玉溟池九萬里無踰此澤之深華山五千仞終愧斯恩之重即日金門細管未動春灰石壁輕雷尚藏冬蟄伏願聖躬與時納豫南陽寶雉幸足觀瞻酈縣菊泉差能延壽伏遲至鄴可期從梁有日同杞子之盟會必欲瞻仰風塵共薛侯而來朝謹當逢迎冠葢負腸尺素鳳足數行書此謝辭終知不盡謹啓上一作事

謝滕王賚巾啓

某啓奉教垂賜鹿子巾一枚解角新胎戴藤初孕落

星交映連珠疎點盤龍之刃既剪長命之縷仍縫翠羽懸推芙蓉高讓遊斯隱士足笑鼓皮入彼春林方誇笋籜其蓬鬢■颯衰容耆朽三秋不沐實荷今恩十年一冠彌欣此賚謹啓

謝滕王賚馬啓

某啓奉教垂賚烏騮馬一匹柳谷未開翻逢紫鷰臨源猶遠忽見桃花流電争光浮雲連影張敞畫眉之暇直走章臺王濟飲酒之歡長驅金埒謹啓

謝滕王賚猪啓

某啓奉教垂賚肥豕一腔白腹見珍度遼東之水赤

攔爲重對襄陽之城忽降全恩謹充炮烙孫弘牧於淄水惟以求錢卜式養於上林豈知其味謹啓（文苑英華）

李遠（字萬歲高平人仕西魏入周歷授小司寇柱國大將軍坐子植謀誅晉公護被害）

白太祖

（遠魏末爲太祖丞相府司馬歷大將軍徐尚書僕射白太祖辭太祖答之乃拜職）

遠秦隴匹夫才藝俱闕平日念望不過一郡守耳遭逢際會得奉聖明主貴臣遷以至於此今位居上列爵邁通侯受委方面生殺在手非直榮寵一時亦足光華身世況尚書僕射任居端揆今以賜授適所以重其罪責明公若欲全之乞寢此授（闕一作爾日作生況作但）

太祖答

公勳德兼美朝廷欽屬謝衆而舉何足爲辭且孤之於公義等骨肉豈容於官位之間便致退讓深乖所望也（周書○欽一作敬謝作選）

長孫紹遠（字師河南洛陽人少名仁歷小司空）

啓明帝

（周文六官建紹遠拜大司樂初爲魏太常卿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土木絲竹各得其宜惟黃鍾不調嘗經韓使君佛寺其浮圖三層上有鳴鐸焉音合宫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因啓世宗行之所奏樂以八爲數故梁黃門侍郎裴正上書以七爲數詔與紹遠詳議遂定爲八）

魏氏來宅秦雝雝祖述樂章然黃鍾爲君天子之正位往經創造歷稔無成方知水行將季木運伊始天命有歸靈樂自降此蓋乾坤祐助宗廟致感方當降物和神祚隆萬世

明帝詔答

朕以非薄何德可以當之此蓋天地祖宗之祐亦由公達鑒所致也

與樂部齊樹書（周書作與齊樹之）

（定樂後高祖讀史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廢八懸七并除黃鍾之正宮用林鍾爲調首屬紹遠遘疾未獲面陳慮有司遽損樂器乃與樹書疾篤命其子覽曰夫黃鍾者天子之宮大呂者皇后之位今廢黃鍾之位是祿去王室若用林鍾爲首是政出私門將恐八百之祚不得同姬周之永也）

伏聞朝廷前議而欲廢八縣七然則天子縣八有自來矣古先聖殊途一致逮周武克殷逆取順守專用干戈事乖揖讓反求經義是用七音蓋非萬代不易之典其縣八簨簴不得毀之宜待吾疾瘳當別奏聞（並北史）

韋夐（字敬遠京兆杜陵人志尚夷簡澹於榮利拜雍州中從事謝疾去職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建德中以老預戒其子等曰昔士安以蘧蒢束體王孫以布囊繕尸二賢高達非庸才能繼吾死之日可斂舊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壙深一丈其餘煩雜悉無用也朝晡奠食）

於事彌傾吾不能頓絶汝輩之情可朔望一奠而已仍薦蔬素勿設牲牢親友欲以物弔祭者不得爲受吾常恐臨終恍惚故以此言預戒汝輩瞑目之日勿違吾志也　按此戒語非書尺牘亦載

一 閻姬 河南河陰人

與子宇文護書

護母閻姬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並沒在齊護居宰相之後每遣尋求莫知音息至是並許還朝齊主以護既當權重乃留其母以爲後圖仍令人爲閻作書報護護得書悲不自勝報母書齊朝不卽發遣更令與護書要護重報往返再三而母竟不至朝議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齊書未送而母至舉朝慶悅凡所資奉備極華盛榮貴之極振古未聞

天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亾斷絶肝腸之痛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吾自念十九入

汝家今已八十矣既逢喪亂備嘗艱阻恒冀汝等長成得見一日安樂何期罪釁深重存没分離吾凢生汝輩三男三女今日目下不覩一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恩卹差安衰暮又得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干汝嫂劉新婦等同居頗亦自適但爲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恙今大齊聖德遠被特降鴻慈既許歸吾於汝又聽先致音耗積稔長悲豁然獲展此乃仁侔造化將何報德汝與吾別之時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兎汝身屬虵鮮于脩禮起日吾之闔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人城行至唐河之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二叔時俱戰亾汝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干及兒菩提幷吾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幾間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紇干各別分散寶掌見汝云我識其祖翁形狀相似時寶掌營在唐城内經停三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婦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茹茹奴望見鮮于脩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

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緣由也於後吾共汝受陽住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幷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與汝叔母等聞之各捉其兒打之惟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其後爾朱天柱亾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時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盛洛着紫織成纈通身袍黃綾裏並乘騾同去盛洛小於汝汝等三人並喚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耳今又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

悲戚多歷年祀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一聞此言死猶不朽況如今者勢必聚集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亾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饑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為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惟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

汝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不以為怪（三女北史作二女劉新婦等作劉新婦及汝等多恙作多損不以作勿以）

宇文護報母書（護字薩保）

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如此不孝宿殃積戾惟應賜鍾豈悟網羅上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宜見哀憐而子為公侯母為俘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饑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爾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摩敦四姑並許矜放初聞此旨魂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即蒙禮送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遥奉顏色崩動肝腸但離絕多年存亾阻隔相見之始口未忍言惟叙齊朝寬弘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宮禁常蒙優禮今者來鄴恩遇彌隆矜哀聽許摩敦垂勑曲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讀未周五情屠割書中所道無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常謂寢膳貶損或多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

則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破敗之日薩保年已十餘歲鄰曲舊事猶自記憶況家門禍難親戚流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纏心腑天長喪亂四海橫流太祖乘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值神機原其事跡非相負背太祖升遐未定天保薩保屬當猶子之長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憂責至於歲時稱慶子孫在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絕胡顏履戴負媿神明霈然之恩既以霑洽愛敬之至施及傍人草木有心禽魚感澤況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家有國信義為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

夾肉骨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絕子母之恩亦賜許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嗚咽言不宣心蒙寄薩保別時所留錦袍表年歲雖久宛然猶識抱此悲泣至于拜見事歸恐夾知復何心宜見北史作宜先於放作哀放各値作各過霈然之恩作齊朝霈然之恩有家有國作有國有家

周有司移齊書

夫有義則存無信不立山岳猶輕兵食非重故言誓弗違重耳所以享國祝史無媿隨會所以爲盟未有司牧生民君臨有國可以忘義而多食言者也自歎

屬屯夷時鍾圮隔皇家親戚淪陷三紀仁姑世母望絕生還彼朝以去夏之初德音爰發已送仁姑許歸世母乃稱煩暑指茲來秋謂其信必由衷嘉言無爽今落木戒候冰霜行及方爲世母虛設詭詞未議言歸更徵酬答子女玉帛既非所須保境寧民又云匪報詳觀此意全乖本圖愛人以禮豈爲姑息要子責誠質親求報實傷和氣有悖天經我之周室太祖之天下也焉可捐國顧家殉名虧實不害所養斯曰仁人臥鼓潛鋒孰非深計若令迭爭尺寸兩競錐刀瓦震長平則趙分爲二兵出函谷則韓裂爲三安得猶全謂無損益大冢宰位隆將相情兼家國銜悲茹血分畢宛魂豈意噬指可尋倚門應至徒聞善始卒無令終百辟震驚三軍憤惋不爲孝子當作忠臣去歲北軍深入數俘城下雖曰班師餘功未遂今茲馬首南向更期重入晉人角之我之職矣聞諸道路早已戒嚴非直北拒又將南略儻欲自送此之願也如或嬰城未能求敵詰朝請見與君周旋爲惠不終祇增深怨愛親無慢垂訓尼父矜恤窮老貽則周文環玦之義事不由此自應內省豈宜有間並周書

梅慶祚閱後周二卷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六終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七

江東 梅鼎祚 簒輯

隋一

文帝

姓楊名堅弘農華陰人父忠仕西魏有功賜姓普六茹氏入周封隋國公帝襲爵復姓楊爲大丞相進封隋王篡周國號隋都長安在位二十四年爲太子廣所弑廟曰高祖

與源雄書

雄字世略西平樂都人魏秘書郎歷周入隋位上柱國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時雄檢校徐州總管家累在相州迥潛以書誘之雄卒不顧高祖遺雄書雄從擊迥將畢義緒席毗悉平之○隋書避諱尉遲迥作尉迥韓擒虎作韓擒

公妻子在鄴城雖言離隔賊徒翦滅聚會非難今日已後不過數旬之別遲能開慰無以累懷徐部大蕃東南襟帶密邇吳寇特須安撫藉公英略委以邊謀善建功名用副朝委也 隋書

下賀婁子幹璽書

子幹字萬壽關右人仕周上開府入隋終雲州總管子幹爲秦州刺史尉遲迥作亂子幹與宇文述等擊破之高祖大悅與之手書

逆賊尉迥敢遣蟻衆作寇懷州公受命誅討應機蕩滌聞以嗟贊不易可言丈夫富貴之秋正在今日善建功名以副朝望也

下賀婁子幹書

子幹拜雲州刺史甚爲虜所憚後數年突厥雍虞閭遣使請降幷獻羊馬詔以子幹爲行軍總管應接之還拜雲州總管以所獻馬百匹羊千口賜之乃下書

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突厥所獻還以賜公

詔李穆

穆字顯慶高平人歷太師上柱國穆仕周爲幷州總管大左輔嘗奉十三環金帶於高祖蓋天子之服也尋以天命有在密表勸進高祖既受禪乃下詔

公既舊德且又父黨敬惠來旨義無有違便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

又詔

穆拜太師上表乞骸骨高祖詔之

朕初臨寓內方藉嘉猷養老乞言實懷虛想七十致仕本爲常人至若呂尚以期頤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恒禮遲得此心留情規訓公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令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須共謀謨別遣侍臣就第詢訪

徵張羨書

羨河間鄭人仕魏爲蕩難將軍入關○羨載張煚傳乃煚父也尺牘竟作徵煚書誤

羨仕周絳州刺史儀同三司入爲司成中大夫典國史以年老致仕及高祖受禪欽其德望以書徵之與同坐宴語賜以几杖

朕初臨四海思存政術舊齒名賢實懷勤佇儀同昔在周室德業有聞雖云致仕猶克壯年卽宜入朝用副虛想

詔答宇文慶慶字神慶河南洛陽人周上大將軍加柱國入隋歷涼州總管徵還

慶開皇初拜武衛將軍進上柱國除涼州總管徵還初上潛龍時嘗從容與慶言及天下事上謂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耽恣聲色又復諸侯微弱各令就國羽翮既剪何能及遠尉迥必為亂階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輕薄無謀未能為害庸蜀嶮隘王謙愚惷但恐為人所誤不足為虞未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上遺忘欲見舊家恩顧具錄前言為表奏之詔答

朕之與公本來親密懷抱委曲無所不盡話言歲久尚能記憶今覽表奏方悟昔談何謂此言遂成實錄古人之先知禍福明可信也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

敕元諧諧河南雒陽人歷宜州刺史坐謀反伏誅

開皇初吐谷渾寇涼州詔諧為行軍元帥率步騎數萬擊之上勑諧諧逆擊敗之俘斬萬計於是移書諭以禍福各率其所部來降進柱國

公受朝寄摠兵西下本欲自寧疆境保全黎庶非是貪無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師意在仁義渾賊若至界首者公宜曉示以德臨之以教誰敢不服也

隋書○意隋志作主

賜元孝矩璽書孝矩河南雒陽人仕周少冢宰入隋歷涇州刺史

孝矩拜壽州總管帝賜璽書

揚越氛祲侵軼邊鄙爭桑興役不識大猷以公志存遠略今故鎮邊服懷柔以禮稱朕意焉

與元孝矩書

孝矩為壽州總管時陳將任蠻奴等屢冦江北復以孝矩領行軍總管屯兵江上後數載以年老不堪軍旅表乞骸骨轉涇州刺史高祖下書歲餘卒官

知執謙撝請歸初服恭膺寶令實賴元功方欲委裘寄以分陝何容便請高蹈獨為君子者乎若以邊境務煩卽宜徙節涇郡養德臥治也

詔蘇威威字無畏京兆武功人歷光祿大夫封房公隋亡入唐卒于家

高祖受禪徵威拜太子少保兼納言民部尚書威上表陳讓詔曰

舟大者任重馬駿者遠馳以公有兼人之才無辭多

務也

敕蘇威威為尚書右僕射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上勑之

公德行高人情寄殊重大孝之道蓋同俯就必須抑割為國惜身朕之於公為君為父宜依朕旨以禮自存

詔梁睿睿字特德安定烏氏人仕周位柱國入隋為益州總管還京師謝病於家

睿為益州總管以平王謙進上柱國及高祖受禪復上平陳之策帝下詔答之睿乃止

公英風震動妙筭縱橫清蕩江南宛然可見循環三復但以欣然公既上才若摠戎律一舉大定固在不

疑但朕初臨天下致道未洽恐先窮武事未爲盡善昔公孫述隗囂漢之賊也光武與其通和稱爲皇帝尉佗之於高祖初猶不臣孫晧之答晉文書尚云白或尋款服或卽滅亾王者體大義存遵養雖陳國來朝未盡藩節如公大略誠須責罪尚欲且緩其誅宜知此意淮海未滅必興師旅若命水龍終當相屈想以身許國無足致辭也聞戰艦曰水龍

下晉王廣詔隋大舉伐陳晉王爲行軍元帥以韓擒虎爲先鋒宵濟襲採石進平金陵執陳後主是時賀若弼爲行軍總管亦戰勝從北掖門入高祖聞而大悅乃下詔晉王又優詔擒虎若弼

此二公者深謀大略東南逋寇朕本委之靜地恤民悉如朕意九州不一已數百年以名臣之功成太平之業天下盛事何用過此聞以欣然實深慶快

優詔韓擒虎賀若弼擒虎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仕周利州刺史若弼字輔伯河陽洛陽人仕周壽州刺史入隋並位上柱國若弼爲煬帝所誅

申國威於萬里宣朝化於一隅使東南之民俱出湯火數百年寇旬日廓清專是公之功也高名塞於宇宙盛業光於天壤逖聽前古罕聞其匹班師凱入誠知非遠相思之甚寸陰若歲

詔高熲熲字昭玄一名敏渤海蓨人歷尚書左僕射上柱國煬帝初坐謗訕誅

晉王廣大舉伐陳以熲爲元帥長史三軍諮稟皆取斷於熲及陳平加授上柱國進爵齊國公人有言熲反者高祖命斬之熲又遜位詔曰

公識鑒通遠器略優深出參戎律廓清淮海入司禁旅實委心腹自朕受命常與機衡竭誠陳力心迹俱盡此則天降良輔翊贊朕躬幸無詞費也

下史祥詔史祥見後祥拜驃騎將軍伐陳從宜陽公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道先鋒與陳人合戰破之進拔江州上聞而大悅乃下詔

朕以陳叔寶世爲僭逆挺虐生民故命諸軍救彼塗炭小寇狼狽顧恃江湖之險遂敢汎舟檝擬抗王師公親率所部應機奮擊沈溺俘獲厥功甚茂又聞師旅進取江州行軍總管襄邑公賀若弼既獲京口新義公韓擒虎尋尅姑孰驃騎既渡江岸所在横行晉王兵馬卽入建業清蕩吳越旦夕非遠驃騎高才壯志是朕所知善爲經略以取大賞使富貴功名永垂竹帛也

下王長述書長述京兆霸城人周上大將軍入隋進位柱國以行軍總管道卒開皇初長述爲行軍總管進位柱國獻平陳之計脩營戰艦爲上流之師上善其能頻加賞勞乃下書

每覽高策深相嘉歎命將之日當以公爲元帥也

勞李安詔書 安字玄德隴西狄道人仕周職方中大夫入隋歷寧州刺史仕國

平陳之役安爲楊素司馬仍領行軍總管率蜀兵順流東下大破陳師詔書勞之

陳賊之意自言水戰爲長險隘之間彌謂官軍所憚開府親將所部夜動舟師摧破賊徒生擒虜衆益官軍之氣破賊人之膽副朕所委聞以欣然

下宇文述詔 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仕周上柱國入隋歷左衛大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

述爲行軍總管伐陳陳主既擒而蕭瓛蕭巖據東吳之地擁兵拒守述討之高祖下詔述水陸兼進擊瓛大敗之巖等請降吳會悉平

公鴻勳大業名高望重奉國之誠久所知悉金陵之

寇既已清蕩而吳會之地東路爲遙蕭巖蕭瓛竝在其處公率將戎旅撫慰彼方振揚國威宣布朝化以公明略乘勝而往風行電掃自當稽服若使干戈不用黎庶獲安方副朕懷公之力也

還韋洸書 洸字世穆京兆杜陵人世康弟仕周累遷開府入隋終廣州總管以戰卒

洸伐陳下拜江州總管略定九江擊豫章大破之高梁女子洗氏率衆迎洸遂進圖嶺南上遣洸書洸至廣州嶺表皆定拜廣州總管

公鴻勳大業名高望重率將戎旅撫慰彼方風行電掃咸應稽服若使干戈不用兆庶獲安方副朕懷是公之力

詔韋沖 沖字世沖洸之弟仕周上儀同入隋歷民部尚書

沖拜石州刺史母憂去職俄起南寧州總管持節撫慰復遣柱國王長述以兵繼進沖上表固讓高祖詔沖暨南寧渠帥爨震及西爨首領皆詣府參謁下詔褒揚之

西南夷裔屢有生梗每相殘賊朕甚愍之已命戎徒清撫邊服以開府器幹堪濟識略英遠軍旅事重故以相任知在艱疚日月未多金革奪情蓋有通式宜自抑割卽膺往旨

詔李德林 德林見前

德林自隋有入下每贊平陳之計開皇八年車駕幸同州德林以疾不從勅書追之後御筆注云及陳平授柱國郡公

伐陳事意宜自隨也

降田德懋璽書 德懋平涼長城人歷尚書駕部郎

德懋以父仁恭功封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備身丁父艱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負土成墳上聞而嘉之遣使就弔復降璽書幷賜縑二百匹米百石

皇帝謝田德懋知在窮疚哀毀過禮倚廬墓所負土成墳朕孝理天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兼深春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

詔罪蜀王秀 秀文帝第四子坐罪禁錮宇文化及弒煬帝欲立秀不果於是害之

秀出鎮於蜀奢侈違度及太子勇以讒廢晉王廣爲皇太子秀意不平太子陰令楊素求

其罪而誅之徵還京師付素等推治廢爲庶人幽內侍省秀憤懣上表乞哀高祖因下詔數其罪

汝地居臣子情兼家國庸蜀要重委以鎮之汝乃干紀亂常懷惡樂禍睥睨二宮佇望災亹容納不逞結構異端我有不和汝便覘候望我不起便有異心皇太子汝兄也次當建立汝假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妄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宮自言骨相非人臣德業堪承重器妄道清城出聖欲以已當之詐稱益州龍見託言吉兆重述木易之姓更治成都之宮妄說禾乃之名以當八千之運橫生京師妖異以證父兄之災

妄造蜀地徵祥以符巳身之籙汝豈不欲得國家惡也天下亂也輙造白玉之珽又爲白羽之箭文物服飾豈似有君鳩集左道符書狀鎮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書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鏁杻械仍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諒魂神閉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爲開化楊堅夫妻廻心歡喜又畫我形像縛首撮頭仍云請西岳神兵收楊堅魂神如此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包藏凶慝圖謀不軌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爲身幸賊子之心也懷非分之望肆毒心於兄悖弟之行也嫉妬於弟無惡不爲無孔懷之情也違犯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剝削民庶酷虐之甚也惟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妖邪頑嚚之性也弗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人倫汝皆爲之不祥之甚也欲免禍患長守富貴其可得乎

賜後梁王蕭琮璽書 琮字溫文立三年徵入朝遂廢梁國煬帝初拜內史公後廢改封梁於家

初梁元帝時岳陽王詧稱臣西魏副太祖以詧爲梁主攻元帝滅之是爲後梁子巋嗣入隋高祖納巋女爲晉王廣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及子琮嗣上賜璽書又賜梁大

臣璽書誡勉之

負荷堂構其事甚重雖窮憂勞常須自力輯諧內外親任才良聿遵世業是所望也彼之疆守咫尺陳人水潦之時特宜警備陳氏比日雖復朝聘相尋疆場之間猶未清肅惟當恃我必不可干勿得輕人而不設備朕與梁國積世相知重以親姻情義彌厚江陵之地朝寄非輕爲國爲民深宜抑割恒加饘粥以禮自存

賜高麗王湯璽書 以高爲氏

高祖受禪湯遣使詣闕朝貢不絕及平陳湯大懼治兵積穀爲守拒之策上賜璽書湯得

書惕恐將奉表陳謝病卒

朕受天命愛育率土委王海隅宣揚朝化欲使圓首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附誠節未盡王既人臣須同朕德而乃驅逼靺鞨固禁契丹諸藩頻顙為我臣妾忿善人之慕義何毒害之情深乎太府工人其數不少王必須之自可聞奏昔年潛行財貨利動小人私將弩手逃竄下國豈非脩理兵器意欲不臧恐有外聞故為盜竊時命使者撫慰王藩本欲問彼人情教彼政術王乃坐之空館嚴加防守使其閉目塞耳永無聞見有何陰惡弗欲人知

禁制官司畏其訪察又數遣馬騎殺害邊人屢騁姦謀動作邪說心在不賓朕於蒼生悉如赤子賜王土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澤彰著遐邇王專懷不信恒自猜疑常遣使人密覘消息純臣之義豈若是也蓋當由朕訓導不明王之愆違一已寬恕今日以後必須改革守藩臣之節奉朝正之典自化爾藩勿忤他國則長享富貴實稱朕心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然普天之下皆為朕臣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灑心易行率由憲章卽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也昔帝王作法仁義為先有善必賞有惡必罰四海之內具聞朕旨王若無罪朕忽加兵自餘藩國謂朕何也王必虛心納朕此意愼勿疑惑更懷異圖往者陳叔寶代在江陰殘害人庶驚動我烽候抄掠我邊境朕前後戒勑經歷十年彼則恃長江之外聚一隅之衆惛狂驕慠不從朕言故命將出師除彼凶逆來往不盈旬月兵騎不過數千歷代逋寇一朝清蕩遐邇乂安人神胥悅聞王歎恨獨致悲傷黜陟幽明有司是職罪王不為陳滅賞王不為陳存樂禍好亂何為爾也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

將軍何待多力慇懃曉示許王自新耳宜得朕懷自求多福並隋書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七終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八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隋二

煬帝 名廣小字阿麼文帝第二子封晉王立爲皇太子弑父自立在位十四年宇文化及弑之

遣陳尚書江摠等書 開皇八年伐陳晉王廣爲行軍元帥○英華作檄

南北雖殊風雲在望載懷虛遲寤寐爲勞獻歲猶寒比當清豫匡贊乎國良亦懸勤寡人忝膺朝寄董律專征跋涉山川今次江際公等文儒自立器用適時冠蓋二世齒德兼重孔老殊教名墨異家金匱珠韜銀編玉策莫不膽於舌杪散在筆端遂古成敗之機

近代安危之跡咫同懸鏡明若觀火無待指南自應神悟猶恐思之未審差以毫釐聊煩翰墨略申梗槩自穹昊生民樹之司牧羲軒以降書契可紀咸一姓承立四海無兩帝漢道云季三方鼎立時惟版蕩世匪休明塗炭起而蜀亾典午興而吳滅永嘉喪亂紫宸曠主劉石苻姚之儔僞夏偺燕之醜妄塵大寶事乖圖籙魏室乘時兆基朔野經始嵩洛未暇江湖有周受命敵非齊氏務在兼幷不遑外略蕞爾吳越自相君長竊擬王者之儀妄談天子之氣偸安假息綿歷世祀我大隋之肇開寶祚允有神州皇帝感曜魄之靈應太微之座千年啓聖萬代一時深仁至德寧濟羣品越海窮河東漸西被旄頭之屬歷代之霸作我臣民匍匐服棠惟彼江表獨隔皇風夫物極則反否終斯泰郭璞有云年經三百天下大同茲實玄運已定於前聖主膺期而出欲以區區之陳國違上天之冥數其不可存者一也大必包小天地之常規明能通暗日月之常理論道德以唐陶而征有苗語衆寡舉海內而當羣小在長江舟檝之用矜其積習而山川共有我據上游鼓棹之能吳楚不異高艫巨舫東西萬里扼喉撫背水陸千途彼之兵士不過十萬

首尾分布所在危急加以屯戍邊方淹積歲序風雨以爲櫛沐蟣虱生於甲冑望我寬仁思倒戈戟通在戎行更成敵國守以時月則頹爛土崩接以鋒刃則烏驚鹿走理在必然不假枚卜此不可存者二也豐族好酒實喪厥邦梁伯役民濮其宗社彼之僞主覆車是襲日夜沈湎曾無節度繕造宮室莫知窮已竭四民之産荒縱其心歛百姓之哀以爲已樂寶衣玉食塡積後宮短褐麤饘不充編戶一介之善茂爾無聞五子之歌宛然悉備雖欲勿喪其可得乎此不可存者三也僞主忌能護短酷法淫刑骨鯁之臣盡見

跡斥諫諍之士皆被屠害遐邇結舌衣冠解體人妖鬼怪觸類呈災稚齒耆年咸知殘滅此不可存者四也以此小邦攝於大國邊烽夜動照彼都城戍鼓晨嚴震其宮殿累棊十二方此未危懸縷千鈞比斯非切而莫知憂恐更自驕矜曾無事大之心專行犯上之志侵軼我邊鄙招納我叛亾國家爰自受命每從含養敦以鄰睦申其聘好冀能守彼宗祊靜其疆域而長惡益甚縱毒彌深吳會雄俊之人湘郢耿介之士乞師請命盈庭滿闕帝乃憫然矜彼黎獻授鉞推轂弔民伐罪已有別詔惟廢僞主之身自餘士庶普

從肆眚向所陳說咸是格言非曰游談共相欺誤且劉叔納譙周之計而獲存孫晧用薛瑩之詞而致福此二子者終有良臣之譽皆無陷君之譏何則所耻者小所存者大若憲章往彥聿遵前軌則爲主享封侯之業祖禰延血食之期江東士民實受其賜公等身係榮辱名垂竹帛豈不美歟若膠柱不移守迷莫變率其蟻衆敢拒王師軍有常刑悔無及矣禍成俄頃宜早圖之使人今還遲有委曲言不盡意豈復多云楊廣白（開業平陳記○劉叔疑誤蟻衆一作蟻聚）

遺史祥書

（煬帝初爲晉王祥從擊突厥於靈武破之遷右衛將軍屯弘化備胡時帝在東宮遺祥書）

將軍摠戎塞表胡虜清塵秣馬休兵猶事校獵足使李廣慙勇魏尚媿能冠彼二賢獨在吾子昔余濫舉推轂治兵振皇靈於塞外驅犬羊乎大漠于時同行軍旅契濶戎旃望龍城而衝冠眄狼居而發憤將軍英圖不世猛氣無前但物不遂心僶俛從事每一思此我勞如何將軍宿心素志早同膠漆久而敬之方成魚水近者陪隨鑾駕言旋上京本卽述職南蕃宣條下國不悟皇鑒曲發備位少陽戰戰兢兢如臨氷谷至如建節邊境征伐四方褰帷作牧綏撫百姓上

稟成規下盡臣節是所願也是所甘心仰慕前脩庶得自效謬其入守神器元良萬國身輕負重何以克堪所望故人匡其不逮比監國多暇養疾閑宮厭北閣之端居罷南皮之馳射博望之苑既乏名賢飛蓋之園理乖終宴親朋遠矣琴書寂然想望吾賢疹如疾首

史祥答太子書（祥字世休朔方人仕周太子車右中士隋燕郡太守）

行人戾止奉所賜況恩紀綢繆形於文墨不悟飛雪增氷之地忽載三陽毳幙韋韝之鄉俄聞九奏精駭思越莫知啓處祥少不學軍旅長遇升平幸以先人

緒餘僃職宿衛慳駑蹇無致遠之用朽薄非折衝之材豈欲追蹤古人語其優劣曩者王師薄伐天人受脤絶漠揚旌威震海外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夫如雨至如祥者列於卒伍預聞指蹤之規得免逗遛之責循涯揣分實爲幸甚爰以情喻雷陳事方劉葛信聖人之屈己非庸人之擬議何則川澤之大汙潦攸歸松柏之高蔦蘿斯託微心矜存孟侯所知也仰惟體元良之德煥重離之暉三善克脩爲邦以正斯固道高周誦契叶商晧豈在管窺所能測伏承監國多暇養德怡神吟嘯六經逍遥百氏追西園之愛客

眷南皮之出游疇昔之恩無忘造次祥自忝式遏載罹寒暑身在邊隅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夕起朗月孤照想鳴葭之啓路思託乘於後車褰表京華山川悠遠瞻望浮雲伏增潸結並隋書○豈欲英華作當斷受脤作援桴如雲英華作如神至若作至如循涯作循省非庸人之擬議作非庸夫之可測蔦蘿作葛蘿載罹作載離夕作夜乘作駕

手詔史祥漢王楊諒字德章文帝第五子爲并州總管以太子勇廢陰有異圖會高祖崩徵之不赴遂發兵反祥爲行軍總管擊破之進位上大將軍轉太僕卿帝賜祥詩曰伯喪朝寄重夏侯親遇深貴耳惟聞古賤目詎知今早摛勁草質久有背淮心掃逆黎山外振旅河之陰功已書王府留情太僕箴祥上表謝帝降手詔

昔歲勞公問罪河朔賊爾日塞兩關之路據倉阻河百姓脅從人亦衆矣公竭誠奮勇一舉剋定詩不云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非英才大略其孰能與於此邪故聊示所懷亦何謝也

勞楊素手詔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仕周徐州總管入隋封越國公尚書令司徒帝即位漢王諒反以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討之素乘勝進圍并州諒窮蹙而降餘黨悉平帝遣素弟脩武公約齎手詔勞素素上表陳謝

我有隋之御天下也于今二十有四年雖復外夷侵叛而內難不作脩文偃武四海晏然朕以不天銜恤在疚號天叩地無所逮及朕本以藩王謬膺儲兩復

以庸虛纂承洪業天下者先皇之天下也所以戰戰兢兢弗敢失墜況復神器之重生民之大哉賊諒苞藏禍心自幼而長羊質猷心假託名譽不奉國諱先圖叛逆違君父之命成莫大之罪誑惑良善委任奸回稱兵內侮毒流百姓私假署置擅相誅戮小加大少陵長民怨神怒衆叛親離爲惡不同同歸於亂朕寡兄弟猶未忍及言是故開關門而待寇戢干戈而不發朕聞之天生蒸民爲之置君仰惟先旨每以子民爲念朕豈得枕伏苫廬顚而不救也大義滅親春秋高義周旦乃誅二叔漢啓乃戮七藩義在茲乎事

不獲已是以授公戎律問罪太原且逆子賊臣何代
不有豈意今者近出家國所歎荼毒甫爾便及此事
由朕不能和兄弟不能安蒼生德澤未弘兵戈先動
賊亂者止一人塗炭者乃衆庶非惟實畏天威亦乃
孤負付囑薄德厚耻愧乎天下公乃先朝功臣勲庸
克茂至如皇基草創百物惟便始匹馬歸朝誠識兼
至汴部鄭州風卷秋籜荆南塞北若火燎原早建殊
勲夙著誠節及獻替朝端具瞻惟允爰弼朕躬以濟
時難昔周勃霍光何以加也賊乃竊據蒲州關梁斷
絕公以少擊衆指期平殄高壁據嶮抗拒官軍公以

深謀出其不意霧廓雲除氷消瓦解長驅北邁直趣
巢窟晉陽之南蟻徒數萬諒不量力欲猶舉斧公以
稜威外討發憤於内忘身殉義親當矢石兵刃蹔交
魚潰鳥散僵屍蔽野積甲若山諒遂守窮城以拒鈇
鉞公董率驍勇四面攻圍使其欲戰不敢求走無路
智力俱盡面縛軍門斬將搴旗伐叛柔服元惡既除
東夏清晏嘉庸茂績於是乎在昔武安平趙淮陰定
齊豈若公遠而不勞速而克捷者也朕殷憂諒闇不
得親御六軍未能問道於上庠遂使劬勞於行陣言
念於此無忘寢食公乃建異世之元勲執一心之確

志古人有言曰疾風知勁草世亂有誠臣公得之矣
方乃銘之常鼎豈止書勲竹帛哉功績克諧嗔歎無
已稍冷公如宜軍旅務殷殊當勞慮故遣公弟指宣
往懷迷塞不次

詔樊子蓋 子蓋字華宗廬江人歷民部尚書光祿大夫

帝避暑隴川宮又云欲幸河西子蓋爲武威太守傾望鑾輿願巡郡境帝知之乃下詔

卿夙懷恭順深執誠心聞朕西巡欣然望幸丹款之
至甚有可嘉宜保此純誠克終其美

降來護兒璽書 護兒字崇善江都人歷位開府儀同三司爲宇文化及所殺

楊玄感反進攻洛陽護兒時爲平壤道行軍總管進攻高麗卽日廻軍討逆奏聞乃降璽

書於是破玄感于閿鄉

公旋師之時是朕勑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梟
此元惡期在不遥勒名太常非公而誰也 並隋書

齊王暕 字世朏煬帝第二子初封豫章王改封隨幸江都爲宇文化及所殺

遺崔賾書 賾時爲豫章王

賾爲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毋更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爲晉王轉記室參軍暕重念不已遺賾書賾答之王賚米五十石幷衣服錢帛

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
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毋覽史傳嘗竊怪之何
乃脫略官榮棲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

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强記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陟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啓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裾籍玳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欒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慙子建書不盡意寧俟繁辭（包舉英華作苞舉玳筵作瑇筵）

崔瓚答豫章王書（瓚字孔璿博陵安平人能屬文有口才歷越王長史）

一昨伏奉教書榮既非恒心靈自失若乃理高象繫管轄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不足喻龍章莫之比吳札之論周頌詎盡揄揚郢客之奏陽春誰堪赴節伏惟令王殿下稟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道邁於東平文藝高於北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楷張華雞樹騰聲鵷池播美望我清塵悠然路絕祖濬燕南贅客河朔惰游本無意於希顏豈有心於慕藺未嘗聚螢映雪懸頭刺股讀論惟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況復桑榆漸暮藜藿屢空舉燭無成穿楊盡棄但以燕求馬骨薛養雞鳴謬齒鴻儀虛班驥阜挾太山而超海比報德而非難墮崑崙以爲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屬周桐錫瑞唐水承家門有將相樹宜桃李眞龍將下誰好有名濫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揚損上益下江海所以稱王丘陵爲之不逮曹植儻預聞高論則不殞令名揚脩若竊在下風亦詎虧淳德無任荷戴之至謹奉啓以聞（並隋書〇瓚北史作能〇按此書與王貞謝齊王啟並自稱字）

召王貞書（貞見後）

（貞好學善屬文嘗舉秀才授縣尉謝病于家暕爲齊王鎮江東聞其名以書召之）

夫山藏美玉光照廊廡之間地蘊神劍氣浮星漢之

表是知毛遂頴脫義感平原孫惠文詞來遷東海顧循寡薄有懷髦彥藉甚清風爲日久矣未獲披覿良深佇遲比高天流火早應涼飈陵雲仙掌方承清露想攝衛攸宜與時休適前園後圃從容丘壑之情左琴右書蕭散煙霞之外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先有歸來之作優游儒雅何樂如之余屬當藩屏宣條揚越坐棠聽訟事絕詠歌攀桂摘詞眷言高遯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園託乘乏應劉置醴闕申穆背淮之賓徒聞其語趨燕之客罕值其人卿道冠鷹揚聲高鳳舉儒墨泉海詞章苑囿棲遲衡泌懷

寶迷邦徇茲獨善良以於邑今遣行人具宣往意側望起予甚於飢渴想便輕舉副此虛心無信投石之談空慕鑿坏之逸書不盡言更慙詞費並隋書○孫惠隋書作孫慧行邇作延注後圖作後圖謝病作臥病先有作差有聽訟作餘訟○王貞有謝齊王暕啓以王索其文集非謝此書也別載在後

越王侗字仁謹煬帝之孫初立爲越王煬帝被弑即位于東都爲王世充所纂鴆死

與魏公李密書密見後

煬帝爲宇文化及所弑越王侗留守東都聞諱即位時密方起兵據洛自號魏公詐欲降隋循慮羣臣異議越王詔授密太尉尚書令兼征討諸校事別與密書密北面拜受

皇帝敬問太尉尚書令東道行軍元帥上柱國魏國

公司農卿李儉等至覽表具之公以厚地鴻林冠冕當世連城重價領袖一時加以博學令聞雄才上略搢紳攸仰雅俗傾心朕昔居藩邸久相欽尚眷言敬愛載勞夢想常恨以事塗之情未遂神交之望欝紆何已今屬王室不造賊臣■難南征不反蒼梧未歸雖地承丕緒應此盟命泣血冕旒之下飲膽宮闕之中公孝義爲心聞於遠邇仁恕待物形於內外且卿相之門克昌自久高祖撫運之年明聖在藩之日非爲義合寔亦家通今公智足匡時威足夷難奮高世之略動勤王之師經綸國家雪復讐耻此是公之任也更候何人前度公此懷必可暗寄故馳道一介聊布腹心忽得今表事若符契詞高理至義重情深執對循環以悲以慰昔韓信之道合漢南竇融之功成河右以古譬今萬分非一今日以前咸共刷蕩使至已後彼此通懷七政之重佇公匡弼九伐之制委公指麾皇靈在上幽祇在下福謙禍盈天道常數公率義取■剪戮兇醜朕與天下共賞之宇文化及滔天構逆傾覆帷扆朕與天下共誅之且聞元兇初詠誼惑內外及行大禍殘忍極理僞文霸相據有宮闈文武官人凡有所職心痛鼻酸聲徹天壤夫今公率有

名之師撫無妄之衆頹山壓卵覆海經營不候終日元功必建朕亦■委公公以衷懷付朕魚水一合金石不移卽是韓彭更生伊周再世公縱欲存高揖以謝古人而古往今來彼何人也道高者不以務俗爲累德厚者不以名實爲心公運此謀猷除彼僭亂匪躬之節出於世表豈以名秩而挂雅懷但功高茂賞義弘往策屈已從務亦達者之心故有今授思體之耳既彼此義合爾類一家公所授官悉依前定承制封拜事有舊章任公便宜量加除授必若須行詔勑待報卽送告身務在機權勿爲形迹知權破兇徒

巳大果意于洪達是䂓舋之黨擒獲送身非直朕之廿心亦甚表公深意李才蠢命延刻待公東行事畢返斾西討尅復關河蹻足可待司衆卿李儉尋既將君意遠來非無勞止所以並遽授官以答來貺摠戎之處去此稱遼東望風煙情深爲劇秋首猶熱戎昬務殷念保千金慰茲延望[illegible]敝國非獨祖賢兮與公合圖亦是幽明注意公其勉之嗣天心也故遣銀青光祿大夫大理卿張權等指宜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九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隋三

韋世康

京兆杜陵人仕魏爲直寢歷周入隋終荆州摠管

與子弟書

世康仕周歷司會中大夫尉遲迥作亂高祖授世康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干懷在州嘗慨然有止足之志與子弟書諸弟報以事恐難遂於是遂止奏課連最擢禮部尚書

吾生因緒餘夙霑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袞命頻涖方嶽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貪而爲寶處膏脂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爲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闇更劇不見細書足病彌增非可趨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況孃春秋已高溫凊宜奉晨昏有闕臯在我躬今世穆世文並從戎役吾與世沖復嬰遠任陟岵瞻望此情彌切桓山之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養禮未訪汝等故遺此及興言遠慕感咽難勝隋書○世康弟洸字世穆藝字世文沖字世沖○膏脂北史作脂膏戎役作武役養禮作禮教

李詢

字孝詢高平人彪兄子歷隰州摠管

啓高祖

鄖公韋孝寬爲東道元帥師次永橋爲沁水泛長兵未得度長史李詢上密啓高祖用李德林計令高熲馳驛往軍所爲諸將節度

大將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迥餽金軍中慅慅人情大異隋書

魏澹宇彥深鉅鹿下曲陽人齊中書舍人周納言中士入隋爲著作郎太子學士

啓陳主

澹爲散騎常侍聘陳陳使滿徽接對澹因命啓陳主欲以伏奉爲重敬奉爲輕却而不奏遂改焉

敬奉弘慈曲垂餞送隋書

薛濬宇道賾河東汾陰人周納言上士新豐令入隋歷考功侍郎

與弟謨書

濬渭南太守琰之子歷仕考功侍郎丁母艱起令視事毀不勝喪其弟謨時爲晉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濬遺之書書成而絕

吾以不造幼丁艱酷窮游約處屢絕簞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艱遠從師就業欲罷不能砥行厲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自釋耒登朝于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祿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荐臻兄弟俱被奪情苫廬靡印哀訴是用扣心泣血貫氣摧魂者也既而創巨

豈深不勝荼毒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夫死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宦遠在邊服顧此悢悢如何可言適已有書冀得與汝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爲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隋書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仕魏給事黃門侍郎歷周武陽太守入隋爲散騎侍郎

爲高僕射與司馬消難書

消難字道融河內溫人妻齊神武女拜駙馬都尉光祿卿出爲北豫州刺史文宣末歸周歷文州總管隋文帝輔政消難舉兵應尉遲迥復歸於陳爲車騎將軍及陳平免死爲家按此書乃隋高熲代陳時也熲爲尚書左僕射

名白一成雲雨再歷炎涼引領南望勞眷無已歲暮寒重想比勝宜羇泊水鄉無乃勤悴公居齊室家實元勳後入周朝爵窮上等富貴榮名時無與二西征南逝蓋不獲已且聖主敬於恩舊情期款到背冰之始曲憲印恩公之妻孥一無所問行李往來想宜知悉陳氏背盟負約事非一緒所以爰詔大將軍龔行天罰靈旗電掃師次江陽延首金陵但增翹注昔龐萌重獲漢主宥其深辜魏洽再歸曹王棄其大眚惜其才也今古如一醉飽之過願不自疑兼齊氏王姬宛然在室諸子陸陸如何易忘門生故吏遍於京輔

舊友密親擊鍾鼎食萬里飄然音塵不嗣眷言及此伊何可懐今元戎啓行易爲去就承眷有素敢布腹心若使雙舸浮渡三叛獲俘函首長安悔無及也文苑英華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仕周内史中大夫大將軍入隋歷信州總管

遺顧子元書陳平拜績爲蘇州刺史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州民顧子元發兵應之因以攻績相持八旬子元素感績恩於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績遺子元書子元頓首陳謝楊素兵至分擊破之

皇帝握符受籙合極通靈受揖讓於唐虞棄干戈於湯武東踰蟠木方朔所未窮西盡流沙張騫所不至

玄漠黃龍之外交臂來王葱嶺榆關之表屈膝請吏曩者僞陳獨阻聲教江東士民困於荼毒皇天輔仁假手朝廷聊申薄伐應時瓦解金陵百姓死而復生吳會臣民白骨還肉惟當懐音感德行歌擊壤豈宜自同吠主翻成反噬卿非吾民何須酒禮吾是隋將何容外交易子析骸未能相告況是足食足兵高城深塹坐待强援綽有餘力何勞踵輕敝之俗作虛僞之辭欲阻誠臣之心徒惑驍雄之志以此見期必不可得卿宜善思活路曉諭黎元能早改迷失道非遠隋書

王孝籍平原人

奏記吏部尚書牛弘孝籍好學博覧開皇中召入秘書助王劭修國史在省數年不免輸稅孝籍不得志奏記于弘弘亦知其有學業而竟不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爲業終于家

竊以毒螫𤻲膚則申旦不寐饑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爲感況懐抱之内冰火鑠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齰舌緘唇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寛裕之懐咳唾足以活涸鱗吹噓可用蜚窮羽芬椒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

之聽雖復山川綿遠鬼神在兹信而有徵言無不履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跌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檝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喬樹之枝沒於深泉之底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霑賣貢禹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强兄之産加以慈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違闕關山超遠謡臂爲期前途逾邈倚閭之望朝夕傾對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筮子無徵齎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應侯爲之不樂也潛鬢髮

之内居肩睫之間子野未曾聞離朱所不見久淪東
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永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
寞十年不調實乏知已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
萬一者誠賢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小人
所以爲明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被
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爲明尚書不取也昔荆玉未
剖刖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
有能用之資憎耳目之明無手足之蹷憚而不爲孰
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竊議
語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死狂還克

念汗窮愁之簡屬離憂之詞託志於前脩通心於來
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玷清塵則不
肖之軀死生爲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刊顧少加矜愍
留心無忽北史○跌隋書作經矜作憐諒下有念字慈作老傾對作已勤類作長玷作點闕刊北史作刑說從書矜書作拎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

上皇太子啓

信都人張胄玄以筭術直太史高祖召見之因言日長景短之事爲高祖所信用擢員外散騎侍郎及煬帝立爲太子徵天下曆筭之士咸集東宮時焯爲太學博士負其精博志解胄玄之意官不滿意稱疾罷歸至仁壽四年言胄玄之誤於皇太子凡六事仍上啓

自木鐸寢聲緒言成燼羣生蕩析諸夏沸騰曲技雲
浮疇官雨絕曆紀廢壞千百年矣焯以庸鄙謬荷甄
擢專精藝業躭翫數象自力羣儒之下冀覩聖人之
意開皇之初奉勑脩撰性不諧物功不克終猶被胄
玄竊爲已法未能盡妙協時多爽尸官亂日實黜皇
猷請徵胄玄答驗其長短

又上皇太子啓

高祖仁壽四年焯造皇極曆上啓於東宮論渾天又啓云云不用至大業三年勑諸郡測景而焯尋卒事遂寢廢

璿璣玉衡正天之器帝王欽若世傳其象漢之孝武

詳考律曆糾洛下閎鮮于妄人等共所營定逮于張
衡又尋述作亦其體制不異閎等雖閎制莫存而衡
造有器至吳時陸績王蕃竝要脩鑄績小有異蕃乃
事同宋有錢樂之魏初晁崇等摠用銅鐵小大有殊
規域經模不異蕃造觀蔡邕月令章句鄭玄注考靈
曜勢同衡法迄今不改焯以愚管留情推測見其數
制莫不違爽失之千里差若毫氂大象一乖餘何可
驗況赤黃均度月無出入至所恒定氣不別衡分刻
本差輪廻守故其爲疏謬不可復言亦既由理不明
致使異家間出蓋及宣夜三說竝驅平昕安穹四天

騰沸至當不二理惟一揆豈容天體七種殊說又影漏去極就渾可推百骸共體本非異物此眞已驗彼僞自彰豈朗日未暉爝火不息理有而闕詎不可悲者也昔蔡邕自朔方上書曰以八尺之儀度知天地之象古有其器而無其書常欲寢伏儀下案度成數而爲立說邕以負罪朔裔書奏不許邕若蒙許亦必不能邕才不踰張衡衡本豈有遺思也則有器無書觀不能悟焯今立術改正舊渾又以二至之影定去極晷漏并天地高遠星辰運周所宗有本皆有其率祛今賢之巨惑稽往哲之羣疑豁若雲披朗如霧散爲之錯綜數卷已成待得影差謹更啓送

又

周官夏至日影尺有五寸張衡鄭玄王蕃陸績先儒等皆以爲影千里差一寸言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表影正同天高乃異考之筭法必爲不可寸差千里亦無典說明爲意斷事不可依今交愛之州表北無影計無萬里南過戴日是千里一尺非其實差焯今說渾以道爲率道里不定得差乃審既大聖之年升平之日釐改羣謬斯正其時請一水工幷解筭術士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數百里南北使正審時以漏平地以繩隨氣至分同日度影得其差率里即可知則天地無所匿其形辰象無所逃其數超前顯聖効象除疑請勿以人廢言　隋書

王貞　字孝逸梁郡陳留人

謝齊王暕啓　王鎮江東爲書召貞至以客禮待之朝夕問安又索文集貞啓謝王得所上集賜馬四匹以疾還鄉里終于家

屬賀德仁宣教須少來所有拙文昔公旦之才藝能事鬼神夫子之文章性與天道雅志傳於游夏餘波鼓於屈宋雕龍之迹具在風騷而前賢後聖代相師

祖賞逐時移出門分路變清音於正始體高致於元康咸言坐握蛇珠誰許獨爲麟角孝逸生於戰爭之季長於風塵之世學無半古才不逮人往屬休明寸陰已昃雖居可封之屋每懷貧賤之耻適鄢郢而迷塗入邯鄲而失步歸來反覆心灰遂寒豈謂横議過實虛塵睿覽枉高車以載飈費明珠以彈雀遂得裹糧三月重高門之餘地背淮千里望章臺之後塵與懸黎而並肆將駿驥而同皁終朝擊缶匪黄鍾之所諧日暮却行何前人之能及顧想平生觸塗多感但以積年沈痼遺忘日久拙思所存纔成三十三卷仰

而不至方見學仙之遠窺而不覩始知游聖之難咫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眞龍之降慙過白豕之歸伏紙陳情形神悚越隋書

房彥謙字孝沖本清河人家於齊仕齊為齊州主簿齊亡歸家入隋終臨涇令諭黃門侍郎張衡書衡字建平河內人歷御史大夫出為榆林太守以怨望賜死衡與彥謙相善煬帝時營東都窮極侈靡衡為督役又漢王諒構逆羅罪者多彥謙為都州司馬兼襄州總管見衡當官不能匡救以書諭之衡得書歎息而不敢奏聞

竊聞賞者所以勸善刑者所以懲惡故疏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賢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

賤者也今諸州刺史受委宰牧善惡之間上達本朝懾憚憲章不敢怠慢國家祇承靈命作民父母刑賞曲直升聞於天夤畏照臨亦宜謹肅故文王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論雖州國有殊高下懸邈然憂民慎法其理一也至如并州釁逆須有甄明若楊諒實以詔命不通慮宗社危逼徵兵聚衆非為干紀則當原其本情議其刑罰上副聖主友于之意下曉愚民疑惑之心若審知外内無虞嗣后纂統而好亂樂禍妄有覬覦則管蔡之誅當在於諒同惡相濟無所逃罪梟縣孥戮國有常刑其間乃有情非協同力

不自固或被擁逼淪陷凶威遂使籍沒流移恐為冤濫恢恢天網豈其然乎罪疑從輕斯義安在昔叔向寘鬻獄之死晉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文稱善羊舌寧不愛弟廷尉非苟違君俱以執法無私不容輕重且聖人大寶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蚩尤項籍之驍勇伊尹霍光之權勢李老孔丘之才智呂望孫武之兵術吳楚連盤石之據產祿承母弟之基不應歷運之兆終無帝王之位況乎蕞爾一隅蜂扇蟻聚楊諒之愚鄙羣小之凶慝而欲憑陵畿甸覬幸非望者哉開闢以降書契云及帝皇之跡可得

而詳自非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孰能道洽幽顯義感靈祇是以古之哲王昧旦丕顯履冰在念御朽兢懷逮叔世驕荒曾無戒懼肆於民上騁嗜奔欲不可具載請略陳之曩者齊陳二國並居大位自謂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罔念憂虞不恤刑政近臣懷寵稱善而隱惡史官曲筆掩瑕而錄美是以民庶呼嗟終閉塞於視聽公卿虛譽日敷陳於左右法網嚴密刑辟日多賦役煩興老幼疲苦昔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楚有叔敖晉有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陳之強豈無良佐但以執政壅蔽懷私殉軀忘國憂家外同内

忌設有正直之士才堪幹時於己非宜即加擯壓儻
遇諂佞之輩行多穢匿於我有益遽蒙薦與以此求
賢何從而至夫賢材者非尚膂力豈繫文華惟須正
身負戴確乎不動譬棟之處屋如骨之在身所謂棟
梁骨鯁之材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邪天高聽卑
監其淫僻故揔收神器歸我大隋向使二國祇敬上
玄惠恤鰥寡委任方直斥遠浮華卑菲為心惻隱是
務河朔强富江湖險隔各保其業民不思亂泰山之
固弗可動也然而寢臥積薪宴安鴆毒遂使禾黍生
廟霧露沾衣再影撫心何嗟及矣故詩云殷之未喪

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萬機之事何者不
須熟慮哉伏惟皇帝望雲就日仁孝夙彰錫社分珪
大成規矩及揔統淮海盛德日新當璧之符遐邇僉
屬纘曆甫爾寬仁已布率土蒼生翹足而喜并州之
亂變起倉卒職由楊諒詭惑詿誤吏人非有構怨本
朝棄德從賊者也而有司將帥稱其願反非止誣陷
良善亦恐大點皇猷足下宿當重寄早預心膂粤自
藩邸柱石見知方當書名竹帛傳芳萬古稷契伊呂
彼獨何人既屬明時須存謇諤立當世之大誠作將
來之憲範豈容曲順人主以愛虧刑又使脅從之徒

橫貽罪譴忝豢眷遇輙寫微誠野人愚瞽不知忌諱

隋書○帝于一作帝主壓北史作棄
藏匿作藏慝點血玷同民並作人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九終

書記洞詮卷第九十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隋　四

楊玄感 素之子襲封楚國公遷禮部尚書

與民部尚書樊子蓋書

煬帝征遼東命玄感於黎陽督運于時百姓苦役天下思亂玄感因移書旁郡各令發兵遣往東都告越王侗子蓋等勒兵備禦玄感於汲郡南渡河入洛屯尚書省時衆詣玄感轅門請自効者日有數千玄感與子蓋書遂進逼都城軍頻北復西圖關中至閿鄉大敗自殺

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

放太甲於桐宮霍光廢劉賀於昌邑此並公度內不能一二披陳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造茲區宇在璇璣以齊七政握金鏡以馭六龍無爲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治今上纂承寶曆宜固洪基乃自絕于天殄民敗德頻年肆眚盜賊於是滋多所在脩營民力爲之凋盡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躭玩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朋黨相扇貨賄公行納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塡溝壑骸骨蔽原野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煙江淮之間則鞠爲茂草玄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先公奉遺詔曰好子孫爲我輔弼之惡子孫爲我屏黜之所以上禀先旨下順民心廢此淫昏更立明哲四海同心九州響應士卒用命如赴私讎民庶相趨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孤城勢何支久願以黔黎在念社稷爲心勿拘小禮自貽伊戚誰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潸泫言無所具 隋書○天下治北史作天下乂民並作人九州響應作九有咸應潸泫作潸然

李密 字玄邃其先遼東長平人襲父爵蒲山公舉兵稱魏公歸唐封邢國公拜光祿卿謀反誅

移郡縣書 英華作檄洛州文今從舊唐書作書

密起兵討破隋軍東郡翟讓推密爲主號魏公滅洛口以居復下廻洛倉而據之大脩營塹以逼東都仍作書移郡縣記室祖君彥之辭也○君彥齊僕射孝徵子爲王世充所殺

大魏永平元年四月二十七日魏公府上國公元帥府左長史邴元眞大將軍左司馬楊德方等布告天下人倫衣冠士庶等 舊唐書及文苑英華並無首段其後名爵亦多互異附注于後

自元氣肇闢厥初生人樹之帝王以爲司牧是以義農軒頊之後堯舜禹湯之君靡不祗畏上玄愛育黔首乾乾終日翼翼小心馭朽索以同危履薄冰而是懼故一物失所若納隍而愧之一夫有罪遂下車而泣之謙德軫於責躬憂勞切於罪己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蟠木距於流沙瀚海窮於丹穴莫不鼓腹擊壤鑿井耕田致之昇平驅之仁壽是以愛之若父母敬

之若神明固能享國多年祚延長世未有暴虐臨人
克終天位者也隋氏往因周末預奉綴衣狐媚而圖
聖寶胠篋而取神器及纘戎負扆狼虎其心始曀明
兩之暉終干少陽之位先皇大漸侍疾禁中遂爲梟
獍便行鴆毒於是舁深於莒僕釁酷於商臣天地難
容人神嗟憤加以州吁安忍閼伯日尋劍閣所以懐
凶晉陽所以興亂甸人爲罄淫刑斯逞夫九族既睦
唐帝闡其欽明百世本枝文王表其光大況乃隳壞
磐石勦滅維城扇亾齒寒寧止虞虢欲其長久其可
得乎其罪一也禽獸之行在於聚麀人倫之禮別於

内外而蘭陵公主逼幸告終誰謂戮首之賢翻見齊
襄之耻遠於先皇嬪御並進銀環諸王子女咸貯金
屋牝雞鳴於詰旦雄雉恣其于飛祖服戲陳侯之朝
穹廬同冒頓之寢爵賞之出女謁遽成公卿宣淫無
復綱紀其罪二也平章百姓一日萬機未曉求衣昃
晷忘食是以大禹不重於尺璧光武無隔於反支體
此憂勤深慮幽枉而荒湎于酒俾晝作夜式號且呼
酣嗜聲伎常居窟室每籍糟丘朝謁罕見其身羣臣
希覩其面斷決自爾不行敷奏於是停擁中山千日
之飲酩酊無知襄陽三雅之杯留連詎比又廣召良

家充選宮掖潛爲九市親駕四驢自比商人見要逆
旅殷紂之譴爲小漢靈之罪更輕内外驚心遐邇失
望其罪三也上棟下宇著在易爻茅茨采椽陳諸史
籍聖人本意惟避風雨詎待珠玉之華寧須綈錦之
麗故璿室崇構商辛以之滅亾阿房崛起秦族以之
傾覆而不遵古典不念前車廣立池臺多營宮觀金
鋪玉戶青瑣丹墀蔽虧日月隔閡寒暑窮生人之筋
力罄天下之資財使鬼尚難爲之勞人固其不可其
罪四也公田所藉不過十畝人力所供才止三日是
以輕徭薄賦不奪農時寧積於人無藏於府而科稅

繁猥不知紀極猛火屢燒漏巵難滿頭會箕斂逆折
十年之租杼軸其空日損千金之費父母不保其赤
子夫妻相棄於匡床萬邦則城郭空虛千室則煙火
斷絕西蜀王孫之室翻同原憲之貧東海糜竺之家
俄成鄧通之鬼其罪五也古先哲王卜征巡狩唐虞
五載周則一紀本欲親問疾苦觀省方俗乃復廣積
薪芻多聚饔餼年年歷覽處處登臨從臣疲弊供頓
辛苦而飄風凍雨聊竊比於前驅車轍馬跡遂周行
於天下秦皇之心未已周穆之意難窮宴西母以歌
雲浮東海以觀日家苦納秸之勤人阻來蘇之望且

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夷不亂華在德非險長城之固戰國所爲乃是徂詐之風非關稽古之濵而乃追踪秦代版築更興襲其基墟延袤萬里遂使尸骸蔽野血流成河積怨比於丘山號哭動於天地其罪六也遼水之東朝鮮之地禹貢以爲荒服周王棄而不臣示以羈縻達其聲教苟欲愛人非求拓土又彊弩末矢不能穿於魯縞衝風餘力非敢動於鴻毛石田得而無堪雞肋食而何用而恃衆怙彊窮兵黷武惟在幷吞不務長筞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遂使億兆夷人隻輪莫返夫差喪國寔爲黃池之盟苻堅滅

身良由壽陽之役欲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於後復矢相顧髽弔成行義夫切齒壯士扼腕其罪七也直言啓沃王臣匪躬惟木從繩若金須礪唐堯建鼓思聞獻替之言夏禹懸鞞時聽箴規之美而乃愎諫違卜妬賢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戮左僕射齊國公高頻上柱國宋國公賀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細柳功臣暫吐良藥之言翻加屬鏤之賜龍逢無罪便遭夏癸之誅王子何辜濫被商辛之戮遂令君子結舌賢人緘口指白日而爲盛射蒼天而敢欺不悟國之將亾不知死之將至其罪八也設官分職貿在銓衡察獄問刑無聞賂鬻而錢神起論銅臭爲公梁冀受黃金之虵孟佗薦葡萄之酒遂使彝倫攸斁政以賄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積薪居上驗汲黯之言囊錢不如傷趙壹之賦其罪九也宣尼有言無信不立用命賞祖義豈食言自獨夫嗣位每歲行幸南北巡狩東西征伐至如浩亹陪蹕東都守固閿鄉野戰鴈門解圍自外征夫不可勝記既立功勳須酬官爵而志懷翻覆言亦浮詭臨危則勳賞懸授克定則絲綸不行異商鞅之賚金同項王之刓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惜其重賞求其死力走丸逆坂譬此非難凡百驍雄莫

不讐怨至於匹夫蕞爾宿諾不虧既在乘輿二三其德其罪十也有一於此未或不亾況四維不張三空揔萃無小無大愚夫愚婦共識殷亾咸知夏滅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是以窮奇災於上國猰貐暴於中原三河縱封豕之貪四海被長虵之毒百姓殲亾殆無遺類十分之計才一而巳蒼生凜凜咸憂杞國之崩赤縣嗷嗷俱愁歷陽之陷且國祚將改必有常期六百喪殷之年三十終姬之數故讖籙皆云隋氏三十六年而滅此則厭德之象巳彰代終之兆先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況乃攙搶

竟天申繻謂之除舊歲星入井井公以爲義與兼以
朱雀門燒正陽日食狐鳴鬼哭川竭山崩並是宗廟
爲墟之妖荆棘旅庭之事夏氏則災釁非多殷人則
咎徵更少牽牛入漢方知大亂之期王良策馬始驗
兵車之會今者順人將革先天不違大誓孟津陳盟
景亳三千列國八百諸侯不謀而同辭不召而自至
轟轟隱隱如霆如雷雕虎嘯而谷風生應龍驤而景
雲起我魏公聰明神武齊聖廣淵備七德而在躬包
九功而挺出周太保魏國公之孫上柱國蒲山公之
子家傳盛德武王承季歷之基地啓元勳世祖嗣元

皇之業篤生白水日角之相更彰載誕丹陵天表之
文斯著加以姓符圖緯名協歌謡六合所以歸心三
靈於焉改卜文王戹於羑里赤雀方來高祖隱於陽
山形雲自起兵誅不道赤伏至自長安鋒銳難當黃
星出於梁宋九五龍蜚之始大人豹變之初歷試諸
難大敵彌勇上柱國司徒東郡公翟讓功宣締搆翼
亮經綸伊尹之贊成湯蕭何之輔高帝上柱國總管
歷城公孟讓上柱國左武候大將軍單雄信上柱國
右武候大將軍徐績柱國大將軍左長史邴元真紀
國公裴行儼等並運籌千里勇冠三軍擊劍則截蛟

斷鼇彎弧則啼猿落鴈韓彭絳灌成沛公之基寇賈
吳馮奉蕭王之業復有蒙輪挾輈之士拔距投石之
夫冀馬追風吳戈照日魏公屬當期運撫兹億兆躬
擐甲冑跋涉山川櫛風沐雨豈辭勞倦遂興西伯之
師將問南巢之罪百萬成旅四七爲名呼吸則河渭
絶流叱咤則嵩華自拔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擊
陣何陣不摧譬猶決滄海而灌殘熒舉崐崘而壓小
卵鼓行而西百道俱進以四月二十一日屆於東都
而昏朝文武留守段達韋津皇甫無逸等昆吾惡稔
蜚廉奸佞尚迷天數敢拒義師驅率醜徒衆有十萬

自迴洛倉北遂來舉斧於是熊羆角逐貔虎爭先因
爾倒戈之心乘我破竹之勢曾未旋踵瓦解冰消坑
卒則長平未多積甲則熊耳爲小達等助桀爲虐嬰
城自固梯衝亂舞徒設九拒之謀鼓角潛鳴空凭百
樓之險鷰巢衛幕魚游宋池殄滅之期匪朝伊夕然
興洛虎牢國家儲積我並先據爲日久矣又得迴洛
復取黎陽天下倉儲盡非隋有四方赴義萬里如雲
足食足兵無前無敵裴光祿仁基雄才上略受脤專
征遐邇攸憑安危是託乃識機知變遷虞事夏表謙
擒於藍水張須陁獲在滎陽賓慶戰沒於睢陽郭絢

授首於河北隋之亾候斷可知也清河公房彥藻近
秉戎律略地東南師之所臨風行電擊安陸汝頴隨
機蕩定淮安濟陽俄然送欵徐圓朗已平魯郡孟海
公久破齊陰於是海內英雄咸來嚮應封氏瞻取平
原之境郝孝德據黎陽之倉李士雄虎視於長平王
德仁鷹揚於上黨滑郡公李景考功郎中房孝基發
自臨渝劉興祖起於北朔崔白駒自頴川起房獻伯
以譙郡來各擁數萬之兵俱期牧野之會滄溟之右
函谷以東牛酒溢於軍前壺漿迎於道左諸君等並
衣冠世冑杞梓良材敆神靈澤之秋裂地封侯之始

豹變鵲起今也其時鼉鳴龜應見機而作各宜鳩率
子弟共建功名耿弇之赴光武蕭宗之奉高帝當以
金章紫綬華蓋朱輪富貴以重當年忠貞以傳奕葉
豈不盛哉若隋代官人同夫桀犬尚荷王莽之恩仍
懷蒯聵之祿審配死於袁氏不如張郃歸曹范增困
於項王未若陳平從漢魏公推以赤心當加好爵擇
木而處幸不自疑朓其猛虎猶與舟中敵國夙沙之
民共縛其主彭寵之僕自殺其君高官上賞即以相
授如暗於成事守迷不返崐岡縱火玉石俱焚爾等
噬臍悔將何及黃河帶地明余旦旦之言皎日麗天

知我勤勤之志布告天下咸使聞知隋後略〇肇聯英華作肇改黔
首作黔庶薄氷舊唐書作春氷是懼英華作爲懼是
以書作所以長世英華作長久纘戎書作纘承罪隣
作禍深天地難容人神嗟憤英華作天地之所不容
神明之所嗟憤日尋一作尋戈所以興亂作於焉起
亂況乃書作況復禮作體于飛作葬飛之出作不出
忘食作不食不重作不貴無隔於反支作不隔於反
體誤自爾書作自此於是英華作於焉飲作酒無知
作無名般紂書作般辛瑤宮英華作瓊宮泰族以之
書作二世是以前車作前章多營英華作多爲闕其
作闕知藉作微無藏於府作不藏府庫科英華作謀
日損千金之費作日有萬金之用萬邦書作萬戶千
室作千里斷絕作斷武多聚作多備前驅書作先鄴
馬跡英華作馬蹤海外作海內囧書作役襲其某城
英華作廣營基趾蔽野成河作遍野成川比於丘山
書作滿於山川不能穿作理無穿非敢作詎能負書
作吹怙强窮兵作恃力强兵雅在吞不作務長策英
華作務在吞併不務長策將自焚作則自焚壽陽
作壽春黃雀於後作挾彈在後鬟弔作鬟而成行一書

作連行鞸作韜姤作蠱戕作害便遣英華作遂遣紲
口作鉺口比盛作爲盛駱驛書作販驚騐書作同至
如英華作至於守固作固守解圍作被圍匹夫作征
代官爵作爵賞求其書作求人譬此作匹此莫不作按
誰不既在英華作況在三空摠萃書作一三靈摠捽
三空見後漢陳蕃傳之計作爲計凜凜作一作懍懍赤
縣書作赤子喪殷終姤作殷喪姤終數作一世宗廟爲
墟之妖荆棘旅庭之事英華作宗廟爲丘墟之狀荆
榛是庭旅之事夏氏作夏后陳盟書作陳命神武英
華作文武包九功而挺出作包九有而挺秀元皇英
華作皇室更書作便圖緯英華作一圖籙於馬書作所
以長安一作安平黃星出於梁宋一作黃星出於梁
苑並非贊書作佐輔英華作奉截較斷鼇一英華作斬
致截鼇啼猿書作吟猿照日作照月撫茲一作拯斯
書作伏茲遂興作遂起成旅英華作軍旅不克書作
不陷西書作進進作前四月作今月尚迷作久迷義
師作義兵因爾作因其爲小作爲少助桀作助紂潛
鳴作將鳴虎牢作虎牢我並作我已又得作既得復
取作又取倉儲書作之倉英華作倉廩赴義英華作
起義上略書作上將受脹專征英華作受命東征遷

虞作遷般雎陽書作淮南以侯書作以殁汝潁作汝南淮安濟陽作淮南濟北久破齊陰作又破濟陽孟海公上有上柱國東平士雄作士才房孝基書作房山基臨楡作臨渝房獻伯作方獻伯世胄英華作華冑訖神靈澤書作神鼎靈繹今也英華作今正老應書作鼇應蕭宗作蕭何華蓋英華作軒蓋忠貞作珪璋同夫桀犬書作同吠堯之犬祿英華作詐張飭作張洽幸不書作今不猛虎作猛獸爾等作義等帶地英華作帶礪志作意天下書作海內○數百舜女翁○唐書東郡公孟讓歷城公孟暢英華讓作齊郡公

與袁子幹書

子幹仕隋爲洛州刺史竇建德攻陷洛州爲其所虜　祖君彥作

久藉英風末由披覽其爲眷佇夢想增勞寒勢轉嚴比當清吉久事昏朝無乃勤悴夫福善禍淫實上天之常道兼弱攻昧往哲之成規自昏狂嗣位棄德崇姦疲苦生民塗炭天下是以暴骨滿於原野積惡比

於丘山莫不奮白旄而誅獨夫仗朱旗而勦二世孤爲海內豪傑共推盟主百萬義師大會河洛因苦秦之衆乘厭紂之機共救蒼生大造區夏振玆長策濟此横流義勇如雲林合響應東窮海岱南徹江淮三分宇宙二爲我有公早發風雲之志獨宣王佐之才理追寇鄧之名當慕韓彭之氣何乃頓爲殘賊迷復成凶竭力昏亂之朝盡節危亡之國同扶累卵如坐積薪靜言思之可爲長歎秦則楊熊李由並從顯戮晉則荀晞王浚悉見殲亡詎若微子去殷伊生歸亳擅榮寵於當年傳功名於後代知公素有赤誠思來歸義見機而作不容淹久今授公上柱國[illegible]守身隨送至宜檢納脫更遲疑必爲人制王世充[illegible]西洛前後四度摧剪死在朝夕翹足可見薛雄北從涿郡欲赴黎陽竇建德逆往邀擊隻輪無返公之羸卒其數非多北顧西瞻何所憑賴然白馬之津諸軍雲合船車下粟艫艦相尋足食足兵如貔如虎四面攻圍千里援絕地不可入天不可登兵戈一臨何處逃竄吉凶二理幸自圖之故遣使指具宣德意[illegible]英華

與鄖王慶書

慶爲高祖從弟河間王弘之子初以祖元孫養于外家因冒姓郭累遷滎陽太守密旣屯

鞏洛東得黎陽河南郡縣莫不嚮應惟滎陽不下密以一城之地不足以動大兵先命行人開陳禍福于時江都凶問亦至慶得書遂降後從王世充及敗歸唐○文苑英華作魏徵爲李密檄鄖王慶文隋書作書○舊唐書魏徵傳大業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應密召徵使典書記密每見其疏稱善遽使召之密進說不用因拂衣去密敗隨密歸唐

早挹芳猷未諧披展甚爲翹佇興寢增勞寒勢轉嚴比得清吉及處危城無乃憂悴自猜狂嗣位多歷歲年剝削黔黎塗毒天下瓊室瑤臺之麗未極驕奢糟丘酒池之荒非爲淫亂加以違忠臣之諫從婦人之言殺戮忠良科稅無已是以蝟毛而起豹變其文共舉義旗同翦凶虐今者屯營鞏洛開發太倉賑恤饑

羸咸從克健吳戈電照綠首筭而無窮冀馬雲屯弘
筭計而難盡是以八方竝湊萬里俱來莫不期入關
以亾秦爭渡河而滅紂東窮海岱南洎江淮凡厥遺
黎承風慕義唐公起兵晉陽軍臨灞涘三秦父老千
里犒師叶義同心共爲犄角元寶藏武陽舉義卽取
黎陽燕趙之郊來蘇成詠惟滎陽一郡仍獨守迷炭
以宗盟尚疑銜璧敬陳鍼藥冀愈膏肓夫微子紂之
元兄親寔爲重項伯籍之季父戚乃非疎然猶去朝
歌而處周背西楚而歸漢豈不眷戀宗祊留連骨肉
但爲識寶鼎之將移知神氣之先改河決不可壅樹

頹不可維所謂玄覽通人明鑒君子者矣而王之先
代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止爲宿與隋朝頗
有勳舊遂得預沾磐石名在葭莩婁敬之與漢高殊
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蕙歎事不同
此又王之昏主心若豺狼讐忿同胞有逾沈閼惟勇
及諒咸罄甸師魏文之毒任城漢武之鴆河獻假使
宗祧是一疎不間親況乃族類爲非有何疑阻王之
爲臣無所獻納不能曲突徙薪除煩去惑致令四海
鼎沸百姓亂麻高壘深溝自固而已藩屏之寄豈若
是乎欲免大責其可得也爲王計者莫若舉城從義

開門送欵識幾知變足爲美談乃至子孫長守富貴
今王世充屢被摧破偷存漏刻段達守東都窘迫自
救無聊世充朝亾彼便夕歿又江都荒酣酒色流湎
忘歸內外崩離人神怨憤上江米船皆被抄截士卒
饑餒半菽不充事切析骸義均爨弩舉烽火於驪山
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期近得朱粲啓詞
銳師百萬以破襄陽摠帥熊羆沿流東下尅期指日
定滅江都分項籍於五侯切王莽於千段王獨守孤
城援絕千里餱糧之計僅有月餘弊卒之多才盈數
百有何恃賴欲相抗拒求枯魚於市肆卽事非遙因

歸鴈以運糧竟知何日然城中雄傑王之腹心思殺
長吏將爲內應只恐禍生七首釁起蕭墻枉以七尺
之形徒償千金之購可爲寒心可爲酸鼻者也今貔
豹百萬馬首欲東惟待王世充破了鼓行東邁梯衝
亂舞鼓角潛鳴笑虢叔之死馬悲襄陽之樵類南陽
首齡封侯之事杳然東門逐獵臨行之歎何晚深相
愛惜裂帛裁書幸可三思自求多福鄴洛鼎峙記○猜狂隋書作猾

狂黠黎作生民塗毒作塗炭同翦作戡翦並奏作同
德遺黎作遺人晉陽英華作黎陽誤仍獨書作王獨
發英華作愛誤元兄作長兄親書作族然猶作然其
將移作先移頗有作先有止爲作只爲名在作遂在
咸作虎狼讐忿作讎忿有甚作乃逾有何疑阻作
保識幾知變至自救無聊隋書作安若太山

高枕而臥長守富貴足爲美談乃至子孫必有餘慶
令王世充屢被摧慼自救無聊偷存晷刻詎能支久
段達韋津東都自守何暇圖人達便夕死英華作彼
夕死江都作東都誤荒酬流湎書作荒湎流宕人神
一作人情援絕書作絕援有何一作何以求作飛非
遥作未遥雄傑書作豪傑內應作內啓起作發狂作
空形作驅儐作懸　先代
北史作先世內外作骨肉

致唐公李淵書

密大破王世充于洛北脩金墉城居之有衆
三十餘萬東至海南至江淮郡縣遣使歸
密密負其强盛欲自爲盟主及高祖爲唐公
起義密致書呼高祖爲兄請合從以滅隋欲
與高祖爲盟津之會大略云共指以從後主
執代王時高祖方安輯京師未遑東討乃令
記室温大雅報書卑辭推奬以驕其志密得
書甚悅示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可
定矣〇壺關錄云唐高祖屯兵壽陽衆
號五十萬遺仁則賫書至密作書報之

頃者皇綱失統人神雜擾運窮陽九數終百六四海
業業常懷逐鹿之心百姓嗷嗷家有占烏之望故炎
帝衰則軒轅出夏癸亂而成湯起尚勤二十七位終
勞五十三戰六拯橫流重安區域及周之季世七雄
益據漢之末葉三分鼎峙雖由天時亦由人事自大
業昏凶年逾一紀牝雞司晨飛虎擇肉遊畋莫返終
傷五子之歌宮室奢侈寧止百金之費加以巡幸靡
極役用無窮筋力盡於征伐賦稅窮於箕斂夫行妻
寡父出子孤溝壑如亂麻之多大陵有積屍之氣兄
雄圖早著壯志遠聞白武安之用兵張文成之用策

遂能見機而作觀釁而動奮臂鵲起拂衣豹變是知
一繩所繫寧維大樹之顛阿膠欲投未止黃河之濁
昔項伯亂楚微子去殷非夫明哲豈能及此與兄派
流雖異根系本同俱稟鳳啄之風共承龍德之後實
願永作維城長爲磐石自惟虛薄幸藉時來寓內英
雄共推盟主銳師百萬成旅上將四七成羣牛馬谷
量羅紈山積開巨橋之粟强負攸歸食敖倉之米人
夫斯賫故能長淮之地滄海以西莫不厥篚玄黃爭
獻牛酒轟轟隱隱如霆如雷滅周者九鼎知輕亾秦
者三戶雲衆況晉陽之城表裏山川共爲唇齒天下

誰敵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
辛於牧野豈不盛哉豈不休哉願遣步騎數千次於
河內聽待至日即欲會盟言時而奉光儀親論進止
東都江都消息來去具知動靜今凉風已晉大火將
流民略務殷惟宜動息儻蒙親降玉趾側聽金聲雲
霧既披適願無已按蒲山公傳密答書曰使至辱今月十九日書似非此書也

唐公李淵答李密書

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羣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
戍卒鋤耰棘矜爭霸圖王狐鳴蜂起翼翼京洛彊弩
圍城膴膴周原僵屍滿路昭王南巡沉膠舟而忘返

匈奴北熾將被髮於伊川輦上無虞羣下結舌大淦移國莫之敢指忽焉至此自貽伊戚七百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爲八使入典八屯雖云位未爲高足成非踐（此上下有脫誤）素飡當職僶俛叨榮從容平勃之間誰云不可但顛而不扶通賢所責主憂臣辱無議徒然等袁安之流涕拯賈生之痛哭所以仗旗投袂大會義兵綏撫河朔親和蕃塞一匡天下志在尊隋以弟見機而作一日千里雞鳴起舞豹變先鞭啓宇當塗聿來中土兵臨鄭鄏將觀周鼎屯營

敖庾酷似漢王前遣簡書屈爲唇齒今辱來旨莫我肯顧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餘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應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鑾輿南幸恐同永嘉之勢顧此中原鞠爲茂草興言感歎實疚于懷脫知動靜遲數貽報未面虛遲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鴻業（壺關錄○壺關錄無忽焉至此至未有如此之酷者也一段舊唐書無吾雖庸劣至莫我肯顧一段今各增入鋤耰棘矜錄作鋤耰荊棘霸作帝昭王書作主上民錄作庶兆庶作庶兆）

招道士徐鴻客書

（密在洛口得唐高祖報書謂天下無可慮遂專事隋齊方士徐鴻客上經天緯地策一篇於密軍旅揮霍失其本文題其封曰大衆既聚恐米盡人散師老狀戢難以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詣江東執原獨夫號令天下密雖未遑遠略心異其言以書招之鴻客晦跡林野莫知所之）

齊州長史至得所上奇策一篇理智優長文采密麗覽而味之嘉歎無已夫天地閉賢人隱少微光處士見是以崆峒之上軒轅問於廣成汾水之陽唐帝從於齧缺是知肥遁爲美齊物攸歸雅節與蘭桂俱芳

高風共雲霞競遠孤門承世冑地藉餘緒平生大志豈圖富貴只爲時逢版蕩代屬艱虞猒海水之羣飛憫蒼生之塗炭便與二三人傑百萬武旅欲受降于軹道將問罪于商郊未遇玄女思逢黃石詎有啟沃謀猷弼成韜鈐者也仙師學究本原術苞奇政八風五星之候玉臺金匱之書莫不洞曉於心若指諸掌今龍戰于野鶴翔寥廓或出或處且變且更濡足援手是曰仁人除暴靜亂方稱君子贊我興運今也其時師宜躡屩檐簦用虞卿之禮披榛輓輅襲婁敬之風引領瞻望拂席相待遲聽酈生之談方聞左車之

說桂樹山幽歲云暮矣桃花源穴想見其人冬首薄寒比如宜也想攝養有方當無勞慮庶不遠千里早赴六軍孤已勒彼州令以禮相送冀而非遥遣此不多及壺關錄○詎英華作誰仙師作尊師書作形鶴作鵰且變下英華有誤脱援手作援首末句云冀而披述書不盡言

房彥藻爲李密與竇建德書彥藻爲魏公府左長史一作檄

公逸氣縱橫鷹揚河朔引蘭山之驍騎驅易水之壯士跨躡燕齊牢籠趙魏好通戎夷聲振華夏昔隗囂之居隴上非不險也項籍之據彭城非不强也然而援無所恃舟遑歴數遂使楚徒歔欷於垓下秦泥不

封於函谷故託身得地竇融保西河之功協契非人劉表喪漢南之業魏公英雄電逝類晨風之拂北林率土星奔甚涓流之赴東海今隋主拘囚於世充身制於朱粲白旗之首已懸烏江之船未艤去月二十日摠管兵馬會同黎陽莫不投蓋蒙輪賈勇求敵遠懷歸義分討不庭公能觀火鹿臺枉道垂報或以冀方猶梗願協力齊盟南臨則黄河可清北指則幽雲自捲公之遠度宏規高勳茂績必將俯眄伊呂吞併韓彭自餘碌碌復何足數絳灌尚譬千戈未戢想軍旅之事各有司存指縱之勞無疲於明鏡也内懷惆悵形於翰墨情之所寄言不能適文苑英華

竇建德貝州漳南人初爲盜依東海公高士達累破隋軍自稱夏王爲唐秦王所滅

遺唐秦王李世民書

初越王侗授王世充相國封鄭王建德亦舉兵自稱夏王與世充結好世充廢侗自立乃絶之濟陰人孟海公據周橋城以掠河南建德自渡河擊之時秦王攻世充於洛陽建德用劉斌計遣聘世充會世充亦自乞師建德渡河與世充相援水陸並進陸成皋東原築原板渚使孔德紹爲書遺秦王秦王報之進逼武牢戰敗被擒斬于長安市○英華一作孔德紹爲建德檄秦王文德紹爲建德内史侍郎

夏王敬問唐秦王彼朝發跡太原奄有關内鄭氏光啓伊洛崇建宗社予則創基燕趙包舉山東鄭國何

辜興師致討深懷固存不憚濡足方今千乘雷動萬騎雲屯投石拔距蒙輪擊劍統三燕之義勇驅六齊之雄傑制勍敵如拾遺殄高墉若摧朽鄭都鞠旅誓衆雪讐我師躍馬礪戈克蕩氛祲彼則外無救援内絶軍糧將聽楚歌之聲方見崤陵之哭若能反鄭國之侵地守秦川之舊邦更脩前好不乖來請

秦王李世民報竇建德書

雲霧不披山河在望企佘之歎良用與懷鄭息有違齊楚交絶自遠勞師旅當甚疲弊國家與彼本無仇隙彼之於我未始猜嫌往者趙魏諸藩皇風久扇恒

衛之地素爲我有足下首爲寇亂屢來侵奪但以淮安喪師責躬由己公主飄寓歸寧本朝並得保有危亾負荷大惠親鄰之好昭然著明雖則俘首呈宮翦同羈馬既懷坦蕩曾無蔕芥庶此冠蓋相望轉軒繼軌引弭兵之義敦方穆之期如何言不由衷翻懷慝怨無名之舉遽發危機背德之蹤遂爲戎首時可惟也良深歎息王世充滔天猾夏自貽伊戚釁毒三川腥聞四國皇情軫慮哀彼黎元推轂授戈肆茲弔伐走以不武奉遵朝寄自揚旌河洛結壘伊瀍拯溺除凶屢摧羣醜其餘渠魁危蹶獨保孤城重圍已合自

知淪敗苟延朝夕之命空爲衒誘之言其濟惡反善雷同寇逆適所以心同覇楚若非國家膺圖受籙剪暴除凶亦當并吞東夏自稱西伯足下豈不屈滕稽首著在前聞飾智詭詞以分謗亂渝盟背惠職此之由又世充與足下舊稱和好中塗翻覆罕能結誠遣使頻說匈奴欲令侵伐冀土外欺内忌惟利是圖居安尚不自存處危何力之有決令糧儲罄竭粢藏空虛析骸爨弩命懸晷刻足下欲以三軍之衆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求外費理殊畫餅未見其宜足下前者殉地屠城親至東境孟海公歷時抗禦未即從順頻令告急請我師救見逼求和義所不取是以案兵辭使恩全世充又我國家不遑及遠海公援絕方歸執事假我風雲差無負德衆下諸州鄰近東鄙以足下風牛罕及停戍靡戒農居安堵未相猜貳所以曹公兵前並追足下乘我無虞之城貪冒尋常之地進無援迹之所退有迷據之邑誰爲計者良非上筭比者漳滏喪沒既往不追河濟傾淪成事誰咎今乃過相陵侮方深起難所以故到成臯佇承來旨昨者前茅警路候騎啓行乃與足下中途相遇旌麾未列鋒鏑暫交彼之士馬自相騰踐郊勞之儀遂爽犒師之

禮未通雖則爲彼禍先能無懷愧國家夷兇撥亂惟以匡時濟俗不欲窮民極武專任甲兵故蓄銳停師冀聞擇善可否之事幸速圖之若不獲命終爲怨府雄夫奮其智勇猛士發其餘怒諸軍霧合指日風驅屬櫜鞬於中野縱矢鏑之餘費燎原覆醢雖悔難追必欲繼好息民更敦前況兵交使往遲覽還音大唐創業起居注○翦英華作前誤左傳翦我羈馬自貽伊戚釁毒三川一作自貽伊釁毒被三川必欲作必然

蕭銑

報岳州校尉董景珍書

銑後梁宣帝曾孫宣帝本梁岳陽王蕭詧子至明帝巋稱藩於周周亾孫琮朝隋留長安

降為莒公而後梁亡煬帝初銑為羅川令大業十三年景珍等同謀叛隋衆欲推景珍為主景珍因推銑遣人諭意景珍大悦報書遂舉兵自稱梁公及僭帝號封景珍為晉王唐高祖詔趙郡王孝恭討之景珍遣詣孝恭送款為其麾下所殺銑力屈遂降斬于都市

我之本國昔在有隋以小事大朝貢無闕乃貪我土宇滅我宗祊我是以痛心疾首無忘雪耻今天啓公等■協我心事若合符豈非上玄之意也吾當糺率士庶敬從來請 舊唐書

同前 新唐書

我先君昔事隋職貢無廢乃貪我土宇滅我宗祊是以痛心疾首思刷厥耻今天誘乃衷公等降心將大復梁緒徼福於先帝吾敢不糾厲士衆以從公哉

突厥沙鉢略

致高祖書

突厥沙鉢略妻宇文氏千金公主從弟地勒察與沙鉢略有隙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使請和公主上書請為一子之例高祖遣徐平和使于沙鉢略沙鉢略遣使致書

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使人開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疊親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為證終不違負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綵都是此物彼此有何異也

高祖報書

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鉢略婦翁今日看沙鉢略共兒子不異既以親舊厚意常使之外今特別遣大臣虞慶則往彼看女復看沙鉢略也 並隋書

書記洞詮卷第九十 終

梅士駿閲隋四卷

書記洞詮卷第九十一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釋一

西土

迦葉佛見在賢劫第三尊人壽二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梵德母財主居波羅奈城坐尼拘律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二萬神足二

遺釋迦牟尼佛書賢劫第四尊姓刹利名悉達多父淨飯天竺大淸淨妙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年十九爲太子出家初于檀特山中修道六年又至象頭山經于六年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佛號天人師時年三十說法住世四十九年至拘尸那城告諸大衆入涅般周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也

佛告文殊師利汝以神力往祇洹中堂西寳樓上取我珠玉函將示大衆我初踰城離父王宮四十里到彼叢林身小疲怠椎時止息時彼樹神現身告我言汝今脩道定得金色身爲三界大師迦葉佛涅槃時付囑我珠函并納僧伽梨令我轉付囑汝我語樹神言汝納僧伽梨非我所用我聞先老所言諸佛出世不著蠶衣我今脩道如何害生以付我著汝今是魔故來相惱樹神告言汝大智人何輙麄言諸佛慈悲實不著蠶衣此絲化出非是害生汝今受此珠函開中有字我卽開函具見諸奇特事有大毗尼及脩多羅藏迦葉佛遺教並在此中并見僧伽梨彼佛手迹遺書付囑樹神令付與我迦葉佛書云云旣讀書已地卽六種震動珠函自開又放大光樹神又告我言可將此衣函置汝左肩上常起恭敬珠函在肩能摧諸魔及伏外道令速成佛

我初成道時大梵天王施我彼絲是化出非是繰蠒梵天王施經絲堅牢地神王施緯絲由彼二施王共成一法衣由是義故今持施我我自成道已來常披此衣未曾損失今付悉達若得成佛取我僧伽梨安置祇洹中若轉毗尼時當爲我著今留此衣汝涅槃後一百年初有無智比丘分毗尼藏遂爲五部從百年後分汝脩多羅當爲無量部諍論由與令瀉速滅由彼愚僧不閑三藏聞開著繒衣卽謂殺蠒汝若成道後彼絲自出諸國非是殺蠶故我將付樹神令轉付汝此函中竝是我遺教亦將付汝住持遺法法苑珠林

勝軍王

奉世尊父淨飯王書

世尊於舍衛國化利畢已思欲往彼迦毗羅城時勝軍王承佛化導心歸向遂發使奉書上淨飯王淨飯王親手脩書遣大臣烏那曳曩迎請世尊却後七日往赴父王之請王及眷屬倍生信仰世尊俾種方便化其父王令無我心及除分別卽爲廣說若集滅道四聖諦法

汝皇太子悉達多證得無上甘露法味於世出世間咸蒙濟度

淨飯王

致世尊書

汝一切義成是我親子既厭煩惱棄國出家爲求無上正等正覺已聞成道教化衆生思念之心日時相續令他人得樂惟我苦惱譬如大樹因地而生既有根苗終望果實汝心已遂宜憶往願昔者所言若不証無上菩提寂靜之道誓不再入迦毗羅城大行已成宜應愍我及眷屬等佛說衆許摩訶帝經

維摩詰經香積佛品云維摩詰居衆會前化作菩薩光像分明而告之曰汝行從此上方度如四十二江河沙世界到衆香刹香積佛所往之見食則禮佛足如我辭曰維摩詰言願得世尊所食之餘欲於忍界施作佛事令此懈廢之人得弘大意亦使如來名聲普聞即化菩薩到衆香界禮彼佛足言維摩詰菩薩稽首世尊足下致問無量興居輕利遊步康強少承福慶願得世尊所食之餘欲於

忍界施作佛事令此懈廢之人得弘大意亦使如來名聲普聞　按此蓋禮足而佛親訊之語諸經並多有之本非書屬尺牘清裁以維摩詰稽首而下作維摩詰與世尊書誤

舍衞國賈人

與佛書

波羅柰國王夫人生一女身黃金色頭髮紺青時年十六父母見女長大欲爲求婿女言我不用婿若欲爲我求婿者當令身黃金色頭髮紺青如是者乃可尒耳父母便爲求索了不能得佛時在舍衞國舍衞國有人賈作到波羅柰國國王即請賈人與相見問訊以女示之言我爲是女求婿天下寧有好人賈人答言我國中有人復勝是女者王聞歡喜令賈人迎取佛賈人便作書與佛書上說佛在祇洹中爲諸比丘數千人說經持書人直前至佛所佛與知書上所說得便裂壞之作書報與黃金

色女言云云女得書自思惟即得五通達一者眼能徹視二者耳能徹聽三者知他人心念四者知所從生五者能飛行便與父母辭訣飛到佛前佛即微笑五色光明從口中出

是女端正甚好無比欲爲佛娶之

佛

報波羅奈國金色女書

人苦皆從恩愛生生當復老老當復病從病致死從死致憂哭天下苦者皆從恩愛生金色女經○經律異相

阿育王妾

詐王與太子法慧書

昔菩薩爲王太子名曰法慧顏貌端正生有色相內清外淨常以嚴邪之禍自戒其心時朝覲王王之幸妾出援太子太子力爭獲免妾反譖王王謂太子有欲於妾王拜太子爲邊王去國八千里以遠民慕潤歸化雲集王妾懷怨謀除太子以蠟作印詐爲王書云云太子曰愛身違親謂之大逆即募賣劓兒爲出眼付使者以琴樂索食王見問知其事即收妾以棘笞之烊膠滴其瘡中煸即裂之爲坑生埋佛告比丘太子循命爲童子賣白珠彼妾時爲富姓女持珠不買姪視言調童子恚曰吾鑿汝目女曰棘笞膠滴裂肉生埋汝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

爾有慢上之罪不忍而誅書到疾脫眼瞳子付使還國六度集經○王子法益壞目因緣經事同

四姓

勑治師書

昔菩薩生於貧家貧家不育以氈裹之夜置四衢有四姓富而無嗣取育數月而婦妊娠產男貧家兒與性仁孝吉輙導化衆道之術過日即能文以巳既產男便生兇念治師去城七里欲圖殺兒昔勑治師云云訛命兒爾到治師所諦計錢寶兒受命行於城門內覩弟與輩彈胡博戲奪書之治師所治師承書投弟於火父又生毒念必欲投之有邸閣去國千里仍遣斯兒曰彼散吾財爾往計校今與邸閣書囊繫封爾急以行書陰勑云云兒受命進路半道有梵志與父通相問遺往來其文賢明深知天文吉凶占候兒因過覩梵志人稱覩男兒其腰帶佩囊中之書解取省讀悵然而歎裂書更之其辭云云邸閣得書具禮詣梵志家遂以女妻兒馳啟四姓四姓聞之內寒而須佛告比丘貧家兒者吾身是妻者裘夷是四姓者調達是菩薩法忍度無極行忍辱如是

昔育此子子入吾門疾疫相仍財耗當炊太卜占云兒致此灾書到極懾投之火中

又與邸閣書

此兒到疾以石縛噐沈之深淵

梵志女

改四姓與兒書

吾年西垂重疾日困彼梵志吾之親友也厥女既賢且明今可任爲兒匹極其寶帛娉禮須好小禮大娉納妻之日按斯勑矣（並六度集經）

勒那跋彌王

告梨師跋陀國王書

勒那跋彌王生太子名迦良那伽梨第二子名波婆伽梨太子請用上藏自恣布施三分之物已川其二因欲入海求索珍寶給充衆生波婆伽梨與兄共往及入海太子叫七寶城得天女所獻如意珠緋色名旃陀摩尼于時波婆伽梨與五百賈人貪寶過渡船滿沈海太子力挽波婆伽梨得出海際波婆伽梨乘太子眠竟起取何刺刺沒眼宕盜珠而去太子匍匐詣梨師跋陀國至於澤宕值牧牛人即爲拔刺共養展轉與梨師跋王守園梨師跋王女窺爲其婦婦自立誓一心尊奉無有他意令太子一日下復太子亦誓於彼波婆伽梨無有微恨當令一日復得平復誓訖眼悉明淨先時太子在宮常受一鴈父勒那王作書以繫鴈頸鴈即高翔求覓遊彼園上太子作書與父說其弟刺眼委曲更歷辛酸諸事鴈還勒那王解書知太子存勑令告下梨師跋王梨師跋王即還報使因表其情太子在此實所不知辛酸諸事伏想委曲太子今者巳還得眼即娉鄰女爲太子妻比嚴辦具臣自衛送太子歸國問波婆伽梨如意寶珠答言來時藏道邊土中往覓不得太子即共到彼見之手捉其珠一切諸藏皆還滿復佛告阿難彼太子者今我身是勒那跋彌我父淨飯王是爾時婦者今瞿夷是波婆伽梨者今提婆達多是也

太子辛苦在於汝國云何默住不來表示書到其時象馬侍送事若有違吾當自往（賢愚因緣經○佛報恩經波羅捺王名摩訶羅闍生第一太子善友第二太子惡友事與此類遣使往告利師跋王汝今云何擁遮太子令我憂苦）

栗波國濕波王

與太子須大拏書

太子思惟欲行檀波羅蜜事請王中藏所有珍寶置四城門外及著市中以用布施在所求索不逆人意有敵國遣道士八人乞葉波王行蓮華上白象名須檀延者太子即牽與之此象多力健鬬與諸國共相攻伐此象常勝王聞從太子檀特山中十二年許至十一年王遣使從迎太子還國太子答言年滿自當歸王復作手書與太子太子還國恣意布施轉勝於前自致得佛佛告阿難我宿命所行布施如是太子須大拏者我身是

汝是智慧之人去者亦當忍來者亦當忍云何恚不還須汝飲食耳 太子須大拏經

瓶沙王

報弗加沙王書

佛任世時弗加沙王與瓶沙王親友弗加沙王未知佛道作七寶華以遺瓶沙瓶沙轉奉上佛白佛言願令彼王見佛聞法當以何物以報所遺佛告寫十二因緣經與之瓶沙王即寫經卷別書文曰云云弗加沙王得經尋省反覆憘然信解付國太子便自剃頭作沙門法服持鉢詣羅閱城外陶家窰中寄宿明至佛所佛知弗加沙王明日命終不得見佛又不聞經甚可憐愍於是化作沙門往至陶家爲說專念三尊布施戒德能知無常見佛無畏弗加沙王思惟意定即得阿那含道佛復現身光明相好明日弗加沙王入城分衞於城門中逢特牛觸殺即生阿那含天

卿以寶華見遺今以法華相上詳思其義果報深美到便誦習以同道味 法句譬喩經

王舍國瓶沙王 一作洴比沙王

與德差伊羅國弗迦沙王書 一作佛迦沙王

瓶沙王與弗迦沙王生未相見遥相愛敬有如兄弟常通書記更相問遺弗迦沙王國中生一蓮華而有千葉皆作金色遣遺瓶沙王瓶沙王見華大歡喜言弗迦沙王遺我物甚奇有異作書與弗迦沙王弗迦沙王聞瓶沙王稱佛聲歡喜踊躍作書與瓶沙王不復待瓶沙報書欲詣佛所道逢瓶沙王書上言云云又疏十二因緣送與弗迦沙王弗迦沙王竊作沙門得阿那含生十六天上得阿羅漢

我國中有金銀珍寶甚多我不用爲寶今我國中生一人華字佛紫磨金色身有三十二相

弗迦沙王

與瓶沙王書

願具聞神佛所施行教戒當所奉行願具答意

瓶沙王又報弗迦沙王

佛教人棄家捐妻子斷愛欲當除鬚髮著法衣作沙門所以者何人愚癡故不當爲者而爲之便爲癡從癡爲行從行爲識從識爲名色從名色爲六入何等爲六入一者眼二者耳三者鼻四者口五者身六者心是爲六此六事皆外向眼向色耳向聲鼻向香口向味身向細耎心向欲是爲六向從六向爲合從合爲痛樂從痛樂爲愛從愛爲受從受爲有從有爲生

從生爲老死憂悲苦不如意惱如是合大苦陰隨習凡合此勤苦合名人智者自去愚癡愚癡盡衆惡消除惡消除便行盡行盡識盡識盡名色盡名色盡六入盡六入盡合盡合盡痛樂盡痛樂盡愛盡愛盡受盡受盡有盡有盡生盡生盡老死盡老死盡已憂悲苦不如意惱如是合大苦陰隨習爲盡便不復生不生即得泥洹道無爲並瓶沙王五願經又出弗迦沙王因緣經

加赦國波羅奈城諸族豪賢

與梵摩達哆王書

拘娑羅國王名曰長壽復有加赦國王名梵摩達哆常共戰諍拘娑羅國爲加赦國所破長壽將妻共乘一車至波羅奈因往村村邑邑受學博聞即轉名長壽博士又往波羅奈都邑中街街巷巷以歡悦顔色作妙香妓因依梵志國師家住妻懷愛感而欲令四種軍陣列鹵簿拔白露刃徐幸而過我欲遍觀亦復欲得磨刀水飲梵志國師爲說言于王長壽妻因得見四種軍陣亦復得磨刀水飲愛感即除尋生德生爲字長生童子猛毅起世聰明拔出及梵摩達哆聞拘娑羅國王轉名長壽博士在波羅奈城中即收長壽反縛兩手出南城門坐高標下是時長生童子白父天王我即於此必能拔濟長壽告曰童子可忍莫起怨結但當行慈長生勸波羅奈諸貴豪族爲作書與梵摩達哆云云因走往村邑父學博聞亦復以歡悦顔色作妙音妓梵摩達哆見極歡喜令依彼住爾時與長生出獵梵摩達哆冒涉塗路疲乏遂臥長生即拔利刀著加頸上欲行報怨復憶父昔臨標下時臨終戒語舉刀還鞘梵摩達哆恐夢其事起語長生長生以實白之梵摩達哆謂長生所作甚難惠與我命以女妻之還其本國佛告比丘汝等莫共鬬諍若以諍止諍至竟不見止唯忍能止諍是法可尊貴

長生童子彼作是語汝不畏後爲子孫作患耶中阿含經長壽王品

某許國王

報某國王書

昔者有人獨與母居未被教勅嗜酒博戲高抗華飾坐人不節放恣情欲毋甚患之因欲示其至密威儀法節令改心行愼身護口因以慈意演出妙訓子如法進常行柔和擇善爲友大得供遺財寶無量國主聞之召爲大臣王復告曰某許國王本與吾親有博口者兩頭相鬬令身相失欲卿身躬自往和使如故其人因取家財供作美饌又賫寶物往詣彼國跪拜陳謝彼王心中欣然亦返責已便手執筆作書報之

惟別歷載不得言面每思舊好何日捨懷中間隔絶不及所致不見忽捐復遺賢臣美供綺璝以相謝矣尅期會日快共相娛

尅抱來意終始不忘願一同會及散久迴今寄琦珍是身所有貴致微心言面乃敘佛說生經內佛說誨子經

僧大

與兄佛大書

舍衛國人名厲生男曰佛大僧大僧大仁愛清淨奉佛法戒厲臥疾呼長子涕泣誡

言僧大尚小方以累汝後僧大姊妻字快
見光華煒煒端正少雙既便入山爲沙門
佛大心悅快見起從快見取琴彈之歌作
姿彈之歌婬泆之曲鍠鍠鬱金生于野田
過時不採恐見棄捐曼介豐燦華色淮新
與我同歡固斯厚親年一西風乾復介珍
快見即覺兄欲爲亂便以歌曲答佛大曰
巍巍我師天人之尊門徒清潔謚曰沙門
歎眞爲聖婬爲畜翁我受嚴戒不事二君
終不婬生寧就寸分佛大作情悲之由委
靡之辭宿心加介故因良媒問名諧師占
相良時絛惕涂惕懼介不來既覩光顏我
心怡怡今不合歡豈徒費哉斯誓爲定寂
女何疑快見惶灼歌答之曰佛設禮儀尊
甲有叙拔妻郎子婿伯郎父我覩奉戒日
有隆衆眞與聖齊婿正蟲鼠噫乎伯子焉
爲斯語兄心迷惑貪好快見其意又甚不
可轉移快見又歌夫人處世當遠二事不
孝婬辭行違佛戒天及賢者箋其自興佛
太歌曰介之容色輝輝灼然普天美女豈

有介顏我心相悅故踰大山快見自念斯
子欲我悖狂之亂沮致大難請說身中惡
露不淨介乃却耳快見重曰仁貪我軀軀
有何好頭有九骨合爲髑髏中但有腦而
有七孔皆出洟涶以皮裹骨貪頭頸者皮
肉相裹身有毛髮爪齒皮肌血腦骨肉腹
中有心脾腎腸膶肪髓屎尿膿血寒熱足
與脛連脛與髀連髀與尻連尻與腰連腰
與脊連脊與脊連脊與頸連頸與髑髏連
臂與肘連肘與肩連我如畫瓶中盈屎尿
身中不淨可惡如此何可貪乎凡人所喜
有說其惡心即賊之佛大瞋恚即募賊入
山殺弟僧大得應眞道不畏生死乃剝樹
皮取枝爲筆自刺身血書樹皮與兄賊前
斷頭以書見兄辭喻悽惻快見呼曰子竟
坐我致見殘賊血從口出奄忽而逝諸天
咨嗟迎其魂
靈處忉利天

大兄起居隨時安善二親在時以吾累兄兄不承之
違廢親教以女色故骨肉相殘違親慈教爲不孝也
殘殺人命爲不仁也殺一畜生其罪不小況殺應眞
吾不中止兄自招之今吾有形可得相投善遊寂寞
徒復相害長別努力願崇眞道佛說佛大僧大經○經律異相引截末云

從此長別
努力努力

勝光王

白僧衆書

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憍薩
羅國邊隅叛逆大臣白王給孤獨長者有
大福力彼若來者或可歸降長者身體羸
瘦問言長者憶男女耶答曰不思男女臣
思聖衆時勝光王即便以書白諸僧衆使
往衆内宣王勅書彼有六衆即赴王軍爲

王說法咸皆欣慶因詣路所逢王所整象
馬車步四兵並見陵辱王使往語世尊顧
世尊制其學處勿復更令久住軍内世尊
以此因緣告諸苾芻往軍中過二夜而止
宿者得波
逸底迦

今有少緣欲見聖衆根本說一切有部毘柰耶

勝音城仙道王

與影勝王書

瞻部洲内有勝音城王名仙道聞東方摩
揭陀國王舍大城王名影勝彼國豐樂與
此相似於影勝王生愛念心便簡妙寶并
王勅書遣使送往摩揭影勝王即以所出
上氎報仙道王并致書仙道王問使者王
之形狀并問性行使者報曰影勝王其形
長大性行雄猛躬爲征戰王依量造送五
德上甲并裁勅書影勝王以我國内寄佛

世尊乃是人中妙寶遂於氎上畫世尊像其畫法先畫像已於其像下書三歸依次書五學處次書十二緣生流轉還滅復於像上邊書二頌遣使馳送并作勑書報仙道王仙道王依彼來書盛陳供養引至城邑時中國賓人共來觀像合掌唱言南謨佛陀也南謨佛陀也王既覩尊儀聞佛陀號悉皆驚竪又聞賓人說十二緣生無明行等生滅道理誦其文句乃書報影勝王影勝王白世尊命聖者迦多演那往音城并報仙道王勑書仙道王如言嚴設道場時有無量百千大衆悉皆雲集迦多演那隨彼機緣爲說法要宮内女人又欲聞法王復作書報影勝王影勝王白世尊復命世羅苾芻尼往與仙道王書令遣迎接造房五百供給所須敷設道場爲衆說法多人悟解發三菩提心仙道王夫人月光從世羅受圓具命終生四大王衆天王傳國太子詰王舍城於世尊所出家脩苾芻行

敬覽來信幷受國珍未面相親深慙遠意彼有須者

我當爲辦

送影勝王寶甲書

今贈寶甲五德圓備若念我者幸當自著希招遠意勿惠餘人五德者一盛熱之時著便涼冷二刀所不入三箭射不穿四善辟諸毒五能發光明

摩竭陀國影勝王

報仙道王世尊像書

雖未相見使至覽書蒙贈寶甲世所希有今畫世尊形像三界最尊令使持將冀申供養既至彼已可去王城有兩驛半平治道路嚴飾城隍躬領四兵幢幡華蓋於廣博處張設尊儀慇勤供養獲大福德。

仙道王報影勝王請苾芻書

我賴仁恩知有三寶悟緣生理得見眞諦苦海淪溺彼岸可期拔足淤泥歡慶何極然我欲得親見苾芻爲作方便令來至此

影勝王報仙道王書

承悟緣生得預流果復於苾芻樂欲相見佛令五百苾芻遠赴祈請仁可慇勤同大師想去城兩驛半許脩治道路嚴設香華治整四兵自來迎接又於城内閑寂之處造一大寺營五百房牀榻臥具無令闕乏

飲食所須悉皆預辦若作如是供養事者獲福無量

仙道王報影勝王請苾芻尼書

宮内女人樂欲聞法頗有方便得令苾芻尼來不並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憍閃毗國說憂事人

詐白鄔陀延王書

無憂婆羅門將無比女往憍閃毗娉與鄔陀延王爲夫人無憂爲輔國大臣王又有夫人名緋容無比情懷嫉妬數於王處構扇讒言時王邊境反叛王親領兵自往征伐遂勑無憂留守都邑無比勸其父令害緋容緋容夜讀佛經復須抄寫告大臣樺皮貝葉筆墨燈明便宜多進大臣於樺皮内密安火炭置在宮門夜被風吹火便

大發緋容與五百綵女同時須命惟曲脊侍女從水竇出得免先嘗有二人來至王所樂爲奉事一人能說喜事一人能說憂事介時國人及留守臣見緋容一夗計無所出共說憂事人共大臣等議畫一幀作緋容夫人所爲因緣投火夗狀并與象馬各數滿五百眞金一億別嚴四兵詣王營所遣使持書白王王啓封讀書而笑問言知識比曾見有彼死將去求索得耶答曰若彼死將去求索不得者可開此幀因言緋容已死願王寬其罪恐王憂惱設此權謀王卽旋軍勑發無憂以無比置地牢內王經七日極懷憂悴復出無比因往問世尊何因緣故佛言乃往古昔婆羅痆斯國王梵摩達多大夫人曾於五百綵女遊觀華園入芳池浴時寒求火去此不遠有獨覺聖者造一草菴在中住止夫人命一使女燒彼草菴女見不忍夫人卽便自往放火諸女悉共歡笑彼夫人者卽緋容是彼侍女者卽五百內人是彼使女者卽曲脊女是

我是某國大王惟有一子被夗將去我今求夗來至此國欲以象馬乃至金寶將贖子命若允者善若不得者我當共戰願王助我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柰耶

鞞提醯國臣大藥

與毗舍佉書

鞞提醯國王多足食號曰重輿年幼爲王諸臣見慢所有勑令多不奉行時有天神空中告曰王不須憂於此國中有一都處名曰滿財城內有人名曰圓滿當生一子號爲大藥立成之後與王共理臨機制斷無遠不伏王果覓得大藥拜爲大臣廣設智謀共宣國化乃以女嫂于大藥爲女所譖臨刑得釋遂以女還王請自訪言行德義聰慧女人以充家室卽辭王去作婆羅門像行麥田中見有少女名毗舍佉儀容端正歷試多智因尋路至妙花城卽以爲定大藥還白鞞醯城於中路裁書與一婆羅門令往妙花城并附金錢四百與毗舍佉婆羅門至毗舍佉處授所持書及金錢三百毗舍佉得書次領金錢惟得三百遂覓足槭使者曰彼寄四百次偷百文使者念曰二俱有智其事難欺便以百錢數還了大藥納毗舍佉爲妻貞素婇㷼計策超倫王慶悅信加封祿諸國普聞

四橛可成衣少一不能織如其杙有闕械足可令輸 此後妙藥與前本一事而藏分兩函今爲統序

半遮羅國王

與女妙藥書

重輿王念大藥得如是智慧之妻求婚半遮羅國王女妙藥半遮羅國議卽許諾令重輿王就彼廣設珍饌所有飲食皆和毒藥時大藥有鸚鵡名曰具相善識人情使往彼城觀已還報大藥復往半遮羅國訪知彼王珍寶與女妙藥一處同居卽便强入宮中將妙藥及諸珍寶惣率兵衆別路而歸策爲夫人半遮羅王令使賫書與女妙藥女察知是大藥鸚鵡令使報父覆報女女籠鸚鵡寄父王見鸚鵡倍生瞋恚卽付屠者鸚鵡願依祖父法麻纏其尾灌以膏油爇火令著任其自死屠者如言鸚鵡飛上虛空奮迅毛羽火延王室燒盡無遺遂入池中洗沐而去還鞞提醯半遮羅王更與女書女卽如言復送鸚鵡王令婦毛羽煑以沸湯屠者去毛弃之簷外飛鵄下撮到一神祠入神背後一小穴中因假神言受其供養毛羽漸成搏霄復去至大藥所重輿王報言大藥汝眞有福所得眷屬皆悉聰明毗舍佉神智過人鸚鵡鳥世

所難及

我懷憂悶汝豈不知可細尋求誰傳此事食和毒藥欲害彼王

復報妙藥書

通此消息皆由鸚鵡察知事已往還相報遂致紛披喪亂家國彼之鸚鵡可附將來

又與妙藥書

由此鸚鵡燒我宮室必須牢縛急送將來並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

嗢逝尼城長者

與妻書

猛光王住嗢逝尼城此有長者娶妻未久留在本宅自爲興易持貨他方王乘妙香象於宅邊過見生染意步入其舍歡悅既暢即便有娠時彼舊夫書來告妻妻遣白王王與彼夫信令向其處遠求如是之物其妻因誕一男即以箱內兒置王門所時有衆牛行至箱所圍繞不進王取養爲子是名牛護

汝可安隱我望不久當至本鄉

得叉尸羅國圓勝王

與嗢逝尼國猛光王書

北方得叉尸羅國王名圓勝聞嗢逝尼國豐樂安隱與此不殊仰整四兵親至彼城猛光王亦出拒戰兵衆分離遂騎單馬逃向餘處見一耕人名曰嫡長將歸供給于時圓勝王有餘小國名渴沙來相抄掠諸大臣作書告王於其書末并爲頌曰如王於他國勤勞降伏彼於已之國土亦當勤守護圓勝王念令宜共和好方歸故居令信入報猛光于城內諸臣共議若報王無彼定欺我宜設方便且答時情裁書報之即令牛護出見圓勝歎懷共盡遂解兵圍猛光還國迎立增養爲國大相

知識事已去者更不可追宜暫出來希欲相見自餘勝負並不須論望得促膝交襟共申莫逆事同平昔我方歸故

猛光王報圓勝王書

知識既解來封篤好情深事雖實然能無猶豫兩國同聚各致狐疑雖遂來心我無違出然此太子名曰

牛護是我所生令出相見共申歡意隨情去留並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

健陀羅國藥叉半遮羅

與王舍城娑多藥叉書

王舍城內於一山邊有藥叉神而爲居止名娑多時北方健陀羅國復有藥叉名半遮羅諸方藥叉共爲聚會此二藥叉得申歡愛約作指腹之親娑多生女名曰歡喜半遮羅使送嚴身瓔珞衣服并持書致慶娑多還以書報未久半遮羅生男號半支迦娑多裁書寄送衣瓔半遮羅書報之

聞君生女情甚歡悅今送衣服願垂納受

娑多

○與牛遮羅書
聞君誕子慶喜交懷聊寄衣瓔用申欣賀幸當爲受
冀表不空
牛遮羅報婆多書
許作交親今皆遂願各待成立共作婚姻按此部第六門第六子攝云婆羅疪斯有一長者名瞿答摩持貨往得又
城興易時彼主人長者一號曰名稱共爲交寄約作指又
腹之親得又長者生男名曰游方于時瞿答摩令使
送嚴身瓔珞衣服并持書曰聞君生男情甚欣悦今
送衣服願垂納受得又長者還以書答瞿答摩未久
生女雖容貌端正而瘦減常人號曰瘦瞿答彌得又
寄送衣瓔裁書曰聞君誕女慶喜交懷聊寄衣瓔用
申欣賀幸當爲受冀表不空瞿答摩復書報曰許作
交親今皆遂願各待成立共媾婚姻後瘦瞿答彌夫
被虵螫而死一子野干所害一子溺水而亡父母覩

知咸遭霹靂自食于肉心漸顛狂來詣佛所善法律
中出家近圓斷諸煩惱証阿羅漢佛告苾芻當知此
等由先作業果報
熟時皆須自受

歡喜弟
與牛遮羅書
歡喜年既長成報其弟曰我今欲得遊王
舍城現有諸人所生男女悉皆取食弟念
力不能遮其惡念宜可作婚姻事即便裁
書與牛遮羅藥又彼得書要婦歸至本城
與其夫情義相得次第生男五百最小者
名曰愛兒時五百兒威勢成立恃豪強
便於王舍城中隨有來去所生男女次第
食之因此諸人皆喚爲訶梨底藥又女皆
往佛所白言世尊爲作調伏佛即往藥又
女住處以鉢覆愛兒藥又女不見小兒即
大驚忙觸處尋覓投身躃地悲號哭佛
[illegible]投飛城中人衆皆得安樂離諸憂惱

佛告苾芻此乃往過去王舍城中牧牛人
妻懷娠時有獨覺遊行人間至王舍城爲
大設會五百人咸持飲食并將音樂共詣
芳園於中路逢牧牛妻共爲舞蹈由其疲
頓遂即墮胎便以酪漿買五百菴沒羅果
奉施獨覺牧牛妻合掌發願我當來生王
舍城於此城中所生男女我皆取食彼牧
牛女即訶梨底藥又是由彼往昔施五百
菴沒羅果
發惡願故
我姊歡喜年既長成宜可爲親當速來此並根本說一切有部毘柰耶雜事

舍衛國大臣
報寶德長者書
國內瞻波城長者寶德多饒財寶受用豐
足生一男號曰女星日用五百金錢造食

五百種味與男時世尊於頻毗娑羅王索
粥欲食彼阿闍世王中道打破粥鐺因遣
大目揵連往寶德長者子邊乞粥長者子
聞目連稱佛名心大歡喜所有造得食飲
一時受奉置於鉢中頻毗娑羅更將粥至
佛所聞食香氣普徧佛爲言彼長者子是
大福德之人常喫如斯上味飲食王欲往
見長者子大臣即作書使人往送令掃灑
城大王即來又報王子亦來更作書報云
云長者憂懼王欲科罰我等作此書來贍
波城諸人聚集共作一書馳報宰相于是
長者造船遣于船中更造種種園林及諸
綵女莊嚴身已往王舍城王作好供養迎
長者子令詣佛所聞法出家受持戒行證
阿羅漢果　佛告苾芻乃九十一劫中有
一童子家貧隨力收辦餔以熊皮如來踏
上行至坐處造五百味飲食供養如來發
願常生豪姓富貴家介時貧童子者即寶
德長者
子是

王及王子二俱不來汝等須作計議擁塞殑伽令水
却流無令一滴順河而過

瞻波城諸人

報舍衛國宰相書

王頻附書勑云王來復言子來復令擁塞殑伽却流
讀此書已又得報云王與王子俱亦不來王欲見寶
德之子汝等速當遣來是要並根本說一切有部毘柰耶破僧事

南印度德慧菩薩

與摩揭陀國摩沓婆書

摩揭陀國山西北三十餘里山阿有伽藍負嶺崇基疏崖峙閣僧徒並習大乘法教

瞿那末底唐言德慧菩薩伏外道之處初此山中有外道摩沓婆者祖僧佉之法而習道焉名高前烈德重當時食邑二城環居封建時南印度德慧菩薩學通三藏理窮四諦聞摩沓婆論極幽微有懷挫鋭命一門人裁書謂曰云云如是第二第三年中每發使報及將發迹重裁書曰云云摩沓婆甚懷惶懼誡諸門人及以邑戶自今之後不得居止沙門異道時德慧菩薩杖錫而來至摩沓婆邑邑人守約莫有相舍諸婆羅門更詈之曰斷髮殊服何異人乎德慧菩薩畢辭謝曰爾曹世諦之淨行我又勝義諦之淨行淨行既同何爲見拒遂出邑外入大林中林中猛獸羣行爲暴有淨信者乃束蘊持杖謂菩薩曰南印度有德慧菩薩者遠傳聲聞欲來論義邑主懼墜嘉聲重垂嚴制勿止沙門恐爲物害故來相援德慧曰良告淨信德慧者我是也淨信聞已更深恭敬即出深林止息空澤縱火持弓周旋左右夜分已盡謂德慧曰可以行矣於是遂行至王宮謂門者曰今有沙門自遠而至願王垂許與摩沓婆論王聞驚曰此妄人耳即命使臣往摩沓婆所宣王旨曰有異沙門來求談論今已瑩灑論場宣告遠近佇望來儀願垂降趾摩沓婆問王使曰豈非南印度德慧論師乎曰然摩沓婆聞心甚不悅事難辭免遂至論場國王大臣士庶豪族咸皆集會德慧先立宗義泊乎累落摩沓婆辭以年衰智昏捷對請歸靜思方酬來難每事言歸及旦昇座竟無異論至第六日歐血而死

敬問摩沓婆善安樂也宜忘勞弊積習舊學三年之
後摧汝嘉聲

重裁書

年期已極學業何如吾今至矣汝宜知之大唐西域記

印度千歲和尚釋氏通鑑云唐高宗顯慶二年千歲寶掌和尚晚居浦江寶岩與朗禪師友善師以白犬馳書朗以青猿回使是年正旦自塑像竟即滌衣趺坐說偈而化師自稱生於周威烈王十二年自魏晉間抵此土計之一千七十二年

與行腳僧

三峨高出五嶽秀甲九州震旦國第一山也揚云震旦國一作眞丹音義同鼎按樓炭經注云葱嶺以東名爲震旦以日初出耀乎東隅也鳩摩羅什傳什母臨去在茲謂什曰方等深教應大闡眞丹傳之東土惟爾之力蓋謂中國也又一作眞旦一作振旦見涅槃經一作旃丹

書記洞詮卷第九十一終

江東　梅鼎祚　簒輯

釋二

後漢

明帝 見前

詔報楚王英 英見前

明帝爲太子時英常獨歸附太子太子特親愛之及即位數受賞賜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爲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以鍊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佛長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羣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圖其形像而還有經數十萬卷以虛無爲宗包羅精麤善爲宏濶遠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外世俗之人或以爲虛誕然歸於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死生報應之際莫不矍然而自失焉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英因以班示諸國中傅英後遂大交通方士造作圖書有逆謀乃廢英徙丹陽涇縣自殺

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

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後漢書○魏收魏書釋老志作章帝詔報楚王誤

吳

廢王孫亮

與衆僧論優婆塞支謙書

謙字恭明一名越大月支人祖父漢末歸化謙從學法典博覽經籍世間藝術多所綜習爲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語曰支郎眼中黃身軀雖細是智囊吳主孫權拜謙爲博士使輔導東宮甚加寵秩及太子登即位隱穹隘山不交世務後卒于山中亮與衆僧書

支恭明不救所疾其業履沖素始終可尚爲之惻愴不能已已 開元釋教錄

晉一

成帝 見前

出令沙門致敬詔

成帝幼沖太后臨朝時帝舅庾冰輔政謂諸沙門應盡敬王者尚書令何充等奏不應敬下禮官詳議悉同充等門下承冰旨爲駁充等執奏冰爲帝詔令沙門致敬充等再奏冰復爲詔同異紛然竟莫能定

夫萬方殊俗神道難辨有自來矣達觀傍通誠當無怪況跪拜之禮何必尚然當復原先王所以尚之之意豈直好此屈折而坐遘槃辟哉固不然矣因父子

之敬建君臣之序制法度崇禮秩豈徒然哉良有以矣既其有以將何以易之然則名禮之設其無情乎且今果有佛邪將無佛邪有佛邪其道固弘無佛邪義將何取繼其信然將是方外之事方外之事豈方內所以體而當矯形骸違常務易禮典棄名教是吾所甚疑也名教有由來百代所不廢時旦丕顯後世猶殆殆之爲弊其故難尋而今當遠慕芒昧依俙未分棄禮於一朝廢教於當世使夫凡流傲逸憲度又是吾之所甚疑也縱其信然縱其有之吾將通之於神明得之於胷懷耳軌憲宏模固不可廢之於正朝

矣凡此等類皆晉民也論其才智又常人也而當因所說之難辨假服飾以陵度抗殊俗之傲禮直形骸於萬乘又是吾所弗取也諸君並國器也悟言則當測幽微論治則當重國典苟其不然吾將何述焉

又詔

省所陳具情旨幽昧之事誠非寓言所盡然其較略及夫人神之常度粗復有分例耳大都百王制法雖質文隨時然未有以殊俗參治恠誕雜化者也豈曩聖之不達而來聖之宏通哉且五戒之小善粗擬似人倫而更於世王略其禮敬邪禮重矣敬大矣爲治之綱盡於此矣萬乘之君非好尊也區域之民非好卑也而卑尊不陳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則亂斯曩聖所以憲章體國所宜不惑也通才博采往往備其事脩之家可以脩之國及朝則不可斯豈不遠也省所陳果亦未能了有之與無矣縱其了猶謂不可以參治而況都無而當以兩行邪（並弘明集○唐釋彥琮集沙門不應拜俗雜事云通才博采往在備脩之脩之身脩之家可矣脩之國及朝則不可　來聖作末聖）

孝武帝（見前）

與朗法師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承敵德光時飛聲東嶽靈海

廣淹有生蒙潤大人起世善翼匡時輙伸經略懸稟妙筭昔劉曜創荒戎狄繼業元皇龍飛遂息江表舊京淪沒神州傾蕩蒼生荼蓼寄在左袵每一念至嗟悼朕心長驅魏趙掃平燕代今龍旗方興尅復伊洛思與和尚同養羣生至人通微想明朕意今遣使者送五色珠像一軀明光錦五十疋象牙箄五領金鉢五枚到願納受

竺僧朗答孝武帝書（竺僧朗京兆人少而游方問道長安還關中專當講席）

僧朗頓首頓首夫至人無隱德生爲聖非德非聖何

敢有喻忝曰出家栖息塵表蕪靜山林心悕玄寂靈迹難遺形累而已奉被詔命慰及應否大晉重基先承孝治惠同天地覆養無邊願開大乘申揚道味僧朗頓首頓首 廣弘明集

謝安 見前

與支遁書 遁見後

遁還吳立支山寺欲入剡安爲吳興守與遁書

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慼慼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

縣闊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 高僧傳

郗超 見前

與親友論支道林書

遁幼而才拔善談名理謝安王洽劉恢殷浩許詢及超等一時名流皆著塵外之狎超與親友書

道林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數百年來紹明大法令眞理不絕者一人而已 歷代三寶記

王洽 見前

與林法師書 道林

洽稽首和南夫教之所由必暢物之所未悟物之所以通亦得之於師資雖玄宗沖緬妙旨幽深然所以會之者固亦簡而易矣是以致雖遠必假近言以明之理雖昧必借朗喻以徵之故夫殆墜之旨可得之於千載將絕之趣可悟之於一朝今本無之談旨略例坦然每經明之可謂衆矣然造精之言誠難爲尤理詣其極通之未易豈可以通之不易因廣異同之說遂令空有之談紛然大殊後學遲疑莫知所擬今道行指歸通叙色空甚有清致然未詳經文爲有明旨耶或得之於象外觸類而長之乎今衆經甚多或

取譬不遠豈無一言昭然易喻古人有云聖人之言可能使人信之不可能是以徵之於文未知所釋今故諮其數事思聞嘉誨以啓其疑洽稽首和南 廣弘明集

孫盛 見前○吳氏刻本作宋誤

與羅君章書

羅含更生論云善哉向生之言曰天者何萬物之總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因此以談今萬物有數而天地無窮然則無窮之變未始出於萬物萬物不更生則天地有終矣天地不爲有終則更生可知矣尋諸舊論亦云萬兆懸定羣生代謝聖人作易已備其極窮神知化窮理盡性苟神可窮有形者不得無數是則人物有定數彼我有成分有不可滅而爲無彼不得化而爲我聚散隱顯環轉於無窮之塗賢愚壽夭

還復其物自然貫次毫分不差與運沢無
不識不知遐哉邈乎其道冥矣天地雖大
渾而不亂萬物雖衆區已別矣各自其本
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舊神之與質
自然之偶也偶有離合死生之變也質有
聚散往復之勢也人物變化各有其往往
有本分故復有常物散雖混淆聚不可亂
其往彌遠其復彌近又神質冥期符契自
合世皆悲合之必離而莫慰離之必合皆
知聚之必散而莫識散之必聚未之思也
豈遠乎若者凡今生之生爲卽昔生生之
故事卽故事於體無所厝其意與已冥終
不自覺孰云覺之哉今談者徒知向我非
今而不知今我故昔我耳達觀者所以齊
死生亦云死生爲寤寐誠哉是
言盛意不然與含書含荅之

省更生論括囊變化窮尋聚散思理既佳又指味辭
致亦快是好論也然吾意猶有同異以今萬物化爲

異形者不可勝數應理不失但隱顯有年載然今萬
化猶應多少有還得形者無緣盡當須冥遠耳目不
復開逐然後乃復其本也吾謂形既紛散知亦如之
紛錯混淆化爲異物他物各失其舊非復昔日此有
情者所以悲歡若然則足下未可孤以自慰也 紛一作粉

羅含 字君章桂陽耒陽人文有藻思爲桓溫郎中令歷轉廷尉長沙相

答孫長沙安國書

獲書文略旨辭理亦兼情雖欣清酬未喻乃懷區區
不已請尋前本本亦不謂物都不化但化者各自得
其所化頽者亦不失其舊體孰主陶是載混載判言

■然之至分而不可亂也如此豈徒一更而已哉將
與無窮而長更矣終而復始其數歷然未能知今安
能知更簽積悲忘言諮求所通豈云■慰聊以寄散
而已矣 並弘明集

習鑿齒 見前

與釋道安書 道安見後

道安游學至鄴師佛圖澄後避地南投襄
陽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世其
先藉安高名致書通好及聞安至卽往脩
造旣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
人以爲名答○別記云河北別有竺道安
與釋道安齊名謂習鑿齒致書於竺道安
道安本隨師姓竺後改爲釋世
見其二姓因謂爲兩人謬矣

與寧三年四月五日鑿齒稽首和南承應眞履正明
白內融慈訓兼照道俗齊蔭宗虛者悟無常之旨存
有者達外身之權清風藻於中夏鸞響厲乎八冥玄
味遠猷何榮如之弟子聞夫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
天之雲也弘淵源以潤八極者四海之流也彼直無
爲降而萬物賴其澤此本無心行而高下蒙其潤況
哀世降步愍時而生資始繫於度物明道存乎練俗
乘不疾之輿以涉無遠之道命外身之駕以應十方
之求而可得玉潤於一山冰結於一谷望閬風而不
廻儀措此世而不誨度者哉且夫自大教東流四百

餘年矣雖蕃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眞丹宿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藻悅濤波下士而已惟肅祖明皇帝實天降德始欽斯道手畫如來之容口味三昧之旨戒行峻於巖隱玄祖暢乎無生大塊既唱万竅俱怒乎賢哲君子靡不歸宗日月雖遠光景彌暉道業之隆莫盛於今豈所謂月光道寂將生眞土靈鉢東遷忽驗于兹乎又聞三千得道俱見南陽明學開士陶演眞言上考聖達之誨下測道行之驗深經普往非斯而誰懷道邁訓舍兹孰降是以此方諸僧咸有傾想目欣金色之瑞耳遲無上之箴老幼等願

道俗同懷繫詠之情非常言也若慶雲東徂摩尼迴曜一躡七寶之座暫現明哲之燈雨甘露於豐草植栴檀於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玄波逸響重蕩濯於一代矣不勝延豫裁書致心意之蘊積曷云能暢弟子襄陽習鑿齒稽首和南（弘明集○怒乎法苑珠林作怒呼慶雲作塵靈逸響作溢溢一代作末代○庾闡樂賢堂頌序亦云肅祖明皇帝雅好佛道手摹靈像）

同前（高僧傳）

承應眞履正明白內融慈訓所兼照道俗齊蔭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雖蕃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眞丹宿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自頃道業之隆咸無以匹所謂月光將出靈鉢應降法師任當洪範化洽深幽此方諸僧咸有思慕各願慶雲東徂摩尼迴曜一躡七寶之座暫現明哲之燈雨甘露於豐草植栴檀於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玄波溢漾重蕩於一代矣

與謝安書（鑿齒聞道安至止卽往修造與安書符堅破襄陽道安與鑿齒俱歸秦）

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伎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羣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

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羣書略皆遍覩陰陽筭數亦皆能通佛經妙義故所游刃作義乃似法簡法道恨足下不同日而見其亦每言思得一叙（高僧傳）

同前（三藏記）

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感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羣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羣書略皆徧覩陰陽算數亦皆能通佛經故最是

所長作義乃似法蘭法祖輩統以大無不肯稍齊物
等智在方中馳騁也恨不使足下見之其亦每言思
得一見足下

王珣見前

與豫章太守范甯論釋慧持書甯見前 慧持見後

持適廬山隨兄遠共止有姊爲尼名道儀自江夏送姊至都止東安寺珣深相器重爲珣講定中阿含經後還山甯請持講法華毗曇四方雲集珣書與甯甯答之珣重與甯書

遠公持公孰愈

范甯答書

誠爲賢兄賢弟也

重與甯書

但令如兄誠未易有況弟復賢耶並高僧傳

王恭見前

致沙門僧檢書

遠持兄弟至德何如

僧檢答書

遠持兄弟也綽綽焉信有道風矣並高僧傳

劉遺民名程之字仲思彭城人嘗爲二縣令才藻自負力辭推薦乃之匡山託于遠公太尉劉裕等以其志不可屈與羣公著遺民之號焉遠公蓮社使遺民爲誓文

致長安釋僧肇書

僧肇從羅什適長安姚興命入逍遙園詳定經論肇著般若無知論遺民見乃致肇書肇答○般若無知論云夫般若虛玄者蓋是三乘之宗極也誠眞一之無差然異端之論紛然久矣有天竺沙門鳩摩羅什者少踐大方研幾斯趣獨拔於言象之表妙契於希夷之境齊異學於迦夷揚淳風於東扇將爰燭殊方而匿耀凉土者所以道不虛應應必有由矣弘始三年歲次星紀秦乘入國之謀眾師以來之意也北天之運數其然矣大秦天王者道契百王之端德洽千載之下遊刃萬機弘道終日信季俗蒼生之所天釋迦遺法之所仗也時乃集義學沙門五百餘人於逍遙觀躬執秦文與什公參定方等其所開拓者豈惟當時之益乃累劫之津梁矣余以短乏曾厠嘉會以爲上聞異要始於時也然則聖智幽微深隱難測無相無名乃非言象之

所得爲試罔象其懷寄之狂言耳豈曰聖心而可辨哉試論之曰放光云般若無所有相無生滅相道行云般若無所知無所見此辨智照之用而曰無相無知者何耶果有無相之知不知之照明矣何者夫有所知則有所不知以聖心無知故無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故經云聖心無所知無所不知信矣是以聖人虛其心而實其照終日知而未嘗知也故能默耀韜光虛心玄鑒閉智塞聰而獨覺冥冥者矣然則智有窮幽之鑒而無知焉神有應會之用而無慮焉神無慮故能獨王於世表智無知故能玄照於事外智雖事外未始無事神雖世表終日域中所以俯仰順化應接無窮無幽不察而無照功斯則無知之所知聖神之所會也然其爲物也實而不有虛而不無存而不可論者其唯聖智乎何者欲言其有無狀無名欲言其無聖以之靈聖以之靈故虛不失照無狀無名故照不失虛照不失虛故混而不渝虛不

失照故動以接麁是以聖智之用未始廢求之形相未暫可得故寶積曰以無心意而現行放光云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所以聖迹萬端其致一而已矣是以般若可虛而照真諦可亡而知萬動可卽而靜聖應可無而爲斯則不知而自知不爲而自爲矣復何知哉復何爲哉 難曰夫聖人真心獨朗物物斯照應接無方動與事會物物斯照故知無所遺動與事會故會不失機會不失機故必有會於可會知無所遺故必有知於可知必有知於可知故聖不虛知必有會於可會故聖不虛會既知既會而曰無知無會者何耶若夫忘知遺會者則是聖人無私於知會以成其私耳斯可謂不自有其知安得無知哉 答曰夫聖人功高二儀而不仁明踰日月而彌昏豈曰木石瞽其懷其於無知而已哉誠以異於人者神明故不可以事相求之耳子意欲令聖人不自有其知而聖人未嘗不有知無乃乖於聖心失於文旨者乎何者經云真般若者清淨如虛空無知無見無作無緣斯則知自無知矣豈待返照然後無知哉若有知性空而稱淨者則不辨於惑智三毒四倒皆亦清淨有何獨尊淨於般若以所知美般若所知非般若所知自常淨故般若未嘗淨亦無緣致淨歎於般若然經云般若清淨者將無以般若體性真淨本無惑取之知本無惑取之知不可以知名哉豈惟無知名無知知自無知矣是以聖人以無知之般若照彼無相之真諦真諦無兔馬之遺般若無不窮之鑒所以會而不差當而無是寂怕無知而無不知者矣 難曰夫物無以自通故立名以通物物雖非名果有可名之物當於此名矣是以卽名求物物不能隱而論云聖心無知又云無所不知意謂無知未嘗知知未嘗無知斯則名教之所通立言之本意也然論者欲一於聖心異於文旨尋文求實未見其當何者若知得於聖心無知無所辨若無知得於聖心知亦無所辨

若二都無得無所復論哉答曰經云般若義者無名無說非有非無非實非虛虛不失照照不失虛斯則無名之法故非言所能言也言雖不能言然非言無以傳是以聖人終日言而未嘗言也今試爲子狂言辨之夫聖心者微妙無相不可爲有用之彌勤不可爲無不可爲無故聖智存焉不可爲有故名教絕焉是以言知不爲知欲以通其鑒不知非不知欲以辨其相辨相不爲無通鑒不爲有非有故知而無知非無故無知而知是以知卽無知無知卽知無以言異而異於聖心也 難曰夫真諦深玄非智不測聖智之能在茲而顯故經云不得般若不見真諦真諦則般若之緣也以緣求智智則知矣 答曰以緣求智智非知也何者放光云不緣色生識是名不見色又云五陰清淨故般若清淨般若卽能知也五陰卽所知也所知卽緣也夫知與所知相與而有相與而無相與而無故物莫之有相與而有故物莫之無物莫之無故爲緣之所起物莫之有故則緣所不能生緣所不能生故照緣而非知爲緣之所起故知緣相因而生是以知與無知生於所知矣何者夫智以知所知取相故名知真諦自無相真智何由知所以然者夫所知非所知所知生於知所知既生知亦生所知所知既相生相生卽緣法緣法故非真非真故非真諦也故中觀云物從因緣有故不真不從因緣有故卽真令真諦曰真真則非緣真非緣故無物從緣而生也故經云不見有法無緣而生是以真智觀真諦未嘗取所知智不取所知此智知然智非無知但真諦非所知故真非知而子欲以緣求智故以智爲知非緣於何而求知 難曰論云不取者無知故不取爲知然後不取耶若無知不取聖人則冥若夜遊不辨緇素之異耶若知然後不取知則異於不取矣答曰非無知故不取又非知然後不取知卽不取故能不取而知 難曰論云不取者

誠以聖心不物於無故無惑取也無取則無是無是則無當誰當聖心而云聖心無所不知耶荅曰然無是無當者夫無當則物無不當無是則物無不是物無不是故是而無是物無不當故當而無當故經云盡見諸法而無所見 難曰聖心非不能是誠以無是可是雖無是可是故當是於無是矣是以經云眞諦無相故般若無知者誠以般若無有有相之知若以無相爲無相有何累於眞諦耶荅曰聖人無無相也何者若以無相爲無相無相卽爲相捨有而之無譬猶逃峰而赴壑俱不免於患矣是以至人處有而不有居無而不無雖不取於有無然亦不捨於有無所以和光塵勞周旋五趣寂然而往怕爾而來恬淡無爲而無不爲 難曰聖心雖無知然其應會之道不差是以可應者應之不可應者存之然則聖心有時而生有時而滅可得然乎荅曰生滅者生滅心也聖人無心生滅焉起然非無心但是無心心耳又非

不應應但是不應應耳是以聖人應會之道則信若四時之質直以虛無爲體斯不可得而生不可得而滅也 難曰聖智之無惑智之無俱無生滅何以異之荅曰聖智之無者無知惑智之無者知無其無雖同所以無者異也何者夫聖心虛靜無知可無可曰無知非謂知無惑智有知故有知可無可謂知無非曰無知也無知卽般若之無無也知無卽眞諦之無也是以般若之與眞諦言用卽同而異言寂卽異而同同故無心於彼此異故不失於照功是以辨同者同於異辨異者異於同斯則不可得而異不可得而同也何者內有獨鑒之明外有萬法之實萬法雖實然非照不得內外相與以成其照功此則聖所不能同用也內雖照而無知外雖實而無相內外寂然相與俱無此則聖所不能異寂也是以經云諸法不異者豈曰續鳧截鶴夷岳盈壑然後無異哉誠以不異於異故雖異而不異也故經云甚奇世尊於無異法中而說諸法異又云般若與諸法亦不一相亦不異相信矣 難曰論云言用則異言寂則同未詳般若之內則有用寂之異乎荅曰用卽寂寂卽用用寂體一同出而異名更無無用之寂而主於用也是以智彌昧照逾明神彌靜應逾動豈曰明昧動靜之異哉故成具云不爲而過爲寶積曰無心無識無不覺知斯則窮神盡智極象外之談也卽之明文聖心可知矣

遺民和南頃餐徽聞有懷遙佇歲末寒嚴體中如何音寄壅隔增用抱蘊弟子沈痾草澤常有弊瘵耳因慧明道人北游裁通其情古人不以形疎致淡悟涉則親是以雖復江山悠邈不面當年至於企懷風味鏡心象迹佇悅之勤良以深矣緬然無因瞻霞永歎

順時愛敬冀因行李數有承問伏願彼大衆康和外國法師當休納上人以悟發之器而邁茲淵對想開究之功足以盡過半之思故以每惟乖濶憤愧何深此山僧清常道戒彌厲禪隱之餘則惟研惟講恂恂穆穆故可樂矣弟子既以遂宿心而覩茲上軌感寄之誠日月銘至遠法師頃恒履宜思業精詣乾乾宵夕自非道用潛流理爲神御孰以過順之年湛氣若茲之勤所以憑慰既深仰謝逾絕去年夏末始見生上人示無知論才運清儁旨中沈允推涉聖文婉而有歸披味殷勤不能釋手眞可謂浴心方等之淵而

悟懷絶冥之肆者矣若令此辯遂通則般若衆流殆不言而會可不欣乎可不欣乎然夫理微者辭險唱獨者應希苟非絶言象之表者將以存象而致乖乎意謂答以緣求智之章婉轉窮盡極爲精巧無所間然矣但暗者難以頓曉猶有餘疑一兩今輒題之如別想從容之暇復能粗爲釋之論序云般若之體非有非無虛不失照照不失虛故曰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下章云異乎人者神明故不可以事相求之耳又云用卽寂寂卽用神彌靜應逾動夫聖心冥寂理極同無不疾而疾不徐而徐是以知不廢寂寂不廢

知未始不寂未始不知故其運物成功化世之道雖處有名之中而遠與無名同斯理之玄固常所彌昧者矣但今談者所疑於高論之旨欲求聖心之異爲謂窮靈極數妙盡冥符耶爲將心體自然靈怕獨感耶若窮靈極數妙盡冥符則寂照之名故是定慧之體耳若心體自然靈怕獨感則羣數之應固以幾乎息矣夫心數既玄而孤運其照神淳化表而慧明獨存當有深證可試爲辨之疑者當以撫會應機覩變之知不可謂之不有矣而論旨云本無惑取之知而未釋所以不取之理謂宜先定聖心所以應會之道

爲當唯照無相耶爲當咸覩其變耶若覩其變則異乎無相若唯照無相則無會可撫既無會可撫而有撫會之功意有未悟幸復誨之論云無當則物無不當無是則物無不是物無不是故是而無是物無不當故當而無當夫無當而物無不當乃所以爲至當無是而物無不是乃所以爲眞是豈有眞是而非是至當而非當而云當而無當是而無是耶若謂至當非常當眞是非常是此蓋悟惑之言本異耳固論旨所以不明也願復重喻以袪其惑矣論至日卽與遠法師詳省之法師亦好相領得意但標位似各有本

或當不必理盡同矣頃兼以班諸有懷屢有擊其節者而恨不得與斯人同時也（論序云以下是難問）

僧肇答劉遺民書（肇京兆人學善方等兼通三藏爲羅什所害）

不面在昔佇想用勞慧明道人至得去年十二月疏幷問披尋返覆欣若暫對涼風屆節頃常如何貧道勞疾多不佳耳信南返不悉八月十五日釋僧肇疏答服像雖殊妙期不二江山雖緬理契卽鄰所以望途致想虛襟有寄君既遂嘉遯之志標越俗之美獨恬事外歡足方寸每一言集何嘗不遠喻林下之雅詠高致悠然清散未期厚自保愛每因行李數有承

問願彼山僧無恙道俗通佳承遠法師之勝常以爲欣慰雖未親承然服膺髙軌企佇之勤爲日久矣公以過順之年湛氣彌厲養徒幽巖抱一沖谷遐邇仰詠何美如之每亦翹想一隅懸庇霄岸無由寫敬致慨良深君清對終日怏有悟心之歡也卽此大衆尋常什法師如宜秦王道性自然天機邁俗城塹三寳弘道是務由使異典勝僧方遠而至靈鷲之風萃於玆土領公遠舉乃千載之津梁也於西域還得方等新經二百餘部請大乘禪師一人三藏法師一人毗婆沙法師二人什法師於大石寺出新至諸經法藏

淵曠日有異聞禪師於瓦官寺教習禪道門徒數百夙夜匪懈邕邕肅肅致可欣樂三藏法師於中寺出律藏本末精悉若覩初制毗婆沙法師於石羊寺出舍利弗阿毗曇胡本雖未及譯時問中事發言新奇貧道一生猥忝嘉運遇玆盛化自恨不覩釋迦祇洹之集餘復何恨而慨不得與清勝君子同斯法集耳生上人頃在此同止數年至於言話之際常相稱詠中途還南君得與相見未更近問惘悒何言威道人至得君念佛三昧詠幷得遠法師三昧詠及序此作興寄既高辭致清婉能文之士率稱其美可謂游涉

聖門扣玄關之唱也君與法師當數有文集因來何少什法師以午年出維摩經貧道時預聽次參承之暇輒復條記成言以爲注解辭雖不文然義承有本今因信持一本往南君閑詳試可取看來問婉切難爲郢人貧道思不關微兼拙於筆語且至趣無言言必乖趣云云不已竟何所辯聊以狂言示詶來旨耳疏云稱聖心冥寂理極同無雖處有名之中而遠與無名同斯理之玄固常彌昧者以此爲懷自可忘言內得取定方寸復何足以人情之所異而求聖心之異乎疏曰談者謂窮靈極數妙盡冥符則寂照之名

故是定慧之體耳若心體自然靈怕獨感則羣數之應固以幾乎息矣意謂妙盡冥符不可以定慧爲名靈怕獨感不可稱羣數以息兩言雖殊妙用常一迹我而乖在聖不殊也何者夫聖人玄心默照理極同無既曰爲同同無不極何有同無之極而有定慧之名定慧之名非同外之稱也若稱生同內有稱非同若稱生同外稱非我也又聖心虛微妙絕常境感無不應會無不通冥機潛運其用不勤羣數之應亦何爲而息耶且夫心之有也以其有有不自有故聖心不有有不有有故有無有有無有故則無無無無

故聖人不有不無不有不無其神乃虛何者夫有也無也心之影響也言也象也影響之所攀緣也有無旣廢則心無影響影響旣淪則言象莫測言象莫測則道絕羣方道絕羣方故能窮靈極數窮靈極數乃曰妙盡妙盡之道本乎無寄夫無寄在乎冥寂冥寂故虛以通之妙盡存乎極數極數故數以應之數以應之故動與事會虛以通之故道超名外因謂之無動與事會因謂之有因謂之有者應夫眞有強謂之然耳彼何然哉故經云聖智無知而無所不知無爲而無所不爲此無言無相寂滅之道豈曰有而爲有無而爲無動而乖靜靜而廢用耶而今談者多卽言以定旨尋大方而徵隅懷前識以標玄存所存之必當是以聞聖有知謂之有心聞聖無知謂等太虛有無之境邊見所存豈是處中莫二之道乎何者萬物雖殊然性本常一不可而物然非不物可物於物則名相異陳不物於物則物而卽眞是以聖人不物於物不非物於物不物於物物非有也不非物於物物非無也非有所以不取非無所以不捨不捨故妙存卽眞不取故名相靡因名相靡因非有知也妙存卽眞非無知也故經云般若於諸法無取無捨無知無

不知此攀緣之外絕心之域而欲以有無詰者不亦遠乎請詰夫陳有無者夫智之生也極於相內法本無相聖智何知世稱無知者謂等木石太虛無情之流靈鑒幽燭形於未兆道無隱機寧曰無知且無知生於無知無無知也無有知也無有知也謂之非有無無知也謂之非無所以虛不失照照不失虛怕然永寂靡執靡拘孰能動之令有靜之使無耶故經云眞般若者非有非無無起無滅不可說示於人何則言其非有者言其非是有非謂是非有言其非無者言其非是無非謂是非無非有非非有非無非非無是以須菩提終日說般若而云無所說此絕言之道知何以傳庶參玄君子有以會之耳又云宜先定聖心所以應會之道爲當惟照無相耶爲當咸覩其變耶談者似謂無相與變其旨不一覩變則異乎無相照無相則失於撫會然則卽眞之義或有滯也經云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若如來旨觀色空時應一心見色一心見空若一心見色則惟色非空若一心見空則惟空非色然則空色兩陳莫定其本也是以經云非色者誠以非色於色不非色於非色若非色於非色太虛則非色非色何所明若

以非色於色卽非色不異色非色不異色色卽爲非
色故知變卽無相無相卽變羣情不同故教迹有異
耳考之玄籍本之聖意豈復眞僞殊心空有異照耶
是以照無相不失撫會之功覩變動不乖無相之旨
造有不異無造無不異有未嘗不有未嘗不無故曰
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以此而推寂用何妨如之何
謂覩變之知異無相之照乎恐談者脫謂空有兩心
靜躁殊用故言覩變之知不可謂之不有耳若能捨
已心於封內尋玄機於事外齊萬有於一虛曉至虛
之非無者當言至人終日應會與物推移乘運撫化

未始爲有也聖心若此何有可取而曰未釋不取之
理又云無是乃所以爲眞是無當乃所以爲至當亦
可如來言耳若能無心於爲是而是於無是無心於
爲當而當於無當者則終日是不乖於無是終日當
不乖於無當但恐有是於無是有當於無當所以爲
患耳何者若眞是可是至當可當則名相以形美惡
是生生生奔競孰與止之是以聖人空洞其懷無識
無知然居動用之域而止無爲之境處有名之內而
宅絶言之鄉寂寥虛曠莫可以形名得若斯而已矣
乃曰眞是可是至當可當未喻雅旨也恐是當之生
物謂之然彼自不然何足以然耳夫言迹之興異途
之所由生也而言有所不言迹有所不迹是以善言
言者求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尋迹所不能迹至理
虛玄擬心已差況乃有言恐所示轉遠庶通心君子
有以相期於方外耳肇論○如宜高僧傳作休勝弘道作弘通律藏作律部胡本作梵本清勝作道勝○僧肇傳肇製四論合爲一卷呈廬山遠大師大師歎仰不已又呈遺民遺民曰不意方袍復有平叔方袍語出遺民也　四論者物不遷論不眞空論般若無知論涅槃無名論○遺民書一云易稱天玄蓋取幽深之名詩詠彼蒼近在遠望之色浴心方等之淵悟懷絶冥之肆

戴安公

與遠法師釋疑論書

安公釋疑論云安處子問於玄明先生曰
蓋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
有餘殃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斯乃聖
達之格言萬代之宏標也此則行成於己
身福流於後世惡顯於事業獲罪乎幽冥
然聖人爲善理無不盡理盡善積宜歷代
皆不移行無一善惡惡相承亦當百世俱
闇是善有常門惡有定族後世脩行復何
益哉又有東脩履道言行無傷而天罰人
楚百羅備嬰任性恣情肆行暴虐而生保榮
貴子孫繁熾推此而論積善之報竟何在
乎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請試言之夫人
以性有脩短之期故有彭殤之殊氣有精
麤之異亦有賢愚之別此自然之定理不
可移者也是以堯舜大聖朱均是有瞽叟
下愚誕生有舜顏回大賢早夭絶嗣商臣
極惡令胤克昌夷叔至仁餓死窮山盜跖
肆虐富樂自終比干忠正斃不旋踵張湯
酷吏七世珥貂凡此比類不可稱數驗之
聖賢既如彼求之常人又如此故知賢愚

善惡脩短窮達各有分命非積行之所致也夫以天地之玄遠陰陽之廣大人在其中豈惟稊米之在太倉毫末之於馬體哉而匹夫之細行人事之近習一善一惡皆致冥應欲移自然之彭殤易愚聖於朱舜此之不然居可識矣然則積善積惡之說蓋施於勸教耳聖人因神道以設教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卽引故功玄而事適是以六合之內論而不議鑽之而不知所由日用而不見所極設禮學以開其大睽名法以束其形跡賢者倚之以成其志不肖企及以免其過使孝友之恩深君臣之義篤長幼之禮序朋執之好著背之則爲失道之人讒議以之起向之則爲名教之士聲譽以之彰此則君子行已處心豈可須臾而忘善哉何必循教責實以期應報乎苟能體聖教之幽旨審分命之所鍾庶可豁滯於心府不祈驗於冥中矣以示慧遠慧遠答書周道祖爲設難論安公復爲書答道祖道祖答之安公以呈慧遠慧遠

重答安公安公又答遠書

安公和南弟子常覽經典皆以禍福之來由於積行是以自少束脩至于白首行不負於所知言不傷於物類而一生艱楚荼毒備經顧景塊然不盡惟已夫冥理難推近情易纏每中宵幽念悲慨盈懷始知脩短窮達自有定分積善積惡之談蓋是勸教之言耳近作此釋疑論今以相呈想消息之餘脫能尋省戴安公和南

釋慧遠答戴處士書

釋慧遠頓首省君別示以爲慨然先雖未善相悉人物來往亦未始暫忘分命窮達非常智所測然依傷大宗似有定檢去秋與諸人共讀君論並亦有同異觀周郎作答意謂世典與佛教粗是其中今封相呈想暇日能力尋省

答周居士難釋疑論

周道祖難釋疑論云近見君釋疑論蓋卽情之作料檢理要殆乎有中但審分命之守似未照其本耳福善莫驗亦儻所常或雖周覽六籍逾深其滯及覩經教始昭然有歸故請以先覺語當今之學者也君子爲審分命所鍾可無祈驗於冥中餘慶之言存於勸教請審分命之旨爲當宅情於理任而弗營耶爲忘懷闇昧直置而已耶若宅情於理則理未可喩善惡紛亙逆順莫撿苟非冥廢豈得弗營若直置而已自

非坐忘事至必感感因於事則情亦升降履信復祐何能不慶爲惡弗罰焉得無怨雖欲忘懷其可得乎靖求諸已其効明矣又勸教之設必傍實而動直爲訓之方不可一塗而盡故或若反而後會或曉昧於爲言是以塗車芻靈堂室異詔或顯其遠或微其近令循教之徒不苟求於分表飫和之士自守足於仁義故深淺並訓而民聽不濫而神明之贖蘊於妙物豈得顯稱積善正位履霜而事與教反理與言違夷齊自得於安恐顏冉長悲於履和恐有爲之言或異於此若謂商臣之徒教所不及汲引之端蓋中智已還而安于懷仁不沒其身臧會以僭有後彝國則分命所鍾於何而審玄明之嘗更爲疑府矣是以古之君子知通否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沒蔡靈以善薄受禍郄宛以深莫救宋恒以怨微易唱故洗心以懷宗練形以聞道拔無明之沈根翳貪愛之滯網不祈驗於冥中影響自徹

不期存於應報而慶罰已彰故能反步極水鏡萬有但微明之道理隔常域堯孔拯其麤宜有未盡史遷造其門而未踐乎室借其在無聞之世故永悲以窮年君既涉其津亦應不遠而得此乃幽明之所寄豈惟言論而已乖叙多年聊以代勤來論又以爲天地曠遠人事細近一善一惡無關冥應然則天網恢恢疎而遂失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但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乎理緣故或乖於視聽耳山崩鍾應不以路遠喪感火澤革性不以同象成親詳檢數端可以悟矣

間以暇日因事致感脫作釋疑以呈法師既辱還告并送來難辭喻清贍致有旨歸但自覺雖先觀者莫悟所見既殊孰是能正苟懷未悟請共盡之僕所謂能審分命者自乎識拔常均妙鑒理宗校練名實比驗古今者耳不謂淪溺生死之域欣感失得之徒也

苟能悟彭殤之壽夭則知脩短之自然察堯舜於朱均以得愚聖之有分推淵商之善惡足明冥中之無罰等比干於盜跖可識禍福之非行既能體此難事然後分命可審不祈冥報耳若如來難宅情於理則理未可喻靖求諸已其明効矣此乃未喻由於求已非爲無理可喻也若舍已而外鑒必不遠而復矣

難曰勸教之設必傷實而動直爲訓之方不可以一塗而盡僕豈謂聖人爲教反眞空設耶答曰夫善惡生於天理是非由乎人心因天理以施教順人心以成務故幽懷體仁者挹玄風而載悅肆情出轍者顧名教而內揣功玄物表日用而忘其惠理藴冥寂濤之不見其宗非違虛教以眩於世也是以前論云因神道以設教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故功玄而事適者也

難曰安于懷仁不沒其身臧會以僭有後魯國則分命所鍾於何而審玄明之唱更爲疑府矣答曰斯乃所以明善惡之有定不由於積行也若夫仁者爲善之嘉行安于懷之而受禍僭者反理之邪事臧會爲之而獲後良由分應沒身非履仁之所移命當爲後

非行僭之能罰豈異比干忠正而嬰刳心之戮張湯酷吏而獲七世之祐哉苟斯理之不殊則知分命之先定矣乃同玄明之有分非爲成疑府也

難曰古之君子知通否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沒蔡靈以善薄受禍郄宛以釁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答曰夫通否非新壽夭自昔信哉斯言是僕所謂各有分命者也若夫福濃獲沒釁深莫救此則報應之來有若影響蔡靈以善薄受禍商臣宜以極逆罹殃宋桓以愆微易唱邾文應用行善延年而罪同罰異福等報殊何明鑒於蔡

宋而獨昧於楚邾乎君所謂不祈驗於冥中影響自徵不期在於應報而慶罰以彰於斯蹟矣

難曰然則天網恢恢踈而遂失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但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於理緣答曰夫天理冥昧變狀難明且當推已兆於終古考應報之成跡耳至於善惡禍福或有一見斯自遇與事會非冥司之真驗也何以明之若其有司當如之治國長之一家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必罰使脩行者保其素履極逆者受其酷禍然後積善之家被餘慶於後世積不善之家流殃咎乎來世耳而今則不然或惡深而

莫誅或積善而禍臻或履仁義而亡身或行肆虐而降福豈非無司而自有分命乎若以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於理緣者但當報對遲晩不切目前耳非為善惡舛錯是非莫驗推斯而言人之生也性分夙定善者自善非先有其生而後行善以致於善也惡者自惡非本分無惡長而行惡以得於惡也故知窮達善惡愚智壽夭無非分命玄定於冥初行跡豈能易其自然哉天網不失隱見微顯故是勸教之言耳非玄明所謂本定之極致也既未悟妙推之有宗亦何分命之可審乎將恐向之先覺還為後悟矣言而未曰聊以讜叙

周道祖答戴處士書

見重申釋疑論辭理切驗善乎校實也但僕意猶有不同乃卽欲便言所懷一日侍法師坐粗共求君意云氣力小佳當自有酬因君論旨兼有所見也僕是以不復稍厝其爝火須成旨因上君云審分命者乃是體極之人既非所同又僕所立不期存於應報而慶罰已彰亦不如君所位也書不盡言於是信矣其中小小亦多未喻付之未遇

重與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間作釋疑論以寄其懷故呈之匠者思聞啓誨既辱還告開示宗轍弁送周郎難甚有趣致但理本不同所見亦殊今重伸鄙意答周復以相呈旨誠可求而辭不自暢想脫覧省戴安公和南

釋慧遠與戴處士書

見君與周居士往復足為賓主然佛教精微難以事詰至於理玄數表義隱於經者不可勝言但恨君作佛弟子未能留心聖典耳頃得書論亦未始暫忘年衰多疾不暇有答脫因講集之餘粗綴所懷今寄往試與同疑者共尋若見其族則比干商臣之流可不

思而得矣釋慧遠頓首

答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辱告并見三報論旨喻弘遠妙暢理宗覽省反復欣悟兼懷弟子雖伏膺法訓誠信彌至而少游人林遂不涉經學往以艱毒交纏聊寄之釋疑以自攄散此蓋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耳推其俗見之懷誠為未盡然三報曠遠難以辭究弟子尋當索歸必覲展莫親承音旨益祛其滯諸懷寄之周居士戴安公和南並廣弘明集

郤敬輿

與謝慶緒論三幡義書

近論三幡諸人猶多欲既觀色空別更觀識同在一有而重假二觀孫綽天台賦消一無於三幡李善注三幡色一也色空二也觀三也引書云云然敬輿之意以色空及觀為三幡識空及觀亦為三幡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隱居若邪臺徵不就

答郤敬輿書

至理深玄非言象所喻也選注○此當在劉遺民前

書記洞詮卷第九十二終

書記洞詮卷第九十三

江東 梅鼎祚 㓂輯

釋三

晉二

桓玄見前

與遠法師勸罷道書

夫至道緬邈佛理幽深豈是悠悠常徒所能習求沙門去棄六親之情毀其形骸口絕滋味被褐帶索山栖枕石永乖世務百代之中庶或有一髣髴之間今世道士雖外毀儀容而心過俗人所謂道俗之際可

謂學步邯鄲匍匐而歸先聖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而令一生之中困苦形神方求冥冥黃泉下福皆是管見未體大化迷而知反去道不遠可不三思運不居人忽焉將老可復追哉聊贈至言幸能納之

釋慧遠答桓南郡書

大道淵玄其理幽深銜此高旨實如來談然貧道出家便是方外之賓雖未踐古賢之德取其一往之志削除飾好落名求實若使幽冥有在故當不謝於俗人外似不盡內若斷金可謂見形不及道哀哉哀哉帶索枕石華而不實管見之人不足羨矣雖復養素

山林與樹木何異夫道在方寸假練形爲眞卞和號慟於荆山患人不別故也昔聞其名今見其人故莊周悲慨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之過隙以此而尋孰得久停豈可不爲將來作資言學步邯鄲者新無功失其本質故使邯人匍匐而歸百代之中有此一也豈混同以通之貧道已乖世務形權於流俗欲於其中化未化者雖復沐浴踞傲奈疑結何一世之榮劇若電光聚則致離何足貪哉淺見之徒其惑哉可謂下士聞道而大笑之眞可謂迷而不反也貧道形不出人才不應世是故毁其陋質被其割截之服理未

能心冥玄化遠存大聖之制豈捨其本懷而酬高誨貧道年與時頹所患未痊乃復曲埀兊慰感慶交至檀越信心幽當大法所寄豈有一傷毁其本也將非波旬試嬈之言辭拙寡聞力酬高命葢是不逆之懷耳（並弘明集）

與八座桓謙等論沙門應致敬事書

（元興中玄爲太尉以震主之威欲令道人設拜於巳因陳何庾舊事謂理未盡故與八座等書八座桓謙等答之○謙沖子玄從兄玄敗奔蜀爲荆州刺史劉道規所殺）

玄再拜白頓首八日垂至舊諸沙門皆不敬王者何庾雖已論之而竝率所見未是以理屈也庾意在尊王而理據未盡何出於偏信遂淪名體夫佛之爲化雖誕以茫浩推于視聽之外然以敬爲本此出處不異葢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君御而已哉沙門之所以生生資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旣理所不容亦情所不安一代之大事宜共求其衷想復相與研盡之比八日令得詳定也桓玄再拜頓首敬議（于推視聽彦琮集作推乎視聽存乎王者作存於王者故尊其神器弘明集作敬尊其神器君御一作弘御）

桓謙等答桓公論沙門不應致敬事書

中軍將軍尚書令宜陽開國侯桓謙等惶恐死罪奉誨使沙門致敬王者何庾雖論意未究盡此是大事宜使允中實如雅論然佛法與老孔殊趣禮教正乖人以髮膚爲重而髡削不疑出家棄親不以色養爲孝土木形骸絶欲止競不期一生要福万劫世之所貴已皆落之禮教所重意悉絶之資父事君天屬之至猶離其親愛豈得致禮万乘勢自應廢彌歷三代置其絶羈當以神明無方亦不以涯檢視聽之外或

別有理令便使其致恭恐應華者多非惟拜起又王者奉法出於敬信其理而變其儀復是情所未了即而容之乃是在宥之弘王令以別答公難孔國張敞在彼想已面諮所懷道寶諸道人並足酬對高旨下官等不諳佛理率情以言愧不足覽謙等惶恐死罪

與王中令論沙門應致敬事書（并王令答往復八道）

沙門抗禮至尊正自是情所不安一代大事宜共論盡之今與八座書向已送都今付此信君是宜任此理者遲聞德音（任弘明集作在）

王謐答桓太尉書（謐見後）

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中書令武岡男王謐惶恐死罪奉誨及道人抗禮至尊幷見與八座書俱承高旨容音之唱辭理兼至近者亦粗聞公道未獲究盡尋何庾二旨亦恨不悉以為二論漏於偏見無曉然厭心處眞如雅誨夫佛法之興出自天竺宗本幽遐難以言辯既涉乎教故可略而言耳意以為殊方異俗雖所安每乖至於君御之理莫不必同今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為禮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内者矣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也尋大法宣流為日諒久年踰四百歷代有三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絶之化有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故王者拱已不恨恨於缺戶沙門保眞不自疑於誕世者也承以通生理物在乎王者考諸理歸實如嘉論三復德音不能已已雖欲奉酬言將無寄猶以為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亦豈足答濟通之德哉公眷眄未遺猥見逮問輒率陳愚管不致嫌於所奉耳願不以人廢言臨白反側謐惶恐死罪（有用弘明作有日用）

難王中令

來示云沙門雖意深於敬而不以形屈為禮難曰沙

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篤於事爰暨之師逮于上座與世人揖跪但為小異其制耳既不能忘形於彼何為忽儀於此且師之為理以資悟為德君道通生則理宜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來示云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也難曰外國之君非所宜喻而佛教之興亦其旨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既畏服之然後順軌此蓋是本懼鬼神福報之事豈是宗玄妙之道邪道在則貴將異於雅旨豈得被其法服便道在其中若以道在然後為貴

孰如君言聖人之道道之極也君臣之敬愈敦於禮
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爲貴哉
來示云歷年四百歷代有三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
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爲證也曩者晉人略無奉佛
沙門徒衆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
俗不爲之檢耳今主上奉佛親接法事事異於昔何
可不使其禮有准日用清約有助于教皆如君言此
益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也今篤以祇敬
將無彌濃其助哉

來示云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豈
足答涵濟之恩難曰夫理至無酬誠如來示然情在
罔極則敬自從之此聖人之所以緣情制禮而各通
其寄也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爲是
深邪爲是淺邪若淺邪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
邪豈得彼肅其恭而此弛其敬哉

王謐答桓太尉難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篤於事
哉答曰夫沙門之道自以敬爲主但津塗既殊義無
降屈故雖天屬之重形體都盡也沙門所以推宗師

長自相崇敬者良以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
係則事與心應原佛法雖曠而不遺小善一介之功
報亦應之積毫成山義斯著矣（一介弘明作一分）
難曰君道通生則理應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
極哉答曰夫君道通生則理同造化夫陶鑄敷氣功
則弘矣而未有謝惠於所稟厝感於理本者何良以
冥本幽絕非物象之所舉運通理妙豈麤迹之能酬
是以夫子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
難曰外國之君非所應喻佛教之興亦其旨可知豈
不以六夷驕强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

答曰夫神道設教誠難以言辨意以爲大設靈奇示
以報應此最影響之實理佛教之根要今若謂三世
爲虛誕罪福爲畏懼則釋迦之所明殆將無寄矣常
以爲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言迹盡乎一生而不開
萬劫之塗然遠探其旨亦往往可尋孝弟仁義明不
謀而自同四時之生殺則矜慈之心見又屢抑仲由
之問亦似有深旨但教體既殊故此處常昧耳靜而
求之殆將然乎殆將然乎（劫一作物 同一作周）
難曰君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
道在爲貴哉答曰重尋高論以爲君道運通理同三

大是以前條已粗言意以爲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至於君臣之敬則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耳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爲證也曩者昔人略無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爲之檢耳答曰前所以云歷有年代者正以容養之道要當有以故耳非謂已然之事無可改之理也此蓋言勢之所至非慊然所據也胡人不接王者又如高唱前代之不論或在於此邪

難曰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今篤以

祇敬將無彌濃其助哉答曰敬尋來論是不誣佛理也但傲誕之迹有虧大化誠如來誨誠如來誨意謂沙門之道可得稱異而非傲誕今若以千載之末淳風轉薄橫服之徒多非其人者敢不懷愧今但謂自理而黙差可遺人而言道耳前答云不以人爲輕重徼意在此矣

難曰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爲是深邪爲是淺耶若淺邪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邪豈得彼肅其功而此弛其敬哉答曰以爲釋迦之道深則深矣而瞻仰之徒彌篤其敬者此蓋造道之倫必資行功行功之美莫尚於此如斯乃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闗鍵也且致敬師長功猶難抑況擬心宗極而可替其禮哉故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也

重難王中令

省示猶復未釋所疑因來告復粗有其難夫情敬之理豈容有二皆是自内以及外耳既入於有情之境則不可得無也若如來言王者同之造化未有謝惠於所禀厝感於理本是爲功玄理深莫此之大也則佛之爲化復何以過茲而來論云津塗既殊則義無降屈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

若理在已本德深居極豈得云津塗之異而云降屈邪宗致爲是何邪若以學業爲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禀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資通之悟更是發瑩其末耳事與心應何得在此而不在彼又云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盡於一生而不開萬劫之塗夫以神奇爲化則其教易行異於督以仁義盡於人事也是以黄巾妖惑之徒皆赴者如雲若此爲實理行之又易聖人何緣捨所易之實道而爲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將以化教殊俗理在權濟恢誕之談其趣可知

又云君臣之敬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何爲其然夫敬之爲理上紙言之詳矣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邪前論已云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苟所通在斯何得非自然之所重哉又云造道之倫必資功行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擬心宗極不可替其敬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請復就來旨而借以爲難如來告以敬爲行首是就敬之重也功行者當計其爲功之勞耳何得直以珍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邪惠無所謝達者所不惑但理根深極情

敬不可得無耳臣之敬君豈謝惠者邪（是就弘明作是敬）

王謐重荅桓太尉

奉告弁垂重難具承高旨此理微細至難厝言又一代大事應時詳盡下官才非拔幽特乏研析且妙難精詣益增茫惑但高旨既臻不敢默已輙復率其短見妄酬來誨無以啓發容致祇用反側願復詢諸道人通才綢其不逮公云宗致爲是何邪若以學業爲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禀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今以爲宗致者是所趣之至道學業者日用之筌蹄今將欲趣彼至極不得不假筌蹄以自運耳故知所假之功未是其絕處也夫積學以之極者必階麤以及妙魚獲而筌廢理斯見矣公以爲神奇之化易仁義之功難聖人何緣捨所易之實道而爲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意以爲佛之爲教與内聖永殊既云其殊理則無並今論佛理故當依其宗而立言也然後通塞之塗可得而詳矣前荅所以云仁善之行不殺之旨其若似可同者故引以就此耳至於發言抗論津徑所歸固難得而一矣然愚意所見乃更以佛教爲難也何以言之今内聖所明以爲出其言善應若

影響如其不善千里違之如此則善惡應於俄頃禍福交於目前且爲仁由己弘之則是而猶有棄正而即邪背道而從欲者矣況佛教喻一生於彈指期要終于永劫語靈異之無位設報應於未兆取之能信不亦難乎是以化暨中國悟之者尠故本起經云正言似反此之謂矣公云行功者當計其爲功之勞何得直以珍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邪請試言曰以爲佛道弘曠事數彌繁可以練神成道非惟一事也至於在心無倦於事能勞珍仰宗極便是行功之一耳前荅所以云莫尚於此者自謂擬心宗極轍其理難尚

非謂禮拜之事便爲無取也但既在未盡之域不得不有心於希通雖一介之輕微必終期之所須也公云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邪敬戢高論不容閒然是以前答云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者意在此也至於君臣之敬事盡揖拜故以此爲名教耳非謂相與之際盡於形迹也請復重伸以盡微意夫太上之世君臣已位自然情愛則義著化本于斯時也則形敬蔑聞君道虛運故相忘之理泰臣遇冥陶故事盡於知足因此而推形敬不與心爲影響殆將明矣及親譽既生茲禮乃興豈非

後聖之制作事與時應者乎此理虛邈良難爲辨如其未允請俟高亮

三與王中令書

來難手筆甚佳殊爲斐然可以爲釋疑處殊是未至也遂相攻難未見其已今復料要明在三之理以辨對輕重則敬否之理可知想研微之功必在苦愈析耳八日已及今與右僕射書便令施行敬事尊主之道使天下莫不敬雖復佛道無以加其尊豈不盡善邪事雖已行無預所論宜究也想諸人或更有精析耳可以示仲文謂殷仲文

三難

比獲來示幷諸人所論並未有以釋其所疑就而爲難殆以流遷今復重伸前意而委曲之想足有以頓白馬之轡知辨制之有耳夫佛教之所重全以神爲貴是故師徒相宗莫二其倫凡神之明闇各有本分分之所資稟之有本師之爲功在於發悟譬猶荊璞而瑩拂之耳若質非美玉琢磨何益是爲美惡存乎自然深德在於資始拂瑩之功實已末焉既懷玉在中又匠以成器非君道則無以伸遂此生而通其爲道者也是爲在三之重而師爲之末何以言之君道

兼師而師不兼君教以弘之法以齊之君之道也豈不然乎豈可以在理之輕而奪宜尊之敬三復其理愈所疑駭制作之旨將在彼而不在此錯而用之其弊彌甚想復領其趣而遺其事得之濠上耳

王謐三答桓太尉

重虧嘉誨云佛之爲教以神爲貴神之明闇各有本分師之爲理在於發悟至於君道則可以伸遂此生通其爲道者也示爲師無該通之美君有兼師之德弘崇主之大禮析在三之深淺實如高論下官近所以脫言鄙見至於往反者緣顧問既萃不容有隱乃

更成別辨一理非但習常之惑也既重研妙旨理實恢邀曠若發蒙於是乎在承已命庚恒施行其事至敬時定公私幸甚下官瞻仰所悟義在擊節至於濠上之誨不敢當命也（實如高論弘明有二句）

與遠法師使述沙門不敬王者意書（隆安六年玄遺書慧遠言沙門當致敬王者遠答書）

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未諭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與八座書今示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之於事一二令詳遺想君必有以釋其所疑耳王領軍大有任此意近亦同

游謝中■而共諮之所據理殊未釋所疑也今郭江州取君答可旨付之

慧遠答桓太尉書（遠既答玄書復以朝士名賢徒咸盡所懷而理蘊於情遂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一在家二出家三求宗不順化四體極不兼應五形盡神不滅以明出家之法不合同俗以致敬於王者○象教皮編作遠答王謐書誤）

詳省別告及八座書問沙門所以不敬王者意義在尊主崇上遠存名體徵引老氏同王侯於三大以資生運通之道故且重其神器若推其本以尋其源咸稟氣於兩儀受形於父母則以生生通運之道爲弘資存日用之理爲大故不宜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此檀越立意之所據貧道亦不異於高懷求之於佛教以尋沙門之道理則不然何者佛經所明凡有二科一者處俗弘教二者出家脩道處俗則奉上之禮尊親之敬忠孝之義表於經文在三之訓彰於聖典斯與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條全是檀越所明理不容異也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爲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故不貴厚生之益此

理之與世乖道之與俗反者也是故凡在出家皆隱居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隱居則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族於沈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人天之路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成於暮歲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大庇生民矣如此豈坐受其德虛沾其惠與夫尸祿之賢同其素餐者哉檀越頃者以有其服而無其人故澄清簡練容而不雜此命既宣皆

人百其誠遂之彌深非言所喻若復開出處之迹以弘方外之道則虛襟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矣若澄簡之後猶不允情其中或眞僞相冒涇渭未分則可以道廢人固不應以人廢道以道廢人則宜去其服以人廢道則宜存其禮禮存則制教之旨可尋跡廢則遂志之歡莫由何以明其然夫沙門服章法用雖非六代之典自是道家之殊制俗表之名器名器相涉則事乖其本事乖其本則禮失其用是故愛夫禮者必不虧其名器得之不可虧亦有自來矣夫遠遵古典者猶存告朔之餼羊餼羊猶可以存禮

豈況如來之法服耶推此而言雖無其道必宜存其禮禮存則法可弘法可弘則道可尋此古今所同不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軍國異容戎華不雜剃髮毀形之人忽廁諸夏之禮則是異類相涉之象亦竊所未安檀越奇韶挺於弱年風流邁於季俗猶忝時賢以求其中此而推之必不以人廢言貧道西垂之年假日月以待盡情之所惜豈存一已苟恪所執蓋欲令三寶中興於命世之運明德流芳於百代之下耳若一旦行此佛教長淪如來大法於茲泯滅天人感歎道俗革心矣貧道幽誠所期復將安寄緣眷遇之隆故殫其所懷執筆悲懣不覺涕泗橫流矣

重答遠法師書

知以方外遺形故不貴爲生之益求宗不由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又云内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如來言理本無重則無緣有致孝之情事非資通不應復有致恭之義君親之情許其未盡則情之所寄何爲絶之夫累著在於心滯不由形敬形敬蓋是心之所用耳若乃在其本而縱以形敬此復所未之諭又云佛教兩弘亦有處

俗之教或澤流天下道洽六親固以協贊皇極而不虛霑其德矣夫佛教存行各以事應因緣有本必至無差者也如此則爲道者亦何能違之哉是故釋迦之道不能超白淨於津梁雖未獲須陀故是同國人所蒙耳就如來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固非今之所謂宜教者所可擬議也來示未能共求其理便大致慨然故是未之喻也想不慼留常之滯而謬情理之用耳

卞嗣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玄敗斬于江陵）　袁恪之（字元祖陳郡陽夏人見袁氏譜）

答桓玄啓

慧遠答玄書又著沙門不敬王者論玄得書及論既篡位爲楚乃下詔停沙門致敬云佛法宏誕所不能了推其篤至之情故寧與其敬耳今事既在己苟所不了且當寧從其略諸人勿復使禮也便皆使聞知嗣之等復三啓玄三報之因啓奉詔

十二月三日侍中臣卞嗣之給事黃門侍中臣袁恪之言詔書如右神道冥昧聖詔幽遠陛下所弘者大爰逮道人奉佛者耳率土之民莫非王臣而以向化法服便抗禮萬乘之主愚情所未安拜起之禮豈虧其道尊卑大倫不宜都廢若許其名教之外闕其拜敬之儀者請一斷引見啓可紀識謹啓

桓玄報卞嗣之袁恪之

何緣爾便宜奉詔大亨二年十二月四日門下通事令史臣馬範○按玄討道子元顯大赦改元大亨自署太尉是時未僭王稱楚至後永始元年則篡爲帝矣此四啓報非一時事當由輯者統敘爾

再啓

侍中臣嗣之等啓事重被明詔崇沖挹之至履謙光之道愚情眷眷竊有未安治道雖殊理至同歸尊君尊親法教不乖老子稱四大者其尊一也沙門所乘雖異跡不超世豈得不同乎天民陛下誠欲弘之於上然卑高之禮經治之典愚謂宜俯順羣心永爲來式請如前啓謹啓經一作化弘明請如前所啓

再報

置之使自已亦是兼愛九流各遂其道也

三啓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被詔如右陛下至德圓[illegible]使吹萬自已九流各徇其美顯昧竝極其致靈澤幽流無思不懷羣方所以資通天人所以交暢臣聞佛教以神慧爲本導達爲功自斯已還蓋是斂麤之用耳神理緬邈求之於自形而上者虔肅拜起無虧於持戒若行道不失其爲恭王法齊敬於率土道憲兼隆內外咸得矣臣前受外任聽承踈短乃不知去春已

有明論近在直被詔便率其愚情不懼允合還此方見斯事屢經神筆宗致悠邈理析微遠非臣駑鈍所能擊讚沙門禮已行之前代今大明既昇道化無外經國大倫不可有闕請如先所啓攝外施行謹啓

三報

自有內外兼弘者何其於用前代理卿區區惜此更非讚其道也

四啓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奉詔自有內外兼弘者聖旨淵通道冠百王伏讀仰歎非愚淺所逮尊主祇法臣

下之節是以拳拳頻執所守明詔超邈遠略常均臣短暗不達追用愧悚輙奉詔付外宣攝遵承謹啓永始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永始弘明集作元始誤玄嚳位無元始○並集沙門不應拜俗事

與慧遠書

王謐字稚遠導之孫歷司徒

司徒王謐護軍王默等並欽遠風德遥致師敬謐脩書云遠答之人皆稱公善誘

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

慧遠答王謐書尺牘作佛圖澄答謐誤

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游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

羨於遐齡耶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爲復酬來信耳世說新語

與師書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河東安邑人汝陰太守李矩妻中書郎充母隸書猶善規矩

衛稽首和南近奉勑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師書耳但衛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歷多載年廿著詩論草隸通解不敢上呈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眞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師可詣晉尚書館書耳仰憑至鑒大不可言弟子李氏衛和南黄伯思云衛夫人帖蓋唐初李懷琳作事見竇臮述書賦此與師帖尤蹤繆素梁蕭子雲答武帝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十許年始見勑旨論書一卷商畧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此僞帖云但衛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歷多載年二十著詩論草隸又云筆勢洞精字體遒媚皆竊取于雲啓中語欲小改之遂失其句讀今世高識何不悟此○羊欣筆陣圖云衛夫人見王羲之年十二時書語太常王策曰此兒必見用筆訣近見其書便有老成之智流涕曰此子必蔽我名右軍題衛夫人筆陣圖後云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北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羲之遂改本師仍於衆碑學習焉遂成書爾

書記洞詮卷第九十三　終

書記洞詮卷第九十四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釋　四

晉　三

前秦王苻堅　見前

與朗瀘師書　朗以秦皇始元年移卜太山𡶶乃於金輿谷崑崙山中別立精舍堅欽其德素遣使贈遺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大聖膺期靈權超逸蔭蓋十方化融無外若山海之養羣生等天地之育萬物養

存生死澄神寂妙朕以虛薄生與聖會而隔萬機不獲輦駕今遣使人安車相請庶冀靈允廻蓋京邑今并送紫金數斤供鍍形像絹綾三十疋奴子三人可備灑掃至人無違幸望納受想必玄鑒見朕意

竺僧朗答秦王苻堅書

僧朗頓首頓首如來永世道風潛淪忝在出家栖心山嶺精誠微薄未能弘匠不悟陛下遠問山川詔命慇懃實感恩旨氣力虛微未堪跋涉願廣開瀘輪顯保天祚蒙重惠賜即爲施設福力之功無不蒙賴貧道才劣不勝所重僧朗頓首頓首　廣弘明集

前燕王慕容垂　字道明前燕主皝第五子封吳王奔苻堅後叛秦自稱燕王

與朗法師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澄神靈緒慈陰百國凡在含生孰不蒙潤朕承藉纂統方夏是膺昔蜀不恭魏武含慨今二賊不平朕豈獲安又元戎剋興征掃暴亂至人通靈隨權指化願兵不血刃四海混伏委心歸誠久敬何已今遣使者送官絹百疋袈裟三領綿五十斤幸爲呪願

僧朗答燕主慕容垂書

僧朗頓首頓首能仁御世英規遐邈允敷道化融濟

四海貧道忝服道味習教山林豈惟詔旨諮及國難王者膺期統有六合大能并小自是常倫若蔡藿之傾太陽飛步之宗麟鳳皇澤載融羣生繫仰陛下高明何思不服貧道窮林蒙賜過分僧朗頓首　廣弘明集

南燕王慕容德　字玄明皝少子初爲後燕主慕容寶丞相據廣固自稱燕王

與朗法師書　德欽朗名行給以二縣租稅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遭家多難災禍屢臻昔在建熙王室西越賴武王中興神武御世大啓東夏拯拔區域遐邇蒙蘇天下幸甚天未忘災武王即晏永康之始西傾東蕩京華主上播越每思靈闕屏營飲淚

朕以無德生在亂兵遺民未幾繼承天祿幸和尚大
恩神祇蓋護使者送絹百疋并假東齊王奉高山茌
二縣封給書不盡意稱朕心焉

僧朗答南燕主慕容德書

僧朗頓首陛下龍飛統御百國天地融溢皇澤載賴
善逢高鑒惠濟黔首蕩平之期何憂不一陛下信向
三寶恩旨殊隆貧道味靜深山豈臨此位且領民戶
興造靈剎所崇像福冥報有所歸僧朗頓首頓首廣弘明集

後秦主姚興見前

與朗法師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勲神履道飛聲映世休聞遠
振常無已已朕京西夏思濟大猷今關[illegible]未平事惟
左右已命元戎剋寧伊洛冀因斯會東封巡省憑靈
仗威須見指授今遣使者送金浮圖三級經一部寶
臺一區庶望玄鑒照朕意焉廣弘明集

與安成侯姚嵩述佛義書

與嵩書以所通諸佛義示嵩○通不住法住般若云衆生之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是以聖人之教恒以去著爲事故言以不住般若雖復大聖玄鑒應照無際亦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遺所寄汎若不繫之舟無所倚薄則當於理矣

通聖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云聖人之教玄通無涯致感多方不可作一途求不可以一理推故應粗以粗應細以細應理固然矣所以放大光明現諸神變者此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若處俗接麤復容此事耶阿含經云釋氏之處天竺四十餘載衣服飲食受諸患痛與人不別經又云聖人亦入鹿馬而度脫之當在鹿馬豈異於鹿馬哉若不異鹿馬應世常流不待此神變明矣每事要須自同於前物然後得行其化耳　通三世云衆生歷涉三世其猶循環過去未來雖無眼對其理常在是以聖人尋往以知往逆數以知來　通一切諸法空云大道者以無爲爲宗若其無爲復何所有耶

吾曾以已所懷疏條摩訶衍諸義圖與什公評詳厥
衷遂有哀故不復能斷理未久什公尋復致變自爾
喪戎相尋無復意事遂忘棄之近以當遣使送像欲
與卿作疏箱篋中忽得前所條本末今送示卿徐徐
尋撫若於卿有所不足者便可致難也見卿來日並
可以當言笑吾前試通聖人三達觀以諮什公公尋
有答今并送往諸此事皆是昔日之意如今都無情
懷如何矣

答姚嵩

嵩上興表并難問興答嵩○通不住法住般若義云衆生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聖心玄詣誠無不盡然至乎標位六度而以無著爲宗取之於心誠如明誨即之于事脫有未極夫無著雖妙似若有不即真兩冥有不即真兩冥恐是心忘之謂耳竊

尋玄教如更有以謹牒成言以攄愚見敢
經云以無所捨法具足檀波羅蜜以此三
事不可得故三者既冥有無無當無當之
理即同幻化以此而推恐不任之致非眞
忩彼我遺所寄而已 詔云放大光明諸
神變者此自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
者耳斯理之玄固非庸近所參然不已之
情猶欲言所未達夫萬有不同精麤亦異
應彼雖殊而聖心恒一恒一故圓以應之
不同故權以濟之雖鹿馬而未始乖其大
雖現神變而未始遺其細故淨名經云如
來或以光明而作佛事或以寂寞而作佛
事顯默雖異而終致不二然則於小大之
間恐是時互說耳如華手經初佛為德藏
放大光明令諸衆生普蒙其潤又思益經
中網明所問如來三十二相光明一切遇
者皆得利益法華經云佛放眉間相光亦
使四衆八部咸皆生疑又云處闇衆生各
得相見苟有其緣雖小必益苟無其因雖
大或乖故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

必得無上道又以神變令三惡衆生皆生
天上以此而言至於光明神變之事似存
平等敢緣慈領輒竭愚思若復哀矜重開
導者豈直微臣獨受其賜 詔云大道者
以無為為宗若其無為復何所為耶至理
淵淡誠不容言然處在涉求之地不得不
尋本以致悟不審明道之無為為當以何
為體若以妙為宗者雖在帝先而非極若
以無有為妙者必當有不無之因因稱俱
未冥詎是不二之道乎故論云無於無者
必當有於有有無之相譬猶倚短之相形
耳無理雖玄將恐同彼斷常常猶不可況
復斷耶然則有無之津乃是邊見之所存
故中論云不破世諦故則不破眞諦又論
云諸法若實則無二諦諸法若空則無罪
福若無罪福凡聖無泮二苟無泮道何所
益由臣闇昧未悟宗極
惟願仁慈重加誨諭

卿所難問引喻兼富理極深致實非庸淺所能具答

今為當都格以相酬耳卿引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
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即經所言未聞有凡流而得見
光明者如釋迦放大光明普照十方當斯之時經不
言有羣品而得見其恠而異之者皆是普明之徒以
斯言之定不為羣小也卿若以衆生為疑者百億菩
薩豈非衆生之謂耶然經復云普明之詣釋迦皆與
善男子善女人持諸華香來供養釋迦及致供養之
徒自應普蒙其潤也但光明之作本不為善男子善
女人所以得蒙餘波者其猶蠅附驥尾但至千里之
舉耳卿又引神變令三惡衆生得生人天若在鹿為

鹿在馬為馬而度脫之豈非神變之謂耶華手思益
法華諸經所言若云放大光明自應與大品無異也
若一一光明以應適前物此作非人天所通夫光明
之與寂寞此直發意有參差其揆一也卿引經言施
者受者財物不可得與不住法不住般若未有異二
者直是始終之教也統而言之俱是破著之語耳何
者罪不罪施者受者及財物都不可得若都不可得
復何所著是勸無所著明矣卿又問明道之無為為
當同諸法之自空為妙空無以成極耶又引論中二
諦之間言意所不及道之無為所寄耶吾意以謂為

道止無爲未詳所以宗也何者夫衆生之所以流轉生死者皆著欲故也若欲止於心卽不復生死既不生死潛神玄漠與空合其體是名涅槃耳既曰涅槃復何容有名於其間哉夫道以無寄爲宗若求寄所在恐乃惑之大者也吾所明以爲不可爲有者意事如隱尋求或當小難今更重伸前義卿所引中論卽吾義宗諸法若不空則無二諦若不有亦無二諦此定明有無不相離何者若定言有則無以拔高士若定明無則無以濟常流是以聖人有無兼抱而不捨者此之謂也然諸家通第一義廓然空寂無有聖人

吾常以爲殊太逕庭不近人情若無聖人知無者誰也

重答姚嵩（嵩得興前答上表稱謝興重答之）

得表具一二吾常近之才加多事昏塞觸事而牆不知道理安在爲復以卿好樂玄法是以聊復孟浪以言之耳而來喻過美益以不安

鳩摩羅什答姚興通三世論書（附）

（興撰通三世論諮什法師云曾問諸法師明三世或有或無莫適所定此亦是大法中一段處所而有無不決情每慨之是以忽疏野懷聊試孟浪言之誠知孟浪之言不足以會理然胷襟之中欲有少許意了不能默已輒疏條相呈匪者可爲折衷余以爲三世一統循環爲用過去雖滅其理常在所以在者非如阿毗曇注言五陰塊然喻若足之履地眞足雖往厥跡猶存常來如火之在木木中欲言有火耶視之不可見欲言無耶緣合火出經又云聖人見三世若其無也聖無所見若言有耶則犯常嫌明過去未來雖無眼對理恒相因苟因理不絕聖見三世無所疑矣什答興書與併送姚嵩○嵩表云通三世甚有深致既已遠契聖心兼復抑正衆說宗塗亹亹超絕常境欣悟之至益令賞味增深加爲什公研覈該備實非愚臣所能稱盡正當銘之懷抱以爲心要耳○什傳什著通三世論勗示因果王公以下並欽讚厥風大將軍常山公顯左將軍安城侯嵩並篤信緣業屢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經）

雅論大通甚佳去來定無此作不通佛說色陰三世

和合總明爲色五陰皆爾又云從心生心如從穀生穀以是故知必有過去無無因之咎又云六識之意識依已滅之意爲本而生意識又正見名過去業未來中果法也又十方中第二力知三世諸業又云若無過去業則無三塗報又云學人若在有漏心中則不應名爲聖人以此諸比固知不應無過去若無過去未來則非通理經法所不許又十二因緣是佛法之深者若定有過去未來則與此法相違所以者何如有穀子地水時節芽根得生若先已定有則無所待有若先有則不名從緣而生又若先有則是常倒

是故不得定有不得定無有無之説惟時所宜耳以過去法起行業不得言無又云令不與昔對不得言有雅論之通甚有佳致又大品所明過去如不離未來現在如未來現在如亦不離過去如此亦不言無也此實是經中之大要俟得高對通復盡之並廣弘明集

與恒標二公勸罷道書弘明集作姚略書以興字子略也

道恒藍田人學該内外才思清敏同學道標亦雅有才力當時擅名與恒相次秦主姚興以恒標二人有經國之量乃勅僞尚書令姚顯敦逼罷道助振王業又下書恒標等後命頻復閫境救之殆而得免於是竄影巖壑畢命幽藪蔬食味禪緬跡人外

卿等樂道體閑服膺法門皦然之操義誠在可嘉但

朕臨四海治必須才方欲招肥遁於山林搜陸沈於屠肆況卿等周旋篤舊朕所知盡各挹幹時之能而潛獨善之地此豈朕求賢之至情卿等兼弘深趣邪昔人有言國有驥而不乘方惶惶而更索是之謂也今勅尚書令顯便奪卿等二乘之福心由卿清名之容室讚時益世豈不大哉苟心存道味寧繫白黑望體此懷不以守節爲辭誠歷代三寶記作實朕臨作君臨治必作治急讚時益世作翼贊時世

釋道恒道標答秦王書

奉去月二十八日詔勅尚書令奪道恒標等法服承命悲懼五情失守俯仰慙惶無地自厝恒等誠才質闇短染法未久所存既重眷慕亦深猥蒙優詔褒飾過美開諭誨勵言理備至但情之所安實懷罔已法服之下誓畢身命兼少習佛法不閑世事徒發非常之舉終無殊異之功雖有拔能之名而無益時之用未見機毫之補將有山岳之損竊爲陛下不取也光武尚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全管寧之操折至尊之高懷遂匹夫之微志在宥羣方靡不自盡況陛下以道御物兼弘三寶使四方義學之士萃於京師新異經典流乎遐邇大法之隆於茲爲盛方將闡揚洪化助

明振暉嗣祇洹之遺響扇靈鷲之餘風建千載之軌模爲後生之津塗而恒等豈可獨屈於明時不得伸其志願伏願鑒其元元之情特垂曠蕩通物之理更賜明詔聽遂微心則銜恩九泉感德累劫不勝戢悚謹奏以聞徒發非常之舉作徒廢非常之業

詔恒標二公

省所奏具意今所以相屈者時所須也不復相推本心以及於此煩懸懃廣自料理吾之情趣想卿等體之在素不復煩言便可奉承時命勉菩薩之蹤耳

道恒道標重答秦主一作表

道恒等近自陳寫冀悟聖鑒重奉明詔不蒙矜恕伏讀悲惶若無神守陛下仁弘覆載使物悅其性恒等少習法化愚情所樂誓以微命與法服俱盡而過恩垂及眷忘其陋勸弘菩薩兼濟之道然志力有限實所不堪非徒餘年苟自求免直愚懷所存私懷必守伏願恕一往之誠不責偏執之咎特賜恩旨聽遂微心屢延明詔隨用悚息不勝元元之至謹重奏以聞

詔恒標二公

得重奏一二具之情事具如前詔但當開意以從時命無復煩於鄭重也

道恒道標重答秦主表一作表

道恒等愚意所執具如前表精誠微薄不能感悟聖心累蒙還詔未蒙慈恕俯仰憂怖無復心情陛下道懷虛納養物無際願開天地之恩得遂一分之志愚守之誠畢命無辜分受違詔之愆草引無恨屢紆聖聽追用悚息不任罔極之情謹奏以聞

與鳩摩羅耆婆書 鳩摩羅什初一名鳩摩羅耆婆外國製名多以父母為本什父鳩摩炎母字耆婆故兼取為名○高僧傳作致書什碧二法師什碧答書

別已數旬旋有思想漸暖比日何如小虜遠舉更無處分正有憒然耳頃萬事之殷須才以理之近詔道恒等令釋羅漢之服尋菩薩之跡想當盤桓耳然道無不在法師可勸進之苟廢其尋道之心亦何必須爾也致意遷上人別來何似不審碧統復何如多事不能一一為書恒等亦可煩諸上人勸其令造菩薩之行

與僧遷等書 姚興僧有關中遠僧復集因下書曰僧碧法師學優早年德芳暮齒可為國內僧主僧遷法師禪慧兼脩即為悅衆並有厚給供事純儉允愜時望

省疏所引一二具之朕以謂獨善之美不如兼濟之功自守之節未若拯物之大雖子陵頡頏於光武君

平慠岸於蜀肆周黨辭祿於漢朝杜微稱聾於諸葛此皆偏尚取介之士耳何足以關嘿語之要領高勝之趣哉今九有未乂黔黎荼蓼朕以寡德獨當其弊思得羣才共康至治法師等雖潛心法門亦毗世宣教蹤不能導物化時勉人為治而遠美辭世之許由近高散髮於謝敷若九河橫流人盡為魚法師等雖毗世宣教亦安施乎而道恒等伏膺法訓為日久矣然其才用足以成務故欲枉奪其志以輔暗政耳若福報有徵佛不虛言拯世急病之功濟時寧治之勳功福在此而不在彼可相誨諭時副所望

釋僧䂮僧遷法服法攴鳩摩羅耆婆等答

秦王書

益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是其須有德而天下治是以古之明主審違性之難御悟任物之易因故堯放許由於箕山陵讓放杖於魏國高祖縱四皓於終南叔度辭蒲輪於漢世者晉國戴逵被褐於剡縣謝敷羅髮於若耶益以適賢之性爲得賢也故上有明君下有韋帶逸民之風垂訓於今矣今道標恒等德非圓達分在守節且少習玄化伏膺佛道一往之誠必志匪席至於敷演妙典研究幽徵足以啓悟童稚

助化功德使物識罪福則有濟苦之益苟佛不虛言標等有弘毗邪之訓矣竊聞近日猥蒙優詔使釋法服將擢翠翹於寒條之上曜扶渠於重氷之下斯誠陛下仁愛愷悌寬不世之恩然䂮等眷眷竊有愚心以陛下振道德之綱以維六合恢九德之綱以羅四海使玄風扇千載之前仁義陶萬世之後宇宙之外感純德以化寬九域之內肆玄津以逍遥匹夫無溝壑之怨嫠婦無停緯之歎此實所以垂化海內所以仰賴愚謂恒標雖區區一分守所見爲小異然故在羅綱之內即是陛下道化之一臣昔孛佐治十二年

未聞釋奪法衣形服世議苟於時有補袈裟之中亦有弘益何足復奪道與俗違其適性昔巢由抗節堯許俱高四皓匪降上下同矣斯乃今古之一揆百代之同風且德非管仲不足華軒堂阜智非孔明豈足三顧草廬願陛下放既往之恩從其微志使上不過惠下不失分則皇唐之化於斯而在箕潁之賓復見今日矣䂮等庸近獻愚直言懼觸天威追用悚息僧䂮等言按弘明集〇物自是一作物自足其須有德而天下治一作其復有德而治天下易因一作多因漢世一作漢岳敷演一作敷析〇此書字有脫誤

遺慧遠書

典欽遠名德歎其才思致書殷勤信餉連接贈以龜茲國細縷雜變像以伸欵心又令姚嵩獻其珠像釋論新出送論并遺書遠遠謂大智論文句繁廣初學難尋乃抄其要文序致淵雅以書答之

大智論新譯訖此既龍樹所作又是方等旨歸宜爲一序以伸作者之意然此諸道士咸相推謝無敢動手法師可爲作序以貽後之學者

慧遠答姚興書尺牘作遠答鳩摩羅什誤

欲令作大智論序以伸作者之意貧道聞懷大非小褚所容汲深非短綆所測披省之日有愧高命又體

衰多疾觸事有廢不復屬意已來其日亦久緣告之重輒粗綴所懷至於研究之美當復寄諸明德（並高僧傳）

書記洞詮卷第九十四　終

書記洞詮卷第九十五

江東　梅鼎祚　篹輯

釋五

晉四

佛圖澄（天竺人本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晉永嘉初來洛陽已從石氏終鄴宮寺）

謝石虎勞問（澄從石勒甚見篤信號大和尚及虎嗣位傾心事澄澄稱疾虎數遣勞問澄謝虎）

陽月和煖願御膳順豆貧道先嬰重疾年衰益甚邈蒙慈詔曲垂光慰感懼之至十百于懷幸遇慶會而形不自運此情此慨良無以喻

辭石虎（澄自啓塋墓於鄴西紫陌謂弟子法祚曰禍亂漸萌吾先從化矣臨化遣人辭虎）

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睒幻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並高僧傳○按此辭不明言書然實非面辭）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博物多才通經名理終泰建元二十一年）

答郗超書（超遣使遺米千斛脩書累紙深致慇懃安答書）

損米千斛彌覺有待之爲煩（高僧傳）

釋道嵩

與道安論竺僧敷書（僧敷未詳氏族）

僧敷學通衆經止瓦官寺盛開講席時同寺沙門道嵩亦才解相次與道安書

敷公研微秀發非吾等所及也高僧傳

竺法汰東莞人少與道安同學雖才辯不逮而姿貌過之太元十二年終瓦官寺

與道安追論竺僧敷書

敷著神無形論以有形便有數數則有盡神既無盡故知無形後又著放光道行等義疏終於瓦官寺汰與安書數述敷義

每憶敷上人周旋如昨逝沒奄復多年與其清談之日未嘗不相憶思得與君共覆疏其美豈圖一旦永爲異世痛恨之深何能忘情其義理所得披尋之功信難可圖矣高僧傳

竺道潛字法深瑯邪人丞相敦之弟

答支遁書

潛還剡岇山遁致書潛求買岇山之側沃洲小嶺潛答○支遁書山去會稽二百里

欲來便給未聞巢由買山而隱高僧傳○便一作輒未一作豈○世說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高逸沙門傳曰道得深公之言慙恧而已

釋支遁字道林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終于餘姚塢山中或云終剡

與高驪道人論竺法深書

上坐竺法深中州劉公之弟子體德貞峙道俗綸綜往在京邑維持法綱内外俱瞻弘道之匠也頃以道業靖濟不耐塵俗考室山澤脩德就閑今在剡縣之岇山率合同遊論道說義高栖皓然遐邇有詠高僧傳

還東山上哀帝書

哀帝即位頻遣兩使徵遁出都止東安寺講道行波若白黑欽崇朝野悅服遁淹留京師涉將三載乃還東山上書告辭詔即資給發遣事事豐厚一時名流並餞離征虜

遁頓首言敢以不才希風世表未能鞭後用愆靈化蓋沙門之義法出佛之聖彫淳反朴絕欲歸宗游虛玄之肆守内聖之則佩五戒之貞毗外王之化諧無聲之樂以自得爲和篤慈愛之孝蠕動無傷銜撫恤之哀永悼不仁秉未兆之順遠防宿命挹無位之節履亢不悔是以哲王御世南面之重莫不欽其風尚

安其逸軌探其順心略其形敬故令歷代彌新矣陛下天鍾聖德雅尚不倦道遊靈模日昃忘御可謂鐘鼓晨極聲滿天下清風既劭莫不幸甚上願陛下齊齡二儀弘敷至法去陳信之妖誣尋丘禱之弘議絕小塗之致泥奮宏轡於夷路若然者太山不婬季氏之旅得一以成靈王者非員丘而不禋得一以永貞若使貞靈各一人神相忘君君而下無親舉神神而呪不加靈玄德交被民荷冥祐恢恢六合成吉祥之宅洋洋大晉爲元亨之宇常無爲而万物歸宗執大象而天下自往國典刑殺則有司存焉若生而非惠

則賞者自得戮而非怒則罰者自刑弘公器以厭神意提詮衡以極冥量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貧道野逸東山與世異榮采蔬長阜漱流清壑繿縷畢世絕窺皇階不悟乾光曲曜猥被蓬蓽頻奉明詔使詣上京進退惟咎不知所厝自到天庭屢蒙引見優游賓禮策以微言每愧才不拔滯理無拘新不足對揚玄模允塞視聽踧踖侍人流汗位席曩四翁赴漢干木蕃魏皆出處有由默語適會今德非昔人動靜乖理游魂禁省鼓言帝側將困非據何能有為且歲月僶俛感若斯之歎況復同志索居綜習遠落迴首東

顧孰能無懷上願陛下特蒙放遣歸之林薄以鳥養鳥所荷為優謹露板以聞伸其愚管裹糧望路伏待慈詔 高僧傳

與桓太尉論州符求沙門名籍書

隆安三年四月五日京邑沙門等頓首白夫標極有宗則仰之者至理契神冥則沐浴彌深故尼父素室顏氏流連豈不以道隆德盛直往忘返者哉貧道等雖人凡行薄奉脩三寶愛自天至信不待習但日損功德無心增慨賴聖主哲王復躬弘其道得使山居者騁業城傍者閑道緣皇澤曠灑朽幹榮然沙門之於世也猶虛舟之寄大壑耳其來不以事退亦乘閑四海之內竟自無宅邦亂則振錫孤游道洽則欣然俱萃所以自遠而至良有以也將振宏綱於季世展誠心於百代而頃頻被州符求沙門名籍煎切甚急未悟高旨野人易懼抱憂實深遂使禪人失靜勤士廢行喪精絕氣達旦不寐索然不知何以自安伏願明公扇唐風於上位待白足於其下使懷道獲濟有志俱全則身亾體盡畢命此矣天聽殊邈或未具簡謹於上聞伏追悚息 弘明集

竺法曠 姓皐下邳人寓居吳興終長干寺

答簡文帝

曠止潛之青山石室簡文帝詔以妖星請曠為力曠答詔乃與弟子齋懺有頃災滅

昔宋景脩福妖星移次陛下光輔已來政刑允輯天下任重萬機事殷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惟當勤脩德政以塞天譴貧道必當盡誠上答正恐有心無力耳 高僧傳

竺道壹 姓陸吳人○王珣遊嚴陵瀨詩敘道壹姓竺氏名德沙門題目道壹文峰富贍

答丹陽尹書

壹太和中出都止瓦官寺從汰公學思徹淵深為簡文帝深所知重及帝崩乃還東止虎丘山學徒苦留不止令丹陽尹移壹還都壹答尹書於是閑居幽阜晦影窮谷

蓋聞大道之行嘉遁得肆其志唐虞之盛逸民不奪其性弘方由於有外致遠待而不踐大晉光熙德被無外崇禮佛法弘長彌大是以殊域之人不遠萬里被褐振錫洋溢天邑皆割愛棄欲洗心清玄遐期曠世故道深常隱志存慈救故游不滯方自東徂西惟道是務雖萬物惑其日計而識者悟其歲功今若責其屬籍同役編戶恐游方之士望崖於聖世輕舉之徒卓長往而不反虧盛明之風有謬主相之旨且荒服之賓無關天臺幽藪之人不書王府幸以時審讞詳而後集也（高僧傳）

帛道猷（本姓馮山陰人終虎丘）

與竺道壹書

（壹既止虎丘時若耶山有帛道猷以篇牘著稱性率素好丘壑與道壹經有講筵之遇後與壹書壹得書有契心抱乃東適耶溪與道猷相會定交林下）

始得優游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為詩陵峰採藥服餌蠲痾樂有餘也但不與足下同日以此為恨耳（因有詩曰連峰數千里脩竹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閒步踐其逕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高僧傳）

釋慧遠（姓賈氏鴈門樓煩人少為諸生與弟慧持受業道安義熙十一年終于廬山）

謝安帝勞問書（此與佛圖澄謝石虎全同且並出高僧傳）

（安帝自江陵旋于京師輔國何無忌勸遠候迎遠稱疾不行帝遣使勞問遠脩書云）

釋慧遠頓首陽月和暖願御膳順宜貧道先嬰重疾年衰益甚猥蒙慈詔曲垂光慰感懼之深實百于懷幸遇慶會而形不自運此情此慨良無以喻

安帝詔答

陽中感懷知所患未佳甚情耿去月發江陵在道多諸惡情遲兼常本冀經過相見法師既養素山林又所患未痊邈無復因增其歎恨（並高僧傳）

與桓太尉論料簡沙門書

（玄輔政欲沙汰衆僧教僚屬曰諸沙門有能伸述經誥暢說義理或禁行脩整奉教

無虧恒為阿練若者或山居養志不營流俗者皆足以宣寄大化其有違于此者悉皆罷道所在領其戶籍惟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遠與玄書因廣立條制玄從之）

佛教陵遲穢雜日久每一尋思憤慨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混然淪滑此所以夙宵歎懼忘寢與食者也見檀越澄清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夫涇以渭分則清濁殊流枉以直正則不仁自遠推此而言符命既行必二理斯得然令飾偽取容者自絕於假通之路信道懷真者無復負俗之嫌如此則道世交興三寶復隆於茲矣貧道所以寄命江南欲託有道以存至業

之隆替寔由乎人植檀越當年則是貧道中興之運幽情所託已冥之在昔是以前後書疏輙以憑寄為先每尋告慰眷懷不忘但恐年與時乖不盡檀越盛隆之化耳今故諮白數條如別疏

經教所開凡有三科一者禪思入微二者諷味遺典三者興建福業三科誠異皆以律行為本檀越近制似大同於此是所不疑或有興福之人內不毀禁而迹非阿練若者或多誦經諷詠不絕而不能暢說義理者或年已宿長雖無三科可記而體性貞正不犯大非者凡如此輩皆是所疑今尋檀越所遺之例不

應問此而外物惶惑莫敢自寧故以別白夫形跡易察而真偽難辨自非遠鑒得之信難若是都邑沙門經檀越視聽者固無所疑若邊局遠司識不及遠則未達教旨或因符命濫及善人此最其深憂若所在執法之官意所未詳又時無宿望沙門可以求中得令送至大府以經高鑒者則於理為弘想檀越神慮已得之於心直是貧道常近之情故不能不及耳若有族姓子弟本非役門或世奉大法或弱而天悟欲棄俗入道求作沙門推例尋意似不塞其清塗然要須諮定使洗心向味者無復自疑之情昔外國諸王多參懷聖典亦有因時助弘大化扶危救弊信有自來矣檀越每期情古人故復略敘所聞弘明集

與隱士劉遺民等書

彭城劉遺民以晉太元中除宜昌柴桑二縣令值廬山靈邃足以往而不反遇沙門釋慧遠可以服膺丁母憂去職入山遂有終焉之志於西林澗北別立禪坊養志閑處安貧不營貨利是時閑退之士輕舉而集者若宗炳張野周續之雷次宗之徒咸在會焉遺民與羣賢游處研精玄理以此永日遠乃遺其書於是山居道俗日加策勵遺民精勤偏至具持禁戒宗張等所不及

每尋疇昔游心世典以為當年之華苑也及見老莊便悟名教是應變之虛談耳以今而觀則知沈冥之

趣豈得不以佛理為先苟會之有宗則百家同致君諸人並為如來賢弟子也策名神府為日已久徒積懷遠之興而乏因籍之資以此永年豈所以勵其宿心哉意謂六齋宜簡絕常務專心空門然後津寄之情篤來生之計深矣若染翰綴文可託興於此雖言生於不足然非言無以暢一詣之感因驥之喻亦何必遠寄古人廣弘明集

與鳩摩羅什書

遠太元中來至尋陽孜孜為道每逢西域一賓懇惻諮訪聞羅什入關遣書通好

釋慧遠頓首去歲得姚左軍書具承德問仁者曩絕

殊域越自外境于時音譯未交聞風而悅但江湖難寘以形乖爲歎耳頃知承否通之會懷寶來遊至止有問則一日九馳徒情欣雅味而無由造盡寓目望途固以增其勞佇每欣大法宣流三方同遇雖運鍾其末而趣均在昔誠未能扣津妙門感徹遺靈至於虛襟遺契亦無日不懷夫旃檀移植則異物同熏摩尼吐曜則衆珍自積是惟教合之道猶虛往實歸況宗一無像而應不以情者乎是故負荷大法者必以無執爲心會友以仁者使功不自已若令法輪不停軫於八正之路三寶不輟音於將盡之期折世智之

角杜異人之口則滿願不專美於絕代龍樹豈獨善於前蹤今往比量衣裁願登高座爲著之弁天漉之器此既法物聊以示懷（運鍾一作運逢無日下有而字敎合作敎令無像作無緣高僧傳無折世智二句）

鳩摩羅什答慧遠書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家世國相隨母出家博覽五明諸論善達吉凶留住龜茲轉停涼土涼主呂隆表降姚興什方入關以後秦弘始十一年終于長安）

鳩摩羅什和南既未言面又文辭殊隔導心之路不通得意之緣圯絕傳譯來貺粗承風德比知何如備聞一途可以蔽百經言末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勗哉仁者善弘其事夫財有五備福戒博聞辯才深智兼之者道隆未具者疑滯仁者備之矣所以寄心通好因譯傳意豈其能盡粗酬來意耳損所致比量衣裁欲令登法座時著當如來意但人不稱物以爲愧耳今往常所用鍮石雙口澡罐可備法物之數也（遺弁偈一章曰既已捨染樂心得善攝不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不畢竟空相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慧是法性無照虛誑等無實亦非停心處仁者所得法幸願示其要○勗哉佛祖統紀作欽哉）

重與羅什書

（慧遠學貫羣經棟梁遺化而時去聖久疑義多端乃封以諮什）

日有涼氣比復何如去月法識道人至聞君欲還本

國情以悵然先聞君方當大出諸經故未欲便相諮求若此傳不虛衆恨可言今輒略問數十條事冀有餘暇一一爲釋此雖非經中之大難要欲取決於君耳（弁報偈一章曰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頹山勢惑想更相乘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途非一世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末問尚悠悠相與期暮歲○並高僧傳）

遺曇摩流支書

（曇摩流支此云法希一云法樂南印度人以律藏馳名後秦弘始中達自關中游化餘方不知所終）

（初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未竟而亡遠聞支既善毗尼希得究竟律部乃遣書通好支得遠書及姚興敦請與鳩摩羅什共譯十誦都畢研尋考覆條制審定而什猶恨文繁未善既而什化不獲刪治）

佛教之興先行上國自分流已來四百餘年至於沙門律戒所闕尤多頃有西域道士弗若多羅是罽賓人其諷十誦梵本有羅什法師通才博見為之傳譯十誦之中文始過半多羅早喪中途而寢不得究竟大業慨恨良深傳聞仁者賫此經自隨甚欣所遇冥運之來豈人事而已耶想弘道為物感時而動叩之有人必情無所悋若能為律學之徒畢此經本開示梵行洗其耳目使始涉之流不失無上之津梁懷勝業者日月彌朗此則惠深德厚人神同感矣幸願垂懷不乖往意一二悉諸道人所具 高僧傳

答盧循 循字子先中郎諶曾孫妹適孫恩恩作亂以衆推循為主劉裕討平之

循以茶藥六種餉遠公書稱苑暢盧子先叩首遠答之○循據江州入山詣師師少與循父嘏同為書生及見循歡然道舊其徒諫曰循為國寇得不為人疑師曰我佛法中情無取舍識者自能察之此何足懼及宋武進討循設帳桑尾左右曰遠公素主廬山與循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何可疑也乃遣使馳書遺以錢帛見遠法師傳○楊云循書稱字循也或曰此賊叩首和南非循也已自稱字循而斥人小名自是東晉澆薄之風耳循曾以益智粽餉劉裕何此賊屢辱益智耶 王云按裕報以續命湯便是英雄一技

損餉六種深抱情至益智乃是一方異味即於僧中行之 遠公集

釋慧持 遠之弟終蜀龍淵寺

與桓太尉玄書

持聞成都地沃民豐志往傳化兼欲觀瞻峨眉振錫岷岫乃辭遠入蜀行達荊州刺史殷仲堪禮遇欣重時玄亦在彼大欲結歡持疑其為人弃而不汚二人苦欲留之持益無停意臨去與玄書玄得書惆悵

本欲棲病峨嵋之岫觀化流沙之表不能負其發足之懷便束裝首路 高僧傳○象敎皮編載遠荅桓玄書云本欲棲病峩眉之岫觀化流沙之表頃飱徽聞有懷遙仰歲未嚴寒體中何如音寄塵隔增用抱蘊 後段乃遺民書語

釋法遇

與慧遠書

遇不知何許人弱年好學篤志墳素與道安相值遂事安為師止江陵長沙寺講說衆經時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止罰而不遣安公遙聞之以竹筒盛一荊子寄遇遇開封見杖即曰此由飲酒僧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憂賜於是伏地命維那行杖三下垂淚自責既而與遠書

吾人微闇短不能率衆和上雖隔在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 高僧傳

竺僧度

答妻苕華書

度姓王名晞字玄宗東莞人求同郡揚德慎女字苕華未及成禮苕華父母荐亡度母亦卒度覩世代無常乃捨俗出家苕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與度

書謂髮膚不可傷毁宗祀不可頓廢令其顧世教改遠志曜翹燦之姿於盛明之世遠休祖考之靈近慰人神之願并贈詩五首其一篇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故叵消芥子亦難數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牖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彫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紈可飾軀華冠可曜首安事自剪削毁空以害有不道妄區區但令君恤後度答書又報詩五篇其一首曰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芥子豈云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煖身誰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罪福良由己寧云已恤他若華感悟亦起深信度於是專精佛法披味羣經後不知所終

夫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弘道以濟萬邦事親以成一家未若弘道以濟三界髮膚不毁俗中之近言耳但

吾德不及遠未能兼被以此為愧然積簣成山亦冀從微至著也且披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波若雖公王之服八珍之饍鏗鏘之聲煒曄之色不與易也若能懸契則同期於泥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其面卿之不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別離矣万世因緣於今絕矣歲聿云暮時不我與學道者當以日損為志處世者當以及時為務卿年德並茂宜速有所慕莫以道士經心而坐失盛年也 高僧傳○至著歷代三寶記作之著

鳩摩羅什傳云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什傳寫什每為叡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韻以入弦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讃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人嘔噦也 按此不云為書尺牘亦載又作與僧壑誤

尺牘載法琳與辛中舍書云乍覺瓊章用祛痼疾徘徊吟諷循環卷舒搵蓄懷袖不覺紙渝字故按唐初釋法琳于時太子中舍辛諝心存道術輕弄佛法著論釋宗釋慧淨作析疑論以對之琳復作廣析疑論者是也尺牘附晉與慧遠羅什相連誤

書記洞詮卷第九十五　終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釋六

宋一

譙王（南郡王義宣先封南譙王及反誅孝武從軍中得求那跋陀羅曰尚念譙王乎是也）

與張新安論孔釋書（弘明集譙王與張新安俱失其名）

佛教以罪福因果有若影響聖言明審令人寒心然自上古帝皇文武周孔典謨訓誥靡不周備未有述三世顯叙報應者也彼衆聖皆窮理盡性照曉物緣何得忍視陷溺莫肯援接曾無一言示其津逕且鈞而不綱弋不射宿博碩肥腯上帝是享以此觀之益所難了想二三子揚搉而陳使劃然有證袪其惑焉

張鏡答譙王書（鏡吳人仕新安太守見南史○苗北藏作畋鞸作韠）

仰復淵旨匪邇伊教俯惟末造鞠躬泥對竊以爲遂通資感涉悟藉緣誠徵艮因則河漢滋惑故待問擬乎撞鐘啓發俟於悱憤矣夫妙學窮理乃聖乃神光景燭八維頫仰觀九有然而運直百齡宥均萬劫者豈非嘉緣未構故業化莫孚哉是以聖靈輟軌斯文莫載靡得明徵理歸指斥宗致祇以微顯婉而成潛徙冥遠之生導三世之源積善啓報應之轍綱宿昭仁蒐苗弘信既以漸漬旨成吝滯日袪然後道暢皇漢之朝訓敷永平之祀物無難焚人斯草偃寔知放華猶昏文宣未旭非旨暎以異適諒理均而俱躓者附會玄遠孰夷冒言謬犯不韙輕率狂簡（並弘明集）

鄭道子（鄭鮮之字道子見前○道子著神不滅論稟正遠公）

與禪師論踞食書

夫聖人之訓脩本袪末即心爲教因事成用未有反性違形而篤大化者也雖復形與俗乖事高世表至於拜敬之節揖讓之禮由申所至道俗不殊也故齋講肆業則備其法服禮拜有序先後有倫敬心內充

而形肅于外稽首至地不容企踞之禮斂衽十拜事非偏坐所預而以踞食爲心用遺儀爲斂麤事理相違未見其通者也夫有爲之教義各有之至若般冊苦形以存道道親而形踈行之有理用之有本踞食之教義無所弘進非苦形退貽慢易見形而不及道者失其恭肅之情而啓駭慢之言豈聖人因事爲教章甫不適越之義邪原其所起或出於殊方之性或於矯枉之中指有所救如病急則藥速非服御長久之法也夫形教相稱事義有倫既制其三服行其禮拜節以法鼓列以次序安得企踞其間整慢相背者

哉在昔宜然則適事所至一日之用不可爲永年之訓理可知也故問仁者衆而復禮爲本今禪念化心而守跡不變在理既末於用又麤苟所未達敢不布懷鄭君頓首（弘明集）

范泰（字伯倫順陽山陰人甯之子晉中書侍郎入宋歷國子祭酒進位侍中左光祿大夫）

與王司徒諸公論道人倨食書（王弘司徒）

范泰敬白公卿諸賢今之沙門坐有二法昔之祇洹似當不然據今外國言語不同用舍亦異聖人隨俗制法因方弘教尚不變其言何必苦同其制但一國不宜有二一堂寧可不同而今各信偏見自是非彼

不尋制作之意惟此雷同爲美鎭之無主遂至於此無虛於受人有同於必執不求魚兔之實競攻筌蹄之末此風不革難乎取道樹王六年以致正覺始明玄宗自敷高座皆結跏趺坐不偏踞也坐禪取定義不夷俟據之食美在乎食不求飽此皆一國偏法非天下通制亦由寒鄉無絺綌之禮日南絕氊裘之律不可見大禹解裳之初便謂無復章甫請各兩捨以付折衷君子范泰區區正望今集一食之同過此已往未之或知禮以和貴僧法尚同今升齋堂對聖像堂如神在像中四雙八輩義無云異自矜之情寧可試暫不我釋公往在襄陽偏法已來思而不變當有其旨是以挍錫乘車義存同衆近禪師道場天會亦方其坐豈非存大略小理不兼舉故耶方坐無時而偏踞有時自方以恒適異爲難嘗變取同爲易且主人降已敬賓有自來矣更諮義公了不見酬是以敬白同異以求厥中願惠咳唾之餘以散怯弱之情

釋慧義等答范伯倫諸檀越書（慧義姓梁北地人范泰立祇洹寺以義德爲物宗固請經始元嘉末終烏衣寺）

祇洹寺釋慧義等五十人敬白諸檀越夫沙門之法正應謹守經律以信順爲本若欲違經反律師心自

是此則大法之深患穢道之首也如來制戒有開有閉開則行之無疑閉則莫之敢犯戒防沙門不得身手觸近女人凡持戒之徒見所親漂溺深水視其死亡無敢救者於是世人謂沙門無慈此何道之有是以如來爲世譏嫌開此一戒有難聽救如來立戒是畫一之制正可謹守而行豈容以意專輒改作俗儒猶尚謹守夏五莫敢益其月者將欲深防穿鑿之徒杜絕好新樂異之客而況三達制戒豈敢妄有通塞范檀越欲令此衆改偏從方求不異之和雖貪和之爲美然和不以道則是求同非求和也祇洹自有衆

已來至於法集未嘗不有方偏二衆既無經律爲證
而忽欲改易佛法此非小事實未敢高同此寺受持
僧祇律爲日已久且律有明文說偏食法凡八議若
無偏食之制則無二百五十矣云食不得置於牀上
所棄之食置於右足邊又云不得懸足累脛此豈非
偏食之明證哉戒律是沙門之秘法自非國主不得
預聞今諸檀越疑惑方偏欲生興廢貧道不得不推
其輕重略舉數條示其有本廿受宣戒之皐佛法通
塞繼諸檀越通則共獲護法之功塞必相與有滅法
之皐幸願三思令幽顯無恨

重答慧義等書

前論已包此通上人意强氣猛弗之尋耳戒以防非
無非何戒故愚惑之夫其戒隨俗變律華夏本不偏
企則聚骨交脛之律故可得而略手食之戒無用匙
筯之文何重偏坐而輕手食律不得手近女人尋復
許親溺可援是爲凡夫之疑果足以改聖人之律益
知二百五十非自然定法如此則固守不爲全得師
心未足多怪夏五闕文固守不爲疑明慎所見苟了
何得顧衆而動企之爲義意在宜進欲速則事不得
行端坐則不安其居時有踞傲之夫故非禮法所許
一堂兩制上人之同泯焉莫逆弟子之和子然單獨
何敢當五十大陣是用畏敵而默庶乎上善之敎

與生觀二法師論倨食書 道生見後慧觀姓崔清河人時稱精觀止郗道場寺

外國風俗還自不同提婆始來義觀之徒莫不沐浴
鑽仰此蓋小乘法耳便謂理之所極謂無生方等之
經皆是魔書提婆末後說經乃不登高座法顯後至
泥洹始唱便謂常住之言衆理之最般若宗極皆出
其下以此推之便是無主於内有聞輒變譬之於射
後破奪先則知外國之律非定法也偏坐之家無時

而正高座說法亦復企踞外國食多用手戒無匙筯
慧義之徒知而不改至於偏坐永爲不慙固自爲矛
盾其誰能解弟子意常謂與人同失賢於自代其是
推心樂同非敢許以求直今之奉法白衣決不可作
外國被服沙門何必苦守偏俗 並弘明集

文帝詔答范泰論倨食并泯洹碑讚

泰表帝云臣近難慧義踞食蓋區區樂同之意不敢求長於人慧嚴道生本自不企慧觀似悔始位但令聖旨粗達宰相則下觀而化孰曰不允又表云陛下近遊泯洹臣因請碑讚髣髴相許帝詔答之

知與慧義論踞食近亦粗聞率意不異來旨但不看

佛經無經制以所見耳不知慧嚴云何道生便是懸同慧觀似未肯悔其始位也此自可與諸道人更求其中邪祇洹碑讚乃不憶相許既非所習加以無暇不獲相酬甚以爲恨廣弘明集

與謝侍中書此二書與靈運答二書吳本並各混爲一書

泰慕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又爲佛讚以書示靈運靈運答書兼和其讚

卿常何如歷觀高士類多有情吾亦許卿以同何緬邈之過便是未孤了幽關也吾猶存舊情東望慨然便是有不馳處也見熾公阡陌如卿問栖僧於山誠是美事屢改驟遷未爲快也杖策之郡斯則善也祇

洹中轉有奇趣福業深緣森兮滿目見形者所不能傳聞言而悟亦難其人辭煩而已於此絕筆范泰敬謂

祇洹塔內讚因熾公相示可少留意省之幷同子與人歌而善佛讚云精粗事阻始末理通捨事就理即朗祛蒙惟此靈覺因心則崇四等極物六度在躬明發儲寢孰是化初夕滅雙樹豈還本無眇眇遠神遥遥安如願言來期免茲淪滑

謝靈運見前

答范光祿書

辱告慰企晚寒體中勝常靈運脚諸疾此春更甚憂慮故人有情信如來告企詠之結實過飢渴山澗幽阻音塵澗絕忽見諸讚歎慰良多可謂俗外之詠尋覽三復味翫增懷輒奉和如別雖辭不足覩然意寄盡此從弟惠連後進文悟衰宗之美亦有一首幷以遠呈和范光祿祇洹像讚三首幷序范侯遠送像讚命余同作神道希微願言所屬輒總三首期之道場○佛讚惟此大覺因心則靈垢盡智照數極慧明三達非我一援群生理阻心行道絕形聲菩薩讚若人仰宗發性遺慮以定養慧和理斯附爰初四等終然十住涉求至矣在外皆去緣覺聲聞合讚厭苦情多兼物志少如彼化城權可得寶誘以涅槃救爾生老肇元三車翻成一道

承祇洹法業日茂隨喜何極六梁徽緣竊望不絕即時經始招提在所住山南南檐臨澗北戶背巖以此息心當無所忝邪平生緬然臨紙累歎敬惜爲先繼

以音告儻值行李輒復承問二月一日謝靈運白答

答綱琳二法書竺法綱姓㲉氏遊居虎丘元嘉十一年卒　慧琳見後

靈運與諸道人辨宗論云同游諸道人並業心神道求解言外余枕疾務寡頗多暇日聊伸由來之意庶定求宗之悟釋氏之論聖道雖遠積學能至累盡鑒生不應漸悟孔氏之論聖道既妙雖顏殆庶體無鑒周理歸一極有新論道士以爲寂鑒微妙不容階級積學無限何爲自絕今去釋氏之漸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極異漸悟能至非殆庶故理之所去雖合各取然其離孔釋矣余謂二談救物之言道家之唱得意之說敢以折中自許竊謂新論爲然聊答下意遲有所悟○法綱問云敬披高論探研宗極妙判權實存旨儒道遺教孔釋昌言折中允然新論可謂激流導源瑩拂發曜矣詳復答勗維之問或謂因權以通或學而非悟兩爲

玄旬徒設無關於智情焉竊所未安何以
言之夫道形天隔幾二險絕學不漸宗會
無髣髴馳騁有端思不出位神崖易由而
登機峯何從而超哉若勤務於有而坐體
於無者譬猶揮毫鍾張之側功侔羿養之
能不然明矣蓋同有非甚礙尚不可以説
此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
相通者耶又云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
之弊始可得無耳問曰夫宵宵大道推轉
玄路莫尚於封有之累也蓋有不能祛有
祛有者必無未有先盡有累然後得無也
就如所言累盡則無爾爲累之自去實不
無待實不無待則不能不無故無無貴矣
如彼重闇自晞無假火日無假火日則不
能不設亦明無尚焉落等級而奇頓悟將
於是乎躓矣暇任之餘幸思嘉釋 慧琳
問云三復精議辨憶二家斟酌儒道實有
懷於論矣至於去釋漸悟遺孔殆庶蒙竊
惑焉釋云有漸故是自形者有漸孔之無
漸亦是自道者無漸何以知其然耶中人

可以語上久習可以移性孔氏之訓也一
合於道場非十地之所階釋家之唱也如
此漸絕文論二聖詳言豈獨夷束於教華
拘於理將恐斥離之辯辭長於新論乎昜
道人難云絕欲由於體理當謂日損者以
理自悟也論曰道與俗反本不相關故因
權以通之物濟則反本問曰權之所假習
心者亦終以爲處乎爲曉悟之日與經之
空理都自反耶若其永背空談翻爲末説
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不答維騎假知
中殊爲藻豔但與立論有違假者以旋迷
喪理不以鑽火致惑苟南向可以造越背
非可以棄燕信燕北越南矣慮空可以洗
心悁有可以祛累亦有愚而空聖矣如此
但當勤般若以日忩瞻郢路而騁進復何
憂於失所乎將恐一悟之唱更躓於南北
之譬耶靈運爲書答難○按此前有釋法
昜問僧維問又慧驎濱僧維問綱琳問中
所云昜維之問與不
答維騎假知者是也

披覽雙難欣若暫對藻豐論博蔚然滿目可謂勝人
之口然未厭於心聊伸前意無由言對執筆長懷謝
靈運和南

答綱公難

來難云同有非甚閡尚不可以翫此而善彼豈況乎
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此是拘於所習以
生此疑耳夫專翫筆札者自可不工於弧矢弧矢既
工復翫筆札者何爲不兼哉若封有而不向宗自是
封者之失造無而去滯何爲不可得背借不兼之有
以詰能兼之無非惟鍾胡愧射於更李羿養慙書於

羅趙觸類之躓始充巧歷之歎今請循其本夫憑無
以伏有伏久則有忩伏時不能知知則不復辨是以
坐忩日損之談近出老莊數緣而滅經有舊説如此
豈累之自去實無之所濟且明爲晦新功在火日但
火日不稱功於幽闇般若不言惠於愚蠢耳推此而
往詎俟多云

答琳公難

孔雖曰語上而云聖無階級釋雖曰一合而云物有
佛性物有佛性其道有歸所疑者漸教聖無階級其
理可貴所疑者殆庶豈二聖異塗將地使之然斥離

之歎始是有在辭長之論無乃角弓耶難云若其永背空談翻與末說若始終枊扶可循教而至可謂公孫之辭辯者之囿矣夫智爲權本權爲智用今取聖之意則智卽經之辭則權傷權以爲檢故三乘咸蹄筌旣意以歸宗故般若爲魚兎良由民多愚也教故迂矣若人皆得意亦何貴於攝悟假知之論旨明在有者能爲達理之諫是爲交賒相傾非悟道之謂與其立論有何相違燕北越南有愚空聖其理旣當頗獲於心矣若勤者日怠聽者驟進亦實知來言但勤未是得聽未是至當其此時可謂向宗旣得旣至可

謂一悟將無同轡來馳而云異轍耶　廣弘明集

王弘　見前

與謝永嘉問辨宗論書　幷問

弘白一悟之談常謂有心但未有以折中異同之辨故難於唇言耳尋覽來論所釋良多然猶有未好解處試條如上爲呼可容此疑不旣欲使彼我意盡覽者泠然後對無兆兼當造膝執筆增懷眞不可言王弘敬謂

論曰由教而信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無入照之分

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闇信聖人若闇信聖人理不關心政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

論曰暫者假也眞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又曰假知累伏理暫爲用用暫在理不恒其知問曰暫知爲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眞知等照然寧無入照之分耶若暫知未是見理豈得云理暫爲用又不知以何稱知

論曰教爲用者心日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問曰教爲用而累伏爲云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惟信而已謂此爲累伏者此是處不能竝爲

此則彼廢耳非爲理累相權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孰不皆然知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彌久累何由滅

謝靈運答衛軍王弘問辨宗論書　幷答

靈運白一悟理質以經誥可謂俗文之談然書不盡意亦前世格言幽僻無事聊與同行道人共求其衷猥辱高難詞微理析莫不精究尋覽彌日欣若暫對輒復更伸前論雖不辨酬釋來問且以示懷耳海嶠岨迥披叙無期臨白增懷眷歎良深謝靈運再拜

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闇信聖人若

聞信聖人理不關心正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答曰顏子體二未及於照則向善已上莫非聞信但教有可由之理我有求理之志故曰關心賜以之二回以之十豈直免尤而已實有日進之功

問曰暫知爲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眞知等照然寧可謂無入照之分耶若暫知未是見理豈得云理暫爲用又不知以何稱知答曰不知而稱知者正以假知得名耳假者爲名非暫知如何不恒其用豈常之謂既非常用所以交賒相傾故諫人則言政理悅已則犯所知若以諫

時爲照豈有悅時之犯故知言理者浮談犯知者洗惑推此而判自聖已下無淺深之照然中人之性有崇替之心矣

問曰教爲用而累伏爲云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專心聞信當其專心惟信而已謂此爲累伏者此是慮不能竝屬此則彼廢耳非爲理累相推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彌久累何由滅答曰累伏者屬此則廢彼實如來告凡厥心數孰不皆然亦如來旨更根不就學人設言而以恒物爲譏耳譬如藥驗者疾易痊理妙者吝可洗洗吝豈復循環疾痊安能起滅則事不侔居然已辨但無漏之功故資世俗之善善心雖在五品之數能出三界之外矣平叔所謂冬日之陰輔嗣亦云遠不必攜聊借此語以況入無累無阻隔

重答謝永嘉書

更尋前答起悟亦不知所以爲異正當爾耳已遂示生公此間道人故有小小不同小涼當共面盡脫有厝言更白面寫未由寄之於此所散猶多

竺道生答王衛軍書

生姓魏鉅鹿人就竺法汰從業俊思奇拔元嘉中卒於廬山

究尋謝永嘉論都無間然有同似若妙善不能不以爲欣檀越難旨甚要切想尋必佳通耳且聊試略取論意以伸欣悅之懷以爲苟若不知焉能有信然則由教而信非不知也但資彼之知理在我表資彼可以至我庸得無功於日進未是我知何由有分於入照豈不以見理於外非復全昧知不自中未爲能照耶並廣弘明集

王曇首弘少弟歷侍中領驍騎將軍

服散帖

昨服散差耳然不過佳請和所宜如更增劇恐難爲

方耳未能令遺俗有餘念頓耳王曇答和南 淳化帖

雷次宗 字仲倫豫章南昌人隱居廬山元嘉末徵詣京邑爲築招隱館於鍾山西巖下使爲皇太子諸王講經卒于鍾山

與子姪書

次宗少入廬山事釋慧遠篤志好學隱遁不交世務本州辟從事員外散騎侍郎徵並不就與子姪書以言所志

夫生之脩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禀之中順而勿率耳吾少嬰羸患事鍾養疾爲性好閑志棲物表故雖在童穉之年已懷遠迹之意暨于弱冠遂託業廬山逮事釋和尚于時師友淵源務訓弘道外慕等夷內懷悱發於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歡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夫亹亹之業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晏矣自遊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良朋凋索續以釁逆違天備嘗荼蓼疇昔誠願頓盡一朝心慮荒散情意衰損故遂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十年犬馬之齒已踰知命崦嵫將迫前塗幾何實遠想尚子五岳之舉近謝居室瑣瑣之勤及今耄未至惛衰不及頓尚可厲志於所期縱心於所託棲誠來生之津梁專氣莫年之

攝養玩歲日於良辰偷餘樂於將除在心所期盡於此矣汝等年各成長冠娶已畢脩惜衡泌吾復何憂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爲法 宋書

書記洞詮卷第九十六 終

書記洞詮卷第九十七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釋七

宋二

何承天見前

與宗居士書

慧琳者秦郡秦縣人姓劉氏少出家住冶城寺有才章兼外內之學甞著均善論其詞曰有白學先生以為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旨教罔遺筌聰叡迪哲何負於殊論哉有黑學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之塗弗及來生之化雖尚虛心未能虛事不逮西域之深也於是白學訪其所以不逮云爾

白曰釋氏所論之空與老氏所言之空無同異乎黑曰異釋氏即物為空空物為一老氏有無兩行空有為異安得同乎白曰釋氏空物物信空邪黑曰然空又空不翅於空矣白曰三儀靈長於宇宙萬品盈生於天地孰是空哉黑曰空其自性之有不害因假之體也今構羣材以成大廈罔專寢之實積一豪以致合抱無檀木之體有生莫俄頃之留太山蔑累息之固興滅無常因緣無主所空在於性理所難據於事用吾以為悞矣白曰所言實相空者其如是乎黑曰然白曰浮變之理交於目前視聽者之所了邪解之以登道場重之以輕異學誠未見其淵深黑曰斯理若近求之實遠夫情之所重者虛事之可重者實今虛其真實離其浮偽愛欲之惑不得不去愛去而道場不登者吾不知所以相曉也白曰今析毫空樹無■垂蔭之茂離材虛室不損輪奐之美明無常增其愓蔭之情陳若偏篤其競辰之慮貝錦以繁采發揮和羨以鹽梅致旨齊侯追爽鳩之樂燕王無延年之術恐和合之辯危脆之教正足戀其嗜好之欲無以傾其愛競之惑也黑曰斯固理絕於諸華墳素莫之及也白曰山高累卑之辭川樹積小之詠舟壑火傳之談堅白唐肆之論蓋盈於中國矣非理之奧故不舉以為教本耳子固以遺情之累虛心為道而據事剖析者更由指掌之間乎黑曰周孔為教正及一世不見來生無窮之緣積善不過子孫之慶累惡不過餘殃之罰報効止於榮祿誅責極於窮賤視聽之外冥然不知良可悲矣釋迦闡無窮之業拔重關之險陶方寸之慮宇宙不足盈其明設一慈之救羣生不足勝其化敘地獄則民懼其罪敷天堂則物歡其福指泥洹以長歸乘法身以遐覽神變無不周靈澤靡不覃先覺翻翔於上世後悟騰翥而不紹坎井之局何以識大方之家乎白曰固能大其言矣今効神光無徑寸之明驗靈變罔纖介之異勤誠者不覩善救

之貌篤學者弗剋陵虛之實徒稱無量之壽孰見期頤之叟咨嗟金剛之固安覩不朽之質苟於事不符宜尋立言之指遺其所寄之說也且要天堂以就善曷若服義而蹈道懼地獄以救身孰與從理以端心禮拜以求免罪不由祗肅之意施一以激百倍弗乘無吝之情美泥洹之樂生耽逸之慮贊法身之妙肇好奇之心近欲未弭遠利又興雖言菩薩無欲羣生固以有欲矣甫救交敝之氓永開利競之俗澄神反道其可得乎黑曰不然若不示以來生之欲何以權其當生之滯物情不能頓至故積漸以誘之奪此俄頃要彼無窮若弗勤春稼　秋穡何期端坐井底而息意庶慮者長淪於九泉之下矣白曰異哉何所務之乖也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北行求郢西征索越方長迷於幽都永謬滯於昧谷遼遼閩楚其可見乎所謂積漸者日損之謂也當先遺其所輕然後忘其所重使利欲日去淳白自生耳豈得以少要多以麤易

妙術仰之間非利不動利之所蕩其有極哉乃丹青眩媚綵之目土木夸好壯之心興靡廢之道單九服之財樹無用之事割羣生之急致營造之計成私樹之權務勸化之業結師黨之勢苦節以要厲精之譽護法以展陵競之情悲矣夫道其安寄乎是以周孔敦俗弗關視聽之外老莊陶風謹守性分而已黑曰三遊本於仁義盜跖資於五善聖跡之敝豈有內外凡黃老之家符章之僞水祝之誣不可勝論子安於彼駭於此玩於濁水違於清淵耳白曰有跡不能不敝有術不能無僞此乃聖人所以桎梏也今所惜在作法於貪遂以成俗不正其敝反以爲高耳至若淫妄之徒世自近鄙源流蔑然固不足論黑曰釋氏之教專救夷俗便無取於諸華邪白曰尚爲其然爲則開端宜懷屬緒愛物去殺尚施周人息心遺榮華之願大士布兼濟之念仁義玄一者何以尚之惜乎幽旨不亮末流爲累耳黑曰子之論善殆同矣便事盡

於生乎白曰幽冥之理固不極於人事矣周孔疑而不辨釋迦辨而不實將宜廢其顯晦之跡存其所要之旨請嘗言之夫道之以仁義者服理以從化帥之以勸戒者循利而遷善故甘辭興於有欲而滅於悟理淡說行於大解而息於貪僞是以示來生者蔽虧於道釋不得已杜幽闇者冥符於姬孔閉其兌由斯論之言之者未必遠知之者未必得不知者未必失但知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耳殊塗而同歸者不得守其發輪之轍也論行於世舊僧謂其貶黜釋氏欲加擯斥太祖見論賞之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焉右見宋書弘明集不載今特采入○

何尚之讚揚佛教事云文帝元嘉中有沙門慧琳假服僧次而毀其法著白黑論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揚著達性論並拘滯一方詆呵釋教永嘉太守顏延之太子中舍人宗炳檢駁二論各萬餘言琳等始亦往還未抵績乃止炳因著明佛論以廣其宗帝謂尚之曰范泰謝靈運每云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治耳必求性靈眞奧豈得不以佛經爲指南邪顏延年之折達性宗少文之難白黑論明佛法汪汪尤爲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純此化則吾坐致太平夫復何事

近得賢從中郎書說足下勤西方法事賢者志其大豈以萬劫爲奢但恨短生無以測冥靈耳治城慧琳道人作白黑論乃爲衆僧所排擯賴蒙值明主善救得免波羅夷耳既作比丘乃不應明此白徒亦何爲不言足下試尋二家誰爲長者吾甚昧然望有以佳悟何承天白

宗炳答何衡陽書 炳見前○炳妙善琴書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

輒忘歸乃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承天歷尚書殿中郎出爲衡陽內史

所送琳道人白黑論辭清致美但吾闇於照理猶未達其意既云幽冥之理不盡於人事周孔疑而不辨釋氏辨而不實然則人事之表幽闇之理爲取廓然惟空爲猶有神明邪若廓然惟空衆聖莊老何故皆云有神若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實如佛言今相與共在常人之域料度近事猶多差錯以陷患禍及博奕麤藝注意研之或謂生更死謂死實生近事之中都未見有常得而無喪者何以決斷天地之外億劫之表冥冥之中必謂所辨不實邪若推據事不容得實

則疑之可也今人形至麤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心之所感崩城隕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昴氣禁之醫心作水火冷煖輒應況今以至明之智至精之志專誠妙徹感以受身更生於七寶之土何爲不可實哉又云析毫空樹無傷垂蔭之茂離材虛室無損輪奐之美貝錦以繁采發華和羹以鹽梅致旨以塞本無之教又不然矣佛經所謂本無者非謂衆緣和合者皆空也垂蔭輪奐處物自可有耳故謂之有諦性本無矣故謂之無諦吾雖不悉佛理謂此唱居然甚矣自古千變萬化之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盛有

之時豈不常有也必空之實故俄而得以空邪亦如惠子所謂物方生方死日方中方睨死睨之實恒預明於未生未中之前矣愚者不覩其理惟見其有故齊侯攝爽鳩之餘僞而泣戀其樂賢者心與理一故顏子庶乎屢空有若無實若虛也自顏以下則各隨深淺而味其虛矣若又踰下縱不能自清於至言以傾愛競之惑亦何常無髣髴於一毫豈當反以一火增寒而更令戀嗜好之欲乎乃云明無常增渴曆之情陳苦僞篤競辰之慮其言過矣又以舟壑塘駟之論已盈耳於中國非理之奧故不舉爲教本謂剖析

此理更由指掌之民夫舟壑潛謝佛經所謂見在不住矣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豈非理之奧邪盍悟之者寡故不以爲教本耳支公所謂未與佛同也何爲以素聞於中國而蔑其至言哉又以效神光無徑寸之明驗靈變無纖介之實徒稱無量之壽孰見期頤之叟諸若此類皆謂於事不符夫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誠信幽奇故將生乎佛土親映光明其壽無量耳今沒於邪見慢誕靈化理固天隔當何由覩其事之符乎夫心不貪欲爲十善之本故能俯絕地獄仰生天堂即亦服義蹈道理端心者矣今內懷虔

仰故禮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吝委妻子而爲施豈有邀於百倍復何得乃云不由恭肅之意不乘無吝之情乎泥洹以無樂爲樂法身以無身爲身若本不希擬亦可爲增躭逸之慮肇好奇之心若誠餐仰則躭逸稍除而獲利於無利矣又何關利競之俗乎又云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俯仰之間非利不動何誣佛之深哉夫佛家大趣自以八苦皆由欲來明言十二因緣使高妙之流朗神明於無生耳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於啓導麤近天堂地獄皆有影響之實亦由于公以仁活招封嚴氏以好殺

致誅畏誅而欲封者必舍殺而脩仁矣厲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日損之清塗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哉又嫌丹青眩媚采之目土木誇好壯之心成私樹之權結師黨之勢要厲精之譽肆陵競之志固黑蝗之醜或可謂作法於涼其弊猶貪耳何得乃慢佛云作法於貪邪王莽竊六經以篡帝位秦皇因朝覲而構阿房寧可復罪先王之禮教哉又云宜廢顯晦之跡存其所要之旨示來生者蔽虧於道釋不得已請問其旨爲欲何要必欲使脩利遷善以遂其性矣夫聖無常心就萬

物以爲心耳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眞性但當即其必滅之性與周孔幷力致教使物無稟則遷善之實豈不純乎何誑以不滅欺以物理使燒祝髮膚絕其胖合所遏苗裔數不可量爲害若是以傷盡性之美釋氏何爲其不得已乎若不信之流亦不肯脩利而遷善矣夫信者則必耆域揵陀勒夷陀蜜竺法乘帛法祖竺法護于法蘭竺法行於道邃闕公則佛圖澄尸梨蜜郭文舉釋道安支道林遠和尚之倫矣神理風操似殊不在琳比丘之後寧當妄有毀人理落簮於不實人之化哉皆靈奇之實引縣邈之心以成神通

清眞之業耳足下籍其不信遂送此論且世之疑者咸亦妙之故自力白答以塵露衆情夫世之然否佛法都是人與丧所大何得相與共處以可否之間吾故罄其愚思制明佛論以自獻所懷始成已令人書寫不及此信晚更遣信可聞當付往也宗炳白宗炳明佛論一名神不滅論其首略云夫道之至妙固風化宜尊而世多誕佛又皆牽附先習以茫昧之識燭幽冥之故既不能自覺於所失何能獨明於所得惟當明精闇向推夫善道居然宜脩以佛經爲指南耳彼佛經也包五典之德深加遠大之實含老莊之虛而重增皆空之盡高言實理肅焉感神其映如日其清如風非聖誰說乎謹推世之所見而會佛之理爲明論

又答宗居士書 釋均善難

何承天前送均善論幷諸宋雅肯來答周至及以爲茲理與丧宜明不可但處以可否之間吾雖不能一切依附亦不甚執偏見但求夜光於巨海正自未得耳以爲佛經者善九流之別家雜以道墨慈悲愛施與中國不異大人君子仁爲己任心無憶念且以形像彩飾將諧常人耳目其爲糜損尚微其所弘益或著是以兼而存之至于好事者遂以爲超孔越老惟此爲貴斯未能求立言之本而眩惑於末說者也知其言者當俟忘言之人若惟取信天堂地獄之應因緣不滅之驗抑情菲食盡勤禮拜庶幾曆羅帳之益

升彌鐙之座淳于生所以大謔也論云衆聖老莊皆云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如佛言答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聖王所以爲教初不昧其有也若果有來生報應周孔寧當緘黙而無片言邪若夫嬰兒之臨坑凡人爲之駭怛聖者豈獨不仁哉又云人形至麤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答曰形神相資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傳又云心之所感崩城隕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昴氣禁之醫冷煖輙應專誠妙感以受身更生七寶之土何爲不可哉答曰崩城隕霜貫日入昴不明來生之譬非

今論所宜引也又見水火之禁冀其能生七寶之鄉猶覩大冶銷金冀其能自陶鑄終不能亦可知也又曰有諦無諦此唱居然甚安自古千變萬化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盛有之時豈不常有必空之實愚者不知其理惟見其有答曰如論云當其盛有之時已有必空之實然則卽物常空空物爲一矣今空有未殊而賢愚異稱何哉昔之所爲道者於形爲無形於事爲無事恬漠沖粹養智怡神豈獨毋欲未除宿緣是畏惟見其有豈復是過以此嗤齊疾猶五十步笑百步耳又云舟壑潛謝佛經所謂見在不住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答曰潛謝不住豈非自生入死自有入無之謂乎故其言曰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憒死賈生亦云化爲異物又何足患此達乎死生之變者也而區區去就在生慮死心繫無量志生天堂吾黨之常虛異於是焉又云神化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誠信幽奇故映其明今沒於邪見理固天隔答曰今亦不從慢化者求其光明但求之於誠信者耳尋釋迦之教以善權救物若果應驗若斯何爲不見其靈變以曉邪見之徒豈獨不愛數十百萬之說而吝俄頃神光徒爲化聲之辨竟無明於真智終年

疲役而不知所歸豈不哀哉又云內懷虔仰故禮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吝委妻子而爲施豈有邀於百倍答曰繁巧以興事未若除貪欲而息競遵戒以洗悔未若剪榮冀以全朴況乃誘所尚以祈利忘天屬以要譽謂之無邀吾不信也又云泥洹以無樂爲樂法身以無身爲身若誠能餐仰則躭逸稍除獲利於無利矣答曰泥洹以離苦爲樂法身以接苦爲身所以使餐仰之徒不能自絕耳果歸於無利勤者何獲而云獲於無利邪此乃形神俱盡之證恐非雅論所應明言也又云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

至若啓導麤近者有影響之實亦猶干公以仁活致封嚴氏以好殺致誅厲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日損之塗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答曰謂麤近爲啓導比報應於影響不亦善乎但影響所因必稱形聲尋常之形安得八萬由旬之影乎所滯若有欲於無欲猶是常滯於所欲夫耳目殊司工藝異業末技所存慮信不並是以金石克諧泰山不能呈其高鴻鵠方集冥秋不能傳其旨而欲以有欲成無欲希望就日損雖云西行去郢滋遠如之何又云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眞性但當

與周孔并力致教何爲誑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祝髮膚絕其牉合以傷盡性之美答曰華戎自有不同何者中國之人稟氣清和合仁抱義故周孔明性習之教外國之徒受性剛强貪欲忿戾故釋氏嚴五戒之科來論所謂聖無常心就物之性者也懲暴之戒莫苦乎地獄誘善之勸莫美乎天堂將盡殘害之根非中庸之謂周孔則不然順其天性去其甚泰婬盜著於五刑酒辜明於周誥春田不圍澤見生不忍死五犯三驅釣而不綱是以仁愛普洽澤及豘魚嘉禮有常俎老者得食肉春耕秋收蠶織以時三靈格思百神咸秩方彼之所爲者豈不弘哉又甄供灌之賞嚴疑法之罰述蒲宰之問爲勸化之本演焄蒿之答明來生之驗袪服盱衡而矜斯說者其處心亦悍矣論又稱耆陁尸梨之屬神理風操不在琳比丘後足下既明常人不能料度近事今何以了其勝否於百年之前數千里之外邪若琳比丘者僧貌而天虛似夫深識眞僞殊不肯忌經護師崇飾巧說吾以是敬之孫與公論云竺法護之淵達于法蘭之純博足下欲比中土何士也及楚英之脩仁寺笮融之賙行饉寧復有清眞風操乎昔在東邑有道含沙門自吳中

來深見勸譬甚有懇誠因留三宿相爲說練形澄神之緣罪福起滅之驗皆有條貫吾拱聽讜言申旦忘寢退以爲士所以立身揚名著信行道者實賴周孔之教子路稱聞之而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吾所行者多矣何遽捨此而務彼又尋稱情立文之制知來生之爲奢究終身不已之哀悟受形之難再稱聖人我師周公豈欺我哉緣足下情篤故具陳始末想耆舊大智誨人不倦於此未默耳前已遣取明佛論遲尋至冀或朗然於心何承天白

宗炳又答何衡陽書

敬覽來論抑裁佛化畢志儒業意義檢著才筆辨覈善可以警策世情實中區之美談也觀足下意非謂制佛法者非聖也但其法權而無實耳未審竟何以了其無實令相與斷見事大計失得畧半也靈化超於玄極之表其故紀結於幽冥之中曾無神人指掌相語徒信史之闕文於焚燒之後便欲以廢頓神化相助寒心也夫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物有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隍今誑以不滅欺以成佛使髡首赭衣焚身然指不復用天分以養父毋夫婦父子之道從佛法已來沙河以西三十六國未暨中華絕此

緒者億兆人矣東夷西羌或可聖賢及由金日磾得來之類將生而不得生者多矣若使佛法無實納隍之酷豈可勝言及經之權爲合何道而云欲以矯誑過正以治外國剛强忿戾之民乎夫忿戾之類約法三章交賞見罰尚不信懼寧當復以即色本無泥洹法身十二因緣微塵劫數之言以治之乎禀此訓者皆足下所謂禀氣清和懷仁抱義之徒也資清和以跡微言厲義性以習妙行故遂能澄照觀法法照俱空而至於道皆佛經所載而足下所信矣至若近世通神令德若孫興公所讚八賢支道林所頌五哲皆

時所共高故二子得以綴筆復何得其謂妄語乎孫稱竺法護之淵達于法蘭之淳博吾不關雅俗不知當比何士然法蘭弟子道邃未逮其師孫論之時以對勝流云謂庾文秉也是護蘭二公當又出之吾都不識琳比丘又不悉世論若足下謂與文秉等者自可不後道邃猶當後護蘭也前評未爲失言誠能僧貌天虛深識眞僞何必非天帝釋化作故激厲以成佛邪白黑論未可以爲誠實也來告所疑若實有來生報應周孔何故默無片言此固偏見之恒疑也眞宜所共明夫聖神玄發感而後應非先物而唱者也

當商周之季民墜塗炭殺逆橫流舉世情而感聖者亂也故六經之應治而已矣是以無佛言焉劉向稱禹貢九州蓋述山海所記申毒之民偎人而愛人郭璞謂之天竺浮屠所興雖此之所夷然萬土星陳於太虛竟知孰爲華哉推其偎愛之感故浮屠之化應焉彼之麤者雖有亂虐君臣治此之精者隨時抱道情佛事亦存雖可有禀法性於伊洛湌眞際於洙泗苟史佚以非治道而不書卜商以皆儒術而弗編縱復或存於複壁之外典復爲秦王所燒周孔之無言未必審也夫玄虛之道靈仙之事世典未嘗無之而

夫子道言遠見莊周之篇瑤池之宴乃從汲冢中出然則治之五經未可以塞天表之奇化也難又曰若即物常空空物爲一空有未殊何得賢愚異稱夫佛經所稱即色爲空無復異者非謂無有有而空耳有也則賢愚異稱空也則萬異俱空夫色不自色雖色而空緣合而有本自無有皆如幻之所作夢之所見雖有非有將來未至過去已滅見在不住又無定有凡此數義皆玄聖致極之理以言斥之誠難朗然由此觀物我亦實覺其昭然所以曠焉增洗汰之清也足下當何能安之又云形神相資古人譬之薪火薪

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存夫火者薪之所生神非形之所作意有精麤感而得形隨之精神極則超形獨存無形而神存法身常住之謂也是以始自凡夫終則如來雖一生尚麤苟有識向萬劫不沒必習以清昇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況在神明理歷寶積之蓋昇鐙王之座何爲無期又疑釋迦以盡權救物豈獨不愛數十百萬之說而恪俄頃神光不以曉邪見之徒夫雖云善權感應顯昧各依罪福昔佛爲衆說又放光明皆素積妙誠故得神游若時言成已著之筌故慢者可覩光明發由觀照邪見無緣瞻

灑今覩經而不悛其慢先灑夫復何益若誠信之賢獨朗神照足下復何由知之而言者曾復謂是妄說耳恒星不見夜明也考其年月即佛生放光之夜也管幼安風夜沉海同侶皆沒安於闇中見光投光赴島闔門獨濟夫佛無適莫惟善是應而致應若王祥郭巨之類不可稱說即亦見光之符也豈足下未見便無佛哉又陳周孔之盛惟方佛爲弘然此國治世君王之盛耳但精神無滅冥運而已一生瞬息之中八苦備有雖尅儒業以整俄頃而未幾已滅三監之難父子相疑兄弟相戮七十二子雖復升堂入室年

五十者曾無數人顏夭冉疾由醢予族賜滅其鬚匡陳之苦豈可勝言忍饑弘道諸國亂流竟何所救以佛法觀之惟見其哀豈非世物宿緣所萃邪若所被之實理於斯猶未爲深弘若使外率禮樂内脩無生澄神於泥洹之境以億劫爲當年豈不誠弘哉事不傳後理未可知幸勿據麤跡而云周孔則不然也人皆謂佛妄語山海經說死而更生者甚衆崐崘之山廣都之野軒轅之丘不死之國氣不寒暑鳳卵是食甘露是飲瞻玕琪之樹歃朱泉人皆數千歲不死及化爲黃能入于羽淵申生伯有之類丘明所說亦不

少矣皆可推此之麤以信彼之精者也承音有道聞佛法而歛衽者必不啻作蒲城之夾士可知矣當由所聞者未高故邪足下所聞者高於今猶可豹變也人是精神物但使歸信靈極粗禀教誡縱復微薄亦足爲感感則彌升豈非朊或不滅之良計邪昔不滅之實事如佛言而神背心毀自逆幽司安知今生之苦毒者非往生之故爾邪輕以獨見慠尊神之訓恐或自貽伊祖也佛經說釋迦文昔爲小乘比丘而毀大乘猶爲此備苦地獄經歷劫數況都不信者邪復何以斷此經必虛乎足下所詰前書中語爲因琳道人章句耳其意旣已粗達不能復一一辨答所製明佛論已事事有通今付往足下力爲善尋具告中否老將夾以此續其書耳此書至便倚索答殊不容悉宗炳白

重答宗居士書

重告并省大論置陣如項籍旣足下以賤漢祖況弱士乎證譬堅明文詞淵富誠欲廣其利澤施及凡民深知君子之用心也足下方欲影響以神其教故宜誠默成人之美但當謂外國之事或非中華所務是以有前言耳果今中外宜同余則陋矣敢謝不敏雖然猶有所懷夫明天地之性者不致惑於迂怪識盛衰之逕者不役心於理表儻令雅論不因善權篤誨皆由情發豈非通人之蔽哉未緣言對聊以代面何承天白 並弘明集

宗炳

寄雷次宗書

慧遠內通佛理外善群書時講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旨次宗後別著義疏首稱雷氏炳因寄書嘲之

昔與足下共於釋和尚間面受此義今便題卷首稱雷氏乎 高僧傳

書記洞詮卷第九十七 終

書記洞詮卷第九十八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釋八

宋三

顏延之見前

釋何衡陽達性論書

何承天達性論云夫兩儀既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才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賾制作侔造化歸仁與能是為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輝九穀芻豢陸産水育酸鹹

百品備其膳羞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絲紵玄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庶物殖生罔不備設夫民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力有餘則志情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人所以訓示慇懃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沈蠉蠕並為眾生哉若夫眾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畋漁候豺獺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麛卵庶人不數罟行葦作歌宵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廚不邇五犯是翼殷后改祝孔釣不網所以明仁道也至於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於更受形哉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弘道之在己也三后在天言精靈之升遐也若乃內懷嗜欲外憚權教慮深方生施而望報在昔先師未之或言延之與書釋之承天重答○宋文帝曰顏延之推達性論尤為名理羊玄保進曰此談天人之際竊恐秦楚論强兵之術孫吳論吞併之計無取於此何尚之曰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為志亦無取堯舜之道豈惟釋教而已

前得所論深見弘慮崇致人道黜遠生類物有明徵事不愆義維情輔教足使異門掃軌況在斬同豈怠所附徒恐琴瑟專一更失闗諧故略廣數條取盡後報足下云同體二儀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非遭人之目然總庶類同號眾生亦含識之名豈上哲之諡然則議三才者無取於氓隸言眾生者亦何濫於聖智雖情在序別自不患亂倫若能兩籍方教俱舉達義節彼離文採此共實則可便倍害自和析符

復合何詎怏怏執呂以毀律且大德曰生有萬之所同同於所方萬豈得生之可異不異之生宜其為眾但眾品之中愚慧羣差人則役物以為養物則見役以養人雖始或因順終至裁殘庶端萌起情嗜不禁生害繁慘天理鬱滅皇聖哀其若此而不能頓奪所滯故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開仁育識反漸息泰耳與道為心者或不剃此而止又知大制生死同之榮落類諸區有誠亦宜然然神理存沒儻異於枯荄變謝就同草木便當煙盡而復云三后升遐精靈在天若精靈必在果異於草木則受形之論無乃

更資來說將由三后粹善報在生天邪欲毀後生反
立升遐當毀更立固知非力所除若徒有精靈尚無
體狀未知在天當何憑以立吾怯於庭斷故務求依
倣而進退思索未獲所安凡氣數之内無不感對施
報之道必然之符言其必符何猜有望故遺惠者無
要在功者有期期存未善去惠乃至人有賢否則意
有公私不可見物或期報因謂樹德皆要凡經世恒
談貴施者勿憶士子服義猶惠而弗有況在聞道要
更不得虛心而動必懷嗜事盡憚權邪曾不能引之
上濟每驅之下淪雖深誚校責亦已厚言不代足下

嬰城素堅難爲飛書而吾自居憂患情理無託近辱
褒告欲其布意裁往釋慮不或値顏延之白

何承天答顏永嘉（南藏作顏光祿）

敬覽芳訊研復淵旨區別三才步驗精粹宜演道心
褒賞施士貫綜幽明推誠及物行之於已則美敷之
於教則弘殆無所聞遐尋嘉誨之來將欲令恭觀斗
極復迷反遝思或昧然未全曉洽故復重伸本懷足
下所謂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上哲之人亦何
爲其然夫立人之道取諸仁義惻隱爲仁者之表耻
惡爲義心之端牛山之木剪性於鋈斧恬漠之想汩
慮於利害誠宜滋其萌蘖援其善心遂乃存而不算
得無過與又云議三才者無取於垘隷言衆生者亦
何濫於聖智既已聞命猶未知二塗當以何爲判將
伊顏下麗寧喬札上附企望不倦以祛未了必令兩
籍俱舉宮和符合豈不盡善又曰大德曰生有萬之
所同同於所方萬豈得生之可異非謂不然人生雖
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雖同禀五常不可
謂之衆人奚取於不異之生必宜爲衆哉來告云人
則役物以爲養物則見役以養人大判如此便是顧
同鄙議至於情嗜不禁害生慘物所謂甚者泰者聖

人固已去之又云以道爲心者或不劑此而止請問
不止者將自已不殺邪令受教咸同邪若自已不殺
取足市鄽故是遠庖廚意必欲推之於編户吾見雅
論之不可立矣又云若同草木便當煙盡精靈在天
將何憑以立夫神魄惚恍游魂爲變發揚悽愴亦于
何不之仲由屈於知死賜也失於所問不更受形前
論之所明言所憑之方請附夫子之對及施報之道
必然之符當謂于氏高門侯積善之慶博陽不伐膺
公侯之祚何關於後身乎又云經世恒談施者勿憶
士子服義惠而弗有誠哉斯言微恨設報以要惠説

徒之所先恍報而爲惠舉世之常務疑經受累抃之
罪勤施獲積倍之報不似吾黨之爲道者是以怏怏
耳知欲引之上濟亦甚所不惜但丈夫處實者頗陋
前識之華故不爲也若乃施非周急惠存功譽搖請
高明亦有恥乎此吾率其恒心久而不化内慙璩子
未暇有所誚也何承天白

重釋何衡陽

薄從歲事躬歛山田田家節隙野老爲儔言止穀稼
務盡耕牧談年計耦無聞達義重獲徽辨得用招慰
啓告精至愈慙固結今復妄書往懷以輸未述夫籍

意探理不若析之聖文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
畫既陳中稱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故前謂
自非體合天地無以元應斯弘知研其清慮未肯存
同猶以兼容罔棄廣載不遺篤物之志誠爲優瞻恐
理位雜越疑陽遂衆若惻隱所發窮博愛之量恥惡
所加盡祐直之正則上仁上義吾無閒然但情之者
寡利之者衆預有其分而未臻其極者不得以配擬
二儀耳今方使極者爲師不極者爲資扶其敬讓去
其忮爭令鑿斧鑄刃利害寢端驅百代之民出信厚
之塗則何萌不滋何善不援而誣以不算未值其意

三才等列不得取偏才之器衆生爲號不可濫無生
之人故此去祇隸彼甄聖智兩籍俱舉旨在於斯若
喬札未能道一皇王豈獲上附伊顏猶共賴氣化宜
乎下麗二塗之判易於贖指又知以人生雖均被大
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雖同禀五常不可謂之衆
人夫不可謂之衆人以茂人者神明也今已均被同
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徒忌
衆名未虧衆實得無似蜀梁逃畏卒不能避所謂役
物爲養見役養人者欲言愚慧相傾惛算相制事由
智出作非出天理是以始矜萌起終哀鬱滅豈與足

下勿參百品共其指歸凡動而益流下民之性化而
裁之上聖之功謹爲垣防猶患踰盜況乃罔不備設
以允侈志方開所泰何議去甚故知慘物之談不得
與薄夫同憂樂殺意偏好生情博所云與道爲心者
博乎生情將使排虛率遂距實莫反利澤通天而不
爲惠庸適恩止麛卵事法豺獺邪推此往也非惟自
已不復委咎市鄽乎庖廚且市庖之外非無御養神
農所書中散所述公理美其事仲彥精其業是亦古
有其傳今聞其人何必以刲刳爲禀和之性爛淪爲
翼善之具哉若以編戶難齊憂鄙論未立是見二叔

不咸慮周德先亡儻能伸以遠圖要之長世則日計可満歲功可期精靈草木果已區別遊魂之答亦精靈之說若雖有無形天下寧有無形之有顧此惟疑宜見正定仲尼不答有無未辨足下既辨其有豈得同不辨之答雖子會學懼未獲所附或是曉晦塗隔隱著事懸遂令明月麻照世智限心知謂必符之言體之極于罔講求反意如非相盡或世人守璞受譏王市將譯胥牵俗還說國情苟未照盡請復具伸近釋報施首稱氣數者以爲物無妄然各以類感感類之中人心爲大心術之動紛歷所不能得及其積致

于可勝原而當斷取世見據爲高證莊周云莽鹵滅裂報亦如之孫卿曰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後身著戒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故正言其本非邀其末長美遏惡反民大順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令慶周兆物尊冠百神安宜祚極子胤福限卿相而已常善以救善亦從之勢猶影表不慮自來何言乎要惠恍報疑罪勤施似由近驗各情遠猜德教故方罰矜功而濫咎忘賢遺存異義公私殊意已備前白若不重云想處實陋華者復見其居厚去薄耳若施非周急惠而期譽乃如之人誠道之蠹惟子之耻丘亦耻之

何承天重答顏永嘉

吾少信管見老而彌篤既言之難云將湮腐方寸故願憑流颺以託鱗融厚故意垂懷惠以重釋稽證周明華辭博騁夫良玉時玷賤夫指其瑕望舒抱魄野人睨其缺豈伊好辨未獲云已復進請益之問庶以研盡所滯來告云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陳中稱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若如論旨以三畫爲三才則初擬地爻三議天位然而遯世無悶非厚載之目君子乾乾非蒼蒼之稱果兩儀罔託亦

何取於立人但爻在中和宜應蓄德耳又云惻隱窮博愛之量耻惡盡祐直之方則爲上仁上義便是計體仁義者爲三才尋又云僑札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麗則黃裳之人其猶弗及雖賾之旨高下無准故惑者未悟也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圓首方足容貌匪殊惻隱耻惡悠悠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義爲端取知欲限以名器慎其所假遂令惠人潔士比性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哉又云已均被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夫特靈之神既異於衆得生之理何嘗暫

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邪又云謹爲垣防猶患踰盜況乃罔不設備以充侈志方開所泰何議去甚足下始云皇聖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反漸息泰今復以方開所泰爲難未詳此將難鄙議將譏聖人也又云市庖之外豈無御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何必以刲刳爲稟和爛瀹爲翼善夫禋瘞繭栗宗社三牲膮膷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惟陳列草石取備上藥而已吾所憂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嫌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又

云天下寧有無形之有顧此惟疑宜見正定尋來旨似不嫌有鬼當謂鬼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別爲生類故邪昔人以鬼神爲教乃列于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吳札亦以爲然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格足下雅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爲支離之辨乎又云後身著戒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折以聖言多採譎怪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水邪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常善以救善亦從之

勢猶影表不慮自來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輕重必侔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慈愍之心順時蒐狩未根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賞而上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陷唱言窮軒輕立法無衡石一至於此且阿保傅愛慎及溷腴良庖提刀情怵介族彼聖人者明竝日月化關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而緘扃義唐之紀埋閉周孔之世肇結網罟興累億之罪仍制牲牢開長夜之罰遺彼天厨甘此芻豢曾無拯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爲不然宜簡淵慮若謂窮神之智猶有所不盡雖高情愛奇想亦未至

於侮聖也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則許其遺賢忘報在情既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曷云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疇演忘報之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寔在斯求仁不遠至於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慶周兆物尊冠百神斯旨宏誕非本論所及無乃泰師將遁行人言肆乎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神爭長有始有卒焉得無死之地夫辯章幽明研精庶物反初結繩終繁文教性以道率故絕親譽之名範圍造化無傷博愛之量以畋以漁養兼賢鄙三品之獲實充賓庖金石

發華筆藻協節醉酒飽德介茲萬年處者弘日新之業仕者敷先王之教誠著明君澤彼萬物龍章表觀鳴玉節趨斯亦堯孔之樂地也及其不遇考槃阿澗以善其身殺雞爲黍聊寄懷抱或負鼎割烹揚隆名於長世或屠羊鼓刀陵高志於浮雲此又君子之處心也何必陋積善之延祚希無驗於來世生背當年之眞懽徒疲役而靡歸繫風捕影非中庸之美慕夷眩妖違通人之致躕膜揖讓終不竝立竊願吾子捨兼而遵一也及蜀梁二叔耳人譯胥之譬非本義所繼故不復具云

又釋何衡陽

聖慮難原神應不測中散所云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豈其淺斥所可深抽徒以魏文大布見刊異世滕脩蝦鬚取愧當時故於度外之事怯以意裁耳足下巳審其虛實方書之不朽獨鑒堅精難復疑問聊寫餘懷依答條釋事緯殃福義雜胡華雖存簡章自至煩文過此巳往余欲無言

答曰若如論旨以三畫爲三才則初擬地爻二議天位然而遯世無悶非厚載之目君子乾乾非蒼蒼之稱果兩儀罔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耳釋曰聞之前學淳象始於三畫兼卦終於六爻三畫立本三才之位六爻未變羣龍所經是以重卦之後則以出處明之故遯世乾乾潛藏皆行聖人適時之義兼之道也若以初爻非地三位非天以爲兩儀罔託立人無取未知足下前論三才同體何因而生若猶受之繫説不軼師訓何獨得之複卦喪之畢象如義文之外更有三才此自春秋新意吾無識焉且遯世乾乾雖非覆載之名一體之中未失卑高之實豈得以變動之辭廢立本之義又知以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若徒有中和之爻竟無中和之人則爻將

何放若中和在德則不得人皆中和體合之論固未可殊越

答曰上仁上義便是計體仁義者爲三才尋又云僑札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麗則黃裳之人其猶弗及雖賾之旨高下無准故惑者未悟釋曰所云上仁上義謂兼總仁義之極可以對饗天地者耳非謂少有恥受便爲三才前釋巳具悵復是閒肆彼域中惟王是體知三此兩儀非聖不居易者同歸可無重惑案東魯階差僑札理不允備何由上附至位依西方準墨伊顏未獲法身故當下麗生品來論挾姬議釋故

兩解此意冀以取了反致辭費聖作君師賢爲臣資接暢神功影響大業行藏可共默語亦同體分至此何負黃裳議者徒見不得等位元首橫生誚恨而不知引之極地更非守節之情指斷如斯何謂無準

答曰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圓首方足容貌匪殊惻隱耻惡悠悠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義爲端耳釋曰若謂圓首方足必同耻惻隱之實容貌匪殊皆可參體二儀蹻跖之徒亦當在三才之數邪若誠不得則不可見橫目之同便與大人同列悠悠之倫品量難齊既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又云力行近仁畏罪

強仁若一之正位將眞僞相冐莊周云天下之善人寡不善人多其分若此何謂皆是

答曰知欲限以谷器愼其所假遂令惠人潔士比性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乎

釋曰名器有限良由資體不備雖欲假之疑陽謂何含靈爲人毛羣所不能同稟氣成生潔士有不得異象放其靈非象其生一之而已無乃誣漫

答曰已均被同衆云云特靈之神既異於衆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邪

釋曰吾前謂同於所方豈得生之可異足下答云非謂不然又曰奚取不異之生必宜爲衆是則去吾爲衆而取吾不異豈有不異而非衆哉所以復云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耳今答又謂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請問得生之理故是陰陽邪吾不見其異而足下謂未嘗暫同若有異理非復煦蒸邪則陰陽之表更有受生塗趣三世詎宜堅立使混成之生與物同氣豈混成之謂若徒假生名莫見生實則非向言之匹言生非生卽是有物不物李叟此說或更有其義以無詰有頗爲未類

答曰謹爲垣坊云云始云皇聖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反漸息泰今復以方開所泰爲難未詳此將難鄙議爲譏聖人也釋曰前觀本論自九穀以下至孔釣不綱始知高議謂凡有宰作皆出聖人躬爲尸匠以率先下民也孤鄙拙意自謂毎所施爲動必有因聖人從爲之節使不遷越此二懷之大斷彼我所不同吾將節其奢流故有息泰之說足下方明備設未知於何去甚而中答又云所謂甚者聖人固巳去之不了此意故近復以所泰爲問答云未詳誰難或自忌前報

答曰市庖之外云云夫禋瘞繭栗宗社三牲膮膷豆
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惟陳草石取
備上藥而已而憂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嫌此事
不可頓去於世耳釋曰神農定生周人備教既唱粒
食又言上藥既用犧牢又稱蘋蘩祭膳之道故無定
方前舉市庖之外復有御養者捐奪刳瀹之滯以明
延性不一非謂經世之事皆當取備草石然芻豢之
功希至百齡芝术之懿亟聞千歲由是言之七十之
老何必謝恩於肉食但自封一域者捨此無術耳想
不可頓去於世猶是前釋所云不能頓奪所滯也始

獲符同敢不歸美既知不可頓去或不謂道盡於此
答曰天下寧有無形之有云云尋來旨似不嫌有鬼
當謂鬼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別爲生類邪
昔人以鬼神爲教乃列于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吳札
亦以爲然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
咸格足下雅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爲支
離之辯乎釋曰非惟不嫌有鬼乃謂有必有形足下
不無是同處有復異是以比及質詰欲以求盡請捨
天竺之說謹依中土之經又置別爲生類共議登遐
精靈體狀有無固然宜報定典策之中鬼神累万所

不了者非其名號比獲三論每來益衆萬鬼畢至竟
末片答雖啓告周博非解企渴無形之有既不匠立
徒謂支離以爲通說若以覈正爲支離者將以浮漫
爲直達乎
答曰後身著戒云云未許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
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
曾不析之聖言多採譎恠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
水乎釋曰慈護之主計亦久聞其人責以誰子將以
文殊釋氏知謂報應之說皆是權教權道隱深非聖
不盡雖子通識慮亦未見其極吾疲於推求而足下

逸於獨了良有惡然若權教所言皆爲欺妄則自然
之中無復報應吾懦於擊決足下烈於專斷亦又懼
焉神高聽卑庸可誣哉想云聖言者必姬孔之誥令
之所談皆其信順之事而謂曾不析之復是未經詳
思來論立姬廢釋故吾引釋符姬答不越問未覺多
採由金日磾不生華壤何限九服之外不有窮理之
人內外爲判誠亦難乎若自信其度獨思耳目習識
之表皆爲譎怪則吾亦已矣
答曰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云云斯言果然則類
感之物輕重必侔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

發慈愍之心順時蒐狩未根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
賞而上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陷唱言窮軒輊立法
無衡石一至於此釋曰影表之說以徵感報來意疑
不必侔嫌其無度卽復除福應也福應非他氣數所
生若滅福應卽無氣數矣足下功存步驗而還伐所
知想信道爲心者必不至此若謂不慈於土木之飾
有甚於順時之殺者無乃大負夫人之心黃屋玉璽
非必堯舜之情綵居麗養豈是釋迦之意責天宮之
賞求地獄之罰頗類昔人亞夫之詰英布之問有味
乎其言此葢衆息心之所詳吾可得而略之

答曰且阿保傅愛慎及溷腴良庖提刀情怵介族彼
聖人者明並日月化關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
於教而緘扃義唐之紀埋閉周孔之世肇結網罟輿
累億之罪仍制牲牢開長夜之罰遺彼天廚卄此芻
豢曾無拯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爲不然宜簡淵
慮若謂窮神之智猶有不盡雖高情愛奇想亦未至
於侮聖釋曰知謂報應之義緘義周之世以此推求
爲不符之證義唐邈矣人莫之詳尚書所載不過數
篇方言德刑之美遑記禍福之源今帝典王策猶不
書性命之事而徵闕文以爲古必無之斯亦師心之
過也且信順殃慶咸列姬孔之籍謂之埋閉如小逕
幷但言有遠近教有淺深故使智者與此而奪彼邪
夫生必有欲欲必有求欲歉則爭求給則恬爭則相
害恬則相安網罟之設將蠲害以取安乎且畋漁牲
牢其事不異足下前答已知牲牢不可頓去於今世
復謂畋漁不可獨棄於古未爲通類矣好生惡死每
下愈篤故宥其死者順其情奪其生者逆其性至人
尚矣何爲犯順而居逆哉是知不能頓奪所滯故因
爲之制耳聖靈雖茂無以叡懞惛之心弱喪之民何
可勝論罪罰之來將物自取之事遠難致不由天廚

見遺物近易躭故常芻豢是耳拯溺出隍衆哲所共
但化物不同非道之異不盡之讓亦如過當于長變
奇本不類此
答曰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
則許其遺賢忘報在情既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曷
云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疇演忘報之
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寔在斯求仁不遠釋曰情仁義
者寡利仁義者衆聞之莊書非直孤說未獲詳校遽
見彈責夫在情既少利之者多不能遺賢曷云忘報
實吾前後勤勤以爲不得配擬二儀者耳復非篤論

所應據正若樂施忘報卽爲體仁忘報而施便爲合義可去欲字并除向名在斯不遠誰不是慕

答曰濟有生之類云云斯旨宏誕非本論所及無乃秦師將遁行人言肆乎釋曰足下論挾姬釋吾亦答兼戎周足下以此抑彼謂福及高門吾伸彼釋此云慶周兆之物足下據此所見謂祚止公侯吾信彼所聞云尊冠百神本議是爭曷云不及夫論難之本以易奪爲體失之已外輒云宏誕求理之塗幾乎塞矣師遁言肆或不在此

答曰豈其相追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神爭長

有始有卒焉得無歿之地云云釋曰豈其相追一何務德居吾語子又何壯辭凡爲物之長豈爭之所得非惟不爭必將下之不可見尊冠百神便謂與百神爭長無乃取之滕薛棄之體仁知謂物有始卒無不歿之地求之域內實如來趣前釋所謂勝類諸區有誠亦宜然者也至如山經所圖仙傳所記事關世載已不可原況復道絕恒情理隔常照必以於我不然皆當絕棄此又所不得安

答曰夫辯章幽明研精庶物云云釋曰逮省此章盛陳列代文博體周煩善師法歌誦聖世足爲繁聲討求道義未是要說耳昔在幼壯微涉羣紀皇王之軌賢智之迹側聞其畧敢厚其詳惠示之篤實勤執事

答曰何必陋積慶之延祚希無驗於來生蹲膜揖讓終不益足竊願吾子捨兼而遵一云云釋曰不陋積慶已伸信順之條貫希來生之驗亦具感報之說藻衮大衮同用一體蹲膜揖讓何爲不俱行一世理有可兼無謂宜捨

答曰蜀梁二叔丼人譯胥之譬非本論所經故不復具云釋曰近此數條聊發戲端亦猶越人問布見採於前談肆業及之無相多怪然二叔爲問欲以却編

戶之疑沒而不答誠有望焉足下連國雲從宏論風行吾幽生孤說每獲竊議此之不侔事有固然實由通才所共者理欲忘其煩貪復息心（並弘明集）

劉少府（少府當是官而逸其名如張新安之類）

答何衡陽報應問書

何承天報應問云西方說報應其枝末雖明而卽本常昧其言奢而寡要其譬迂而無徵乖背五經故見棄於先聖誘掖近情故得信於季俗夫欲知日月之行故假察於璇璣將申幽冥之信宜取符於見事故鑑燧懸而水火降雨宿離而風雲作斯皆遠由近驗幽以顯著者也夫鵝之爲禽浮清池咀春草衆生蠢動弗之犯也而庖人執焉尠有得免刀俎者燕翻翔求食惟飛蟲是甘而人皆愛之雖巢幕而不懼非直

鷙燕也舉生萬有往往如之是知殺生者無惡報爲福者無善應所以爲訓者如彼所以示世者如此余甚惑之若謂燕非蟲不其故罪所不及民食蜀黍奚獨嬰辜若謂禽豕無知而人識經教斯則未有經教之時畋漁網罟亦無罪也無故以科法入中國乃所以爲民陷穽也彼仁人者豈其然哉故余謂佛經但是假設權教勸人爲善耳無關實叙是以聖人作制推德翳物我將我享寔膺天祐固獲三品賓庖已焉若乃見生不忍死聞聲不食肉固君子之所務豫竊願高明更加三思少府覽而以書答之

敬覽高話辭切證明所謂彼上人者難爲酬對者也然如來窮理盡性因感成教故五善思啓戒品爲之設六蔽待袪緣若爲之照薰以十善淨以無漏畢竟

解脫至善提而已矣斯末之所以明而本之不昧者耶孔以致孝爲務則仁被四海釋以大慈爲首則化周五道導物之迹非乃冥耶但應有麤精終然自殊耳凡覽般若諸經不以無孔爲疑何獨誦丘之書而有見棄之言乎以龍鬼之陋尚感聖而至誘掖得信豈季俗而已乎足下據見在之教以詰三世之辨奢迂之恠固不待言若許因果不謬猶形之與影徵要之効如合符也若日月之行幽明之信水火之降風雲之作皆先因而後果不出感召之道故緣起鑑能致水緣滅燧不招火一切諸法從緣起滅耳若鶉之就斃味登俎鼎燕之獲免無取鹽梅故鶉殺於人猶蟲死於燕鶉蟲見世受人燕未來報報由三業業有遲疾若人入孝出弟揚于王庭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此見報之疾著乎視聽者也若忠爲令德剖心沈淵劫掠肆殺有幸而免此後報之遲跡而不失者也善惡之業業無不報但過去未來非耳目所得故信之者寡而非之者衆耳科法清淨滌塵開慧中國弗思謂爲陷穽非我無謀泰弗用也勸人爲善誠哉斯言然權者謂實非假設也故文王廢伯邑考而立武王權也周適非王發有天命禮是跡制理固從實伯邑

廢立實也各從其實德用交歸自非大智孰能預之經云善權方便亦復如是耳夫民生而殺性之欲也飲血席毛在上皇之世矣聖人去殺非教殺也但民教未盡而化宜漸損雖將享三品尊薦厚賓然湯開其網孔釣不網詩翼五豝禮弗身踐據茲而覩作者之心見矣今忍不食誠已慈之心若推不忍於視聽之表均不食於見聞之内其至矣哉其至矣哉祇籍來許伸以管窺實相無言言成戲論既不自是想亦同非若高明之譬請俟諸君子　廣弘明集

書記洞詮卷第九十八　終

書記洞詮卷第九十九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釋九

宋四

謝鎮之 宋明帝時常侍○佛祖通載作何鎮之

與顧道士折夷夏論書

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隱遁不仕嘗以儒道二教互相非毀著夷夏論云夫辨是與非宜據聖典尋二教之源故兩標經句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

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或爲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歎論之曰五帝三皇不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爲其入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翦髮曠衣羣夷之服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槨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

同又不全異下育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效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屢見刻舷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爲兩或混俗以爲一是牽異以爲同破同以爲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眞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眞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爲高破

惡則勇猛爲貴佛跡光大宜以化物道跡密微利用爲已優劣之分大略在茲夫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聆解猶蟲讙鳥聒何足述効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宋司徒袁粲託爲道人通公駁論謝鎮之亦以書詆數朱昭之廣之並書難之

謝鎮之白敬覽夷夏之論辯推一源詳據二典清辭斐暐宮商有體玄致亹亹其可味乎吾不涯管昧竊闚幽宗苦不思探賾無階豪釐但鏡復逾三未消鄙惑聊述所疑庶聞後釋論始云佛是老子老子是佛又似仙化比泥洹長生等無死爰引世訓以符玄教纂其辭例蓋似均也末譏翦華廢祀亦猶蟲讙鳥聒非所宜效請試論之案周孔以儒墨爲典老莊以棄

教明筌此皆開漸游方夫猶洪祐也且蟲鳥殊類化
道本隔夫欲言之宜先空其由故人參二儀是謂三
才三才所統豈分夷夏則知人必人類獸必獸羣近
而徵之七珍人之所愛故華夷同貴恭敬人之所厚
故九服攸敦是以關雎之風行乎四國況大化所陶
而不洽三千哉若據經而言蓋聞佛之興世也古昔
一法萬界同軌釋迦文初脩菩薩時廣化羣生於成
佛而有其土預霑慈澤皆來生我國我閻浮提也但
久迷生死隨染俗流蹔失正路未悟前覺耳以聖人
俯三達之智各觀其根知區品不同故說三乘而接

之原夫眞道惟一法亦不二令權說有三殊引而同
歸故遊會說法悟者如沙塵拯沈濟惑無出此法是
以當來過去無邊世界其斯一揆則知九十有五非
其流也明矣彼乃始言其同而末言其異故知始之
所同者非同末之所異者非異將非謬擊瓦釜濫諧
黃鍾邪豈不誣哉至如全形守祀戴冕垂紳披氈繞
貝埋塵焚火正始之音婁羅之韻此俗禮之小異耳
今見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呴允執萬之一音感異
類而殊應便使夷夏隔化一何混哉舟枯車溺可以
譬彼夫俗禮者出乎忠信之薄非道之淳修淳道者

務在反俗俗既可反道則可淳反俗之難故宜祛其
甚泰祛其甚泰必先墮冠削髮方衣去食墮冠無世
飾之費削髮則無笄櫛之煩方衣則不假工於裁製
去食則絕情想於嗜味此則爲道者日損豈夷俗之
所制及其敷文奧籍三藏四含此則爲學者日益豈
華風之能造又云佛經繁顯道經簡幽推此而言是
則幽者鑽仰難希顯則涉求易望簡必不足以示理
繁則趣會而多津佛法以有形爲空幻故忘身以濟
衆道法以吾我爲眞實故服食以養生且生而可養
則及日可與千松比霜朝菌可與萬椿齊雪邪必不

可也若深體三界爲長夜之宅有生爲大夢之主則
思覺悟之道何貴於形骸假使形之可練生而不死
此則老宗本異非佛理所同何以言之夫神之寓形
猶於逆旅苟趣舍有宜何戀戀於檐宇哉夫有知之
知可形之形非聖之體雖復堯孔之生壽不盈百大
聖泥洹同於知命是以永劫已來澄練神明神明既
澄照絕有無名超四句此則正眞終始不易之道也
又刻船者祈心於金質守株者期情於羽化故封有
而行六度凝滯而茹靈芝有封雖乖六度之體爲之
或能濟物凝滯必不羽化卽事何足兼人尋二源稍

迹暌局異懷居然優劣如斯之流非可具詰彼皆自我之近情非通方之宏識則知殊俗可以道甄哀哉玄聖既邈斐然競興可謂揩蟲迹爲蒼文餌螢乳爲醍醐良可哀也佛道汪洋智量不可以言窮應迹難以形測其辯有也則萬相森陳若千峙竝立其析無也則泰山空盡與秋毫俱散運十力以摧魔弘四等以濟俗抗般若之法炬何幽而不燭潛三昧之法威何遠而不伏寧疑夷夏不效哉

重與顧道士書缺說○佛祖通載云歡答其書因作書執鎮之重與之書

謝鎮之白猥辱反釋究詳淵況既和光道佛而涇渭

釋李觸類長之爰至基奕敷佛彌過精旨踰昧夫飾櫝貿珍曜夜不售所謂馳走滅迹跳動息影焉可免乎循雅論所據正以蟲鳥異類夷夏殊俗余以三才均統人理是一俗訓小殊法教大同足下答云存乎周易非胡書所擬便謂素旗已舉不復伸檢玄旌爲素麾異乎曹子之覩旗輙復略諸近要以標大歸然髻珠雖隱暮四易顯聊以寄謔儻不貽忤夫太極剖判兩儀妄構五陰合興形識謬彰識以流染因結形以愛滯緣生羲皇之前民多専愚專愚則巢居穴處飲血茹毛君臣父子自相䙶胡越猶若禽獸又比蒙童道教所不入仁義所未移及其姚慾淪波觸崖思濟思濟則祈善祈善則聖應夫聖者何邪感物而遂通者也夫通不自通感不自感感恒在此通每自彼自彼而言懸鏡高堂自此而言萬象斯歸故知天竺者居娑婆之正域處淳善之嘉會故能感通於至聖土中於三千聖應既彼聲被則此覩日月之明何假離朱之察聞雷霆之音奚事子野之聽故卑高殊物不嫌同道左右兩儀無害天均無害天均則雲行法教不嫌同道則雨施夷夏夫道者一也形者二也道者眞也形者俗也眞既猶一俗亦猶二盡二得一宜

一其法滅俗歸眞必反其俗是以如來制軌玄劫同風假令孔老是佛則爲韜光潛導匡救偏心立仁樹義將順近情是以全形守祀恩接六親攝生養性自我外物乃爲盡美不爲盡善蓋是有涯之制未鞭其後也何得擬道菩提比聖牟尼佛教敷明要而能博要而能博則精疎兩汲精疎兩汲則剛柔一致是以清津幽暢誠規易準夫以規爲圓者易以手爲圓者難將不捨其所難從其所易邪道家經籍簡陋多生穿鑿至如靈寶妙眞採撮法華制用尤拙及如上清黃庭所尚服食咀石餐霞非徒法不可效道亦難同

其中可長惟在五千之道全無爲用全無爲用未能
遣有遣有爲懷靈芝何養佛家三乘所引九流均接
九流均接則動靜斯得禪通之理是三中之一耳非
其極也禪經微妙境相精深以此締眞尚不能至今
云道在無爲得一而巳無爲得一是則玄契千載玄
契千載不俟高唱夫明宗引會導達風流者若當廢
學精思不亦怠哉豈道教之筌邪敬尋所辨非徒止
不解佛亦不解道也反亂一首聊酬啓齒道教之筌一作道教之全
亂曰運往兮韜明玄聖兮幽翳長夜兮悠悠衆星兮晢晢太陽灼兮昇曜列宿奄兮消蔽天輪揄兮殊材歸敷繩兮一制苟專迷兮不悟增上驚兮遠逝卜和慟兮荆側豈偏尤兮楚厲良芻蔑兮般若焉相責兮智慧○亂吳本作頌

朱昭之常侍

難顧道士夷夏論書幷難

見足下高談夷夏辨商二教條勒經旨冥然玄會妙
唱善同非虛言也昔應吉甫齊孔老於前吾賢又均
李釋於後萬世之殊塗同歸於一朝歷代之疑爭怡
然於今日賞深悟遠蠲慰者多益世之談莫過於此
至於各言所好便復肝膽楚越不知苦甘之方雖二
而成體之性必一乃互相攻擊異端遂起往反紛類
斯害不少惜矣初若登天光被俗表末如入淵明夷
輝淪夫導師失路則迷塗者衆故忘其淺昧遽相牽
拯令先布其懷未陳所恨想從善如流者不惜乖於
一往耳山川悠遠良話未期聊寄於斯以代暫對情
旗一接所釋不淺朱昭之白

夫聖道虛寂故能圓應無方以其無方之應故應無
不適所以自聖而檢心本無名於萬會物自會而爲
稱則名號以爲之彰是以智無不周者則謂之爲正
覺通無不順者則謂之爲聖人開物成務無不達也
則謂之爲道然則聖不過覺覺不出道居可知也何
須遠求哉但華夷殊俗情好不同聖動常因故設教

或異然曲禮淨戒數同三百威儀容止又等三千所
可爲異政在道佛之名形服之間耳達者尚復以形
骸爲逆旅袞冕豈足論哉所可爲嫌秖在設教之始
華夷異用當今之俗而更兼治遷流變革一條宜辨
耳今當言之聖人之訓動必因順東國貴華則爲袞
冕之服禮樂之容屈伸俯仰之節衣冠簪佩之飾以
弘其道蓋引而近之也夷俗重素故教以極質髡落
徽容衣裳弗裁閑情開照期神曠劫以長其心推而
遠之也道法則採餌芝英餐霞服丹呼吸太一吐故
納新大則靈飛羽化小則輕强無疾以存其身即而

劾之也三者皆應之一用非吾所謂至也夫道之極者非華非素不即不殊無近無遠誰舍誰居不偏不黨勿毀勿譽圓通寂寞假字曰無妙境如此何所與哉但自皇犧已來各弘其方師師相傳不相關涉良由彼此兩足無復我外之求故自漢代已來淳風轉澆仁義漸廢大道之科莫傳五經之學彌寡大義既乖微言又絕衆妙之門莫遊中庸之儀弗覩禮術既壞雅樂又崩風俗寢頓君臣無章正教陵遲人倫失序於是聖道彌綸天運遠被玄化東流以慈係世仁衆生民黷所先習欣所新聞華而從和精義復興故

微言之室在在並建玄詠之賓處處而有此可以事見非真布之空談將無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故邪意者夫聖人之撫百姓亦猶慈母之育嬰兒始食則餌以甘肥甘肥既厭復改以脂蜜脂蜜既厭則五體休和內外平豫爲益至矣不其然乎理既然矣而橫厝非貶妄相分別是未悟環中不可與議二賢推盪往反解材之勢縱復得解非順理之作順理析之豈待推盪足下發源開端明孔老是佛結章就議則與奪相懸何搢紳擊跽爲諸華之容稽首佛足則有狐蹲之貶端委磬折爲侯甸之恭右膝著地增狗踞之辱請問若孔是正覺釋爲邪見今日之談吾不容聞許爲正眞何理鄙誚既虧畏聖之箴又忘無苟之禮取之吾心所恨一也又云全形守祀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是商臣之子有繼善之功覆障毀落有絕惡之志推尋名實爲恨二也又云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夫鬼神之理冥漠難明故子路有問宣尼弗釋當由生死道殊神緣難測豈爲聖不能言良恐賢不能得三達之鑒照之有在足下已許神化東流而復以喪祭相乘與奪無定爲恨三也又云切法可以進謙弱賖法可以退夸强三復此談顚倒不

類夫謙弱易回可以賖和而進夸强難化應以苦切乃退隱心檢事不其然乎米糠在目則東西易位偏著分心則辭義外惑所言乖當爲恨四也又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夫道言眞實敬同高唱覆載萬物養育衆形而云明者獨進似若自私佛音一震則四等兼羅三乘同順天龍俱靡而云昧者競前亦又近誣探賾之談而妄生瘡疣游辭放發爲恨五也又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破惡之方吾無間然夫惡止善行乃法教所以興也但未知興善之術術將誰然若善者已善奚用興善善者非善又

非與善則與善之名義無所託今道者善也復以與善取之名義大爲繼富不以振惡爲教褊矣大道兼弘而欲局之爲恨六也又云殘忍剛愎則師佛爲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爲至夫摧伏勇猛廻靡殘暴實是牟尼之巨勳不乖於慧旨但道力剛明化功彌遠成性存恩無不被梟鴆革心威無不制而云惟得虛受太爲淺畧將無意淪偏著不悟狹劣傷道邪披尋第目則先誠臆說建言肆論則不覺情遷分石難持爲恨七也又云八象西戎諸典廣畧兼陳金剛般若文不踰千四句所弘道周萬法麤妙兩施繁約共有

典法細誡科禮等碎精麤橫生言乖乎實爲恨八也又云以國而觀則夷虐夏溫請問炮烙之苦豈康竺之刑流血之悲詎齊晉之子刳剔之苦害非左衽之心秋露含垢匪海濱之士推檢性情華夷一揆虛設溫嚴爲恨九也又云博奕賢於慢游講誦勝於戲謔尋夫風流所以得傳經籍所以不廢良由講誦以得通諧求以成悟故曰學而不講是吾憂也而方之戲謔太爲慢德請問善誘之筌其將安寄初未得意而欲忘言爲恨十也有此十恨不能自釋想望君子更爲伸之謝生亦有參差足下攻之已密且專所請不

復代匠

朱廣之 字處深吳郡錢唐人臨川王常侍善清言見南史

諮顧道士夷夏論書 并難

朱廣之叩頭見與謝常侍往復夷夏之論辯章同歸之義可謂簡見通微清練之談也至於聃尚端冕之飾屏破翦落之素申以擎跪之恭厚以狐蹲之肅柱束華人杜絕外法舟車之喻雖美平恕之情未篤致會之源既坦筌寄之塗方壅然則三乘之悟實望玆土六度之津於今長訣披經覽理悵怏良深謝生貶沒仙道褒明佛教以羽化之術爲浮濫之說殘形之

唱爲履眞之文徒知已指之爲指不知彼指之無殊豈所以通方得意善同之謂乎僕夙漸法化晚味道風常以崇空貴無宗趣一也蹄網雙張義無偏取各隨曉入惟心所安耳何必龍衮可襲而瓔珞難乘者哉自貧來多務研敎沈潛緘卷巾櫝奄逾十載幼習前聞零落頓盡蘊志空年開瞻靡階每獨慷慨遙夜輒啓旦忘寐而清心遠信纏苦彌篤若夫信不沿理則輕汎無主轉憧之賓因斯而起是以罄率狂管書述鄙心願重爲啓誨敷導厥疑廣之叩頭

論云擎跪罄折侯甸之恭也狐蹲狗踞荒流之肅也

疑曰夫邦殊用隔久自難均至於各得所安由來莫辨族甸之容所言當矣狐狗之目將不獨傷

論云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必不可也疑曰夫法者所以法情情非法也法既無定由情不一不一之情所向殊塗剛柔竝馳華戎必同是以長川浩漫無當於此矣平原遠陸豈取於彼邪舟車兩乘何用不可

論云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棄妻孥上廢宗祀疑曰若夫廢祀於上不能絕棄於下此自擬異入同非同者之過也寧可見犁牛不登宗廟之用而永棄於牢

餼之具邪

論云嗜慾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德犯順曾莫之覺疑曰若悖德犯順無施而可慈敬惠和觸地而通是以損膳行道非徵凶之宅服冕素餐非養正之方屈伸之望可相絕於此矣

論云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今捨華效夷義將安取若以其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其俗邪俗則天乖矣疑曰至道虛通故不爵而尊俗無不滯故不黜而賤賤者不能無累尊者自然天足天足之境既符俗累之域亦等道符累等又誰美誰惡故俱是聖化惟照所惑惑盡明生則彼我自忘何煩遲遲捨效之際耿介於華夷之間乎

論云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强疑曰無生卽無死無死卽無生名反實合容得賒切之別邪若以跡有差降故優劣相懸者則宜以切抑强以賒引弱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致教之方不其然乎

論云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疑曰夫博聞强識必緣照遠廣敦脩善行必因理入微照明則理無不精理精則明無不盡然

則精博同功相為利用博猶精也豈麤人所能信精猶博也豈弘通所獨關

論云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析析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疑曰夫華不隔理則為達鑒所陶實未屆虛故為鑽貢所業陶業有序者為質昧邪為待明邪若其質昧則明不獨進若必待明則昧不獲前若明昧俱得何須抑引妙況難章所宜更辯

論云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遵正則歸塗不迷見妙則百慮咸得疑曰簡則易從云何難見繁則難理豈得易遵遵正則歸

塗不迷可以階道之極雖非幽簡自然玄造何假難明之術代茲易曉之路哉

論云若殘忍剛愎則師佛爲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爲至疑曰夫邪見枉道法所不存慈悲喜捨是所漸錄喜心則能受捨亦必虛虛受之義窅然復會未知殘愎之人更依何法若謂所受者異則翻成刻舩何相符之有乎

論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又以中夏之性不可傚西戎之法疑曰輿善之談美矣勿傚之誨意所未安請問中夏之性與西戎之人爲夏性純善戎

人根惡如令根惡則於理何破使其純善則於義何興故知有惡可破未離於善有善可興未免於惡然則善惡參流深淺互列故羅雲慈惠非假東光桀跖凶虐豈鍾西氣何獨高華之風鄙戎之法邪若以此善異乎彼善彼惡殊乎此惡則善惡本乖寧得同致

論云蹲夷之儀婁羅之辯猶蟲諠鳥聒何足述傚疑曰夫禮以伸敬樂以感和雖敬由禮伸而禮非敬也和因樂感樂非和也故上安民順則玉帛停筐風淳俗泰則鍾鼓輟響又鍾帛之運不與二儀竝位蓋以拯頓權時不得已而行耳然則道義所存無係形容苟造其反不嫌殊周全祇蹲虔跪孰曰非敬敬以伸心孰曰非禮禮敬玄符如何徒捨含識之類人標其所貴貴不在言言存貴理是以麟鳳懷仁見重靈篇猩猩能語受蚩禮章未知之所論義將何取若執言捐理則非知者所據若仗理忘言則彼以破相明宗故李叟之常非名欲所及維摩靜默非巧辨所追檢其言也彼我俱遣尋其旨也老釋無際俱遣則濡沫可遣無際則不負高賢何乃遠望般若名非智慧便相挫蹶比類蟲鳥研復逾日未愜鄙懷且方俗殊韻豈專胡夏近惟中邦齊魯不同權輿俶落亦古今代

述以其無妨指錄故傳授世習若其非也則此未爲是如其是也則彼不獨非既未能相是則均於相非想茲漢音流入彼國復受蟲諠之尤鳥聒之誚婁羅之辯亦可知矣一以此明莛楹可齊兩若兼除不其通乎夫義奧淵微非所宜參誠欲審方玄匠聊伸一往耳傾心遙佇遲聞後裁並弘明集○弘明集載慧通駁夷夏論并書云余端夏有隙亡事忽景披顧生之論昭如發蒙見辨異同之原明是非之趣辭豐義顯文華情奧每研讀忘倦慰若萱草眞所謂洪筆君子有懷之作也然則察其指歸疑笑良多譬猶盲子採珠懷赤菽而反以爲獲寶聾賓聽樂聞驢鳴而悅用爲知音斯蓋吾子夷夏之談以爲得理其乖甚焉見論引道經益有昧如昔老氏著述文指五千其餘淆雜並淫謬之說也而別稱道經從何而出旣非老氏所

創寧爲眞典庶更三思儻袪其惑 按此頗不類書亦是叙其難論耳此正袁粲託通公爲論以駁之者也周顒亦有駁夷夏論僧愍又有華戎論折夷夏論

李淼

與高明二法師難佛不見形書 道高法明

夫道處清虛四大理常而有法門妙出羣域若稱其巧能利物度脱無量爲教何以不見眞形於世眞空說而無實邪今正就尋西方根源伏願太和上垂懷允納下心無惜神詰弟子李淼和南

釋道高答李交州書

釋道高白奉垂問至聖顯晦之迹理味淵博辭義照

洗敬覽反覆彌高德音使君坦墻崇邃得門自難輙罄愚管罔象玄珠夫如來應物凡有三焉一者見身放光動地二者正法如佛在世三者像教髣髴儀軌髣髴儀軌應今人情人情感像孰爲見哉故淨名經云善解法相知衆生根至於翅頭末城龍華三會人情感見孰爲隱哉故法華經云時我及衆僧俱出靈鷲山儼佉之宫霈然可期西方根源何爲不覿而世之疑者多謂經語不符聞寄情少咸以不覩生滯夫三皇五帝三代五霸姬旦孔丘刪詩制禮並聞史籍孰覩之哉釋氏震法鼓於鹿園夫子揚德音於鄹魯皆耳眼所不得俱信之於書契若不信彼不患疑此既能了彼何獨滯此使君聖思淵遠洞鑒三世願尋壽量未盡之教近取定光儒童之迹中推大通智勝之集以釋衆人之幽滯若披重霄於太陽貧道言淺辭拙語不宜心冀奉見之日當申之於論難耳謹白

重與道高法師書

李淼和南旋省雅論位序區別辭況沖美欣會良多所謂感化異時像正殊俗援外以映内徵文以驗實敬範來趣無所間然然夫受悟之由必因鑒覩聞寄生疑疑非悟本若書契所存異代齊解萬世之後可

不待聖而師矣若乃聲迹並資言象相濟大義既乖儒墨競興豈徒正信不朗將亦謗誤增釁得不取證於示見印記以自固乎大聖以無礙之慧垂不請之慈何爲恪昭昭之明晦倍尋之器絶羣望於泥洹之後與罪垢於三會之先芻狗空陳其能悟乎儀像虛設其能信乎至於帝王姬孔訓止當世來生之事存而不論故其隱見廢與權實莫辨今如來軌業彌貫三世慈悲普潤不得以見在爲限羣迷求解不可以滅盡致窮是以化度不止於篇籍佛事備列於累萬問今之所謂佛事者其焉在乎若如雅況所信在此

所驗在彼而聖不世出孔釋異塗卽事而談罔非矛盾矣其可相驗乎未能嘿廢聊復寓言幸更詳究遲覩清釋

道高重答李交州書

釋道高白重奉深誨義華旨遠三讀九思方服淵致故知至理非庸近能測微言奧辭非鄙訥所參今謹率常淺麤陳所懷夫萬善爲教其途不一有禪宴林藪有脩德城傍或曲躬彈指或歌讚頌詠皆耳眼所共了爲者亦無量斯則受悟之津由闇寄之稱何必受悟於因鑒觀何必闇寄其則生疑疑亦悟本請當

論之疑則求解解則能悟悟則入道非本如何雖儒墨之競與九流之是非乃爝火之不息非日月之不明彈何急急於示見而促促於同歸哉今不同季俗無證驗以徵誠亦不謬大聖裕昭昭之光明而世之疑者据以不覩形遂長迷於大夢橫沈淪而溺生死先儒往哲麤有舊答既途無異轍輒述而不作夫亾身投誠必感則俱見不感不見其有見者以告不見其不見者會不信見聖人何嘗不在羣生何嘗不見哉聞法音而稱善芻狗非謂空陳覩形像而曲躬靈儀豈爲虛設姬孔救頹俗而不贍何暇示物以將來若丘旦生遇於結繩則明三世而不已問今佛事其爲在乎低首合掌莫非佛事但令深悟有方殊途同歸耳前疏所引彼此疑信者正爲世人不見便謂無佛故取不見周孔爲其繩準耳此乃垂拱而相隨豈矛盾之謂哉使君生知無假素氣天然居大寶之地運頴脫之思流浪義苑涉步書囿吐握餘暇優游永日德音既宣莫不側聽貧道學業麤淺彌慙簡札上酬謬略懼塵盛藻追增悚愧流汗霢霂謹白

又與高法師書

李淼和南雅論明受悟之津爰自疑得闇寄有餘無

取鑒觀鞠躬讚誦咸足屆道覽復往況彌覩淵賾然所謂像法乖正求悟理麤借筌會旨無假示見此固姬孔所以垂訓輝光所以不表取之世典綽焉足矣放光動地徒何爲乎若正信不止於俯仰而佛事備舉於形聲大覺所由妙其色涉求之所基始故知信者必以儒墨致疑學者將由無證自悔吝明無咎於三五潛景道德彶於十號矣豈不然乎又所謂姬孔務拯頹季無暇來生設在結繩三世自明亦又不然七經所陳義兼未來釋典敷載事止緣報故易云積善餘慶積惡餘殃經云無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

亦不亾此則緣教常綫兼訓已弘豈謂所務在此所闕在彼哉來論雖美故自循環之說耳望復擢新演異以洗古今之滯使夷路坦然積礙大通也深願大和上垂納亮欸弟子李淼謹呈

釋法明答李交州書

釋法明白巨論爰降敬覽移日馥若幽蘭清若惠風貧道器非霜穎運非庖生動乖理間獨躓疑駭良由辭訥旨滯劇難星陳愚謂貳暗寄奇鑒觀示見鞠躬歌讚感動靈變並趣道之津梁清升之嘉會故宜寄觀雙舉疑驗兩行豈得罷絕示見頓滿神彩齊軌姬

孔同範世訓放光動地徒爲空言夫法身凝寂妙色湛然故能隱顯順時行藏莫測顯則乘如而來隱則善逝而去卽言求旨何惑於十號哉餘暉所映足光季俗信者豈以螢燭增疑正向旦日白黑比肩掄像經書彌滿世界學者豈以無證自悔又引七經義兼未來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雖新新生滅交臂代謝善惡之業不得不受此乃過明三世愈亮七經徵翰檢實則聞命矣前論云帝王姬孔訓止當世來生之事存而不論故其隱見廢興權實莫辨似若矛盾義將安寄當仁不讓伏聽淵隨前疏粗述至聖沈浮而義

据末照詞況未泯謹更詳究共弘至道夫羣生長寢於三有衆識永惛於六塵潛移爲吞噬之主相續爲廻轉之輪形充逆旅之館神當過憩之賓往來三惡而苦楚經離八難而酸辛欣樂暫娛憂畏永勤一身死壞復受一身雖世智辯聰羣書滿腹百家洞了九流必達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鬼神莫之要聖哲弗能預未免謬見以翳情疑似以干慮寄懷於巫稽技誠於符咒執邪以望正存僞以待眞遲廻於兩心躊躇於二逕放光動地其可見乎所以玄籍流布列筌待機機動必感感而後應者也自有棲志玄宅下探

幽淵明一生若朝露辨三世之弗虛縱轡於清眞之術斂控於濁僞之衢植德耘邪而薈蔚樹福灌正而扶疎苦節競辰於寸陰潔己爭逝於桑榆懷誠抱向感而遂通豈不親映光彩而覩其靈變哉若耳眼所不自了或通夢之所見如漢明因夢以感聖大法於是而來遊帝主傾誠以歸德英豪斂衽以服化沙門齊肩於王公僧尼直躬於天子九十六種孰爲高哉宋武皇帝始登帝位夢一道人提鉢就乞因而言曰君於前世施維衛佛一鉢之飯今居斯位遣問嚴公徵其虛實嚴公卽送七佛經呈聞吳主孫權初疑佛

法有靈驗當停罷省遂獲舍利光明照宮金鐵不能碎爐冶不能融今見帝京建初寺是吳郡有石佛浮身海水道士巫師人從百數符章鼓舞一不能動黑衣五六朱張數四薄爾奉接遂相勝舉即今見在吳郡北寺惇誠至到者莫不有感朱張連世奉佛由覩驗致郭文舉祇崇三寶正信堅明手探虎鯁深識安危蘭公拂嚴雪於猛獸護公感枯泉而洪流並高行遂峯清身邁俗皆有異迹世咸記焉自茲以外不可勝論貧道少憍學業迄于白首孤陋寡聞彰於已誠直言朴辭未必可採懼不允當伏追慙悚謹白弘明集

袁粲見前

與僧道明書

寶亮本姓徐東萊掖縣人出家師青州道明法師就業專精一毫無失至京師居中興寺粲一見而異之與道明書自是學名稍盛

頻見亮公非常人也比日聞所未聞不覺歲之將暮珠生合浦魏人取以照車璧在邯鄲秦王請以華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非復上人貴州所宜專也

高僧傳○璧一作玉○照車通載作照乘末云天下之寶不可自專當與同之也

費文淵

上刺史張悅

道汪法師識行清白風霜彌峻卓爾不羣確焉難拔近聞梁州遣迎承教旨許去闔境之論僉曰非宜鄙州邊荒僧尼出萬禪戒所資一焉是賴豈可水失其珠山忘其玉願鑒道俗之誠使四輩有憑也

釋僧弼本吳人從什受學性度虛簡儀止方直元嘉中終彭城寺

與沙門寶林書

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本姓釋氏迦維羅衛人甘露飯王之苗裔度爲沙彌遊化罽賓因入長安與鳩摩羅什共論法相已復西適江陵武帝時爲晉太尉自江陵請與還都止道場寺志韻清遠雅有淵致京師法師僧弼與林書其見稱如此○此書當在晉末

道場禪師甚有天心便是天竺王何風流人也高僧傳○道場開元釋教錄作鬪場

求那跋陀羅

奉父母書

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以大乘學故世號摩訶衍本婆羅門種其家世外道禁絕沙門乃捨家潛遁遠求師範受菩薩戒奉書父母勸歸正法父感其言至遂棄邪從正

若專守外道則雖還無益若歸信三寶則長得相見高僧傳

釋智林高昌人天姿瓌雅談吐若流後自都辭還高昌齊永明中卒

與汝南周顒書 顒時遷直殿省

林以宋明帝初下京止靈基寺中明二諦義有三宗時顒長於佛理著三宗論立空假名立不空假名設不空假名難空假名設空假名難不空假名空難二宗又立假名空既與林意相符林深所欣慰迺致書於顒顒因出論焉

近聞檀越叙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取捨聲殊恒律雖進物不速如貧道鄙懷謂天下之理惟此爲得焉不如此非理也是以相勸速著紙筆比見往來者聞作論已成隨喜充遍物非常重又承檀越恐立異當時于犯學衆製論雖成定不必出聞之懼然不覺興悲此義旨趣似非初開妙音中絕六十七載理高常

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時便參得此義常謂藉此微悟可以得道竊每歡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迺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既犯越常情後進聽受便自甚寡傳過江東略無其人貧道捉麈尾已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重一時其餘義統頗見宗錄惟有此途白黑無一人得者貧道積年迺爲之發病既衰痾末命加復旦夕西旋顧惟此道從今永絕不言檀越天機發緒獨創方寸非意此音猥來入耳且欣且慰實無以況建明斯義使法燈有種始是眞實行道第一功德雖復國城妻子施佛及僧其爲福利無以相過既幸已詮述想便宜廣宣使賞音者見也論明法理當仁不讓豈得顧惜衆心以夭奇趣耶若此論已成遂復中寢恐檀越方來或以此爲法障往之懇也然非戲論矣想便寫一本爲惠貧道齎以還西使處處弘通也比小可牽曳故入山取叙深企付之高僧傳○流過廣弘明集作流通末命作未愈天作失天機發緒作機發無緒方寸作方外寢作覆往之懇也作往意理然○佛祖通載智林以書抵顒略曰切聞三宗論致深索懸盡衆生之情廓而通之盡諸佛之意使法燈有種勝利無窮借使國城妻子之施何以逮此哉傳者以爲公畏譏訶故欲中輟詎可特纏疑障自廢現行乎

釋道溫 姓皇甫安定朝那人十六入廬山依遠公善大乘經自江陵至都太始初卒

列言秣陵縣

孝建初勑溫下都止中興寺大明中勑爲都邑僧主路昭皇太后大明四年十月八日造普賢像成於中興禪房設齋所請凡二百僧列名同集人數已定于時寺既新構嚴衛甚肅忽有一僧晚來就座風容都雅舉堂矚目與齋主共語百餘許言忽不復見檢問門防咸言不見出入衆乃悟其神人溫時既爲僧主迺列言秣陵縣即言郡表聞詔仍改禪房爲天安寺以旌厥瑞焉

皇太后睿鑒沖明聖符幽洽滌思淨場研衿至境固以聲藻宸內事靈梵表迺創思鎔斵抽寫神華模造普賢來儀盛像實傾宙珍妙盡天飾所設齋講訖今月八日覲會有限名簿素定引次就席數無盈減轉

經將半景及昆吾忽覩異僧預于座内容止端嚴氣貌秀發舉衆驚嗟莫有識者齋主問曰上人何名荅曰名惠明住何寺荅曰來自天安言對之間倏然不見闔席慚愧遍筵肅慮以爲明祥所貴幽應攸闡紫山可覿華臺不遠盎聞至誠所感還景移緯澄心所徇發石開泉況帝德涵運皇功懋洽仁洞乾遐理暢冥外故上王盛士尅表大明之朝勸發妙身躬見龍飛之室適若因陛下惠燭海隅明華日月故以惠明爲人名繼天興祚式墾無壃故以天安爲寺稱神基彌遠道政方凝九服咸泰万寓齊悅謹列言屬縣以

顯天休 高僧傳

高僧傳云求那跋摩宋言功德鎧本剎利種元嘉八年正月達于建業文帝引見勞問殷勤因言曰弟子常欲持齋不殺迫以身徇物不獲從志法師既不遠萬里來游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尅己苦躬將何爲用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女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不夭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亦大矣不殺亦衆矣寧在闕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爲弘濟耶帝撫几歎曰開悟明達可與達天人之際矣 按此本面對之語陳氏象教皮編作跋摩上宋文帝書誤

書記洞詮卷第九十九 終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釋十

南齊

武帝 見前

致沙門法獻書

法獻姓徐西海延水人梁州出家宋元嘉中下京止定林上寺至齊永明中與長干玄暢同爲僧主 釋僧遠姓皇渤海重合人通明數論貫大小乘居鍾山五十年永明二年卒定林上寺武帝致書於獻○尺牘作明帝誤永明乃武帝年號

承遠上無常弟子夜中已自知之遠上此去甚得好

處諸佳非一不復增悲也一二遲見法師方可叙瑞夢耳今正爲作功德所須可具疏來也 高僧傳○知之佛祖統紀作冥知

竟陵王蕭子良 見前○子良崇仰釋宗深達至教著淨住子淨行法門三十一條

與法獻書

子良爲遠營墳於山南立碑頌德太尉王儉製文

遠法師一代名德志節清高潛山樹美四海飡風弟子闇昧謬蒙師範方欲仰稟仁化用洗煩慮不謂此疾奄成異世悲痛之心特不可忍遠上卽既業行圓通曠劫希有弟子意不欲遺形影迹雜處衆僧墓中

得別卜餘地是所願也方應樹刹表竒刻石銘德矣

高僧傳

諫武帝射雉啓

永明末帝將射雉子良啓諫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

忽聞外議伏承當更射雉臣下情震越心懷憂悚猶謂疑妄事不必然伏度陛下以信心明照所以傾金寳於禪靈仁愛廣洽得使禽魚養命於江澤豈惟國慶民懽乃以翾羽治樂夫衛生保命人獸不殊重軀愛體彼我無異故禮云聞其聲不食其肉見其生不忍其死且萬乘之尊降同匹夫之樂夭殺無辜傷仁害福之本菩薩不殺壽命得長施物安樂自無恐怖不惱衆生身無患苦臣見功德有此果報所以日夜劬勤厲身奉法實願聖躬康豫若此每至寢夢脫有異見不覺身心立就燋爛陛下常日捨財脩福臣私心顒顒尚恨其少豈可今日見此事一損福業追悔便難臣此啓聞私心實切若是大事不可易改亦願陛下照臣此誠曲垂三思況此嬉遊之間非關當否而動輙傷生實可深慎臣聞子孝奉君臣忠事主莫不靈祇通感徵祥證登臣近段仰啓賜希受戒天心洞遠誠未達勝善之途而聖恩遲疑尚未垂履曲降

尊極豈可今月復隨此事臣不隱心卽實上啓 南齊書

此全以果報功德爲指故置釋部一啓在前

與孔中丞釋疑惑書

覽君書具一二每患浮言之妨正道激烈之傷純和亦已久矣孟子有云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乎患禍所遵正當仁義爲本今因脩釋訓始見斯行之所發誓念履行欲卑高同其美且取解脫之喻不得不小失存其大至於形外之間自不足及言眞俗之教其致一耳取之者未達故横起異同君云積業棲信便是言行相舛豈有奉親一敗一敬而云大孝未之前聞夫仁人之行非[illegible]殘害加其美廉潔之操不藉貪竊成其德如此則三歸五戒豈得一念而可捨十善八正寧曾想之可遺未見輕其本而能重其末所謂本既傾矣而後枝葉從之今云二途雖異何得相順此言故是見其淺近之談耳君非不覩經律所辨何爲偏志一方埋沒通路夫士未嘗離俗施訓卽世之教可以知之若云斯法空成詭妄更增疑惑應當毀滅就卽因而言閨門孝悌者連鄉接黨竟有幾人今可得以無其多緒諸訓誥經史箴誡悉可焚之不君今遲疑於內教亦復與此何殊哉所

以歸心勝法者本不以禮敬標其心兢仰祗崇者不
以在我故怠物今之慇懃克己者政爲君輩之徒耳
欲今相與去憍矜除慢傲節情慾制貪求脩禮讓習
謙恭奉仁義敦孝悌課之以博施廣之以汎愛賞之
以英賢拔之以儁異復何慙於鬼神乎孜孜策勵良
在於斯雖未能奉遵亦意不怠之今未有夜光之投
而按劍已起欲相望於道德寧不多愧當由未見此
情故常信斯心耳在懷則不然每苦其不及司徒之
府本五教是勸方共敦斯美行以率無慾使■詭諂
佞望門而自殄浮僞蕩逸踐庭而變迹等彼息心之

館齊此無慾之臺不亦善乎一則仰順宸極普天之
慈二則敬奉儲皇垂愛之善宵旦而警惕者正患此
心無遂耳悠悠之語好自多端其云願善政言未知
傷化之重儻令詭事以忠孝佞悅以仁義虛設以禮
讓假枉以方直乃至一日克己天下歸仁況能旬朔
有餘所望過矣本自開心所納正若此矯不多如其
此煩未廣故鄙薄深慨君正應規諫其乖開發未達
云何言傷孝本語損義基於邑有懷非所望也若此
事可棄則欣聞餘善又云未必勸人持戒當今善由
下發必如此而弘教者放勛須四凶華而啓聖虞舜
待薦均賢而德明如斯而遂美其可理乎君之此意
則應廣有所折便當詰堯以土階之儉嘉離宮之麗
眡禹以茅茨之陋崇阿房之貴耻汲黯之正容榮祝
鮀之媚色其餘節義貞信謙恭之德皆當改途而反
向復何行之可脩也凡聞於言必察其行覩於行必
求於理若理不乖而行不越者請無造於異端眞殊
途同歸未必孱然一貫頃亦多有與君此意同者今
寄言此紙情不專一者厝心於疑妄國君普宣示之
略言其懷無見髣髴翰迹易煩中不盡意比見君別
更委悉也

又

夫人心之不同猶若其貌豈其容一而等其智乎鑒
有待之參差足見情靈之乖舛矣一得其志者非言
談之所盡一背其途者豈游說之所飜見君雖復言
而委盡而不及此處者良由彼我之見既異幸可各
保其方差無須空構是非橫起謗議耳栖心入信者
前良不無此志今以效善之爲樂故挫憍陵以待物
君若以德越往賢聖逾前脩智超羣類位極人貴者
自可逍遙世表以道化物高其懷無求自足而退於
前良恐未能懸絕空兼兩塗獨異勝法若悠悠相期

本不及言意在不薄為復示期懷耳比面別一二近聊有此釋滯兩卷想於外已當見之今送相示若已覽者付反幸無勞形目脫未覩者為可一歷意本不期他翻正是自釋疑滯耳君見之必當撫掌也蕭子良疏（此二書字有脫誤）

孔稚珪答蕭司徒書（稚珪見前）

稚珪啓民早奉明公提拂之仁深蒙大慈弘引之訓恩奬所驅性命必盡敢瀝肝髓乞照神襟民積世門業依奉李老以沖靜為心以素退成行迹蹈萬善之淵神期至順之宅民仰攀先軌自絕秋塵而宗心所

向猶未敢墜至於大覺明教般若正源民生平所崇初不違背常推之於至理理至則歸一置之於極宗宗極不容二自仰稟明公之訓憑接明公之風導之以正乘引之以通戒使民六滯頓祛五情方旭廻心頂禮合掌願持民齊敬歸依早自淨信重律輕條素已半合所以未變衣鉢眷黃老者實以門業有本不忍一日頓棄心世有源不欲終朝悔遁既以二道大同本不敢惜心廻向實顧言稱先業直不忍棄門志耳豈不思樂方廣勤志一乘況仰資明公齊禮道德加須奉誦明公清信至制淨住子序萬門朗奧億品宣玄言雖頗蓮心不覺醉更未測明公善誘之妙一至如此博約紛綸精暉照出欲罷尚其不能欲背何以免向而昔而前民固不敏而今而後斯語請事民之愚心正執門範情於釋老非敢異同始私追尋民門昔嘗明一同之義經以此訓張融融乃著通源之論其名少子少子所明會同道佛融之此悟出於民家民家既爾民復何礙始乃遲遲執迹今報兼敬以心一不空棄黃老一則歸依正覺不期一朝霍然大悟悟之所導舉自明公不勝踴躍之至謹啓

又

事以聞復竊研道之異佛止在論極極未盡耳道以論極極在諸天佛乃鄙此不出三界斯則精麤遠近實有懸於大方矣然尋道家此教指設機權其猶仲尼外典極惟天地益起百姓所見二儀而已教本因心取會萬物用其所見順而尊之當其尊地俱窮妙物故老子之橐籥維摩之無我合德天地易家有太極所以因物之崇天仍崇之以極妙而至極終有地固淵于於天表老子亦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已是道在天外稍不以天為道也何異佛家羅漢亦指極四果方至勝鬘自知有餘地道之崇天極猶佛有羅

漢果佛竟不止於羅漢道亦於天不息甫信道之所道定與佛道通源矣民今心之所歸輒歸明公之一向道家戒善故與佛家同耳兩同之處民不苟捨道法道之所異輒婉輒入公大乘請於今日不敢復位異同矣服膺之至謹啓下誠伏願採其未悔亮其始位退自悔始自恭自懼謹啓

十一月二十九日州民御史中丞孔稚珪啓得示具懷甚有欣然理本無二取捨多途諍論云云常所慨也但在始通道則宜然斅而學者則未可君但廣尋諸經不患淪滯其迹也比面別一二

答孔中丞書

君此書甚佳宜廣示諸未達者　并弘明集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虬爲南郡丞自免布衣草屩茅室土帳禮誦長齋研精佛理子良深信正法與虬書要其東下王元長之詞也又與南郡太守劉景蕤書令加資遣復使虬鄉人吏部郎庾杲之致書喻旨虬内固已決非復外物所動建武二年冬疾移江州卒謚曰文範

玉燭登年金商在律炎涼始貿動靜惟安勤味道腴幸遵雅尚豈不樂哉僕誠幸甚百姓一心衆生不疾比屋可封將又何求但良書獨擁晉談無析願言之子實痗我心所以不遠千里尺書道意自淳清既辨澆漓代襲隱顯之術參差默語之途紛互或飾智以警愚或激情以悟俗或穢巳以閽通或謬歌以明道屠羊馹馬未足磷其堅佯狂如愚豈能緇其白宮楚蕃魏人外之氣逸逸入漢游梁區中之韻彌少及推其輕重品其得失則淵懷洞賞寧或符之僕夙養閑襟長慕出槩迹塵珪組心逸江湖末而自親聞風如舊而廻駕之念徒軫式閭之禮無階固已佇軸深衷傾筐遐路者矣君矯然獨遠確乎難拔素志與白雲同悠高情與青松共爽宣習質文緇林枯而重茂昭辨空有連河壅而復滔所謂忘言之人可論天人之

際豈能鳳舉鶴翻有心儀萃高蹤愛海比策禪衢沾濠射之冥游屈祇鷲之法侶闡二乘於窮子發二諦於困蒙有是因也何其暢歟今皇風县穆至道弘被四海不溢五嶽無塵彤序肇脩經法敷廣人賤璣璸家習禮讓樵蘇必時郊林全鬱罿網有節鱗羽偕翔至於層山絕澗還帶畿畎膏田沃野亘望廡躔信可以招往隱淪栖集勝寄故文學築室冶城之阿次宗植援西山之趾葛洪考槃於海岫釋遠肥遁於鍾岫每踐其遺蹤輙深九原之歎若高步可遷復何懷乎四子昔宣尼之見伯雪師利之往維摩豈不知相忘

之道哉諒有以也未敘之間爲道自愛一二今凌琚
之口具廣弘明集○此本王融代作宜以屬融而下與南郡書又不言何人作故但并附竟陵下

劉蚪答竟陵王書蚪字靈預南陽涅陽人累徵不就○蚪與虯同

蚪四節臥病三時營灌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
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蚪進不研機入玄無洙
泗稷館之辯退不凝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節遠澤
旣灑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軾鼃之義南齊書

與南郡太守劉景蕤書

去冬因君與劉居士書今春得其返价辭趣翩翩足
有才藻實子雲之筆札元瑜之書記伸復洛嗟彌用

欽想此子含眞抱璞比調雲霞背俗居幽寓歡林潄
養志南荆可與卞寶爭價韜光梵服固同隋照共明
雖顏閔之棲遲偃仰揚鄭之寂漠恬惔取之若人信
可同日而語矣且道性天悠禪心自謐敦悅九部研
味三乘在家菩薩行之而不難白衣居士卽之而方
易逝將燭昏霾於慧炬拯淪溺於法橋騁靈崿之留
風鏡眞懷之絕影僕栖尚旣同情契彌至而悠悠京
苑間以江山假復神通遠邇冥交曉曙疇得寫析深
襟辨明幽旨迹生滅之中談究眞俗之諦義故重有
別書招來識邑居問道之次具爲敦請此蘭山桂水

旣足逍遥儒侶玄宗復多朋往非以一爵相加豈其
旌蒲爲分直闇投誠素庶必能玄了脫悠爾來儀想
時加資遣也廣弘明集

庾杲之致劉隱士書藝文任昉爲杲之作書○廣弘明集此書未全

自別荆南迄將二紀杲之牽滯形有推遷物役丈人
沒志外身超然獨善雖心懸咫尺而事阻山河悠悠
白雲依然有道金涼佇運想恒納宜沖明在襟屢候
無爽體道爲用蹈理則和杲之牽綴疲朽愧心已多
訪德則山林窅然觀道則風雲自遠歲暮之期指塗
衡岳神虛氣懋無待怡和江湖相望安事行李司徒

竟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絕接乎事者遐邇所宗鍾
石非禮樂之本纓紱豈朝野之謂想闇投之懷不以
形骸爲阻一日通籍梁邸親奉話言夢想淸塵爲歲
已積以丈人非羔鴈所縈故息蒲帛之典勝寄冥通
諒有風期之遲君王卜居郊郭縈帶川阜顯不徇功
晦不標迹從容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弘護爲
心廣敷眞俗思聞繫表共剖衆妙比日式筵山阿虛
館川涘實望賁然少酬側遲昔東平樂善旌君大於
東閣哲王愛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飄驟
凝滯自物千載一期爲仁由己且淩雪戒途非滅跡

之郊鴻鍾在御豈銷聲之道巳標異人之跡故有同物之勞夫山水無情應之以會受閒在我觸地蕭條衡嶽何親鍾山何薄想弘思有在不俟繁言藝文類聚

王融見前

謝竟陵王示法制啓

翔慧燭於昏塗灑法水於塵路至夫澄心洗累之規莊情束影之制解綱出界之訓滅惑淨照之旨固以行首霜威字端風厲信可以糟滓五書糠粃百氏升畢冊周穿竿尼旦所謂窺七澤而狹潢汙登太山而小天下

法門頌啓

伏以迦文啓聖道冠百靈常住置言理高萬乘神儀挺發非望雲就日所追睿識獨尊豈生明弱言能企鹿苑金輪弘汲引以濟俗鶴林雙樹顯究竟以開邪惜乎祇園滅影鷲岳淪光微辭既遙大義如綴自不宣游十地擁接九區豈有眞覺水之塞源拯法雲於落仞明公覽四諦之必空悟三業之暫有應務屈已則仁兼旦奭隨方申道則慧一淨名驅率土於福林入蒼黔於正術並藝文類聚

張融見前

與周顒論釋法寵書

法寵姓馮氏南陽冠軍人寓居海鹽十八納妻經始半年捨家服道出都住興皇寺從道猛曇濟學成實論日夜辛勤融與顒書稱之天監中終于宣武寺

古人遺族故留兒女法寵法師絕塵如棄唾若斯之志大矣遠矣高僧傳

門論致諸賢書

融門論云吾門世恭佛舅氏奉道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逗應成異其猶樂之不沿不隔五帝之秘禮之不襲三皇之聖豈三與此皆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安可輒駕庸愚誣罔神極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允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

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迹既分吾已翔其所集汝可專遵於佛迹而無傷於道本書與二何兩孔周剡山茨周顒答書并設難問融重答顒書顒復以書答難

少子致書諸游生者曰張融白鳥哀鳴於將死人善言於就暮頃既病盛生衰此亦魂留幾氣況驚舟失梔於空壑山足無絆於澤中故視陰之間雖寸每遽不縱不徙也欲使魄後餘意繩墨弟姪故爲門律數感其一章通源二道今奏諸賢以爲何若融著書名少子

周顒難張長史門論書并問○釋慧皎云余尋周張難問雖往復積卷然兩家立意理存初番故略其後文旨存義本○鍾山有山茨精舍

周剡山茨歸書少子曰周顒頓首慭製來班承復峻其門則參子無踞誠不待獎敬尋同本有測高心雖神道所歸吾知其主然自釋之外儒綱爲弘過此而能與仲尼相若者黃老實雄也其教流漸非無邪弊素樸之本義有可崇吾取捨舊懷麤有涇渭與奪之際不至朱紫但蓄積懷抱未及厝言耳途軌乖順不可謬同異之聞文宜有歸辨來旨謂致本則同似非吾所謂同時殊風異又非吾所謂異也久欲此中微舉條裁幸因雅趣試共極言且畧如左遲聞深況

通源曰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

而遂通達迹誠異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爲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爲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爲逗極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邪將二塗之外更有異本儻虛無法性其趣不殊乎若有異本思告異本之情如其不殊願聞不殊之說

通源曰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跡既分吾已翔其所集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非鳧則乙惟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耳驅馳佛道無免二乖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與未能聽訟也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無訟教而見矣自應鹿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誾誾從來何諍苟合源共是分跡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

去取奚爲翔集所向勤務惟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乎言精旨遠企聞後要

通源曰汝可專遵於佛跡而無侮於道本周之問曰足下專遵佛跡無侮道本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爲當本一末殊爲本末俱異耶既欲精探彼我方相究涉理類所關不得無請

答周顒書（并答所問）

張融白吾未能忘身故有情身分外既化極魂首復爲子弟留地不欲使方寸舊都日夜荒沒平生所困橫道而草所以製是門律以律其門非佛與道門將

何律故告氣緩命憑魄申陰數感十應通源定本實欲足下發乎奇意果能翔牘𤋲情妙見正析既赴所志今爲子言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答彼周曰夫性靈之爲性能知者也道德之爲道可知者也能知而不知所可知非能知之義可知而不爲能知所知非夫可知矣故知能知必赴於道可知必知所赴而下士靁情波照鼓欲噪神精明驅動識用沈鶩所以倒心下濯昭隔於道至若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載營抱壹居凝通靜靜惟通也則照無

所沒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怕道亦于何而可得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故逗極所以一爲性游簡且韻猖狂曠不能復行次戰思定霸宇內但敷生靈以竦志庶足下罔象以捫珠是以則帝屬五而神常一皇有三而道無二晃乙之交定者鴻乎吾所以直其繩矣

周之問曰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爲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爲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答彼周曰法性雖以卽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然環會其所中足下當加以半思也至夫游無蕩思心塵自拂思以無蕩一舉形上是雖忘有老如騫釋然而有忘釋不伐老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寂然以湛其神遂通以沖其用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陟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逗極之所以無二親情故妙得其一矣直以物感既分應物難合令萬象與視聽交錯視聽與萬象相橫著之既已深却之必方淺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卽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漸情其順及物有潛去人時欲無既

可西風晝舉而致南精夕夢漢魂中寐不其可乎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卿若疑老氏盡有而不亮以教則釋家有盡何以峻迹斯時卿若以釋家時宜迹峻其猶老氏時峻此迹逗極之同茲焉余意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非晃則乙答彼周曰非晃則乙迹固然矣迹固其然吾不復答但得其世異時殊不宜異其所以之異

周之問曰未知高鑒緣何識本答彼周曰綜識於本

已吐前牘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
存卿欲必曲鞫其辭吾不知更所以自訟
周之問曰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
聽訟也答彼周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
周之問曰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
訟教而見矣答彼周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未
壹於佛但吾之即此言別有奇即耳
周之問曰自應鹿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誾誾從來
何諍答彼周曰虞芮二國之鬭田非文王所知也碎
白玉以泯鬭其別有尊者乎況夜戰一鴻妄巾是乙

斯自鹿巾之空頁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得了
之哉
周之問曰苟合源共是分迹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
去取奚爲翔集所向勤務惟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
乎答彼周曰應感多端神情數廣吾不翔翮於四果
卿尚無疑其集佛吾不翔翮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
晦且寶聖宜本迹匪情急矧吾已有所集方復移其
翔者邪卿得其無二於兩楹故不峻督其去取
周之問曰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
佛儒安在爲當本一末殊爲本末俱異邪答彼周曰

吾乃自元混百聖同投一極而近論通源儒不在議
足下今極其儒當欲列儒圍道故無屬垣耳隙思潛
師夜以遂圖掩天城恐難升之險非子所躋則吾見
師之出不見其入也吾已謂百聖同所投何容本末
俱其異更以瀝勢倒兵恣卿智勇吾之勇智自縱橫
湊出

周顒重答張長史書 并重問

周顒頓首夫可以運寄情抱非理何師中外聲訓登
塗所奉而使此中介分然去留無薄是則怏怏失路
在我奚難足下善欲言之吾亦言之未已也輒復往

研遲承來析
通源曰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所
以苦下之翁且藏即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
無漸情其順周之問曰苦下之藏即色信矣斯言也
更恐有不及於即色容自託以能藏則能藏者廣或
不獨出於厲鄉耳夫有之爲有物知其有無之爲無
人識其無老氏之署有題無無出斯域是吾三宗鄙
論所謂取捨驅馳未有能越其度者也佛教所以義
奪情靈言詭聲律蓋謂即色非有故擅絕於羣家耳
此塗未明在老何績但紛紛橫沸皆由著有近道淪

俗茲焉是患旣患由有滯而有性未明矯有之家因崇無術有性不明雖則巨蔽然違誰尚靜涉累實徵是道家之所以有垣弘教前白所謂黃老實雄者也正何舊説皆云老不及聖若如斯論不得影響於釋宗矣吾之位老不至乃然夫大士應世其體無方或爲儒林之宗或爲國師道士斯經教之成説也乃至宰官長者咸託身相何爲老生獨非一跡但未知涉觀淺深品位高下耳此皆大明未啓權接一方日月出矣爝火宜廢無餘旣説衆權自寢足下猶欲抗遺燎於日月之下明此火與日月通源旣情崇於日月

又無侮於火本未知此火本者將爲名乎將或實哉名而已邪道本安在若言欲實之日月爲實矣斯則事盡於一佛不知其道也通源之旨源與誰通

通源曰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陟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又曰今旣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又曰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也又曰心塵自拂一舉形上周之問曰足下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竊謂老釋重出對分區野其所境域無過斯言然則老氏之神地悠悠自悠悠於有外釋家之精和坐廢每坐廢於色空登老氏之地則老異於釋涉釋氏之意則釋氏殊於老神旣靜而不兩靜旣兩而道二足下未之前聞吾則前聞之矣苟然則魄緒停虛是自虛其所謂虛融然自道亦非吾所聞道若夫心塵自拂一舉形上皆或未涉於大方不敢以通源相和也

通源曰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怕道亦于何而不得周之問曰甚如來言吾亦慮其未極也此所謂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若謂靜於其靜非曰窮靜魄於其魄不云盡魄吾所許也無所

間然

通源曰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想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周之問曰盡有盡無非極莫備知無知有吾許其道家惟非有非無之一地道言不及耳非有非無三宗所蘊儻瞻餘慮惟足下其眄之念不使得意之相爽移失於有歸耳

通源曰非鳧則乙跡固然矣跡固其然吾不復答又曰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又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又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

來一於佛周之問曰足下之所目擊道存得意有本
想法性之眞義是其此地乎佛教有之足下所取非
所以何至取教也目擊之本即在教跡謂之皀乙則
其鴻安漸哉諸法眞性老無其旨目擊高情無存老
跡旨跡兩亾索宗無所論所謂無侮於道本當無侮
於何地哉若謂探道家之跡見其來一於佛者則是
眞諦實義沿文可見矣將沿於道章而得之乎爲沿
於德篇而遇之也若兩無所沿而玄德於方寸者此
自足下懷抱與老釋而爲三耳或可獨樹一家非老
情之所敢逮也

通源曰虞芮二國之鬪田非文王所知也斯自鹿巾
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能了之哉周之
問曰足下謂苦下之且藏即色則虛空有闕矣足下
謂法性以即色圖空則法性爲備矣今有人於此操
環杖而言法性鹿巾之士執虛無而來請曰爾不同
我吾與爾鬪足下從容倚棘聽斷於其間曰皆不可
也謂其鹿巾空負於頭上環杖自誣於掌中以足下
之精明特達而判訟若斯良虞芮之所以於邑也
通源曰吾不翱翶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翶不
翔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周之問曰足下不翔翶
於四果猶勤集於佛教翶不翔於五通何獨棄於道
跡乎理例不通方爲彼訴
通源曰當欲列儒圍道故先屬垣隙周之問曰足下
通源惟道源不及儒吾因疑其闕是以相訪但未知
融然自道惟道能融將道之融然脩儒可會邪雖非
義本縱言宜及想釋本多暇幸惠餘音 並弘明集

周顒 見前○廣弘明集梁普通年中顒遺胤書誤顒卒齊國子博士未嘗入梁齊書明載

與何胤勸止殺書

顒清貧寡欲終日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衛將軍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時

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妾太子又問顒卿精進何如何胤顒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後胤亦斷食肉猶欲食白魚䱇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學生議之學生鍾岏曰䱇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礦殼外緘非金人之愼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聲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廚永爲口實竟陵王見議大怒顒與書勸令菜食胤納之遂絕血味著百論十二門論

丈人之所以未極遐蹈者或在不近全菜耶脫灑離
析之討鼎俎綱罟之興載策其來寔遠誰敢于議觀
聖人之設膳羞仍復爲之品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
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厓畔善爲士者豈不以恕己

爲懷是以各靜封疆罔相陵軼況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而終身朝晡資之以味彼就宛殘莫能自列我業久長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脆薄易矜歘彼弱麑顧步宜愍觀其飲啄飛行人應憐悼況可心心撲褫加復恣忍吞嚼至乃野牧盛羣閉豢重圈量肉揣毛以俟枝剝如土委地僉謂常理百爲愴息事豈一塗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則一往一來一生一死輪迴是常事雜報如家人天如客遇客日尠在家日多吾儕信業未足

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無身踐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衆生之稟此形質以畜肌膂皆由其積壅癡迷沈流莫反報受穢濁歷苦酸長此其與肥皆無明之報聚也何至復引此滋腴自汙腸胃丈人得此有素聊復寸言發起耳（南齊書○或在不近全菜聊廣弘明集作惑在於不全菜耶脫灑離析之計鼎俎網罟之興載策作牲折之升鼎俎網罟之興載冊乃作乃陵軼作陵轢無踰作無過在我作於我資之以味作資之以永歲宛殘作怨酷自列作自申久長作長久飛行作飛沉人應作使人心心作其心恣忍作恣意盛羣作成羣閉圈作閉圈百爲作可爲受形未息一無受字生死二句作生死常事遇客日尠作過客日少吾儕作吾修自及作自念雖無身踐作雖不身殘晨鳧夜鯉作升鳧沈鯉經盜手作一經盜手寸言南史作片言○廣弘明集豈不使人多愧耻止）

釋玄暢

（姓趙河西金城人涼州出家宋元嘉中逵于揚州齊永明二年終京師）

致傅琰書

（暢以宋昇明三年游西界於岷山郡廣陽縣界齊后山建剎立寺名曰齊興正是齊太祖受錫命之辰時琰西鎮成都暢乃致書琰郎表聞勅蠲百戶以充俸給）

貧道棲荊累稔年衰疹積厭毒人諠所以遠託岷界卜居斯阜在廣陽之東去城千步逶迤長亘連壘疊嶺嶺開四澗亘列五峰抱郭懷邑迴望三方負巒背

岳遠矚九流以去年四月二十三日創功覆簣前冬至此訪承尒日正是陛下龍飛之辰蓋聞道配太極者嘉瑞自顯德同二儀者神應必彰所以河洛昞有周之兆靈石表大晉之徵伏謂茲山之符驗豈非齊帝之靈應耶檀越奉國情深至使運屬時徵不能忘心豈能遺事輙疏山讚一篇以露愚抱（讚曰峩峩齊山誕自幽冥潛瑞幾昔帝號乃明岑戴聖字兆祚休名巒根雲坦峰岳霞平規巖擬剎度嶺締經創工之日龍飛紫庭道侔二儀四海均清終天之祚岳德表靈○高僧傳）

釋道盛

啓高帝論撿試僧事

盛以宋明時下京後憩天保寺齊高帝勅為僧主丹陽尹沈文季素奉黃老排斥能仁廼建議責僧屬籍欲行沙汰由盛綱領事得寧寢○按此見高僧傳弘明集作啓武帝不同

天保寺釋道盛啓昔者仲尼養徒三千學天文者則戴圓冠學地理者則履方屨楚莊周詣哀公曰蓋聞此國有知天文地理者不少請試之哀公即宣令國內知天文者著圓冠知地理者著方屨來詣門惟有孔丘一人到問無不對故知餘者皆為竊服矣釋迦興世說四諦六度制戒威儀舍利佛等皆得羅漢故知大法非為無宗但自爾已來人根轉鈍去道懸遠

習惑纏心若能隔意則合律科不爾皆是竊服者伏願陛下聖明深恕此理弗就凡夫求聖人之道昔鄭子產稱曰大賢尚不能収失為申徒嘉所譏況今末法比丘寧能収失若不収失每起惡心寺之三官何以堪命國有典刑願勑在所依罪治戮幸可不亂聖聽盛雖老病遠慕謫木敢以陳聞伏紙流汗謹啓弘明集○集附料簡沙門

釋僧巖

辭青州刺史劉善明舉秀才書善明見前

貧道弱齡出家早違俗務游心釋風志乖孔教雖復道場未即故亦洙訓緬矣方將委質餒獸庶超九刦之功分肌哺鴿情存乘雲之馭寧能埀翼中田反跡籠樊捨夫途中之適嬰茲廟堂之累哉且夫官人以器位必須才未有叨越分之舉終能保其榮也今輙奉還板命願収過恩無令曹公重歎王舟再慙補秀之召非所克堪釋僧巖呈

劉善明答僧巖道人書弘明集不考劉刺史為善明以末有劉君白答遂作劉君白答僧巖誤

莊篇有弱喪之謬釋典有窮子之迷每讀其書為之長慨敬慎髮膚揚名後史仰顯既重俯弘為大遠尋

聖言斯教為最近取諸身實迷情理瞿曇見此亦當莫逆於心況君辨破秋毫識洞今古裂冠不疑拔本不悟幽冥相駭遐邇致驚昔呂尚抱竿於八十之年志釣由時未遇君沈淪未及冀能有美若人耳如其不爾豈不悲哉僕忝莅梓藩庶在明仄觀貢帝庭必盡才懿故欲通所未通屈所未屈如來告紛紜有乖眞唱苟為誕說豈所期邪昔王祥樵採沂側耳順始應州命公孫弘牧豕海上白首方充鄉舉終能致位元台朝天變地道暢當年聲流萬載君意何如敬布腹心想更圖之劉君白答志釣上下疑有脫字

重與劉刺史書

紆辱還誨優旨仍降徵莊援釋理據皎然徒欲伏義辨情末由也已雖高義出象微言入神鄙懷所執猶或可曉何者夫知人者哲自審者明忘分昧進良所未安昔成直應命終獲滅名之尠遵祖騁能卒招揚鵠之耻若遺我欲效彼追蹤王吕恐㬥鰓龍津點額衆矣盜所盜器與盜同罪舉失其才亦賓主交鄙可不慎乎又禮云非指玉帛孝乎豈止保膚故割肌無譏於前代斷髮有加於曩辰斯益斬手全軀所存者大夫何恠哉願貸愚執賜遂陋襟釋僧巖呈

劉善明重答僧巖書

重獲來簡始見玄解皎然之悟可謂相視而笑矣君識鑒衆流智該理奧每撿感應之源窮尋分石之說何常不句句破的洞盡義宗而苟自謙光乖其側席仍踵覆車無誨敗散非知之難行之不易也夫去國三年見似家人者喜作客日久寧不悲心今誓捨重擔而安坐棄羇旅如還家對孔懷之好敦九族之美趙門欣欣爲樂已甚況復文明御運姬召協政思賢讃道日昃忘餐以君之才弘君之德帯玉聲朝披錦振遠功濟世猷名揚身後與夫髡剪之辱𩏂絕之苦豈可同年而語哉相與契濶久要頗練深志若隱展禽之賢恐招臧氏不忠之責故力疾題心重敷往白歲云暮矣時不相待君其勉之勿有噬臍之悔劉君白答（趙門者或僧巖俗姓趙也）

三與劉刺史書

比日之事爲可聊作一樂不謂恩旨綢繆芳音驟届勞誨之厚一至於斯伏讀未周媿汗交集然鄙志區區已備前欵且巖之壯也猶後於人今既老矣豈能有爲夫以耄耋之年指麾成務此自蒼靈特授假手天功協佐龍飛之英翼賛革命之主今欲以東畝之

農夫西園之朽叟側景前光參蹤古烈無異策駑足以均驊騮繫澤雉以雙鸞鶴斯之不倫寧俟深察昔子泰伏命撫節公孫豫報智伯漆身靡悔今日過賞德粹兩賢正恨年逼崦嵫命急濛汜吞炭倒戈永與願隔臨紙惻愴罔識所陳幸収過眷不復翻覆釋僧巖呈

劉善明三答僧巖書

君談天語地神情如鏡抽毫拂簡智思入淵而幼失理根蹭蹬皓髮惜君之才恒用歎息君雖心在雲上而形居坎下既與黃雀爲羣恐沒鵷鸞之美故率弓

帛之禮屈應賓主之舉徵牘三枉陋札再詶苟自謙沖固辭年耄度君齒德方享元吉未能俯志者正當遊翔擇木待椅桐竹實耳鄙命輕召曷足降哉敬揖清風肅從所尚本圖既乖裁還慙惘劉君白答並弘明集

書記洞詮卷一百終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一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釋十一

梁一

武帝見前

敕答臣下神滅論法雲與諸公王往答附

中書郎順陽范縝初在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著神滅論曰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聞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用不得為異其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亾而神在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一人有二邪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為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為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答曰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答曰死者如木而無異木之知生

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問曰非死
者之骨骼非生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
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
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若生者
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則
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
此骨骼從何而至此邪答曰是生者之形
骸變爲死者之骨骼也問曰生者之形骸
雖變爲死者之骨骼豈不從生而有死則
知死體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爲枯
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變
爲枯體枯體即是榮體絲體變爲縷體縷
體即是絲體有何別焉答曰若枯即是榮
榮即是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
木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即枯無所復變也
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
也絲縷之義亦同此破問曰生形之謝便
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綿歷未已邪
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歘而生
者必歘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歘而生
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歘有
漸物之理也問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
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問曰若皆是神之
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
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
慮爲一爲異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爲知深
則爲慮問曰若爾應有二乎答曰人體惟
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
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爲
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
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答曰
是非之意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藏之
心非邪答曰是也問曰五藏有何殊別而
心獨有是非之慮乎答曰七竅亦復何殊
而司用不均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
器所主答曰五藏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
是以心爲慮本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
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何故不寄於耳分
邪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目
有本不假寄於佗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

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偏寄於異
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
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問曰聖人形
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
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穢者不能昭
有能昭之精金寧有不昭之穢質又豈有
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
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勛華之容
龍顏馬口軒皞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
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
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絕常區非惟道
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
安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問
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陽智革
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鶢類
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
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問曰凡聖
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貞極理無有二而丘
旦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
答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
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荊和等
價連城驊騮盜驪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
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
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
之教然也所以弭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
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
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答
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彊死者衆不皆爲
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爲人豕未必齊
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
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
云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
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
滅而爲人則未之知也問曰知此神滅有
何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
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
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
窮匱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
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吝情動於顏色千鍾
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

餘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
德必於在己又惑以法昧之言慳以阿與
之若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
逢被韄橫衣廢俎豆列缾鉢家家棄其親
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
於官府粟罄於惰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姦
宄弗勝頌聲尚權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
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
忽焉自有怳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
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
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
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
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
道也此論出朝野諠譁子良集僧難之而
不能屈至梁武帝初聳僚未達其理先以
奏聞有勑令僧正法雲答之以宣示臣下
雲乃遍與朝士書論之文采雖異而
理義倫通○范縝高僧傳作范軫

位現致論要當有體欲談無佛應設賓主標其宗旨

辨其短長來就佛理以屈佛理則有佛之義既躓神
滅之論自行豈有不求他意妄作異端運其隔心鼓
其騰口虛畫瘡痏空致詆訶篤時之蟲驚疑於往來
滯甕之蠹河漢於遠大其故何也淪蒙怠而爭一息
抱孤陋而守井幹豈知天地之長久溟海之壯濶孟
軻有云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哉觀三聖設
教皆云不滅其文浩博難可具載止舉二事試以爲
言祭義云惟孝子爲能饗親禮運云三日齊必見所
祭若謂饗非所饗見非所見違經背親言語可息神
滅之論朕所未詳

莊嚴寺釋法雲與公王朝貴書 法雲姓周氏義興陽羨人機辨俊發講經之妙獨步當時勑爲大僧正大通初終○高僧傳作與沈約

主人答臣下審神滅論今遣相呈夫神妙寂寥可知
而不可說義經丘而未曉理涉旦而猶昏主上凝天
照本襲道赴機垂答臣下旨訓周密孝享之禮既彰
桀懷曾史之慕三世之言復闡紂協波崙之情預非
草木誰不歌歎希同挹風猷共加弘讚也釋法雲呈
主上凝天照本法雲傳作至人凝照有本紂協波崙作紂協彼論歌歎作獻歟

臨川王宏答 以下六十二人答

得所送勑答神滅論伏覽淵旨理精辭詣二教道叶

於當年三世棟梁於今日足使迷途自反妙趣愈光
遲近寫對更具披析蕭宏和南

建安王偉答

辱告惠示勑答臣下審神滅論天識昭遠聖情淵察
伏覽玄微實曉庸昧猥能存示深承篤顧蕭偉和南

長沙王淵業答

惠示勑答臣下審神滅論睿旨淵凝機照深邈可以
筌蹄惑見訓誘蒙心鑽仰周環洗滌塵慮遂能存示
戢眷良深蕭淵業和南

尚書令沈約答 約別有難范縝神滅論○此下吳刻並無列爵今遵藏本

神本不滅久所服膺神滅之談良用駭惕近約法師
殿內出亦蒙敕答臣下一本權受頂戴尋覽忘疲豈
徒伏斯外道可以永摧魔衆孔釋兼弘於是乎在實
不刋之妙旨萬代之舟航弟子亦卽彼論微曆疑㸚
比展具以呈也沈約呈 釋慧約字德素姓婁東陽烏傷人宋泰始時祝髮歷齊及梁沈約爲尚書僕射啓敕請入省○永摧魔衆高僧傳作永離衆魔萬代作百代微曆弘明集作微曆誤

光祿領太子右率范岫答

岫和南伏見詔旨所答臣下審神滅論叡照淵深動
鑒機初敷引外典弘茲內教發蒙啓滯訓誘未悟方
使四海禀仰十方讚抃異見杜口道俗同欣謹加習

誦寤寐書紳惠以遠示深承眷憶范岫和南

丹陽尹王瑩答

辱告伏覽敕旨神不滅義睿思機深天情雲發標理
明例渙若氷消指事造言赫如日照用啓蒙愚載移
瞽蔽凡厥含識莫不抱佩謹以書紳奉之沒齒弟子
王瑩和南

中書令王志答

辱告伏覽敕答臣下神滅論旨高義博照若發蒙弟
子夙奉釋教練服舊聞有自來矣非惟雷同遠大贊
激天旨而已且垂答二解厥伏心靈藻燭聞見更不
知何以闡揚玄猷光彰聖述且得罔象不淪於眞內
外無紛如之滯寔懷喜抃猥惠來示佩脊惟深王志
和南

右僕射袁昂答

辱告弁伏見勑答臣下審神滅論奉讀循環頓醒昏
縛夫識神冥漠其理難窮粤在庸愚豈能探索近取
諸骸內尙日用不知況乎幽昧理歸惑解仰尋聖典
既顯言不無但應宗教歸依其有就有談有猶未能
盡性遂於不無論無斯可遠矣自非神解獨脫機鑒
絕能何能妙測不斷之言深悟相續之旨兼引喻二

證方見神在皦然求之三世不滅之理彌著可謂鑽
之彌堅仰之彌高者也方使衆惑塵開羣迷反路伏
誦無斁舞蹈不勝弟子袁昂和南

衛尉卿蕭昺答

辱告弁伏見詔答臣下審神滅論夫三世雖明一乘
教遠或有偏蔽猶執異端聖上探隱索微凝神繫表
窮理盡性包括天人內外辨析辭旨典奧豈直羣生
靡惑實亦闡提卽曉方宣揚四海垂範來世恩使聞
見惟深佩服孤子蕭昺頓首和南

吏部尚書徐勉答

天旨所答臣下神滅論一日麤蒙垂示辱告重逆伏加研讀窮理盡寂精義入神文義兼明超深俗表詳求三世皎若發蒙非直謹加誦持輒令班之未悟惠示承眷至弟子徐勉和南

太子中庶陸杲答

杲和南伏覽勑旨答臣下審神滅論夫從無往本在默阻思伏如來藏窅絕難言故使仲初建薪火之執宣遠廣然滅之難傳疑衆談踏淪曠稔宸聰天縱聖照生知了根墜藥隨方運便遂乃辨禮矯枉指孝示隅良由迷發俗學使俗以洗況道惑資外文即就外

以明內任言出以出奇因所據理固以城塹三世負荷羣生現在破闇當來摑網一牘之間于何不利片言之益豈可覼縷生因曩慶至德同時預奉餘論頂戴踊躍惠示不遺深抱篤念陸杲和南

散騎常侍蕭琛答 績爲琛內兄別有難神滅論

弟子琛和南辱告伏見勑旨所答臣下審神滅論妙測機神發揮禮教實足使淨法增光儒門敬業物悟緣覺民思孝道人倫之本於茲益明詭經亂俗不攜自壞誦讀藻扑頂戴不勝家弟闇短招愆今在北理公私煎懼情慮震越無以仰讚洪謨對揚精義奉化聞道伏用竦怍眷奬覃示銘佩仁誘弟子蕭琛和南

侍中王彬王緘答

辱告伏見勑旨答臣下審神滅論聖思淵凝天理孤絕辯三世則釋義明舉二事則孝道暢塞鑽鑿之路杜異途之口足使魔堞永淪正峰長峻弟子伏膺至道預奉天則喜躍之心寧復恒準王彬緘頓首和南

太子庶子陸煦答

猥辱遠告伏見至尊答臣下審神滅論俯仰膜拜裒徊空首竊聞聖惟一揆唐虞未有前言知幾其神今日獨奉梁詔道載則萬有擠其淪迷德壽則九服揚

其照筮方旨振民育德百年均其攝受勞民動物千古咸其折伏法師智深決定受持之持僉允志洽通敏承神之神諧克陸煦和南

黃門郎徐緄答

緄和南辱告并逮示勑答神滅論伏覽淵旨疏心蕩累竊惟希夷之本難尋妙密之源莫覩自非上聖無以談其宗非夫至睿焉能導其極皇上窮神體寂鑒道居微發德音則三世自彰布善言而千里承響誠叶禮敬義感人祇理扇玄風德被幽顯悠悠巨夜長昏儵曉蠢蠢愚生一朝獨悟勵鹿苑之潛功澍法流

於日用鴻名永播懋實方馳迷滯知反淪疑自息弟子歸向早深倍兼抃悅輒奉以周旋弗敢云墜但蠡測管窺終懷如失耳徐緄和南

侍中王暕答

枉告并奉覽勑答臣下審神滅論聖旨玄照啟寤羣蒙義顯幽微理宣寂昧夫經述故身之義繫叙遊魂之談愚淺所辯詐已爲非滅況復睿思弘遠盡理窮微引文證典涣然永釋肉眼之人虔恭迴向惑累之衆悛改浮心發明既往訓導將來伏奉淵教欣蹈罔已王暕和南

侍中柳惲答

辱告惠示勑所答臣下神滅論夫指歸無二宗致本一續故不斷釋訓之弘規入室登聲孔經之深旨中外兩聖影響相符雖理在固然而疑執相半伏奉淵旨照若發蒙願會玄趣窮神知寂測情盡狀天地相似千載闕疑從春氷而俱泮一世顛倒與浮雲而俱開祗誦環徊永用懸解存及之願良以悲戢弟子柳惲頓首白

常侍柳憕答

辱告惠示勑答臣下審神滅論淵旨沖邈理窮幾奧竊以脩因趣果神無兩識由道得滅佛惟一性般人示民有知孔子祭則神在或理傳妙覺或義闡生知而楊墨紛綸徒然穿鑿疑滯逐往將掩名教聖情玄鑒理證無間振領持綱舒張毛目抑揚三代汲引同歸實假雙袪朗然無礙伏奉循環疑吝俱盡不告存及悲抱惟深柳憕頓首白

太子詹事王茂答

茂和南辱告伏見勑旨答神滅論頂戴欣懽不及抃舞神理悠曠雖非建言所極列聖遺文炳然昭著莫不撫枉虔襟式遵彝典豈可妄陳虛矯厚誣前誥謂

來緣之不期棄享薦之至禮迷路茫茫歸塗靡薄若空一到有悔無追主上含明體聖妙窮眞假發義照辭舟航淪溺豈惟天人讃仰信亦諸佛廻光弟子夙昔棲心本憑淨土數延休幸預逢昌世方當積累來因永陶慈誘藻悅之誠非止今日未獲祇叙常深翹眷比故循請此白無伸王茂和南

太常卿庾詠答

辱告惠示至尊答臣下神滅論伏覽未周煙雲再廓竊惟蠕動有知草木無識神滅賛論欲以有知同此無識乃謂種智亦與形體俱盡此實理之可悲自非

德合天地均大域中觷反流之日値飲化之幾則二
諦之言無以得被三世之談幾乎息矣聖上愍此四
生方淪六道研校孔釋共相提證使窮陸知海幽都
見日至言與秋陽同朗羣疑與春氷俱釋雖發論弘
道德感沖襟而預聞訓誘俯欣前業法師服膺法門
深同此慶謹當讚味吟誦始終無斁弟子庾詠和南

豫章王行事蕭昂答

辱告宣示勑答臣下審神滅論聖旨披析使惑者渙
然神之不滅著於通誥理旣渺默故致有迷主上識
照知來鑒踰藏往摛機外之妙思攻異端之妄說又

引禮經取驗虛實孝敬之道於此方弘弟子蕭昂頓
首和南

太中大夫庾曇隆答

辱告伏見主上答臣下審神滅論昏蒙啓悟煥爾照
朗夫至理虛寂道趣空微上聖極智乃當窮其妙實
步浮生自不辨深達玄淵如聞立論者經典垂訓皆
是教跡至於在佛胡書詭恠難以理期此則言語道
斷仰勞聖思爲臣下剖釋羣情豈不欣讚銘挹明旨
抱用始終法師曲誨彌增慙戢弟子庾曇隆和南

太子洗馬蕭靡答

惠示勑答臣下審神滅論披覽未周情以抃悅主上
凝神天縱將聖多能文奧不刊辭溢繫表義證周經
孝治之情爰著旨該釋典大慈之心彌篤謹置之座
隅陳之機枕寢興鑽閲永用書紳班示不遺戢眷良
厚弟子蕭靡和南

御史中丞王僧孺答

辱告惠示迸主上所答羣臣仰諮神滅論伏覽循環
載深鑽奉發蒙袪蔽朗若披雲竊以事蘊難形非聖
莫闡理寂匿位在愚成惑若非神超繫表思越機前
豈能燭此微言若開金石洞玆妙境曾靡榛蹊逾之

以必薦示之以如在使夫持論者不終泥於遥轍專
謬者無永沈於惑海預奉淵謩孰不懽肅裁此酬白
不申擊舞王僧孺呈（擊南北藏並作繫）

黃門侍郎王揖答

辱告惠示勑答臣下審神滅論夫昊蒼玄默本絕言
議性與天道固亦難聞而愛育之仁係方感動　以誘
之教沿事降設矜局蛙於井谷哀危魑於寸陰思發
神衷言微理鏡引據前經文約旨遠凝神杳翳一理
能貫墳典紛綸一言以蔽顯列聖之潛旨決終古之
滯惑存滅由斯而曉孝敬同玆而隆信足以警誡重

昏儀範百代所謂聖摹揚揚嘉言孔章者也弟子既
慙辨理彌憯知音遂得預聞道訓須覿妙藻式抃下
陳永佩聖則弟子王揖和南

吏部侍郎王泰答

一日曲蒙讌私預聞范中書有神形偕滅之論斯人
逕侹不近人情直以下才未能折五鹿之角耳辱告
垂示聖旨徵引孝道發揚冥致謹當尋誦永袪蒙惑
弟子王泰頓首和南

侍中蔡僔答（僔梁書作撙）

辱告奉宣勅旨答諮神滅論夫神理玄妙良難該辨
雖復前聖眷言後英猶惑啟旨爰釋皎若發蒙固以
陵萬古而擅奇悟方來以不朽伏奉朝聞載深抃躍
謹以書紳永袪迷滯蔡僔和南

建康令王仲欣答

仲欣白辱告惠示詔所答臣下神滅論伏讀淵麗抃
不勝躍皇帝啟性自天機神獨遠五體外照三明內
映金輪徐轉則道濟八紘玉瓚既陳則孝隆七廟開
慧日於清漢垂法雲於大千如在之義重闡茲晨常
住之明永謐來劫故以德冠百王聲高萬古弟子棲
心法門崇信大典舞蹈之誠獨深凫藻王仲欣和南

建安王外兵參軍沈績答

弟子績和南垂示勑答臣下神滅論伏深欣躍弟子
竊惟道不自弘弘實由人人須其識識須其位周易
所稱聖人大寶曰位豈其意乎然或位而不人或人
而不位三者云備其理至難故宣尼絕筆於獲麟孟
軻反身於天爵誠無其位也嗚呼眞化殆將淪沒今
天子以仁聖盛明據至尊之位蓋層山可以衆煦飄
其和不可移也鍾鼓可以雜㹠亂其鳴不可聞也將
使惵惵黔首濟其長夜自非德合天地誰能若斯弟
子早沐虛風既聞之矣然而燕雀之集猶或相昏飛
蓬之門尚自交構聖旨爰降辭高理愜敦以人天之
善誡以莫大之刑一言作訓內外俱闡夫以孺子入
井凡民猶或傷之況乃聖慈御物必以惻隱爲心邪
能指白馬之非白猶見屈於中庸至於神享機外志
存弘化魍魎摧其頰舌焉足道哉神牘天貴本非窺
覿遂能存示用慙寡德弟子沈績和南

刑部郎中司馬筠答

辱告幷垂示勑答臣下審神滅義伏讀周流式歌且
舞夫識慮沈隱精靈幽妙近步無以追凡情不能測
外聖知其若此所以抑而不談故涉孔父其尚昏經

姬公其未曙而碌碌之徒怠理信日雖竝管窺異見
鋒起苟徇離賢之名遂迷霜露之實愚惑到此深可
矜傷我皇道貫幽顯明踰日月窮天地之極以盡始
終之奥忌蕕紫之妨薰朱惡雜珉之亂鳳瑉爰發聖
衷降兹雅義信之以光揚妙覺拯厥沈泥近照性靈
之極遠明孝德之本實使異學剪其邪心四方篤其
羨慕謬以多幸預奉陶均沐澤飲和有兼慶躍流通
曲被佩荷彌深司馬筠呈（恩二蕭作器誤）

豫章王功曹參軍沈緄答

緄和南弟子竊以為交求之道必取與為濟至於濆

蒙不告則空致憧憧儵魚之觀殆將可息所以貮絕
諮受崇深莫窺誠自愧也徒以闇識因果循循局誠
冀履霜不退堅氷可至耳而法師弘心山藪幸能藏
疾雖未升堂遂招以法流杜夷云召渴馬於滮泉不
待鞭策而至矣垂示上答臣下神滅論晨宵伏讀用
忘疲寢構斯法棟導彼迷流天局既伸三世又辨鬼
神情狀於焉可求然謂海實廣廣孰能知謂天蓋高
高不可測聖論鈎深旨超繫表蒙情易駘惡能是空
銘末示終愧鑽仰弟子沈緄和南（蒙情至末示有脫誤）

建安王功曹王緝答

恵示敕答臣下審神滅論竊以神一冥黙歷聖未傳
宣尼猶稱不言莊生空構其語求之方策歎昧交深
謬覩今論天思淵發妙旨凝深至理既弘孝機兼極
信尼韜扣誓古照燭來今弟子生屬昌辰預覩聖藻
既氷渙於懷抱信曉惑於隨便凡厥靈和孰不鑽仰
矧伊蒙蔽激抃寔深王緝和南

右衛將軍韋叡答

至理虛寂冥聯難辨言有似無言無實有妙於老談
精於釋教辭炳金書文稽玉牒者由來尚矣主上道
括宇宙明並日月隱顯之機必照有無之要已覽遂

垂以明論訓折臣下導誘既深訓義方洽凡在有心
孰不慶幸蒙示天製謹加讀誦垢吝雲消特兼懽抃
法師果深昔緣因會今法離五欲而入八解去三界
而就一乘復得預聞德音彌足欣讚恵告沾及戢佩
寔深韋叡和南（王云史稱韋公不事佛此書當由畏梁主耳）

廷尉卿謝綽答

綽和南辱告蒙示敕答臣下審神滅論伏覽淵謨用
清魂府既排短說實啓羣疑竊惟人生最靈神用不
極上則知來藏往次乃鄰庶入幾以此觀之理無可
滅是以巨儒伸其祀事大慈照其生緣内外發明已

足袪滯況復天誨諄諄引諭彌博弘資始於黔黎遊
識業於精奥固令開蒙出障坐測重玄異端既絕正
路斯反論者慙其墨守范氏悟其膏肓預在有識孰
不擎讚但弟子徒懷游聖終慚管窺頂奉戴躍永懽
膺誘謝綽和南

司徒祭酒范孝才答

弟子孝才和南辱告逮示勑旨答臣下審神滅論竊
以彭生豕立名琨齊公元伯纓垂事高漢史且新等
爲喻義在必存神之不滅法俗同貫欲滅其神內外
成失所謂管闚窮極寧辯西東蠡度滄溟安知髣髴

天旨弘深慇懃於妙象聖情隱惻流連於饗祭豈直
經教增隆實使蒙愚悟道眷逮所覃曲垂頒及銘茲
訓誘方溢寸心弟子范孝才和南

常侍王琳答

辱告惠示至尊答臣下審神滅論謹罄庸管恭覽聖
製聲溢金石理洞淵泉義貫六爻言該三世足使僻
學知宗迷途識反弟子生幸休明身叨渥澤復得傾
耳天上拭目神藻㲉抃之誠良無紀極猥惠頒逮銘
躍惟重弟子王琳答

庫部郎中何炯答

炯和南辱所賜書弁垂示答臣下審神滅論竊聞神
其如在求前王而未測住常住其不移徒伏膺而曉
鑽仰淵秘渙爾氷開故知紛綸聖跡不由一道參差
動應本自因時今澆流已息無明將啓物有其機教
惟斯發篤孝治之義明覺者之旨預有靈識誰不知
慶豈炎昊所謂爭衡非軒唐所能競爽巍巍至德莫
或可名昭然大道於斯爲極何炯和南

豫章王主簿王筠答

筠和南辱告垂示上答臣下審神滅論竊聞優然有
見禮典之格言今則不滅法教之弘旨但妙相虛玄

神功凝靜自非體道者豈能默領其宗不有知機者
無由冥應其會聖主迹同萬機心游七淨哀愍羣生
傴煦庶物滌彼蓋纏朂以解慧祛其蒙惑躋之仁壽
信大哉爲君善於智度者也弟子世奉法言家傳道
訓而學淺行疎封累猶軫既得餐稟聖教預聞弘誘
一音得解萬善可惜抃躍之情無以譬說弟子王筠
和南

倉部郎中孫挹答

辱告惠示勑答臣下審神滅論伏奉欣仰喜不自支
夫江海淵曠非井鼃所達泊然入定豈外道能干故

一毛不動則衆邪退散舟航既濟而彼岸斯登聖后體蘊二儀德兼三代撫靈機而總極乘上智以詔民發號施令則風行草偃臨朝尊默而化動如神隆五帝以比蹤超萬劫其方永猶復震金聲於芳堂降妙思以發蒙理既仰而方深趣彌鑽而逾遠均寳珠於無價齊蓮華之不塵孝微被乎羣黎訓範侔於先聖蚑行喘息同識斯懽翾飛蠕動共陶玆慶雖告未臨用深㮶荷謹頂受書紳永啓庸惑弟子孫拒和南

丹楊丞蕭眕素答

辱告并伏見勑答臣下審神滅論性與天道稱謂理

絕曠劫多幸猥班妙訓接足頂受歡敬載懷竊謂神道寂寞法海難邊是以智積麻葦而未測識了色塵而猶昧豈其庸末所能激仰然自慧雲東漸寶舟南濟歲序綿長法音流遠明君良宰雖世能宗服至於躬挹玄源親體妙極者竟未聞焉是使兩諦八解獨闕皇言九部三藏偏無國學嗚呼可爲歎息者也竊尋神滅之起則人出樓伽經名衛世雖義屈提婆而餘俗未弭故使羣疑異學習以成見若不稟於先覺實終累於後生聖上道濟天下機洞無方虎觀與龍宮并閱至德與實相齊導故能符俗教而諦與道卽

孝享以弘覺性照此困蒙拔玆疑網雖復牟尼之柔軟巧說孔文之博約善誘曷以踰斯巍巍乎十善已行金輪何遠法師稟空慧於曠生習多聞於此運法輪轉而八部雲會微言發而天人攝受故能播誡香於鳳闕藻覺華於宸側信矣哉能以佛道聲令一切聞者也弟子無記釋藏不逮孔門雖願朝聞終慙夕薄庶緣無盡之法兼利人我耳疾塞甫爾心慮惛悖謹力裁白不識詮次傾遲諮展親承至教也弟子蕭眕素頓首和南

中書郎伏暅答

猥垂班示至尊所答臣下審神滅論伏奉淵旨頓袪羣疑天情獨照妙鑒懸覽故非凡愚所可鑽仰然常師管見亦竊懷往求今復稟承教義遠尋經旨重規疊矩信若符契法師宣揚敵理弘讚聖言方使二教同歸眞俗一致預得餐沐誨誘陶淬至化抃擊下風實兼舞蹈遲比諮覯乃盡襟誠臨白欣佩不知裁述伏暅呈

五經博士賀瑒答

辱告垂示勑答臣下審神滅論鑽仰反復誦味循環故知妙蘊機初事隔凡識神凝繫表義絕庸情皇上

廞覽遹幽性與天道所以機見英遠獨悟超深述三聖以導未曉標二事以洗偏惑故係孝之旨愈明因果之宗彌暢崛山粹典卽此重彰洙水清教於玆再朗璧諸日月無得踰焉弟子雖冥頑多蔽謬奉格言研求妙趣循知蹈舞法師宣揚至道光闡大猷猥惠未及益增銘荷弟子賀瑒呈

太子中舍劉洽答

辱告奉覩勑旨所答臣下審神滅論伏披素札仰瞻玄談文貫韶夏義測爻繫囊括典經牢籠述作弘彼正教垂之方簡希夷卓爾難得而聞斟酌賢聖剖破

毫髮兼通內外之塗語過天人之際矣自非體玆至德思與神會豈能深明要道人知企及謹書諸紳永以爲珮冷乎旣入照若發蒙比故脩詣共伸講復也弟子劉洽頓首呈

五經博士嚴植之答

辱告伏見勑旨答臣下審神滅論夫形分涉麤或微隱難悟況識理精密豈庸見能曉所以斷常交鶩一異競奔若中道居懷則欲流可反二邊滯意彼岸長乖神滅之論斯障實重仰賴聖王棟梁至教明詔爰發朗若披雲非直冥符訓典俯弘孝義益妙達生源幽窮行本使執禮之性踐霜露而彌篤研神之識仰禪悅而增心皆當習忍慧途翻流惑海弟子早標素心未知津濟伏讀懽欣充遍身識猥惠存㫰荷眷惟深嚴植之呈

東宮舍人曹思文答

辱送勑書弟子適近亦親奉此旨范中書遂迷滯若斯良爲可慨聖上深懼黔黎致惑故垂折衷之詔此旨一行雖復愚暗之識了知神不滅矣弟子近聊就周孔以爲難今附相簡願惠爲一覽之折其詭經不尋故束展此不多白弟子曹思文和南

祕書丞謝舉答

辱告惠示勑答臣下審神滅論竊聞語曰萬物紛糺則懸諸天象立言淆舛則折乎聖理昭昭自古事蔚在玆伏尋廞訓垂文義深陶鑄稱象匪臻希微孰識綸幽至極盡性窮神愍斯六蔽哀此四執黜小言之亂道拯經行於夷路旨肆而隱義究而彰博約載弘廣大悉備一音半偈顯玆悟拔慧日心水蕩此塵迷俾宗奧有歸教思攸在異端自杜誣善知息凝繫表於繩初導禪流於苦海豈伊含孕三藏冠冕七籍而已哉弟子幸邀至運側承格誘沐泳歡擊奉以書紳

謝舉和南

司農卿馬元和答

辱告頒示勑旨垂答臣下審神滅論竊聞機標之旨非凡所窺符神之契惟仁是極故衆教褒徊理詣於惇善羣經委曲事盡於開濟伏惟至尊先天製物體道裁化理絕言初思包象外攻塞異端闢道歸一萬有知宗人天仰式信滄海之舟梁玄霄之日月也神滅之論宜所未安何者前聖摛教抑引不同括而言之理實無一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孝經云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雖未顯

論三世其旨已著薪盡火滅小乘權教妙有湛然究竟通說因情卽理理實可依且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禮有國有家歷代由之三才之寶不同降清神滅之爲論妨政寔多非聖人者無法非孝悌者無親二者俱違難以行於聖世矣弟子庸乏懵於至道濫蒙頒訪所據凡淺荷暢之誠追以無曆弟子馬元和和南

公論郎王靖答

垂示聖旨答臣下審神滅論伏惟至尊垂拱巖廊游心萬古居無棄日道勝惟機爰訪羣下恢弘孝義睿藻淵玄理深樞極自非聰明徇齊之君就日望雲之主豈有剖判冥寂明章雅論闡大聖於須臾定俗疑於俄頃非惟理測宸衷亦乃義切臣子含和飲憓之邦衣裳道素之域莫不傾首仁澤沐浴唐風弟子江淮孤身不學無術雖復從師北面一經不明縱憶舊文豈伊髣髴五經紛綸事類弘博神明之旨其義多端至如金石絲竹之響公旦代武之説寧非聖旨且祭義而談尤爲顯據若論無神亦可無聖許其有聖便應有神理且炳然豈容寂絕弟子所見庸淺無以宣揚至澤既涉訪逮輒率所懷弟子王靖和南

太子中舍陸倕散騎常侍陸任答

辱告惠示至尊所答臣下審神滅論昔者異學爭途孟子抗周公之法小乘亂道龍樹陳釋迦之教於是楊墨之黨舌舉口張六師之徒轍亂旗靡言神滅者可謂學僻而堅南路求燕北轅首楚以斯適道千里而遥聖上愍其迷途爰奮天藻鉤深致遠盡化知神俾此困蒙均斯氷釋陳玆要道同彼月照弟子並以凡薄沾竊恩紀瀏覓則天之朝飡捉稽古之論贊幸之誠獨知踴躍猥頒告逮謹用書紳陸倕呈

領軍將軍王僧恕答

辱告惠示勑旨答臣下審神滅論甚哉理之大也斯

寧寸管之所見言性之可聞而隨類儻遇怡然蒙釋
奉戴周旋以次以誦法師德邈當今聲標萬古知十
之談每會起予之富必酬想闡弘聖旨煥然雲消邪
弟子學慚聚螢識非通見何能仰贊洪輝宣猷妙範
者歟但論者執一惑之情循一往之轍固不可以語
大方焉知致遠恐必泥哉夫幽明之理皎然不差因
果相酬義無獨立形滅自可以草木爲籌神明常隨
緣而在所以左氏有彭生豕見尚書則祖考來格禮
云若樂九變人鬼可得禮矣結草之報豈其遂滅元
規所夢何得無神神明不滅著之金口丘尼所說彌

有多據若文雖五千詩乃三百得其理者自可一言
而以蔽故不復煩求廣證夫三聖雖有明教百家常
置弘理而尚使狂簡斐然成章攻乎屢作今皇明體
照幽寂識周內外以前聖之久遠感異端之妄興霈
然爰發乃垂眷翰使闡提一悟遂獲果通闇浮執惑
豁然洗滯況復縉紳之士爲益因其弘哉弟子餐道
無紀法師許其一簣遂能班逮神藻使得預沐清風
頂戴懽舞無以自譬戢銘兼深彌其多矣弟子王僧
恕頓首和南

五經博士明山賓答

辱告惠下勑旨答臣下審神滅論源深趣遠豈鹿兎
所測隨類得解或亦各欣其所見奉以周旋不勝舞
躍法師學冠一時道叶千載起予之寄允在明德想
弘宣妙旨無復遺蘊邪弟子業謝專經智非通識豈
能仰述淵猷讚揚風教論者限以視聽豈達曠遠目
覩百年心惑三世謂形魄既亾神魂俱滅斯則既違
釋典復乖孔教矣焉可與言至道語妙理者哉夫明
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孔宣垂範以知死酬問
周文立教以多才代終詩稱三后在天書云祖考來
格且濠上英華著方生之論柱下叡哲稱其鬼不神

爲薪而火傳交臂而生謝此皆陳之載籍彰彰甚明
者也夫緣假故有滅業造故無常是以五陰合成終
同煙盡四微虛構會均火滅竊謂神明之道非業非
緣非業非緣故雖遷不滅能緣能業故苦樂殊報此
能仁之妙唱縉紳之所抑也雖教有殊途理還一致
今棄周孔之正文背釋氏之眞說未知以此將欲何
歸正法住世尚有斷常之說況像法末流而無異端
之論有神不滅乃三聖同風雖典籍著明多歷年所
通儒碩學並未能值皇上智周空有照極神源爰發
聖衷親染神翰弘獎至教啓悟重昏令夫學者永祛

疑惑眷逮不遺使得預餐風訓沐浴頂戴良兼欣戢
明山賓和南
通直郎庾黔婁答
孝經云生則親安之祭則鬼饗之樂記云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周官宗伯職云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祭義云入戶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尚書云若示三王有太子之責左傳云鯀神化爲黃能伯有爲妖彭生豕見條右七弟子生此百年早聞三世驗以恨經求諸故實神鬼之證既布中國之書菩提之果又表西方之學聖教相符

性靈無泯致言或異其揆惟一但以聖人之化因物通感抑引從急與奪隨機非會不言言必成務非時不感感惟濟物而參差業報取捨之塗遂分往還緣集淪悟之情相舛抑其小識晦茲大旨滯親聞見莫辯幽微此榆枋所以笑九万赤縣所以駭大千故其宜也若斯之倫遂復構穿鑿駕危辯鼓僞言煽非學是謂異端故宣尼之所害也我皇繼三五而臨万機紹七百以御六辯勳格無稱道還淳粹經天緯地之德左日右月之明皇王之所未曉羣聖之所不備億兆之所宜遵將來之所必至莫不包其玄波而達其幽致者也伏覽神論該冠眞俗三才截朗九服移心跂行蠢蠕猶知舞蹈況在生靈誰不撫節弟子少缺下惟尤蔽名理既符夙志竊深踴躍至如百家恢恠所述良多搜神靈鬼顯驗非一且般若之書本明斯義既魔從所排輙無兼引自非格言孰能取正畧說七條皆承經典譬猶秋毫之憑五嶽觸氏之附六軍敢瀝微塵秪增悚忏弟子庾黔婁和南
太子家令殷鈞答
近辱告惠示主上所答臣下審神滅論性與天道誠不得聞徒觀二諦兼通三聖俱闡片言沂妙半字合

靈辯存五禮之中旨該六合之外譬河海之紀地猶日月之麗天伏讀歡愉魂影相慶何者弟子夙陶玄化及長不虧常恐識業未弘中塗迴枉或端然靜念心翔翔而靡薄或吐言設論時見屈於辯聰夫大道甚夷而黎元好徑咸用此也今猥奉神旨照若發蒙且服且誦永爲身寶數日來公私牽挽還輙頓臥未卽白答銜眷彌深殷鈞和南
祕書郎張緬答
尋三世昞然二果昭著安可惑六塵而不曉逃五塗而長沒以爲形謝神滅骸亾識朽此外道之邪見豈

可御瞿曇之正法所謂輕陳一旅敵堂堂之鋒輒馳
駑駘與騏驥而並行恐長劫有盡須彌方至一身亦
壞復受一身精神無異人畜隨緣涅槃明文瑞應高
說主上聖照幽深鏡察潭遠譬兩祭而知不滅喻妄
作於背親義隨八引而歼入言比性道而難聞弟子
少游弱水受戒樊鄧師白馬寺期法師屢爲談生死
之深趣亟說精神之妙言爾來歸心絕此疑想復覩
斯判益破魔徒非但聞覩於今方欲結緣於後徒知
歸信闇比求名猥惠沾示深承眷篤弟子張緬和南

五經博士陸璉答

璉白逮告垂示勑答臣下審神滅論伏讀天旨照鏡
塵蒙弟子門宗三寶少奉道訓雖誠歸至教識暗玄
津謹尋内外群聖開引殊文如來說三乘以標一致
言二諦以悟滯方先王詮五禮以通愛敬宣六樂以
導性靈或顯三世以徵因果或明神感以驗應實豈
可頓排神源永絕緣識者哉若則善惡之報虛陳祭
敬之設爲妄求之情理其可安乎而昧惑之徒尚多
偏執是以聖明玄覽游神玅門動言出理皎若朝暉
發文顯證朗如宵燭頓足開建愚昏惬信凡鄙者也
伏習詔旨綜檢心源謹裁述白不宣抃舞弟子陸璉
呈

揚州別駕張翻答

辱告伏見勑答臣下審神滅論盛旨窮機微言合道
生知出六儒之首自然該十聖之外至如感果之規
理照三世孝饗之範義實百王妙會與春水等釋至
趣若秋旻共朗足使調闡變情桀跖移志反澆風於
遂古振淳波乎方冊英聲茂實粤不可尚法師精理
之秀擅高日下俱沐聖化獨游神明深鑒道蘊洞識
宗途弟子昔聞師說悟太傅之旨今偶昌時奉不滅
之訓信以照晳希蒙紓洗塵蓋足蹈手舞言象豈能

勝張翻和南（旻一作昊）

太子左率王珍國答

辱告伏見勑答臣下神滅論神之不滅經典明文卽
心語事皎然在理論有神滅實所駭歎天照淵凝妙
旨周博折彼異端弘兹教範信可以朗悟冥塗棟梁
千載矣伏覽懽戴竊深罔極比故詣展遲獲咨伸王
珍國呈

領軍將軍曹景宗答

枉告所宣答神滅勑理周萬古旨包三世六趣長迷
於此永悟五道恒疑曉若發蒙自非鑒窮八解照侔

十號排罔逸俗安得如此奉佩書紳敢違寢食法師識踰有境學詣無生揄揚之善煥如東里披翫周環用忘所疾曹景宗白答

光祿勳顏繕答

猥枉明誥頒述勑旨審神不滅以答臣下理據昞然表裏該妙所以慧現獨宣舟梁含氣夫目所不覩帷屏爲隔耳所不聞遐邇致擁不得以不聞不見便謂無聲無物今欲詰内教當仗外書外書不殊内教茲現書云䰟氣無所不之佛經又曰而神不滅旣内外符同神在之事無所多疑疑其滅者卽蜉蝣不知晦

朔蟪蛄之非春秋寧識大椿之永久日月之無窮王上聖明超古微妙通神三世之旨有證孝饗之理斯光蒼生管見巳晦而復曉晚俗淪冥旣迷而更悟弟子宿植逢幸預從餐道投心慈氏歸敬誠深惟㬥來緣可期載懷鳧藻而已弟子顏繕呈

五經博士沈宏答

弟子宏稽首和南㬥告伏覽勑答臣下審神滅論夫惟機難曉用晦易昏自非凝神斯鑒探賾斯朗豈能拯重雰於有感豈能運獨見於無明竊惟大聖御宇上德表物垂法雲以湛潤開慧日而增暉逺比溟海近譬井幹舉今遂古孰能識乎此焉至如經喻雀飛瓶在火滅字存禮云非類弗歆祭乃降祉且夢蘭以授鄭穆結草以抗杜回凡此羣列不可悉紀又五道遞往六度同歸皆神之顯驗不滅之幽旨但郄克躧足豈從邯鄲比蹤盧敖捷至寧與若士齊跡今仰隆天璪俯逮闡提所謂若披重霧以攀合璧出幽夜而眄燭龍短綆爰汲望瀾覘海實歡喜頂戴若無價寶珠沈宏頓首和南

建康平司馬褧答

㬥告惠示勑難滅性論竊以慈波洪被道冠衆靈智

照淵凝理絶羣古七禪八慧之辨三空四諦之微故以煥乎載籍炳於通誥也所以優陀云喻如百首齊音同讃妙覺尚不能言萬分之一矣夫業生則報起因往則果來雖義微而事著亦理幽而證顯自近可以知遠尋邇可以探遐譬如日月懸天無假離朱之目鳴鐘在耳不勞子期之聽而議者自昏迷塗難曉苟狥所懷坐顛坑穽伏覽皇上令旨理妙辭縟致極鉤深究至寂而異闡啓幽途以還晰雖復列聖齊鑣羣經聯輿靈山金口禪氷玉舌終不能捨此以求逼逹茲而得正信哉滌江漢之波塵滓以滌導德齊禮

還風反化法俗兼通於是乎在付此言展方盡述讚
弟子司馬褧呈

左丞丘仲孚答

伏覽勑旨答臣下審神滅論聖照淵深句括眞俗理超繫表義貫羣識鑽奉神猷伏深舞蹈惠示銜戢存眷丘仲孚白（並弘明集答法雲書止此）

曹思文啓武帝（按此即前所云舉條先以奏聞者也思文爲難縝啓帝縝復答難思文再難縝啓聞並有詔答）

竊見范縝神滅論自爲賓主遂有三十餘條思文不惟闇蔽聊難論大旨二條而已庶欲以此傾其根本謹冒上聞但思文情用淺匱懼不能徵折詭經仰黷天照伏追震悸謹啓

論曰神卽形也形卽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難曰形非卽神也神非卽形也是合而爲用者也而合非卽矣生則合而爲用死則形留而神逝也何以言之昔者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竝神游於帝所帝賜之鈞天廣樂此其形留而神逝者乎若如論言形滅則神滅者斯形之與神應如影響之必俱也然形既病焉則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人神獨游帝而欣歡於鈞天廣樂乎斯其寐

也魂交故神游於蝴蝶卽形與神分也其覺也形開蘧蘧然周也卽形與神合也然神之與形有分有合合則共爲一體分則形亾而神逝也是以延陵窆子而言曰骨肉歸復于土而魂氣無不之也斯形亾而神不亾也然經史明證灼灼也如此寧是形亾而神滅者也

論曰問者曰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通云非有鬼也斯是聖人之教然也所以達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也難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旨請舉經記以證聖人之教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滅復誰配天乎復誰配帝乎且無神而爲有神宣尼云天可欺乎今稷無神矣而以稷配斯是周旦其欺天乎果其無稷也而空以配天者既其欺天矣又其欺人也斯是聖人之教教以欺妄也設欺妄以立教者復何達孝子之心厲偷薄之意哉

原尋論旨以無鬼爲義試重詰之曰孔子菜羹瓜祭祀其祖禰也記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神既無矣迎何所迎神既無矣送何所送迎來而樂斯假欣於孔貌送往而哀又虛淚於丘體斯則夫子之祭禮也欺

爲滿於方寸虛假盈於廟堂聖人之教其若是乎而云聖人之教然也何哉

詔答

所詳二條當別詳覽也

思文再啓

思文啓始得范縝荅神滅論猶執先迷思文試料其理致衝其四證謹冒奏聞但思文情識愚淺無以析其鋒鋭仰塵聖鑒伏追震悚謹啓

論曰若合而爲用者明不合則無用如蛩駏之相資廢一則不可此乃是滅神之精據而非存神之雅決

子意本欲請戰而定爲我援兵也論又云形之於神猶刃之於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形亾而神在又伸延陵之言卽形消於下神滅於上故云無不之也又云以稷配天非欺天也猶湯放武伐非弑君也子不責聖人放弑之迹而勤勤於郊稷之妄邪難曰蛩蛩駏驉是合用之證耳而非形滅卽神滅之據也何以言之蛩非驉也驉非蛩也今滅蛩蛩而駏驉不死斬駏驉而蛩蛩不亾非相卽也今引此以爲形神俱滅之精據又爲救兵之良援斯倒戈授人而欲求長存也悲夫斯則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一也論云形之與神猶刃之於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亾而神在雅論據形神之俱滅惟此一證而已愚有惑焉何者神之與形是二物之合用卽論所引蛩駏相資是也今刃之於利是一物之兩名耳然一物兩名者故捨刃則無利也二物之合用者故形亾則神逝也今引一物之二名以徵二物之合用斯差若毫氂者何千里之遠也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二也又伸延陵之言曰卽是形消於下神滅於上論云形神是一體之相卽今形滅於此卽應神滅於形中何得云形消於下神滅於上而云無不之乎斯又是形滅而神

不滅之證三也又云以稷配天非欺天也猶湯放桀武伐紂非弑君也卽是權假以除惡乎然唐虞之君無放伐之患矣若乃運非太平世値三季權假立教以救一時故權稷以配天假文以配帝則可也然有虞氏之王天下也禘黃而郊嚳祖顓而宗堯旣淳風未殄時非權假而令欺天罔帝也何乎引證若斯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四也斯四證旣立而根本自傾其餘枝葉庶不待風而靡也

論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此義不假通而自釋不復貫於無用禮記有斯言多矣又云夫言欺者請傷化

敗俗耳苟可以安上治民復何斯妄之有乎難曰前難云迎來而樂是假欣於孔貌送往而哀又虛涙於丘體斯實鄙難之雲梯弱義之鋒的在此言也而答者曾不慧解惟云不假通而自釋請重言之曰依如論旨既巳許孔是假欣而虛涙也又許稷之配天是指無以爲有也宣尼云亡而爲有虛而爲盈斯爻象之所不占而格言之所攸棄用此風以扇也玆化何得不傷玆俗於何不敗而云可以安上治民也何哉論云巳通而昧者未悟聊重往諮側聞提耳

再詔答

具一二縝既背經以起義乖理以致談滅聖難以聖責乖理難以理詰如此則言語之論略成可息 並弘明集

答皇太子上大法頌

簡文帝爲太子時表上武帝大法頌武帝答之〇表云臣聞至理隆而德音闡成功臻而頌聲作在乎奚斯考甫神雀嘉樹或止事乎區中慶昭乎一物猶且手舞足蹈傳式方來況道出百非義高三代而可閟筆韜詞詠歌不作者也伏惟陛下天上天下妙覺之理獨超三千大千無緣之慈普被慧舟匪滯法力無垠躬紆尊極降宣至理澤雨無偏心田一受潤足以九圍共溺並識歸涯萬國均夢一日與曉佛法之勝事國家之至美稽之上古未有斯盛雅頌之作不可闕也謹上大法頌一首曹丕從征之賦劉桓遊侍之談曾無連類伏兼悚恧不勝喜悅之誠謹遣狀詔鍾超實奉表獻頌以聞〇大法頌序云皇帝以湛然法身不捨本誓神力示現降應玆土以龍顏日角參漏重瞳衡表連珠文爲王斗自納麓開基天地之德巳奄封唐啓跡日月之照先明百揆之序方齊九河之導均禹尚弘事敍之禮日居在田則自五鼎朝飛告赤文之瑞其雨七日受籙色之符神器有歸鼎運斯集焦門獸棄德之君銜水發白旌之陣然後受皇天之聽命當四海之樂推豈假祀蚩尤於沛庭託河冰於王霸之千時鳳厲裂序蒼蒼外度乃選丘石以補之坤軸傾斜積冰發坼乃緯力藝而正之陰兎兩重陽烏三足乃定王業以羅之攝提乖方孟陬失紀乃罷淸臺而辨之維冠冕於巳頹綴新珮於既毀自悉王几握天鏡幘璿璣而端拱居巖廊而淵默於今三十有二載也不足以天德一於上地數二於下復朗參辰不易日月兩耀如合璧五精如連珠禮宗類昊夾丘禮澤敬行五祀功被百神川嶽呈祥風煙効祉青雲干呂黃氣

出翼聽隃山之威鳳製大夏之貞筠陽管叶春雌鐘應律上林之課匪陳相府之占無謬奏六英於若水張咸池於洞庭秉翟動和天之樂建華宜易俗之奏協律有渢渢之序典樂致雍雍之節詩書乃陳緗縹斯備蒲輪受伏生之誦科斗薦魯宅之文蒸粟發青玉牒石記填委廣內驊煥麒麟置台命袞法河依嶽建藏樹司區二祚火高山容與赤徽邅進色麗文翬章所織烏諫鼓高懸芻言不棄肺石通悅書誦橋板草名指佞便辟去朝獸稱觸罪姦回放黜是以龍翔鳳集河濂海夷露下若節泉浮如醴壯新不斧而丹顯自熟玉皇詎牽而銀甕斯湍河光似翳樹彩成東氛氳四照啣麗五色神芳翻落徵秤布濩金鱗鐵面貢碧谿之琛航海梯山奉白環之使戴日戴斗靡不來王大干太蒙無思不服乃叔邵虎之臣均鼙應鼓之將秉龍虎之長韜握朱玄之異略受脤於廟堂之上揚威於關塞之下出玉門而直指度金城而奏策

蕩雜種之殘奴匡中原之塗炭非賧地脈
西出天渠昆夷罷患風沙自服擾大戎之
鹿懸寂須之鼓藁街有受纓之虜詔水觀
受降之首四表無塵六合共貫皇德隆矣
太平之風淡乎無外矣天广內指無生之
至慧外應體乾之弘跡將欲改搉數示實
道造方便之說導化城之迷乃端康神居
吁而言曰若夫妙夢華胥怡然姑射服齊
宮於玄邑想至治於汾陽輕九鼎於褰裳
視萬乘如脫屣斯蓋示至公之要道未臻
於出世也至於藏金玉於川岫棄琴瑟乎
大蠻畢躬非食茨堂土階彤車非巧鹿衷
靡飾斯蓋示物以儉亦未階於甾世也解
網放禽穿泉掩齒起泣辜之澤行窮竭之
慈排滿之念有如不足納階之心無忘宿
寤蓋所以示物以爲仁亦未階乎出世世
紫府青丘陘山漳水救河上之道文悅岐
伯之章句甘泉豁太一之壙嵩山置奉高
之邑碣石刻兹門之誓不期作交門之歌
斯蓋止愛久齡事在諸巳篤而爲論彌有
未弘雖獲龍從之禪終墮長生之難徒階
三清之樂不杖八倒之境登若燃智慧之
炬照生死之闇出五陰之聚升六度之舟
浮衆德之海踐不生之岸於是莊嚴國界
建立道場廣行利益開闡佛事驅彼衆生
同蹐仁壽引兹具縛俱入大乘九有頓心
十方草靡如憑津濟咸賴歸依晞乎若朝
日之開衆華霈乎若農夫之遇膏雨功德
之翼巳圓智慧之門必備以爲般若經者
方等大法峻極靡際深邃無底範萬善乎
無相兆九垓而無邊譬循枝川派別入大
海而同味衆芳雜彩到須彌而一色空空
不著如如俱會不合不撤無去無來種覺
可生允兹佛母羣典弗逮是號經王乃欲
震一音雨法雨示五眼引重昏昭賜紀歲
玄愣火呈夾鉢應乎仲春甲申在乎吉日
將幸同秦大轉法輪兹寺者我皇之所建
立改大理之署成伽藍之所化鐵繩爲金
沼變鐵網爲香城照神光於熱沙起清凉
於炎火千爐巖孿百栱穹隆紅壁玄梁華

榱玉砌三階齊列四注周流上玉翼而擱
天飛銀楹而蔽景虹拖蜿垂承螢繞檐蓮
拙井倒旨宇臨窮形形寶[?]昆玄法華之
座岌峩長表更同意樂之國下玄门眼之
塹傍嵲金薄之乾鳥門洞殿下门對馬之
飾窅殿霞開無假奴皇之瑞金輪燭日劫
龤滔之地下層臺累駕邁究委之空飛夏
宇凝霜溫室含煖雕樓之內滴動而響生
洞梟之裹鵲歸而氣激幢號摩尼篇懸金
縷鐇壁十丈鈴園四斛紆七寶之交枝流
八功之淨水地芝候月天華逆風法鼓夜
鳴聲中聞法瓌技旦動葉囊成音妙德陽
之宮麗未央之潤然銅闕三文造嗤井幹
玉樓十二遙臨神仙臂彼清涼之臺同符
蘭臺之寺仞利照園之東帝釋天城之北
故以幸壬癸甲綿繡霓霧吁哉其不可狀
銜鏘肝吁瓌璃維錯迴于其不可名於是
豎日揚精景雲瑜色蒖風徐動淵露微垂
後距也威前前警蹕[?]校星連鴻鐘吐響
運天宮之法駕啓天路之威神百靈扶持
千乘雷動六虬齊軫七斗垂暉雲罕乘空
勾陳翼駕超光躡景日被天迴金蓋玉轝
豹服麗鼓驂驪沃若天馬牛漢綠弓黃弩
象飾負文依飛紫節不勞軒蛟之劍虎賁
彂羽登假鳴烏之射湛湛奕奕轔轔赫赫
出乎大通之門天于降靡輦之資行接足
之禮爪拜金山歸依月面如聞萬歲之聲
若觀六變之動於是乃披如來之衣登師
于之座均百慮之紛總慈三請之慈勤啓
眞慧之深宗明度彼之弘教二諦現空有
之津二智包權實之底大乘路其靡礙道
心究其歸涯因果之攝不運而行眞俗莫
求弗動斯到不以二法會乎中道盡佛淵
海入佛法藏極脩妬之妙典研龍宮之秘
法宣娑婆之奧旨闡衆聖之微言正水旣
沾邪難自息慧日普照毒霜拉消除黑闇
於四生遣無明於三界蔽巍乎若彌樓之
在巨海穆穆乎譬衆星之繞圓月于時天
龍八部側塞空界積衣成座散華至滕三
千化儀土之質火宅有離苦之期惡道蒙

休泥犂普息詵詵學侶濟濟名僧皆樂說
如辯才智慧知身子喩乎青目黑齒高彼
廣膝赤髭咸符寫瓶之思並沾染髭之施
如金復冶似玉更雕聞所未聞得未曾得
鬱搖動色請益無勸百司具列簪履相趨
豐豹熾煌華緌冉蒻謂舍衛之集大林之
講無以過也將令一一佛性逢了因而俱
出一一佛土咸登二而除三比夫歌南風
尚黃老臨辟雍講孔宅幺麼安足而語哉
岵于三月甲辰法席圓滿如來放大光明
現希有事雄雌吐色玦火非倚曈曈上映
丹紫競發榮河恥其鮮潤汾陰陋其暉影
掩入殿之紫雲奪鴻門之妙氣昔法華初
唱毫照普林放若卑首通身盡笑王城之
瑞千載更逢豈非聖主同諸佛身降玆妙
相等諸佛力若符契焉齊衆淵默之謙虛
弘懍焉之至誠爲而不宰推而勿居以百
姓之心爲心非關諸己荷負無倦攝受四
生皇太子臣綱親睹象席親承大法以爲
西巡東狩讚頌以與柴山望祀詠歌斯作

況頂開而受露鞠躬而聞道敢述盛德之
形容以爲頌曰　玉牒悠遐青史綿長道
洽五勝風妹百王商丘命頊娥水開黃河
澄待聖海謐斯皇方天譬地功歸有梁垂
拱南面克巳巖廊權輿教義製造衣裳九
韶華響六樂改張儀鳳婉婉擊石鏘鏘廣
修壁水洞啓膠庠輕軺徵聘旌帛搜揚蘭
臺且富廣內斯藏芸香馥蘭緣字摘章文
功旣波武跡斯彰題雕臆鏤舌紫支黃南
街請質北闕來王飛旌集翰勤跡書狼銀
車引附黑節招荒文同海截化普龍鄉西
踰月窟東漸扶桑畢宮類禹解網如湯衛
室納異明臺引良善旌弗卷諫鼓其鍾萬
符集祉百神啓祥黑丹吐潤朱草舒芳珠
懷鏡像星會喜光液池下鶴高梧集鳳赤
罷旦繞素雉朝翔觀玉伯友訪道西王遊
經建木逖指盛唐終非運出豈曰津梁我
有無礙共向圓常玉鑾徐動金輪曉莊紫
虬翼軼綠驥騰驤虎文駐蹕龍驂啓行闌
干玉馬照曜天狼玄旄映日翠鳳睎陽前

飛格澤後據陸梁風移運掃參差煨燼哉
峩寶座郁郁名香法徒學侶摩沙者嶠慈
雲吐澤法雨垂涼三灾不汲四辯難量猶
玆海寶譬彼山王慧流總被業木開芒佛
日出世同邀惑霜帝釋歌詠幽祇贊揚空
華競下天琴自張山含影色地入毫光非
煙繞氣陸藕開房澤普三界恩均八方巍
巍堂堂爲舟爲航伊臣稽首萬壽無疆

皇帝問太子省表并見所製大法頌詞義兼美覽以
欣然 廣弘明集

手勅江革 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歷南北兗二州大中正

革授鎮北豫章王長史隨鎮彭城爲魏人
所執魏徐州刺史元延明厚加接待革稱
患脚不拜又令作大八寺碑并祭彭祖文
革辭不能筆及放還爲臨川王長史時高
祖盛於佛教革積信因果而高祖未知乃
賜革覺意詩又手勅云革啓受菩薩戒

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梁書得 南史作可

勅光祿大夫江蒨

蒨子紑幼有孝性年十三父患眼經夢一
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
能解者草堂寺智者法師曰無量壽經云
慧眼見眞能渡彼岸蒨乃捨同夏縣界
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勅答云及就創
造泄故井井水清冽依夢取水洗眼及煑
藥遂差時人謂之孝感

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
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
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爲名 梁書

勑沈約撰佛記序

去歲令虞闡等撰佛記并令作序序體不稱頻洽改猶未盡致尋佛教因三假以寄法藉二諦以明理遠相求宗不著會道論其指歸似未至極乃不應以此相煩亦是一途善事可得爲厝筆不以故指勑闡等結序末體又似小異

沈約啓

臣約言佛記序今謹以上呈詞義無取伏懷自恧謹啓

序曰含靈萬品既非記諜所窮物物稟生豈伊積塵能計莫不起乎無理而至乎無生者也雖要終有地而原始莫聞自非靈照特達宗極斯在則理閉幾初鑽仰事絕非唯四果不議固亦十地罔窺邈乎

悠邈有之而莫知所從者也如來覆蕢爰始言登永路起滅迴還馳騖不息去來五道大千比之毫端往復三界祇劫未足稱遠積明累照念念不休離此生滅證成妙果固已空有兼謝豈徒齊遷寂變而已哉旻昊區區猶秉何言之稱至人無已寧以詞義爲珍蓋由萬惑相扇昧明代起業假緣開事須曉達一音所吐無思不服義在徇物動非爲己法吼震麗於無外甘露炳煥於龍宮開宗闡教致之有漸標四諦於鹿園辨百非於雙樹廓不二之法門廣一乘之長陌行迷復路弱喪知歸而因應回舛厥塗不一白毫所照遍剎土於恒沙七步降蹤壓龍堆而化被推極神道緣本心靈感之所召跨無邊而咫尺緣之所乖而法城而不覩及像教云末經紀東流熱坂艱長寒山峻阻橫書左字累萬方通翦葉成文重譯未曉自此迄今千祀過半靈迹稍啓名僧間出律藏方等行來漸至蘊乎西國未至者多雖法身常住之奧遠二諦三假之淵曠悟道求宗於斯可足而能仁體茲大聖寔爲本師悠悠羣品精靈所係迄于前因往業多所昧畧然神化應感參差互見又世胄名氏本國俗緣散析衆部卒難討究神功妙力同出異名降胎求道寧止一相託生迦維本由權迹出自北門非悟法之始遍照東方豈通化之極適道已來四十九載妙應事多宜加總緝共成區畛至於經像傳錄塔剎遺記開勸之功於斯自遠大權弘曠以身以濟物應眞耿介標心非爲已分蹤或異適不必同精塗詭互難以睠辨靈怪倜儻言語斯絕圖澄之龍見措懇羅什之鳳集闡輔揵陀近遊京洛單開遠適羅浮踰迹與俗同而意無可察塗出王門法座不遠七處九會峨然在目靈應肸蠁偏富延澤以西光景成歲多見天山之表有忘旨僧每經游歷神道昭然咸有文注繁蕪外維實須裁整分五道於人天設重宋於厚地各隨業力的焉不差此皆卷舒眞俗終始名相其去全幽遠大則直至道揚其徵證切近小則開勸晚學斯寔兼濟之去舟大悲之廣路雖復智昏說內形窮尺捶緣動必應又況進於此者乎是以至聖懸歎每存汲引垂文見蒞貽厥將來是帝行成無始道承曠劫十號在躬三達扉旋屈慈妙有同此轉輪傷昏懸惑久迷正路排發之徒空懷鑽仰餘流緬曠事難總一志浅業勞迄用無就非所以闡彼四衢出之火宅者也乃詔中書侍郎虞闡太子洗馬劉溉後軍記室周捨

博尋經藏搜採註說條別流分各以類附日少功多可用譬此名曰佛記凡三十篇其有感應之流事類相似止取其一餘悉不書或後死而更生陳說經見事涉杳冥取驗無所亦皆靡載同之闕疑或憑人以言託想成夢尤難信曉一無所錄若夫欲遐適者必遠記所從欲悟道者必妙識所宗然後能允得其門親承音旨未有不知厥路莫辨伊人膠目闇踐自輿理合所以引彼衆流歸之一源可令莘莘含識望塗知往崇砥矢而言歸不迴遑於岐路俾厥清信之士亦有取於此云

又勑

記序始得看今勑繕寫流布 並廣弘明集

勑答釋明徹

徹姓夏吳郡錢唐人齊永明中受學僧祐隨出揚都住建初寺及天監初自荊州復還都邑究博深文洞明奧旨二宮周供寒暑優洽遘疾將卒奉表告辭武帝勑答之

省跡增其憂耿人誰不病何以遽終過甚法師至性堅明道行純備往來淨土去留安養方除四魔理無五畏惟應正念諸佛不捨大願與般若相應直至種智發菩提心彼我相攝方結來緣敬如所及菩薩行業非千百年善思至理勿起亂想覽筆悽懣不復多云續高僧傳

勑答僧正南澗寺沙門慧超 超姓廉氏趙郡陽平人天監初勑授僧正○普通中又有揚都靈根寺釋慧超天監七年齊隆寺法鏡死惠超啓釋法寵鎮之勑曰

法寵法師造次舉動不逾律儀不伙性欲不事形勢慈仁愷悌雅有君子之風臣政寺廟信得其人矣續高僧傳

武帝捨道歸佛文云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爲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爲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啓瑞迹於天中爍靈儀於象外度群迷於慾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乖四句語絶百非應迹娑婆示生淨飯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爲尊道樹成光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厭怠自斯二月當至雙林示乃湛說圓常且復潜輝鶴樹闍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値大聖法王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荒耽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捨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世中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共成佛寧在正法之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 尺牘清裁刪裁本名爲文今例不錄因全附之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一終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釋十二

梁二

昭明太子蕭統 見前

答雲法師請開講書

皇太子留情内典選請十僧入于玄圃不止講經而亦懸談文外雲爲上首既雲請開講令旨解二諦義又解法身義晉安王綱廣信侯映中郎王規釋慧超慧琰等俱有諮問令旨答之

統覽近示知欲見令道義夫釋教凝深至理淵粹一

相之道杳然難測不二之門寂焉無響自非深達玄宗精解妙義若斯之處豈易輕辨至於宣揚正教在乎利物耳弟子之於内義誠自好之樂之然鉤深致遠多所未悉爲利之理益何足論諸僧竝入法門游道日廣至於法師彌不俟説云欲見僉稟良所未喻想得此意不復多云統和南

法雲重請昭明太子開講啓

釋法雲啓殿下以生知上識精義入神自然勝辨妙談出俗每以往復闕疑心醉眞令諸天讚善實使釋梵雨華貧道雖幼知向方而長無成業遣之邂逅聖明而識慙無退者豈不願僉幽致敢祈仰者誠在希聞妙説今猥蒙啓旨未許羣情退思輕脫用深悚懼渴仰有實飢虛非假循思檢願重以祈聞惟希甘露當開用得永祛鄙吝伏願四弘本誓曲允三請懇懃謹啓

重答雲法師書

重覽來示知猶欲令述義不辨爲利具如前言甘露之開彌慙來説若止是略標義宗無爲不爾但愧以魚目擬發師之夜光耳統和南

謝勅賚看講啓

臣統啓主書管萬安奉宣勅旨以臣今講竟曲垂勞問伏以正言深奥總一羣經均斗杓以命四時等太陽而照萬國臣不涯庸淺輕敢奉宣莫測天文徒觀玉府慙悚交并寢興無寘仰降中使俯賚光臨榮荷殊慈靡知啓處不任下情謹附啓事謝聞謹啓

謝勅參解講啓

臣統啓主書周昂奉宣勅旨垂參臣今解講伏以至理希夷微言淵奥非所能鑽仰遂以無庸叨兹宣釋將應讓齒反降教冑之恩允宜尚學翻荷説經之詔竊以挾八威之策則神物莫干服九丹之華則仙徒

可從臣仰承皇威訓玆學侶奉揚聖旨洞曉羣儒鼓
治異師陶鈞久滯方使慧施恧其短長公孫罷其堅
白王生挫辯既盡神氣法開受屈永隱東峰中使曲
臨爾光函席仰戴殊慈不知啓處不任下情謹奉啓
事謝聞謹啓洞一作同

謝勑賚制旨大涅槃經講疏啓

臣統啓後閤應勑木佛子奉宣勑旨垂賚制旨大般
涅槃經講疏一部十袠合目百一卷寒鄉覩日未足
稱奇採藥逢仙曾何譬喜臣伏以六爻所明至邃窮
於幾象四書所總施命止於域中豈有牢籠因果辯

斯寶城之教網羅真俗開玆月滿之文方當道洽大
千化均百億雲彌識種雨遍身田豈復論唐帝龜書
周王策府何待刋寢孟津屏黜丘索甘露妙典先降
殊恩揣已循愚不勝慶荷不任頂戴之至謹奉啓

謝勑賚制旨大集經講疏啓

臣統啓宣詔王慧寶奉宣勑旨垂賚制旨大集經講
疏二袠十六卷甘露入頂慧水灌心似闇遇明如飢
獲飽伏以非色非欲二界同坊匪文匪理三詮雲集
四辯言而未極八聲闡而莫窮俯應天機垂玆聖作
同眞如而無盡與日月而俱懸但觀寶春山獲珠大
海臣實何能恒蒙誘被張奏谷筆豈足陳心抗袖長
言未伸歌舞不任喜荷之至謹奉啓謝聞謹啓

謝勑賚水犀如意啓藝文類聚作簡文帝啟

臣統啓應勑左右伯佛掌奉宣勑旨垂賚水犀如意
一柄式是道義所須白玉照彩方斯非貴珊瑚挺質
匹此未珍雕剖既成先被庸薄如蒙漢帝之簪似獲
趙堯之印謹仰承威神陳諸講席方使歡喜羅漢懷
棄鉢之嗟王式碩儒忻驪駒之辨能飾寶刀子桓恧
其大賚犛牛輕拂張敞慙其舊儀殊恩特降伏深荷
躍不任下情謹啓事以聞謹啓並廣弘明集○碩儒藝文作名儒

東宮上掘得慈覺寺鐘啓一作簡文

竊以白亭舊室絕顯禎祥之氣闕里故堂暫聞鍾石
之響猶復存諸良史汗彼篆素豈如杏梁遺飾迴成
紺殿椒墀昔處仍構寶階啓發鍾於姝里記靈文於
福地雖魏廟出璽魯祠現璧固以推玆孝感恧此禎
契將郭令鄗其開金伞田陋其產玉豈宜季武庭樹
愧韓耙之譽蜀相宅基慙孝安之碣伏惟覽啓增思
撫瑞深悲慟切視奩哀喻封篋藝文類聚

簡文帝見前

上皇太子玄圃園講頌啓

竊以舜韶始唱靈儀自舞陳律纔暄鳳心競蕚輕龠短葉尚識音光沐善歡心寧怠撫抃伏惟殿下體高玄賾養道春禁牢籠文囿漁獵義河注意龍宮研心寶印雲聚生什之才竝命應王之疋探機析理怡然不倦朱華景月詎此怠罷屬素藏晚節玄英初氣霜竹浮陰風梧散葉從容雅論貫會神束綱經生多幸屬此休世躡蹈奉渥得備磐藩而黏蝇未拔迷象不羈寶沒醉衣珠沈勇額得聞勝善寧怠歌詠謹上玄圃園講頌一首文慙綺發思闕彫英徒懷舞蹈之心終愧清風之藻冒昧呈聞追深赧汗謹啓玄圃園講頌幷序

竊以寶山峻極駘足未窺慧海遥波輕舟詎汎故以探沙亂妙類杵迷形百代同昏千年誰啓皇上託應金輪均符玉鏡低矜若習績照慈燈鶴樹還春龍泉更曉玄水躍祥丹陵爲電功韜火化意覆雲名智慧之光猶初日照忍辱之力如明月珠天成地平遐肅邇睦澤漏無底化行靡外滄河鏡淥碧海調風停瑞氣於二辰汎祥煙於五節鱗羽被解羅之澤黎元沐仁壽之慈於是正化潛通法輪常轉類空境之傳虛猶懸河之寫潤儲君德彰妙象體睿春環祝膳開晨游心法健搦管摛章既娛娟錦縟清談論辯亦參差玉照夏啓悳德周頌慙風乃於玄圃園栖聚息心之英並命陳徐之士雁談永日講道終朝賓從無聲芳香動氣七萠懸流雙因俱啓情游彼岸理愜祇園靈塔將涌天華乍落于時藏秋仲節麗景妍晨氣冷金扉霜序玉管茲囿遂寥獨華勝地朱堂玉砌碧水銀沙鳥頡頏於瓊音樹葳蕤於妙葉夜水穿流蓬山寫狀風生月殿日照楒煙綢叨籍絲寵陪奉塵末預入寶樓竊窺妙簡鬼興藻抃獨瑩心靈敢作頌曰皇儀就日帝道昌雲化隆垂拱德曼鴻芬機乘入解道照三墳巍巍蕩蕩萬代一君　重離照景玉潤釺華七淨標美三善稱嘉降茲法雨垂此冷生芽漣漪義水照耀文華　芳園發翫天宮類寂貞析論冥空玄機入道密宇浮清重閣相蔡日映金雲風條銀草　肩隨接武握寶靈珠皆抽四照並狀九衢顧惟多缺徒奉瑛瑜終如燕石更似齊竽

昭明太子答玄圃園講頌啓令

得書幷所製講頌首尾可觀殊成佳作辭典文豔既温且雅豈直斐然有意可謂卓爾不羣覽以迴環良同愈疾至於雙因八辯彌有法席之致銀草金雲殊得物色之美吾在原之意甚用欣懌遲面乃悉此不盡言統報

請武帝御講啓

蕭子顯御講摩訶般若經序云皇太子乘萬機之暇日藉聽朝之閒覽譬彼薰風願聞弘說殷勤奏請然後獲從以中大通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輿駕出大通門幸同泰寺發講設道俗無遮大會是講也東備始啓止蒙七日諸僧重復伸請更蒙二七陸雲御講般若經序云上以天監十一年注釋大品自茲已來躬事講說重以所明三慧最爲奥遠乃區出一品別立經卷僧正慧令請御講說斯經以大同七年三月十二日講金字般若波羅蜜三慧經於華林園之重雲殿○按諸啓勅前段似是華林

臣綱臣綸臣紀言臣聞紫宮麗天著明玄象軒臺在嶽遊聽良書是以道彌隆而禮愈縟德彌溥而事愈泰此蓋彰至治之尊牧生民之本也伏以大光嚴殿侔神壐則沖天開宇功深大壯事協文明儀辰建極

切靈啓構照燭三光含超百堵咸謂心華所表復非良匠之力神通所現不藉于來而成實惟淨國固絕董落之禮高邁釋宮理無鹿鳴之宴竊惟妙勝之堂本師於茲佛吼摩尼之殿如來亦闡法音伏希躬降晬容施灑甘露油然慧雲霈然慈雨光斯盛業導彼蒼生履天居而說無相同眞也建佛事而被率土化俗也同眞化俗至矣哉一舉而三美顯豈不大乎與彼陘山之上偃巖之下西都鳳皇負陽鸑鷟安足同日而語哉敢露丹愚伏待矜遂輕干聽覽流汗戰慄謹啓

武帝答請御講啓敕

省啓欲須吾講具汝等意書云一日二日惟日萬機今復過之年耆根熟氣力衰耗荷此黼扆有踰重負日中或得一食或不得食周旦吐握未足爲勞楚君旰食方今非切未明求衣聿來弗休晝勞夜思精華已竭數術多事未獲垂拱兼國務靡寄豈得坐談須道行民安乃當議耳越敕

重請御講啓

臣綱臣綸臣紀言一日輕最上聞願垂法雨天鑒凝遠未蒙降遂預均藥木誠同器水徒美春華還憐秋藿伏惟陛下德冠受圖道隆言契四三六五不能喩十堯九舜無以方而秋風動條尚興未息之念一物失所猶起納隍之仁方留衢室之情未議石渠之講竊以神通所現一念萬機大權所行應時三密猶處禪寂影現十方一起道場已爲八會豈與吹律之后均熊湘之勞鑄鼎之君切風雨之務伏願以平等慧行如來慈爲度蒼生降希有事使朝滿一乘情皆十善智珠法炬人人並持四恐五明家家可望謹冒天威重以聞啓翹誠注仰伏希允遂使北冀無山豈自高於曩日南陽迴景不獨陋於當今謹啓（天中記引作昭明誤）

武帝重答御講啓敕

省重啓猶欲須吾講說具汝等所懷亦不異前答緣邊未入國度多乏如是等事恒須經計其餘繁碎非可具言率土未寧菜食者衆兼款附相繼賞與未周怨望者多懷音者少漢世渾并賈誼亦且流慟魏室無虞楊阜猶云可悲況今爪牙腹心不貳之臣又論道帷幄之士四聰不開八達路擁王侯雖多維城靡寄晝厲夕惕如履霜刃以朽索馭六馬豈足爲喩詩不云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方今信非談日汝等必欲爾者自可令諸僧於重雲中講

道義也越勑

又請御講啓

臣綱臣綸臣紀言敢藉寵靈頻干聽覽再降神旨未垂臨燭伏以皇政廣覃天覆悠遠海河夷晏日月貞明洛水有稱蕃之胡藁街有歸命之虜春戈已戢秋塵不飛槐棘均多士之詩貂璫有得賢之頌聖德沖謙劬勞日昃猶以時多禹歎物未堯心百辟慚惶羣司聳蕩臣等或三善靡聞或一官不効嗜飽逢辛相之請學儉得叅軍之譏而自以結根天苑竊高前載是以匪懼塵黷復敢上聞伏願樂說大慈特垂矜許

放光動地不以法妨俗隨機逗藥不以人廢言俾茲含生凡厥率土心花成樹共轉六塵鏡裏得珠俱開三障於其誠願孰不幸甚累冒宸嚴倍增戰息謹啓

武帝又答御講啓勑

省汝等啓復具所懷汝等未達稼穡之艱難安知天下負重庸主少君所以繼踵顛覆皆由安不思危況復未安者耶殷鑒不遠在於前代吾今所行雖異曩日但知講說不憂國事則與彼人異術同亡易言其亾繫于苞桑斯則乾乾夕惕僅而後免汝等思之一二具如前勑越勑

謝上降爲開講啓

臣綱啓舍人徐儼奉宣勑旨無礙大慈不違本誓來歲正月開說三慧經伏奉中詔身心喜躍飢蒙玉膳比此未踰貧獲寶珠方斯非譬伏以元正慶流大爽禮畢慧雲續潤法雨仍垂出世洪恩與陽春而布澤俾茲含生隨藥木而增長懽同萬國福浹九圍豈直愚臣得未曾有謹宣令勑馳報綸紀具爾相趣無辭上謝謹啓

奉請上開講啓（此後當是同泰之講）

臣綱言竊以眞如無說非筌不悟極果不應注仰斯

通故器有水緣方見圓曦之影藥含長性得墜慧雲之慈伏惟陛下玉鏡宸居金輪馭世應跡有爲俯存利物不違本誓開導愚蒙驅十方於大乘運萬國於仁壽豈止冶斤田粟功侔造化疏江決河削成天下智高九舜明出十堯頻從鑾蹕降甘露雨天人舞蹈含生利益是以背流知反迷岸識歸臣自叨預趨聞渴仰無厭一日冒陳丹款伏希復轉法輪未廻聽畀之恩尚絕愚臣之願慺慺寸志重敢披祈伏願將降一音曲矜三請被微言於王舍集妙義於寶坊聖心等視蒼生猶如一子遂臣之請卽是普被無邊如蒙

允許衆望亦足兩肩荷負豈敢爲喻不任下願謹啓
事以聞謹啓

武帝答請開講啓勅

省啓具汝所懷法事既善豈不欣然吾内外衆緣憂
勞紛總食息無暇廢事論道是所未遑汝便爲未體
國也越勅

重謝上降爲開講啓

臣綱啓丹願懇誠屢冒宸扆實希降甘露雨普被三
千天聽孔邇未垂鑒遂旱苗傾潤豈比自憐暍鳥思
林寧方渴仰近因大僧正慧令伏敢重祈降逮勅旨

垂許來歲二月開金字波若經題殊特之恩曲應愚
請稽拜恭聞不勝喜躍身心悅樂如觸慈光手足蹈
舞義非餘習伏以香城妙說實仰神文潤方雲雨明
踰日月能使迷途識正大夢均朝梵志懼來天魔遙
禮提桓所聽而今得開波崙所求希世復出其爲利
益深廣無邊九圍獲悟十方蒙曉雖復識起初流心
窮後念方當共指五蓋俱照一空巍巍蕩蕩難得爲
喻臣仍屈慧令續宣此典大乘普導寔由聖慈伏筆
藹言寧宣戴荷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上爲開講日參承啓

臣綱言伏承輿駕臨同泰寺開金字般若波羅蜜經
題照迷生之慧日導出世之長源百華同陰萬流歸
海幽顯讃揚率土含潤臣身礙已來望舒盈闕甘露
普被人天俱萃波若魔事獨在微躬馳係法輪私深
剋責不任下情謹奉啓奉承謹啓

武帝答勅

省啓具之爲汝講金字般若波羅蜜經發題始竟四
衆雲合華夷畢集連雨累日深慮廢事景物開明幽
顯同慶實相之中本無去來身雖不到心靡不在善
自調養慎勿牽勞尚有兩旬日數猶賒今雖不同後

會未晩也吾始還臺不復多勅越勅

上武帝菩提樹頌啓

臣綱言臣聞擊轅小唱有慕風雅巴人淺曲實仰陽
春是以葑葵細葉有傾朝景爝火微光不能自息伏
惟陛下至德欽明玄猷廣運乃神乃聖道跨軒嬀正
覺正眞功符圓極常住爲樂法喜爲甘慈雨被於無
垠睿化覃於幽顯故八風調四氣正天下定海外安
弘龍窟之威紹鷲山之法無爲不住實愍蒼生無相
乃宣引歸眞域製玆道樹顯此金容使誓願者結因
頂禮者增福會途已一古今誰二伏以器表承露東

阿薦鉻瑠啓黃龍中山興頌臣雖不敏實有愚心謹上菩提樹頌一首學謝稽古思非沈鬱不足以光揚盛德髣髴一隅顧悉芻言伏紙慙震謹啓

菩提樹頌并序

以因緣假有衆生之滯根法本不然至人之妙理是以三界六趣遠業障而自迷八解十智澄歸宗而虛豁是以能仁大師隨緣布道愍欲宅之既焚傷欲流之永蕩託白淨之宮照黃金之色居茲三惑示晝箧之非真出彼四門驚浮雲之易滅於是佛日啓法雷震設漸教降權迹三寶現世一道知歸大接羣蒼敉茲末度法雨法水之潤等世界於無邊智燈智炬之光同虛空於莫限物因難量化緣將息林開白樹日映青枝悲哉六識沈淪八苦不有大聖誰拯慧舩皇帝體乾元之廠德含天地之純誠照玉鏡之神握太平之運吞虞孕夏罩漢籠周御六氣而子蒼生扇二儀而布亭毒辯樂經禮偃武脩文秋荼不設緣九律之嚴科春雨愛生解三驅之密網固以咸池之靈自失汾水之德知慙少陽懋善於元貞蕃臣變和於槐

衮八凱三座九棘四科之士內宣王事運策橫行事城推轂之將外守封疆一同文軌萬方共貫穿胷鏤臆之首短身長臂之師南越鑠石北極天沙東邁日枝西踰月紀莫不梯峯挂迥越繩度之山航海跨深泥浮毛之浪奉方入貢進忠請職獻同心之鳥貢比肩之獸爾乃嘉祥競發寶瑞咸委靈芝扁露月萃郊囿義鳳仁虎日聞郡國如珠如璧既照燭於中畿若雲非雲亦徘徊於宮雉於是騶黎民於仁壽齊動植於幽隍歲樂民殷家給戶足斑白不提挈童稚有謳歌從善如流應風猶草開農務本鑄刃銷鋒紅粒盈箱青麸委貫上照天下漏泉天成矣地既平矣天設下乃均一子愍四光示正行之因標出要之路既廣道場大弘妙法渴樂寶棹接惑衆於背流慈悲光明照羣迷於未悟法輪遍乎大千清涼被於小禁故天人舞鳳去照圍而讚善菩薩飛象越香土而來儀五百寶蓋騰光自合十千纓絡懸空下墜龕室莊嚴國界殊特製三時之殿聳四柱之臺踰漢后望神之宮軒帳待仙之觀曾何足擬髣髴寶雲儀形等覺於是想成道之初建菩提之樹四海呈珍百工薦巧雕金緩碧綴鏡懸珠嬰似雪山形同飛蓋四布垂陰五百

衆物名高滿月德踰普覆並鑑千光之樹迷奐五色之華璧日垂彩玉幕生煙微風徐動寶枝成樂儼然妙色蔭此曲枝顯若金山尊如聚月信女百味之初諸天四鉢之狀散漫祥草連翩青雀伏吐電之魔知擄山之鬼奇姿瓌質不可勝言此寶生善之妙緣進行之深福當今盛美曩代未聞方應照德不窮懸諸日月巍巍永樂萬萬期年敢作頌曰

綿火載觀靈篇眇鏡寶冊歲聽帝圖掩映鳥紀觚祥昔表慶九州布德五紘作詠蒸哉至矣有梁啓聖功邁終古一高受命金輪降道玉衡齊政無思不服有德斯盛乘運出玉眼清淨稟識康歌昆蟲得性舜廚靈莚庭神莢豈如道樹覆潤弘浹靡密垂光芬芳秀疊時動百華乍開千葉現彼法身圖茲瑞牒海度六舟城安四攝惠澤既播淳風普叶休明智境清朗法泉百神嗟仰千佛稱傳榮光動照玉燭調年菩提永立波若長宣穆穆明后萬壽如天

武帝答手勑

省啓覽所上菩提樹頌摛採致佳辭味清淨仰讚法

王稱歎道樹意思口說乃至手書極得三業之善但所言國美皆非事實不無綺語過也越勑

謝勑叅迎佛啓

臣諱啓主書周昂奉宣勑旨曲賚恩叅臣即爾到建元侍奉候法身金山戾止王人勞問榮恩頻疊啓謝無辭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答勑聽從舍利入殿禮拜啓

臣諱啓舍人王景曜至奉宣勑旨曲垂逮問并聽臣隨從舍利入殿禮拜謹奉秋色照澄預表光瑞臣比身心得無障惱明陪扈寶函謹鞠躬恭到但不生羽

翼無假神通身升淨土高排閶闔足踐蓮華方茲非
喻行躡寶梯比斯未重誘導殊恩實迴始望顧茲慶
縛喜戴不勝謹啓

謝勑使入光嚴殿禮拜啓

臣諱啓舍人王景曜奉宣勑旨曲垂勞問并使明入
光嚴殿禮拜法身謹奉臣粗蒙恩造明守開恭到遂
以勞屢升淨土風積水厚不足爲喻微心悚躍上謝
無辭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謝勑爲建涅槃懺啓

臣諱啓伏聞勑旨垂爲臣於同泰寺瑞應殿建涅槃

懺臣障雜多災身穢饒疾鍼艾湯液每黷天覽重蒙
曲慈降斯大福冀慧雨微垂即滅身火梵風纔起私
得清涼無事非恩伏枕何答不任下情謹奉啓謝聞
謹啓

謝勑使監善覺寺起剎啓

臣諱啓伏見勑旨使監作舍人王曇明材官將軍沈
徽御伏吳景等監看善覺寺起剎事爰奉聖恩曲降
神力命斯執事脩茲長表寶塔雲構無待喜園水精
特進非差龍海大龜持泥未足爲盛鷲鷲引繩方斯
取埒仰瞻慈渥喜戴不勝俯循宿願私增涕噎不任

欽荷謹奉啓謝聞謹啓

謝御幸善覺寺看剎啓

臣諱言即日輿駕幸善覺寺威神所被金表建立槃
泰清而特起接庫樓而上征既等湛然長均淨土方
爲佛事永利天人頂荷之誠臣百恒品不任下情謹
奉啓事謝聞謹啓

武帝勑答

汝所營建慈悲寶剎諸佛威神不營多功纔欲運力
即便竪立幽顯欣仰我亦隨喜不得與汝同共瞻拜
此以爲恨耳越勑（並廣弘明集）

答同泰寺立剎啓

竊以寶塔天飛神龕地踊豈惟昔代復見茲辰嘉彼
百靈欣斯十善雖復紫煙旦聚比此未儔朱光夜上
方今知陋（藝文類聚）

謝勑賚錢并白檀香充法會啓

臣諱啟傳詔奉宣勑旨以臣明法會垂賚錢二十萬
白檀薫薩機香各十斤黃紙詔書先開泉府青雲好
氣次集桂宮貨重文龜芳踰麗草散金廡下止及軍
吏積穀充家纔班親族未若資此良田方開五蓋入
茲法度長出四流假詞敬祖尚慙難述借辯君卿猶

知非謝不任荷戴謹啓事以聞謹啓

謝勑賚苦行像幷佛跡等啓

臣諱啓舍人顧㡳奉宣勑旨以金銅苦行佛幷佛跡供養具等賚使供養伏以六年道樹超出四魔千輻足輪德圓萬善故能聞見悟解逢遇袪塵天聽恩隆曲垂獎被謹脩飾梱宇齋潔身心翹仰慈光伏待昭降千唱四辯尚不宣心輕毫弱簡豈能陳謝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謝勑賚銅供造善覺寺塔露盤啓

臣諱啓主書陳僧聰奉宣勑旨垂賚銅一萬三千斤

供造善覺寺塔靈槃是稱邪陽之珍實亦昆吾之瑤熚濕無變九布見奇寒暑得宜六律成用況復神龍負子光斯妙塔金烏銜帶飾玆高表函谷恥其詠歌臨淄悪其祥應陽燧含景還譬日輪丼露入盤足稱天酒辭林本闕心辯又慚徒戴重恩終難陳謝不任銘荷之誠謹奉啓聞謹啓

奉阿育王寺錢啓

臣諱言臣聞八國同祈事高於法本七區皆藴理備於湧泉故牙牀白氎無因不覩金瓶寶函有緣斯出伏惟陛下懸天鏡於域中運大權於宇內三有均夢則臨之以慧日百藥同枯則潤之以慈雨動寂非已行住因物無能名矣臣何得而稱焉故以照光赤書則前史之爲瑞珥芝景玉咄往代之爲珍難遇者乃如來真形舍利照景蜜瓶浮光德水如觀鈎鎖似見龍珠自非聖德威神無以値斯希有天人頂戴遐邇歸心伏聞阿育王寺方須莊嚴施用萬金檀豐十藏寶陳河府泉出水衡比丘持土大厦方搆羅漢引繩高塔將表不勝喜抃謹上錢一百萬雖誠等散華心荷不盡而微均滴瀝陋甚鄰空輕以塵聞伏啓悚汗謹啓 並廣弘明集

蕭詧 謝勑賜解講錢啓

無勞磁石之大金貨猥臻非遊玉壘之川銅山可見舒王濟之埒猶覺有餘假劉寔之繩穿而不盡慧輪究竟爰降曲私福田成滿仰由慈被榮光獨照自均若木負恩知重竊譬蓬萊

謝賜錢啓

姝澤隆厚造次被蒙重被八銖珍斯九法赤仄成采出自水衡之藏紺文委貫忽積銅扇之裏謹長充放生用濟含識發弘誓願等供無邊效彼溥拘均玆流水方使怖鴿獲安窮鱗永樂 並藝文類聚

謝勅賚栢剎柱幷銅萬斤啓

臣諱啓傳詔呂文强奉宣勅旨賚臣栢剎柱一口銅一萬斤供起天中天寺九牧貢金千尋挺樹永曜梵輪方輿寶塔夏羞神鼎晉悉相風使福被域中功禔無外臣以庸愚亶承勝善樂受遍心恩允動色銘荷之誠無詞啓謝不任頂戴謹奉啓謝聞謹啓（禔一作提誤）

謝勅賚納袈裟啓

臣綱啓殿師吳苗奉宣勅旨垂賚鬱泥細納袈裟一緣分同妙葉界寫長塍拂石慙華裁金非重是曰新染厥惟田服方使幽貞芳杜耻緝芙蓉仙客排雲羞

裳飛羽穢食凡軀無明暗識叨恩每重荷澤難勝不任銘戴之至謹奉啓事謝謹啓

又

臣諱啓蒙賚鬱泥納袈裟一緣荀鍼秦縷因製緝而成文彖縞齊紈藉馨漿而受彩初開篋笥便覩舍衛田疇不出戶庭坐視南山塍陌竊以三銖輕暝稱美服於淨居千金巨麗得受用於迦葉而湛恩特被率此愚躬霜降授衣曲澤便及喜溢心崖如從空中所墜忽不自知更謂寶支所出采襍四色事非離世鉤蘭兩葉殊澤實隆不任荷戴之至謹啓事謝聞謹啓

又

臣諱啓宣傳左右俞景茂奉宣勅旨垂賚鬱泥眞納九條袈裟一緣精同織縷巧均結毳邁彼良疇成斯妙服雖復貴比千金輕踰二兩無以匹此洪恩方斯殊賚臣臥疾累旬未堪行跂不獲即被新染陪侍寶坊塵緣穢體愧荷相集不任慙悚之至謹啓事謝聞謹啓（並廣弘明集）

又

蒙賚鬱金泥細衲袈裟一緣忍辱之鎧安施九種功德之衣慚愧八法（並北戶錄注）

答湘東王書（元帝）

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葉堪把沂川可浴弟召南窮訟時綴甘棠之陰冀州爲政暫止褰襜之務唐景薦大言之賦安汰述連環之辯盡游翫之美致足樂耶吾春初臥疾極成委弊雖西山白鹿懼不能瘉子預赤丸尚憂未振高臥六安每思扁鵲之問靜然四屋念絕脩都之香豈望文姝之來獨思吳客之辦屬以皇上慈被率土甘露聿宣鳴銀鼓於寶坊轉金輪於香地法雷驚夢慧日暉朝道俗輻湊遠邇畢集聽衆白黑日可兩三萬獨以疾障致隔聞道豈止楊僕有

關外之傷周南延留滯之恨第十三日始侍法筵所以君長近還未堪執筆敬祖前邁裁欲勝衣每自念此愍然失慮江之遠矣寤寐相思每得弟書輕痾遣疾尋別有信此無所伸（笑字一作咲字）

又

十八日晚於華林閤外省中得弟九月一日書甚慰懸想秋節淒清比如常也州事多少無足疲勞濠梁之氣不異恒日差盡怡悅時有樂事游士文賓比得談賞終宴追隨何如近日注漢功夫轉有次第思見此書有甚飢惄吾蒙受菩薩禁戒遵預大士此十二

日便於東城私懺十七日旦早入寶雲壁門照日鋼龍吐霧紅泉含影青蓮吐芳法侶成羣金山滿座身心快樂得未曾有昨旦平等寺法會中後無礙受持天儀臨席晬容親證拜伏雖多疲勞頓遣剃頂之時此心特至心口自謀併欲剪落無疑馬援遣蝨之談不辭應氏赤壺之諷僧璡典議不異昔日竟日問璡姝均子路探鉤取名名曰因理皇情印可今便奉行非晡後方還所住徐摛庾吾羌恒日夕鏡遠在直時來左右但不得倜儻姝異盤下之時稍習節文欲避酒泉之職尹王相去既爾伸欵對臨汝侯比多屬疾來宮小稀其間信使差得其簡韠兼詹事陳為洗馬時伸話言數語論辯句之侯東撫復成離潤衡山九嶷尋應引邁臨歧有歎望水與嗟但吾自至都已來意志忽恍雖開口而笑不得真樂不復飲酒垂二十旬次公醒狂自成無理知者艾數信述吾經過適憶途遵江夏路出西浮日月易來已涉秋暮而韋述有長沮之弊必笑之災術異葛仙形均荀序弟復資其糧饌特為經營轉禍為福事均北叟分別已來每增慨憶歎因月積想逐時旋每有西郵事同撫髀相見之期未知何日瞻言玉嶺靜對金闕懷勞之深未常

弭歇善自保惜及此不多綱疏

與廣信侯述聽講事書

王白仰承比往開善聽講涅槃縱賞山中游心人外青松白露處處可悅奇峰恠石極目忘歸加以法水晨流天華夜落往而忘反有會昔言王牽物從務無由獨往仰此高蹤寸心如結謹白（赤牘節入晉人誤）

與廣信侯重述內典書

王白淍絕音旨每用延結風嚴寒勁願比怡和伏承淨名法席親承金口辭珍鹿死理愜鷲山微密祕藏於斯既隆莊嚴道場自茲彌闡豈止心燈夜炳亦乃

意愍晨飛況兄慧思弘明本長内教今陪十善之車開八正之路流般若之水洗意識之塵以此春翹方爲秋實王毎憶華林勝集亦叨末位終朝竟夜沐浴妙言至於席罷日餘遐休偂省攜手登臨兼展談笑仰望九層俯窺百尺金池動月玉樹含風當於此時足稱法樂今卷帷之部乘傳一隅聞慧雨滂流喜躍充遍徒挹懸河無伸承稟空無所有不瑩情靈緣癡有愛自嗟難拔兼下車已來義言葢少舊憶已盡新解未登既慙口誦復非心辯永謝瀉缾終慙染氎是則慈雲既擁智海亦深影末波餘希時灑拂但睽違

轉積興言盈臉願加敬納言不宣意謹白（慧思一作思理挹作仰由作仰是則作況○尺牘用刪絕言旨至怡和四語以毎憶華林勝集接前爲一書又以伏承淨名法席至足稱法樂爲一書而中復有差互大謬）

廣信矦答王心要書

廣信縣開國矦蕭映惶恐死罪信至奉誨清言兼紙文彩巨麗慰喩綢繆比日寒霜慘切伏願興居和悆民富重般無過仰損下官智昏識闇學淺人凡遂得擁卷斑階親奉教義耳餐甘露心承制説天恩淵深斂情廣奥三明一鑒釋滯義於久迷四辯既陳闡難思而頓解豈漢皇夢迹而梵響復弘雖晋帝留心而微言始見毎至夕趨瑣筵晨登朱陛不曾不憶芳林勝集玄圃法座殿下曳鳥寶雲或從容而問道拖裾博望乍折角而解頤于時謬齒末筵預聞清論親奉話言數陪顏色至於今者講席殿下限同分陝謬頒共獎猶及下官誰不欽仁寧無戀德傾心東注恒以係仰爲先下官蒙蔽久已仰慕雖聞妙義愚心難啓方欲馳鶩枌鄉訪疑下席忽逢令旨垂霓波餘尋讀戰皇俯仰慙悳庶爲恩諱少泰下情正當慈雲智海翻以仰屬謝缾慙氎實歸庸菲下官惑緣既積塵累未消近攝衛乖方遂中途感疾不得飡承究竟闢開

末品徒自勉責終關緣運不審比日何以怡神披閲儒史無乃損悆下官毎訪西鄞備餐令德仰承觀矚於章華之上或聽訟於甘棠之下未嘗不文翰紛綸終朝不息清論玄談夜分乃寐春華之客登座右而升堂秋實之賓應虚左而入室文宗義府於焉總萃惟此最樂實驗茲辰下官昔游梁苑曲蒙眷顧今者獨隔清顏久睽接仰傾心已結興言涕欷惟冀音旨時錫沾及伏願珍重尋更下承曲奉恩誨用深銘荷映死罪死罪

與智琰法師書

（元帝金樓子云余於僧中重招提琰法師）

五翳消空韶光表節百華異色結緣成春道體何如
恒清宜也對玩清虛既在風雲之表游心入理差多
定慧之樂弟子俗務紛紏勞倦特深睠然北嶺欽賢
巳積會遇之期庶必可僻有緣之儔事等飢渴佇望
來儀一日三歲想思弘利益理當無爽指遣此信無
述寸衿綱和南

又

旦來雨氣殊有初寒攝衛巳久轉得其力雖他方法
界略息化緣祇洹之裏恒有晤對眷佇之深無時不
積久因倩師頻述方寸不知巧笑之僧頗爲津及不

耳前昨巳來徵事義聚龍象畢同應供皆集慧炬開
心甘露入頂聞之善護持盡歡怡想味之懷轉復無
極昔幼年經聞制旨受道日淺北面未深雖異禪那
事同華水今段西下特蓄本心訪理質疑屬在明德
不謂般若留難現疾未瘳問津無地歎恨何巳伏承
輿駕尋幸伽藍冀於此時得一覲止辯論青豆之房
遣惑赤花之舍追往年之宿眷述卽日之寸心此事
必期冀非爽指遣兹承問佇有還書綱和南

弔道澄法師亡書

省啓承尊師昨夜涅槃甚深悲怛法師志業淹明道
風淳素戒珠瑩淨福罽異該圓加以識見冥通心解遠
窮記落雨而必然稱黑牛而匪謬服膺者無遠近蒙
益者兼道俗弟子自言旋京輦便伸結緣豈謂一息
不追奄至乎此然勝業本深智刀久利必應游神實
地騰跡淨天但語其乳池啓殯香埳入室不入空心
于何不慟但如來降生之迹因此而入泥洹正當其
生住滅靡有定相先聖後賢何其形響推校因緣未
始有例上人等竝在三歲積始綠稟道宜應共相策
勉弘遵舊業使道場無斷利益不墜所襚物輒如法
供養奈何奈何　竝廣弘明集

元帝　見前

謝勅送齊王瑞像還啓

臣聞非晦非明法身凝寂有感有見渴仰赴幾伏惟
陛下百姓爲心宜觀衆覺十方皆見普照王畿將使
化行南國乃睠西顧江水安流大川利涉鮮雲靉靆
暫掩晨離甘雨霏微猶藏宿霧高明可仰與天花而
俱落清梵騰空雜塡箎以相韻頂禮最勝敬謁法王
瞻彼堵墻不足爲喩立處針鋒弗云易擬臣身持淨
戒心朴法流接足道周膜拜路左得未曾有喜躍充
遍　藝文類聚

謝賜功德淨饌一頭啓

瑤器自滿金鼎流味擬含都蔗味資石蜜

又謝賚功德食一頭啓

天厨淨饌菴羅法果（並北戶錄注）

與蕭諮議等書

蓋聞圓光七尺上映眞珠之雲亙門五色旁臨珊瑚之地化爲金寀奪麗水之珍變同珂雪高玄霜之彩豈不有機則感感而遂通有神則智智而必斷故碧玉之樓升堂未易紫紺之殿入室爲難必須五根之信以信爲首六度之檀以檀爲上故能捨財從信去

有即空率斯而談良可知矣竊以瑞像放光倏將旬日蹈舞之深形於寤寐抃躍之誠結於興寢稍覺十字之蒸嗤何曾之饌五鼎之味笑主偃之辭黿羹麟脯空聞其說牟酪猩脣曷足云也困于酒食未若過中不餐螺蚳登俎豈及春蔬爲淨欲吾子二日潔齊自寅至戌一中而已自有米如玉錠鹽類虎形雲夢之芹遼東之藻十斤之梨手樹之橘青筍紫薑固栗霜棗適口充腸無索弗獲八功德水並入法流四王俱至僧讓弘道同志爲友豈不盛歟蕭繹疏

與劉智藏書

菩薩蕭法車置郵大士劉智藏侍者自林宗溢反玄度言歸以結元禮之心彌益眞長之歎故以臨風望美對月懷賢有勞寤寐無忘興寢方今玄冥在節歲聿云遒日似声緹雲浮紅藥清臺炭重北宮井溢想禪說爲娛稍符九次成誦之功轉探三密山間芳杜自有松竹之娛巖穴鳴琴非無薜蘿之致脩德之暇差足樂也昔韓梅兩福求牟二仲鄭林騰名於馮翊周黨傳芳於太原或有百鎰可捐千金非貴松子爲餐蒲根是服未有高蹈眞如歸宗法海梵王四鶴集林鑠而相鳴帝釋千馬經丘園而蹋步有一於此猶

或稱奇兼而總之何其盛也故知南臨之水巳類呂梁之川北眺之山彌同武安之嶺豈復還思溆浦尚想彊臺睠彼漢池載懷荒谷以此相求心可知矣僕久猒塵邦本懷人外加以服膺常住諷味了因彌用思齊每增求友常欲登却月之嶺蔭偃蓋之松挹琁玉之源解蓮華之劒藩維有限朓屣無由每坐向謝之牀恒思管寧之榻夢匡山而太息想桓亭而延佇白雲間之蒼江不極未因抵掌我勞如何想無金玉數在郵示弱水難航猶致書於青鳥流川弗遠佇芳音於赤玉鶴望還信以代萓蘇得志忘言此寧多述

法車叩頭叩頭並廣弘明集○元帝小字法車

邵陵王綸見前

上武帝捨事道法啓

舊事老子宗尚符籙窮討根源有叫妄作武帝乃躬撰捨道文天監三年下勅云大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惟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爲邪道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返僞就眞捨邪入正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王綸上啓帝遣中書舍人任孝恭宣勅云能改迷入聖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猛也

臣綸聞如來嚴相巍巍架于有頂微妙色身蕩蕩顯于無際假金輪而啓物託銀粟以應凡揮波若之利刀收涅槃之妙果泯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

能降慈悲雲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敎化之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無盡竝況冰清日盛霧豁雲除爝火騁光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蒙底出冥導此眞如使稠林邪逕之人㬌法門而無倦渴愛聾瞽之士慕探賾而知迴道樹始於迦維德音盛于京洛恒星不見周鑒娠微滿月圓姿漢感宵夢五法用傳萬德方兆華俗潛改競扇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之失憑茲七覺拔長夜之苦屬値皇帝菩薩應天御物負扆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無礙辯以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衆生故能隨方逗藥開示權因顯崇一乘之旨用廣十地之基是以萬邦迴向俱禀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興等覺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宗之境恍懌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脩忍辱所謂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既兖被民亦化之於是應眞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正法伽藍精舍寶刹相望講會傳經德音盈耳臣昔未達理源禀承外道如欲植甘果翻種苦栽欲除渴乏返趣鹹水今啓迷方粗知歸向受菩薩大戒戒節身心捨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眞敎伏惟天慈曲垂矜許謹啓

唐釋道宣古今佛道論衡實錄○永廣弘明集作水出冥導此眞如作出世眞此眞如開示權因作示權因顯

答皇太子示大法頌啓簡文帝爲太子上武帝大法頌

慈鋒鬱壯妙辯縱橫慧捨兩■智包三藏故五時之說既陳七處之禮斯聚析般若之妙源顯無生之眞諦心注八流意含五忍能使六地震動四花普雨折木簉鱗開羅散翮香烏步花馴游於雲圃瑞雀飛環翔舞於風前高門洞啓不因銅馬之飾寶殿霞開寧假鳳皇之瑞雖復長卿壯辭曾何足數子雲妙句比此蔑如藝文類聚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二終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釋十三

梁三

王筠見前

與東陽盛法師書

菩薩戒弟子王筠濵名慧炬稽首和南問訊東陽盛法師弟子昔因多幸早蒙覲接歲月推流踰三十載欽慕風德獨盈懷抱間以山川無由禮敬司馬叅軍仰述存眷曲垂訪憶既荷録舊之情兼佩慇懃之旨

歡欣頂戴難爲譬說仰承垂和履福亨年九十有四嗤絳人之未高同殷宗之遐壽且耳長直已過頂齒剛會不先落延華駐彩怡神輔性自非宿殖善因何以招斯勝果筭年尚齒之誠懷德敦舊之欵依風慕道之深欣美景仰之至興居在念寤寐載懷弟子恨此樊籠迫兹纓鏁無由問道撫躬如失厎心期冥會咫尺江山道術相忘棄置形跡惟願敬勗保此期願赤松朱髮復何足賢飛錫騰軀眞在旦夕指陳丹欵殊未伸暢儻惠一言豈不幸甚弟子筠稽首和南

與雲僧正書法雲見前

弟子孤子筠頓首稽首和南弟子釁結幽明備嬰荼蓼攀援崩踴肌髓糜潰尋繹煩寃肝腸寸斷號天叩地永隔精誠捨命捐軀終無補益思欲仰福廣爲濵事以伸罔極之痛少寄追慕之誠鑄像度僧仰遵濵教建齋設會務依經典敷說大乘誘度羣生其福不淺仰惟大正法師道心純淑至德凝深智包空有照通眞俗多聞不窮機辯無礙一代師匠四海推崇弟子宿値善因早蒙親眷情同骨肉義等金蘭外書所謂冥契神交内典則爲善友知識敬藉微緣敢陳大願來歲夏中欲仰請講說弘法之情既無彼此眷愛

之深特希降屈公私道俗要請既多故預諮聞必願允遂豈圖一旦忽有斯白臨紙崩衂啓言無次弟子孤子王筠頓首頓首稽首和南與下並廣弘明集

與長沙王別書

筠頓首頓首高秋淒爽體中何如願比勝納承入東禮拜用深傾仰昔藩后遨遊不無是事或龍舟水嬉或臨川送遠摐金飛旆汎此安流猶復見重良書以爲盛德未有選日簡辰歸誠繫念尋法城之游逗祇園之聚翹心讚歎無以譬說僕夙疾增瘵寒癈蓬門不獲執離彌深傾遡願敬勗白書不次王筠頓首頓首

沈約見前

上錢隨喜允宅寺啓

伏惟中陽故里舂陵舊居夷漫滌蕩曾無遺築若使大教早流法遵二代開塔白水樹剎枌榆可以傳美垂跡迄今不朽

送育王像幷上錢燭等啓

竊以無名無色理絕應感不身卽身猶觀願力惟願燈明道成長爲八喜之侶菩提無上永厠千子之蹤

謝齊竟陵王示華嚴瓔珞啓

竊以六詩雨散百氏雲興或事止褒刺或義單小辨

莫不雕風煙之氣狀流日月之英華明公該玄體妙凝神宙表廕法雲於六合揚慧日於九天因果悟其初心菩提證其後業陟無生之遠岸汎正水之安流受三遠十號之尊崇建四辨八聲之妙極法身與金剛齊固常住與至理俱存

臨終勸加篤信啓

臣約言臣抱疾彌留迄今卽化形神欲離月已十數窮楚極毒無言以喩平日健時不言若此舉刀坐劒比此爲輕仰惟深入法門厲兹苦節內矜外恕寔本人情伏願聖心重加推廣微臣臨途無復遺恨雖慙也善厥等嗚哀謹啓並藝文類聚○廣弘明集作遺夫藝文未全今從弘明

與約法師書慧約見前答法雲啓下

周中書風趣高奇志託夷遠眞情素韻水桂齊質自接彩同栖年逾一紀朝夕聯事靡日暫違每受沐言休逍遙寡務何嘗不北茨游覽南居宴宿春朝聽鳥秋夜臨風匪設空言皆爲實事音容滿目言笑在耳宿草既陳楸檟將合眷往懷人情不勝慟此生篤信精深亓此藿食至於歲時包篚每見請求凡厥菜品必令以薦弟子輒靳而後與用爲歡謔其事未遠其人已謝昔之諧調倏成悲緒去冬今歲人鬼見分后

耳紫菜愴焉與想淚下不禁指遣恭送以充蔬僧一飯法師與周情期契濶非止恒交覽物存舊彌當楚切痛矣如何往矣奈何弟子沈約和南廣弘明集○周謂周顒

劉孝綽見前

答雲法師書

孝綽和南辱誨垂示勑旨所答劉太僕思効啓義窮深遠語兼巧便伏聞希有身心踊躍昔戈盾夾車備不虞於周后兵旗引駕防未然於漢君斯皆執心黃屋瑞無紺馬事極寰寓之中理隔天人之外皇上自兹善覺降迹閻浮以住地之心行則天之化故能慈

導三有仁濟萬物猶以法藥未周寶船不倦解劒却蓋躬詣道場瑞花承足人觀雕輦之盛金輪啓路物覩重英之飾顯實開權事均祇鷲本無四畏寧慮五怨思劾遂膚引梁丘隨劒之說日磾觸瑟之辭何異廻龍象於兎徑注江海於牛跡聖旨慇懃曲相誘喻豈直淨一人之垢衣將以破羣生之暗室弟子世傳正見幼覩眞言但惑網所縈塵勞自結微因宿植仰逢法教親陪寶座預餐香鉢復得俱聽一音共聞八解庶因小葉受潤大雲猥蒙開示深自慶幸不勝歡喜略附陳誠劉孝綽和南 廣弘明集

劉孝威 見前

謝東宮賜聖僧餘饌啓 北戶錄注作謝賜聖僧餘福果食二頭

齊桓柏寢之器周穆軒宮之寶乳糜香飯素[米禁]模漿五杏七桃靈瓜仙棗莫不氣馥上天薰流下界石崇芳果金谷僅於萬株陳湯木滋杜陵幾于千樹猶自高謝珍奇多慙品族

謝東宮賜淨饌啓

糜獻牛牧飯出龍宮千品芊露之食百花珍藥之果餅兼髓乳漿苞蔗[米禁]雕盤流其滋旨寶器委其包香足使五世長者羞彼識味一角仙人恥其呪術微物多幸叨奉曲恩性命可捐非私難答 並藝文類聚

劉峻 見前

與舉法師書 釋智顗傳法華惠舉為顗塔銘

聞諸行李高談徽德逖聽風聲心飛魂竦無異蘄仙之望石髓太陰之思龍燭蒼星昏旻涼雲送秋道勝則肥固應順攝衣裳虹蜺帷幕霄露餌黃菊之落蘂酌清澗之珠流旦候歸鴈晨鳧暮聽羈雌獨鶴神彰影爾蓋象蕭史之騎鳴鳳列子之御長風雖荊卿蒭若無人孝然堅臥冰雪沈沈隱隱何以尚之哉至於馳騖經囿翱翔書圃極龍宮之妙典彈石室之鴻記

道生伏其天眞曼倩謝其辨物若乃習是童子措志雕蟲藻思內流英華外發歲踰秋竹照曜春松爵頌息明珠之譽長門濫黃金之賞盛矣美矣煥其麗乎昔旅浙河嘗觀組績不覺紙爇筆焚魂魄斯盡自茲厥後兩絕珪璧意睠睠於菁華腸廻廻於九逝夫日御停照不踰隙穴海若濆湧莫限隈嵎以玉抵鵲昔傳餘寶糞閱清徽用瘳眩疾然越民非𥸣冠之所齊國豈奏韶之地望與其進無貽責焉 廣弘明集

劉之遴 見前

弔震法師亡書

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泡電倐忽三相不停苦空無我五陰寧住尊師僧正捨壽閻浮遷神妙樂雖乘此宿殖必登善地人情恒化銜痰悲摧念在三之重追慕哀慟纏綿永往理不可任奈何奈何僧正精理特抜經論洽通蔬菲終身有爲略盡枯槁當年儀形二衆豈直息心標領亦爲人倫之傑弟子少長游遇數紀迄茲平生敬仰善友斯寄衰疾待盡不獲臨泄鯁慟之懷二三增楚扶力脩嗙逃猥不次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

與震法師兄李敬胐書

生滅無常賢弟震法師奄同力士生處道識長往法言永絕惋怛抽摧不能已已年事未高德業方播疢恙甫爾謂無過憂遂至遷化道俗驚愕念孔懷之切天倫至慟永往之情不可居處奈何奈何法師義味該洽領袞黑衣識度愷悌籍甚當世昔在京師聖上眄接自還鄉國歷政禮重且講說利益既實弘多經始寺廟實廣福業襟抱豁然與物無迕所與游款皆是時賢白黑歸美近遠欽敬豈止息心殄悴實亦人倫喪寶追懷歎愴何可弭歇幷辱遺書及別物對增哽欷殿下自爲作銘又教鮑記室爲誌序恐鮑相悉不能究盡已得面爲鮑說諸事行及徽猷計必勤不朽事如今日誌石爲薦幷呼師修之鐫刻亦當不久可就言增泫然投筆悽懣劉之遴頓首頓首

弔僧正京法師亡書

八月二十日之遴和南法界空虛山木隤壞尊師大正遷神淨土凡夫賊累嬰滯衰樂承此凶計五內抽摧哀慟深至不能自已念追慕永往纏綿斷絕情在難居奈何奈何大正德冠一時道蔭四部訓導學徒紹隆像法年居僧首行爲人師公私瞻敬退邇宗仰若乃五時九部流通解說匹之前輩聯類往賢雖什

肇融恒林安生遠豈能相尚頓悟雖出自生公弘宣後代微言不絕實賴夫子重以愛語利益窮四攝之弘致檀忍知慧備六度之該明白黑歸依含識知庇舟航愚冥棟梁寺塔日用不知至德潛運何道長而世短功被而身没映乎大海永墜須彌眾彼高山長收朗日往矣奈何當復奈何法師幼而北面生小服膺迄乎耆邁恒在左右在三之重一旦頃殞哀慟之至當何可處弟子紈綺游接五十餘年末隆知顧相期法侶至乎菩提不敢生慢未來難知現在長隔眷言生平永同萬古尋思惋愴倍不自勝未由躬執伸

泗哀歎謹裁白書投筆哽猥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

與印闍梨書

裴子野撰南齊智稱法師碑云宋大明中益部有印禪師者苦節洞觀鬱爲帝師木審此爲何

大喜稽首和南大喜精誠無感奄丁禍罰攀號永往五內屠膾自咎自悼萬殄何補慈母臨終正念不亂繫想諸佛及本師至乎壽盡凡夫戀著母子恩深嬰此長別肝心破潰不能自任遺旨以三十兩上金奉別充道場功德九月二十八日奉營安厝終始永畢不可復希長號懊惱無心苟存伏度闍問理垂哀愍所希運心救拔必使亾靈游於淨土不圖此啓臨紙

崩絕大喜和南 並廣弘明集

陶弘景

見前○弘景敬重佛法朝夕懺悔恒讀佛經

答釋曇鸞書

法琳辨正論作大鸞

曇鸞或爲巒未詳其氏鴈門人出家五臺因注大集經便感氣疾欲學佛法慮或年命促減承江南陶隱居者廣博弘贍遂達梁朝求諸方術乃致書通問及届山所接對欣然便以仙方十卷用酬遠意辭還魏境魏主重之號爲神鸞焉終平遥寺○近時王曇陽大師臨化曰吾曇鸞菩薩化身也以欲有所度引故轉世耳

去月耳聞音聲茲辰眼受文字將由頂禮歲積故使眞應來儀正介整拂藤蒲具陳花水端襟斂思竚聆警錫也 續高僧傳○去月一作去朔將由作或由故使作故致具陳作采汲斂思作儼思

王曼穎

平原人家貧卒建安王偉給其喪事見南史唐書藝文志曼穎著續冥祥記

與慧皎法師書

皎以唱公所著名僧頗多浮沈因著高僧傳始漢明帝永平十年終梁天監十八年開爲十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既成以示曼穎曼穎與皎書皎答之

弟子孤子曼穎頓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傳并使其掎摭力尋始竟但見偉才紙弊墨渝迄未能罷若乃至法既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六代自摩騰法蘭發軫西域安侯支讖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沒行實深淺咸作舟梁大爲利益固宜油素傳美鉛槧

定辭昭示後昆揄揚往秀而道安羅什間表秦書佛澄道進雜聞趙冊晉史見檢復恨局當時宋典所存頗因其會兼且擿出君台之記糅在元亮之說感應或所商搉幽明不無梗槩汎顯傍文未足光闡間有諸傳文非隱括景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偏綴游方之士法濟惟張高逸之例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泓專紀單開王夲但稱高座僧瑜卓爾獨載玄暢超然孤錄惟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意存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廣巾體立而不就梁來作者亦有病諸僧祐成簡既同法濟之責孝秀染毫復獲景興之

誚其唱公纂集最實近之求其鄙意更恨繁冗法師此製始所謂不刊之鴻筆綿亘古今包括内外屬辭比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云約豈加以高爲名既使弗逮者恥開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向之二三諸子前後撰述豈得絜長量短同年共日而語之哉信門徒竟無一言可豫卜市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入蓮龍函上登麟閣出内瓊笈卷舒玉笥弟子雖實不敏少嘗好學項日廷餘觸途多昧且獲披來表斯文在斯鑽仰弗暇討論何所誠非子通見元則之論良愧處道知休奕之書徒深謝安慕竺曠風流殷浩慚支遁

才俊耳不見旬日窮情已勞扶力此白以代訢盡弟子孤子王曼穎頓首和南

釋慧皎（未詳氏族會稽上虞人學通内外博訓經律住嘉祥寺後不知所終）

答王曼穎書（吳氏刻廣弘明集以書有君白遂作釋君白誤）

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傳相簡意存鍼艾而來告累紙更加拂拭顧惟道藉人弘理由教顯而弘道釋教莫尚高僧故漸染已來昭明遺法殊功異績列代而興敦厲後生理宜綜綴貧道少乏懷書抱篋自課之勤長慕鉛槧塗青揚善之美故於聽覽餘閒厝心傳錄每見一介可稱輒有懷再省但歷尋衆記繁約不同或偏列參差或行事出沒已詳別序兼具來告所以不量寸管輒樹十科商摧條流意言略舉而筆路蒼茫辭語陋拙本以自備疎遺豈宜濫入高聽檀越既學兼孔釋解貫玄儒抽文綴藻内外淹砌披覽餘暇脫助詳閱故忘鄙俚用簡龍門然事高辭野久懷多愧來告吹噓更增慚懼今以所著讚論十科重以相簡如有紕謬請備斟酌釋君白（廣弘明集）

大士傅弘（一名翕）

致武帝書

（弘義烏縣雙林鄉人體權應道躡嗣維摩係止雙林道化法俗大通六年遣弟子傅

暀致書武帝暀校大樂令何昌昌曰翕是國民又非長老殊不謙卑豈敢呈達暀燒手御路昌進書帝覽之遣詔迎至講金剛經後捨宅于松山下爲雙林寺天建初終）

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今欲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略以虛懷爲本不著爲宗亡相爲因涅槃爲果其中善略以治身爲本治國爲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護養衆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俱禀六齋今聞皇帝崇法欲伸論義未遂襟懷故遣弟子傅暀馳書告白（景德傳燈錄）

武帝詔答傅弘

大士爲度衆生欲來隨意

釋智藏

啓辭武帝

智藏姓顧氏本名淨藏吳郡吳人天監末年春捨身大懺僧留衣鉢餘者傾盡一無遺餘還居鍾山開善寺因不履世將或勑會乃上啓辭帝手勑諭之藏持操不改

夙昔顧省心或不調欲依佛一語於空閑自制而從緣流二十餘載在乎少壯故可推斥今既老病身心俱減若復退一毫便不堪自課故願言靜處少自禁衛非敢傲世求名非欲從閑自誕特是常人近情懼前途之巳迫耳

武帝勑喻智藏

求空自閒依空入慧高蹈養神實是勝樂不違三乘亦以隨喜惟別之際能無悵然歧路贈言古人所重猶勸法師行無礙心大悲爲首方便利益隨時用舍不宜頓杜以隔礙心行菩薩道無有是處續高僧傳

釋惠津

與瑗律師書

惠津和南竊聞尋師萬日以禮見知而津伏奉未淹過蒙優接昔鄒陽上書乃可引爲上客宋玉陳賦則一賜以良田且復康會來吳才堪師表摩騰入漢行合律儀者哉故知道寄人弘德不孤立儻今訪古竝非其例豈可虛佩寵靈坐安隆渥便是名踰分外譽超身表但法輪初啓請業者如雲非直四海同風天下慕義遂令負笈之徒排肩自遠歸仁之士繼踵來儀華陰成市曾何足云舉袂如帷豈得獨高前代況乃闡禪定之初門開智慧之燈炬信實傾河倒海宣說不窮先進者陷於金城後生者摧其利齒可號熏脩戒善能令十地瓔珞守持身行則使八正莊嚴允穆聖凡叶和幽顯加有懷鉛握錐之好聚螢流麥之勤或剖蚌求珠開河出寶而惠津一介無取內外靡聞學謝懸鍾言慙散粉同斯曲木空廁直蘭類此蒹

葭謬參玉樹乃知滄溟汪濊不待毫滴之珠華嶽穹崇寧俟遊塵之壤譬茲秋鳳如彼春林墜獨葉不預百枝落一毛何關六翮正言身名仰委觸途憑累區區寸誠喻如皎日不意三邊有務四郊多壘致使虧替講筵請益不廢及言悲觖寧可具披所冀雖靜障除更敦諮受不任戀結行遣秖承惠津和南廣弘明集

曇瑗

未詳氏族金陵人以戒律處世住持爲要恒當元宰鎮講相續有陳之世無與爲鄰

答津律師書

信來枉告良用撫然余學慙技癢人非准的中間雖管講授不異管內闚天豈足作範後昆踵武前哲盜

身疾弗瘳門人引去一師盛業𢻹而莫傳五十之年忽焉將至長夜永懷惆悵何已每有好事者日相請逼遂以罷老復成自勵如法師數子本出名家洛下奇才當今利齒必欲探衆論部任持律藏方爲美器日見絕塵復有海表奇僧聚中開士皆學無常師不遠而至訪道質疑足稱一時之樂不意胡兵犯蹕虜馬飲江塔廟焚如義徒道殣卽日京華故老倚席不談乃復爰訪幽阿令其訓導久𢻹無次何以誨人故乃荊棘生乎口中雌黃謬於舌杪矣煎水求氷未足爲喻佇能近顧方陳寸款瑗白

與梁朝士書

光宅寺曇瑗白竊惟至人垂誨各赴機權故外設約事三千內陳律儀八萬誠復牉訓義門無非懲惡孔定刑辟以詰姦宄釋敷羯磨用擯違法二聖分教别有司存頃見僧尼有事每越訟公府且內外殊揆科例不同或內律爲輕外制成重或內法爲重外網更輕凡情僶俛肆其阿便若苟欲利已則捨內重而附外輕若在陷他則棄內輕而依外重非惟穢黷時宰便爲頓乖理制幸屬明令公臣弼社稷和爕陰陽弗檝大乘柱石三寶遐邇向風白黑兼慶貧道忝居僧例頗曾採習毗尼累獲僧曹送事訪律詳決尋佛具切戒國有憲章維僧家諍執未審依何折斷謹致往牒佇奉還旨庶成約法永用遵模釋曇瑗呈（並廣弘明集）

王筠與瑗律師書（附○淳化無題）

筠和南至節過念哀慕深至情不可任寒凝道體何如想比清豫弟子羸勞每惡假弊何理眷請勤御比日來敍遺白王筠和南（淳化帖）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三　終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四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釋十四

陳

宣帝見前

勑智顗禪師

顗字德安姓陳潁川人陳光大元年初至金陵大建中止瓦官寺前後八載朝野聞風咸來請益七年謝遣門人曰吾聞天台幽勝昔人見稱將息緣茲嶺以展平生之志帝勑留遂勉度夏秋七月入天台於佛隴北峰建立伽藍徐陵啓聞勑曰具左僕射徐陵啓智顗禪師創立天台宴坐名嶽宜號脩禪寺也

京師三藏雖弘皆一途偏顯兼之者寡朕聞瓦官濟濟深用慰懷宜停訓物豈遑獨善一二曹義達口具得朕意也四月一日臣景歷○大建九年宣帝勑施物云智顗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其割始豐縣調以充衆費蠲兩戶民用供薪水王者施行二月六日臣景歷　國清百錄

少主見前

勑迎智顗尺牘作宣帝誤

顗以至德二年爲永陽王請往東陽少主問羣臣今之釋門誰爲名勝徐陵對曰瓦官禪師禪德高邁願陛下詔還京都宣弘大法三年正月前後三遣勑使並辭以疾更勑州郡爲之勸駕既扃金陵暫安靈曜詔赴太極殿開大智度論仁王般若經題

春寒猶厲道體何如宴坐經行無乃爲弊都下法事怪興希相助弘闡今遣宣傳左右趙君卿迎接遲能節以也正月十一日臣徵○神筆一二君卿口具便望相見在促[illegible][illegible]皮編云春寒猶厲道體何如宴坐經行無乃爲[illegible]今既闕實縷於案一面山笭髯麈尾一柄檳榔二千了此陳氏近所編按國清百錄載智顗在靈曜寺七書羅闍宣口勑送眞金像一軀釋論一部闕寶縷於案一面山笭髯麈尾一柄虎面香爐一面又羅闍宣口勑施檳榔二千子節子一百枚苇席一領今合前勑之半爲一

又勑

得使人趙君卿啓并省來答表志存林野兼有疾病願停山寺不欲出都不具一二巖壑高深乃幽人之節佛法示現未必如此且京師甚有醫藥在疾彌是

所宜故遣前王書朱宙迎接想便相隨出都惟遲法流不滯會言在近二月八日臣徵○神筆朱宙口述一二

又勑

前雖遣兩使殊未委悉意存三寶故有相迎今復遣龍官寺道昇並令面陳一二也二月二十八日臣徵

勑東陽州刺史永陽王伯智

聞王在州迎顗禪師大弘法事甚會朕心今迎出都王宜敦諭申朕意也正月十日臣徵

路次勑書迎候

近得永陽王啓知禪師遂能屈德隨朕使出都甚有

欣遲當稍次近路涉險道殊足爲勞今遣勅左右黃
吉實迎候但未知欲安止何寺想示使人仍令前還
卽勒所由料理房舍也遲近會言此未委悉三月二十四日
臣徵並
國清百録

少主后沈氏字婺華儀同三司君理女陳亡隨後主入隋後於毗陵天靜寺爲尼

與智顗手書

后請立法名顗答令名海慧菩薩

妙覺和南今遣內師許大梵往稽首乞傳香火願賜
菩薩名庶藉熏脩善提眷屬謹和南沈后扶月供熏陸沉檀各十觔黃屑一斗細紙五百張燭十挺赤松澗米五石錢一千文○右件月月供光宅寺三月十二日

少主皇太子淵字承源後主第四子陳亡入隋爲枹罕太守

請智顗授菩薩戒疏

至德四年正月皇太子請授菩薩戒自太子已下咸奉戒法顗于時傳香在手淚下垂瞼既字爲善慧反言成晩後隋吞陳方悟前旨

淵和南仰惟化道無方隨機濟物衛護國土汲引天
人昭燭光輝託迹朋友比丘入蔓符契之像久彰和
上來儀高座之德斯炳是以翹心七淨渴仰四依庶
三自之歸可弘五戒之法永固竊尋內外兩教大小
二乘重道尊師由來尚矣伏希俯從所請世世結緣
遂其本願日日增長今月十五日於崇正殿設千僧
法會奉請爲菩薩戒師謹遣王書劉璿略申誠欵殊
未宣悉弟子淵和南正月十三日○皇太子扶月供熏陸香一合檀香三十觔中藤紙一埰乳酥一斗錢二千文○朋友別傳作師友七淨作十地伏希俯從所請作伏希俯從其所請日日作日夜

永陽王伯智見前

與智顗手書

王出鎭東陽致書三請師遂往赴躬行方等晝講夜禪王與子諶家人咸秉淨戒

秋氣凄冷願安樂行耳弟子寡末未能治道願欲延
屈方憑開導今遣左右陳文强往悉其一二弟子陳
伯智和南八月十日

又

弟子少奉正眞長而彌篤州中事隙時得用心但至
止以來實有欽聮前書要師出鎭講說未辱還告良
以鬱陶佇聽之情不怠瞬息重遣今信必望翻然學
徒多少並希攜帶故前有白尋勒人船所遲來儀會
言在促弟子陳伯智和南

又

使人山返仰具高懷域誠不果更深爲恨本知山水
得性爲物忘懷復須安忍今遣迎接佇望光臨弟子
陳伯智和南高麗昆布人參等送去是物陋返仄

屬眞觀惠裴二法師手書裴梁湘東王門師觀爲永陽王師事

靜惠和南更雪寒重願禮懺不廼仰疲弟子眩悅無理眞觀法師願得入山攝慮禪寂今以彼書仰呈裴公又正東裵待小晴適便當就路但觀公非惟義解又誦法華旣朗慧燈方澄定水仰惟闍梨德俾安遠道邁光猷遐邇傾心振錫雲聚紹像法於將墜以救昏蒙顯慧日之餘光用拯澆俗兼孔山陰捨良田以供耕墾姚寶安捨淨財以給葅菜禪堂行就脩緝糧廩不慮闕無諸善因緣亦各隨喜弟子劣薄竭誠供養願勿以資待繼意徒衆爲憂憑茲福業庶遣煩勞

藉此熏脩冀荷冥祐弟子陳靜惠和南並國淸百錄

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歷尚書右僕射

請智顗講法華疏大建元年君理請顗居瓦官開法華經題帝勅停朝一日羣臣往聽時僕射徐陵尚書毛喜等俱稟戒法同聞妙旨

儀同公菩薩戒弟子吳興沈君理和南竊聞大乘者大士之所乘也高廣普運直至道場復作四依周旋六道仰惟德厚深會經文於五誓之初請開法華題一夏內仍就剖釋道俗咸瞻延佇嘉唱慈悲利益不違本誓耳謹和南國淸百錄

毛喜喜見前

與智顗書歎爲喜出六妙門即不定止觀也

累年仰系不易可言承今夏在石像行道欣羨無極又聞欲於天台營道場當在夏竟耳學徒遠近歸依者理應轉多安心林野法喜自娛禪講不輟耳四十二字門令附雖留多時讀竟不解無因諮訪爲恨轉積南嶽亦時有信照禪師在嶽嶺徒衆不異大師在時善公於山講釋論彼亦邑遲望還綱維大法不者歸鍾嶺攝山亦是棲心之處何必適遠方詣道場希勿忘京師邊地之人豈知廻向傾心無時不積未因

接顏色東望欷歔敬德信人今返白書不具弟子毛喜和南

又

弟子諸弟及兒等悉蒙平安第三任鄱陽郡第二爲豫章王司馬第四大廷卿第五入閤任度支郎大兒由在東宮爲中書舍人仰蒙垂顧以大善知識大同學輒復遠諮

又

秋色尚熱道體何如禪禮無乃損德弟子老病相仍湯藥無效兼不得自閑轉有困爾仰承移住佛隴永

恐不復接顔色悲慨俱深仰惟本以曠濟爲業獨守空巖更恐違菩薩普被之旨近與徐丹陽諸善知識共詳量等是一山鍾嶺天台亦何分別必希譴加三思不滯於彼我京師彌可言師一二因拔師口具其間願敬道德弟子毛喜和南

又

適奉南嶽信山衆平安弟子有答具述甲乙後信來當有音外也今奉寄牋香二斤熏陸香二斤檳榔三百子不能得多示表心勿責也弟子毛喜和南

又書慶講

今者仰餐敷說訓往綽然道俗嗟味般若照明豈是拙辭所能稱述弟子毛喜和南 並國清百錄

徐陵 見前

與智顗書

陵和南昨預沉儀同法席餐奉甘露無畏之吼衆咸歸伏然正法炬明諸未悟自慶餘年得逢妙說尋事諮展此不申心謹和南

又

陵和南注仰之心難可敷具拔公至蒙三月二十日旨用慰積歳傾心麥冷體中何如願一日康勝山中春夏無餘障惱耳遲復存旨弟子二三年來溘然老至眼耳聾闇心氣昏塞故非復在人兼去歳第六兒夭喪痛苦成疾由未除愈適今月中又有哀故頻歳如此窮慮轉深自念餘生無復能幾無由禮接係仰何言敬重琛公今還白書不次弟子徐陵和南

又

陵和南放生星聞公家極相隨喜事是拔公口具謹不多諮惟遲拔公廷出數百里水全其命根如此功德算數無盡隨喜無量此不委諮弟子徐陵和南

五願上智者禪師書

陵和南弟子思出樊籠無由羽化既善根微弱冀願力莊嚴一願臨終正念成就二願不更地獄三途三願即還人中不高不下處託生四願童眞出家如法奉戒五願不墮流俗之僧憑此誓心以策西暮今書丹欵仰乞證明陵和南 並國清百錄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竊聞出家閑曠猶若虛空在俗籠樊比於牢獄非但經有明文亦自世間共見暫聞法師覆彼舟航趣返緇衣之務此爲目下之英奇非久長之深計何以知然從苦入樂未知樂中之樂從樂入苦方知苦中之

苦弟子素以法師雖無曩舊相知已來亦復不踈夫
良藥必自無甘忠諫者決乎逆耳倚見其僻是以不
忍不言且三十年中造莫大之業如何一旦捨已成
之功淑爲可惜敬度高懷未解深意將非惟帳之策
欲集劉疾形類臥龍擬求葛氏黃石兵法寧可再逢
三倂茅廬無由兩遇封爵五等惟見不逢中閤外門
難朱易白鳴笳鳳管非有或聞儛女歌姬空勞反翫
覔之者等若牛毛得之者譬猶牛角以此之外何所
窺窬法師今若退轉未必有一稱心交失現前十種
大利何者佛法不簡細流入者則尊歸依則貴上不

朝天子下不讓諸侯獨翫世間無爲自在其利一也
身無執作之勞口餐香積之飯心不妻妾之務身飾
芻摩之衣朝無踐境之憂夕不千里之苦俯仰優游
寧不樂哉其利二也躬無任重居必方域白壁朱門
理然致敬夜琴晝瑟是自娛懷曉筆暮詩論情頓足
其利三也假使棘生王路橋化長溝巷吏門兒何因
仰喚寸絹不輸官庫升米不進公倉庫部倉司豈須
求及其利四也門前擾擾我且安眠巷裏云云余無
驚色家休小大之調門停強弱之丁入出隨心往還
自在其利五也出家無當之僧猶勝在俗之士假使

心存殺戮手無斷命之愆密裏通情決勝灼然嬌俗
如斯煩垢萬倍勝於白衣一入愛河永沈無出其利
六也聽鐘聲而致敬尋香馥以生心朝覲尊儀暮披
寶軸刹那之善逐此而生水滴微功漸盈大器未知
因緣果報善惡皎然就此而言其利難陳矣假使達
相白衣猶有埃塵之務縱令遙寄彈指遠近低頭形
去心留身移意往閑有者得如此貧苦者永無因近
在目前不言可見其利七也山間樹下故自難斯枕
石漱流實爲希有猶斯之類不可思議如此者難逢
一心人悕遇法師未能不學交習聽勝之因一旦退

心於理邈矣其利八也開織成之帙見過去之因擒
琉璃之卷驗當來之果識因識果不以爲愆知福知
報何由作罪上無冊襯交見沒溺之悲下失浮囊則
有沈身之患其利九也曠濟羣品爲天人之師水陸
空行皆所尊貴言必闍黎和上書輒致敬和南遠近
嗟詠貴賤顒仰法師今必退轉立成可驗纔脫袈裟
逢人輒稱汝我始解偏袒姓名便亦可呼平交者故
自不論下劣者亦恐不讓薄言稱巳榻席懸異從來
小得自在便以君爲題封若不屈膝斂手自達無因
俯仰承迎未閑合度如此專專何由可與其利十也

略言十事空失此機其間深道寧容具述仰度仁者心居魔境爲魔所迷意附邪途受邪易性假使眉如細柳何足關懷頰似紅桃詎能長久同衾分枕猶有長信之悲坐臥忿時不免秋胡之怨洛川神女尚復不惑東阿世上班姬何關君事夫心者面焉若論纏綿則共氣共心一遇纏綿則連宵厭起法師未通返照安悟賣花未得他心那知彼意嗚呼桂樹遂爲豆火所焚可惜明珠乃受淤泥埋沒弟子今日橫諮必爲法師所哂世上白衣何訾何限且一人退道而不安危推此而言實成難解譬如瓦礫盈路人所不驚

片子黃金萬夫息步正言法師入道之功已備染俗之法未加何異金摶赤銅銀換鉛錫可悲可惜猶可優量能忍難忍方知其最願棄俗事務息塵勞正念相應行志兩全薄加詳慮更可思惟悔之在前無勞後恨如弟子算遂即十數年中決知惻惻近即三五歲內空唱如何萬恨萬悲寧知遠及自誤自錯永棄一生乃知斷絃可續情去難留或若火裏生花可稱希有迷人知返去道不遥幸速推排急登正路法師非是無智遂爲愚者所迷類似阿難更爲魔之所嬈猶須承三寶之力制彼羣凶竪般若之幢天魔自欸若此言已當即便冀棄芻蕘若不會高懷幸停深怪耳（廣弘明集）

釋眞觀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僧書

（眞觀字聖達吳郡錢唐人住靈隱山天竺寺沙門洪偃稱觀有八能謂義導書詩辯貌聲棊是也宣帝大建十年征周失利朝議括僧無名者休道充役觀欵曰欲茂枝葉反尅根本其惑甚矣人皆惜命偷生我則亾身存法乃致書徐陵陵封書令奏帝稟然動容其事遂寢至隋大業終）

泉亭光顯寺釋眞觀致書領軍檀越竊聞四衣開士匡正法於將頹十地高人秉玄文於已絕能使崛山

遺跡無虧宴坐之風祇樹餘苗得肆經行之道伏見今者皇華奉宣嚴憲維是僧尼之類不書名籍之者並令捐茲淨戒就此黎民去彼伽藍歸其里閈既普天之下莫匪王臣正當僶俛恭承鞠躬祗奉但愚情所謂竊或疑焉自佛法肇興千有餘載流傳此地數百年間濟濟僧徒一何爲盛雖復市朝亟改風化頻移慧炬常明戒香恒馥其爲福利難可勝言所現靈祥聞諸史傳至如浮圖和上曜彩鄴中高座法師流芳鞏洛或復昆明池內識劫燒之餘灰長沙寺裏感碎身之遺陰道開入境仙人之星乃出法成去世紺

馬之瑞爰浮乃有青目赤髭黃眸白足連眉表稱大耳傳芳莫不定水淵澄義峰山竪汪汪道望類迦葉之高蹤肅肅威儀似頻鞞之清行頃年訛替乃日澆漓而正法洪基猶應未殄忽復違其本志奪彼前心莫不仰高殿而酸傷辭舊房而悽楚依依法座重反何期戀戀禪門再還無日乃非歧路而有分袂之悲雖異河梁遂結言離之痛若以不斷名籍為其深罪延茲咎累亦可哀矜夫出俗之人務應脩道許其方外之禮不拘域中之節或有不貫名籍無關簿領並皆遊方採聽隨處利安望剎為居臨中告飯或頭陀

林下或蘭若巖阿如此之流寧容繼屬若勝業不全清禁多毀宜應休道此事誠然而持犯難知聖凡相濫譬菴羅之果生熟難分雪山之藥眞偽難辨忽使崑峯之上玉石同焚大澤之中龍虵等斃何期惜也吁可傷哉又其割愛辭親披緇翦髮既無僕使永絕妻孥或老病之年單貧之士皆憑子弟還相養衛如其一朝而散便溘殁溝渠遂有赴峻壑而投身縊長繩而殞命雖復汨羅之痛匹此猶輕荒谷之悲方斯未重且復奇才絕學並寄後生聽講誦經咸資晚秀所以須陀得戒猶是幼童身子揚名差非耆老如斯之類若並翻緇恐此法門便無紹繼梵輪絕矣精舍空焉若八陣未休四郊多壘前房所寄後殿斯憑恐謂此人殆誠無用若必有拔距投石之能索鐵伸鉤之力則並從軍幕久預長驅儻復仍服緇衣猶居寺宇則是習勇心薄樂道情深若非衛玠之清羸便同孟昶之浮怯既不便弓馬徒勞行陣雖復身披甲冑還想法衣手執干戈猶疑錫杖必當遙聞戰鼓色變心驚遠望軍麾魂飛氣懾粥恐有阻都護之威無益貳師之勇若謂不輸王課靡助國儲所以普使收其賦斂但浮游之屬萍迸蓬[illegible]散誕之流且貧終窶鄉

里既無田宅京師又闕主人納屨則兩踵併穿斂襟則雙肘皆現觀董生之百結尚覺輕華見顏子之一簞更疑豐飽求朽壞以為藥寧識紫丸服糞掃而為衣豈逢黃絹貨財之禮此則無從懷璧之愆信哉應免若令其在道猶可分衛自資遂使還民便是饑糧莫寄伏惟皇朝御曆齊聖欽明繼踵軒犧比肩炎昊握鏡之風彌遠垂衣之化方深兼復梁棟三寶敷弘十善昔漢明靈感上夢金人晉武覆脩纔招玉像用今方古彼有慙焉或深經是護等仙預大王寶塔斯成類無憂國主明揚仄陋信巢父之清虛徵聘漁畋

許嚴君之高尚愚謂絓預今者俛首僧尼若巳雜法衣無過道業或常居邸肆恒處田園竝依民例宜從策使如其禪誦知解疏素淸虛或宣唱有功梵聲可録或繕脩塔廟建造經書救濟在心聽習爲務乃至羸老之屬貧病之流幸於編戶無所堪用竝許停寺仍上僧籍必望十城之寶或出荊山百步之中時逢芳草於是寺斷流俗之僧衆無餔糟之客六時翹請常以國界爲心三業精脩必用君王爲本豈不幽明踴躍人鬼欣歡冥力護持善緣扶助然後二儀交泰六氣調和征馬息鞍軍旗卷旆邊荒入附無待丹水

之師玉帛來朝還想稽山之集何期樂矣實可欣哉儻復疆埸不虞軍資有闕薄須費計伏聽徵求仰惟領軍檀越外則探賾典墳内則鉤深經論才高帷幄寄重鹽梅必願降意芻蕘留心正法徼惠研詳薄垂觀覽如其一毫可採深希曲爲矜論無使蘭艾同鋤薰蕕共剪庶得仙人苑裏更轉法輪長者園中還鋪講席則匡維之德比恒岱以齊高擁護之功似滄溟而共廣横此忤煩彌增悚惕廣弘明集

釋智永王徽之之後會稽人永興寺僧書跡師遠祖逸少兼能諸體於草最優

行李帖

承足下還來巳久別欲參慰爲染患不能得往問[illegible]仰情深豈此委具[illegible]日稍可尋冀言展若因行李願存故舊今遇賢弟還得數張紙勞動幸不怪耳謹此代申不具釋智永東書堂帖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四終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五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釋十五

後魏

道武帝見前

與朗法師書

僧朗與其徒隱于泰山帝致書以繒素氊毯鉢錫爲禮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承妙聖靈要須經略已命元戎上人德同海嶽神筭遐長冀助威謀克寧荒服今遣使者送素二十端白氊五十領銀鉢二枚到願納受廣弘明集

釋懿

奉伐魔啓

序云昔在年幼嘗作破魔露布文遷都之後寓在洛陽值今國都法師賜示魔事兼得擬符氏時釋道安檄魔文更作平魔赦伐魔詔慰勞文并編安法師檄文爲一卷

臣信相等言奉被詔書如右臣聞見機者則承風以先附守迷者必威加而後降是以舜舞干戚有苗自縛於王庭目連援弓則金地相園之日故能斬伏心王塞靜樓觀身被恐鎧手挈浮囊棄所係之貨賄設禪悅之名餚宴彼奇將集此雄勇志有所規則無往

不摧心之所向則無思不服四魔區區焉足以慮哉但今聚結未散事須平蕩輒依分處星言宿駕謹重申聞請可付外施行謹啓

慰勞魔書

告三界五道有識羣生等夫曦和迭駕盲者尚迷其光雷霆震響聾者猶惑其聽雖照屬理均而冥受道異致令法音擁於殊聞慈光蔽於異見昏痾相仍長迷永夜劫石有磷此緣無竭故我高祖愍此橫流心存拯溺體韞殊光口含異響開宏基於未前廓玄覺於有始故一闡洪猷則巨犉競馳再擇道教則羊鹿服御證無生於胷襟戢寂滅於懷抱但年德推移心存靜定爰命皇儲紹隆大業先帝藉此洪資纂我前緒積德三大累功塵劫心變冥機游神赴會身固冊囊凌波拯接出沒任情權旨自在故能超彼九劫降此四天跨據一方威攝萬國八十年中刑措不用但時不我與聖上遷化教迹道殊人懷異念卿等或是日種輪王世跨四域或是月性高良忠貞不貳享三界之名宦保一時之榮祿但爵命難恒時有否泰或因憍慢而喪家或由貪殘而失國故令後胤波流奄然忘返遵彼邪源汎此慾海而使天魔承釁作患於

上方煩惱因茲侵淫於下國或縈中陰於未生或馳五衰以告老終疲升降長勤往沒幕府因機傑起英略超羣緯文經武體眞練俗承百王之洪規稟萬代之遺則履道居彼龍象扣此津門方當馳光上下候騎八維總括羣邪羅絡萬有籠三界於一身抗百綱於無外摧拔須彌翻波巨海顛倒宇宙廻易日月使人天倒懸水陸燋沸然復塞其必我之心開其子來之路扇清風於塗炭布同愛於無間平蕩三途攝茲四有威以動之福以綏之蕞爾小醜焉足以語哉卿等既爲所悞沈淪日久宜藉此時機早建良圖夫時

難得而易失機尚速而後悔若得時也則福祿競臻如失機也則敗捉爭及故竇融享爵事歸於先覺公孫嬰戮取敗於後機此皆往事之高鑒當今之軌轍且智者處危以謀安愚者臨成以致敗成敗安危在於時機非降自天抑亦人謀今三車竚駕寶藏初開懸重爵以俟功設天官以命哲正是大士縱橫之秋智勇獻功之日與卿等同發遐原枝流異土追惟在昔猶或依依言念四魔不覺撫劍故先遣白書略陳成敗會改迷途尋光赴命相與齊轡道場比肩輪下諮稟未聞受教君子友朋好合不亦善乎無宜大安斯趣盤桓遊逸恐此生滅相尋有無繼作若三毒一馳則義無怨親四凶互出則天壽俱翦雖欲保全其可得哉今善牙已建六軍啓途出彼火宅尋討未服梟斬之期非旦即夕幸體往意時作出計勿懷猶豫濫嬰斯禍臨路遣書悤悤無盡

奉平魔赦文啓

即眞元年二月八日中書令補處王臣逸多宣臣文殊等言奉被詔書如右臣聞致忠訪善經千葉而不無邪臣逆子歷百代而常有是以三監流言伏罪於明時五世背道芉誅於聖世故王威必震慶當於周

邦正教暫加福歸於露鼓伏惟陛下慈兼百王智齊千聖秉瑞靈津握圖玄化出沒動於大千馳騁應於羣有服微形以引愚迷吼法音以警聾俗至乃刎身志道釘體求經析骸貿禽委命降獸捨塵劫之危體收一生之妙質龍潛四天利見閻浮輕彼七寶重此一乘撤翫深宮減膳河側去寶冠於苦林貿法衣於獵士故能駕御四禪時乘六度殄服羣邪易於返掌三界無熾然之警四生絕深溺之憂方復情存解網志尚宥愆十八來蘇萬國幸甚謹重申聞請可付外施行謹啓（並廣弘明集）

北齊

文宣帝見前

詔釋僧稠

僧稠姓孫鉅鹿慶陶人魏末於定州創開歸戒燕趙之境道味通被齊天保元年文宣下詔苦相敦喻方遂允請勅構雲門寺于鄴城西南以居之

久聞風德常思言遇今勑定州令師赴鄴教化羣生斯義無獨善希即荷錫暫游承明思欲弘宣至道濟斯苦壞至此之日脫須還山當任東西無所留縶續高僧傳

向居士

致慧可書

慧可一名僧可姓姬氏虎牢人初名神光廣達之士久居伊洛博覽羣書善談玄理事達磨于少林得法傳衣爲東土二祖有向居士者於天保初道味相師致書通好命筆回示居士捧披祖偈乃伸禮覲密承印記開皇中筦城宰加以非法遂委順焉

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識形爲影本揚聲止響不識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趣涅槃喻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喻默聲而尋響故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諍論起矣幻化非眞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談聊申此意伏望答之傳燈錄○不識形爲影本續高僧傳作不知形之是影趣作求涅槃下有者字造談作造謁伏望作想爲

慧可命筆回示

備觀來意皆如實眞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眞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即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伸詞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備觀來意高僧傳說此眞法眞幽之理作與眞幽理

劉晝字孔昭渤海阜城人舉秀才不第竟無仕進

上高歡書言佛法詭誑避役又詆訶婬蕩○滞惑解但云上書不言上歡

尼與優婆夷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幷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一損胎

如是則年族二百萬戶矣驗此佛是疫胎之鬼也揚云按大藏律文佛告諸弟子汝慎勿妄度沙彌尼女人姿態難保俛在須臾以後佛生惡意不眞菩薩不可妄度據此則尼之醜行固亦佛法所惡也奸僧宄梵托佛倚法而亂人族以損天胎地獄之設彼惡得不自入哉○唐釋道宣叙列代滞惑解云詳書此言殊塵聽覩孔子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鮑生見人一惡而終身不忘弘隘之迹斷可知矣狂哲之心相去遠矣天下高尚沙門有逾百萬財色不顧名位莫緣斯德隱之妄張婦殺一年誅二子沙門且然一歲有二男編戶誰是奕重爲正諫及上事則書之門人矣

後周

宇文護見前

遺僧亡名書

亡名俗姓宋氏南郡人本名闕殆長富才華事梁元帝梁亡出家及歸周爲夏州三

藏朝省以名文翰可觀元非玄侶測其器宇有經國之量或以恩威加之或以情巽轉之雅亮卓然曾無易節護遺書名答之護體其難拔乃與書迎還咸陽不知所終

言念欽屬未叙企積道體休愈無虧慮耶葢能仁處世志存匡救非先輪廻獨尚茲善既道亞生知才高七步豈虛緇染沈流當塗但靈廓妙理三業同臻冀思莫二阜白非惑耳悕解偏執讃我時朝匪惟貞俗俱抽亦是彼我一貫故令往白念報雅懷

亡名答宇文護書

辱告深具懷抱寒暑異域苦樂殊心輒略常談且陳事實貧道稟質醜陋恒嬰疾惱因偃成恭惟道是務

不曾妻息五十二年自捨俗緣十有五載万人歸國皆停都邑羸病一僧獨流荒裔無罪可罰無能可使百慮九思是所未喻文多不載又列六不可十數息援據事叙綸貫始終書略結云沙門持戒心口相應所列六條若有一詎生則蒼天厭之死則鐵鉗拔之洋銅灌之仰戴三光行年六十不欺闇室況乃明世且鄉國殄喪宗戚衰亾貧道何人獨堪長久誠得收迹巖中攝心塵外支養殘命敦脩慧業此本志也寄骸精舍乞食王城任力行道隨緣化物斯次願也如其不爾獨處丘壑安能憒憒久住閻浮地乎大唐内典厭之下有云靈神殛之洋作融

再與亡名書

法師秉心彌固栖游世表玄圭啓運不屈伯夷之節蒼精御曆豈損嘉遁之志今遣往迎並續高僧傳

甄鸞

上武帝笑道論啓佛祖通載作表非

武帝初信佛以讖緯云黑衣當王遂重於道法心忌佛門志欲誅殄天和四年勑召有德衆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昇正殿帝御坐量述三教優劣廢立衆議紛紜不定而散至其月二十日依前集論是非更廣莫簡帝心至四月初又依前集令極言陳理勑司隷大夫甄鸞詳佛道二教定其深淺鸞乃上笑道論三卷三十六部文極據明事多商推至五月十五日帝大集羣臣詳鸞上論以爲傷蠹道士即於殿庭焚之會有釋道安上二教論十二篇遂二教俱除下詔立通道觀

臣鸞啓奉勑令詳佛道二教定其先後淺深同異臣不揆疎短謹具錄以聞臣竊以佛之與道教跡不同出沒隱顯變通亦異幽微妙賾未易詳度且一往相對佛者以因緣爲宗道者以自然爲義自然者無爲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守本則事靜而理均違宗則意勃而教偽理均則始終若一教偽則無所不爲柰老子五千文辭義俱偉諒可貴矣立身治國君民之道富焉所以道有符書厭詛之方佛禁怪力背哀之術彼此相形致使世人疑其邪正此豈大道自然虛

寂無爲之意哉將以後人背本妄生穿鑿故也又道家方術以昇仙爲神因而誑惑偷潤目下昔徐福欺妄分國於夷丹文成五利妖僞於漢世三張詭惑於西梁孫恩騷擾於東越此之巨蠹自古稱誣以之匡政政多邪僻以之導民民多詭惑驗其書典卷卷自違論其理義首尾無取昔行父之爲人也見有禮於其君者敬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其君者惡之如鷹鸇之逐鳥雀宣尼云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春秋傳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

臣亦何人奉勅降問敢不實答其道德二卷可爲儒林之宗所疑紕繆者去其兩端請量刪定案五千文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名爲道臣輒率下士之見爲笑道論三卷合三十六條三卷者笑其三洞之名三十六條者笑其經有三十六部戰汗上呈心魂失守周天和五年二月十五日前司隸母極縣開國伯臣甄鸞啓

造立天地一　年號差舛二　氣爲天人三　結土爲人四　五佛並出五　五練生尸六　觀音侍老七　佛生西陰八　日徑不同九　崑崙飛浮十　法道立官十一　稱南無佛十二　鳥跡前文十三　張騫取經十四　日月普集十五　太上尊貴十六　五穀命鑿十七　老子作佛十八　勅使瞿曇十九　事邪求道二十　邪氣亂政二十一　誡木枯死二十二　北方禮始二十三　害親求道二十四　延生年符二十五　椿與劫齊二十六　隨劫生死二十七　服丹金色二十八　改佛爲道二十九　偷佛因果三十　道經未出言出三十一　五億重天三十二　出入威儀三十三　道士奉佛三十四　道士合氣三十五　諸子道書三十六○廣弘明集

戴逵

廣弘明作晉戴逵誤續高僧傳云時或以逵即晉代譙國戴逵非也晉太元十二年徵逵不久卒梁大通三年命公方生經一百四十三載又非北齊明矣

貽仙城慧命禪師書

慧命姓郭氏太原晉陽人深味禪心慧聲遐被自居河陽之仙城山學徒騰聚有菩薩戒弟子戴逵學聲早被名高諸國乃貽書於命命答之　鼎披書有云渚宮淪廢將歷二紀則逵本梁元帝時人梁亡歸周又云及乎從仕番連文翰則亦仕梁周間

菩薩戒弟子戴逵貽書仙城命師座下竊以渭清涇濁共混朝宗之源松長箭短同秉堅貞之質幸預含靈五常理宜範圍三教是以闕里儒童闡禮經於洙濟苦縣迦葉還妙道於流沙雖牢籠二儀蓋限茲一世豈如輿正法於鹿苑蕩妄想於鷲山半滿既陳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無內外禪師德聲遠震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誦負笈千里歷龍宮而包括故能內貫九部總雪山之秘藏外該七略備壁水之典墳支遁天台之銘竺真羅浮之記曇賦七嶺汰詠三河寶師妙析莊生瑑公著論爰集若吞雲夢

如指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護明珠善執律儀譬臨懸鏡㝠羅云之密行踵賓頭之福田撫杷定水便登覺觀高䕃禪枝將逾喜捨是以不遠瀟湘來儀沔陸植杖龍泉仍爲精舍迴車馬谷卽創伽藍鑿嶺安龕詎假聚沙成塔因山構苑無勞布金買地開士雲會袂似華陰法侶朋衢衆齊稷下禪室晨興時芳杜若支提暮啓暫入桃源香山梵響將阮嘯而相發日殿妙音與孫琴而齊韻紫葢貞松仍麾上辨洪崖神井卽瑩高心故以才堪買山德望同輩崇峰景行牆仞懸絶弟子業風鼓慮欲海沈形洎渚宮淪覆將歷二

紀晝倦坐馳夜悲愕夢未能忘懷彼我歸軫一乘遣蕩胷襟朗開三達旣念鼠藤彌傷鳥繫昔在志學家傳賜書五禮優柔三玄饜飫頗絶韋編構述餘緒爰登弱冠捃摭百家及乎從仕留連文翰雖未能探龍門而梯會稽賦鵂鶹而詠鵾鵡若求其一介亦髣髴古人但深悟聚泡情悲交臂常欲蟬蛻俗解貪味眞如一日郥城訊脩隗館屈膝情欣繫轅遇同進履未盡開襟遽嗟飄忽尋望拂衣世網脫屣牽絲滄浪濯纓漢陰抱甕行餐九轉用遣幽憂漸悟三空將登苦忍仙梁觀玉不廢從師深澗折桃無妨請益所希彌天勝氣乍酬鑿齒鴈門高論時答嘉賓冬暖如春願珍清軌室邇人遐彌軫襟帶餘辭殘簡望同金玉

釋慧命酬戴先生書

幽林沙門釋慧命酬書濟北戴先生夫一眞常湛徼妙於是同玄萬聖乘機違順以之殊迹是以西關明道東野談仁雕朴改工有無異軫今若括此二門原玆兩教豈不歸宗三轉會入五乘藉淺之深資權顯實斯若池分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河終無別味擅越幼挺奇才夙懷茂緒華辭卓世雅致參玄智涉五明學兼三教益矣能忘蹈顏生之逸軌損之爲道慕

李氏之玄蹤雖復六經該廣百家繁富聖賢異派儒墨分流或事曠而文畋或言高而旨遠莫不納如瓶受說似河傾明鏡匪疲洪鐘任扣子建挹以奇文長卿恧其高趣故雖秦楚分墟周梁改俗白眉靑葢龜玉之價弗踰栖鳳臥龍魚水之交莫異加以識鑒苦空志排塵俗形雖廊廟器乃江湖是以屬歎牽絲興言世網辭同應陸調合張嚴嗟朱火之遽傳愍淸波之速逝方應濯足從道洗耳辭榮九轉充虛四禪排疾然後尋八正以味一眞解十纏而遣三患斯之德也寧不至哉貧道識鏡難清心塵易擁定慙華水戒

非草繫才倖撤燭學謝傳燈內有愧於德充外無狎於人世是以淹滯一丘寓形蓬柳端居千仞託志筠松測四序於風霜候三旬於朓魄至迺夜聞山鳥仍代九成晝視遊魚聊追二子華戶弊衿既在原非病朱門結駟亦於我如雲所歎藤鼠易侵樹猨難靜勞想鶩頭倦思雞足至於林凋秋葉曾無獨覺之明谷響春鶯終切寡聞之歎忽承來問曲見光譽幽氣若蘭清音如玉誠覆溢目致歎而實撫膺多愧雖識謝天池未辯北溟之說而事同泥井慙聞東海之談所冀伊人於焉加我黃石匪遙結期明旦白駒可縶用

永終朝善敬清猷時因素札言不洗意報此何伸續高僧傳○以弘明集作似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五終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六

江東　梅鼎祚　篹輯

釋十六

隋一

文帝見前

詔釋曇遷

曇遷姓王氏博陵饒陽人初停開善建弘攝論盛轉法輪聲名遐布開皇七年下詔遷詣帝於大興殿特蒙禮接又勑所司於大興善寺安置供養

皇帝敬問徐州曇遷法師承脩叙妙因勤精道教護持正法利益無邊誠釋氏之棟梁即人倫之龍象也

深願巡歷所在承風飡德限以朝務實懷虛想當即來儀以沃勞望弟子之內閑解法相能轉梵音者十人竝將入京當與師崇建正法刊定經典且道法初興觸途草創弘奬建立終藉通人京邑之間遠近所湊宣揚法事爲慧殊廣想振錫拂衣勿辭勞也尋望見師不復多及

詔釋智舜

智舜俗姓孟趙州大陸人不緣公名不行公寺而內德潛運遠聞帝闕開皇十年文帝下詔時趙州刺史乃爲繫名同果寺用承詔旨舜亦不赴

皇帝敬問趙州房子界嶂洪山南谷舊禪房寺智舜

禪師冬日極寒禪師道體清勝教導蒼生使早成就
朕甚嘉焉朕統在兆民之上弘護正法夙夜無怠今
遣開府盧元壽指宣往意幷送香物如別（佛祖歷代通載云仁壽初詔曰皇帝敬問章法山之南谷智舜禪師冬月極寒味道安隱勸誘蒼生成就聖業惟慈願力朕實嘉焉今遣開府盧元壽宣朕意起禪師赴闕）

詔釋靈裕（靈裕姓趙定州鉅鹿曲陽人開皇十一年止洛州靈通寺文帝崇仰釋門遠訊髦彥皆云裕德賈時望因下詔裕乃步人長安不乘官乘）

敬問相州大慈寺靈裕法師朕遵崇三寶歸向情深
恒願闡揚大乘護持正法法師梵行精淳理義淵遠

弘通聖教開導聾瞽道俗欽仰思作福田京師天下
具瞻四方輻湊故遠召法師共營功業宜知朕意早
入京也

又詔（裕末又住演空寺相州治西秉操彌堅履行逾肅帝又下詔其爲國主思問如此大業初終寺）

敬問演空寺大德靈裕法師朕遵仰聖教重興三寶
欲使生靈咸蒙福力法師捨離塵俗投旨法門精誠
若此深副朕懷

詔釋僧照（僧照京兆人不詳氏族帝以照道德遠聞令左僕射楊素躬延謁見乃重勅素賚香油再申殷仰因下詔大業中卒）

禪師德居物議道映遂初窮處巖阿養素崇業朕甚
嘉焉今送供奉用展翹敬（並續高僧傳）

遺釋慧則

敬問婺州雙林寺慧則法師朕尊崇聖教重興法典
欲使一切生靈咸蒙福力法師捨離塵俗投志法門
專心講誦宣揚妙典精誠如此深副朕懷既利益羣
生當不辭勞也猶寒道體如宜今遣使人指宣往意（淳化帖）

手勅靈藏法師（靈藏姓王氏雍州新豐人終西京大興善寺藏始與帝爲布衣交及即位建大興善寺以居之勅左右僕射兩旦參問起居嘗陪駕洛州歸之者衆帝手詔藏由是度人至數萬有疑之者帝曰律師化人爲善朕禁人爲惡意則一也）

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是道人天子有欲離俗者任
師度之（佛祖統紀○欲通藏作能）

勅釋智顗（一作詔○智顗見後）（陳禎明二年隋伐陳國亾顗以時方喪亂杖策荆湘至廬山憩焉開皇十年帝下勅）

皇帝敬問光宅寺智顗禪師朕於佛教敬信情重往
者周武之時毀壞佛法發心立願必許護持及受命

於天仍卽與復仰憑神力法輪重轉十方衆生俱獲利益比以有陳虐亂殘暴東南百姓勞役不勝其苦故命將出師爲民除害吳越之地今得廓清道俗乂安深稱朕意朕尊崇正法救濟蒼生欲令福田永存津梁無極師旣已離世網脩己化人必希獎進僧倫固守禁戒使見者欽服聞卽生善方副大道之心是爲出家之業若身從道服心染俗塵非直含生之類無所歸依抑恐妙法之門更來謗讟宜相勸勵以同朕心春日漸暄道體如宜也正月十六日內史令安平公臣李德林宣內史侍郎武安子臣李元操奉內史舍人裴矩行

與智顗書

朕覲稍久惟用傾結道體康悆動寂怡神路首促忽豈復委宣今貺烏紗畬幘一張鬱泥南布袈裟一緣紫綖韈一量南榴枕一枚南一作柟

勑給荊州玉泉寺額書

顗以開皇十二年至荊州於當陽玉泉創立精舍及重脩十住寺初至當陽望沮漳山色堆藍欲卜清溪以爲道場意嫌迫隘遂上金龍池北百餘步有一大木乃於其處趺坐入定一日天地晦冥風雨號怒妖怪殊形倏忽千變其夕雲開月明見有人威儀如王前致敬曰予卽關羽此去一舍山如覆船弟子當與子平願師安禪七日以須其成師旣出定見湫潭千丈化爲平阯棟宇煥麗巧奪人目師領衆入居晝夜演法一日神白師受戒永爲菩提之本師卽秉爐授以五戒因奏書晉王上伽藍圖王答書以造寺奏上帝勑賜名玉泉

皇帝敬問脩禪寺智顗禪師省書具至意孟秋餘熱道體何如熏脩禪悅有以怡慰所須寺名額今依來請智邃師還指宣往意開皇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兼內史令蜀王臣秀宣內史侍郎武安子臣李元操奉內史舍人長垣男臣鄭子良行○並國清百錄

煬帝見前

遣延智顗書

帝時爲晉王爲揚州總管遣使奉迎師以此州有緣契卽束衣順流不日而至王親製文請授菩薩戒顗謂王曰大王紆遵聖禁可名總持王贊顗曰大師傳

佛法燈宜稱智者自後王諸書往來皆稱弟子總持稱師爲智者

金風御節玉露調時道體休和安樂行不法師抗志名山棲心慧定法門靜悅戒行熏脩籍甚徽猷久承音德欽風已積味道爲勞與託舟航用披雲霧故遣使人往彼延屈希能輕舉以沃虛襟佇望來儀不乖眷意也弟子楊廣和南

治禪衆寺答智顗書

顗授戒旣畢出居城外禪衆寺開皇十二年復還廬山

深具謙挹之旨但高人游處觸地是安然法宇僧坊須盡嚴正經云四事供養一不可虧已勅有司脩葺

願忘懷受施也弟子楊廣和南

法諱奉智者書（此下並與智者書）

弟子總持和南柳顧言還奉旨垂示六種捨施及留受用弟子一日恭覩猶以陋薄不稱宿心來旨既以轉施功德彌爲增上悲敬福田深是平等固非蔽識所能周見事事仰依其所留者既以不多願恒留受用故遺報諮謹和南

叅智者書

弟子總持和南履長戒辰在俗咸慶伏惟吐納禪慧與時休和弟子稟受以來粗堪靜攝謹遣叅承謹和南

請留智者書（開皇十一年十一月授晉王戒畢出居禪衆寺即欲西上王遣柳顧言致書請留待來年二月約至棲霞送別又宣口勅云智者爲當長去更有還期弟子意不欲相去遠遠既能旋廻不敢留停鎮下近山隨樂住止又欲奉留待二月十八日同度延陵鎮仍共至棲霞履行於彼送別十二年三月顗將啓行王復致書請就攝山安居度夏顗不許王命有司具裝發遣顗遂至止廬山）

弟子總持和南爰逮來誨須往荊楚辭致首尾仰具高懷但祗稟淨戒事成甫爾宿昔疑滯匪遑諮決闍梨和尚經稱勝田種子雖投嘉苗未植方用心形永仰供養庶憑善誘日瀝塵勞凡厥共緣依止有地斯亦舟航兼運利益弘多如來化導何必止還天竺菩薩應變本無定方深願坦然以虛受物遲延展禮面當諮遜謹和南

重留智者書

弟子總持和南逮旨須取明二日垂別脩復未周便深傾欵弟子前昨晝夜熟更惟忖智者至止以來未經一夏兼荊潭路遠安居將促江波浩蕩行程難期既去此處又不至前所半途結夏投止亦難又按經律一夏供養安居僧福田無量況乎師道及大衆力

凡夫淺薄本資勝緣菩薩大慈須受應供暮春行謝首夏向臻九旬忽違四事虛弃脩心與理於情匪安今欲仰留度夏發遣冀不半途飄露脫疑邑下喧湫須依林壑安居攝山亦當爲便若法歲將滿預勒蔣州裝船南出石頭西浮彌易既乘爽節因得順風去留之宜事理咸會此間彼處仰聽擇一意不可盡辭豈多宣謹和南（三月一日）

許智者行書

弟子總持和南復逮今旨欲遂前心功德因緣豈敢違忤謹遵宿願卽命所司發遣發日離晨仰聽詳擇

庶解夏非遠秋水乘流賜答來期必當無爽用玆歡喜以斸悲欷謹和南尺牘節取首夏非遠五句作陳宣帝書象教皮編取六句作秦孝王書並誤

謝法門書

弟子總持和南奉旨今日齋竟卽事登舟暌阻方遥彌以傾欷垂示法相雖文旨淵賾源本難尋而教門方便開悟易益恭承善誘永以受持庶籍津梁得無退轉自服膺至道每沾弘護將事遵途復降良藥沐浴慈被伏用悽荷謹和南

遣使往匡山叅書

開皇十二年七月王遣書廬山叅省八月顗往衡山營建功德十一月王遣書潭州奉迎十二月至荆州創建玉泉寺

弟子總持和南親信傳仲詵還逮去月朔告用慰延結熱猶熾願道體休和仰承經過攝山鍾岫寺塔安善徒衆和肅仍留二十僧權停開善進至匡嶽結夏安居東林禪閣還爲一寺峰頂精舍復皆隨喜敬緣勸發獲此熏脩用耨身田方流法雨金光明福喜荷彌深弟子去月十四日始度朱方風土異宜流金在節攝衛多不調適每有劣然二十九日來石頭稍已平復自江浦違心馳情彭蠡以日爲歲無時暫忘願未解夏前預整裝束法歲若滿卽事西浮彼間酬願務令在促非但弟子蔽識希護周爰深恐禪慧學徒咸思鑽仰宣尼在陳致歎自衛便歸屈道紆情事非爲已今遣主簿王灌指往祇承幷貢別牒用忩存省敢略繁辭謹和南七月一日　法衣六件　鹽一百斛米一百斛

重遣匡山叅書

弟子總持和南東林山寺使至逮八月八日誨用慰馳結仰承已往衡山至當稍久法緣若竟願卽沿流冀在歲陰必期展覲弟子渡江還去月初移新住多有造次未善安立來旨勗以法事實用慙悚始於所

居外援建立慧日道場安置照禪師以下江陵論法師亦已遠至於内援建立法雲道場安置潭州覺禪師已下卽建深善輙以諮知仰承相次爲營功德深荷扶助難用遠陳而發此至江州遂下請僧料云何能得相資前施鹽米其米迴入東林鹽以上路盈長之外乃可別營功德今山僧返路行用仰酬尋別遣使迎延願預整歸計江山遼敻豈盡誠曲謹和南十月十日○象教皮編載秦孝王俊與顗書云暌阻方遥彌以傾欷朱方風土異宜流金在卽攝衛多不調適每有劣然冀在歲陰必期展覲　按此乃晉王叅匡山二書中語尺牘又作朱方帖並誤

遣使潭州迎書

弟子總持和南歲聿云暮寒氣殊重禪悦經行願常安樂弟子頃來每多勞疾但瞻覲稍久惟用傾結仰度所營功德已當究竟今遣左親信伏達奉迎願便事沿流延遲諮具謹和南十一月十五日

遣使荊州迎書 開皇十二年二月王入朝行次陝州遣書荊州迎顗

弟子總持和南暄和道體勝念仰揆衡嶽法事久當圓滿江陵功德復應成就隨喜之至難用勝言弟子今入朝覲行次陝州馳仰之誠與時而積故遣使人迎候希便進道來月下旬惟遲祇接路首怱促豈復

委宣謹和南二月二十二日

入朝遣使參書

弟子總持和南仰違移歲馳誠載勞兼事入朝彌增延屬武關雖阻荊近於吳是以暫停陝州遣使承接行人返命具奉覼縷非惟年尊疾動又以結夏安居理事相推固須停止弟子還鎮非久便願沿流仰會江都庶應旦夕將聖德果亦復差機因緣多端請不勞慮謹和南九月十日

又

弟子總持和南僧使智邃來奉五月二日誨用慰馳結仰承衡嶽功德圓滿便致荊巫屢涉虧和深以傾悚弟子於江都入朝至陝關聆晉停岐陽腹內又不調適去月末還京輦如欲相承猶自羸薾未即祇覲望雲延願珍納行人今返辭豈宣具謹和南尺牘刪取猶自羸薾以下五語作柳顧言與顗書誤

又 顗遣智邃奉書上玉泉伽藍圖幷求南衡禪師碑因獻萬春樹皮袈裟王荅書

弟子總持和南奉旨於荊州當陽縣境玉泉山陲爲建造伽藍招提行道圖寫地形具以賜示伏以布金徧地買園建立奉置三尊永流萬代唱誦所不能讚筭數所不能量孰意輕微頓蒙創造循復來旨爽然

失厝既事出神心理生望表無容違拒苟作形迹即具聞奏嘉號乃覃名符天冠道場聲滿恒沙世界福報仰歸遜辭難涉謹和南

又

弟子總持和南垂旨令撰衡嶽禪師碑文郭有道之無愧辭高德逾此陸士衡之披文想質弟子多慙既蒙奬成不無勉勵邯鄲絕妙深恐難工還鎮病瘳庶或勉强循覽行狀用難思議佛澄道安寧復過是和南

又

弟子總持和南垂賜萬春樹皮袈裟一緣述是梁武帝時外國惟獻四領今餘一而是建初烏瓊法師所披謹尋菩薩戒稱所著袈裟皆染使壞色況復自然嘉樹妙彩天成相應之言無勞外假萬春表長生之稱二翼合善譬之辭永服周旋恒充布薩常事半月豈惟元日著如來衣深荷慈奬謹和南

又

弟子總持和南率施別牒五彩旛錦香爐檀等十種示表微誠薄申法貺尠陋追悚謹和南 五色四十九尺幡二張五色斑羅經巾二枚絹五十疋錦香爐檀十張熏陸香二觔剃刀十口鵄袱袈裟一領油鐵鉢十口雄黃七觔青須彌璁五領 右牒

在京遺書

弟子總持和南仰違已久馳係實深獻歲非遙傾遲虔禮暮春届節當遣奉候謹和南 九月二十四日

在京重遣書

弟子總持和南適遠近旨用慰馳情春暄願道體康勝玉泉創立道場嚴整禪衆歸集靜慧日新隨喜之深難以辭諭弟子始服三石散竟調息勞心秋仲歸藩請夏訖沿下在于拜覲差當匪奢其間珍德今遣統軍魯子譽往祇承謹和南

從駕東岱於路遣書 岱一作嶽

弟子摠持和南仲秋轉冷仰惟道體康悆弟子即日粗可行未由虔禮但增延結願珍德謹遣脩承謹和南

於路次書

弟子摠持和南寒氣漸嚴仰惟康悆動寂怡神輿居安悅弟子陪奉鑾駕旅次長奉遠憑勝力行往安隱瞻言祇覲底或匪遥願珍重此不宣具謹和南 十月十九日

還藩遣迎書 藩一作鎮

開皇十五年春晉王久留京師將還鎮遣使奉迎顗乘流東下止揚州禪衆寺王奉書求學禪慧顗書答之後三日王復重請乃以所著淨名義疏初卷奉王

弟子摠持和南獻歲春明仰惟道體勝豫禪悅法喜衆咸集業功歸有在悉由明導敬憶江東暫欲西上先到衡嶽用賽師恩次往渚宮以報生處虔承此旨衡送大江陽子臨流具申來請即蒙開許還至觀濤年來歲往寒暑屢變恭聞功德圓滿遠難讚述弟子多幸生在佛家過庭所聞匪直詩禮轉輪斯奉實惟旦暮今者陪扈鑾 軑發自京師言停洛陽又止歷下柴望之禮本自虞書巡會之聲盛於姬典至尊憲

章先古允叶人神相風指南奉朝東岱以今月十一
日吉辰宗事云畢於時天地載廓日月增華休氣神
光燭近被遠靈芝競吐山谷連木竝秀宮壇瘠聾滕
璧之徒無毉而自愈扶老携幼之侶不謀而同到臣
子殫見事非虛飾一物得所萬里斯應師資至重敢
不稍聞第率從便蕃卽辭行所夾鍾將末必屆揚州
今遣奉迎便願泝下餘春未盡必希拜覲其間珍德
續復祗承謹和南正月二十日

謝天冠仍請淨名義疏疏一作書

摠持和南前撿菩薩天冠率爾式之榛深嫌不工卽

用呈簡爰逮今製思出神衿啚比目連妙逾郢匠開
士五明此居其一金剛種智茲焉標萬是智因地化
物不可思議接引隨方多能盡達冠尊于身端嚴稱
首跪承頂戴覽鏡裵徊有飾陋容增華改觀弟子多
幸謬稟師資無量劫來悉憑開悟邑心無作觸仰勝
緣度脫舟航何慮不果但戒為基趾信實行先係解
毗尼昔年虔受身雖疎漏心護明珠而定品禪枝屏
散歸靜猥以凡薄荷國鎭蕃為子為臣難虧難怠豈
藉四緣能入三昧此非臆斷實荷誠說經稱非禪不
智非智不禪定解相資能證無漏又電光斷結其例

甚多慧解脫人厥朋不少卽日欲服膺智斷率先名
教永汎法流兼同治國未知底滯可開化不師嚴道
尊可降意不宿世根淺可發萌不菩薩應機可逗時
不若未堪敷化且暫息緣如可津梁便開祕藏書云
民生在三事之如一況覃釋典而不從師今之慊言
備瀝素款成就事重請棄飾辭謹和南六月二十一日多作奚

智顗答讓請義書

爰逮累翰殷勤至法匠夫行善止度一身仁王弘道
含生荷賴蓋登地菩薩應生大家所以發心興隆大
道曷可量也孰可比哉貧道山僧本懷夙志於天台

舊居言念無捨㡳因世境安樂更得寄趾幽林仰惟
行道非惟城邑近歲謬承人乏擬迹師資顧此疎蔽
似非時許況聖澤日隆復垂今命省諸庸鄙彌匪克
堪貧道稟承師教禪慧頗持耳去眼流如華上水採
聽經論其功既淺賴荷禪門憑定脩習比于專學數
論區分理乃弗違業乖至熟自非如來明達種智高
圓擅材殊能誰肯雙揖況乎去聖滋遠曉悟甚微徒
欲承恩懼乖深寄有招幽譴兼虧聖德特願更廻神
慮別俟聖賢妙果芳因使無斷絕經稱一句染神歷
劫不朽大智慧海信為能入固知深解大乘佛法久

墜功德易滿智慧最高守質抱愚仰希聽覽徒申庸俚終不自宣沙門某白（聖賢佛祖統紀作勝賢之一作泛）

重與智者請義書

弟子摠持和南仰逮還旨猶秉謙尊循復久之恍如自失切以學貴承師事推物論歷求法緣屑心有在若習毗曇則滯有情著若脩三論又入空過甚成實雖復兼舉猶帶小乘釋論地持但通一經之旨如使次第徧脩僧家尚難盡備況居俗而欲兼善當今數論法師無過此地但恨不因禪發多起諍心達者無違求那明偈仰惟厚習善根非一生得初乃由學俄逢聖境南嶽禪師親所記莂說法第一無以仰過㬵禪師來具述此事于時心喜已域寸誠智者昔入陳朝彼國明式瓦官大集衆論鋒起㮤公强口先被折角兩瓊繼軌裁獲交綏忍師讚歎惟唱希有弟子仰延之始便事勝集屈登無畏釋難如流親所聽聞衆咸瞻仰適承前往荊楚講法華經舊學名僧莫不歸服故知非禪不智驗乎金口比聞名僧所說智者融會盡有階差譬若羣流歸乎大海此之包舉始得佛意弟子卽日而不依請譬彼彌勒今當問誰惟願未得令得未度令度樂說無窮法施無盡復使顧言稽首虔拜謹和南（六月二十五日○按智者大師別傳云師爲沈君理於瓦官開講法華小莊嚴寺慧榮負才輕誕其日揚眉舞扇扇便墮地雙構巨難難不稱捷建初寶瓊相遇讓路曰方秋遇賢年又老矣應因渴仰累世提携佛祖統紀注云兩瓊者彭城寶瓊建初寶瓊並梁朝人）

謝義疏書

弟子摠持和南逮旨送初卷義疏跪承法寶粗覽綱宗悉檀內外耳未曾聞故知龍樹代佛不可思議今所著述肉眼未覩明闇謹復研尋遲比覲接謹和南

論荊州諸寺書（顗以荊州立玉泉及所脩十住寺請王爲檀越王卽移書達荊州總管當令檢校復致書勸留顗後答書）

弟子總持和南荊州玉泉十住兩寺近既賜令檢校今須書及江陵摠管當勒所由終聽僧使奢促弟子仰蒙淨戒宿世因緣稍希義理智波羅蜜爰降開許始制義疏方憑沃啓向入慧門昔年仰請棲霞時往觀行政爲家邇朝發暮到應可諮決不異邑居行道本貴安心寧勞過遠天台之路幸願輟情屈已爲人菩薩有賜于專契弗敢違前都不知淨人善心已墮僧數濟度無隔惟用隨喜謹和南（七月二十七日）

智顗重述天台復晉王書

前所諮天台山事本聽後期爰逮報示不然夙志棲

霞乃言咫尺非關本誓之心天台既是寄終之地所以恒思果遂每囑弟子恐命不待期一旦無常身充禽鳥焚燒餘骨送往天台願得次生還棲山谷脩業成辦乃可利人但仰赴義門多慙孤淺發心既重輒課庸微去聽慈恩庶無怠促政言天台營理本擬十方安立僧徒非專爲已昔年脩葺願創伽藍形可隨緣香燈難絶故欲遣脩葺冀憑方便同途校具淨人得蒙勝舉并祈一旨事並前諮方乞寺名屈作檀越懼多煩沓未敢同時處處結緣功德彌大玉泉十住許垂恩爲唯待教旨卽遣僧使冀籍光威三寺遥荷

伽藍未整功德已圓仰鬧頻煩言何能謝沙門某白 三月二十日

復答智者書

揔持和南復垂誨旨益具仁慈開士虚懐隨感必應本誓願力何患不果政言服道日淺未堪違遠深憑護念開示悟入玉泉十住天台本居仰由勝功能得建立方須影響永至金剛江陵書及會稽教下並勒所司以時發遣謹和南 七月二十九日

與上柱國蘄郡公荊州揔管達奚儒書

智者禪師德尊望重近年紆道爰授淨戒今脩治彼州十住寺造立西徂玉泉寺並見請爲檀越復聞公等多結勝緣大乘運通良深隨喜師今遣僧使志果法才二人還就玉泉寺法燦道慧法師十住寺道臻法師經理想加心影響獎成妙業公私覃福幽顯同賴法事遠白不復暄涼也楊廣白 八月二日

迎智者入城礙雨移日書 此下並與顗

王迎顗入城懇辭東歸吳越之民掃巷以迎沿道令牧篇華交候

揔持和南方要仰延雨乃暫阻明間若晴别當遣信謹和南 七月二十六日

次迎入城書

揔持和南霜寒道體康勝弟子還來甫爾未暇迎延馳誠已深今遣候接冀近祇覲謹和南 九月十六日

遣使入天台条書

王遣使入山条問期以今秋迎覲

揔持和南麥序氣清道體和適福慧莊嚴與時高勝弟子至來未久粗復可行近頻降兩書爰垂示功德玄義删削文句入初其舊維新從麄至妙會須披接方豁煙雲春律已謝夏坐方結敢違經教涉暑出迎白露宵團秋風葉下必預舟檝迎覲江陽然仰勞着述已涉數載般若多障近願成功日就月將庶方啓

沃率貢別牒示表虔誠在敬無文仰揆弘亮其間珍德績事音語謹和南納袈裟十領龍鬚席二領須彌氈二領猫牛酥三瓶熏陸香一合

遣使入天台迎書

摠持和南霜氣已緊蚊熱久祛方恐洞泺預取調適今遣奉迎祇禮非奢謹和南九月二十二日〇洊逕山刻作迈洊即迈

遣使叅病書

開皇十七年王使入山迎顗行次石城乃稱有疾遣醫往治或請進藥及齋並不聽

摠持和南仰承出天台已次到剡石城寺感患未歇菩薩示疾在疾亦愈但於翹誠交用悚灼今遣醫李膺往處治少得康損願徐進路遲禮覲無遠謹和南

智顗終後弔山衆書書一作文

正月二十九日摠持和南白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諸佛及緣覺尚捨無常身大師智者移應遷神哀摧抽惱不能自勝念當戀慕追慟難忍永矣奈何當復奈何侍者灌頂普明二人賫送別書觀心論淨名䟽犀角如意蓮華香爐升智越法師一衆啓見對增哽德音若存即遺條流移神靈迹祥瑞炳著自述分明舍利全身于今安坐非證聲聞小果定入菩薩大位素聞得法華三昧方驗不退法輪面覩彌陁觀音大勢至以宿命智反照斯土四部弟子豈不努力自揆寡薄無以申報惟當敬依付囑不敢弭忘應建伽藍指畫區域須達引繩天宮即應至金剛際既有要道當建繕造一遵本意昔宣尼亾沒弟子守墓三年子貢之徒乃至六載況乎方置精舍永樹福基彼現前僧慎勿張散但使謀道何患無食期取來生西方非遠必若懈退寶池極遥今遣使人于佛隴峰頂虔誠懺禮脩福建齋具如願文略伸鄙意二僧今返持此慰書楊廣白十一月五日〇普明本名法京姓朱會稽人出家天台智者弟子灌頂智越見後

天台山衆謝啓

天台沙門智越一衆啓司馬王弘至僧使灌頂普明

遠奉正月二十九日教賜垂慰問并宣口教優訪殷勤謹對龕門焚香跪讀言理哀切痛絕䰟心遺囑累從亾存戴荷師在之日常有誨云今得寺基爲王創造非尒小僧所辦別有大力勢人後當成就恨吾不見寺成尒時莫測所由今蒙繕造方醒前記冥相符合不可思議經藏法寶出世舟航諸佛所師衆生津導永鎮佛隴依止受持鐘幡香等施安供養法鼓警悟利益人祇千僧法會功德圓滿伏想幽靈慈悲遠鑑謹于齋日披讀願文法席悚心求入願海蒙賚齋糧恩給田地基業無盡施命無窮有待多煩隆恩難

答教旨維是現前僧不令張散伏惟弘護事重精舍將圓同學門人方憑依止龕室儼然何心違離況垂嚴教益懼丹誠謹當克厲倍加心力但一衆失蔭永逑慈願追慶夙緣還蒙覆護欣悲交至臨啓涕零謹啓（開皇十八年二月十五日）

遣使入天台設周忌書

（王遣典籤吳景賢入山以諱日設五百衆齋）

歲序推移日月如逝智者遷化已將一周追深悲痛情不能已念　慕感慟何堪自居今遣典籤吳景賢往彼設齋奉爲亡日追福遲知一二楊廣和南（開皇十八

年）

天台山衆謝功德啓

天台沙門智越一衆啓典籤吳景賢至奉教爲先師亾日設齋僧衆五百一時雲集冥途雖隔感應道通越等不能灰滅奄及諱晨追慕慈顏悲哽稽首抆淚銜餐不勝荷戴謹啓謝聞謹啓

與天台山衆令書（時爲皇太子）

（仁壽元年正月永嘉僧法曉生聞智者勝德特至龕所旋繞千拜一夕龕戶自開光照林木衆共瞻禮又張造者年邁足躄登龕拜祝願得度脫忽聞龕中應聲及以彈指灌頂等啓聞皇太子與書）

僧使灌頂智璪至覽十一月二日書幷陳靈龕應迹現形放光彈指流音應念傳響斯實不思議力變化多方感悟有緣示希有事愼終追遠感歎相深在昔雙林示滅非滅多寶獨塔俟時涌現爰在狼跡迦葉分身乃至鷲山迦文留影眉毫散彩指端震室豈非像教能度無邊是大因緣聞善知識永惟宿昔獲承師範德音盈耳神光在目方憑靈瑞係踵菩提肅承靈誥宣慰南服山衆法徒同志爲友會成等侶方共舟航歲暮凝寒念皆道勝天台名嶽海岸所推脩建大林多慙重閣三時設供四事不周想其禪悅以同

法喜其間敬德信次相聞今遣員外散騎侍郎張乾威送僧使還山于舊所設供庶同甘露能變麁澁亦憑香積證道融銷書不盡言反此無悉楊廣和南（僧使灌頂等所須今施物日仁壽元年十二月十七日白石香鑪一具幷香合三枚大銅鐘一口鵄納袈裟一領鵄納褊袒二領四十九尺幡七口黃綾裙一腰氈二百領絲布祇支二領小幡一百口和香二合胡桃一籠衣物三百段柰麨一合石鹽一合酥六餅）

天台山衆謝啓

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門智越一衆啓使者兼通事舍人張乾威至謹領前件物等竝皆完淨仍即陳羅先師舍利龕前具宣來令幷唱施物又千僧法齋伏

惟弘護般勤慈澤周至香爐微妙天匠莊嚴洪鐘和
雅震集凡聖勝旛舒旆疑懸梵宮酥麨鹽桃請同香
積法衣淨飾無著離塵氈物豐多驚眩視聽千僧雲
集布滿山庭爰降王人光顯林谷奉對靈龕必神通
攝受標擬衆聖冀願海莊嚴越等凡微謬當恩沐慈
潤重沓難可克勝合衆虔虔如履氷刃不任戴荷之
至謹啓謝聞謹啓仁壽二年正月六日

重令書

灌頂智璪等至枉寺衆來書財施爲輕法門標重檀
波羅蜜般若尊成不具兩緣寧俱解脫施受咸共忘

言理至迹指寧復辭弗楊廣和南右庶子王弘宣令
施天台物目　飛龍綾法衣一百六十領幡一百五十張光明鹽一石酥五斛

天台山衆謝啓

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門智越一衆啓慈澤隆重喜
捨頻煩僧使後還復垂恩賚雜彩勝幡莊嚴殿宇綾
羅法服光洽衆僧猶酥五餅充身去患光明一斛藥
食兼濃越等山野糞掃分衛今則被服溫華食味珍
甘不自度量彌增戰懼不任敬悚謹啓謝聞謹啓仁壽二年四月十五日

勅度四十九人法名

皇帝勅皇帝敬問括州國清寺沙門智越法師等僧
使智璪至得書具至懷天台福地實爲勝境所以敬
爲智者建立伽藍法緣既深尊師義重欲使宗匠遺
範奉而弗墜菩薩淨業久而彌新然則去聖久遠學
徒陵替規求利養不斷俗緣滋味耳腴違犯戒律此
乃增長罪垢豈謂福田師等離有爲法求無上道棄
俗諸漏鑑在雅懷由須奬訓末學[illegible]脩淨行俾夫法
門等侶咸歸和合諸佛禁戒畢竟遵行又此寺嘉應
事表先覺既理由冥感卽號國清寺并有施物用申
隨喜冬序甚寒道體清豫朕巡省風俗爰届江都瞻

望山川載深勞想故遣兼通事舍人盧政力往指此
不多

衆謝啓

天台山國清寺沙門智越一衆啓兼通事舍人盧政
力至奉宣十月二十九日勅云天慈訓誨賚寺瑞名
施物二千段米一千斛熏陸香二斛千僧法齋度四
十九人出家脩治寺宇卽集衆燒香宣唱仰惟聖治
德合乾坤子養萬邦安撫四海助佛教化度脫衆生
光大之恩誠無等等越等雖披法衣行不稱照乃侍
先師每乘宗範日夜克責無地啓處伏奉勅旨頂戴

受持但凡庸小劣不識菩薩大智昔陳世之時親聞師說三國爲一有大力勢人當爲造寺寺若立國土即清必爲國清寺于時車書未一不識何言自尒以來抱疑弗曉奉勑賚寺國清之名還符本瑞山僧山民載欣載喜始知諸願菩薩更相啓發或作五品或統萬機光顯三尊利益國土慶此含情幸聞休瑞仰瞻寺額即如悟道但慈恩普被日下同霑而天台一方偏感弘澤名衣上服相次光臨妙物粳糧前後降集愍等三學無功一餐難受況米物盈積豈可恭弘深懼不堪慮延罪過庶藉慈宥展竭愚誠奉酬宸極

但天台幽遠自昔以來單權獨行今太平在運國清寺立四十九人一日出家髪落障消實爲希有冀其心力增進學行日新念念功熏奉資皇國又千僧結齋凡聖雲集日色華朗僧徒欣戴仰惟先師妙德不可思議感應神通必當鑑降午後對使人開發靈龕希有聖瑞備是使人等公私道俗共見愍等悲喜交至謹以啓知謹啓大業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括州國清寺沙門智越等啓並國清百錄○煬帝與天台酬往自前至此惟此即位後勑餘並爲晉王及皇太子時書

賜釋慧覺書

慧覺姓孫氏丹陽秣陵人止攝山栖霞寺義解弘通廣興釋論煬帝昔居蕃屏化牧淮甸欽佇勝人以踰仄席乃賜覺書於即賁然來儀膺此嘉命

法師安善涼暑惟宜承栖遲龜山之域闡揚龍樹之旨其義端雄辯獨演暢於稽陰談柄微言偏引汲於鏡水弟子欽風籍甚味道尤深今於城內建慧日道場延屈龍象大弘佛事盛轉法輪上人名稱普聞衆所知識今遣迎候遲能光拂也續高僧傳

請釋灌頂書

灌頂字法雲姓吳常州義興人從智者止於天台寺晚出稱心精舍開講法華仁壽二年王爲皇太子下令延請頂持衣負杖高步入京至夏闌弘副君欣戴後遣信送

還覲遣隆信

夏序炎赫道體休宜禪悅資神故多佳致近令慧日道場莊論二師講淨名經全用智者義疏判釋經文禪師既是大師高足法門委寄今遣延屈必希霈然幷法華經疏隨使入京也佇遲來儀書不盡意續高僧傳

秦孝王俊字阿祇文帝第三子歷并州總管

致智顗書

秦王出鎮揚州致書延顗顗謂使者曰雖欲相見終恐緣差既而屢旬大風秋賊競發水陸俱阻竟不成行

冬暮寒切道體何如法務勤辛有以勞念安州方等

寺奉爲皇帝脩立屈法師向彼行道甚不可言巳令所司發遣供給願以熏脩爲懷不憚利涉也道深敬德遣白不具弟子楊俊和南十二月十七日

又

傾仰每深甚熱禪師道體何如脩習不乃勞心也未由有展企結良深願珍德遣白不具弟子楊俊和南五月十九日奉施沈香等如別至願撿領沈香十觔殘香十觔熏陸少許右歸薄中供養亡國志白錄

齊王暕暕見前○按北楊暕乃隋煬帝子封齊王王楊用修赤牘誤齊爲代遂列南齊王齊州尺牘又以梁有王暕復列于梁且注云儉子作齊非則非之非者也大藏所載自明

延師智聚書

智聚姓朱氏住蘇州虎丘東山寺暕以帝子之貴作牧淮海乃降教書至山延之引籍平臺深加敬禮頻遣使人請弘大教聚辭懇惻固求東返王資給將送甚厚

弟子下車舊楚亟改炎涼遊聽清規其來有日敬承幽栖山谷多歷年所道風勝氣獨擅當今故以德冠林遠道超生什炳斯慧炬以悟羣迷獨步江東何甚之美未獲稽疑下筵飡承高義杼軸之勞載盈懷抱據虎之岫川途不遥翔鷺之濤風煙相接必願振忍辱之衣赴翹勤之望續高僧傳

後梁王蕭琮見前

與智顗書

遠欽高風未獲展侍慨然西顧以日易年承游止玉泉創構坊宇名僧雲會問道遠集山林高勝有助禪悅卽事脩然風雲永歎涼暑珍齊續附承脩神足今還敢申訊謁信驛有會方願祇承蕭琮和南國清百錄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六終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釋十七

隋二

蔡徵（字希祥初名覽景歷子仕陳中書令入隋歷儀曹郎轉給事）

與智顗書

自江東披破弟子前預送京不獲虔禮于兹五載冉誠懇結並筆札所宜山川永遠無因諮述遝師奉命爰到闕廷天子降情君王殊遇新故崇待南北傾心可謂使乎使乎仲尼是以興歎仰陳勝託有慰延欽

天高氣清願道體康念棲眞千仞寂慮四禪梁穗煙雲餐悅法喜固非世俗之徒所能稱讚徵年衰事迫可以意求弟姪兒孫隨時過日撫塵擊壤用畢餘齡旣達於窮通之數亦不常以賤貧自恥但覲奉儵然實增馳欬伏願珍重繼復下承脫値行人賜訪存沒開皇十三年九月十七日前陳侍中安右將軍中書令領軍將軍南雍州大中正新豐縣開國侯弟子濟陽蔡徵稽首和南（國清百錄）

柳顧言（本名晉以字行河東人徙襄陽歷拜祕書監）

報智顗書

（智者回自江陵晉王重乞稟受禪法師爲著淨名義疏初卷顧言與徐陵奉酬文義後智者續成玄義十卷顧言報之）

弟子柳正善具成就稽首和南暄和不審尊體起居何如伏願禪法喜悅去歲經蒙一旨至今保持奉賫十卷玄義往仁壽宮服讀八徧麁疑略盡細闇難除新治六卷幷入文八軸爲莊潢未竟少日鑽研大王今遣使人蕭通國參承書意自當仰簡頻被顧問奉答必來伏願夏竟便待舟檝冀此殘生盡心聽受懺悔往日懈惰昏沈謹啓（國清百錄）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歷司隸大夫煬帝忌其才以議令被奏自盡）

弔延法師亾書

（曇延法師開皇八年亾文帝輟視朝勅王公已下往臨內史道衡弔之）

八月二十三日薛道衡和南俗界無常延法師遷化情深悲怛不能已已惟哀慕摧割當不可任法師弱齡捨俗高蹈塵表志度恢弘理識精悟靈臺神宇可仰而不可窺智海法源可涉而不可測同夫明鏡屢照不疲譬彼洪鐘有來斯應往逢道喪玄維落紐栖志幽巖確乎不拔高位厚禮不能廻其慮嚴威峻法未足懼其心經行宴坐夷險莫二戒德律儀始終如一聖皇啓運像法重興卓爾[illegible]林鬱爲稱首屈宸極

之重仰師資之義三寶由其弘護二諦藉以宣揚信
足以追蹤澄什超邁安遠而法柱忽傾仁舟遽沒匪
直悲纏四部固亦酸感一人師等杖錫挈缾夙承訓
導升堂入室具體而微在三之情理百恒慟往矣奈
何無常奈何疾礙不獲展慰但深悲結謹白書慘愴
不次弟子蕭道衡和南 廣弘明集

同前 佛祖統紀

聖皇啓運像法載興卓爾緇衣鬱爲稱首屈宸極之
威重申師資之禮文三寶藉之弘通二諦由其宣暢
以誘人爲善之德爲助國行仁之方豈謂法柱忽傾

慈舟遽覆匪直悲纏四衆固亦酸感一人

釋智顗 見前

遺臨海鎮將解拔國述放生池書

天台海民漁捕爲業陳大建中計尚兒爲臨海內史請顗講金光明經顗乃雙明誠勸廣達殃福尚兒仍奬諭篙王嚴績羊公賀等合境滿瀨三百餘里江溪簄梁六十三所同時永捨俱成法池遣門人表聞陳宣帝降勅云智禪師請禁海際捕魚滬業此江若無烏賊珍味宜依所請永爲福地至隋時復開海禁顗因與臨海鎮將書述其事止之

貧道少懷靜志願屏囂塵微悟苦空得從閑曠是以
去西陝之舊里將領門徒游憩天台十有二載但此
山溪接江源連亘海際魚捕滬業交橫塞水煞戮既
多煮炙無算非直夭傷物命有足悲者亦是公私去
來頻遭沒溺以此死亡不可稱數貧道不惟虛薄願
言拯濟仍率勵山僧貨衣資什物就土民孔玄達等
買玆滬業永作放生之池變此魚梁翻成法流之水
故臨海內史計尚兒敬法心重仍請講說金光明經
至流水品檀越羊公賀等聞斯妙句咸捨滬業凡五
十五所遂使水陸沾濡人蟲荷澤蓋聞雨花滿室答
長者之恩明珠照夜報隋侯之德斯固植妙行於前
脩播芳風於末代福不唐捐善無虛失仍以此事表

白前陳勅云此江若無烏賊珍味宜依所請永爲福
池國子祭酒徐孝克宿植德本才地兼美聞斯積善
請樹高碑冀此洪基與嶽同固願玆勝業將日月俱
全昔陳氏江東地不過數千里猶若此慕善忘懷仰
惟皇帝陛下秉金輪而御八表握寶鏡以臨四民風
雨順時馬牛內向信以道高堯舜德邁軒羲加復躬
行十善等赤子于群分自運四弘摠下生而普濟且
不麑不卵著自外書救蟻救魚聞之內典豈富有天
下而悋惜一江源恩洽宇內而獨隔數百里改蓮花
之池與燒煮之業使軍民恣其傷殺水族嬰其酸楚

身首分離骨肉糜潰以貧道意度皇帝之心豈其然乎豈其然乎但晉王殿下道貫今古允文允武二南未足比其功多材多藝兩獻無以齊其德茂績振於山西英聲馳於江左管淮海之地化吳會之民不以貧道不肖曲垂禮接躬曆世範謬荷人師具述事源爰降符命在所恭承莫敢違越假令別有嚴使的奉勅符𨿽所樹之碑復民滬業者貧道即振錫披衣擔簦躡履遠遊京輦詣闕上書殞首碎身以全物命況今上旨摠使江南收捕海族而江溪山水不出海魚披省符文事不相涉特由在斯苟欲是非毀壞放生

興殘害業當今太平之世路不拾遺若恣軍民收羅採捕則是奪人現財公行刦盜若以至尊欲令軍門豐沃不許放生者昔貧道西遊路經岳州刺史王宣武仍結香火禀受大乘而彼地民不事農桑專行殺捕之業學士曇捷請講遂即停留一州五縣咸捨其業凡一千餘所以事表臺降勅開許自是岳州頻降祥瑞使君宣武旌賞倍常至尊神智高明有感皆應豈容爲軍民口味奪人善業縣尉此辂恐成僻見且江溪狹小不及岳州一基之地又止有雜魚本無海族至尊以晉王殿下有文武奇才故偏加委任江南

諸州事無大小皆由決判今若不得注言王教不聽者則是是非由于縣裁斷不關晉王如此之言豈可聞於王耳且大王親有符旨開許放生何容在所私行壅遏貧道辭還幽谷有二因緣一爲大王功德治葺舊寺二爲祭行江溪脩營福會共諸檀越遠建菩提爰被存亾莊嚴永願一人有慶保磐石之基使十千之魚恣相忩之樂貧道至止已久頻荷優任供給資須人功影響每思往彼未展來遊遂聽所聞頗傳惠化境有三異之德民謡五袴之歌飡味高風誠深隨喜但君臨稍畢旋反非賖惟希善始令終以全嘉

譽攀轅臥轍無媿昔賢貧道反覆九思徘徊三省北方人士壽長有福豈非慈心少害感此妙齡東海民庶多夭殤漁獵所以短命貧寠乃是世間現見可爲鑒誡者也今若斷三歸之命養五陰之身斯則彌淨土之化業起無邊之重過事既反常恐非養生之術餘州鎮防不邊江海旣處高源採捕無地未聞亾身他境帶病還鄉豈復必須水族以資身命直令採捕尚乃非宜況有毀他放生以給軍士明府在鎮清嚴遠近稱歎一錢不納一犢方留噲豢養鵠卒獲寶珠孔愉放龜終佩金印檀越若不逆晉王符旨不乖貧

道之言則是再灑法流奉宣帝道有德必酬無善不報玉璽彤弓不求自至金印紫綬應念便來今遣弟子普明賫舊事往簡但明府揔此邦之務執一鎮之兵機有教必行如風靡草願以貧道此書宣示百姓訓誨軍民使遵九言之教無爲始禍改十惡之心永符元吉事事信人口具不復委陳沙門智顗白見國清百錄○無算一作無限躬膺一作躬非與嶽洞固句微上疑脫一字○陳國子祭酒東海徐孝克爲放生池碑銘有云前雲騎將軍臨海內史陳思展及其猶子陳叟卿等卽上人也奉屈禪師次講法華經典顗書中並不述及又碑云各捨簄業及漁梁等合六十三所顗書止五十八所

奉晉王述匡山寺書

開皇十二年二月顗奉書於王請爲東林兩寺檀越王復書許之因與匡山禪閣峰頂三寺書

江州匡山東林寺者東晉鴈門慧遠法師之所創也遠是彌天釋道安之高足安是大和尚佛圖澄之弟子三德相承如日月星眞佛法梁棟皆不可思議人也而遠內閟半滿外善三玄德布遐方聲高霄漢初詣山足依止一林共耶舍禪師頭陁其下若說若默脩西方觀末於林右建立伽藍因以爲名東林之寺遠自創般若佛影二臺謝靈運穿鑿流池三所梁孝元構造重閣莊嚴寺宇卽日宛然峰頂寺者是齊慧景禪師感山人延請因棲其峰次梁慧歸在後登躡方建伽藍峰有水泉忽然枯涸歸燒香呪願清流盈滿天降甘露於泥洹日是以先德名蹤垂芳不斷松霞清曠觸處蕭條公私往還莫不歸向自大化江左貧道因至彼山憩泊東林時游峰頂以歲爲日美翫忘勞然山下伽藍偏近驛道行人歸去頗成混雜今奉請爲兩寺檀越庶籍影響衆得安心禮誦虔誠用酬洪澤幷乞勒彼所由永禁公私停泊沙門某敬白

晉王廣答書

弟子揔持和南垂誨述江州潯陽廬山東林寺峰頂

寺須令弟子並爲檀越主山嶺盤秀下屬江湖香爐層峰上虧雲日仙人之所戾止隱淪於焉不歸況乎慧遠法師勝依結構謝客梁元穿池重閣景師息心神應峰頂智者憩歷踵武前賢師嚴道尊實深隨喜所恨寡薄無益將來庶藉熏脩方證常樂兼陳二寺偏近驛道行人往來頗成混雜須勒彼州令去公私使命不得停止卽付所司依事頒下謹和南三月一日

晉王與匡山三寺書

極暄法師道體何如泉內咸宜也鴈門遠法師四依菩薩翻飛朔野棲息南山自斯以後名德相繼智者

見令爲寺檀越顧修寡薄非敢克當奬薫既引良深隨喜敬德指此承問楊廣和南十二月二十一日

與禪閣寺書

春序將謝道體何如僧衆清善廬山佛寺興自慧遠法師法師師於彌天道安安師於佛圖澄妙德相承莫之爲最江東龍藏悉本鴈門鴈門上人創迹廬阜自梁及晉止有東林陳晩澆漓別生禪閣僧徒好異豈稱至和智者爰居還須合一想均願海更無異味行人將送過指此相聞楊廣和南十二月二十一日

與峰頂寺書

暮春暄和寺衆清勝禪悅法喜致足恬懷鑪峰香氣煙霞共遠智者經託勝地爲在總内令爲檀越誠深隨喜更追厚愧善當敬勗楊廣和南十二月二十一日

答晉王度人出家書

切以今月嘉辰菩薩應世奉爲至尊皇后報恩功德鎔寫靈像度人出家現在因緣福業無量使五沙彌爲弟子輒當恭旨作說戒師年歲既小別須和尚必選名德爲作依止並賜法衣卽於衆前歡喜頂戴沙門敬白七月十九日

答放徒流書

開府學士柳顧言宣教金光明行法究竟如十五月清淨圓滿恩放徒流矜勉鞭罰上開府潘惠達儀同張四娘等凡四十五人賜令斟酌謹卽依事詢詳切以一人出世多人利益淳善御俗仰屬輪王案此經云若犯王法繫縛枷鎖諸苦惱等悉令解脫又灌頂經云王當放赦屈厄之人徒鏁解脫王得其福天下太平雨澤以時人民安樂教旨符應經文豈非宿殖德本慈善根力謬以多幸忝此大緣率勵僧徒清齋洗浣龍王注雨甘澤並周爰開獄門杻械解脫徒流原宥莫不蹈舞殿庭稱恩感戴加復送以勝旛仍懸

寶塔登高散華燒香朗燭並留供設說法開示咸令向善其僧法運等雖著法衣不能修心身犯國憲取穢道流思乃上來戰深下耻白大衆留七日晨夜訓賚暫依儐黜使慙誡奬耳沙門某敬白十月十六日

答晉王施物書

開府柳顧言宣教以法歲圓滿爰降勞問幷施金色新製香爐奩一具法衣一通綿絹百段燭三十挺紙二千張上厨果食等剎那不住節序相催老至易悲觀心難諦幸憑弘建正法省無戒慧實懼難銷香鑪起峰蓮華奪豔忍辱離塵安行履蹋經稱受用無作

恒住燭侯夜燎紙擬淨名當機要施法事忘謝果食縈綺道場同沾歸福有在辭略言外沙門某敬白七月十五日

遺書與晉王

顗以開皇十七年自天台赴晉王召至新昌石像前端坐入滅口授遺書七紙并手書四十六字及以造寺圖式石像發願文遺王王答遺旨

貧道初遇勝緣發心之始上期無生法忍下求六根清淨三業殷勤一生望獲不謂宿罪殃深致諸留難內無實德外名虛譽學徒强集檀越自來既不能絕域遠避而復依違順彼自招惱亂道退行虧應得不

得憂悔何補上負三寶下愧本心此一恨也然聖法既差自審非分欲以先師禪慧授與學人故留滯陳都八年弘法諸來學者或易悟而早亾或隨分而自益無兼他之才空延教化略成斷種自行前闕利物次虛再負先師百金之寄此二恨也而年既西夕恒惜妙道思值明時願逢外護初蒙四事既勵朽年師與學徒四十餘僧三百許日于江都行道亦復開懷待來問者儻逢易悟用答王恩而不見一人求禪求慧與物無緣頓至於此謬當信施化導無功此三恨也又作是念此處無緣餘方或有先因荊潭之願願報地恩大王弘慈霈然垂許于湘潭功德粗展微心雖結緣者衆孰堪委業初謂緣者不來今則往求不得推想既謬此四恨也于荊州法集聽衆一千餘僧學禪三百州司惶慮謂乖國式豈可聚衆用惱官人故朝同雲合暮如雨散設有善萠不獲增長此乃世調無堪不能諧和得所此五恨也既再遊江都聖心重法令著淨名疏不揆闇識輙述偏懷玄義始竟麾蓋入謁復許東歸而吳會之僧咸欣聽學山間虛乏不可聚衆束心待出訪求法門暮年衰弱許當開化今出期既斷法緣亦絕此六恨也在山兩夏專治玄

義進解經文至佛道品爲三十一卷將身不慎遂動熱渴一百餘日競疾治改際此夏末慮有追呼束裝待期去月十七日使人至山止留一宿遽此螢光早希進路行過剡嶺次至石城氣疾兼篤不能復前此之義疏口授出本一徧自治皆未搜簡經論僻謬尚多不堪流布既爲王造寧羞其拙囑弟子抄寫後本仰簡前所送玄義及入文者請付弟子焚之天挺睿智願一徧開讀覽其大意餘無可觀貧道灰壞雖謝願留心佛法詢訪勝德使義門無廢深窮佛教治道益明徧行徧學是菩薩行如來滅度法付國王貧道

何人慧門憑委欣然就盡沒有餘榮但著述延歲文義不同悵然自歎生來所以周章者皆爲佛法爲國土爲衆生今得法門仰寄三爲具足六根釋矣命盡之後若有神力誓當影護王之土境使願法流行以答王之恩以副本志菩薩誓願誠而不欺香火義深安知仰謝願觀泡幻知有爲法一切無常會而不離終不可得惟當勤戒施惠以拒四山早求出要豈須傷法煩勞聖懷蓮華香爐犀角如意是王所施今以仰別願德香遐遠長保如意也南嶽大師滅度之後未有碑頌前蒙教許自制願不忘此旨南嶽師于潭州立大明寺彌天道安于荆州立上明寺前蒙教影

護願光飾先德爲作檀越主貧道在世六十年未嘗作有爲功德年暮力弱多闕用心又香火施重近于荆州仰爲造玉泉寺脩治十住寺竝蒙教囑彼摠管蘄郡公達奚儒僧賁教書至夏口而蘄公亾書未及付慈恩已足願爲玉泉作檀越主今天台頂寺茅菴稍整山下一處非常之好又更仰爲立一伽藍始翦木位基命弟子營立不見寺成瞑目爲恨天台未有公額願乞一名移荆州玉泉寺貫十僧住天台守乞廢寺田爲天台基業寺圖幷石像發願疏悉留仰簡

泰平聖世皇風整肅菩薩淨土不可思議切見諸州迭送租米車脚皆三五倍於公斂不多私費爲重典章處分別有深規貧道不閑忽言國式輙謂無米之州運送宜爾有米之州當地輸送則無此私費管窺末見理若于式有妨請不須論于事有益願爲諮奏使蒼生慶賴然國是王國民是王民加脩慈心撫育黎庶犬馬識養人豈忘恩乎昔聞齊高氏見負炭兵形容憔悴愍其辛苦放令出家惟一人樂去齊主歎曰人皆有妻子之愛誰肯孤房獨宿瞪視四壁自復山林以此觀之出家難得今天下曠大賦斂寬平出

家者少老僧零落日就減前貫帳時或隨緣聽學或山林脩道不及帳名雖復用心常懷憂懼此例不多悉有行業願許其省貫則是度人出家增益僧衆熾然佛法得何量功德昔三方鼎立用武惜人今太平一軌脩文脩福正是其宜又末法衆僧多行不稱服尚不挾人意況扶經律王秉國法兼匡佛教有罪者治之無罪者敬之起平等不可思議心則功德無量此等之事本欲面諮未逢機會奄成遺囑亦是爲佛法爲國土爲衆生若能留心功德仰賽臨命口授言盡力窮期迫戀多知復分說大善知識菩提爲期沙

門其開皇十七年十一月○化導一作行導住天台守一作住天台寺無一作何

王答遺旨書一作文

菩薩戒弟子摠持稽首和南先師天台智者內弟子灌頂普明至奉去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遺書七紙手迹四十六字幷淨名義疏三十一卷犀角如意蓮華香爐等跪對脩讀摧振于心舍利儼然德音具在迦葉狼迹身證遙追曇光天台安禪近躡誠復如來雙林四部號慟而涅槃遺教法更殷重況乎五百歲後四依拯溺深順佛旨居世同凡將欲泥洹現希有事五品十信已自皎然彌陁觀音親來接引去德

茲永乃增悲戀追悟今生還慶夙稟所恨淨名經疏不重親承由茲尋研用補各悔追惟障惱現機未發逖聽前聞亦有成就非徒悟有淺深抑又時或早晚佛滅度後得聖巨多道躍他方冥來曉示在思即世忽奉大師良由宿緣積曾親近受覃來命必垂影響不捨本誓筆迹具存是用歸誠憑靈戒懇跪受經疏如意香爐虔禮西方心口相誓手探卷軸最後殷勤即於今月十八日仍感瑞夢是知濟度已降舟航惟願即日在寶池遙開蓮華今居淨域近溉濁心世世生生師資不闕華凡登聖給侍無虧但義府鈎深遺文淵博雖加策駘終畏面牆特希溉以醍醐如出香乳照以暗井即顯真金然後仰藉神通俯勵精力別詢名僧奉揚法味普共含生作大利益斯則弗違提奬同登彼岸最勝最上就此爲尊灌頂所送最後淨名義疏三十一卷至佛道品謹即褒治善書習讀遣旨爾前玄義及入文解釋付弟子焚之即付還使遣對燒蕩犀角如意蓮華香爐遠以垂別輒當服之無斁永充法事今奉施甕瓦香爐供養龕室遺旨以天台山下遇得一處非常之好垂爲造寺始得開翦林木位置基階今遣司馬王弘創建伽藍一遵指畫寺

須公額幷立嘉名亦不違旨佛隴頭陁竝各仍舊使移荊州玉泉十僧守天台者今山內現前之衆多是渚宮之人已皆約勒不使張散豈直十僧而已所求廨寺水田以充基業亦勒王弘施肥田良地深蒙擁護當年別資給行送經一藏依法爲先師別供養具鐘幡香等又施錢直且充日費鄮境靈塔吳內石像剡縣彌勒尊儀臥疾之處並使裝飾亦不仰異荊州玉泉寺既是爲造理當異餘道場其潭州大明寺荊州十住上明寺等先以敬許爲檀越無容復乖今誨使製南嶽師碑即命開府學士柳顧言爲序自撰銘

頌所囑僧有罪治無罪平等切以涅槃羯磨經有誠文正論治國金光明品住持三寶弗敢墜失又令加脩慈心撫育民庶犬馬識養人豈忘恩蓋聞外書爲教仁尚恕物内典居宗大慈爲首在文雖異詣理實同不有君子其能爲國不有菩薩豈濟含生又以僧未貫籍許其出首適奉詔書冥符來及見機而作所謂後天而奉天時糧運轉輸深關軍國前已表聞所司未報終當方便必期諧果及承奇囑斯復能照他心前來仰咨無違意旨庶藉熏脩福祐國家灌頂普明而引詢訪具述遺形宴坐宛若平生轉恨失時不

重餐義味仰揆定力如須彌峙法臘云竟切願輿迎一到江陽還入禪衆道俗接足人神頂禮卽當奉送復彼山龕庶藉瞻仰能開心目深願道力不孤所請雖厚恩申報具在願文而實宜加護實須酬仰二僧今反輕奉報書遠拜靈儀心載嗚咽謹和南（開皇十八年正月二十二日○奉去一作奉接誠文一作誠文）

蔣州僧慧文等

與智顗論毀寺書

（開皇中有旨壞諸空寺取其材用慧文等請顗申達晉王求止王書答之）

奉誠寺慧文龍光寺法令光宅寺智勝等稽首和南伏見使人賫符壞諸空寺若如卽目所覩全之與破及有僧無僧毀除不少伏惟大王菩薩植信崇明興建三尊慈仁化物豈不弘護佛法留心塔寺但此處僧徒忽見毀廢咸懷憂恐大王雖照同朝日而聖德高遠衆情傾仰無因簡徹伏惟智者禪師道俗歸止有所言勸悉善爲先文等不揆庸微馳來奉告必願運大慈悲垂爲申達與未壞之寺庶得安全敢藉護持輒此祈仰謹和南（開皇十二年二月八日）

智顗與晉王述蔣州僧書

今獲蔣州奉誠寺慧文律師書敬呈如別仰惟匡持

三寶行菩薩慈近年寇賊交横寺塔燒燼仰乘大力建立將危遂使佛法安全道俗蒙賴収拾經像處處流通誦德盈衢銜恩滿路昔居戎在陳尚得存心況息武興文方應光顯至如慧文所述撈剔伽藍必由在所官人多生僻解致令外僧惶惑憂懼不寧貧道常念無堪謬當知識若論受惜形命豈敢言忤公門特是佛法相關亦由香火事大意之所爲惟憂冥道寧忘卽日之身必存未來之義若不述愚心則虛當四事復乖三稔香火是何人乎是何人乎在所官司惟悕事辦豈慮因果將來善惡耶當願聖德尊嚴履

蕭安之路福祿隆重高而不危修善薩行棟梁佛法牆壍三寶澤覃四海風芳萬代若謂寺多州少國或不聽方便善權仰由安立若須營造治葺城隍江南竹木之鄉採伐彌易仰希弘紹提拔將沉故寺若存新福更長與蒙矜允幽顯沾恩法事仰干追深愧踖

沙門某敬白二月十一日

晉王答蔣州事書

弟子總持和南爰建高旨騰蔣州僧所及竊以僧居望刹食惟分衞所立精舍本依聚落近年奉詔專征弔民伐罪江東混一海内乂寧塔安其堵市不易業

斯亦智者備所明見而亾殷頑民不慚懷土有茵恃險敢恣螳螂橫使寺塔焚燒如比屋流散鐘梵輟響鷄犬不聞廢寺同於火宅持鉢略成空返僧衆無依實可傷歎彼地福盡方成丘墟所餘堂塔本不壞毀其有現僧亦許房住唯虛廊檐宇會當倒壓所以移來還充寺館其外椽版權借築城若空寺步廊有完全者亦貸爲府廨須一二年間民力展息即於上江結筏以新酬故本勒所司具條孔目無慮零漏恐遠僧未能曲見頓用仰誣必願言提冥諸其掌猥延滿軋戀側良深謹和南並國清百錄

書記洞詮卷一百七終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八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釋十八

隋三

長安曇遷禪師

與智顗禪師書

開皇十三年九月十三日京師興國寺曇遷和南天台山禪師足下仰惟聲高道邈疑和上之來儀德遠智深想彌天之再託言思頂禮申接足於丹誠佇望東山戀光儀之若渴時來寒重願善起居衆生難調

化弘勞念仰承遠遊荊鎮利物弘多棲思青溪足暢懷抱冀德光迴被用展翹誠化導周行蒙沾勝益願珍道德續結祇承謹和南率奉醍醐願領微意

導因寺惠岳等

致智顗書

竊以妙理沖玄隔言象之外應機濟物寄眞俗之談自鵠樹潛儀金棺晦迹微言託於傳授宻教假於弘通故有五種法師四依開士遞後連踪繼跡數百年中雖復慧炬潛輝而法流恒瀉加以專思碩學並頴盡性窮源然性不可窮源何易盡鹿苑之文既惑兎

馬之說猶疑若不假以大心終歸永蔽仰惟禪師盛德清高跨衆流之表奇才內畜越詞人之上雖不衣錦還鄉且見懷珠反本屬以天清地肅王道康夷四衆傾心民庶忻仰各願諮受咸思採聽幸以慧雲之潤忘秘悋于未聞師子之音廣宣揚于渴仰暫移浪迹之步權啓滅定之門俯就羣心哀憐祈請書云朝聞夕殞法說一句染神必不累月經年繁勞視聽庶曾聞一實者決了衣珠未發菩提心並知廻向賢愚喜躍凡聖歡愉豈不弘法棟梁含生舟檝不任引領謹遣十住寺臻法師歸依座下普述衆心鵠望泉涌

之資側遲洪鐘之響輙以塵聞咸懷喜躍

荆州道俗陳子秀等

請智顗講法華疏

蕖因寺東巖菩薩戒弟子陳子秀等稽首和南竊以法門不二理絶言忘應病隨機假名相說雖復常居寂滅而廣示威儀不起道場躬昇自在義談廣狹迹現淺深普是有識津梁含生舟檝論其汲引莫不方便爲先語其提携無非譬喻爲本宅中童孺識三車而競出傭賃窮子知糞穢之可除仰惟禪師居不惻之位懷普洽之心道貫三空智階百法輙欲奉屈宣揚法華一部展翕邵伯術小功微尚復布政棠陰宣風柳下況復親承三點高脩六度必願俯就傾誠留心鑽仰漢皇白水由昌大風桑井可嘉無容默已庶令貴賤上下咸識一乘大葉小枝等蒙慈潤幸使高源鑿井速見洪泉醉臥惛迷還知昔寶輙述衆情罔知陳具謹請開皇十三載八月十日

蔣山棲霞寺衆保恭等

請智顗講法華疏

棲霞寺衆保恭等和南竊以瞻慕明德灰管屢遷展覲以來炎涼兩隔伏飡至法用稟教門定水澹而無

涯詢峰高而不極至如止觀方等之義龍樹馬鳴之文莫不殫其理窟究其沖妙恭雖不敏少游講席竊翫南北經論法師三十餘年求其奧旨不悟觀諸法海寄在餘生所冀傾蠡猶欣飽腹然道安之遇澄上人便稱北面惠永之逢遠上首卽創東林是知得奉勝人須安勝地者也恭雖跡薄竊欽往彥但所居棲霞寺者宋代明徵君宅僧紹之所建立也鐫山現像疏巖敞殿似若飛來無慙踴出若其林泉爽麗房宇縈紆桂嶺春芳雲窗晝歇自昔高行是用游寫故寺衆齊誠請延威德惟願傍觀最哲爰降彼居依經受

用必垂納處所有園田基業具在別條謹共開府士柳顧言諮成斯誓度金剛之域與鷲嶺而長存法寶斯傳等雖山而不滅謹疏開皇十五年八月六日保恭等疏

釋吉藏（姓安本安息人隋初止會稽嘉祥寺煬帝晉蕃置四道場召入慧日唐初終）

與智顗書

吉藏啓景上至奉旨伏慰下情薄熱不審尊體何如伏願信後寢膳勝常誨授無乃上損吉藏粗蒙隨衆拜覲未即伏增戀結願珍重今遣智照還啓不宣謹啓

又

景上至奉師慈旨不勝踊躍久願伏膺甘露頂戴法橋吉藏自顧慵訥不堪指授但佛日將沈羣生眼滅若非大師弘忍何以克與伏願廣布慈雲啓發矇滯吉藏謹當竭愚奉稟誨誘窮此形命遠至來劫伏願大師慈垂加授夏亦竟即馳覲今行遣智照諮問謹啓

又

吉藏啓景上未至數日之間便爾感夢又景上至已後仍復得夢一二智照口述景上尋皈亦因委諮謹啓

請智顗講法華經疏（吉藏百餘人奉請講法華不赴）

吳州會稽縣嘉祥寺吉藏稽首和南伏聞山號崩嵬道安登而說法峰名匡岫慧遠棲以安禪未若茲嶺宏麗接漢連霞濬壑飛流衝天灌日赤城丹水仙宅奧區佛隴香爐聖果福地復經擅美孫賦稱奇智者棲憑二十餘載禪慧門徒化流遐邇昔同壽英彥幾解通經法淨俊神正傳禪業若非道叅窮學德侔補處豈能經論洞明定慧兼照至如周旦沒後孔丘命

世馬鳴化終龍樹繼後如內外不墜信在人弘光顯大乘開發秘教千年之與五百實復在於今日南嶽叡聖天台明哲昔三業住持今二尊紹係豈止灑甘露於震旦亦當振法鼓于天竺生知妙悟魏晉以來典籍風謠實無連類釋迦教主童英發疑盧舍法王善財訪道敢緣前迹諦想崇誠謹共禪衆一百餘僧奉請智者大師演暢法華一部此典衆聖之喉襟諸經之關鍵伏願開佛知見耀此重昏示眞實道朗茲玄夜庶以三千國土來稟未聞百劫後生奉遵大義築場戒節析木將臨搖落山莊玄黃均野桂巖玉藻

菊岸華榮彌切聲聞之心頗傷緣覺之抱吉藏仰謝
前達俯愧詢求兢懼惟深但增戰悚謹請（開皇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釋智越（姓鄭氏南陽人智者授以禪法深達五門窮通六妙）

賀晉王爲皇太子啓（開皇二十年晉王立爲皇太子智顗弟子智越遣僧使灌頂智璪奉啓入京稱賀并謝創寺新成）

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門智越一衆啓伏惟殿下膺
德自天恭膺儲副生民慶賴萬國歡寧凡在道俗莫
不舞抃況復越等早蒙覆護曲奉慈惠不任悅豫之
誠謹遣僧使灌頂智璪等奉啓以聞謹啓

衆謝造寺成啓

仁壽元年十月三日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門智越
一衆啓伏聞龍樹遷化天竺爲立伽藍寶誌云亾梁
國盛脩開善良由菩薩本誓互相顯發凡是聲聞但
知稱讚伏惟亾故和尚具難思之德作天人之師安
禪涅槃示希有事披按經律千載一聞妙德昭彰與
于聖世伏惟尊師重道爰繕伽藍建立之所甚得山
相先師嘗言其地必待良緣追尋此記彌會今日卽
寺居五峰之內夾兩澗之流堂殿華敞房宇嚴秘方
之淨土用集神仙成就已來先師恒垂影迹聖境雖
遥有感斯應旣興塔廟故現靈奇爰示諸佛咸同攝
受越等庸薄謬齒門徒仰慙棟宇俯勵心力常于寺
內別脩齋懺恒專禪禮庶藉熏脩奉酬聖澤不任喜
荷謹遣使灌頂智璪奉啓謝聞謹啓

皇太子登極衆遣賀啓

天台寺沙門智越一衆啓竊聞金輪紺寶奕世相傳
重離少陽時垂御辨伏惟皇帝菩薩聖業平成纂臨
洪祚四海萬邦道俗稱幸越等不任喜踊之至謹遣
僧使智璪奉啓以聞謹啓仁壽四年十一月三日括

州臨海縣天台寺僧智越等啓

煬帝勅答

皇帝敬問括州天台寺沙門智越法師等餘寒道體
如宜也僧使智璪至得書具意（大業元年正月十三日）

衆謝啓

天台寺沙門智越等啓使智璪還奉宣正月十三日
勅旨幷施物五百段謹卽集衆佛前敬對使人如法
呪願越等有幸喜逢聖世伏蒙慈勅喜懼已隆復領
厚賚恩賜彌重竊惟輪王地水已覺難消況天府妙
物寧恭受用庶藉勅慈又承佛力罄竭心膂導師遺

訓專脩禮誦上答天澤不任悚荷之至謹附揚州使
奉謝以聞謹啓大業元年三月十七日

輿駕巡江都宮寺衆參啓

天台寺沙門智越一衆啓仲秋已冷伏惟皇帝陛下起居万福越等早蒙垂覆曲荷慈恩山衆常得安心奉國行道伏聞輿駕巡撫江都寺衆欣踊不任馳戀之誠謹遣僧使智璪奉啓以聞謹啓大業元年八月三十日

釋智璪俗姓張氏清河人從天台受道智者

請天台寺名啓

大業元年煬帝於前爲智者造寺權因山稱經論之內復有勝名可各述所懷朕

自許擇諸僧表戒師有行者聖表寺爲禪門五淨居僧使智璪啓聞帝勅云此是我先師之靈瑞即用即用可取大牙殿牓塡以雌黃書以大篆付使人安寺門

昔陳世有定光禪師德行難測遷神已後智者夢見其靈云今欲造寺未是其時若三國爲一家有大力勢人當爲禪師起寺寺若成國卽清必呼爲國清寺伏聞勅旨欲立寺名不敢默然謹以啓聞謹啓國清百錄

釋法經等

上文帝論衆經目錄書

大興善寺翻經衆沙門法經等敬白皇帝大檀越去五月十日太常卿牛弘奉勑須撰衆經目錄經等謹卽脩撰摠計衆經合有二千二百五十七部五千三百一十卷凡有七卷別錄六卷摠錄一卷繕寫始竟謹用進呈經等又敬白仰惟無上法寶道洽無窮像運中途緣被茲土昔方朔覩昆明下灰令問西域取決劉向校書天閣錄載已見佛經方知前漢之世正法久至非爲後漢始流此地矣但自道涉情華眞僞玄隔人斟宗敬雖有若亡又致明帝夢感金容親應者當是聖道憑籍皇王大啓弘奉之端耳於是發使西域專求佛經緣此摩騰法蘭創出四十二章世高支讖廣譯諸餘經部是後通道之士相尋而至爰曁

魏晉京洛之日雖有支謙康會騁宣於金陵竺護蘭炬飛譯於雍洛然而信敬尚簡奉行固微比逮東晉二秦之時經律粗備但法假人弘賢明日廣於是道安法師創條諸經目錄詮品譯材的明時代求遺索鈌備成錄體自尒達今二百年間製經錄者十有數家或以數求或用名取或憑時代或寄譯人各紀一隅務存所見獨有揚州律師僧祐撰三藏記錄頗近可觀然猶小大雷同三藏雜糅抄集參正傳記亂經考始括終莫能該備自外諸錄胡可勝言僧衆既未獲盡見三國經本校驗異同今惟且據諸家目錄刪

簡可否揔摽綱紀位爲九錄區別品類有四十二分九初六錄三十六分略示經律三藏大小之殊粗顯傳譯是非眞僞之别後之三錄集傳記注前三分者並是西域聖賢所撰以非三藏正經故爲别錄後之三分並是此方諸德所脩雖不類西域所製莫非毗贊正經發明宗教光輝前緒開進後學故兼載焉又法經等更復竊思諸家經錄多是前代賢哲脩撰敬度前賢靡不皆號一時稽古而所脩撰不至詳審者非彼諸賢才不足而學不周直是所遇之日天下分崩九牧無主名州大郡各號帝畿壃埸艱關竝爲戰

國經出所在悉不相知學者遥聞終身莫覩故彼前哲雖有才能若不逢時亦無所申述也當今經等識學誠不及古而宿緣多幸運屬休辰四海爲家六合清泰殊方異俗死若目前正朔所班書軌無外又皇帝大檀越雖復親綜萬機而躭道終日興復三寶爲法輪王永闢四趣之門大啓天人之路在域羣生莫不蒙賴而況經等夫何復論所恨識慧無長猥參嘉運不能盡獲三國經本及遺文逸法造次脩撰多有罔昧進思退省慙慨良深敬白泉經目錄

釋道林姓李同州郃陽人唐武德初終梁山之陽阿

啓文帝

道林出家入太白山惟法檢心更無營拯開皇之始創啓玄宗物度七人選窮超楚有司加訪搜得林焉文帝親命出家苦辭不可乃啓云云帝曰名實相副其來久矣禪師但祿公府身任山栖林不從乃逃還太白

貧道聞山林之士往而不返浩然之氣獨結林泉望得追蹤既往故應義絶凡貫陛下大敞法門載清海陸乞以此名遺虛仰者續高僧傳

釋曇延

臨終遺文帝啓

曇延姓王氏蒲州桑泉人住京師延興寺器識弘偉英辯難繼爲文帝所禮重開皇

八年臨終遺啓文帝帝聞哀慟罷朝三日贈物五百段設千僧齋

延逢法王御世偏荷深恩往緣業淺早相乖背仰願至尊護持三寶始終莫二但末世凡僧雖不如法簡善度之自招勝福續高僧傳

釋海順

致道傑書

海順姓任氏河東蒲坂人以法輪罕遇遂欣禪味有沙門道傑者穎秀定慧希慕風景乃致書傑得書美其銳情玄暢也報之順疾遂不果行

敢稽首大師門下每欲理靜攝心山泉畢志但以無明大夜非慧炬不輝故栖寄法筵聽覽玄旨至於人

物聚集頗勞低仰況乃大限百年小期一念儻從風燭前路奚憑所以策駑駘之疲想千里之遠定門玄妙輒希趣入逆其不逮益用盤桓伏願開含養之懷退人以禮

釋道傑 姓楊氏河東安邑人住蒲州栖巖寺

報海順書

促路非騏驥之逸響濯木豈是鸞鳳之栖息故當引水而沐枯魚戢翼而朋寡鶴耳脫其不爾幸無略光陰 續高僧傳

釋智詵

答

智詵字惠成姓徐益州成都人隋初於長安敷揚律藏蜀王秀奏請還蜀住法聚寺道俗歸崇乃辭入龍居山幽栖深阻軌跡不通延出辭疾意欲登劒閣掃清井絡與詵書令歸國化使略答云攜得書示軍衆先作禮曰人物爭歸律師之力也以唐武德元年終○此書本傳載與何人未有明確考南北藏並同當是辭疾之下脫落一段攜是其所與人名也據書語亦蜀人

辱使至止拜以誠言披閱循環一言三復文清淥水理破秋毫貧道戒行多闕化術無方宅身荒谷四十餘載狎魚鳥侶樵歌習禪那思般若以此卒歲分塡溝壑不謂耆年有幸運屬休明伏惟相王殿下德隆

三古道振百王公攘臂而歸舊里衣錦而旋本邑百姓有再生之期萬物起息肩之望搢紳君子捧玉帛而來儀慷慨丈夫委干戈而伏道昔長卿返蜀徒擅清文鄧艾前來未能偃武公華陽甲族井絡名家捧日登朝懷金問道劒南長幼並俟來蘇豈藉徵風自然草靡當勸諸首領越境悉迎 續高僧傳

釋洪遵

遺暉公疏

洪遵姓時氏相州人初住嵩高少林寺承鄴下暉公盛弘四分因往從馬聽徒五百覆講四分論了無命及後門盛集異學充堂遵乃束聯覆蹤捧入堂中便置之几上即命登座覆述吐納纖隱衆仰如山

伏膺有日都未見知是則師資兩忘敢以文疏見及 續高僧傳

天台佛隴山神

送釋智晞疏

智晞姓陳氏穎川人居天台佛隴創造伽藍雅經臺未構衆議香鑪峰檉柏木可共取之以充供養晞以山神護惜不可造次夜夢人送疏即便營辦採伐

香爐峰檉柏樹盡皆捨給經臺 續高僧傳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八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九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釋十九

疏

齊沈約

爲皇太子禮佛願疏文惠太子長懋武帝長子

維年月朔日皇太子某稽首和南十方諸佛一切賢聖夫至理可祈必憑誠於正覺極妙有感乃歸仰於眞如然後取證現前獲驗兹日去歲皇帝暫虧御膳小豫乾行四海震惶百司戰悚諱歷劫多幸夙世善

緣忝生王家叨守儲副臣子心地倍用焦迫禁門旦啓欣問豎之安寢扉早闢訪饍夫之宰秖樹獨園伏膺下拜伽藍精舍繞足頂禮百神警衛萬福具臻曾不信宿聖躬和悆豈非三寶之弘慈十號之法力既而天從心欲誠願克果今於崇正殿奉還法會千僧仍留百僧八關行道又度二十同日出家惟願藉此功德奉資皇帝陛下壽與南山共久年將北極俱長道懋嚳軒德高堯舜上界八萬之劫可期下方七百之祚未擬元良之位長守膝下之懽上嗣之所永保懷東之愛以兹法田奉中宮皇后殿下福履攸善無思不屆天毋之德厚載不能加任姒之盛坤儀寧足匹末及諸王妃主宮掖嬪房未來因緣過去眷屬竝同兹辰預此慈善又普爲積苦餓鬼受臯畜生三途八難六道十惡水陸蠢動山藪翾飛濕生化生有想無想皆藉今日慈悲咸蒙浣濯人天攝受幽顯證明庶憑衆力共相津濟謹疏

爲齊竟陵王解講疏二首

夫憑形輝化必由委氣之塗因方導理必同資天之質是以表靈邃瑞誕聖王宮駐彩辰緯停華日月故能積慈成聖累妙成空坦照路於道場拔迷根於苦

岸弟子蕭子良滌盥煩襟栖情正業肅萃僧英敬敷慧典窓藏奥文雲開雨散令魄晉丹逵日弦上朔士步凝想空明屬念雖神迹稍緬而遺塵在兹乃飾筵藻殿張帷盛邸絜誠秖事建斯寶集蘭泉波涌芳藹雲廻秘理探微玄況悠邈宗條既舉窮功允就論堂卷座義鼓停音乘此芳緣將升上住十方三世有識無爽

又

夫妙極衆象湛思必通理冠羣方有感斯應自鸞音輟唱圓光寢輝委華之相不傳踊地之符已遠行言

入道事難於造次一悟階空劾隔於俄頃若非積毫成仞累爝爲明無以方軌慧門維舟法岸弟子是用夕惕載懷惟日不足者也故敬集名僧演敷奧籍震微起滞輪動雲廻月𠲍含呂魄弦上日甘露既窮輟言寶座卷文罷席衣屣相趨仰惟先后禀靈娥德叶景軒度道載華嶽化洽汾陰早棄蘭宮夙違椒掖千乘不追萬鍾靡及終天之慕不續於短年欲報之誠恩隆於永劫敬捨軀服以充供施藉此幽通控情妙覺仰願聖靈速登寶位越四天之表記十號之尊惟茲三世咸證於此敢誓丹衷庶符皎日約別有南齊皇太子解講

竟陵王發講二䟽與此體不同而竟陵䟽後有頌今並不錄

爲南郡王捨身䟽南郡王子夏字雲廣武帝子爲明帝所誅

弟子蕭王上白諸佛世尊道德僧衆夫色固無象須必歸空三世若假八徼終散雖復廻天震地之威竆於寂滅齊冠楚組之麗靡救埃壤而嗜慾易繁毎疚心術捨施難弘用迷假照弟子樹因曠劫嚮報茲生託景中璇聯華日彩玉組夙紆蕃麾早建蘭池紫燕之乘擾於外閑黼帳翠帷之飾光於中寢徒以心源尚滯情路未昭識謝兼忘理慚獨悟不能叶調五氣綏御六神霜暑或褰風露時舛是以敷襟上寶栖誠妙覺敬捨肌膚之外凡百一十八種當令經衛夙理府絡時順萬祉雲翔百妖竆滌望北極而有恒瞻南山而同永又願宸居納祐則天均慶少陽介福儷日承休儲妃蘭膺祚之符皇枝廣惟祺之祚敬飾崇覺嚴置寶幄仰延息心旁旅清信勗茲弘誓證其幽疑庶可以感降禎和招對靈應玄塗匪昧要之無爽

捨身願疏

優婆塞沈君敬白十方三世諸佛本師釋迦如來安養阿彌陀世尊云云 一切衆聖今日道俗諸大賢德夫形非定質衆緣所聚四微不同風火亦異析而離

之本非一物燕肝越膽未足爲譬靜念求我無時可得而積此淪昏生生不已一念儵値曾未移時障習相蕩旋迷厥路横指空呼名之爲有豈已傷物日夜靡休蓄身外之財以充其慾攘非已之分用成其侈豈直溫肌饀腹若此而已哉至於積篋盈藏未嘗登體溢俎充庖既飫斯棄曾不知粟帛所從事非因巳悠悠黔首同有其分離多共寡猶或未均我若有餘物何由足仁者之懷不應若此侵他之財世稱爲盜盜之甚者孰過於斯幽顯推求無一或可君仰藉時來久乘休運玉粒晨炊華燭夜炳自此迄今歷年三

十遂乃服冕榮國裂土承家潤盈身已慶流僕妾室非懸磬俸有兼金救寒止於重裘而詩委餘襲冬夜既蒙累氈而猶有羸衾自斯已上侈長非一雖等彼豪家其陋已甚方諸窶室所邁寔多悟此非常事由諸佛有懷捨散宜光道場飢寒困苦爲患乃切布滿州縣難悉經緣其當稱力因事一旦隨年頭目髓腦誠難輕慕虧已贍物未易頓行誓欲廣念深恩積微成著施路檀門冀或能踐以大梁天監之八年年次玄枵日躔鳥度夾鍾紀月十八在於新所創蔣陵皇宅請佛及僧髣髴祇樹息心上士凡一百人雖果謝菴園飦非香國而野粒山蔬可同屬饜兼捨身資服用百有一十七種微自損撤以奉現前衆僧夫室家患苦刀俎非切制除蕭散形質超然蠢彼羣生咸有佛性不因翦削此路莫由緣業舛互世諦煩記變形改飾即事爲難故關以八支導彼清信一日一夜同佛出家本弘外教事非僧法而世情乖舛同迷斯路招屈名僧賓之虛室主人高臥取逸閑堂呼爲八關去之實遠雖有供施之緣而非斷漏之業約今謹自卽朝至于明旦排遣俗累一同善來分留上德勗成微志藉此輕因庶證來果功德之言非所敢及

梁簡文帝

爲諸寺檀越願疏 按疏簡文時尚爲晉安王

菩薩戒弟子蕭綱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佛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尊法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聖僧積習長夜輪轉覆灰末劫易危煩流難拯不樹兩門豈脩二翼常恐虛蕉染惑永結駛河愛藤懸綱長垂若岸敢承三寶覺悟之力於幽顯前發弘誓願今願爲武當山太平寺并此鎮皇楚白塔同安習善延明頭陀上鳳林下鳳林廣嚴等寺皆盡形壽永爲檀越雖七寶四事多謝往賢一念片言庶符般若方類不滅之燈終非起煙之螢以此功德仰福皇帝春宮家國內外咸同此善乃至天龍八部六道四生普皆蒙福

爲人造丈八夾紵金薄像疏

比丘某甲敬白竊以慧日潛影慈輪罷應業逐惱飄愛隨情熾徒懸衣珠抱名珍而弗悟肸歎葉金惑空言而啼止自非表玆勝業樹彼妙緣何以去此心堂移玆身窟故水精龍塔永愴恨於遺髭明鏡石龕獨徘徊於留影某甲久發誓願遍爲六道四生造夾紵丈八佛像一軀歲月已流因緣易奪常恐暫有之身

忽隨晝水還無之報颰爾電光今便建立誠心遂兹
本誓使聚月見容金山表跡見形善發聞名惡捨拔
六根之痛惱去五燒之焚灼但四寶屢空七財多匱
仰雙蓮而獨慨覩卍字而無由儻能薄離五家微捐
四事結此冥慈共成因果則衆毳之功非唯昝世散
華之報方驗來緣語善無奢在言多恧謹言

爲人作造寺疏

郢州某甲敬白竊以布金須達表精舍於給園影石
仙人造伽藍於離越莫不事表區中心憑眞外但四
纒惑惱去善源而無滌五濁重蠒非慧刄而安揮故

以愍彼濕薪傷兹滴器今於郢州某山爲十方僧建
立招提寺縈負郊原面帶城雉枕倚巖壑吐納煙雲
重門洞啓未創飛行之殿步欄中霤猶寡峦石之功
嚴飾之理難階缾鉢之資巳罄道俗儻能微留善念
薄獎勝緣則事等觀香義同錫乘昔人脩檀手雨七
寶前賢薄施掌出雙金福有冥移言無多遜謹疏

陳永陽王伯智

解講疏

菩薩戒弟子陳靜智稽首和南十方常住三寶幽顯
冥空現前凡聖伏惟法王法力憫三界之顚愚無漏
無爲開一乘之奧典深宗絕稱仰蓮華以立名實智
難思借寶珠而喻理殷勤弘接始則大事因緣指掌
言提終令小乘解悟接須彌擲世界未是爲難開秘
密導蒼生斯爲匆易天台顗闍黎遊浪法門貫通禪
苑有爲之結巳離無生之忍現前仰屈來儀闡揚極
教高軒層殿廣闢齊宮聖衆雲集仙羣霧委俱奉傳
燈之曜共把懸河之流法侶忻慶神祇踊躍弟子飄
蕩業風沈淪愛水雖餐法喜弗祛蒙蔽之心徒仰禪
悅終懷散動之慮但日輪馳騖曦和之轡不留月鏡
廻軒嫦娥之影難駐適啓金函便收寶軸法輪輟軫

鷲嶺之說何期清梵停音魚山之唱方息有離有會
難息奚言愛法敬法潺湲無已謹於今月十三日解
講功德仰設法會幷度人出家又觀音菩薩法身大
士拯危拔難利益人天奉造靈儀即日鎔鑄用斯福
善上資清廟聖靈又奉爲即日至尊願御勝勝常安
德宮太后菩薩寢興納豫皇太子起居萬福諸王諸
主咸保嘉慶未及弟子自身幷息諶等內外眷屬一
切因緣壽命長遠身心快樂惟願顯揚三寶通達五
乘戒與秋月俱明禪與春池共潔生生世世與闍黎
及講衆黑白見聞覺知恒結善友恒將濟度還同智

積奉智勝如來便似藥王覲雷音種覺或見生安樂世界或處兜率天宮俱蕩三乘行俱向一乘道恒沙菩薩爲等侶恒沙國土爲佛事得法自在得心自在同脩七覺分同趣三菩提虛空有邊此願無盡仰希幽顯證明法界怨親同入願海迴向薩雲若爲無所得故並廣弘明集

隋晉王廣

受菩薩戒疏

使持節上柱國太尉揚州總管諸軍事揚州刺史晉王弟子楊廣稽首奉請十方三世諸佛本師釋迦如

來當降此土補處彌勒一切尊經無量法寶初心以上金剛以降諸尊大權摩訶薩埵辟支緣覺獨脫明悟二十七賢聖他心道眼乃至三有最頂十八梵王六欲天子帝釋天主四天大王天仙龍神翬騰隱顯任持世界作大利益守塔衛法防身護命護淨戒無量善神咸願一念之頃承佛神力俱會道場證明弟子誓願攝受弟子功德竊以識暗萌興即如來性無明俯墜本有未彰理數斯歸物極則反欲顯當果必積于因是調御世雄備歷生死草木爲籌不可勝計恒沙集起固難思議深涂塵勞方能厭離法王啓運本化菩薩譬如日出先照高山隨逗根宜權爲方便如彼衆流咸宗大海弟子基承積善生在皇家庭訓早趨貽教夙漸福理攸鍾妙機須悟恥崎嶇於小逕希優游於大乘笑止息於化城誓舟航於彼岸但開士萬行戒善爲先菩薩十受專持最上喻造宮室必因基址徒架虛空終不成立弗揆庸懵抑又聞之孔老釋門咸資鎔鑄不有軌儀吾將安仰誠復釋迦能仁本爲和尚文殊師利冥作闍黎而必藉人師顯傳聖授自近之遠感而遂通薩陁波崙罄髓於無竭善財童子忘身於法界經有明文敢爲臆說深信佛語

聿遵明導天台智顗禪師佛法龍象童眞出家戒珠圓淨年將耳順定水淵澄因靜發慧安無礙辨先物後己謙挹盛風名稱普聞衆所知識弟子所以虔誠遙注命檝遠延每畏緣差值諸留難亦既至止心路豁然及披雲霧即銷煩惱謹以今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總管金城設千僧蔬飯敬屈禪師授菩薩戒戒名爲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歸親奉極以此勝福奉資至尊皇后作大莊嚴同如來慈普諸佛愛等視四生猶如一子弟子即日種羅睺崇生生世世還生佛家如日月燈明之八王子如大通智勝十六

沙彌眷屬因緣法成等侶俱出有流到無爲地平均六度恬和四等衆生無盡度脫不窮結僧那於始心終大悲以赴難博遠如法界究竟若虛空具足成就皆滿願海楊廣和南

釋智顗

發願疏

吳縣維衛迦葉二像願更聚合脩復鄮縣阿育王塔寺頹毀願更脩治剡縣十丈彌勒石像金色剝壞願更莊嚴右三處功德乞脩沙門某敬白

稽首和南三世諸佛伏惟法身無像隨機顯現淨土

不毀人衆見燒滬瀆浮來靈塔地涌剡山天樂通夢陸咸三處尊儀表代三世慈善根力利益斯土但年深歲曩聖跡凌遲諸佛影像若淪衆生善根無寄某宿世有幸忝預法門德行輕微功業無取謬爲道俗所知顧影羞躬無以自處上慙三寶無與顯之能下愧羣生少提拔之力刻骨刻肌將何所補幸值明時棟梁佛日願賴皇風又承衆力將勸有緣脩治三處先爲與顯三世佛法次爲擁護大隋國土下爲法界一切衆生若塔像莊嚴則紹隆不絕用報佛恩若處處光新國界自然殊特妙好則報至尊水土之澤若見聞者發菩提心則利益一切種出世業但久域此心緣障未果此際赴期西出氣疾增動毒器坏瓶固非保惜先以身命奉給三寶謹聽威神若形命停留能生物善不汙佛法者伏聽使乞早除差行願速圓若命雖未盡方多魔障損物善根汙亂佛法者豈須停世願早灰滅滅後以諸誓願付囑後人使經紀脩立乞三寶加建速得圓滿前於佛隴金光明道場已發此願今重於石尊再述愚誠伏願聖凡重垂攝受謹疏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並國清百錄

右各爲疏備存一體其它顯儀唱導之文尚夥大式亦類既以文獨今不槩錄

廣陵梅咸祚閱釋十九卷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九終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十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道一

周

鬼谷先生

遺蘇秦張儀書

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鬼谷山因以爲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勉之○隋書經籍志鬼谷子三卷列縱横家皇甫謐注楚人周世隱於鬼谷高似孫曰唐志以爲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爲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族姓名字僊傳拾遺云鬼谷先生姓王名詡凝神守一朴而不露在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

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秋不得久茂日數將冬時訖將老子獨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與天下人有仇怨蓋所居者然也子見嵩岱之松栢華霍之梓檀乎上葉干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猿猱狖下有赤豹麒麟千秋萬歲不逢斧斤之伐此木非與天下人有骨血亦所居者然也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夫二君痛夫二君殷芸小說○洪邁容齋四筆載此書末云痛哉夫君

同前袁淑真隱傳

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尺之蔭身被數千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又不見嵩岱之松柏華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歲不逢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亦所居然也此與下即前書

波一作風又一作子　逢一作受亦一作益

同前道與仙體道通鑑

鬼谷晉平公時人姓王名詡受道于老君居青溪之鬼谷因以爲號蘇秦張儀問道於先生先生曰聞道易脩道難二子世心未冥可學游說以適今時之宜必得相其國矣必不得相其死矣若不懼之當相傳二子請學之三年辭去先生云二子輕松喬之永壽貴一旦之浮榮惜哉後復遺其書

二君足下勤勞駟馬功名赫赫九州稽首春榮到秋不得久茂日數將盡時訖將老子不見河邊之木乎僕馬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所居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柏乎華霍之梓檀乎葉干青雲根洞三泉千秋萬歲無斤斧之患

蘇秦張儀答鬼谷子書

伏以先生秉德含和之中遊心青雲之上飢必啖芝草渴必飲玉液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將書

戒以行事儀以不敏名聞不昭入秦匡霸欲翼時君刺以河邊喻以深山雖復素聞誠銜斯旨 小說

齊

涓子 齊人好餌术至三百年乃見于齊受伯陽九仙法著琴心三篇又著天地人經四十八篇在世二千八百年

遺蘇林書

林字子玄濮陽曲水人衛靈公六年生師華山仇先生致休於涓子涓子授以秘訣告林曰吾被帝召上補中黄四司大夫領北海公去世無復日也後林詣涓子寢静之室得書一幅以遺林林省書流涕徬徨拜空涓師之跡亦絶矣林奉法修行以漢神爵二年被玄洲召爲眞人上領太極中候大夫

五斗三一大帝所秘精思二十年三一相見授子書矣但有三一長生不滅況復守之乎能存三一名刋玉札況與三一相見乎加存洞房爲上清公加知三元爲五帝君後聖金闕帝君所以乘景迅靈周行十天實由洞房三元眞一之道吾餌术精三百年服氣五百年精思六百年守三一三百年守洞房六百年守玄丹五百年中間復周游名山看望八海回翔五嶽休息洞室樂林草之垂條與鳥獸而相激川瀆吐精丘陵蓊鬱萬物之秀寒暑之節弋釣長流遨遊玄瀨靜心山岫念眞養氣呼召六丁玉女見衛展轉六合無所羈束守形思眞二千八百餘年實樂中仙不求聞達今卒被召上補天位徘徊世澤惆悵絶氣吾其去矣請從此別子勤勗之相颸室也 眞僊體道通鑑

同前 紫陽眞人周季通内傳

斗中三一宜以節日祀之爲二十年三一見矣見則長生成仙家有三一長生不滅能存三一名上玉札能存洞房與天相望能存三元上爲眞仙皇天上淸金闕帝君所以乘雲迅龍周行九天者寔洞房三元眞一之事也吾食术精三百年服氣五百年精思六百年守三一三百年守洞房六百年守玄丹五百年

周游名山看望八海徊遊五嶽休息洞室樂林草之垂條忻鳥獸之相噭川瀆吐精丘陵蓊鬱百物之秀寒暑之節弋釣長流遨遊玄瀨靜心山岫念眞養氣呼召六丁玉女見衛展轉六合無所不逮守形思仙二千。七百餘歲實樂中仙不營當世今卒被召請從此別 内傳云涓子是臨去之時著書與子玄別玄丹者泥丸也其義出太上素靈經守三一得爲地仙守洞房得爲眞人守玄丹升太微宫也勤而行之自得此書此言信矣非賢愼泄之眞人之言不得見太平有志道而隱者可示此書耳子其愼之寧勿宣○周子受道眞書目金闕帝君受三元眞一東海小童傳涓子涓子傳蘇子蘇子傳周子○内傳注云募召法主本本是隆安三年○又注云周君後漢元鳳元年太歲辛丑七月五日巳卯生到元康元年太歲丙辰師蘇君受三一貞白條例云有三千四百八十

八字今數有三千四百八十九字不知何字是長不容輒試　按條例則此書皆非全文矣○三元眞一經五斗三一大帝所祕精思十二年三一相見授子書矣但有三一長生不滅況復守之乎能守三一名刊玉札況與三一相見乎如存洞房爲上淸公加之三元爲五帝君後金闕帝君所以乘景迅雲周行十天者寔由洞房三元眞一之道也世之學者皆尊守一當令心朴神凝體專誠感所以百念不生精意不散但有三月內視注心一神繫念不散專氣致和由朴之至也得之速也自朴散眞離莘爲立起爭競亂生故一不卒感神不卽應非不欲件存之者不專思之者不審故起積年之功絕有髣髴丌三一之法上清眞書之首篇高上之至道神仙之術途衆眞之妙訣子能守一一亦守子子能見一一亦見子一須身而立身須一而生守一之戒戒於不專專後不久久不能精精不能固固而不恒則三一去矣身爲空宅　按此似其前段

答桑轎

吾子來問云有死亡而復有神仙者事兩耶子不知乎言固可兩有耳艸木皆春生秋落必矣而有松柏之倫芝英萍實竹篁戒火長生不死者何惟乎僊耶

秦

姜叔茂

秦孝公時封巴陵侯得道於句曲山種五果五辛菜貨之以市丹砂在蓬萊爲左卿○陶隱居眞誥云秦孝公時未幷楚置郡巴陵縣始晉初立恐是巴蜀之巴也○茅山志云定籙君喚言秦時有道士周太賓及巴陵侯姜叔茂者來往山下種五果幷五辛今名此地爲姜巴路者是矣

與太極官僚書

昔學道於鬼谷道成於少室養翮於華陽待舉於逸域時乘飇輪宴於句曲悟言永歎代謝之速物存人亡我勞如何　眞僊體道通鑑○道成茅山志作得道飇輪作飇車宴於眞誥作宴我

安期生

與始皇書

安期生者瑯琊人賣藥海邊老而不仕時人謂之千歲公始皇東遊請與語三日夜賜金璧直數千萬出置阜鄉亭而去留赤玉舄爲報幷書與始皇

後數十年求我於蓬萊山下　高士傳○列僊傳云始皇卽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後數十年一作後數年

蜀

張仲子

卽周宣王時之張仲也化書謬矣聊爲附錄

上蜀王開明書

時爲蜀神自敘

武都山精化爲女子色美而豔蜀中所無有聞於王開明尚王見而悅之納以爲妃無幾物故王念之不已築墓使高以示不忘武都長人費氏五丁從而媚王以大力故負武都山土增壘之不日墓與山齊王名之曰武擔山謂妃死而懷土也既而王親信之寵周之日侍左右曾不暫捨王亦多力侍勇既得五丁自謂空拳可以格戈戟奔走可以敵車騎於是不修邊備至撤亭陣罷烽燧予既爲之神享其血食且彊泰接境慮有不測乃化一文士自稱北郭張生叩閣上書王不說時五丁在前怙王之寵欲來見辱予乃隱而不見五丁以予爲妖又曰此殆北郭張仲子也於是戮予廟貌予亦不較焉

臣聞專德者昌專力者亡昔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在廷之臣姓氏昭然未有以力爲專者但匹夫之勇不可以爲恃絶人之技不足以威敵飛廉惡來無救於商辛羿射奡舟竟死於非命近世三狄長大多力卒加誅勠令邊隅費氏昆弟五人初無道德以力爲任王以其身相長大而賢之乃不修武備臣以謂費氏之力一可當十以至百人爲敵力無施矣若以置諸臺皁列爲僕御俾其倮股肱執射馭奔走從事則可若以爲折衝鄰國則不可要其所比不過赤白長狄三者之如也臣願謹先王之慶基嚴彊秦之邊備無以匹夫之勇而弛三軍之令梓潼帝君化書

漢

武帝

與車子侯家詔洞仙傳云車子侯扶風人武帝愛其清淨稍遷其位至侍中一朝語家云我今補仙官此春應去至夏中暫還武帝思之乃作歌

春時子侯於北館與家別初學記

西王母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虛九光龜臺金母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姓緱氏名婉衿一云姓楊名回蓬髮戴勝虎齒善嘯與東王公共理二氣治崑崙西北隅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隸焉見老君中經山海經集仙傳諸皐記

問上元夫人漢武帝內傳但云侍女問答亦不云書

元封元年七月七日王母降於漢武帝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聞帝見侍女下殿俄失所在須臾郭侍女返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問上元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籙者也

王九光之母敬謝但不相見四千餘年矣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劉徹好道適來視之見徹了了似可成進然形慢神穢腦血淫漏五臟不淳關胄彭孛骨無津液脈浮反升肉多精少瞳子不夷三尸狡亂玄白失時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吾久在人間實爲臭濁然時復可游望以寫細念庸主對坐悒悒不樂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

上元夫人答問王母上元道君弟子也亦玄古已來得道總統眞籍亞於龜臺金母所降之處多使侍女相聞已爲賓侶焉

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事遂替顏色近五千年仰戀光潤情係無違密香至奉信承降尊於劉徹處聞命之際登當命駕先被太帝君勑使詣玄洲校定天元正爾暫往如是當還還便束帶願暫少留茅君傳云西母攜王君茅盈以詣固衷之宮固衷盈之弟也西母撫背告之曰汝道雖成所聞未足我有所授汝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聞云但不相見四千餘年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可暫來否當此相待上元夫人遣一侍女答曰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事遂違顏色近五千年仰戀光潤情係無違密香至奉信承降尊於茅固處聞命之際即當飾駕先被大帝君勑使詣希林校定

上元之錄正尔暫往如是當還還便束帶頸暫少留茅固問王母不審上元夫人何眞也曰三天眞皇之母上元之高眞統領十方玉女之名籙者也按此一作王母降漢武帝一作降茅君其辭並同均不足憑也

青眞小童答上元夫人

青眞姓延陵名陽字庇華形有嬰孩之貌故仙宮以青眞小童爲號

上元夫人與王母在漢武帝殿中命侍女紀離容徑到扶廣山勅青眞小童出六甲左右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當以授劉徹也須臾侍女還捧五色玉笈鳳文之蔟以出六甲之文至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天火燒柏梁臺眞形圖靈飛經籙十二事靈光經及自撰所受凡十四卷并函並失王母當知武帝既不從訓故火災耳

弟子阿昌言向奉使絳河攝南眞七元君檢校羣龍猛獸之數事畢受教承阿母相詣劉徹家不意天靈至尊乃復下降於臭濁中也不審起居比來何如侍女紀離容至云尊母欲得金書祕字六甲靈飛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劉徹輒封一通付信曰徹雖有心實非僊才詎以此傳泄於行尸乎昌近在帝處見有上言者甚衆云山鬼哭於叢林孤魂號於絕域興師旅而族有功忘賞勞而刑士卒縱橫白骨煩擾黔首淫酷自恣罪已彰於太上怨已見於天氣囂言互聞必不得度世也奉尊見勑不敢違耳 並漢武帝內傳

東方朔

姓張氏論衡云姓金氏變姓易名遊宦漢朝外有仕宦之名內乃度世之人王母嘗指朔謂武帝曰此隣家小兒昔爲太上仙官斥謫人間及帝道喪朔乘龍飛昇

與親友書

不可使塵網名韁拘鎖怡然長笑脫去十洲三島相期拾瑤草吞日月之光華共輕舉爾 眞仙通鑑

王遠

字方平東海人位西極西城眞人鎮青城山九城賓室之天

召麻姑書

遠舉漢孝廉遷中散大夫棄官脩道得仙去過吳住胥門蔡經家既去十餘年七月七日復來經家因遣人召麻姑須臾信還不見其使但聞信語如此兩時麻姑至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召進行廚宴畢方平麻姑命駕昇天而去

王方平敬報久不到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

麻姑報王方平

麻姑載拜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拜敬無階煩信承來在彼食頃即到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未即去 神仙傳

與王朗訊

朗見魏

朗任會稽太守爲孫策所破功曹虞翻始欲送朗到廣陵朗惑方平言送南行又欲投交州翻諫曰此妄書耳交州無南岳安所投乎乃止

疾來邀我南岳相求 吳書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十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道二

晉一

雲林右英王夫人（名媚蘭字申林王母第十三女治滄浪山受署雲林夫人）

喻楊羲書（興寧三年乙丑諸眞時降羲家授令羲書兼示許穆父子○七月二十六日夜喻書見與勿答）

弱喪泂滌篤靈未盡倚仗異因雲梯未抗雖有懷於進趣猶未淵於至理矣君才實天工以清瀾凝浪於高韻志栖神乎太玄期紫庭而步空矣有心洞於飛滯柔翰蔚乎冥契也動合規矩等圓姝方靜和眞味吐納與音可謂縱挺良爲欣然矣然穢思不豁鄙吝內固淫念不漸靈池未澄將未得相與論內外之期汎二景之交耳夫失機者覺在能攻相釋有情今無妨矣雖蹔弭羣聽故克和也前塗①（謂應作逾字）邈此比非一漏緒多端當恒戰密苟情有愆散得隨事失悟言微矣將何以過之將何以遣之

授許長史書（八月七日夕授書令與許長史眞誥注云似答心未守雌之眞一也○一許雖玄挺高秀而質撓世跡故未得接眞今所授之事多是爲許立辭恐楊授旨蹟以示許耳）

清響散空神風灑林身超冥衢志詠靈音仁矣其人也欲以裴眞人本末示郄者可矣其必克諧不舍誘之心亦內彰也裴亦何人哉（郄即愔也小名方回裴眞人本末即是清靈傳也有謝過及七經之事故今示之）

又

虛和可守雄蕭蕭可守雌夫蕭蕭者單景獨往也君絳宮中渠（謂應作鉅字）能仰飛空同上上雲玄之涯不道易聞而患不眞書易得而患不行若專如此大天之中盡眞仙比肩也我亦無答於不能爲者心不定而欲書將欲沽之哉意不往而求眞似欲衒之也願告

許穆答右英夫人

穆奉被音告頻煩備至仰銜恩潤兗華彌煥披覽欣慶感荷罔極穆沈滯流俗豈忘拔迹輒已誓之中心思爲階漸考室東山栖景林壑此志必也此舉決也方當憑庇靈宗諮稟神規若此之心揆亦鑒之眞一之雌其道玄遠妙出祕領穆愆穢未蕩俗累未拔胷心淬濁精誠膚淺未敢預聞南眞哀矜去春使經師授以方諸洞房步綱之道八素九眞以漸脩行不敢

(㤿)(謂應作怠字)懈九眞至(須)幽靜人事雜錯患在未專耳
昔人學道尋師索友彌積年載經歷山岳無所不至
契濶險試備嘗勞苦然後授以要訣穆德薄罪厚端
坐徭室横爲衆眞所見採錄鑒戒繼至啓悟非一古
人有言非知之難其行之難夫人垂恩所賜自可徐
徐(須)(此須字長史自儗)移東山然後親授道之來也不計遲
速恩之隆也何限早晩命使願告敢不上答謹白(此長史答前右英論蜵一事者)

又(十二月十四日作與長史)

咀嚼玄句柔音蔚暢曲夾適宜辭喩標朗欽欽之詠

有由然也玄宗以安我其會矣(此所答長史之詩詩今不存)

告許長史

(右英夫人先是七月二十八日夕授詩與長史云世珍芬馥交道宗玄霄會振衣尋冥嗁迴軒風塵際良德映靈暉頽根栥華澍密言多儵福沖淨尚眞賢咸恒當象順攜手同衾帶何爲人事間日焉生患害十二月十六日授書長史長史答之○注云後十二月長史答書云咸恒之喩卽是酬此詩也)

該清道難通幽妙達許侯其人也方將曜靈方丘騰
躍暉霞身飛九天作則羣眞師傅金闕撫極種人其
德仁以融其教整以和可謂天秀標韻爲後民之圓
匠也斧子乃潛晨密煥秀霄空上托心玄宅神栖入

領心摽寂刃歸形太初志割姻親於内外寄幽會於
隱觀矣雖自思入庇重岫頽翳雲暉故叛父也若父
愚可也交當同編雲札列名靈簡運會相遇何以陳
之耶昔薛旅字季和往學眞道於鍾山北阿經七試
而不過卽長里薛公之弟也不過者由淫妖失位悋
鄙内滞石性不廻致敗其試耳然其人好慈和篤又
心愛嘯音鳳響及玄絃之彈是故虚唱凝神徽聲感
魂神不遂落由好嘯唱願鳳鳴之故矣長里先生燕
代周武王時人也先生比乞之於太上太上故故使
生(繫)(謂應作繼字)肇阿之陰運致欲其該微釋滞於染練

新暉速升虚之翅長里君之願也若(由)(謂應作猶字)徭波
不激淫忝(由)(謂應作愆字)出雖百過試之故亦昔之薛旅
耶師宗相期拂飾盡性苟能其事我亦罕勞賢者之
舉此復宜詳密告由來宿命之始想有(巳)(應作以字)悟也
燕氣内果外柔沈德樂景故其人聞北風則心悲覩
啓曜則懷泰思駿騄以慕騁嘉柔順以變蔚彼人之
心曷會不爾乎此則本鄉之風氣首丘之内感也苟
能信之君其諧矣如其(雍)(謂應作壅字)忝秉欲丹絳不暢
靈人携手而空反高友歛袂而迴晏神氣不盻其宅
寂通不鼓其目命矣夫固可悲耶(長里之弟本燕代人故此稱其谷氣)

以喩長史之心也

許穆答右英夫人

君惶恐言仁德流映高蔭彌綸每貽翰音恩逮纏綣旨諭有咸恒之順宗期則玄霄之會雖欽願榮崇欣想靈誥竊懼熠燿之近暉不可參二景之遠麗瞢彼之小宿難以厠七元之靈觀尊卑殊方高下異位俯仰自失罔知所據凡善誘者勤其切磋忠愛者憂其怠惰大易所以乾乾仲尼所以發歎於不倦者也自奉教以來洗心自勵沐浴思新其勸獎也摽明得道之妙致其檢戒也陳宿命之本迹淫恣所以喪基鄙

滯所以伐德雖盧醫之貢針艾扁鵲之獻藥石無以喩也子張存聖教於紳帶西董佩韋絃以自矯蓋以外戒内以義規心仰銜清訓謹書之丹懷藏之六腑奉以周旋弗敢失墜庶五難解凍於爐門七試飈靜於淵谷方將逍遙東山考室龍林靈構蕭蕭丘園沖深庭延雲駕之奇友堂列羽服之上眞句金錫五芝之寶滄浪施長年之珍期實夙夜之乃願信誓不敢誣於神明者也惟少鑒之君惶恐言此長史答右英前七月二十八日喩詩世珍芬馥交者幷酬前書論辭旅事

告許長史十二月三日

遺滯惔賴窮行德不亦甚佳乎不患德之不報所患種福之不多耳此一行則似乎福田也萬事云云盡可觸類矣

許穆答注云此即答遺滯惔書也○按右英遺滯惔書在十二月三日先是九月十八日夜喩詩云二景秀鬱玄霄映朗八方丹雲浮高晨逍遙任靈風鼓翮乘素飈竦眄瓊臺中綠蓋入協晨青軿鄭空同右揖東林帝上朝太虛皇玉賓剖鳳腦嗽酣飛藥漿雲鈞廻岀寢千音何琅琅錦旌召猛獸華幡正低昂香母析腰唱紫煙排揀梁總轡高清開解駕佳人房昔運挺未兆靈化順氣翔心眇玄涯感年隨積椿崇形甘垢臭味動靜失滄浪我友實不爾榮辱昨已忘是月二十五日又喩書云絳景浮玄晨紫軒乘雲征仰超綠闕内俯眄朱火城東

霞啓廣暉神光煥七靈翳映汜三濁流任自齊冥風纏空洞宇香音觸節生手攜織謂應作織字女舞併衿艶爪庭左徊青羽旗華蓋隨雲傾晏寢九度表是非不我營抱眞栖太寂金姿愈日嬰豈似愆穢中慘慘無聊生又吟云三轡抗紫軒傾雲東林阿○穆答所云猥惠新詩者指此諸詩也

穆惶恐言仁愛之至猥惠新詩雲藻綺絡金聲玉粲誠翰林之奇秀華錦之盛肆也義類淵微仰覽無射佩之丹心奉以周旋功德淺陋冥報巳重福田之喩敢不自勵憑託徽猷情若山海動靜啓悟塈垂矜錄

許穆惶恐言　詣雲林右英夫人机前

戒許長史

夫金玉山積猶非我也胠篋之擔往矣猶非已也營
晃之盛陳矣猶非貴也釆豔之芬華矣猶非眞也能
消而蕩之則淫忿之心亡也鄙滯之門閉矣尚眞之
覺漸也（千）謂應作阡字陌之情見矣如其不爾四者皆成
內賊之害外爲驩兜之患不去忿之不散無所復營
措於其間矣亦無事趣當爾也 戒長史也此三字本朱書亦應是右英夫人言也

爲道者實爲有勤苦斯人也可謂必得之矣 右二條長史㨾書

夫學道者當得專道注眞情無散念撥奢侈保冲白
寂然如密有所覩熙然如潛有所得專專似臨深谷
戰戰如履於氷炭始得道之門耳猶未得道之室也
所謂爲難者學道也所謂爲易者學道也寂然沉味
保和天眞注神栖靈耽研六府惜精閉牝無視無聽
此道之易也即是不能行此者所以爲難許侯研之
哉斧子㽕之哉 右右英所道今疏彼君勤（隨）謂應作隨字其事者有獲福者多也
之者禍敗積矣 范師言不知道誹應是鬼師范彊矣

與長史 五月二十日夜作

遵懃心香火有情向藥故有言消摩之愈疾謂其將
聞斯而請命耶 仙眞並呼藥爲消摩故稱消摩經也誦之亦能消疾也

又

應南翻而北騁既心口違矣夫捐薺以茹荼哂九成
而悅北鄙者 捐薺至此亦是抱朴博喻中語 我知其無識和音之聽
鑒也當永爲吉人爰及毋奴然所起是學而不思浚
井不渫葢肉人之小疵耳無乃此也今事結水禁猶
有可申若許長史能於靜中苦救之者則一門全矣
亦是師主祭酒之亙請而爲德惠乎 劉遵祖善譚說殷浩向庾亮稱之後一會談論殊不合遂名之爲伞叔子鶴於是失名

答孔默 曾國人崇信道教爲廣州刺史○一本云孔嗣注云後人黠作謝安字孔氏孔默也似嚴兄弟長史父先爲嚴從兄坦前鋒督既有因緣故得此也

山嶽氣擾則強禽號於林川瀆結滯則龍虬慘於澤
此自然象也故豪盛徵覺將類獸告其駭浪玄數纖
兆而號咷徵乎治亂矣斯葢山川之盈縮非人事之
吉凶若墳附丘山誠與洴岫等波苟趣舍理乖則吹
萬之用不同也非靜順無以要謙非虛栖無以冥會
是故夗生之幾吉人不復豫苟思之無邪不爲禍害

告公 凡云公者皆簡文

德匠既凝玄範自天安危之事未亙問也公傾注甚
至所以未相酬者豫事難論耳頃天氣激逸陰景屢
變太白解體於二辰之中愆數於紫房之下王者惡

爲天子有憂上相座動今聊作讖密以相示有此及讖有掾寫在掾自記脩事後共紙尋眞綜廻文今難解耳今拘連相取又別疏出之其授之時雖當道其辭楊君後自更錯義皆是說晉代之事並有明徵也

相欺豈妙道要吾知之天祕能

有術金之萬尋師疾逆除惡子

自之制夷遂平世天命乘驅寶

奇龍者篡可悲眞間世復思宜

神熙逆歷有數在玆基無不無

兵隆誰定帝紘室來之皇愼地

先卒兒必虧金紛異五亂德天

火數失期座當變見遠凶匠制

規三由匠足不慮憂危撥係封

寸莫其測源劉知向有明施者

三五瑞天之代隆換迭相運推

精氣神妙二參儀愼凡傳人賢

精氣神妙參二儀愼凡傳人賢者施封天制地無不宜子能寶祕天知之吾道要妙豈相期自有奇神先兵規火寸三五天瑞之隆代迭換運相推明匠係德愼無思驅惡除逆疾尋思萬金之術龍之熙隆數卒三失由兒莫測其源劉向知有凶撥亂皇復基乘天命世遂平夷制逆者誰必定期匠不足慮憂遠危五世之間眞可悲篡歷有數帝座虧當見變異紛紛來金室在玆枕麝香一具於頸間辟水注之來絕惡夢矣常存三關佳也

紫微左宮王夫人名清娥字愈意王母第二十女鎮羽野玄壟山主教當得成眞人者

授楊羲書

興寧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夜紫微王夫人降義因下地請問眞靈既舟降於塵濁之人而手足猶未嘗自有所書故當是卑高迹邈未可見乎敢諮於此願誨蒙昧夫人因令復坐卽見授令書此以答曰○此楊君自述事也

夫汎景虛玄無塗可尋言發空中無物可縱流浪乘忽化遁不滯者也此二行皆浮沈冥淪倏遷灼寂是故放蕩無津遂任鼓風拖存乎虛舟而行耳故實中之空空中之有有中之無象矣至於書迹之示則揮形紙札文理曷注麤好外著玄翰挺煥而範質用顯默藻斯坦形傳塵濁苟騫露有骸之物而得與世進退上玷逸眞之詠下虧有隔之禁亦我等所不行靈法所不許也今請陳爲書之本始也造文之旣肇矣乃是五色初萌文章畫定之時秀人民之交別陰陽之分則有三元八會羣方飛天之書又有八龍雲篆

明光之章也其後逮二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爲龍鳳之章拘省雲篆之迹以爲順形梵書分破二道壞眞從易配別本支乃爲六十四種之書也遂播之于三十六天十方上下也各各取其篇類異而用之音典雖均蔚跡隔異矣校而論之八會之書是書之至眞建文章之祖也雲篆明光是其根宗所起有書而始也今三元八會之書皇上太極高眞清仙之所用也雲篆明光之章今所見神靈符書之字是也爾乃見華季之世生造亂眞共作巧末趣徑下書皆流尸濁文淫僻之字舍本効假是囂穢飧迹耳夫眞仙之人

曷爲棄本領之文迹手畫淫亂之下字耶夫得爲眞人者事事皆盡得眞也奚獨於凡末之麤術淫浮之弊作而當守之而不改玩之而不遷乎夫人在世先有能書善爲事者得眞仙之日外書之變亦忽然隨身而自反矣眞事皆邇者不復廢今已得之濁書方又受學於上文而後重知眞書者也鬼道亦然但書字有小乖違耳且以靈筆眞手初不敢下交於肉人雖時當有得道之人而身未超世者亦故不敢下手陳書墨以顯示於字迹也至乃符文神藻所求所佩者自復始來而作耳所以爾者世人固不能丁其端緒又使吾等不有隱諱耳冥中自相參解矣內外自相關矣又四極明科高上禁重亦自不聽我等復爲世間常書也我既下手子固不解亦將何趣兩爲煩濫耶此亦當闇其可否殆不足嫌想少暢豁於胷懷盡不自書之流分矣

南嶽魏夫人授楊羲書（名華存字賢安任城人司徒舒女適太保掾劉文於家得道爲紫虛元君上眞司命南嶽夫人主訓奉道當爲仙者楊羲自記云六月二十四日夜南嶽夫人見授令書此先是二十二日夕什任別室共論講道紫微南嶽二夫人聲氣語音殊下不解其趣今故授書此以答所共講者之疑心也）

若夫仰擲雲輪總轡太空手維霄綱足陟玉庭身升帝闕披寶歙青上論九玄之逸度下紀萬椿之大生遂竦景電肅千霞煥明眞言玄浪高談玉清以朱唇之流徽運日氣之零零爰乃吐烽却煙彈金奏瓊鑾音蒨粲鳳唱嘉聲耳若但應景下旋廻靈塵埃參鼞弊宇敖拂朝市來成眞才訓我弟子則玉振落響琳鐘內抑周目五濁契潤愆室神勞臭腥塡鼻歛氣遂閉蘭音於中華之元退案金聲之劣劣而發耳夫神者言徽於邇萬里必接奇韻雖觸鍇鑒無滯故眞理之既分聞遐則道高邈璞不肆瑩而致有卑微之聰

也今子乃有心覺之至將致嫌似之思外觀流俗之對內有遲疑之悟乎不運事宜亦已邁也望所營者道研咏者妙耳道妙既得高下之音必坦然矣此非所謀吾子加之至慮散蕩斯念宜慎之耳

授答許長史丑年八月七日夜

凝心虛形內觀洞房抱玄念神專守眞一者則頭髮不白禿者更𩬊未有以百思纏胷寒熱破神營此官務當此風塵口言吉凶之會身扉得失之門衆憂若是萬慮若此雖有眞心固爲不篤抱道不行握寶不用而自然望頭不白者亦希聞也玉醴金漿交生神

梨方丈火棗玄光靈芝我當與山中許道士不以與人間許長史也軫字亦應是琴凡作扉字者皆是琲音非扉扇之扉也

授示許長史八月十八日夜

含仁守慈發拔幽憂單心慈誘栖神靈鏡者許長史其人也所恨在於應物速招眞急耳夫浩挺虛映乃可守雌已求故當能守之守之益易恐亦宜無不可耶

授許玉斧書七月十五日

懃精者味玄之靈標也凝安者抱眞之寢衾矣子懃澡丹心競赴高嶺可謂務道之柄懃甚至也然道柔

眞虛守淡交物安靜任栖神乃啓煥耳要而言之躁疾非盡理矣違之者亦取勞乎

紫清上宮九華安妃名鬱嬪字靈簫太虛元君金臺李夫人少女諳龜山學上清道道成受太上書署爲紫清上宮九華眞妃賜姓安

授楊羲書

六月二十五日夜紫微夫人同安妃降羲妃授羲詩叙因緣冥會明夕衆眞復來妃曰欲復煩明君手筆書一事以散意忘言可乎乃徐徐徽言而授授畢復自取書視曰今以此書相諮慮豁其滯疑耳紫微夫人曰眞妃之詞盡矣論好之緣著矣玄運冥分使之然耳南岳夫人又見授書眞妃見夫人書乃笑而言攜手雙臺娛歎良會景斬同[illegible]於此齊乎

我是元君之少女太虛李夫人愛子也昔初學眞於龜臺受玉章於高上荷虎籙於紫皇秉瓊鉞於天帝受書於上眞之妃以遊行玉清也常數自手扉九羅足躡玄房霄形靈虛仰歡日根入宴七闕出轡雲輪攝三辰而俱升散景霞以飛軒也非不能採擇上室訪搜紫童求王宮之良儔偶高靈而爲雙接玄引奇友于帝郎矣直是我推機任會感度歷數俯景塵沫參龍下邁招冥求之雄追得匹之黨耳自因宿命相與乃有墨會定名素契玉鄉齊理二慶攜鴈而行匏爵分味醮衾結裳顧儔中饋內藏眞方也推此而往

巳定分冥簡靑書上元是故善鄙之心亦巳齊矣對景之好亦巳域矣得願而游歡兼昔旨豈不冥乎自然此復是二象大宗内外之配職耳實非所以變無反淡凝情虛刃靈刃七累遻任太素保眞啓玉單景八空之謂也秀寂高清鬱輿流霄使鳳歌雲路龍吟虎嘷天皇雙景遠升辰樓飛星擲光日月映軀口吐冥煙眼激電光上寢瓊房流行玉淸手掣景雲足陟金庭若自此之時在得道之頃爲當固盡内外理同金石情纏雙好齊心幃幙耳爲必抱衾均牢有輕中之接塵穢七神悲魂任魄乎蓋是妾求氏族於明君

耳非有邪也今可謂得志懷眞情巳如一方當相與結駟玉虛偶行此玄同掇絳實於玉圃併採丹華於閬苑分飲於紫川之水齊濯於碧河之濱紫華毛帔日晃蓉冠逍遥上清俱朝三元八景出落鳳扉雲關仰漱金髓咏歌玉玄浮空寢晏高會太晨四鈞朗唱香毋奏煙齊首偶觀攜帶交裙不亦樂乎不亦得志乎明君其順運隨會妾必無辭且亦自不得背實反冥苟任胷懷矣

南岳夫人授楊羲書

冥期數感玄運相適應分來聘新構因緣此携眞之善事也葢示有偶對之名定内外之職而巳不必苟循世中之弊穢而行淫濁之下迹矣偶靈妃以接景聘賢眞之少女於爾親交亦大有進業之益得而無傷絶之慮耳千神於是可使試觀不得復陳矣眞旌必可尅往雲軿必可俱駕也吾往曾因紫微夫人爲汝構及此意今遂如願益使我欣欣愼復疑矧於心胷矣我昨見金臺李夫人於淸虛中言爾尚有疑正之心色氣小有(眼)(眼)謂應作悢悢字汝爲此舉誤人不小眞妃有神虎内眞丹靑玉文非爾所有者輩良才求寫故當不爲隱耳今日相携何但文章而巳將必乘景

玉霄乎若有未悟者宜徵訪可否

清虛小有天王王襃授楊羲書 襃字子登漢安國侯七世孫主仙道君以雲碧陽水晨飛丹腴賜襃視見甚遠坐在立亡役使羣神

黃赤之道混氣之法是張陵受教施化爲種子之一術耳非眞人之事也吾數見行此而絶種未見種此而得生矣百萬之中莫不盡被考罰者矣千萬之中誤有一人得之得之遠至於不死耳張陵承此以教世人耳陵之變舉亦不行此矣爾愼言濁生之下道壞眞霄之正氣也思懷淫慾存心觀色而以兼行上道者適足明三官考罰耳所謂抱玉赴火以金棺葬

狗也色觀謂之黃赤上道謂之隱書人之難曉乃至於此

紫微夫人授書

夫黃書赤界雖長生之祕要實得生之下術也非上宮天真流輧晏景之夫所得言也此道在長養分生而已非上道也有懷於淫氣兼以行乎隱書者適足握水官之筆鳴三官之鼓耳玄挺亦不可得恃解謝亦不可得賴也要而言之真則靈降專則神使矣

南嶽夫人授書

夫真人之偶景者所貴存乎匹偶相愛在於二景雖

名之為夫婦不行夫婦之迹也是用虛名以示視聽耳苟有黃赤存於胸中真人亦不可見靈人亦不可得接徒劬勞於執事亦有勞於三官矣雞鳴時南嶽夫人授書曰雞既鳴矣論好之緣篤也

紫陽真人授書

太虛遠逸高卑同接體賢之義著之於冥運耳順心係於黃赤之疑也

茅中君授書

玄標觸景俯和塵藹玉振衍房清風逸邁可不勗之也

九華真妃授書言畢諸真人去真妃少留在後曰又煩明君為一辭也而授書言畢持手而下牀未至戶之間忽失所在

忘懷蘭素暉心齊契方當數親處清宇德與流景合宜歡會理髮領秀伏度明君高尚靈映縱滯忘鄙耳

六月二十九日夜授楊義書義自記云真妃授畢取以見與某口答唯唯乞請之也

景應雙粲雲會玄落龍秀五空採瓊閬臺長歌靈幙煥啓玉扉眇矣遺書與世長辭霞軫絳波電赴紫栖共攜清響之外同游雲岫廣崖豈不善乎豈不樂哉

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君惟聞服日實之法未見知餐霞之精也夫餐霞之經甚祕致霞之道甚易此謂體生玉光霞映上清之法也

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妾有磨鏡之石決牖之術即能徹洞萬靈眇察絕響可乎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減則髮素所以精元內喪丹津損竭也妾有童面之經還白之法可乎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竟則明消所以老隨氣落耄巳及之妾有益精之道延明之經可乎此四道乃上清內書立驗之真章

也方欲獻示以補助君之明照耳

桐柏眞人授書 附

六月二十九日夜桐柏眞人同來降復諭授令某書某書畢取視乃以見與

夫八朗四極靈峯遼遐奇言吐頴瓊音餐振暑飛陵清玄氣赴霄體邁玉虛心遺艱鋒沈滯於眇羅之外凝和于寂波之表若此人者必能旋騰玄漢周灑眞庭矣三元可得而見絳名可得而立耳如其心併遜浪目擊色祑動與綱罟共啓靜與爭競之分者此乃適仙遐路求生日濶也子其愼之此前是桐柏辭也安妃受竟桐柏來受故云復授耳卒看如似猶是安妃故顯注之

七月一日夜授楊義書

七月一日夜紫微王夫人南嶽夫人九華眞妃紫陽桐柏清靈三眞人茅二君同降義乃自陳於衆靈求安身之術欲知貴賤之分年命之會多少定限於是眞妃乃笑良久見授書此書訖取以與其復曰君省此當少愈不

明君夷質虛閑祕搆玉朗蘭淵高流清響金宮可謂能珍寶藏奇幽眞內煥摽拂靈篇乘數順生素德神園丹錄玉清與煙拔景冥鼓遐聲也必三事大夫侍晨帝躬高佐四輔承制聖君理生斷死賞罰鬼神攝命千靈封山招雲主察陰陽之和氣而加爲吳越鬼神之君也妾將挺命凝觀憑華而生靈飛九天虛音飈房因運四覺玄梯同象紫名太上清文八景神映西暉德明內隸乃受書承氣得爲眞妃之任矣又當助君總括三霍綜御萬神對命北帝制勑酆山又應相與攜袂靈房乘煙七元嘉會希林內攄因緣也是故君姓於楊我得爲安妾自發玄下造君受書於西宮從北策景乘軿東轅握髦秉鉞專制東蕃三官奉習河山啓源天丁獻武四甲衛輪當此之時實明君之至貿眞仙之盛觀也三官中常有謠謠云楊安大君董眞命神正我等之謂耳蓋聖皇之方駕於今有二十八年也復二十二年明君將乘龍駕雲白日昇

天先詣上清西宮北朝玉皇三元然後乃得東軫執事矣此自是君玉朗紫微金音虛領爲太極所旌乃玄德上挺不復用勤學劬勞陟足山川矣若爲精勗之者當小神清瑩鮮耳亦不甚今日不勞之舉也世俗縈綱貿賤之間涉塵塗之役枉得失之津信非眞人所得經營乃自坦乎艱泰之用任乎遇否之須耳見明君之逸誠欣然也覩明君之否誠慼顏也此二感發於顏色之上也復未足以致遠悲抱長感矣至於內冥偶景併首玄好輕輪塵藹參形世室妾豈以愻累卑少時之滯而虧辱於當眞之定質耶夫陰

陽有對否泰反用二象既羅得失鎔綜此皆往來之
徑陌耳今人居風塵之休盛者乃多臯之下鬼趣炊
之考質也夫處無用於蹞塗乃得眞之挺樸任凡庸
以內觀乃靈仙之根始也益富貿淫麗是破骨之斧
鋸有似載臯之舟車耳榮華矜世爭競徼時適足以
誨慾要辱爲伐命之兵非佳事也是故古之高人覽
臯咎之難豫知富貿之不可享矣遂肥遯長林栖景
名山咀嚼和氣漱濯清川欲遠此惡迹自求多福超
豁絚聘保全至素者也君亦奚足汲汲於人間之富
貿投身於榮辱之肆哉且方交兵日會三災向臻神

風驅除臭氣參天明金生穢於泥瀆寶玉投糞以招
塵褻衣振血濁精虧眞玄通遠逸是其時也君若其
不耐風火之煙欲抱眞形於幽林者可且尋解劍之
道作告終之術乎自盡出㷖之會隱顯之迹臨時分
處有任於明君矣冥數上感有命而交靈書玉臺眞
契合景是以言單於辭心訖於筆妄豈獨歎於一人
乎益示名分之判例也
告楊羲一日夜正月十
體巳人儳益此壹字後標高運味玄咀眞呼引景曜凝靜六
神煥領八明委順靈根寶鍊三度養液和魂假使衝
風繁激將不能伐我之正性也絕飆勃藹焉能廻巳
之清淳耶爾乃空沖自吟虛心待神營攝百絕栖澄
至眞當使憂累靡干於玄宅哀念莫擾於絳津也淡
泊眇觀顧景共觀於是至樂自鎗零聞於兩耳雲璈
虛彈乎空軒也口挹香風眼接三雲俯仰四運日得
成眞視眄所涯皆已合神矣夫眞人之得眞每從是
而獲耳不眞而强眞亦於此而顚蹷也復使慾痾塡
籍憂哀塞抱經營常累憑惜外道和適羣聽求心俗
老忽發哀音之兮訝此作奚胡音猶今小兒啼不止謂爲咳呱也長悼炊
沒以悲逝必精滅神離三魂隕焉邪運空閒魄告魍

魎乘我虛陣造遘百祟何可握生道以奔於炊房陶
靈風而踐於尸室擲巳吉象投之凶穢乎巳聞高勝
而故由豫屢覩明科而釋疑遂羅洿上章使臭湶隱
書四極擊鼓三官尋舒誓信云何而忘太初於焉而
遊神虎奮爪毒龍劾牙八方誠曠遏謂應作遏字處而逃
身謝之後方悟清僚之可羨言者之不虛矣且哀聲
亂眞干忤正炁明君胡不常處福鄉於此振衣而歸
室乎此一條是寅年正月九華告楊君有讖誚之事故南真後復作此論也楊書
南嶽眞人告許長史附
眞人歸心於一正道炁標任於永信心歸則正神和

信順則利貞兆此自然之感對初無假於兩際也夫感生是非嫌遘疑似潛滯於中抱間心裏外握察觀之炁内有緼結之哂遺初覺於建始乖玄梯而窃猜者有如此徒我見其敗未見其立矣益有懷而懼者豈獨一人哉二月三十日夜南嶽夫人告許長史可以示同炁而隨惑者此是授長史令說喻楊君勿疑九華之事也

中候王夫人名觀香字衆愛周靈王第三女王子喬之妹與子喬同入陸渾山得道受署爲紫淸宮内傳妃領東宮中候眞夫人

告公簡文帝○此簡文爲相王時以無兒祈請因告

夫觀物適任内順明靈託性命於高眞委形氣於神

攝者亦剋疆以永遐迴秋齡以保眞今德匠既凝■神杖信澄心密靜圓順廣敬固天祐焉然胤嗣不多或時彫落將猶靈關失緯潛機未鎮耳今五氣滋曜常朗文昌之房三星結華每煥璇衡之内是以玄潤胎萌遂其流根矣

又

我案九合内志文曰竹者爲北機上精受氣於玄軒之宿也所以圓虛内鮮重陰含素亦皆植根敷實結繁衆多矣公試可種竹於内北宇之外使美者游其下焉爾乃天感機神大致繼嗣孕既保全誕亦壽考微著之興常守利貞此玄人之秘規行者之甚驗孝武壬戌生此應是辛酉年而後又云上相座動後以臨登極乃是後午未年此爲大懸○同夜中候夫人又告云福和者當有二子盛德命世按福和似是李夫人賤時小名今晉書名陵容二子即孝武帝會稽王道子也○並眞誥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十一 終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十二

江東　梅鼎祚　簒輯

道三

晉二

司命君茅盈字叔申咸陽南關人神仙茅初成曾孫蔡家入恒山學道師西城王君于洞宮年一百二歲以漢元帝初元五年上昇補東岳上卿霍林司命君太元真人統吳越之生死綜江左之山源停治句曲與弟固衷各治一峯邦人因名爲茅君山

喻楊羲書興寧三年七月四日夜司命東卿君來降羲家形甚少於二弟着青錦繡帬紫毛帔芙容冠二弟並同命生六日夜司命君又降喻羲書亦令示許長史

若必範玄秉象清淨罕時遂拔羣幽藂翫翼高栖感味上契淵渟岳峙蕭寥玉篇翫寶神生遺放俗戀調彈清靈澄景虛中五道發明色絕化浪慾與淡弁空同冥衢無視無聽爾乃遠齊妙真重衈玄覺明德内圓靈標外足矣終能策雲軿以赴霄書司命之丹籙耳若精散萬念爲生不固炁隨塵波心不真合適足勞身神於林(殂)謂應作岨字實有悞於來學也其道徵而易尋其道艱而難得乎

告許長史

省所諮有心哉子望對山嶺增懷遠想欣然稟向常見此意夫爲道者精則可矣有情不懃則無所能爲也懃而不專亦不能有成也要當令忝心消豁(穢)此後人黷作穢字不可復識疾開散此亦似東卿告長史

又此二篇爲韻語然不云詩也此後有清靈真人說道長史玉斧所得之分並爲汎論不錄

納納長者蔚蔚内明撥于昔累非復故形變扇渠鍊得道之情和挹神心仰秀雲靈傾觀晨景德音蘭馨方及十載季(瑋)謂應作偉字舉名每事勗焉勿復不精太和二年歲在丁卯十二月十七日夜太元真人司命君告穆到丙子年爲十年矣時當七十二也到亥子年神化變鍊子年始十餘年

告許玉斧十二月十七日夜

蕭條斧子和心凝靜道炁雖妙秉之亦整澄形丹空擢標霄領其神以暉其光將穎實侍(辰)謂應作晨字之高舉谷子之羅罷此古罷字可謂秀落衆望縈渟之仙才又當懃進德脩業淡然虛眄

答許長史真誥此云太元真人答許長史末復云西城王君答許侯按見謝所作傳一條有云司命君大以爲佳則非太元明甚或者前二條爲太元而末條爲王君耶今董從舊

我嘗見南陽樂子長淳朴之人不師不受順天任命亦不知脩生之方行不犯惡德合自然雖不得延年

度世成登福堂練神受氣名賓帝籙遂得補脩門郎
位亞仙次緣天資有分亦由先世積德流慶所陶若
使其粗知有攝生之理兼得太上一言之訣如此求
道無往不畢矣夫人所以不盡年壽中多夭遏涉世
者或遭刀兵之難致榮祿不終祚胤不長志道之人
雖有一生之心鑽求匪懈徒復遭遇眞文躭玄精微
慕尚者衆得升騰者稀經非不妙靈豈無感愚愚相
隨安知脩眞之本嘗神養性鎭守之法世人積小以
來形中傷犯者多帝一不治百神驚散考試萬端所
謂荒城之内荊棘生焉無妙術以自填脩道以求仙

貪榮慕貴多壅成而敗皆由役眞犯氣愚暋罔昧豈
識此機耶致奪年減筭萬事不成以此求生去生遠
矣虛自苦耳太上有玄機之道煥落七神枕中之要
此道微乎妙哉初不傳於下挺愚俗之人有此道者
帝一治於玄宮萬神守備與天同心案訣謹而脩之
登仙越海萬試不干脩仙升度所欲從心斯豈虛言
耶卿父子玄機遡世理妙接眞故可榮神之仙才而
爲衆眞所稱非吾獨所稱舉故當與卿同編仙籙無
復理外之嫌亦已誥啓卿故令知乃心
受用金龍玉魚此不可闕所以爾者論太上兩昭靈

亦當粗具近所寫神虎符意嫌不精可更書爲善卿
前所道相王事頃面郗回亦知有好心但所得少耳
自當保其天年也
見謝所作傳未易功乃能序述聖迹賞解作奇此是
天發其心昨亦已見司命君大以爲佳冥中自當報
之有緣其子孫若知醮靈岳祈天眞降應必也豈虛
言哉謝家一門唐承之世繁林蔚然甚可欣也安石
先對所鍾知何具如近面不足宣

西城王君答許侯

右四條別一手書陸脩靜後於東陽所得不與諸迹同辭事偶陋不類眞旨疑是後人所作樂子長

非受五符者唐承卽列紀所云四十六丁亥之期

答許長史誥

經曰行事時北向執隱書而爲之者謂始學眞妙未
涉微遠不解星位之背向不識玄斗之指建故當北
向執書以漸求之耳若旣解書意識星轉之隨時自
宜隨斗所指按而存步如此則無有常向不爲皆向
北也夫一切北向自爲始學者耳恐此將可以意通
觸類不足復問耶此答長史誥飛步綱中北向執書意也

又

太上眞人步五星之道以致五星降室閉氣上綱當

先呼五星之道夫人名字畢乃越綱蹈星謂始上綱

頫住呼名字呼名字畢乃越綱蹈星耳若每至星上得復重心呼所至星處之名字益其佳也若其煩重難常但可按舊而行昔鬱沙公北里子長陵老人皆案此法而得升天不以煩難爲辭也所謂治生者矣商販之汲汲豈但險難哉所期爲錢貨而已耳若使求道者常如賈販之用心亦有何不得仙耶但惜初學者皆言專心盡懃至而後漸懈縱有亦似車之將故而百節緩落又似負重之牛造遠足蹇夫學者之所患而爲得者之所笑皆如此輩耳苟能心研內

鏡者是爲感發乎神將有靈人發子之蒙攜辰景之興矣此答諸步五星法也經圖惟言隨綱往還又有一法云越綱蹈星今即是訣此事也獎戒之言寔爲切至

又

五星圖布當向南也以太白位在西歲星位在東案而施之所以爾者五星隱伏縱橫無常不如北斗列象恒在故一以定位於五方不得隨星之所在也此答諸施安五星圖也經中無旨訣所以宜問

又

三八景二十四神以次念之亦可一時頓存三八亦可平旦存上景日中存中景夜半存下景在人意爲之也若外身幽巖屏絕人事內念神關攝眞納氣將可平旦頓存三八景二時又各重存一景益當佳也但人間多事此煩難常行耳事不得常爲益自薄西城王君桐柏上眞皆案此道也案苞玄玉籙白簡青經云不存二十四神不知三八景名字者不得爲太平民亦不得爲後聖之臣此答諸二十四神經中脩存之意亦是秘訣○右此四訣事今有長史所寫本不知此因楊詳何眞若非東卿則紫微南眞也

定錄中君茅固字季偉盈弟仕漢武威太守從兄得道爲地眞上仙定錄神君

喻楊義論三許書卷外題云五月十二日中君喻書從此後並似是丁卯年中授書此事皆論三許挺分也

阿映遂能絕志山林懃心道味淨神注精研澄虛鏡玄渟獨宴子栖偶眞乃翁道遠之疇匹姜伯眞之徒也服炁挹夜卒獲其益亦至事也昔又入在臨海赤山中赤山一名燒山遇良友王世龍趙道玄傅太初者此數子始以晉建興元年渡江入東山中學道耳並與相見數人之業皆勝於映矣映遂師世龍授解東之道脩反行之法服玉液朝腦精二三年中面有光華還顏反少極爲成道但恨其所禀不饒不得高品之通耳於是司命勑吾與之使奏聞上官移名東

方諸署爲地仙時三官都禁左郎遣典柄矦周魴主
非使者嚴白虎來於赤山中卽欲執之以去且詰其
罪狀吾時禁(牙)(謂應作訝字)又乃馳啓司命司命卽遣中
矦李遵握火鈴而來呵攝之於是魴及白虎乃走去
耳李遵未來之時映懼怖失膽亦喪氣矣亦賴龔幼
節李開林助映爲答對亦幾至敗也自無此二人及
其師王世龍亦早惡矣魴(詰)(謂應作喆字)之亦有實映答
對亦可可三官出丹簡罪簿各執一通而問映云夫
欲學道慕生上隸眞人玄心栖邈恭誠高靈者當得
世功相及禍惡不遘陰德流根仁心上逮乃可步眞

索仙度名青府耳云何父手殺謝弓且亂逆三光又
許朝斬李玘之頭以代蔡扶之級又兎斬射潘綦等
支解鈴下曹表等水沈湯雲之尸火燒徐昻之骸絞
殺桓整刳割振噲酷害虐暴刑(攬)(謂應作濫字)四十有三
張皇訟寃事在天帝禍戾山積善功無一又汝本屬
事帛家之道血食生民逋愆宿責列在三官而越幸
網脫奉隸眞氣父子一家各事師主同生乖戾不共
祭酒罪咎之大陰考方加有如此積罪亦無仙者當
可得欺太上之曹使汝得名刋不死之紫錄耶汝其
無對者有司必執也映自強長嘯振褐撫髮爾乃整

氣屏口叱咤而答曰大道不親惟善是與天地無心
隨德乃矜是以坂泉流血無違龍髯之舉三苗丹野
(逐)(謂應作涿字)鹿絳草豈妨大聖靈化高通上達耶吾七
世父許子阿者積仁著德陰和鳥獸遇凶荒之年人
民飢饉加之疫癘百遺一口阿乃施散家財拯其衆
庶親營方藥勤勞外舍臨人之喪如失其親救人之
患如巳之疾巳死之命懸於阿手窮墊之身撫之如
子度脫凶年賴阿而全者四百八人仁德不(隊)(謂應作墜字)
後當鍾我等是以功書上帝德刋靈閣使我祖根
流宗澤蔭光後緒故使垂條結華生而好仙應得度

世者五人登升者三人錄名太上策簡青宮豈是爾
輩所可豫乎言畢魴等豁然而笑遵至而去矣此意
雖復是世龍之助吾亦壯其辭也於是卽得度名東
宮當爲仙之中者然其身中自宿有陰罪未了處巳
日就補復解謝太上行當受書署者也蓋爾不復受
考於三官巳定名於不死之錄矣今巳移在竹葉山
中或名此山爲蓋竹山山之東面兩隴西上其中有
石井橋橋之北小道直入其間有六叢杉樹樹之左
右三百步有小石深室室前有流泉水映與三人共
止其中此辰年當自暫出還人食詭亦欲暫還鄉里

山之近處令其家兄弟見之者也臨時自當令其弟
知之所在乃又寄謝令弟子懃之若欲至竹葉山索
映亦卽得相見竹葉山東上石橋橋之北小道甚徑
易勿從南山上山南道絕險竹葉山中仙人陳仲林
許道居尹林子趙叔道此四人並以漢末來入此山
叔道已得爲下眞人仲林大試適過行復去此是竹
葉山中舊仙人也其王世龍趙道玄傅太初許映或
名遠遊適來四年耳

十一月二十九日夜告許侯

仙道寂寂尋之亦使人不勸也況復求之於無涯耶

假令東山忽有石髓磐結紫芝映林夜光煥燭燕胎
曜峰靈津肆顯衆眞羅吟人人往者皆得掇玄華而
揖玉腴對天仙以散想也將必相與把臂太虛駕絡
慶雲矣未審子當力赴此二者暫遊山澤不將故以
官私自切不獲一果耶今之所以爲懈難者蓋闇推
於有無之間耳以無期我我亦無也空中有眞子不
覩之不可謂罕彷彿矣所望在於不褰裳耳二日可
不果何時能屈駕看金陵乎

保命君告許長史（保命見後）

豈能割目前之近滯慕難成之遠功耶若故栖情丘
林憑託京畿者觀金陵以偶想將任意於吾子勿謂
我無方從無以鑒矣心單則試不聘神苦則教不生
賢者之舉可不察耶

許長史答

奉十一月二十九日告得道者以其能排却衆累直
面而進於是百度自淨衆務雲散該其優者不足爲
勞披于艱者可以表心正月中必有龜山客來東山
至時渠（此應作詎字）可不一力乎奉覽高命欣然無量始
入此月公私艱掇未獲從心命使（此本是令暫字後人改作命使）到
京往反計日還便沐浴躬詣朝拜不失此月若吉日

未過願垂告勑又告賢者之舉復宜詳之答未受上
道之前有欲索側人意有稱說堪陶鑄者受隱書之
後此計都冥也（此下有兩字被鑿又齊行剪去後似復更有語此論賢者之舉似仍是前書上紙而復酬十一月二十九日告此告今不存前十一月二十九日告語不同又云正月龜山客來事如此復酬後定錄告亦可是右英書中兼有此語耳記不具存難用顯證）

紫微夫人道此言（此是紫微見長史答右英道賢者之舉事故復酬此語也長史婦亡後更欲納妾而七元家事最是所禁故屢有及之）

令懃者懃其事耽其玄微耳愼者亦觸類而作也學
道之難不可書矣有恥鄙之心者於道亦遼乎灌秉
然後可貴耳賢者之舉自更始爾今且當內悤

又告（此是中君見長史答右英書復賞歎之也）

手筆何其落落盧醫之喻復有韋絃之功解凍爐門其旨乃佳當實心在此濟矣

又（十二月一日夜告許侯）

心巳至也不復須詣山也每空懷以向眞單誠以洍道者雖欲不教其可得乎瞻赴山澤乃更餘事耳要都無懷者實使人悒然今可停也（尋此語復以酬到京不得來事事湘關步不可領）

保命君告（正月十四日）

正月二十七日將不能覽詣欲營宅處耶龜山眞人

似當其日來未眞至齊者自可無彷彿且欲令彼見我乎（案此告極似前所疑事所以翻覆難解也○鼎按紫微定錄保命所言皆答許穆奉十一月書中語與右英無預也眞誥敘二茅後當或穆書爲答定錄紫微保命旁及與今仍舊本以存闕疑）

因楊義示許長史

游精罔象誠不可信然多勞多事多念多端所以損神喪眞擾競三關遂當以此害明德也故令許君之徒含景內魄若抑四者研虛注靈則仙可冀

答孔默求乞藥方

自未得和神靜形俯順幽精者疾源或與年而積耶若未能用交賒之途者將奚促促於藥

示許侯

金陵之土似北邙及谷關土堅實而宜禾穀掘其間作井正似長安鳳門外井水味是清源幽瀾洞泉遠沽耳水色白都不學道居其土飲其水亦令人壽考也是金津潤液之所溉耶子其祕之吾有傳紀具載其事行當相示（定錄君受作冢令示許侯北邙山在洛陽北數里北谷關即函谷關也土色黃黑而肥腴鳳門即長安北門也今所擬金陵地並無土種植及住止鑿井者乃是無知察亦爲眞靈愛護不使輕得居焉吾有傳紀者即是三茅傳也按長史甲子年書云未見傳記則受此書時或在癸亥年中也傳中亦稱良土耳美居之度世故因此而顯言也）

告許長史

良常北埵洞宮口直山領南行二百步有秦始皇埋藏白璧兩雙入地七尺上有小磐石在嶺上以覆埳處李斯刻書璧其文曰始皇聖德章平山河巡狩蒼川勒銘素璧若掘即可得始皇所履山川皆祀以玉璧不但句曲而已（從此後畢書皆定錄眞君受以告長史掾寫本前紙所失恐非起端語尋埋璧時在三茅得道之前而後乃具見如此明眞人無所隱蔽矣按傳所稱即是登山時但云一雙爲異或應二字雙璧之書亦如禹山所刻作篆跡也今尋檢其處亦可見石蓊亦殊自不小也）

又

茅山北埵洞口一山名良常山本亦句曲相連都一名耳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

至雲夢祠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藉柯度梅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至西百二十里從峽中度上會稽山李斯請書而還過諸山川遂登句曲北垂山埋白璧一雙於是會羣官饗從駕始皇歎曰巡狩之樂莫過於山海自今已往良爲常也爾乃羣臣竝稱壽唤曰良爲常矣又鳴大鼓擊大鐘萬聲齊唱洞駭山澤讚樂吉兆大小咸嗇乃改句曲北垂曰良常之山也良常之意從此而名檢外書始皇三十七年正月出游雲夢丹陽浙江上會稽祭夏禹望南海刻石紀功還過吳渡江乘並北海至瑯邪至平原得病七月丙寅崩於沙丘九月葬驪山如此之時皆未有瀆卽是從延陵步道上取句容江來路仍過停饗設耳非必故詣句曲所以止住山北邊下處遂不進前嶺且於時亦未驗此山之靈奇祀璧之意者爲通是望山設所以中君云所屬山川皆祀以王璧也夫號從主人名由地表小君以漢成帝時受紫書云治于良常北洞蓋內因此成稱也又檢始皇崩不發喪令車載鮑魚以亂臭此應夏月中如外書所說相似今依傳言乃是三十六年十月建亥之月爲秦正月爲出游是至雲夢耳不爾則是三十八年秋崩也未作秦曆不能得定矣丑是何月中比別更詳正之

又此下三條稱三仙三君必非定錄答書莊亦未別

王莽地皇三年七月戊申此七月二十四日也遣使者章邕賫黃金百鎰銅鐘五枚贈之於句曲三仙也王莽制金爲貨名鎰形如錢無孔重一兩直錢一千百鎰則百兩也

光武建武七年三月丁巳此三月二十四日也遣使者吳倫賫金五十斤獻之於三君今竝埋在小茅山上獨高處埒上有聚石入地三四尺也此則今小茅山積石上最高處是也此二事不顯眞受中

漢明帝永平二年詔敕郡縣脩守丹陽句曲眞人之廟按三君初得道乘白鵠在山頭時諸村邑人互見兼禱祈靈驗因此立廟於山東號曰白鵠廟每饗祀之時或聞言語或見白鵠在帳中或聞伎樂聲于是競各供侍此廟今猶在山東平阿村中有女子姓尹爲祝逮山西諸村各各造廟大茅西爲吳墟廟中茅後山上爲述墟廟並歲事鼓舞同乎血祀蓋已爲西明所司非復眞仙僚屬矣

又

中茅山玄嶺獨高處司命君埋西胡玉門丹砂六千斤於此山深二丈許埒上四面有小盤石鎮其上其山左右當水下流水皆小赤色飲之益人此山下左右亦有小平處可堪靜舍左元放時就司命乞丹砂得十二斤耳今此嶺前後甚多大石而山上左右無正流水東南近下有一長澗西南近下亦有小水處嶺南臨居什處近山上有湧泉冬夏無窮而水色不甚赤耳平處可住東西惟當近澗左右爲好左氏乞丹砂當是入洞時所請以合鍊火九華丹

又

大茅山中茅山相連長阿中有漣石古時名爲積金山此山中甚多金物其處宜人住可索有水處爲屋室靜舍乃佳此數處亦在意耳快可合丹以脩上道

中茅之前大茅之後下麓長澗東西亦出山外對館此卽隱居今所住東西一橫壟也此壟純絕石石形甚瓌奇多穿穴側傍盤紆下深乃有無底處屢投朧物在中間玲玲之響久之此云多金物亦當是久來眞仙所投也西南有大石壁聳而坼開內有洞入數丈漸峽小不復容人乃飈飈有風外數步便有一湧泉冬夏清流卽下解所資近來澗口亦有湧泉一水勢乃駛上者乃冬溫而夏冷今正對還前小近下復有一穴湧泉特奇大水大旱未嘗增減色小白而甘美柔弱灌注無窮但恨在山西自不得東流耳亦別開決作東流用之又渡此嶺東南有一石穴水東流極好其處隱障甚可合丹卽後所云茵山之前也正患去徑路近車聲人響殆欲相聞今若斷此路不復聽車聲人行使是第一處方當思爲其宜茅山住止惟有隱居今所住及南洞口長史宅處乃極好所恨迫曠且及此一山通無虺蝮毒螫時有青蛇都不犯物虎亦甚少自古來未聞害人山居不問道俗皆少溫病山德寛容不到險阻但恨無青林冬夏常鬱如東間諸山耳自隱居住來燒養成秀於形望大好山出好术犴雜藥絕宜松柏而本無人植不容自生今亦分布歲種之耳

又

茅山天市壇四面皆有寶金白玉各八九千斤去壇左右二丈許入地九尺耳昔東海青童君曾乘獨飇飛輪之車通按行有洞天之山曾來於此山上矣其山左右有泉水皆金玉之精氣可索其有小安處爲靜舍乃佳若飲此水甚便益人精可合丹天市之壇石正當洞天之中央玄窻之上也此石是安息國天市山石也所以名之爲天市盤石也玄帝時召四海神使運此盤石於洞天之上耳非但句曲而已仙人市壇之下洞口之中央窻上也句曲山腹內虛空謂之洞臺仙府也玄帝時召四海神使運安息國天市山寶玉璞石以塡洞天之中央玄窻之上也東海青童君曾乘獨飇飛輪之車通按行有洞臺之山皆埋寶金白玉各八千斤於市石左右四面以鎭陰宮之嶺諸有洞天皆爾不但句曲而已邑人呼天市盤石爲仙人市壇是其欲少有彷彿而不了了也青童飇輪之迹今欲分明句曲之山諸記說今悉分明惟天市壇石未知的何所在以論迹而言隱量正應大茅左右而踐行不見其異處或恐爲土木無沒所不論耳按保命趙承每登壇長嘯風雲立至此則不應在小處長見雲氣出入恒先起大茅北陰此或當高而陰故也夫眞人常御九龍左驂名

飈右服名欻既履山頂故指乘其右驂今大茅嶺上向東行有路傍山平治狀如人功足通軌轍相傳皆呼此爲飈輪迹乃無埋沒石壇既未顯金寶亦難測所埋又疑洞天中央玄窻之上不應乃近南門復恐在中茅間邑人耆老亦不復知仙人市壇處自隱居來此山七八年尚未得窮歷踐行而況悠悠之徒令其究竟之耶所以未得遍履者患于無良侶可同登陟之艱獨行又覺踽踽是以遂爾淹稽常所耻恨此日方負杖孤游庶當委曲所聞所見耳

又

中茅山東有小穴穴口纔如狗竇劣容人入耳愈入愈濶外以磐石掩塞穴口餘小穿如盃大使山靈守衞之此磐石亦時開發耳謂之陰宮之阿門子勤齋戒尋之得從此入易於良常洞口其中多沙路曲僻

經水處不大便易有道路遠不如小阿穴口直下三四里便徑至陰宮東玄掖門入此穴口二百步便朗然如晝日此即洞天東門也隱量乃可知處自未敢輕索入耳前傳云洞宮出土上計十三四里許今此云三四里便是掖門者是近山下已薄而門勢又未平計入門復應向下數里乃得至宮耳入口便明者此爲內光出照不必關外日者也

又

大茅山亦有小穴在南面相似如一謂之南便門亦以石塡穴口但精齋向心於司命又常以二日登山延迎請祝自然得見吾也誠之至矣陰宮何足不覲乎左慈復何人耶此即南面之東便門應在柏枝壠石穴中此壠小穴甚多惟卒分別

必須精感得開乃可議入云二日者謂十二月二日依傳說年有兩日恐三月十八日詣諱雜關非專請之宜故也左慈以成仙人質見易于俗所以三月清齋便得入洞長史雖㝵分高邈而形識猶昧豈可相比此語是欲相獎勵耳長史後答亦作此意仰酬之也

又

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東卿司命君是其日上要總眞王君太虛眞人東海青童合會於句曲之山游看洞室好道者欲求神仙宜預齋戒待此日登山請乞篤志心誠者三君自即見之抽引令前授以要道以入洞門辟兵水之災見太平聖君按中君書云常以二日登山延迎請祝即請十二月二日不見道三月十八日者屢有正月中耳今臘月二日多寒雪遠近畧無來者惟

三月十八日輙公私雲集車有數百乘人將四五千道俗男女狀如都市之衆看人唯共登山作靈寶唱讃事訖便散豈復有深誠密契願覩神眞者乎縱時有至誠一兩人復患此諠穢終不能得專心自達如此抽引乞恩無因得果矣惟隱居所任中巖禁斷清年得無游雜既去洞隔嶺人自不知至於此也

又

良常山西南埀有可住處是司命往時別宅處也亦可合丹司命初過江立宅于此以自蕩滌貴對神鬼今按埀之爲言如是邊際此正應在長史宅後大橫之西今父老相傳乃言大茅之西北平地棠棃樹間名下薄處言是司命君故宅耕墾至肥良多見磚瓦故物似經住止處亦發烈不可被犯君此審是則立言中茅之西不應遠索良常大師眞人語自不正的遇所隱處便言耳昔時山下遠近諸處長林榛芀遮天蔽日無處不可隱窟即今所伐耕稼四通九逢山中亦皆顯露特移事異不復可准乃言未久如此正復五六十年來漸劇耳

又

良常東南又有可住處其間當有纍石如竈形竈間或有寄生樹樹如曲蓋形此處至好但恨淺耳雖爾自足此處今亦存但無復有寄生曲樹耳亦帶北洞流水共左右並近大路所以言淺即今涸迴無復可往也

又

洞口西北有一地地小危不安要自足立外靜舍也今此中以去多荒蕪漸近村埭並不足復居昔時言去縣小近往來爲易又近洞口所以嬰之耳外靜舍當以侯游賓從憩止非自往脩行之所益知是欲相近之意也顧居士所撰木此中向近所標情舍地一篇今祕掾書者不以相次乃別出在長史所營宅前耳此後長史答書道西北地危仍次蘭山不酬金

鄉至室語明知本別曖之也

又

句曲之山有名菌山此山至佳亦有金乃可往採入土不過一二尺耳吾昔臨去時曾埋金於此欲服金者可往取但當不中以營私累耳今人不復識呼菌山形當如菌孤立亦或是囷倉之囷形如囷也按大茅山後長阿積金東凹地有一山子獨秀如博山鑪且又近積金山恐此或當是即今多石及樹木但金之所在指一兩處亦難可尋索惟乞埀賜所不論耳意欲營轉鍊之事亦指此山前臨長澗東流水至幽隱有形勢若基構有則當更宣述耳

又

大茅山有玄帝時銅鼑古鼎字鼑可容四五斛許偃刻

甚精好在山獨高處入土八尺許上有盤石掩鼑上玄帝時命東海神使埋藏于此此亦當是移安息石時所埋也今最高處乃多石每吉日遠近道士咸登上燒香禮拜無復草木累石為小壇昔經有小瓦屋為風所倒尋古來帝王並重鼎器者以其兩鉉法日月三足法三才能烹飪熟成萬物兼自能輕重神變隱顯故也中君後答云鑄羽山之銅以作之諸有洞天之山皆爾

又

大茅山下亦有泉水其下可立靜舍近水口處乃佳當小危不安耳今近南大洞口有好流水而多石小出下便平比世有來居之者惟宋初女道士徐漂女為廣州刺史陸徽所供養在洞口前住積年亡女弟子姓宋為人高潔物莫能干年老而亡仍葬山南宋女弟子姓潘又襲住于今尚在元徽中有數男人復來其前而居至齊初乃勅句容人王文清仍此立館號為崇元開置堂宇廂廊殊為方副常有七八道士皆資俸力自二十許年遠近男女互來依約周流數里廨舍十餘坊而道上道者甚寡不過脩靈寶齋及章符而已近有一女人來洞口住勤于灑掃自稱洞史頗作巫師占卜多雜浮假此例亦處處有之大茅東西亦有澗水有晉末得道者任敦住處合藥竈墌猶存今有薛彪數人居之又有朱法永近小山上快矚眺而乏水

又

良常山對穴口東覗小山之嶺其上有埋銅數千斤以磐石填其上漢時其山下有居民家大富財有巨億埋銅器于此于今在也亦有錢錢在西北小山上向也今此山具存無知其錢銅處縱有彷彿亦不識尋覗此山明地高下埰澗不似往墟村任處恐歲代久遠勢迹乖異故也

又

曾得往年三月一日八月八日二書三月一日書云今當墾赤石田日為往來之階亦竟不就事也復云豈可遐棄坐觀存沒哉此道自決求真之精誠也心不在我不可責人使必成之也赤石田今中茅西十許里有大塘食澗水久廢不修隱居今更築治為田十餘頃長史昔意欲避形迹因作田之階得數處望靈山而遇旱塘壞竟不果所以此書譏之耳都不齋而有書云齋戒也此亦有答明辭奏不可輕妄動靜必皆聞徹矣八月八日書云謹操身詣大茅之端乞特見採錄使目接溫顏耳聆玉音此語為求道之甚急也得近書具至心可勤道獎志也司命君自在東宮

又書不應總合德有輕重之故也司命常住大霍之赤城此間惟有府曹耳具位有高卑故不宜共作辭居二君雖同居華陽而宮府各異不得同紙凡書奏不如口啓於此可具鑒其儀格耳○按此三條並言書疏事長史後答高卑有差降班次有等級及凡書疏之與所以運達意指云云正答此耳

又

吾等已自相知之厚薄書疏亦甚爲班班欲停之如何此是長史輕脫置書於他家靜中而去恐方將人到又致漏泄眞靈愼密故有此語欲戒試其心事耶長史後答此言亦殆爲巧便

又

此書疏愼示俗人脫有見者掘壞靈山爾之罪大也恐俗人貪狡之徒知此金寶處堪能鑿掘則事由宣泄此罪眞爲不輕非但爾時致戒亦傳貽無窮將來諸子咸共秘之　右定錄中君答長史前書說句曲山事訖此長史前書無本出今惟有後答亦隨條奉酬次第如左

許穆答定錄中君書

昔年十餘歲時述虚此乃應是墟字而山來皆作墟字即今之山西村名也閒耆宿有見語茅山上故昔有仙人乃有市處早已徙去後見包公問動靜此君見答今故在此山非爲徙去此山洞庭之西門通太湖苞山中所以仙人在中住也惟說中仙君一人字不言有兄弟三人不分別長少不道司命君尊遠別治東宮未見傳記乃知高卑有差降班次有等級耳輒敬承誨命於此而改此長史又更答書云今有所起草存故得撰錄而前紙斷失亦非起端語也包公是鮑靚何容人悉呼作包也答書時已是蒙示傳記是乙丑年初矣

又

告小阿口直下三四里便徑至陰宮東玄掖門入此穴口二百步便朗然如晝日不審此洞天之別宄爲引太陽之宄以映穴中耶此洞天中宮府臏大云宮室數百間屋宮屬正二仙君兄弟復有他仙官男女凡有幾許人爲直是石室亦有金堂玉房耶宮室與洞庭苞山相連不包公及妹朱氏昔在世曾得入此宮不二人爲未得登舉作地下主者耶治在何處愚昧冒啓懼有干忤包公及妹事前中君書無有當復是別啓今更重問并洞中事定錄又答在後也

又

市山之盤石市名之存由於此也今之孜孜志慕於道無心金玉尊靈所置惟助令彌密耳豈有掘犯理耶此故爲未之照察也山左右泉水金玉津液其地亦可立靜舍合丹輒當以爲意此上答天市泉水可作事而竟無所立也不審玄帝是何世耶後生蒙蒙多所不及願告顓頊水王故號玄帝外書亦爾長史脫致疑問耳此條復有答在後

又

告中茅山東有小穴陰宮之阿門入道差易後當以漸齊脩而尋求之靈宗堊念便以爲造金門而登玉房也但存遲速之間不敢怛遲（有如此教示而不速求游闕一何可恨所以衆靈每勤勤引勸）

又

告大茅山亦有小穴在南面相似如一謂之南便門欣見啓悟喜禀德音精誠注向沐浴自新旣聞吉日至時容造區區之誠靈寔鑒照（此道南面之東門與小阿東門相似者）

又

告左慈復何人也此見奬勗之言恩念下逮益令欣慕（傳上亦載此事）

又

告良常西南埑有可住處是司命君往時別宅亦可合丹穆自見傳記鄙心竊志欲尋司命君往昔之舊宇高棲之所託患未能審知耳今輙當隱量求處臨時告悟（傳上亦載此事基陛湮沒難可必審故更乞告示也）

又

告良常東南又有可住處累石如竈寄生樹如曲蓋爲誌往當尋其所告洞口西北有一地地小危不安可立外静舍愚意本自欲立内外静舍輙當疇量在宜（亦不聞立此外静事而今有一累石壇歷然相傳乃言掾於此壇化遯也每往拜視輙感歎纏心）

又

告菌山至佳司命臨去埋金於此欲服金者可取且竊有合金液意今未敢議此若山居積年脩學日進後而事可得容者臨時啓質（中君書云吾昔臨去埋金不道司命長史此答誤耳）

又

告大茅山有玄帝時銅鼎在山獨高處入土八尺許此帝王之所器疏示後生益增禀厲承下亦可以立静舍感備告悟

又

告昝屈氏埋銅及錢此通非所擬向也聞此遠事世代變易能不悲歎

又

昔初拜八月八日書已操身至述虛（此猶是前附）徐汎家尋家信見報云得應言未可登山便承此而歸直致此書於朱家静中耳愚心鄙近亦以肉人穢濁精誠不墾無能上達不悟已暢高聽得蒙省察辭與事違悚息而已（長史玄挺動靜闇叙解辭所向便已關奏或是得楊君所傳者徐汎家今猶存）

後所云徐偶卽應是沘後所以知井宅處亦云其祖曾爲長史門生也

又

昔占赤石田利近山下爲往來之階此乃丹誠尋遇天旱佃不收塘壞穆尋見用出此事力未展非爲息懐今方居山下故當脩壟以此去洞口遠故不欲安耳此田既在大茅中茅之西去大山近䜿仰禮拜乃佳而言去洞口遠當是道去北洞口遠耳北田雖食澗水旱時後少塘又難立不知後當遂剪之不今塘尚決補築當用數百夫則可溉田十許頃隱居館中門人亦於此隨水播植常願脩復此塘以追遠跡兼爲百姓之惠也

又

告書疏班班欲停之如何凡書疏之與所以運達意

旨既蒙眷逮親奉覲對司命君二仙靈顔則天啓其願沐浴聖恩豈復煩書疏耶所謂得兎而忘筌也此益不欲停之辭故引以同見於理極妙

又

不審左公今何在又有葛孝先亦言得道今在何處肉人喁喁爲欲知之葛既鄉人所以及問此條亦有答在後○此上並長史答定錄且復有問定錄後復答玄帝云云

答許長史

玄帝者昔軒轅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高陽德號顓頊顓頊父君弱水之鄉頊身陶七河之津是爲玄帝也仗萬靈以信順監衆神以導物役御百氣召致雷電於是乘結元之輦北巡幽陵南至交趾西濟流沙東至蟠木動靜之類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屬焉四行天下周旋八外諸有洞臺之山陰宮之丘皆移安息之石封而塡之鑄羽山之銅爲寶鼎各獻以一於洞山神峰不獨句曲一山而已此所謂玄帝也此後並中君答前所諮問四條事復以闕上紙也說顓頊與五符語正同五符惟無埋鼎一事耳

鮑靚靚及妹竝是其七世祖李湛張慮本杜陵北鄉人也在渭橋爲客舍積行陰德好道希生故令福逮於靚等使易世變練改氏更生合爲兄弟耳根胄雖

異德蔭者同故當同心氏族也今竝作地下主者在洞宮中靚所受學本自薄淺質又撓滯故不得多也欲知之其事如此亦如于七世祖父許肇字子阿者有賑死之仁拯飢之德故令雲蔭流後陰功垂澤是以今得有好尚仙眞之心者亦有由而然也物皆有因會非徒爾而得之者矣此書時先生誠事未授所以論及于阿功蔭也鮑亦通神而教尚房中之事故云撓滯後用陰君太玄陰生符爲太清尸解之法當是主者之最高品矣緣運事乃如此相關今人之善惡豈曰徒然

問葛玄玄善於變幻而拙於用身今正得不死而已非仙人也初在長山近入蓋竹亦能乘虎使鬼無所

不至但幾於未得受職耳亦恒與謝稚堅黃子陽郭
聲子相隨葛玄字孝先是抱朴從祖即鄭思遠之師也少入山得仙時人咸莫測所在傳言東海中仙人寄書呼爲仙公故抱朴亦同然之長史所以有問今答如此便是地仙耳靈寶所云太極左仙公於斯妄乎
左慈今在小括山常行來數在此下尋更受職也慈
顏色甚少正得鑪火九華之益左慈字元放李仲甫弟子即葛玄之師也魏武父子招集諸方士慈亦同在中建安末渡江尋山仍得入洞又乞丹砂合九華丹九華丹是太清中經法小括即小括蒼山在永嘉橋谿之北凡此諸人術解甚多而仙第猶下者並是不閑三品高業故也許先生所以興歎
句曲有五門有心立志清齋三月登尋此門皆可即

得得可入但人自不能齋尋之耳來問欲知宮室所
作淵狹多少男女主領人數當更相示來疏亦復泰
盡耶勤自當見亦何事爾亦何事爾又當先呈啓司
命司命令答道宮室之委曲者吾乃敢言之耳此自
是司命之別宮吾人亦不得爲洞臺之正主也按後所論諸官僚人物當是已爲啓司命乃具得受說之耳右定錄後書答長史所問說此從玄帝來凡五條
授許卿書即長史也後當爲上清左卿　七月十五日夜
玄感凝會精期遠範標神映挺雙理自分必能鵬飛
辰阿雲扇靈元高振玉宇攜轡秀眞可謂邈乎其奇
落絕之視也於是洞陰之宮內臺下觀風無羽琅之
鼓草無瓊金之流嚮雖渟光正明動同五象固乞屈
之夾觀小天之浮景耳何足絓卿司之至念紆蘭眞
以盼汜邪然鑒無不應圓想必通所以興詠事外迹
亦竝市苟誠之所企吾無隱也想善建重離之明以
期於必詣之會皓清明朗賢亦俱學而得耳不令我
等有蹙頞下風矣弘之而已此是授前書後一月日復授此猶論答欲見洞宮事所以有後說也善建重離之明如似指許青錄文而長史名字不相應既已稱俯玄仰白在瓊孖前則此別當有義況也○並眞誥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十二終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十三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道四

晉三

保命小君茅東字思和盈第三弟漢西河太守從兄得道爲司三官保命仙

授楊羲書六月十六日夜小君授書此

許朝者暴殺新野郡功曹張煥之又枉煞求龍馬此人皆看尋際會比告訴水官水官逼許斗使還其丘墳伺察家門當衰之子欲以塞對解逼示彼訟者耳是斗亾月亾日其應至矣君自受命當能治滅萬鬼

羅制千神且欲視君之用手耳欲令無他者宜以此日詣斗墓叱攝煥等制勑左官使更求考代震滅爭源也可勿宣此當我假威於君矣不知君宜往試攝滅之耳滅鬼之迹事中𨞢應爾此令楊君爲長史家攝邉家訟也許朝先爲南陽鄧故得殺新野人而此三人事不出同鄉誥先生中當是四十三條限也斗爲仙品而猶被水官之逼者是喪服中殃氣尚相關涉故也○許朝爲長史叔

又六月三十夜小君授書密示之

以夢告於虎牙使令夫婦明輸此四種詭以酬四帥之會鬼者何以不復憶此可餘問餘問謂今與同勿怨怨耳非復此四鬼帥本亦道家之祭酒也得下解法受書爲鬼帥耳既有酬詭後長爲巳用心也所以夢假於玉斧之形者虎牙魂魄未得通接仙真故也玉斧清淨澡潔久齊濯魄心近於仙故假象以通夢也通夢而猶不悟可謂信之不篤或悟而忘其詭可謂篤而不思夫詭誓者悉皆受命密交慎不可令人知外書云我聞有命不可以示人乎毛詩揚之水篇云我聞有命不可以告人當謂此也

又七月二日夜小君授書

許賤者戴石子之女也爲雠家薛世等所殺又世殺賤抱小兒阿寧賤今在水官與兒相隨骸骨流漂亦訟在三官求對考今生人也寧見殺時頭先患瘠瘠

流面目檢譜不見戴賤當是婦人不顯名也

紫微夫人授作令與許長史七月二十日夜

死生之機得失之會盍更切耳何不遠存玄味耽虛標流乎求之近應應愈賒也此亦入失之路耳想體尚高韻不細求之於毫末矣

告許長史六月八日夜

古之至人獨秉靈一之符玄覽委順之化明坦途而合變捫冥樞以齊物故自然之表則存之而不論域領之内則論之而不議矣昔玄風泯絶埃氣彌氛弘猶淪喪澆僞滋起馳驟之徒替真於崖分之外躁競

之羣鶩利於形名之肆擅志生流蕩之患希求致矜伐之累乖常適於所適離至當於非當矣名身孰親道家良鐵履淹者守一之至戒良可歎息（鐵謂應作箴）

與許長史（八月六日夜授以與許長史）

許長史所使人盜他家狗六頭於長史竈下蒸煑共食之長史何以不檢校使臭腥之氣薰染肴飯既食而步上道亦已犯眞人之忌也

有一白犬俗家以許禱土地鬼神云何令人盜烹之土地神言許長史教之使爾不言小人盜自爾也密尋之爾在宇下而不覺恐方有此此亦足以爲一病

宜愼

告長史

戲言猶耳許長史勿笑此落廓不束高下失常定之勿疑若不加意勿單用此愼示人愼示人

授許長史

衰年體羸多爲風寒所乗當深頤養晏此無事上味玄元栖守絳津體寂至達心研内觀屏彼萬慮蕩濯他念乃始近其門戸耳若憂累多端人事未省雖復怨靈空洞存心淡泊纒綿亦弗能達也漁陽田豫曰人以老馳車輪者譬猶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以此喻老嗜好行來屑屑與年少爲黨耳若今能誓不復行者則立愈矣如其不爾則彥與年皆可與心共議耶（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有幹略爲幷州刺史遷衛尉年老求遜位與司馬宣王書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年八十二亡引此語以動長史令去官也）

荀中候書示許長史

禮年七十懸車懸車者以年薄虞淵如日之昃體氣就損神候方落不可復勞形軀于風塵役方寸於外物矣許長史既至此時始可隱逸耶還親華陽之館修乎黃老之業北河之命方旌遷擢之華亦顯豈不快哉今此疾方愈也不足憂也雖爾愼接於紛紛之

務經緯人事之寒熱矣於今乃未可動脚動脚入當言爾鬼（北河之命即易遷所聞寶氏之言似有所疑者也）此年六月憂長史不佳非重疾也今年許家鬼注小起雖爾無可苦保命及范中候已爲申陳之右帥晨許肇亦深以爲意無所憂也去留之會死生之事三官祕禁不宜外示今所以道此者葢以(皮)（謂應作彼字）人已聞至道於胷心也且可官身未宜去位可去可罷方更相示也

保命答許長史

人家有疾病死喪衰厄光怪夢寤錢財減耗可以禳

厭唯應分解冢訟墓注爲急不能解釋禍方未已

答許長史

陸納兄弟清眞淳一有姜伯子之風知欲有遠志欣然其祖父有陰德當慶流七世知陸苟子自誓乞苦齋一年欲受經卿自（此二字後人竄益非眞）更量之劉遵乃有好心早自知（陸納兄名始並有德行祖名英仕吳丹陽太守苟子當是人小名納爲尚書令）虞昭爲其兄子（此二字後人竄易作先人字本猶可識）亭文書牽連身被攝繫方未已殆欲無理賴其在世粗有功德且其家福德強章閛累疊皆被上御事已散尋蒙追之其病雖篤無所憂許侯爲之甚至密相示

庾道季身處陽官貴勢不能順天用法憒憒慢信心形不同自少及長善功無一積惡不改其罪目已定今臨命方欲修德以自濟免徒費千金之用不亦晚乎（庾龢字道季亮第二子也幼有才辭文義升平中爲丹陽尹表除諸侯六十餘事太和初爲領軍如此形迹不似爲惡恐似聞戒修善故得中遂）

太元眞人答許長史（類附）

郗回父無辜戮人數百口取其財寶殃考深重悗（謂應作怨字）主恒訟訴天曹早已申對回法應滅門但其修德既重一身免脫子孫豈得全耶回當保其天年但仙道之事去之遠矣（郗回父鑒清儉有志行不應殺掠如此或是初過江時擺併所致不爾則在京時殺賊有濫也鑒年七十餘乃終卽得爲酆宮職）

紫微王夫人授令因許長史示郗（八月十七日夜）

平疑夷質淵通妙靈神造重絕栖眞攝生太玄植簡太素刋名金庭內曜玉華外瑩朱軒四駕嘯命衆精騁龍玄洲飛雲浮冥必能上友逸臺之公下監御于太清矣

中君因許長史示郗

希遐遠曜冥響凝玄蕭浪上韻耽夢遯眞仰飛霄霧俯散霞根飛步四覺內觀七緣者則必有丹書秀簡帝房之錄玄聲八振栖身五嶽於是濯胎朝元吐納

六液從容三道誨此景福上可以策軒空洞下可以反華變黑矣若形羈榮羅鼓輪華園乘波適物鳴簪風塵外有謀道之名內有百憂來臻者適足勞天年以騁思終歸骸於三官耳齋之不專徒悟而無益、謂意不盡言乎

蓋行眞炁當吐三納四乘七吞九今吸之不足躡之失序神漏泝源精亡胎擾雖休糧日挹而莫知道與年喪矣欲階此渡也其未接乎夫索長生者多津尋靈塗者千百何必用氷爐以盛火趣償責於三官耶（紫微夫人云郗若得道乃當爲太清監也若能聞要道而勤者當至此格若不專篤而守迷行外舍道法）

者則都失也○紫微前語與太元殊乖而如此所云當是迷不能勤乎要道司命顯其終迹故也

情不餘念者道乃來耳郗回猶未足以論至道耶小君

郗綜婦丁淑英者有救窮之陰德又遇趙阜之厄而不言內慈自中玄感皇人故令福建於回使好仙也綜墓在東平淑英今爲朱陵嬪數遊三上司命亦令聽政焉此二人當是回之曾祖也外書不顯郗瞿與薛春華至垂心於門宗初不以生人爲事然訟者多但不能威制之耳每見諫考訴者甚懃至也時節宜祠之耶此二人郗家之福鬼外書亦無此二人不知是何親郗雄與閻屈女不相當負石之役于今未了喜擊犯門宗心常殺絕此二人是

郗家之禍鬼郗(ム)纂除此名不可識與殷武姬被考以燒殺朱奢李賤以致災也其無後亦求代逮又與高豐相扇甚助馬頭之訟石公未便可得佳恐不止耳亦何趣欺其婦耶省來懃懃試爲掩正之亦無此諸人

授許長史

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句容之地肺也履之者萬萬知之者無一保命君授作按授此應在乙丑年六月已前甲子歲中事始論此山受福之端也其地肥良故曰膏腴水至則浮故曰地肺歷世游踐莫有知其處者

告許長史

地處少少耳隱略十餘頃許高而平者六七頃也旣知其要覩其形勢便朗朗也故不曲示耳按傳中云金陵之地方三十七八頃恐是其大限所至至于實錄正當十餘頃耳高平者是可住處也會登其地依說觀望自可領略粗知其處若爲仙眞度世及種民者無患不自然得至苟其非分徒溝于築室必當諸方不立趣使移去耳悠悠凡猥勿承此强欲居之

○下金陵一條注不云保命從舊附錄

金陵之左右汧谷溪源陵之左有山也右有源汧名柳谷陵之西有源汧名陽谷在[illegible]內經福地誌曰伏龍之地在柳谷之西金壇之右可以高棲正金陵之福地也按今呼爲柳谷汧者其源出小茅後田公泉而西南流至述虛首入大汧陽谷汧者今無復其名而長隱山岡後有小汧西流南折亦會述墟首又及老云陽谷汧源乃出中茅前大茅後數川注合爲一汧出山直西行北轉亦會大汧論兩汧相交之內卽是此地大畧東西不得極正故兼以左右爲

言但今之所云二谷不知卽是昔號不雖有者相承傳譯漸失兼汧源廻異不必可指的爲據也上

古名此山爲岡山孔子福地記云岡山之間有伏龍之鄉可以避水辟病長生本所以名爲岡者亦金壇之質也是以百代百易非復本名良可歎也按今小茅東北一長大山名大橫山云本名鬱岡山山卽在今所謂伏龍之東世又呼伏龍地爲死蛇洞亦粗有彷彿又見其長而高益呼爲長隱隱音於觀切其言可隱障也此岡山雖多細石亦可居耳近東南取長史宅至雷平開甚有可住處義與舒鎮勢等今並立田舍於岡下近去長史宅四五里

示許玉斧八月二日夜小君授書此與示斧

許厚當謝詭南眞夫人吏兵告大章如此牙妻華新婦名厚

又

以小代大復請何爲當啓太上停之何如

又

牙亦爾耶勿悤悤演小子耳許牙何豫乎焉敢復相追爾娥與厚有水火之書吾近承南眞命推縛盡執也小鬼頭不制服豈足憂亦許長史用心之所剋也

又

許厚自是其丈人所責責亦至也責不以家事往來之賓經意意亦當得之也云何每爾此自家長之教忌不豫我也重謝斗當必釋耳范帥項者以其不詭乃欲不復豫事我不聽之今無爲也詭當一須疾愈

送斗恒渴而飲不可飲食多困故而不可食子婦不經心亦不可不令知欻丈人之責耶故宜以家事爲勤爲爾不已或能致之於丈人宇下受教耶（長史婦名科斗）

右弼眞人王子喬（周靈王太子也好吹笙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爲桐栢眞人右弼王領五嶽司侍帝宸）

示許侯

越桐柏之金庭吳句曲之金陵養眞之福境成神之靈墟也五倍堯水東海傾人盡病欻武安兵其如子何由我帶近洞臺之幽門恃此而彷徉耳（右弼王眞人受令密示許侯此即桐柏帝晨所說言吳越之境唯此兩金最爲福地者也武安者秦將白起擊趙于長平一日坑殺四十萬人古來兵傷莫復酷此故別引之爲喩斯益所謂兵病不往洪波不登矣旣帶近洞天神眞限衛故能令三災不干○大天以下注不云右弼）

大天之內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其第八是句曲山之洞週廻一百五十里名曰金壇華陽之天（傳中所載至第十天并及酆都五岳八海神仙遠方洞既非此限並不獲疏出）洞墟四郭上下皆石也上平處在土下正當十三四里而出上地耳（此當是至太山頂爲言也）東西四十五里南北三十五里正方平其內虛空之處一百七十丈下處一百丈下墌猶有原埠壠偃上蓋正平也（向云高處一百七十丈下處一百丈則是中央高四邊漸下今云上蓋正平是言其質平無凹凸處耳非直去如板也亦可是登壠阜之上則於天爲下耳）

其內有陰暉夜光日精之根照此空內明並日月矣陰暉主夜日精主晝形如日月之圓飛在玄空之中（按諸洞天日月皆各有此名亦小小不同蓋猶是太大日月分精照之既云晝夜便有出沒亦當與今日月同其明晦今大天岸畔了不得窮此小天邊際殆可捫覩日月出入則應有限當是忽然起滅不由孔穴未知其形若大小耳）

句曲之洞宮有五門南兩便門東西便門北大便門凡合五便門也（今山南大洞即是南面之西便門東門似在栢枝壠中北良常洞即是北大便門而東西並不顯中君告云東便門在中茅東小茅阿口從此入至洞天最近而外口甚小又以石塞之事具在後則西便門亦當如此正應在今所呼作石墌處也栢枝乃有兩三洞口恐眞門外亦不開此三門精齋尋之自可見爾今南便門外雖大開而內已被塞當緣穢氣多故也北大洞猶有鬼神去來）

而眞仙人出入都不由五門皆欻爾無見設此門者爲示是山洞體製或外人應入故耳虛空之內皆有石堦曲出以承門口令得往來上下也人卒行出入者都不覺是洞天之中故自謂是外之道路也日月之光既自不異草木水澤又與外無別飛鳥交橫風雲蓊鬱亦不知所以疑之矣所謂洞天神宮靈妙無方不可得而議不可得而罔也世人採藥往往誤入諸洞中皆如此不便疑異之而未聞得入華陽中如左元放之徒是所不論然得入者雖出亦恐不復說之耳句曲洞天東通林屋北通岱宗西通峩嵋南通羅浮皆大道也其門有小徑雜路阡陌抄會非一處也漢建安之中左元放聞傳者云江東有此神山故度江

尋之遂齋戒三月乃登山乃得其門入洞虛造陰宮三君亦授以神芝三種元放周旋洞宮之內經年宮室結構方圓整肅甚惋懼也不圖天下復有如此之異乎神靈往來相推校生死如地上之官家矣今按地域方面則林屋在東南羅浮在西南惟岱宗峩嵋得正耳直道亦當五六千里此路至潁川聞便應徑通王屋淸虛天也元放當是爲魏武所逼後仍來後眞喚乃云淸齋五年然後乃得深進內外宮耳三種芝恐是下品者也

紫陽眞人周義山字季通汝陰人漢丞相勃七世孫從蘇林得道上詣太微宮受書爲紫陽眞人治葛衍山

喻楊羲書興寧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夜鷄鳴喻書

昔扉廓天津採華赤丘是時聲頡靈袂蒙塵華喬此即應是說初降華僑事字少倚人發煥秀山高說延霄自謂玄響所振無往不豁既濯以靈波實望與物榮養既未能暢業駢羅遊岫逐逸然後知悟言之際應玄至少於是佛音弗駕而旋偃靜葛臺夫玄刃無親流鑒遁眞若以雲辟一往想齊獨邁俯自啓灑動應潛逸始乃吾等並有欣慨耳往見況意相知篤未書云伏覽聖記事跡淵妙金策素著靑錄玄定遂跨塵俗逍遙紫陽何蕭蕭之淸遠眇眇之眞貴哉若能者矣請借來喻又云得道之堦錯厲精神靖躬信宿洗誠求矜如斯而言

道已邇也然寅夜之間宜篤經營乃後得手結天維足浮靈綱心遊太空目擊洞房不待久日也若五情愆波三魂越悉於是三眞舞劍黄闕捷關耳可不力之可不力之

授許長史六月二十日

東卿司命監太山之衆眞總括吳越之萬神可謂道淵德高折衝羣靈者也賈玄道李叔升言城生傳道流往並受東卿君之要也玄道河東人周威王之末年生叔升涿郡人漢元帝時生道流北地人漢靈帝殿中將軍也城生吳人後漢劉聖公時爲武當郡尉

受學至勤竝得眞道今在太山支子小陽山中此所謂地眞者也諸來作試者非一津而往矣或亦因人犯者此最難了也於斯之際可不愼乎（此四人𧩙司命主察試學道者所以長史有書與賈郎呈司命司命亦答之竝以在上卷此諸人名位小不顯外書周威王即應是六國時威烈王立于時雖未立河東郡而郎地已有其名矣漢官無正殿中將軍或應中郎將也）

清靈眞人裴玄仁

答許長史（此書本眞誥稽神樞首章在定錄答長史玄帝五條前）

昔累得書見意深照旨趣先書以年行西昊衰頹待老中夜慨歎莫與酬諮夫誠感有在亦得之無晩也次書告有年之志疇昔之好恒願眞人稟受要訣仰

接容景親奉徽音夫勤未上徹精未廣叅眞要之騁未可豫及也後漢書云吾發自玄授金闕素名跨邁世迹超登淸虛何玄標之渺邈奇洞之淵遠哉欲克已洗心沐浴芳流若能斯者今其時矣末書云厠聞要旨當脩五靈自謂西造閬圃東遊玄洲不爲邈絶求矜而誘之引而致之是爲言貫于心良可啓矣恭佼（音效）五靈亦復至耳然道浮外迹未關內眞是以雲車靈轅相適猶遐昔曾軫華僑（依此而言則知華僑先亦蒙眞降矣）蓋應會敖世事有出嘿涂不必靜苟有分無志申公所病遇至不爲覆水始惋是以古喧有云逢時不邁山客抃粲者矣夫學道者固不宜恃其質分必當保任於清全矣於焉騁逸松期回輪紫清靈觀四響玄音合唱玉振雲奏不謀而和可謂秘道藏珍眞暉之上挺也子建志有年今因以反子昔旨耳（此一書似是裴君言且揚書此亦不與後玄帝相連恐非中君答也）

張生

書

得書知洗心謝過甚叙虛心相行復來張生頓首（[illegible]）云許君

近知來有北行事恨不面今致黃長命縷一枚後[illegible]

果不張生頓首（覺題云楊君〇夢見一人似女子著烏毛衣齎此二短折封書來讀讀竟見憶昔有此語而猶多有所忘又夢後燒香當進前室　此並記夢見張天師書信云張生者即應是諱今疏示長史故不欲顯之又見系師注老子內解皆稱臣生稽首恐此亦可是系師書耳〇並眞誥）

按隱居眞誥如右英紫微爲王母女右弼王子喬爲周紫陽周季通及三茅君爲漢而其事則一時竝見于晉太元中不堪分析故統屬之晉三茅之誥爲多因爲前列而右弼紫陽反附焉後卷葛洪亦在楊許之前以楊許類從眞誥也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十三終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十四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道五

晉四

許邁（字叔玄小名映丹陽句容人許子阿七世孫子阿積仁蘊德其後應得登昇者三人度世者五人錄名太上策簡青宮邁清虛懷道遐棲世外永和四年絕跡臨安西山移臨海赤山度名東華爲地歷中品弟穆及子玉斧並得道眞）

遺王羲之書（邁少好仙道父母既亾乃遣婦還家徧游名山采藥服氣後移入臨安西山改名玄字遠遊遺羲之書○眞誥云邁與王右軍父子周旋子猷乃修在三之敬）

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晉書○東坡詩倘容逸少問金堂更與嵇康求石髓出此）

謝遣妻孫氏書（邁總角好道立精舍於懸溜山往來茅嶺惟朔望時節還家定省父母既終乃遣妻孫氏還家爲書以謝絕之孫爲書答邁以永和三年入臨安西山○經云邁先娶散騎常侍吳郡孫宏女居臨安山中爲書謝遣其妻）

欻聞懸霤之響山鳥之鳴自爲蕭韶九成不能勝也偶景青蔥之下栖息巖岫之室以爲殿堂廣夏不能過也情願所終志絕於此吾其去矣長離別矣（太平經○自一作以）

孫氏答夫許邁書

愚下不才侍執巾櫛榮華福祿相與共之如何君子駕其大義輕見斥逐君以此處遐曠非婦人所便昔梁生陟嶺孟光是攜簫史登臺秦女不舍衞人修義夫妻同行老萊逃名伉儷俱逝豈非古人嘉遯之舉者許君乖離矣（會稽志）

與弟穆書

聞弟遠造上瀘（上清諸道也）偶眞重幽（雲林降也）心觀靈元（謝遐法）炁陶太素（五神事也）登七闕之巍峩（飛天壇也）味三辰以積

遷（日月五星）虛落霄表精朗九玄此道高邈非是吾徒所得聞也亦由下挺稟淺末由望也然高行者常戒在危殆得趣者常險乎將失禍福之明於斯而用矣道親於勤神歸精感丹心待眞招之須臾若念慮百端狹以營道雖騁百年亦無冀也三官急難吾昔聞之枉前（重論排遣諸試難事得爲尒前過也）七考之福既以播之於後（子阿功業當復延及長史父子也）因運乘易不亦速耶幾成而敗自已而作試校千端因邪而生耳想善加苦心勞形勤諸功德萬物云云亦何益哉斧子蕭蕭其可羨也各不自悟當造此事斧獨何人享其高乎（歎獨絕超邈也）師友之

結得失所宗託景希眞在於此舉也吾方棲神岫室蔭形深林采㳙谷之幽芝掇丹草以成眞也（成眞之辭小爲夸激）昔約道成當還詭信雖未都通亂粗有髣髴亦欲暫偃洞野看望墳塋不期而往冀暫見弟因緣簡略陰書增懷映謝（從曾祖本名映改名遠遊此十字柴弟注右一條先生被試後因事長史于時應已在盋竹山定錄云辰年當暫出還人食詭則此應是丙寅丁卯年中書也）

又

（邁自懸溜移臨海赤山遇王世龍趙道玄傳太初遂師世龍受解束反行之道服王夜朝腦精之法臨應得道三官都禁左郎遣典柄侯周魴主非使者嚴白虎詰咲諸㤗會定錄君盡中候李遵握火鈴而至魴等咲而悉郎得度名東華爲地仙之中品）

（復還盋竹山中後與長史書○雲笈七籤云建興元年渡江入赤城山中往而不返師南海太守鮑靚太元眞人茅君）

恨吾遇良師之太晚反滯性之不早吾得之狀艱辛情事定錄眞君當已說之矣崇賴成覆救濟之恩天地不能踰也（許邁傳○眞誥亦載）

許穆（字思玄大名謐邁之弟博學有才章簡文皇帝久垂俗表之顧與時賢多所儔結仕歷尚書郎郡中正護軍長史給事中散騎常侍雖外混俗務而內脩眞學密授教記遵行上道挺分所得乃爲上清眞人爵登侯伯位編卿司）

答右英夫人（十一月十九月）

車馬雖重爲路人所略推分任運有以招之不必悉也柸子誠小還爲童吏所偷故疾而惜之今冥鑒卽擒益所以懼惡而善者別矣今雖嘿然不言小人足知靈驗有訓在其中非直區區若此小小而不能坦也謹白　呈雲林右英夫人（此所答右英授事事今不存）

又

穆惶恐言沈滐鄙俗流浪塵昧罪與年長愆隨日積幸遭玄運靈啓其會披散氛霧朗然遊觀眞靈淸秀竝垂戒悟猥辱文翰華藻成林金聲玉振規矩有章父子凡微無以堪荷夙興策勵不敢怠惰顒顒傾注言不自暢穆惶恐言（此亦是答右英詩不審的是何詩亦似不存）

答定錄君

穆惶恐言逢遇玄運得聞宗告每事將順啓悟留心仁蔭纏綿仰感罔極至於始終之分天然定理樂生惡亾人情常感哭泣之哀奔臨之制內以敘情外以順禮賢廢所守莫之虧也穆內雖修道外故俗徒未能披褐山栖帶索獨往不得不敘順情禮允帖內外一旦違之旣恩情未忍亦懼傷之者至矣（定錄君嘗戒長史云哭者亦趣死之音哀者乃朽骨之大患恐吾子未悟之指爲憂耳極哀者則淫氣相及來子雖舍於耳關曹當奈張者何意此或長史答定錄後書答右英也　來子長史後母張乃長史父妾）

又答右英夫人

夫人之言宛而附情弘道長教可謂遠矣輒當奉遵告勑使哀不至傷哭不過慟栖道任適不敢有違謹白（此是答右英書本今闕所授事非謂前中君所告趣炎之音者而亦應相關涉也）

論華氏書

昔因華氏累白書敬靈道高邈音響冥絕仰瞻九霄注心罔墜矜逮不還特蒙酬告雲華斐暢玉音粲發誘道恂恂啓悟丹至披覽欣欣五情悅懌某志好有年未獲剋遂（缺失二字別本作剋遂）恭黨幽晦始覩天日靈真(厶)（此缺失一字別本作徵字疑非）請訓誨交湊剋已補過思繹鄙滯夙興勤惕悟寐自厲庶幾積誠卒獲徵感玄運既會

奉覲有期(想)（疑長此一字）良爲延仰（缺失二字別本作延仰）生滌迷俗沈溺塵昧不達上真謂道盡此決欲習性以靜之損(厶)（缺失一字四字朱書）以寶之非爲色欲(厶)（缺失一字）多而患在難(厶)（缺失一字）至於水火之戒冰炭之喻朗然照豁敬承清規務損之又損之(厶)（謂應是以字）至於炎灰也歎覺悟之不早恨知機之將晚用火之言其旨頗微思之觸類良追愧悚

昔憑賴華氏每輒獎勸願其有成得見陶冶而觥味華競蹈道不篤恒欲與共清閑使意盡言苦而已趣向不同寄言難遇然喁喁之懷要欲獻其丹款矣不審故可復有冀不酬（此二書長史答先因通華僑意以前書而又言用火之言此授今闕○茅小君云五月中失日有言云華僑漏泄天文妄說虛無乃今華家父子被考於水官○華僑之失道由華騎之佞亂破壞其志念華園華西姑者三官因之以試觀試遂不過僑於是得有炎罪故名簡早削奪尋輸頭皮於水官也可密尋彼家有此人名不是誰者○此前並是猶說華氏事不知是乎年丑年耳○華僑晉陵冠族初頗通神鬼後入道漸漸真仙來游皆使通意於長史而僑性輕躁多漏說冥旨被責故復使楊令授而華時之跡都不出世）

與賈玄道書（玄道録司命主察學道者在泰山）

欽想風流託心靡景愧以愆昧鄙悋素彰思自策勵沐浴陶冶濟否之階幸垂眷逮耳許玄惶恐再拜長史（大名謐字思玄今此直云云其意未允）詣賈先生（此是長史聞楊宣周紫陽說賈玄道等主

知試校事故有此書賈即以呈司命司命後所答云賈生近以此書來者也周君說事在第四卷中也）

太元真人答許長史

若夫能眇邈於當世則所重惟身也罕營外難者則無炎地矣是以古之學者握玄筌以藏領匿穎鏡於紛務凝神乎山巖之庭順真於逸谷之津於是散髮高岫經緯我生暉暉景曜採吸五靈遊躡九道登元濯形投思絕空人事無營閑存三氣研諸妙精故能迴日薄之年反爲童嬰耳苟事累沙會交軒塞路但所守之不能島也何試校之能停耶物物相要觸處輿患天人之眄豈時漏哉所司賞於脩業所試在於

不日新矣賈生近以此書來託向疊疊可謂有情然無逝我梁有似逆詐耳

與中子虎牙書虎牙名聡字元暉穆中男仕郡主簿功曹後爲輔國司馬元興三年於家度世

十月九日詣上厨五人旨南山治此長史自記事旨應作指謂詣雷平宅淨金也牙詣夫人詣當用雙金環汝無吾當具交以謝恩也

又

厚若有金貫便以奉夫人云以謝吏兵華功曹至意寄語新婦脫婦字令知寄之寄之若無便可以二雙金環奉詣勿忝勿忝若欲得體上所寶玩者爲好華功曹似是華僑而後又云楊意旨恐是非也厚似是虎牙婦也

又

吾近日疏與汝說二君應有詣其夕即有誥云吾二人吏兵若無功詣後小子不復爲人使楊意旨中謂可用釵小君即言釵所以導達開通自用也新婦有金釵即可用可停貫也先詣夫人次詣二靈汝疇量之汝索鐶如一日疏新婦銀釵亦可用良無便當用鐶吾停汝辭須詣當詣辭繼其下也不復別作此書即涉前事也

又

得佳清閑云勅汝脩內經是保命汝不答漠漠不當尒然此非常意皆發自冥妙當作本末答當奉行此意口又無言爲不可也內經或應是黃庭不尒即應是洞房中法尒

又

陶休以二百紙與汝吾留百枚檢陶譜長史婦親屬不見名休者

又

斧白米巳當向盡汝餉之此是供添爲青飣者

又

遷告云汝當小不佳防之遷是易遷夫人也○長史妻同郡陶威女名科斗興寧中亡即入易遷宫受學○右此七條並長史與虎牙書

楊羲夢許長史書

十月二十三日夜夢在一大山上有人見告此是茅山大洞室中也室四面坐榻向皆柏床龍鬚席四壁多文字而不可了許長史著葛帔單衣白袷坐東面西向復有三人皆錦衣平上幘其一人自稱曰我趙叔臺父昔見汝於吳下矣吾坐北面南向許長史伏坐上因引筆作書乃沈吟思惟良久書畢即見示曰此書可通否耶書曰

日月之道虔晟再拜今奉佳晝酒杯盤一具於南方來年六月可以入郭遣送之事好而又好水火之期求我於大木之日矣晟猶是成音漢時亦有人名此登難之曰郭是何義長史答曰是洞中似郭非冢墓之郭也又難曰何以爲虔又答曰虔者敬之始

下有文字敬之文耳又難曰何以爲晟答曰晟者日下成侍日成而月得耳三錦衣人同讚曰幸哉幸哉學不可欺往來至道之時

許玉斧

穆小男名翽字道翔小名玉斧郡舉上計掾主簿並不赴清秀瑩結糠粃塵務居雷平山下修業勤精遂詣茅山北洞告終終後十六年度往東華受書爲上清仙公上相帝晨

與南眞辭

此是虎牙病時掾與南眞辭掾自書本

男生許玉斧辭玉斧以尸濁肉人受聖慈濟拔每賜敕誡實恩隆子孫常仰銜靈澤永賴天廕玉斧以駑鈍頑下質性難訓雖宿夜自厲患於愆失此夕夢悟尋思此意皆玉斧罪責慙懼屛營無地自厝靈道高

虛肉人未達眞法惟執心守敬脩行寶祕而已或恐靈旨高遠誡諭幾微玉斧頑闇不能該悟如此之罪日月臻積違法犯誡亦當千萬神母仁宥輒復原赦故今日憂惶深重肝膽破碎惟哲謂應作折字骨思愆無補往過連陳啓煩多希請非所兼以愧怖玉斧歸誠乞誓以今日更始當洗濯心誠明於天地靜守形骸軌承訓誨乞原父穆兄虎牙大小罪考玉斧不脩乞身自受責原赦大小若神母遂見哀愍許玉斧思愆補過擧家端等受恩是永覩三光受命更生謹辭

南眞告

虎牙愼不可復履淹及見人之新淹者三元驚散多喜殺人保命告牙曰學道者常不能愼事尚自致百痾歸咎於神靈當風卧濕及責他於失覆皆癡人也安可以告玄妙哉

與父書

三月八日拜疏玉斧言鄭恨奉矜尊猶患飲痛不除違遠竦息陰黷願令飡食無恙即日此蒙恩牙近至此便西願早至謹及疏玉斧再拜

又

玉斧言尊欲得六甲符似在何容牙處斧都不以書來山中願就牙器中料謹啓此六甲符非靈飛也當是在右玄錄也

又

玉斧言承近三日會流盃尊亦作詩後信願寄還謹啓

又

鹽茗即至願賜檳榔斧常須食謹啓恒須茗及檳榔亦是多痰飲意故云可數沐浴濯水疾之痾也此書體亞小異今世呼父爲尊於理乃好昔時儀多如此也

又

四月十七日拜疏玉斧漸𦶜不審尊體動靜何如願飲漸覺除違遠燋竦急假願出行即日此蒙恩謹及啓疏玉斧再拜

又

玉斧言有檳榔願賜今暫倩徐沈出至便反謹啓

又

四月十八日拜疏玉斧言昨徐沈啓願卽至漸熱不審尊體康和飲漸覺除違遠戀竦牙如常援時得出斧粗蒙恩謹及馮令史啓疏玉斧再拜（援是處長兄也）

又

四月二十一日拜疏玉斧言陰熱不審尊體動靜何如飲覺蒙恩陳輝來尊今日當至斧近齋惟尊來餘人難相見願道路安穩小史在戶內使不欲經遠或

淹謹及陳輝啓疏玉斧再拜（此亦明眞齋惟在斷外人避淹而已小史當是其名而猶進小兒於室內使者貴勝人自不能躬親猥碎也）

又

玉斧言援牙亦得還此安穩謹啓

又

四月二十三日拜疏玉斧言奉勑昨夜至慰馳竦熱願尊體飡食無恙未得侍見戀慕旦陳縢啓疏願已至謹及啓疏玉斧再拜

又

玉斧言楊舍人弟病委頓爲懸耿想行當佳謹啓（前楊

書云老母今此云弟惟兩事顯耳其餘親族皆莫之問）

又

四月二十八日拜疏玉斧言昨奉勑慰竦息陰炁願尊體無恙飲覺除違燋竦謹及啓疏玉斧再拜

又

玉斧言錢卽與田主此間都無復竊付二升餘華新婦欲得少許願分之亦長在中謹啓（山家貧儉亦妹爲契濶華新婦卽牙妻也華琦孫名子容）

又

五月四日拜疏玉斧言節至增感思濕熱不審尊體

動靜何如飲酒未除違遠竦灼服散微得飲水猶是得益願彼大小無恙尊五日當下願必果謹遣扶南啓疏玉斧再拜

又

玉斧言陳鹿至尊賜脯及蒸蔥卽至帝都已還東甚得㊀㊀㊀㊀（失四字）謹啓（從二十三日來凡三書長史並似在縣下家中時也）

又

玉斧言承舍人下恐過句容未進此湛家穀猶未熟今遣朱生出糸願尊卽令生反得穀願爲都作米此無可舂者若至便當就合恐藥草燥得米下船乃可

採草謹啓

又

玉斧言此間釜小可正一斛不與甑相宜又上稻應得釜用都有大釜容二斛已上者願與諸藥俱致無見可否足借斧當於縣下少一行十許字謹啓此求米及大釜皆是作飢飯所須也云穀未熟當在九月中此一書長史在都下○右八條掾在山與答父書于時長史在都及縣下也○並眞誥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十四 終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十五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道六

晉五

楊羲晉成帝咸和五年生似是吳人來居句容少好學讀書該涉經史性淵懿沈厚與許長史年並懸殊而早結神明之交長史薦之相王用爲公府舍人後脩劍解之道作告終之術輔佐東華爲司命董司吳越神靈人鬼皆隸攝之雲笈七籤云晉孝武太元十一年昇仙

與許長史穆書

楊羲云許先生前恭景逸世隱光九霄冥神洞觀顯光靈府幸甚幸甚平昔周旋纏

綿明哲超羣先覺獨造方外○陶隱居云先生年乃大楊君三十歲先生初入東山時楊始年十六絶迹時年十九如此明楊小便好道也多有所道甚云云觀當乙二第七無慮也此一行楊君與長史書語

又

小君說言郗鑒今在三官爲劉李姜所訟爭三德事周馬頭在水官訟其壻引理甚苦郗朗伊香之二人今爲牙女子奇求此

范帥昨受江羅辭

郗相今爲大曹吏所逮其婦形嬰桃受事未了方索

代人於此家　此自是旁聽小君之言語耳不令書之爲自疏識以示丌此二十二字是楊君自記與長史

又

辭四通已呈意氣安和

又

季主一男一女俱得道男名法育也女名濟華今皆在委羽山中濟華今日正讀三十九章猶未過竟此理亦欲難詳季主讀玉經服明丹之華挹扶晨之暉今顏色如二十女子鬚長三尺黑如墨也昨日東卿君道此如所疏眞奇事也不知果云何耳此一行楊君自記與長史

又

季主託形隱景潛跡委羽紫陽傳具載其事也昨夜東卿至聊試請問季主本末東卿見答令疏如別爲以上呈願不恠之省訖付火此楊君與長史書今有華撰周君傳記季主事殊略未見別眞手書傳依此語則爲非也此前闕有按語今闕失一行〇季主臨去托形枕席爲代已之像入委羽山石室大有宮中受行精全光藏景化形法於西靈子都

又

是後聖李君紀也大都與前者略同然東卿復兼有注解注解注解近萬餘言大奇作也昨來多論神化之事聊及季主耳去月又見授神虎經注解注解非世間所聞亦自不掌其旨也若更聞如季主比者自當密白此亦楊君與長史書也既是論季主事故仍以相次不復出置下卷長史撰眞仙傳欲以季主宜在前所以楊君爲請問本末也司命所注二經並未出世也

又

自隔暉塵行已今日東眄雲漢涕先言隕伏想玄宮融和所莅休宜時乘八風平蕩滓翳六天攝威消滅魔氣願使眞正之信流行三元玄無之感變無窮矣君前臨發頻煩想夢所見贈惠手跡爲信既感冥通銘得之後儵忽未頃如覺千載適能得之奇而難解所謂微乎妙哉微乎妙哉近即疏記所夢密呈此先生被試後楊君因書與之也

又

義頓首頓首陰寒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未得覲傾企謹白不具楊義頓首頓首

又

義白公第三女昨來委療旦來小可猶未出外解羣情反側動靜馳白

又

項疫癘可畏而猶未歇益以深憂　給事許府君侯此六字折紙背題

又

羲白二吏事近卽因謝主簿屬鄭西曹鄭西曹亦以卽處聽但事未盡過耳事過便列上也自已以爲意此段陳冑王戎之徒實破的也謹白此書失上紙

又

羲頓首頓首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劉家昨夜去使人惻惻似中後定也義明日早與主簿至墓上省之也晚或復覲楊羲頓首頓首

又

先昨亦得車問想當不審且以悅怛之自非研玄寶

精有淩霜之幹者亦自然之常也　長史許府君侯此六字題折紙背上

又

羲白奉賜絹使以充老母夏衣誠感西伯養老之惠然羲受遇過泰榮流分外徒銜戢恩答無以仰酬至於絹帛之錫非復所當小小供養猶足以自供耳謹付還願深見亮羲白

又

羲白此間故爲清淨既無塵埃且小掾住處亦佳但羲尋還不得久共同耳尋東白羲白此二條共紙書又似失上紙

又

羲頓首宿昔更冷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此覲返命不具楊羲頓首頓首

又

羲白得主簿書云野中異事郄書別答奉覲一二謹白此背無題恐失下紙

又

羲頓首頓首旦白反不散風燥奉告承安和行奉勤白書不具楊羲頓首頓首

又

羲白雲芝之法不得付此信往羲別當自齎謹白　長史許府君侯侍者白此九字題折紙背尋楊與長史書上紙重頓首下紙及單疏並名白又自稱名云尊體於儀式不正可解既非接椽意又乖師資法正當是作貴賤推敬長少謙揖意尔侍者之號卽其事也都不見長史與楊書假足經師亦不應致輕此並應時制宜不可必以爲准

又

羲頓首頓首吉日攸慶未覲延情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羲羲燒香始訖正爾當暫還家靜中晓乃親展謹白不具楊羲頓首頓首

又

羲白野中未復近問然華新婦已當佳也惟猶懸心

奉觀乙二

又

羲白承今日穫稻昨已遣陳伋經紀食飲守視之謹白　長史許府君侯（此六字題折紙背應在山廨中答書十月五日也）

又

羲白符書訖有答教事脫忩送適欲遣承會得告今封付別當抄寫正本以呈也不審竟得服制蝨九未若脫未就事者當以入年爲始耶羲前所得分者卽服日日爲常不正聞有他異惟覺初時作六七日聞頭腦中熱腹中校沸耳其餘無他想或漸有理謹白

又

羲白主簿孝廉在此奉集惟小慰釋小掾獨處彼方甚當悒悒羲比日追懷眷想不可言上下項粗可承行垂念謹白

又

羲白昨及今比有答教事甚忽忽始小閑爾項在東山所得手筆及所聞本末往當以呈比展乃宜羲白

又

羲白奉告具諸一二動靜毎垂誨示勞損反側羲白

又

羲白五色紙故在小郎處不令失也謹白

又

羲白明日當東山主簿云當同行復有解廚事小郎又無馬羲卽日答公教明日當先思共相併載致理耳不審尊馬可得送以來否此間草易於都下彼幸不用方欲周旋三秀數日事也謹白（右此前五書並是在縣答長史書或是單疏或失上紙也）

又

羲白許東輿昨中後見顧主人德小設亦不覺久垂當去張泓續至其時日猶可也奉告云伏闕入門共

爲異事由羲不能節適酒食量宜遣賓伏用悚息願復察恕謹白（此事在都答書長史當在護軍府中時）

又

羲白承撰集得五十許人又作叙眞當可視乃益味玄之徒有以奬勸伏以慨然羲聞似當多此比類暮當倒笈尋料得者遣送謹白

又

已具紙筆須成當自手寫一通也願以寫白石耳願勿以見人（此當是黃石方或是五公腋法揚書自此後並是掾去世後事不知誰領錄得存當是黃民就其伯間得也）

又

義白漢書載季主事不乃委曲嵇公撰高士傳如為清約輒寫嵇所撰季主事狀讃如別謹呈洞房先進經已寫當奉可令王曠來取一作已白恐忘之謹又白

又

義白承昨雨不得詣公想明必得委曲耳明晴暫覲乃宣義白此三書似失上紙並是在都時答

又

義頓首頓首晴猶冷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比復親

展反命不備楊義頓首頓首　長史許府君侯侍者白此九字題折紙背

又

義白季主學業幽玄且道跡至勝乃當在卷之上首耶東卿君大歎季主之為人又羨委羽之高冲矣承撰集粗畢極當可視未覩華翰預已欣歎奉覲一二謹白所書東卿論季主事本別書青紙與此不相隨今在第四篇中

又

所撰要當令得七十二人不審已得幾人若人少者亦當思啓冥中求其類例也然造一段作且當徐徐未可便出也亦欲自繕寫一通呈明公明公常所存棲乃希心於此者也義白

又

義白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亦七十二人劉向撰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宗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十二人此陳留耆舊也此一書首尾具而不見題當是函封也

又

義白別紙事覺憶有此乃至佳可上著傳中也輒待保降當咨呈求姓字亦又當見東卿此月內都當令成畢也動靜以白此又失上紙書語是初迷神仙傳答也保降者須保命君來也又注

此并書並似在縣下時非京都也

又

仙傳猶未得治益要當待東卿至乃委曲耳昨日更委曲再三讀之故為名作益以慨然符待晴當晝之別白

又

義白傳未得書上王生所以尔者欲以見東卿東卿近來倉卒不得啓此須後至乃呈尊處已別有一本不審可留此處本否義又欲更有所上所上者畢乃頓以奉還也謹白長史此仙傳遂不顯世不解那得如此恐揚以呈司命用許眞事宜

行因隱紀之也

又

不審方隅山中幽人爲已設坐於易遷戶中未耶白方隅幽人即謂掾也令設虛座於其母戶中耳

又

信還須牛明日食竟遣送右此書失上紙亦應是函封在縣下時

又

義頓首奉反告承服散三日宣通心中此是得力深慰馳情願善將和無復感動義頃公私匆匆是故替覲小闕奉展楊義頓首頓首

又

承二紀有患懸情近得師子書都不道病此必輕微

又

小晴遣信參之謹白

又

承石生往可念義乃識之頃者甚多暴卒亦無題此似都下書

又

義頓首頓首奉告見所疏夢并上章本末尋省反覆夢既是注章亦苦到甚以慨然想此魍魎尋散滅耳

又

比行奉覲楊義頓首頓首

別疏願不以示人諸所屈曲奉覲一二

又

尊所疏夢當可解尒然大要是注氣之作也義白

又

義近連亦夢小掾有所道小云云大都無他耳亦欲不復信夢悟故不上白耳尊疾患未和多當是注炁

又

小動所以尒耳上章根具亦當足滅之謹白

又

義白昔得小掾細白布青紙香珠之屬然此逼左道虛妄之說是故不復稍說耳自當以此物期之甲申

也諸所曲屈筆不能盡謹白自掾去後楊多有諸感通事長史既恒念憶故楊每及之也世中多不慨信幽顯所以不欲備說耳來已經太元九年元嘉二十一年兩甲申矣不知此所期謂在何時謂丁亥數周之甲申乎

又

義頓首頓首奉告承尊體不和餘疾連動懸情灼灼想當偶尒行損承欲章書自陳亦足以斷注鬼之害也夢悟亦不可專信惟當以心鎮之耳尋復平承楊義頓首頓首

又

承紀謁者還欣之尊已相見問其委曲邪謹白

又

自小掾去世後略無月不作十數夢見之又於睡臥之際亦形見委曲也所言所行如平存爾然不信既著遠近所嗤不敢復言之也

又

見告今具道夢聊復以白願不恠忤若尊意謂此爲罔罔者願見還當卽以付火此書無題亦是函封掾恒面來共訖以唾夢耳于時諸游賓或聞楊降神信者多所請問不信者則典誚毀故有此言以厲之

又

三月十九日夜夢小掾來在此靜中坐良久自說小

茅山三會水處極可看戲向從四平山中來路上見叔父持火炬滿手欲以作變先生可向阿郎道如此鬼火使人口噤不得語此物乃化爲風先生知之不小掾又曰方山大有疾叔草與佳藥乃大昨乃大取近乃失去布複欲就先生乞此衣掾兩疾生叔並早亡不知此當是誰者方山卽四平山所謂游處方源常與龍伯高等爲旅也既採南燭又乞複衲則在洞中者猶須衣食故云杜廣平亦伐薪留糧而況今洞上之士乎斯眞豈復不知斷穀特是不應爲之耳

又

小掾又曰今葬處不吉斷墓脉多所云云右十九日夕所夢此則前書所云以白者如此則掾亦還葬舊墓雖曰虛冢猶須吉地○右與長史書今所見眞手者訖此

舊本楊義書有誤相連今爲分析者五處許長史書原在義書之後當以眞降在楊由楊受許耳然許長於楊今移置前

答許玉斧書雲笈七籤云玉斧師楊先生授上清三天正法

㊀㊁前少一行又闕失上兩字情兼無以喻懷尋省來告粗承同之僕尋往相見近矣比者翹注良不可言給事和安卽長史也以十九日南州二十二日當還功曹已入昨相見慰懷功曹掾廣長兄小名揆者也方尔悠悠未卒歸也將琴絃之陰德乎聊當一笑琴絃事出彭素經房中之術也○舊連下爲一篇

此卽日無他公明日當復南州與大司馬別大司馬剋二十六發也第七似不從征公是簡文爲司徒也大司馬是桓溫也鎭

在姑熟應北伐慕容第七似掾叔小名嗣伯者爲尚書郎于時是太和四年巳巳歲三月中書也

又

乃遠送米將供洞齋之備耶若君遠研玄鏡澄聲上音在深林之中遐人事之跡使此物之來卒無緣也於今逢耳誠理盡備矣洞齋卽大洞齋法今有眞書小訣如此則掾是備行上品七卷耳

又

想所寫已了校當令熟秋冬之間其經當復示也不知是何經明年掾便遁化也

又

故服飢不春草生此物易尋想數詣玄水之處逍遙
也僕此月必往敘其不久南燭冬乃不彫春時邑味彌好既呼爲飢則是掾合
服石和者所以定錄云次服飢飯兼穀無違但
一劑干杞其事不同耳即不知玄水在何處也

又

亦不煩屬李李疾病未攝事承田已爲勞意勑語陳
暉如此必有秋望也此誠小小不暫勞君意者則事
去矣

又

給事云南州還當弁急四月半間欲至東山想無差
錯矣比更告茶一簿直注行下云茶一簿未正可解當爲寄與掾也茶則是茗掾患

淡飲所須兼
亦以少寐也

又

一日不見君常恐鄙悋之心已生矣君未復能屑屑
中出於風塵之間耶右八條楊書並是在都送還山與掾失上紙此書師與弟子灼
然作君僕
用古體也

答許虎牙書

承給事體氣如故且甚延悚念侍省遑懼辭正尔燒
香入靜具啓夜當根陳情事使盡丹苦之理動靜別
白尋更承問此少上紙似在縣上答虎牙道長史病事

又

翽連給事前後書上啓神母因書小掾弁呈前後答
神母云小掾截留給事書惟餘此見還此亦虎牙是掾去後事也
神母應南眞夫人布楊君在此所寫外書及自記事
弁語答長史兩掾諸書跡及絢存錄者記此又別有
紀事酬答眞人
書已在前篇中

白諸眞疏

義以四月九日夜夢北行登高山上大有
宮室四面皆有大水見一白龍東向飛行有
有白衣好女子於龍口中三人出又有
一老翁著繡衣裳芙蓉冠拄赤九節杖而
立問公何等女子入龍口邪對曰此大素
玉女蕭子夫取龍烝以鍊形也問翁何人
曰我蓬萊仙公洛廣休治此蓬萊山又問
此龍可乘否曰以待眞人張誘世石慶安
許玉斧丁瑋寧此侍宸帝官龍也須臾間
公呼此四賢至命人賦一詩各下山別仞

下半山許主簿來公語主簿使飲太平家
酒又戒之曰守一愼勿失後當用汝輔翼
及到十日夜義具此夢上白諸眞惟紫微
夫人見答衆眞並笑淸靈曰以冥通冥也
心感洞照南
嶽君之力也

得此異夢分明如不眠不審是何等願告之意

紫微王夫人答

眞烝內感靈求萬方神表八玄形與魂翔此實著至
之象事顯幽冥非虛構也如洛公語也可密示斧子
等勿廣宣靈露中旨也非小事哉深愼又此一夢事後東間寫得
既不自見本不知誰書所稱其處是楊君又當書此
以呈長史故云其爾又此四月或即是乙丑年亦可
是寅年耳○
已上並眞誥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十五終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十六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道 七

晉 六

葛洪 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仕司徒掾諮議參軍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

與鄧嶽疏 字伯山陳郡人歷平南將軍

洪咸和初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求爲句漏令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在山積年優游閒養著述不輟後忽與嶽疏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顏色如生體亦柔軟世以爲尸解得仙云

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 晉書

謝安 見前

道民帖

六月廿日具記道民安惶恐言此月向終惟祥變在近號慕崩慟煩冤深酷不可居處比奉十七十八日二告承故不和甚馳灼大熱尊體復何如謹白記不具謝安惶恐再拜 淳化帖○黄伯思云謝安帖米以爲僞者蓋以惶恐再拜當時罕用然於尊老或有之陶華陽眞誥中有帖云許玄惶恐再拜正晉世體

王羲之 見前

玉潤帖

官奴小女玉潤病來十餘日了不令民知昨來忽發癇至今轉篤又苦頭癰頭癰以潰尚不足憂癇病少有差者憂之燋心良不可言頃者艱疾未之有良由民爲家長不能剋已懃脩訓化上下多犯科誡以至於此民惟歸誠待罪而已此非復常言常辭想官奴辭以具不復多白上負道德下愧先生夫復何言 淳熙續帖○黄云右軍爲獻之女玉潤請罪稱民謝太傅所稱道民安豈事五斗米道耶○官奴似獻之小字

南齊

高帝 見前

手詔孔靈産

靈産會稽山陰人深妍道幾偏覽仙籍歷太中大夫加給事帝賜以鹿巾猿裘竹素之器手詔曰

君有古人之風賜以林下之服登從之日可以相存也 太平御覽

武帝 見前

答陶隱居入山詔 弘景仕齊奉朝請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詔許之仍賜帛十束燭二十挺及發公卿祖之於征虜亭供帳甚盛止於句容之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疏皆以此代名

卿遣累卻粒尚想清虛山中閒靜得性所樂當善遂嘉志也若有所須便可以聞

又別敕

朕月給上茯苓五斤白蜜二斗以供服餌 茅山志

顧道

答劉法先書

法先彭城人也時顧觀著道經義於孔德璋多有與奪法先與書討論同異顧道屈服乃答曰

自古之遷狂水火不避得足下此箴始覺醒悟既往狂言不足在懷 學道傳

梁

武帝 見前

與陶隱居書

隱居仕南齊由振武將軍除奉朝請永明中上表辭祿於茅山積金嶺西立華陽館梁武帝義師太石頭亟陳圖讖貽書贊獎及即位使勅至山召之先生畫二牛一在野甚自得一衣以文繡有人扣刀執繩以隨帝曰是將學曳尾龜寧有可致之理乃與先生書因問享國之期以占曆數奢促如何先生啟云再環辰次又云光武一去四八今則直上七七然後乘彼白雲帝在祚四十九年其預於家兆皆此類也

今萬乘爲累欲東向修弟子禮其可得乎

答陶隱居書

隱居恥尋上道究括綱領若彿景響雲之速無如刀圭潛心注想惟朱黃爲關武帝使舍人黃陸告先生想刀圭未就三大冊有闕宜及眞人眞心無難言也乃命弟子陸逸沖潘淵文開積金嶺東以爲轉鍊之所隱居謂丹品蓋多唯九轉所用藥石皆可尋求製方之體辭無浮長歷然可解乃緘願畢志天監四年出居嶺東有事于鑪燧明年元日開鼎無成重九後燧亟多不偶隱居以爲營非常事宜聲迹聯絕而此山密邇朝市巖林淺近人人皆云有望是丹家酷忌始改服易氏遐遁東嶺當去建晉中以其山海深曠民不知道見所云爲無關視聽吾若委形枕杖非不可爲是獨齊大道若脫爾便逝不可以爲教迹乃以意啓梁武梁武難之答書隱居撰意直往初欲入剡或度天台後入楠溪青嶂山復自海道過霍山還永嘉至太溜會上使司徒慧明迎還華陽營朱陽館以居

知欲徙卜想諮請幽勝謀及著龜但遷徙之日爲當使人爲當使鬼猶躡蹻因地其不滅也 並華陽陶隱居內傳

梁朝士大夫

問陶隱居

某等自嘗竊觀仙書輒嗟欣忘倦徒羨其文莫測其理尋七尺之體既同稟太始俱服五常以何因緣獨超青雲而弊金石者乎先生領袖玄門學窮仙苑必有以竭其川岸請略聞雅說

陶弘景 梁大同二年得道尸解爲金闕右卿蓬萊都水監

答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

至哉嘉訊豈蒙生所辨雖然試言之若直推竹柏之匹桐柳者此本性有殊非今日所論若引庖刀湯稼

從養溉之功者此又止其所從終無永固之期夫得仙者竝有異乎此但斯族復有數種今且談其正體凡質象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鬼其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今問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鑄煉之事極感變之理通也當埏埴以爲器之時是土而異於土雖燥未燒遇濕猶壞燒而未熟不久尚毀火力既足表裏堅固河山可盡此形無滅假令爲仙者以藥石煉其形以精靈瑩其神以和氣濯其質以善德解其纒衆法共通無礙無滯欲合則乘雲駕龍欲離則尸解

化質不離不合則或存或亡於是各隨所業脩道進學漸階無窮教功令滿亦畢竟寂滅矣 藝文類聚

請雨辭

乙未夏六月旱不雨積旬諸道士恒章奏永無雲氣隱居是與周共作辭依常朱書青紙於靜中奏之夜夢一人姓黃字元平東海人自稱趙丞使下官相聞前辭言語乃好但請雨應墨書請晴應朱書願更墨書辭勿同前語周二十二日夜乃作墨辭於其廨庭壇自奏明旦周向家云昨夕有人報云今日中當雨爾旦天清赤熱了無雨意至禺中周來入嶺至上便見風雲卒起未達隱居間於路便雨得好溜唯在一山周廻左右耳

華陽隱居陶弘景道士周子良辭竊尋下民之命粒食爲本農功所資在於潤澤頃亢旱積旬苗稼焦涸遠近嗷嗷瞻天雀息百姓祈請永無感降伏聞水雨之任有所司存願哀愍黔首霈垂沾渥呼風召雲膚寸而合使洪潦溢川水陸咸濟則白鶴之詠復興於今共申至誠稽顙辭請謹辭

天監十四年太歲乙未六月二十一日辭詣句曲華陽金壇洞天張理禁趙丞前 周氏冥通記

進周氏冥通記啓

周子良字元錫内諱太玄字虛靈永嘉人隱居高第弟子天監中白日尸解時年二十隱居撿集平日異降事跡爲四卷進之

臣弘景啓去十月將末忽有周氏事既在齋禁無由即得啓聞今謹撰事蹟凡四卷如別上呈但其覆鄣疑綱不早信悟追自咎悼分貽刻責淵文口具陳述伏願宥以闇情謹啓

武帝答陶弘景手詔

省疏幷見周氏遺蹟眞言顯然符驗前誥二三明白益爲奇特四卷今留之見淵文幷具一二唯增讚歎

十二月二十日 神筆○周氏冥通記○注云右此周去時先生正在鬱岡隱齋禁限不獲即得啓聞後謨寫賚記畢方遣潘中正出啓上呈聖上登於內殿開讀四卷委曲備悉事事顧問亦隨事奉答○答不見載

趙威伯

作事上保命

威伯作事上保命舉子良爲保籍丞保命仍將往共定錄省察良久乃作讚上東華曰周玄秀德心志虛清謹按紫刻可刻仙名東華乃吏命以七月七日會仙官僉名薄因得爾品目位合中仙韓侯仍作事吏奏上仙爲保晨司青君命云如牒仍作簡文曰惟周太玄因業樹玆刻名仙簡爲保晨司

周子良字元龢右一人改名太玄字虛靈以其生周遶家已上紫錄次生劉偉家復書玉編既經歷辛勤今謹依上科報以下仙爲保籍丞羽儀衣服如故法

韓侯作事

周太玄字虛靈右一人昔標懷道之志今建蕩然之德上合乾綱下應地紀依如仙格合中品之上伏見保晨司年限欲滿請選太玄以補之謹上 周氏冥通記

隋

晉王廣 見前

召徐則書

則東海剡人陳時隱天台山絕穀養性惟貧松水初在縉雲山太極眞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鎭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遂詣揚州王請授道法辭以時日不便後夕死支體如生顏色無變帝遣人送還天台室葬是時自江都至于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王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子弟仍令靜淨一室曰若有客來宜居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柩至方知靈化王遣畫工圖其狀貌令柳䛒爲之讚

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曉義理頗味法門恍性沖和恬神虛白餐松餌术棲息煙霞望赤城而待風雲游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嶽猶且騰實江淮籍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霜色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悆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

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己佇望披雲

道學傳○宗玄齊物英華作空玄相濟籍甚嘉猷作籍甚喜其嘉名沖和隋書作沖玄霜色作霜風休悆一作休逸來儀一作羽儀

梅士都閱道七卷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十六終

書記洞詮一百十六卷內府藏本

明梅鼎祚編先是楊慎編赤牘淸裁一書自左氏至六朝僅八卷王世貞益之訖於明代爲六十卷是書仍楊愼之舊起周秦訖陳隋凡長篇短幅採錄靡遺卷帙幾十倍於楊而眞贋並收殊少甄別至左傳所載問對之辭並非形諸筆札非類强附尤爲不倫總目載有補遺四卷此本無之然今世傳本並同葢當日本有錄無書非鈌佚也